讀書集成三編

WWW.DUXIU.COM

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

叢書集成三編　第八五册目錄

史地類

帝后總傳

烈皇小識八卷(下)自卷四至八……明末遺民著……明季稗史　〇八五　〇〇一

總傳雜錄

續吳錄二卷附續吳先賢讚後序……明　劉鳳撰……劉侍御中圖　〇八五　一〇九

虞山妖亂志二卷附後一卷……清　馮舒撰……說庫　〇八五　一七九

聖賢別傳

孔孟年表二卷……清　林春溥撰……竹柏山房　〇八五　一九七

孔門師弟年表附後說一卷……清　林春溥撰……竹柏山房　〇八五　一九九

孟子時事年表一卷附後說一卷……清　林春溥撰……竹柏山房　〇八五　二一四

孟子外書補證一卷……清　林春溥撰……竹柏山房　〇八五　二二五

學術家別傳

黃漳浦年譜二卷附黃漳浦集卷首……明　莊起儁編……黃漳浦集　〇八五　二三七

梨洲先生世譜一卷前附像贊後附神道碑、傳、年譜……清　萬斯大撰　薛鳳昌編次……梨洲遺著　〇八五　三一一

尊道先生年譜一卷……清　凌錫祺編……陸桴亭　台大　〇八五　三三五

桴亭先生行狀行實一卷……清　凌錫祺編……陸桴亭　台　大　〇八五　三七一
習齋先生年譜二卷……清　李　塨纂……顏　李　〇八五　三八七
恕谷先生年譜五卷……清　王　源訂
馮　辰纂
惲鶴生訂……顏　李　〇八五　四三三
顏習齋先生言行錄二卷……清　李　塨撰……顏　李　〇八五　五一九
長山公自書年譜一卷……清　黎安理撰……黎　氏中研所　〇八五　五五一
冒巢民徵君(襄)年譜一卷補一卷……清　冒廣生撰……冒　氏台　大　〇八五　五七一
望溪先生年譜一卷附錄一卷……清　蘇惇元撰……望　溪　〇八五　六一三
雙池先生年譜四卷……清　余龍光撰……汪雙池中研所　〇八五　六四九
段玉裁先生年譜一卷……清　劉盼遂撰……段王學　〇八五　七四一
高郵王氏父子（念孫、引之）年譜一卷……清　劉盼遂撰……段王學　〇八五　七七一
容甫先生年譜一卷……清　汪喜孫撰……江都汪氏　台　大　〇八五　七九九

烈皇小識

下

癸酉應天鄉試論題堂心如日明水清還卷多用青山綠水等句皆性理中語也上閱之大駭又御筆塗出文理紕繆者八卷以禮部不行糾駁回奏反行曲庇倘書李康先閣住主考庶子丁進降調舉人李懌王佩等俱革有差

烏程倡論行取知推考選館員於是徐開禧胡守恒張居賴垓林增志王用予梁兆陽鄒之祥李仕淳李景濂詹元寵薛所蘊等十三人考授編

修簡討等官十二月十九日始命下又考選徐耀范淑泰之麒宋學顯喜朝爲榮向標荊可棟李汝璨商用初等爲給事中鄒鉉張肯堂張纘曾劉昌瑞張孫振等爲御史其改授者張孫振擬兵部而上改御史鄭爾說擬御史而上改刑部爾說曾疏參溫王二輔者也

崇德知縣龔立本考選授兵馬張孫振爲歸安知縣係烏程父母官有舉劾囚拉龔同營捷徑先是龔夢有人告他日行張姓者邀與同事慎勿預至是龔果辭張遂出他途改換御史

溫體仁烏程籍歸安人王應熊巳縣人同寅相濟吳宗達奉行兩人意旨毫無短長時目爲殘片適禮部尚書黃士俊丁未狀元左右侍郎孔貞運陳子壯己未榜眼探花京師爲之語曰禮部重開天榜狀元榜眼探花有些惶恐黃孔內閣翻成妓館烏歸王巳殘片總是遭瘟溫一時傳以爲笑雖云出輕薄少年手然赫赫師尹而令人鄙夷至此其生平亦可見矣

是年正月降賊王剛王之臣等至太原挾賞巡撫戴君恩誘剛等斬之王之臣卽豹五也而守嵐大盜高迎祥號闖道神者尤橫會山陝大旱飢民投賊者甚衆南賊自鄖陽薄穀城掠新野光化襄陽一時六路賊俱集官兵大不能支賊遂圍均州掠荊門景陵陷房縣及保康

陝西賊陷洵陽西鄉土寇乘之漢中震動賊遂連陷紫陽平利白河閻興安兵備王在臺固守適洪承疇赴援乃退破鳳縣

二月特設五省總督以延綏巡撫陳奇瑜爲之去
歲延議流賊孔熾擬特設總督共推兵部侍郎
汪慶伯慶伯不欲往烏程力庇之遂止不設至
是始設用奇瑜受命檄諸將會兵于陝州賊在
漢南者爲土人所拒乃趨夔州入四川矣
上發帑金五萬兩命御史梁炳賑濟山西山陝自
去秋八月至是不雨大饑人相食永寧州民蘇
倚哥至食其父母

張應昌兵敗于均州賊遶屯勛陽之黃龍灘分三

股一徘陽一趨淅州一趨盧氏時調寧遠邊兵
勦賊加副將張外嘉爲總兵統之行之中途餉
不時給遼丁直閩至帳下外嘉撫馭無術遂遇
害遼丁結隊潰入流賊營中

四川賊復入陝陷雨當鳳縣將由陽平關渡河趨
鞏昌洪承疇追至成縣見賊勢方盛乃檄副總
兵賀人龍劉成功等統兵赴蓋田夾擊賊南奔
漢中承疇令斷棧道據守雞頭關賊不得前從
間道犯城固洋縣官兵禦却之南犯川中而川
兵復扼守諸險賊竄李白成張獻忠等坐困于
漢中之車箱峽會連雨二旬餘賊饑無所得食
賊馬乏芻死者過半弓矢俱脂日來手就擒
矣李自成等大窘乃求撫密遣人賄奇瑜每撫
一名納銀五十兩奇瑜利其賄許之凡降賊三
萬四千有奇勒令還鄉仍歸原籍檄諸軍按甲
無動每百人以一安撫官押送所過都邑爲具
糗糧傳送之既度棧道出諸險口至草涼樓地
方一夜衆賊盡縛諸安撫官戕殺或割耳或杖

責或縛而擲之道旁攻掠寶雞麟游等處始縱
橫不可制矣

七月陝西賊陷文縣官兵遂之東走綱峪川遂陷
同官既而走鳳翔趨汧陽隴川初賊之甫叛也
猝至鳳翔西關口稍奉督撫檄安插城內守臣
知其詐紿以門不啟須縋上城先登三十六
人盡殺之總督陳奇瑜因借爲辭劾地方官紳
撓撫局以激上怒於是知縣李加彥紳衿孫
鵬等皆逮問下獄

洪承疇知降賊復叛統兵進勦至岐山賊衆大至
承疇兵僅三千張鼐設伏賊遂趨耀州時漢中
兵三千四百有奇總兵左光先等將之臨潼兵
三千五百總兵孫顯祖等將之平涼兵二千副
總兵艾萬年將之止可城守總兵張全昌等統
兵六千專覘賊所向以為援勦是時猖獗甚烽
火直徹于耀州富平三原涇陽叛兵楊國棟擁

三千騎披雙鎧直抵西安城下乞撫巡按范復
粹不敢應巡撫練國事在鄜縣聞之馳還登南
城檄國棟至語一日未決度不受撫必西走盩
厔密檄指遂官兵勦備更設伏于盩厔之夾水
溝時禾茂泥淖騎不任馳伏發殲其半一賊斬
國棟以獻餘入終南山賊混世王等從鳳翔東
趨欲犯西安洪承疇一夜馳入西安檄諸路兵
赴西安合擊之賊至西安東境官兵以力疲不
能出承疇恐賊東出潼關先令張全昌曹變蛟
間道趨渭南遏其前而自帥兵駐潼關紅鄉溝
賊至游擊李効祉柏永鎮力戰賊却不得入關

因登玉山水疇馳赴盩田欲從山後間道勦之
賊懼夜走商南初老回回等先據雒南山中今
又益以諸賊共阻險自守承疇帥諸將駐潼關
大峪口以防其出仍飭備閿鄉靈寶等處聞八
月關西賊陷隴州屯城中淡月參將賀人龍勦
之賊圍之數重十月承疇遣左光先等援之圍
始解而西走之賊陷靈臺及崇信白水又至涇
州是時北至邠陽西至鞏昌西北至邠州永壽
西南至盩厔鄠縣遍地皆賊衆殆二十餘萬陳

奇瑜至是始悔其見餘分兵堵禦而力已不支
矣御史傅永淳言漢南降盜陷城破邑所在騷
然皆由陳奇瑜專主招撫謂盜已革心不許道
途訊詰故郡邑不敢問開門揖盜勦撫兩劾皆
奇瑜之流毒也十月上以秦賊猖獗逮陝西巡
撫練國事以李喬代之十一月陳奇瑜削職聽
勘時廷論俱非奇瑜憤閔應逮問正法而烏程
一力護持僅遣戍李自成於七月陷澄城圍邠
陽聞洪承疇至解圍去轉寇平涼邠州八月陷

戰寧殺知縣趙濟昌適承疇至西走乾州十月左光先擊白戚於高陵富平間斬首四百餘級自成僅求撫于監軍劉三禎真安知縣王家永遠出城招撫失其印三顧即登陴拒守自成乃舍鄠州張獻忠同自成陷澄城轉掠平涼閩入川自成先鋒高傑降于副將賀人龍

七月邠陽撫治嵐寨舉勤竹山竹谿諸賊連戰斬孔百餘級復敗之于峽石墮崖及投水者又千

餘人

十一月進洪承疇兵部尚書總督五省先是西寧兵變兵備孔聞緒副宰自焚承疇還師定亂賊遂陷鳳州汧陽西安既定承疇整師而東賊悉聚東奔分道盡入河南集汝寧間左良玉軍漁池總兵陳永福介鄭芝龍軍南陽

八年乙亥正月下吏部左侍郎張捷于獄張捷自鰲拜純如之後倚烏程為奧援乞休疏凡三十二上皆溫旨不允疏內唁唁狂吠無復顧忌最後奉旨張捷佐計存逋者即出供賦正擬于計

典肆其兇鋒而適有御史劉宗祥之疏先是宗祥巡按四川成都知縣賀儒修者張捷姻也捷特作柬託宗祥欲得卓異一舉華陽一調未又有忠言不入朝事日非等語宗祥入川儒修跟緝甚者宗祥不能諱據實糾劾有旨革職逮問捷大還恨時宗祥回道考核捷一力把持擬加重譴宗祥具疏剖辨以捷手書上聞宗祥甫投疏還過太常少卿祝世美告之故世美力止以為不可急趨會極門取來原疏則以封進御前

矣次日旨下張捷革職提問後都察院擬宗祥降三級調外任御筆批劉宗祥着回道管事

二月流賊犯鳳陽焚燬皇陵祖至傳輸經筵是日十二正當開講也百官皆勿素九卿七慰安公疏二十四日乙巳上御布袍慰祭太廟二十六日丁未廷遣付馬都尉王昺慰告皇陵百官俱布服從事下詔罪己減膳撤樂隨命逮鳳陽巡撫楊一鵬巡按吳振纓下之獄振纓者烏程蕃客也在臺中七年規避不差及甲戌臺中沸然

謂此番吳再規避當上公疏以正臺規振纓不得已乃就差次應得貴州胡平運應得鳳陽振纓挾以鳥程之勢請以貴州易鳳陽蓋鳳廬淮揚素稱瘠地又與浙江鄰近平運四繇于鳥程從之至是以陵寢失事同一鵬被逮一鵬正法振纓以鳥程力庇僅從遣戍然鳥程為振纓所哀大瑞屈膝者再閣體皆掃地矣

又楊一鵬者簽仕成都府推官遊蛾眉山有狂僧踞佛座睨楊而笑曰汝猶記下地時行路遠啼

哭數日夜吾撫汝頂而止耶楊追憶兒時事大驚異曲致禮焉因留同宿耳語達旦臨別囑曰二十年後當會汝于淮上及是楊開府淮安一日薄暮有野僧擊鼓稱峩眉山萬世尊寄書發函得絕句詩七首急索寄書僧已不知所往矣

未幾流賊犯鳳陽焚祖陵楊坐失事論死其詩始傳于世其詩云誦向人間僅一週而今限滿恐難留清虛有約毋相負好覓當年范蠡舟其二云業風吹破進賢冠生死關頭着脚難六百年來今一遇莫將大事等閒看其三云浪遊生死豈男兒教外真傳別有師富貴神仙君兩得倘羈韁鎖戀狂癡其四云難將蟒玉拒無常勳業終歸土一方欲問後來神妙處碧天齊擁紫金光其五云頻來法旨不容違仙律森嚴敢洩機楚水吳山相共聚與君同跨片霞飛末二首不傳萬世尊即前狂僧也密語受記楊之子稍向人吐露楊聞而訶之臨刑神氣如常時預知定數不可違也事頗怪并附記

先臣上皇陵震動疏略曰頃者流賊不靖乃致侵犯皇陵焚燒禮殿則眞古今未有之奇變君辱臣死之秋也顧不亟滅賊無以洩神人之憤而不追溯亂源亦無以施勘定之功天縱神明如皇上勵精求治如皇上而紛紜恇擾寇盜相尋斯其說在易之蠱矣蠱之敗壞必易世而後見故文背以幹蠱為辭明前人蓄其疾至後人始受之也皇上御極于乾剛解紐圖步幾危之日一番振滌日月重光深得先甲之維新而于後

甲之丁寧似稍略焉蓋戊己之際廢籍諸臣景
征連茹而謀國罔效邊弧失事以致聖衷懷疑
羣邪何隙沿至於今繆種漸芽蔓延滋長孤陽
時翳于陰峻祇桂莫挽于狂瀾魍魎或啸舞于
雕闌狐鼠且縱橫于城社逆氣足以召逆妖氛
足以成妖此致亂之原也堂陛之地欺猜愈深
朝野之間刻削日甚縉紳璧靡劈劈之懷士子嗟
束縣之困商旅咨歎百工失業木猶全盛之海
宇忽見無聊之景色此又致亂之源也邊事既

壞修舉無謀兵不精而自增餉蠲兵而日益餉
則賦重賦重則刑繁復乘之以天災加之以饑
饉而守牧惕功令之嚴畏參罰之峻不得不舉
鳩形鵠面而無食無衣之赤子而笞之禁之使愁
苦之氣上薄於天皇上雖有卹民悉下之德意
而九重邃密何由得聞下民無知直謂有司仇
我虐我今而後得反之也此又致亂之源也將
無紀律兵無行伍淫汚殺劫慘不可言屠賊而
往莫敢偕臂所報之級半是良民民間遂有賊

兵如琉官兵如櫛之謠民安得不為盜盜安得
不日繁此又致亂之源也具此亂源而當事諸
臣不能憂國奉公反躬省己加膝墮淵總由恩
怨張羅布網費盡機關試觀數年以來所為墜
綱肅紀者何事推賢用能者何人安內攘外者
何道當國強兵者何策即如流賊一事飄忽已
久既失一夫當關之事縱虎出林復悞各撫分
鎮之謀教猱升木今日廟社恐恫幽明胥痛國

事至此諸臣之肉豈足食乎凡食君之祿擔君
之爵者皆當伏鐵鑽之誅膺放流之典固非角
素盈朒可以塞責慰安一疏可以畢事者也在
皇上宜赫然一怒以安天下發哀痛之詔明罪
己之懷按失事之誅正悞國之罪行撫綏之實
蠲明問之積通使臣弟循良民得專意于牧明
徐議財源之濬無徒竭澤之魚盡斥患得患失
之鄙夫廣集羣策羣力以定亂臣之象曰振民
有德蓋振取蕩滌之義育為有補救之方若復
養癰不決殛瑟不張前弗無問而但云有旨矣

方圮既極而尙言戴罪立功忽忽悠悠將安底止哉奉旨本內追溯亂源亟圖妙算殊屬剴切併理財用人等事該部悉心籌畫以備採擇

三月陞盧象昇兵部左侍郎總督五省軍務賜尙方劍統關遼兵勦東南賊洪承疇勦西北賊陞山東巡撫朱大典總督漕運巡撫鳳陽同象昇協勦隸河南巡撫元默以陳必謙代之

復召大學士何如寵壁以疾請允之東閣直房前第一間爲首輔所居若未正首輔之稱者雖次

敘第一不敢居也桐城再召疏辭不允勉強就道至臨淮復以病堅辭始蒙俞允烏程楊力邀首輔之稱不可得端陽閣臣例有賜儀大璫傳諭口稱首輔烏程即開首輔之宅居之

七月二十六日皇上闢門偏召羣臣試以票擬先臣以病不能出倪庶子元璐無病而亦不出三十日旨下吏部取姜逢元陳子壯先臣張至發蔡奕琛張元佐閔仲儼馬之駿張居九人履歷次日廷推林釬孫愼行劉宗周二人閣票再推

幾員來看起三日御筆批兵部馬上差人召來

七月二十六日奉旨文震孟劉張至發俱陞禮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卽行入閣與首輔體仁等協同辦事閣中初票禮部尙書御筆批禮部左侍郎眞特達之知也二十八日上辭疏二十九日旨下八月初二日復上辭疏午上而旨未刻卽下次日卽宣聖諭盡徹各鎭監視內官其有拱已以聽之意先臣欲堅以病辭香山力止以爲不可遂于十三日面恩入閣辦事

**罷各鎭監視太監諭曰朕御極之初撤還內鎭舉天下事悉以委之大小臣工比者多營私圖罔恤民艱廉謹者又迂疎無通論已已之冬京城被攻宗社震驚此士大夫負國家也朕不得已用成祖監理之例分遣內臣監視添設兩部總理雖一時權宜亦欲諸臣省咎引罪今經制粗定兵餉稍清諸臣應亦省改其將總理監視等官盡行撤回以信朕之初心張彝憲侯潛竣卽回監供職惟關寧密邇奴寇高起潛着削去總

監字樣督理如故

先臣供事日講上甚屬意宮中嘗言文震孟到閣中到好只是他還是板金緣時先臣官少詹止四品也烏程偵知之年終講官應敘勞題陞先臣應陞正詹烏程寢閣不題傅祭酒冠應陞正詹仍陞少詹阻遏後進亦已甚矣六月至八月烏程大病不能起上乃點用烏程使烏程不病此舉不可幾也

時聖恩深重捐軀莫能圖報而爾時天下事實有不可爲者政府之事權日輕貂璫之盤踞已久能盡削之以歸中書乎驅場之飭備無期內地之流毒愈熾誰爲宗岳之選乎眞小人張弧以伺我隙僞君子甘言以售其奸能一一燭照之俾勿墮其網乎雖欲佐聖天子以轉移天下將安從措手也竊爲先臣計不若堅以病辭使聖天子知能辭宰輔者惟先臣一人耳宋神宗論溫公辭樞密曰若他人雖迫之使去亦不肯矣惜乎香山諸公見不及此也

上爲流寇事於二十一日召閣臣及府部科道官平臺對面諸臣各有敷陳先臣奏今調官兵勦賊本以爲衛民也乃官兵不能勦賊反以殃民以致民間有賊兵如梳官兵如櫛之謠今惟嚴申號令凡兵丁擾害民者必殺無赦將官能鈐束兵丁秋毫無犯監軍御史立刻奏聞破格優擢上曰卿說得是又召入門內先臣奏民間團聚村堡正以自爲守家自爲戰之意官兵不得以索糧爲名到處騷擾以致流賊亦冒牧官兵混入村堡欲堵禦之則虞以殺傷官兵致干法網欲拱手聽之則子女玉帛聽其捆載而去民害何由得除寇氛何由得靖臣意請天語申飭今後凡官丁所過地方官預備糗糧勿得以惡草塞責違者參處兵丁亦不許入村堡違者聽民間堵禦將官不得縱故五府中某有言此不可行者先臣復相辨折時跪奏良久上曰先生起來稱先生亦異數也

故事新參入直後以名帖同禮帖致意大璫大璫
亦以名帖禮帖至意此舊規也先文肅田特簡
入政府此例遂廢大璫曹化淳係王安名下素
附王人疑先文肅有意外之託王安之姪中書
某轉致同人且盛稱曹璫敗依先文肅之意又
云若循例往來外廷惟所欲為大璫無不奉命
同人以告先文肅堅持不可曰極大璫之力使
我不為宰輔耳不為宰輔於我何損而名帖既
入此辱豈能洗耶同人乃止曹璫久不見復以

為大恥遂與烏程比而孚啟相應先文肅頓失
聖眷蓋由于此
烏程於內廷凡有執事人員極小者節中供有禮
相候掌印及秉筆者又不必言先文肅乃孤行
一意如此欲久居揆席得乎
先文肅壬戌廷試大璫王體仁以御批第一持名
帖報喜舊例以睨生帖復之先文肅語其人曰
我新進書生不知門帖怎麼寫今姑以原帖奉
復蓋甫進即與內奄抗喜柱之性老而鬻竦如

時杭州解到龍民三萬匹內奄索賄不遂謂言不
中用令票言駁還先文肅與烏程言龍民雖云
不堪御用然以充賜賚雜賞似亦無妨況三萬
匹入京不如費民財幾十萬若行駁還復造以
進民不堪命矣明主可以情告宜出一揭為杭
民請命乞行暫收以後不以不堪者塞責烏程
深可票旨盡數駁還後徵之數年始克補解
總兵曹文詔以勦賊陣亡奉有卹典其子曹變蛟

任副總兵有謝恩疏閣票者再四仍發出改票
御筆溥奉卹典月日及上疏月日各加一點閣
臣咸不解其故後數日烏程入直反覆良久曰
得之矣乃卹典之旨尚未與謝恩疏日月不相
應蓋變蛟託人在京幹當遂自後隨卹具疏卹
漢昭察霍光之明也乃票旨詰問其故次日卹
下先文肅謂烏程亦有小才謂此
浙江提學僉事黎元寬以文體乖僻革元寬出揭
盡發烏程囑託諸私事謂執法不阿烏程修怨

庶致御史姜思睿據揭具疏參論給事中姜應甲助之思睿疏有爲代草者事頗洩烏程乃得預爲地上果主先入之言欲加降處屢發改票先文肅與香山湖力調護得免

九月部推操江正爲太僕寺卿張元佐光祿寺卿王道直陪上名對於暖閣元佐勤拾陳言牽爾殊甚道直兢兢言不能出口上點用道直後四年己卯浙江巡按題涂必泓雲南巡按題王範上亦召對必泓條奏兩浙利弊甚急上改王範

巡按浙江必泓巡按雲南蓋聖意用人不測如此

十月上以流賊未平震驚陵寢特頒聖諭避正殿撤樂減膳以初三日始居武英殿百官俱宿公署閣臣俱宿于朝房詔曰朕以淺德纘承大統不期倚任非人邊虜三入流寇七年師徒暴露黎庶顛連國帑匱絀而徵調未已閉閣洞徹而加派難停中夜思維不勝愧憤今年正月流氛震驚皇陵祖恫民仇罪實在朕今調遼兵留薊

餉立救元元務在此舉惟是行間文武吏士勞苦饑寒深切朕念念其風餐露宿朕不敢獨風重幃念其飲水食粗朕不敢獨享甘旨念其披堅冒險朕不敢獨衣文繡茲擇十月三日避居武英殿減膳撤樂非與禮事惟以青衣從事與我行間文武吏士共甘苦之以寇平之日爲止文武官其各省過淬厲用回天心以救民命

七日上御筆起用黃道周十日上御筆放王應熊此兩日烏程皆以待罪不入直而十日嘉善香

山皆以暫假不入惟先文肅與輞川司票擬說者謂巴緜之放先文肅實爲之由是忌者益耽耽不能旦夕容矣

給事中許譽卿創籍爲民福建右布政申紹芳革職法司提問譽卿由壬戌考選歷任工科都給事中計今十四年資俸俱極深以母老欲得南京太常少卿以便迎養同人俱不可德州遂欲題墾南缺先文肅愠甚語侵德州過當德州懷恨適臺省同時攻德州及總憲許公謂必須舍

德州而專攻總憲譜總憲與烏程朋比肆惡尤不可緩戶科姚思孝業具彈章以德州總憲並列以許公言遂去德州德州稍稍相忘矣而御史張纘曾不通商確特疏獨參德州張寓與許比鄰德州疑此疏出先文肅及許公意又山東左布政勞永嘉輩金六萬兩主兵科宋之普家營塋登萊巡撫已入啟事矣勞故三案漏網諸臺省擬合力以攻之德州三過戶科宋學顯曲致殷勤求諸君稍徐之候旨下而攻之未晚蓋

旨既下則前金可分享也又曰勞公之勞座即申公之座也申係寒家姻戚時以石布政貲表入都爪期已及盡而以此相而臺省竟不能待交章連牘有旨容撫著另推而東省諸人又無不瘝恨矣宋之普力從德州謂先文肅決不相容自當以銓席待南冢及大司農豈能久留汝耶德州已心動適又值張纘曾之疏以之普語為信然遂具疏參譽卿與紹芳坐以爭官講缺而參紹芳中有憑藉與援筆語閣中相顧錯愕

嘉善謂爭官須有實跡當令回奏不應烏程票而悍然拾去票旨云大干法紀著降級調用夫既云大干法紀矣而僅僅降調乎次日果改票著削籍為民先文肅力爭之不能得乃言科道為民極榮之事敬謝老先生玉成之又二日旨下譽卿為民紹芳提問

十一月大學士何吾騶與先臣同罷許給事譽卿復有去國一疏參烏程烏程辨疏即參先文肅即指前為民極榮之語謂皇上所以鼓厲天下

者止有此爵祿故號而文某乃云云以股肱心膂之臣為此悖倫滅法之語曰悖曰滅蓋深以激聖怒也士覽之果怒有旨吾騶震孟不宜徇私撓亂疏末及吾騶而旨突及之知烏程所以相中者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吾騶與先臣俱具疏引罪再疏吾騶奉旨著致仕去先臣奉旨著冠帶閒住去

下庶吉士鄭鄤于錦衣獄鄤為王戌庶吉士建言蒙譴林居亦十四年矣與嘉善皆出建亭之門

稱先後同門鄭之得館選也宜興口誅筆罰不少寬假鄭心怒之辛壬之際攻擊宜興與烏程者甚重鄭因昌言宜興決不可留而烏程實可大用言路不當並攻嘉善心善其說既入政府即力譽鄭於烏程烏程唯唯嘉善郵寄鄭書謂當急來吾致子情于烏程矣鄭復寄訊先文肅先文肅力阻其來鄭反有慍心以文肅之相爲不如嘉善也至是赴京補官嘉善復言于烏程謂某已來是人可備老先生藥籠中物當以館職

畀之烏程復唯唯武進舊輔鄭族毋勇也力毀鄭於烏程烏程信之適時烏程新逐香山與先文肅長安閒然不平其事鄭亦隨衆持憤激之論烏程偵知之謂鄭特假語以欺嘉善耳遂具疏糾鄭疏成語嘉善曰今爲鄭某事具疏當與老先生同題嘉善欣然及取視則糾其杖母事嘉善面赤股栗不能出一詞烏程冷笑曰固知老先生不願預也遂獨具名以進上方欲以孝治天下覽疏震怒下鄭于錦衣獄杖毋者

鄭爲孝廉時父振先私寵一婢爲嫡吳氏所虐振先與子謀假亂先以怵之吳氏懼甚願受杖以贖罪卽令　此婢行杖行之次鄭不禁失笑吳氏大怒謂渠父子私搆此局偏憩三黨由是喧傳有杖母之事然其事已三十年不可得而究竟也

十二月在籍禮部左侍郎林釬順天府尹劉宗周行取到京有旨林釬着以原官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劉宗周陞補工部右侍郎

是年二月流賊犯鳳陽先是總兵尤世威等統兵扼守滁關諸隘口露宿凡十旬皆患疫癘不能軍聞賊大至遂潰賊乃越盧氏趨永寧轉陷榮陽攻汜水屠之又破固始復分爲三路一趨鳳陽一趨六合一趨潁毫潁州知州尹夢鰲判官趙士宏率士民固守城破俱闔家殉難遂犯鳳陽鳳陽無城郭賊至官軍無一人敢迎敵者賊焚皇陵樓殿俱燼焫松柏三萬餘株殺守陵內

奄六十餘人縱放高墻罪宗百餘人留守朱國

率家丁巷戰斬賊二十七人力竭以死賊首磔
地王太平王入府治知府顏容貶囚服置獄中
賊縱囚獲之賊首張蓋鼓吹杖容貶于堂下殺
之推官萬文等六人武弁四十六人俱被殺士
民被殺者數萬剖孕婦以視男女法嬰兒于槊
觀其宛轉呼號以爲樂焚公私邸舍三千餘間
光燄百里恣掠三日太監盧九德總兵楊御蕃
統京營兵至南京兵亦至賊乃拔營趨廬州沿

途殺掠無子遺陷巢縣殺知縣嚴覺攻舒城知
縣章可試塞三門止開一門以誘賊暗設坑以
陷之賊入死者千餘入援兵亦漸相逼賊遂掠
霍山抵廬江廬江欵金求免賊僞許之乘不意
夜襲城城陷復陷無爲州
賊首滿天星張大受等攻桐城乘輿繞城呼降守
將射中其腰遂趨潛大諸縣山民皆習獵以毒
注矢人輒斃所在結寨殺賊賊遂走麻城
三月江北賊掠安慶陷潛山應天巡撫張國維率
兵禦之江南兵素不習訓練弩與賊遇陸營守
備周祚望風先逃總練指揮包文達陣亾全軍
潰散賊遂入湖廣陷麻城及羅田
斬黃民擒獲賊首爬天王身長八尺日咬人心數
十雙目與髮肉俱赤自言此天亾我非我過也
倡亂九年陷州縣十餘所向無敵今乃爲村民
所擒豈非天哉解至軍門伏誅
總兵邳玘爲叛兵殺于樊城玘素無紀律所將川

兵淫掠尤甚俄騎營叛玘登樓以避之見勢逼
赴火死舉營北竄惟步兵未動洪承疇令參將
賈繼選周繼元分統之
五月漢南賊陷寧羌曹文詔進勦夜至王峪賊伏
險以待文詔擊之敗張全昌自咸陽出興平之
東賀人龍大子午谷斷其南奔劉成功同游擊
王永祥駐金牛關邀其北走賊夜渡河趨郿縣
承疇亦渡河追之至王渠鎮賊方出恣掠賀人
龍擊敗之追至大泥峪賊合騎登山張全昌復
擊之賊盡入終南山
六月隴西賊搖天動等襲陷西和曹文詔赴援詔

王婆羅寨大軍在後而賊十餘萬騾至力竭自
刎文詔敢戰能殺賊為賊所畏報之官軍為之
奪氣
陝西巡撫李侍堯革職議罪廿學潤代之
七月賊高迎祥張獻忠等陷澄城八月陷咸陽先
是賊翻川鷄降于承疇賊首高迎祥即闖王屯
乾州承疇令翻山鷄說之不聽南走武功承疇
追擊敗之迎祥率大隊自武功蓋屋分道渡河

十月張獻忠老狗狗突出潼關守將艾萬年等
兵潰遂犯南鄭而一字王等部衆十餘萬高迎
祥統十二萬亦自潼關出犯關廂靈寶大隊東
行塵埃漲天澗四十里絡繹百里老弱居中精
騎居外總兵祖寬左良玉兩軍相對遥望不敢
邀擊賊遂屯于陝州十一月祖寬破賊整齊王
于九嵩賊潰而為二東走偃鞏南走汝郟丙辰
鞏賊大合于龍門白沙連營六十餘里祖寬分
兵襲擊張獻忠于姑家廟大敗之斬首千餘級
獻忠遂陷巢縣佘山又陷和州沿江下犯江浦
十二月賊高迎祥羅汝才自曹操破光州官吏土
民屠戮無遺參將羅千華擊賊漢南賊迫至子
午谷又敗之賊奔儁鳳關
補錄毛馬魏傳四公疏畧
周延儒未枚卜之前上獨召對日西而又星移始
出語秘莫傳舉朝驚駭御史毛羽健疏言其事
畧曰國家設閣臣以備顧問設九卿以課職掌
設臺省以司糾彈封駁大小相維壅蔽不生祖
宗立法良有深意皇上每事法祖今日欲訪重

國大務耶一二執政誰敢不竭股肱欲探機密
隱情耶二三言路誰敢不披肝胆乃合封事之
遺獨結魚水之契皇上將無謂舉朝皆不足信
惟延儒一人可信乎延儒果有嘉謀讜論亦宜
昭示中外宣付史館俾天下萬事曉然知聖眷
之專有所屬而大小臣工劃然于進退之不可
苟如此昔漢武帝非冠帶不見汲黯宋臣蘇軾
恥由他途進今皇上於延儒召見不以朝參而
于晏暇非宣室之鬼神何為前席豈通明之傳

令何爲夜半不幾以南衙之出入而同北門之
學士乎延儒賢者必將形跡自遠不肯冒昧以
赴功名如其不然又安用取此人而用之次年
袁崇煥伏法兵部員外郎陸澄源疏參羽健爲
崇煥黨同法應同坐有旨革職提問
時王永光起補高捷史蕆爲御史御史馬鳴世疏
劾之畧曰王永光以逆璫餘孽作祟奸領神違
旨拂衆薦用高捷史蕆兩邪臣夫捷爲霍維華
遺黨一脈相傳皇駐豈不知之彼逆案諸臣已

死之灰也而護持逆案諸臣是未剪之翼也若
嚴逆黨之身而覓逆黨之類竊恐鷹眼獨存鴟
音復振其爲芝蘭嘉禾之害非淺鮮也
宣府太監王坤以册籍委頓劾巡按胡良機有旨
究明奏奪給事中魏呈潤疏爭之畧曰代巡之
任簿書刑名碎如議聚使良機果有詿誤則固
道考核應以疏柱侯之聖鑒今王坤在鎮良機
亦在鎮而隨以究明奏奪一付中貴之手良機
倘堅如矢之概乎知其不以危改節萬一百練

剛腸化爲繞指與竊窃宅轉爲徑竇不亦善刮
廷壞士節令後來衛憲而往者靡所展其才猷
乎入見綱紀之司諮訪之使一旦獲戾中貴莫
能自必其命彼半綱分符誰復敢以國事爭抗
者異日皇上欲聞九邊之動靜監視之善惡奚
從知之
給事中溝朝祐疏畧曰皇上憲周邊境用王坤監
視宣大未嘗令其司彈劾之權操中朝之議也
乃一參再參及閣臣縱令閣臣有過朝廷耳目

之司夫豈乏人乃令中官言之書之史册何以
示子孫而傳後世哉臣于是不能不爲首輔咎
焉當遣內臣之始何不近援祖制遠援漢唐宋
之覆轍以力諫即不然相率以去就爭之可也
臣又不能不爲諸輔咎焉當票擬王坤之疏爲
不直言揭奏正義盡坤爲皇上遵祖制爲朝廷
持大權而顧唯唯以聽之乎臣不特爲閣臣惜
而深爲國體惜爲天下治亂之大關惜也
九月丙子特援武舉陳啓新爲吏科給事中啓新

下疏言天子有三大病曰科目取人資格用人推知行取科道惟皇上停科目以詢廉文舉孝廉以崇實行罷推知行取以除積慣之習而且蠲災傷錢糧蘇累困之民專拜大將舉行登壇推轂之禮使得節制有司便宜行事庶幾民怨平而冤氛靖等因啟新賞疏跪正陽門者三日內花監傳聞大內上閱其疏異之特命授職臨臣不敢徼旨六科未敢執爭本科給事中顏繼祖疏請增設公座嗚呼閣臣科臣眞可謂無人矣

三月下禮部右侍郎陳子壯于獄時上篤厚天潢以祖訓凡郡王子孫有文武財能堪任用者宗人府具以名聞朝廷考驗授官其遷除如常例命下部行之子壯先詣政府力言其不可行之故烏程盛稱皇上神聖臣子不宜異同子壯曰世宗最英明然附廟之議歷戚之獄當時諸臣猶執與張桂但行將順而廢匡正恐非善則歸

君之義也烏程大忤既而子壯上疏言宗侯改授適開僥倖之門隳藩規溷銓政等云方疏之入也尚書黃士俊恐觸聖怒辭不列名疏入上果大怒適當御茶擲茶甌于地烏程票旨罪其阻詔閒親法司提問

五月大學士錢士升罷嘉善之入政府也實出烏程頗相窘納凡烏程有所舉動每令嘉善先發而後繼之如用冢宰謝陞總憲唐世濟皆烏程意也而嘉善成之烏程之攻先文肅也引嘉善

爲助嘉善効力甚至及先文肅與香山同日去國烏程遂以嘉善爲墜物矣適有武生李璉疏言致治在足國請搜括巨室充餉嘉善票嚴旨以進有旨卿以密勿大臣即欲要譽已足致之毋庸汲汲而嘉善始危又嘉善弟士晉巡撫雲南狼籍大著經歷吳鳳化疏許士晉賍私不法諸事烏程即票嚴旨仍戒晉江無得漏言嘉善再疏即罷

緊酒倪元璐疏參鄒華畧曰昨見黃安縣生員鄒

華妄行薦舉列及臣名不勝駭異陛下求言若
渴木欲宣隱豁幽而省小干進溥孔孟爲糟糠
網罟纔爲桃李吳鼐化部民也蔡及撫按鄒華
下士也薦及朝紳如是而望朝廷之上昌首伸
眉豈可得乎
原任山東滋陽知縣成德母孕温體仁于朝成德
持身廉介窅窅絶響又賦性峭直不能左右上
官先文肅在朝廷極稱道之御史禹好善巡按
山東具疏參劾先文肅大爲稱屈德又有疏參

烏程奉旨下獄好善遂參及先文肅云成德係
舊輔文某私人此疏係文某屬草以授德者時
申布政紹芳已遞到下部臺小合謀擬借事株
連代烏程修怨勢岌岌矣適先文肅以六月去
世奪謀始解中成俱行遣戊成之母伺烏程入
朝糊與醜詈且集瓦礫擲之烏程狼狽走免隨
具疏奏聞有旨着五城驅逐而烏程令錦衣尉
加校尉五十名護視人謂成母此舉不減施全
之刺秦檜云後闕逆入犯破昌平成母同其媳
若女俱自投井中
逮山東巡按張孫振孫振疏參袁繼咸繼咸
一素有廉明之譽巡撫吳甡業保薦之矣有旨以
撫按舉劾互異嚴行詰問甡具疏備陳繼咸居
官廉明當薦不當劾并列孫振不職諸狀時長
安閭然皆不平其事都察院遂疏參孫振是非
顛倒大負代巡之職宜行提問以儆官邪有旨
孫振逮問甡與繼咸供職如故
嘉善既去晉江以病卒復行赦卜上緊句容孔貞

運江夏賀逢聖南海黃士俊俱以尚書入閣溫
川囚是亦得加尚書丙辰不考館而與甲三人
皆大拜庚戌亦不考館選與甲三人俱不得正
祭席而武陵金溪補其闕亦一異也
千戶楊光先疏論陳啓新温體仁昇棺隨其後上
大怒命廷杖八十遣戍遼西極邊
祭酒倪元璐罷先文肅既去烏程恨倪公刺骨必
欲逐之而後快言路部僚莫有應者乃以京營
爲餌欣動武弁誠意伯劉孔昭應募遂摘倪昌

封事併及許生重熙盡點會纂有五陵津畧以
書生不當妄言國事也倪請于家取前所給誥
勅驗無冒封事罪無可坐烏程票旨該部議處
至是部覆上有旨倪元璐冠帶閒住去許重熙
革去衣巾書板追毀後京營缺不可得遂以南
京操江賞之孔昭即前參侯恂以媚烏程者鴻
呼青田有此孫辱青田矣
七月清兵入犯上命太監李國輔守紫荊關許進
忠守倒馬關張元亨守龍門關畿宦用守固關

孫繼武劉元斌率禁旅六千防冶河口上又命
太監魏國徵守天壽山尋以國徵總督昌宣等
營以邵良輔守之邵希詔監視中西二協杜勳
監視東協陞張元佐仇維俱兵部右侍郎鎮守
昌平通州時所遣內侍皆即日出城上語閣臣
曰內臣即日就道而侍郎三日尚未出何怪朕
之用內臣耶上又命太監盧維寧總督通津臨
德軍務兼理漕運河道
上命兵部尚書張鳳翼總督各鎮勤王兵關寧太
監高起潛爲總監寧錦總兵祖大壽爲提督南
援薊州
工部右侍郎劉宗周疏畧曰人才之不競非無才
之患而無君子之患今天下即乏才亦何至盡
出二三中官下每當緩急之際必授以大任三
協有遺通津臨德有遺又重其體統等於總督
將虽總督於何地是以封疆嘗試也且小人于
中官每相結納而君子獨岸然自異故自古有
用小人之君子無黨比中官之君子皇上誠欲

進君子而退小人而復用中官以察制之此明
示以左右袒也不報
御史金光宸疏參侍郎仇維禎首叙內臣功爲借
援又請內臣督兵爲萬全法并及本兵張鳳翼上
弗善也至是爲援勦事召對廷臣于平臺并召
光宸上諭之曰仇維禎方至通州爾即借題沽
名乎上時怒甚直欲按紅鼻處斬適迅雷暴雨
直震御前乃止僅行降調
工部右侍郎劉宗周疏畧曰皇上以不世出之資

際中興之運卽位之初銳意太平甚盛心也而施爲次第之間未得其要扈意邊疆賊臣以五年復遼之說進遂至戎馬生郊震及宗社而皇上遂有積輕士大夫之心矣由此而耳目參于近侍心腹寄於干城厥衛司訊防而告密之風熾詔獄及卿士而堂簿之情隔人人救過不給而欺罔之習轉甚事事仰承獨斷而詔諛之風日長甚者參劾之法惟重微輸官愈貧民愈甚而賦愈逋總理之外復設監紀權愈分法愈廢

而益愈多夫君臣相遇最難也得一支梁以罷詞報能矣得一陳子壯以過憲下獄矣於是井市雜流乃得操其說說乘間抵隙以希進用國事尙可問哉夫皇上不過始於一念之矯枉而積漸之勢釀爲厲階遂幾於莫可匡救則今日轉亂爲治之機斷可識已皇上所恃以治天下者法也所以法者道也如以道則必體上天生物之心而不徒倚用風雷忿疐宗學古之益而不致輕言更改以寬大養人材以拊結人心而且還內侍以掃除之役正儒佈以失律之誅愼宗潢以改秩之授特頒尺一之詔遣內廷臣賫內帑巡行郡邑爲招撫使救其罹無而流亡者專責撫鎭陳師險阻堅壁清野驍其窮而自歸誅渠之外不殺一人此聖人治天下之明效也武生陳啓新一言投契立置清華此誠盛事臣愚謂宜先令以冠帶辦事黃門如試御史例俟數月後果有忠言奇計實授未晚不然如名器可惜何皇上天縱神明而諸臣不能以道事

君徒取一切可喜之徇臣竊痛之不報

九月北兵從建昌冷口出守將崔秉德請統兵先遏其歸路總將高起潛不敢前進揚言當半路擊之及報至北兵已盡出口猶觀望兩日始進至石門

時當八月鄉試之期以城守斬輟及北兵旣退改期十月亦文運之厄也

北兵陷昌平將天壽山陵寢禪殿盡行拆毀北兵退後督撫奏稱忽有怪風從東北起將陵寢禪

殿盡行吹襄有旨卽着估價修理上下相蒙不
復究竟而閣臣樞臣反敘功加恩三新泰俱加
太子太保劑晉丁魁楚戴罪管事劑撫吳阿衡
供職如故

烈皇小識卷　四終

劉宗周以乞休允放矣聞邊警即杜門私邸俟解嚴後始出都陛辭疏畧曰自已巳以來無日不網繆未雨而禍亂一至於此往者袁崇煥憒國其他不過爲法受過耳小人競起而修門戶之怨舉朝士之異已者皆坐以煽黨次第逐之重典或削籍去自此小人進而君子退中官用事而外臣寢跡朝政日隳邊政日壞今日之禍實已巳釀成之也且樞臣張鳳翼溺職負任而與

之專征何以服王洽之死督臣丁魁楚失事嚴疆而與之載罪何以服耿如杞之死諸鎮撫勦王之兵爭先入衞者幾人而概從寬典何以服劉策之死今二川八縣生民塗炭也極矣廷臣之黨惡若若者皆相倖無事又何以諫燬李邦華張鳳翔之或戍或去嘗者之爲異已驅除今不難以同志互相容隱乎臣于是而知小人之禍邦國無已時也皇上惡私交而臣下多以告訐進皇上錄清節而臣下多以曲謹容皇上崇厲精而臣下奔走承順以爲恭皇上尚綜覈而臣下瑣屑苛求以爲察規其用心無往不出於身家利祿皇上不察而用之將聚天下之小人立于朝而有所弗覺矣至近日刑政最舛者成德倣吏也而以贓戍何以肅懲貪之令申紹芳十年監司也而以管求戍何以昭抑競之典鄭鄤久于鄉議而杖母之獄乃以無告坐何以示敦倫之化凡此數事皆爲故輔文震孟引繩批根即向者驅除異已之故智辈臣不敢言皇

上亦無從而知之也嗚呼八年之間誰秉國成臣於是不能爲首輔溫體仁解矣語曰雖有麤階至今爲梗惟皇上念亂圖存進君子而退小人急罷三協津通之使責成中外諸臣各修職業毋再以邦家爲僥倖體仁桑榆之收庶幾在在此不報

下左都御史唐世濟于獄吏部尚書謝陞罷北兵既退羣小復欲借邊才以翻逆案烏程主之德州佐之唐世濟當先特疏薦霍維華隨一疏揚

言於衆曰若臺省中有以逆案事見罪者卽先以此殪之臺省果相顧不敢糾乃疏進而上留不發給事中卽可棟先上一疏微微點綴以探之烏程混票該部知道已而臺省相繼而進烏程知不可掩乃票旨逆案頒行已久何得妄希薦舉於是給事中宋學顯遂疏言霍維華昔曾極口袁崇煥之功願以己陰讓之夫崇煥負君悞國遺禍甚酷豈堪維華再悞兵科徐耀繼之謂維華推戴崇煥不曾口出卽使不在逆案亦

當服連坐之條況現奉皇上逆案奉旨方新居然薦用成何政體　之旨曾幾何時而世濟以統寇大臣藐旨蔑法公行抗違安望其正已率屬乎未及德州謂進退人才家臣職也而狗人主使混無主持將統均之謂何疏入上大怒遂下世濟于獄謝陞引罪卽准回籍烏程袖手不效一髹矣

是年正月賊高迎祥李萬慶張獻忠等連營數十萬攻滁州南京太僕寺李覺斯知州劉大巽督率士民固守賊百道環攻城上連發巨礮擊賊死者甚衆而盧象昇拔兵適至副總兵祖寬以關遵健卒爲前鋒象昇以火攻三營爲後勁躬率麾下五百騎居中督戰昧爽至城下賊方空營出掠官兵至不覺也祖寬大呼直入賊羣起接戰戰于城東五里橋賊大敗象昇麾諸軍追之北逐三十里斬三千二百級潛撫朱大典令參將楊世恩復截之於定遠斬三百餘級總兵劉良佐躡之于廣武賊遂西突池河次日賊

自池河別道出東關守備劉光輝孤軍格鬬力竭赴水死一軍皆沒賊襲其旧寨旗幟渡河奪路而走江浦總兵杜弘域追之不及五里橋之戰祖寬殺賊近萬人盧疑爲平民有無辜之嘆祖寬大怒拉盧欲同往驗委是流賊與否盧乃以誤語謝之祖惟冷笑終不釋然也一說盧督兵勦賊特招死士爲衝鋒陷陣之選賊介奸細混入其中對壘時奸細內應縛盧降獻城矣中軍李某救之得免西走之賊復陷鳳陽朱大典

同總兵楊御蕃列營陵墻下賊不敢攻遂掠淮
遠陷之朱大典擊兵至賊焚廬舍北渡陷靈璧
進逼泗州祖寬再破之東破宿州突入沛縣焚
戮婦豎靡有子遺丁壯盡掠入營中
賊迎祥合掃地王紫金梁等二十四營攻徐州不
克遂西陷虞城入河南而曹操一字王五營由
歸德趨開封總兵祖大樂潛師歸德截其前分
兵設伏而以輕兵誘之遇賊於雪圍既接戰官
軍佯敗爭先馳逐大樂鳴鼓麾東西兩翼突出

攻賊賊驚大亂官軍三面奮擊斬首四千二百
餘級
二月江北賊陷潛山又陷太湖
湖廣賊九條龍張肚子等攻竹山知縣黃應鵬棄
城走縣有積糧六百石賊遂奄有之食盡焚縣
治而去東掠南漳陷穀城西陷竹谿房山知保
康空城不入盧象昇統諸將追賊至穀城賊走
鄖陽官兵三路並進適大雪賊不知兵至倉卒
接戰官兵逐之大敗殺賊首熊總神飛山虎追
奔數十里祖寬李重鎮先馳赴荊州防其奔軼
秦翼明楊世臣等搜山祖大樂由光鄖夾擊之
賊大潰盡遁入萬山中
李自成出河南欲攻固始左良玉遇于閼鄉相持
六日總兵陳永福援之敗之自成走登封土賊
廖三袁世儒李玉石等以牛酒相迎張樂大讌
連夜入營自成即今廖三等駐河南當官軍而
自率部賊走鄖陽循南山險阨遵商雒而行復
出延西官軍敗績于羅家山自成自鄜州走延

安而高迎祥蝎子塊亦自興安趨漢中陝西巡
撫甘學潤以縱賊削籍聽勘以孫傳庭代之
四月賊過天星復叛于延安而老回回混十萬等
自汝鄧入商雒大領李自成欲往綏德渡河入
山西定邊副總兵張天機力戰却之賊沿河犯
朝邑將圖綏德延安總兵俞猶雷引兵逐賊特
提輕進陷賊伏中猶雷被執延綏精銳俱盡賊
遂陷綏德米脂延長七月高迎祥蝎子塊攻漢
中不克遂趨西安秦傳撫孫傳庭設伏于盩厔

邀擊大破之擒賊首高迎祥及劉哲等獻俘闕下磔于市蝎子塊即劉哲高迎祥即闖王也是時羣賊奪氣潛跡鄖陽山中盧象昇方合大兵逐之九月以勤王率關遼之兵北去老回回乃以全軍合曹操闖塌天諸賊合二十餘萬沿江長驅而下蘄黃安慶江浦六合所在告警烽火及于儀揚矣鄖陽府治朱祖舜追賊敗績失其符印削籍聽勘以苗疫士代之未幾疫士復罷去以陳貞訓代之

十年丁丑正月外計浙江左布政姚承濟貪污衆著兼以錢糧積欠已列爲民中浙省諸紳溫體仁姜逢元王業浩等五十餘人公疏保留謂承濟居身廉慎剔弊精明爲從來方伯之冠有旨下部議覆覆上准降級管事後庚辰外計姚貪聲大著計察爲民使皇上追論前次保薦之罪不知體仁等何以置對

二月會試天下士命大學士張至發孔貞運爲考試官取中吳貞啟等三百名

下戶部尚書侯恂于獄勢永嘉之推登撫也實輩金入兵科宋之普家代爲詐德州復三過宋顯諄諄戒以言路交章而登撫另推之普輩憤恨未嘗須臾忘也至是之普以馬豆事參恂及學顯學顯以科臣巡視而恂則烏程所久側目者烏程票旨以恂狗私養奸革職提問學顯以從未經手免議之普與學顯同年同官修私怨恂當軸不難手出彈章人心叵測亦已甚矣左僉都朱鳴梧以子之普參恂與學顯也終身以

爲大垢遂謝歸里

三月廷試策士賜劉同升陳之遴趙士春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例轉給事中宋學顯爲湖廣副使御史張盛美爲河南右參議撫寧侯朱國弼疏言溫體仁受霍維華厚賄謀爲出山假令唐世濟發其端又以言路之糾參爲宋學顯主使密諭吏部擠令外轉有旨責其誣捏首輔革職候修

四月改河南巡按張任學爲河南總兵任學覘得

巡撫且欲薦原任刑徒知縣張文光圖極詆諸
總兵不足恃而盛稱文吏中有奇材可以禦寇
上竟以總兵授之遺大泄悔
太倉民陸文聲疏言風俗之弊皆起于士子因參
太倉庶吉士張溥前任臨川知縣張采倡立
復社以亂天下有旨着提學御史倪元珙覈奏
既而元珙回奏極斥文聲之妄而申詳者蘇
道焉元飏也有旨元珙元飏着該部重從議
後部覆上俱降三級調用去歲張漢儒疏參

山以致逮問故一時讒小得意告計四起先是
蘇州推官周之夔以爭軍儲事與溥采相忤蓋
溥欲利盡歸于太倉而之夔欲公普之合郡事
本甚公甚正後之夔密揭溥等於漕撫并傷知
州劉士斗於是衆議沸然皆歸罪於夔夔與士
斗俱不安其位以去至是之夔亦訐奏溥等擁
黨挾持則曲甚矣
上命太監楊顯名總理兩淮鹽課顯名抵任查參
前任巡鹽張養高欽憑各侵匿稅額幾十萬有
旨逮問時養已卒命籍其家永平兵備劉景耀
關內兵備楊于國各降三級管事時總監太監
高起潛行部景耀于國恥行屬禮俱上疏求罷
烏程票旨總監着照總督體統行事申飭已久
景耀于國狥私贈顧珠屬虧玩姑着降三級管
事以後監司皆俯首屈膝莫敢爭矣
七月工部員外方震孺皇上親擒魏忠賢而手刃
之豈溺情奄豎者止以外廷諸臣無一可用而
借才及之況人臣感恩圖報何論內外每見廷

臣處地懸絕不若宮廷瞽御效忠倍易凡此內
臣微茲瞞典孰不願弃捐頂踵以酬皇上者不
必鰓鰓過慮也給事中何楷參奎通內呈身請
重治示戒有旨方震孺降三級調外任用
大學士溫體仁罷烏程咄恨虞山必殺之而後快
常熟陳履謙巨奸也特爲獻謀唆張漢儒參虞
山并及瞿式耜並逮問下錦衣衛獄虞山爲老
高陽門下士托高陽公子求援于大璫曹化淳
化淳係王安名下以虞山所揆王安碑文爲証

曹瑞覺之泣下乃盡力爲營救虞山又令密友
馮舒求援于馮銓連倘三日不得見第四日二
鼓始命入堂中馮方欲有所言銓曰錢謙益的
事我都曉得了如今已不妨你可回去教他安
心即揮之出馮次日入都局面一變矣虞山具
辯疏將前後被陷事情宛曲點破上閱之首肯
淄川票語頗惡上盡行抹去止批不得瀆陳烏
程謀始阻陳履謙復獻詭賊出首之計先具一
匿名揭有虞山欵曹擊溫等語隨令王藩出首

云虞山貲四萬金托周應璧求欵于曹瑞曹瑞
殼觫無地自請窮究其事先是衛帥董琨定招
以匿揭爲根據以王藩爲確証周應璧堅執不
認董琨逼勒成招事頗昭著而曹瑞奉旨嚴究
大家搜訪備悉陳履謙父子奸狀遂擒履謙父
子到厰次日曹瑞五更親至外東厰審鞫先後
厰訊弟一弔夾四夾打二百扛拶一日招出張
漢儒草疏王藩出首併伊父子捏造欵曹和溫
擒陳六字及改和溫爲擊溫等情歷歷有據凡
領厰者非重大事情不親審不親至外東厰前
年厰役緝獲逆犯董天王賞銀三十兩今緝獲
陳履謙亦賞銀三十兩則其鄭重履謙可知已
前此首狀中引式耜弟翟式穀初爲陳履謙所
愚至是洞悉其奸先後質對語皆中欵曹瑞温
語諭之令其盡言無所駭問於是逆案之謀翻
總憲之薦霍與漢儒之疏匿名之揭王藩之首
俱出烏程一手握定事狀昭灼獄上虞山及式
耜俱從寬送刑部擬罪漢儒履謙俱坐枷一個

月而烏程允告之旨亦下烏程每與大獄必稱
病以緊謀謀定而後出是時修理湖州會館擇
日移居上疏邀宣諭之旨卽出矣淄川已票擬
宣諭御書大書三字去放他去閣票有人夫祿
米等項御筆抹去疏下出其不意方食失箸長
安中歡聲雷動雖婦人孺子皆舉手相慶云
烏程既去復當枚卜上點用綿竹劉宇亮進賢傅
冠韓城薛國觀旨云着與輔臣張至發協同辦
事不稱首輔淄川有與善者勸宜且稱病淄川

沉吟久之曰無奈賤體頗康昔宋祭攸引其父京手作診脈狀曰大人脈勢舒緩體中得無少倦乎京曰無有攸去京語客曰此兒殆欲以疾罷我也淄川才智萬不堪京作奴而不肯稱病則古今合輒矣

山東民家懇地得數顆古鳳印有明鳳年號盡小明王時年號也巡撫顏繼祖具疏以進極盡諂諛若與玉璽鳳麟同一呈瑞識者預占爲不祥謂分爭從此起矣

唐王之父爲世子時以世弟離間故失愛于老唐王鬱鬱以死老王薨唐王嗣位即上疏列其冤上遣大璫二人往唐府和解之唐王所以媚二璫者不遺餘力二璫甫出境即縣父世子像召兩郡王至數其罪立極殺之事聞於法應賜自盡以大璫左右之發大高墻宏光即位乃得赦出乙酉清兵南下唐王走福建撫鎮張肯堂鄭芝龍等擁立紹帝改元隆武說者謂既入高墻似難復若臨大下矣

時當考選行取各官俱鱗集都下舊例止推敲鑒省甲戌復增入詞林雖以官評爲據而營私者正自不少時江南惟設建陽知縣沈鼎科而歸縣知縣陸自嶽必欲擴之互相計揭陳啟新疏論及之奉旨著指名回話又旨下吏科取訪册進覽於是姜逢元王業浩孫晉等皆以圈多蒙旨詰責有何廣知若此之語各降調有差啟新同奏指溧縣知縣尹民興江都知縣顏允紹及同鄉預定詞林之陸自嶽部覆三人俱降處自

嶽即許奏沈鼎科鼎科亦不得考選吏部尚書田唯嘉乃請先推部屬所共推二十三人皆孤立寒拔者與論譁然諸受推者亦各懷不平惟成勇恬然無怨色不數日竟辭朝赴南京吏部之任識者共服其雅量云

逮福建興泉兵備魯櫻檄役緝事緝得僧櫻營陞事狀有旨逮問櫻力辯無此事人役書禮皆僞也既而漳泉副總兵鄭芝龍疏會櫻廉明忠恕龍感佩其德特代爲之營陞而來役疎虞致蒙

聖謚其實與櫻無干願以官贖罪有旨姑不究
會櫻仍還原職
按芝龍爲泉州南安人初同弟芝虎流入海
陽顏振泉竊中爲盜振泉死芝龍代領其衆
剽掠海上官兵不能禦與泉兵備蔡善繼以
書招之芝龍降善繼坐戍門令芝龍兄弟四
首自縛請命芝龍無難色芝虎一宰皆譁竟
同叛去攻取廣東海豐歐頭村以爲巢穴掠

奪商民船復進擊漳浦等處時天啟六年也
巡撫朱一馮遣總兵洪先春擊之而令游擊
許心素陳文廉爲策應會海潮夜發心素文
廉所統水師皆飄沒失期先春大敗總兵俞
咨皐望風先逃崇禎元年給事中顏繼祖疏
劾咨皐喪師失律臨陣怯逃有旨革職提問
芝虎最黠捷能於海面跳越兩舟左右擊射
人莫敢櫻其鋒適爲颶風飄沒不知下落芝
龍頓失所恃二年巡撫熊文燦招之芝龍降
授官游擊三年海盜李魁奇倡亂芝龍擊斬

之六年海盜劉香老犯長樂又犯福建小埕
芝龍擊走之七年劉香老犯海豐雨廣總督
熊文燦令嶺南守道蔡雲蒸巡道庾承祖悉
將夏之本張一傑招撫之俱被執八年芝龍
統福廣兩省兵擊劉香老于田尾遠洋香老
敗困挾守道蔡雲蒸遂自焚死承祖三人脫
歸敘功加芝龍副總兵十三年加芝龍總兵
是年正月總兵秦翼明逐賊于麻城黃岡間敗之
老回回整濟王張獻忠等九營分而爲三一走

羅田至走團風鎮一走漸水闖塌天等又分三
路擾江北一自桐城犯廬江舒城一自固水犯
霍山六合一自潁州犯滁州營火夜燭數十里
李自成敗官軍于寶鷄縱掠涇陽三原等處西安
大震
二月左良玉大破賊于舒城六安三戰三捷秦翼
明敗闖塌天于細石嶺擒賊首一條蔥飛山虎
賊至英山立營山巔伐竹爲筏爲渡江計宋大
興檄左良玉入山搜捕良玉不應屯舒城月餘

大典三檄之始自舒城進發賊已飽掠出境矣
山西總兵王忠統兵勦賊稱疾數月不進一軍
噪而歸西總事中凌義渠劾之有旨王忠退問
左良玉革職殺賊自贖
閏四月以熊文燦總督五省以常道立巡撫河南
以孫傳庭兼河南總督時宣大總督楊嗣昌守
制家居上特起為兵部尚書嗣昌具疏辭不允
令以墨纏從事嗣昌舉文燦為總督而大發兵
勦賊戶部若干無餉嗣昌建議每條銀一兩加

銀三分名曰糧納餉其加賦二百萬兩以濟軍
需下詔有暫累吾民一年除此心腹大患等語
按因糧輸餉一項止徵一年惟應撫張國維
浙撫熊奮渭相訂獨徵二年江南十府其二
十餘萬盡人私囊華亭許公譽卿不平其事
獨持昌言而羣分國維之潤者競起而和解
之公論遂不克伸故從來應撫之富以國維
為第一旗鼓朱大朱亦婪有二萬金亦從來旗
鼓所推為第一蘇松沿海等口素嚴出洋之

禁張國維令守海諸將弁潛放洋船出海俟
其滿載而歸盡掩取之兩年所得亦不下百
萬
十月陝西賊過天星同李自成陷寧羌混天王革
裏眼等會之分三道入四川自成自七盤關度
朝天閣戊戌至廣元王寅陷昭化癸卯過劍閣
甲辰陷劍州乙巳陷梓潼黎雅參將羅尚文大
敗混革一賊于廣元斬首千餘級賊自梓潼復
分為三一走潼州一趨綿州一入江油遂陷青

州彰明鹽亭等縣進圍綿州巡撫王維章次保
寧畏賊不敢出丙辰賊陷郪縣漸逼成都事聞
維章革職聽勘以傅宗龍巡撫四川
王維章所至以貪墨著備兵西寧以剋削致
激軍變巴縣力護之舉為川撫至公然形之
揭奏曰維章臣畏友也臣盜友也等語及任
四川狼籍無比至受番夷貢金四萬兩擅將
邛州零內地劃以與之合州士民咸憤不平
迄無敢以入告者次年楊編修廷麟召對乃

指及之眞開人不敢開之口矣

十一年戊寅二月下刑部尚書鄭三俊于獄先是馮奠下獄改用三俊適當侯恂屯豆一案先有讒言謂三俊與恂皆東林契友必將屈法狥私上入其言至是獄上果多爲恂卸罪上大怒并三俊亦下獄宣大總督盧象昇首先具疏稱冤盧昔爲鄭司官素服其公忠廉愼者也繼盧者不下十餘疏而應天府丞徐石麟爲最畧曰鄭三俊品重三朝賢著四海卽使果有過誤猶望

皇上優容老成曲施赦宥今擬議一不當而僇辱隨之將敬大臣之義何居漢張釋之爲廷尉不敢屈法以狥主意文帝卒降心以相從千古兩賢之謂非釋之不能守朝廷之法非文帝不能用釋之之言臣於是而歎臣工之不能仰體皇上也皇上每事欲踵前哲而臣工輒道以刻薄慘激之術皇上每事欲臻盛治而臣工輒佐以刑名擊斷之學皇上每事欲崇禮義而臣工輒肆其乘間抵隙之私云云閣票回話發改閣票爲民又發改閣票提問御筆批可將三俊罪狀一一講明不必更處奏事官閣中乃票令旨以進當晚卽下

禮部題二月十七日皇太子出閣講讀侍班官四員禮部尚書姜逢元詹事姚明恭少詹事王鐸庶可伸講讀官六員禮部侍郎方逢年石諭德項煜修撰劉理順編修吳偉業楊廷麟林增志校書官二員編修胡守恒檢討楊士聰侍書官二員中書黃應恩朱國詔舊制日講官東宮講

官無相兼者恐皇上與東宮同日御講筵致相妨也黃應恩旣充正字又充侍書則以淄川從外入不諳衙門規例而士聰係辛未增志係甲戌一輩尤爲錯謬臨期逢元罷去侍郎顧錫疇代

二月十二日上御經筵畢召禮部左侍郎顧錫疇等二十餘人問保舉考選二者孰爲得人諸臣各以大意支吾諭德黃景昉獨以鄭三俊下獄及朱天麟成勇不得考選對上細詢良久諭以

三俊蒙詢有徒清亦不濟事之語至朱成二人則庶子李建泰而下多同辭稱其果屈上命起序列有言者出奏於是諸臣各陳所見上亦隨意答之上又曰言須可用如先年講官姚希孟欲將漕米改折一年這個行得行不得編修楊廷麟對自温體仁之舉唐世濟王應熊之舉王維章今二臣皆敢而體仁應熊竟無恙是連坐之法先不行於大臣而欲收保舉之效得乎上為之動色久之無所言項煜乃奏成勇不得考

選以任滄為閣臣張至發兒女親家前任滄列在第二後以有議以成勇易之閣臣不欲勇獨得考選若曰得則俱得失之俱失云爾上曰誰沒有個兒女親家這也不在此至發奏請敕山東撫按勘驗臣與任滄結親或現在或已亡有一於此治臣之罪上諭以不必與辯對畢諸臣出朝吏部俱事者誤傳奏成朱者為楊廷麟旧唯嘉聽甚詳是轉攻廷麟矣次日黃道周黃景昉楊士聰各有疏景昉申言鄭三俊事道周疏亦及之士聰則言考選事而旧唯嘉亦有疏則直攻楊廷麟內云成勇任滄等為同鄉所引科道求科道詞林雖未預訪即而暗中皆為主持臣一旦推之部扈安得不觸諸臣之怒至楊廷麟則尤有說焉今考選推部之途必泓係麟同鄉至戚保舉聶明楷係麟同鄉萬穀春所保舉臣且參革并穀春讓降調矣是以廷麟恨臣以保舉考選為不平而特借成勇朱天麟為口實也奉旨接引主持有何憑據且原奏係黃景昉

何訛為楊廷麟還通着明白回奏十六日上御日講面諭黃景昉昨奏切責鄭三俊豈是矜亮又諭俞煜昨召對有姚希孟全折漕糧一年之說煜對曰行不得如何此疏竟隱不載時講官張少詹四知出語人曰今日上怒甚說者謂三俊自此得釋矣十九日上御門畢諭百官數百言內言鄭三俊一案屯豆墻穴情弊顯然有何可疑而欺罔委卸巧為彌縫屢奉批駁骫法愈甚但念別無贓賄姑作回家聽擬蓋聖明本

受言第不欲恩歸于下耳三後以初九日下獄
風霾陡作咫尺不辨是日得釋微雨澄清誰謂
主心不上應天心耶

按講章之末必附時論一段猶奏疏中條陳
非欲必一一見之施行也姚文毅進講在上
初年時入夏始兌糧阻東關河直待來春始
得交納京倉較之祖制十二月兌糧二月開
幫五六月赴京交納七八月回空何啻天淵
故引及之云或不妨改折一年以通其窮亦

作商量語耳後史臣辨疏復牽及先文肅與
文毅乃知羣小所以相中者不遺餘力八年
之後猶令人主追憶其過如此

楊士聰疏下着指名回奏于是指陸自嶽張若麟
沈迅蓋自嶽與沈鼎科同在考選自嶽爲陳啟
新指參降處不甘鼎科獨留特出疏以傾之若
麟與迅則愛省中不愛詞林者蓋當考選時第
一第二當爲詞林第三第四當爲省中第五第
六當爲柱史迅與若麟列在三四此正握定省
中樞要也及任濬議處乃令第三之迅而推第
五之成與此其驗也

東宮講讀官頂煜楊廷麟各疏願讓少詹事黃道
周淵川具疏極排之內云道周近疏有臣不如
鄭鄤之語夫裘倫杖母明旨煌煌鄤何如人而
自謂不如是可爲元良輔導乎草此揭者中書
黃應恩也先是戶部尚書馮英同時下獄道周
辭官疏內及侯馮因逼及用刑之未當者鄭鄤
特其一耳疏中有一日內繫兩尚書偶遺一侗

字有旨疏一日內繫兩書敬愼何在迨後英竟
以微罪得釋是上未嘗不用其言也給事中馮
元飈上疏畧曰頃項煜楊廷麟疏讓黃道周夫
二臣係閣臣所選不肯苟悅于閣臣爲閣臣者
宜深加蓄歛風勸百僚而近日一揭若大不快
於其言者并遷怒於道周何也若以道周建言
爲罪則皇上已還其清秩數次奏皆荷優容天
下萬世皆頌爲主聖臣直一大盛事而閣臣反
因此怒及道周恐天下後世以議閣臣之有得

失矣淄川又出辨揭謂臣極陳孤執即有苟悅之臣不能呈身于臣云云亦應愚代草也既而復上世風宜挽一疏屢數千百言內云道周出山緣愛女之心借一言以周旋鄭鄭豈曰非孝但不宜以朝廷是非爲一已環堵之私又云有一二人焉建壇站執牛耳自命于人曰吾將主持世風已而自命者與附之者入主出奴了不得其何緣何故末又請禁投刺往來云自今士大夫門盡可羅席盡可塵夫人而能爲言也夫人而能爲讓也終推重於温體仁稱其孤執不欺竊願學之云云此疏出江夏手鳴呼江夏生平於斯掃地矣編修吳偉業具疏駁之略曰前事者後事之師今日輔臣之鑒取之温體仁而足矣體仁學無經術則當講求仁義練習朝章體仁性習險諛則當矢志光明立心公正體仁狎匿宵人則當嚴杜簉訾之端體仁護持逆黨則當力繼忠孝之經庶幾聖恩可副輿望可塞

乃積習未化近日辨揭盛稱體仁之美曰孤執不欺夫體仁有唐世濟關洪學葵突琛胡振纓胡鍾麟之徒參贊密謀有陳演謀張漢儒陸文聲之徒驅除異已何謂孤庇樞臣則總督可不設而事敗乃設庇鳳撫則鎮可不移而事敗乃移何謂執皇上之決去體仁謂其善欺耳家竊巨盜産遍苕溪自詭曰廉孚子招權賂入入幕自詭曰謹何謂不欺輔臣貢以爲孤執不欺乎若仍因私踵陋襲前人所爲將公忠正直之風何日得見夷狄盜賊之風何日得平也適

上御經筵項煜面糾淄川庇至咸任濬而擠成勇淄川再疏辨有旨着項煜回奏略曰有問斯對而曰紛囂爲國摘奸而曰排擠至發至何處把持則臣敢明白指之曰考館則把持于閣中推補則把持于吏部又云臣孤冷自守於考選何與于任濬成事何預向使經筵不召對不問用人諸臣不言及考選則臣雖有區區之愚何自而發當日一堂都會夢想不到拜颺之語一片肝膈而至發乃謂臣爲異同爲愛憎如此欺

罔豈能逃聖明之燭燭哉疏語最切第疏內指任濬與淄川次子聯姻則未確訓濬以銀鞍馬賄張孫振斥爲貪吏則太過有旨着再奏而淄川入出疏嘵嘵攻詆全無大臣之度矣項煜遂奉旨議處

東宮出講黃尤正字管誥敕撰文又兼東宮侍講勢不能相顧凡傳講寫講皆委之朱國詔臨時國詔病不能出乃暗撰儀注委之較書淄川不詳所以遽爲題請士聰等詣閣力辯其謬既而

項煜等撰完講章送應恩應恩復拒之云此楊胡二公職掌士聰亦不平具疏爭之發票淄川即具揭隨進士聰遂不行士聰乃倘書閣中極言其事而應恩適以撰文事特旨爲民撰文者本兵楊嗣昌文楊鶴三邊總督以逮問遣戍至是命夏叙功奉旨復官給誥命舊例贈恤誥命皆中書撰文者爲之應恩爲楊鶴撰文極力洗發呈士塗抹發下合查職名議處淄川將具公揭申救句容進曰去年許朗城事與此同彼時未曾申救今奈何救之蓋前歲許祭酒撰高忠憲公贈誥爲上所駁降處也淄川憤曰難道閣中少得此人諸公不救我自救之連進三揭上終不允御筆批云撰文官自註職名新經申飭黃應恩供役閣中首先違玩人臣功罪各不相掩蒙寃等語視當日之處分爲何如黃應恩着革職爲民楊嗣昌疏救亦不聽既而大理寺副曹荃疏參應恩納賄等事先是四川富順知縣許國佐以參劾下部應恩受其千金許爲從

輕票擬適又有揭撼應恩事欵一册乘夜投于中書周國興之門由是長安喧傳直達聖聽曹一筝疏入有旨着刑部提問

給事中王都疏參吏部尚書田唯嘉畧曰冢臣之與逆寧作緣非自今日始也當王永光借題邊才引用匪　之日唯嘉爭先應募即薦楊維垣賈繼春二人章光岳遂薦呂純如霍維華傅櫆徐揚先虞廷陛葉天埜六人賴聖明獨斷有逆案奉旨方新居然薦用成何政體之旨而後羣

奸屏息疏在御前可覆案也夫唱世濟應喜臣薦一人而拿問彼薦一人薦六人者宜何居焉疏入次日上召對閣臣及唯嘉出疏示唯嘉諭以秉公盡職不必與辯都前有疏參刑部侍郎章光岳行人司副水佳允蓋光岳官通政時建議請于逆案中有枉者辯疏許其封進佳允官御史時疏請吏部將逆案中不平者一一明告有旨吏部議覆唯嘉復光岳致仕佳允免議故都并參之先是德州去位唯嘉以吏部侍郎內

旨陞吏部尚書其勢張甚凡臺省議及者必以年例處之若朱權朱學顧憲議渠皆其人也都可謂屢屈而不悔者矣

田唯嘉疏參楊廷麟奉有明白具奏之旨而屢疏回奏總無指實上諭責不已會項煜各疏參淄川遂以項煜爲援引以河南掌道御史王萬象爲主持又有神謀權力一疏其云神謀權力者一指李嗣京爲句容所托一指涂心泓爲進賢所托蓋淄川在閣中惟江夏欣附同鼻句容進賢多所不合唯嘉知之欲借此以傾二人二人大懼唯嘉疏發票淄川時待罪在寓句容進賢票擬項煜楊士聰着議處復進密揭言煜與士聰疏參首輔有壞閣體當加重處隨使人傳語於唯嘉唯嘉大喜再上回奏疏神謀權力即指項煜士聰萬象三人句容進賢復票議處尚未進而唯嘉前疏密揭乞加重處者御筆批面奏成勇不得館選乃黃景昉今言楊士聰是何緣故項煜已有旨了長安喧傳田太宰挾質挑戰

兩閣下望風投降者即指此也

士聰指名疏下查沈迅等三人治行及考滿緣由具奏唯嘉將考滿開復截俸日月俱隱匿不載止詳者其各院考語士聰隨上大臣蒙欺有據一疏內指唯嘉得周汝弼銀八千兩升延綏巡撫係大理寺丞史韙過付又參史韙巡按惟陽時署巡鹽事侵匿課銀二十一萬兩有旨史韙沈迅張若麒各着回話而唯嘉復上讓職招誣一疏內云士聰參史韙並及臣也蓋有由矣史

瑾者時局之所懲惡而不容者也若麒與迅皆為瑾父母官士聰惡史瑾並及其父母官也已入啣之又見成勇被臣推部屬倘麒迅及選科道則惡其氣味不投必欲一網打盡以為快也沈張四奏俱言士聰平日招搖局騙至於考選大典公然登壇而招已惟守正聽命以致大觸其怒云云而於闕復考滿日期俱置不及唯嘉又收陸自嶽為助自嶽亦出疏參士聰羽翼沈

鼎科為接引指吏科葉高標為主持高標鼎科鄉房師也史瑾回奏疏云臣孤立寡儔屢斜奸惡今乃誣以關通閣部之線索憶向年文某姚希孟為詞臣之雄死者死矣文某借虛名以入閣入閣便行私去後復草疏稿募成德代上臣會有綸扉之線索一斷論議之風雨寂然二語有犯時忌故士聰借考選之事硬以線索二字誣陷微臣也具辯疏云臣入仕以來指佞如仇奸黨恨臣入矣士聰會受朱琮銀萬兩營謀館選又今特出聖明燭奸之疏丟却考選突以田

唯嘉得周汝弼銀八千兩濫推延撫指臣過付臣巡按淮揚僅代鹽差數月便誣以侵匿鹽課二十一萬伏乞勅下九卿科道將此疏會勘令淮揚內臣楊顯名及周汝弼各自面奏則士聰之誣捏始露而微臣之心跡得白矣有旨俟衛招訊明定奏奪

史瑾貪奢淮揚幾與崔呈秀等三尺童子能道之其侵匿鹽課為延撫過付俱自作之孽於人何尤乃撫端辜及時局又無端牽及先

文肅姚文毅何為乎先文肅以請改正光廟實錄一疏荷蒙聖鑒致此超拔非關虛名也大璫屈意求好先文肅堅拒不應是私行者否必如烏程之謀翻逆案巴縣之力庇貪撫方謂之不行私者乎至成德應募之說乃禹好善造此以取媚烏程耳今烏程罷矣復拾好善餘唾何為乎雖百足之蟲至死不僵終不能當聖明離明之照也朱琮萬金之說尤屬誣衊宋玫擬為出疏申辯而躊躇未定給

諫之念重雖其兄受誣于身後勿追恤矣嗚呼

四月吏部尚書田唯嘉罷時士聰廉得唯嘉納賄事欲復上聖主神明燭弊一疏淄川見疏有事欲即密抄一通送唯嘉俾預爲辨地不意唯嘉不待旨下而遽上疏辨也士聰乃上臣疏預設甚奇一疏有旨着唯嘉回奏而前疏竟下錦衣衛提究事既下部矣唯嘉仍視大選自如給事中吳麟徵上疏畧曰今之進言者蓋難矣爲公

正而發憤動輒指爲明比即自盡其職掌亦借題以驅除即如家臣田唯嘉醫官通賄事下衛訊供吐未盡贓已累累其奴與私人方在對簿而其主安坐朝堂視事尤爲三百年絕無之事末云以眞廉眞謹之鄭三俊尚不免爲法蒙譴以極貪極橫之田唯嘉乃容其拔扈自如有旨家臣以推選視事不得薦求蓋淄川力爲之地也既而唯嘉回奏疏稿預洩緣由稱係寫本人所送進有旨既係寫本人傳送何難稽查着即指名速奏唯嘉再奏乃稱是蚤有人傳呼門外云有人誣捏你主人事欲速速取去門役驚起開視則其人不能久待竟擲櫈間而去嘻直同兒戲矣士聰復上家臣說謊面欺一疏有旨奏內事情着田唯嘉據實回奏不許一毫支餘取咎唯嘉窘極乃疏請罷云士聰之意欲攻陷臣希圖翻案爲指引請臣復謀考選臣一日在部其私心一日不遂乞將臣解任聽勘有旨田唯嘉准解任回籍

大學士張至發罷上復御講筵諸臣于奉華殿門鵠立上傳項煜方在議處不准入班講畢復謝閣臣俾項煜回奏越兩日而淄川罷煜亦降三級調外任蓋上將放淄川不欲煜居其功故有此傳諭而淄川之罷則實以沮士聰之疏于唯嘉頗忤聖意云

士聰聖明燭奸疏既下衛內指田唯嘉家人田少峰過付事甚夥衛役初提顏裁縫等唯嘉舉家大驚聞其奴有仰藥自盡者未知即少峰否也

然少峰究竟不出而唯嘉之金珠已捆載入衛
帥吳孟明家矣已而衛招上止招盧以岑升主
事用銀五百兩係田登弟過付于田敬宗仍謂
唯嘉初不知之有旨提田登弟再審已而衛招
炤舊止認盧以岑一事且云並無田少峰其人
奉旨原參事欵多端豈止盧以岑一件何得聽
其狡飾還着嚴訊確供具奏又衛招顏裁縫徐
大章供稱周汝弼用銀八千濫推巡撫係吳堃
事非大章等經手止增招出武强知縣傅蒙庥

差人持銀三百三十兩三百送田尚書三十衆
人分用有旨唯嘉革職蒙庥革任原參六欵再
嚴鞫確情具奏
衛招再上奉旨田登弟既係伊大子家人五百多
金豈有僕役瓜分之理吳孟明不從實根究殊
屬歇衛如着再降三級　田敬宗革了職提
來并周汝弼事情嚴訊確供具奏
田敬宗先選授都察院都事至是提到下衛審問
供認沈蕙春一事得銀六百兩其餘如前招有

旨沈萬春提問敬宗再行嚴審奏盡上所重者
延撫事也於是有稱過付非吳堃為張紹先者
給事中吳希哲遂具疏參紹先要之紹先預其
事不止紹先一人蓋衆人深為吳堃出脫地耳
後衛招止仍舊奉旨田敬宗等俱着送刑部擬
罪具奏
四月十二日上御經筵畢復召對六部本兵楊嗣
昌奏有盈城盈野善戰者服上刑等語上諭今
天下一統與孟子列國兵爭時不同今不過一

屬夷小醜縱不能伸大司馬九伐之威奈何為
是言耶隨戒以今後勿復言爾時上聲色甚厲
嗣昌頓首認罪後又言湖廣巡撫余應桂用將
官事既退嗣昌復上疏請罪因言應桂前任御
史曾參臣父先國家之急而後私仇等語未幾
而嗣昌援立應桂逮問其轉移之機甚秘甚捷
人不得而測之也
時大星示變皇上於宮中齋沐祈禱素服減膳并
諭各衙門俱角素修省楊嗣昌上疏畧曰臣聞

月食五星古今異變史不絕書然亦觀其時勢
主德何如今茲月食火星在於前月已酉納音
屬土律應中宮然有陰陽之分戊申陽宮主帝
座已酉陰宮主后妃其時寅卯適值熹廟成妃
發引內外文武百官祭奠郊外其所謂白衣之
會在宮已有其應陰無庸致疑一也當食之時
火星觸月在于上角不在中亦不在下臣愚謹
視明白無庸致疑二也又云臣稽于古月食熒
惑不為大災者蓋亦有之在漢光武建武二十

三年丁未三月月食火星其年無事明年匈奴
入部人立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事下公卿議
議者皆以為不可許五官中郎將耿國獨以為
宜如孝宣故事受之以率屬四夷帝從之明帝
永平二年己未十二月月食火星頻年無事皇
后馬氏馬援之女也德冠後宮嘗衣大練明帝
圖畫功臣二十八將于南宮雲臺又益以王常
李通竇融卓茂三十二人馬援以椒房之親抑
不顯焉唐憲宗元和七年壬辰正月月掩熒惑

其年田興以以魏博來歸李絳推心撫納結以
大恩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戊寅七月月掩熒
其明年興兵滅漢東篤遂征契丹連年兵敗宰
相張齊賢上疏以聖人舉事動出萬全必先本
後未安內養外之說進臣愚所聞如此給事中
何楷駁之畧曰孔子作春秋書災異不書事應
其言天道則不可得而聞今嗣昌縷縷援引出
何典據如探其立言本意則路人咸能指之矣
引漢武款塞故事欲借以伸市賞之說也引元

和宣慰故事欲借以伸招撫之說也引太平興
國連年兵敗故事欲借以伸不敢用兵之說也
其附會誠巧至於永平二年一條所述皇后馬
氏等語更不知其意所指斥安在有旨樞臣不
必深求嗣昌辯疏止云臣所引皆漢唐信史雲
臺圖畫獨抑椒房之親乃漢書盛事臣比類言
之而科臣以為指斥豈其昨年聖諭勦撫不知
厭足縱貪暴于京畿者科臣獨未之聞乎至于
市賞招撫不敢用兵之說則絕不辯蓋月召對

善戰上刑之說其機括已陰轉矣故虛虛實實
支吾了事至雲臺圖畫誠其不識其立意何居
也說者謂嗣昌爰立之樞要全在此然其邀聖
眷者不在此一疏而所謂用心于奧　之中者
可類推矣
四月二十八日上御中式門策試考選各官上自
定三等翰林給事御史其餘發部量授各官朱
天麟曾就義等爲翰林王調鼎涂必泓李嗣京

任濬張國忠高名衡等爲給事中御史而沈迅
張若麒在散數並授刑部主事惟蘇在先陞蘇
州同知成勇陞南京吏部主事俱已赴任不及
試復涂必泓爲戒勇稱屈奉旨成勇改南京御
史用
原任兩淮巡鹽張錫命男張抗疏鹽課存解甚明
事內云臣父丁艱後共貯庫銀二十一萬兩有
奇鋪歸何處接管按臣史堃並未言爲父代解
此二十一萬兩鋪歸何處疏入閣中詳擬一旨
以進及命下所擬嚴核等語俱行削去止批該

部知道就中機竅人不能知也後南京給事張
焜芳進疏補糾寺臣貪汚事內糾史堃侵盜鹽
課二十一萬兩又糾堃與中書汪機晝夜酣飲
女優侑酒都無官體臨行寄贓數十萬又糾堃
知於承祖家貲鉅萬乃因各計索銀萬金意猶
未足承祖避之南京抑鬱而死其子於道章可
証又言堃事發後密使幹僕賫金潛往書吏雕
承吾之家意圖毀改簿籍而來即以張抗原揭
附之疏入御筆批史堃着革提尋奉旨具奏史

堃鹽弊多　私狼籍比雕攬利大干法紀與
汪機俱着　職并雕承吾通着提解來京究
問是時焜芳有二疏一求改成勇爲科已奉旨
議處一即糾堃疏也史堃提革之旨特出宸裁
於是堃情翕然頌聖明獨斷云
其定巡按季棨疏監臣貪肆非常事分守太監陳
鎮夷貪婪暴虐官民寒心謹昧死特陳具狀獲
知識郭名揚先往保定迎接餽銀三百兩一到
任即題充旗而關通賄賂倚爲腹心邀聽請錢

兩主文本章批判盡出其手凡擅受田産小詞
盡批解究奸徒得志殷幅農栗因關把總何起
龍托旗鼓送銀二百兩求管關稅每日抽黃錢
二三十千不等單身人過亦索錢二十文怨聲
載道工食器用等項不許科派里甲非勅書所
載乎乃私用米豆發牌行唐　等縣買辦止各
發銀一百八十兩計各費過三百四十兩有賠
解富戶可問建造衙宇費過工料銀五百餘兩
復行趙州等處攤派有督工王省祭可查營兵

月餉應問易州餉司支領忽坐下眞定州縣本
色豆三千石草九萬束是額餉竟可混徵也營
兵每月餉銀二兩二錢乃每名扣除四錢七錢
不等五營官總送衙內至領兵上關每名該行
糧升半正給一升草每束折銀四分入已馬多
餓倒以致兵士憤恨槐樹舖逃去馬兵三百餘
名鎮城又逃去二百銀名仵付不知支糧如舊
至其縱兵爲盜也任文秀躍馬截劫于晉州箭
箠入骨當經馬保印等搜獲贓錢乃文秀不究

而赤馬牽入私厩矣王家遠司二等行劫官路
當經劉均文等人馬連獲乃偏聽千總王道新
曲辜而捕役反馬問徒罪矣撞門劫殺賈永先
家則有趙標莊應倫等將珠寶衣服對人誇張
而失主不敢告官矣劫殺郝三九拋井則有呂
世龍于武彙等被尸親認驢喊告而問官不敢
直指爲兵矣將官獻餽何一不從扣尅得來乃
令郭旗鼓向每營將官索要三千兩各先送過
五百兩獨火功營將王震仲素負氣骨不肯應

承終日提營中官役呵責仍央郭旗鼓解說送
銀爐銀如意各一件羅緞潞油各十匹馬一匹
贏一頭尙嫌不足又向龍固營守備白之崑指
查賣放撈河軍人要從重參處央郭旗鼓送銀
四百兩俱從東邊小門交張掌收入合軍皆知
更可異者查城上托張中軍傳意州縣一二等
各要謝薦儀二百兩且關防何事就中赫取卽
棄城一縣勒送銀壺二把金盤盞四副而曲陽
之牙殺一網收盡是爲何體恐意擯辱士類以

东威風舉人閒東井縛來處訊生員趙必達徑批黜退甚且控究之王相嫡兄被兵趙士宋王家士等奴役有案徑行提問城兵收營兇生下獄頗倒戮士是為何法尤可訝者近日輦固營總練報升當夜二鼓令郭旗鼓向張德昌講話約定銀三千兩題補前缺次日即與發本是大帥可以貨取也一疏拔擢三將領是樞部可以不設也不亦褻典制而辱劾章乎至如縱放張家掌等橫獷驛遞倍索乾折嗔怪井陘等縣供應不周凌辱正印典史驛丞動責數十猶其貪戾之餘波已若其接待有司真跼漫焉惜不遂意開口提參逼致生日餽獻銀鑄壽星鑪罰杯盤及綳緞等件充斥衙署有各衙門小報可據儼然自構軍門而勒送禮物嗟乎皇上有何負於內臣而敢舉朝廷之禮法網紀將士吏民一旦凌虐暴殄至於此極也秦晉司禮監查議具奏

時所遣內奄在在播惡不獨一陳鎮夷第他處撫按不敢直陳惟楨能據實入告耳後鎮夷訪楨在任廉謹無可指摘乃訐其虛妄定同知凌必正營私等情必正李同鄉也事下真定撫按查核具奏而彼此觀望推諉者三載至十四年其事始結楨與必正俱降三級調用

六月十八日上召對諸臣出題考試尋改楊嗣昌程國祥俱禮部尚書嗣昌仍管兵部事陞方逢年蔡國用俱禮部尚書范復粹禮部左侍郎俱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蓋嗣昌上所最注意

而國祥以房號國用以牙石若逢其年復粹則其倒及者也房號國祥時為房戶部尚書建議借公京貨居一季之租及京直會館守寓者亦出修理若干其初謂可得五十萬其後戚畹勳臣巨璫概從隱匿所得僅十三萬而已牙石者支列于崇文宣武兩大街之中以備駕出而除道者時皆修外羅城無從取石國用時為工部侍郎建議用之然用力甚艱工費甚浩得不償失也而二臣之受知皇上則由于此

武陵入閣到任儼然緋袍與江陵同說者謂江陵同說者謂大婚權從吉服武陵則何說之辭蓋其心已死久矣先文肅以四品少詹超入政府已屬異數後撫城以僉院黃縣以少卿亦俱從四品超擢尤足異云　始淵川以刑侍入撫城以僉都入說者謂廷尉中當亦有騰升而上者蓋三法司之驗也今黃縣果以理少入然徒佯食耳無關輕重也

時揆席既內外兼用銓選又從知推考入于是建議詞林亦得于別衙門升用故少詹紹賢升戶部侍郎倪祭酒元璐起兵部侍郎仍兼侍讀學士

司禮監視政府文書房視詞林詞林向來司禮掌印秉筆諸役皆從文書房入至今上而盡破舊規更改舊章此亦其一徵云

烈皇小識卷之五終

烈皇小識卷之六

丙子清騎闌入洪承疇盧象昇俱率師入援事平即命承疇總督薊遼象昇總督宣大至是上念流賊交訌從廷臣議以承疇專任關外升薊撫吳阿衡總督薊保象昇專任勦賊起升陳新甲總督宣大新甲亦守制家居武陵欲援以自解會推時即奉有不拘在籍丁艱之旨而後推及之少詹事黃道周連上三疏其一楊嗣昌不當奪情入閣其一言寧錦巡撫方一藻撫賞事與

上年俺答不同不得援爲口實其一言不當又奪情用陳新甲於宣大如無人肯往臣願任之時七月乙巳上召廷臣于平臺問道周曰朕聞無所爲而爲者謂之天理有所爲而爲者謂之人欲閣前疏適當枚卜不用之日果無所爲乎道周對曰天下止有義利臣心爲國家不爲功名自信其無所私上曰前月推陳新甲時何不言道周對曰時科道何楷林蘭友皆有疏二臣臣同鄉恐涉嫌疑耳上曰今遂無嫌乎道周對曰天下綱常邊疆大計失今不言後將無及臣所惜者綱常名教非私也上曰清雖美德不可倣自是惟伯夷爲聖之清若小廉曲謹是廉非清也道周對曰伯夷忠孝兩盡故孔子許其仁今楊嗣昌雖有小才然古者惟門庭之寇不得已而以吉禮從金革故有奪情之事今用嗣昌于本兵猶可藉口于金革近用嗣昌于政府則禮法之所不容天下未有不父其父而可稱爲子者未有不能孝於親忠於君者嗣昌出班奏

曰臣非生于空桑豈遂不知父母臣嘗再辭而明旨迫切道周學行人宗臣實企仰之近疏謂不如鄭鄭臣姊太息絕望鄭鄭杖母行同梟獍道周既不如鄭何言綱常也道周曰臣言文章不如鄭鄭非謂品行上怒曰此皆是矯辭飾說顯是朋比道周對曰衆惡必察臣何敢上曰孔子誅少正卯當時亦稱聞人唯行僻而堅言僞而辨不免孔子之誅道周對曰正卯欺世盜名臣無其心今日不盡言則臣負陛下今日陛下

殺臣則陛下負臣上怒曰臨讓書多年秩成佞耳道周對曰忠佞二字臣不敢不辯夫臣子在君父之前獨立敢言者爲佞畏在君父之前諂諛面諛者爲忠乎忠佞不分則邪正混淆何以致治上怒甚曰祖訓辯言亂政者當斬道周曰臣若有當斬之罪願就司寇聽陛下處分上曰原不專指佞但辯言亂政者按祖訓當斬隨諭道周且退上復面諭諸臣今後慎毋黨同伐異各恪修職業次日復頒諭申飭時修撰劉同升

趙士春合上疏論嗣昌奪情事與道周俱下部議處部覆降二級照舊御札道周票輕處同升士春票重處嗣昌懼上將復用道周也急募人黍之於是張若麒應募遂上擁戴不效怨望紛然疏入同升士春降三級道周降六級俱調外矣後嗣昌借邊警調若麒于兵部蓋酬之也

丁丑閏甲三人劉趙與陳之遴也初上奪情疏擬三人聯名之遴辭不預次年遴父祖荀以失事自盡遴以犯屬閑住則何如列名之爲愈也南海辭列名而得入綸扉之遴辭列名而終歸罷斥同一畏首畏尾而幸不幸有如此者

刑部主事張若麒擁戴不效怨望紛然疏略曰頃者皇上憂軫時艱不憚勞煩召對之後大布王言諄諄然以正人心息邪說爲治天下之大本原舉黨同伐異之隱情招權納賄之狡術無不見其肺肝直爲道破而關邪一義尤爲千古之聖帝名王所未嘗發一時之端人正士所不能

言直如日月當天妖狐莫遁謂宜大家洗心以副明旨何意諸臣之藐旨揑造奸言歸過皇上而無天無地無父無君至此極也以臣所聞數日以來天諭既頒羣黨藉藉或擲抄傳之邸報而怒視或引不倫之遠事而訛議通宵聚衆信口譏排未已也至有謂召對之日黃道周犯顏批鱗古今未有而皇上爲之聖明者至有道周堅求一死而皇上左顧言他始終無如何者至有謂聖諭注酒何故亦作對偶者甚至有謂聖

諭中邪說依經一段不出聖裁者紛紛攘攘日改月增要使古今未有之好語盡出自道周之口凡可以歸過皇上者無所不至譖倡之者助六藝以文奸言盡在假托道理以把持朝廷以顯行其呼朋引類之計于是記誦博者附之不博者亦附之甚至不辯菽麥墨汁全無者亦附之興爲怙權納賄之地而特聞皇上下項門之針遂大家喊叫謂老魔之赤幟既拔山魈之穢態難藏蝴騙不靈窮窒無幸遂至潑口橫加毫

無顧忌倘不亟示前日召對之語宜錄刊傳與新頒聖諭共爲日星之揭則皆公死黨實繁有徒或鼓煽以惑四方私記以疑後世致令朋串附勢之史臣徇私載筆皇上正人心息邪說一段治天下之大經大法且爲怨望者埋沒遮掩矣伏乞皇上始終爲世道人心計深思遠慮速賜施行雖備員末帙亦仰荷皇上生成之恩何忍畏具兜鋒雷同不言也

宋林希熙謂諸凡元祐名臣貶黜之制皆極其醜詆一日草制罷擲筆于地曰壞名節矣若麒此疏何以異是然使此疏出而總憲冢可以力致尚斷斷不可況區區一兵曹耶小人枉做小人千古同嘆

若麒與沈迅既授刑部不與諸司官齒本司缺郎中員外某署印奉差辭朝送印于迅迅大怒罵之擲還其印員外懼泣訴于堂委別司署焉若麒既出疏逐道周嗣昌已許調兵部久不得耗乃親詣職方郎中趙光抃促之次日諸臣畢集

揖嗣昌畢光抃出班請曰本司現有缺員間得老先生要調二人來嗣昌佯驚曰那有此事光抃曰昨日其人親到本司向郎中言老先生要調他並他同部姓沈者四司官俱在所共目擊可詢也嗣昌色變曰這等我要參他光抃唯唯而退

若麒沈迅既營求嗣昌量調有日矣適御史涂必溥疏言刑部所司者民命而人往往厭薄之是以十三司官強半皆鄉科任于偶有一甲科則

輒調刑部豈司民命者當專用不肖乎請自今
著爲令刑部官不許更調別部奉旨申儆若麒
横無所戢乃上平賦役節驛遞一疏謂鄉紳隱
匿賦役遺害小民以致民窮爲盖內有鄉紳豺
虎等語驛遞謂裁削勘合歲可得百五十萬銀
兩有旨水內鄉紳豺虎等語着據實回奏若麒
回奏指畫應會范良彥袁宏勳袁范皆地方所
最切齒而宏勳尤護持逆黨者有旨俱行撫按
逮問初麒之出疏也專爲同鄉侍郎高宏圖而

發及回奏即擬宏圖以人告或語以宏圖立朝
大節忤瑾去位萬萬不可指及麒不得已乃指
應會三人然麒之爲此實激于必泓之疏必泓
與楊廷麟同鄉同年咸謂塗疏楊實使之後張
沈與嗣昌比而修怨廷麟者禍亦烈矣
武清侯李誠銘慈聖內家也上在信邸時以緩急
開罪後借事繩之以法不少貸誠銘卒其子不
准承襲房產俱行入官內一女字嘉定伯周奎
之孫嘉定請命于后后諭云人當患難自無絕

婚之理可具小疏但取此女歸外慎毋令諸
戚輓合辭申請不允後慧王臨危親見慈聖
於空中上大悔悟即准其子襲爵房產祿米仍
舊額給焉
上初年崇奉天主教上海教中人也既入政府力
進天主之說將宮內供養諸銅佛像盡行毀碎
至是慧王病篤上臨視之王指九蓮菩薩像
現立空中歷數毀壞三寶之罪及苛求武清云
云言訖而薨上大驚懼極力挽回亦無及矣時

閣臣皆從外入素不諳文義上既痛悔前事特
頒諭內外有但願佛天祖宗知不願人知也等
句幾不成皇言矣宰相須用讀書人初年上曾
舉以諭諸閣臣者可勝三歎
京師天主教有二西人主之龍華民湯若望
也凡皈依其教者先問汝家有魔鬼否有則
取以來魔鬼即佛也天主殿前有青石幢一
大石池一其黨取佛像至即于幢上撞碎佛
頭及手足擲棄池中候聚集衆多然後設齋

邀諸徒黨架爐鼓火將諸佛像盡行銷化率以
爲常某年六月初一日復建此會方日正中碧
空無絲雲適當燄火衆共瞻視忽大雷一聲將
池中佛像及諸爐炭盡行攝去池內若掃不留
微塵衆皆汗流浹背咸合掌西脫念阿彌陀佛
自是遂絕此會

史菴疏劾類陷臣已極事內稱周汝諤升延綏
巡撫係太常寺卿許世盡說情奉旨史菴方在
究問何得濱陳奏內說情緣由還着許世盡回

唯嘉獎實具奏不許游移支飾先是史菴得提
問之報隨即赴京潛入韓城邸中連住三日乃
始投部上此疏後世盡回奏隱諱其辭但引陝
西巡按王俊相對之言爲証有旨着王俊實奏
及俊回奏則事已結案久矣遂奉姑不究之旨
然世盡實未嘗說情也

史菴下獄後又上直發朋黨奸貪之狀疏內云鹽
課規經內臣楊顯名徹底澄清查之後割沒清
楚足見臣之心跡而楊士聰之誣揑陷臣亦昭
然矣又云張焜芳乃內閣中書張炳芳之兄也
向來旨意露洩皆炳芳爲之即焜芳參臣及內
臣楊顯名亦特舉援有人布置關通有炳芳在
耳又言炳芳弟煒芳以長史謀陞同知包攬知
縣虞國鎮考選騙銀一萬三千兩托余伯和送
與科臣馮元飈八千兩令其把持臺省餘銀入
已三千伯和二千等云疏上數發改票後擬元
飈士聰俱革任煒芳炳芳俱革任提問復發再
票御筆批云此案不欲牽累乃止票炳芳俱革

職候訊伯和提問此疏實出黃應恩應恩素與
炳芳有嫌而較書一事又與士聰有隙故搆造
此疏以相陷也後士聰上罪與需餉正殷疏有
旨史菴事情該部速審具奏楊士聰不許再瀆
士聰再疏遂奉不得更端求勝之旨蓋史菴之
布置已周聖意亦潛移矣

時史菴既特內援復有韓城主之於外獄中連上
疏催審且請將楊士聰張焜芳令該部提去與
伊面質而淮鹽運使徐大儀與史菴同年相好

自奉行查之旨已先諭史書竭力彌縫不待堃
幹僕之來也惟交際六萬兩則不得而掩內監
楊顯名回奏事事出脫至交際一項則云臣不
能爲諱以故堃久稽獄中不得出竟憤恨以死
追堃死而事敗則實天爲之也
刑部主黃應恩招奉旨黃應恩哆口招搖實有事
欵何得聽其支飾盡爲開豁該司官殊屬縱狗
着回將語來仍一面嚴訊確擬具奏先是應恩

不部黨與甚盛部招搖諸欵舉不敢入止引洩
一品語律致奉此旨司官再問不得不入事欵
及贓應恩突出疏參之司官大懼乃上疏乞勅
三法司會問夫以罪犯而參司官與史堃請題
楊士聰張煜芳到部面質事雖不行而兩人之
虎視獄中可知矣後再擬上有旨黃應恩發附
近衛所充軍終身
刑部上田敬宗招奉旨周汝弼推撫情由竟未訖
明但憑飾抵僧蒙麻衛招已實又聽改口展辯
且田敬宗等違法濫受多贓僅擬配徒罷縱殊

甚通着研訊確擬具奏及再上擬田敬宗限近
田登第等邊衛各充軍終身贓追充餉有旨依
擬
十月清騎入犯薊昌總督吳阿衡與鎮守太監鄭
希詔稱壽已報清人入口矣猶堅留與鄭公飲
百杯取百鬻之慶飲畢醉不能師遂死于亂軍
中北兵盡入犯輔楊嗣昌上四事機宜疏請于
卿寺科道等官不拘常格推補臣部左右侍郎
其久推不至者候其到日于別衙填補未云職

方一司系冗已極特設協理員外分任其勞而
余爵蒞任無期請以武選主事孫嘉績升補而
武選車駕主事漆嘉祉等音訊杳然請敕下吏
部遴選別部有才望者速行調補次日吏部題
補沈迅調武選張若麒調車駕而所云久推不
至者吳甡惠世揚也
十一月初八日召對初無詞林而調林暈集有內
奄奏之乃俱召入給事中范淑泰奏今　臨城
尚無定議不知是要欵要戰上曰那個要欵淑

泰奏外邊皆有此議論泰又奏凡涉邊事邸報一概不敢抄傳滿城人皆以邊事爲諱上曰凡關係機密的不許抄傳若行間塘報如何一概不許抄傳蓋是時武陵私謀欵局實併塘報一切禁止自是長安始敢言邊事矣是日召對意在憂餉大理寺丞戈允禮倡言借貸欲括城中富人金錢淑泰奏兵事要在行法今法不行而憂餉即天雨粟地湧金何益於事上曰朝廷何嘗不欲行而微窺聖意若有所躊躇而不能決

者先是楊廷麟疏論武陵及高起潛武陵特題改兵部前往盧象昇軍前贊畫是日已謝恩辭朝故不預而欵市之議武陵力請于上上許之矣武陵特遣使入 營竟得嫂書乃止

時各道勤王兵至宣大總督盧象昇至都城下與武陵昌言朝端邪正不分寇虜何時得靖且云權臣在內邊臣豈能成功武陵云若如此說老先生尚方劍當先從學生用起不樂而罷時

越都城西掠破高陽舊樞輔孫承宗合門死難破吳橋縣知縣劉業躪迎降遂南掠至山東象昇南下逐之坐營副總兵李某請虛札營于李家口戒慎母動動必敗 非流賊比也而李自帥師逆 已奏捷矣盧聞捷遽勒兵而前遇 兵丁賈村全軍陷沒事聞上以督臣陣亡坐營不行策應逮問論斬邊將祖寬素以懦

直得罪當事與李俱逮問大辟入咸寃之武陵題楊廷麟之贊畫也實欲假手于 兵殺盧未出師之前遣廷麟至真定與陝撫孫傳庭議事不及于難及敗衂報至武陵首先問曰楊翰林死未報者止知贊畫不知翰林爲誰武陵乃再問曰楊贊畫死未報者答以已先奉差不在營中武陵爲不豫者久之嗚呼此卽曹觸殺禰衡之故智究竟廷麟不死于陣而武陵竟死于賊孰謂無天道乎

時畿內州縣 兵所至輒陷兵部主事沈迅上疏條陳邊務一云州縣無重臣彈壓故 兵所至不能堵禦請與定州蠡縣廣平河間各添設兵

備一員一云以天下僧人配天下尼姑編入里甲三丁抽一朝夕訓練可得精兵數十萬其餘條陳別事甚多武陵具覆盛稱迅言之可用非止一端而畿南添設兵備尤爲救時碩畫目請改迅科員用有旨沈迅作改兵科給事中作速到任管事監迅時結大璫卞希孔爲粵援故武陵應之于外如桴鼓遂取特旨如寄

沈迅授科後即疏薦張緒彥等爲兵科都給事中奉旨張緒彥着改任先是姚思孝既斥屢推未

用部議燿復不果至是迅薦五人首緒彥次任濬黃奇遇涂必泓張君麟而所重者君麟也其薦語有云廉則眞廉敏則眞敏又云其所上平賦役節驛遞二疏皆能言人所不能言云云而不意上竟默用緒彥也緒彥到任既疏參武陵又因召對及之武陵語人曰沈宙泉到底還不老成如此看來不若從部議用徐夢我或能相爲也不見得夫朝廷用一人一手握定惟意所欲與既與而又悔之武陵之橫至此哉

是年正月張獻忠假官軍旗號竄襄南陽屯于南關左良玉追及之兩馬相望一箭中其肩一箭中其指于馬靶獻忠倉惶良玉舉刀劈其面血流被甲部下孫可望直前大關獻忠乃得脫逃至麻城良玉進勦獻兩日夜馳七百里至穀城營于王家河夜襲穀城破之出示安民云本營志在匡亂已逐闖兵遠遁本營今釋甲歸朝爾百姓無恐遂拘耆老具揭遣孫可望重賄熊文燦

內有西碧玉二方長尺餘又徑寸珠二枚文燦遂一力担當撫之獻忠所部不滿萬人乞餉十萬人又乞襄陽府屯軍文燦遷延不能應獻忠遂據守穀城分屯羣盜于四郊二月左良玉至襄陽與巡按林鳴球巡道王瑞梅欲誘獻忠來見殺之文燦曰殺降不祥力恃不可獻忠恃文燦爲援益無忌穀城諸生徐以顯一見如故教以孫吳兵法私練士卒鑄造兵器雖婦皆知其必反

二月李自成陷蒼溪時川中諸道兵嚴守險要賊
坐困乏食賀人龍以弱卒誘而設伏于梓潼自
成逐弱卒卒走伏發殺賊數千級幾獲之自成
率殘賊走溪南擬入湖廣依張獻忠不許至竹
溪獻忠謀殺之自成獨乘驟馳百里走商雒至
浙川老回回營臥疾半年餘老回回授以數百
人仍然入陝西剽掠
六月逮湖廣巡撫俞應桂以方孔照代之以戴東
撫治鄖陽

八月賊曹操會羣賊過天星托天王整齊王小秦
王混世王整十萬革里眼于陝州遂南走內鄉
浙川犯襄陽九月熊文燦遣副總兵龍在田等
邀擊革里眼射塌天于雙溝大敗之老回回等
俱東走棗陽官軍追逐數十里斬首六千餘級
羣賊披靡四竄獨曹操仍留內浙山中十月陝
西巡撫孫傳庭師入衛諸將先後出潼關曹
操謂爲勦已也走均州叩太和山提督太監李
維政乞撫維政爲言於文燦文燦乃檄止諸軍
曹操九營皆就撫文燦爲具疏請貸其罪令諸
將宴之于迎恩寺授官游擊將軍供億甚備曹
操者羅汝才也汝才既受撫分屯羣賊于房竹
諸縣文燦令散窄從諸衆簡選驍壯從征立功
汝才不聽自言不願受署爲官并不願食餉願
爲百姓耕種文燦一切羈縻之與張獻忠遥爲
聲援奪民禾而食不奉縣官治
十二月已卯正月 兵陷濟州王遇害巡按宋學
朱布按道府張秉文翁鴻業苟好善推官陸燦

等或死或逃報至舉朝震恐先是沈迅條陳有
東撫不許離德州一步之語張若麒力持職方
司爲之案呈武陵即擬具覆東撫顏繼祖認定
信地僉謂 兵無越德而南之理至是 兵由
東昌而東南渡河破江縣夏津直趨濟南濟南
精兵既盡在德州城中無備當事又無方畧民
潰遂陷德州聞省城陷兵心恇擾鼓譟挾餉幾
至大變繼祖懼即以數千金塞其望而兵遂不
可用繼祖具疏待罪申言原派不許離德之語

武陵特出疏力排其說　兵退繼祖與順天巡撫陳祖苞保定巡撫張其平總兵祖寬太監鄧希詔俱遠下獄大學士劉宇亮罷時　兵縱橫燕齊間宇亮自請督師與陳新甲並轡而南各鎮勒王兵皆屬焉時將卒皆視　兵所向以爲趨避惟蹂踐居民以爲事綿竹至安平偵者報　兵大至卒相顧無人色相擬圍趨晉州以避之知州陳宏緒堅閉城門不聽入而城中士民亦　血而誓不得延入一　兵綿竹大慙傳令

箭急開門以納師否者以軍法從事宏緒復請督師之來欲勦　兵也今　兵且至正督師建功之會奈何急欲入城若芻糧不繼州官罪也若欲入城不敢聽命綿竹遂疏劾之有旨逮問晉州士民詣闕訟寃願以身代州官死者千餘人宏緒乃得輕降四級調用上始疑綿竹不能禦衆徒擾民矣

時行間大帥俱尾　兵之後不敢擊亦不能擊綿竹具疏言之其未帶叅劉光祚韓城與武陵謀欲因此事去綿竹乃票光祚軍前正法旨到之曰諸大帥俱分道前去并光祚亦不在軍前況綿竹之叅光祚者原不至死適會有武清之捷綿竹乃置光祚于武清縣獄而復請之并上武清捷音於是奉旨倏奏倏叙殊屬乖謬着九卿科道看議綿竹具疏引罪言乖則乖矣藐則萬萬不敢蓋兩人明知聖旨往還之間必致參差必不能正法而逐綿竹知計行矣部覆綿竹冠帶閑住陳啓新言看重議輕沈迅言明旨森嚴

考功之發未盡於是部議革職爲民韓城票旨仍候事平另議蓋乎此案韓城與武陵主謀排擠搆陷甚巧故明旨止言看議而加以議處附之者猶以爲未足也啓新不足道彼沈迅者由武陵薦用而顯然出力爲武陵排斥異已誠不識世間廉恥爲何物矣究之五案定而綿竹奉旨免議上亦知其無大罪也彼韓城者獨何心哉

上傳任丘清苑涞水遷安大城定興縣知縣白瑩

元等貪酷縱肆俱着革職提問撫按官不行糾劾溺職殊甚近畿如此遠地可知着部院申飭慧元令任工瑞某任工人也邀慧元飲酒半盡陳諸寶玩以供鑒賞慧元曰我有至寶大異于是瑞問何寶慧元笑不應瑞固問之慧元曰我腰下有至寶耳瑞默然遂羅織其事欵人告又慮人議其修私怨也并羅及清苑等縣慧元罷而新知縣李仲熊倒莅任　兵

死之

山東巡撫缺東省諸人公討泰州兵備鄭二陽蓋二陽于疏賊南犯時城守著勞者也往例本省撫道缺本省鄉紳向部公討此相沿舊習間亦有爲私者至是沈迅獨糾太僕寺少卿王萬象私討巡撫以修舊怨遂奉把持亂政之旨萬象大懼回話之辭甚遜然實無私討情獘乃得旨冠帶閑住而沈勢益張後迅與若麒共言于吏部用永平兵備劉景曜巡撫山東自是山東諸事皆由二人握定矣若麒又引其兄若獬爲吏部而以假咨離任事敗則又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也

文武官品服色祖制既定奉行已久惟是武弁概服獅子上至是重行申飭武弁三四品俱炤制服虎豹至內奄從無定式蓋直攢之洒掃服役之末祖制良有深意雖太監極品止于正四品間有賜蟒玉者亦後來之濫觴非祖制也至是

上命取山海經以進採取各種獸名另定服色以天縣爲極品說者謂天子左右環列罷獸蓋不祥也

上又將內庫歷朝諸銅器盡發寶源局鑄錢內有三年代及宣德年間物製造精巧絕倫商人不忍舊器毀棄每稱千觔願納銅二千觔監督主事某不可謂古器雖毀棄可惜我何敢私爲輕重商人謂宣銅下爐尚存其質至三代間物則質清輕之極下爐後惟有青烟一縷爾此則誰認其咎監督謂聖性猶疑甚重若如公言必增

聖欵如三代物不便下爐則有監督內官公同
驗視罪不在我于是古器毀棄殆盡
凡遇新天子嗣位另造琴百張每張價五百金此
相沿舊例其事則御用監司之眞金嵌玉軫也
然有音無文王令上以無文爲嫌欲更製琴曲
而莫有能應者從父適以竭選入都中書楊崇
善係長洲籍稱同鄉創邀至其家爲製譜以進
韻義咸備上閱之稱善從父已就選州二矣奉
旨文震亨着改授中書舍人武英殿供事

上御極後周皇后正位中宮復選東宮田妃西宮
袁妃而田最有寵其父田宏遇亦最橫后父周
奎次之袁父則兢兢自守不預外事上每戒諭
外戚必三人同召一日復召袁語二人學生不
敏奉陪多次矣今後還求兩先生包容免賜提
挈周田不能應皆有慙色
瑨某與小襄城及秀水諸人善瑨有母稱壽秀水
抗諸同人往賀甫登其堂則瑨母已巍然端坐
瑨侍其旁曰太太年老不能行禮小弟代爲答
拜即先下拜秀水輩相顧錯愕不得已頓首再
拜而起嗚呼比之匪人不亦傷乎守孰爲大守
身爲大雖一舉足間可不慎乎特書之以爲戒
七月戮失事諸臣于市保定巡撫張其平山東巡
撫顏繼祖總兵祖寬太監鄧希詔臨刑肆口詆
上極其無狀問者咸爲髮指而順天巡撫陳祖
苞預服毒自盡獄中恩縣知縣王應元等亦以
失守被刑劉業嶸以迎降故召謀叛律決不待
時妻子入官爲奴家產籍沒父母兄弟流二千

里安置而祖苞子編修之遵繼祖弟監事光祖
俱以犯屬罷斥先是顏抵東撫任後連疏參劾
前撫李懋芳至於逮問衆論咸不直之至是以
失事服法所謂還中以機者乎
淸兵既退升陝西巡撫孫傳庭爲薊保總督傳庭
佯稱耳聾不能任事有旨責其托病規卸逮繫
下獄順天巡撫楊一儁以扶同欺隱亦被逮
時繼竹遵賢相繼罷去復當枚卜上默用黃閣姚
明恭費縣張四知滑縣魏炤乘三人俱入閣辦

事

八月庶吉士鄭鄤凌遲處死先是鄭鄤下獄衛帥吳孟明謂按律忤逆惟父母告乃坐今鄭父母皆以其事又遠在數十年之前不可究竟烏程乃以特授科道爲餌如陳啓新例于是同里中書許燦應募上疏証其杖母并及姦妹姦媳等事行嚴旨切責吳孟明不能治獄者革任回衛至是獄具遂磔于市科道各官以不行糾發一概議處俱降級有差孟明奉譴後上疏言鄭鄤

一世遠人以皇上必欲立置重典以風示天下近常州有錢霖父子戕殺之事遠近駭聞許燦既伏義發憤何舍目前之錢霖而追已往之鄭鄤有旨逮錢霖同其子尚賓赴京駁審蓋尚賓以祖尚書蔭官應天通判霖係庶子舉人相爭一侍女遂揮刃刺其父中腋業已輸重賄求和矣而刀瘡儼然無計可掩遂至中途止德州宿假寓草巷夜半縱火焚其巷預藏一尸于灰燼中遂以尚賓失火被焚朦朧入告旨下地方官查明武進知縣馬嘉楫以入覲行知府陳瑄申結稱尚賓委係焚死復奏而尚賓竟逃入太湖中馬嘉楫物色得之因尚賓家奴歸取盤費遂執其奴爲導引掩而取之申解撫按轉詳法司尚賓決不待時錢霖遣戍陳瑄爲民然馬之爲此亦非能伏義也向以刻薄殘忍見譏于陳故爲此舉以傾陳而洩私恨也陳爲壬戌進士簽仕合肥知縣崔呈秀巡按淮陽時首薦呈秀敗陳投誠至戚蔡奕琛得以考察薄罰歷升今

官與馬不相能馬在任唯趨事要津視監司郡郎蔑如也曾以事處鄉紳鄒忠允過當朱大典鄒門人也適來督撫鳳陽鄒持往控訴朱爲具疏參馬馬知之急挽許曰臣求解許曾巡撫山西朱其屬吏也許竭力調停事得中寢未幾許棄世遺孤幼弱馬視之如陌路陳以此薄其爲人每以刻薄殘忍目之馬故恨之刺骨云

中書朱紳相國國楨子也崑山朱大受爲湖州知府與紳相惡紳特疏參之衆議以鄉紳參地方

宜不可爲訓且紳文任子咸不直之紳文不達
連章疊上第四疏奉旨廷杖遂斃杖下
一之初即位也編修江閒鎮疏參順慶知府楊呈
秀有旨革職提問閒鎮四川南充人爲楊部民
衆論亦不與之已已內計閒鎮例轉福建右參
議
崇禎庚辰上於宮中符召天將宮中每年或召仙或召
將叩以來歲事無弗應者以前一召即至至是
召久之至良久帝下臨乩批云天將皆已降生

人間無可應召者上再拜叩問天將降生意欲
何爲尚有未降生者否乩批云惟漢壽亭侯受
明深恩不肯下降餘無在者批畢寂然再叩不
應矣
各省俱有督糧道江南則以兵備兼理崇禎元年
冬崇明營兵欲糧知府王時和勒捐不發遂鼓
譟巡撫曹文衡咨爲守者處死時和劾罷因請
于朝欲特設一道臣專理四府錢糧如布政事
例吏部不達其意題准設四府督糧道專理漕

糧既非具疏本意而增一官即增種種費徒厲
民耳
時流賊充斥靳貴問應撫當移鎮安慶以防侵軼
四府紳文謂江南重地不可無大臣彈壓於
是部題添設安慶巡撫以安慶兵備史可法爲
之復設漏沅巡撫以河南布政陳睿謨爲之是
年二月左良玉大敗河南賊飛山虎劉國能于
許州國能降老回回既東奔復糾革里眼射塌

天等合于混十萬分掠信陽光山　河南巡撫
常道立削籍以李仙風代之逮總兵張任學辛
卯左良玉擊射塌天老回回混十萬于河南之
鎮城大破之射塌天乞撫仍運營百里奪民二
麥以自給良玉遣人諭止之不聽戊申良玉率
副將陳永福金聲桓等壓賊壘而軍賊倉卒接
戰官兵奮擊斬首二千七百賊退保山陝良玉
遣降將劉國能招之庚戌射塌天率其衆四千
詣內鄉降于良玉塌天即李萬慶也良玉爲言
於熊文燦文燦署國能萬慶皆爲游擊將軍革

里眼等走商城

六月張獻忠牲札敕城知縣阮之鈿撫勿調護士民賴之至今春叛形顯著左貝王請乘其未備討之文燦不可至是果叛之鈿懸血書絕命詞于襟仰藥死貝王發兵進討熊文燦故張露其事且強留左貝王飲餞稽延旬日俾獻忠得預爲備獻忠乃得從容運器甲資糧入房山署已定文燦始令進兵貝王怒曰督臺縱虎負嵎使我撲之不去必以逗遛罪我令旗至即冒暑進

討獻忠設伏于羅喉山貝王兵度險入伏中賊四合圍之貝王全軍盡沒并火其符印催收殘兵百人逃歸遂列文燦事于朝樞輔楊嗣昌具疏劾之有旨文燦逮問貝王革職殺賊自贖後文燦逮至戮尸西市嗣昌方以議款不就無以仰副聖眷而文燦又嗣昌所舉也乃請勦自効上爲賜宴賜坐復賦詩以寵其行御詩曰鹽梅今日作干城上將新開細柳營一掃氛祲從此詔還期教養遂民生所以寵之者至矣嗣昌謝恩舉至武昌申明軍令見貝王部下多降附可倚以辦賊特疏請于朝拜貝王爲平賊將軍升永州推官萬元吉爲監軍僉事

十月老回回革里眼左金王等合二萬人分屯英霍潛太諸山犯安慶桐城等處遣將黃得功川將杜先春屢戰却之

十三年庚辰正月大計羣吏湖州知府朱大受屢爲朱紳所劾特行賄于吏科都給事中阮震亨以祈免爲屬役所獲并緝臨江知府胡永清等

營賄事狀于是震亨等俱下鎮撫司究問

二月會試天下士命大學士薛國觀蔡國用爲考試官取中教諭楊瑗芳等三百名

韓城金銘皆以外僚入閣從無文采楊瑗芳係揭揚教諭而以歷榜此三百年所無者楊卷在某房中同考編修顧四維見之曰會元在是矣徐簡討沂取文閱之曰此必苗猺先生也不然必是老貢生及拆號頂榜果係敎諭合堂愕然韓城僉首無言吏停筆俟命韓

城疇躋艮欠仍舊川楊

三月廷試策士賜魏藻德葛世振高爾儼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又廷授顧渾等吏部給事中御史等官

是日上召對賀進呈者四十八人於文華殿上問邊隅多警何以報仇雪恥魏藻德對曰以臣所見使大小諸臣皆知所恥則功業自建孔子論政則曰知恥近乎勇論士則曰行已有恥孟子亦曰一人橫行于天下武王恥之故勾踐豢

馬以沼吳燕昭式蛙而滅齊皆知恥之明效也

因白列戊寅通州城守功狀上心識之授為第一而周正儒宣國柱五人特授給事中吳邦臣魏景琦等五人特授御史顧渾特授吏部主事田有年盧若騰錢志騶陳繼等特授兵部主事時韓城擬無錫鄒式金為第二上抑置二甲楊

夔芳抑置三甲韓城始大望眷矣

六月大學士薛國觀免韓城慢性成敢作敢為既與武陵比而擠去綿竹遂正首揆益無忌憚凡

閣中有所票擬中書匈于外庭傳示消息已成定例矣亟趨韓城信任私人王陛彥而怒老中書周國興鄒餘洪不為用特提溷旨事參之兩人皆廷杖幾杖下兩中書家皆密緘韓城納賄事件以報東廠又上召對時曾語及朝臣貪婪韓城曰使廠衛得入朝臣何敢言是東廠大監王化民在側汗流浹背子是專偵其陰事而史

薳所奩多金為布置地者皆入韓城之寓適史薳死周楊二家力懇薳家人詣廠出首東廠即以上聞有旨下錦衣衛嚴究于是錦衣衛提韓城楊馬二長班鞫問供吐過付之賄甚詳而韓城一疏再疏則云楊士總之參史薳別有緣故又云史薳曾參黨人袁崇煥等為黨人所忌故乘其丁艱而參之云夫身在事中又恐聖怒方赫不辨已之受賄而亟辨史薳受參之故則真悍真愚矣有旨着五府九卿議處已而議處木上有旨薛國觀着冠帶閑住中書王陛彥着革了職刑部提問

韓城等既去復當枚卜上照用德州謝陞井研陳
演先是田唯嘉罷斥陞南京右都御史王欽鄰
爲吏部尚書欽鄰遷延半年不至奉旨詰責欽
鄰調用而特召謝陞爲吏部尚書至是陞以原
官演以禮部侍郎俱入閣辦事渭縣曾出德州
之門具疏讓位於是德州位列渭縣之前
十月行刑御勾決囚十二人原任徐淮中河郎中
胡璉預焉胡璉雲南人戊辰進士前年以黃河

衝犯泗陵與河道總督劉榮嗣同逮運河者專
以運漕艘而黃河則兼護陵寢設有通患張湫
徐淮儀眞四河道復南旺夏鎮二泉閘皆以工
部郎主之三年一小挑五年一大挑實有編額
慮最悉也而徐淮尤稱險要時設打淇之役神
廟中葉改濟洛馬湖漕艘盡由宿遷收口不復
走淇而徐淮始事護陵寢矣承平日久惟俟春
夏水潦漲發足以際滿事凡大挑小挑之費俱
入上下私囊主是黃河連年衝決直犯泗陵總
督朱光祚周嗣興榮嗣皆被逮朱劉皆斃于獄
周後以宜興力庇免死遣戍
逮薛國觀至京賜死先是韓城出都資重過灤川
車至數百輛東廠隨具事件密奏聖心溫怒而
史孫嘉績之貶衛招甚明給事中袁懋復疏劾
其納賄諸事與通政刑部右侍郎蔡奕琛左副
都御史葉有聲并及吏部尚書傅永淳侍郎林
棟隆有旨奕琛有聲革職提問永淳棟隆閑住
而私入王陛彥雖已下獄尚未成招至是特旨
王陛彥着即會官斬決凡招具或斬或絞招內

已定奉旨止云即會官處決今陛彥招未具裁
自聖斷故云斬決此旨從來所未有也陛彥決
而韓城復逮逮至候命私寓而勑下令自盡之
命下時韓城已卧家人報錦衣賫詔至韓城驚
然曰我死必矣倉卒覓小帽不得取蒼頭帽覆
之宣詔畢頓首不能出聲自盡後衛帥驗視回
奏次日始奉旨准取殮蓋懸梁者兩晝夜眞從
來未有之慘矣
東閣五閣夾爲前後十閣前中一閣供先聖

位爲諸輔分本公叙之所閣輔第五員以下則俱居後房雖白晝亦秉燭票擬簿城當國特鑿一牖復開門構數椽以通日色說者謂破壞風水故首膺此禍雖然簿城卽不破壞風水能免此禍哉

是年二月左良玉進勦張獻忠獻忠出戰墮馬幾被擒復逸去逃入瑪瑙山中良玉令降將劉國能圍之獻忠食盡分賊四出抄掠不得者歸盡殺之其未歸者懼殺諸軍門降良玉因令國能將之前行僞稱糧至獻忠開營延入國能乘不意縱火大戰盡殲其營壘斬首萬餘級擒其妻孥及賊黨徐以顯潘應徵等獻忠批簽從巖澗逃去捷聞賜楊嗣昌斗牛服是役也獻忠精銳俱盡止存千餘騎走入興安平利山中良玉進圍之連營百里糧險圍而不攻獻忠因得以收散亡養病僞孽往往歸之勢復振而羅汝才過天星等賊復盡入川嗣昌駐襄陽會師合勦以興安一路失期斬其監軍副使殷太白復疏

參四川巡撫邵捷春不行堵禦捷春逮問五月賊羅汝　才等陷四川大昌犯夔州石柱女帥秦良玉統兵來援監軍高元吉率舟師由巫山上三峽賊十二哨過夔門魚貫而進羅汝才爲殿官兵遙望不敢擊賊循河南而行欲渡川西元吉左良玉賀人龍等皆會于夔州羅過諸賊自夔州山後抄掠官兵分扼諸隘賊掠無所得副將羅于棻擊過天星于鄭山寨敗之過天星以百騎走羣賊既困謀奪夾山西奔賀人龍

會四川總兵鄭嘉棟湖廣副總兵張應元汪雲鳳陝西副總兵李國奇之師赴之賊以奇兵攻夾山寨入龍等率諸軍奮呼直入賊陣斷賊爲二賊騎陷泥淖不得馳而川兵奔跳澗谷如猿猱賊潰自相騰踐斬首千七百餘生擒自來虎等七十一人賊退屯羊橋四出抄掠石柱土司邀之于馬家寨斬首六百又追敗之于部馬壩斬賊首東山虎庚子賊屯譚家坪南北兩山山頭張幕魚鱗相接督官兵分道並進南山賊拔

寨先走北山賊魄下直擊官軍官軍力戰賊退守山嶺官軍分兵繞山後而上前後齊發賊披靡竄走澗谷諸將皆下馬緣山逐賊追奔四十里斬首千二百級賊奔迎仙寺嶺癸卯三省官兵合擊賊于嶺上賊營大亂斬首千餘級泰良玉等維汝才大纛擒其老營隊副塌天賊突圍遁走七箐坎入于乾溪丙午羅過諸賊犯夔州下關城謀歸湖廣以闊塘水漲不得渡總兵嘉棟副總兵應元雲鳳自雲陽出邀其前監軍元

吉副將人龍等間道疾走尖山以截之夔城山溪險隘炎暑毒人賊人馬俱病汝才小秦王上天王混世王一連鷹五營走雲陽尖山塌過天索關索二營走雲陽水碓口期同會于開寧戊甲人龍等追賊至七箐坎賊簡其銳爲殿以挑官軍潛以老營先走人龍擊殿後賊破之長驅攔其中堅賊大敗追至馬溺溪壓賊壘而軍六月辛亥昧爽人龍等前薄賊營三路並進大呼騰躍而上賊驚潰官軍逐之斬首千二百人俘六百人赦其俘一桿鎗自來虎伍林三人隸焉前鋒壬子官兵躡賊而前虎賊必設伏以相邀參軍李仲興高光榮勒輕騎先往人龍國奇潛以大兵繼之二將入隘賊伏起兩山間圍之數重二將戰方酣人龍國奇麾兵並進聲動山谷圍中亦譟呼以應之賊圍開四潰斬首五百餘級生擒賊渠掠山虎等十六人汝才東走大寧之小嶺官兵控之于夔東已卯過天星關索走開縣屯南壩知汝才東竄而官兵漸迫因北走

丁巳鄭嘉棟率諸將追擊賊于觀音山逐北二十里至于臨江斬首二百餘級張應元窮追至寶山遇賊百餘騎擊賊二十餘騎餘皆大呼釋甲賊首托天王請降托天王卽常國安也應元止兵裂帛作書令國安所部抓地虎往諭過天星過天星曰必托天王身至爲信乃降庚申賊首高守達率麾下二百騎來奔過天星逐之邀去百餘騎來歸者七十五騎皆關西健兒辛酉過天星西走官兵拔營逐之至新寧西關外賊

騎三千不戰而走高守達率其健兒當先陷陣賊大亂馬竄禾黍中驚踶相騰踐官兵蠭而射之斬首千七百餘級擒賊首流金鎚金狗兒過關二賊東奔達州張應元等追逼之丁卯常國安前驅遇賊官兵並進斬首三百餘級奪其營賊奔袁壩驛設伏溝澗中戊辰應元等前驅搏戰令高世達常國安統谷中出擣其脇賊伏發方接戰國安世達突出大呼擊賊賊驚墮山澗中者無算斬首九百餘級生擒滾地狼等十七

人降其管隊可天虎等四十人庚午賊自袁壩東走開縣諸將分營出戰鄭嘉棟將中軍羅于萃將左軍降將楊旭將右軍戰于城下賊大敗走大昌

張獻忠自興房走白羊山入巫山間川兵躡之益西入深谷中掩旗息鼓若無人參將曹進功率兵入山偵賊不見一人而歸初楊嗣昌以左良玉跋涉難制而賀人龍所將關兵號專善戰屢

殺賊有功請以人龍代良玉佩將軍印既而良玉奏瑪瑙山之捷度未可動復奏留左良玉以印如故別加人龍總兵銜須　後命人龍縣聞大將之信踴躍動三軍既而報寢殊快快良玉知其故意亦懷恨嘗獻忠之竄伏興房山中也所存千餘騎耳勦之可立盡乃良玉以奪懷慚人龍復以歸印觖望遂互相推諉不復深入以致獻忠復熾皆嗣昌失二帥之心所致也

過天星素與張獻忠有郤聞羅張既合遂詣嗣昌乞降嗣昌令良玉撫其衆七千人簡其精銳隸

良玉軍中安其老弱于鄖西以降將掃地王李請隸監軍萬元吉標下過天星即惠登相也七月羅汝才小秦王上天王混世王一連應麾大寧元吉遣遊擊劉正國降將伍林招之先是汝才與金翅鵬不相能金翅鵬嘗懼為所併至是小秦王金翅鵬相率降于嗣昌汝才遂殺劉正國伍林東走巫山良玉分兵屯房竹間汝才屢敗黨羽多降勢益孤獻忠時在巫山汝才往會之謀渡川西走諸將賀人龍李國奇張應元汪

雲鳳張奏凱等合兵擊之應元雲鳳屯于夔之
土地嶺待入龍兵三檄不至癸亥入龍兵譟而
西歸獻忠知官無後繼悉銳來攻而應元雲鳳
所將湖廣兵三千皆新募未經行陣賊驟至二
將簡銳卒千人搏戰晨至日中未決賊分兵繞
後山而下突衝營中守營新兵皆譁賊乘之前
後皆闒二將殊死鬬應元中流矢奮擊突圍出
賊方渡也霧河應元赴河上燃礮擊殺一賊帥
衣緋者賊不得渡雲鳳苦戰久得脫渴甚飲水

斗餘吼血凝臆而卒時張羅新台嗣昌命金翅
鵬部下飛上天入羅汝才營招之汝才逡巡不
決獻忠懼汝才之再降也日說汝才曰楊閣部
已佯過天星獻閿下矣爾慎自爲謀元吉請檄
左良玉撤惠登相玉陣前招汝才必來嗣昌不
聽汝才遂不果降已丑嗣昌屯巫山遣人至闕
索營中招之先是闕索屢敗伏深山中過天星
降益懼遂與其黨王光恩號小秦王楊光甫號
一連鷹等詣嗣昌軍前頓首涕泣請死罪嗣昌
撫慰之給以金幣所部三千人嗣昌簡其精銳
赴軍前殺賊羅汝才之入川也凡九股整十萬
掃地王小秦王金翅鵬托天王過天星闕索惟
羅張相抗其七相繼俱降矣嗣昌飛章上聞叙
賞文武將吏有差

九月官兵大敗李自成于函谷自成奔漢南李國
奇等蹙之于北左良玉扼武關以南初諸將圍
自成有函山中分守要害合圍甚密將坐斃之
嗣昌曰圍師必缺不若空武關一路待其走而

擊之可立盡也自成令軍中盡殺所掠婦女同
養子李雙喜乘隙率五百騎突圍而出諸將不
能禦遂自武關逃入鄖陽時河南大饑饑民所
在爲盜自成乃至鄖楊走伊雒饑民從者數萬
圍永寧陷之殺萬安采鑛再陷宜陽勢復大振
是日張羅二賊陷大昌進屯夔州山北時賊行營
輜重婦女甚重衆官兵多觀望不前但尾賊後
所至關隘守將多遠遁遂長驅趨達州十月壬
戌賊渡河入巴西陷劒州甲子過劒閣由廣元

走陽平關從間道出百丈山將入漢中總兵趙
光遠守陽平甚嚴賀人龍李國奇復整旆而東
賊乃踰昭化走西川丙寅川兵迎賊于劒州敗
績賊縛四將去降將掃地王張一川擊賊于梓
潼被擒賊擄之元吉請鄖其妻子於夷陵
十一月庚辰嗣昌元吉大饗將士於保寧以諸軍
進止止不一立大帥以統之以總兵猛如虎爲
正張應元爲副癸未發保寧趨綿州癸卯賊知
大兵至走江內乙巳猛如虎選驍騎逐賊元吉

應元屯兵安岳城下以遏賊歸路十二月辛亥
賊南陷瀘州瀘州三面皆陡絕臨江止石立站
一路可北走賊既走絕地元吉謀以大兵自南
搗其老營伏兵旁塞險要蹙賊北走永州逆而
擊之可盡殲也乙卯元吉等至石立站賊賊先
移渡南溪官兵隔水追之不及癸亥賊抵成都
副將某統千餘騎夜搗賊營賊預取土像數百
置帳中四面懸燈而潛伏暗處千騎望燈而趨
大呼直入則所砍者諸土像也急退而賊衆四
合殲僇無子遺自是成都專意固守不復言搗
營矣賊趨新都知縣黃岡固守賊復至綿州
是年山陝河南大旱蝗起冬大饑人相食草木俱
盡土寇並起開州人袁時中聚衆數萬破開州
時壽州有袁老一營時中自號小袁營以別之
後官兵復開州時中走河南
江北賊茸里眼左金玉復犯霍英上命太監劉元
斌率營兵六千馳赴北江擊賊于霍山敗之賊
走湖廣陷麻城黃梅

河南郟縣盜李際遇申靖邦張鬥聚衆至五萬總
兵王紹禹遣游擊高謙擊之一日三捷斬首二
千餘級追擊至圃斬首千級

烈皇小識卷之六終

十四年辛巳逮江西巡撫解學龍布政司都事黃道周下鎮撫司究問學龍墜兵部侍郎循例有薦舉疏內薦道周有學問直貫天人品行無忝孔孟之語滑縣票旨以羣臣結黨標榜欺侮君父厲旨訓誡毫不省改學龍道周俱遣戍騎逮下詔獄鞫訊同黨姓名道周供出編修黃文煥吏部主事陳天定工部司務董養河及從父共四人俱下刑部獄

兵陷宇錦總督洪承疇總兵大受降自袁應泰喪遼陽退守廣寧王化貞棄廣寧退守寧錦至是　兵復犯寧錦總兵祖大壽固守告急於朝先是有祖大弼者其勇為祖氏冠歷官副摠兵前是　兵來攻相顧莫敢先進城中大恐大弼戒無動自率銳卒五百直衝　營往來馳擊　兵披靡不能禦遂拔營去及是猶不能歸報至　上命總督洪承疇帥大同總兵王樸等六總兵援兵十餘萬入往救祖寄語于洪謂　兵强甚難與爭鋒可用車營法步步進兵即步步列營使彼不得逞志逼之出塞乃可洪從其言上以師久無功令職方郎中方若麒往探機宜若麒至不度彼此妄謂　兵一鼓可平嚴促進勦承疇不能制　兵偵知之晦夕設伏以待前軍甫發王樸率本部先遁諸總兵至半途聞之皆倉皇西奔　兵以鐵騎乘之士卒死者六半張若麒及搗兵楊國柱等僅以身死所喪器械資重不可勝計承疇大壽皆降事聞舉朝震動若麒

逮問下獄王樸處斬國柱等革職充為事立功自贖而承疇諺以殉難聞邸贈太子太保蔭錦衣千戶世襲與祭十六壇

召子告大學士周延儒于家先是閣臣雖內外兼局無有當聖意者衆推宜興頗有機巧或能仰副而聖意亦及之于是庶吉士張溥禮部員外郎吳昌時為之經營涿洲馮銓河南侯恂桐城阮大鋮等分任一股每股銀萬金共費六萬兩始得再召庚辰孟冬上祭太廟諸臣先至殿門

外候駕時殿門未啟忽聞內有異響衆共驚聳
俄見殿門大開有冕旒者十餘位從內走出頃
之不見而殿門門閉如故衆秘之不敢言駕至
行禮之時怪風暴起燈燭皆滅助祭諸臣仆地
者久之始能起上亦以驚悸成疾下體軟麻不
能行立百餘日始瘳及是孟冬祭廟之日天氣
晴和上嘉謂近侍曰周閱老畢竟有福人故眷
注最深

寅道周之案久不得結一番招上一番嚴駁戶部
主事葉廷秀疏救併與廷杖淹留獄中者幾一
年宜興再入政府竭力周旋先是部擬學龍道
周烟瘴充軍不允至是刑部尚書劉澤深上疏
畧曰黃道周之罪至瘴戍盡矣進此惟有論死
死生之際臣不敢不愼也從來論死諸臣非封
疆即貪酷未有以建言誅者今以此加道周道
周無封疆貪酷之罪而有建言蒙僇之名于道
周何矣非我皇上覆載之量也且皇上所疑者
黨耳黨者觀諸行事道周具疏不過空言一二
臣工其相與者皆從龍厓烏有所謂黨而煩朝
廷之大法耶去年行刑時忽奉旨停免今皇上
豈有積恨于道周萬一轉圜動念而臣已論定
隘膀何及敢仍以原擬請有依議既而黃文煥
等各疏辯有旨該部查議部覆上有旨准各復
原官

是歲江南大旱自春及夏無雨高區竟未及插蒔
貧民嗷嗷望賑蠲之詔宜與首先輸米三百石
爲諸臣急功者倡于是撫按不敢言旱各縣苛
徵漕糧如額斗米至三錢民不堪命
爾時當國者不必請蠲請賑取厭帝聽但就
內外積獎力爲清查便可覓民命于萬一如
光祿寺歲派無錫縣上供白米一千三百三
十石零歲用七百餘石則每年多存六百餘
石浙直各府歲派分給部堂翰林尚寶科道
等衙門白米一萬二千一百餘石歲用共八
千餘石則每年多存四千餘石每年衙所進
解漕糧入藩米倉者五百餘萬石除文武各

官支過俸米外具蠲食其中者則有營兵衛軍衛役三蠹營兵則有冒名之弊如司苑局四驛軍勇神木黑　等廠以中涓爲三箱歲廢餉三十萬石矣衛軍則有造册之弊今溢額者將及二萬人一軍應支餉十二石是歲耗米二十四萬石矣衛役則有賣票之弊凡官錦衣者虛領十餘票皆托名吏役每票支米六七石不等是歲耗米二三十萬石矣漕撫標兵五千皆食江南糧衛軍領解止行給

八百里行糧不應與解京者同給三千七百里行糧此項釐剔亦可省米三萬石更由此而推之內府收貯香蠟燈草綵綿等項額徵銀五萬餘兩年年委積無用此項不可裁乎薊遼犒賞公費重復支用多至二十三萬兩聚一邊而各邊可知此項不可節省乎又如上供磁器文料價藥料一切不急之需暫停一二年可省金錢數十萬若能遂項清查以佐國用將朝廷不苦于虧額蒼黎咸樂于更生相臣造福豈不普哉不此之圖而沾沾首輸爲天下倡將以是盡臣職乎甚矣其不講於大道也　諸令中長洲知縣葉承光尤酷扳取富室充兌賄入則免有過客問訊其宦況者曰賴有此荒耳衆心憤恨幾激民變巡撫黃希憲曲庇之僅以調簡行復以標兵護之出境

是年正月李自城圍河南府福王募死士逆戰斬獲頗多賊引退賊復以大砲攻城守濮不動及

昏而退總兵王紹禹標兵有馳呼于城上者城外亦呼以應之北兵既執守道王允昌于城上紹禹辭解之諸軍曰賊已在城下即總鎮其如我何揮刀殺守陴者數人守陴者皆鳥散賊緣堞而上叛兵迎之賊遂入城焚福王府福王氏子俱縋城走王允昌等各官俱被執俱不死惟一典吏不屈見殺後自成跡福王所在先之井投磚石擊之井磚盡碎乃出之井中福王見自成泥首乞命自成慰數

其罪遂遇害縱賊不屈死世子弈懷慶自
成僞稱闖王雄諸賊事聞上震怒逮總兵王紹
禮之籍其家
山東土賊李延寶李鼎鉉陷高唐州堺山東盜起
兗屬州縣一時嘯聚響應東平令胥迎賊入城
踞之巡撫王國寶發六道官兵助兗州檄撫兵
劉澤清擊破東平賊復其城
河南土賊艾一侠一等嘯聚數千人武邱知縣蘇
茂相擊破之

獻忠潛至巴州乘其迎春襲破之恣掠三日趨達
州新寧開縣焚毀驛道人烟絕閭者七百餘里
初賊之南竄也元吉欲從間道出梓潼扼歸路
以待賊嗣昌檄諸軍躡賊追逐不得距賊遠令
他遊諸將皆盡向瀘州賊折而東返遂莫爲堵
過賀人龍頓兵廣元不進已丑猛如虎率諸將
追及賊于開縣曰暮雨作諸將咸以人馬困乏
請勿請戰參將劉士傑曰自瀘州逐賊馳驅四
旬僅而及之今遇賊不戰縱敵失賊誰執其咎

乎請爲諸軍先揮戈獨進賊屢却如虎亦率親
兵從之獻忠憑高而望見後軍無繼左軍皆遲
回不前因簡精銳繞官軍後馳而下左軍先潰
士傑反游擊郭開如虎子猛先提督戰死前軍
已復如虎突戰潰圍出馬仗軍符盡失賊東走
巫山大昌監軍元吉赴開縣收集殘兵繁陣亡
將士哀動三軍嗣昌在雲陽聞開州失利始悔
不用扼歸路之謀矣初賊由達州而西也嗣昌
策其必入陝檄左良玉自興山趨漢中及賊東

走復檄良玉自夔門進勦使者檄行中途返命
曰賊已入漢中矣既又使人紹良玉曰賊向漢
中可急援良玉不應嗣昌之使十九返良玉怒
曰向從都督命瑪瑙山安得給乎遂撤兵去賊
下夔門竟無一人相拒者賊既渡險出巫山晝
夜疾走入歸興山中羅汝才亦入湖廣惟搖天
動留川中元吉屯兵八百于白帝以備之
二月李自成以部將高傑爲河南僞知府而屯捲子
女玉帛入山巡撫李仙風偵賊已去引兵入城

收時昌斬之時土賊蠭起一斗穀瓦瀼子等諸盜皆合于李自成同攻開封巡撫高名衡率司道官嬰城固守賊攻七晝夜不克周王恭樑出庫金五十萬助餉復懸金募死士能殺一賊者立與五十金兵民踴躍爭先賊死者甚衆賊懼退數舍巡撫李仙風率諸將高謙等馳至開封與總兵陳永福內外夾擊大破之永福射自成中其左目賊乃退既而仙風名衡互相許奏詔逮仙風以名衡巡撫河南

獻忠汝才復從山中出趨當陽鄖撫王永祚扼之于房竹遂走宜城偵知嗣昌有檄至襄陽要之于途取檄遣賊僞充公差夜叩襄陽城門巡道張克儉見有符驗延之人時二月初八日也先是官兵獲獻忠妻孥及賊黨徐以顯潘應鰲等俱禁襄陽獄知府王承胤素縱飲漁色見獻忠易視之陳其防賊乃入獄與徐潘等相約漏四下徐潘等破獄出殺守門卒開城門迎賊賊盡入先攻襄王府焚端禮門及諸樓臺合城鼎沸

初九日獻忠入城借坐襄王殿坐王堂下勸之以卮酒曰吾欲斬楊嗣昌頭而嗣昌遠在川今當借王頭使嗣昌以陷伏法王其努力盡此一盃遂遇害宮眷無一存者并殺桂陽王常法時城內守兵數千軍資器械山集盡爲賊有推官鄖曰廣被執大罵不屈死醫襄陽知縣李天覺北面叩頭置印于案自縊死左良玉在唐縣聞襄陽陷股栗不能起久之與鄖撫王永祚統兵赴援癸丑賊棄襄陽渡江破樊城已未陷當陽

乙丑陷新野光州

江北革左諸賊因官軍四集急而議欵監軍楊卓然議安插于潛太閒然二賊實無降意公行叔掠卓然每左右之及襄禍二藩相繼遇難二賊乘機復熾命諸大典督諸軍討之

河南賊孟三陷河陰據之游擊高謙攻拔河陰斬

孟三

三月丙子楊嗣昌自盡嗣昌以連失二郡喪兩親

籌度不能免遂自縊死監軍萬元吉部署行營

合猛如虎駐蘄州防獻賊東軼事聞左良玉削
賊籍討賊鄖撫王永祚知府王承曾襄府長
史唐時俱著撫按解京提問
山東巡撫王國寶革職以王永吉代之時東省大
饑民間父子相食徐德數千里白骨蔽野行人
斷絕饑民相聚爲寇曹濮上賊尤熾上命總兵
楊御蕃劉澤清合兵勦之
四月以丁啟濬代楊嗣昌總督軍務　左良玉自
襄陽進擊李自成屯南陽自成屯盧氏盧氏舉

人牛金星迎降又薦卜者宋獻策獻策長不滿
三尺見自成首陳圖讖云十八孩兒兌上坐當
從陝西起兵以得天下自成大喜奉爲軍師
張獻忠犯應山知縣許自煒擊却之遂陷隨州知
州徐世淳合家死難吏民屠僇無遺隨州爲四
衝之地其初陷也知州王賚死之至是三陷矣
五月以東寇孔棘特設津徐臨濟四鎮總兵專護
漕運又以河道張國維擊工部侍郎衙不便節
制四鎮乃改衙兵部侍郎
河南七賊袁時中犯蒙城永大曲擊敗之總兵劉
良佐簡驍騎自義門追擊賊大敗奔潰時中以
數百騎宵遁入河
泰安土賊掠寧陽曲阜聞青州兵至遂走鄒州焚
其南郭至沙溝屠僇甚慘遂犯徐州北關轉至
南河庫燬漕船十六隻
賀人龍破李自成于鄖鄉山中時保定總督楊文
岳屯禹州左良玉屯南陽猛如虎屯德安適疽
發于背退屯承天

癸巳出傳宗龍于獄總督陝西兵討賊丁丑宗龍
至新蔡會楊文岳賀人龍李國奇大威等共結
浮橋渡河合兵趨項城戊寅諸軍畢渡走龍口
是日李羅二賊將趨汝寧覘官軍至盡伏精銳
松林中楊嘯諸賊正渡人龍使辰賊追及之于
項城執宗龍至城下令呼開城門宗龍大呼曰
我已爲賊所執爾等當死守毋啓賊計賊強其
耳目死城下人龍國奇俱西歸賊陷項城屠之
詔復宗龍兵部尚書贈太子太保　李羅二賊

合兵擊葉縣守將劉國能卽飛來虎也督師刀
戰賊恐衆來攻國能身被數十鎗氣尽屬部下
勸暫逸圖復舉國能曰朝廷既赦我死又加官
命之榮萬死何辭自成羽毛已成不可復制何
再舉之可圖盡殺其軍中馬騾饗士黎明分兵
爲十隊偏裨各率其屬馳逐大戰至辰復聚則
死者過半矣又分爲五隊賊亦分兵圍之更番
迭戰以逸待勞國能率殘丁短兵相搏至夜度
不能脫仰天呼曰我力盡矣遂自刎死部下無

一降者事聞詔贈國能左都督

六月左良玉擊張獻忠于南陽之西山敗之獻忠
西走攻南陽知府顏日愉堅守不下遂襲泌陽
陷之

七月獻忠圍鄖陽守將王光恩禦之多殺傷遂退
總兵黃得功標下兵叛去投獻忠令之破鄖西
辛卯鄖兵與獻忠戰敗績獻忠將被擒者人斷
一手縱歸以辱官軍

八月獻忠襲據信陽時總督丁啟濬與左良玉俱

屯南陽頓兵不進至是良玉始至南陽引兵逆
擊獻忠于信陽大破之斬其渠魁五人獻忠負
重傷易服夜遁良玉軍聲大振戊午獻忠收餘
衆走鄖陽驟遇官軍不戰而潰還走南陽越十
餘日良玉始至則獻忠越南陽而東久矣時維
李乃合獻忠因汝才以奔李自成自成方强欲
屈之獻忠不爲下自成怒欲殺之汝才陰選五
百騎資獻忠令他往獻忠乃晝夜東馳與革回
諸賊同入霍

十月太監劉元斌盧九德率京營京兵追賊至壽
州及之元斌留四十日不進城門晝閉縱兵大
掠殺樵汲者以冒功旣而欲攻城州民斂數萬
金賂之乃免

十一月總督江喬年率總兵鄭嘉棟牛成虎賀人
龍趨河南先是喬年于陝西發李自成先壠得
小蛇卽斬蛇以祠普師東下郟陝縣襄城舉人
張永祺率邑人迎官軍屯于城中自成聞之盡
衆來迎戰時喬年安營未定有二將先逃官軍

大潰賊乘之一軍盡沒喬年以數百騎入城拒守五日襄城陷喬年自刎未殊被執見殺并殺守將李萬慶卽射塌天也自成深恨諸生剝肌百九十人又購永祺永祺遠遁屠其族人九家乘勝圍南陽破之唐王遇害總兵猛如虎死焉鄧州等處皆降知州劉振世死之太監劉元斌統兵救襄城聞南陽陷乃擁婦女北去

十二月自成連陷許州鄢陵等縣知縣劉振之衣冠北向再拜自刎死復陷禹州徽王遇害再圍

開封高名衡陳永福等竭力守禦周王貯庫金于城頭擒一賊者百金殺一賊者五十金戰歿者卹其家五十金被傷者以輕重爲差殺賊者甚衆永福射自成中其左目乃屯朱仙鎮

上以朱大典受命督師縱賊流毒着革職戴罪勦以高斗光代之

十五年壬午正月元旦上御殿朝賀畢下寶座南面正立顧內侍曰召閣臣來閣臣由殿東門入再奉旨趨至殿簷行叩頭禮畢跪以俟命上曰閣西班來蓋以師席待諸輔也閣臣起立不知聖意擬取東西兩班上又曰閣臣西邊班來隨有一奄下引而前上宣閣臣來諸輔趨進上曰古來聖帝明王皆崇師道今日講官稱先生猶存遺意卿等卽朕師也敬于正月端冕而求聖軌轉而西面向閣臣一揖曰經言修身也尊賢也敬大臣也體羣臣朕之此禮原不爲過又曰自古君臣志同道合天下未有不平治者上諭至此辭意甚嚴重又曰職掌在部院主持在朕

躬調和在卿等諸閣臣旋伏謝菲才不敢當上曰先生正是朕該敬的言之再三隨諭先生起來諸輔臣始起轉下叩頭上還宮後復補賜聖諭一道時諸勛臣不知所以亦相率疾趨上曰東班去

時行取各官待命闕下皆仰祈宣與手援適漕運愈期宜與因言漕艘至今尚未開封而回皆以巡漕未補無人催趲請速下諸科道缺上從之

於是馬嘉植等咸授科道無授部曹者滑縣接

韓城衣鉢每票旨輒深文誣謫黃道周之獄皆出滑縣手宜與再召并研讎事事請教惟謹而滑縣專行自如宜與大不以爲然御史楊學愚具疏將糾之或謂滑縣曾巡撫江西于楊有部民之誼不便乃授馬嘉植上之滑縣一疏引疾宜與即票旨准回籍調理

大學士謝陞罷德州由外廷入聖眷頗隆去冬上用十一般茶飯禮祭光廟御容諸閣臣陪祭德州最後至糾儀臺省糾之德州最後至糾儀臺

省糾之德州疏辯言臣將出門而衣帶忽斷再續再斷以是後期乞將臣與縫衣者同下法司嚴加訊鞫雖奉旨免議而聖意已移矣時邊塞議款上頗祕其事德州與新谷臺省訟言其不可給事中朱徽首先糾劾謂事關宗社謝陞身係大臣既知不可即當極諫乃默默不聞而昌言于衆以暴揚皇上之過大不敬無人臣禮上震怒奉旨有朕心甚痛之語將大行所處分而群臣隨聲附和不下百餘疏聖意遂從輕止削

籍爲民

御史楊學愚疏略曰臣伏讀聖諭中敘交結內侍之律因稽太祖高皇帝時初無所謂緝事之令臣工不法正有明糾無陰訐也臣待罪南城所見詞訟多假番役妄稱東廠甚者設人作奸挾仇首告夫餌人以陷禍擇人而肆噬惟恐其不爲惡又惟恐其不即罹於法撰之皇上泣罪解網之仁豈不傷哉伏乞皇上先寬東廠條例大

東廠寬而刑罰可以漸省抑臣又有請焉外臣獲罪但勅撫按檻車送諸闕下未爲不可若緹騎一遣有資者家產破散無貲者地方斂餽爲害滋甚有旨東廠所緝止于謀逆亂倫其作奸犯科自有司存錦衣較緝刷毋得奉差需索

五月逮鳳慶總督高光斗安慶巡撫鄭二陽赴馬士英總督鳳慶軍務士英先爲王坤所糾遣戍至是會推鳳慶總督士英列名其中上怒甚曰會推大典輒以廢棄鼠名其間豪臣欺蔽殊甚刑部右侍郎徐石麒奏曰豪臣豈敢欺蔽實以

馬士英曾歷邊疆頗有才畧禁錮可惜今止開列侯皇上裁奪惟是冢臣不先奏明誠爲有罪上怒始霽曰馬士英既說他有邊才即着他去

遂起陞兵部右侍郎總督鳳廬安慶等處軍務

六月吏部尚書李日宣罷時當枚卜外僚房可壯張三謨朱玫預焉先是御史廖惟一井研姻戚也時當考核井研託可壯爲道地不應井研因步輦語謂此番枚卜皆可壯三人主持上入其說召廷臣于中左門上責祕皇太子定王永王

侍上詰吏部尚書李日宣曰朕屢諭諸臣毋寧背君父不肯私交寧曠職業不破情面今日枚卜大典會聚推舉自當矢公矢慎乃稱許詢情如房可壯張三謨朱玫並濫與會推此豈大臣之道並責吏科都給事中章正宸河南掌道御史張暄幾欲重典閣臣力救乃下日宣等于獄時吏部左侍郎現缺右侍郎官躍龍久不到任上呼禮部左侍郎王錫袞出班日吏部印着你署掌正遂改吏部左侍郎署部事即閣臣以枚卜請上點用晉江蔣德璟黃景昉與化吳甡俱以禮部尚書入閣辦事而起陞鄭三俊爲吏部尚書翁黃同邑同時極稱盛事

四月中順天三河縣地方半空中忽墮下一龍牛頭而蛇身有角有麟宛轉叫號子沙土中以水沃之則稍止撫按不敢奏聞如是者三晝夜乃死

東宮田妃最有寵是夏田妃病篤徧走羣望上威躬致禱焉臨終上適往他殿行香不及永訣回

宮大慟喪禮備極隆厚田妃有妹曾入宮上授以花一朵即令插髻上曰此是我家人也妃薨後上留心其妹甲申春已有旨採擇淑女以備六宮侯冬間舉行未幾遇變

金壇盛順者宜興慕容也欲題內閣中書而又欲得科目爲重壬午北闈大理評事李森先已有成約外議頗著給事中楊枝起疏糾之森先降調不及預同考及榜發盛仍列名監場御史徐嘏臣力持不可乃抽出

卿貳大典雖曰矢公然實緣未能盡絕宦關
防漓裂顯行無忌則莫若王年時宜與弟行
倘子奕封以及親識子弟無不入彀衆官效
尤成風不復問文藝矣說者謂隱匿灾荒濫
黷大典上負聖眷下負輿望賜死之禍實自
取之後有坐以縱敬之罪者夫力鐵敬方能
縱敬不坐以不可逃之律而加以莫須有之
案恐反授宜與以口實也

十月吏部題臣父生死蒙恩等事奉旨文某准贈

禮部尚書陰一子入監讀書先是庸以九年六
月棄世十一年二月南京給事中張鯤芳疏末
有云故輔文某骨鯁性成勁介絕俗以天下爲
已任數月揆席正色危言觸忤去輔禍機過發
以致忠憤填膺賫志以沒今歷二年餘矣子孫
不敢陳乞撫按不敢代題竟與草木同其朽腐
皇上恩禮舊臣隆賜諡典而使文某幽光弗燭
與禮缺如優卹易名豈可一日緩乎六月涌川
請告給事中吳麟徵疏言張至發之歸皇上優
禮有加臣知皇上始終優禮大臣也因念故輔
文某與至發同蒙特簡兩月政地一語招尤省
過責躬溢焉朝露其進也由聖明特達殊恩非
藉旁門倖竇其去也由同官意見相左非係納
賄狗私今棄世已二年餘矣撫按不敢代題子
孫不敢陳乞惟皇上哀而矜之韓城票卹典出
自朝廷何得狗私市恩御筆抹去止批該部知
道十二年四月吏部驗封司署司事主事胡璇

案呈前署部左侍郎董羽宸具題奉旨文某准
復原官致仕九月不肖乘上疏請卹臣父生死
蒙恩微臣感戴中悃等事奏旨該部知道十三
年三月禮部祠祭司郎中劉大垣案呈前事尚
書林欲楫具題奉旨卹典必須實跡這本如何
竟請還着再行核奏亦韓城所票也後韓城獲
譴宜興再入政府十五年四月祠祭司署司事
員外吳泰來案呈前事尚書林欲楫具題奉旨
文某准與祭一壇減半造葬仍加祭一壇以示
優禮至是吏部驗封司署司事主事張文燁案

是前事署部事左侍郎王錫袞且題奏有令自
兵部尚書陳新甲處決新甲四川人由舉人歷任
本兵盡楊嗣昌馮以自代爲奴局地上亦知邊
防不足恃姑藉款以暫紓目前後以傅宗龍言
召新甲切責謝陛獨進曰　果許款奴亦可恃
于是遣馬紹愉往建州　不表謝而復得大嫂
書上大悔恨然自張若麒僞事後舉朝之人無
不願款者新甲復申其說上親發璽書加紹愉
太僕少卿衙而鄭重遣之乘傳至塞外邊臣張
筵宴　使　使一語不答云待國主命及國主
至義州貴諸酋私通中國將殺我使譯事者再
四叩頭祈請乃免馬紹愉輩回鼠竄科道諸臣
惡其辱國連疏糾之并盡列新甲奸罪上雖怒
甚隱忍未即發適新甲有疏細陳款事頗未內
多援引聖諭此疏誤爲書役發科抄傳兵科某
據疏抄糾參上意新甲見貶下嚴旨切責且令
回話新甲其疏回話絕不引罪反自詡其功有
有某事人以爲大功而實臣之大罪等語不一

而足上愈怒着革了職刑部提問部引失陷城
棄律斬宜與井研合詞求免以比　未溥城爲
言上曰陳新甲職任中書一壽莫展致令流賊
披猖幾辱我七親藩不更甚溥城乎遂奉旨陳
新甲着即會官斬決
新甲去任以馮元飈爲兵部尚書元飈素習占風
望氣揣知寇虜交訌剪滅無術乃佯稱病一日
在朝班僞稱疾發瞶眩仆地扶曳而出長安班
役婦孺皆唾其爲細人佽倆辱朝廷而羞當世
之士也元飈去以張國維代
十一月清兵入犯盡於今四犯矣越歲何而南掠
山東破曾州魯王南走守道陳之伸逃知府鄧
藩錫死之破莒州知州景淑汴大罵不屈死復
闖入南直界烽火及于徐邳沐陽時江浙九省
入覲官既陛任差回各官俱麟集于淮安度歲
是年正月山東賊李青山攻亳州給事中范淑泰
督府長吏命起蛟擊敗之擒青山磔闕下曹濮
諸賊亦次第勦散

李自城攻開封益急穴城而置砲于中邊銳賊披甲以死炮發城崩卽乘勢衝入乃炮反外向銳賊皆死而城屹然不動賊駭解圍去至五月復來用宋賊計圍而不攻以坐困之

三月李羅二賊圍陳州兵備關永傑率士民固守賊周圍四十里更番進攻力竭城陷永傑戰死城下鄉紳崔泌之舉人王受爵等咸手及數賊被擒大罵被殺賊屠陳州

張獻忠攻舒城四月舒城陷時舒城無令參將孔

廷訓領兵千人與鄉紳胡守恒率士民固守廷訓降于賊開門納之賊執守恒大罵不屈以及刺其腹心死隨令廷訓攻霍山

李自成陷太康睢州進圍歸德歸德無兵民自爲守賊鱗次穴城城陷推官王世琰死之

五月復孫傳庭原官總督陝西兵討賊傳庭檄召將于西安聽令固原總兵鄭嘉棟臨洮總兵牛成虎援勦總兵賀人龍坐旗下數之曰爾奉命入山討賊開縣噪歸猛帥以孤軍失利獻賊出

押職爾之由爾爲大將遇賊先潰致秦督師委命賊手一死不足塞責也因命斬之諸將莫不動色以人龍軍分隸諸將刻期進討襄城之役朝議疑人龍與賊通故傳庭殺之諸賊聞人龍死咸酌酒相慶

張獻忠襲陷廬州時督學御史以較士至郡賊數百僞爲諸生應試者潛寓城中甲戌夜三鼓獻忠捲甲趨至城下舉火城中賊亦舉火以應之守城者驚潰遂陷督學某兵備蔡如蕅逃知府

鄭履祥死之廬州城池高深賊屢攻不能克至是一夕陷

革左諸賊趨壽州潁川參將李詡偵知之伏兵城東南隅而統銳師迎戰于城南樊家店伏兵統其後夾擊大敗之斬首千餘級

六月起侯恂兵部侍郎總督官兵勦賊與孫傳庭協力援開封

七月各鎮援兵潰于朱仙鎮時山西總兵許定國援開封先潰于懷慶總督丁啟濬保督楊文岳

總兵左良玉虎大威楊德政方國安等各統兵會于朱仙鎮與賊隔相望啟睿諸軍進戰良玉曰賊鋒方銳未可擊也啟睿曰汴閫已急豈能久待必擊之諸將咸懼請詰朝戰良玉歸營即率軍走襄陽諸軍相繼而走二督營亂啟睿文岳聯騎走窄賊逐之追奔四百里委馬騾七千輜杖糧草無算官兵數萬降于賊啟睿勅書印劒俱失事聞啟睿逮下獄文岳革職侯勘

張獻忠陷廬江焚戮一空還陷六安將州民盡斷

一臂男左女右總兵黃得功劉良佐來援再戰敗績獻賊遂謀渡江入南京

八月河決開封時開封被圍久周王先後捐庫金金盡再捐歲祿歲祿亦盡城北十里挑黃河巡撫高名衡推官黃澍等欲引河水環濠以自固更決堤灌賊賊可魚也及決河賊已先營高處其移營不及者亦死萬人河流賊衝汴城勢如山岳自北門入穿東南門出出渦水水驟長二丈士民溺死者數十萬高名衡陳永福咸乘小舟至城上周王率宮眷及諸王從後山逸出露棲城上雨中者七日總督侯恂以舟迎王總兵卜從善水師亦至推官黃澍從王舟乘夜渡達堤口城中遺民尚餘數萬賊乘舟入城盡虜以去邵亳以下皆被其災上聞之痛憤下詔優慰周藩授黃澍為御史

孫傳庭兵至南陽李羅二賊西行逆之傳庭設三伏以待牛成虎將前軍左勳將左高傑將中軍成虎佯奔以誘賊賊逐之入伏中成

虎滉兵力戰高傑董學禮突出翼之左勳嘉棟左右橫擊大敗之斬首三千級賊潰東走追擊又敗之賊盡棄甲伏軍資于地官軍爭取無復隊伍賊兵即乘之左軍先潰諸軍皆走喪材官將領百七十人事聞詔傳庭立功自贖

九月黃得功劉良佐復統兵逐獻賊賊走潛山賊將一堵墻為殿營于山上二將捲甲急趨夜半緣山後噪而登賊驚起失措官軍奮擊賊大奔追逐六十里斬首千餘級獻賊潰圍走安慶執

一堵墻焚殺之十月良佐再擊破賊于安慶敗之獻賊走蘄水

閏十一月李羅二賊圍汝寧將軍孔貞會以川兵屯城東楊文岳以保定兵屯城西與賊相拒一晝夜川兵潰次日賊四面環攻雲梯如墻而立一鼓百道並登城遂陷執文岳及兵備王世琮于城上皆厲聲大罵賊怒縛二人以炮擊之糜爛死世琮初爲河南府推官禦賊矢貫耳不動號王鐵耳賊屠士民數萬留八日拔營走確山

何襄陽掠崇王由樻及世子諸王妃嬪以行

十二月李羅一賊以數萬騎至樊城左良玉營于樊城高阜乘高飛礮擊殺賊千餘賊從間道至白馬渡良玉移營拒之賊分兵陷荆門夷陵逼荆州良玉全師出漢口下武昌次于金沙洲偏沅巡撫陳睿謨檄良玉赴荆州奉惠王走湘潭李賊遣老回回據夷陵卓眼趨德安荆州士民開門迎賊李賊遂入荆州

十六年癸未大學士周延儒請督師勦　兵又以軍機事務竟奏無以爲信文淵閣印以行說者以閣印不宜移動動必有咎後果罹韓城之禍

大學士吳甡奉命督師勦賊欽給銀五萬兩軍前支賞加萬元吉兵部職方司郎中督輔軍前贊畫

四月北兵盡行出口京師解嚴大學士周延儒仍入閣辦事

大學士吳甡罷與化向巡應山陝以能折衝名今春督師勦賊與宜與同時受命與化留寓京師

料理各項復上疏邀請諸事件迨宜與事竣已復命矣猶未成行奉聖諭輔臣甡受命督師討賊自當星馳受事乃三月以來遷延不進未出都門籌畫莫展若在行間何以制勝還宜在閣佐理不必督師與化具疏引罪乞休有旨准回籍

延杖行人司副熊開元給事中姜採仍下之獄開元由給事中調外既轉司副滿望即陞京卿而稽遲不遷頗生觖望時楚事方盛正媒孽宜與

上以邊警廣求直言開元疏請對上召入德政
開元訟言羣臣狥私結黨皇上孤立無助且奏
且目宜興宜興惶悚無地上諭速補疏進覽宜
興一面令人邀結開元阻其補疏一面進揭言
臣孤子寡援蒙皇上寵眷每事不政避思羣小
非一日矣即今開元所陳皆無實指因言楚中
若某若某皆朋謀樹黨其剸及于臣者皆爲擁
戴邱瑜代爲埽除耳上覽揭心動急促開元補
牘開元已吞宜興之餌遲回不即且疏嚴旨頻

下始具疏言延儒以釋囚竊宿逋起廢籍自
謂有裨于聖德孰敢起而攻之願皇上徧召羣
臣問延儒賢否即以所論賢否定其人之賢否
皇上若不加體察一時將吏狃于賄賂雖失地
喪師皆得無罪誰復爲皇上捐軀報國者疏入
上怒甚下錦衣獄適是時密雲巡撫王繼謨奉
旨議處寧武兵備錢天錫欲得其缺求援于給
事中楊枝起廖國遴二人期以事成萬金爲壽
楊廖爲懇于宜興宜興許之然未言及爲壽事

楊廖出再爲請益復益萬金嗣天錫會推俞
已下時又有匿名書二十四氣之說隱詆朝紳
上特爲頒諭一道戒飭言官內有爲人出關之
語此蓋皇上破羣臣之積習而告誡之非爲天
錫發給事中姜採採之未真疏言皇上修省罪
己又致誠言官惟視言官獨重故望之獨切若
云代人規卸安敢謂盡無其事臣獨展轉而不
得其故皇上何所聞而云然乎如誹語騰謗必
大奸巨慝惡言官而思中之謂不重言官之罪

不能激皇上之怒箝言官之口復將爭效寒蟬
雍閉聖聽誰爲皇上言之哉疏入宜興激上怒
下詔獄根究主使招上俱與廷杖宜興必欲致
開元于死緹帥駱養性曲爲護持得免開元下
獄後始前之詔諭非爲密撫而密撫之更替宜
興實無所私乃自悔其多事有南京御史孫鳳
髦從獄中視之開元吐其情願一白而無由孫
山東產宜興人也願爲代白先具疏引其端有
旨着明白具奏孫正擬暢言其事楊廖危甚急

乘間酖之其子具揭中究楊廖百計潛消之然其事傳布長安宜興之心跡已明於是王繼謀仍照舊巡撫錢天錫革職速問與楊枝起廖國遴俱革職同下獄

上傳諭黃道周着以原官起用宜興革上深眷其應對實敏絕凡聖怒人莫能挽回維宜興談微言中道周之獄人皆以為不可救宜興業已周旋得釋矣上偶言岳忠武事嘆曰今安得如岳飛者而用之宜興進曰飛自是名將然如破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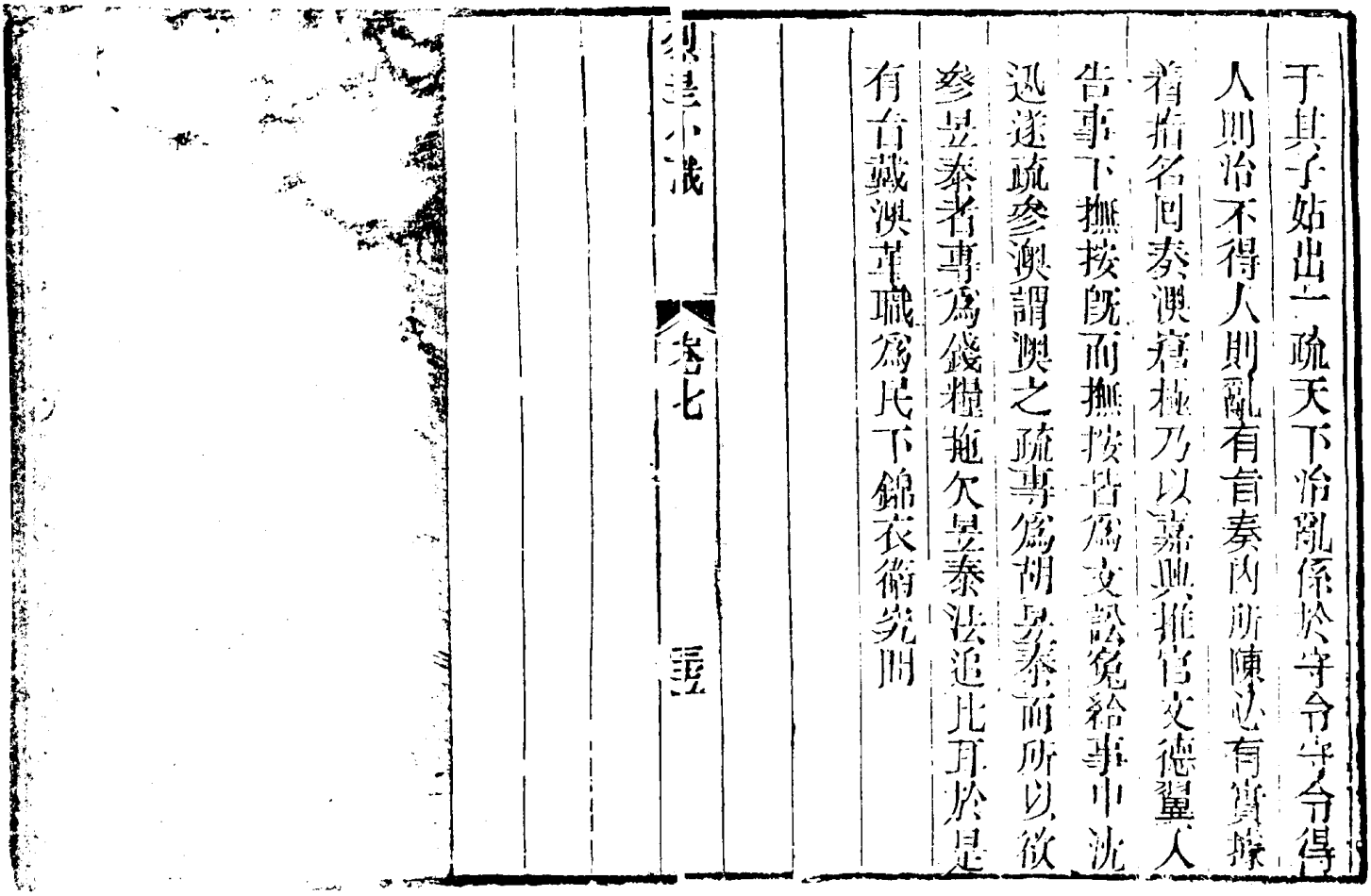
直事史氏亦多虛張即如黃道周之為人傳之史册不免曰其不用也天下惜之上默然次日即有此論

左都御史劉宗周刑部尚書徐石麒左僉御史金光宸同從時上召延臣于中左門御敕勑寇及用督撫事宗周奏曰使貪使詐此最誤事為督撫者須先極廉上曰亦須調才時西人湯若望等精于火器御史者楊喬奏火器為中國長技當從西人演習宗周奏唐宋以前用兵未聞火

器自有火器輒依為長城誤實在此上色不懌宗周又請釋熊開元　琛云厥衞不可輕信是朝廷有私刑也上怒卻視座梁曰厥衞俱為朝廷何公何私光宸奏宗周無他意上益怒宗周免冠謝既退各具疏引罪有旨宗周為民光宸調用時開元等已下刑部擬罪尚書徐石麒擬姜採遣戍開元贖徒宜興大忤遂票厥旨以進石麒再疏乞休有旨着冠帶閑住

下順天府丞戴澳於錦衣獄澳浙江奉化人奉化

小邑也澳起家進士宦官吏部咸行部吕其子尤恃勢縱惡奉化錢糧共二萬餘戴氏居其半歷任知縣皆以錢糧拖欠罷官至是吏部特授進士胡吕泰為奉化令胡下車即延耆老諭之曰吾知奉化錢糧所以不起者專由戴氏吾今先徵戴氏而後徵民戶乃籤提戴氏家人追比而恃頑如故即提戴子親身赴比戴子怒急走京師愬之澳勿澳立刻出疏參劾澳曰胡令初到無奉單且以部民參父母官亦覺不便而姑



于其子姑出一疏天下治亂係於守令守令得人則治不得人則亂有言奏內所陳必有實據若指名劾奏須審極乃以嘉靖推官文德翼人告事下撫按既而撫按皆爲文訟冤給事中沈迅遂疏參澳謂澳之疏專爲劾奏而所以欲參豈奏者專爲錢糧拖欠豈奏法追比耳於是有言藏澳革職爲民下錦衣衛究問

十四年八月十九日聖駕視學釋奠禮成步至東廡偏閱諸先儒神位因召禮部左侍郎王錫袞石侍郎蔣德璟祭酒南居仁三臣諭曰宋儒周程張朱邵六子有功聖門最大今稱以先儒位在漢唐諸儒下禮殊未稱爾部會同詹翰等官議所以尊崇之至於六子恪言卽督令儒臣編纂成書以昭聖教三臣承旨卽于九月題請開館編纂六子諸書而尊崇位號時廷議不一

不果行

大學士周延儒罷延儒林居時長興周仲璉特往通譜叙叔姪禮事之惟謹延儒之再召也秀水吳昌時爲之效奔走延儒入都仲璉官兵部員外昌時官禮部郎中共入其幕下每朝夕輒便衣直達臥室與侍者交通探聽閣中消息隨在外招搖市權昌時醉心吏部誠得一日稱吏部郎卽死無恨宜興亦擬借此塞其望而遠之遂以郎中調文選司破格極矣往時科道年例在二八兩月科一人道二人間或吏部一人此舊例也昌時爲政例推給事中范士髦等四人御史陳蓋等六人科道袁起大譁吏科都給事吳麟徵河南掌道御史祁彪佳率兩衙門集于公所與時昌面議及是日科道齊集援集例相責昌時怙過絕無引咎意御史某不勝其憤提所坐杭擲之昌時窘皇而出且曰若奚爲待我如此我當盡例出諸御史諸御史聞之咸怒髮上指與時昌有不兩立之勢矣又宜興自恃聖眷

視同官蔑如也井研輩皆有憾心緹帥駱養性有陰事宜興刺得之以挾制駱使爲己用往來傳遞者昌時也養時有原餽宜興不受昌時竟隱匿焉養性以此飲恨刺骨內奄王之心頗不樂宜興曾向宜興云我們才力有限邊求老先生包容閒者危之而宜興不以介意　入犯宜興督師逐之總督范志完宜興辛未所取士其人大言不慙無識毫實用宜興以一切軍情委之宜興之出督師也止注望甚殷刻刻遣人

偵伺而宜與駐通州每日暮客商集午後始開門收文書應故事所謂躬歷戎行鼓舞將士者未之能也　出口各路援師尾之而行不敢邀擊厚賄宜與以求敘功宜與諸之襄城伯李國禎與王奄俱有私人欲入敘功頗中宜與不從乃比而揭其短入告謂　巴驕邀而擊之可隻輪不返宜與私通　禁諸將不得一矢相加遣坐是安然出口上信以為然適給事中吳甘來御史王章疏參本兵張國維而德州兵

備雷演祚亦疏參范志完皆與宜與有連奉旨罰延儒着府部九卿科道議處閣臣各詞申救得旨內外多艱用人問效候國害民皆朕不德所致周延儒着致仕去

特旨修撰魏藻德陞禮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藻德辭陳演請改少詹事辦事仍照三品用輪上從之此與劉之綸同一破格然之綸以戎事超授雖未成功猶效於陣與藻德天淵矣

八月會試天下士陳命大學士陳演魏藻德為試

官取中陳名夏等三百五十八時以邊警大計改五月會試改八月閣臣循序應以將德璟為副時上究心天象凡日月見食及星宿纏犯取中國歷驗之不甚應以西歷驗之輒應遂加西人湯若望尚寶司卿專理歷法先是召對德璟奏及之曰湯若望有何好處皇上如此優禮上曰古帝皇招徠遠人湯若望遠夷慕化朕故憂待之有如卿言建一屢次內犯震驚宗廟卿何不攆之使去及是遂抑德璟而用藻德而棘闈

之役亦止于此藻德誰孝廉未三年驟典文場說者謂文脈亦促甚矣

兵部尚書張國維罷建總督范志完順天巡撫潘永圖下獄時給事中吳甘來疏論國維昔任撫江南惟以巧言令色為務有浪子中丞之稱及任本兵寸籌莫展惟首輔意旨是狥打恭作揖便成職業云云上頗知國維罪狀擬加重譴國維捐廩資乞援于內奄乃得旨閒住德州兵備雷演祚疏論志完在山東縱兵淫掠及金銀鞍

數千兩馬百匹行賄京師等事有旨志完革職逮問永圖以失機亦奉旨革職逮問

范志完伏誅上特召雷演祚入朝與志完面質于中左問疏內所奏事款歷歷有據上又問演祚曰爾所言稱公頌德偏于班聯者誰也演祚對周延儒招權納賄如起廢清獄俱皆自居爲功考選科道盡收門下孔求總兵巡撫者必先通賄幕客董廷獻然後得之上卽命逮廷獻上問

志完金鞍馬匹招稱送右諭德方拱乾止併召拱乾拱乾力辯云臣以詞林冷局無票擬招駁之責且而入都安有此事上卽比拱乾去志完俱被逮知上方注意封疆決無生理滿載淄重望門投送而不得要領卒置于法永圖亦坐封疆失事律決不待時

逮大學士周延儒于家吏部尚書鄭三俊罷先是御史祁彪佳賀登選各疏參吳昌時蓼莿弄權給事中郝晉疏劾吳昌時周仲璉竊權附勢納賄行私內閣票擬機密每事先知總之延儒天下之罪人昌時仲璉又延儒之罪人至是御史將拱宸疏論昌時入延儒之幕與董廷獻表裏爲奸無所不至贓証纍纍萬目共見卽如南場一榜非其親戚卽以賄賂皆昌時爲之過付伊弟肖儒伊子奕封公然中式毫無顧忌以至白丁銅臭汪庶陳咨稷等皆賃緣登榜其貪橫如此尚知有朝廷法紀哉末又指通內一事時緩師駱養性細剌昌時與延儒通賄諸款具事件上聞諸奄亦盡發延儒蒙蔽狀復遣緹騎逮延

儒對勘而三俊以舉用昌時引罪回籍延儒就逮將所居樓閣三楹盡行焚燬蓋生平寶藏成聚於此紫貂帳以十計清河參有一隻重十兩者金珠非最上乘不能登此樓焚時火焰皆作五色云

將拱宸疏參宜興及吳昌時內有通內一事爲上所最忌七月二十五日召府部九卿科道廷鞫上角素率太平與定王同訊呼昌時前詰其通內狀昌色但厲昌時辨祖宗之制交結內侍者

斬法極森嚴臣不才安能犯此上學蔣雖拱宸面質拱宸戰栗俯伏不能措一語上愈怒叱退拱宸然上意已有成局不待拱宸之對質也昌時始終不爲屈曰皇上必欲以是坐臣臣何敢抗違聖意自應承受若欲屈招則實不能上卽命內侍用刑閣臣蔣德璟魏藻德出班奏曰殿陛之間無用刑之例伏乞將昌時付法司究問上曰此輩奸黨神通徹天若離此三尺地誰敢據法從公拷問者二閣臣奏殿陛用刑實三百

年未有之事上曰吳昌時這廝亦三百年未有之人二閣臣口塞叩頭而退內侍遂進用夾兩腥皆絕昏迷不省人事乃命下錦衣衛獄昌時已不能行衛役負之以出進見御卽駱養性曰請受刑養性曰汝甫受刑尚不省人事且俟後審越數日衛審一如廷鞫語不稍屈乃刑其兩家人亦終無所招後有旨送法司咸謂有生機矣不數月而斬決之旨下先是韓城之逮也昌時本無所罣刃而掠之居以爲功王陛彥臨刑

憲限曰吳昌時殺我也旁人皆爲咋舌而昌時更揚揚自得也及時奉旨吳昌時着卽會官勘決與王陛彥之旨同人以爲有天道焉其實不盡然也

逆張國維下獄時追論其中樞誤國之罪故部擬照徒有旨張國維中樞溺職一徒豈足蔽辜還着再擬具奏

九月廷對策士賜楊廷鑑陳名夏宋之繩進士及第有差

上點禮部尚書李建泰左副都御史方岳貢俱以原官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岳貢守松江十五年以錢糧拖欠停俸督徵故久稽不遷今春入覲有以岳貢操守廉謹薦者上特授左副都御史適吏部某以某事奉旨詰責尚書李遇知曰臣正行糾駁岳貢云何不卽行題參一語深當聖意遂同建泰入閣從來閣臣無帶都御史銜者亦變例也

給事中時敏列推金華太守敏求援予岳貢岳貢

令急進一條陳疏遂具一奩疏忽奉嚴旨下部
議處衆相訝不解所謂及例罷本上岳貢票旨
時敏方在議處何得遽行陞擢員缺另推議本
上奉旨時敏着降三級照舊管仍戞然夕郎矣
周延儒賜死宜興逮至旅邸候命所挽回者不遺
餘力欣欣向榮之念及是夜半而勒令自盡之
旨下宜興從襆被扶起聽旨旨內先歷數其罪
至始念句內奄止不即讀宜興意有非望稽首
稱聖恩者再四奄候其稽首畢始宣着勒令自

盡宜興悸魄褫魂左右不能自持繞屋而走妄
思竄逸緹帥令二緹騎執持之延至四鼓緹帥
乃勉强從事又宜興素服參附氣斷矣四肢猶
煖潤如生緹帥懼有他虞急以釘釘入腦門始
敢復命較之韓城爲尤慘云先是上與閣臣語
及宜興曰朕恨其太使垂晉江以告宜興曰事
如此英主不使垂不得也周仲璉費四萬金乃
免於難
上特起沈自彰爲文選郎中改四川布政張法孔
爲職方郎中加泰僕卿衛皆以其有廉名也
上禁諸臣服俻袖長不得過一尺宮中盡撤金銀
等器俱用陶器旣論誡諸臣不得擅用金銀說
者謂黃鍾大呂清廟明堂之器文質彬彬斯爲
美矣儻極則鬼君子病之今以玉食萬方之主
而降爲汙尊杯飲之事是貉道也何以能久
北兵退後京城瘟疫甚行朝病夕逝有全家數十
口一夕併命人咸惴惴謀其不免上時令張貞
人建醮祈安而終無驗日中鬼出爲市店家至

有收紙錢者乃各置水一盂於門市者令投銀
錢于水以驗眞僞民間終夜擊銅鐵器聲以驅
厲祟聲達九重上不能禁景色蕭條早知有黍
離之歎矣
宮中有　庫累朝不開上至是忽欲開閱璫以從
來未開爲言而上意甚堅璫不敢逆開進空無
所有上後架貯小紅箱一隻捧至預書崇禎某
年某月某日開上以其預定也益異之及啓視
止盛畫三軸其一則無數軍民相背而立上曰

此殆言軍民背反耶其二則無數官吏士民俱若倉皇逃竄之狀上曰嘻亂離不遠矣其三則止有一人被髮赤體其貌嚴然御容也羣璫相顧動容上憮然不樂而出

是年正月李賊圍承天知府某開門迎賊巡撫宋一鶴鍾祥知縣蕭漢皆死之巡按李振聲迎降與賊通譜欽天監博士楊永裕亦降請發顯陵忽大聲起山谷若雷震賊懼而止賊至黃陂知縣某挈印走賊設僞官士民殺僞官賊怒反兵

屠之遂陷德安黃州守將王允成棄城東下方國安諸賊退屯漢口左良玉亦東下

江陵舉人陳萬策李開先爲賊侍郎喻上猷所開薦賊檄下萬策自縊開先觸牆死

獻賊襲陷蘄州屠之兵備許文岐狥難復蘄水亦屠之

二月湖廣上賊陷澧州又陷武岡川岷王遇害隨合于闖闖賊令老回回守承天羅汝才守襄陽而自攻鄖縣知縣李貞率士民堅守殺賊甚衆力竭乃陷李貞罵賊不已賊怒裸其衣冠倒懸于地貞大呼曰高皇帝有靈我必憩之願爲厲鬼以殺賊賊愈怒斷其舌剮之母喬氏及妻俱死賊還屯荆州

五月李賊攻常德巡撫陳睿謨逃城遂陷嗣是辰岳相繼俱陷獻賊自蘄水一夕馳至黃州乘大霧攻城城遂陷原任副使樊爲城罵賊賊刺之洞胸死麻城周文江降賊署爲僞知府

闖賊襲殺革里眼左金王弁其衆時羣賊俱奉闖

賊約束惟革里眼不相下闖賊置酒宴左革殺之席上革里眼卽賀一龍也

四月闖賊突入羅汝才營卽其帳中斬之并殺其謀主袁珪

五月闖賊攻襄時中殺之時中初合于闖闖許配以女至是時中逼欵于河南巡按蘇京又擒闖賊零騎請攻功故而殺之

五月獻賊逼武昌時議募兵守城而庫藏空虛三司長詣楚王請貸數十萬王不應募兵皆謂宜

宜募土著適承德漢兵東下楚王盡招之號爲
楚府兵及獻賊陷漢陽臨江欲渡武昌大震議
撤江上兵嬰城而守都指揮崔文榮曰磨盤煤
炭諸洲淺不過馬腹縱之飛渡而嬰城坐困非
策也議者不從賊果從煤炭洲南渡直逼城下
攻武勝門文榮率軍禦之多殺傷而楚府新募
兵開門迎戰文榮躍持矛大呼殺賊三人賊覺
刺之死舊輔賀逢聖合家投整子河死長史徐
學顏與賊格鬥左臂斷右臂持刀撲之賊攣之

游擊朱士鼎爲賊所執戰手大罵賊去其左右
手自沉于江死賊執楚王盡取宮中藏金璽數
百車不盡楚人于是憾王之愚也賊沉王于江
屠戮士民數十萬沿江積尸千里其幸存民或
刖手足或鑿目鼻無一全形者
闖賊陷保康知縣石維壇死之別賊至禹州守將
楊芬張朗降
七月總督孫傳庭發兵潼關以總兵牛成虎盧光
祖爲先鋒會河南總兵卜從善陳永福合兵雒

陽之下池寨檄左良玉赴汝寧夾擊令副總兵
高傑將降丁爲中軍總兵王定官撫民率榆林
二鎮兵爲後勁
總兵方國安合副將徐懋德馬士秀等由鄧州進
發夜擊賊於大冶斬首千級前鋒餘勝左鎮諸
軍並進獻賊令賊將守武昌爲浮橋於金口悉
衆西渡向岳州
八月孫傳庭師次闕鄉闖賊亦進盡發荆襄諸賊
會于河南牛成虎前驅遇賊于雒陽擊敗之再

擊于河岸又敗之追走至汝州成虎以孤軍無
繼退屯洹泡
丙寅方國安等復黃州斬僞官癸酉諸將進次楊
邏堡距武昌三舍監紀推官吳敏師聯絡鄸黃
義勇萬人與師會總兵常安國以舟師先進轉
戰金沙洲奪賊百艘丙子諸將齊至武昌獻賊
出戰大敗遂西走陷咸寧蒲圻距岳州百里潮
南巡撫李乾德總兵孔希貴盡移居民遠徙而
伏兵於內開門迎賊賊入伏兵盡發盡殲之留

四賊各割一耳貫箭縱回獻賊怒益來攻乾德
虛立營壘下伏大砲而積薪其上賊以火攻之
大砲發殺賊數千賊愈怒悉衆圍岳州百道並
攻遂陷乾德希貴走長沙戊寅賊至湘陰城已
一空獻賊登舟南渡忽大風起覆舟溺死數賊
千復還岳州盡殺所掠婦女焚其舟陸行抵長
沙士民空城走乾德奉吉王惠王走衡州守將
尹先民迎降推官蔡道憲不屈殺之健卒林後
等解衣裹尸葬道憲于南郊俱自縊

九月孫傳庭次汝州僞都尉四天王李養純率所
部來降知賊在寶豐傳庭進圍寶豐賊堅守不
下闖賊以輕兵來援白廣恩高傑盧光祖逆戰
于城東敗之次日復以精騎數千直攻官軍諸
復擊走之傳庭曰寶豐不急下而賊救大至賊
腹背受敵矣親督諸軍悉力攻城拔之斬僞官
陳可新等千餘人遂以大兵搗唐縣時賊家口
盡在唐縣官兵入城盡殺之甲辰傳庭復郟縣
縣甚窮官軍乏食闖將將精騎萬餘逆戰官軍

擊敗闖賊坐纛三戰三勝闖將奔襄城官軍進
逼之時河南所在饑荒官軍深溝糧不繼王子
兵噪于汝州降盜李際遇陰通賊癸丑賊率精
騎大至傳庭問計于諸將高傑請戰白廣恩曰
師老矣宜分據要害步步爲營以圖萬金傳庭
恐賊遁曰將軍何怯也獨不如高將軍耶廣恩
不懌引所部八千人南走賊設伏以待官軍官
軍接戰陷賊伏中大敗高傑乘嶺上望之曰不
可支矣麾衆急退官軍大奔賊驅大隊來追至

孟津是後也士卒死者四萬餘人盡喪其軍資
甲仗傳庭與傑走河北戊午闖賊向潼關白廣
恩擊走之傳庭亦回軍潼關衆尚有四萬人
獻賊襲陷衡州佳王及吉惠二王走永州獻賊復
追之湖南巡撫劉熙祚遣兵護三王入廣西而
自入永州拒守好人內應熙祚不屈遇害戊戌
官軍復岳州盡誅僞官獻賊東犯江西泮鄉
十月辛酉朔副總兵沈萬發復汝寧是日賊將軍
馬司尚志任萬登擁衆突入誅尚志并殺諸

僞官時襄雒豪傑竝起萬登與毛顯文劉洪起
皆起布衣聚衆數萬各保塞以逐賊闖賊僞受
萬登威武大將軍不受鳳督馬士英承制授爲
副總兵
闖賊遣弟一隻虎陷閿鄉遂攻潼關闖賊間道緣
山崖出潼關後官軍大驚遂潰賊盡入關掠傅
庭白廣恩退屯渭南賊合衆十餘萬陷渭南傅
庭陣亡知縣楊暄死之隨陷商州商雒道黃世
清死之直抵西安巡撫馮師孔督兵出戰被執

不屈死西安陷按察使黃綱自盡長安知縣吳
從義指揮崔爾達秦府長史章世炯俱投井死
鄉紳石都御史焦源溥御史王道純禮部主事
南居益都司使邱從周俱罵賊死宜府巡撫焦
源清山西參政田時震俱不受僞職死磁州兵
備祝萬齡自經學宮山東僉事王徵七日不食
死舉人席增光朱誼泉俱投井死而左布政陸
之祺總兵白廣恩俱降闖賊據秦王府授秦王
僞將軍世子妃劉氏曰國破家亡願一死闖賊

遣歸母家秦藩富甲天下盡爲賊有賊分兵狥
諸縣蒲城知縣朱一統抱印投井死中部知縣
華堦與一妻一妾俱自縊賊改西安爲長安府
榜掠巨室助餉按令爲朱新建乃晉宗不知諸
時爲宣諭楚豫江北一帶義勇使
非令也人習知其名而槩書之耳
獻賊陷袁州令賊將邱仰寰居守左良玉遣兵攻
袁州參將高山奮身先登斬賊數百級擒斬工
仰寰遂復袁州
獻賊至長沙突至吉安官軍驚潰兵備岳虞巒逃

城復陷賊復入袁州
十一月闖賊命賊將田斌守西兵而自往延安大
會羣賊分五百騎按行鳳翔守將誘而殺之闖
賊怒親攻鳳翔陷之屠其城遂逼榆林兵備都
任及原任總兵尤世威王世顯候世祿惠顯候
拱極等歃各堡精銳入鎮城歃盟誓神推世威
爲主協力拒守賊誘說三日不聽賊四面環攻
城上強弩齊射賊死尸山積賊攻益力逾旬日
不克賊以衝車環城穴之城崩數十丈賊乘勢

擁入城遂陷都任各家自縊死尤世威縱火焚
其家百口揮刀突戰死諸將各率所部巷戰殺
數千賊至死無一降者合城婦女俱自盡無一
受辱者賊攻寧夏總兵官撫民迎降賊攻慶陽
堅守四日力屈城陷守巡二道段復興董琬鄉
鄉紳太常少鄉麻禧俱死之賊屠慶陽執韓王
獻賊知官兵陷岳州沿江設伏而令賊千人以巨
艦載輜重順流下副將王世泰楊文富邀擊之
賊佯走以誘官軍官軍溯流爭上盡奪輜重賊

伏發四面夾攻官軍大潰賊復入岳州左良玉
令馬士英趨長沙馬進忠等趨袁州士秀等復
臨湘進逼岳州賊將混天龍統萬人乘輕舟迎
戰士秀三分其軍繞賊舟後反擊之賊大敗趨
入城上秀麾諸軍登岸急攻之賊突門出走長
沙遂復岳州馬進忠等進薄袁州賊西走遂復
袁州盡誅諸僞官總督呂大器亦統兵復吉安
殺太監劉元斌元斌監軍討賊賊在陝維元斌留
歸德不敢進縱兵大掠殺樵汲者冒功及論辟

未得旨即奏辯上怒誅之
十二月闖賊猶西北莊浪涼州二衛俱降遂圍甘
州乘夜雪登城巡撫林日瑞總兵郭天吉同知
藍臺等皆死之殺軍民四萬七千餘人餘處俱
投降惟西軍衛固守不下
十七年甲申正月庚寅朔大風震屋揚沙咫尺不
見占曰風從乾起主暴兵至城破癸丑夜星入
月中占曰星入月中國破君亡時闖賊僭僞位
于西安僞號大順僞元永昌宋獻策僞軍師牛

金星僞丞相設僞六政府僞吏政宋企郊僞戶
政楊建烈僞禮政劉宗敏僞兵政喻上猷僞刑政
陸之祺僞工政李振聲皆明臣降賊者
土因寇氛孔棘臨朝向閣臣歎曰賊勢如此閫外
無人承認府庫殫竭將如之何李建泰奏主憂
如此臣敢不竭駑力臣家曲沃願以家財佐軍
臣請提兵上大喜慰勞再四曰鄉若行朕當訪
古推轂禮親餞鄉郊外不敢輕也建泰退即具
揭題用御寶固凌駟又題郭中傑加副總兵銜

管中軍事又請馬兵五百及旗牌等項遂于二
十六日啟行上預傳至期行遣將禮朕御正陽
樓宴餞督輔并召內閣五府部院掌印官侍坐
鴻臚寺禮部史科儀大漢侍衛應用法駕宴畢
該衙門預備上又命查大明集禮中遣將授鉞
告廟禮看議酌行是日乙卯上御正陽門樓親
餞之曰先生此行如朕親征建泰受餞叩首謝
恩既去上目送久之返駕復大風沙占曰不利
行師

二月闖賊統衆四十萬從禹門渡黃河陷絳州曲
沃臨晉河津被蒲州舊輔薛㫜死之破平陽知
府張嶙然迎降巡道李士焜逃總兵高傑退至
澤州沿途大掠賊遂薄太原時初六日也巡撫
蔡懋德遣標下驍將牛勇朱孔訓出戰孔訓傷
砲死牛勇陣亡一軍皆沒城中奪氣懋德知事
不可支寫遺表令賈士章走京師上聞中軍盛
應時先殺其妻子書將死敵初八日風沙蔽天
賊夜乘風乘登城懋德應時赴門死布政趙某

副使毛某及府縣鄉紳等官共四十六員皆死
之晉王遇害
上傳工部尚書范景文禮部侍郎五瑜俱以原官
兼衛入閣辦事
上御書親勅督輔朕仰承天命繼祖宏圖自戊辰
至今甲申十有七年矣兵荒連歲民罹于戈撫
毒百省今卿代朕親征鼓厲忠勇選拔雄傑其
驕恣逗玩之將貪酷偷逃之吏當以上方劍從
事行聞一切調賞罰俱不中制卿宜臨事而懼

好謀而成真勦真撫並蕩妖氛旋師奏凱勿名
鐘鼎須代朕至意徧行不論
建泰南出都司次涿州營兵逃歸者三千人過東
光兵不城土民閉城拒守建泰怒留攻三日破
之至廣　紳衿城守不納亦留攻三日破之殺
紳王佐等及知縣張宏基
闖賊至忻州官民迎降進攻代州總兵周遇吉固
守連戰十餘日殺賊萬餘賊悉衆來攻遇吉退
守寧武關賊復守武遇吉連發大砲殺賊近萬

人會火藥盡有請款者遇吉自三日內殺賊且
萬若輩何怯耶能勝之一軍盡爲忠義若不支
縛我以獻于是開門奮擊殺賊數千人賊懼欲
退或爲賊謀請分爲十隊更番迭戰且去帽爲
識有帽者輒殺之賊乃引兵復進去帽以自別
官軍不能支城陷遇吉縱火焚其家而自揮短
刀力鬥身中流矢牙兵俱盡遂見執罵賊甚厲
賊怒縛于市磔之屠寧武太常寺少卿吳麟徵
請棄關外寧遠前屯二衛地從總兵吳三桂入
關屯兵近郊以衛京師廷皆以失地非策莫敢
主其議

上諭吳昌時着即會官斬決其財產并罪輔周延
儒貶產籍沒充餉止又諭周延儒見賄忘法本
當全沒家產今量追十二萬着周尚儒周奕封
完納吳昌時量追五萬俱免籍沒

上命太監閻國輔等賫餉往蘇寧等處給軍時始
開山西全陷

上分遣太監監制各鎮盧維寧往通津臨德方正
化往眞保杜勛往宣府王夢弼往大名廣平閻
思印往順德彰德牛文炳往衛輝懷慶楊茂林
往大同李宗化張澤民往蘇鎮中西二協

上特陞兵部都給事張晉彥爲兵部尚書又令兼
翰林學士

闖賊至大同軍民皆降總兵朱三樂自刎巡撫衛
景瑗兵備朱家仕糧儲徐有聲皆死之庠生李
若葵合家九人俱自縊先題曰一門完節代王
遇害賊殺代府宗室殆盡

上召忻城伯趙之龍撫寧侯朱國弼中左門面對
乃命國弼總漕淮安之龍掌南京中軍都督府
印管守備事

闖賊陷眞定先是知府丘茂華聞城警預定令家
眷出城巡撫徐標下茂華于獄標中某某伺標
登城指畫守禦時乘不意掖而投之城外殺之
從獄中擁茂華出茂華遂檄所屬州縣預備迎
賊數日後賊始以百騎來受降時二十二日也
二十三日上召諸臣面對先是左都御史李邦華

密疏請擇大臣奉太子南行臣等輔皇上固守
聖意頗以為然大學士陳演微洩之是日召對
庶子項煜面具小疏極言當南巡者八上曰國
君死社稷正也朕死決矣大學士范景文同邦
華擬申前請給事光時亨大聲曰奉太子往江
南請臣意欲何為將欲為唐藩宗靈武故事乎
二臣乃不敢言已而上命魏藻德陞兵部尚書
督師津德方岳貢陞戶部尚書督漕臨濟意擬
從范李二臣之請矣既而復撤前命或云時傳

闖賊已南下故止之
三月大學士陳演務德璟罷演以多貲不敢出京
送及於禍
上召張國維于獄同庶吉士史可程舉人朱長治
中左門面對
昌平兵噪焚掠城中巡撫何謙以聞有旨何謙帶
罪供職
初四日壬辰欽天監奏帝星下移
詔封各總兵吳三桂平西伯左良玉寧南伯唐通
定西伯黃得功靖南伯俱給勑印劉澤清實陞
一級劉良佐高傑馬科姜瓌孔希貴高汝琦之許
定國王承允劉芳名李棲鳳黃友義杜允登趙
光遠不從皆陽御馬從賊高第各陞一級
晉撫馬士英王永吉黎玉田李希沆各加陞二
級
詔總兵吳三桂劉澤清唐通帥師入援三桂澤清
不奉詔惟通以二千人至陛見上慰勞再三命
同太監杜之秩守居庸

大庸伯張國紀進助餉銀萬兩晉封為侯
上召文武大臣及科道於中極殿問禦賊之策有
言守門之人請考選科道餘皆練兵加餉套語
駙馬鞏永固面奏賊勢猖獗官兵畏賊如虎祈
簡才望大臣重守都城聖駕南巡徵兵親討臣
號召京畿義勇可從十萬衆庶從起行上意不
決諸臣皆言其誕妄既退議分守九門稽察出
入召見庶吉士於中左門特命陳名夏陛修撰
兼戶兵二科給事中

闖賊陷宜府叛將自廣恩先移書約總兵姜瓌降
太監杜勛出城三十里迎賊入城執巡撫朱一
馮殺之巡按霍達逃
命給事中韓如愈馬素植催解浙直京邊正項并
改折脏贖及周延儒朱大典吳昌時等脏銀督
解時賊信已急諸臣咸思南竄故二人營謀此
差如愈曾疏論劉澤清過東昌澤清遣人殺之
晉封嘉定伯周奎爲侯上遣太監徐高宣詔求助
謂休戚相關無如咸臣務宜倡自十萬至五萬
協力設處以備緩急奎謝曰老臣安得多金高
泣諭再兒其堅辭拂衣起曰老皇親如此鄰吝
大事去矣廣蓄多貲何爲奎自具疏勉助一萬
金太監王永祚曹化淳等有助三萬五萬者王
之心富第一上面諭之對以家計消乏僅獻一
萬後之心爲賊挖掠現銀十五萬兩金銀什物
稱是周奎抄出現銀五十三萬兩什器段疋無
算
上命張國維仍復原官總督浙直兵餉初國維就

建蠲揣知庫藏空虛朝廷首急軍餉乃倡開事
例一法殺人行刼者皆得輸金贖罪謂國維一
至江南數百萬可立致上惑其說先諭刑部張
國維附和罪輔蒙蔽君上本當重治念方土亮
等輕擬着免罪侯用至是有總督浙直之命時
賊警已逼遂連夜疾趨中途已聞變矣過蘇州
時江南尚無所聞應撫已移鎮鎮江紳衿共留
國維即于蘇州抵任以資彈壓國維自揣皇上
已徇難大位未定事不可知決意南歸侯宏光
即位諸事就緒始抵蘇州莅任
臨清總兵劉澤清虛報大捷賞銀五十兩又詭言
隨馬被傷再賞藥資四十兩命速赴保定勦賊
澤清不從即于是日大掠臨清統兵南下所至
焚刼一空
闖賊陷保定賊至城下李建泰迎降中軍郭中傑
繼城降兵潰遂陷同知邵宗元佩府印彼執不
屈死之總紳御史金毓峒分守西府賊執之謂
僞將毓峒奮拳毆賊投井死妻王氏目睹姪振

孫係武堂人登城射賊應弦立斃賊攢殺之毓
峒媳陳氏年十八尚未嫁與其祖母張氏母楊
氏嫂氏同時投井張氏抱其孫于懷同下侍婢
亦從而下知府方文耀見城破卽自殺
十三日各城門分設紅夷大砲給守城軍每名黃
錢百文連日日色無光是夜風色陰慘沙塵刮
天
上命襄城伯李國禎團練京營兵又命太監曹化
淳督理城守

十五日癸卯日色益晦正陽門外狀魔廟柞忽自
中劈又南京孝陵夜哭
闖賊叩居庸關總兵唐通太監杜之秩迎降
總督王永吉兵敗稽賊賊縱之歸本兵張縉彥爲
請召對閣臣疑之叩縉彥以永吉來意縉彥初
不言固問之乃云李自成有二策請上擇之一
如漢楚故事劃地爲界一解歸誠以大將軍輔
政閣臣大駭遂票旨王永吉喪師辱國不准召
對

闖賊至昌平軍民爭降總兵李守鑾力格殺數賊
賊攢刺之乃扳刀自刎鄉紳張縉彥自殺巡撫
何謙南奔
十六日上御殿召考選各官問以治術安民滋陽
知縣黃國琦對曰裕餉不在搜括在節慎安民
繫于聖心聖心安則民心安矣上首肯卽面授
給事中餘遵奏本半忽秘封呈進覽之色變卽
起入內久之論各官退始知爲昌平失守也闖
賊破昌平將十二陵享殿悉行焚燬隨分兵掠

通州糧儲
十七日上召文武各官上泣下諸臣亦相向泣東
手無計上書御案有文臣個個可殺語密示近
侍隨卽抹去是日襄城伯李國禎領京營兵出
城立營城下數萬人一時潰散夜漏半曹化淳
開廣寧門迎賊入守城勛衛皆逃御史王章賊
呼之降不應遂殺于城上給事中光時亨卽長
跪迎降
賊軍歸宋獻策占十八無雨則京城不可破有雨

則一攻即下至是日黃沙障天忽而淒風苦雨良久氷雹雷電交至時賊已屯西城下火炮飛入城中西城竟日無人敢行近暮定武橋南火起始知外城已陷奄走告上上曰京營兵何在李國禎練兵何在奄曰皇爺安得有兵京營兵皆散今惟有勸皇爺走耳先是十五夜上復召輔臣永固問以前策永固對曰賊前鋒人皆畏賊六龍南幸從者必多今賊已逼近人心瓦解從行者臣不敢保陛下也上頷之及是夜叛奄杜勛至城下呼王相堯縋城入講或欲留之勛曰我家萬歲爺爺威勢盛強不反命者立屠京師矣遂縱去一鼓上召新樂侯劉文炳及輔臣永固令速帶家丁護駕二臣曰臣等何敢私蓄家丁所有家人豈能當賊上亟退召太監王承恩入密語移時急令出部署丁爲巡南計又別傳旨諭至內閣命成國公朱純臣提內外諸軍夾輔東宮留守京師已而呼酒與周后袁妃同坐痛飲慷慨訣絕妃先起名上拔劍砍之斃后急

返坤寧宮自縊上視之曰好好呻儀公上在旁哭不已上叱之曰汝奈何生我家亦及之公主以手仰格臂斷悶絕于地上又令太子定王出避民間盡去本等冠帶戒諭今後慎毋露帝皇家形跡時承恩復命上即微服雜內奄出東華門至朝陽門托言王太監奉出城守者請以天明請驗扈從者奪門守者反炮擊之不得出朝陽係朱純城所守急詣純臣第闖入醉以赴宴未同上歎息而起復走定安門門闔堅不可啟

天將曉矣乃返厚載門散遣內丁隨以永王定王分送外戚周田二家手携王承恩入內死是夜閣臣方岳貢直宿精微科四鼓中涓口傳聖諭內閣諸先生速赴行在亟叩之云聖駕已同輦駙馬王太監出宮矣太子即嘉定門周奎高臥不起門役不納乃走匿內奄某外邸

十九日丁未陰雲四合城外烟焰障天宣武門守門太監王相堯領內丁千人開門迎賊偽將劉宗敏整軍入軍容甚肅張繩彥呼正陽門朱純

臣守朝陽門一時俱開二臣迎門拜賊賊登城殺兵部侍郎王家彥于城樓刑部侍郎孟兆祥死于城門下兆祥子進士孟章明同母何氏妻王氏自殺于寓

尙衣太監何親見公主仆地未起曰賊已將入恐公主遭其辱且至定府中避之乃負之出宮人魏氏大呼曰賊入大內我輩必遭所汚有志者早爲自計遂躍入御河死頃者從死二百餘人

羣賊入城取道演象所羣象皆淚下如雨

殉難者太學生范景文投井死戶部尙書倪元璐從容自縊左都御史李邦華自縊于先灭信國祠中左副都御史施邦耀大理寺卿凌義渠太常寺少卿吳麟徵太僕寺丞申佳允給事中吳甘來周而淳御史陳良謨妾時氏陳純德趙譔吏部郎中劉廷諫主事許直順天推官劉有澜兵馬姚成錦衣衛指揮李若珪王國興中書宋天顯俱自縊庶子周鳳翔于二十一日自縊

帝允馬世奇與妾朱氏李氏同縊修撰劉理順同妻萬氏妾李氏子舉人某婢僕十八人俱自縊檢討汪偉仝妻耿氏左右縊于堂中武庫司郎中成德金鉉同母章氏妾王氏弟生員金鑾俱投井死光祿署丞于騰蛟服冠服呼妻亦服禮服同縊生員曹文耀妻張氏生四子一女城破張氏率子女哭于家祠同文耀庶母姜氏二媳李氏鄧氏及乳母孟氏八人同縊居民田某合家自焚李小槐仝妻杜氏二子一女一婢俱自縊內官白某亦自縊

新樂侯劉文炳集男婦共十六人登樓自焚其弟劉文耀同祖母瀛國太夫人投井死時年九十餘

彰武侯楊崇善自縊惠安伯張慶臻合門自焚宣城伯衛時春率妻孥同投大井中無一存者都督周鏡自盡

駙馬鞏永固公主柩尙在堂同子女四人坐堂中縱火自焚

逆闖入宮門當所在大索宮中不得僞尙璽卿黎

志堅進曰此必匿民間非重賞嚴誅不可得今日大事不可忽也乃下令獻帝者賞萬金封伯爵匿者夷其族至二十二日庚戌得先帝遺魄于後苑山亭中與王承恩對面縊焉先帝以髮覆面白袷藍袍白紬褲一足跣一足有綾襪紅方舄袖中書一行云因失江山無面目見祖宗于天上不敢終于正寢又一行云百官俱赴東宮行在二十三日辛亥殮先帝先后于東華門梓宮二先帝用丹漆先後用黝漆加先帝翼善

冠滾玉滲金靴先后袍帶亦如之同移庵內主事劉養貞以頭觸地太慟諸臣哭拜者三十人拜而不哭者六十人餘皆睥睨過之叛閹某獻太子逆閹留居西宮封爲宋王太子不之屈宮人費氏年十六投眥井賊鉤出之賞賊將羅某費氏紿曰我帝家人也義難苟合惟將軍擇吉成禮死生惟命賊喜卜日置酒極歡費氏懷刃及侯賊醉斷其喉立死費氏卽自刎

從賊者大學士李建泰兵部尚書張縉彥戶部侍郎党崇雅禮部侍郎楊汝成工部侍郎葉初春少詹事楊觀光頊煜諭德何瑞徵楊士聰修撰楊廷鑑陳名夏編修梁兆陽高爾儼李士淳薛所蘊趙玉森庶吉士吕崇烈成克巩張之奇楊明朗張端黃燦張元琳劉餘謨曾梁魏天賞劉廷琮何九雲劉肇國張元錫李化麟姚文然高珩胡統虞傳學禹羅獻文白允謙何允光龔鼎孳趙頻李呈祥傳鼎銓劉世芳周鍾魏學濂朱積吳爾壎楊棲鶚王自超史可程梁清標右通

政趙京仕通政參議宋學顯尚寶卿吳家周太僕寺丞李元鼎給事中劉昌戴明說孫承傳振鐸申芝芳時敏米緻翁元益郭充高翔漢金汝礪介松年龔鼎孳楊枝起御史柳寅東朱徇榮衛貞固傳景星蔡鵬霄裴希度涂必泓韓文銓陳羽白熊世懿吏部沈自彰左懋泰熊文舉王顯侯佐楊元錫吳孳昌郭萬象戶部王鳳林金震出衛周祚程之璿劉顯績禮部黃熙允湯有慶吳之琦張琦劉大鞏朱昔煌工部潘同春鑾

元鄒魁明方允昌黃樾允李登雲呂兆龍秦汧
潟隸清司務孫節大理寺正錢位坤行人胡顯
李丕著張元輔吳允謙李之奇許作梅王于曜
沈元龍國子博士李森先學正王舉光祿監事
林銘球順天炤磨龔羲侯以頭考推官施鳳儀
知縣彭三益黃國琦孫以敬王孫蕙進士武愫
徐家麟吳剛思
逆闖入都首先勸進者陳演朱純臣也向賊叩頭
求用指斤先帝爲無道者魏藻德也從獄中出

而爲賊策下江南者張若麒也其頌賊爲救民
水火神武不殺者梁兆陽也代賊焚燬太廟神
主者楊觀光也大負先帝委任終以拷掠死者
李國禎也先帝求金不應東宮出亡不納終賓
盜糧盡爲賊有負君辱國貽恨千古者周奎也
至叛奄曹化淳王相堯輩不足誅矣
平西伯吳三桂如清乞師二十七日三桂以清兵
至山海關先是三桂聞京師失守先帝殉難統
衆入關投降而三桂父吳襄故遼東總兵也逆
闖李自成執襄誅求金寶索詐甚酷三桂知之
即時返師出關適清攝政王統兵將入　大同
中途相遇三桂即剃髮詣營叩首懇寃願假太
兵復仇歃血立誓攝政王爲撤兵西行逆成聞
三桂之來而復去也急統馬步兵四十萬追之
劉琮敏李過等皆從并挾太子二王東行追及
三桂于關外三桂見賊甚盛不敢迎戰入啟攝
政王攝政王令三桂先與交鋒而自登高望之
待三桂將敗即揮英王豫王分左右翼以進時

逆成亦挾太子登高岡督戰賊衆三面圍三桂
勢危甚忽有白標兵二隊繞出其後如發風濤
潮所到之處無不披靡逆成頓足歎曰此必北
兵也三桂眞挾北兵來耶急策馬走賊衆大潰
次日令降兵部郎張若麒奉太子如三桂營請
罷兵三桂留太子而益治兵破逆成于關內逆
成驅賊連營進發三桂悉銳出戰清兵助之賊
衆大奔自踩踐死者十餘萬人殺其渠帥五人
逆成走永平三桂又追敗之逆成奔還京師時

四月二十四日也三桂同清兵壓城而軍逆成遂殺吳襄並殺其家口三十八人二十九日逆成出阜城門西走縱火燒諸宮殿又燒九門雉堞火光燭天三桂遂登城中火起知賊已走追至保定會擊敗之再敗之于定州北逆成憤極復勒勁卒返擊三桂三桂以清鐵騎衝堅突入斬其渠帥數人首萬餘級逆成中流矢墮馬掖而騎疾馳還營即拔營歸陝西三桂復以清兵掠陝西逆成盡出銳卒迎戰大敗劉琮敏田見秀等皆死逆城乃棄西安由商雒入鄖襄渡江趨武昌逆成屢敗之後每行軍大隊在前已率數十騎在後一夕大風飛沙對面不相視逆成同二十八騎趨通山登九宮山鄉兵遇之亂及交加遂剚逆成于馬下

逆成既斃賊衆無主乃謀向何總督投降時何騰蛟總督五省軍務駐長沙賊黨大隊投誠皆虜其詐不敢應相持兩日長沙知府某揑身而往甫至爲賊所殺賊聞曰我等降何總督耳知府卑官來何爲不得已乃自往賊衆望見知爲總督也列隊羅拜歡聲動地何諭之曰若等來降自當題請受爵爲國家建立大功但若無糧餉奈何賊衆餉我等所儲甚裕毋貽軍門憂何又廣賊衆甚夥狼心未測于是下令願歸農者聽又分遣其衆賊黨散者大半說者謂何爾時撫有其衆激以忠義鼓行而前當必能下江南盡淮而守而逡巡顧忌坐失機會良可惜也

皇后謚曰孝烈皇后

時擬謚號者大學士高宏圖也後即有倩此以攻宏圖者復改爲毅宗按謚法思與毅于先帝俱無取也孟子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爲也效死勿去傳所謂國滅君死正也今先帝俟雨宮畢命後始自爲計義也初擬從權徐圖後舉既脫然知命天之不可爭不難身殉以謝天下智也業已身殉矣猶曰因失江山不敢終于正寢禮也從容殉難合乎大道仁也夫當變起蕭墻

禍介俄頃而仁義禮智俱全而無失焉可不謂正乎謚按謚法殺身成仁曰烈臨難不屈曰正愚意修史者當具疏特請更上先帝謚號曰烈宗正皇帝先后謚號曰孝烈正皇后

附逆閹伏誅疏

總督湖廣川貴廣東廣西五省軍務兵部尚書何騰蛟奏閹死確有實據閹級未敢扶同謹據實回奏事痛自閹逆肆亂逼我先帝陷我神京罪通于天一旦被戮九宮山差紓神人之憤奉旨何騰蛟着吏部先行議叙速叙仍着將臧賊情形閹賊首級眞否該撫察奏解若果的眞照格叙賞以昭大信欽此竊惟人臣之訓義在勿欺如閹死非眞而臣謬以爲死且居之以爲功是欺也欺則臣罪也

當死閹死果眞而閹之首級已化爲異物如首級物化而假托以明閹死之爲眞亦欺也欺則臣罪當死然閹勢實强閹夥實衆何以死于九宮山閹練之手誠有其故閹逆既死則宜留首級示信何以首級竟不可得亦有其故請爲皇上陳之臣自遭左變投身江濤遇救得生臣揣閹逆知左兵南逼勢必窺楚即飛檄道臣傅上瑞嘗曉推官趙廷璧姚繼舜咸寧知縣陳鶴鄖等聯絡鄉勇以待閹果爲清所逼自秦豫奔楚驟雨遘旬閹逆困于馬

上者踰月此固天亾之也闖逆居鄂兩日忽狂風驟起對面不見闖心驚疑懼清之躡其後也即拔賊營而上然其意尚欲追臣盤踞湖南耳天意亾闖以二十八騎登九宮山爲窺伺計不意伏兵四起截殺于亂及之下相隨僞參將張雙喜係闖逆義男僅得騾馬先逸而闖逆之劉伴當飛騎追呼曰李萬歲爺被鄉兵殺死下馬二十八騎無一存者一時賊黨聞之滿營聚哭及臣撫劉體仁郝搖旗于湘陰撫袁宗第蘭養臣于長沙撫王進才牛

有勇于新墻無不衆尸同辭營內有臣晉豫舊治之子衿氓隸亦無不衆尸同辭也張參將久住湘陰郝搖旗現在臣標時時道臣逆闖之死狀嗣後大行勦撫道阻音絕無復得其首級報驗今日逆首已泥誤死已于鄉兵而鄉兵初不知也使鄉兵知其爲闖氣反不壯未必遂能剪滅而致弩及之交加爲千古大快也今而後逼君破都之氣餒遂成烏喙獸臠之肉餅亦可以謝先帝矣自逆闖死而闖二十餘萬之衆初爲逆闖悲號既而自悔自艾亦自失遂就戎索于臣逆闖若不死此二十餘萬之衆僞侯僞伯不相上下臣亦安能以空拳徒手操縱自如乎伏乞皇上察告九廟察告先帝使天下後世知數十年之劇寇首逆乃一旦天亾于九宮山以慰二祖列宗之靈以快普天率土之願臣志足矣至如明旨所云察實紹詔恪議賞是徒滋舉朝之議而重微臣之罪臣惟有灑血于先帝而已回奏奚無一毫欺飾可勝惶悚待命之至隆武元年月日奏

續吳錄

本書承國立中央圖書館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續吳錄序

續吳錄者錄吳事也昔張丹陽郡兼會稽而錄之者也今非封內故不及也且通古今舉之今不能紀遠故紀其近也若其書即地乘固當該又載籍與所傳聞多有之故可考質則體裁具焉今特載予所存故不能悉亦何暇有所刪削去取也予已為吳賢讚以賢人所行事表見於後恐搜引未盡或時時放失且憫夫故家遺俗之日就湮微也又以所見乃不盡同佚遺或與其人大繆不然是當兼著之者若元宋人所為吳載及近楊祝氏都氏書已略可見至其瑣猥妄誕咸一時之事先後異者徃聞故老言多失之亦追憶一二故皆核乃書之且既不足嘗於觀亦說家者流乎

續吳錄卷之十六

沛國劉鳳子威撰

徐達左詩在張徐間亦相與善其與盧熊游鄧尉山也有鈕安仲文楊本景和王諶之常者各賦詩才亦相埒又有陶琛虞堪鄭元祐張適王汝器汝玉王閈陸無寃諸詩雖不甚工因其人著之

姚廣孝有姑既貴歸謁之不肯見遺之悉不受此與狄仁傑姨頗同

金問游玄墓詩云鹿鳴過午花陰合鶴夢驚秋草色班亦自可喜昌穀云松陵不隔東南望楓葉寒塘露酒旗集所不載也

趙同魯宋諸王孫其從祖友同國初時姚廣孝嘗薦之同魯慷慨有當世心御史取民伍之直入面折之云柰何逮無辜就士籍於法何當御史愧謝之王公恕撫吳時有延訪備言民所患苦故王深有藉焉然皆出於誠非若今挾以市者故上下蒙利不

袁

黃雲婁江人爲諸生峭直有氣嘗與邵公寶書論劉伯温初仕元復來歸我其意自比伊尹就湯所建立誠亦偉然使功成而退不可縻以爵豈不誠賢哉而不能遠權利至爲人所鴆時亦卒不問則何進退失據也雲晚乃爲文學掾瑞州使者皆知其才每令著文然無能薦之者其弟子曰朱寔昌來按吳始爲刻其集有傳者

謝孔昭有送劉孟功先生姪鉉還吳詩云草色瀛州新鶯聲上林早予偶得其集曰蘭庭蓋不獨以畫傳也

顧囦界碑人嘗爲元官　國初遁跡不見善繪事每見奇山水及樹石嘉者瞪目凝視覺與興會輒恣揮洒時嗷絶謂得意初師董元復出入諸家尤工設色本衣冠族所藏古畫甚多故遠有所承

張安甫和之子第進士知祁州未五十卽乞

歸時嘉其恬退特加以參議銜後子寰復以通政參議歸相羊山水間稱達節和初與弟穆同試南宮名在弟二和復爲二甲弟一一時稱盛

錢貴王渙袁飛卿三人名相亞然元抑實有士行元抑始爲太常簿即上言大常主祠事國之大事在祀不宜任非其人又言大奄蕭敬弆集振古祥瑾事以諫適　世宗新卽位頗嘉納時方議有所尊奉因論籩豆之數有所爭以小臣直言人尤韙之

居常以禮所交中朝士應元忠鄒謙之陳惟濬皆以道相勉故重於一時渙與飛卿則拓弛任情而飛卿猶爽爽喜樹藝嗜文籍以賞好相命

錢孔周任誕者負氣輳轢一時其所與遊徐昌穀唐寅　王寵兄弟文徵仲董又一時之盛故名籍甚爲文甚敏且多鋒鍔亦尚奇奥諸君子皆推挹然未久無一字傳當

其時人自矜未若今市名太甚虛相附和妄一書成輒自眩舉世皆以耳相貴此風未殄不知來者將謂之何

顧璘本吳人家秣陵才敏贍嗜學與諸爲名者交聲遂傾周行仕亦遽顯由爲游揚者衆然亦醇謹遇士大夫曲躬卑敬無問其人皆能得其懽心善保名譽爲詩若文亹亹有思致一時稱雅道風流醞藉爲人士所宗若其在公之節守開封日值中夏盜起方疏捕兵壓境上轉資咸取給居若無事中官堂方恃瑾勢橫甚能力折之不爲屈意堂敗宏繼之尤加悖獨裁之以禮徵發一不應遂爲所構逮上付秘獄治終無所坐偵在郡事又無所得乃鐫三階徙全州古零陵也僻陋在夷能以教化易其俗已又徙台其所興立功業尤衆吏舞文侵牟者皆立竟之無所遁其情遂歷方伯至御史大夫作監楚躬自行縣減徹威儀問

疾苦休勞之俾人人得所欲湘漢夷獠時出剽掠加以徑發所與噢咻消息之皆有方適

顯陵役興其作方中皆親所治費不煩而規堅可久動皆中程既陟司寇臨桑梓執三尺無所假雖親戚故人亦不敢望焉性素孝友事親之節尤可稱從弟英玉繼起進士官按察以潔廉自勵歸而貧且不給數饋遺之於師友有義恩以交道名故海內士

皆傾向若陳沂王韋分最深吳人士無不游其門文若詩亦自可傾一時集有傳者

蘇易學永樂中自顧順中巽倡之黃勉之亦有易傳近有蔣生性嗜易自謂天解其旨頗與宋儒異事甚奇人多稱焉予欲見之未果惜鄭易不知今海內尚存舊本不

高敞成化間進士性和易無所忤於時稱善宦自禮部郎至應天尹

馬紹榮以書選供事殿廷官至太常少

卿書姿媚入時體草師宋克

葉紳吳江人

孝皇帝欲得士老成者備操彈紳被推擇給事吏科以長厚稱嘗奉使東南見淫潦疏請濬導遷尚璽丞卒

朱栻宰蕭山爲賦平使者爲下其法諸縣道拜御史多所建明遽卒未竟其用

葛鏞性嗜書其積累萬卷爲士師以儒飾吏所蔽獄多完全其傳爰書必以經義從聽

者六萬餘人未有冤者居尤恭謹出入嘗徒步遇故舊懽若平生無少間

枚倫吳江人爲刑曹郎謝歸每使者至吳必薦之遂再起擢參議楚王官觀乃益厭棄利榮引方士學導養頗著廉介風

吳琳性矜慎在郎曹十八年始遷參議貴州人百負之終不見於顏色故謂善保無咎

王宗錫初爲餘姚令能宜於俗召爲御史按豫章所摘發若神誅鋤姦宄不遺力尚書

戴公珊甚稱之

莫震自宋以來以儒顯者十世矣朝請大夫大猷生文寶慶間進士知廣德生若鼎爲録事參軍入元至　國初有名諟以耆儒召

對預大議震之曾大父也家有大櫟餘百年物震第進士歷郡邑皆有聲迄罷未嘗受遺一錢故以介潔自將亦享年永所著有由菴日記嘉興志諸書

龔天錫以文學掌故遷傳徽王王所爲侈力諫不從因自械憲曹令其子

條

上諸藩所當裁約二十餘事蒙嘉納命使檢飭

王亦由是節儉國儲爲充

論曰自高以下數君子皆弘治間貞諒臣由

孝皇帝以醇和誕造休哉至德所孚宥海内烝

烝與於温仁之化凡所産材亦罔不敦厚
愚懣無復峭刻厲深以儉險自命者雖或
稱矯矯執法與守正不阿皆出於忠厚非
若彼僻戾多所傷害以自名者矣

朱仲昂妻曹歸朱三載而仲昂蚤世遺女一
在抱曹誓不他適女長贅華祥祥復夭毋
子皆孀以志操稱僕節

俞貞木從游者甚衆皆日有業無虛怠金公
問陳公繼皆在門王文靖公問其孰愈荅
以金當以功名終陳亦以學義見美後皆
然陳之子寬善爲詩與弟完相師友被服
甚古威儀儼然鄉閭敬之當其苦吟動多
忽忘故其詩有唐風俞自倚者貞木之裔
刻厲名行自以寒士矯志無所屈學藝皆
擅於時蓋俞自宋元入　國初代有人
稱素門元石澗先生琰生貞木立節

本朝又有曰誥者甚著於元今其後乃無聞
朱顥事親孝其所以給共養皆有禮少不安
則容不充衣不解不盥不內奔走若狂及
喪之幾絕使者列上被旌禮

陸氏淑清幼字楊紹清年二十二貧尚不能
婚紹又役於都有艷其色圖娶之要其父
必從清知不可已遂自經於房

王氏妸鳳洞庭民家女許嫁吳吳毋有汚行
不欲行毋不許既即吳以禮自將夫賈於
外有欲汚之者與姑作計不可得飲於室
俾取酒乃挈瓶不進又轢釜警之復不去

且紾其臂隨取刃斷臂不殊再斫乃絕父
毋欲訟之曰死耳豈以婦故死其姑也又
有高氏嘉定狄阿毛妻狄死哭不絕聲逮
火之遂躍入與俱焚姑救之已取夫骨齧
吞之父毋驚相謂欲疾嫁之高歸遂娠經
張豫爲人視疾能豫決生死太醫令董病傷
寒既瘉將出診之曰是不可爲五日內死
矣果不起俞尚書疾衆謂不治獨謂可療
須久服藥耳竟差且幾九十

柳華爲御史時居恤故人陸以五十金助其
營域不受乃以貸已而起按閩鄒茂七亂
作死焉當貸金時獨其子謙在側方數歲
坐其父錮者久之赦回則陸没謙亦老力
營得金以子毋償陸子陸子曰父固未嘗
語我以金出息也柰何誣之謙固言狀强
之數四乃受

徐麟吳之光福里人善飲能引滿百觚醉則
于于徐徐行田野間並歌並進業爲儒誦

數每至百千以貫之家故饒能急人之急
其所授弟子亦多取高第去子昕能嗣其
業又有曰薛英者爲舉子業家貧以廢居
自給多智計諧於俗乃余宗中書舍人孟
功子姓也

馬高性迂怪其隣不戒於火高不顧家生惟
衣冠躡履拱立道旁出遇途艱必徒步取
他道雖遠不厭在舟中梵唄聲碌然人夾
岸擁之方膜拜不已或稱以癡絶即大笑
見富者唾之好讀書手所録甚衆有集
曰白菴

金孟愚自其父伯廣以經儒名有夏建中者
以通經薦爲掌故才伯廣女歸之生孟愚
少漸於訓淹通諸經持已介嚴舉措以古
爲儀猶隘少所合人亦以其迂畏之惟陳
永錫僉憲杜用嘉邢用理顧寅仲與莫之
逆也王公恕撫吳時採撫利病乃上民務
九事多見納後使者至亦數言事蓋志在

國家非爲私也

韓襄世系自龍維侯至唐相休遠有端緒入
國朝奕與兄奭皆以醫顯世其業至襄尤善爲
人治疾所全甚衆其婦翁即張豫也亦稱
其用意精察脉所甚微今其後尚以爲方
名也

朱宗遠余少則聞家大人數言之其族望久
著於吳丈人能敦信義有惠恩人歸之其
能斥貨財濟人空匱非有爲爲之亦自其

性好施人有擬以魏公子者謝曰彼結客欲爲縱橫吾儕小人自相呴沫寧能效彼延接且以揚其名爲也

陳希承公尚之仲子爲兒醫能知變不泥於常所用方時謂陳工用熱劑然自其用之則效他人不能

毛珵仕至中丞視江防當

武廟初方宴然遽請告已而盜縱橫江淮間及逆藩作漸多事蓋有若范文子之憂公

室者可謂見於幾先也

施鳳槃之姪槃及第遽天鳳行賈淮南執勤晝夜然猶不忘誦習性善記一覽即得以所業投倪文僖公岳爲介於陳中丞直夫陳故以理學名得之喜曰從吾游者豈惟文焉爾乎若生可與深詣者浮梁戴公珊視學吳遣吏敦命之試力辭錢學士以經明行修薦之部使者亦不應退就隴畝習樹藝芣菓嘉卉無不遍植松篁數千挺盤桓其下以自休暢人犯之不校有盜徹亦爲備盜笑謂之第安卧不相侵也其能化强暴若此

熊烈女者慶澤之子布政祐之孫也許字秦漢漢死哭泣不下語其婢以死秦闔門自縊婢驚救之他日有媪來曰是將媒我耶又自縊家人奔解之免父母終以其少也且未嘗爲婦有馬謙叔者聞其貞慕焉爲爲子求聘女聞欲縊不得引刀斷髮截耳流

血滂然適有百金良藥傳之愈或諭之未成婦何自苦令幸父母無恙時即不諱欲誰依女曰吾心已許秦顧可改且惟死是求又何論無所衣食爲及秦且葬欲臨之秦之姑又已卒哭之哀漢止一穴手塞其旁曰必歸我於是返即屏去華飾布總箭笄以終喪禮郡守表其居曰貞烈爲月致薪米數十年之死靡他君子謂始能聞變而遽以死從是感激於一時猶可能也今

從容以貞一自厲殁其身雖過禮不尤難
哉吳有戴用代父王敬代兄死者皆臨之
以白刃不變孰謂吳俗輕無強毅敢決奮
難不顧身者後乃有張哲知州婦沈氏者
夫亦蚤卒未成婦告其父母欲一臨哭遂
不肯歸養其舅姑以老蔡守國熙嘗表其
閭

黃筦字和仲與吳鳴鶚皇甫成之一時名爲
吳能詩皇甫善書筦以經學且有行義三

人者皆累上輒落二人竟卒筦廩食久次
得上國子

劉用涇諱洊仕漢陽推官以廉公自持嘗漕
官物其羨六百悉籍之庫按察楊繼宗以
風節聞特重之王文恪公敘予宗家世黃
州統領宋南渡時自汴徙生和甫元平江
榷茶始家吳生長卿長卿生德讓入
國朝沛縣教諭沛縣生子五人其二無後今繁
衍者三宗也

陳輿以力田起家營居室橫涇侈之貲入歲
盈千霽以進士高等爲編修當奄瑾恣能
以言折之坐罷且詗俟下御史治霽惟飲
酒自若亦能施惠其閭里迄霽復起至祭
酒聞之家大人云嘗出語爲司業持以指
斥故亟謝歸蓋終以戇出也

陸俊雖處士有當世意往吳有馬甲徑於北
民應是役破家未已俊既爲之悉其害欲
疏言吏之所以侵漁役所爲病者南人不

習馬而又浚削之深井言田賦不平里胥
得爲姦其間及鑄錢惟五銖便宜以時爲
之鹽禁太甚故盜滋凡官民利病數事日
夜思作奏上之人謂之曰吾能免而馬役
胡自苦爲曰吾自應役吾惜賦法不便欲
推廣之爲永利耳迄後乃多用其言

張翥由曹郎守南昌有豪縱恣殺越人於貨
亡匿無敢發乃遮捕得之郡中爲惕中貴
乘遽索珍奇發取庫物曰吾守府之吏不

敢妄獻有所弛費且吾民其有貨賄吾不與知乃卒不敢肆進參政遷按察使雲南乞歸諸夷皆服其公廉有威追送之

陳璹被選爲吉士學爲古文辭有思致徙給事所論皆持大體僧曉獄以理士所當罪非是卒從上服衆以爲允出行土田檢藩國所分不爲低昂進中丞施天泰亂作以兵會都御史紳招之來人以其賦田既不矯厲擊賊又不窮兵勢所至爲嫌者王文

恪謂惟衷與信非所以獲罪也其後乃繁諸孫曰淳字道復者以圖翰稱曰津曰汸皆名於時而道濟先生則余幼受業焉璹與霽蓋同族

徐源爲兵曹最久時武吏襲者至二十萬源謂諸以疎族繼者稍裁之其以罪奪者輕重論非重辟無廢貳勳人以爲得衷都御史賑山東饑請以漕米八萬與貧民已又欲償源以民甫罹灾未恤又可重斂之竟得放免諸孫曰禎仕刑曹至參政

賀廉以易舉爲文學掾傳　代王敢抗言當世其子曰元忠始以易教授弟子從之游者甚衆名專家學已乃爲御史出按嶺外其持裁甚峻有直聲當路者不悅之出僉事雲南躬勤勞悴有言其屈者進副使土夷爭累歲不解爲要約使無相攻使者方列上其功已謝罷夷以金餉皆不受居不事華侈不營居第出入閭巷人不知其

有官子泰繼爲御史按閩中還侍立惴惴元忠蓋以嚴冷人憚之與先大父特厚時時相過家大人少嘗游焉

沈林初知晉州年未三十其政有經教民樹藝興利除害俗故惰使知作力致饒民誦詠之遷刑曹出守順慶謁中貴不爲禮逕出中貴怒林曰禮固當倨若此而責人以恭耶在郡好興功業諸所爲無不中程以城郭庫盖築治人猶謂不急及監廖寇作

得依以守乃大德林遷衆政雲南交人忽出兵境上衆恐曰我在彼敢動耶竟無事逆瑾方用事嫌其不謁也銓曹列上皆不報既乃除布政山西遣人詗之無所得止以其不當乘驛坐之猶冀其請也乃曰吾寧隳官忍失其平生哉故卒輸罰罷瑾敗起官雲南尤能節縮用度進都御史撫貴諸夷出剽究切之俾咸服其辜其恃險遠倨梁者以兵鏖之斷其饋道以鏡卒遮遏

於前而縱火飛礮攻之纖餘無敢不聽者黜其酋夷多設吏治之又爲蜀寇方四出恐其軼我據諸要害掎角之故迄就平以恤歸再起撫山東則已病遂卒其平居恂恂言不出口遇事乃奮發其後再世諸孫雖衆然不克競

魏志寧以詩義名經生咸見推迄不第廩食久上國學授推官南雄郡故筦財貨口能以廉自刻治文書多作輕劾平反甚衆有盜獲乃誣以主婦姦隣媪證之婦不能明察其色冤竟坐盜他所全完者皆謂非遇公無復者嘗行保昌令其僻在山藪素不受令者咸願聽魏使君迄卒於官子應召亦以詩舉進士爲刑曹郎其傳爰書尤能用輕訊以治 詔獄失 旨罷諸季曰麓隱君學有源委而操行誠謹厚醇余嘗爲之誌麓隱之子曰季朗則以文擅一代

朱夏尚書恭靖公祖也系出唐孝友先生仁

軌宋元來代有聞曰吉者入 國朝爲中書舍人夏則其孫也業儒教授於鄉多與大夫士游家故多藏以前名輩書跡又能購求完輯之無所失墜傳子及孫遂益著

仰嵩大理丞瞻之子當瞻彼誣謫戍嵩數叩閽言其誣枉因得復用嵩年至九十

楊信給事杲之父中丞伊志之祖也初爲常熟周氏贅婿徙吳西濠上能亭百貨遂取

饒年至八十

蕭奎主都水事造漕船淮南勤悴非人所堪或問之使領憲視學貴州又有言其非文吏者去學職憤憤卒

文洪溫州守林之父也其先楚人系武校來徙洪以博士弟子隨計與子林被推擇洪授掌故涑水其子孫今乃盛於吳始林爲永嘉令永嘉舊名善訐林所治皆悉其情不能以毫髮遁咸稱神明中豪倚大豪爲奸人莫敢發計捕之至即考竟遠近咸快之隣邑以銀課不中程移林督之林爲上言銀非土毛寧可爲常課者竟得減徙民訟者不肯服令誓於神林謂吏不足任乃瀆神爲因釐諸不在祀典者方言上人沮之及丞太僕即又盡力官下抉剔冗蠹又嘗陳聖政十事多見施用繼又陳匡乘馬三策其滋殖用繁人謂其喜事益嫉之遂自免後復起守溫吏民素習其教喜復來

相率走迎竟卒官

吳鎧吳江人爲兵曹鈞陽馬公文升才之未及薦卒弟鑒亦舉於鄉善治家生其田業盛一時

張泰庶吉士授編修善爲詩雖不矯矯亦自出人

王庭字元直崑山人葉文莊所器性凝重不妄殉人嘗聘爲考官不屈御史御史重之尤慎取予貧而狥義不以文學貴也

諸質選上司徒遂由祭國子進編修其爲丞嘗行國子事儼然臨之或嫉焉偵無所得

時有鄭鋼以文學掌故爲　王傳稱有經學履操醇固行不詭隨與質皆以行義見美

朱吉洪武中薦授給事時方厲精無敢苟免吉所言能當　上意又乞寬藍胡黨禁人尤危之迄見納已又改中書舍人出按察僉事竟坐之永樂中復徵爲中書舍人

卒年八十餘子定安學於周伯温工古篆
次泰安爲文學掾永安亦善筆札皆以修
謹稱有家學

夏瑜字公瑾爲考功郎以公方見憚用事者
誣斥之景泰初復官自免歸後再徵不起
其守已矜嚴人不敢干以私雖燕閒色甚
莊故不容於時

傅著常熟人洪武中預修元史爲常熟學諭
知潞州有文學

鄒奕吳江人元進士入 國朝知贛州坐
累謫居二十餘年永樂初蹇義薦之召還
有吳樵集余得之他所吳江爲詩者蓋自
奕始也

沈訥崑山人正統間爲理士出按察福建時
松溪採銀僅令充不求羨慶元盜起猝至
訥以計捕之尚書孫源上其功遷副使卒
訥高自措人鮮當其意爲文自貴令每凌
忽人故多怨嫉然亦自名一時所著有傳

者

沈應洪武中召入 文華堂備顧問出參
議江西善爲詩有東澗集

宣嗣宗以書被選中書舍人進驗封郎受知
宣廟

吳誠自其父可大以醫名誠尤善傷寒後乃
有施宗文盛文繼俱著名

鄭思宇歐仲其父東與弟采皆介亮有志節
學爲古文辭歐陽宮嘗薦之其所著多不

存宋濂敘其餘爲聯璧集思洪武中召爲
國子助教遷御史至布政又進磨勘司令
陳汝秩惟寅汝言惟允其父徵時稱天倪先
生虞范諸公咸所推重本廬山人來居吳
爽儁有逸才善詩工繪高自簡貴人皆折
下之張氏時頗見親信洪武初官濟南經
歷坐法免汝秩與弟齊名尤矜抗無所與
汝言方貴用時閉門不通賓客恬然適也
洪武中徵乞歸汝言子繼爲名儒孫佃亦

能詩以儒業世其家滕司徒德懋子姓也
賀承父公宣嘗官大理評居江陰承復來吳
適有與父慊者構之伍符攝力辨不獲僅
令備吳士伍承束修至行人賢之弟子從
游者衆吳文定公與深交子庸娶祭酒文
恭公女
賀恩吳文定公同舉於鄉第一其上南宮館
於文定公遂死焉又爲致其父以喪歸一
時友義可謂篤矣雖文定之賢然恩者亦
長厚君子其父甫篤行有聞正統間
詔有司舉士無錫以甫名上以非其邑人却歸
余少則聞鄉之人稱感樓先生者則其人
也有詩集傳楊君謙爲之序
許思温洪武中爲刑曹除御史出爲令揭陽
尋復召遷按察北平復改署大興兵起時
命守城進左司寇改少宰蓋見幾而作者
也後官其子俊太僕丞至孫銘爲司馬死
於邊

吳瑄元璧余少習舉子則聞之家大人言瑄
精於經義數試不偶弟子多成名去曰吾
於經學入骨矣不第彼聊爾遂試通益憤
憤後以次上太學舉於順天然竟不成進
士通判黃州以歸性拓弛好侮人間畜古
器自娛時目爲高簡
陳錡世以醫著至其兄鎰始貴而弟鑄之子
僎復起進士遂爲衣冠族錡少出後季父
玉以謙退名錡有所著書存
張倫舉於鄉卒業國子從夏官守掌箋奏銓
曹以才薦俾理御史臺獄中丞復才之奏
授御史
滕用恒
太宗時獻符頌三篇召見命待詔翰林用恒善
書工篆籀
俞烈婦文宗儒太僕之甥也歸顧春春疾亟
與父決俞悲傷以指扶其目不得脫則引
刀刺之

陳鑑司成性清簡無他嗜好惟愛古圖書工
筆札善臨模殆與眞蹟混
湯滑蓋以賈起家能用計然之術益致饒兄
弟八人渭仕知縣其餘皆善廢居故湯氏
之富甲吳中久之今乃漸衰
錢愷自常州徙蘇善小兒醫所治多全與其
兄伯常判院齊名數十年著於江南遠近
携挈孩嬰來者繼於道
顏璋居何山下嘗仕爲縣丞能以廉自持吳

文定公家居時嘗與遊其孫涇第進士
陳綸其父仲禮善爲家人生産綸慷慨以意
氣聞雪中見水濱婦流血乃新産爲舟子
不容綸亟引歸善視之
周原凱者崑山人富厚累世季父用和兄原
道更衡賦於里中稱長者
周傑吳對門里人父文昱傑之弟傃別居溪
南卒傑身往字其孤子謂即吳文定公女
婿婚也官嘗繇其家鎮遠謂代其父兄往

返幾二萬里異時者雖貴人不庇其親姻
役也
吳璠吳江人以郡國所上士試中書在館閣
三年李文達公才之授中書舍人出爲工
曹時陝饑以淮漕米四十萬賑之司空舉
璠往視淮入河運上給焉時舊渠廢道險
遠璠能量舟車便不勞費一時稱利司農
李衍因謂漢唐都陝漕山東宜修復故道
者又令璠往璠見三門析津水勢曰此豈

可舟楫濟者遂罷其議於時河内外所全
完者甚衆
汝訥吳江世姓也汝蓋汝鳩汝方之後居黎
里者族亦甚多訥舉於鄉與璠俱以書給
事
内廷出爲兵曹主武吏除十年王公恕才之守
南安有清操書得晉人筆意
陳愷崑山人與訥先後爲兵曹時承平久武
吏承襲者已不勝多議有所以消息之愷

蓋長厚人焉公文升亦不復載也

周綱宋周茂叔後也其譜系存焉綱以易試博士弟子不第御史成規以經明行修薦授融縣丞融柳之下邑叓中以剽掠爲恒綱善綏輯之王忠肅公時作鎮薦爲令益得恣所欲爲舊不知陸耕教之即山治阡陌佃之因以足食卒於融後韓襄毅之征討也其子奎實從行以功特奏丞融縣民以舊令子也樂歸焉

龐友諒世居龐山湖其先漁於湖見水中光煜沒探之大得金因置家其子孫遂繁友諒少敦厚兄友直以富民徙 京師即代兄徙已而念其親乞歸至動天聽士大夫多稱焉

劉緪其先金陵人祖季德徙蘇再世翰卿三世公威四世弘遠生緪其醫自王仲光韓復陽盛啓東以來不以攻擊取效主養滋尤善察疾緩急

憲宗時召入供御良驗蒙眷知進官父之乞歸上猶念之問前日白鬚老人安在其賞遇如此

錢完武肅王之裔也世居海虞完蓋富而誠謹者也子曰昆舉於鄉孫承德官御史徐有貞武功伯之弟也甚相友愛方其兄貴時謝退不倚恃自豪故人稱之

謝縉始爲賈見爲吏者慕之復爲儒肄國子表德尉客之善歐陽率更書運筆安閒陳悅僉事祚之孫也祚以言事累其親死於

燕而子寧孫悅皆克自立

劉玆其先亦汴人從宋而南名亨家常熟生善甫元常熟州判生仲昇爲萬戶生伯彰百戶伯彰生謀謀生宗實宗實生玆則常熟劉與余宗不知亦同不也其曰劉緪與劉原濟之族又不知同源與不且緪家亦自金陵徙事又與余宗同也惟劉美存譜自清江云出原父近有任蘇州府者名體道清江人云其家譜牒甚備期以示余未

得也

周泰詔之父也少從樓日宏先生學重遲寬和日宏愛之以女歸之時有鄭德輝者亦有儒行人並稱焉仕卒樂會知縣至詔際世宗乃大顯

錢遜與虞之錢皆武肅裔家故饒鑿池作亭館延客日游其間烹鮮飲食客而已乃竟不嘗他人未食新即厚值取之專以味甘游談者致譽者祝參政灝亦其所善也

周賢正統間進士官南曹參議浙卒官四川烏撒道中子曰同人余少猶見之

管濂有義行貢上爲寶慶文學掾遷

知上教授甚爲眷禮今諸管似有存者不復能述其世矣

予外王母管氏蓋二十而寡誕吾母方暮矣以靡他逮母適吾父方游太學與母偕至京聞祖母恤父匍匐歸遇齊寇作備歷諸險已乃生予撫育尤至逮余有立訪諸管以長老皆没後生者迷其先代竟不能知近遠也

徐潮吏部侍郎縉之父也徐以財雄於洞庭學其子於里師王文恪公見而字之女已而縉竟成名故徐遂爲著姓縉工爲古文辭與當世士交獻吉昌穀輩皆相揖讓嘗試士應天其所取爲一時盛雖少爲文恪公知然其才自足致青雲諸仲曰麟尤予所欽也

蘇之藝無不精良非他所能及無論文學圖翰皆有承傳後來者或過之書則宋克祝允明履吉徵明既捐一代醫則葛可久王仲光葛予已列序葛之砭後遂絶無繼者

其他奇技淫巧百工以絶藝名不可勝舉

陳性常者仙人張三丰之再傳學道武當已而居王屋山都太僕過之七十八矣神氣清茂似有道者言其師玄玄白號三丰叟人第稱之三丰而不知其名正統間猶在

後不知所終則猶化去耶人言仙者謂不死然久之皆不復見雖云有見者亦瞥然遇之且皆何往安居見而不能常有無之間乎陳謂張遼陽而人乃謂寶鷄人也

龔詧者崑山人與莆田陳繼先同爲給事見法予詔亦被罪監金府門當靖難師起時言北兵猝至有徐添福爲之内侯問將導之是宜先誅以除禍本不聽及兵至果由徐啓金川門詔被誅繼先亦從戮

劉鈺以僉事歸善詩亦工繪事性倜儻喜賓客爲圃置亭榭石錯之爲埒穴以入疏爲沼游其間名有十皆標所以適武功伯數過之與飲食多所賦傳爲盛事

杜用嘉紀善録云蘇有匹者李伯順姪茂四歲而孤順撫之長既順病且死茂於客室割其心取肉如指以灰傳其瘡煮肉進順并之遂甦而茂亦旋愈僅羸損而已此其誠感耶

王錡云蘇有尤文度太宗授以祭酒辭不敢當又授以中丞又辭才不能乃用爲參議貴州既而謝歸貧甚絶不詣人人亦罕識之太守入計家宰與尤爲同歲問其起居不能對回郡遍求之乃得一老絡絲委巷敝衣芒屨濺如也以告守守訪之則行矣尤誠清約然所執業何卑下也且不有異行殊節何詭飾若是

郁彬長洲諸生能詩好義水所治田舉謝珍者爲正以事累當重服力爲辨雪者踰十年所而釋之至破家不憾家人尤之曰吾嘗保任之矣而令枉坐耶他所爲德其鄉類此子杰郡諸生經行修明好導人爲善杰二女適陸鼒石泗皆早寡矢節皆有立杰子明都善文杜工部云本喜文爲活濮省身長洲人學爲儒繼娶鄒方二十而寡家故窶甚誓以無他已復爲益竊其貲食絶宗戚皆勸之云無復之矣可若何竟雉

妹焉

對門以張氏望山昔之有四姓代聞顯人以行義重者伯揆幼敦至性服勞厥父疾則躡晝夜伏床前問所苦以鞠躬故扈其肩背倚焉腰膂復不任母嗜含桃既歿終身不忍含桃見推分讓財惟孝友篤其叔子明甫學以儒孝亦如之母隨伯揆任疾作不畏寒趨之猶恨不速父爲使者持斷之幾罹與之歸母染疫祈代之身禱以文神若許我我其歿而生母故人謂鬼神有知胡寧不並全之而從其請如嚮此欲彰其心誠孝哉故時稱張氏淵孝克世篤也弟鳴思給事以直臣著於文尤擅已命家當代猶疊疊欲以功烈掩也

蔣族載之劉續霏雪綠其延楊鐵崖於家豪華可想今有二蔣尋姑氏家則樂陵令昂後中表凡勤字應兆性惇一尋幼則拊之家內外皆取庇往遠役綜操經費治家人作業皆賴焉惜無嗣樂陵之庶恩從事蒲有獄久不決幾俟之知其行賕也遂坐之以敢決稱轉餉至燕爲貴人隸孰沒卒以智計獲償九十餘卒亦無後族殆殲焉

蘇之士匿跡江海間以名德重當世固有立節槩慷慨死難者有持風義特立獨行者是其上也下乃爲俠其以勇力聞者都元敬嘗載之然未爲暴也今而遍天下遊士多蘇人本不能文而稱高士客公卿所少不禮則怒罵之其橫甚若何

都太僕當

孝宗時在禮曹郊祀前一日與同官露坐忽五色雲見於日下非常氤氳此

孝皇聖德殊祥非易覩也

閶門有朱姓者夏夜見正北雲際一龍頭大如屋精光粲然背立一披髮者殆司龍之神乎又白蓮橋漁者網得一物鱉首魚尾目赤如火四足類鴨狀如犬漁者怪之鞭

數百不死

成化丁巳八月常熟李墓有掘地得古塼乃唐顧府君墓誌顧名民謨其文百四十餘言

呂勉懋功嘗從高太史學高被罪勉居南濠言不敢及詩永樂中乃出太史集手稿并自作太史傳及杜禮張子宜方以常王止仲徐幼文楊孟載張來儀浦長源梁用行諸君哀太史者傳又百餘年廣之察學使

者張企翺始爲梓行又朱整繆知錄言高季迪以一詩致罪詩云侍兒扶醉下芳階宴罷披香帶月回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宮禁有誰來

賈孟泰岳本和爲同舍生岳出戶未暇闔賈暮歸入見几上金爲留一宿守岳未曙來意已失見賈驚謝之賈後爲湖南委吏藩使徐輔德按部嚴守恐召賈囑爲之地賈以應守命是罔徐也不則又非所以事守遂逕歸貧無妻子寄食僧齋題曰三絕謂宜與嗣興居吳上大夫方醵金給之行則高矣然如先裔何

雛賈陳二女皆國色御史虞禎爲其子娶季女婦禮甚修整其賢之已而監察及賈皆卒家落子居學傍旦啓戶見巨蟒蟠焉驚視忽失遂亦卒婦纔二十五惟一女迎母與同處垂三十年操厲甚苦

楊基張羽徐賁與高啓四人國初時以詩著

楊官按察副使張太常永徐至河南布政以傅友德帥出之興論死今吳中皆有其集又有謝徽張適申屠衡盧熊陳維寅維允周砥楊文理徐用理皆一時才子惜其事皆散落無可見或存一二詩又非其至者盧有始蘇志

國初姜子奇妻美而艷在張氏城知必遭擄妻欲死之子奇止之云萬一可再相尋何遽爲已而果爲兵官所得子奇巧於途妻

識之亟遣以釵并一詩約逃焉兵官覺而詢爲其夫令之復合婦失身無可言特其飄零有可哀者且與餅師樂昌事類

張率蓋當我初下吳時來爲守松江錢鶴皐素橫於鄉聚兵爲姑蘇援孰率脇之臨以刃不動有道士楊仁實者率徒纂取之已而大兵下松率還捕其黨數人迄復定明年爲部使者陷以罪率璽璽辨無所撓竟罷去

崑山惠嚴寺殿基或曰鬼工有僧繇畫龍每風雨如騰躍狀僧常以鎖鋼之吳郡進士崔庸詩云人莫嫌山小僧還愛寺靈殿高神氣力龍活客丹青寺嘗與客尋其處邈不可得遇一僧云其所居寺有唐朝檜與談亦深入禪理因遠遂不至而復

太倉陸伸安甫撰蔵殘錄始自星曆黃素書名物度數經史傳疏說家怪異瑣猥事無不詳核亦可謂博綜矣然人無知者

余里中多長者游若劉用嘉劉服重趙宗周伍澄及予仲父世韶一時無不傾者出入則人皆向之或避去無敢傲睨不若近涎浮也用嘉之後遂顯而服重二子時雨嘉遇皆以善爲方名尤著

崇明吳之餘也居海中鹽盜所出沒往劉通金璠施天泰鈕東山沈岳秦彩黃霑尹克文構亂於前秦璠黃艮弄兵於後王師致討碧幢紅旆直指沙中倡亂者雖授首而

餘族體魄沉江魚者無算秦璠之初構釁也始於富溢吏誅求過有與市者教吏發其陰事忿之遂劫其家攜其婦女去度不可已乃擁兵自衛吏始猶欲姑息既招之不得言於監司時王公儀爲守亟請兵湯克寬以邳人至勢甚銳沿海民不從亂者恐兵入也夜掩之殲焉擒首事者獻遂以功聞大抵沙汭廣衍海波易動撫之失則兆亂異時爲患者必此也

永樂十三年九月日午嘉定見空中白氣自
西北有聲如雷隱於寶山南奔視之一黑
石耳
景泰六年夏嘉定海濱有大風吼如雷挾以
驟雨偃木壞屋壓死甚衆又嘉靖四年秋
颶風大作于時幼驚甚所傷尤多萬曆七
年秋七月予送客姑胥之臺午忽大風從
西扳地來卷石飛屋勢若天摧震凌搖蕩
驚魚所避恐屋壞出庭中望際空颺怒吹

砂擊面雨復大下至明日暮風又復作聞
湖濱數處風挾水上擁淹浸大有所傷
天順五年七月嘉定海壖風雨作平地潮湧
丈餘人不虞漂溺者四千餘人
弘治十一年六月十一日申刻嘉定之河渠
池沼及井泉悉震盪湧高數尺踰時乃
定至十六年四月邑之桃枝生花如木綿
擘之色白無核
嘉定之集仙宮宋嘉定十七年道士巢子琬
建子琬爲兩街都道正賜紫號冲妙太師
修煉之餘遊戲翰墨嘗自繪其象書贊畢
沐浴更衣而逝成化中宮之道士胡浩然
進號冲虛靜默顯教眞人賜銀印玉帶
近見朱氏譜蓋刻於正德間其首有吳文定
公寬云光福朱氏其先居下邳曰梁者漢
永始三年過江居蘇至東晉咸安間曰明
者官遊越州遂爲剡人世仕吳越至億宋
太宗召授以官始居吳城雍熙寺之右自

是其子孫多通顯而長文尤以名義著自
其大父時構得錢氏園因日遊其間謂之
樂圃先生又有杉墩新安開化華亭諸族
盛甲一時然據朱存理云朱凱者其裔而
譜乃不載今陽山之朱族屬亦衆而朱恭
靖一族又非同源譜竟無能續修者則後
益莫考矣其所載有徐禎卿爲朱叔起銘
文甚善餘若陳繼杜瓊祝顥陸瑜莫旦陳
欣張習諸爲誌者皆名公也吳之望顧陸

朱張今張氏方盛有曰準者剽望清頴有
文思嘗志吳人物至張季公冲尤伉爽俠
烈負其才氣予叔氏世韶張氏婿季公姑
也死於難京邸嘗聞家大人言每傷之予
幼學經義壯歲即過目不忘雖以經生起
而多所誦通可謂博極人不知何憾

王僅私謚書雖不甚多若其所過則精專叩
之終無遺誤始游於予同歲韓承志所性
善飲酔則頹然愈温温如也進之華太史

客甚久予每過則語移時太史亦以幸舍
待之非同常客已又或進之分宜相所歸
爲予言游其父子所二第相去遠夜則之
其父所談或徹夕厥子恐悚日夕惟涕泣
相對耳審爾何初之狂戾僅初詩亦平平
時有岳東伯姜玄皆以詩名玄詩予嘗見
之冲淡可喜岳則遠不逮

俞允文故諸生元美幼時與遊故亦恬曠夷
易神氣清令有獨往之致予見之其居筆

翰足標一時

陸治以善繪名亦能詩結廬山中頗有佳致
客詣之愛其賞率皆以虛勝稱晚乃以田
與范太僕爭言人咲之若文伯仁錢叔寶
皆名能畫而錢尤雅儒學於文太史好藏
名書多手自録

何徵君點隱吳郡多遊臨華寺九金堂飲鹿
塘靈寶院涵星澗今不可尋想虛有此名
耳予事山高隱外書恐并其書無之

宋黃由封長洲縣男則邑人也顏慶鄭起潛
王景齊皆封長洲縣子食邑三百戶今子
由狀元坊猶存其居第則爲衛尉何氏宅
池可數畝樹石猶可彷彿多古意地甚廣
又云舊爲吳王酺坊也

陳鎏仕至方伯祚之後也善擘窠大書爲時
所重子循甚嫉之雖道華亦不能善其人
温裕舒緩日飲亡何宦雖達家故中人貲
悠然事外人以爲無傷也不知何以致尤

當以盛名耶子爾見亦能書跡頗似父其友曰張世陶晚乃游於予善爲酒令言子堅舊事時慷慨念之云其於交能緩急之不泛然也張能豪飲故與之相洽然張未年益不振予爲之殮

賣油翁祝俸故婁人不知書性孝仁當食時必待父食然後食子歸晚父亦必待小艎挈家避寇明日聞警舟膠不可動又明日乃獲去使前一日斃寇手矣非有鬼神邪

蘇之爲守令皆精擇良吏自魏公觀姚公善況公鍾來其所劘勵教導漸液深矣至胡公纘宗折節下士風由此興然黃勉之管東溟頗不蒲謂開後來好游漸耳

何名世以傭書給家故饒官徑之急且不善持生好深湛思朝誦不輟夜覽達旦客至清言淹晷當食無所設茗飲相對欲見之者終不肯往其友爲覓一室則已卒嘗緝明以來人士有風度者或賦其二二詩與文幾百人亦散佚不復傳

季文學寶之落拓不羈士也故時諸生肄爲之都長者率侮凌諸少者無敢譁後諸少乃倡老無復讓每集則羣相與誇詡笑謔並至年長者益遜避至無所容季故食於公家試不嘗絀乃以次升於國子故亦能忍事矣

張虎仲王昺二人者市人之有行義者也張晚未有子求良家女宜子者有媪來言其所有二女子皆有貌惟所擇既以厚貲娶之復見其舉止疑焉則其博士歿不能歸其喪故售女備行李欲返之則已發乃令其妻善視之曰吾敢妄衣冠女哉爲擇婿嫁之後乃生子習舉進士人以爲隱德效王故業捆織家稍裕人有以少婦託者云其女弟也貧不能相存願事人王既資給之令飲食而去婦與男子別涕泗若不勝情窮其所由來則夫婦也曰汝貧故至此

吾幸力能相及恐令爾離析哉不問其直
遣携之行云爾善爲生無令乏絶也夫以
庸常人而能恤匱無漁色意遠哉其足尚
矣

余守約家城下與予家隔河耳予晚乃得其
人則已沒久矣資故清絶亮拔不凡好賢
慕爲名者故諸名勝皆與交座上常滿爲
致佳果湯餅談竟日不厭多藏佳書皆手
自校人多從之借予嘗得陸務觀筆記後

乃題唐寅名假守約本讐定異時者人乃
尚學問子畏名任達而猶惓惓諷覽聞之
人云子畏嘗爲文祝允明讀之云汝近廢
學耶其相警如此今人能不守約弟樂善
予晚識之已八十餘尚怵怵脩謹出所畜
元宋人畫示予內沈石田一册覽勝書跡
亦有佳者問其兄亦壽考書則今皆失之
矣予里素多長者近頗凋謝然視他所則
猶有數公存乃其人多善賈以末業饒尚
有淳風焉

王顧亦士人而貧陰行善顧其力所及無不
竭值歲飢道殣盈望顧躬倩人舉而掩之
以長弟薦上子庭遂顯仕及孫敬臣皆以
德義重

孝烈者若伍九疇泓嘗爲其親割股年八十
餘尚康強爲人視疾精良有驗嘉定有歸
孝子者親爲賊劫奔往請之祈以身代賊
皆殺之有唐孝子者歲儉民食一升唐有

毋無以食乃鬻其婦婦故不肯竟爲人納
之携其一歲兒與俱時時竊以遺姑遭捶
噤不言後覺而義之復以歸唐拒不受欲
自溺姑救之免常熟二文學女楊簡爲寇
入其家掠女即投河中水不能沒簡援出
之寇去復來即又沉竟死之蕭氏女自其
夫家歸寇艷之強即之繆曰吾服矣所畏
者白刃幸置之寇方釋刃遽取以自剄焉
舟直張道人妻爲寇逼之亂請就僻隱豈

可對人爲此寇與之行紿至井旁遽投入
寇持其一肢不能止亦誤墮死人快之妻
門外陸氏女唐相妻也抱其嬰浮一篋於
河寇引之出令開篋易衣衣竟乃復投則
呈身矣惜哉其緩也嘉定黃野塘以受經
食携妻之上海遇寇妻故韶秀寇說欲強
之行以死拒乃殺之舍其夫常熟徐婦朱
故大家與一妾及女與婢皆匿舟中隔河
見寇來汚其戚屬皆勉從之無敢忤强暴

忿忿曰是寧可待耶蒼皇赴水死妾與女
皆從之婢亦繼溺斯可謂善處死矣此皆
黃淳父時所激嘆故得而載之
吳愛翁滄臺里人幼爲嗣於外家其媪酷妬
悍婢懷娠四月育於人生子愛翁潛令善
撫之長而俾之學翁媪死而歸之曰此若
之家也授之室出居於外其義槩可嘉也
已
袁尊尼憲副與予同歲學憲公袁之子矯矯

猶游鸞翔鴻之舉必千里非可近狎也從
弟夢鯉博學能文尤善詩視諸父禮部居
袁皆過之袁氏信多才盛於吳與文氏等
幾君王謝子弟爭自喈喤寇晁所不論
王問臣憲副愷易近人子祖枝才甚高詩警
麗擅一時書跡學其父殆逼篆古又陸子
傳子士仁文翰繪事故有家性能光紹陸
子餘子延枝以風德世其家是皆可謂不
墮門閥者矣
再從兄光楊君謙先生甥也嬸氏少寡勵苦
字孤迸壯授室陳氏光素部秀而羸纔逾
冠而夭陳誓不行其居又爲族之人舉以
售之隣貧無所捿往依其兄弟年六十餘
乃卒竟未能旌其節行
顧翁謚任刑曹
孝廟時忤
旨免以
恩復敘崇明之有進士自翁始既歸以海上非

所與久安徙郡城治居第頗侈翁之子諱
春既克構其奉養厚致賓客恒蒲游託絶
可想孫諱一夔則女鳳以長女因獲事焉
幼則撫而矜之謂不凡他日當相賴惜負
翁知也
太原王公道行在郡時堂之柱忽閒爆聲不
已木碎裂有飛屑命易之三老戴公令役
柱始仆則有蛇出焉蜿蜒久之入於溝中
忽不見王公雖震於神怪若罔聞知迄亦
無他
馬玄予遊鄉校時識之以才擅異標置謂當
獨有不知予魯不能有也智而譎家故以
軍書有名戍遼海主吏免之益自詭爲怪
行衣爲卦圖高其措有文數十篇多偶儷
詩亦在今佳者予夭竟不嗣
謝表虞川人與予從兄炯同上司徒實和易
可喜而不閑吏事故以博士歸降年行善
於予與里中盛應陽太守亦同歲盛之視

予善亦猶謝也二公皆長者能繫人思孔
公彥光則與家大人遊造張公止節陸公
俾予始以通家禮見皆抗以年德進之今
人兩不能也
陸舒枝太常子餘姪潔清有高韻尤精出風
素相期使人欽貴無論識不識也其外祖
都太僕祠爲人侵極其力爭之家爲廢不
恤卒復歸都人尤難之
嘉靖間名卓然在人者無如陸太常粲袁學
憲袁氣節文章皆冠一時而與予座主華
師學士察齊名鼎足而立談者謂華詩尤
擅有巖居稿又得年故其學益邃稱專家
而子仲亨叔暘皆能傳業仲亨詩復工
角直之蔣自宋侍郎堂以來代有聞曰叔昂
則我文恭公嘗誌之樂亭令廷貴則其曾
孫令之從弟桓兄弟四人既以居讓伯兄
率諸弟而兄又侵之終不以兄不友故失
隆乃家益雍睦子麟有儁才數上皆落至

孫夢龍曾孫錡始益登進著當世矣即吳之舊族多湮若蔣能繼哉

昔徐湛顏峻有婦人集才婦固難若其賢也尤貴哉樂亭令妻徐父爲武功伯生子濤當在幼童傳而徐可與梁高鳳寡齊稱且有文學蔣之二婦曰懷曰楊亢以志節其芳烈相映一時楊所子從子坪亦知名

黃埭之顧其舊吳顧榮之裔胄也世以貲衡賦於里曰峘者嘗爲嶺南從事喜爲儒談

經術者延致於家群子弟教之若瞿公景淳徐公禎少皆學焉尤目異之謂當顯其所施與非有冀望故身雖不遂達而報乃在其後孫九思方以直誠位貴近

吳文端公諒誠體國剛毅不阿初忤瑾自禁近徙南曹迨

肅皇帝時方踐弼輔以風槩自持又與諸貴不相能數引退人愈重其有大臣節子貞毅先生尤烈烈引氣被選中秘猶以公故釋

憾外補自銓部請告再起終遭讒忌罷外剛稜而中心物愷爲惠遠其所全濟不自恩喜讀書予所獲接惟公多談經傳徵援古今事該贍淹殿復求若人可得耶所著論甚廣特工聲律予臨安守尚朴能傳業才似貞毅而倜儻行義有古人風喜著述

文端之子孫多秀異興起者愈繩繩

陳僖閔公弟之子僎爲御史持法寬平多隱德全活者衆會事蜀尤有風政其功德於

人者深不徒靖亂以武一切也爲書所以久安計時尤賴之故其後乃盛今給舍公

曄其曾孫也公同時俞司寇亦功在王室嗣德不曜孫良史方顯惜遽卒

予游益爾故事多遺落吳江之里墟遂絶宜有未著袁氏居陶莊自顯贅於蘆墟徐孟常徐故兒醫遂精其業治有驗中子曰祥幼警敏占對有異武塘之父舊門也愛之女焉既不事生産家益廢乃用醫復起大

營室東亭墅以豪俊爲人艷子仁尤長者三世皆精藥論全濟者衆故其後乃盛所著頗詆宋儒恐爲人指嘗燔之惜不盡傳予獲交其子子凡詢得其詳子凡今名黃方有聞當世

胡顯郁明都之外曾大父也幼依伯父居伯父取田疇而五之以四與子及婿而與顯下者既而喪之戚三子者蕩覆之則又推分讓財人以其廉孝友悌稱焉子曜好慷

慨人在阨能勤之故女於諸生杰而所出乃名其爲德之報與

太史公言家國興必有禎祥才賢相繼出覆必不肖迍邅才賢乎才賢乎誠隆替所由也吳陸氏世有聞司諫公子潛既以諍臣名而其弟思齊有子彦先予嘗與爲社好學行義有古君子風且其族姓濟濟多才是不墮其先世哉

毛寶孫中丞公後也有俊才杜門學藝不若公固亦稱鄭等耳信矣有人乎哉有人乎哉

王直夫僉憲子敬臣天性孝友治行介潔力學墾至詣理窮神爲博士弟子獨不被推擇而名愈發聞所司進之澤宮卒不就里有徐氏女於張未久急請父言已且爲鬼召去惟乞王先生一書當可免問王先生爲誰則云其也父往乞書不肯與曰是不相及也若之何祈之哀切乃教之灸鬼穴

纔再灼而鬼已號呼願舍我去是其德能動鬼物矣夫

吳之能文推王百穀其於文汪洋自恣委委沱沱問出秦漢間昔之爲文推彭孔嘉然扃於幅册嚴潔有之不能如百穀閒暇多矣于鱗嘗論吳之文昌穀逸而才短子循易而淺膚勉之可謂華腴若吾百穀其幾乎其爲詩亦爽暢張伯起幼于皆自弱歲喜吟故有紈綺諸集詩名一時百穀詩與

之相埒皆予所欽挹自昔人鮮能相下予爲之深嘅固不恤折已也又顧封君玉汝沉浸於詩流便妍朗幾中盛唐風周君時復韓刺史詩皆含吐宮商發言成詠晚得王君祖枝尤更傑然他日名詩當在斯人與張君應文雖不數見然性好詩賦予每尚之至若李尉固亦時才詩爲元美所許予願交焉而不得且相戾甚何也豈性之乖厲然耶抑有所恃然耶若阮尉孫尉能

雖薄洵恂然雅儒也周公瑕自衡山沒主盟於吳詩之宗匠其論固云夫詩亦一藝耳何至相矜相病若仇敵然而士行缺如者如詩何如詩何

夫士欲名聞於後可妄冀哉若閻秀卿初以爲嘗宦達已乃聞之文休承云流落早夭然既獲交當世爲之著録何諸人無一言及之以才視之等耳造事而窮造事而達何相背之速也吳人薄行信夫予每見筆語稍異者竦然待之人反有以此易予謂予可及者恣其胷臆橫加侮夫不量已力所及而陵蔑予何益此才所以難也

黃鐸希聲崑山人既上司徒教於鄉自署其座非公事不入邑其訓誘甚有方從之游者必務敬其容止以藝才自可力致耳鄭有林嘗爲祠於家人問其費具以給養對希聲咈然云當舍是直言材璞質可耳鄭亟謝

鄧尉山中峰東北向爲黃子由尚書墓崑山王永和妻卒 勑營地乃葬於是黃氏故物一石人半身衣裳儼然今壘墻間石窓一方刻鏤尤工綴亦尚在巷中下石凳小渠甚整於湮廢中疏出流溢焉又常熟醫官郁鼎智其家相傳世葬崑山高平橋西迷不知處諸生家畦菜得誌石題高平郁氏之墓政和六年葬遂不能隱地歸之郁乃封焉景泰中進士薊州錢源以事至崑

訪其祖壠云乃祖墳在學西北與郁氏姻也故營其墓勿以無所徵不知處沈通理者出所藏小冊有洪武七年縣人盧熊作錢瑞妻章墓銘曰葬縣治西南郁氏塋東北據地者遂無可辭錢復徵之郁則知郁婿有錢道判者郁衰而錢有勞焉無後取郁子為後因冒為錢遂兩家通譜為一此二事皆出於郁固奇而誌銘之有繫於後也如此今之為子孫者奈何忽之而他務

侈觀為

莊伯和積澳名醫性善謔李無易庸常使人至伯和所應對間誤戲以磨持去云主所須也罰之往來負焉李亦積澳故家能詩坐累徙雲南其鄉往往見庸家舊物孫叔英有洪武初行鄉飲禮卷余煇序趙冊林龍角鳳尾金錯刀竹趙文敏小蓬萊扁先顧玉山家物顧一子贅李因在焉又沈夢萱亦善詩收書蹟畫本特多元住松江李墟與李厚交

長洲布衣楊景芳好言事景泰中嘗以十事上巡撫鄒都御史其曰均賦額叙歷代吳賦畝收數至今而極在元三十六萬張氏百萬今二百七十餘萬矣又張翼文翔太倉人嫉惡不能容人按使者不法力詆之為人所訐謫開平得還人謂且懲見後御史所為益復訕笑之性工書學歐顏二家嶺北及温泉諸所題署多其筆也蓋亦恃

才藝云則今之士善持議者有自哉若能侃直如景芳則無矣

鄭太師府僉判位開封人寓崑山縣有得其婚帖者與今大異敘列家世甚詳自曾祖祖母以逮其女許潘少卿宅知縣為婚主婚者則從叔祖竦署咄朝散大夫新知韶州軍州兼管內勸農提點銀銅坑荅回定禮頗華侈而奩租五百畝百兩之盛蓋若今之大豪家云

鄉奕在元嘗守贛國初被謫關西與一時名士若夾谷希顏徐蘭與善童權可與姚文昌楊志善趙敬劉純同郡沈繹誠莊陸禎彥吉婁江丁晉仲敏游賦詠甚多奕寄誠莊詩云焚香鼓琴白晝靜吟詩淪茗青春閒又和誠莊云關塞同爲客王門共曳裾青雲應恕尺白髮竟何如彥吉有靄靄煙籠花樹合溥溥露滴柳稍低誠莊有比及杜鵑啼客邸料應畫艦到江村語皆可采

而弘道尤以文著與夾谷齊名其謝誠莊及杏林小隱文存則沈方在張掖故云爾道皐蘭而西同郡陸房吉以書抵之云疾爲誠莊治之愈而家之人相染皆爲瘧之且言其精脉所善爲方而尤不以利爲意杏林則云同郡沈成章少讀書爲儒已乃工醫凡造之者無不爲力拯云吾去家數千里僑焉何以利爲故人以董林目之蓋神之也記末云與其父伯新先生游而佳其有子則不知其誠莊之族與否與落星灘上拾珊瑚淚洒倪寬舊畫圖夜鶴歸遲華表冷春雲散盡墨池枯九苞文彩俱零落一代風流更有無君若九原知我在應憐形影塞垣孤

吳之坊巷曰澹臺子游于將館娃專諸侍其里曰臨頓湖曰夏駕涇曰錦帆可謂古矣城門名亦古而于居金閶西曰丁家巷則以丁相謂也于城居之後巷曰大石則舊

名平權大石者舊爲馬禪寺樹剎者也寺故侈盛僧以罪沒入爲街鄽乃因以石名石可高六七尺許而方近有居人陸姓者於側掘地得石甚多專甚巨漸逼墓有冷氣衝人掘者皆病而其人亦舉家病遂不敢發而掩之今尚在于園之西北稱平權將軍者必已得其銘石而不敢泄竟不知其世代可惜耳

沛國劉鳳撰

吳郡顧氏三世進士祖巽永樂甲辰子瞿正統丙辰孫餘慶成化壬辰建三辰堂相之者因是謂後乃微矣胡不曰逢辰

吳陳子平國初時兄爲江浙行省方亂志操不易子平不忍其兄遂與俱没後二日吳人構其尸相倚立於陂水中人謂斯人而有斯兄弟也

刘延惠刻延惠室

御史夏璣按軍籍甚嚴無或漏遺及歸休布衣蔬羹清修立節有聲於時然後益不振豈用法嚴耶若盛公應期朱公紈皆以能督致功名然後皆零落書謂無倚法以削然耶

祝允明唐寅張靈皆誕節猖狂嘗雨雪中作乞兒跛節唱蓮花落得錢沽酒野寺中曰此樂惜不令大白知之又常披氅持籃相與躋虎丘爲道人唱有客吟頗澁乃借筆疾書數韻雲烟蒲帖翻然而逝衆疑其仙

寅少嘗乞夢仙游之九里湖惠墨一囊龍劑千金由是詞翰繪素擅一時因構夢墨亭

桑悅有儁才垂老得佐郡曰赤鳳何鷄栖遇上官多不遜論事諤諤謂小兒輩安解常曰胷中有長劍一日磨幾廻及我來夫子去我去夫子來至今傳爲笑

陳繼父汝言嘗夢白衣觀音踊身虛空而繼生天性純孝爲文有法郡守金綱有麒驥之稱妻以女母吳居孀自治畦蔬有詔旌之

山東馬信爲長洲丞清謹奉法一無所染同官患之曰信自分何者叨八品秩囊有俸錢敢有取受自抵陰譴監司爭薦之遂遷去

朱公希周父憲副公文嘗穿兆近陸績墓夢績來言太逼能相讓後當有興者既而尚

書公生

朱整吳士之有聞者余未之知後得其所爲繆知錄蓋作於嘉靖癸卯間其自序云若張養正以下數條皆其錄所載近遊士目不知書遊丐自給且自附於文人若整者可謂遺民也

都穆嘗志嘉定其書視楊君謙吳邑尤簡而有法予爲采其數事

黃采字宗素洪武間爲監察御史以言見譴

知尤溪初縣使民先拘繫里胥采罷之示之信義事集而人安之後復御史遷知兗州考績民詣闕請留九年改知紹興卒采行義修有循吏風子琮廷玉洪武初舉於鄉爲令中部有能名

彭孝常爲御史數諫諍賜服緋後擢福建參政爲民所誣罷歸年踰九十乃受命服

陳孜克和性通敏爲司馬張本器重薦主職典章疏機務多所資時軍法嚴民懼徵入伍爲撰條例上之遂永爲式

陸貞婦其夫以水死誓不嫁舅老無他子殁而喪之有禮焉

陳述宗理工詩善吏事參政四川適流賊敗官兵勢亟述推誠信招之歸業者三百人禽五十人置之法遂底寧已而德陽賊燒邡安縣移屯彰明述躬率兵當其衝又出奇兵繞之遂大獲盡爲士賞不旬日平蜀民素惰巡而拊之教以樹藝自是民用饒

復爲書勸課之民爲立祠祀焉

徐瑄在延綏作督有樂虜功值內艱詔不聽歸遂鬱鬱乞罷周公恤之撫江南亦令奪情然竟聽歸葬

馬軾以刻漏博士從征廣右讀書負氣工詩善畫天順初岳正左遷欽州佐親知無敢及門軾獨爲詩送之其畫高古有法遂掩其人子愈官至少卿名亦甚高所謂馬清癡是也

范純力學有文由刑曹郎僉事四川以糾繩極風
采松茂警督運至威州蠻來攻以計擊却之陞
副使時有市珍奇以貢者賦於衛卒范禁之弗
得憤曰吾不能爲之主可賴其祿爲投劾歸
徐博德宏與凡忤同衆於鄉尹湘鄉三載擢
御史巡兩淮及期當代以擅去官斥樂陵
令改巴東博性豪能草書好詩與刑曹郎
同里潘暄倡和暄亦疎曠年時在博前博
恒推讓之

李良由刑曹郎知瑞州民俗戾而訟繫者獄
中常千人良至釋其無辜者甚衆又以民
多行賈郡乃虛諭以禮教俾安業多惠政
李宗祐其先甌寧人祖惠教諭嘉定因家焉
宗祐爲兵曹郎以清慎名好客多假貸以
給費卒官橐蕭然
莒鏞文振爲南廷尉屬有丐者薛李二人强
姦良人婦婦受辱經死里人王亮擊薛李
殺之吏當之大辟鏞謂亮所殺應死者義
當原竟免他所雪類是
楊瑛弘治初給事兵科論劾無所避擢少卿
太僕與同事者不相中遷常德
楊錦以副使按察江西寇起章貢錦鞠之多
所全蓋平恕之有焉
王彝工文與會稽楊維禎論議不相假作文
妖以詆之謂禎文狐媚以黨緑曼衍惑人
有集四卷行世余求之未得竟不能定其
得失也

强珣秦昙皆自元入 國朝有文徧交海
内士負虛名一時而二人者實狡潛恣慾
焉
金文徵洪武初訓導崑山縣學領鄉薦同知
鄜州州與畜接素難理乃能綏集之時邑
人王琮知中部張著知膚施皆延安屬時
相與酬和名長安集後徵爲國子屬從凡
珉亦有文辭國初助教國子又張展與弟
粹中俱以才辟而展尤工書以表語忤被

逮死

鄭閎少學易於嘉禾鮑恂洪武中授禮部郎郡之爲易者多出其門又有袁銘以春秋訓導郡學永樂乙酉嘗同考應天鄉試故不以其鄉嫌也

浦杲貧且嗜學居無書從人丐讀且疾錄之故多所記然惟用爲古文辭不干利禄邑每有著作必杲爲之令或有所咨嘗就其舍所著書及邑志甚富皆逸不傳年九十

餘

焦白淮南人寓吳倜儻有奇氣張士誠時辟湖州教授不就去隱海上以詩自適張敗在所蒐儒遂變姓名逸於邑之林氏或諷之子第出富貴可立致不猶愈於寄食耶白不答竟終於斯

王庚紹興人少從楊維禎學通春秋洪武中來寓嘉定辟爲縣學訓導鄉人林世濟亦來居洪武中同爲訓導

洪武中以人材薦舉在嘉定者鄭濟川授御史以孝廉薦者曰王大用岳州推官東衡晉江知縣明經薦者鄭閎呂仲勉陳時中鄭呂皆訓導陳縣丞人材薦者陳孜陳原朴朴主事吏部彭澤通判永樂中以工書薦者宣嗣宗孫濬濬戶科給事中陳淵陸晟陸澄趙張王應辰林藝佐郡及爲邑宣德中賢良薦者陳述正統中賢良薦者馬高楊縉明經薦者葉安陳瑞其著者三數

公餘蓋碌碌也逮今則無復有布衣薦者矣

弘治中嘉定以孝子旌者沈輔沈珵俱能事親以孝聞

國朝以節婦旌者嘉定封廷範妻翟氏弟世良妻陸氏楊鑑妻歸氏皆成化弘治間

禮部員外郎張槩妻金氏名淑寧國子録文徵女洪武中槩坐法金曰我歸張雖未葬然不使夫獨死等死死於夫前耳遂自經

死三日槩得釋天台林右爲著金烈婦傳
又顧某妻沈少寡有色李氏强委禽焉沈
闔戶經死狄先妻高狄死於難高赴火死
人救之竟自經死
張瑄嘉定人在元與崇明朱清同以海運功
富貴赫奕其家子弟至厮養佩金銀符者
以百計後斷事官曹哈得與瑄構隙誅死
僇辱沒入婦女資財瑄孫天麟甫冠陳疏
懇惻稍得復其父文龍都水監事詳王逢

集逢江陰人與瑄交故所記甚悉
尤閆臣少爲吏至正十三年春海寇犯婁東
時參政寶哥頓兵崑山不進閆臣從州倅
守上游謀效居多十六年淮兵入吳倅奉
印降閆臣沮之爲其將所囚且諭令附已
當授官抗不服杖百錮於家
張觀工畫山水師夏圭馬遠又遊於嘉興吳
鎮所畫益勁古有法尤善鑒賞識古器玩
洪武中返故鄉嘉定
楊琳孝友樂善永樂間入都遇館人喪不能
舉將鬻其子琳傾橐中裝得鈔三十錠助
之後歸母疾刲股食之愈嘉定人
宋無子虛當元詩之盛者有翠寒集趙孟頫
馮子振皆極稱之今吳人已不知其名惜
哉其自序云少游漢沔從歐陽巽齋學及
至元間已老矣馮所取佳句亦未盡若颶
母射岩風動地蛟精徙穴霧連空又囊佩
山圖行幾日基逢仙客看多時梵寂風沉

磬禪深雪到衣想曾行道處猿鳥共忘機
律皆入晚唐佳境不易得也
鄭氏名允端字淑宋丞相清之裔也鄭爲吳
大族世居花橋富甲郡城淑生而才貌俱
絕不輕字人既乃歸施伯仁至正丙申盜
作家爲破鬱鬱不得志以天殁其所爲詩
曰肅雍辭多淒愴亦女子所難也且始雖
富擇所歸亦又平平不能相發明中構難
何遽自傷摧豈其亦有所憾耶觀其詩云

恐年三十二三後不見男婚女嫁時亦可哀矣

張淮吳詩人楊君謙都元敬皆稱之近得其牡丹百詠詩捷則捷矣無一言堪賞者疾行無善跡信夫

陳頎所著書言國初光福山有邵弘道先生篤信守死者也有禪者已數年習定喻令從儒頎又云此聞之王夢熊前輩夢熊蓋亦賢者也又云何文源吳江人爲學正德

州訓導欲與並列望從之後寤已之過其子任給事爲言其賢薦之同給舍官至布政江西又言有顧文之進士廉潔自憙平生未嘗受人一錢餽鄉里稱其猶惜未用死

張益以學士遇難土木才敏甚求其文者踵接於門性好弈每與人對局終日夜求者迫之則命童子執卷授筆一揮詞翰俱善

王止仲韓公望王仲光三人者姚守善聞其賢使吏候之止仲方讀易聞有問先生安在荅云此無有也公望不踰中門於布簾內荅云不在仲光亦不往姚守自候之隔門曰勿驚吾母守乃却騎從見之時謂三賢曰三高非姚守無以見也然今之爲守令者非不下士特爲守令所客者皆以干請及有爲之地者竿牘紛然大爲士君子恥此非無爲之上特士風今日掃地盡耳

葉訒嘉言海虞人善記憶幼時遊一寺同其

父孟德問曾看寺中碑不對曰已看遂誦之不遺父令記曆畧讀遽得然竟不著也

予載朱氏始自宋及見陸氏詩紀買臣家在穹窿山西太湖旁地名後塘子孫尚存宋有名驛者幼植山茶外家夭死見靈異寺僧祀之今山左寺曰寧邦建自宋淳祐山茶二大踰拱餘小者三四亦大如盂皆繁茂土人言官橋朱氏墳故有一可兩人圍上分二枝皆合抱豈其植耶花時耿其下

皆成緋餘數十株皆其餘枿余往觀則惟二株小者存尚高二三丈云五年前已樵矣惜不及覩爲之惋恨疑千年外植也樹摧今朱氏衰矣

皇甫世庸載吳以子覭來生笋曰謝豹又鰕亦名謝豹與菱曰鴈來者皆識其候也

沈郎中所居曰花橋巷居之左有陸龜蒙養鴨池爲沈塡以爲屋其上

南倉橋之東其地名孔聖里有祠祠後池水深黑名墨池孔侍郎鏞世家焉售之皇甫氏復以畀侍郎而其姪復售之橋南有顏淵坊子路巷皆爲人毀孔祠北又爲孟氏祠奉主數十於中後幾亡半已乃亦爲人毀撤無餘孔氏在蘇者今幾乎絕矣孟氏則竟不可知相傳孔子嘗適吳然書未有載者鄰玄敬云吳亡時圖籍不存也孟蓋隨宋徙者今雖有是姓果何徵哉古蹟所在而是皆爲近人湮夷剷去務滅其名未有按圖而索者用是使昔賢風槩蕩盡惜夫

夫吳之地形既有所志之然旁有可采者不能盡也若沈憲副啓吳江水利一書其言洫遂献澹支渠貫注脈絡皆有條且詳盡無餘雖單謂書不若是也然特一縣已繁如此其他瀕海者尤廣遠圖經雖存可盡索之乎

皇甫世庸云於七塔寺前薄暮獨行甚閒寂覺恐恐忽睹二女子縞袂翠裳不脂澤自極婉媚謂非世所有轉盼已失所在惟異香襲人此殆仙耶

黃帝出軍訣曰牙門者將軍之精金鼓者將軍之氣往者海寇番艮作亂用淮兵湯參將方禡祭二牙旗爲風扳去立於寇所屯沙上已而大捷殲其黨梟番艮後當壬子歲倭內侵董知縣者亦禡旗二旌竟爲裂碎董師乃失利然竟猶遷領憲

唐大曆間虎丘有鬼詩二章隱於石壁上云
青松多悲風蕭蕭聲且哀觀察使李道昌
表上之朝勑令致祭祭畢復有一絶見於
石云幽冥雖異路平昔忝攻文欲知潛昧
處山北兩孤墳尋之山後果有丘鬼焉此
唐詩紀事具載之蓋唐人戲爲之然云淮
勑又似不敢爾令二墳竟亦不知所在復
有清遠道士詩顔魯公書石西之第三泉
上詩載郡志虎丘山三字亦魯公大書又

闢石爲室鐫觀音像宋人爲之甚佳壁有
宋僧十詩雖不甚工皆古蹟也
宋人題名虎丘石上者甚多嘗見他書有景
仁自中朝持劍南東川節道出姑蘇飲餞
於虎丘題名云遠峯沐雨幽軒進風古木
晝陰野禽春聲蓴鱸滄季鷹之高劍鐔弔
闔閭之古基醉而世慮忘酒竟而別愁起
促駕言歸援毫以識紹定五年四月二十
日范公名賢令求其處不得

吳昔多好事諸文士亦非有立行不侵者故
少年好名率傾貲交結得其一顧雖重費
不惜往往至破家且無所成名徒爲都養
耳若昔史明古王錡顧瑛家皆富而其所
與吳文定諸賢又篤於義故能提携成其
名而三君者才亦自可往有沈顧二君事
衡老甚至然無可稱者顧君爲具衡老客
焉偶顧庭後曰是宜竹既罷顧即役數十
夫蒔竹極其茂不二三日復召衡老則竹

森焉若素植者人盡誇其速而家亦由此
廢矣衡老長厚不欲人至是然無若之何
至近者則俗益偷無復肯以食羨之餘致
客者而況開後閣操瑟執竿有鼻俎聲伎
之娛乎綺紈子恃勢暴豪亦由諸君子無
復前輩風壞之也
劉原博湯儐勳皆蘇詩人而湯尤誕妄方徐
武功李文達用事時繪二公像朝夕事之
李公遂有意引用而武功知其人止之已

竟用爲將守邊敗死諡諫之事吳獨工爲之若湯者可一笑也

俞司寇士悅嘗有相者過之俞在門弗識也人笑之相者弗謂已誤復往見之捫其頷大驚曰貴乃在此耳人謂其附會俞大嗟賞之蓋初生時患痘脫去頷骨母夫人夢人曰兒當大貴吾爲之易頷此與易宰相鬚及頷骨者大相類其父仲良尤長者有偷入室竊其器物自匿不令見已而家人

索其物曰吾已廢置矣又宴而客懷其梧以去婦見之遽以告笑曰彼貧吾容與之慎勿言其度如此後乃顯耶

陳都憲鎰少時嘗與俞公同游鄉校出頗蚤行路旁長人遙來遽無所避忽聞言曰二貴人來遂折從小巷去又其每出天未明時居人皆聞呵導聲謂爲尊官來出視之乃見二公耳

伯父太常卿棨常云土木之陷蓋甚危殆也先之母告其子曰我蘇人也少隨夫戍邊爲而父所掠生汝吾念中國天子君臨四海汝亦臣也何敢犯順故也先敬奉英宗無敢失禮迄送還朝蓋其母教也太常公在內閣掌綸誥者四十餘年習於國家典故其言有所自也

好以私憾詆訾人者自昔患之也嘉靖間守王公儀忿田賦之蠹敗也力欲平之適顧文康公在位主其議故得槩履畝均其稅

非王之公平且精敏強力督察之不能百年之弊一旦爲清人無不快而乃以私欲輕其額不得怨之妄詆爲變法至子循尤不顧是非妄生議緣不知義徒習聲偶自謂文人何繆也

吳望信橋織工趙家產子三足二陰都公穆云當在弘正間也又云嘉定有農家產女其左股皮破出女如龜龜眉目手足悉具蘇之藏書者惟楊公循吉最多蓋其搜訪竭

其力於時國初舊家尚多有所藏故其出
良多若吳文定止好古蹟圖畫字帖故於
書不大好也祝允明黃省曾袁翼皆好書
不能如楊之多徐侍郎緒亦多宋刻都公
穆尤好書今有數種傳者皆其力而又云
徐武功書多出義門鄭氏昔嘗見之惜貧
不能居則不知是皆何歸也楊書之逸亏
不能得而爲他人得復不解書徒畜之然
今亦且散佚矣楊所自著書蓋多不傳其

曰吳囊手鏡者亏得其數秩所載多亏所
求而不得書今王元美好書且顯貴遍遊
四方意其多得異本而余叩之蓋未有亏
所未見者數十年來何書之耗盡如此
雖海內廣冀有藏者徃聞李中麓氏書甚
富亦阨於火黎瑳石內翰嘗爲亏言秘閣
書止可三大屋許亦徃徃爲人竊出之今
無復遍訪後益可知文湘江亦爲亏云鄭
氏書皆散佚矣

家君嘗言楊君謙先生過大父令題家君扇
語以當攜大其意遂題云山人捫摸胷次
笑烟水萬頃雲千層又題一畫扇云一竿
竹一笠簑知是陸魯望知是張子和醉醒
張眼問人世我是何人識得么又題云蚕
豆香生澗水深溪邊閒立聽風吟有人識
得寒山子直到天台寺裡尋此皆過家君
時頃刻書故載之家君小時長者命以對
云僧房孤月下即應曰帝闕五雲中驚謂

不凡
陸孟昭喜客好延攬然其性誠篤於故舊非
若今爲名者有少時所與遊其人貧不能
存丐於途昭見之召令來曰爾某人耶愧
不能對乃曰爾何至是亏之過也爲之洗
沐善飲食之不令去留十餘日置酒與飲
送至一所曰吾已爲爾置此生具粗備苟
可資給爲興生計無浪費也其人泣謝遂
成家

正統間蘇顧惟敬仰瞻與辟瑄同爲大理而
寺丞周觀張柷又皆蘇人忠勇前衛百戶
楊安者妻岳氏色美校尉欲姦之弗從乃
誣與壻姦獄具過大理見爰書多鍛鍊成
之前後不符力爲平反
上令御史潘洪復聽之得其冤抵獄吏誣罔
者罪衛尉馬順亦被譴乃怒御史敢忤其
意竟誣逮幾欲殺之瑄等皆坐獄都御史
王文阿意作重刻時瞻奉　詔捕蝗淮泗

間亦逮歸而觀柷以吳人皆同被罪岳竟
坐淩遲死後
英廟復辟文坐誅瑄爲傳行之惟敬不出而瞻
復用
伯舅諱繼美英頴奕奕果俠有義恩吳氏既
世將而以列校從政使者數上功不報家
大人慈仁過事則舅氏贊之力相與引重
馮篤初予南濠里人以教授爲業有士子將
與計偕路遠無資泊於河詢其未舉子欲
有所納乃以已女詒爲女奴鬻之入夜往
就焉詢知其爲士人女明乃還之曰吾市
人敢妾公女耶愧謝去已而生子定舉進
士爲憲然定之後乃甚微
相城丐者王雖丐能孝於母每得飲食先以
奉母陳先生繼時客於沈親見其事称之
不已故人多憐之
李賁居吳東城歸老於家每望城門即步入
其里與仰瞻同爲諸生事夏建中先生後

經其門必爲下雖昏暮必爾可見前輩風
度然不可學也已
吳文定寬在禮部時
孝肅太皇后祔議衆不能定公奮筆草之引姜
嫄仲子二經爲證事遂決實出
孝廟聖明而引經義折衷大禮公預有力矣
木瀆市民張玉甚孝謹父尤熱心好爲人居
間有爭者欲得鋌金費則釋玉不欲父知
則恐拂其意計貲得二鋌以奉父持至已

與衆飲於酒家忽失之父意甚不樂不欲空罷歸也乃留連未去人或告其子則以餘錢往請其父曰昨客戲以銀歸翁乃未歸何也父乃喜而歸市井細民能事親如此可錄矣後乃有屠泮冶銀爲業而其兄役於官費帑中金千罪且不可釋泮慨然傾其貲以償兄得無坐竟以貧不復爲生

查懋昌與余同選造士時已久遊於名途性韻沉毅在事淹詳益遊於當世長者故人

爭願與交善能以形跡去就不涉悔吝補吏工曹以恤歸無何遽卒方病時醫所進藥繆遂增劇人尤惜之未及有所建才用竟不一試也

洪武初有李氏女集一卷警句曰桃花一簇開無主終不留題崔護詩情無蕩易可喜也

預修元史者天下三十二人而蘇乃五人曰高啓謝元懿傳則民杜彥正王常宗

仙記云吳越及梁益風氣清貞故多仙人是以成都之境毋陽之域會稽之東南天路所衝善宜修尚也然則自古記所刻故當不妄昔之仙者固時有之若太倉曇陽仙師之事尤出耳目外仙師予因元美請焉蒙謂予異人聰明嫌太用清心去智機緣自會不待求也至六月忽詣徐氏墳露居三月餘重九日午遂立化四方觀者無慮數萬人予時疾作恨不一往焉

張養正名願醫重一時周文襄嘗召之不時至怒之願曰晉侯未嘗屈緩也延醫可以庸隸爲乎竟以禮請既見交驩忘勢分然每詢時事願即遜避不敢對

吳瑄少時蓋與吳文定公齊名友善寬爲少宰瑄始以選人爲黃州佐使者出文定囑之家弟在彼素狂直幸涵貸之使者以公故至謂之曰冢宰君兄弟當不凡才可謂雙璧瑄愕然曰冢宰華人瑄色目人也何

敢相援使者太息曰此冢宰所爲注意也
瑄在黃得古銅鹵商器也後歸之陸太宰
完

洪武間魏公杞山爲守日行鄉飲禮崑山周
壽誼年百有十歲特設三老位禮之嘉靖
間中丞陳公撫吳有張老者百五歲錫之
冠帶月廩焉皆古養老禮也

沈啓南嘗作詩刺屠太宰滽滽盛怒謂處士
橫議沈懼倉皇不已

韓公雍節制廣外其功固多然殺戮太過歸
時卧疾群魅恍惚不獲令終曾憶先子言
金夫人惱之赴池水卒其少時躍馬或戲
之云今朝忽見牛騎馬即應之他日不羞
蛇作龍其氣可見

趙寬盛應期少也貧鱸鄉莫公奇寬夏侯橋
沈公甚愛應期皆以子妻之知人之鑒不
愧古人二人皆十八舉於鄉

章公炳予姊之舅也自其父天惠世居吳江
之同里以貲自豪其才實有足稱者嘗有
怨家俟闢戶欲剸刃其腹不能中徐出謂
之曰而公在無傷也而幸無以爲驚去至
公尤長者予少則實賴姊姓其孫一旦
遂盡傾其產緣里一童子少學誦頗警而
貧厚遇之冀能恩後得志悉兼并之無卓
錐矣

沈元材椿健吏也始被推擇令桐廬嚴清爲
政疏治釐舉以擊斷稱邑故子陵垂釣所

也表其臺置祀焉求嚴氏後主之列在祠
典且風以文學遂蔚興士數有領薦者有
與監司故請隙地益其居執不與御史大
夫汪公北上郡邑盡傾獨不爲禮且挽者
不前啣之會當除給事省中沮之得司寇
屬其所下憲令必致之適貴戚下請室治
不少假已而他主守者寬之
上使人偵知之併捕治人咸謂宜自疏曰吾與
同官不能效昔人分詬而又相委罪即乃

斃杖下與其子汝霖訣言不及私惟曰
宗室日繁祿且不給　國力不能逮矣吾方欲
有所上小子識之此吾獨耿耿者嗚呼亦
丈夫已哉
金世龍初除嚴州央曹予時適嶺南過予談
久之遂循退讓君子也述所爲佐宣意未
嘗不在推轂當世賢者予甚慕之已乃爲
理士始時得從局故閒檢曹司故牘見書
獄者以意上下未嘗有定準語予云不能

爲吏視已成事已成事寧可師耶予謂前
所是著爲律後所是爲令前後損益亦安
所取衷遽予去陟憲蜀至副使歸所之山
川覽顧攀踐悅其阻深嘗謂予巫山之陰
巖壑姿態秀逸無復有可並者矣所著書
皆考質經傳正前賢遺誤又不欲顯有所
出皆微致且秘之未嘗示人令身後乃出
其謙慎如此
姜夔賓爲憲不徒文法爲循行風俗察民所
好尚訪古圖牒求湮夷廢毀餘蹟於荒絕
幽翳所嘅賞追遡俯仰興嘆故所搜引無
不致前泠泠獨篤時稱淹雅多聞與楊用
修諸名勝游亦時有著述予每見之他所
惜無能傳之者其寓興自可爾耳傳不傳
亦無論也特異時誰知者予得之所聞頗
有不盡不能終始表見畧而言之如此云
中峯王氏墓在焉神祠故無廢予每入山踐
登稍深則奥如也聞如也循其左可百武

四顧峯巒環之行山麓林木鬱蒼而流泉
時遶出其間蘚石磊砢頗有奇致遶邐下
爲魏了翁墓前往猶見祠宇荒寂後往則
不復有存者矣出山則爲周公瑕園嘉樹
脩茂珍花雜植澄潭徹映幽烟緬邈別是
佳境
循中峯之右爲南峯石道崔巍峻崎多生櫟
松廻磴宛轉下臨欹缺絕澗從高下踐危
側穿石間若窮又忽若門焉旋入石偃道

用意甚微能傳禁方固天啓之矣

王閬原憲令相國弟也介諒不阿沉毅有至性喪其親又失內人且未舉子哀傷過疾作化卿爲療之愈語以無怒恐復動後偶有所觸遂不可爲昔醫摯診齊侯謂當得怒而起此乃以怒爲戒將無由肝氣沉越異耶憲使公諄諄篤行君子也惜僕未習故不得而載之

錢應龍孝友天篤化刑於家有義門風以諸

生長弟推上胄子選造未竟其業卒弟應登能詩有志行

史氏謂賈而仁義存善夫豈直端木氏駟駕而遊優原憲哉若洪君明僑於吳雖業轉徙與蔣馮二大夫善予因得識之其人長者哉倜儻能急人性嗜詩嘗遍請之言詩者不能好予賦頌之文而欲並存之云若其當也懸之日月可也其亦可謂子雲之張伯松矣

傷者離立者若拱若揖山之巔乃叟更前則爲天平諸山而一雲爲徐氏墳天平則范氏塋域久矣其古寺俱廢靈跡湮淪燼盡可深嘅耳大抵吳之山不甚遒翠亦不邃深綿亘而奠枕我西南作藩衛焉可蕩爲魁陵阜丘哉

城南多寺其大者曰開元曰瑞光次則報國靈隱開元始以夫布之徵貯焉乃藝有爲之請者遂得寺之半僧忿焉屢爭不得已

而徐華源來爲漕始斥出之地乃復歸然已墟矣瑞光舊多高僧寓跡後雖益衰然予所見如塔院之天琪西洲藥師之楙菴及今之傑公皆持戒行而不得年惟傑公存已八十矣然老不能住持其徒劣甚近復以夫布焚如吏議折閱入之予爲力請不能得僅存像設耳夫佛寺自

上所列著爲令則亦有秩與位宁之序其所卽官司之守也柰何壞之又從而私以與人

乎靈隱僧既徭於官則因以恣焉不惟宮宇燬毀而穢汙殆甚此自入末教然耶在所亦爾耳爲可復耶

李冲者字季陵從母改適母疾晨夕奉事予贈之詩竭情惟奉母秉性不移天者也同時有余氏婦馬養姑以孝稱歸五年而夫死無子止一女未期欲迫之嫁乃自剄以從予贈之詩母不諒人潛受聘兒甘決命重酬恩者也

盧熊作孫王墓辨云孫堅及夫人孫策三墓並在盤門外三里即今徐昇院東南墓前有小溝洫回勢據古蛇門與府治相向祥符圖經云孫堅墩俗稱孫王墓晉惠帝時謝詢表請爲置守冢五人其文張俊作載在文選前志云宋政和六年遭發掘古物盡歸朱勔家今去盧公武時又稍久不聞有訪古者表識其地是予鄉無好事者予嘗詢之一二居人已乃得一書曰高陵編祝允明序之爲朱凱緝文五篇詩二十四首并得公武子彭祖古詩一才不忝父及同時詠者張紳陳延齡沈敬王賓皆可觀惟王賓著餘皆名不聞於今可重嘅也凱者宋樂圃先生之後予又得其句曲紀遊一冊亦平平然博雅可喜今難其人哉

近傳吳縣光宅嘗行田至其所有以孫墓言者復求其彷彿得之叢冢間愈益圮乃剃豐草剪棘林剷夷魁阜稍志之予爲著復

孫墓碑然傳公竟去後無聞有能修舉者又張氏母塚曰太妃墳者在封門之西直舊所謂將門者背城向山水繞其前後復分流注其前若趨又潛坻洲渚經帶故亦佳丘其葬正方琢石題湊鐵貫之若甚堅乃遭暴豪爲冶其窮鑿穿之盡盜其藏中金玉今猶巍然土中而石皆露登之嘅然以思豪故善家子乃爲此且他時皆其國人忍哉方張氏喪其母時以金革從事甚

危急固無暇作治營西園主章也閶徐中山以其喪爲退舍又下令無敢犯其封域所謂伐國以禮如此今如彼豪何又有竊葬其上者夫以爲祥則亡滅矣何取於王者地耶

戴冠老文學也故時者經生尚肯學誦不專以訓詁傚一第爲冠尤博通而竟不第氣憤惋不平瀕卒歌曰天夢夢乎世扰扰乎仳催擁楹娥奢斥乎矯虔驕駕隨夷踣乎

已乎已乎豪傑者廢死乎死猶激忿如此其氣何邁上也余數年來絕無人世意則余視此區區者未之或有燼滅澌盡可耳人縱有惜者余何用知之又有閻秀卿者亦諸生才甚清麗與一時名勝游甚稔流落以死而楨卿允明子畏輩曾無一言及之故知者尤鮮戴故爽爽其書雖耶爾然無一字及當時爲名者若余已倒地矣戴誠非所望哉特載曰辰家沈誠云推其原由戰國來琭珞子者與鬼谷同時傳漢董仲舒司馬季子嚴君平逮管輅郭璞魏寧天綱一行而李泌得輅十八世孫天陽訣又得一行銅鈸要惟天陽訣今尚存泌傳虛中後有麻衣希夷子平又約準之至冲虛道宏大升法又幾變以及元復有人焉爲通其變傳至今蓋術久則不驗由天運然曆象歲差安得執一耶今書有三命淵源定眞論等究其極多引而不發謂言所

不及也誠之識如此固非今粥術者比矣吳之君子能不爲人食者惟君謙先生每詣人坐談久始啜一茶再進則辭若以菓餌進則竟去矣客過之亦清坐至允明輩則拓弛任誕然渠當有意若履吉子浚子安子約皆不輕造人餘乃以道廣自託甘其餌矣近或可與伯起道耶

蘇之四鄉若相城則有沈氏三世著名狄扁則王氏今皆替矣其餘曰角直蔣馬橫涇

陳亦著札隩綽墩下邑之婁塘南翔沙頭類無聞焉又著澤趙氏亦豪甚延王止仲於家日以饕餮請所欲乃進其甥卽王元禹也

王廷禮所謂玉澗是也家故有禮教尤以隱德聞有幼而聘者旣則皆貧甚失時不能婚廷禮厚遺之令偕歸且婦以節稱者六人弟廷用婦滕季常女也有子錡鉦二十六而寡弟暄婦徐二十而寡姪錦婦楊十九而寡鉦婦徐二十九而寡鎰婦闕二十七而寡從孫槃婦吳二十五而寡皆沒其身潔清無改志故風素獨盛一時廷禮嘗至金陵有陸泰者佯慕說其賢因殷生得一接泰故不檢借名貸侯家金後來索遂償之不復詰有堂曰萬卷藏書甚多皆宋元舘閣及抄本有名人題誌存又藏唐宋以來書家真蹟并圖畫數十百卷皆廷禮所鑒賞無贋者軒曰聚古則藏尊鹵罍鬲

彝器古玉環玦方響卮斗編磬皆有款識古琴一天秋夜窪啄寒松尤有聲韻悉被焚惜哉惟顏魯公乞米帖浩翁墨竹賦存韓文琪予毋中表姪同歲詩父幼則孝於母及喪之寢苫中疾殆異僧愈之性尤仁愛樂善好施所沾濟不問其自雖人百負之終不較晚遊於諸子間數日更嘗過家大人所予姑氏適韓爲季父行姑氏寡而所以奉之厚故尤相善詩宮中二千石佽節

廉清工詩溺苦於學今諸韓益顯貴盛矣都文信代婦翁死事固奇偉矣然未得爲允於禮所謂白刃可蹈其謂是夫幸有子二人耳婦翁無子竟後之則亦未爲衷也時有郁宗潮亦信士行無負幽明皆所難哉

淸真觀道士黃孤山嘗賣藥目給其徒呂秋水嗣之傳至呂湛然者皆好客坐上嘗滿其藥卽所謂化氣丸能治諸病至今傳之名遇仙方又有曰張宗茂傳師李雲谷法

善爲人禱祈亦緣精誠奉道有功行後臨欲化詣各房別至期焚香坐而逝

烈若七姬前元事有宋克書傳其從容死及夫存死者尤可隱薛氏崑山小吏妻夫邵坐法當行送者目婦豔婦語夫既不免及今死猶可明妾心遂飲食夫竟經閣中

吳鳴翰者王文恪公愛其負氣侃爽嘗有意援引之卒不能困於名場潦倒江淮間亦善爲詩其遇故人云自是五陵多感激不

因流落易沾巾可傷嘅矣臨歿夢中詩云忽憶廬山舊巢穴竹林雲影正飄颻語其子云吾故本山中僧也又有陸灼者子餘給事弟也甚有才情嘗著傳奇及詩紀皆匿其名

蘇之三江曰吳淞江曰婁河即婁江曰黃浦即東江昔嘉定尹龍晉以御史左官濬治吳淞百年以來淤滯民大被其利名之御史河方鑿地時獲一石上云得一龍江水通蓋豫記之矣近巡撫海公復疏之後乃專官以憲令督視者累年蓋吳利水稻其豐穰惟在水之節宣得其所昔單諤有書繼則沈憲副察圖志尤詳實不越禹貢所云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二言也

秦鏊給事當

世宗寵任張桂時陸給事粲彈之魏給事良弼繼彈之鏊亦彈之言尤痛切以忤黜久之後任至方伯 覲還寺邁之京口雅馴湛約詞理淹濟別後竟不復遘而沒

湯珍子重寺向慕未及識其子修與寺濠上袁楊二君游稔故亦數得游焉子重先生與徵明履約永之兄弟相爲引重而休承壽承彭孔嘉陸子傳皆出其門弘長風流開美閒逸無論其詩之工即行義足以率履約方爲中丞時人有欲與子重競者忿然作色曰而不知爲我友而敢爾耶其人故與有中外而右賢左戚人咸稱履約重

交今王氏不振而湯之孫聘尹與子益貴顯故於分尤深吾蘇近自文太史諸君子來若徐紹卿黃淳甫周公瑕視成化間朱澤民邢麗文輩度越遠矣今後來者愈益盛不可勝舉非倡導之力耶

予宗自金陵徙退軒府君諱以禮徵起教諭沛縣長養人才名重一時凡以義游仕金華居婺弟以忠謫安遠子孟昌久未通教諭子五人中書舍人敬名尤擅政死義敦

早世傳者三宗權茶之兄景高居建康雪樓府君子敏之一枝譜雖分而代存德美

以醫遇知

武廟稱白鬚公所全療者多欲官之不肯就孫祖徵尤精藥論名沸起人重之若和扁然欲有所繕緝未果至孫化卿極意纂就其緒醫學綱目內東垣五邪十干論久訛校定其十六字怳惚與神遇事甚怪不欲書太倉公故云心不精脉所則時失之化卿

原稿闕

文氏女太史族也十歲夫亡毀容誓不再行稍長又將字之則又剪其頰斷髮矢於天夫就室往臨之其姑謂既爲子成婦將與之歸遂從之竭所以供養爲夫置嗣年三十七病殁未及葬而烈則過禮矣

張勃吳録其所録者江以南不爲吳郡也顧啓期婁地記則專言姑蘇耶又有陸道瞻吳郡記王僧虔吳地記董監吳地記吳郡沿海四縣記皆不復存錢叔寶所刻似非舊本且無異聞婁地記憶曾於黃淳父見之靳不肯借此近時事以借爲不可故幼于異本尤多予欲一見不可得也

近得陸廣微吳地記不知即陸道瞻不雖止載沿革所自甚畧然不至蕪雜也且爲他書所采者已多亦當並存之

古謂十年樹以穀百年樹以德天之報施其不爽歟宗伯韓公世能祖名永春生平好力行善施生於物惟所遇輒求共長養之不忍其死人有遺百金於齋中久之忘取特送還之其人驚謝云已不知所以失去公乃若是厚德耶故於其身雖不耀孫乃顯於 朝贈之如其官且 錫命方來未已孰謂天道蒼蒼耶

夫詩有雙聲疊韻平頭犯尾蜂腰鶴膝五平五仄詩話中具載之若芥隱筆記漁隱叢話二家書爲多五平五仄如後觴有朽柳偏眠船沿邊此亦戲耳

故鄣人汪伯喬氏有子萬鍾與程君舉女約爲婚鍾甫五齡以疽疹卒女在家恍若有覩指蜻蜓云鬼車至汪郎殁矣母訝之而仆遂至女却膏沐爲縞素聞姑有疾欲往省母禁之曰母能禁女以死從乎人咸聞而異之謂七歲女何知而志烈若此迺相去僅七月亦以疹喪汪氏卜地吳郊西舉程女合葬之古無殤子以成人禮之者乃祭嫡殤亦有陽厭而無陰厭今以幼稚而

放子還受生所焚錢幣不焚錢與車夫車夫索要工價無措忽然蘇醒語子急化錢帛乃復生

嘉定沈七官名紹卿鄉進士紹僖之弟年十四送入學於居人樓下過樓上一女見之遂有意時已卜姻逮十六七已成婚此女憶之三年得病死竟徑至沈氏云我生不能與汝成親死不相捨夜夜來至其兄自居其書房女亦至兄伏劍逐之去然卒纏累

七官以死生因聰慧乃爲鬼侵自云其日當去我已成仙竟不覺何鬼爲怪如此

又在時之南都試有老人授之兵書一卷乃日夜習之皆諸葛武侯陣法也名之曰陣奇既得疾乃悉毀棄之惜哉

又聞吳江一人乳母子也已死焚其屍數月乃復有人見於西門生理問之云汝已死何得復在乃云我非死也

別錄附

嘉靖癸丑夏始聞寇窺我海濱尉任公即出逐之尋時方自北歸遽奉母氏入城寇旋退不知所之甲寅則又至時猶在海上未深入也六合尹董公素以能捕劇賊聞奉檄至人咸往觀之所將江淮奔命二三百人尋見其所持械恐其不格也聞倭裸袒跣跳兩刃捷若飛遇輒無前乃翼以兵千餘逆之途敗董公亦善射不能得一首馳

歸撫監彭公與視師江上者蔡公皆在行師已大集有言僧徒勇鷙可伏將萬表自抗以三百人至頓之諸寺中見寸俱踴躍自詭立效及擁而前則又敗而返沒者數人則皆能格賊者也人猶惜之任公董公皆善騎射而任尤敢往忠奮騎而逐賊墟里又徑傾陂踰越岨遏與之上下嘗墮復跳而免者數矣既乃阻隘迫不得進旋則有杠不可騎役夫乃呼曰事急矣請急濟

遂鞭馬浮而渡身止扞賊死馬任公歸而厚恤其家誠義夫哉董亦屢出禦雖無功然亦勇健掌太僕煥適過家喜論議力主城西濠外至楓橋皆令具板築乃更嚴然方事之殷復興土功幸承平久物力未盡紲然亦侵傷甚矣予詰之城固善也必傳

之城則兩端阻以大河必爲橋橋之上又城乃可而橋可易爲哉往胥門嘗橋矣後改作始合而以署燬廢之今遽能及此耶乃云城缺其東向阻河而守之予咲云則城其半耳賊不水而乘我哉是聚而遺之貲也且必銳以臨河壖悉築之則吳之所以饒頗賴是耳爲行貨往來者於此市易數百年生聚一旦燔蕩焉寇未及而我先自創殘何計之得也時繞城居者下令襄之有力者或挈荷以徙扳柱折檻舁梁木去不能者悉爲煨燼烟焰雜號泣慘不勝言諸橋梁雖構石甚堅密皆折斷之以遏其衝無所惜工役死者接踵已而賊果傅城下勝兵者皆已調遣督里居者乘堞晝夜守視婦女餉且數易置至不知其處遑遑焉然賊衆未多猶不敢近隍隧間每風動或見被傷痍者來奔則噪而舉城應之聲喊震地日或數發夜中尤善驚人危慄甘至通夕不得寐凡八日往來於坊市搜留予登城望未有所覩若予西豪里竟未云亡也人避不及遭之則殺亦有蔽匿竊

視者當晝則出劫夕則聚而飲亦申儆設備其將去之夕乃縱火焉自楓橋以東飛煽翕赫天爲之赤遠望之若甚近予驚登自南城漸以北望則火漸以遠始稍安然市西肆亦有焚者人恐謂將攻城予謂是且退恐襲之故舉火能急發兵掩之當有所獲人吐舌曰是誰敢任哉至明偵人果來云已絶踪不知所往矣任公遂首出視之掩骼埋胔拾遺燼乏礫中予明日漾舟

河曲觀賊所經地氣候慘惡不忍言水亦自變黑濁者當由火烈耶初予始爲城居人咸咲謂輕去其里既而不及去者散而之山藪遠郊舟而浮家者多爲賊所跡不免焉予亦罄身行不將重賊亦不發視也繼又來則駐婁門外時整列入乃東人之賈者鳩集約二百人皆善射精勇吳之輕捍梟健咸作氣出敵之始交射殪賊數人有惡少年騰而直前擊之什餘乃奔追之

則東人之爲率陳中流矢遂斂兵退不爲大勝而賊亦氣奪乃去不輕犯我矣章太僕入言任公躬履行陣屢瀕於危而志槩英毅可任以董率而董尹亦壯勇堪馳突是皆急當用之乃以任兵備太倉而董亦領憲訓兵任公尤衆所歸若寇方近門已閉壯老婦孺纍纍呼且泣城上覩者雖其戚屬莫可若何任獨親出遮以兵悉衛之入故人感之不啻深也以功授參政以恤歸竟卒惜未竟其業吳乃廟祀尸祝之矣

方事之作人徙遷不暇且四鄉多故家舊門聲聞稍緩則提挈而走兵已在頸寇遍野索之則粲麗盈目得恣其淫暴予聞女而被掠者二人寇有携婦女行劫而其乘間逸則亦不復追二女者父母行求得之其一人徐踊且號曰兒生不知戶外今野處數日矣一弱女力不能自衛辱不忍言求死未得耳何顏復視息世間願父母割愛

自抑遂沉於河其一歸而更適人不終竟爲蕩女矣

徐都事御者頗明惠然其夫人持之嚴作少不中程輒捶之職饗時責其熬飪之過轢羹之餘猶不逮之及賊入其室遂恣汗焉禁不敢聲欲携之去御者遍拜賊曰請舍之家有所藏我皆知之今悉發以與汝幸獨置我夫人賊亦義之得皆全都事返知其事曰素無恩及若而臨事死不避扞其

主可負汝爲厚貲遣擇所歸
下塘韓氏女素有志操聞夷之暴嘗誓於父
母曰緩急不能相顧生女何益惟不爲門
戶羞差可耳及難果倉黃奔逸望見裸而
持刀者遂投於河賊接以出復奮而投竟
溺死焉
時又有蔡氏女者聞之黃淳父云寇來家人
皆四逸女獨徬徨不知所之賊執而褫其
衣驅之前至橋遂竄入水賊復接之出至

暮俟賊寢取其刀連刃之不能殊賊呼遂
爲磔其肢體以至死又曹六者與其子二
人皆爲賊縶其手以行長纔十有六少數
歲耳啼呼乞歸賊以白刃恐之長者跽曰
願舍父我隨所往不敢違賊憐爲釋之擄
二子去夫以一女子身被拘能奮擊賊不
畏此其志烈何等二幼稚能念其親寧以
身付寇手此由天性非謂素有禮義之教
然也
時嘉定一人少孤鞠於母母故尚少艾有色
寇至陵其母子弗忍也與之爭口喋喋云
舍母他惟所欲生子甫數月賊欲殺之曰
寧從爾殺特舍吾母賊怒以刀砍之死偃
卧於地時死者如積母得逸夜尋求其屍
乃復蘇以歸夫以刀戟林能不忍其母之
辱以死扞且孩竪之不惜惟母之急此亦
其天性良哉
常熟有林某其父爲寇殺林讐之深且廉知

讐所在僞從之屈意事焉惟所指使寇信
之乃詒之某家有藏可往焉至則已預令
其妻爲具飲食之佯爲親厚無間誘之醉
卧取其刀斷其首此以上皆聞之黃淳父
云閭市細民能嗛其父之戚艱難其身出
萬死以報必償怨焉乃已此非孝隱之至
者乎雖士君子有不能也
淳父又云方其搶攘誠迫於威彊疇敢抗者
然盜亦有人心哉洞庭之東山周灣有婦

夫死未幾衰絰總總不勝毀瘁寇見其少也强驅之婦懇曰人皆奔避而已獨不敢去者夫喪在是故願死守之且恨不得下從夫白刃固所甘但有嬰孺姑老病莫養艷者固多何必以窮悴者爲盜畜之且遺之衣而去又隣婦某者盜黜之不從刀砍之愈益奮而起乃置而淫其婦姒畏而惟所爲順適其意在其所累日惟婦某者再三凌之不服已皆縱之歸諸爲寇汙者爲

婦之見之也且慚其夫小姑與長姒皆經死又一小家女寇始及門倒投井中以死一婦夫病守視之聞外哀號聲即刎焉周山又有婦少有色導者固已知之首即其室婦以帛周其身束之甚緊不可解且詈賊賊怒以刀抉其體悉碎裂無完膚尤剛烈已哉

陸仲周故諸生也癸丑賊之犯我也其家殘焉甲寅又來則其酋偕童子二人淖寇及夷五人叩其門亦拱揖陸生問我虛實告之以有狼人有東兵有土著壯勇者咲曰壯勇者數百可當我一夫敵哉又問城可攻不陸生曰不可昔

太祖乘勝席卷然頓兵百萬城下踰年而始克且值李珍爲之間耳酋曰我何詎不能曰往所圍孤城今四方來援者日至將外戰不暇能專事城乎又曰吾掠其外爲還貲曰去歲已被掠矣人空其室而逃將安所

取之酋有悔色杖其誘之來者陸生子死孫及婦亦相繼死三柩在酋乃遣之布帛又以米餉之而去城幸無攻陸生亦善爲辭哉於時實未爲備人心搖搖假令豕突而前肉薄攻我若崑山危哉危哉迨乙卯之寇五十三人自浙而金陵而常州以及蘇金陵出數萬人擊之望見即奔潰自相踐以死彼但噪而從之殘傷實多入我腹心千里若無人域彼亦徒爲探視險易嘗

試我非在燔掠而已震動蘇之四郊固多
水道亦頓斷橋梁待之撫師者東村曹公
尤忿賊之橫誓欲殲之設覆於所從入欲
掩之適寇擄二人爲導二人分必死導之
絶地竊語路旁者云我固以死誤之投沮
洳爲我謝縣官急以兵躡之無令逸兵乃
遙隨之彼無所得食已餒二日且進阻水
不可涉兵又漸合乃殺二人者號呼甚慘
遂進悉戮之無遺斯役也非曹公勇銳縱

令稍前則應援者且相及不可復制矣俾
安然去夷不輕我甚哉而二人者功莫大
焉惜不得其名故無所於報
方中夷寇時士之能以策畧奮者無有也予
所知吳君岫時已老猶踊躍其間作之氣
然所爲畫至淺矣其人好書所蓄至多方
伎雜說尤備若唐所謂兩軍戲劇永新歌
等宋所謂樓前樂頗有傳本年八十餘尚
睒娑求書也有吳江周生大章者已與計
偕因邑利舟楫人皆善沒且輕捷遂出入
兵間頗能得首虜卒以功官其子前有周
漢章者父嘗丞廣之融縣習其土風逮韓
公雍有事嶺外辟以從能搴旗絶徼深入
林峒攀涉昔所未屆險破慶遠冲軋夷又
捷桂林瓠里跡人來告蠻竄九層樓以守
韓公令死士夜縋上舉火作鼓使驚亂獲
乘之因奏名得除蒞父任融丞然未云有
大建立也

沈生喬齡其父故以廉賈致貲至喬齡兄弟
皆覆蕩之兄遂遠適生好從爲方者游鮆
於藝然俱不長故亦多通解凡以伎名者
無不叩之以喜事故諸輕俠少年時稱之
特不善爲生客於家大人所予自孺弱即
與狎生時時談說吳舊事故豪若其富侈
麗泆及居處華盛日徵會時名士竭所以
奉之故 俠游諸爲名者亦不惜屈體役
於前聊共作適予與豪有聯亦熟其中外

意不無慕之有爲家大人言者絶生無得
交已而亦復念之生去遊淮楚從估客賈
賈之行沉沉所挾美人蕩而戕賈無爲理
生潛俟刃之而脫去游齊中與其兄居亡
何又之燕數年始復來吳家大人喜問其
行何久生秘不言然宴咲間歡暢甚亦不
覺意氣乃微泄之云大人畏之謂不知沈
生兇暴乃爾予謂沈生以義激庸不爲過
且生好大言事有無未可盡謂然也生亦

善星家言授予畧度天咫初甚畧云得之
海上占候者然考驗之他所言象者率不
精良有驗予遂悉棄去若其言養煉服食
事則尤津津不去口一從予之燕偶見之
貴人所則縱言及守一内觀事貴人喜内
且未舉子遽語予請留之予私謂留可也
無誑之且爲由我見也生咲曰我所之流
連然何至不如意耶未久復來從我游自
謂神仙可學數百歲何難者特患人不專

信若藥物亦自須有力者致之且江海間
異人數有之其以奇見者皆目所覩非妄
予固不能從事獨所言養生方竟無他效
生亦年踰八十五六竟卒自生之歿予求
可與者終不得若人也

李元孝魯人也以魯故人亦知其無他腸予
嘗贈之文矣其事歷歷可道者始與予游
辛亥間時自言善爲方然惟共放浪湖山
每縱所適與二三子俱境偶當意相與歡

笑忘其人誰何亦自忘也曹太守察予舊
識之故與李生善往來通言乃竟爲姻婭
曹公精練沉深前爲郎司金穀心計乃能
時其輕重爲高下佔出納甚允後來者取
准爲守則其所試爲令接壤也賦憲不能
阿爲監者令必致之無敢貳遂替歸予則
甚賴焉方疲於道途持門戶庇其私皆秩
有條無返顧慮又語予吏道於公家事可
爲而不可爲可爲也者有爲之上者也不

可爲也者如側目何予終以此詘每念其
相與臨流永日繄然坐長松下風來泠泠
絶可想李生故與予言多不解必欲予曉
之予云春秋有微詩有固今無若人安得
通吾言者然每將之遊輒懷陰康氏時安
可及

曹練師者家大人客也家大人素不通客惟
練師數得接見其人頎然而長修髯廣顙
狀亦甚偉可泉胡公爲守時則甚習之與

談養煉事亦遍走四方予幼時見焉期予
所至遠今竟亦無驗也胡公所客則又有
丁松者其人誠有縱橫才權譎智度足可
通濟叙致委折辨難風生異時者俗儉而
傑故易豪其名籍甚嘗爲予言與王父汎
舟之役爲咲予固不測其事云何後竟以
俠不容於上除豪傑中之法

自庚申來吳始有桓東誅予初聞之徐公禎
欽公拱極云里有猾禍少年以拳勇武力

誇即車輪括頸痛鞭捶之不膚撓者結爲
徒所在而是戲擊傷人折肢體無敢喘焉
未暮即剽掠無忌飲坊市間稍忤則碎其
器陵暴其婦女或一人攘臂而前群不逞
遙隨之衢塗遇人則擊觀其奔逸恐懼以
爲咲所至闐無人皆堅閉藏匿走不及者
至無所投有所挈荷皆委之不敢顧其主
首皆有名籍遍於郡内至胥史文無害挾
方伎遊者狗屠販夫監門孝父之屬皆其

類善家子亦往往墮其中伏而俟時發撫
監翁公大立守王公道行廉知其狀急掩
之得數十人繫之獄栲訊竟之未肯承恃
其剛狠視監司耶爾乃忿嫉之已甚掠死
一二人其黨遂謀竊取之相與叩禁所皆
破械挺而出若狂豕踰穽迸逸斧臺門始
覺登屋乃免臺竟火焉突至郡則已該倣
多置人於隘不能肆又突至長洲猝不能
格遂爲出係囚燔寮舍時已傳警舉城皆

震幸有兵素屯駐閑城大搜悉得之時徹夜窮捕至曉方定而予居僻不聞明日乃喧諸官寺令此風遂不可絕狡禍貪亂者猶矜其事謂昔時少不忍須臾耳計之生熟於利害大矣徒跣距踊突髮曼胡之士何時無之特不溺於強暴之習可耳江淮之人剽輕若吳乘之以機詐雖百禁之百踰之終莫能回方爲隱憂爲東南計者幸無忘備之

昔吳中夷寇時章太僕奮欲城西郊夫土國城漕未爲非計特南北濠不可城予已載之今幸承平若爲預防慮當合兩濠自丁家巷巳西合上下塘山塘至楓橋爲一城而濠之上下水陸各置關監使可以守兩城夾之當必無患而內又可藏關艦於濠上之商旅市易無損且城得相爲掎角若成都之有少城與襄樊之並時者今要重地率然況乃眷南顧地莫重於蘇關國家大計豈惟一方哉

萬曆巳丑自五月不雨逮七月其暵咸謂數十年來無有也余家隔河棚中丞居在城下水涸出沙灘去岸數步裒土有古井出焉又石湖去岸亦數步有井以杉木枋周砌之僧有取其木者皆已朽不可斲此猶謂岸傍水日衝擊湮夷可耳又太湖之脊口去岸數里皆涸中露一石橋九洞上石欄亦有存者則此地於何時沉水底耶前

亦無載者何也又有得石臺於土中特闕其一足則此固人居耶滄海桑田事固常耶

徐貞女者徐祖之女也幼而字袁棻早卒女始十七未行而寡即欲詣徐喪爲服會其舅議欲以弟繼爲婚遂不往而勵志不更適父慮其少且禮有在途而謝未得爲昆弟者居以俟不取而後行此未成婦何自若爲適有慕其賢者強委禽焉開趨赴井

持之急得不溺乃刺繡爲不更二天字以自誓父猶患貧無以給兄士弘請以筆硯資養女亦自勤辟纑織文自贍者四十年逾矣郡邑將列上之請旌焉凡吳之君子交頌之夫以女弱而赴勵如此其志義可以厚愧彼懷二三者矣

徐貞女事予固謂奇節然前元時有安西郭氏女已字而夫卒自縊隨之余忠愍公闕謂義過於中庸格其議不下後有張莊懿公鑒仲子卒所聘趙氏至夫家爲服卒不去有司上其事請旌之顧侍讀士廉議以言婦則無所附言女則已去母家若不當旌者錢修撰與謙力爲辨引張良陶潛爲喻二公之言固各有當也然爲其所難況此既未離室安得不爲貞女哉

癸辛雜志載李性學云天下今無讀書者世間惟有作詩人然則在宋已云何怪於今之詩人也

續吳先賢讚後序

吳魏學禮撰

余以端蒙大淵獻之歲旅食王都獲交當世君子昔所願無弗從焉者且得觀於上所建立軌極創制造法順承天地神祇辨物類之官豈不信哉豈不信哉盛德大業至矣極矣蔑以加矣若神道設教睿明所萬制作之微雖不能窺而聲容禮樂倫在斯乎余小子竊欲識焉而未之敢或責以既覩其盛無所發明叙正之義者夫斯事體大固非寡學淺聞所敢議若賢士大夫言論及見之行事者亦私欲存之請俟他日乃有來自南者以子威先生所爲吳

賢人有聞自昔著功烈行義於時者書示余詳哉其言之也夫傳不云乎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吳自泰伯以讓德肇造逮延陵季子闔閭子胥以來號為多士而言游以文學稱於七十二子間則吳雖僻小必效情覈其華道者明矣夫言之章章以貽識考中訓定庶孚故官是以能效其職百工是以能成其嘉材民是以能有信鬼神是以能有明德使不有所載之幾何不瀆亂失次淆而無別已哉故善與不善才與不才之異夫既以刑賞予奪榮辱於一時而又隨以是非得失褒毀刺譏於後世故君子不畏於行所值患害而為凜於衆所視不能以情易者亹亹惕戒恐保任如不

遑焉豈非以書之存乎哉傳謂有求名而不得有欲蓋而名章或徵其文於此而義見於彼或指事正名考見成敗無所遁於千百世者是以崇議博觀備論其始卒所由雖紀列斯在而義歸揚搉有以也夫且時殊變成功異人私其議執所是各自賢其行而不同務要以度衷明分奉禮成義質信於君子謹其端緒表見之最之立功立事古稱有五者故有以德建國家安宗廟社稷曰勳者則有若金問徐有貞

其人乎以言垂範曰訓者則有若文定文恪文恭其人乎用力用勞曰功者則有若襄毅文莊其人乎明著其列曰伐積之以時曰閱者則自仲舉以下不可更僕數

也是多爵服重列疇官厚庸出入有詔於國名謚可徵於往至夫樹貞信操一行雖未受任不違其難若造士仲理公敬所事不有躬若季栗編阿辟之心孤特厲方若仲光筆及卞擅故藝皆幽擯數遞僻陋無黨易以湮微無為抽引暴之於後者乃咸載之策雖其文頗有不盡然本末著其明

疑者闕之雖闕之故賴以見以而推之賢人君子所以行權合變審形錯宜屈伸進退亦當世得失之林也援近者之跡用以裁輕重之準何必舊聞即揆量和齊祓除其過以昭明之無有解遷散佚墜失之患紹前之隆明系胄志古之道正所傳之緒意在茲乎余往則與子威先生共差次吳人士謂吳壤隘偏惟以弊賦從上之役嘗重天下至卞之所生何敢侈為飫聞務盈焉者若其萬道遵德履信祇惕朝夕猶有先王之遺教餘俗故其君子秉心宣叙砥其業小人勤恁膂力焦勞覃瘁雖名街居衢處之國四方所走集嘗綰轂財貨之口而處脂膏者不自潤其風儉儉

而習纖細猶之飢匱困竭獨選蠕不敢為非若其玩巧而事末技往往絶擅仰機利而食者衆亦隨時而遷非必其故至邇者奸游亂法數扞文網乃時有之聞之亦一二輕儳滑禍作為虛譽內挾詐力而外以交結郡國豪傑行其私俗之論濡其何日之有且其氣炎有以鑠之而動色高議格

正其間得無望於綱紀人經教誨督厲之若子乎若整齊其傳以俟後得以覽觀固有在矣

續吳先賢讚後序

游自燕冀歸見於子威先生請業焉得奉所為書則家大人咸預繩焉者水悚然拜曰是將以信諸後謂盛德不可忘故記之雖記之故存之者也自伯叔甥舅一二兄弟實寵嘉之水也敢不再拜先生逡遁避席曰是非吾所為託也子之家有其書矣若其志則余也敢且著古所謂記於功宗及識之表於分物督不忘善哉其為訓於世乎況我州黨稱禮義之國絃誦之聲四徹於郊是賢士大夫之所廬也夫盛德必世嗣太史公所次宗臣世家必先之者謂有功列在王室者也若其藪荒抶之專行獨節

不顧世是非君子比度其衷上下儀之著之語言以象類表徵志晦闡幽明有憲也幾何不大泯其跡而澶替踣絶無傳哉然吾聞之君子於其鄉也有善學焉有能讓焉雖無有循焉者不敢以其賢智加之況敢顯有所論議予則予舍則舍不自退託讓讓顯然見於篇乎故非先生所自為載之也亦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吳之為記則有數君子者倫之矣故述詳其辭而節裁其義不有所刪黜其複則有所釐改刊剟其間藻潤之豐蔚之美琢追之温厚之則精瑩之可噚吮之旨弘垂之有斐之文故書而不典者其語迂作而不比於順者其語犯指事而有所詆傷者其語誣深而

刻轢於人之過者其語盡直而無涵蓄者其辭皦寬而蔓焉以亂者其辭枝是以詢咨之於往聞而揆驗之以圖籍謀稽之先所列參觀之親所與接耳而目之輿人之謳然後侃然正色奮於筆無所避可謂善誦善誨烏有迂而諂側犯而險陂誣而傷善盡而訐皦而不近情枝而無統紀也乎哉故君子觀於是謂貞慎恕思有質要也孚格慤愿可明徵也辯精博淵可永鑒也夫貞則不媚慎則不戾恕則能公思則能斆故若網若綱可循而理者華贍有體也孚故能信格故不惑慤故不妄愿故不私辯故不淆精故無隱博故淹倫淵故能紀之遠支縈理貫聯會涵通者漸洽詳

也徵文以示而淑慝不爽則所以俟百世也彼孤陋寡聞不說學則以是為慊曰奚使夫人不得肆焉且何預執簡而擅有所記雖載前之文不無專以善許人乎故又疑其沃焉者則吳自張勃顧夷山謙之陸廣徵以下皆有所著錄雖頗有缺佚然代有作者彼皆非耶且無亦廢墜是為懼前

之數君子者或放失焉則從而緒修之故先生亦有所藉手以成一家言水不敏竊私其義敢受簡於先生請卒業焉後之採方牒求逸書徵郡國故事者安知不以是往也

敬告讀者

歷年來，本公司所整理出版古籍善本（孤本、珍本）皆一時精選絕版好書，經歷了數十年，甚至數百年木刻刷版，因彼時情景不同，致有好壞殊異，本欲重行排印，又恐泯滅原版價值，且手民校植錯誤難免，遺害更大，故仍其舊，深望仁人君子多所參攷，並乞見諒!!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啓

虞山妖亂志

虞山妖亂志序

予譚妖亂志未嘗不廢書而三歎也夫世界降劄生此羣妖蓋亦天地間戾氣所鍾然罪之首禍之魁獨一陳履謙也履謙不引儒妄拜萬奄爲父不聲張籍源德家財以通魏璫則源德殺妹之心未必即發履謙不入都中則張漢儒不至效錢瞿兩公而周應璧王瑞諸人亦不至死惟其一人傾險以至牽連破家喪身者不一而足及懼禍欲逃猝遇司刻之陸文聲片言挑激卒之罹網以伏法此亦足徵天道報施不爽者也至漢儒疏列牧齋姦贓三四百萬事款五十餘條撫按訊擬昭雪無餘斯亦一大異事可想牧齋當日勢焰熏天人不敢嗟之一大左證故默庵獨志其以梳匣銅缽精錢遺應璧以通撫寧而摘首揆所謂管中窺豹略見一斑也矣嗟乎默庵斯志雖無補於世道人心然其直言不諱使後世之士讀是書者知其時世風頹靡上下一轍莫可救藥有如此至於極也康熙癸亥閏六月晦前一日虞山陸崶湘靈氏識

虞山妖亂志卷上

清 上黨馮 舒黙菴氏撰

翁太常者諱憲祥字兆隆蘇州常熟人以萬歷壬辰進士歷官吏科都給事中轉太常少卿奉使歸而卒其爲人不悻悻取當世名然長厚自將人以此多附之內子姓張氏性狠戾太常少貧積不敢抗張亦強記有幹才自萬歷南北分黨後章疏始末略皆工口太常掌吏垣時內助居多有可不可無分朝家事太常惴惴望顏色唯謹坐平不敢畜妾媵或自以張氏名剌干與有司事有司不敢不從豪橫於里中爲日久矣張生三子長曰源德四女子次曰孺安字靜和適顧象泰象泰農家子形貌委瑣行則搖搖坐則兩眼左右視轉動如鼠孺安知書能詩工畫蘭長大姣好非匹也與源德幼相得甚歡或云張固縱之每同盤溢 璋謹案句用莊子同溢而浴溢與鎰同他本改浴字非 源德妻蕭氏卒值之源德憙乘其產以鵝頂血毒之致斃太常死時亦見蕭爲張氏有弟曰岱負氣傾險敢於爲惡張常畏以家政不踰年遂翁之婢使殆遍有不可則毒刑殺之張不能容訟於縣佐十笞之擯不與通者久矣萬歷丙辰年太常暴卒太常妻康張無疾人咸異之或云太常有無鈔故戚被盜

訟於有司盜所劫資多反誣之睢縣欲置之死今知其爲太常戚也猶豫未決失盜者乃私太常作書與令俾得直其事盜迫行五百金於孺安孺安商之於張乃令急足追太常書反其詞云有疏戚屬治下行素不良借勢每擾奪人今又妄指平人爲盜不窮治不足以懲奸令得書即模殺是人太常生平與人書大半屬草於張張又屬草於孺安故無錫令不疑太常實不知也已而閻人白日見此人披髮流血來太常將殁時亦語人曰吾已爲若發書若何爲至此張與孺安心訝之太常逝殯未幾致書之役亦死邑中咸傳之皆謂太常之死由張及孺安也卒後張氏愈恣源德持其短長以與角積不能平乃引啓以自翼張素以妒酷不理於緇紳間太常卒遺孤獨源德長少爲貴公子多富樂曼優人亦能度曲性喜觀男女交無晝夜挾狎友麾聚啓籍母兄弟勢欲陵之源德不甘人雖薄源德亦不直啓源德潛投陰賊必殺然而後快孺安雖於母獨有知計因欲并中之而陶屬之獄興矣陶屬者太常紀綱僕也是時張氏業與源德不相能恐盛令不行於家乃於中堂設公座南面範錫作硯朱墨各一案有帷有扇大略如府州縣臨民聽訟時然亦傍設一座謂張曰妹爲巡按爲張氏弟則當作妹吾爲理刑奴筆有二心者立榜殺之耳所殺者以

數十計而鳳獨不被笞實臯安私之也事既敗張念身已老不恤代少女受污名於是源德倡言曰是張所私也謬其旨誣其詞以歐主告縣而甸匐流涕僞為不忍言狀縣如源德旨鞫鳳而銑磔然時年已六十餘榜笞百計荷校　按較與校通不必改校　立者百日許而卒不死張遂以殺舅殺母為辭揭之通國然亦造謗書名曰哭世眞經一國譁然源德迫子身跳避年始歸人不以比人數而臯安母子無間切齒念甚臯安心知之欲鈎奇而計無所出有陳世卿者父子濟惡於鄉巡按御史名捕之獄成而徒逃於留都適有江都監生陳履謙者死世卿竄其名詔選為福建漳州衛候缺經歷於臯安為中表怵之曰若知源德之志乎臯安曰知之志何欲臯安曰殺舅行殺母安且為之先心憂之不可道而邑中士大夫莫有能解此禍者履謙笑曰甚矣子之愚也今天下有魏公耳何士大夫之足云臯安憬然當是時魏閹張甚於虎邸建普惠祠其督工閹姓萬與履謙通履謙乃乞諸生顧炳為上梁文投象奉夫婦肅而獻之其文有云日月無私代明顯乎晝夜舜禹不與服事過於殷周偃然勳進候也俏以珠璣犀象亦數百金臯安拜萬閹為父艷粧跪伏堂下稱觴上壽為家人歡履謙亦饋三百金為祠工費題其極　按極棟也一作桁　曰福建漳州

衛沐恩經歷陳履謙百拜敬助當是時萬閹亦張甚其督役者曰甲頭有府諸生陸者潛於百步外甲頭擒而入榜無數毀衣裂膚行百金始免而臯安一女子象奉一諸生履謙一監生官出入無期度杯盤款狎人固異之且聲言梓所謂上梁文者因萬以通魏而藉源德家財為督源德遂與臯柔台臯柔太常第三女也通錢氏有膳婢已配高鳳為妻矣源德溫之與有子欲乞為妾臯柔不可張強取之兄妹間亦刺刺不休矣錢固多貲履謙心動焉因恫喝其間思有所染指於是不得已而合當是時臯安所幸者曰湯秀才名天乙娉善於器別以他奸事賊還越而履謙之季弟燈卿進燈卿美而狠虬鬚白皙臯安心艷之曰若有閒府相號曰親哥朝夕與狎象奉俾與同筆硯實以中臯安欲一家以為醜象奉有僕曰吳祖不勝憤遮闌得其私書告象奉象奉曰若然固當殺之祖請盟許之乃為血書具鵝豕魚詣城隍廟而歃與者六人然象奉外攝　按原作攝他本作懾　於張內不忍於臯安實無意殺之也敵而歸過燈卿婢方持盒來六人者相與裸而笞之臯安素貴倨婢僕少不如指必褫衣與杖有覺者猶以故態操杖獨身前祖不孫牽而歐之安既無力隨拳而踣跑哮踣踏幾絕矣張氏聞遽肩輿來象奉縢行迎長跪涕泣諸奴洶洶欲并歐張張遜

被其女歸諸奴遁象奉走郡城白之督撫毛一鷺一鷺者魏閹黨也旬為督學使阿太常置象奉優等為廩膳生見象奉狀曰爾妻即萬公女邪何至是此不可行重處燈卿可矣遂具牘牒督學政御史陳保泰保泰亦閹黨也視其衣巾燈卿逃之溝事始著甚不可掩張欲改嫁臯安念非象奉恐不能容聞燈卿點則又謂非復與象奉不足洒其辱也因令人呼象奉俾欲與面訣象奉至則盛氣數之曰若一田舍子先太常託以愛女憶汝就童子試終日持試紙不下以太常故青其衿遇年而以六等黜復遷太常惠得錄學宮汝於人得方幅齒遇秋豪出何人力而負心若此邪謝所謂莫救落劂狗回頭即噬人者其汝邪若絕吾女吾女不憂無婿處今復翁翁乞憐者何居象奉叩頭出血兩手自擗涕交橫下但暴呼阿娘而已張乃曰汝素倬弱主使者其源德邪象奉俯而應曰然張曰噫幾落奴度中女不歸當為仇者所笑然不可遽婦視歷擇六甲相應日已是日吾且送女至須張具為鄭重勿輕也象奉喜過望諾而歸悅暢異於平時吳祖趨問不答而治室宇整衾裯林褥若新有所娶者家人怪之莫知所謂也及期而臯安歸前設太常齒簿鼓吹張先之臯安後張鐙持炬若火城及門象奉具生員服逆堂中供張如法共拜張已復交拜書紅牋為誓詞約

不相制樂飲終夕從者一人兼兩人饌吳祖覺事變挺身匿源德所源德乃為絕姊文告太常廟三黨俱會仲房名毓奇者獨否臯安乃遺之書曰孤貧多難寇逼巖疾重辱德門自反無疚計此時惟有一死死非重於泰山然事未論定死且愈辱洒骨何年劍心有日子厚　即源德字　非忽有異舉謂因妹蒙譏欲比死洒之嗚呼母蓼莪而弟忍絕夫尚留而弟見擯古未之聞姊於子厚固非骨兄之女獲亦不難為成弟之轟姊但布票興謠能免仁人君子之口誅否萬萬猶戚忍於辱弟先壟有知當不為強詞所奪告廟日聞大哥獨不與一柱中天長城萬里急難之誼古或有之造謝無顏終求援手臯安筆札娓娓皆此類也當是時源德內迫於母外迫於履謙恐禍在旦夕日與臯柔吳祖者鼎而謀太常季女曰臯莊過顧四工書法亦與源德比源德有僕曰李文婦馮氏過解奚能彈琵琶亦略知書日出入源德及三臯家卿欵歌唱盡得其歡心源德謀曰不殺臯安剛褊不解不得馮氏臯安不可殺乃以重利誘怵之馮不敢不聽知吳祖之素欲殺安也並邀之約事成則以義女阿闍配吳而謝馮千金光以中金三十兩為贄以四月八日成約於北山之佛庵是時天啟七年丁卯也臯安素與象奉約不相制乃鼓枻入浙覓陳燈卿自虎邱抵西湖不得沿

逸候之相值於錢塘馮安與熠卿同舟湯溪者次月於湖中賦扁舟載西子之詩留連不歸以故謀亦懈遲夏不發及秋源德乃貽書於孺莊索所貯為贄者於孺柔其書曰叔姊云云日又一日當書餅邪不啟則當滅其迹歸我贄也莊致孺柔柔答曰伊人甫歸事不得聞馬二以夫往南京解糧不能時時過商姑遲遲當有以報馬二者析馮氏也源德又數札曰所以索銀正為四月以來堂無影響耳若可就則息壤在德孺莊乃貽饑馮氏曰此大老手筆有機可乘當速了之馮氏以三書併付之季二乃於九月十四夜覘象泰入鄉攜具往孺安家流連握槊月午不休孺安有二女俱已長每夜鍵之一室而自與小婢逆房飲看俱是夜與馮氏飲持杯數寒顫馮氏佯欲去安固留之久之而別戶方閉而賊興逆房驚呼賊斧之傷額仆地痛棒孺安持刀亂斫絕臂碎首割腹及陰天欲明乃去奇珍異珠俱狼藉委棄不取是日泰始歸源德兄弟亦至俱驚愕不發聲源德獨首揖之蓋衾論視口荷荷而出時馮氏為謀久人皆知之象泰白之縣知縣為京山饒京攝馮氏婢曰龍細者一訊而伏當是時源德強要馮氏云出太常夫人指邑中紳士惡張氏恨張氏戕象泰孺安溫狀最著不獨罪源德知縣亦散散其間將成獄矣比再訊知縣燃燭坐堂上鬼聲忽發血腥酸鼻有黑膏若人長三尺許憧憧前佐史五百俱辟易知縣懼甚遽索香案拜且誓期必直此冤乃具獄詞曰審得顧象泰之妻翁氏故宦翁太常之女也太常生三子長曰源德有四女次適象泰象泰之妻忽於九月十四夜五鼓為人剌死在牀財物無所取時象泰往鄉有小婢翠香逆房作伴俱十許歲逆房之頸亦被斧傷十五日早該圖總甲具猶報縣當喚兩婢及象泰家人並鄰佑到堂招出源德家人婦馮氏之婢龍細於十四日曾同馮氏到象泰家至二更方去是夜遂有此事定是馮氏知情隨攝龍細到堂滿口招出馮氏與李二並馮氏之繼子鄒四同謀下手殺人者則顧象泰之家人吳阿三即吳祖素得罪於翁氏者也當押龍細到阿三家隨於小便內搜出認票一紙票云遞到阿三銀五十兩票係李二手書其五十兩三字及花押則馮氏親筆又於馮氏廚屋搜出吳阿三殺人染血衣一件又於馮氏臥床下搜出拭血手巾二條即於鄒四家擎獲阿三到縣口認翁氏是我所殺先是一日間馮氏令家人毛郎喚到家中商量謀殺翁氏阿三不從馮氏云此是大相公主意有大樹遮頭不妨不妨大相公者源德也即同李二封銀三十兩白布裹訖又寫認票五十兩付阿三收受阿三不合許肯馮氏又付錢三百文造刀遂於今月十四夜一更時分先入顧宅藏於後空屋中至更餘馮氏以看月為名喚龍細引鑰到後門看阿三至否一見將手搖數下而去至五鼓吳阿三執刀李二執棍奔進房阿三操刀向牀一剌翁氏跳起奪刀相持李二遂執棍協打致命投翁氏後回到馮氏家將刀投馮氏井中隨押阿三於井中起出尖刀一柄當日血衣貯庫訖次日嚴捕馮氏馮氏已入源德家事急而就之者豈復思大樹遮頭邪隨於源德家提出馮氏口稱是源德託三小姐教他做的銀則源德所付已交鄒四收訖此提李二鄒滿到官招詞亦同看得此一獄也主謀者為翁源德協謀者為馮氏下手加功者為吳阿三為李二鄒滿源德以嫡弟殺姊馮氏以家人婦殺家長女吳阿三以家人殺主母俱碟何辭李二鄒四同謀殺人各鮫源德在逃未獲姑俟提到結卷牒成一邑以為鐵案遍月而孺柔痢透井死人皆謂孺安之能為厲也時饑今以覘迫將行獄具未上太常以萬歷丙午主闈試為吏科者十數年門生故吏遍天下以故源德匿不出對簿獄未決而塔議興先是萬歷間邑人蕭副使者諱應宮即源德妻蕭氏祖也與石大司馬星沈惟敬同經略倭事惟敬敗司馬伏法蕭遣戍歸里中傳聞惟敬寄帑不貲家乃大富壯子病見惟敬為祟而死因為追福造塔於邑之巽維及三級而蕭殁遂報工錢尚書牧齋名謙益後蕭四十年成進士憩吳夢欲遂成之乃倡議曰太常素厚子女不合推刃相殘此積生罪業未可以今世解欲釋其冤當以釋氏法盡令源德出三千金成蕭公所建翠堵城為孺安福列死者得度生者省刑我輩當為白之官以馮氏吳阿三等竟此獄翁氏一溘女抵償者且四人不為失刑矣通邑以錢主議皆謂曰然獨陳履謙以為如是則獄決決則己安得操短長為利然業已攜券又不能抗日為微詞尚書乃令舉人龔立本監生顧大韶授旨於履謙履謙口唯而心終不謂然欲挽之是時有楚人楊重熙者署儒學教諭事貪狠無狀任將滿行業令老諸生王應期者與源德撰以白金三鎰為壽成言矣源德俟其交印後始齎送緘其半而又不得精鎲重熙恚恕無所發憤履謙詞知之乃邀象泰倍其幣昏夜叩門請令申教官不與雜職同凡有所由讀得直達撫按不必由府縣也然印已去莫可為計謀之老書佐楊柏柏曰是無難但備文即案成柏則出其所竊空印紙書之終夕而就履謀為之辭曰源德翁出衣冠行同鳥獸骨梁豢體嗜欲迷心姦通親妹久貽笑於一方手及親姊復驚傳於萬口縣審搜出親筆私書乃復庸佈錢神爐託津要經今一月血屍狼藉於通逵兇身偃息於畫寢學規揷地國法何存撫按學三院

俱報聞源德革衣中待嚴饒令不得已亦倣學所申者而詳著之源德既不免於罪塔議遂解通國縉紳俱倒目復謙會復謙以解報事與老書佐陳伯元偽刻合邑鄉紳私印上書兩臺事畧急走京師不敢歸矣饒今行署縣事者為永嘉王推官瑞梅清嚴不可干以私源德計無所出而空印事亦發凡文牒必具文而後用印謂之朱蓋墨印成而後具文謂之墨蓋朱者惟祠部儒士及壽官牒兵部武職劄付亦特有之然視同故紙不以為貴也府州縣文移則同偽牒矣象泰申源德文出楊伯所蓄空印紙署學印者為松江嵗貢唐汝諤故事凡有所申請必取同僚署名押之吏亦刷名其末曰立案始錄其詞語所司批其牘或是或否曰批申當楊諭行時無暇白汝諤叱各院報聞象泰乃攜批申白汝諤汝諤大驚象泰百計請乃補署押然事已露不可掩源德抵隙請之汝諤汝諤批其摺曰楊師以十月初七日交印而申文乃在十一日本學之署事已四日矣此文從何來邪他日聽自辨之源德倍此為端逾數年而獄情乃大變是時督學者為浙之倪元珙惟復社之言是聽復社者吳中人孫孟樸革所倡也浪莠雜糅入其籍者跋鼈劣大亦為清流氣勢足以壓官長貲財可以通關節而倪又張其燄曾有一士介其父書求科舉倪答曰訪此生

並非復社恐不足以服衆人謂倪之嚴事復社過於父矣德源介復社中人通倪具辭牒以偽申文及母命為辭倪許之下之縣知縣為京山楊鼎熙時獄已久案斷歷然獨源德不出耳當楊令覆讞時忽有一人跪階下問何人則源德也令大駭而大力者書亦疊至且言倪已許之之狀楊乃具詞以覆審得翁氏一案事經數讞無異詞矣卑縣承歷案之後乃屢提不出之翁源德一旦長跪廷下突如其來一何可駭始謂弟不可以殺姊今謂母可以殺女女溺可殺也象泰蒙面而執溺妻之命源德既奉母命乃不明正其罪而陰謀殺之何邪夫獄貴初情律嚴主謀曰母命也可乎詞徹而嚴一邑傳頌獄上倪不顧大翻之讞象泰笞之四十生以偽牒減等徒三年源德奉母命為先人洒門戶辱即殺氏亦當況非主謀不當坐坐偽及吳阿三阿三即吳祖向與象泰普神同謀殺妻者殺謀出於象泰不自源德也源德還青衿復學肄業一時以為怪源德具巾服謝招搖於崑山之學院公署間同庠見之有欲與痛手者始走匿盩生顧大韶遂具六可殺之詞白之憲院縉紳亦譁然未幾而巡按御史祁彪佳來按吳抵蘇州即名捕諸無賴及衙役之黠桀者杖殺之源德因是竄張啓於籍中縣奉憲檄捕而禁於獄時啓已更名元圻削髮為僧久矣邑有諸生馮舒

者素與錢尚書善一日謁錢尚書錢謂馮曰張和尚復被收何邪馮曰和尚固非佳流但主於必殺者翁源德也錢矍然不語馮覺其意指獄門謂張曰老和尚知必死邪曰然知所以死邪曰知之曰我過見錢公有相憫念盍致書祈之張曰我安得祈之祈之者我家秀才事也老和尚遇禍而懼卑詞以乞緇紳即活也何以施面目秀才者謂其子也馮曰老和尚倨強猶昔亦可取已而錢竟白之祁張得釋而源德坐牒如故當塔議時一邑風靡諸緇紳各有扯摺俱如錢指獨户科給事中瞿稼軒名式耜心竊以為不然既議矣私與其友一札曰塔議雖成然塔不塔在翁總無礙得失設謂活可殺也則不塔亦得以姊為不可殺也塔亦何為忍塔誠罪且與同高矣陳履謙聞得之因借以恐喝源德屬履謙逃札遂落謙子志仁手源德事既敗塔亦終不就已而錢尚書必欲成之凡邑中有公事罪疑者必罰其貲助塔事黠工敝民請乞不餍亦且詞請修塔不肖縉紳有所攫奪者公以塔為名而私實自利即善考今終者亦或借端興詞以造塔為詐局邑中謂塔為大屍親顧稱怨苦錢尚書亦以是籍籍不理貲給諫之為人也博愛菽莝識面莫不沾溉依託附會者亦聚然兩人俱實魁稱正人府縣兩臺或門生或舊治人皆嚮風謗亦由是起至崇正之丙子年

而有張陳之獄先是萬歷中鄭青人獨得神廟意摹臣各有比附其自謂正人者皆樹保儲懺而東林始盛是時凡建言以東宮為辭者俱罷官歸歸無聊賴輒講學聚徒以自標榜無錫高忠憲顧端文等遂立東林書院一時好名者歸如流水東林之名由是始錢尚書謙益亦游其間當其未第時已駸駸為黨魁矣萬歷丙午魁於南畿庚戌廷試第三入翰林為國史編修官丁外艱歸是時浙人猶錄甚尚書鄉試座主為孫閣老承宗會試房考為王圖俱東人而同年生韓敬出宣城湯賓尹門下門户各別以故不相能時亓詩教趙興邦官應震華俱南人橫於朝東林人紛紛去國以故尚書久鄉居不補官萬歷末入遷中允又被劾歸天啟辛酉再起官主浙江試韓敬以行人考察鋼於家恩有以中之乃令人詐稱尚書門客顧玉川度有文可中式者恣以關節與之言尚書收拾人材為門户計無他求通浙省無慮百數有錢千秋者得一朝平步上青雲七字購俱置首場七篇末榜發而千秋被磨勘然試卷係本房所呈尚書實無私也終亦不能以此為罪僅成千秋而尚書再罷官奄禍急矣及也閣敗而免崇正初再起官陞詹事帶禮部侍郎銜協理府事人望歸之旦夕蹉跌矣及枚卜荊溪相公欲得之遣人致誠云姑令吾同入中書當大家作好事尚書

嫌其與涿州比。涿州即小滿相公銓亦蘭堂也門人瞿式耜時為戶科給事中。章允儒為吏科亦惡荊駱洪置之遂與烏程相公謀。烏程者故四明沈相公門生也。衣鉢相授不悅東林。是時科道中無敢仕擊錢尚書者。烏程乃自具疏再以千秋事劾之。召對。得厭旨。又攝千秋詰之。無他詞。因又免官。瞿章俱鐫級調用。而荊溪相烏程繼之。尚書古文詞邁一代。天下稱之。烏程恐其再起。忌有以中之。無間也。適其族人有錢齋肅者。故侍御。從孫。憲副時俊子也。從少為江陵相公客。江陵敗。罷官歸。家富於財。聲伎冠一邑。齋肅亦中順天乙卯舉人。諸孫中。肅質獨銳。有女伎連璧者。故幸於侍御。生一女矣。而被出。肅悅之。召歸。藏玉芝堂中。三年。而家人不得知。與生一子。名祖彭。為縣庠生。其事始彰。萬歷丁巳。侍御舉鄉飲。將登賓筵。一邑譁然。監生顧大韶出檄文。討其居鄉諸不法事。邑諸生王宇春從而和之。知縣為楚之張節。亦不快於錢。怨家有欲乘此甘心者。尚書素不樂侍御口語。亦藉藉。錢乃大懼。遠出連璧。宇春今其兄經歷宇新娶為妾。欲藉為他日禍端。齋肅恃家勢不虞也。已而侍御死憲副亦殁。諸兄弟皆甚齋肅。有為飛書告邑令楊鼎熙。言連璧事者。楊以諗尚書。尚書答曰。此悻箔中事。疑信相參。書似出匿名。盍姑藏弃之。當亦盛德事耶。有錢斗者。尚

書族子也。素傾險好利。齋肅以尚書相昵。故亦親之。遂交構其間。須三千金賕尚書。齋肅詭斗又邊其家人。齋銀至家。斗居城北。其鄰有徐錫策者。稱好事。每緝閭巷間陰私。踪跡走城市。每日一周。語人以為樂。人目之曰早哨船。詞得齋肅賕賄事訟言告人。銀未入尚書家而迹已昭著。不可掩。又有徐錫胄者。徐策從兄也。素亦容於尚書門。恨錢斗獨擅齋肅。己不得交歡。遂出禍攻齋肅。齋肅族人時傑者。又白之於巡按御史。尚書亦唯唯無所可否。於是其事鼎沸。連璧女蘇太倉薄生。亦以千金拄其口。王宇新挾連璧。亦得重賂。宇春子昌誘。突入其伯內寢。徒手抱連璧。欲令歸家居。連璧裸體跳碎首血濺壁。乃已。時傑得賄幾與尚書等。凡縉紳考庶諸生及錢之旋革之緘。無不受齋肅金錢。所費鉅萬萬。始其事為錢斗。終其事為錢世熙。世熙者。尚書從叔也。齋肅始以其事委尚書。出重賄。要萬全。已而尚書不甚為力。故怨之。齋肅諸弟又日以憲副故。故人納之。尚書。齋肅不得已。亦獻焉。凡什器之貴重者。錢斗輩指名索取。以為尚書歉。有錢繼做者。忽詣齋肅言。尚書欲爾寶貝。一時傳以為笑。因目繼做曰錢寶貝。他人借端妄傳。亦大略類此。足時撫吳為張公國維。尚書卒百所取士也。以故府孫風霆無不嚴重尚書者。齋肅所曹既不貲。當事者姑以他事

褫革。而置奸祖妾不問。邑人自此仄目。尚書卒。又有兩長進士孫公謀朝廬歷官兗州知府。廣東布政使。節喬起家。曾顧高孝弟名朝謀。中辛未進士。煦煦然長者也。父謀林少為諸生。餘學宮。林弟森亦中萬歷丙午舉人。為高州同知。孫氏固世家。父祖以來。強項不受人侮者久矣。森之婿曰許公諱士柔。與布政少同筆硯相親也。已而口角起。釁頗相左。許公中天啟壬戌進士。選入翰林。而布政偃蹇為外僚。兩人心益疏。多間隙。有陳璧者。奸狡人也。亦依附復社。與孫氏奴有攜。璧走崑山。白其令過周謀。周謀附復社實甚。如璧指斃孫氏奴於獄。布政不甘訟之縣。辟陳璧。璧逃匿許家。跡跡且及許公子瑤。以婦人衣衣璧而竄之。遂走京師。拾孫氏事。云且具疏。孫氏之居。通邑之濟農倉。皆佃其旁隙地為市廛。征其租。璧指為占宦地。疏中事以此為大端。適布政病殁。弟達官閩之泉州。子又幼。許公時在京。名為尼陳璧。不令上疏。僅具一詞於通政司而歸。銀臺為移咨吳撫訊實。居間利孫氏貲。所取以二萬金計。一時營營者亦若錢。齋肅時瞿給諫次子。娶孫幼女。又同舉於丙辰。布政子亦尚書甥婿。尚書與同知君又同舉丙午。孫封公以年誼親誼。實望兩家卵翼之。顧不能保。而錢斗與瞿給諫夫人之弟邵素從而斷構之。各要索萬金。不必盡出錢。瞿指也。孫封公

以長子亡。季子固在。昔為諸生。亦傲然出人上。今乃爾耶。年高性又抗直。好容每對酒。極口錢瞿兩公。里人有張景良者。少為巡捕衙書佐。長而從人幕中為主文。孫季公初第時。選刑部主事。景良實從至燕。陳尚書必諫之。今糎縣也。亦與之俱。尚書為南臺御史。景良高其義。弟必謹。魚肉里民。多為不法。尚書惡之。景良僦瞿氏一屋居。頗修飾。居未久。瞿氏奴陳廷策橫逐之。景良正苦無居。有朱繡者。老儒也。教授於尚書家塾。聞里人怨。必謹置必謹不敢通。而言景良。尚書大怒。榜其行事於城之六門。戒閽者無得通。景良窘且憤曰。吾終無生路乎。思出奇無策也。是時列皇帝欲通下情。草茅上言輒奉俞旨。陳啟新以武舉上書。遽得給事中。景良心艷之。謀之顧大韶。大韶即檄錢侍御者。兄諱大章。以閹禍與楊左同難。後昭雪。贈太僕卿。益裕愍。大韶少與兄齊名。稱二顧。兄成進士。大韶顧老不第。無所寄其牢騷。因日為險詭之筆。操邑中短長。方具疏稿。條陳便宜。以足不良於行而止。邀景良閱訂。即以疏草與之。疏言江南有六害。士習鄉紳錢糧等。謂齎此入都。一官可戾契取也。景良得草喜甚。因偏告邑中。言將入都上疏。且得官矣。間行往別孫封公。封公謂疏至鄉紳之害。歎曰。此真名言。若能上此。真大豪傑大丈夫事。子言之當名垂青史矣。問何時行。然亦酒間憤

激戲言。景良遂心動。因是亦往謁錢齋肅齋肅厚藍使行。景良即託妻子於鄉人徒步往。然意實在陳尚書瞿雖與其家奴隙。錢則無怨也。抵京虜信迫城門閉不得入方矛丁城下聞城上有持豐城李侯令箭呼張漢儒者。景良遽應曰。諾。乃雒而上持箭者覺非是。痛毆之。然已登城。遂聽之而與陳履謙遇。履謙居京師。久與厥衝遷。卒相結。以刀筆目攝公卿間。人甚畏之。景良至。問所欲曰。吾來具疏。希得官耳。履謙曰。將言何事。因出大韶稿履謙笑曰。此老生常談。無他經濟。官不可得也。不言鄉紳之蝨民及藏私不可。景良曰。我正以陳必謙來。履謙曰。不可。陳公雖以封疆事削籍。然素有清望。今上雅知之。無益也。不如言錢瞿。此當國者所忌。朝上疏。夕且得溫旨矣。景良顧無以餉口。遁勉從之。是時在此應試者曰。孫朝翌孫朝甯王弈吾兩孫俱布政從弟。王居與瞿給諫前後相值。王嘗造連樓俯通瞿第。瞿不可。令撤而卑之。故以為恨。履謙席三人坐。常熟會館中。招拾錢瞿。盡取生平所不快及事連錢孫二姓者。周內之。如錢斗郎霖朱鑾輩皆在詞。而錢氏女妓姓名尤詳。共五十八款。贓錢三四百萬。景良即更名漢儒。疏上。為程果持之。擬首逮錢瞿。壻逮者則撫按訊。時崇正丙子冬也。明年丁丑正月。部咨至。時撫為浙之張國維。道為慈谿之馮元飈。蘇守為閩之陳洪謨。俱正人。惟按吳者為路振飛。稍模稜。時相旨奮臂立異者。鎮守印司奇也。當諸人之造誣揭也。景良既非本懷。履謙去鄉久。不能晰錢瞿居鄉事有所聞亦傳言失真。同事者俱書生。但能為醜詞。實不中窾要。稿成。欲刻板行之。苦無刻貲。且慎遲者。遲疑數日。忽有一人長身而髯。手持廿金曰。相君知爾欲與錢謙益為難。大善。但上疏但從中主持。知汝貧。姑以此為刻摺助。其人置金竟去。不及問何人。或云。即烏程家奴。或云。婁東相公任子所遣。疑不能明矣。景良即以二十金刻成印本。乘各官於靈濟宮祈雨。遍送之。章下。錢瞿聞報。即子身離家。抵郡赴逮。款中所列撫按檄蘇松常鎮四府印官。並四府理刑推官。就蘇府訊。撫台命諸官曰。臟私狼藉。若此。洛官各從公訊。即有分毫犯法。本院亦不能為座生庇。須竭各被害詞。且據之入告。毋枉縱也。時許公亦家居。有門客曰。單良佐故單數官諱政之家奴也。父名拉圾。母小名夏蘭。父為縣書手。主收西甯宋侯莊田。乾沒至數千石。下獄死。良佐始為郡諸生。當甘學潤之督學於蘇也。良佐臨考不到。除名矣。以許故。軒然冒生員服。出入公衙。不懾邑中亦以許故容之。良佐狡鼻突眼。行動如蛇。搖搖然傾仄詭詐。善俯張。為大言。欺人。嗜利若蠅。襲貴與人友。必先善其家奴。倘保。嗣得其主人意。以中之許

優絕之。卒亦不能遠也。至是許薦於錢。尚書。尚書時在郡。止舟中。不得已。姑留之。云欲挈之抵京。良佐遽乞歸邑中。跼蹐道觀之來。雲閭招事中諸怨家語之云。我受撫臺密指。對簿時。須令各被害者俱為稱冤。今又奉錢瞿兩公命。與汝單攘幸各以事之顯末告我。當令若單多得金。一時人趨之若市。至有不在款中。挾瞭瞰而乘機橫噬者。有受恩兩公生平竊色笑為榮。亦假借生端。許得金後。與良佐中分者。顧大韶心惡且艷之。乃令其門客錢齋嘉告諸人曰。錢公以此屬我。不以屬單。就之謀無益也。不若就我。於是道中分。或單或顧。當事者亦風聞之。至出示禁不在詞而妄訐者。兩公將行。有素與交者曰。馮舒亦抵郡送之。因請讀所謂款單者。錢謂曰。吾且與子言兩事。一云我占翁源德花園一所。價值千金。一云我受翁源德二千金。翻殺姊氣。反坐顧象泰子以為何如。蓋所謂花園者。僅錢宅後廢地。廣袤不數丈。欠置瓦礫者。當倪元珙翻獄時。錢大不平。既而祁彪佳更坐源德。錢與有力焉。推此二端。餘皆可知也。錢曰。幸里中諸君子恕我。不惟不治兵相攻。千連者俱為我訴冤。惟此二人。至今不相聞。其意莫測。然一兇一鄰。卒無人肯與交一言者。馮曰。是不難。當太常在時。源德尚少嘗與交及其事敗也。人皆惡而避之。予又以今弟履之貧塵事。曾一再面晤。今以獄稍緩在家。顧則與余同籍四十六都。每有徭役。非彼即此。亦時與相遇。歸當為公偵其意。遂別去。是時景良疏既上。陳履謙即貽書歸。戒言兩公抵京禍且不測。因自洗白言無與己事。而實自任其子志仁。兇跋更甚。縱橫里中。鄉紳間。鄉紳貽履謙書。或謂之俠士。曰豪傑。曰肝胆氣誼。兩公事非若不解。兩公委命聽閹使。其言陋不可聞。以故志仁挾父勢。諸鄉紳不敢不聽。馮歸一日。有叩其戶者。馮出迎。則顧象泰也。馮訝之。問何自來。曰。吾為錢公來。當僕還難時。通國唯錢公出公論。今乃謂滇受源德財。魚肉我。天理安在。馮曰。此公道語。若既不平。何不出一言辨其寃。象泰曰。是固然。我已就一篆矣。出之袖中。大約謂源德奸妹副姊。逆母殺舅。亂妻賴錢。侍郎得麗法。象泰之黜。蠅營自復社及太常門生。錢持正不回。有恩無怨也。馮曰。甚善。但錢事中亦及源德宅後地事。若立詞如此。將一篆中自分胡越。翁必不甘立異。順若意。當數錢事。將如何。從容語次。續有叩門聲。隙窺之。則源德也。象泰亟起。登樓避。源德入。馮揖之坐樓下。云別已久。今何自來。曰。單君謂余言錢公款中事。欲余出一辭。寃星。約以百金歸我。而單分其半。此語余藏疑之。故以詫足下。此隙地。非錢所欲向者。實強予之。得償矣。今云云。貧士固所願。但單得其半。則於錢損。於我何益。足下能

今我一見錢公乎馮曰錢正令足下當日往謁源德唯唯亦出一紙袖中曰此單所屬草大凡言象泰縱要濫又今吳祖殷之與顧所執詞為矛盾馮曰象泰不足論但錢事中亦有相及者說象泰見足下此詞將何是為錢者而為鼠穴閣乎且足下家事一何為滕甚也尊府君為瀰官居鄉無失德喜推轂為人吾輩至今思慕之足下我一姊即不自愛何重不幸也象泰雖負而能忍辱足下不如與之攜兩無許處亦何不可者源德曰我非不欲但象泰愚而詐善反覆向者家太夫人與之誓約不相害亦訂盟而今背誰能得其要領者且如鬼如蜮又何從覩其面乎馮曰覩面不難朝盟夕背但可行之私約耳說今象泰出一詞言妻死非若罪若亦出一詞言奉母命殺濫女洒先人辱妻濫象泰實不知亦無罪相要公堂立案附卷可得而反覆乎源德曰此大喜但象泰不可知足下試為我緩頰我且唯命是聽是時象泰從樓上梅聽備聆其語遽躍出曰我在此何不可者自有此事以來兩家傳說語紛紛不一故業經至今若一刀之斷豈非大福因攜而就坐兩相酬酢語頗約如章大抵言安死者活生者先者讓弟地生者滿安二女須嫁資而已因索酒兩人各酹地誓因合為辭冤詞如馮所言頃之象泰忽謂源德曰老舅我忘却一事向者岳母有誓詞約我謀爾不相害者二紙又搭議諸宦札俱在陳彼諫所今聞為伊子志仁所匿此紙不及我與若今者所出詞且為他日罪案今屬漳正得志挈錢瞿短長志仁亦即婦之攜將奈何源德曰志仁貪當以貨取之我與若既出詞錢公將有所贈以是為酬可也蓋是時翁夫人不勝為情已為源德出辭詞備述女孫狀自承殺女恐象泰堅執象泰亦卒翁氏好此六字他本有即去者似較順但下有兩甘之一語則六字不可去益以索中裝而還其原生當得成貢故亦兩甘之馮曰兩君姑置詞於是當覓志仁語之已欲別為聞歌聲為大警恐他客至忽見兩人說其可此草客也亟走至廳事則陳志仁也馮駭且謂機緣合亦奇甚因詢其搭議為何物翁夫人譬詞何若今何在志仁曰是俱在我所今翁獄已解設我出此詞則死者死糜者糜其翁夫人亦何能為馮曰是固然矣吾將使兩人各草詞乞君厚賄要君君能煨此而歸無事乎志仁曰善詞是翁顧事此兩人應乞我若搭議則各宦批詞於錢瞿有大關係未可草草也因言秘訣別有搭不搭一牋此即詐源德明徵受賄左證也馮曰前見尊府君書方欲為兩公調雪想欲借此結兩公歡為家鄉念耳尊府君數年不歸人孰無墳墓足下宜乘此機辭父益向父埋之而子揹之無論兩公未必死

即麗法矣將令桑梓間謂尊府君為何如人恐亦子孫之患也何不於此時出是故紙不獨為德於兩公並翁顧之局亦一旦了尊府君可泰然歸與鄉黨一笑為樂子亦得酒資自豁父子安若泰山何不可者而顧碌碌多事為志仁曰是則然矣余今承父命亦願以身殉兩公但昨者單君邀謂余曰出此紙可得三百金而單欲三之一余不甘故始已之將入郡面白閻錢事俱託其叔緝甫昨晤之亦許我矣緝甫即世熙也馮曰錢事姑俟緝甫為之翁顧事直在今日耳志仁驚曰安所得兩人而語之因為道兩人意且以地償歸之為辭志仁大喜翁顧聞志仁語俱出揖謝志仁遂相約以明日同至郡與錢尚書面要因以搭議歸之各別去次日三人俱不至馮所更一日象泰始到云事變矣昨歸顧仲恭以大船入鄉直我我避之又覓源德為彼草一訴冤詞醜詆我已送至馮兵尊處吾初心本無所望於錢今亦以昨詞進背約者不在我也已而志仁亦至曰顧仲恭怒我輩怨解出子之力故今錢嗣琴子多方覓源德不得得其弟以地償歸之辨詞力詆象泰大變詐說矣仲恭即大韶嗣琴子即膏粱寡婦兩字嗣聲故云於是志仁已不能得翁顧資大恫尚欲以搭議為市急偕緝甫抵郡比至值資客填滿錢舟不得見單良佐出入舟中乍進乍退面色尷

然充盈遇志仁眇舉手不交一言大怪之歸宿緝甫舟為言匈奴何為德色至此匈奴者良佐舅氏而高翔胡人而又屬身於單為奴行事兇惡兇者匈也故名緝甫笑曰噫者六字登壇五體投地矣又安得插口處志仁苦詢何等六字緝甫故不言志仁疑甚一夜不寐次早緝甫亦竟不別尚書而歸志仁愈疑偪詢之有錢竣錢公嘗者與志仁善往而苦問之公槩告曰歌曹和溫無張良佐以此六字進家牧齊謦咳然起拜矣曹者司禮監大監管東廠事曹化淳溫即烏程相君張則漢儒也志仁乃大恨謂良佐專錢尚書使搭議不一錢值逐吏檄張為搗陳盡取搭議而搗之言良佐計錢尚書殺我父偕曹公力以和溫將持是入都再上疏則凡與搭議者皆一網打盡於是許祭酒及陳尚書俱在詞恐甚苦邀志仁許出百金與之始毀其板而止刻搗時志仁本無意入都姑恐嚇為受賕計搗出僅印四帙錢瞿陳許各一。其後三家已滋跡與陳者乃為陳必謹所得漢儒久倚必謹為不法故漢儒難在都必謹日與通音息乃今漢儒子張三郎齎此本寄張邑中人俱謂此搗已燬恨不得見焉因此致書錢尚書隱單字為雙口言雙口必不可用亦千不可用萬不可用良佐正坐錢身中為因行計錢無以尼其行乃出馮札示之良佐不得已歸恨馮次

骨矣。此崇正十年丁丑之二月也。兩公以是月末赴逮。三月初。諸官畢集於郡赴讞。時但有為錢瞿楠冤者。獄成。永成鄒日升徒衛守誠瞿龍翔等。俱與錢瞿無與錢斗。鄒森幾罷法矣。究亦釋之。印司奇乃大恚。不肯押牘。屢陳蘇州再三強之。五月。赴太倉獄於道。亦如府會審。時馮道臺為復社事。鎸級解任讞訖。即去。繼任者為閻之曾化龍。獄未決時。張岱出一劇戲本。名曰小鬼跌金剛。以刺錢瞿。舒馮聞之。乃走謂岱曰。爾不憶祁按院時事耶。何為亂張曰。吾死自死。何與錢事。脫活我。當令我溫飽。乃活錢我耶。不與我金錢。當有甚於此者。錢氏紀綱僕隆顯。以三十金餽之。乃止。已而聞朱撫甯國弼。以彈溫相得罪。又聞有王瑞者。於錦衣衛訐錢尚書通周應璧。令撫甯劾烏程。又聞陳履謙下獄。而單良佐亦被逮。紛紛然亦不悉其顛末也。七月中。曾兵備忽捕張岱陳志仁志仁弟三荀兒周來伯置於獄。岱來伯不知何人。嘗當縣捕時。以三十金為課卒費。即出之。陸繩所餽。岱未嘗用一錢也。七月中。院咨至。所提三人。曰陳志仁。曰單良佐。曰馮舒。是時良佐正從兩家索路資。壑未可滿。馮又昌言不受兩公資。舒良佐為短氣。曾兵備欲並覺志仁。固咨亦列名逮。乃已。三尚亦無犯。欵並釋之。馮及單俱以十月行。十一月。抵都。則漢儒復誅王瑞。俱奉旨枷項杖斃。屍尚在長安右門。始悉其所以死也。

廣山妖亂志卷上終

廣山妖亂志卷下　　清　上黨馮　舒點蒼氏撰

撫寧侯朱國弼者。故靖難功臣尚喬也。少年喜事。當魏閹張時。曾具疏彈之。削祿瀕死矣。閹敗復爵。思吏為可喜事。特烏程繼荊溪為首輔。無他補益。罹謹身奉上。務為佼急殘薄之行。以結主知。軍國重事付之罔聞而已。天下啾啾。指為奸人。而得主方深。莫敢誰何。撫寧當為門下客周應璧言之。應璧亦蘇州人。賦性陰狠。與陳履謙共關說長安中事。脫空據人貨以為常。撫寧不喜弄。而喜弄應璧。故拙行。以此相得。應璧本不識字。而撫寧更甚。常令視草。時有張進士者。所居臨撫甯圃地。旁有隙壤。數屋。張欲以益宅。已與屋主價矣。撫寧禁不許。聲言家有鐵券免二死。若張必與我爭。我即執鐵券歐殺之耳。張不得已。乃求援於應璧。應璧曰。是大難事。撫寧方盛氣。欲得此土。而公乃欲我緩頰。使讓公。難。蘇張亦莫為。然有一間能顧我三百金。當令公得地。張請計安出。應璧曰。昨曾與我言相君裂眦扼腕。且令我具疏稿擊之。我固止之。少停須臾。意未止也。若慫恿使上。則受禍必烈。身之不恤。何有於區區。亂脫乎。張如言。封貯三百金。應璧又從撫寧弄。撫寧屑將變敗。詫曰。我敗矣。應璧曰。公不擊首。從何敗之有。撫寧推枰起。叱嗟曰。即敗。我亦欲為之。呼筆硯。令具稿。應璧若不得已而應者。又為詩以戒之。有不記當年推折乎之句。先是　大清兵入。已而乍退。上迫於用人。左都御史唐世濟乃出單舊。逆案之霍維華。上震怒。下世濟於獄。維華服毒死。世濟者。體仁之同鄉人。又同籍。久罷歸里中。體仁今王應熊薦而復官。中丞其薦維華也。科臣宋學顯糾之。體仁示指於冢宰謝陞。學顯由是以年例去。舉國譁然。於是撫寧具疏曰。中軍都督府帶俸撫甯侯朱國弼。謹奏為首輔敗君誤國。禍上殃體。微臣昧死披肝。亟祈乾斷事。臣世臣也。受國深恩。與在庭諸臣異。今對此權奸肆無忌憚。臣不言。誰言之。從來奸相在位。天多示警。皇上自相體仁以來。天之示警。亦可知矣。地震河決。星隕禽妖。邑城六陷。井吼砲鳴。兩歲元旦日月交蝕。天鼓震鳴。此其禍烈不止一朝鮮之屬　大清可當之也。而體仁怙不知怪。更加煽惑。臣姑舉其大者。皇上重保舉以遴大臣。而體仁舉謝陞為吏部尚書。王應熊則舉唐世濟為左都御史。茶詢召對注紀。應熊之薦世濟也。亦曰同官溫體仁知其賢。蓋世濟為體仁同鄉同年。而又至戚。未幾而世濟以邊材薦。霍維華矣。幸皇上燭照之。奸邪始氣沮。且乃未幾而宋學顯以糾世濟去。張盛美亦以糾參附逆遣奸去。何一時外轉。皆從蓋逆起見乎。且舊例科道之外轉也。吏部必咨訪於吏科。及河南道。今大臣獨操其進

退之權。馬鳴蝨斥。務使皇上不聞大僚之過。世界竟成言寫矣。體仁八年按席。大清所謂翩則為寧錦宣雲昌薊鐵輛州縣。糧糈強半。敝賦則三齊渤海。孔賦尚爾通誅。竊盜則秦晉蜀豫楚江南等處。無不被兵。甚至扈陽之陵寢震驚。朝鮮之社稷變置。此而引退。尚可比歇後之鄭五。不然而翻逆鋤忠。交相蒙庇。臣不知所底矣。疏上。時為崇正十年之四月初七日。翌日奉旨。首輔清貞佐理。不避怨勞。秦內事情明屬挾私。牽扯朱國弼。着府部議處。體仁隨具辨揭。秘不發抄。莫可知也。又具一疏。以勳臣挾私受嗾為辭。欲責令回奏。得主使者而甘心之。又曰。唐世濟倡因復疏陷入黨錮之中。又奉旨卿佐政公誠朕所洞悉。朱國弼受嗾捏誣。私謀瀕敗。何待責令回奏。於是家宰田維嘉亦具疏為直陳科道外轉事。大意為用人之柄操自銓臣。不必相商。科院此事在臣佐銓時。亦未見學顯糾世濟之疏。謾言抓攔。識者笑之。國弼於十四日再具疏。謂學顯以糾逆黜言官畏威噤噤。臣以國家起見。何私之挾。世濟以翻逆自投法網。指為書鋼將。皇上亦有覺乎。田維嘉佐銓部久而亦未見學顯之疏。豈朝廷之事漠不關心。佐銓與銓務都無關涉乎。體仁曰。勿謀嗾使。維嘉曰。黨類把持。同聲相應。若出一口而尚不謂之勿黨乎。又云。進退人材。與勳臣有何關涉。嗚呼。

呼。軍民利弊。祖訓許諸人直言。而與國同休戚者。願欲箝其口乎。次日奉旨。朱國弼挾私捏誣。奉旨處分。何得又行瀆奏。該部知道。二十日再具疏。廿二日三奉旨。朱國弼挾私求勝。着府部遵旨議處。速奏。該衙門知道。體仁亦三具疏。辨晰。會御史許自表有感。恩詔報一疏。亦擊體仁。體仁遂指為挾私朋黨。曰嗾使。曰合算。曰暗捏事款。報聞。自表亦罷去。於是國弼再上疏云。臣生平與自表素無一面。自可無辨。但此後凡言首輔者。體仁輒指為伊私。皇上試觀近來奏章。有更便及首輔者乎。其不惜餘生。明目張胆。入告君父。獨臣耳而體仁乃巧捺之曰合算。嗾使曰暗捏事款。夫當臣表有感恩詔報一疏。亦擊體仁。體仁遂指為挾私朋黨。曰嗾使曰合算。曰暗捏事款。報聞。自表亦罷去。於是國弼再上疏云。臣生平與自表素無一面。自可無辨。但此後凡言首輔者。體仁輒指為伊私。皇上試觀近來奏章。有更便及首輔者乎。其不惜餘生。明目張胆。入告君父。獨臣耳而體仁乃巧捺之曰合算。嗾使曰暗捏事款。夫當臣力擊逆璫時。體仁方作明德鼎馨之句。以媚崔魏。此又誰與合算。今唐世濟入獄辨揭。亦有陰謀合算等語。今體仁辨疏。一則曰同心合算。再則曰朝夕合算。將二臣者心既同逆。口亦同污乎。今長安中所共憤者。以聖主側席求賢。舉朝素服修省之日。而體仁次子溫侃。乃與其妻兄殺惡僕人何五日為狹邪游。至奸術士之妻。白日宣淫。並其夫而逐之。體仁不加義方。勉送事外之人於錦衣衛獄。以滅口。如此事款。舉國知之。不煩暗捏也。臣又見憲婦汪氏。揭遍通衢。內稱其夫於允中托沈自值送首贓銀二千兩。寅入內閣辦事。南中盛傳馬溪蘭溪之間。有船百艘。皆有溫唐二府旗號。白晝殺搶奸盜。前年溫唐子姪。曾與官軍對敵。被獲擬辟。旗號現貯官廳。府縣各有文卷。此亦不煩暗捏也。閏四月初六日。奉聖旨。朱國弼更端求勝。殊屬恣肆。本當究處。姑念時值祈禱。着府部作速議處。疏下。府部亦以其言直。輕擬罰俸。奉旨再駁。而王璫之獄興矣。先是。錢尚書方被逮未行。泊舟金閶間。部報至。得撫當疏。心善之。素知周應璧為撫寧客。而應璧子適在家。乃令其僕陳昂覓而得之。以一紫檀梳匣。宣銅鉢盂及精鎖為贈。欲因應璧通撫寧。再具疏以撼體仁。冀得距脫而獄可寬也。然當撫寧拜疏時。實與尚書不相蒙。應璧自以張進士故。狡聳撫寧。亦與尚書無宿約。體仁辨許自表疏。謂錢諫益與許自表朋謀合算。計逐之而後入都辨。主事賀玉盛熙亦尋端及錢。皆聿合。無指實。故尚書之辨疏略曰。臣十載田園。三年苫塊。自表同年。不識一面。漢儒之疏。體仁自言無與。然漢儒誣臣多端。體仁亦曰聒絡。漢儒誣臣廣布。體仁亦曰合算。何異口而同詞也。且非獨此也。體仁曰。舉朝皆諫益之黨。漢儒亦曰。把持黨句。體仁曰。在朝在野。呼吸相通。漢儒亦曰。幫助黨局。遙執朝政。何物漢儒。誇誚首揆為糟糜。合而觀之。可謂盡無影響哉。崔給事亦上疏辨。而詞緩俱報。則是時錢崔在刑部獄未蔵。陳履謙當錢崔未至。今家人頗大迎之於德州。比入獄

都人洶洶。謂事出履謙。履謙迫而逃。已出都門矣。遇松江人陸文聲。亦履謙黨。都中遂言。所謂崔陳周陸四大元帥者也。崔為崔從烈。亦常熟人。陳則履謙。周即應璧。文聲謂履謙曰。若何之。曰吾邑二人在獄。人皆謂事從吾始。姑避之。文聲曰。噫。元帥頗若此法耶。多年作劊子。今日裁殺人。可殺則殺之。以為恩。不則殺之。以為快意。此我輩事也。胡以逃。今日出此門。他日何顏更入邪。履謙面發赤。急策馬返。而王璫適來。王璫者。亦常熟支塘人。曾中三科武舉。與支塘舉人錢賡喜。賡橫於里中。璫實翼之作奸。賡以考察被革。事連璫。璫逃之京師。投履謙腋下。履謙乃謂曰。若知錢崔資數十萬金珠走長安邪。璫曰知之。履謙曰。大樹崩頹。我與若不拾半枝一葉。悵矣。璫扼腕曰。我初不欲到此。錢伯鳴不快於錢牧齋。今按君劾而梳之。怨家並及矣。致我至此者錢也。伯鳴者錢賡也。因又曰。足下有何策令我共拾之。履謙曰。當今相君。久不快於二君。而撫寧又劾之。聞周逆城（應璧字）居其間。與撫寧搆而攻相君。若能出一揭首之。則相君必喜我。與若且當得官。豈獨三吳震動而已哉。璫咋呼稱善。遂具揭以吳震為名。大概言周應璧得錢謙益銀三千兩。記應璧代撫寧作本章題參首揆。應璧先收銀二大包及檀匣古銅鉢盂等。又據陳必謹所寄陳志仁婆

議揭稿改敍曹和溫藥張六字為款曹擊溫擒陳藥張八字見收銀者為喜兒蔣英英則應壁書手喜兒即陳履謙家人陳忠子而從屬於應壁者也先期於應壁所寓門又攔街跪投首揆體仁接揭放煞揆王璠手入朝房密語久之而出一時喧然倒目璠又首之於衙是時掌衙事曰董琨首揆私人也衙據揭上聞奉旨提訊五月初三日提應壁蔣英到衙研審初四日具題云朱國弼參首輔款君悞國本章係應壁代作喜兒所見銀二大包係國弼付來買嚴家書房者初五日奉旨云周應壁蔣英亂政供吐殊多隱飾款擊藥等語還着嚴訊確奏於是衙再審具疏云應壁之草疏令國弼參首輔也原欲藉此招搖圖索錢謙益財貨耳至三月廿九日謙益果遣家人送應壁銀三千兩先送八百兩已上疏說至四月十八日應壁差陳忠同謙益家人回南取足前數俟參倒首輔再送三千兩此擊溫之實據也為款為藥似屬蜚語謙益以應壁為線國弼受財為餌應壁往來說合至代作奏章其罪亦較然無辭矣廿一日再奉旨款擊藥是此案緊切情節如何聽其支飾朱國弼蔣英蒲朋謀奸弊再着研確速奏不許徇狗於是王璠出陳志仁之揭為左証款曹者欲款朝廷內侍之臣也和溫者欲和登奸揭伏之首揆也揭陳者欲揭志仁之父履謙也其造此六字

者錢家之秀才錢斗及軍師單良佐也其在周應壁書房見銀者陳忠之子喜兒也銀收在應壁臥房而午後三次取去者撫寧家人小陸裁縫也其見錢家家人李明來應壁家說合者蔣英也現又遣番役馮鎮宋明等擒撫寧家人梁安李和而拷訊之和即斃杖下對簿時王璠冠帶出入揚揚得意六月初八日再具疏已臣再三嚴訊各犯供吐已無別情看得代筆招搖猶小人罔利之態蔑睹受囑豈世臣無戀之剛乃朱國弼周應壁者詩札刺譏已顯示朋謀之迹白金禮匣更不慮焚身之患至擊不應而改云款藥無從而改云擒總是反覆無定假督勢以騙人賊私飢真國有常憲勿令事久變生疏上重琨盡如首揆意指謂此獄一竟可坐致腰玉矣然各犯口供俱與獄詞不同應壁初不肯招錢侍郎送賄重刑以訊之但云憑老爺要怎麼招則招耳蔣英亦如之喜兒童稚號呼稱痛而已四奉旨陳志仁改擒陳為藥張又有改和為擊者朋謀奸弊何不直窮到底本內李明陳忠小陸裁縫陳志仁單良佐通着提訊惟錢斗幸免然應壁居於城西之安福衙衙撫寧居城東之金魚胡同相去十餘里一午後而小陸裁縫往來者三次幾六七十里即急足不及此人皆笑琨之不善周內也是特管東廠者為司禮太監曹化淳為人點甚列宗親試之內宮以

事君能致其身為趨揆化淳為第一東筆禮曹管東廠事頗得君舊例首揆與司禮東筆之尊者投刺稱晚生凡有密揭他人不知多與司禮議妥而後入烈宗欲通下情揆席得以密啟進體仁亦以立異有所陳不與司禮通以結主知見上之斷斷於款擊藥也遂欲因此以撤曹而別有所樹一日體仁竟以密揭言款曹有狀上秘之不發也屬瞿給事有兄曰式穀濫跋人也通從給事入都私念溫所不快意者獨錢尚書給事非所忌且錦衣諸緊亦第錢不及瞿履謙講張問鍊以為得一履謙給事可以無患是時錢瞿俱在獄式穀在外深相結須千金與漢儒獄則獨錢而舍瞿因以會票四紙共銀四百兩與履謙尚俟六百金畢此局而給事貧不能辦事在顯顯行止間衙疏五上五駁體仁遂謂上以款字疑曹至第五疏遂授意董琨俟及化淳內臣處地近耳目長詞知之故事凡錦衣提審人犯掌衙事指揮使居中坐緊邊立一官則理刑百戶也更次設兩緊各置筆硯白冊子一向西立夥長四人皆尖頂小帽細褶青衣青縧虎皮白靴名曰聽記一冊記官之問頭及人犯之對白者一冊則具刑數為夾幾為杖幾每夜則繳破以達御前然大抵依彷所具疏詞為之夥長共廿二人從子至丑十二夥屬破從甲至乙十夥屬衙掌衙事者皆與聽記通

具文而已當董琨訊此獄也應壁草初亦不承每疏上各文飾之溫曹與吳志則令聽記直具其詞上達凡聽記所書與疏迥異而琨不知也五上五駁會有楊州人胡都司嘉興人沈孟舍者以吏兵李鄒二主事為御史張孫振所劾牽連下獄沈新娶妾胡亦欲歸家乃以百金進董琨瞥出獄而居店店者輕犯鎖繫之所每日坐店中至夕則私歸習以為例然非法也東廠知之偵其歸令邏卒荼街中執而擊之上疏云欽犯某某不知何以越獄而私逃在家琨遂得罪去先是履謙張甚錢在計欲得其家往來私書令番役突入其廬名搜贓徒盡取其私書凡邑中之札無不有履謙一女久病以驚死大恚恨遂於六月初一日乘化淳以清獄往大理事於途次投一狀一揭詞稱逆奸打點報人抱贓首明正法事中謂履謙與犯官錢某瞿某積有世仇今為事提問五月十六日托瞿式穀送沈明寰鋪會票四張銀四百兩托賄買張漢儒王璠及款內僧志來等化淳云甚像世仇何復行賄托買求之事詞不行已而見衙有款曹語且云內臣可欺則舉朝入其把持皇上几席間皆其私人矣心駭之一日上御乾清宮與化淳平章庶事畢顧化淳而笑者再化淳汗決背不敢去頃忽云曹伴伴日來生意何好也化淳俯伏叩首不知所謂生意者何事但俯稱奴

婢清謹守法。皇爺素知。日來並不敢少有苟且。不知皇爺云云。謂何。上徐曰。有人說汝舶出一揭。則體仁所密具款曹事也。曹叩首稱冤。上曰。我固不疑。此揭汝可自究也。仇浮奉揭。呼萬歲而出。恚恨甚。而周應壁揭亦到。厥是時應壁在衛之東司房。東司之獄曰。南鎮撫司。應壁之入司也。鄭鄭先在。鄭常州武進人。中天啟壬戌進士。為庶吉士。父振先為禮部主事。以攻四明相君為黨人。鄭十八舉於鄉。三十成進士。故亦以為黨魁。萬歷間。有以通俗水滸傳造東林點將錄。所謂白面郎君者也。與文文肅震孟同籍。皆上疏彈魏閹。閹恨甚。適丁內艱歸。乃易名逃之廣右。瀕死。兵閹敗而歸。鄭以制舉義得名。亦涉獵書傳。喜作詩。能書。得撥鐙遺法。既世為黨人。又以擊剝得盛名。旦夕有騰踔勢。氣驕。其視通郡若無人。性又好督妓。喜客。諸不法者。一入其戶。府縣捕。公禁不與。以故里黨及府縣吏俱不善之。父振先嘗惑一扶鸞人。謂為眞仙。其人扶振先為禍於家。無論婢僕妻子。或牆中出一語。不遜。亦俾仙教令振先。與杖。名曰戳經。鄭亦受杖數矣。一日。鄭母偶詣鄭曰。妖人亂我家。若何扶鸞者知之。婆呼詣鄭。鄭不敢隱。急呼鄭持杖杖其母二十。事傳里中。鄭遂得杖母名。然實扶鸞者與振先為之。鄭無與也。其次媳為舉進士不投女。父元少養於鄭。出入房闥。若女

然。長媳為劉女。劉大家多聲伎。有勝者。鄭乞之於媳。為歌伎。鄭妹名鄧。與鄭妻俱能詩。作詞章。家人婢妾以聲色相高。逐日不絕。名然閨閫事秘。莫能明也。崇禎初。入都補官。仍為庶常。故事。翰林舉選俱係首揆題補。首揆於四明為座主。而鄭父手劾四明。門戶名別。心嗛之。遲遲不為請。鄭自視資深名重。且暮大拜。一日謁閣下。罄胸中所欲言。以經濟自許。首揆固不快。見其意氣口角。淺薄上人。心忌其才。遂愈欲抑之。鄭銳進。托文輔轉請。首揆曰。姑緩之。此終是其座。再請之。首揆云。此君一蹴便欲至於若所吐吐。逼人何踪也。文輔再請不得。而恚謂首揆曰。此君有盛名。能文章。脅格久遏。公終能抑之使居下耶。首揆遂疑。能文章者。當草疏擊我矣。遂手具疏。言鄭杜母奸子婦。不宜居禁近。上信以為然。遂下鄭於刑部獄。訊刑部以依例。則須親首。乃坐。但據首揆偏詞。不可狥。依違以杖罪請。三具疏。加至戍。而不得旨。首揆又以錢將至刑部。遂移鄭於錦衣衛。鄭之在刑部也。以風寒得疾。同鄉人陸大受者。欲因病覘之。乃令醫飲以石膏湯。遂至痼疾。其獄於衛也。首揆致意童現。令具疏言鄭疾甚。可否即訊。得疏。當擬旨打問。來其病而毒刑之。可畢命矣。疏上。首揆擬旨曰。鄭鄭殿偷杖母。名教不容。好生打着問。不得。肌狥取罪。本已批紅。發衛及門矣。上忽記小璫

追回。於名教不容下。增鄭若死。董琨亦不得辭罪十一字。琨駭甚。謂上欲生之。遂久置不問。鄭由是得優游福堂。而應壁至。鄭世家。父為黨人。內璫厥衛諸人。亦有為耳目者。詞知溫曹相左事。乃為應壁具揭。大概云。首揆非能庸。以曹庸故。強為庸。非能得上意。亦賴曹左右之。今上所信者。獨首揆及司禮。首揆意別有所屬。故以董琨為劍子。以錢謙益為藥餌。倍應壁為引經。藥溫老爺與曹老爺。勢不相容。其言是辨。殺之曹。曹見而心動。而密揭事亦發。露曹大恨。令番役好謂廢謙曰。前揭未行。今皇上已知之。都主爺（廠役稱廠主之詞）令我覓陳爺速具前揭來。且上聞。廢謙大喜。易新紗衣乘馬。具詞至廠。化淳先知。廢謙至。令掌家接而飲以茶。款語移時。廢謙備陳錢某在德州。則遣張聖統至。崔某則遣武毅至。今五月十六日。遂有會票四百金之贈。且云若能胥鄭張漢儒王瑞及塔僧智來。當再送六百金。因諫禮法峻嚴。閹惡毒手。至十九日斜。數五十人。舉僧智來。指稱衛中搜盜。概衆入室。威逼嫡女子姐。晉琪。女受驚。辱二十一日自縊身死。所具首詞亦如之。詞畢。請別。掌家者忽曰。請周爺則東壁理刑官周楠也。楠至。廢謙方欲與揖。楠叱云。牽去。俄而番役數十人。剃衣執之。備極楚毒者半日。一夜。翌日。并逮瞿式穀到廠嚴訊。廿三日。又再訊於司禮之

內直房。乃具疏云。欽差總督勇衛軍門司禮監太監曹化淳為直糾妄揑偽揭亂政奸民乞通提究贓以張法紀以遏刁詐事。頃該臣於本月初一日前往大理寺清獄。遂次接得陳履謙狀揭二紙。內稱犯官錢謙益瞿式耜付銀四百兩。託謙買求張漢儒等。而又云與兩人世仇。臣怪其以世仇而復行賄托。告詞舛錯。立案不行。越數日。又有履謙之子志仁啟款和擒藥等語。臣方異其踪跡閃鑠。密行體訪。間而履謙又執前狀。首告到廠。因批理刑執而訊之。續據理刑周楠呈稱。審得陳履謙。直隸蘇州府常熟縣人。自來與今逮問錢謙益瞿式耜俱係鄉親。不合私刻二臣名字圖書行使。後被知縣諫懼逃走來京。昨年秋冬間。有同鄉人張漢儒來京。開列款單。揚言要杀錢瞿二臣。先刻揭逼赴履謙。謂可乘機嚇詐。即將揭帖寄與伊子陳志仁。令渠往錢瞿兩家講說。免搆調停。二家不從。及漢儒進本。奉旨提解二官到京。志仁遂布散流言。捏造款曹。和溫體陳藥張八字。稱為單良佐計策。妄刻揭帖。令漢儒子張三寄與履謙。款曹為曹司禮借款字為名。則司禮難公平正直。亦避嫌不能理論此事矣。和溫因錢瞿與溫有隙。說和。則可以不計舊嫌。獨陳為履謙可以計籠藥張。則以漢儒負夫。可以利動。用藥餌之。將此反間圖逐詐騙及二人至德州。又令家人顧大迎

之。及收監恨錢瞿之終不從也。乃與王瑞商議假稱吳寀名字。具詞首衛。將志仁所寄楊陷改捏。因見朱撫軍參首輔逐改和溫為擧。溫又刪去搖陳字樣。止將歇曹和溫藥張六字。遞首錦衣衛。因又到瞿式穀寫所索銀千兩。說好坐定張漢儒式穀因付復讎會票四張。計銀四百兩入手。因見衛疏內有復讎父子姓名。恐日後窮追露出。隨將嚇詐會票四張首告到廠。希圖卸罪等情。到職。隨於本月廿一日。親至東廠內直房。隔別研審。俱已供狀。據此。該臣看得錢謙益瞿式耜之逮問也。漢儒既有參奏刑部自有究擬。乃復讎父子借題招搖。設謀兜攬。疏未進而寄稿調停。逮犯至則差人迎接。其詭捏歇臣字樣。若謂臣忝厠侍從。以緝事為職。是以巧捏機局。偽揭發其招搖。便跡鄰於受歇。廠臣亦遠嫌不問。則此輩可借己逮之榜樣。遍詐他人。夫聖明在上。刑當出於獨斷。何物奸民。巧誣近臣。播弄疑似。以紊朝政。將朝廷耳目之司。受其挾制。舉聖明劬勞臣受小民之德意。盡窃以行報復挾詐之私。此詎可一日容於兗舜之世哉。疏上。廿四日奉旨云。陳復讎等着送鎮撫司。並提王瑞等嚴究。具奏。該衙門知道。於是此鎮撫司管西司房事喬可用題疏云。本月廿四日。隨該正直旗衛。章某齎捧寫帖。將犯人陳復讎瞿式穀顧大許原參銀四百兩通拿到司。該臣欽

遵明旨。隨將現在東司房羈禁犯人王瑞提取到司。復差旗衛嚴拏張漢儒及子張三到官。又移文都察院。移咨該撫按提拿單良佐陳志仁馮舒等去訖。當滿別嚴審。各供無異。該臣參看得犯人張漢儒陳復讎等。慫慂舌劍墨陣筆戈。好莠自口。風波起於笑談。妖孽由人。陷穽生於掀掌。人品任其顛倒。說名而敢犯投匿之條。國事聽其簧鼓。捏揭而甘冒說謊之典。先假吳震為名。復令王瑞為贋。曰歇曰藥。忽擊忽和。總之希圖箝制內外之口。而掣正人之肘也。至張三元攜揭來京。顧大之逮迎於外。總是機關之巧。亦借香餌為媒。何物神奸。險深若此。所當重擬以肅法紀者也。七月初三日。奉旨。着刑部究擬。單良佐等。提到另結。事下刑部。貴州司郎中之朱之玉。會同湖廣司郎中余敬中。四川司郎中熊經本司。主事張懋熙。惠戶實陳其赤。共訊之。俱與廠衛所供無異。陳復讎張漢儒王瑞引例邊遠。顧大瞿式穀張三各杖八月初九日。刑部尚書鄒三俊具疏上。十六日奉旨云。是陳復讎着發邊遠。張漢儒着發邊衛。各充軍終身。仍着錦衣衛拿在長安右門各打一百棍。用一百五十斤枷。枷號三月滿日發遣。瞿式穀等名依擬。陳志仁依提到另結。原疏單歇。該撫按作速勘明奏奪。不許狥隱。旨內仍着錦衣衛等三十二字。御筆所增。不由票擬也。於是體仁大沮

時繼董琨掌衛事者。為吳孟明與錢瞿善。即日而假讎死。次日王瑞死。三日而漢儒亦死。錢尚書具棺殮之。比撫按疏上。五十八歇。昭雪無餘。遂無一字有影響者。刑部亦據之入告。三上。徙瞿杖錢。始得俞旨釋歸。則戊寅之秋也。始厥衛歷招。但有志仁良佐馮舒。則無之。惟衛咨到都察院。乃填舒名於陳志仁下。又註云。亦係生員。不知何人所供。蓋復讎代董琨為之詞也。錢瞿兩公出揭為舒辨之。丁丑十月間。部咨至。良佐等各赴逮。次十一月抵都。至都則三屍尚累累在長安右門也。各以一瓦鍋白堊塗之。而書所犯及諭旨於鍋底。三屍埋淺土。枷在屍上。鍋又在枷上。蓋舊例。如此即死矣。亦必滿三月。始許屍親領埋。良佐等至都。察院隨送至衛。亦下南獄。次年正月。以皇太子加冠。不得暇。至二月初五日。掌衛事指揮吳孟明始一識。初七日具疏言陳復讎與張漢儒等。妄捏詭揭。欲行詐害。前刑部招案開明。已經伏法矣。其子志仁倚勢挾詐。南北呼應。私恨良佐而填入其名。其情更狡。至馮舒。以絕不相干之人。亦行提解。更屬可怪。十二日奉旨。送刑部究擬。是時刑部尚書曰劉之屬。貴州司部中曰楊應策。亦彷衛招而詳着之。良佐舒等各免議。志仁依誣告人律。徒三年。跕配二十四日奉諭旨。志仁緣得納贖。初舒之在南獄也。有將亨者。東廠長班也。以銅

商事亦下獄。是時舉國謂錢公且爰立。舒問之。亨曰。錢瞿事當無患。然我都主爺是愛諧官爵人。此一獄也。直自了歇曹局耳。若錢還登仕版。則恐裡邊重疑之。不免戴一罪名云。裏邊者。宮中禰上之詞也。因為舒言。烈宗授曹閣揭帖情事。是年六月過旱。詔釋諸獄囚。得繫外所。錢瞿亦出獄。既而獄上。累如長班言。此一獄也。歇曹六字出之者。為單良佐傳之者。為錢。編甫語陳志仁者。為錢。公卷激志仁刻六字揭者。為顧大韶。寄張三致陳復讎者。為陳應。而獄情由此變。錢瞿之禍由此解。人損之。未必非天益之。今世有朋謀作奸。陰賊害人者。亦可鑒此。而三歎矣。戊寅春。體仁去位。田維嘉亦去錦衣衛。三歲周應璧二月初始得旨送刑部。刑部再歲上。亦戍應璧徙將英杖喜兒李明等。奉旨各依擬。周應璧着拿到錦衣衛八十棍。吳孟明乃盡呼本衛番役而語之。令輕其杖。人與一金。凡六十人。至三十外。忽一役持棍重笞无一。擊而股折。孟明大怒。詬之曰。小人盛董爺恩。董爺因應璧失官。小人盡官法。亦盡私情。公私兩盡。死無恨矣。原情具在。不敢受也。出之袖中。封議完。然孟明亦無以難也。應璧病創歸邸中。以痢死。將英亦發病死。撫寧劉祿閔住塔僧智來遊。解至常熟。死獄中。而錢瞿亦抵里。上亦終以體仁言。磔鄒於市。踰年。

華良佐為許司成謀復官抵京以愚會變詐幾落奸術手逃之平山時知縣為邑人陳調元館之所隨兩僕一死一逃良佐困甚遂發癇死屍不得歸其子迎喪悼遣行方途中偽取一棺歸遺骸不知飄泊何所錢世熙病發於頭為庸醫所割肉盡露骨膿出而死亦伯日見張茲來甲申年京師變弘光帝立於南都錢侍郎起官為大宗伯加青宮太保禮幼諫為大京兆出撫廣西乙酉南京破宗伯降仍為少宗伯宗伯之自燕歸也創別業曰半野堂得姬曰柳如是故倡也為造樓居之名曰絳雲蓋取真誥九華安妃語也乙酉之夏北兵已據郡狗下杭嘉矣吾邑知縣曰曹元方逃巫曰馬天錫亦獻印及戶口冊籍牛酒降有丁丑進士兵科給事中特敘者偉北兵未至倡起義為名檄索諸富人財物鄉愚從而和之七月十三日北兵抵縣敏先逃至七星橋為居民所殺十四日城破邑人或逃或死時翁源德亦既出獄矣心念侍郎已降其家當無恙乃攜其妾徐氏即高鳳妻也同避絳雲樓時錢尚書在南都知北兵將至縣亦先令其僕高周乞一職樹門首尚書之閽人當城未破時已偽言吾家必無恙避難者當止此至人索數金方許入戶故其宅避者幾數百人有一兵見源德乃大怒曰汝在此耶遽揮刀並徐氏斬之有人從梁工伏倖免知其為源德繼妻

陸氏之媵僕也源德原配蕭既以毒死繼太倉陸文獻孫女曰閨姒不喜源德薄之而愛徐氏陸以恚恨死其僕久逐歸陸氏適從北兵來故及儒安之妹儒莊亦以是日死井中二女亦擄去張三郎亦被殺

南村野人曰常熟為言游所自出而仲雍亦居之至今山之麓有仲雍墓焉兩湖夾其間西曰尚湖太公望曾釣於此山川靈秀故其人多智計尚文學而三百年女子能詩者亦翁孺安一人而已太常難以進士舉然務為制舉之業未嘗俯足詩賦也張夫人父曰若谷則每為短章句弟蓋亦時為之豈其遺風耶何流毒之遠也然亦似有天意焉使儒安不夫象秦不弟源德不與偃諫為中表禍亦不至此當洛議時偃諫不可顧大詔發書與冀立本有理諭之勢若之諸語偃諫因此而走京師當志仁黨洛議時大詔不強請源德必敗其事則六字之禍不成然則構此獄者儒安倆之大詔成之也無陳必謹則漢儒亦不抵都志仁之禍亦不落王瑞手始終宛轉為造物所播弄矩營城射以構鬬其間直至與國同盡不亦大可歎哉此一獄也在上者以為首發主之在下者以為孫封公林錢舉人商肅謀之其主錢者証以漢儒所遺錢二札其主孫者証以孫朝肅朝宗所寄張漢儒

六札事皆有因然兩孫貽札孫封公不知長孫會尚幼季子朝讓又遠宦閩中執以罪孫不可也錢翁肅自以閨房敗漢儒疏草凡二一出顧大韶一出復諫歸獄於錢亦不可也蓋錢瞿兩公名太重府縣及兩台事之亦太嚴不無取怨於鄉黨而錢斗卿森輩又挾其重以招搖里中宜乎禍之及也陳必謙家有不材弟不能制其與漢儒比以朱毓一言遂揭其行事於城之閽亦太甚矣張漢儒以恨必謙往而禍及錢瞿死不怨也復諫借漢儒以殺錢瞿而反借漢儒以自殺謂非天哉謂非天哉未幾錢斗卿森各以暴病卒頃大韶為御史所名捕幾被杖倖免歸而憎恚亦卒陳煜卿於弘光時冒貢以免雖自幼得傷陽府推官北兵至降而被殺陳志仁從胡來貢為協下官乙酉七月挾義陽王至常熟未幾來貢敗走海中為盜必謙甲申年為工部尚書北京破不死降賊不受被拘刑辱追贓釋歸未幾亦卒必謙先其兄一日死許士柔先為滋禮仁所惡以南司成降秩歸除補尚寶卿病卒於京邸傳聞曹化淳開都城門延賊入今亦被殺此事先後幾四十年不良死者且數十人家事朝局互相左右卒之始禍者身亡家破國亦盡矣至源德之死也亦於錢氏之樓謂非妖與謂非亂與余與錢瞿世交始終知其事或得之親炙或傳之親友村居無事偶理故牘得諸招稿聊記之枕中務為直筆未敢以意所可否情之親疏變亂是非後有讀者知我心焉可也

下附招稿及公呈五頁

虞山妖亂志卷下終

張漢儒揭錢罹奏稿

直隸蘇州府常熟縣民張漢儒謹揭

為直陳江南之大害稽鳴天下之隱憂一方塗炭已極萬姓水火不堪為民請命併
乞報國哀控聖明迅除元惡以救良黎以安重地事竊惟江南財賦甲於天下此誠
國家之重地軍帑血脉之要區皇上御極以來俯念民膜不啻三令五申以安民為
首務以戢暴為至訓其如元兇大憝有常熟原任禮部侍郎今閒杖回籍之錢謙益
原任户科給事中今削職為民之瞿式耜兩人者不畏明論不懼清議吸人骨血倖
國正供把持朝政蠹亂官評生殺之權不操於朝廷而操於兩奸致今庾額窮困之
民欲控之府縣而府縣之督否而奸且操之何也撫按皆其門生故舊也欲控之司
道而司道之黜陟兩奸且操之何也要津皆其死黨羽翼也以致被害者無所控訴
御寇者無地申冤處處悲號人人憤恨儒少事詩書久飽宦牌目擊世態遂漁人清
若與流賊之刼掠相似　之殷箴相同遂立誓告天拚此一命上叩聖主下救
小民謹先將六大害後粘諸詐款一一為皇上呈之一曰舉薦之害夫薦賢為國必
得品行清貞才望隆重者方得列名薦若諛益以貪舉人錢千秋事露廷鞫問杖回
籍矣式耜以受賄濫薦胡平表冒功陞陰奉旨削奪為民矣無奈兩人性同虎狼行
若禽獸平日暗佈機關潛托神棍久住京師探聽動廷舉動不時飛龍鑽謀起發及
至居鄉儼然原官自待倚恃撫按有司或門生或故舊或同年或相知每遇歲科二
考說入之科舉道才都補數十餘名不得四五千金不止過有豪富假命不詐三四
千金不厭更有同類縉紳或勢衰或物故無論宗黨無論姻親來機挾詐不得萬金
不已一過撫按復命揮金賄囑呈學呈縣巧砌艷語膠擾列薦呈上誠簡儒鄉常熟
之歷歷薦舉冒塵御覽者非牛皆此輩乎部查即知儒言不謬此天下之大奸可斬
也一曰錢糧之害朝廷設立考成止是嚴查戶工二部金花京邊緊要銀兩今謙益
式耜兩人指使腹僕腹幹鄒日升安如磐周昌憲劉如升張永祚等謀充糧吏庫吏
出放入收侵沒唯命一遇浙兌先將花户名下積欠成合積合成升通計合縣四十
八萬之倉糧一筆勾銷矣至於解放錢糧則又貪婪加二加三假頭劉托縣宮先將
應緩錢糧放出而於金花京邊兵餉積侵欠至崇禎七八年數萬餘弗顧也甚至一
班奸胥狐朋狗黨包攬買娼晝夜呼盧或假印或假單或以萬計或以千計起批掛
號分浪用現今侵欺事露拚賄賂其主雖經憲擬憲提究竟免比免追則向者侵

沒庫銀半歸吏胥將來必加派必重徵驅民為盜驅民為亂此國家之大盜可斬也
一曰鹽政皆因勢要寫養鹽窩把持縣府巡衛巡鹽官兵倒月聽命儒鄉常熟枕江
傍海即如徐陸涇地方謙益主使惡奴張素軒鄒志陳進等百人各造雙桅大船百
號招募力勝千鈞之鹽徒無數張旗列幟揚帆入海興販私鹽每年糾糾常例海上
將領明知而不敢問因武弁文職之督否在豪強之掌握而興販安敢盤詰甚至鹽
卸船空公行刮掠商旅望風遠遁濱海無不遭殃此海中之大患可斬也一曰豪奴
之害三吳縉紳豈無名節自矜獨此謙益式耜兩家縱令豪奴陸德張素軒陸之蕃
吳綬何思虞鄒志顧奉溪陳仲良萬泉鄒問津鄒承若陳大郎即陳奉溪長子鄒龍
津涌溪高蘭臺等結黨巡撫或投獻封釘或假命圖詐或逼奪人房屋或貿寫人子
女百計千方詐人錢財及說事講銀則曰家爺幾千兩幾百兩門幹幾十兩書房幾
十兩家奴幾十兩講事者另要偏手銀幾十兩任其富家大户曲直未分家資先蕩
盡矣一至詐錢入手奴則皺紬滿身妻則金珠滿頭在家膏粱美味在外包婦貴娼
一遇事露拚賄納主送書遮護府縣官自狥情面輕輕了事嗟此無告之民有不吸
盡膏髓者無是理也此民間之隱禍可斬也一曰侵銷之害國家日費金錢犒給兵
卒在邊防守塞隘在外捍備城池儒鄉常熟一邑城有水旱六門鄉有華蕩湖橋空
曠處特設水陸兵正以防奸細禦盜賊也無何充兵冒餉者兩奸豢奴十之七疲弱
冒名者市井赤棍十之三往年俱給民間抱欠折銀對支工食獨此豪奴賄主蠹縣
俱給現役庫銀致今金花京邊緊要錢糧置之不問如式耜家奴張大郎先年充廣
山旱門兵在藏軍器處偷盜銅銃十位恐縣查點放火焚燒立將萬金火藥軍器霎
時化為灰燼驚駭滿城百姓被縣擒獲式耜止發一帖大郎僅責三十板而弗敢問
如去年西門外方典被盜三十餘人刼典資千餘金殺傷十數人守城兵止隔一門
未聞鳴一鑼吶一喊至天明猶高卧城樓勿知也次日失主報縣式耜又發一帖城
兵止責三十板而勿敢問又如今年八月初一日儒出門時行至華蕩慘見殺者一
十三人死屍浮河者五值本縣楊知縣恭謁撫按歸見之與地方不見一人喚哨兵
又不見一人儒細詢之乃知夜間為強盜五十餘人打刼夜間船上行客五十餘人
中殺傷之行客竟不知作何結局如此光景稍有不測將何以應之此猶其小者也
至若諛益先年拜從術士張思任為師以攻房術錢諛益厲盜軍游士任侵餉三萬
五千兩攜金逃脫投獻諛益向藏私室囑胡維寧代認今士任身故維寧僅替其銀

現貯謙益之家買生員顧家泰田三百畝欵駐尚未完納刑部欽案可查此冒餉之大弊可斬也一曰士習之害朝廷崇儒養士豈欲俛首從人今士習之害於吳下也甚矣如靜養行修者無論獨有一種輕狂惡少如錢斗郎霖顧茂明馮舒朱毓禮諫顧茂伍錢時傑顧靖芬等倚特謙益式耜或門生或親族或門幹名借復社勢倚兩奸藉口可殺不可辱一夫墳臀聲呼爭起一事起聲衆怒齊張或借私事洩怨托名公呈擁擠公堂鏡為豪舉或借同袍為名指為義憤囊橐登門詭為快事即官府亦莫可誰何儒聞提學官屢設三等簿州縣止以奉行為故事查行劣止貧老蠹學蔓青查行優止以平日鑽刺摸報即如禮謙先年毀燬楊縣丞於縣場泣訴縣官而式耜則認為族弟謙益則認為門生把持而不敢問橫行無忌真可痛哭流涕者也此誠學宮之大蠹可斬也夫二奸者數其穢行罪狀不啻千餘端計其侵帑詐脏不下六十萬當此國家三空四盡之時兩奸剝民脂膏恣飽貪壑即追此助餉亦足稍補軍需之萬一若發之於撫按則撫按皆其門生故知欵中被害之人自以勢壓而弗敢對理矣豪家各犯自以勢在而弗敢提解矣各項詐脏自以情狗而一筆勾消矣立見儒家閭門被禍儒鄉荼毒愈慘用是據實細陳兩奸事跡五十八欵另具粘單

冒賑御覽江懋皇上立震乾威容拿廷鞫按欵審問追脏助餉除天下之大奸弭江南之隱禍至於三吳小民之被詐窮極不能匍匐三千里之外泣叩九閽者啣寃者尚不知幾千人詐脏又不知幾百萬再懇聖明遴選精幹內臣駐劄三吳要處舉理民間寃抑兼查各府州縣錢粮則彼無門戶二字囑托之門自絕彼又無情面二字果斷之法自伸如此則不徒三吳之勢宦喪胆斂跡即普天之豪強遠遁而萬萬生靈皆起塗炭而祖席之儒死有餘榮矣如有涉虛罪甘寸磔儒無任悚惶待罪俟命之至

奉聖旨據奏錢謙益黠式耜奸橫事情殊可詫恨着該撫按拿解來京究審本內及單欵有名人犯通着嚴提從重究擬作速奏奪不許延絢該撫按向來何無禁緝並着自行回奏這單冗雜非體姑不究該部知道

顧仲恭為錢黠呈稿

生監顧大韶顧應瑗嚴有翼何述禹等呈

為賢紳被誣通國啣寃懇台特奏昭雪以戢民奸以稗聖治事竊維國家所最宜通者言路然原以申理寃獄而非以恣讒慝之衮籍士人所最宜重者鄉評然止以主

治風教而非以滋奔競之誣固故孔士垂戒於處典投畀致痛於詩人從來有鑿空架虛點白成黑以卑詞而揷輿論以細人而蝕名公如常熟縣無籍棍徒根衛犯革奸書張景良今改名張漢儒之甚者也韶等初聞誣揭刊佈猶謂止屬訛言繼見部報抄傳乃知已潰裒聽片紙入而大獄起纖夫恣而宿德危既為善類含羞更為國家痛惜伏覩原任禮部右侍郎錢謙益早擢玉台即係蒼生之望屏居梓里尉為後進之師學術凜千秋之楷模文章成一家之機杼往銀羽於逆黨之焰能引義命自安今投簪於華髮之年願以著述終老至若思親泣血未嘗見齒於三年戀主憂時每獨揩眉於五夜朋舊講席衣之好依然是斷蓋畫粥之儒閉扉絕軒冕之宗超然無問舍求田之事原任戶科給事中瞿式耜作令五年循良風孚於江右居廻七月風采克著於省中十九疏之疊陳足兇丹悃不遜年而遭貶益勵素絲為乎孝弟之家風隱然經綸之國器邱園通跡學不負乎人知窗几攤書志不撓乎俗擾昔元二之際並建謫河海宇方諳其投閑今數載之間益遭閹渙鄉邦孰能為訾謗何物小醜狂吠無端致我高賢縲紲非罪蓋漢儒起家衛霍綳文人奴學刀筆而誇訟師冒空劄而稱儒士近因計簪於好賭欲借燕邸為避債之台因而冲然於落魄冀假告

計為星身之路謂人非魁傑不足以聳動朝端計巫指無遜兩賢謂事非脏私不足以熒惑聖聽遂累牘而揑多疑錢穀詞訟有司之職也官評考試各台之職也何緣旁寄於隱居閉牖之人鹽販通番亡命之為也盜竊奸淫無賴之為也何緣強蒙之冠裳佩玉之彥至於子女妻妾乃人生所必有而節節借加穢聲邱墓田廬亦身世所必資而事事多供潑口讀書信道元雅願作誇張恤災撫孤之仁反為詬詈甚至斗面不識之疎友以睚眦而揷入姓名爽世通好之親知亦莊飾而誣為寃對斯真魑魅魍魎飛舞於白日之中譸語讒言呻吟於無病之日乃至嚴論特降訟獄煩興非但敗壞門風為江南之大變抑且玷缺聖政為千古之遺羞者也設使二宦果有惡稽何以上不聞於綸紳孝秀下不聞於商旅農工而獨呶呶於赤棍設使二宦果為民害何以遠有崑山松江之變近有溧陽宜興之亂而獨寂寂於海虞按事理而推詳自無虛之立見且傳諸道路更駭聽聞謂漢儒以流棍而上叩天閽其線索別有指授止隻語而傾二老其呼吸另有機關此乃翻天倒地之風波非草茅所能叩測而裂冠毀冕之世界實廊廟所深憂也韶等幸立宮牆忱懷國恤思投杼有三至之慙有時或可以巧蒙而蟲雷無竟日之威未始不可以理奪故聚蠅垢之喻以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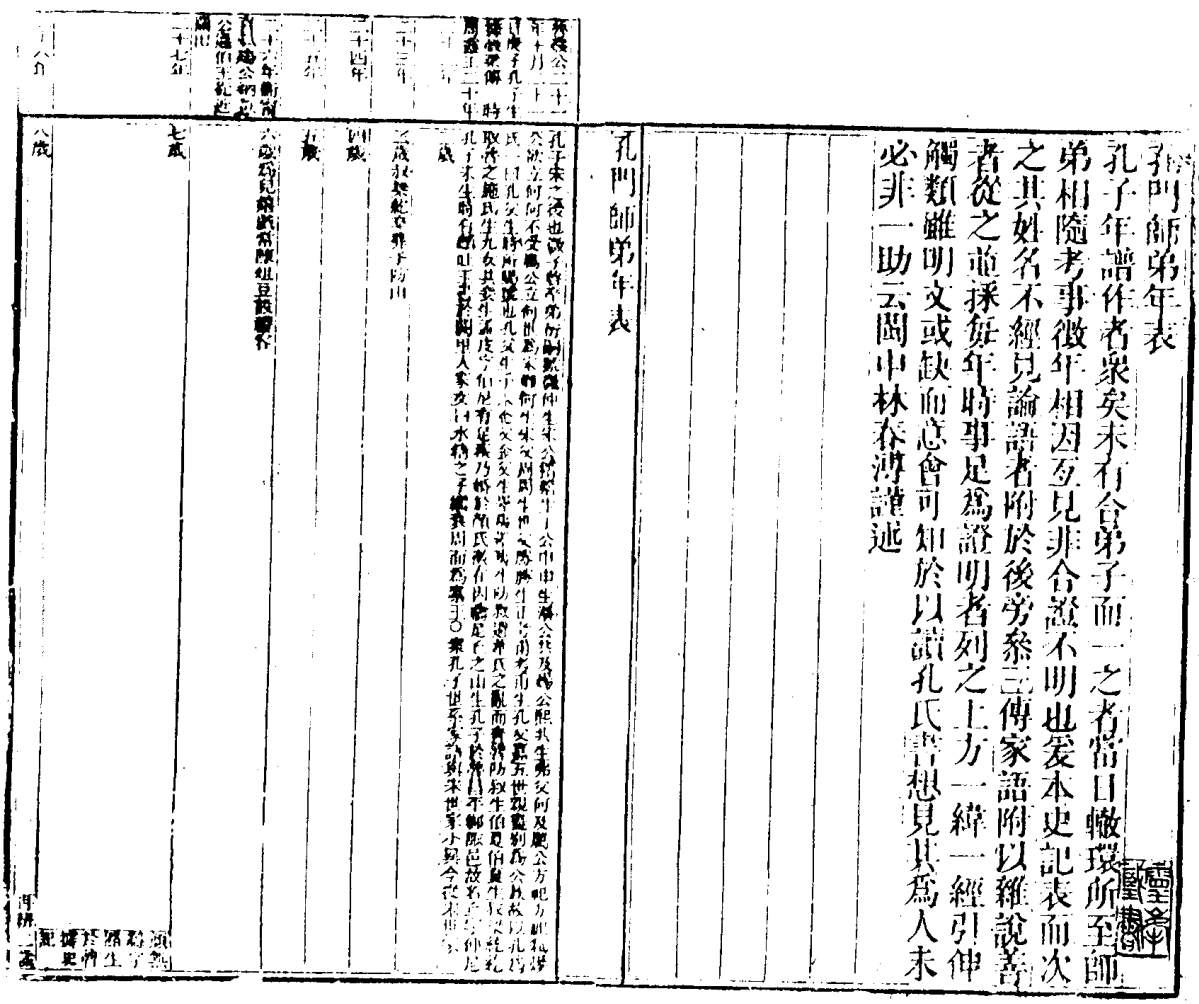
朝陽之鳴。伏乞大宗師老大人。垂德九鼎之言。專達萬方之聽。非特揚吾推惡解治長烏焉之史。抑亦扶陽抑陰。補山甫袞職之闕。紹等亦知閉門避事為安分。公正發憤為危身。但恥見義不為。故敢以死奮筆。若謂執鄉黨情面之說。概加以劣生保舉之疑。此則卞和所以泣荊山。魯連所以蹈東海耳。上呈。

虞山妖亂志增後終

嘉慶丙子開雕

孔門師弟年表
孟子時事年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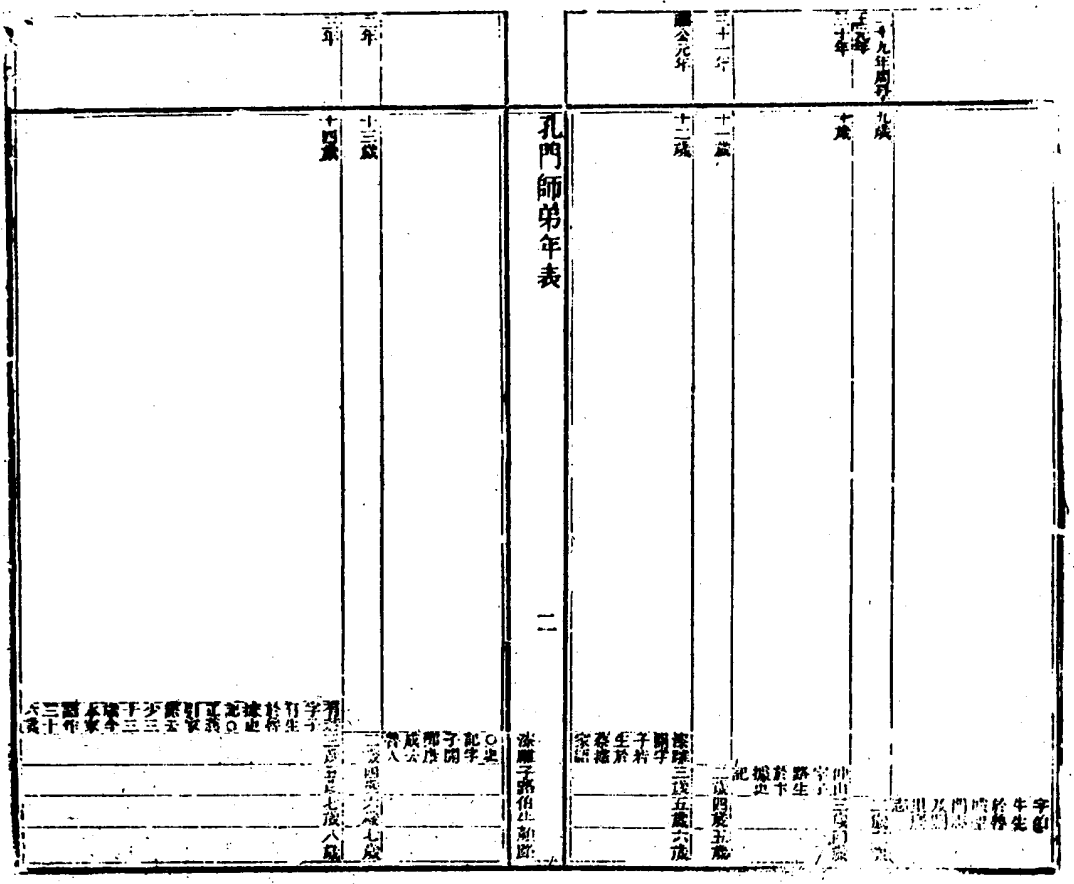
竹柏山房藏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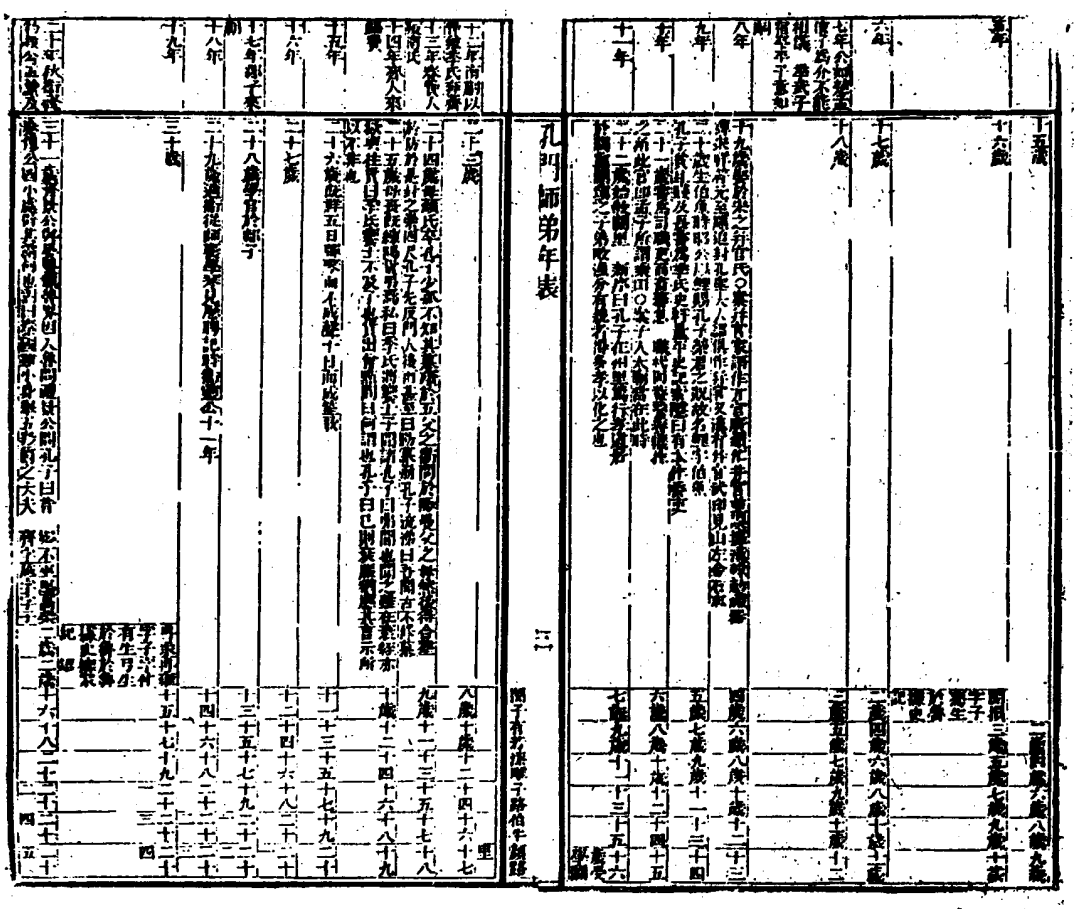

孔門師弟年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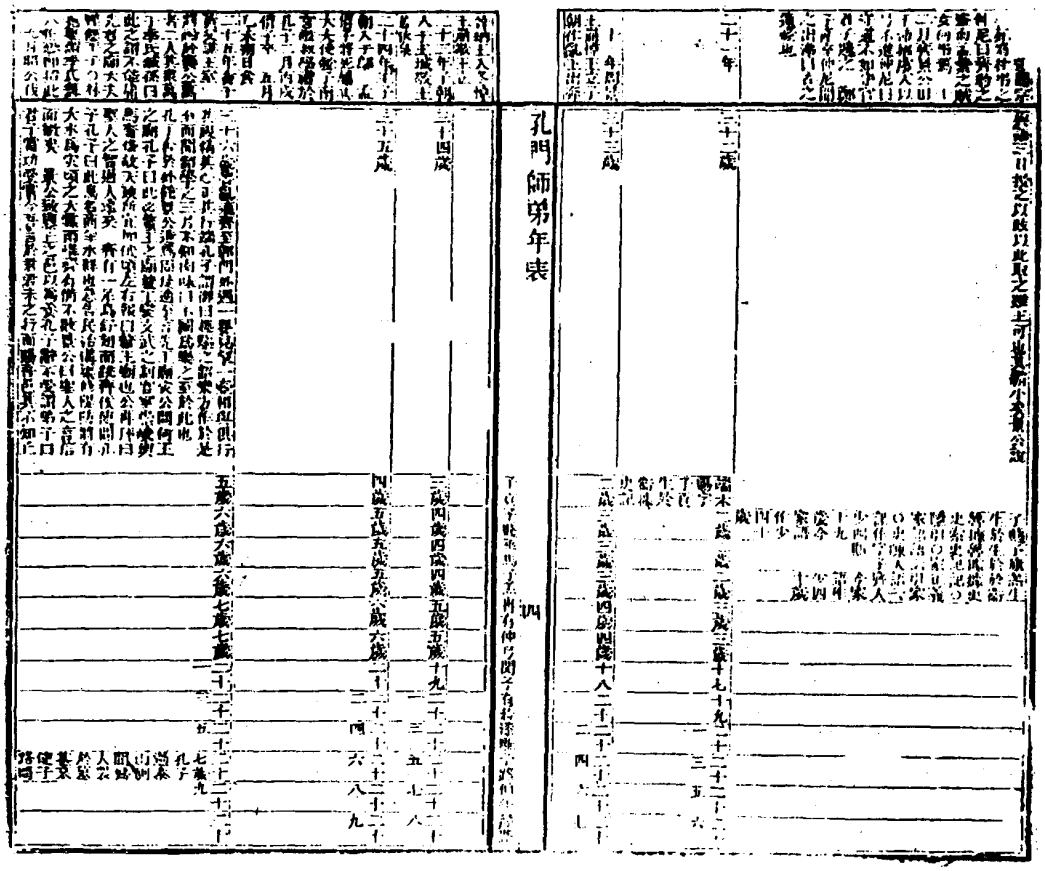
孔子年譜作者衆矣未有合弟子而一之者當日轍環所至師弟相隨考事徵年相因互見非合證不明也爰本史記表而次之其姓名不經見論語者附於後旁參三傳家語附以雜說著者從之並採近年時事足爲證明者列之上方一緯一經引伸觸類雖明文或缺而意會可知於以讀孔氏書想見其爲人未必非一助云閻中林春溥譜述

孔門師弟年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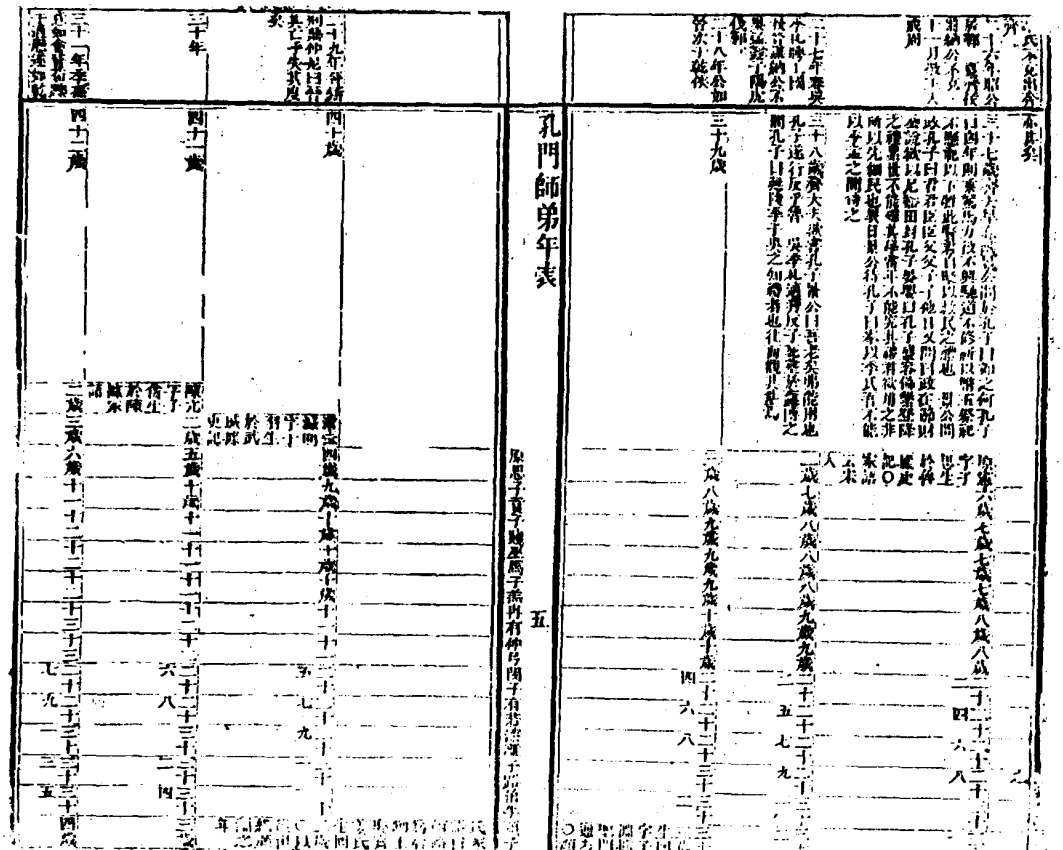
孔子宋之後也識子姓名弟何叔儀仲生木公鉏牟二公中由生梁公紇及魯公熙孔生鯉父何及魯公方明方叔儀生防叔防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公紇立何何不受魯公立何世爲大夫閔生伯禽禽生考公酋酋生煬


孔門師弟年表 二


孔門師弟年表 三



孔門師弟年表 四



孔門師弟年表 五

孔門師弟年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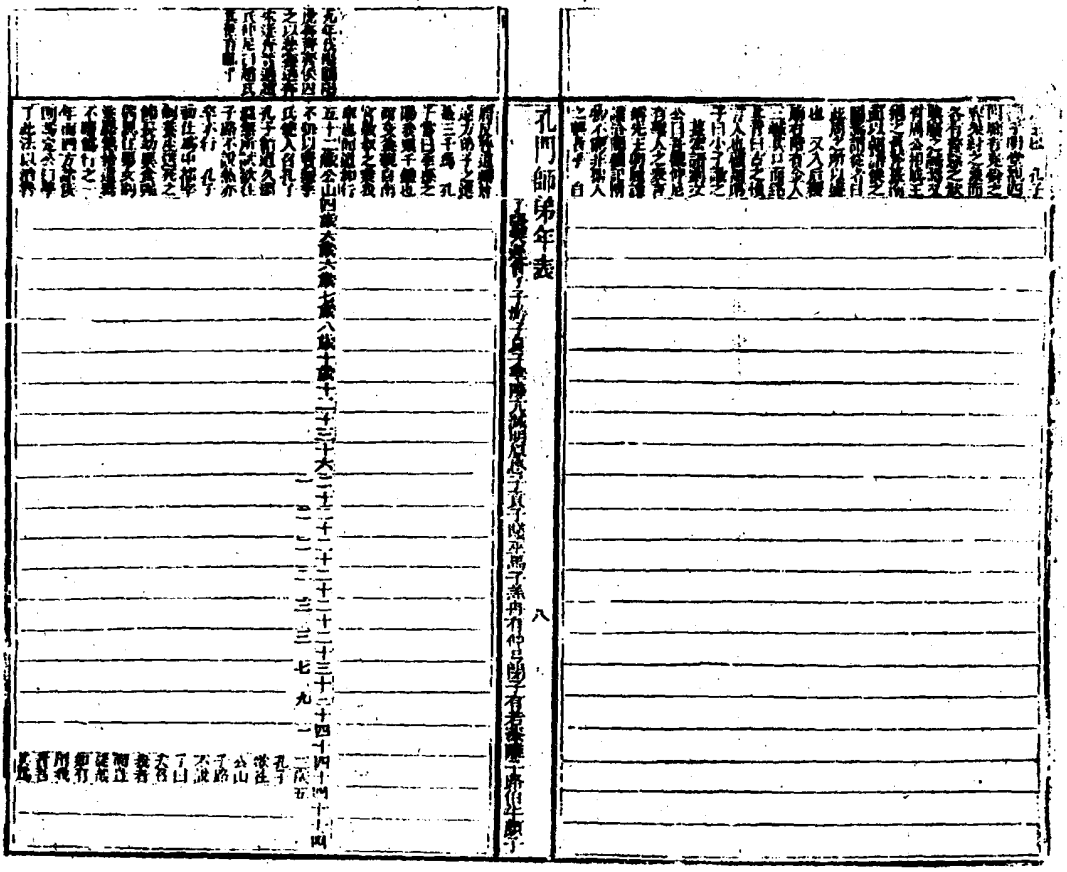
六

子貢子夏陳元濟明原思子貢子賤漆雕子若冉有仲弓閔子有若樊遲子路伯牛顏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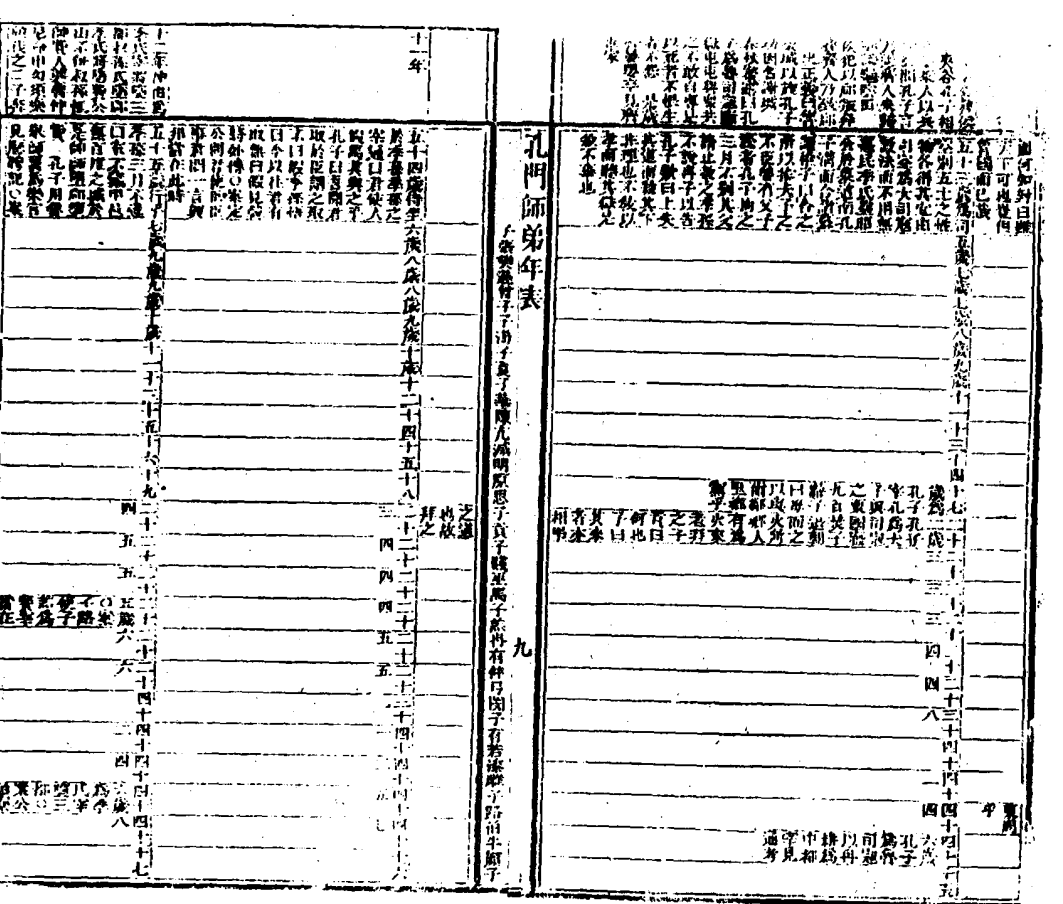
孔門師弟年表

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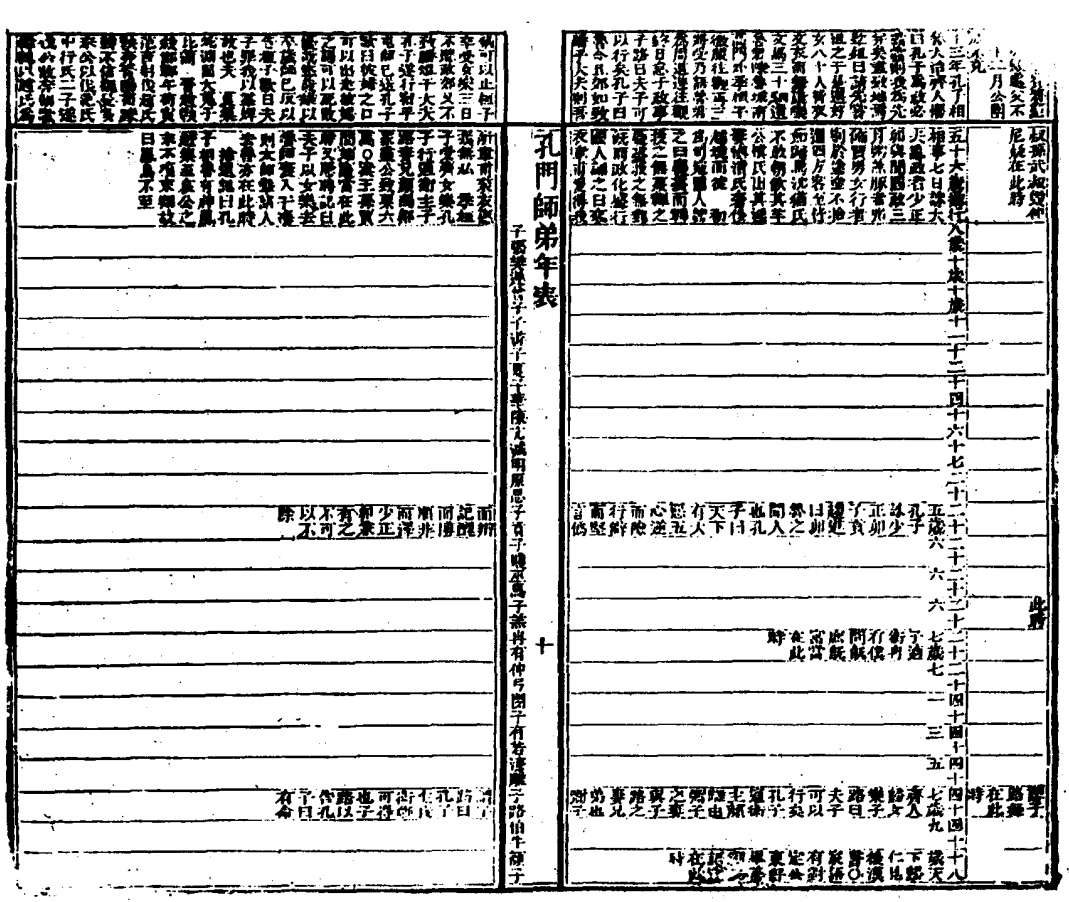
子貢子夏陳元濟明原思子貢子賤漆雕子若冉有仲弓閔子有若樊遲子路伯牛顏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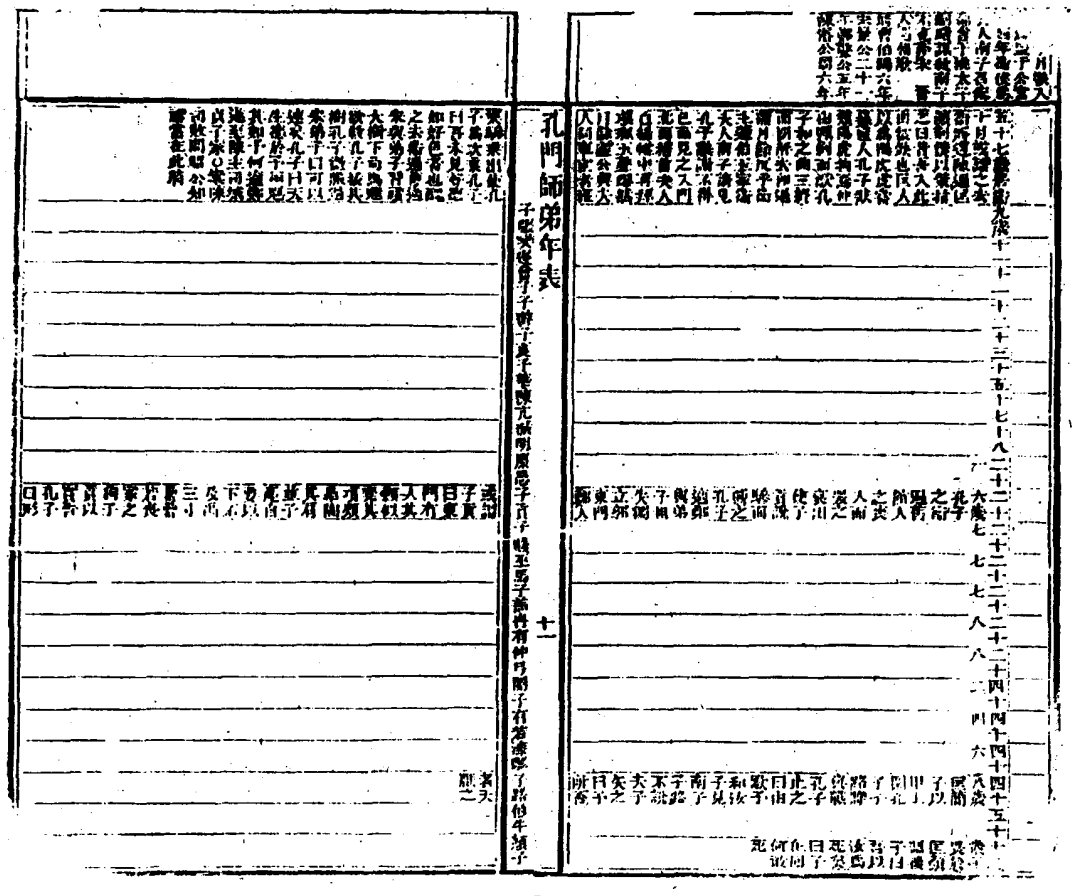
孔門師弟年表 八



孔門師弟年表 九



孔門師弟年表 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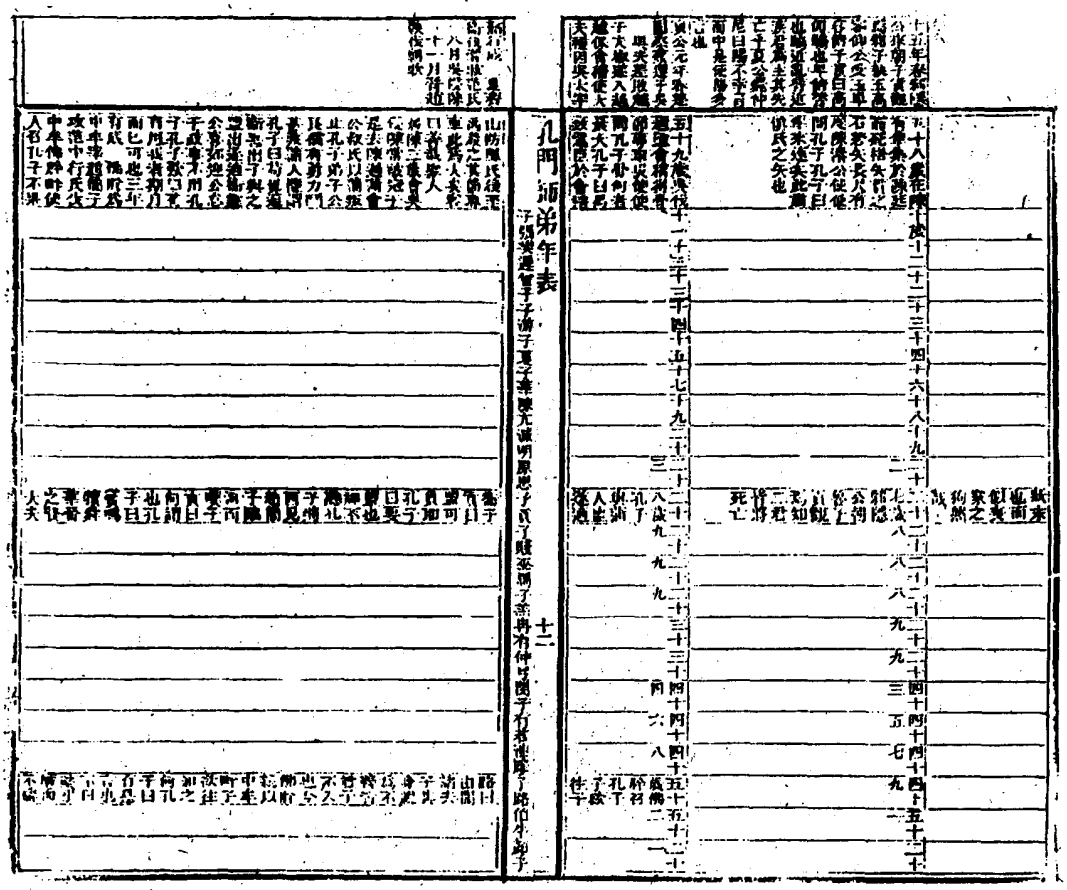


孔門師弟年表 十一

孔門師弟年表

子張子遷曾子子游子夏子華陳元濟明原思子貢子賤巫馬子旗宰予仲弓冉子有樊遲陳子亢伯牛顏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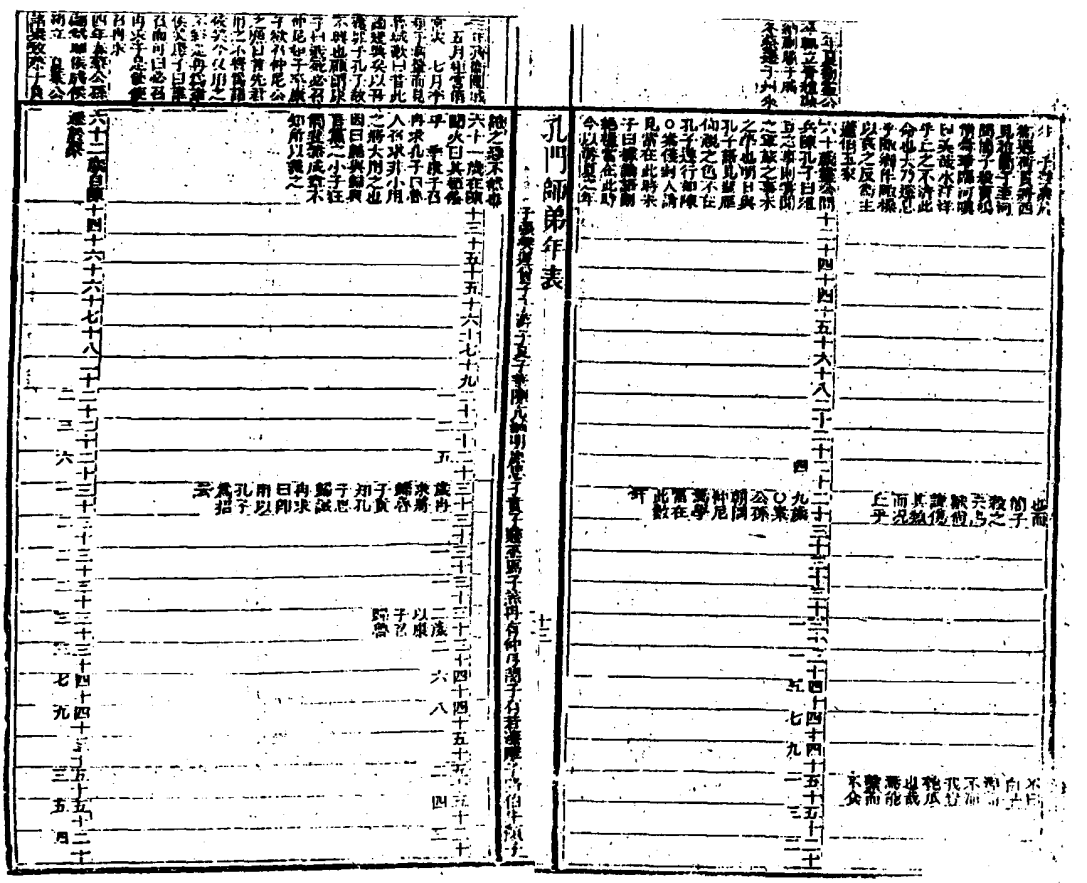
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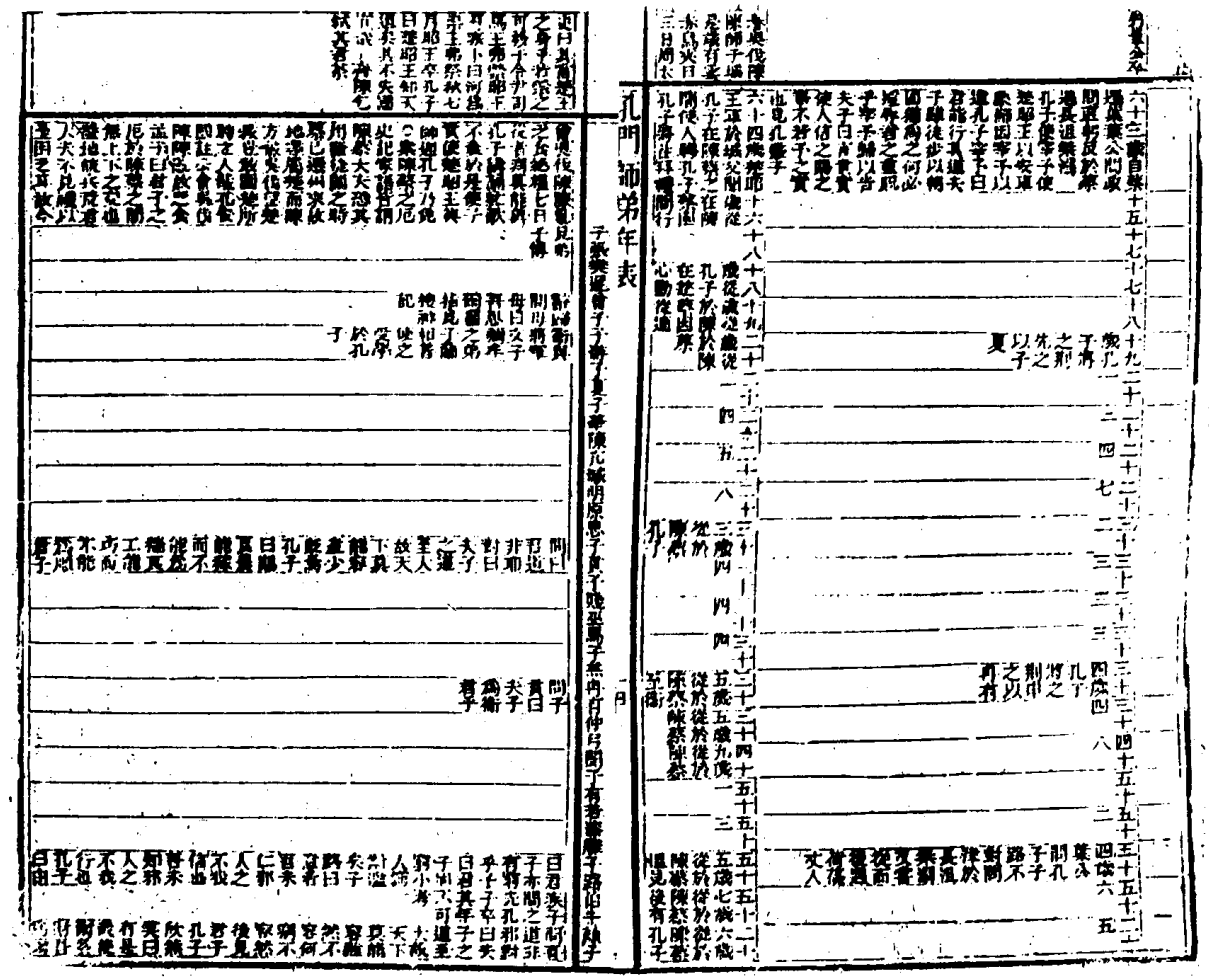


孔門師弟年表

子張子遷曾子子游子夏子華陳元濟明原思子貢子賤巫馬子旗宰予仲弓冉子有樊遲陳子亢伯牛顏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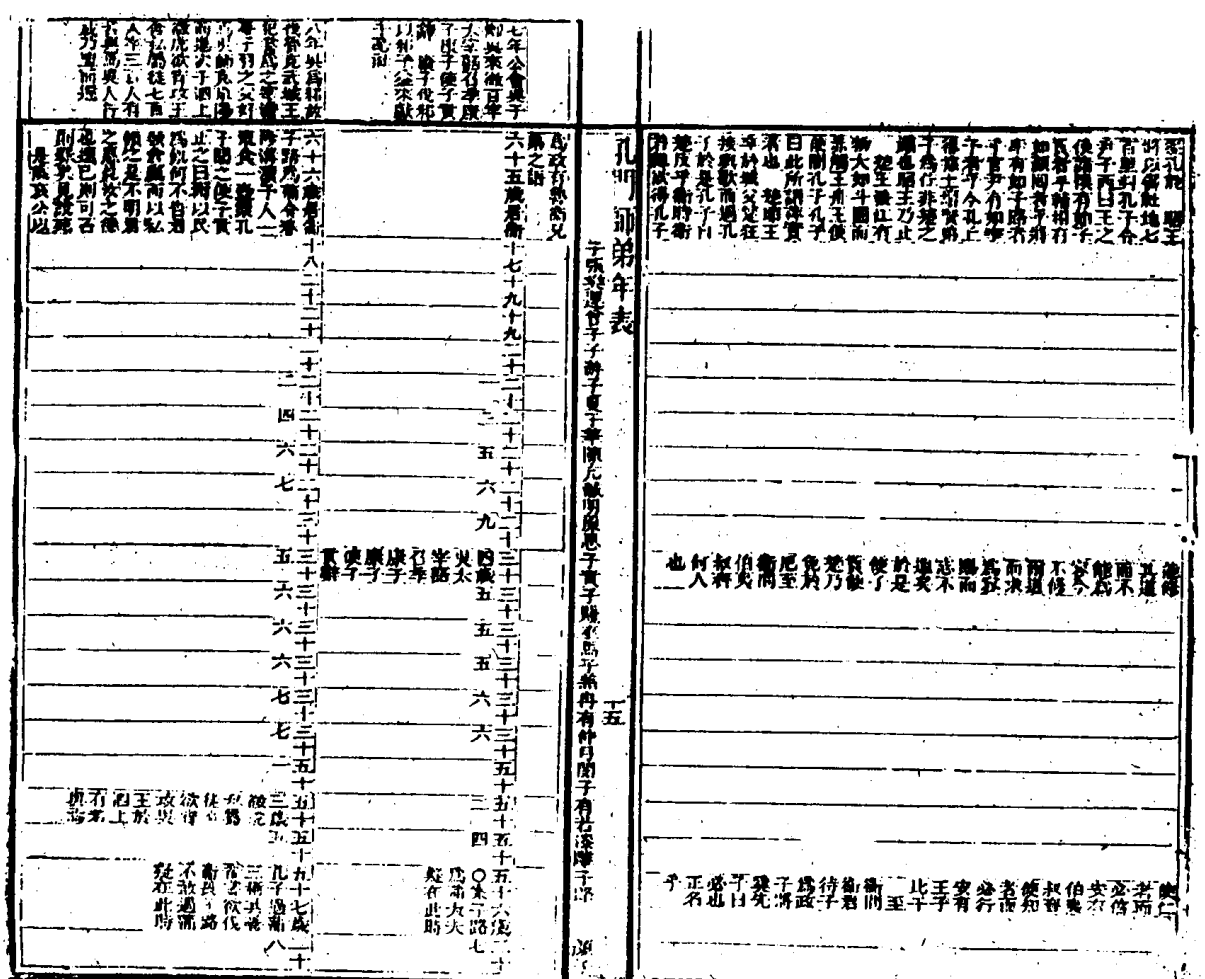
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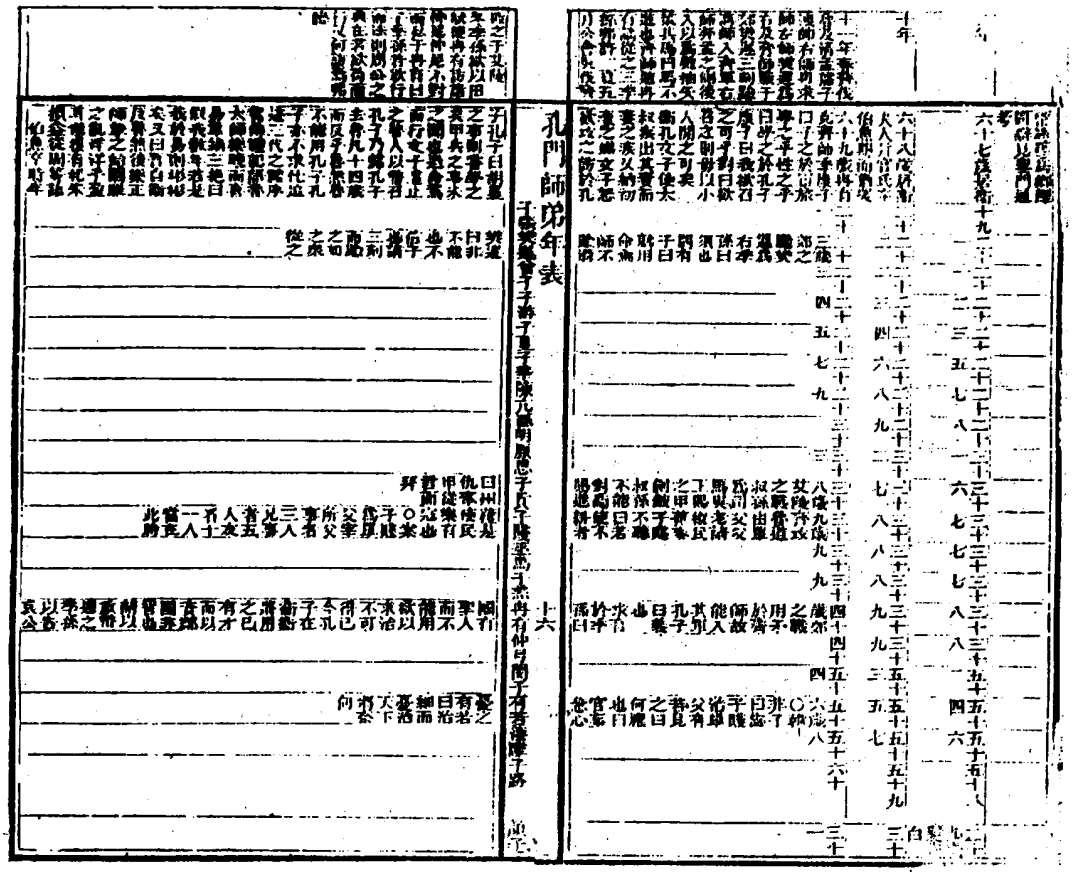
孔門師弟年表

子張樊遲曾子子游子夏子羣陳元顧明原思子貢子賤巫馬子旗冉有仲弓閔子有若梁鱣子路伯牛顏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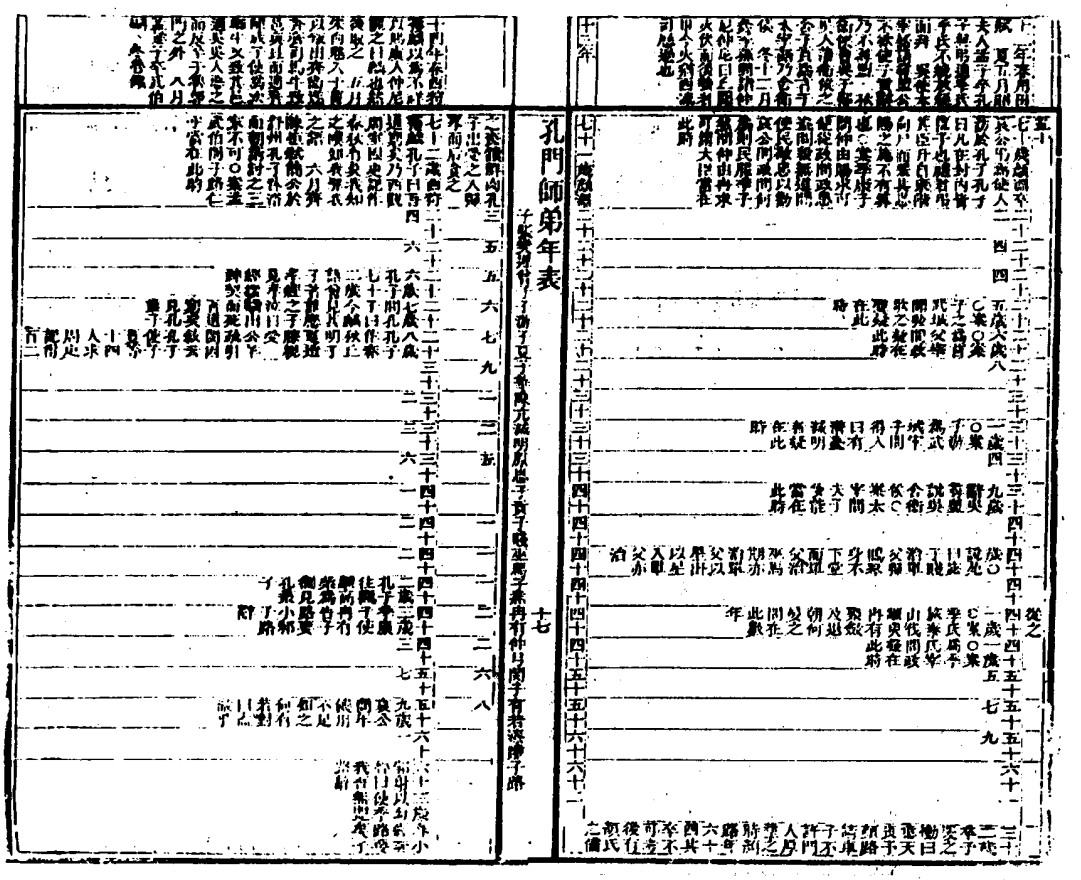
孔門師弟年表

子張樊遲曾子子游子夏子羣陳元顧明原思子貢子賤巫馬子旗冉有仲弓閔子有若梁鱣子路伯牛顏子



孔門師弟年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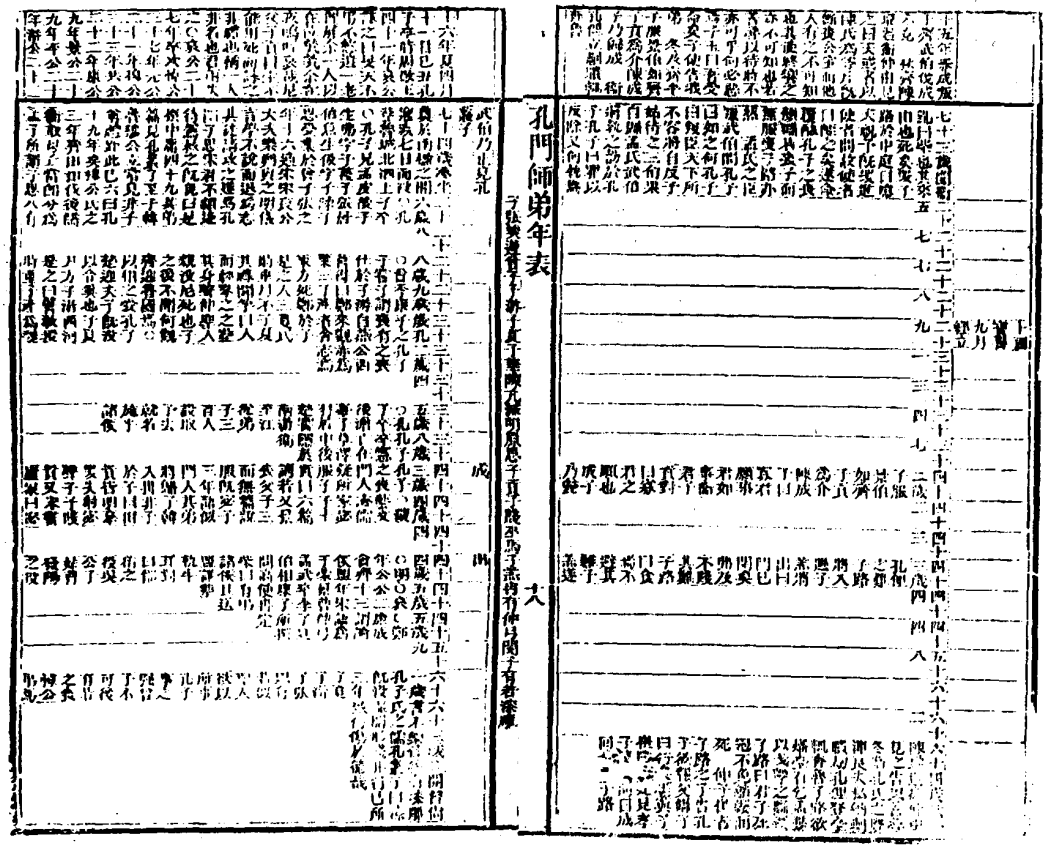
子張氏魯人子游吳人子夏衛人曾子南武城人顓孫師陳人澹臺子羽武城人宓子賤魯人原憲宋人公冶長魯人南宮适魯人公哲哀齊人公晳哀魯人曾蒧曾子父曾點字子皙曾元曾申曾西漆雕開蔡人漆雕徒父漆雕哆漆雕哆弟子漆雕侈公良孺陳人秦商魯人顏高魯人壤駟赤秦人石作蜀魯人石子蜀石作蜀弟子公夏首魯人后處齊人奚容蔵魯人顏祖魯人句井疆衛人秦祖秦商子秦冉魯人公祖句茲秦商弟子秦非魯人顏之僕魯人施之常魯人顏何魯人縣亶魯人牧皮魯人乘馬出魏人商瞿魯人商瞿弟子商澤魯人任不齊楚人任不齊弟子任良楚人冉季魯人冉子魯人冉子魯冉季子冉孺魯人冉子魯冉季子冉儒魯人漆雕開魯人漆雕開弟子漆雕哆漆雕哆弟子漆雕侈公良孺陳人秦商魯人顏高魯人壤駟赤秦人石作蜀魯人石子蜀石作蜀弟子公夏首魯人后處齊人奚容蔵魯人顏祖魯人句井疆衛人秦祖秦商子秦冉魯人公祖句茲秦商弟子秦非魯人顏之僕魯人施之常魯人顏何魯人縣亶魯人牧皮魯人乘馬出魏人商瞿魯人商瞿弟子商澤魯人任不齊楚人任不齊弟子任良楚人冉季魯人冉子魯人冉子魯冉季子冉孺魯人冉子魯冉季子冉儒魯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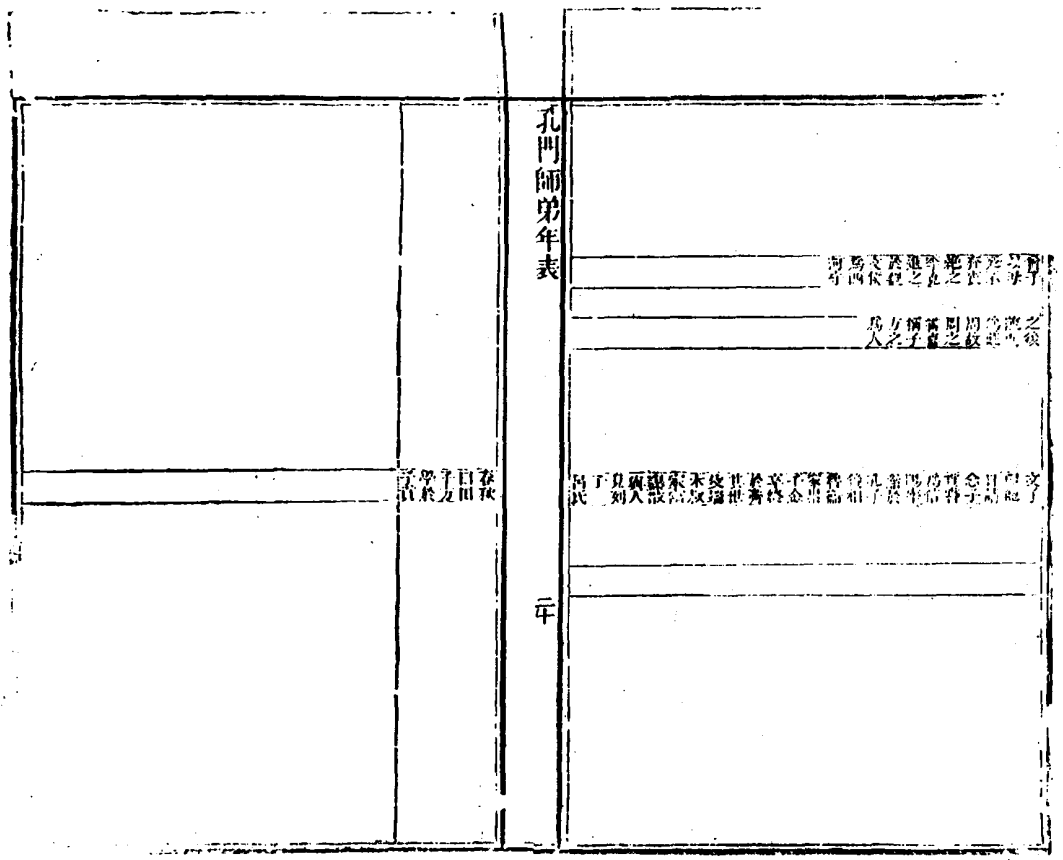


孔門師弟年表

子張氏魯人子游吳人子夏衛人曾子南武城人顓孫師陳人澹臺子羽武城人宓子賤魯人原憲宋人公冶長魯人南宮适魯人公哲哀齊人公晳哀魯人曾蒧曾子父曾點字子皙曾元曾申曾西漆雕開蔡人漆雕徒父漆雕哆漆雕哆弟子漆雕侈公良孺陳人秦商魯人顏高魯人壤駟赤秦人石作蜀魯人石子蜀石作蜀弟子公夏首魯人后處齊人奚容蔵魯人顏祖魯人句井疆衛人秦祖秦商子秦冉魯人公祖句茲秦商弟子秦非魯人顏之僕魯人施之常魯人顏何魯人縣亶魯人牧皮魯人乘馬出魏人商瞿魯人商瞿弟子商澤魯人任不齊楚人任不齊弟子任良楚人冉季魯人冉子魯人冉子魯冉季子冉孺魯人冉子魯冉季子冉儒魯人漆雕開魯人漆雕開弟子漆雕哆漆雕哆弟子漆雕侈公良孺陳人秦商魯人顏高魯人壤駟赤秦人石作蜀魯人石子蜀石作蜀弟子公夏首魯人后處齊人奚容蔵魯人顏祖魯人句井疆衛人秦祖秦商子秦冉魯人公祖句茲秦商弟子秦非魯人顏之僕魯人施之常魯人顏何魯人縣亶魯人牧皮魯人乘馬出魏人商瞿魯人商瞿弟子商澤魯人任不齊楚人任不齊弟子任良楚人冉季魯人冉子魯人冉子魯冉季子冉孺魯人冉子魯冉季子冉儒魯人

孔門師弟年表





孔門師弟年表後說

孔子生卒編年惟江慎修聖蹟年表頗爲精核益以世家爲主而取證於三傳以訂其訛其辨論俱見本書今不贅錄但其間尚有未安者故稍爲更正其說於後至弟子之年多以史記弟子傳爲主惟樊遲史云少孔子三十六歲家語作四十六據左傳郊之戰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禮二十曰弱以家語推之時年二十三其說爲合故從之又子賤史云少四十九歲家語作四十索隱引家語又作三十案孔子嘗許子賤君子則道明德立當在强仕之年索隱所引竊爲近之又史記家語並云顏子少孔子三十歲其卒史記但云早死家語云三十二早死如家語之說是卒於厄陳蔡伯魚卒之前顯與論語不合聖門通考謂顏子少孔子三十八歲未知所據而其說爲近今姑從之

孔門師弟年表後說

孔門師弟年表後說

孔子弟子其有年可考者表外尚有十人秦商字不慈少孔子四十歲魯人（索隱曰楚人）少孔子四歲商瞿字子木魯人梁鱣字叔魚齊人皆少孔子二十九歲（梁鱣今家語作顏幸字子柳魯人少孔子四十六歲冉孺字子魯魯人曹卹字子循（今家語作劒）皆少孔子五十歲公孫龍字子石楚人（家語云楚人孟子曰楚人）少孔子五十三歲叔仲會字子期魯人（家語云魯人）少孔子五十四歲此類於事罕徵且非表所能容故不載案弟子傳孔子傳易於商瞿又云瞿年三十八無子其母爲更取室孔子使之齊瞿母請之孔子曰無憂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今以年考之瞿之使齊值孔子居衛之日是越國而使

四書釋地謂回少孔子三十九歲史殷七字益本脅應斷甲子會箋之說論語繫冉以少二十歲是四十之誤皇王大紀書回死於哀公十一年均無所據

孔子弟子當以曾哲爲最長據檀弓季武子之喪曾點倚其門而歌武子以昭公七年卒時孔子年十八想曾哲年亦相埒而論語記侍坐乃在子路之後蓋與顏淵季路侍一例耳

江慎修謂古人埋棺於坎爲殯殯淺而葬深其說未知所本又云五父之衢似在城外括地志謂在曲阜縣西南二里魯城內未知孰是今案左傳定六年陽虎盟公及三桓于周社盟國人于亳社詛于五父之衢是必城內四達之衢爲人人往來共見之地豈淺葬之所哉觀其合葬之言曰古者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不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蓋即有鑒於前此之不墳致不知其處而云然耳當仍從舊說爲是

家語孔子有母之喪既練陽貨弔焉私於孔子曰季氏將饗士子聞諸孔子曰弗聞也聞之雖在衰絰亦欲與往此不似聖人

語且貨於昭公末年始見於傳距此尚十餘年時未擅權孔子何至言遜如是今姑錄之以傳疑史記昭公二十年齊景公與晏嬰來適魯景公問孔子秦穆之霸因說其言此事不見於傳即如其說是景公已知孔子矣而後二十五年魯亂孔子適齊又云爲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何卅也今姑存前事而削其後

鄭世家曰孔子嘗過鄭兄事子產據孔子世家則適鄭在定公十四年時子產歿二十六年矣豈早年固嘗適鄭而孔子世家遺之耶

閻氏四書釋地曰史記載孔子適周在昭公二十年莊子云孔子年五十一南見老聃是爲定公九年水經注云孔子年十七適周是爲昭公七年索隱謂孟僖子卒南宮敬叔始事孔子實敬叔言於魯君而得適周則又爲昭公之二十四年四說不同考曾子問孔子有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塗遇日食語而春秋昭公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正與此合即孔子從老聃問禮時也宜以昭公二十四年爲是江慎修曰僖子卒於二月而日食在五月則孔子適周宜在三四月間但敬叔方有父喪家語謂與孔子俱至周恐未必然蒙謂敬叔父喪方在三月之內非惟不可適周恐亦非受業之時且衰絰不入公門何由得請於魯君賚孔子車馬耶又懿子南宮敬叔俱以昭公十一年生見左傳則是時甫十四歲耳而孔子語老聃云甚矣道之難行亦不類三十五歲時語也且懿子既學於孔子而乃與陽虎伐鄆敗公徒曾入聖門而猶若是而孔子亦何無一言

義凡此皆事理之可疑者考家語正論解南容說仲孫
忌既除喪而昭公在外未之命也謂未命爲大夫定公即位乃命
之辭曰先臣有遺命囑家老使命二臣必事孔子而學禮以定
其位公許之二子學於孔子然則其及門實在定公元年而適
周又後乎此則惟莊子孔子年五十一南見老聃之說爲可信
維時爲定公八年適陽虎將享季氏於蒲圃之歲蓋孔子適周
問禮亦以避亂而敬叔與俱當亦以家難故耳閻氏徒見
是年無日食遂斷爲非然助葬安見即在此時而巷黨未必即
屬周地此刻舟膠柱之見非篤論也案史記孔子干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與於魯而次春秋又公羊疏引沈氏云魏氏亦引此說以爲孔子脩春秋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籀而述之則籀周篇無此文則籀春秋之經上明爲之傳共爲表裏今家語觀周篇無此文則籀氏所引乃古家語也據孔子世家儒林傳春秋爲魯隱而作則如周當在哀公十四年是孔子嘗再適周而是年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孔子所云從老聃助葬遇日食其在此時乎

世家稱孔子年三十五魯亂適齊以景公不能用遂行反乎魯
孔子年四十二魯昭公卒於乾侯遍鑑前編遂謂孔子在齊八
年不知年四十二句乃連下文言之非足上文語也但於何時
反魯世家無明文據檀弓延陵季子適齊反子死葬於嬴博之
間孔子往而觀葬季子之聘上國在昭公二十七年春見左傳
傳又紀季札四聘在襄公二十九年時孔子方九歲知非觀葬時也而嬴博在泰安縣境距齊都
遠於曲阜爲近夫子觀葬蓋亦自齊歸魯途中偶遇未必特爲
此行則歸魯當在是年春可知也孟子稱孔子未嘗有所終三
年淹齊景既不能用接淅遂行豈有遲至八年之久乎
說苑曰昔子從孔子於齊齊景公以下卿禮聘昔子昔子固辭
案孔子年三十六適齊後反乎魯遂不復至齊而昔子少孔子
四十六歲其爲明矣

其公二十五年將納于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于季氏誠然已
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大夫遂怨平子林堯叟曰季氏雖八
佾恐仰指此是也時欲孫與諸大夫皆不平其秋昭公遂入
氏正所謂是可忍也孰不可忍者也然則容忍之義爲長
崔述洙泗考信錄曰孔子爲魯司寇子路爲季氏宰實相表裏
墮郈之事可見子路見疑即孔子不用之由故公伯寮之愬
孔子以道之行廢言之似不僅爲子路發也蒙謂武叔之毀仲
尼桓子之受女樂亦當由噲都之故蓋始慮家臣之強而墮之
縱閒處父之言而疑之物必先腐而後蟲入爲使桓子不疑孔
子豈女樂所能閒哉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蓋在墮費之後夫子以爲賊夫人之子者
非惟賢美未學亦緣少不更事劇邑非所宜耳子羔時年二十

五故以夫人之子稱之
江慎修曰攝相乃是相禮如夾谷相會是也若魯相白是三卿
執政自是季氏此說始于毛西河不知攝之云者特行其事而未居其
位固不害其爲相也若僅僅相禮豈能使塗不拾遺衮衣致誦
而齊人遠有爲政必霸之懼乎管仲以陪臣之囚而鮑叔薦以
爲相其實二字自是國尚其平戎于王只稱陪臣寧得謂之非
相耶
孔子不以女樂去魯而以膰肉當時及門並無一問想皆默喻
其意後至孟子始發之若桓子雖不至以爲爲肉度亦不過謂
爲無禮迫卻已以歌告乃歎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大此史
公傳神之筆
孔子世家以攝相去魯在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案史記

謂孔子生于魯襄公二十二年較穀梁後一年故云爾其實二十六歲當定公十三年也十二諸侯年表及魯世家皆于定公十二年書女樂去魯談衛表世家則于靈公三十八年書之如魯實書定公十三年此爲得之江愼修曰女樂在十二十三冬春之間去魯實在十三年春魯郊嘗在春上是則然矣但江以去魯居衛適陳畏匡反衛俱十三年事則不然據世家攝相三月居衛十月又過匡過蒲復月餘始反乎衛是其閱月已十有四五豈止一年即年表謂十三年至衛十四年適陳爲得其實故今從之（蔡世家書孔子如蔡當哀公二年自陳至衛皆與孔子年表書哀公三年孔子過宋十年世家異然不可從）

梁玉繩史記志疑曰顏濁鄒即雝由孟子疏言之極明史祠雝由是子路妻兄便是鄹子瑕妻兄瑕見主其妻兄之家遂邀孔

子來主亦非無因而濁鄒緣孔子主於家受業爲弟子理固宜然蒙謂濁鄒及門實由子路減明子蘭之受業又由子游子曰百吾有回門人益親抑豈獨回哉

家語云顏刻少孔子五十歲案孔子五十七歲過匡顏刻爲僕是方七歲也家語之年不可盡信如此（顏刻即子驕家語又云孔子適衛子驕爲僕衛公與夫人南子同車出其年亦不合）

孔子去魯弟子多從如子路子貢冉有顏淵其載在傳記者尤爲較著然子貢于定公十五年觀邾公朝魯于哀公七年爲康子辭吳是或有他故或即夫子所使如先之子夏申之冉有之類俱不可知冉有雖于哀公三年以康子召歸魯而六年仍從陳蔡又有夫子爲衛君之問是亦從居衛也至十一年用孔人齊師而夫子即以是歸魯所謂疏附先後二子有焉而其奔走

衛出處必偕者子路一人而已夫子用舍則子路仕于季氏畏匡過宋絕糧問津死生以之最後夫子四年居衛則子路三年宰蒲嗣從反魯再相私門勾繹辭要以前何非亦趨亦步自明年斷繯于衛未幾夫子亦薨兩楹矣子曰從我其由蓋深許之也

儀封人請見固潛匕謂在夫子去魯司寇而適衛時事考之地理殊覺未協時衛都帝丘（今直隸開州西南）在曲阜之西而儀即今之祥符（縣屬歸德州西南）（國志滑縣本大梁註云晉地通記儀封人此邑也西征記亦以濮儀爲封人之邑見水經注濮儀今河南祥符縣）在衛都西南自魯之衛必不出此王中川謂在去衛適陳時得之蓋陳都宛丘（今河南淮寧縣）在祥符之南故儀爲自衛適陳必由之道也

陳蔡之厄論語只云絕糧不云兵圍又云在陳或云陳蔡或云

陳蔡之間不名一地是時蔡遷州來上蔡新蔡故地盡已爲楚曰蔡者仍其名耳實即楚也曰陳蔡之間者所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不能指名何地而強名之耳蓋地處邊境無館舍飲食之司又吳方伐陳兵荒道梗人民失所賓旅無依七日絕糧實之交也斯言得之矣至其年朱子據論語謂當在去衛如陳時然論語問陳絕糧文法兩分與齊景公待孔子齊人歸女樂二節相似未見定是一時之事江愼修謂在自陳遷蔡之年而盡削楚聘事未免臆斷無據今仍從史記而參用孔註庶得其實聖門之厄莫過于陳蔡聖門之盛亦莫過于陳蔡惟曾子以傳道之賢而適不與搜神記謂曾子從孔子在楚心動辭歸或爲

也自是之後子貢再有先歸魯而子游之宰武城子夏之宰莒父仲弓之宰季氏想俱在夫子反魯之後又伯牛顏淵子路相繼死亡夫子所以有皆不及門之歎

孟子稱孔子沒三年之外子夏子游子張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不可今以諸子之年證之時有子六十三子夏三十二子游三十一子張二十八曾子二十禮曰年長以倍則父事之游夏之徒亦非無見也

孔子逸事見于雜說者尚多如戰國策蘇代曰陽貨之難孔子逃于衛事文類聚引符子曰魯侯因左丘明之言召孔子爲司徒此類亦足備異聞又後漢書徐防傳注引史云子夏居西河教弟子三百人亦與今本異（顏氏家訓曰曾子七十乃學名聞於後孔子下體纔論曰孔子能方不能圓故歟子）

家語曰冉雍伯牛之宗族生于不肖之父史記曰仲弓父賤人而論衡云繇惡禹聖叟頑舜神伯牛寢疾仲弓潔全顏路庸固回傑超倫是竟以仲弓爲伯牛之子可怪也（家語曰冉求仲弓之宗族）

子游之年史記云少孔子四十五歲家語作三十五案禮運仲尼與于蜡賓與子游言禮家語以爲孔子爲司寇時事若如史記之說時子游纔八歲耳則似家語爲是然家語多出入大小戴而稍有添設多見其踈如孔子適齊過泰山之側有婦人哭于野者而哀使子貢往問之云云案孔子以魯亂適齊在昭公二十五年時子貢纔五歲耳則不如檀弓以爲子路之爲得也（時子路二十七歲）又左傳成公二年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此事非夫子所親見故曰聞也而家

諸云子路仕衛見其政以訪孔子皆疎謬之顯然者（左傳昭公二十年齊公孟綽辭卿而請使其弟招虞人以弓不進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家語以爲孔子在齊語亦與史記不合又閔子騫爲費宰問政于孔子更不足信）

孟子時事年表

讀論語者不可不知春秋讀孟子者不可不知戰國史傳既畧舛誤尤多敘應聘則先齊於梁紀伐燕則以宣爲湣通鑑正之而朱註竹書紀焉而不詳學者往往惑焉楓山章邃文尚見宋隱推齊世次與孟同符益與梁惠改元均尚可信由是考時事之違近證遊歷之後先論世知人思過半矣閩中林春溥謹述

孟子時事年表　一

周秦楚齊趙魏韓燕宋魯　孟子

周	秦	楚	齊	趙	魏	韓	燕	宋	魯	孟子
烈王喜	惠文君駟	威王商	威王因齊	肅侯語	惠王罃	宣惠王	文侯	剔成君	穆公顯	
元年	元年	元年	元年	元年	元年	元年	元年	元年	元年	生
二年	二年	二年	二年	二年	二年	二年	二年	二年	二年	二歲
三年	三年	三年	三年	三年	三年	三年	三年	三年	三年	三歲
四年	四年	四年	四年	四年	四年	四年	四年	四年	四年	四歲
五年	五年	五年	五年	五年	五年	五年	五年	五年	五年	五歲
六年	六年	六年	六年	六年	六年	六年	六年	六年	六年	六歲
七年	七年	七年	七年	七年	七年	七年	七年	七年	七年	七歲
八年	八年	八年	八年	八年	八年	八年	八年	八年	八年	八歲
九年	九年	九年	九年	九年	九年	九年	九年	九年	九年	九歲
十年	十年	十年	十年	十年	十年	十年	十年	十年	十年	十歲
十一年	十一年	十一年	十一年	十一年	十一年	十一年	十一年	十一年	十一年	十一歲
十二年	十二年	十二年	十二年	十二年	十二年	十二年	十二年	十二年	十二年	十二歲
十三年	十三年	十三年	十三年	十三年	十三年	十三年	十三年	十三年	十三年	十三歲
十四年	十四年	十四年	十四年	十四年	十四年	十四年	十四年	十四年	十四年	十四歲
十五年	十五年	十五年	十五年	十五年	十五年	十五年	十五年	十五年	十五年	十五歲
十六年	十六年	十六年	十六年	十六年	十六年	十六年	十六年	十六年	十六年	十六歲
十七年	十七年	十七年	十七年	十七年	十七年	十七年	十七年	十七年	十七年	十七歲
十八年	十八年	十八年	十八年	十八年	十八年	十八年	十八年	十八年	十八年	十八歲
十九年	十九年	十九年	十九年	十九年	十九年	十九年	十九年	十九年	十九年	十九歲
二十年	二十年	二十年	二十年	二十年	二十年	二十年	二十年	二十年	二十年	二十歲
二十一年	二十一年	二十一年	二十一年	二十一年	二十一年	二十一年	二十一年	二十一年	二十一年	二十一歲
二十二年	二十二年	二十二年	二十二年	二十二年	二十二年	二十二年	二十二年	二十二年	二十二年	二十二歲
二十三年	二十三年	二十三年	二十三年	二十三年	二十三年	二十三年	二十三年	二十三年	二十三年	二十三歲
二十四年	二十四年	二十四年	二十四年	二十四年	二十四年	二十四年	二十四年	二十四年	二十四年	二十四歲
二十五年	二十五年	二十五年	二十五年	二十五年	二十五年	二十五年	二十五年	二十五年	二十五年	二十五歲
二十六年	二十六年	二十六年	二十六年	二十六年	二十六年	二十六年	二十六年	二十六年	二十六年	二十六歲
二十七年	二十七年	二十七年	二十七年	二十七年	二十七年	二十七年	二十七年	二十七年	二十七年	二十七歲
二十八年	二十八年	二十八年	二十八年	二十八年	二十八年	二十八年	二十八年	二十八年	二十八年	二十八歲
二十九年	二十九年	二十九年	二十九年	二十九年	二十九年	二十九年	二十九年	二十九年	二十九年	二十九歲
三十年	三十年	三十年	三十年	三十年	三十年	三十年	三十年	三十年	三十年	三十歲
三十一年	三十一年	三十一年	三十一年	三十一年	三十一年	三十一年	三十一年	三十一年	三十一年	三十一歲
三十二年	三十二年	三十二年	三十二年	三十二年	三十二年	三十二年	三十二年	三十二年	三十二年	三十二歲
三十三年	三十三年	三十三年	三十三年	三十三年	三十三年	三十三年	三十三年	三十三年	三十三年	三十三歲
三十四年	三十四年	三十四年	三十四年	三十四年	三十四年	三十四年	三十四年	三十四年	三十四年	三十四歲
三十五年	三十五年	三十五年	三十五年	三十五年	三十五年	三十五年	三十五年	三十五年	三十五年	三十五歲
三十六年	三十六年	三十六年	三十六年	三十六年	三十六年	三十六年	三十六年	三十六年	三十六年	三十六歲
三十七年	三十七年	三十七年	三十七年	三十七年	三十七年	三十七年	三十七年	三十七年	三十七年	三十七歲
三十八年	三十八年	三十八年	三十八年	三十八年	三十八年	三十八年	三十八年	三十八年	三十八年	三十八歲
三十九年	三十九年	三十九年	三十九年	三十九年	三十九年	三十九年	三十九年	三十九年	三十九年	三十九歲
四十年	四十年	四十年	四十年	四十年	四十年	四十年	四十年	四十年	四十年	四十歲
四十一年	四十一年	四十一年	四十一年	四十一年	四十一年	四十一年	四十一年	四十一年	四十一年	四十一歲
四十二年	四十二年	四十二年	四十二年	四十二年	四十二年	四十二年	四十二年	四十二年	四十二年	四十二歲
四十三年	四十三年	四十三年	四十三年	四十三年	四十三年	四十三年	四十三年	四十三年	四十三年	四十三歲
四十四年	四十四年	四十四年	四十四年	四十四年	四十四年	四十四年	四十四年	四十四年	四十四年	四十四歲
四十五年	四十五年	四十五年	四十五年	四十五年	四十五年	四十五年	四十五年	四十五年	四十五年	四十五歲
四十六年	四十六年	四十六年	四十六年	四十六年	四十六年	四十六年	四十六年	四十六年	四十六年	四十六歲
四十七年	四十七年	四十七年	四十七年	四十七年	四十七年	四十七年	四十七年	四十七年	四十七年	四十七歲
四十八年	四十八年	四十八年	四十八年	四十八年	四十八年	四十八年	四十八年	四十八年	四十八年	四十八歲
四十九年	四十九年	四十九年	四十九年	四十九年	四十九年	四十九年	四十九年	四十九年	四十九年	四十九歲
五十年	五十年	五十年	五十年	五十年	五十年	五十年	五十年	五十年	五十年	五十歲
五十一年	五十一年	五十一年	五十一年	五十一年	五十一年	五十一年	五十一年	五十一年	五十一年	五十一歲
五十二年	五十二年	五十二年	五十二年	五十二年	五十二年	五十二年	五十二年	五十二年	五十二年	五十二歲
五十三年	五十三年	五十三年	五十三年	五十三年	五十三年	五十三年	五十三年	五十三年	五十三年	五十三歲
五十四年	五十四年	五十四年	五十四年	五十四年	五十四年	五十四年	五十四年	五十四年	五十四年	五十四歲
五十五年	五十五年	五十五年	五十五年	五十五年	五十五年	五十五年	五十五年	五十五年	五十五年	五十五歲
五十六年	五十六年	五十六年	五十六年	五十六年	五十六年	五十六年	五十六年	五十六年	五十六年	五十六歲
五十七年	五十七年	五十七年	五十七年	五十七年	五十七年	五十七年	五十七年	五十七年	五十七年	五十七歲
五十八年	五十八年	五十八年	五十八年	五十八年	五十八年	五十八年	五十八年	五十八年	五十八年	五十八歲
五十九年	五十九年	五十九年	五十九年	五十九年	五十九年	五十九年	五十九年	五十九年	五十九年	五十九歲
六十年	六十年	六十年	六十年	六十年	六十年	六十年	六十年	六十年	六十年	六十歲
六十一年	六十一年	六十一年	六十一年	六十一年	六十一年	六十一年	六十一年	六十一年	六十一年	六十一歲
六十二年	六十二年	六十二年	六十二年	六十二年	六十二年	六十二年	六十二年	六十二年	六十二年	六十二歲
六十三年	六十三年	六十三年	六十三年	六十三年	六十三年	六十三年	六十三年	六十三年	六十三年	六十三歲
六十四年	六十四年	六十四年	六十四年	六十四年	六十四年	六十四年	六十四年	六十四年	六十四年	六十四歲
六十五年	六十五年	六十五年	六十五年	六十五年	六十五年	六十五年	六十五年	六十五年	六十五年	六十五歲
六十六年	六十六年	六十六年	六十六年	六十六年	六十六年	六十六年	六十六年	六十六年	六十六年	六十六歲
六十七年	六十七年	六十七年	六十七年	六十七年	六十七年	六十七年	六十七年	六十七年	六十七年	六十七歲
六十八年	六十八年	六十八年	六十八年	六十八年	六十八年	六十八年	六十八年	六十八年	六十八年	六十八歲
六十九年	六十九年	六十九年	六十九年	六十九年	六十九年	六十九年	六十九年	六十九年	六十九年	六十九歲
七十年	七十年	七十年	七十年	七十年	七十年	七十年	七十年	七十年	七十年	七十歲
七十一年	七十一年	七十一年	七十一年	七十一年	七十一年	七十一年	七十一年	七十一年	七十一年	七十一歲
七十二年	七十二年	七十二年	七十二年	七十二年	七十二年	七十二年	七十二年	七十二年	七十二年	七十二歲
七十三年	七十三年	七十三年	七十三年	七十三年	七十三年	七十三年	七十三年	七十三年	七十三年	七十三歲
七十四年	七十四年	七十四年	七十四年	七十四年	七十四年	七十四年	七十四年	七十四年	七十四年	七十四歲
七十五年	七十五年	七十五年	七十五年	七十五年	七十五年	七十五年	七十五年	七十五年	七十五年	七十五歲
七十六年	七十六年	七十六年	七十六年	七十六年	七十六年	七十六年	七十六年	七十六年	七十六年	七十六歲
七十七年	七十七年	七十七年	七十七年	七十七年	七十七年	七十七年	七十七年	七十七年	七十七年	七十七歲
七十八年	七十八年	七十八年	七十八年	七十八年	七十八年	七十八年	七十八年	七十八年	七十八年	七十八歲
七十九年	七十九年	七十九年	七十九年	七十九年	七十九年	七十九年	七十九年	七十九年	七十九年	七十九歲
八十年	八十年	八十年	八十年	八十年	八十年	八十年	八十年	八十年	八十年	八十歲
八十一年	八十一年	八十一年	八十一年	八十一年	八十一年	八十一年	八十一年	八十一年	八十一年	八十一歲
八十二年	八十二年	八十二年	八十二年	八十二年	八十二年	八十二年	八十二年	八十二年	八十二年	八十二歲
八十三年	八十三年	八十三年	八十三年	八十三年	八十三年	八十三年	八十三年	八十三年	八十三年	八十三歲
八十四年	八十四年	八十四年	八十四年	八十四年	八十四年	八十四年	八十四年	八十四年	八十四年	八十四歲
八十五年	八十五年	八十五年	八十五年	八十五年	八十五年	八十五年	八十五年	八十五年	八十五年	八十五歲
八十六年	八十六年	八十六年	八十六年	八十六年	八十六年	八十六年	八十六年	八十六年	八十六年	八十六歲
八十七年	八十七年	八十七年	八十七年	八十七年	八十七年	八十七年	八十七年	八十七年	八十七年	八十七歲
八十八年	八十八年	八十八年	八十八年	八十八年	八十八年	八十八年	八十八年	八十八年	八十八年	八十八歲
八十九年	八十九年	八十九年	八十九年	八十九年	八十九年	八十九年	八十九年	八十九年	八十九年	八十九歲
九十年	九十年	九十年	九十年	九十年	九十年	九十年	九十年	九十年	九十年	九十歲
九十一年	九十一年	九十一年	九十一年	九十一年	九十一年	九十一年	九十一年	九十一年	九十一年	九十一歲
九十二年	九十二年	九十二年	九十二年	九十二年	九十二年	九十二年	九十二年	九十二年	九十二年	九十二歲
九十三年	九十三年	九十三年	九十三年	九十三年	九十三年	九十三年	九十三年	九十三年	九十三年	九十三歲
九十四年	九十四年	九十四年	九十四年	九十四年	九十四年	九十四年	九十四年	九十四年	九十四年	九十四歲
九十五年	九十五年	九十五年	九十五年	九十五年	九十五年	九十五年	九十五年	九十五年	九十五年	九十五歲
九十六年	九十六年	九十六年	九十六年	九十六年	九十六年	九十六年	九十六年	九十六年	九十六年	九十六歲
九十七年	九十七年	九十七年	九十七年	九十七年	九十七年	九十七年	九十七年	九十七年	九十七年	九十七歲
九十八年	九十八年	九十八年	九十八年	九十八年	九十八年	九十八年	九十八年	九十八年	九十八年	九十八歲
九十九年	九十九年	九十九年	九十九年	九十九年	九十九年	九十九年	九十九年	九十九年	九十九年	九十九歲
一百年	一百年	一百年	一百年	一百年	一百年	一百年	一百年	一百年	一百年	一百歲

孟子時事年表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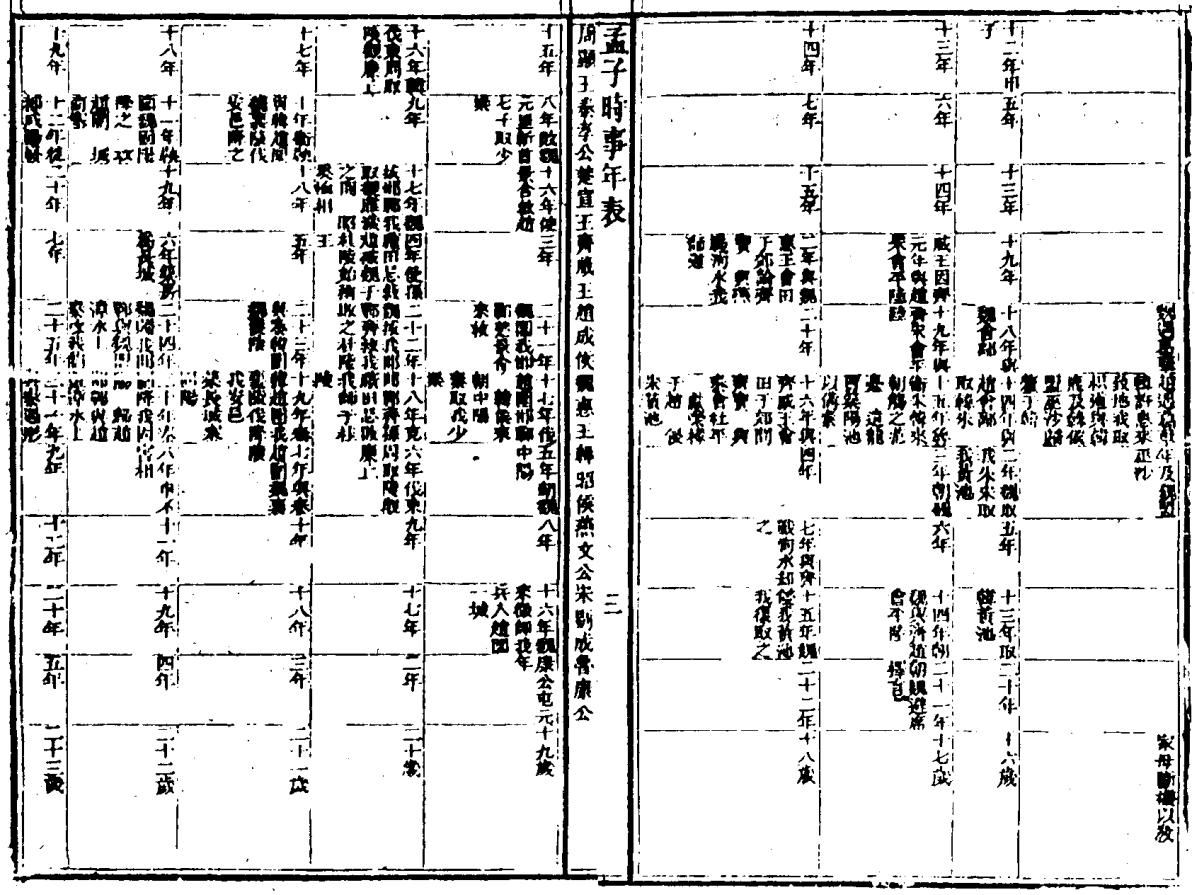
周顯王秦獻公楚宣王威王齊桓公威烈侯魏惠王韓懿侯燕桓公宋剔成魯共公

周	秦	楚	齊	趙	魏	韓	燕	宋	魯	孟子
顯王扁	獻公師隰	宣王良夫	桓公午	烈侯籍	惠王罃	懿侯	桓公	剔成君	共公奮	
元年	元年	元年	元年	元年	元年	元年	元年	元年	元年	生
二年	二年	二年	二年	二年	二年	二年	二年	二年	二年	二歲
三年	三年	三年	三年	三年	三年	三年	三年	三年	三年	三歲
四年	四年	四年	四年	四年	四年	四年	四年	四年	四年	四歲
五年	五年	五年	五年	五年	五年	五年	五年	五年	五年	五歲
六年	六年	六年	六年	六年	六年	六年	六年	六年	六年	六歲
七年	七年	七年	七年	七年	七年	七年	七年	七年	七年	七歲
八年	八年	八年	八年	八年	八年	八年	八年	八年	八年	八歲
九年	九年	九年	九年	九年	九年	九年	九年	九年	九年	九歲
十年	十年	十年	十年	十年	十年	十年	十年	十年	十年	十歲
十一年	十一年	十一年	十一年	十一年	十一年	十一年	十一年	十一年	十一年	十一歲
十二年	十二年	十二年	十二年	十二年	十二年	十二年	十二年	十二年	十二年	十二歲
十三年	十三年	十三年	十三年	十三年	十三年	十三年	十三年	十三年	十三年	十三歲
十四年	十四年	十四年	十四年	十四年	十四年	十四年	十四年	十四年	十四年	十四歲
十五年	十五年	十五年	十五年	十五年	十五年	十五年	十五年	十五年	十五年	十五歲
十六年	十六年	十六年	十六年	十六年	十六年	十六年	十六年	十六年	十六年	十六歲
十七年	十七年	十七年	十七年	十七年	十七年	十七年	十七年	十七年	十七年	十七歲
十八年	十八年	十八年	十八年	十八年	十八年	十八年	十八年	十八年	十八年	十八歲
十九年	十九年	十九年	十九年	十九年	十九年	十九年	十九年	十九年	十九年	十九歲
二十年	二十年	二十年	二十年	二十年	二十年	二十年	二十年	二十年	二十年	二十歲
二十一年	二十一年	二十一年	二十一年	二十一年	二十一年	二十一年	二十一年	二十一年	二十一年	二十一歲
二十二年	二十二年	二十二年	二十二年	二十二年	二十二年	二十二年	二十二年	二十二年	二十二年	二十二歲
二十三年	二十三年	二十三年	二十三年	二十三年	二十三年	二十三年	二十三年	二十三年	二十三年	二十三歲
二十四年	二十四年	二十四年	二十四年	二十四年	二十四年	二十四年	二十四年	二十四年	二十四年	二十四歲
二十五年	二十五年	二十五年	二十五年	二十五年	二十五年	二十五年	二十五年	二十五年	二十五年	二十五歲
二十六年	二十六年	二十六年	二十六年	二十六年	二十六年	二十六年	二十六年	二十六年	二十六年	二十六歲
二十七年	二十七年	二十七年	二十七年	二十七年	二十七年	二十七年	二十七年	二十七年	二十七年	二十七歲
二十八年	二十八年	二十八年	二十八年	二十八年	二十八年	二十八年	二十八年	二十八年	二十八年	二十八歲
二十九年	二十九年	二十九年	二十九年	二十九年	二十九年	二十九年	二十九年	二十九年	二十九年	二十九歲
三十年	三十年	三十年	三十年	三十年	三十年	三十年	三十年	三十年	三十年	三十歲
三十一年	三十一年	三十一年	三十一年	三十一年	三十一年	三十一年	三十一年	三十一年	三十一年	三十一歲
三十二年	三十二年	三十二年	三十二年	三十二年	三十二年	三十二年	三十二年	三十二年	三十二年	三十二歲
三十三年	三十三年	三十三年	三十三年	三十三年	三十三年	三十三年	三十三年	三十三年	三十三年	三十三歲
三十四年	三十四年	三十四年	三十四年	三十四年	三十四年	三十四年	三十四年	三十四年	三十四年	三十四歲
三十五年	三十五年	三十五年	三十五年	三十五年	三十五年	三十五年	三十五年	三十五年	三十五年	三十五歲
三十六年	三十六年	三十六年	三十六年	三十六年	三十六年	三十六年	三十六年	三十六年	三十六年	三十六歲
三十七年	三十七年	三十七年	三十七年	三十七年	三十七年	三十七年	三十七年	三十七年	三十七年	三十七歲
三十八年	三十八年	三十八年	三十八年	三十八年	三十八年	三十八年	三十八年	三十八年	三十八年	三十八歲
三十九年	三十九年	三十九年	三十九年	三十九年	三十九年	三十九年	三十九年	三十九年	三十九年	三十九歲
四十年	四十年	四十年	四十年	四十年	四十年	四十年	四十年	四十年	四十年	四十歲
四十一年	四十一年	四十一年	四十一年	四十一年	四十一年	四十一年	四十一年	四十一年	四十一年	四十一歲
四十二年	四十二年	四十二年	四十二年	四十二年	四十二年	四十二年	四十二年	四十二年	四十二年	四十二歲
四十三年	四十三年	四十三年	四十三年	四十三年	四十三年	四十三年	四十三年	四十三年	四十三年	四十三歲
四十四年	四十四年	四十四年	四十四年	四十四年	四十四年	四十四年	四十四年	四十四年	四十四年	四十四歲
四十五年	四十五年	四十五年	四十五年	四十五年	四十五年	四十五年	四十五年	四十五年	四十五年	四十五歲
四十六年	四十六年	四十六年	四十六年	四十六年	四十六年	四十六年	四十六年	四十六年	四十六年	四十六歲
四十七年	四十七年	四十七年	四十七年	四十七年	四十七年	四十七年	四十七年	四十七年	四十七年	四十七歲
四十八年	四十八年	四十八年	四十八年	四十八年	四十八年	四十八年	四十八年	四十八年	四十八年	四十八歲
四十九年	四十九年	四十九年	四十九年	四十九年	四十九年	四十九年	四十九年	四十九年	四十九年	四十九歲
五十年	五十年	五十年	五十年	五十年	五十年	五十年	五十年	五十年	五十年	五十歲
五十一年	五十一年	五十一年	五十一年	五十一年	五十一年	五十一年	五十一年	五十一年	五十一年	五十一歲
五十二年	五十二年	五十二年	五十二年	五十二年	五十二年	五十二年	五十二年	五十二年	五十二年	五十二歲
五十三年	五十三年	五十三年	五十三年	五十三年	五十三年	五十三年	五十三年	五十三年	五十三年	五十三歲
五十四年	五十四年	五十四年	五十四年	五十四年	五十四年	五十四年	五十四年	五十四年	五十四年	五十四歲
五十五年	五十五年	五十五年	五十五年	五十五年	五十五年	五十五年	五十五年	五十五年	五十五年	五十五歲
五十六年	五十六年	五十六年	五十六年	五十六年	五十六年	五十六年	五十六年	五十六年	五十六年	五十六歲
五十七年	五十七年	五十七年	五十七年	五十七年	五十七年	五十七年	五十七年	五十七年	五十七年	五十七歲
五十八年	五十八年	五十八年	五十八年	五十八年	五十八年	五十八年	五十八年	五十八年	五十八年	五十八歲
五十九年	五十九年	五十九年	五十九年	五十九年	五十九年	五十九年	五十九年	五十九年	五十九年	五十九歲
六十年	六十年	六十年	六十年	六十年	六十年	六十年	六十年	六十年	六十年	六十歲
六十一年	六十一年	六十一年	六十一年	六十一年	六十一年	六十一年	六十一年	六十一年	六十一年	六十一歲
六十二年	六十二年	六十二年	六十二年	六十二年	六十二年	六十二年	六十二年	六十二年	六十二年	六十二歲
六十三年	六十三年	六十三年	六十三年	六十三年	六十三年	六十三年	六十三年	六十三年	六十三年	六十三歲
六十四年	六十四年	六十四年	六十四年	六十四年	六十四年	六十四年	六十四年	六十四年	六十四年	六十四歲
六十五年	六十五年	六十五年	六十五年	六十五年	六十五年	六十五年	六十五年	六十五年	六十五年	六十五歲
六十六年	六十六年	六十六年	六十六年	六十六年	六十六年	六十六年	六十六年	六十六年	六十六年	六十六歲
六十七年	六十七年	六十七年	六十七年	六十七年	六十七年	六十七年	六十七年	六十七年	六十七年	六十七歲
六十八年	六十八年	六十八年	六十八年	六十八年	六十八年	六十八年	六十八年	六十八年	六十八年	六十八歲
六十九年	六十九年	六十九年	六十九年	六十九年	六十九年	六十九年	六十九年	六十九年	六十九年	六十九歲
七十年	七十年	七十年	七十年	七十年	七十年	七十年	七十年	七十年	七十年	七十歲
七十一年	七十一年	七十一年	七十一年	七十一年	七十一年	七十一年	七十一年	七十一年	七十一年	七十一歲
七十二年	七十二年	七十二年	七十二年	七十二年	七十二年	七十二年	七十二年	七十二年	七十二年	七十二歲
七十三年	七十三年	七十三年	七十三年	七十三年	七十三年	七十三年	七十三年	七十三年	七十三年	七十三歲
七十四年	七十四年	七十四年	七十四年	七十四年	七十四年	七十四年	七十四年	七十四年	七十四年	七十四歲
七十五年	七十五年	七十五年	七十五年	七十五年	七十五年	七十五年	七十五年	七十五年	七十五年	七十五歲
七十六年	七十六年	七十六年	七十六年	七十六年	七十六年	七十六年	七十六年	七十六年	七十六年	七十六歲
七十七年	七十七年	七十七年	七十七年	七十七年	七十七年	七十七年	七十七年	七十七年	七十七年	七十七歲
七十八年	七十八年	七十八年	七十八年	七十八年	七十八年	七十八年	七十八年	七十八年	七十八年	七十八歲
七十九年	七十九年	七十九年	七十九年	七十九年	七十九年	七十九年	七十九年	七十九年	七十九年	七十九歲
八十年	八十年	八十年	八十年	八十年	八十年	八十年	八十年	八十年	八十年	八十歲
八十一年	八十一年	八十一年	八十一年	八十一年	八十一年	八十一年	八十一年	八十一年	八十一年	八十一歲
八十二年	八十二年	八十二年	八十二年	八十二年	八十二年	八十二年	八十二年	八十二年	八十二年	八十二歲
八十三年	八十三年	八十三年	八十三年	八十三年	八十三年	八十三年	八十三年	八十三年	八十三年	八十三歲
八十四年	八十四年	八十四年	八十四年	八十四年	八十四年	八十四年	八十四年	八十四年	八十四年	八十四歲
八十五年	八十五年	八十五年	八十五年	八十五年	八十五年	八十五年	八十五年	八十五年	八十五年	八十五歲
八十六年	八十六年	八十六年	八十六年	八十六年	八十六年	八十六年	八十六年	八十六年	八十六年	八十六歲
八十七年	八十七年	八十七年	八十七年	八十七年	八十七年	八十七年	八十七年	八十七年	八十七年	八十七歲
八十八年	八十八年	八十八年	八十八年	八十八年	八十八年	八十八年	八十八年	八十八年	八十八年	八十八歲
八十九年	八十九年	八十九年	八十九年	八十九年	八十九年	八十九年	八十九年	八十九年	八十九年	八十九歲
九十年	九十年	九十年	九十年	九十年	九十年	九十年	九十年	九十年	九十年	九十歲
九十一年	九十一年	九十一年	九十一年	九十一年	九十一年	九十一年	九十一年	九十一年	九十一年	九十一歲
九十二年	九十二年	九十二年	九十二年	九十二年	九十二年	九十二年	九十二年	九十二年	九十二年	九十二歲
九十三年	九十三年	九十三年	九十三年	九十三年	九十三年	九十三年	九十三年	九十三年	九十三年	九十三歲
九十四年	九十四年	九十四年	九十四年	九十四年	九十四年	九十四年	九十四年	九十四年	九十四年	九十四歲
九十五年	九十五年	九十五年	九十五年	九十五年	九十五年	九十五年	九十五年	九十五年	九十五年	九十五歲
九十六年	九十六年	九十六年	九十六年	九十六年	九十六年	九十六年	九十六年	九十六年	九十六年	九十六歲
九十七年	九十七年	九十七年	九十七年	九十七年	九十七年	九十七年	九十七年	九十七年	九十七年	九十七歲
九十八年	九十八年	九十八年	九十八年	九十八年	九十八年	九十八年	九十八年	九十八年	九十八年	九十八歲
九十九年	九十九年	九十九年	九十九年	九十九年	九十九年	九十九年	九十九年	九十九年	九十九年	九十九歲
一百年	一百年	一百年	一百年	一百年	一百年	一百年	一百年	一百年	一百年	一百歲

孟子時事年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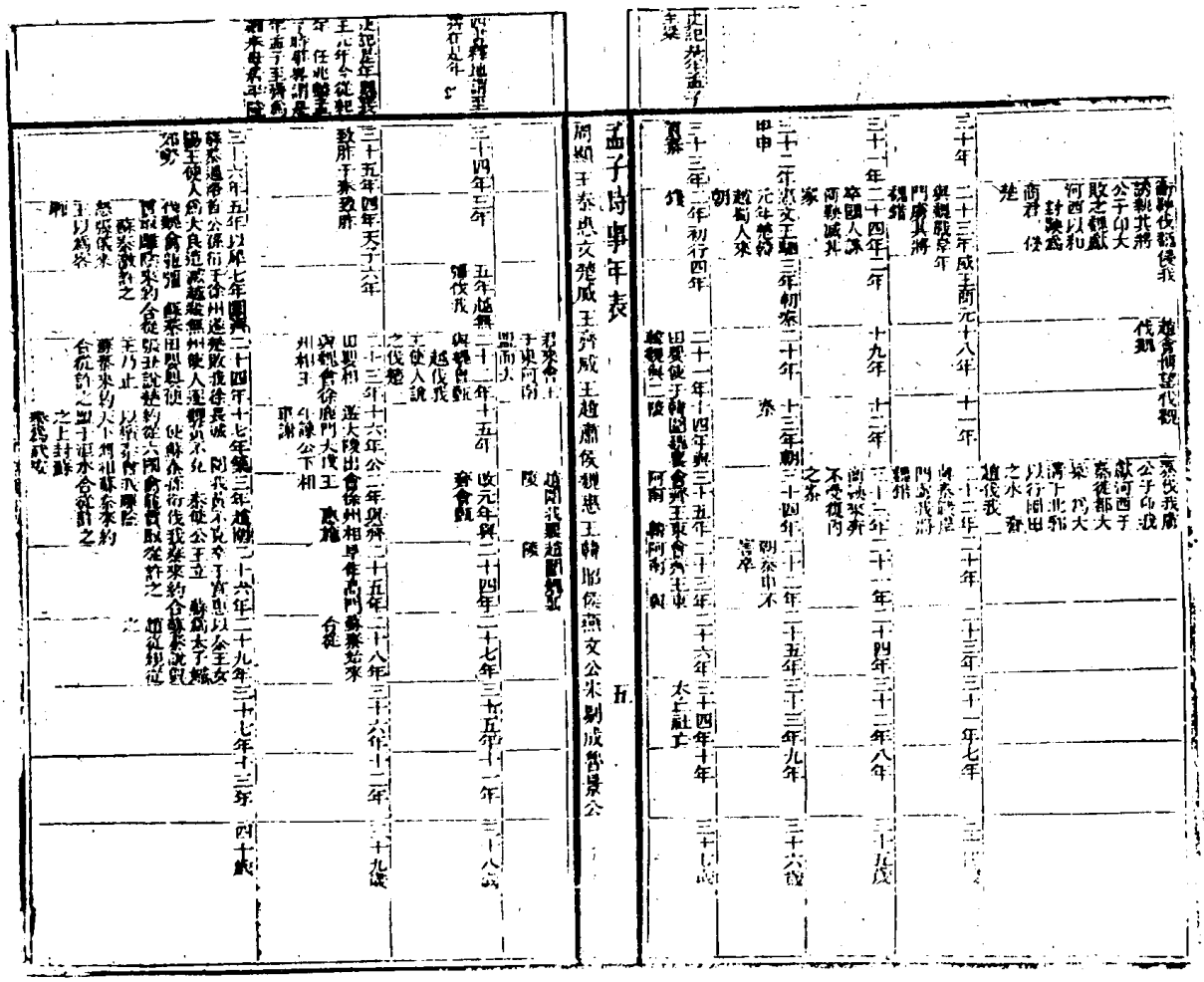
周顯王秦孝公楚宣王齊威王趙成侯魏惠王韓昭侯燕文公宋剔成魯康公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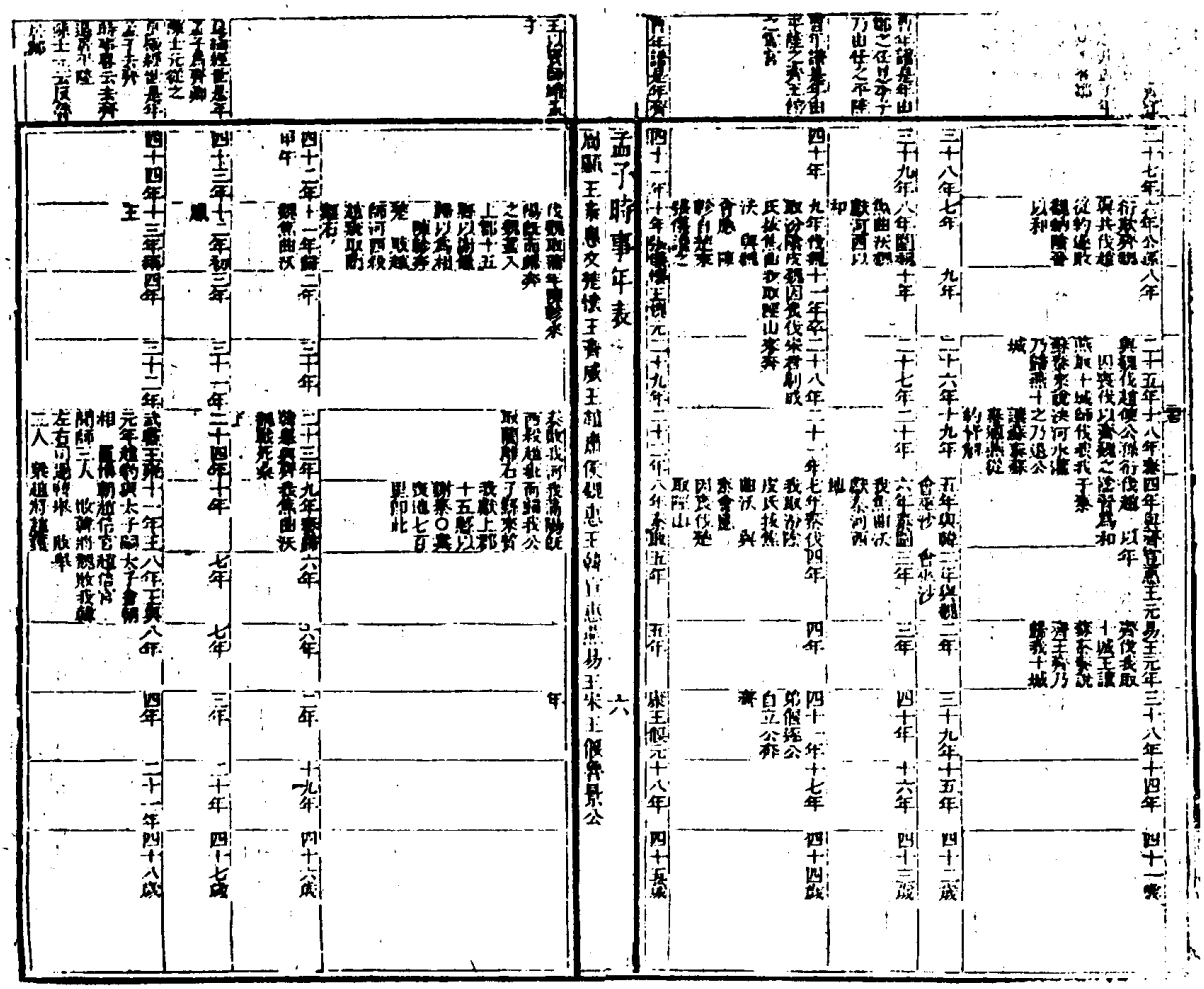
孟子時事年表 II

周顯王秦惠文楚威王齊威王趙肅侯魏惠王韓昭侯燕文公宋剔成偃景公



孟子時事年表 III

周顯王秦惠文楚威王齊威王趙肅侯魏惠王韓昭侯燕文公宋剔成偃景公



孟子時事年表

周顯王秦惠文楚懷王齊威王趙武靈王韓宣惠燕易王宋王偃魯景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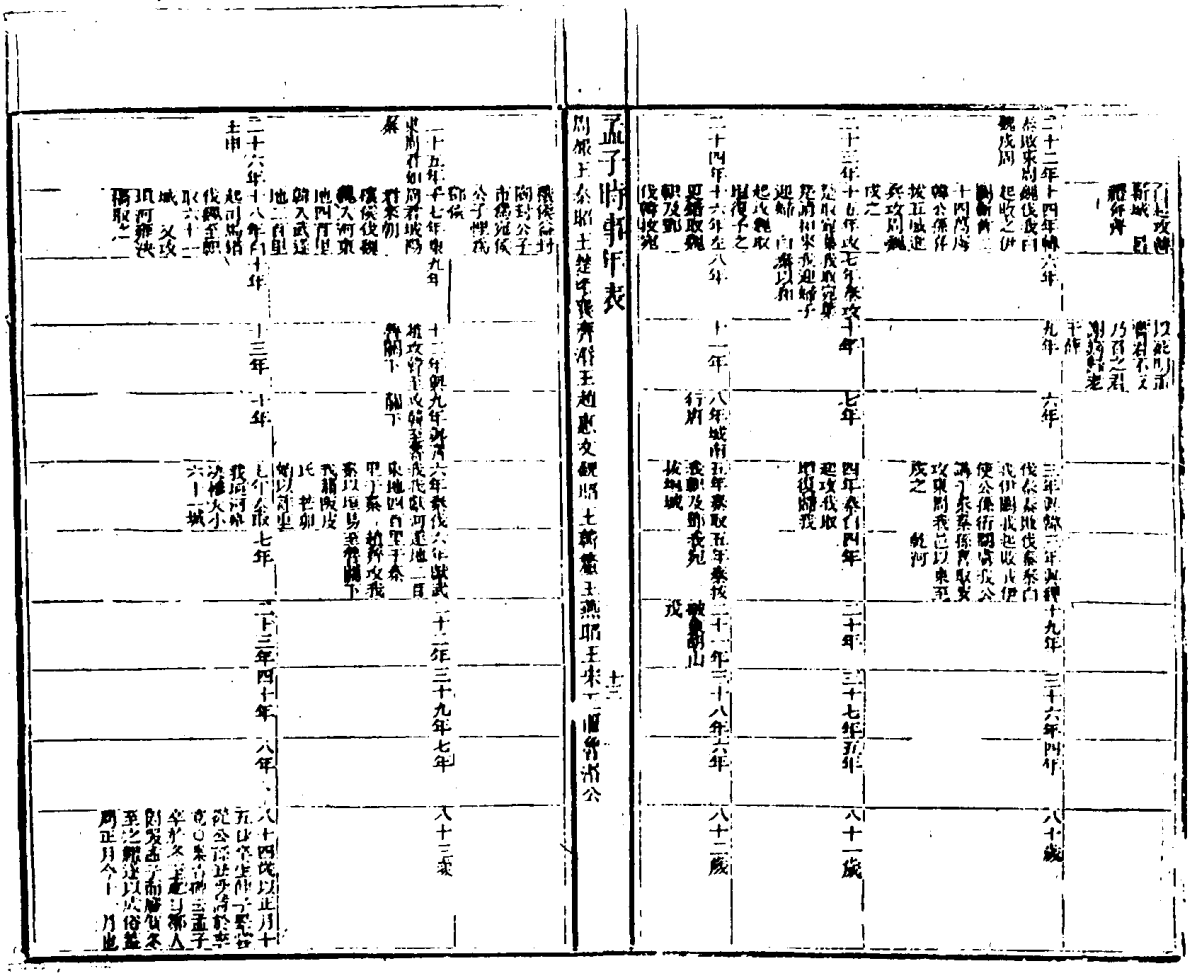
七

孟子時事年表

周赧王秦昭王楚懷王齊湣王趙武靈王韓襄王燕昭王宋王偃魯平公

十二

| | | |



敬告讀者

歷年來，本公司所整理出版古籍善本（孤本、珍本）皆一時精選絕版好書，經歷了數十年，甚至數百年木刻刷版，因彼時情景不同，致有好壞殊異，本欲重行排印，又恐泯滅原版價值，且手民校植錯誤難免，遺害更大，故仍其舊，深望仁人君子多所參攷，並乞見諒!!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啓

孟子本魯公族孟孫之後趙岐說後徙於鄒遂爲鄒人其弊世之魯者蓋孟孫世爲魯卿則祖墓自當在魯太公子孫五世反葬於鄒孟子亦猶行古之道也異程乃據此以爲孟子魯人之證謂貞默編年更後其說謂鄒爲魯下邑卽孔子鄒叔梁紂所治近曲之升孟子年譜力主之其文繁不及詳辨今但以孟子兩處證之如吾之不遇魯侯豈有本國之臣民而故斥言其國與得哉此闕君疑孟子生卒年月考之說又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如謂鄒卽魯邑則祇有魯君而鄒君何爲者此周廣業孟子四考說舉此則其他附會之說不待繁言而破矣

孟子生卒年月史傳無明文元張顧孟母墓碑記據鄒公墳碑云孟子後孔子三十五年生時周定王三十七年雜記載孟氏譜云周定王三十七年己酉四月二日孟子生赧王二十六年壬申正月十五日卒壽八十四今考貞定王在位只二十八年無己酉己酉在考王九年下距赧王二十六年已一百四十三年不得云壽八十四也陳士元疑定爲安之訛然安王在位亦只二十六年無己酉己酉在烈王四年故孟衍泰山遷志所載年表據黃梅閣九思說定爲烈王四年己酉生赧王二十六年壬申卒既與八十四之數符亦與孟子言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合萬斯同孟子生卒年月辨引孟氏世譜亦然故今從之全謝里志謂孟子生於周安王十七年潘彥賢孟子生百考亦謂疑是安王十七年譜訛安爲定訛王爲三周廣業孟子四考從之謂孟子當卒於赧王十三年或十二年譜倒爲二十又衍六字也按如其說則孟子先僖平公梁襄王卒七篇中

以皆稱其謚殊不可從史記本傳趙岐題辭風俗通並云七篇孟子自作惟韓昌黎謂爲萬章公孫丑所記朱子答云七篇筆勢如縉縉而成非出一手所以其爲自著明甚至方苞中謂諸侯之謚安知非後人所加閻若璩謂卒後書爲門人所敘定故諸侯皆加謚爲並聽說也

本傳謂孟子受業於子思之門人此爲實錄自漢藝文志本注云子思弟子王劭遂謂史文衍一人字孟子實親承子思之教趙岐亦云長師孔子之孫子思而子思孔叢等書更附會爲思孟問答之語並誤案孔子卒於周敬王四十一年時伯魚卒已五年而子思爲喪主知其年已長矣孟子之生距伯魚卒蓋自十一年安得與子思相及耶

魏世家稱惠王三十五年孟子至梁今以七篇證之殊誤孟子時年三十七而惠王稱之曰叟不合一也惠王時未稱王而孟子稱之曰王不合二也時梁未南辱於楚卽喪地於秦亦未至七百里之多不合三也案竹書紀年惠成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自是又十七年乃襲據此則襄王九年獻上郡十五縣以謝秦者實惠王之後元八年所謂喪地七百里是也襄王十四年楚破魏襄陵得八邑實惠王之後元十三年所謂南辱於楚是也其明年秦復伐魏取曲沃平周而新論載秦攻梁惠王謂孟軻曰先生不遠千里幸辱敝邑今秦攻梁先生何以禦乎則孟子至梁當在是年時公孫衍張儀俱在魏二人互相仇敵故有對景春大丈夫語亦一證也又二年惠王卒襄王立而孟子去梁此其確然可證者也史公未考惠王有改元之事故不得不繫孟子至梁於三十五年致種種不合遍檢既從竹書以正其失而仍從史至魏之年直至襄王卽位載孟子見魏襄王語竟似孟子在梁歷十八年之久則猶未免襲誤耳顧炎武曰孟子適梁乃惠王之末而卒王立卽行故七篇中梁事不多是也

本傳孟子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趙岐章句從之云建篇先梁者欲以仁義爲首篇也今考世家既云惠王十五年孟子至梁計其年只三十七若果先至齊則年更少何以有四十不動心之語且曰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乎又時距燕噲子之事絶遠中隔二十一年蘇氏古史因謂孟子先事齊宣王後乃見梁惠王襄王齊湣王謂貞默謂孟子所見諸侯先孟子卒者齊宣梁惠梁襄鄒穆魯平滕文書中皆稱謚後孟子卒者齊湣宋偃故止稱王說似有據然以伐燕一事證之前問取燕稱宣王後燕畔止稱王惡不得謂取者宣王而惡者湣王也秋希元曰以不用孟子言而致燕畔所以慙於孟子若湣王何然則惡之有不自宣王而已王亦倒然攻畔不同耳說是也然則指王即湣王者誤矣益孟子仕齊中以魯卿去位喪畢反齊此爲再至而皆在宣王時故其去也王有今又棄寡人而歸之語萬斯同乃據此爲再仕湣王之證愈失之矣大抵孟子生平以道自重遲久未有所遇故當時有不見諸侯之疑其見惠宣滕文皆在中年以後爲其有禮賢下士之雅欲以行道也然一見魏襄命駕遂行崇之見退有去志難進易退未嘗久淹故曰久於齊非我志也湣湣素非賢主孟子豈有既去復來之理乎今據竹書梁襄王三年當齊宣王五年魯平公初立即燕噲讓國子之之歲又二年而齊取燕又二年而燕太子平立誅之孟子之書先梁後齊其事皆合故通鑑綱目於慎靚王二年王赧立書孟軻去魏適齊蓋得之矣

孟子居鄒季任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此事其在去梁適齊之間乎蓋由魏之齊中可過鄒時孟母尚在無

歸省之理而任與鄒相距僅百二十里許今濟南府東任城縣西北距古鄒縣一百二十里許一宿即至平陸在任城之北今汶上縣去臨淄六百里此固中間適齊之道也又孟子自范之齊據後魏書地形志范平陸俱屬東平郡四書釋地曰范今東昌府濮州范縣春秋半屬魯半屬衛孟子時屬齊去齊都百七八十里二地相近當是由平陸而范而齊故創見王子而歎異之耳

孟子自齊葬於魯則孟母之卒於齊可知列女傳孟子居齊有憂色擁楹而歎孟母問之云云此其證也其歸葬之年任兆麟謂在慎靚王三年曹之升謂在慎靚王四年疑皆說得之至反齊止巍諸說不一惟閻潛邱謂終三年喪復至齊爲卿之說爲得郡齊山謂三月歸葬後反齊而月君賜顧亭林謂爲改葬毛西河謂反於齊者反哭之反季彭山謂在齊居憂者三年任約齋謂居葴地以終喪周柄中謂今冢之後反而致爲卿之事於齊王雖爲暫說然孟子葬母於魯自宜厝於魯以終喪周廣業謂古無廬墓之說然孔子之喪子貢廬於墓上三年則古有行之者孟子歸葬泗濱

滑王因子之亂伐燕取七十城是即公孫丑篇所載是也作孟子時滑王尚在故不稱謚欲以合史孟爲一不知梁惠王篇明云今又倍地云毀其宗廟遷其重器云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此豈區區取十城而已耶且十城之取以蘇秦說而復歸之何以諸侯將謀救燕乎至閻氏生卒考欲移燕之年數以就齊閔廣業四考謂齊威宣乃係一人而複謚曹之升年譜既從通鑑增威王十年又從大事記增宣王十年以合燕畔之歲愈臆說無據今考史記索隱引紀年以爲齊宣公十五年田莊子卒明年立悼子悼子卒（今本紀年在齊宣公四十七年）乃次立和是莊子後有悼子一世又云紀年齊康公二十二年田侯剡立後十年齊田午弒其君及孺子喜而爲公春秋後傳亦云田午弒田侯及其孺子喜是爲桓侯是田和之後有田剡一世而史皆遺之又

云紀年梁惠王十三年當齊桓公（田午也）十八年後威王始見則桓公十九年而卒又云紀年齊湣公之十八年（史記齊康公卒無子田氏遂代）而威王立是史記威王之二十三年乃紀年威王之元年也又云紀年梁惠王後元十五年齊威王薨（史記威王在位三十六年紀年同但先後異耳）是史記滑王之四年乃紀年宣王之元年也而由是而推之滑王十年伐燕實宣王之七年（通鑑在十九年）滑王十二年燕人立太子平實宣王之九年（通鑑在二年）一一與孟子合此其確然可據者也史記於威王以前脫悼子田剡兩世於是威王之立移前二十餘年而伐燕之事不得不屬之滑王矣通鑑但據孟子以正其誤而殊無他據其意只疑威王在位三十六年三當作四滑王在位四十年四當作三（大事記威王之年仍史記但增宣王十九年爲二十九年亦無據）而以孟子燕人畔一段統附於伐燕之年下

而緊以宣王薨襄跡顯然而朱子綱目更書孟軻去齊於是則後燕人之畔孟子何以有歟陳賈問答之語與集註自相謬安得起二賢於九原而以紀年之說質之

李彭山謂於崇見王在免喪再見時今以退有去志之語推之良然其云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考此數年齊無被兵之事且即被兵與孟子之去何涉當從孟子疏命以資師之位者爲得緣孟子不受祿不敢臣之尊以師禮故難固辭耳

孟子所以去齊七篇無明文朱子疑王曜以積憾去之然其故却不止此郝仲輿曰取燕一事猶不改與兵講怨之智燕人已畔而邪臣猶爲文飾孟子知齊禍始此故致臣去閻潛邱曰緊致爲臣章於燕畔王慙之後恐指燕人事所云王庶幾改之即前章過則改之之改殊得之矣事在赧王三年

孟子去齊有山居而來七百有餘歲之語案漢書律歷志周三十六王八百六十七歲由赧王三年己酉逆數之當得八百十一年閻氏謂孟子方欲言其多豈肯少言之也然考周本紀自武王至曷王本無年數班氏徒據劉歆曾歷爲說而曾歷煬公六十年獻公五十年證之魯世家則煬公止六年獻公止三十二年江永羣經補義據世家謂歆誤衍七十二年經世諸書永之其實武王克殷至赧王己酉止七百三十九年王與孟子合也（竹書紀年以武王十二年辛卯周有天下至隱王三年亦七百三十九年）皇王大紀大事記並於赧王元年書孟子去齊之宋其年固誤而謂太齊之宋則確有明證據陳臻問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證一也又赧王三年燕人立太子平是時秦大敗楚師於丹陽盡出（通鑑此

齊在齊宣立之前然史表不著日月通鑑特以意次之未能定其孰先孰後宋牼所云泰楚搆兵即此而孟子與宋牼遇於石丘孟子疏石丘宋地證二也又孟子去齊居休路史謂休在潁川屬宋境證三也閻氏謂攸休城在今兗州府滕縣北一十五里即孟子家時宋偃稱王七年矣故孟子與戴不勝語約百里然未知所據時宋偃稱王七年矣故孟子與戴不勝語稱宋王而任啓運考竪乃據通鑑顯王四十八年齊封田嬰於薛靖郭君將城薛之文謂孟子是時在滕益以滕世子過宋來薛之語推之先是已如宋歸鄒益以滕世子過宋來薛之語推之而後至梁至齊不知其時宋未稱王兩至宋亦附會無據而靖郭君將城薛之文本於國策未嘗指定何年通鑑特類附於封薛之下又是時以客海大魚之諫而止則後日復城未始不可刻舟之見皆無取焉

皇王大紀報王四年書滕世子宏過宋見孟子定公麋薨宏麋二名未知孰誤文公賻間爲國案前年孟子至宋則過宋之見當在此時益孟子爲齊卿時嘗出弔於滕故世子傾慕之如此後文公使然友問喪禮而孟子在鄒今以陳臻之問推之意必由宋之薛而反鄒故風俗通曰孟子去齊又絕糧於鄒薛困始其益與孔子陳蔡之厄相類此其所以聞戒而設備也歟又是時奚仲之薛已滅於齊因封田嬰靖郭君於此其子文孟嘗君說嬰以散財養士嬰因使文主家待賓客所以有五十鍰之餽歟若孟子至滕其去歸鄒時遠近不可知大紀謂即在過宋之年無據以齊滕推之後漢志薛河北有大城西文所築也文嗣立大事記繫之齊湣王元年於紀年爲周報王二十四年則至滕在此後可知

原緤田單堅守即墨明年齊亡臣求得太子法章立之是爲襄王襄王五年報王三燕昭王薨子惠王立單縱反間燕使騎刼代將毅奔趙單破燕殺騎刼燕將保守聊城單攻之歲餘不下魯連遺燕將書曰楚攻齊之南陽索隱曰南陽即齊濟北泗上地魏攻平陸而齊無南面之心以爲亡南陽之害小不如得濟北之利大齊棄南陽而右壤定濟北計猶且爲之今秦人下兵楚魏交退於齊以全齊之兵與聊城共據期年之敝則呂見公之不能得也案書中有引燕將來薛之敗事在燕王喜四年故通鑑載在秦孝文王元年然田單已於前十五年拔聊城之攻實有此時的在齊乎然則聊城復齊時也案齊是時志在報燕專意北鄉攻聊城無暇南顧邊境此楚所以乘閒而攻之也然下云秦人下兵楚魏交退於齊是此時秦與齊和楚魏長秦而退終不能得南陽也魯與南陽密邇其欲取當在楚未攻南陽之前而滑王走莒之日故呂氏春秋曰齊以東帝困於天下而魯取徐州是已又趙人慎到以齊宣王喜文學與騶衍淳于髡田駢接子環淵之徒至齊皆賜列第爲上大夫見田世家後滑王滅宋矜功不休而慎到去齊見鹽鐵論此慎子自慎到其去齊至魯亦適在此時於事勢爲合但如孟譜則此事非孟子所及見姑識之以待知者從前考孟子者言人人殊大抵互有得失其考證空虛說強附以年此類尤不足辨今維採各家之說列之上方使覽者考證時事而得失自見庶幾考異之意云

孟子時事通鑑尚多缺略今取史記各世家表傳並國策紀年諸子補之表隘不能各著所出詳見余所輯戰國紀年中

孟子外書補證

孟子外書補證

咸豐甲寅竹柏山房刊

孟子外書補證序

古書之亡者多矣其亡也後人以不見爲恨其出也後人又以晚見爲疑疑之不已一唱而百和焉則其書將終亡矣孟子外書四篇趙氏謂其不能洪深不與內篇相似疑爲依託則其存亡宜無足重而王伯厚困學紀聞劉昌詩蘆浦筆記乃眷眷於是孫奕示兒編云昔嘗聞前輩於館閣中親見之直如斷珪碎璧不勝寶貴者今麻沙附刊四篇具在馬氏廷鸞序而存之姚氏士粦得自濟南胡氏震亨識其緣起雖以治翁親受業於朱子之門亦不敢輕議誠幸其得見也溥少讀趙注未見外書晚得綿州李氏函海一書始得見姚本而讀之乃知趙氏所言爲不誣然其中實有可採者因博引傳記爲之旁證而此外尚有逸

最後會稽孟君經國以所輯閑道集見示其外書卒同姚本惟爲正多其九章則逸文往往在焉詢所自來蓋孟氏世傳北宋本也茲刻一仍姚本之舊爲正殘闕則以孟本依次補之加圈別之旁證亦同此例末附孟君答書以示傳信至後人指其僞迹有八驗三證之疑亦一一爲之辨正於後云咸豐二年八月晦日三山林春溥敘

原序

坊間有四家孟子注曰揚子雲也韓文公也李習之也熙時子也中興史志以爲依託信也然三家者依託而熙時子非依託也乃熙時子依託三家也熙時子者誰相傳卽公非先生劉貢父也貢父因李泰伯不喜孟子爲此以示之也注中往往用泰伯語也熙時者曉然也謾也越絕參同契之流也孟子外書四篇趙臺卿不取也故不顯於世賴四家注附刊於後而熙時子且注之也是以傳也則熙時子之功不淺也四家注依託不足傳而孟子外書四篇不可不傳也遂序而存之也碧梧老人馬廷鸞書

附錄

麻沙新刊四家孟子注僞作無疑也至其附外書四篇頗有精義且流傳已久似非全僞者先師蔡眞無從就正耿耿於懷莫能自決云浩翁裔淵謹記（淵四川涪州人朱子門人）

孟子題辭又有外書四篇性善辨文說考經爲正宇鄉新喻謝氏多藏古書有性善辨一帙則知與文說考經爲正是謂四篇右廬浦筆記一條

吾友叔祥客濟南得孟子外書見寄惜第四篇爲正殘闕不全眞秘册也案劉昌詩筆記云新喻謝氏多藏古書異本有性善辨一帙蓋卽是書自宋以來流傳絕少雖斷珪碎璧尤當寶貴之昔趙氏斥外書爲不能閎深與內篇卽類故其書遂不顯於世然漢時引孟子者謂之博文則內外篇均在博文之列何可存內而佚外哉

武原胡震亨跋

性善辨第一　○王充論衡曰孟子性善篇凡十五章

孫卿子自楚至齊見孟子而論性　荀卿名況楚人遊漢諱易荀爲孫見奚遜反

孟子曰有善無惡天也有善有惡人也　言天之賦性但有善而無惡其有善惡乃人後起之私

孫卿子曰有善有惡天也有善無惡人也　言性本有善惡聖人以學勝之方能有善無惡

孟子曰率天下之人而逃性未有善無惡者必自此始矣

孟子曰虎狼知父子蠭蟻知君臣而況於人乎故人之性善○荀子性惡篇引作人之學者其性善也今人之性不善皆失喪其性故也　荀子性惡篇引

孟子曰性善也堯舜不勝其美習不善也桀紂不勝其惡

性無不善而欲害之　勝平聲○風俗通義正失篇引云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詩慎淮南子注引欲上多情字論衡本性篇引云人性皆善及其不善物亂之也

水無不清而物污之是豈水性也哉

曼丘不擇問於孟子曰夫子焉學　曼丘姓不擇名齊人曼音萬○廣韻丘字下注曰孟子書有曼丘不擇

孟子曰魯有聖人曰孔子曾子學於孔子子思學於曾子子思孔子之孫伯魚之子也子思之子曰子上輒嘗學焉是以得聖人之傳也　子上名白

孟子曰舜生於姚墟禹生於石紐　○史記六國表索隱引皇甫謐曰孟子稱禹生石紐西夷人也

湯生於蒲南文王生於台駰千年一聖猶旦暮也　姚墟石紐蒲南台駰並地名○宋書臨川王義慶傳錄鮑照河清頌序引云千載一聖是旦暮也又拾遺記引云千年一聖謂之速步

孟子曰太山之高參天入雲○文選江淹別賦注引而尊者莫之見也黃河之濤衝擊如雷而尊者莫之聞也甚矣人不可不學也　此章戒人不學而擂一如聲聲也

孟子三歲而孤孟母賢攜孟子以居始舍近墓孟子幼嬉戲爲墓間事踴躍築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我子也乃去舍市又嬉戲爲賈衒事孟母曰此亦非所以居我子也徙學旁乃設俎豆揖讓進退孟母曰此眞可以居我子矣　此即世俗所傳孟母三遷事○亦見列女傳又太平御覽引孟子曰輒少貧從母在墓間設葬埋事又徙在市則設市井之利又徙在習學所遂盡設禮儀與此稍異

孟子幼誦其母方織孟子輟乃復誦母知其譁也呼而問之曰何爲輟對曰如有失復得母乃引刀斷其織以此戒之自後孟子不復譁矣　○輟中止也譁譁也　亦見韓詩外傳

孟子妻獨居踞孟子入戶視之白其母曰婦無禮請去之

母曰何也曰踞母曰何以知之曰我親見之母曰乃汝無禮也禮不云乎將入門言必聞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不掩人不備今汝往燕私之室入戶不有聲令人踞而視之是汝之無禮也非婦無禮也孟子自責不敢去婦　踞列女傳作袒○亦見韓詩外傳

孟子處齊爲客卿居常有憂色擁楹而歎孟母見曰子擁楹而歎若有憂色何也對曰軻聞之君子稱身而正位不爲苟得而受賞不貪榮祿今道不用於齊願行而母老是以憂也孟母曰婦人之禮精五飯羃酒漿縫衣裳而已故有閫內之修而無境外之志易曰无攸遂在中饋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以言婦人無擅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也故幼則從乎父母嫁則從乎夫夫死

則從乎子禮也今子成人也而我老矣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禮子何憂也五飯稻黍稷麥菽五種之飯幕嫭筆反○亦見列女傳

孟子遊於莒有曾子講堂焉孟子登堂彈琴而歌二三子和之莒老父曰久矣夫不聞此音也聖人之徒也和去聲夫音扶吾扶切

孟子曰人皆知以食愈飢莫知以學愈愚人皆知糞其田莫知糞其心糞田莫過利苗得粟糞心易行而得所欲何謂糞心博學多聞何謂易行一性止淫也莫一其性禁止其淫行去聲○說苑建本篇引

孟子謂子石曰卵有毛信乎公孫龍字子石趙人爲堅白同異之辨者○史記仲尼弟子傳公孫龍下正義引孟子曰趙人子石曰信孟子曰何爲其然也子石曰卵無毛雞無翼孟子曰雞雖烹人可食然則子腹亦有雞與此章孟子之辭說與音糸

孟子曰筦敬仲仁故齊威公亦仁筦敬仲義故齊威公亦義吾於河廣知德之至也河廣宋威夫人所作此章言齊威公存衛亡國之德○吾於河廣句鹽鐵論執務章引

徐辟將之秦孟子曰秦虎狼之國也子何遊焉辟音璧徐辟對曰山東之國無可與者蘇子來招故將必往秦蘇子蘇秦也

孟子曰夫蘇子天下之至無信人也天下之大不義人也子何交焉夫音扶徐辟對曰辟之祖自南州遷於邾邾南州徐國也邾魯邑洛陽也自出之謂蘇氏孟子曰然則姑贈子以言不約縱不連橫不爲今五世矣於蘇爲睦且辟蘇之自出也縱宗

威屈不爲利疚以守子義以全子生斯可矣

凡十五章

孟子曰文其說不若文其心文勝者不陋質勝者可久言人徒騁才辯而文其說不若篤實好學而文其心不陋文采可觀也可久經久不敝也

孟子曰士貴立志志不立則無成

孟子曰君子爲己小人爲人爲己者逸而泰爲人者勞而危爲去聲

孟子曰人不可以不知天凡事可以對天則知天矣

孟子問於子上曰敢問聖人之教聖人謂孔子也子上曰言仁不言暴言義不言利言禮不言耶言信不言詐此聖人之教也

子上謂孟子曰舜之誥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子其識之此心傳也識音志

公明高問於孟子曰詩云不敢暴虎不敢馮河又云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何謂也公明高孟子門人馮皮冰反

孟子曰言不可不愼也言巧則天刑之言肆或改作剌則人害之大雅云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此章補金人銘所未及

梁襄王問戰於孟子孟子曰戰危事也○本句北堂書鈔引臣未之聞也

孟子去梁梁襄王追之及諸東桑孟子曰爲吾謝梁王勿忘先王之禮遇也再拜登車而去東桑地名未詳所在爲去聲

萬章從遊於牛山之上孟子喟然歎曰此齊景公流涕之所也而其骨已朽矣萬章曰古之人何以不朽孟子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言此之謂三不朽

古之人皆有死君子雖死而求其不死者若小人則未
死而已死矣
陳仲子卒孟子誄之曰吁嗟仲子廉潔以保貞兮求名而
得名兮數齊國之高士舍仲子其誰稱兮惟山高而水
流千古一於陵兮吁嗟仲子名長存兮可慰於九泉兮
蟲蝗隱於葉數舍竝上聲於音烏丁氏公著云蝗古蜈字葉圖名後屬齊今琅琊州也隱居嘗在致爲臣而去之後○丁公著唐太常卿吳人有孟子手音一卷
孟子使人問之以書且遺之粟曰介士也使遺竝去聲
萬章問曰子庚何人也子庚泄柳字孟子曰古之高人也上不
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志
子叔問曰文王四於羑里孔子厄於陳蔡何以繫易也子叔
孟子外書 五
孟子門人○趙陵注亦云弟子孟子曰夫易憂患之書也安樂而不知
易君子吉小人凶憂患而不知易小人吉君子凶是以
君子不可以不知易也夫音扶樂音洛
孟子去齊宿於晝王蠋詩見孟子見之蠋晝邑人諱見矣遇反王蠋
曰夫子何以久於齊也孟子曰久於齊非我志也蠋曰
我固知非夫子之志也齊王外好善而心不好夫子去好
國亂將至矣蠋是以憂也孟子去數年而齊國果亂去
聲
滕文公卒葬有日矣天大雨雪及牛目羣臣請弛期太子
不許惠子諫曰昔者王季葬渦山之尾欒水齧其墓見
棺之前和文王曰先君欲見羣臣百姓矣乃出爲帳三
日後葬今先公欲小留而撫社稷故使雪甚弛期而更
爲日此文王之志也孟子曰禮也弛緩也劇子名施滿山欒水未詳所在他書亦有此文大同小異雨去聲更平聲○藝文類聚雪部引
凡十七章
孝經第三
孟子曰孝經者曾子傳於孔子諸弟子不得而聞也
孟子曰曾子之孝士之孝也故孔子先以事親事君立身
告之
孟子曰天子之孝文王也諸侯之孝僖襄公也卿大夫之
孝孟莊子也士之孝曾子輿也庶人之孝大連小連也
僖襄公之孝無考豈以詩有壽母之文而稱之歟襄僖同少去聲
孟子曰舜生五十而不失其孺子之心蔡册氏遂曰鄭氏坊記注陰經籍志有梁蔡册遂孟子注九卷
孟子外書 六
孟子曰孝者順德也父子親兄弟睦夫婦和人人齊其家
而天下平矣
孟子曰樂正子春生孝也莘亶死孝也劉氏熙曰莘亶蓋大夫喪母哀毀而死○陰經籍志載劉熙孟子注七卷文選景福殿賦駰虞承獻注引劉熙孟子注曰獻猶斬斬在物上之稱也又郭有道碑隱括足以矯時注引劉熙孟子注曰隱度也括猶量也皆未知所注何句則外書所逸者多矣
樂正子春年九十矣使其孫克學於孟子告之曰昔者聖
人之門顏子以仁曾子以孝季路以勇伯魯以智各以
所得聞於天下傳於後世汝往矣庶幾其有一得乎葉册氏遂曰伯魯木賜也
孟母之喪門弟子各治其事陳臻治貨季孫郊治車咸丘
蒙治器萬章治緦充虞治槨公都子治饌陳代治牲樂
正克治儀公孫丑治賓客治平聲孟子三日不食哭不止

門弟子請曰古者五十不毀孟子曰五十也乎哉吾母死吾猶孺子也（記孟子居母喪端子弔見之流涕自責之孝盡禮盡哀端子墨子之弟子）曰今而知聖人之道遂棄墨而歸儒（端子爲墨子之後漢藝文志影同）

梁惠王曰先王用李悝盡地利至於今賴之（先王謂文侯）孟子曰非古也古莫善於訪訪者殷法雖周亦訪也地有餘利則民有餘地無餘利則君有餘損下以益上非古也

孟子三見齊宣王而不言事丑子曰夫子何以三見齊王而不言（高氏溪曰丑子卽公孫丑此本云齊未公子公子朝之子字子景以字爲氏亦曰景丑○高誘呂氏春秋序曰誘正孟子章句）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以上荀子大略篇引）邪心去則無不正矣書曰格其非心

孟子去齊子敖餞於郭門（子敖王驩字程氏曾曰舉門齊南門郭力柄反○後漢儒林傳作孟子章句）再舉觴孟子辭而去子敖曰夫子盍賦詩乎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磷讀如連與堅爲韻白讀如裴緇讀如災爲韻四語本孔子之辭孟子以其類詩故以爲詩而賦之此章見孟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涅乃結反）屋廬子曰無爲而治何如孟子曰有心於無爲非無爲也虞舜先勞而後逸者也（屋廬子初爲黃老之學故以滿苟無爲爲問孟子恐其有流弊也舉虞舜以告之）

孟子曰矯枉不可過直（此章卽不爲己甚之意○後漢書朱浮景丹等傳注引作矯枉者過其正又黨錮傳敘注引作正枉必過其直）孟子曰天下有道諸侯有王東遷以後天下無王五伯之罪也（綦毋氏遂曰諸侯有王鄭氏玄注引之○見大行人注伯音霸）

孟子曰有遠慮者無遭策（○文選王仲宣詠注引作計及下者無遺策）無深謀者有敗機（○鹽鐵論刺議篇曰故謀及下者無失策舉及衆者無頓功似亦本此）孟子曰敬老愛幼推心於民天下如運掌中也（○意林引）

齊人伐趙桃應將問於孟子孟子曰毋嗜殺將心也勿爭功將才也與士卒同甘苦將道也（將去聲毋音無）

孟子說齊宣王而不說淳于髡侍孟子曰今日說公之君公之君不說意者未知善之爲善乎（說齊說公並音稅不說音悅淳于髡曰夫子亦誠無善耳昔者瓠巴鼓瑟而潛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魚馬猶知善之爲善而況君人者也孟子曰夫雷電之起也破竹折木震驚天下而不能使聾者卒有聞日月之明徧照天下而不能使盲者卒

有見今公之君若此也（夫音扶淳音脣）淳于髡曰不然昔者揖封生高商而齊人好歌杞梁之妻悲哭而莒人稱夫（揖封生齊善歌人高商商謚之高者姓行並去聲夫音扶）孟子曰不用賢削何有也吞舟之魚不居潛澤度量之士不居汙世夫（執冬至必彫吾亦時矣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非遭彫世者歟（執樹執五穀也夫音扶度徒洛反○亦見韓詩外傳）鄒衍請受業於孟子孟子曰吾老矣不能偕子遊於九州之外也（以衍如爲大言且多荒誕不經之說故孟子距之如此）

凡二十章

爲正第四

孟子曰爲正以心爲邪以心心之所之邪正因之故君子

存心而不放

孟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堯舜之道非遠人也人不自思之爾○堯舜已下盬鐵論執務章引兒揚子法言

孟子曰人謂孟嘗君好士吾不信也孟子言孟嘗君不過好名非眞好士也好去聲

嵩子問於孟仲子曰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何謂也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孟子曰否不然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於穆音烏於乎音嗚呼

嵩子問於孟子曰夫嫁者非己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於詩也夫音扶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奸夫道二常謂之經變謂之權懷其常道而挾其變乃得爲賢夫衛女行中孝慮中聖權如之何夫音扶行中並去聲○亦見韓詩外傳

邾婁繆公問政於孟子曰爲政之道奚先孟子曰省刑罰薄稅斂愛民之政也非是則無所爲政也君其勿信倖臣之言

○秦攻梁惠王謂孟子曰秦攻梁何以輿乎孟子對曰昔太王居邠狄人攻之太王不欲傷其民乃去邠之岐今王奚不去梁乎惠王不說見劉書新論○史本傳亦引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太王去邠

孟子過鄒見鄒莊公鄒國名高氏誤曰世本鄒莊公名顥孟子道性善言必稱文王道去聲莊公曰聞夫子之言昭然若發矇矣見梁繹史述文選註

○孟子曰有道吾善者是吾賊也道吾惡者是吾師也馬融上傳序

孟子老於騶燕昭王使樂閒迎之孟子不往或問曰夫子何以不往孟子曰以吾受齊王之知是以不往也且燕王顓才也亦非王天下之主也使王並去聲

○孟子曰紂貴爲天子而死曾不若匹夫是紂先自絕久矣非死之日天去之也見漢書伍被傳○史淮南王傳伍被引作紂先自絕於天下久矣非死之日而天下去之也悅漢紀亦作自絕於天下

○孟子曰今之士大夫皆罪人也迭君意以順其惡見鹽鐵論

○魯平公與齊宣王會於鬼繹樂正克道孟子於平公曰孟子私淑仲尼其德輔世長民其道發政施仁君何爲不見乎見虞文選

○孟子曰以直矯枉若以曲何以正人見馬總意林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無好知無好勇知之過禍患所遵當以仁義爲本見宏明集文宣王子良與中丞孔稚圭釋惑書

舊凡八章以下闕今從會稽孟經國閑道集次補入以圖別之凡十七章經國爲孟子七十數世孫書四篇按之姚本爲正多其九章大抵皆旁見他書其餘字句增減間有不同注則更多詢所從來據云前會過豫諸遊梁爲得諸祠石孟老人抗中秘本云其先世自北來由鄒挾而遷汴者傳此已二十餘世矣孟君好古不妄者故識此以爲信

附錄孟經國答書

蒙詢孟子外書來歷其說甚長茲因先於嘉慶甲戌至庚辰歲聘申陽觀察署解餘後稿滅赴梁苑謁先亞聖於遊梁祠會遇老人詢與緒國回姓緒裔祥符年登大壑有奇而無子嗣隻身居於稿右半椽促膝短話不啻完璧其世系先人曾膺顯宦品格清高言詞淹雅視貌雖不逮古然縉紳之流且能容谷傳聲架圖若舊相識者能耶上古結繩之法且能容谷傳聲架圖若舊相識者能耶上古結繩之法且能容谷傳聲架圖若舊相識者能耶上古結繩之法

可知

翟灝四書考異曰此書之僞敗迹顯然約略舉之其驗有八內書每篇俱五千餘字篇內多長展之章今此四篇每不及千字章之略長展者惟襲韓詩外傳淳于髡一條餘悉勉強支綴淹淹無生氣不但不能宏深而已僞迹之可驗一也孟子頗薄齊桓管仲此以至德稱之孟子再斥陳仲子此以千古高士誄之樂正僞從子敖孟子深責此謂徐辟因依蘇秦而贈之以言均於孟子之意旨背戾僞迹之可驗二也趙氏但不爲外書章句非不見外書也趙云孟子師子思此謂學於子上孟子嘗自言之趙注徐辟不云何國人此謂辟之祖自南州遷於鄒鄒今五世矣若古外書有如是文趙氏何不節取僞迹之可驗三也書雖有

內外之別所記言事不應重出也今因綴索隱及鮑照頌序文而與舜生諸馮章犯重因襲韓詩外傳文而與先名實章犯重貪據拾而不暇旁顧僞迹之可驗四也周禮注引孟子諸侯有王（此春秋引公二十三年傳曹劌論觀社語）顏氏家訓引孟子圖景失形藝文類聚引孟子滕文公卒（此見戰國魏策及呂覽開春論俱作魏惠王卒）皆顯係疏舛考工記注引七十而助祇一字偶誤坊記注引舜五十二語即萬章篇文小異意林錄敬老慈幼三語即梁惠篇文稍節而此悉冒昧編列僞迹之可驗五也列女傳所載三遷出妻等事本不謂孟子言蓋其事祇應他人記載孟子著書立教必無自述之理今亦雜湊篇中且仍彼書文稱母曰孟母曰其母繆戾殊甚僞迹之可驗六也因充虞敦匠事泛濫及諸弟子杜撰其名曰季孫

郊公都彧又稱公孫丑曰丑子並注云丑字子景以字爲氏亦曰景丑於他藉悉無可徵特有意眩亂以欺不學之人宋以前無此習僞迹之可驗七也荀況爲孟仲子再傳門人後孟子約五六十年齊襄王時自趙至齊與孟子不相值後自齊適楚爲卿此乃云孫卿子自楚至齊見孟子字子石之公孫龍孔子弟子孟子不及見之其持堅白異同公孫龍字曰子秉乃平原君門客不及見孟子此乃云孟子以卵有毛問子石田嬰於齊湣王三年封薛與卒文代立是爲孟嘗君其立當在孟子卒後樂間於燕惠王元年始用燕乃周赧王四十四年也時孟子卒已久此謂孟子論孟嘗君燕使樂閒迎孟子時代事蹟盡雜檢點僞迹之可驗八也其僞既有此八驗其作僞人甚晚近不當劉

貢父注復有三證趙氏章指有云計及下者無遵敘舉及衆者無廢功遜注引上一句誤題孟子曰字邵武士人作疏刪去章指此遂不知其下句而漫易其文則此書必出邵武士人後矣荀子稱孟子三見齊王不言事集註取以註格君心之非句此遂以尚書格其非心連屬之則此書必出朱子後矣顯鐵論引孔子曰吾於河廣知德之至也即李翺誤以孔字爲孟類舉爲孟子逸文而此遂據入篇中則此書更出李翺後矣然則此書究孰所僞哉吾友歸安丁小山杰斷之爲姚叔祥當未誣枉姚名士辯說者謂今存後梁春秋於陵子等書皆叔祥所僞此書既出叔祥家誠不嫌於堅斷也今休寧吳君騫偶刊問世丁君爲之疏證屬草稿未定承借觀乃爲引伸其說陳右八驗三證

以副還其書

案外書四篇趙氏固謂其文不能宏深不與內篇相似則篇章長短之異固不足疑又謂其非孟子本真後世依託則孟子學於子上與徐辟遷於郯郰之說趙氏皆不之信其不取均不足怪然以季孫子叔爲孟子弟子安知非本此書蓋外書當是孟子卒後門弟子相與傳其遺事綴其緒論故與內篇別異三遷出妻等事孟母其母等稱自門人記之故自無礙不然韓嬰劉向又何所聞而傳之耶五霸桓公爲盛管仲學然後臣仲子齊之巨擘孟子未嘗不稱之君子不沒人善至德高士之語不爲比矣也徐辟蘇秦之甥非樂克子敖之比且賄以言曰不約縱不連衡辭亦嚴矣伯夷伊尹柳下惠之

出處湯武之放伐五畝之宅百畝之田內篇不厭重複其間大同小異者往往而有何獨於外書而疑之諸書引孟子其內篇所無者自出外書今外書幸存可相印證反以爲綴緝敷衍否則舉他書之相似者指爲誤引深文巧詆必欲廢棄滅絕之而後已是誠何心哉季孫公都子內篇不見其名今有季孫郊公都或二人之名賴以有考孟子弟子多稱子公孫丑稱丑子亦猶匡章之稱章子耳而皆以爲杜撰何由知之史稱荀卿年五十始來遊學於齊風俗通曰齊威宣之時孫卿有秀才年十五始來遊學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爲老師則湣王時荀卿已在齊矣史表孟嘗君相齊平原公相趙在周赧王十七年樂間樂毅之子其爲昌國公雖在燕惠王初年安知不早見用於昭

王之世譜稱孟子卒於周赧王二十六年則以上數人均所及見此又不足以相難也至以三證斷注之僞尤屬臆說遵注引孟子計及下者無遵策外書有之但上三字稍異而以爲出於趙氏章指鹽鐵論引孟子吾於河廣知德之至也外書有之戒菴漫筆日知錄引同而反據今本以疑明李詡之誤甚至指格其非心爲襲集註補風捉影刻意吹求是不可以不辨

漳浦黃先生年譜

明漳浦黃忠端公全集

上諭

輯四庫全書諭各省督撫遴員採訪已據陸續送到各種遺書名總裁等悉心校勘分別應刊應鈔及存目三項以廣流傳第其中有 列聖諸人書籍詞意抵觸本朝者自當在銷燬之例節經各督撫呈進並飭館臣詳晰檢閱朕復於進到時親加披覽有不可不爲區別甄核者如錢謙益在明已居大位又復身事本朝而金堡屈大均則又遁跡緇流均以不能死節靦顏苟活乃託名勝國妄肆狂悖其人實不足齒其書豈可復存自應逐細查明概行燬棄以勵臣節而正人心若劉宗周黃道周立朝守正風節凜然其奏議慷慨極言忠藎溢於簡牘卒之以身殉國不愧一代完人又如能廷鰲受任疆場材優幹濟所上封事語多剴切乃爲朝議所撓致使身陷大辟嘗閱其

疏內有灑一腔之血於朝廷付七尺之軀於邊塞二語親爲批識云至此爲之動心欲淚而彼之君若不聞明欲不亡得乎可見眹大公至正之心矣又如王允成南臺奏臺彈劾權姦指陳利弊亦爲無慚骨鯁又如葉向高爲當時正人頗負重望及再入內閣值逆閹弄權調停委曲雖不能免責賢之備然視其綸扉奏草請補閣臣疏至七十上幾於痛哭流涕一概付之不答其朝綱叢脞可不問而知也以上諸人所言若當時採而用之敗亡未必若彼其速其書爲明季喪亂所關足資考鏡惟當改易遣礙字句無庸 勦燬又彼時直臣如楊漣左光斗李應昇周宗建繆昌期 南星倪元璐等所有書籍竝當以此類推即有一

觸本朝本屬各爲其主亦止須酌改一二語實不

經生家策料之類然其中紀本朝事蹟一篇於李成梁
後記
載本末尤足徵我朝
祖宗行事正大明實大有造於明人而彼轉述狡謀陰計以
怨報德伏讀
實錄我
太祖高皇帝以七大恨告
天師直爲壯神戈所指肇造鴻基實自古創業者所莫及雖彼
之臣子亦不能變亂黑白曲爲隱諱存其言并可補當年紀載
所未備因命館臣酌加節改附載
開國方略後以昭徵信近復閱江蘇所進應燬書籍內有朱東
觀編輯
崇禎年間諸臣奏疏一卷其中多指言明季秕政漸至
瓦解而不可救亦足取爲殷鑒雖諸疏中多有乖觸字句彼皆

忠於所事實不足罪惟當酌改數字存其原書使天下後世曉
然於明之所以亡與本朝之所以興俾我子孫永念
祖宗締造之艱難益思兢兢業業以祈
天而永
命其所裨益豈不更大又何必亟燬其書乎又若彙選各家詩
文內有錢謙益屈大均所作自當削去其餘原可留存不必因
一二匪人致累及眾或明人所刻類書其邊塞兵防等門所有
觸礙字樣固不可存祇須削去數卷或削去數篇或改定字
句亦不必因一二卷遂廢全部他如南宋人書之斥金明初
人書之斥元於義理者自當從改其書均不必燬使無礙
之書舊流行而應禁之書自不致仍前藏匿方爲盡

庫全書總裁等妥協會辦粘簽呈覽俟朕定奪並將此

中外知之欽此

四十四年二月二十六日奉

上諭

朕節次彙進各省送到違礙應燬書籍朕親加
抽閱
[illegible]不揣極爲抗直又蕭近高疏草內載其劾大璫潘相等以
礦稅擾民宋一韓被逮封事亦有劾東廠及稅監李鳳梁永等
蠹國病民諸疏俱屬詳明剴切又侯震暘天垣疏奏以客氏再
入禁中抗章極論并及於沈潅之交通內臣亦能侃侃不阿雖
其間若徐爾一之九八分疏極口詆斥孫承宗而於溫體仁霍
維華等則曲加贊譽是非倒置以圖燬聽此外亦不過摭拾陳
言固無足取其餘讜論危言切中彼時弊病者實俱無慚骨鯁
前因明季諸臣如劉宗周黃道周等立身行己秉正不回其抗

疏直諫皆意切於匡濟時艱忠盡之忱溢於簡牘已降旨將其
違礙字句酌量改易無庸銷燬因復思明自神宗以後朝多枉
政諸臣目擊國勢之阽危往往苦口極言無所隱諱雖其君置
若罔聞不能稍收補救之效而遺篇俱在凡一時廢弛奮亂之
迹痛切敷陳足資考鏡朕以爲不若擇其較有關係者別加編
錄名爲明季奏疏勒成一書使天下萬世曉然於明之所以亡
亦可垂示方來永爲殷鑒況諸臣彈劾權姦指摘利病至不憚
[illegible]二人告實省台[illegible]君體國之誠而其姓名章疏不盡見於
明也
顯微又何忍令其湮沒弗彰況諸臣在勝國
言事
入[illegible]
[illegible]有干犯之語彼自爲其主不宜深責非若身
[illegible]詩悖者可比原不妨就其應存諸疏將觸背字面
[illegible]易選錄餘仍分別撤燬於辨理違礙書籍以屬並行不

恪靖伯交該總裁遴選一二人詳悉校閱編輯綴錄以次呈覽候
朕鑒定並將此通諭中外知之欽此

敬告讀者

歷年來，本公司所整理出版古籍善本（孤本、珍本）皆一時精選絕版好書，經歷了數十年，甚至數百年木刻刷版，因彼時情景不同，致有好壞殊異，本欲重行排印，又恐泯滅原版價值，且手民校植錯誤難免，遺害更大，故仍其舊，深望仁人君子多所參攷，並乞見諒!!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啓

御製題勝朝殉節諸臣錄序

昨以勝國殉節之臣各能忠於所事不可令其湮沒不彰特
勅大學士九卿等稽考史書核議予謚入祠以昭彰風化建
文諸臣之死事者並命甄議茲大學士等議上錄其生平大
節表著者予以專謚餘則通謚爲忠烈忠節次則通謚爲烈
愍節愍統計一千六百餘人若諸生章布未通仕籍及姓名
無考如山樵市隱之流則入祀所在忠義祠統計又二千餘
人各爲一册進覽之均爲允協因名之曰勝朝殉節諸臣錄
冠以所頒諭旨附載廷臣議疏彙刊頒行俾天下後世讀史
者有所考覽夫以明季死事諸臣多至如許遍非漢唐宋所
可及錄而旌之亦累朝所未舉行似亦足以褒顯忠貞風勵
臣節固不必如張若靚所請之遍行查訪徒滋紛擾致無了

期且即再入數千人於表章大義亦無所增減廷臣駁議惟
違亦并載之爰題詩簡端用示大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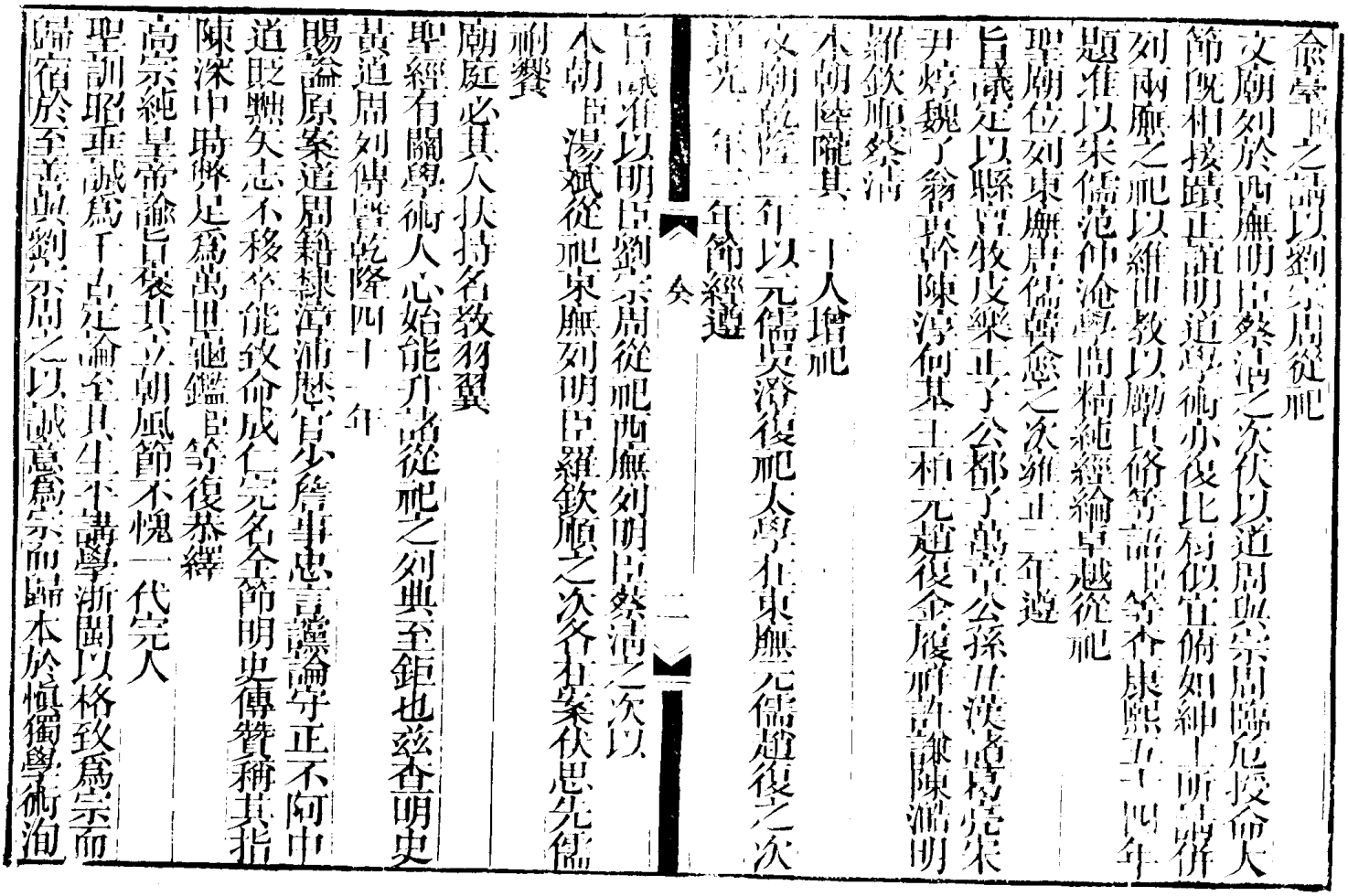
信史由來貴獨彰勝朝殉節與羣鄉五常萬古既云樹懿德幽
光允賴揚等度畜傳遵及宋宋李若水從欽宗至金營不屈而死金人相與言曰遵國之士死義者十數南朝惟李侍郎一人後先直遘漢和唐諸臣泉壤應相慶捨死初心
久乃償

督師少傅武英殿大學士兼吏兵二部尚書黃道周漳浦人
學行推重於天下崇禎中劾楊嗣昌陳新甲方一藻召對平
臺反覆抗論坐謫戍南都亡往見唐王請募兵江西得義旅
九千餘人出徽州遇
大兵戰敗被執至江寧不屈死之見明史及輯覽

黃道周領學清操孤忠亮節克全儒行無愧貞臣今謚忠端

道光五年二月十六日禮部謹
奏爲遵
旨議奏事內閣鈔出閩浙總督趙慎畛等奏請明臣黃道周從
祀
文廟一摺奉
硃批禮部議奏欽此查原奏內稱據福建生籍紳士編脩陳壽
祺等呈稱明臣黃道周行完忠孝學貫天人著述本於六經節
義與乎百世其發明聖學衞道宗經大旨與劉宗周相近今宗
周既從祀
文廟道周宜併請從祀等因臣等查明史黃道周傳贊稱其指
陳深中時弊足爲萬世龜鑑

御批通鑑輯覽紀其學行推重於天下乾隆四十一年
特賜專謚忠端伏讀
高宗純皇帝聖諭劉宗周黃道周立朝守正風節凜然其奏議
慷慨悲言忠盡溢於簡牘不愧一代完人欽此臣等竊惟道周
碩學洞操孤忠亮節其生平著述尤富四庫採錄其書多至十
種皆闡明經旨推究治道囊括大典體用兼賅而最湛深於易
經考經雖在獄中猶草易圖六十四象正于爲孝經百有二十
本可謂篤於信道熟於成仁其講學浙閩則非以明道翼經崇
正闢邪爲已任榕檀問業一書考古證今探微抉奧發端以格
物致知爲第一要義蓋宗周以誠意爲主而歸功於愼獨能闡
王守仁之緒言而救其流弊道周以致知爲宗而止宿於至善
確守朱熹之道脈而獨遡宗傳
皇上昌明正學崇獎儒林道光二年



禽學士之高以劉宗周從祀
文廟刻於西廡明臣祭酒之次伏以道周與宗周臨危授命大節既相接蹟正質明道尊衛亦後比有似宜俯如紳士所請將劉周廡之祀以維世教以勵臣節等語查康熙五十四年題准以朱儒范仲淹司馬光胡安國真德秀魏了翁許衡陳淳何基王柏元趙復金履祥許謙陳澔胡炳文羅欽順祭酒
本朝陸隴其一人增祀
文廟乾隆二年以元儒吳澄復祀太學在東廡元儒趙復之次
道光二年二年節經遵
旨議准以明臣劉宗周從祀西廡劉明臣祭酒之次以
本朝臣湯斌從祀東廡劉明臣羅欽順之次各在案伏思先儒祠饗
廟庭必其人扶持名教羽翼
聖經有關學術人心始能升諸從祀之列與至鉅也茲查明史
黃道周列傳暨乾隆四十二年
賜諡原案道周籍隸漳浦歷官少詹事忠言讜論守正不阿中道貶黜矢志不移卒能致命成仁完名全節明史傳贊稱其指陳深中時弊足爲當世龜鑑臣等復恭繹
高宗純皇帝諭旨褒其立朝風節不愧一代完人
聖訓昭垂誠爲千古定論至其生平講學浙閩以格致爲宗而歸宿於至善與劉宗周之以誠意爲宗而歸本於愼獨學術洵

爲相等蹈其講學兼明象數亦猶仰子先天之學可與程子以傳事言義理者並存世與
聖經有徵足爲後學師承是其完節孤忠早樹楷模於史册正
詔明道復標主臬於儒林應如該督等所奏准其從祀
文廟東廡在明臣羅欽順之次以崇儒術以闡幽光所有臣等
核議緣由是否有當伏祈
皇上聖鑒
訓示遵行謹
奏本口奉
旨依議欽此

黃道周字幼平漳浦人天啟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脩爲經筵展書官故事必膝行前道周獨否魏忠賢目攝之未幾內艱歸崇禎二年起故官進右中允三疏救故相錢龍錫降調龍錫得減死五年正月方候補遘疾求去瀕行上疏曰臣自幼學易以天道爲準上下載籍二千四百年考其治亂百不失一陛下御極之元年正當師之上九其爻云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陛下思賢才不遽得懲小人不易絕蓋陛下有大君之實而小人懷干命之心臣入都以來所見諸大臣皆無遠猷動輒苛細治朝宁者以督責爲要談治邊疆者以姑息爲上策序仁義道德則以爲迂昧而不經奉刀筆簿書則以爲通達而知務一切磨勘則葛藤終年一意不調而株連四起陛下欲整頓紀

綱下攘外患諸臣用之以滋章法令摧折縉紳陛下欲剔弊防奸懲一警百諸臣用之以借題脩隙斂怨市權且外廷諸臣敢誑陛下者必不在拘攣守文之士而在權力謬巧之人內廷諸臣敢誑陛下者必不在錐刀泉布之微而在阿柄神叢之大惟陛下超然省覽旁稽載籍自古迄今決無數米量薪可成遠大之猷吹毛數睫可奏三五之治者彼小人見事智每短於事前言每多於事後不救凌圖而謂凌城必不可築不理島民而謂島眾必不可用兵逃於久頓而謂亂生於無兵餉縻於漏卮而謂功銷於無餉亂視聽浸淫相欺馴至極壞不可復挽臣竊危之自二年以來以察去弊而弊愈多以威創頑而威滋殫是亦反申商以歸周孔捐苛細以崇惇大之時矣帝不懌摘葛藤株連數語令具陳道周上言曰邇年諸臣所目營心計無一實爲朝廷者其用人行事不過推求報復而已自前歲春月以後盛談邊疆實非爲陛下邊疆乃爲逆璫而翻邊疆也去歲春月以後盛言科場實非爲陛下科場乃爲仇隙而翻科場也此非所謂葛藤株連乎自古外患未弭則大臣一心以憂外患小人未退則大臣一心以憂小人今獨以遺君父而大臣自處於催科比較之末行事而事失則曰事不可爲用人而人失則曰人不足用此臣所謂舛也三十年來釀成門戶之禍今又取縉紳稍有器識者舉網投阱即緩急安得一士之用乎凡絕餌而去者必非鰌魚戀梭而來者必非駿馬以利祿參上則所參者必嗜利之臣以筆楚驅人則就驅者必駑駘之骨今諸臣之才具心術陛下其知之矣知其爲小人而又以小人矯之則小人之焰益張知其爲君子而更以小人參之則君子之功不立天下

總此人才不在廊廟則在林藪臣所知識者有馬如蛟毛羽健任贊化所聞習者有惠世揚李邦華在仕籍者有徐良彥曾樱朱大典陸夢龍鄒嘉生皆卓犖駿偉使當一面必有可觀語皆平明之治乎陛下焦勞於上小民展轉於下而諸臣括囊其間稍有人心宜不至此又上疏曰陛下寬仁宏宥有身任重寄至七八載罔效擁權自若者積漸以來國無是非朝無枉直中外臣工率苟且圖事誠可痛憤然其視聽一係於上上急催科則下急賄賂上樂鋌冒則下樂巇險上喜告訐則下喜誣陷當此南北交訌奈何與市井細民申勃谿之談脩睚眦之隙乎時體

仁方招奸人搆東林復社之獄故道周及之旋進右諭德掌司經局疏辭因言己有三罪四恥七不如三罪四恥以自責七不如者謂品行高峻卓絕倫表不如劉宗周至性奇情無愧純孝不如倪元璐湛深大慮遠見深計不如魏呈潤犯言敢諫清裁絕俗不如詹爾選吳執御志尚高雅博學多通不如華亭布衣陳繼儒龍溪舉人張燮至閨土孺係之臣朴心純行不如李汝璨傳朝佑文章意氣坎坷磊落不如錢謙益鄭鄤鄤方被杖母大詬帝得疏駭異責以顛倒是非道周疏辯語復營護鄤帝怒嚴旨切責道周以文章風節高天下嚴冷方剛不諧流俗公卿多畏而忌之乃藉不如鄤語爲口實其冬擇東宮講官體仁已罷張至發當國損道周不與其同官項煜楊廷麟不平上疏推讓道周至發言鄤杖母明旨煌煌道周自謂不如安可爲元良

輔導道周遂移疾乞休不許十一年二月帝御經筵刑部尚書鄭三俊方下吏講官黃景昉救之帝未許而帝適追論舊講官姚希孟嘗請漕儲全折以爲非道周聽未審謂帝將寬三俊念希孟也因言故輔臣文震孟一生蹇直未蒙帷蓋恩天下士生如三俊殁如震孟希孟求其影似未可多得帝以所對失實責令回奏再奏再詰至三奏乃已凡道周所建白未嘗得一俞旨道周顧言不已六月廷推閣臣道周已先日講官遷少詹事得與名帝不用用楊嗣昌等五人道周乃草三疏一劾嗣昌一劾陳新甲一劾遼撫方一藻同日上之其劾嗣昌謂天下無無父之子亦無不臣之子衞開方不省其親管仲至比之豎狗李定不喪繼母宋世共指爲人梟今遂有不持兩服坐司馬堂如楊嗣昌者宣大督臣盧象昇以父殯在途提心飲血請就近推補

乃忽有并推在籍守制之旨夫守制者可推則聞喪者可不去聞喪者可不去則爲子者可不父爲臣者可不子即使人才甚乏奈何使不忠不孝者連包引類種其不祥以戚天下乎嗣昌在事二年張網溢地之談款市樂天之說才智亦可睹矣更起一不祥之人與之表裏陛下孝治天下縉紳家庭小小勃谿猶以法治之而冒喪黷倫獨謂無禁臣竊以爲不可也其論新甲言其守制不終走邪徑託捷足天下即甚無才未官假借及此古有忠臣孝子無濟於艱難者決未有不忠不孝而可進乎功名道德之門者也臣二十躬耕手足胼胝以養二人四十餘削籍徒步尚攜二千里不解屨今雖踰五十非有妻子之奉婦僕之累天下即無人臣願解清華出管鎖鑰何必使被棘負塗者祓不祥以玷王化哉其論一藻則力詆和議之非帝疑道周

以不用怨望而縉紳勃谿語欲爲鄭鄤脫罪下吏部行證嗣昌因上言鄭杖母禽獸不如今道周又不如鄭且其意徒欲庇凶徒飾前言之謬立心可知因自乞罷免帝優旨慰之七月五日召內閣及諸大臣於平臺并及道周帝與諸臣語所司事久之問道周曰凡無所爲而爲者謂之天理有所爲而爲者謂之人欲爾三疏適當廷推不用時果無所爲乎道周對曰臣三疏皆爲國家綱常自信無所爲帝曰先時何不言對曰先時猶可不言至簡用後不言更無當言之日帝曰清固美德但不可傲物遂非且惟伯夷爲聖之清若小廉曲謹是廉非清也時道周所對不合指帝屢駁道周復進曰惟孝弟之人始能經綸天下發育萬物不孝不弟者根本既無安有枝葉嗣昌出奏曰臣不生空桑豈不知父母顧念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君臣固在父子前

兒古爲列國之君臣可去此適彼今則一統之君臣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且仁不遺親義不後君難以偏重臣四疏力辭意謂臣中有如劉定之羅倫者抗疏爲臣代請得遂臣志及抵都門聞道周人品學術爲人宗師乃不如鄭鄤帝曰然朕正擬問之乃問道周曰古人心無所爲今則各有所主故孟子欲正人心息邪說古之邪說別爲一教今則直附於聖賢經傳中係世道人心更大且爾言不如鄭鄤何也對曰臣章皃棄通國孟子不失禮貌臣言文章不如鄭帝曰章子不得於父豈鄭杖母者比爾言不如豈非朋比道周曰眾惡必察帝曰陳新甲何以走邪徑託捷足且爾言軟美容悅叩首折枝者誰耶道周不能對但曰人心邪則行徑皆邪帝曰喪固凶禮豈遭凶者即凶人盡不祥之人道周曰古三年喪君命不過其門自謂凶與不祥故軍

禮鑿凶門而出奪情在疆外則可朝中則不可帝曰人既可用何分內外道周曰我朝自羅倫論奪情前後五十餘人多在邊疆故嗣昌在邊疆則可在中樞則不可在政府則不可止嗣昌一人猶可又呼朋引類竟成一奪情世界益不可帝又詰問久之帝曰少正卯當時亦稱聞人心逆而險行僻而堅言僞而辨順非而澤記醜而博不免聖人之誅今人多類此道周曰少正卯心術不正臣心正無一毫私帝怒有明命出候旨道周曰臣今日不盡言臣負陛下陛下今日殺臣陛下負臣帝曰爾一生學問止成佞耳叱之退道周叩首起復跪奏臣敢將忠佞二字剖析言之夫人在君父前獨立敢言爲佞豈在君父前讒諂面諛爲忠耶忠佞不別邪正淆矣何以致治帝曰固非朕漫加爾以佞但所問在此所答在彼非佞而何再叱之

退顧嗣昌曰甚矣人心偷薄也道周慈肆如此其能無卩乎乃召文武諸臣咸聆戒諭而退是時帝憂兵事謂可屬大事者惟嗣昌破格用之道周守經失帝意及奏對又不遜帝怒甚欲加以重罪憚其名高未敢決會劉同升趙士春亦劾嗣昌將子重譴而部擬道周譴顧輕嗣昌懼道周輕則論已者將無已時也故購人劾道周者有刑部主事張若麒謀改兵部遂阿嗣昌意上疏曰臣聞人主之尊尊無二上人臣無將將而必誅今貢道周及其徒黨造作語言虧損聖德舉古今未有之好語盡出道周無不可歸過於君父不頒示前日召對始末背公死黨之徒鼓煽以惑四方私記以疑後世揆聖天子正人心息邪說至意大不便帝即傳諭廷臣毋爲道周劫持相朋黨凡數百言貶道周六秩爲江西按察司照磨而若麒果得兵部久之江西巡撫

解學龍爲所部官推奬道周備至故事但下所司帝亦不覆閱而大學士魏照乘惡道周甚則擬旨責學龍溫旨慰帝遂發怒立削二人籍逮下刑部獄責以黨邪亂政並杖八十究黨與詞連編脩黃文煥吏部主事陳天定工部司務董養河中書舍人文震亨並繫獄戶部主事葉廷秀監生涂仲吉救之亦繫獄尚書李覺斯獻輕嚴旨切責再擬謫戍烟瘴帝猶以爲失出除覺斯名移獄鎮撫司掠治乃遣刑部獄逾年尚書劉澤深等言一人罪至永戍止矣過此惟論死論死非封疆則貪酷未有以建言者道周無封疆貪酷之罪而有建言蒙戮之名於道周得矣非我聖主覆載之量也陛下所疑者黨耳黨者見諸行事道周抗疏祇託空言一二知交相從罷斥烏覩所謂黨而煩朝廷大法乎且陛下豈有積恨道周萬一聖意轉圜而臣已論定悔之何

及仍以原擬請乃永戍廣西十五年八月道周戍已經年一日帝召五輔臣入文華後殿手一編從容問曰張溥張采何如人也皆對曰讀書好學人也帝曰張溥已死張采小臣科道官何亟稱之對曰其胸中自有書科道官以其用未竟而惜之帝曰亦不免偏時延儒自以嗣昌既已前死矣而已方再入相欲參用公議爲道周地也卽對曰張溥黃道周皆未免偏徒以其善學故人人惜之帝默然德璟曰道周前日蒙戍上恩竟大獨其家貧子幼其實可憫帝微笑演曰其事親亦極孝牲曰道周學無不通且極清苦帝不答但微笑而已明日傳旨復故官道周在途疏謝稱學龍廷秀賢旣還帝召見道周道周見帝而泣臣不自意今復得見陛下臣故有犬馬之疾請假許之居久之福王監國用道周吏部左侍郎道周不欲出馬士英諷之曰人望

在公公不起欲從史可法擁立潞王耶乃不得已趨朝陳進取策時不能用甫竣事南都亡見唐王聿鍵於衡州奉表勸進王以道周爲武英殿大學士道周學行爲王敬禮之特晉贈宴鄭芝龍爵通侯位道周上眾議抑芝龍文武出是不和一諸生上書詆道周迂不可居相位王知出芝龍意下督學御史撻之當是時國勢衰政歸鄭氏大帥恃恩觀望不肯一出關募兵道周請自往江西圖恢復以七月啟行所至遠近響應得義旅九千餘人由廣信出衢州十二月進至婺源遇

大淸兵戰敗被執至江寧幽別室中囚服著書臨刑過東華門坐不起曰此與高皇帝陵寢近可死矣監刑者從之幕下士申

書祭[illegible]頒繼[illegible]達兵部主事趙士超等皆死道周學貫古今所至學者雲集銅山在孤島中有石室道周自幼坐臥其中故學者稱爲石齋先生精天文曆數皇極諸書所著易象正三易洞璣及太函經學者窮年不能通其說而道周用以推驗治亂殷後家人得其小冊自謂終於內戌年六十二始信其能知來也葉廷秀濮州人天啟五年進士慨知南樂衡水獲鹿三縣入爲順天府推官英國公張惟賢與民爭田廷秀斷歸之民惟賢屬御史袁宏勛駁勛執如初惟賢訴諸朝帝卒用廷秀奏還田於民崇禎中遷南京戶部主事遭內外艱服闋入都未補官疏陳吏治之弊言催科一事正供外有雜派新增外有暗加額辦外有貼助小民破產傾家安得不爲盜賊夫欲救州縣之弊當自監司郡守始不澄其源流安能潔乃保舉之令行已數年而稱職

者希覯是連坐法不可不嚴也帝納之授戶部主事帝以傅永淳爲史部尚書廷秀言永淳庸才不當任統均甫四月永淳果敗道周逮下獄廷秀抗疏救之帝怒杖百繫詔獄明年冬遣戍福廷廷秀受業劉宗周門造詣淵邃宗周門人以廷秀爲首與道周未相識冒死論救獲重罪處之恬然及道周釋還給事中左懋第御史李悅心復相繼論薦執政亦稱其賢道周在途又爲請帝令所司核議已而執政復薦十六年冬特旨起故官會都城陷未赴福王時兵部侍郎解學龍薦道周並及廷秀命以僉都御史用及還朝馬士英惡之抑授光祿少卿南都覆唐王召拜左僉都御史進兵部左侍郎事敗爲僧以終

贊曰劉宗周黃道周所指陳深中時弊其論才守別忠佞足爲萬世龜鑑而聽者迂而遠之則救時濟變之說蔑之也傳曰雖

危起居竟信其志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也二臣有焉殺身成仁不遑其恭所謂豈不卓哉

黃道周傳 修漳志作 蔡世遠二希堂文集

黃道周字幼平號石齋漳浦之銅山人少負奇節以孝聞當神廟時天下父安道周見儒術日下皇綱不振憂天下將亂年十四慨然有四方之志不肯治舉子業抵博羅謁韓大夫日纘韓家多異書得盡覽所未見嘗即席酒酣援筆立就數千言名大噪天啟二年第進士選庶吉士歷編修監修國史實錄故事經筵展書官奉書膝行道周謂膝行非禮也平步進魏璫目攝之不爲動未幾乞歸葬父北山結廬其下所謂石養山者也旋丁內艱服闋還朝崇禎三年典試浙江以神宗實錄成晉右中允明年冬故相錢龍錫坐袁崇煥事逮治媒孽者且興大獄天子怒不測道周草疏救之貶秩鐫三級而龍錫卒得減死科臣有

銜道周者撫浙江典試事蜚語上聞疏乞休許之瀕行上小人勿用疏蓋指輔臣溫體仁周延儒也上怒削籍還浙江學者聞道周至則大喜爲築大滌書院而稟學焉留數月乃去歸石養山日展拜墓左如新喪時踰年以有司請講學於郡治紫陽祠門人自遠至者可千人乙亥起補原官丁丑分校禮闈隨具疏乞休不允時方久旱五月內繫兩尚書道周疏請愼喜怒以回天意六月又上疏曰陛下下詔求言省刑獄然方求言而建言者輒斥力清獄而下獄者旋聞當此南北交訌奈何與市井細民申勃磎之談修睚眦之隙乎時溫體仁方招奸人與東林復讎之獄故道周言及之晉左諭德掌司經局疏陳有三罪四恥七不如語時鄭鄤方以杖母被大詬道周言文章意氣臣不如錢謙益鄭鄤上得疏愕異令自陳嚴旨切責道周孝謹風節高

天下而嚴冷剛方不諧流俗大臣多畏而忌之時方擇宮僚楊廷麟馮元飈並推道周閣臣張志發當國摘不如鄭鄤詆爲曰實指道周不與同僚遂稱病乞休不許遷少詹事侍經筵會鄭三俊下吏講官黃景昉救之道周上疏推獎旨下切責再疏以支飾譴道周前有疏纂述洪範月令等書未就乞寬假數月去有旨得卒業時楊嗣昌奪情入閣陳新甲奪情起宣大總督方一藻以遼撫議和道周草疏分劾同日上之上持三疏不下召對平臺上疑其有所爲而爲道周方奏孰嗣昌從旁撫鄭鄤事詆道周道周奏大臣聞彈義當退避未有御前爭辯不容小臣盡言嗣昌則佯謝請去上因曰爾言不如鄭鄤何也對曰臣言文章不如鄭鄤耳又曰爾言陳新甲走邪徑託捷足果遣人行賂耶道周言人心邪則行徑皆邪上又曰喪固凶禮豈遭喪者

盡不祥之人乎道周曰古三年之喪君不呼其門自謂囚人不祥故兵禮鑿囚門而出奪情在邊疆則可在中樞則不可中樞猶可在政府益不可駁問久之上因曰少正卯言僞而辨行僻而堅不免聖人之誅向以爾爲偏激不圖今日恣肆如此一生學問止成佞口耳道周叩首伏地請辨忠佞二字上曰非輕加汝佞但所問在此所對在彼非佞而何叱之退御筆榜朝堂示戒貶江西布政司都事未任巡撫解學龍以道周才堪輔導薦上怒疑爲黨削籍逮治詞連黃文煥陳天定董養河俱下詔獄戶部主事葉廷秀太學生涂仲吉先後疏救右納言馬思理左右仲吉並杖戍道周繫獄時吏日奉紙筆乞書道周爲書孝經百二十本在獄兩年感明喪事若易象正方草十二圖錦衣校徵急道周恬然謂曰俟吾書一圖成就逮耳擲之去至北寺與仲吉廷秀對簿受械鞫廷秀與道周實未相識因服從容交揖通姓名次及學龍相對噓唏時奸黨必欲殺道周尚書劉澤深等謂道周不宜以建言誅得遣戍廣西既而嗣昌敗周延儒將德璟乘間爲上言得免戍復故官疏乞致仕歸講學於邑之明誠堂及江東鄴山郡邑有司遠近卿大夫士畢至凡一再會而燕都變作福王南渡以少宰召普秩尚書陳進取九策時馬阮亂政正人如劉宗周姜曰廣董多謨不錄自請祭禹陵夜泊龍江夢太祖高皇帝至厲聲曰卿竟舍我去耶對曰朝廷舍臣非臣舍朝廷既報命乞歸而南都陷舟次桐廬遇唐王相得甚權陳四通四塞三師八友之議至福州遂首政府時政歸鄭氏將帥觀望無肯出死力道周憤白請督師攜數書生出信州會七建及江浙諸門人子弟之兵可四千人餉絕多亡走出師救徽

兒辛千二百人馬十匹持三十日糧行至婺源徽已破師遂潰破執七日不食不死復進水漿至留都分繫諸從者獨幽禁城改繫尚膳監夜聞鐘感舊事得絕句百餘首益悲憤不食十四日猶不死時統兵大帥日夜遣客勸降故獨寬其桎梏加殊禮使得從容賦詩作字弈棋如是者三閱月三月五日騎擁過西華門坐不起曰此與高皇帝陵寢近可死矣方刑時從者跪曰公方萬年契闊請以數語遺家乃裂衿齧指血大書曰綱常萬古節義千秋天地知我家人無憂及門祭春溶賴繼謹俱漳人

趙士超候官人 毛玉潔六合人繼至過曹街抱其頭哭曰師乎魂其少須吾即來矣四子同時就義傳首至徽及門陸自嚴以千金購得之合身首殯金陵越數載長子麗與門客趙子璧往扶櫬歸葬先人墓側初道周未第時渡釣龍江舟覆溺焉恍惚

見一人前導至一殿額曰倪黃館選時元璐名第一道周第二一死北都一死南都出處始終若前定然著述甚富奏疏經解詩文旁及天文秝數共四十餘種洪範明義月令明義儒行集傳緇衣集傳四部懷宗時已進御覽其易象正三易洞璣孝經大傳坊記表記集傳五部及榕壇問業大滌問業已刊行於世惟易本象詩表春秋揆畸象在梁山孝經外傳解遼環在大滌孝經傳三禮定本懿畜在榕壇或存或亡多不傳又有易命詩畧正春秋表正隆於婺源門人洪思作收文序求遺書而參正焉奏疏詩文數十卷尚未刊行

論曰道周學貫天人行本忠孝人則言朝出則守墓講學著書清修自飭金陵一節堪爲殿後矣古今名人志士傳者何限要如文章道學經濟氣節大都微有專屬道周負其聰明氣岸直欲兼之古文不循史漢八家詩歌不步漢魏唐宋而博奧黝深雕鏤古健風骨成一家矣論學宗旨於程朱精微未能洞徹要非可以博雜譏之天文秝數推驗無差幾與康節季通相伯仲也若論列人才敷陳軍國大政其呂獻可李伯紀之流歟晚乃自收成局以文信國終焉嗚呼可不謂奇人完人者乎

傳節錄注語 鄭亦鄒

張若仲曰先生出南都久之製一衣刺大明孤臣黃道周於裾語弟子曰南都必敗當以此識吾屍

丙戌十二月甲申自廣信進攻婺源至董家坊壬寅次明堂里距婺城十里而軍被執明年正月至金陵不食十四日不死更進水漿時有陳操江某來說曰先生海內名流我 朝敬之如神天命有歸何自苦道周閉目掩鼻因問道周曰吾有目不忍視有耳不忍聽然則掩鼻何也曰色味難當賦柏舟之三章操江然後乃去

傳節錄 節義文章

至婺州部伍嚣定婺源令黃樹輔臣門人也馳書誘之許爲內應至明堂里猝遇 大兵師潰張天祿執輔臣以獻督師見其忠義不忍加害曰當生置金陵軍前 朝廷得一忠義之人勝得土地數州輔臣即欲自盡門人趙士超解勸云此去金陵不遠倘得面數賊臣誤國及君之罪魂魄依傍孝陵死亦未晚輔臣然之遂行時大帥經略輔臣同年友也且屬同鄉仰德業清望援共事解釋夜半微服稱名過招先生愕然大慟曰吾友久死封疆烈皇帝諡太宦大牢九壇申祭忠魂人耶鬼耶何物鼠輩竊姓字汙玷清名其人慚退

石齋黃公逸事 方包望溪集

黃尚書石齋略先生客金陵習明季諸前輩遺事嘗言崇禎某年余中丞集生與譚友夏結社金陵適石齋黃公來遊與訂交意頗洽黃道次必於禮法諸公心嚮之而苦其拘也思試之妓顧氏國色也聰慧通書史撫節安歌見者莫不心醉一日大雨雪觴黃公於余氏園使顧佐酒公意色無忤諸公更勸酬劇飲大醉送公臥特室榻上枕衾茵各一使顧盡弛褻衣隨鍵戶諸公伺焉公驚起索衣不得因引衾自覆薦而命顧以茵臥茵厚且狹不可轉乃使就寢顧遂瞑近公公徐曰無用爾側身內向息數十轉即酣寢漏下四鼓覺轉面向外顧佯寐無覺而以體傍公俄頃公酣寢如初詰旦顧出具言其狀且曰公等爲名士賦詩飲酒是樂而已矣爲聖爲佛成忠成孝終歸黃公及明亡公縶於金陵在獄日誦尚書周易數月貌加豐正命之前夕有老僕持鍼線向公而泣曰是我侍主之終事也公曰吾正而斃是爲考終汝何哀故人持酒肉與訣飲啖如平時酣寢達旦起盥

滅更衣謂僕某曰曩某以卷索書吾旣許之言不可瞻也和墨伸紙作小楷次行書幅甚長乃以大字竟之加印章始出就刑其卷藏金陵某家顧氏自接公時自歎無何歸某官李自成破京師謂其夫能死我先就縊大不能用語在縉紳間一時以爲美談焉

文明夫人行狀

龍溪洪思撰

黃子平曰我二人忠孝而已矣皆生值艱難之會至死不敢一日忘其君不敢一日忘其親不敢一日忘其尊章與夫子皆其大者也子平生不識父二歲而孤煢煢鮮民今奚述焉凡諸有所記憶無非母夫人之所教詔時時頗稱說先公之遺訓言之流涕何敢忘也宏宗初先公將辭墓出石養山扈母夫人曰二人歿後以身許君今事亟矣國之存亡未可知此身非復我有

矣吾行後善守北山松楸教詔麑麌麋兒曹唯夫人於時子平尚未生也先公行後百六十有五日而子平生先公旣以秩宗奉祠出祭禹陵畢知政在馬阮難復留乃拜疏請告念石養山阿甚與母夫人書曰入至閒三月一日麌子生之喜是日吾正奉祠將詣禹陵神禹護持想足長養亢宗耳墓下廬舍無恙掃松或得奉歸命也子平今遭亂避地太深去此山日益遠母每揮涕戒子平曰而長矣猶未能歸里松楸母子守先隴下而父在極顯連憂患中曷嘗一日忘北山松楸哉一日母出先公書對子平泣曰而父日爲辭祭楊陳交搆之巧萬里逮杖六月就塗行至南昌念石養山阿甚乃以書來曰吾自以硜硜之守與物無爭廬舍墓下所有圖書數卷松竹數株皆爲先人體魄之所安棲依依廬次陶然自適不知其他惟憶自少貧吾祿不逮親今歲時亦粗具杯棬未遑俎豆然吾值國家多事時旣受殊恩勢不容默前後三十疏皆原水仁義不負蒼生而多言數窮遂招物忌計吾生平未有一言一事內不可告於妻子外不可告於朋友幽不可告於鬼神明不可告於黎庶者唯麌麋麌幼未能讀吾書知吾志該所在耳今吾行矣時時宜看掃先隴而親是書而父安能一日忘北山松楸哉又一日母出先公書對子平泣曰而父赴逮至闕下庭杖八十詔獄臥八十日抱足扶首僅能起立作易象正孝經贊孝經頌數卷杖瘡發幾不支念石養山阿甚乃以書來曰吾瘡百十日尚未合明發之所痛也復何顏見參縉於異日此旣生於危言蚤不引身今悔之無益行止大也非人所爲此身已聽之君不必煩憂也今麌子已十歲讀古人書凡人之邪正皆當問先生至於事親當孝事君當

忠見人當誠敬而有禮見長者當肅然起立此不待問而知也今麌子麌子尚少當徐而教之當時時念而父艱危孤苦也看掃先隴當以時節往而親是書而父安能一日忘北山松楸哉又一日母出先公書對子平泣曰而父旣立主行都政在武人甚於馬阮矣乃自請行邊孤軍莫救一戰自決兵罷食盡遂及於難不食十有二日不死聞門人賴生爲書別家人而父但振筆書其上曰綱常百世性命千秋天地知我家人何憂而父亦不復作書少日念石養山阿甚乃以書來曰天下　矣生平不爲一節所繫今以此遂志亦無所恨長爲顏閔所笑耳麌麌麌麌但令哦詩書守禮義爲臣當忠爲子當孝餘不足憂也不時看掃先隴勿以風水爲嫌而親是書而父安能一日忘北山松楸哉又一日母名麌子而泣曰見而父殉節時有別十八名

山詩謂吾所遊天下名山今當舍之遠去唯武夷吾鄉大滌吾
墓終攜偕往未之辭也大滌雖而父之講堂在焉然其志在石
養恐而未能尊骨歸祔先人墓側則必以此累大滌諸生耳而
勉之哉麐子遂行與客俱母泣數行下與之別而遂行渡錢塘
見大滌諸生知先公首時有一義士潛瘞聚寶門外立黃石而
識之與客亟詣白門發一穴得焉退後發一穴奉尸而出合之
納小匱中與客尋從難四生首亦得焉俱攜以歸漳上諸生皆
白衣冠迎其喪至於鄴山門人爲位講堂之上治喪三日乃發
引歸石養浦中諸生皆白衣冠迎其喪至於北山母哭於墓門
之外迎而入乃易棺衾視齒髮然後葬四生首祔於左四生者
何賴生繼謹平和人趙生士超候官人毛生玉潔六合人蔡生
春洛龍谿人蔡生者母夫人之從父昆弟也字時培初在招征

軍中被執至新安爲書別家人曰吾錄錄人後者幸得日夕隨
師側去臘見師被執詔不容走室人奚庸憂愁時往慰夫人耳
夫人見書喜曰吾弟不　我家矣夫人生鶴峰徵士家性嗜書
能居約不苟言笑十歲能屬文事母陳以孝著一日陳病亟與
同母女弟封臂瀹羹以進陳食之而病良已歸先公事姑太夫
人復以孝著初先公爲庶常時迎太夫人入京師夫人林未有
子攜一女子子子本奉姑太夫人行以疾卒於就李彌留時謂
子本曰而父日以忠孝教於家我死而幸勿哭恐傷太夫人意
後必有能事吾姑善於吾者先公尋以忤璫請告奉太夫人歸
負土葬青原公石養山阿明年母夫人始歸於先公不三月遂
有姑太夫人之喪先公水漿不入口者五日母亦茹疏啜粥不
御酒肉者三年先公復事春鋤負土葬陳太夫人石養山阿遂
廬其下烈皇帝初先公既免喪聞邊警入謂母曰二人已矣國
家多事能遂誓墓而不動遂辭墓出山攜孥行至建安聞遵化
破至臨安聞良固破遂渡江聞上以邊事欲殺舊輔錢機山下
於理舉朝莫敢言至上三疏救之少日遂調官歸將行母問曰
所當言者盡於此乎先公笑而不答明日復上一疏言上御極
自丁卯大雪至戊寅春分在師上六大君有命小人勿用過此
遂爲小畜五君一民恐天下自此亂矣勿用之防誠不可已上
怒甚遂削籍歸母喜曰上怒方殷禍幾不測今削籍歸幸矣信
夫子言天下將分裂是吾異日之憂也攜子若孫將安所往乎
既歸北山守墓三年而環命下矣先公時教於榕壇與諸生講
習不輟已聞邊警都下騷然有檄徵師遂辭墓出山與三十有
六人俱盡得海隅之力士以行母脫簪珥以佐軍遂入援既行

母見郎報笑曰夫子不久當謫官歸矣麐子問母何以知之母
嘆曰楊嗣昌陳新甲皆天下不祥人也一時成以奪情用而父
疾亂臣賊子甚雖在講筵安能不言言則必爲羅一峰耳先公
果上三疏上前爭甚力上怒甚遂謫官歸母喜曰上怒倍於往
者禍且不測今謫官歸幸矣唯薛國觀蔡國用方得政可遂晏
然已乎既歸北山守墓三年而逮命下矣遂辭墓出山就緹騎
於江西漳上諸父老扈緹騎與詔獄中吏卒橫索錢投置三日
可數百緡門人將齎上母亟使人謝曰無所用此徒爲累耳且
主上聖明薛蔡楊陳尋當自敗夫子必能生還也勿以此煩父
老憂門人有潛齎上江西者先公令持歸謝之如母言延杖後
血集襦袴者令勿浣皆寄示兒曹母泣曰留示子孫而父獲遇
明時乃橫受鋼下數百鞭楚九鞫四拷指節微續輒細書百部

孝經以當獄吏獄卒錢爲人臣子勞苦極矣宜示子孫已羣好盡露夫子亦悔遂得不死而戍命下矣唯以戍所近武陵人咸危之皆慮有劉器之梅州之懼母笑曰此非夫子死所也縱近楊武陵家奚畏乎夫生夫子必不死於長沙且主上聖明羣小稍稍去側夫子亦不長荷戈也尋當環召矣已而果然誰謂母非明智婦人哉先公時在大滌與門人復尋歸雲之洞念石養山阿甚而名命下矣乃拜疏力乞休致歸而鑿山與門人講於諸翁之麓爲樂性之游若將終身焉少日羣盜李自成遂陷京師是日也先公方與門人講於東皐之上爲明誠之會縣間樂作心痛楚不可忍人謂母曰心炙痛楚甚於闕下時母悲曰夫子身在畎宮而憂天下豈四方有非常之變乎聲音笑語至思陵死社稷止是日也先公與諸生治喪於鄴山講舍爲位而哭者

三日母見先帝之遺詔亦哭於家三日鄰婦聞之皆淚盈把悲動行路已留都詔至遂赴召辭墓行入別母母曰吾欠先帝一死此身不復能依依松楸遂終於二人墓下母悲曰行矣非復誓墓時矣夫子不行謂先帝何行未半聞姜劉逐哭倪文正公家知留都必覆於馬阮至輒以奉祠行跪孝陵前一慟聲振林木頃之自禹陵歸知國事已去夢見孝陵徬徨江渚潛刺大明孤臣黃道周七字於褚屬門人曰他日以此識吾尸已乃遇主蘭谿許以驅馳遂有行都立主之事不謂乃爲武人所賣必不能一日安於朝力自請行以招征出江西是以有童家坊之師母初家中見招征疏有曰臣里有病舍騫馬者下而自走不十里困矣騫馬仰天而笑臣今爲騫馬所笑也臣猶欲以蛙頤螳臂信大義於天下爲朝廷守一日之藩籬非曰能之亦各其義耳母廢書而泣曰此夫子盡瘁之日矣招征之後不過義無所逃欲得一死以下報考陵與先帝耳人不知義宜復羣起而笑之先公殉節訃至上爲震悼罷朝諡贈太師文明伯謚忠烈賜祭立廟一行都一漳上　曰凡講堂表爲文明書院皆令有司以春秋尸祝之妻封一品夫人子各襲廕補官制曰招征印已還

帝賚良弼一銀章仍賜其家以示後世子孫母執諸子手而泣曰以先人之忠顯榮褒大施及孫子今命爾麑子子中世萬戶祿麑子成世千戶祿錦衣世世與國無極今麑子和四歲麑子平二歲亦補京都官一補尚寶丞一補中書舍人國恩如此願子若孫世世其無忘先人哉自先公殉節後母知國事已去行都之亡依夕攜諸孤匿鄴山下時促諸孤曰今當入山益深矣麑子麑子爾猶漳上弗忍遠去一日避兵涉河遂

不知其所之母頓足呼天而哭之曰文忠烈公悼生佛生二兒一日同死於兵今黃忠烈公麑子麑子二兒亦一日同死於兵天之降哉於文黃忠烈人必如此乎其命也夫其可哀也夫無何而麑子早世無何而麑子之子早世無何而嫂氏三人皆早世家中唯子平與麑子之子二孤日夕煢煢在母側母時時對二孤而泣曰天實爲之謂之何哉益非復文黃之天矣違天不祥吾今與二孤豈可復鹿鹿栩栩與當世之人居宜自孤危辛楚終身如居喪不復入州府不復御酒肉艱貞百折死深山中以此自傷亦以此明示子孫世世無忘先人哉母自接先公訃遂御水漿終日哭幾不欲生以二三諸孤乃勉而食粥時及菜果蓋非一日矣不知者疑其近於墨氏者流以爲異母亦不辯也但曰吾有終身之喪安能復御酒肉爲哉吾一老婦人已受

三朝之錫命吾自盡吾心耳豈爲名乎奚足辯然至死亦少有能明母夫人意者不亦悲乎凡官於閩者咸謂先公異日當祀於學俎豆於賢人之間今諸孫之賢者雖不樂仕亦宜一二在庠序母聞之終壹鬱不樂也語人曰在庠序非吾志也吾已攜子若孫來此絕境縱讀數行書非爲庠序也且吾初在空山時一子一孫形影相弔悲涼不堪惟潛引淚耳今以章章夫子之靈不三十年內外諸孫男女可二十人雖昏嫁多未畢人老山深足慰目前誠不願其一人去左右也因屬諸孫曰吾老矣聞而諸孫夜高有吾伊聲輒自喜躍必終夜不寐故亦欲爾諸孫且安於深山論道若書以娛老人苟爾時時念爾祖何如人亦安能不以聿修之爲貴必事事與爲他人孫者異矣朱浚張鍠必時時有吾朱文公孫吾張魏公孫在曾中知吾與爲他人孫

者不同故能於存亡出處之際卓然英異乃如此今吾老矣且暮入地亦欲藉此以見爾祖於地下爾念之哉母夫人生於壬子五月卒於甲戌二月享年八十有三彌留時乃出夙年所臨先公孝經一卷授子平曰吾諸孫必有能讀此者尚其與之已顧子平曰喪歸石養祔而父之墓左使我得時時從而大父而大母於九原乃逝人然後知母夫人至死不敢一日忘其尊章與夫子易其名曰孝徽諒哉子平今在墊廬之下哭不俟而言不文禮也然亦奚忍遂盛言母氏之生平乃勉而雪涕著其一二大節有如此耳其言之不文當授兒曹亟詣漳上尋鄴山一二遺士依稀或有在者爲子平一潤色之

明黃忠烈公夫人蔡氏字介石題侯太孺人遺詩

崇禎十年天子策士之歲夫子分典校閱共薦士二十一人文章行誼皆冠一時侯先生閩閩經濟伯仲於諸公而忠孝懇篤之意於夫子別有待矣及持大孺人書請爲太封君銘固知鳳毛有種益以熊荻宜其德器有過人者歸以語余晨夕告誡未嘗不以孺人爲規則余雖未奉提誨然私自景仰不啻儀型數載之間滄桑候變孺人以乙酉歸眞夫子亦已就義揄揚之願未償紫苦之茹並受晦寞以來津隘不通思魂未返腸日九迴庚寅仲夏乃以長頑子中同友人趙叔寶往鍾陵省視謀所以收扶遺櫬者使受教於先生與陸魯瞻先生獲遂全歸時子中貧劇病臥先生山房自六月初七至七月十五日共四十日湯藥調治加於骨肉因得備悉太封君與太孺人卓行懿軌於前所聞又史詳焉先生授以太孺人遺詩使一言附太孺人以不朽此縉紳先生之事余何敢任顧夫子有願未酬又是行也子

中將魯瞻先生勤懇之意與先生哀慕之情以歸不得不伸一言以慰之以予之今昨太孺人之昔痛若一撲執筆涕下唯有欷歔

淳懿發至性氷潔霜松筠如何薄祐中道折良人晝哭哭無盡瑤草汝青春況乃秉端操儉勤素所遵子讀月夜作無忘夕與晨諄諄唯爾誨恐不克負新事翁復至孝令德振鍵倫教兒繼祖業不敢尚逸巡無媿昔鄒母三遷擇比鄰履仁道所貴服節豈終屯孫既列賢籍子亦負簪纓一門荷榮顯流澤布徽聲猶驚墜前緒兢業保令名慚余負四教得配君子庭豈期遭板蕩王室傾以崩夫志未申月告節終以貞萬里歸孤櫬碧血灑鍾陵捐軀事則已豈顧兒女情撫茲四孤孽羅列未成行況無擔石積豈保立與成深負泉下人不得俱死生感傷五內裂涕

泣淚縱橫斷讀其烈詩彤管播芳聲不愧表旌節婦式照汗青

合祀陳黃二先生碑記 鄭球 二希堂文集

石齋黃先生抱剛直不回之氣丙戌三月五日死於金陵及門蔡子春溶賴子繼祖超子士超毛子玉潔繼至抱頭而哭曰師乎魂其少須吾即來矣四子同時就義後石齋先生經制撫學使疏請祀之鄉賢大黃先生忠於勝國然制撫學臣共疏請之我

聖祖仁皇帝允而祀之此以見秉彝之好萬世維公而褒節錄忠尤與朝之盛事其關於風教倫常豈細故哉漳人議欲將祠奉祀而限於土木之役僉曰郡城芝山朱子祠後堂以黃勉齋陳北溪王東湖陳剩夫配前堂開敞軒豁敬於堂之東奉祀明初思賢陳先生以陳子應家曾子廷瑞林子旺伍子性原鄒子

君默呂子賢六生配堂之西奉祀黃先生以四子配竝留春秋祭田以永其祀

募刻黃石齋先生遺書引

蓋聞因雲灑潤則芬澤易流載譽乘風則音徽自遠無鯁亮清忠之氣雖潘江陸海僅供覆瓿爲人地河嶽之鍾則琨玉靈珠自當壽世近代石齋黃先生者志存忠孝學貫天人了生死之一關嚴忠佞之二字明朝三百年養士之報正學而後一人漳浦九十峰積氣所成東溪之武堪接生徒遍天下仰寶座之春風正氣塞古今留石壇之化雨驅宣公於腕下奏疏洵爲百代之光駕陸子之書尉詞華豈但一時之冠閻非繼往信足開來觀緇衣數傳見講學切於匡君讀續騷一篇知忠臣必由於孝子明九疇之義所以佐書洞三易之幾亦以補繫丹心激韻

高律呂之聲碧血成歌動乾坤之色他如松花別業早擅書田文壇即至駢枝尤言遠勝古來談藪瑣書性癖已極刻骨鏤心私淑情深豈徒梁峰鹿浦嗚呼九串十朋四恥三罪公自灑永天之淚我已與拾杜之思幸生講學之鄉遺澤未斬於五世即慕先生之義烟聲已溢於四方無謂斷簡殘編廣陵散於今絕矣尚曰丹山碧水正氣歌其猶存乎誰非好古應共效王稼集正學之書諒有同心勿徒令桓譚重子雲之價

記黃石齋斷碑硯後

朱長應

先太傅文恪公舊藏米海岳硯山閣三傳至公會孫竹垞太史攜至　京師王尚書阮亭見之歎爲奇物賦長謌焉先時公少子尚寶公（諱大定）曾出以贈公門下士石齋黃公公以先師所寶不敢受祇題斷句四章而去太傅文孫上舍（諱茂暘）闡德錄疏其事且云行笈中止斷碑一硯則是物蓋早與石齋周旋矣石齋謫戍下獄備嘗艱苦壯烈常終以儒者優容之則所云曾從霹靂推車去又得滂沱自在春是硯蓋亦患難中一友也讀其銘詞猶可想見明命既傾石齋致命唐藩先尚寶閉關東浙石齋寄尚寶手簡以隆中有子書錦有孫爲詒不知仍用是硯否耶又聞石齋兵敗後源其夫人致書石齋言忠臣有國無家勿以內顧爲念所用者吏有他硯耶是不可得而攷已雖然宋王伯厚得士如文文山千古傳爲盛事先太傅主天啟二年會闈是得先後自靖者凡二十有三人石齋實不愧文山後死尚論者即以先太傅海岳研山擬王氏校士之硯而石齋之斷碑以之並文山玉帶生夫何歉哉是日既展閱吾友張芑堂所摹拓本適拜掃先太傅賜墓暨尚寶碧血埋藏之所仰見松栢烈烈不啻親聆石齋鬼門相候云云也（句見黃公與尚寶手簡）

黃子名超周字幼平濟浦人少居濟海銅山孤島中後有石室可居名曰石齋故學者稱爲石齋先生父書原公母陳皆通經史深明忠孝大義而教之有法故黃子之學起於濟海之濱海內從之問業者幾千人教之皆必以忠孝存思陵間濟海之學大下莫降焉其學深於大人之際極博窮微皆本於六經其所著易象經詳春秋數十卷自漢宋以下諸儒所談皆置之不復道也宜其書獨爲當世貴尊者宗焉黃子少貧不能從師其學多出於 大人故少小即善攻舉尚氣節慨然有四方之志不屑屑治博士業必盡讀大下所未見書間博羅有韓大人大

賢而好士其家多異書 日取策行遂遊爲大夫與之語而大悅曰此儒者也今日行斯道名士子其誰因留與諸子處遂得盡觀所未見書俱錄以歸登天啟壬戌進士爲應當授翰林編脩與脩國史實錄充經筵展書官故事必奉書勝行而進黃子以謂進道尊不宜有此遂不步進魏璫日攝之不能難初與文震孟鄭鄤約共劾魏璫後文鄭以擊璫削籍歸黃子以迎母人都亦途三疏而一焚之乃請告歸祟禎己巳起故官始入都庚午出典試浙江轉右春坊右中允以疏救傅輔錢龍錫坐曲庇調官龍錫竟得減死論工中將出都以易數復下小人勿用疏益指溫體仁周延儒也上怒乃削籍歸遂入孔林盡歷黃山白岳白廬九華諸山浙中門人築大滌書院爲黃子講堂以佐之因留數月乃大減除始卒石養山守墓三年乃因有司之

請以紫陽書院爲黃子講堂而講學焉間來皆白遠而不所謂榛塏乙亥起補原官丁丑分考會試隨乙休不可時方大旱五日內繫兩囚先生疏論憤甚怒以囚再上求言省刑疏論方求言而建言者輒斥力論獄而下獄者旋聞言極切直遷左諭德兼翰林侍講召疏自劾三罪四恥七不如擢庶吉府庶事兼翰林侍讀學士充經筵日講官命纂集經書進覽爲太子講讀以疏論楊嗣昌陳新甲謫官時嗣昌丁內艱奪情入綸扉得士咨抗疏幼之及召對與嗣昌爭辨上前犯顏諫爭不少退辭旨愈不戰慄百聲震大下點爲江西布政司都事未行江西巡撫解學龍以地方人才薦上益疑爲黨徵逮入京廷杖百下詔獄將殺之刑部主事朱廷秀太學生涂仲吉相繼申救并杖戊戌而論日敗將德璟與周延儒乘間爲上言始得旨赦出以

詔候力學免戊復官堅辭乞致仕歸鄱山講學諸黎之下南渡後以宗室召陛大宗伯著祭禹陵出都蒙高皇帝全厲聲曰鄉竟舍我去耶對曰朝廷舍臣臣舍朝廷差歸南都已陷乃立主閩中憤二鄭兄弟不出師自請行邊命以閩部招徠擒數諸生出信州會七閩及江浙諸閩人子弟之兵可四千人而無餉令散去時倘在鄭家朝廷不能問也先生知國事已去遂憤而出師將復徽止餘兵千二百人馬十四持三十日糧行至婺源明堂中鐵騎數千乘務襲之一鼓而潰遂被執抗節不屈死於白亮之官橋天爲書晦門人賴繼謹趙士超毛全潔終不降從死未死前常閉口不食十四日不死乃復進水漿爲高司數百言有乞子名輒中孝經二本子之時統兵大帥日後遣客往勸降畏切故獨寬其梏梏加以禮貌使得從容賦詩作字圍碁

如平時如是者三閱月而先生卒不奇也論者謂其一點不離剖心一生清貧士廬墓不營田宅以身許君獨立故濱死不恤國士與士貴爲一代完節之臣可謂忠孝人倫交所著有洪範明義乃今明義備行集傳編衣集傳四部思陵旌皆已表進御覽其易象正二易洞璣考經大傳坊記集傳表記集傳五部及榕壇問業大滌問業皆已刊行於世惟易小象尚表春秋挾疏象扛梁山考經外傳解遨環杜大滌考經贅三禮定懿旨扛榕壇皆成存或亡多不傳又有易筮命詩春秋表五皆隊於明堂中今悉不可復得先生下山獄往成將之楚門人詩藏書於大滌先生擬以易象正詩序正春秋表正考經大傳洪範明義乃今明義禹貢明義古周明義備行集傳編衣集傳典謨集傳政官集傳爲石齋十二書藏於大滌已而不果今其

書多散亡而逸其半今思作收文序以求諸亡書及諸遺文而亡且爲乃復定治其部居以易象正二易洞璣考經大傳洪範明義乃今明義坊記集傳表記集傳備行集傳編衣集傳禮定七十有七卷爲上部以黃子錄畧爲外錄九十有九卷爲下部乃合十經二錄爲石齋十二書存初志也又述黃子譜四卷爲初部黃子講問十有六卷爲終部皆附離之今足書凡四部百九十有六卷思藏收文峰下先生死諡思烈贈太師文明伯凡講堂皆賜表文明書院今鄭山講堂久已廢爲禾黍唯梁山講堂尚存所謂明誠堂者今爲黃子廟在漳浦之東皋與北山廬相望

門人洪思撰

收文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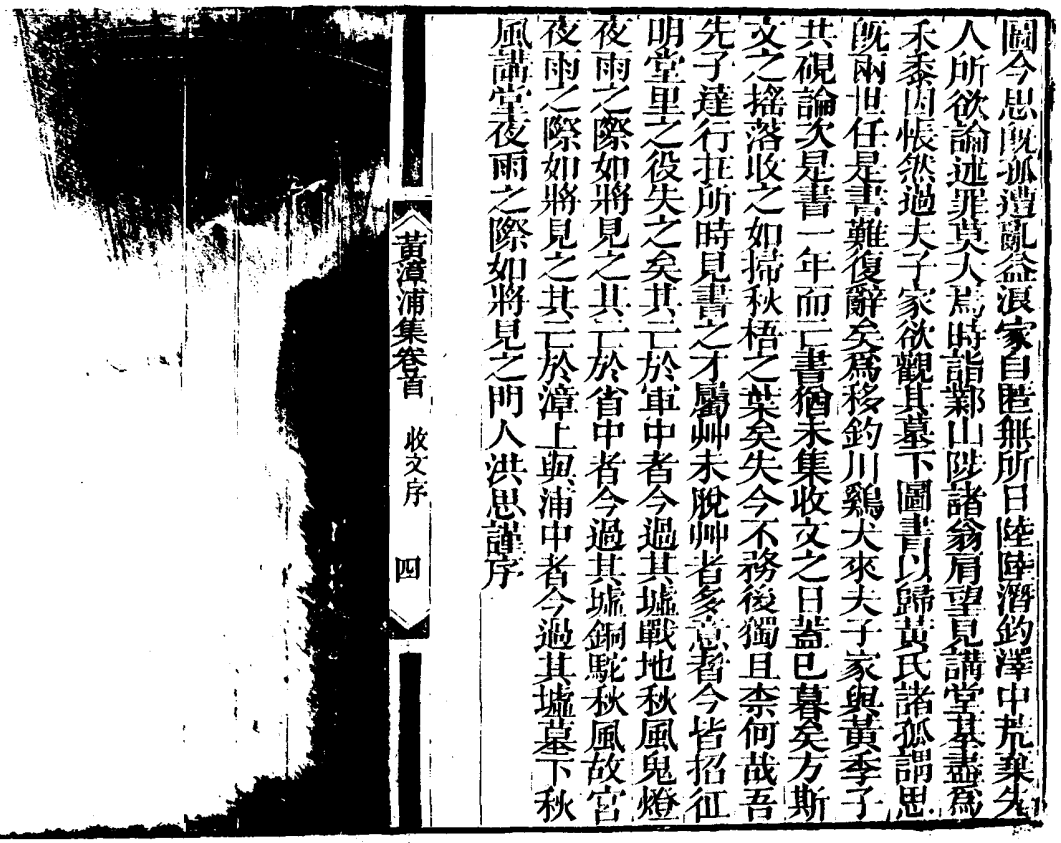
二十年漳上亂如雨夫子之文章欲墜於地猶秋蓬正學仁逸巡未敢言不亦異乎夫子之道忠孝而已矣其孝如曾子及其仕也故其直如柳下其氣似孟子及其死也故其風似伯夷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黃子乎故其學皆可以爲易其行皆可以爲孝經嗚呼斯道不講之日久矣黃子氏出人始知有君與有親以象而明易以數而正洪範以詩而考樂以春秋而定禮以孟子而廣孝經以論語而正備行然後立天人之大業以本於易立臣子之大節以歸於孝經而斯道昭黃子起於漳海之濱教於榕壇而談求仁教於鄭山而談樂性教於榕壇而談格物物格教於梁山而談誠明明誠子弟從之白武夷達於大滌問業者可千人今黃子以忠孝示天下而天下卒而祝

之將二十年所矣其文大滿汎猶放失狂海內吾黨晟未有一人敢起而收文明忠烈公之文萍散者是海內之所流欷而峭責於吾黨余也生稍後矣始知向學天下已騷一日爲先君洪子鼓枻入江過諸翁之麓得舟中受敬身書以講以習不能終日黃子以留都之召行雖入江之日淺空山無人還讀我書且憤且樂至今未忘諸翁也丙戌以來少年太苦一節甚微匿羣葭白露中顛蓬頭而爲漁復洗硯理洪圖以宣究黃子敬身之指趣作五教之圖以爲經作三極之圖以爲史蓋始於孝經而終於易閉戶看松以撰其義深惟先子所欲論述而後乃今收其書爲石齋十二書蓋十經與二錄有黃子易象正十有七卷有黃子三易洞璣十有六卷蓋聖人以通三極之書也而易本象四卷亦附離之有黃子孝經大傳四卷蓋聖人以明五教之

書也而考經贅一卷亦附離之有黃子洪範明義四卷蓋王者性命建極之書也有黃子月令明義四卷蓋王者政事因時之書也有黃子坊記集傳四卷蓋聖人以禮立坊之書也有黃子表記集傳四卷蓋聖人以仁義表之書也有黃子儒行集傳四卷蓋王者任使知人之書也有黃子緇衣集傳四卷蓋王者好惡感民之書也有黃子三禮定本有三卷蓋聖人以正禮樂之書也凡十經七十有七卷爲黃子之正部然而猶有旨書宜力尋之有黃子錄六十有六卷有黃子外錄三十有三卷蓋猶孟子書之有孟子外書也凡二錄九十有九卷爲黃子之下部然而猶有遺文宜力尋之嗚呼其於文也爲溫城爲貫生其於理也爲程氏爲考亭至於今日乃兼之故自漢宋以來未有黃子也先子丑脩增掌門人脩業事潛心夫子十有五年既知其志

行之所丑遭時多故乃不得論述門人晚弼幸於余其譜稍多無所從稽其論貫者常稀其對問者或不詳深念哉而余何敢忘也乃述黃子譜二十有一篇蓋如孔璇與叔仲會之記仲尼凡四卷爲是書之初部乃述黃子講問二十有九篇蓋如冉窮與卜商之撰仲尼凡十有六卷爲是書之終部此增先子之所授與余所采獲之源十者頗定治其部居爲百九十有六卷書大體如此矣實未常一日發廩走句吳於越間力尋之余深考其三書有曰易本象者有曰三易軒轅者三易箕圖者蓋以竭易之務今或亡矣有曰孝經外傳者有曰孝經定本者孝經別本者蓋以竭孝經之義今或亡矣有曰詩序正者有曰詩揆者詩表者蓋以昭詩樂之務遂暢詩律之說今或亡矣有曰春秋表正者有曰春秋捄者春秋軌者蓋以昭春秋禮之義遂暢春

原稿闕



閩今思既孤遭亂益浪家自匿無所日陸離潛釣澤中荒棄先人所欲論述罪莫大焉時詣鄴山陟諸翁肩望見講堂基盡爲禾黍周悵然過夫子家欲觀其墓下圖書以歸黃氏諸孤謂思既兩世仕是書難復辭矣爲移釣川鷄犬來夫子家與黃季子共視論次是書一年而二書猶未集收文之日蓋已暮矣方斯文之搖落收之如掃秋梧之葉矣失今不務後獨且柰何哉吾先子違行莊所時見書之才屬艸未脫艸者多意者今皆招征明堂里之役失之矣其二於軍中者今過其墟戰地秋風鬼燈夜雨之際如將見之其二於省中者今過其墟銅駝秋風故宮夜雨之際如將見之其二於漳上與浦中者今過其墟墓下秋風講堂夜雨之際如將見之門人洪思謹序

大滌函書書後

嗚呼此吾師石齋黃先生所爲函書既成刻而予小子叔倫敬受而識其末者也先生施教大滌實始壬申十年而小子嘯納履而進稽之也夫慎之也夫蓋自是叔履所至朝夕險山巨水榜叔倫靡不從遂靡不得執經而問焉因嘆斯道絕續之繫先生甚大也先生當絕學廢興晦食日之會明大義垂微文楠綱崩常蹈仁致命以示此身可不爲身用而不可不爲世用即可不爲世用而不可不爲吾道用一德移於孝毋而弗忌三事埒於稽盟而必哉人主之尚欲正之劾逆逆倚先生一人是重焉而亦即爲宵小齮齕之藉啼饑笑鳳衆指不祥而先生方且安繹奔車之間振衣覆舟之下日與其徒窮白世可知之變發一言可盡之藏以庶幾所爲忘食忘憂而不知老之將至云者至悕悕君父劇切良友之思雖當澤竭身枯志遂過涉而慷慨所激底於從容人參飛餌用相藉慰繇是知先生忠孝至性邁絕譏夷烟楮所傳皆其瀋賸也今即其書所稱述參允大地略約龜馬續千聖之一鎗見悠悠之來者發而讀之以爲鵞湖鹿洞此中有人而豈知先生之所以紹明廣大測幽度微位不足濟之以德力所窮通之以誠排衆險而有首矢之死而靡攻者其庸直與洙嶧爭烈而已矣七日而聞人誅一會而棘優戮先生固優爲之而不必其即得之其爲人蓋已明懸日月冥格飛走不獨以其書傳而傳其書者益得以愾見其人此則天下後世之所共而尤吾黨今日之責也叔倫因與何子瑞圖築室依講壇之側植楷同畦裒書及正命之遺壽棗其後而嬰之先生幾聲棍署注大及淵者因不盡於此抑予小子卒業而憮然於師教及倫之深雖百一字之拔折簡之優維日有加而庭訓其能爲賢達人勸與同學此尤先生嗜飽之懷終於砥礪植蒼之義比諸折襲者也今也灑掃徒勤魏炤之人師難再炙體如創過全之狂走安投倫獨何人有捧誦如失而已姚江門人吕叔倫百拜敬書

是書也師所自名本稱逸詩皆就佚以後作也序云可以不存矣而猶存之謂之逸詩又云石齋死後世當傳之以當逸事此刻麟書者後學所箋而誦之名也夫子正命以來學人爲誄而莫克似及讀自輓之章則石霞劒壁衣食孝陵九韻光於日月雖使參罔標舉何物尚之夫三九四七之蘊元感帝旁夫子自莫能過而世共嗟於元老之輕出傷非其旨矣思古人正命吐言俄頃而夫子之言自酉臘廿五日以及戊之三月十五日凡八旬中詩存極博古黨集之舉名絕筆則何也婺源之役魂魄已歸闕廷天留八十日以成此書厥數恰符詩曷夫子素示易詩春秋渾涵稱象則此日此書之出爲貫通運乾乘焉非徒輯也黃華道人曰遺稿散陌人間默禱先生力掇盡錄時惟五言

絕七十二詩被攜北去從某公得鈔本餘皆先生原筆七絕前後行草獨癡想一册作八分若五七言律及古詩俱繩頭小楷端整古勁蓋先生捉筆時便志爲萬世下事今既散而復集不期巧合意先生默有以相之差足慰於地下也今讀其詩自責躬以至別山中如昏曉夷猶諸什宛然雅風不衰孤憤則昭昭揭之抑何疑貳非必如鄭公心史緘落井中後四百年而始發也逸詩原本五言古詩一十一章五言律詩八十二章七言律詩四十四章七言絕句百有二章五言絕句七十二章凡三百十一章滌山門人何瑞圖謹述

石齋十二書部次　洪石秋元編

初部

黃子譜凡五卷

上部

黃子易象正凡十有七卷

黃子三易洞璣凡十有六卷

黃子孝經大傳凡四卷

黃子孝經贊凡一卷

黃子洪範明義凡四卷

黃子儒行集傳凡四卷

黃子坊記集傳凡四卷

黃子表記集傳凡四卷

黃子緇衣集傳凡四卷

黃子月令明義凡四卷

下部

黃子錄凡六十有二卷

黃子外錄凡三十有三卷

終部

黃子講問凡二十有六卷

季子黃子小曰是書凡四部百九十有六卷上部凡十有六十有二卷然而猶有云書宜力尊之下部凡二書九十有九卷然而猶有遺文宜力尊之初部黃子譜二十有二篇終部黃子講問二十有九篇凡三十有一卷皆門人石秋子之所述然而猶有吾先子之逸事與細席之徽言散落在海內宜力尋之方爲我家之全書以示子孫今以石秋子之所製收文序列於後求之當或出

卷一至卷九　疏　　卷十　表　箋
卷十一至卷十三　策對　　卷十四　議　狀
卷十五至卷十九　論　辨　考　　卷二十　說
卷二十一　詔　制　誥　　卷二十二　檄　約
卷二十三至卷三十一　書　　卷三十二至卷三十三　帖
卷三十四至卷三十六　序　　卷三十七　題詞　書後　書事　傳
卷三十八　書後　記　　卷三十九　記　行狀
卷四十　碑　碣　墓表　　卷四十一　墓誌　文
卷四十二至卷五十三　詩　　卷五十四　騷　賦　詞
卷五十五　頌　贊　　卷五十六　箴　銘　祝　咏
卷五十七至卷六十一　雜著　　卷終

黃子講問　　門人洪思述

樂性篇　三近篇　明誠篇　格致篇　中和篇
憤樂篇　博約篇　斯道篇　洪子篇　知性篇
紙上篇　好學篇　爲邦篇　天下篇　正心篇
管仲篇　鄭公篇　脩己篇　知止篇　蔣公篇
看松篇　臥子篇　德公篇　三易篇　詩序篇
易象篇　春秋篇　曹子篇　孝經篇

門人洪思曰余述黃子之言二十有九篇其講業三篇甲申鄞山曰樂性篇蓋江東之會也時四方子弟之來三百八十有四人坐於廡講監立於左城講吏立於右城遂誦詩飛鳥鏊作都講咸出東坐都講四人西坐都講四人以講樂性十有六章黃子之所授也曰三近篇蓋初會也資至明發三舉子弟講業都講六人以講三近有六章黃子之所授也明日客問三近黃子謝未有以對也遂布講席曰弟子就位都講立東弟子臧衮之門人許依鍾格英起而與論臧許都講八人以講三近有八章黃子之所授也明日樂曰明誠篇蓋浦東之會也時四方子弟之來二百二十有八人坐於廡坐定鳴鼓三講吏升壇遂講浦東侍都講五人西侍都講五人以講明誠二十有五章黃子之所授也其間業二十有六章甲戌榕壇曰格致篇蓋以言求仁也曰中和篇蓋以言明誠也甲戌榕下曰憤樂篇蓋言學也以歸於禮樂曰博約篇蓋言學也以歸於詩春秋甲戌榕壇曰斯道篇蓋言知也遂究於鬼神之說曰洪子篇蓋言脩己之務也因授先子以易史

之秝年夫子蓋憂天下之將亂每與先子曲室上下必辨析往事以知吳當時至於今治忽興亡之際相與流涕不能自休故在榕壇有二十有八問業者惟先子一人而已矣曰知性篇蓋言理也遂究於參兩之說乙亥榕壇曰紙上篇言今之人皆讀書徒爲文藝所苦夫子憂焉因及於考亭師之辨與易象春秋禮之文曰好學篇言今之人皆讀書徒爲科名所困夫子憂焉因及於河汾叔度之辨與三易禮樂之文曰爲邦篇言今王道之不講夫子憂焉因及於三易禮樂之文曰天下篇言今人才之遂喪夫子憂焉因及於易象詩樂之文曰正心篇言異於二氏也王汝中李宏甫之言滿天下吾道於是以沒夫子憂焉因及於敬忽之辨也曰管仲篇言今王道之不講朝廷惟患

貧夫子憂焉因及於周官以究於三易詩春秋之文曰鄭公篇言今人才之遂衰士者而無恆夫子憂焉因及於易象詩春秋以究於周官之文曰脩己篇曰知止篇蓋榕壇之終會也自是問業在石養丙子暮下曰將公篇時輟講將入都有將太史公十有八問業至自晉江因舉似先子十有八都講而講貫焉曰看松篇將行矣猶依依松楸未能遂謝四方之問業時有至自繡水至自亩德至自長汀者戊寅大滌曰臥子篇言孝經也時陳臥子錢去非侍青山船始發敬身之談極日庚辰獄中曰德公篇言孝經也時淙德公楊機部侍白雲庫每發敬身之談達夕然其問業多散亡壬午大滌曰三易篇言圖書也曰詩序篇因言樂與律也癸未梁山曰易象篇言圖書也曰春秋篇因言

禮與祿也甲申鄴山曰曹子篇蓋言易也曰孝經篇因言吾黨堵牧游公纓紐而就衰絰之事終焉蓋登第而不仕乞歸廬墓追服三年烈皇之世政在羣小無一人知天下之將亂而黃子獨憂之王道之不講朝廷惟患貧知天下之將亂人才之遂衰士者而無恆知天下之將亂夫子憂曰士者皆為利而考文苟取習俗以誣聖人以愚黔首以誣明王一旦詢治忽善敗之紀直茫然而已為今之學皆如此適足以誤人天下國家使人憂不謂又有忘親之人無恆如楊陳皆去衰絰而就纓紐之事信朝死而夕忘之夫子憂曰士者必不復談敬身之行人心乃遂至此哉吾將救之以孝經使天下皆追文而及質因性而為教因心而為政然而身經九使道難一試書未及上國垂以云嗚

呼豈非天哉而講貫對問之文亦遂散落不能盡存也整冠拜孝陵而效以下報思廟自繫囚至於不食而若親之事畢蓋黃子之易始於春秋已未終於元人癸卯二千八十有五年猶未及於今日乃乙卯春二月黃子生訖丙戌春三月黃子卒作孟年篇終焉仲尼生於商之解黃子生於商之坤仲尼卒於小酉之乾黃子卒於小酉之艮今日之與春秋其揆一也　　閻文附此

原稿闕

鶩庵中寄魏秉德書　與張玉笥書　答林子篤書　與子庸兄書　與劉魚公書二篇　與陳無涯無技書　與吳廣平書二篇　與金聲桓書三篇　招征書　寄家書二篇　在嶽州寄家書

記

雲洞遊記

頌

梁山頌

序

林衆如先生六十一序　余邑侯初度奏最序　沈邑侯前太夫人壽序　八閩文粟序　晉傳韻略序　倪鴻寶制義序　鄭道圭制義序　陳克蘊猶寐齋集序　邑侯汪彥輔制義後序　林奎甫合選近義序　高君鼎遊草序　鄭都甫石室制義序　浦邑侯余翟父制義序　金用叔明府制義序

贊

孝經本贊　八松圖贊

書後

書曾子後　書雙荷巷詩後

傳

節婦袁公傳

文

鄭山肥諸賢文　詩堂告文　矯輕警惰文　過仙霞嶺祭告漁梁鎮神文　修像告先聖文　祭高太史文

彈閻駁葛
雜著
石能言疏　蟲書葉疏　討白窯檄　破奢窮露布　三易發明　三易指歸　靜海易談　樂律論衡　格物證太元經原本　說詩序　三事紀略　責和氏璧　演白馬　釋色無色　文心內符　文心外符　山庭問移乘榜廣引　器難　責貌　七卜　七策　春秋說象凡例
諡音
諸葛武侯　魏司空　韓侍中　魏忠侯　狄梁公　富鄭公

鄭白麓編黃石齋先生集內所闕篇目見洪石秋本
疏
請誅楊嗣昌疏　關　論方一藻疏　關　請脩出廟疏
自請行邊疏　關內疏　將出關疏　出師疏
策
萬秝四十六年策　正學第一　邊防第五
論
人臣當盡力事君論　樂律論卽樂律論後文不傳人論　見駢枝別集　介子推論　季札論　智伯滅公綽論　又見逸集　縱勢論　又見逸文一冊
辯
聲無哀樂辯　又見駢枝別集
議
請絕北使議　關
制
金聲可提督撫畝池太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制　黃蜚可掛鎮西將軍印正總兵制　山東道試監察御史制
誥
川湖雲貴督撫何騰蛟誥
檄
安民檄　廣信安民檄
記
張汝沃草堂記　徙澤記　又見駢枝別集　傭記　又見駢枝別集

序
姚太公八十序　王文成集序
題詞
張氏譜題詞
贊
張燈叔像贊　揭貞矸像贊
書後
書浙試錄後　書鴈蕩圖後　書倪文正公帖後　書紀
南書詠莊後　書洪浩士九日詩後　書陳生卷後　書
何氏尚貢後　書山居帖後　書堵牧子褒史後　書六
韭詩後
碑
韓海羅碑
墓表
李太君墓表　張棐峰墓碣
墓誌
費太公墓誌　林刑部墓誌　李太守墓誌　汪生墓誌
張太公墓誌　王太公墓誌　魏太公墓誌
文
祭蔡外伯母文
雜著
自詛 又見駢枝別集　墨池小談 一作書品論
賦
平一賦

祝
祭禹陵祝　明誠堂啟土祝　明誠堂豎基祝　明誠堂
上梁祝　燕喜相道祝　還山告墓祝　告后土祝
誄
蔣憲長誄
啟
賀宋相公啟
諭
諭諸監紀總兵　諭洪總兵　諭某　諭兩營副總
約
客約 又見駢枝別集
擬作
擬秦報呂相書 又見逸一冊　擬范蠡戒大夫種書 又見逸一冊
擬鬼谷子告孫武子 又見逸一冊

黃漳浦文集　福州後學陳壽祺編
卷首
諭旨
御製題勝朝殉節諸臣錄
禮部議奏
明史列傳
黃子傳
收文序　石齋十二書部次
大滌函書書後　石齋騰書記略
洪石秋本所闕篇目
鄭白麓本所闕篇目
重編遺集序
目錄上
目錄下
年譜上　遺像
年譜下

重編黃漳浦遺集序

漳浦石齋黃公遺書見於公門人洪思石秋子收文序凡四部百九十有六卷富哉篇帙之大業也經辦九種吾鄉鄭端簡公諭視學浙江以康熙癸酉授剞劂公恢存福州鼇峰書院文集十三卷則康熙甲午龍巖鄭玫廉刊取石秋所編刻之近又重刻於漳非全集也余往拜　京師從鄉人乞得一部既歸里始聞公之遺書麗存漳州一士人家鬻寐求之嘉慶丙子屬友人展轉假其藏本以來乃海澄鄭白麓中書所編文三十六卷詩十四卷視廉刊本增多數倍字句間有小異余以廉刊本所遺緝爲十餘册人間始有副墨矣又鈔得石秋及壯悔所撰黃子年譜各一卷逸文一卷又購得易本象一册鄭白麓講義一册近體五七言詩一册逸詩一册皆刻本又騈枝別集一册公孫

藏刻大滌函書二册門下士刻皆昔已行世而今始見余謹藏之以嘉慶沈鼎甫大理督閩學聞其得公全集鈔本數十册於漳人急假校對則倍於廉刊本而不及白麓本四之一其文有刪取已刻者題有點竄者蓋石秋與公季子子平編次原本然有五十篇爲白麓所遺將白麓未及視此本邪余悉錄而益以老時所見卷册遺文遺詩數十彙爲一編重定目錄而仍存洪鄭二家舊次蓋積十有餘年然後公之遺集乃得攬其全以慰平生飢渴矣雖然石秋親執業於公之門去公之歿不二十年加以兩世采獲之勤猶欲思二書之未集而余生百數十載之後私淑無由未嘗如石秋所言一日走天下之深山大澤區區綴緝罣足以尋墜緒然自石秋與其季子相論次以來閱幾甲白麓虛舟諸君子所表章師師繩繩者存若亡今庶幾復遭公

纂述之舊且亦可以少稽學者之憾乎嘗論公德性似朱紫陽氣節似文信國經術似劉子政經濟似李忠定文章似賈太傅陸宣公非獨以殉國震耀宇宙又以公之學與文壯勝朝當與劉誠意方正學上下馳驟與國家相爲終始不可以成敗論二言也公能爲秦漢魏晉之文書間間亦降格爲應俗小品要非其所措意蓋公文以章疏論策爲最其大者壯國家紀綱法度賢奸義利刑政兵食治亂得失之源其端皆元本經術貫古今而神治道使天啟崇禎之間其言見用則天下事尚可爲中興之業易成也及南渡中興后藩迫脅天之所壞固不可支豈得咎出師之否臧哉其它俾牧之製闡發忠孝精氣鬱勃軍旅之作倫焉萬言百函皆發除力所及猶騷心選理咄咄逼言詩則嶸嶸獨造不施磬勃所謂大人之才獨立無儔天下庶得而步趨之哉

國朝乾隆中公與明李文節諸大臣首被褒揚子專謚時國家博采天下遺書裕陵特諭謂公與劉宗周皆一代完人其書惟當改易違礙字句無庸銷燬聖人之宏與天地同量所以植綱常而旌忠讜豈不偉哉道光四年余具呈大吏乞疏請以公從祀孔子廟明年春禮部議上如所請其年秋八月朔日兩府率文武吏奉主入祀孔子廟東廡位明倫羅欽順之次如議備牲醪鼓吹如令典時乃舉鄉試郡州諸生暨鄉士大夫及耆矜數千人從行禮焉嗚呼偉矣而余適以此時編定公全集蒐羅完備然則斯文顯晦之數始自天焉非偶然也公經解九種及榕壇問業咸已著錄

四庫惟文集未及進然公之文如日月江河萬古常新而不廢壯處宜有神物護持後有好義如鄭宮諭等必取而謀公之海內也夫

大清道光六年丙戌夏四月福州後學陳壽祺謹序

八年戊子總督金鑑孫宮師遂倡捐五十金鳩貲鋟公全集五十卷年譜二卷序錄目錄二卷庚寅竣工又續有補刻者十篇並補遺年譜附蔡夫人事

甲午春先大夫病篤遺命喬樅以漳浦全集蒐羅已極完備惟板片浩繁慮久藏不慎或致散缺辜負數十年苦心宜請存貯祠廡俾垂久遠以廣流傳喬樅謹遵遺命呈請蒙藩憲鄭

批准委員收領出具存案

黃漳浦文集目錄上　福州後學陳壽祺重編

卷一　疏

自明試務疏　救錢龍錫疏凡三章

擬汰冗濫清宿蠹以足軍需疏　引罪告病疏

辨仁義功利疏　乞歸疏凡二章

卷二　疏

放門陳事疏　放門回奏疏

恒雪忽以回天疏　擬論楊嗣昌不宜兩喪疏

求言省刑疏　三罪四恥七不如疏

救鄭鄤疏　申明堂政疏

請告疏

卷三　疏

讓賢疏　補牘陳言疏

遵旨回奏疏　遵旨再奏疏

退壽仁清之旨疏　論楊嗣昌疏

論陳新甲疏　進繳書錄疏

乞休疏　感恩疏

獄中乞恩疏　獄中悔罪自明疏

往戍辭朝疏　免戍辭職疏

乞赦辭學龍葉廷秀疏　墓下乞致仕疏

時務疏　擬請誅楊嗣昌疏闕

論方一藻疏闕

卷四　疏

恭慰聖懷疏　衢州聞陞辭職疏一作禹航乞歸

請給禹廟疏　恭慰皇太后加尊并進義師情錄疏

臨安勤進疏一作馬上英方閫安阮大鋮朱大典擁兵不出師等　辭職陳事疏

行都求去疏　再繳勤皇乞休疏

擬申興十三言疏

卷五　疏

前自請行邊疏　將出關薦賢疏一作乞歸

恭報招征啟行疏　將出關疏

諫親征疏　江浙機權疏

出師有期據實再陳疏　進取成謀疏一作將出關

恭報出關日期略陳軍實情形疏一作江浙情形　審明先後緩急疏一作將出緩信會師

陳流民以慰聖懷疏　出師疏

卷六　疏

請定出關駐留疏一作留鎮關內歸屋　四不政疏

乞褒異倪元璐祁彪佳子姓疏　請酌用人材疏一作諸藩暫歸羣賊未靖

再述關外情形以決趣舍疏　食盡兵單請自斃疏

關外謝賜袍靴疏　復發情形疏一作出師第二

孤軍莫救危疆難支疏　江右出師情形疏

續報情形疏一作孤軍莫救一職自決　請卹捐軀諸臣疏

卷七　狀箋表

擬黔中事宜狀　乞言自序狀

路工監司等　諭馬士英阮大鋮賣國箋

詩召劉宗周姜日廣高宏圖楊廷麟劉同升以收人心箋
上皇太后乞趣馬士英迎駕箋　招征軍中諫魯王不奉詔箋
唐王監國箋
擬嘉靖十年上御幽風亭召李時等同觀西苑收穫謝表
擬貞觀元年中書門下及三品以上入閤議事皆命諫官隨之有失輒諫謝表
卷八　表　詔　制　誥
聖安皇帝登極表　潞王監國表
潞王勸進表　唐王勸進表
擬聖安皇帝還都下罪詔　諭惠王詔 黃子錄作書
諭靖江王詔 黃子錄作書　諭魯王詔 黃子錄作書
諭督師輔臣王應熊詔　諭原任兵部尚書張鳳翔詔
諭原任大學士高宏圖詔
諭原任順天巡撫起用江楚總督楊鶚詔 黃子錄作制
宣諭九江總督袁繼咸贛州總督李永茂詔
召工部尚書曾櫻僉都御史郭維經詔
招諭江西兵部尚書熊明遇翰林楊廷麟劉同升詔
招諭太子大傅戎政尚書張國維詔
招諭浙江金華府太子太傅協理戎政兵部尚書張國維及衢州原任安慶府巡撫僉都御史徐世蔭原任福建右布政使徐鳳秋詔
宣諭原任兵部左侍郎朱大典詔

宣諭原任兩廣總督兵部右侍郎沈猶龍詔
諭巡撫福浙軍務兵部右侍郎吳春枝詔 黃子錄作制
諭原任安慶巡撫徐世蔭詔 黃子錄作制
諭巡撫徽寧池太等處地方兼翰林院侍讀學士金聲詔
諭溫處總兵葉光璟詔 黃子錄作制
諭兩浙勘順士民詔 黃子錄作　諭浙東士民詔
諭杭州士民詔 黃子錄作檄　諭溫台士民詔 黃子錄作檄
黃蜚可掛震鹵將軍印正總兵制
山東道監察御史制
金聲可提督徽寧池太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制　川湖雲貴督撫何騰蛟誥
卷九　策

萬曆四十有六年鄉試策　勤政一　正學二　相權三　黨禍四　邊防五
天啟二年進士策　學術　人才　察舉　考課　式士策凡五章　求才一　救世二
卷十　策
體數三　言功四　道業五　武試式士策三章　戰法　兵術　邊計
卷十一　對　議　檄　諭
議論多而成功少畢竟何以反之對
兵制議　馭將議
遼左足兵足餉議　守覺華島機宜議
四省加賦議　六等定罪議
請絕北使議缺　諭朝鮮不宜廢立其主檄

宏光元年六月敷告萬方檄黃子璜作討賊檄
諭浙江江西兩廣諸路出師匡復檄
再諭諸路出師匡復檄　安民檄
廣信安民檄　諭諸監紀總兵
諭洪總兵　諭
諭兩營副總
卷十二　論
本治論凡三章　原法論凡三章
時政論　治天下必先立志論
爲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論　經綸天地之謂才論
卷十三　論
一歲寒暑之候論　裴度論

曹都巫文治論　介子推論
人臣當盡力事君論
平札論　文不傳人論
士工不交論
性無嫉妒論　貴飾尚利論
人主之學以明理爲先論　明君成功必取於人論
精一執中論　明目達聰論
卷十四　論辨考說
三代之學皆以明人倫論　大人正己而物正論
大器猶規矩準繩論　兩朝盜臣論
書品論一作墨池小談　解辨命論
聲無哀樂辨　九邊兵餉考
治麻說

執中用中說
卷十五　書
思文皇帝與聖安皇太后書　思文皇帝與益王書
思文皇帝與潞王書　思文皇帝與淮王書
思文皇帝與桂王世子書　監國與鄭三俊書
監國與劉宗周書　與金正希書
與艾千子書　與錢某書
與鄭元岳先生書　答陳臥子書
與陳臥子書凡二章　答楊伯祥大史書
答張汰沃書　答張汰沃惠集書
與楊伯祥書　與蔣八公書
與張紹和書凡五篇　答張凱甫書

與楊機部書　與葉潤山書
與夏彝仲明府書　與夏瑗公書
與姚霞漵書　與倪某書
與何元子書凡六篇　與張元之書凡二章
與姜燕及書凡二章　與曾叔祁書
卷十六　書
與錢中洽先生書　與傅木庵書凡二章
與萬吉人書　與尹去文書
與戴伯閩書凡二章　答李太虛書
與劉晉卿書　與揭緝止書
與李君翰書　答朱平仲書
與楊文驄書　與吳梅谷書

與馬騰翁書
與方仁植書
答戶兵二部會議書
與黃東崖書
答郭叔子文宗書
與杜都伯書
與張孟侯書
與徐竹孫書
卷十七　書
獄中與鹿卿叔書
與張主簿書
與子庸兒書

與陳無涯無技書
與金聲桓書凡三章
與黃東崖相國書凡三篇
與黃東崖相國書凡三篇
在徽州寄家書
家書
答倪文正公書
與盧牧州書
答劉念臺書凡二篇
答趙景之書
獄中答盧雲際書

卷十八　書

答韓文忠公書
答錢機山相公書
與張湛虛書
與朱節菴書凡二篇
與何元子書
答陳相公書
答韶太史書
答陳御史書
答吳源長少參書
與張湛虛中丞書
與沈令書
與沈令書
與張御史書
答曾叔祁書
與張公亮書
獄中答張助之
答洪尊光書
與洪尊光編問業脩業書乙亥
與洪尊光書凡三篇

卷十九　書

答紀石青書
與唐伯玉書
答姚有僕書
答李元仲書

答鄭元岳書
答陳明卿書
與魏中歲書凡二篇
答何元子書
答夏彝仲書
答陳太史書
答朱王孫書
杖後與甘御史書
與吳少參書
答蕭中丞書
答張恭錫書
答張御史書

答鄭牧仲書
與王伯雲書
答陳臥子書凡三篇
答陳獻可書
與洪尊光編問業脩業書甲戌
與洪尊光編脩業問業書丙子
答洪尊光山居書凡四章

與紀石青書凡三章
答魏裒德書
答曹遠思書凡三篇
答孟長民書

答堵牧游書　答尹民興書
與柯司李書　與徐孝廉書
答徐孝廉書　勤王書
京師與兒書凡六篇　獄中與兒書
與兒書　與內書凡四篇
杖後示兒書　京師與女書
京師與婿書丁丑三月　又丁丑八月
又戊寅正月　京師答婿書五月十五日
京師與姪書凡三篇　赴逮與兒書
京師與族姪書　杖後詔獄書
與外氏書凡二篇　與親串書
與倪鴻寶論書法三則　簡寄大滌與袁兆木上四篇

與倪三蘭年兄書二篇
卷二十　序
大象士一圖序　厤年十二圖序
乾乾坤坤序　屯豪需訟師比小畜履序
泰否同人大有謙豫隨蠱序
臨觀噬嗑賁剝復无妄大畜序　頤大過大過坎坎離離序
咸恆遯大壯晉明夷序　家人睽蹇解損益序
夬姤萃升困井序　革鼎震艮漸歸妹序
豐旅巽兌渙節序
中孚中孚小過小過既濟未濟序
七十二卦對化序
文圖序三易洞璣八三篇　虙圖序三易洞璣八三篇
孔圖序三易洞璣八三篇　貞圖序三易洞璣缺
餘圖序三易洞璣　雜圖序三易洞璣八三篇
詩表序　孝經大傳序
周南召南邶風鄘風衛風部第一
周南關雎至麟之趾表序　召南鵲巢至騶虞表序
邶風柏舟至二子乘舟表序　鄘風柏舟至載馳表序
衛風淇澳至木瓜表序
王風鄭風齊風唐風秦風部第二
王風黍離至丘中有麻表序　鄭風緇衣至溱洧表序
齊風鷄鳴至猗嗟表序　唐風蟋蟀至采苓表序
秦風車鄰至權輿表序
魏風陳風檜風曹風豳風部第三

魏風葛屨至碩鼠表序　陳風宛丘至澤陂表序
檜風羔裘至匪風表序　曹風蜉蝣至下泉表序
豳風七月至狼跋表序
小雅部第四
小雅鹿鳴至杕杜表序　小雅鹿鳴至白駒表序
小雅魚麗至菁菁者莪表序　小雅六月至無羊表序
小雅部第五
小雅小旻至巷伯表序　小雅節南山至雨無正表序
小雅部第六
小雅頍弁至苑柳表序缺　小雅谷風至鼓鐘表序
小雅都人士至何草不黃表序　小雅楚茨至鴛鴦表序
大雅部第七
大雅下武至文王有聲表序　大雅文王至旱麓表序
大雅公劉至卷阿表序

大雅部第八
大雅蕩抑表序
大雅部第九
大雅江漢常武表序
周頌部第十
魯頌部第十一
商頌部第十二
卷二十一　序
洪範明義序
明義上卷序
明義終卷序
表記集傳序
春秋鄭氏傳序
何司農集召序
陸宣公集序
姚文毅公集序
蔡端明集序
張凱甫集序
張觀察詩序
張鯤淵燕喜帖序
施忠介公初度序
冰天小艸自序
盧母節孝序
解仲人奏績序
大雅民勞板表序
大雅桑柔表序
大雅雲漢至韓奕表序
大雅瞻卬召旻表序
周頌清廟至般表序
魯頌駉至閟宮表序
商頌那至殷武表序
明義初卷序
明義下卷序
坊記集傳序
孝紀序
陳宜公五經涉錄序
義倉志序凡二章
倪文正公集序
張煙叔集序
郭正夫集序
徐賁斌詩序
陸侍御諫草序
駢枝別集自序
浙試錄序
馮母貞孝序
魏太君七十四序
洪魯光易洪圖孝經洪圖序

紀南書史勾序
姚太公八十一序
壽祁母
卷二十二　序附書　書後
武試錄序
林欽如先生六十一壽序
沈邑侯并太夫人壽序
魯經閣序
倪鴻寶制義序
鄭道圭制義序
陳克韞寤寐齋集序
林奎甫合遵近義序
高君鼎游艸序
浦邑侯余暹文制義序
逆流小艸自序
古益游詩小序
與爾猷書
書秦華玉鐫諸楷法後
書張公亮墨後
卷二十三　跋　書後
謝河南唐王啟
復沈明府請講學啟
答吳明府啟
賀朱相公啟
王文成公集序
同游祖帳詩序
偶書壽陶商軒
詩一房制義序凡二章
余邑侯初度奏最序
八閩文業序
賀傳韵略序
楊文正公制義序
謝光鏞制義序
邑侯汪彥輔制義後序
李岡甫制義序
鄭都甫石室制義序
金用叔明府制義序
西山李氏族譜序黃子錄作題詞
與曹木上書
質園山中與獻汝書凡六篇
書古文孝經後
復曹司李請講學啟
答余明府啟
答郁明府啟
書孝經別本後

書孝經後
書會試錄後
書九山帖後
書王文成公碑後
書信偏畫松卷
書堅山示兒詩後
書顏魯公郭公帖後
題白書千字文帖後凡三章
書鄴山行圖後
書雙荷巷詩後
書陳生卷後
書倪文正公帖後凡三章
書洪浩士九日詩後
書山居帖後
書吳太公傳後
書松跋
卷二十四 記 碑記
烈皇召對記
鄴山書院記凡二十有六章
三近堂記
畫天下七松記凡七章
大滌書院記
大滌書院三記
游九山記
書聖世頌孝經頌後
書豬康琴賦後
書鄴山帖後
書杜詩後
書余氏書說後
書四子詩軼
書燕喜亭音後
書堵冲宇行略後
書曾子後凡三章
書浙試錄後
書六事詩後
書紀南書詠莊後凡三章
書何氏禹貢後
書楷識帖後
書堵牧子褒史後
跋倪爾徵册子
鄴山講儀記
樂性堂記并銘
與善堂記并銘
書鈞臺八松記凡六章大滌兩書作八松圖贊
大滌書院後記
游窈妙山記一作游陽明洞記
劍山石室記
逃雨道人舟中記
改服記
徙澤記
雙溪碑記
卷二十五 傳 碑碣 墓表 墓碑
胡氏二母傳
陳祭酒傳
林深州傳
節寰袁公傳
文文肅公碑
兩朝忠烈祠碑
王忠文公碑
周忠介公碑
蔡梅巖碣
徐隱州墓表
卷二十六 墓誌銘 碑 墓表
左忠毅公墓誌銘
涂納言墓誌銘
張枕公墓誌銘
唐棣之墓誌銘
陳繡林墓誌銘
建何司諫世德碑洪本作何黃如碑
劉寶鵬墓表

吳太公墓表　張凱甫墓表
李太君墓表
卷二十七　墓誌銘　墓碣　祭文　誄　哀詞　行狀　附
墓誌銘
張石閭墓誌銘　夏行之墓誌銘
倪文正公墓誌銘　周忠愍公墓誌銘
張文毅公墓誌銘　朱完初墓誌（大滌函書作朱贈公完初誌銘）
殷太公墓誌銘　費太公墓誌銘
林刑部墓誌銘　李太守墓誌銘
江生墓誌銘　張太公墓誌銘
王太君墓誌銘　魏太君墓誌銘
張峰張先生暨配林孺人墓碣　祭涂經世文
祭林伯麟文　祭高太史文
祭蔡外伯母文　蔣德長誄
張汰沃哀詞　陳太公哀詞
蔡清谿行狀　姜太公墓誌銘
夏母王太夫人墓誌銘
卷二十八　雜文　頌贊　箴銘約揭題詞
大滌書院告李忠定公朱文公文　凡二章
脩像告　先聖文　壬午還山告墓祝文
告廈土文　明誠堂啟土祝文
明誠堂上梁祝文　明誠堂喜基祝文
講堂告文　瓶窰祖道祝文
鄴山講堂哭烈皇帝文二章　鄴山告司土文　黃子錄作鄴山講堂祝文

鄴山祀諸賢文　祭禹廟祝文
信州祭山川旗纛文　過仙霞嶺祭呂漁梁鎮神文
矯輕警惰文　弔狂商華士文
榕頌　南郊禮成頌
孝經頌　聖主勤政典學頌
聖世頌孝經頌　梁山頌
五十六賢贊　張煙叔像贊
鄴山箴　凡七章　洪鈞光箴　凡三章
寶瓢生箴　徐商之箴
倪梅生箴　吳李公箴（大滌函書作偶吳季宏）
姚有僕箴（大滌函書作存箴）　應前進學箴
密行堂左右銘　凡二章　鼈菴左右銘　凡二章
閩巷左右銘　凡二章　法廬銘
酬約　客約
講堂質約　獄中自明揭
欲辭銀綺揭　代言題詞
張氏譜題詞　密洗廬銘（以下從大滌函書別本補遺）
鄴秋沈家逸事
卷二十九　雜著
易象正序例　春秋說象凡例十九條
繫辭說象凡例十九條　本卦說象明義凡例十九條
本卦說象疑義凡例三十六條　易本象序例
三易發明　三易指歸
靜海易譚　與孟長民說詩序

卷二十　雜著
春秋捃略　黃子錄作說
孝經辨義
儒脈
子靜直指
書示同學二十一則　缺一則
卷二十一　雜著
伯夷傳
讀劉子
書韓非子
擬范蠡與大夫種書
弦高
知伯滅公錄
徙木立信
秦魏如未
縱勢
擬客說武靈王書
史中記
擬客說宜陽令
擬館舍人說虞卿
伐蜀前記
擬莒夫夫說樂毅書
擬燕將復魯連書
擬客說武安君
樂律論衡
太元元經原本
朱陸刊疑
格物證
讀遯周書
讀陰符
擬秦議呂相書
吳起
又論吳起
齊威朝周
齊晉如水
擬鬼谷子與孫武子書
蘇秦激張儀
胡服記後
魯仲連
擬蘇黃責樓緩書
樂毅
伐蜀後記
藺相如
魏無忌救趙議
魯仲連不帝秦

讀范雎蔡澤列傳
擬穰侯責范雎書
伐楚
擬宋玉景差說項襄王
卷二十二　雜著
興元紀略一　黃子錄作書　留都播遷事
三事紀略
解遼環中闕
解遼環上闕
解遼環下闕
卷二十三　雜著
責貌
責和氏璧
釋色無色
又心外符
七策　作殉家隱策
乘桴廣引
自詛
駑葛
石能言疏
討有窮檄
卷二十四　雜著
懿文前編上　諸葛武侯　魏司空韓侍中　狄梁公　富鄭公
懿文前編下　王司徒張留侯　裴晉公　寇萊公　謝太傅　李鄴侯
卷二十五　雜著
懿文後編　楊太師　李太師　彭太師　商文毅公　王大傳
梁太師　解學士　薛文清　岳文肅　王三原

馬太師　太子太保劉公　夏太師　丁少保　王
謚中丞　贈東宮　余講敏　贈襄毅　胡端敏　李忠卿
贈太保　王太保　太子太保梁公　贈少保公　楊尚書
太子太保吳公　贈光祿　吕侍郎　舒脩撰

卷三十六騷賦

寒騷凡九章　續招魂凡三章
續離騷凡二章　九繹凡十一章
九辯凡十一章　九訴凡九章
劉招　續天問
讀騷凡十有五章　聞雷賦
梁山鋒山賦　洞庭賦
平一賦

此漳浦黃忠端公待漏圖小像也宏光乙酉馬阮當國公去位還閩畫師林陵曹彥所作藏海昌蔣氏道光六年丙戌餘杭訓導時樞假諸友人摹勒上石置洞霄宮三賢祠祠故祀宋李忠定公朱文公蓋公講學大滌山所建後人以公配焉從公志也蔣翁杰又訪名手塑公像以配李朱二公公之盛德不能忘於人若是其至乎八年戊子閩中鋟公全集梁茝鄰藩伯自吳門寄畫像至因縮摹於卷端士君子誦公之文瞻公之容齋邀起敬咨嗟歎慕於百世之下者憬然如見端委立朝不忘恭敬之心抑其氣象睟乎金和而玉溫則又追思公正襟講道之時未始不予人以可親也於乎禕矣九年己丑冬十月福州後學陳壽祺謹識

鄴山弟子莊起儔編

按先生年譜自莊氏外有石秋洪氏本自麓鄭氏本洪名思字浩士號石秋子龍溪人莊漳浦人一字子鶴鄭名亦鄒字居仲號白麓海澄人康熙五十四年進士官內閣中書莊本較詳且實偕先生出師至建陽而歸尤多目見之事今以莊氏爲定本而洪氏附之鄭氏稍略且最後出故所採亦略

神宗萬曆十三年乙酉二月九日先生生先生諱道周字幼元一字細遵學者稱石齋先生詳稽其誕爲月已卯日庚戌而時丁丑命直南斗次於奎初實涵象緯之秀又所生之地莊漳郡銅山所之深井世稱深井黃氏其地鬱葱環過大溪注溜先生之生蓋備萃天海之精者也曾祖侃介公諱宗德祖

肅毅公諱世懋皆以先生貴宏光中恩贈俞旨而未及授勑父青原公諱嘉卿初贈文林郎累贈如先生秩母陳氏封孺人累贈太夫人貢生陳王教之姊也姓振之夕青原公夢金甲金斧擁神人而至故先生續騷之詞曰始龍夢彼乾精兮嵌鏐鎔其若鎧趨嶸崒而談砷兮旋盤礴於腑內龍爲父稱故先生初字曰螭若也

十七年己丑先生五歲入小學受論語先生曰二三葉書孔子止教人讀書有子如何教人孝弟孔子止教人老實曾子如何教人省事問之授者不能答洪譜略同

十九年辛卯先生七歲青原公以事至會城置通鑑綱目躬負以歸手爲點定先生聽夕研閱便知忠良邪正之辨人治王道之大按丹臺林公諱茂桂續騷序云七歲讀父書過目成誦也洪譜略同

二十年壬辰先生八歲即能爲比偶文顧獨喜挾册走最高峰倚松歌石踽踽忘返先生雖恬焉髣髴然脩勑趨上冠履濟楚稍不如意即棄去雅不樂與儕俗等夷故獨從伯兄講業於漁鼓溪之頓坑者八數年自經傳子籍旁及詩賦聲律鉛槧陰陽之學無不旁精元覽焉洪譜略同

二十二年甲午先生十歲按丹臺序云十歲作古文詞若有神授也洪譜闕

二十五年丁酉先生年十有三往來過從輒多長者游按先生和邑王文成祠記云憶余舞象時常游邑中時時襲西過瞻舊祠疑其庭徑湫側意世有達人溯源嶓岷必有起而更事者今果更卜奕起也

洪譜師如平和過王文成公廟而歎見其湫側爲之徘徊乃去既三十年四明施公爲漳海守始改其廟貌移之於東郊以詩子聞之喜曰以祖功德禮也於是爲之碑因歎其學被於天下高接於陸家卑入於佛者今天下爭之然漳海自紫陽以來垂五百年矣已久淫於二氏而平和獨以敦樸無詖邪相靡學士篤於經綸皆其山川雄駿包鬱使然亦賢人所治諄諄講道之力昌黎所謂民醇易於道古者乎乃入其廟而歌曰折瑤枝兮搴瓊蘜思君兮中阻飢揚靈鼉兮播靈旗矯欲來兮何期大江橫兮大傾絕羽朝議兮馬當發招余弓兮雲中遺余珮兮木末雖無德兮心所知曾音來兮安足辭露所生兮雨膏之苞有風兮蘭與吹追鄰車兮抗嶧馬上天兮下土時不同兮安得游登君堂兮不得語耿徘徊兮中

夜晚何令諸生歌之以爲迎送神之曲子已而悲曰得毋以爲楚聲乎

二十六年戊戌先生年十有四喜談黃白術有棄家騰舉意適江西二王子至先生偕刺伏謁言丹砂可化爲黃金其說有驗而是時神宗靜攝頗好道家言先生遂作青將因王子上於朝而又聞羅浮二山有眞人居焉其上多明砂曾青諸靈藥物意忻然欲往會先生母族有宦博羅學齋者其子往觀先生遂偕與往至博羅聞有韓大夫素以賢豪好士稱先生不遠宦著經詣韓大夫語及羅浮振筆作羅浮山賦無停思而多奇字大夫訝曰年少軼才也卽邀先生與諸子同處於別館自是藉其一馬一力遍遊羅浮韓所謂朱明洞者暮返朝往冀有異人隱現其間時時長嘯以呼之一日策馬渡水

水驟泛人馬漂溺里許得淺渚不死然緣茲遘疾不能數出韓之諸子競以醫藥進方霍然起而邑有會某者亦豪公子也介韓氏以迓先生先生既至則已蚤勅治具相與登觀海樓轟飲極歡酒酣因以觀海樓賦爲詩比撤席返已夜分矣先生晨起疾書數千言致之曾氏則又大訝雖宿搆未遽能如是乃奉十金及二葛爲壽先生辭金而受葛繇是神異之稱遍博羅焉（洪譜略同）

二十七年己亥先生年十有五寓博羅有貴族以女議配者先生謝卻之續騷所謂神女嫮媄而相慕兮又孰知余之不敖娶者也按先生與張煜叔書云僕生年十五六猶問媚氏男女匹配是爲何故迄今思之噴飯也然則未定之戒先生不爲血氣所動久矣（洪譜略同）

二十八年庚子先生年十有六按丹臺序云垂髫卽志四方游羅浮崧臺匡廬所至名公鉅客無不下榻虛左何待結撰俱黃金贄而白璧酬意弗愜脫屣矣又聞先生游歸發篋諸稿皆詩賦書原公經義之先生遂焚其稿更習舉業然於時事得失往往慷慨指畫有賈生流涕之意不能自禁云（洪譜略同）

二十九年辛丑（洪譜）先生年十有七治律呂

三十年壬寅（洪譜）先生年十有八作疇象

三十一年癸卯先生年十有九按先生自注續騷云秋書干潛泉不用而去

三十二年甲辰先生年二十按續騷云曷不覩夫天宮兮閒要渺而莫底自注云春欲詣闕上大理通書不果

（洪譜）秋七月子獻時事策以干藩臬不用而去

子二十歲之平和居大朋山所謂大峰山也春欲往闕下上書不果夫子知王道難行也河汾二十而學成慨然有濟蒼生之心游長安上書文帝談王道也召入見而不用伊川二十學成慨然念蒼生游京師上書仁宗亦以談王道也乞召見不報夫子知王道之難行也況欲以白衣之士一旦出蓬戶談非常之功動明主乎

三十三年乙巳先生年二十有一復游於粵數月而還按先生徙澤記云太陰處火之年中谷有罹之歲其德背寅其刑在申龜龜者震驚之日曉曉者風雨之音蓋是歲青原公有族人之難云又曰分巡虔閩劃別親愛北揖大王之峰南歷[redacted]之障西踰五里之嶺東涉二女之江還射的之舟山聲橈

之道踟躕四顧不自知其寥落者也或疑先生一時遊歷水必及此蓋命舟所至隨舟舉之不專在是年也洪譜略同

二十四年丙午先生年二十有二移居頓坑按徙澤記云時歲柔兆二月得乙巳加於丑爰託幽谷隨負白首幽觸望樹雖迫處此豈得已哉當時伯兄匪石公亦已佐讀躬耕矣故先生後有別兄詩云憶昔親在時四畦少遺穗吾兄日拮据手口俱憔悴又言某閒助兄抱鋤輒十指出血暇則還從松間讀易嘗與兄讀易大石上有虎出其下因謂之曰吾兄弟在此談經爾亦來聽耶虎乃弭伏而去於是先生更築小隱引水爲沚雜樹丹荔龍目橄欖諸果續騷所謂鑿井石以爲巖分爰遯乎窅冥之宮者也又曰攬牛夕以挹精兮謁彼嶽於陽侯先生自注云是秋再干潘泉不遇洪譜略同

二十五年丁未先生年二十有三夏四月丁外艱按丹臺續騷序云遊歸而伯家變益甚先生自序亦言不能自其殯殮酬應萬一又聞先生當父疫延告諸友得數金號哭奔馳且踊且仆中途忽遺其金行十餘里乃覺悲傷怔忪復還尋覓有野人得所遺金守之不去曰此必鄉者孝子所遺也俄而先生至呼號搶地野人曰金幸在此老夫懼所需之亟也故踆踆於此以須君來耳悉授所遺金先生於是捧野老令坐拜謝而去故憂愁憤鬱而作續騷而邑父母黃公諱應乘爲之序曰余治漳浦初校士得黃文置第一及召對多士獨不見黃生已知其有父喪也徐詢其狀數繫縶往來山間時時遨遊千里外趣伍使召至果白衣冠揮涕至縣庭偃蹇不拜大聲言生命數奇不能事吾父又安能事長者遂趨出余大異其人數念生貧問所言具悉無有乃問撰結何若生又自謂無有既乃隕涕出其袖中書文如離騷也

洪譜夏四月丁外艱念其親怔忪未能自直負奇以死又値艱難委命於窅山親戚乖離無以自振窮至不能爲喪雖欲自比湘纍又何過焉故憂愁憤鬱而續離騷賦作離騷經既殤作九鑿傳南海黃公應舉爲漳浦令初校士得子文置第一黃公心異之以爲其人必魁岸而多鬚老大如平津牧家時少者亦不下如長沙王叔欲見其人及召諸生倉皇問眾人黃生安在知其有喪乃徐詢其狀蓋二十許人數繫縶往來山間時時游數千里外黃公又大異之以爲彼所謂仲尉子平之流者乎出其袖中書文如離騷黃公見之泣曰余亦幼而孤而黃子如此者其才使之然也余視生類有道者千古

而下多知生者余未敢自爲知己也而其相值則既如此矣

三十六年戊申先生年二十有四館於盧司徒曰令從者給侍久之先生弗樂也適孝廉張紹和諱燮至浦與先生談契如舊相得既還郡言於太史高公諱克正爲書以逆先生先生遂以是秋來居紹和之霏雲居紹和性通脫先生竟夕危坐平居未嘗離衣冠於是紹和不敢爲宴見命其弟姪叔科諱紹肅先生晨夕起居紹和乃時閒出商略上下故先生後有書云某嘗臥齋頭近千日盤盂庋閣半可勘銘也洪譜略同惟編次在丁未年下而闕戊申一年竟有脫誤

洪譜子講易於漳上居云何蘭水之人或以爲黃子達者少宰蔣公始見子而問易子與之略談大畜而別於是蘭水之

人聞之往而問易焉此條亦編在丁未與前條
疑連亦脫寫戊申也
三十七年己酉先生年二十有五服除是歲奉母僑居浦邑中
已聚徒人林氏復居浦之東郭按先生徙澤記云於是屠維
作噩日月俱合獨掖老母外託人國伯達斷情於華陰謂伯兄也
仲翔寄家於蠻服雖得雌得雄未辨出世之心而匪兕匪虎
各深在野之感矣又曰計吾生世稍有知識未二十載三移
其居焉秋七月先生赴會城就試不遇返渡釣龍江舟覆溺
水恍惚如夢遇有一人導之前行至一殿甚宏敞榜曰倪黃
復導而出出乃泊岸衣裳盡濕先生大異而姑識其事天啟
壬戌遊館之夕倪鴻寶亦夢之比揭榜倪第一而先生第二
兩人各述所夢遂相得甚驩厥後行事亦相類蓋定數云
洪譜黃子既免喪乃奉母書原夫人廬於東皋以居後門人

築爲明誠堂今爲黃子祠也隆武二年賜表文明書院　子
作易本象凡八卷亦以深明天人之際然猶謂未足以盡易
不欲存以屬門人張若化張若仲存其草於山中令勿傳自
易象正作而後門人以易本象附其後　子少時常推李文
利之律呂而用之今復推之於東皋之上知其不然也乃求
之史記伶州鳩管夷吾左丘明而律正然後黃鍾之二十有
四律出焉然則子之律何取之曰子之律蓋取之麻與易也
吾觀子之推律也凡有二寸分之以爲二宮上宮以爲節下
宮以爲中中之氣陽也節之氣陰也上宮以爲陰下宮以爲
陽始於黃鍾之陽八十有一終於黃鍾之陰三十有九嗚呼
有律以來秦人或以黃鐘之陰爲黃鐘漢人或以黃鐘之陽
爲黃鐘故李文利及鄭世子諸家皆因呂氏淮南子以三寸
九分爲黃鍾矣至於子始以爲不然而正之然則京房如何
曰京房之律有六十萬寶憲之律有八十有四錢樂之律有
三百有六十而子獨以爲京房精微也謂其猶有古人之法
存焉然皆不知一律之各有一百二十分與一律之各有上
下宮陰乎陽樂之變既二千年必達人起而整頓之乎
三十八年庚戌先生年二十有六時時來郡中諸先達競延致
如素交先生雖布衣輒持古誼坐上座無論按先生榕壇問
業云某未爲諸生時嘗過鄭觀察力取器量喜問某云若知
北極有處中大否某謝不知又問表影有處倒有否亦謝不
知又問日出入有非卯酉否又謝不知觀察默然別論史漢
文章諸雜事某歸愧恨不食也夜持燈坐中庭如此兩
年之間二三百日乃知南北中分陰陽贏縮之說以升觀察

授我誣也先生又嘗於鄴山告諸同人曰後生近先生輩最
爲有益某年二十餘嘗同丹臺林公至郡寺謁西聖及先賢
像林公曰若知今茲其謁者何人也某云聰明智慧人也林
公曰是億劫來勞心苦行人耳吾輩硬豎脊梁仰鑽勞心霜
鐵苦行則異日亦可受人拜謁矣嗟乎後生求益何可不親
近先輩洪譜略同
三十九年辛亥先生年二十有七時攝浦篆爲司李張公諱鵬翀
而主府事者爲昭余閔公諱夢得於是邑試郡試皆以先生爲
第一洪譜略同
四十年壬子先生年二十有八補郡弟子員時督學馮公諱挺
先生文及一歲寒者之候論大加元賞遂拔赴棘闈
洪譜了人省赴秋試下第以歸餘略同

洪譜子教於東皐謂門人曰此道寂然今當於深山之中遇之也城市之中雖欲哀呼無可告者昔者孔子順見公孫龍曰不說非馬卽以爲師公孫龍謝之曰我無非馬更無教處嗚呼僕生平放浪若此風恐不足以頡轉人心今舍數行帖括更無教處徒使人厭耳然則當時有銅山陳子上奇者門人所謂西陳有銅山陳子瓘者門人所謂南陳非帖括之徒歟曰子之學與先問業於其家者唯海邊西南陳耳蓋喜其貧而親之入則與子共硯出則與子共衣夜則與子共被曰則與子取柴水子每爲之嘆曰可以援干而舞者西陳之才可以戛擊而歌者南陳之器其事於子也最久故皆鴈於忠信以澤於仁義之言甚深既成進士及在朝廷惟一意報主以名教爲己任西陳開府於三巴南陳監軍於長沙皆以

不屈而死於賊甚烈今行人過銅山下因以想見其當時從子講業於石齋之山時必留之移時乃去因呼曰此三忠臣石也又如銅山考廉劉子善慰之清夷與舟山考廉張子若化進士張子若仲之靜溫在盛明之世皆不樂仕無一日不以山居自娛人皆曰此國之顏子也門人歸之仁以張劉稱

四十一年癸丑先生年二十有九作大成經以形聲色九九相推各得七百二十九本河圖曲折之勢兩其陰陽以六因之盡萬物之用然大衍與太元同蓦其所差者調元會運世與歲月日時約略相等耳今其書亦未行於世

洪譜子始杜門於東皐將以著書也旁鑿一竇惟問業者得入焉戒門人曰人苟有近於勢利者則君子必避之也古人讀書入山必深入林必密矣但杜門乎 餘略同

四十二年甲寅先生年三十時督學鄭公諱三俊校漳士先生試居第五

洪譜作詩表

四十三年乙卯先生年三十有一春粵之潮州守詹公諱佐雨遣使致幣迓先生居都齋命其子侍先生講論先生因宴次論文請以文行酒樽酒未冷而文成先生得文二十二篇引滿二十餘大白而先生徑醉矣居頃之先生意弗愜不辭徑出詹公更備體而導之歸先生歸未幾遂赴試是科典試事爲內翰來公諱宗道及科臣姜公諱性得先生文擬第一矣而以遵式聞督學鄭公嘆惋久之因以齒錄後序屬先生代草來公姜公出謁先生旅次皆嘖舉也既而鄭公中蜚語解組將以先生歸先生行至水口而兄匪石公以母命及之乃還鄭公

復舉學租百三十金爲先生母壽故先生於鄭公感遇尤深 洪譜也略同

四十四年丙辰先生年三十有二方杜門著易象劉漁仲云先生在浦東草廬於時已有易象八卷疇象八卷當時亦三屬草本但文義與今象正俱別耳

洪譜杜門作詩揆春秋揆以應人之求

四十五年丁巳先生年三十有三先生杜門不出有問字者皆如種與蠶從狗竇中往來授業按先生林奎甫制義序云奎甫既高車下里門從容扣狗竇從予談談天下長者不復議論文字又曰予少奎甫一歲今三十三年矣自稍有覺知十餘年以來文人參契如卜之墨兆者多矣是予所爲夙怀也 洪譜略同

四十六年戊午先生年三十有四是時督學岳公諱和聲抵漳校士按先生第一因極論喜怒哀樂未發之旨復與先生講學會城秋八月先生中式鄉試第七人典試者爲內翰丁公紹儀諱日禮科張公諱孔教分校者晉江令張公諱嶲松江華亭人也洪譜同十一月子如京師作逆流序餘略

四十七年己未先生年三十有五歸自燕都復杜門著三易洞璣未就客有哀其雜作爲駢枝別集以行世者非其好也於是先生自爲序曰夙年著書數十萬言明天地之道帝王之義萬物變化之紀極博窮微世猶非之乃復卑貶其論以自託於雕鏤之末然其持論不一往往自鑿今之人亦無得而稱焉

洪譜自京師歸復杜門於東皋有書與門人曰騎驢載道淒風烈日計六千里幸以皮骨歸見老親雙鬢之外四壁自如窮於昔日又有書曰僕自兩年來日市數升米或一二斗許雖茁魚薑蕨莫之敢問自計爲諸生時未嘗至此今無可奈何耳貧何所不樂但令老母日憂朝餐殊非人理耳忍此過後年不知如何

光宗泰昌元年庚申先生年三十有六以三易洞璣未成書則布算夜測分野鏤戶無外交有書與紹和云某寡特之生與六親澹泛自以一身飄泊靡海獨守廬舍無似人聲動二三月也洪譜同

熹宗天啟元年辛酉先生年三十有七是秋公車北上生平著經書制義其刻行於世者曰逆流小草其未刻者亦不下千餘首嘗有言曰戰場中拔戈救兄異鄉裡遇妻憐子天下事

都如做秀才赴科場時則何事不可做也洪譜甚略

二年壬戌先生年三十有八成進士是科會試分考者爲韓公諱日續得先生文異之曰此必福建黃子也比拆號益自詫不妄又起儒聞之先君先生既授館職乃不能別僦屋寓於漳會館之廡下先君諱烈時登壬戌武籍每策蹇伏謁先生通刺以手雛旅次雜遝而門戶悠然是時魏璫虐焰方熾文湛持諱孫鄭崇陽諱鄤與先生約同盡言報國湛持請以身先之死而後繼之先生疏稿已具既而弗果故先生後有疏云鄭鄤者天啟時與臣同爲庶常鄤與震孟先後抗疏臣以迎母且至三疏三焚鄭常以爲怯嗚呼先生許友報國之盟蓋敦篤於十餘年之後矣洪譜略同

三年癸亥先生年三十有九迎太夫人來京就養而孺人林氏

侍太夫人至嘉與病卒時同鄉周公諱起元方巡撫姑蘇聞之經紀其喪更造人護太夫人至京及歲丙寅周公以忤璫被逮先生在家傾湊得數千金隨衆捐助而太夫人猶恨薄酬也按先生與煙叔書云吾母聞綿翁之變涕泣闌干至爲婢兒所笑母乃愈泣繼之以詈今想此懷猿腸盡絕耳洪譜同

四年甲子先生年四十初散館授翰林院編脩國史實錄按先生疏有初散館請使朝鮮之語洪譜同

五年乙丑先生年四十有一夏四月請告歸里秋七月至家冬十二月葬青原公於北山因結廬其下躬自負土成墳勒先人行事銘於屏石盥沐爲書每書輒舐筆以拜一字一拜拜畢而後書文皆從右如三代以上碑復立小石屏於墳後顏曰青原元宰背鐫三十五字語同右識不可解次及墳庭亦

取青石員砆之著河洛正變之文宛然地上經營數年然後就常日吾茲塋域上下數之卦變俱全後世誰復有能知之者張鎭樸瑛曰先生自是之後出則言朝還則守墓蓋百年精神結聚於此云

洪譜子曰乙丑春余在長安與劉御史忠隔一邸舍余旣以講筵獲罪御史用劾魏璫杜門雖咫尺不相往來旣逾月御史以甘肅差去余用侍養歸未移時而禍發所不見血者劍首之縷也（餘略同）

鄭譜當魏璫時經筵故事展書官必奉書縢行道局以爲經筵道尊不宜有此獨以平步進魏璫目攝之不能難也

六年丙寅先生年四十有二春娶夫人蔡氏計部蔡公（諱乾坤）女也越兩月而母太夫人違養先生水勺不入口者五日自

此勅斷外事依依北山不面津顯不與宴會不作詩文也（洪譜同）

七年丁卯先生年四十有三時海寇屢警摽掠肆行郭外邨里遠近爲墟先生獨營墳不輟諸暴客亦相戒無擾臘月乃葬太夫人於北山（洪譜同）

毅宗崇禎元年戊辰先生年四十有四是春葬先祖母及伯叔又葬前夫人林氏於北山之左嘗有書曰吾今葬祖母伯叔及亡妻畢便當向平婚嫁之願每發一書頭髮便白然視世間舍此亦無復情致窶人子作此浩蕩爲諸銀窖子所笑柰何柰何又按先生詩序云八月淡墨已除甫親筆硯有挼琴示諸知己之作又有同諸生出墓側談經分命四章各證所說之作（洪譜略同）

下已階三級調用矣而禮科又吹索浙閩事數次不已先生遂更三疏乞休同官倪公（諱元㫤略）抗疏神先生爲古今第一詞臣願以職讓先生因屬之以詩其序曰文網未釋乞休爲勞倪鴻寶特疏見白爲詩言謝非乖叔向引誰之情未殊孟博避谷之旨也夏五月朝上以久旱步禱南郊十三日乃釋舊輔錢龍錫先生於是有大解網之詩而乞休之疏旋於後十一月廿七日下矣臘月舉一子親朋畢賀蓋即長公子麐也故先生詩云乳汁不從倖米得後來應記伐檀詩是也（洪譜略同）

五年壬申先生年四十有八春正月束裝將行有放門陳事疏略云臣自庚午正月攜家北上今又正月間關南旋往還月餘首尾三年在朝班不上三十日食俸米四石五斗罪過山

積徒餘慚恃一旦濡然辛及錢喘冒昧吐之臣自少學易以人道爲源以詩春秋推其運候上下載籍二千四百年攷其治亂百不一失其法以春秋元年己未爲始加五十有五得周幽王甲子其明年十月辛卯朔日食以是上下中分二千一百六十年內損十四得洪武元年戊申爲大明資始戊申距今二百六十四年以乾屯需師別之三卦五爻丁卯大雪入師之上六是陛下御極之元年正當師之上六其辭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自有易辭告誡未有深切著明若此者也凡易一卦直六十七年零一百五日一爻直十一年零七十七日有奇今歷十分之四矣臣觀陛下開承應天君之實而小人柄用懷干命之心陛下以大君之哲可制小人而有餘在小人以干命之才可中大君所不覺臣攷自丁卯大雪至戊寅春分凡十一年零七十七日皆在師上六勿用之防誠不可已臣病久挼筆氣絕乞念垂往之言併依附放行已復遵旨再奏以濫舉逞臆倒籍爲民二月掛帽出都門自濟寧過兗州至曲阜上孔林謁周文公廟下馬嶧徘徊九龍山孟林莊馬先生各繫之以詩乃買舟至留都寄家城隅自僦小舟泝江而上遂歷黃山白岳九華皖臺匡廬之勝是秋至餘杭諸同人畢集因築書院於大滌山大滌山者當餘杭之西宋人所營洞霄宮者也舊祀李伯紀朱元晦二先生至是更加啟閟何義兆寶綱紀其事茨塹甃立四方高躅之彥時亦往來興詠其間先生於是爲文以記之然先生出都以來自春徂秋亦隨意放浪山水東西奧區十盡七八日何閒杖屨遂包斗牛之美是冬抵慕下誦陶詩曰徘徊丘隴

間復依昔人居乃曰吾怪陶廬不莊土行之側而山中蒸溼人跡罕至牀几簟席已半就腐隧惟經史子籍可九千餘卷爛漬未盡先生泫然曰道堅於器女看書骨亦半於牀几也歲暮復走南靖諸山二鼓乃歸明日歲除無以祀竈偶友人餉二熟鷄先生爲喜動色過元日親朋乃知先生莊於是咸集先生曰如此熱鬧不當與哀安燒火耳或問先生所裁定自己巳至壬申詠業七百餘首爲峯陽捨去乃勸先生更作先生笑曰關門已放復著五千言耶（洪譜略同）

六年癸酉先生年四十有九莊北山復治墳廬有書與經叔云：遠生之年忽忽已至即一墳廬未能知非何問其餘乎此無所營樹惟脩昔諸侯顏者耳又氷天紀事云往歲先生治墳皆自持畚鍤日負土數百觔比遂不同但督諸傭保耳往歲

登第後不仕舉業此時時爲之或疑其相反先生曰筋力時休神明不歇先生又曰漢唐而下斗分自高趣縮文章自盛而衰崔蔡之文不及班揚韓柳之詩不及沈宋至元而來斗分自縮而巵文章自衰而盛陶劉之繼而有徐何徐何之繼而有李文先輩詩盛而制藝未昌近者詩衰而制義始盛皆於時理有關至極不甚繁約之間洪譜畧

七年甲戌先生年五十自抵家守墓諸弟子相從講論皆莊浦之北山先生談經之餘屢屢勸人讀史嘗於歷代史中自漢迄宋取十二人人自爲傳二傳爲卷每卷各以行事相比曰懿範前編其編則首諸葛侯而終鄴侯是可以窺先生微意之所存也又取明興以來楊文貞而下得二十四人所附見者若干人曰懿範後編二編皆綜厥大家或略或詳非復史

臣之所能到矣適秋水曹公諱惟才以莆李攝府篆敦請先生發皇聖學於是夏五月先生始即漳郡紫陽學宮爲講名定於四仲之月雅集課藝因文證聖併分紙一張隨所疑難先經後傳先籍後史自近溪敬齋而上周程羅李而下不妨兼舉以印身心久之先生自次所條答爲榕壇問業以行世臘月乃還北山守墓洪譜略同

八年乙亥先生年五十有一夏五月復會於榕壇先生家居秉禮雖洫講席有期之喪腰絰不除張旃之瑞鐘請曰間晦翁欲集三禮大成有所未及吳幼清論次稍定又多所遺吾漳素遵家禮然期功之喪亦鮮有持者不知孔門諸雜記平居皆可詳說不先生曰平居且勿暇論然三禮詮次極是學問中要緊久已分類引伸但日用疏濬未能繕寫耳即以三禮

定本付剞劂之然尚未及刊布也先生與諸友登大岩巖歸適漳郡地震有聲時爲冬十月三日己酉鴈棲矣或問春秋五震始終於臣而中於君大抵以爲陰盛也今元月藏伏而地動其在於周則正月也古有之乎先生曰凡古者家不占國郡國不占天下然君子恫瘝乃身匹夫納溝尚爲恍然何況大地劉向輒指郡國事爲正應其義極疎兒所言者與劉向異指自足稱耳語未究而環命適至先生講席不輟翌日諸友敘別勸駕先生因酒酣發慨時艱悲憤涕泗不已亦會感

莽復還山守墓洪譜同

九年丙子先生年五十有二時新奉環命改旆未擬拜疏請告稍謝朋從抱膝看松增其寥落會先生誕辰諸弟子請於宮庶蔣公諱德璟蔣公就問業中拈十八條推暢元風以抒嘉貺

先生曰自某談論以來風過樹翻更無人看落葉蔣公纔拈一枝覺樹樹紅酣山山碧戰此處不發憤那得樂來前日爲誰開此罪過諸子云此間不從蔣來不從諸生卻自大子生下帶來先生懽然請一一舉似詳爲條答先生曰蔣公揚棣見寶初亦問道之艱難未示成道之不易丁酉告誡於孔邃寒過之年所以栽成垂引爲不少矣又曰仁看山山樹仍是老至倦來一部易書止是乾乾終日已而有司敦促上道先生至秋盡乃發臘月遂至京洪譜同

十年丁丑先生年五十有三春正月朔見朝二月分校會試得士二十一人夏四月二十八日具疏乞休凡再上不允五月陞諭德掌司經局六月十三日具疏辭職自劾臣有三罪四恥七不如之語冬十月有申明寧故一疏略云司經名局實

無一書東宮有日間誰司此事者何以對之先臣仁濟嘗稱我朝著作聖祖極多然當永樂時召授東宮惟文華寶鑑聖學心法廣昭鑑錄務本之訓四種書而已今四書傳本甚少可發內本謄刷由是推之書中有二典三謨洪範無逸禮記中有王制月令儒行緇衣坊記表記禮運禮器學記樂記易中有乾坤文言上繫下繫時中有二南豳風正雅周頌擇此四經大篇鉅章不過五六十帙講官六人人習十篇錯於四書以翼寶訓扼約御博不及二年而義類備舉矣乞次第舉行仍旨彙集進覽十二月陞少詹事協理府事兼管玉牒復疏辭云臣自出山以來期捐七尺決貞踵以報陛下必不可得亦當有以言顯行神益汙埃而去決非爲解衣換帶來也今既十載寂無一語臣之學術繄可知矣如臣者但守原職

料理經書俟其思成縱之巖壑自謂過矣乞改授翰德璟謝

德溥二臣使臣健乃稍完職業不允

十一年戊寅先生年五十有四春二月侍經筵隨班召對退而補牘云臣庚清閒人才臣言人才如樹木霜雪摧殘之後須勿折其萌芽又譬養火亦要積薪臣以餘生親見堯舜無復一語可佐纖塵則亦無用讀書爲矣臣懲艾已深捫舌日久豈敢重干嚴旨以自取戾然私計天下人才如鄭三俊姚希孟求其影似未可多得皇上誠愛士莫如愛已成之士誠理財莫如理有式之財當茲眾渙之時幸宏孚萃之旨時十有二日也至二十三日旨下以爲偏私再疏又以爲文飾先生自知不容於朝矣第以數書未就不欲遽去乃復奏曰臣生逢聖主不能貢直自將學求事君又蹈迂疏之失皇遽之下追壽前草已自盡焚不能復憶惟憶所述失體援筆莫措昔魏徵抗帷幄十七載奏疏數十萬言無一忤旨亦未能比績皋夔貞德秀立朝僅一月條陳百餘事無一紕漏亦未能差肩王魏臣在詞林十七載已同魏徵之年立朝十四月又踰德秀之數章未十上語之萬言而進謬頻仍瑕釁山積欲以仰贊高深希跡古昔良亦難矣臣自揣草野之資終非法物東手席藁以待譴斥倘念纂述未就寬假數月是臣望外之恩未敢自必三月九日得旨不究先生繇是諸疏草皆命曰焚草也夏六月十八日又因隨眾召對復補牘云臣有感事三疏陳於時會不能自達死有餘恥按先生三疏一論推督臣不拘守制一論宦大督臣奪情一論遼撫臣議款其論推督臣者謂宦大督臣盧象昇父殯哉道請近撫臣權攝忽有

旨推扛錦守制之旨夫使守制者可推則是聞喪可以不去也聞喪者可以不去則是爲子可以不父爲臣者可以不君也陛下以日月燁起尚下詔引躬明示以君臣父子皆受於天禮樂刑政所從出而人臣以哀毀不祥之身決裂馳驟玷陛下仁孝之治是不宜使天下四夷聞且見之也嗣昌狂事二年才智備睹矣更起一不祥之人與之表裏指鹿指鳥說夢捕風猶狼狽之獸倚肩俱走無從施其鞭策又何益於負重乎其論督臣奪情謂臣不知陳新甲爲何人然聞其丁艱未終制又聞其走郊徑託疾足天下即甚無才亦未宜移借及此也凡論人才觀其所難批龍鱗難於履虎尾冒斧鑕難於冒鋒鏑今諸負氣直節敢諫之臣棄不錄矣而欲使軟美容悅者叩頭折枝以建非常之功垂不世之業豈可得乎臣

所纂數卷書已移月可畢筆札干楯均爲報恩天下即無人臣願解清華以執鎖鑰何必使被棘負塗祓不祥以玷皇化哉方今災慼漸次箕尾是爲燕分八九月交當南斗口是雖有道所不談然思患豫防聖人垂戒新甲崎嶇秦蜀載道赴宣度須牛載盧象昇以兢兢歸說之身待其遲遲援琴之道所謂乞河神而濡突火也語曰舟車無伸尼覆舟無伯夷臣雖不才受皇上殊恩猶將按轡奔車之間振衣覆舟之下其論遼撫臣議款疏謂臣接得遼撫臣揭帖援俺答故事議款臣不覺爲之頓足投牒於地陛下勵精十餘年思以堯舜之化被四海而諸臣無能出一死以紓主憂此不待有志之士爲之泣弓而鳴鼓也且如遼撫之議謂款成即可撤兵以討流寇毋論款必不可成成必不可久即成矣久矣以視富錦

遼劑官大之師何處可撤者方今上天告災星象垂警國家大事宜以實示羣情毋以文稽眾論樞邊諸臣欺罔詭隨啟侮取羞惟陛下慨然發樞邊諸疏眾正其論毋使事成禍積異日不可復悔三疏遂同封以進時秋七月初三日也至初五日上持三疏不下乃召閣臣府部及先生同詣平臺當日先生已注籍矣以特召故往上謂曰朕幼失學但聞經筵講論有所爲而爲是欲非理三疏不先不後在不黜用之時可謂無所爲乎曰臣所爲者綱常名教不爲一已爵祿是以自信其無所爲也上曰三疏不上有何時會爲阨曰臣以同鄉林蘭友何楷有疏恐涉嫌疑耳上曰如今便無嫌疑耶曰今日不言後將無及臣之有言臣不得已也且臣如緘默亦可濫叨升斗但所惜者陛下之綱常名教語未畢楊嗣昌出言臣請就綱常二字對眾剖明所謂綱常者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君臣還扯父子之前臣父臣母皆無所逃臣又逃於何所臣聞古人有言禽獸知母而不知父今鄭鄤杖母禽獸不如某又自謂不如鄭鄤論何綱常蓋撫先生前疏有文章意氣轗軻歷落臣不如鄭鄤之語也先生於是即大體以正之曰故事諫官論執政者出聽對仗讀彈文臣雖非言官未有大臣跪扯上前爭辨不容臣盡言者嗣昌乃謝非體請放歸里上即温語留之先生亦自奏臣素恥言人過今與嗣昌角口亦非體臣爲陛下存人心而已上曰爾無端詆毀大臣又以大題目壓他恐是別有所爲曰臣爲侍從論思之臣與嗣昌朋事主比不得詆毀大臣臣二十躬耕四十喪親負土成墳忝鈿皆臣自荷誠不忍見奪情之事上曰如此又何云不如

鄭鄤曰臣章棄於通國孟子不失禮貌孔子自云辭命不如宰予臣亦謂文章不如鄭鄤上曰章子不得於父豈鄭杖母之比爾說不如鄭鄤是朋比耳曰眾惡必察柰何迫權勢使皇上不知是非之實上曰陳新甲諳諫軍情汝又言其走邪徑豈督撫才料朕一不知止聽人營競耶曰凡人心正則行正心邪則行邪嗣昌以已奪情又推陳新甲呼羣引類使成奪情世界是亦今日之恥也上曰鄭鄤五倫俱絕許曦言其罪狀甚明小臣有公論而大臣反無豈不可恥曰宋人惡李定不了母憂故賜孝子徐積粟帛以風之臣如要救鄭鄤則攻嗣昌非所以救鄭鄤也上曰向以汝偏激稍示裁抑後聞操守隨則賜環將遂擢用不圖如此偏激恣肆先生曰臣今日不言則臣負陛下陛下殺臣是陛下負臣上乃曰一生

學問止得佞口遂著先生令起先生於是叩頭而起已還復跪請再剖忠佞大人匡君父前獨立敢言爲佞豈阿諛順旨爲忠耶敢爭是非辨邪正爲佞豈容悅緘口爲忠耶上曰問此遁彼非佞如何若論紅牌之吾當斬聞者咋舌先生乃侃侃而退嗣昌更請皇上優容某可以教天下臣子上曰近來人心澆薄故特召諭政所以正人心蓋上終以先生爲非無所爲也乃後之論者謂當時皇上實心敬先生但以時事孔棘不得不起二人用之而面諭先生則曰暑天勞頓之餘能成一篇文字才亦可愛蓋當先生與楊輔同日校試楊輔言略而字潦草先生灑灑詳盡而楷法端謹故上雖不用猶爲留意也然則皇上不可謂不愛才而先生於皇上未可云不知遇也徒以號綱揭常聲責者大故反以爲有所爲而激

耳嗚呼不激不奮不憤不激令以三緘膺特簡吾知先生必不願也卽勿論不用卽用矣而時事已去吁都哨俞細大必爭吾又知綸扉雖貴不足行先生行跡也天之置先生固將別有以用之矣誰復能與先生爭萬古者故閣臣翼日擬詞以爲朋串撓亂降級調用而在廷諸臣亦無更起而爭者先生於是不得不行矣乃取前所裒纂諸書上之其疏略曰臣思古人身蹈不測尙圖纂述以贖殊辜況臣受命在先豈得消藏以滋罪戾用將臣所纂完洪範一册月令一册儒行一册緇衣一册凡八册四函先呈進覽八月調江西布政司都事臨行更上乞休疏云陛下憐臣孤苦雖加創艾猶畀俸錢俾就一官以圖報効臣思此生祿養之榮不及父母頂踵之報總爲君親自賜環而賜謫均非微臣之躯由再死而再生

殲載如天之惠然而寸心易竭允折難醫自顧殘生眞無所用矣臣素耽言貧病又每日計勞而食自去冬迄今二百餘日經寒涉暑手纂寫三十萬言凡再易草實無一刻之暇不合感事發其狂癡旬日以來兩目就眚加以體羸嘔血盈掌如此升斗亦豈濫叨乎臣通籍十七載猶然書生立朝五百日未酬犬馬倘淹忽半途流播他土將使千古上下不知陛下恍惚之恩仁閔之澤懇乞還山以就醫藥苟殘喘之尙存何餘年之足惜惟陛下察其眞病眞危許其待痊待補不允是月出都發潞河五百里登泰山絕頂作詩曰何處諱天下培塿覩古今已至岱頂觀日則曰海國壽常望中原特創觀又口占曰然何所怪白弄兩丸看其胸中浩落不知何如也冬至大滌陳臥子貴木上諸友曰奉杖履捫高探幽嘗曰大滌

手

洪譜是歲作孝經大傳餘略同

十二年己卯先生年五十有五復還山守墓以前疏批旨有朋串之語乃於石養山中築廬之下別搆數椽以刻大雅左曰十朋軒軒不容轂壁間位置曰管葛諸葛亮南陽人曰鄭董鄭國僑鄭人董仲舒廣川人曰吳郭吳季札吳人郭泰介休人曰晏內晏嬰齊人丙吉魯人曰張李張良禹州人曰黃王黃憲汝南人王通龍門人曰田羊田叔井陘人李泌長安人曰荀王荀淑新泰人曰疏魏疏廣嶧人魏舒任城人曰管陶管寧臨朐人陶潛潯陽人曰鄭皇鄭原齊人皇甫謐朝那人曰申阮申屠蟠陳留人阮孝緒尉氏人曰梅張梅福壽春人張翰吳郡人曰周沈周磐汝南人沈麟士武康人凡二十六人右曰九串閣閣僅九尺壁間位置曰屈賈屈原郢人賈誼洛陽人曰魯李魯仲連臨淄人李白彰明人曰樂王樂毅靈壽人王猛北海人曰劉韓劉向彭城人韓愈南陽人曰汲魏汲黯濮陽人魏徵晉州人曰黃張黃霸陽夏人張詠濮州人凡二十六人皆異代同風韻實殊致道鼎儕輩遞爲賓師趙邠卿之壁縣四像司空圖之壙引羣賓聊有所契託於同人各係之以贊焉洪譜略同

曰五馬第五倫長陵人馬周莊平人曰高蘇高允渤人蘇頲京兆人曰謝李謝安太康人李綱邵武人曰王白王羲之臨沂人白樂天渭南人曰陸蘇陸贄嘉興人曰宋范范仲淹吳人曰裴韓裴度聞喜人韓琦安陽人曰張趙張九齡曲江人趙抃西安人曰李馬李綱贊皇人司馬光夏縣人凡三十人皆異代同風韻實殊致道鼎儕輩遞爲賓師趙邠卿之壁縣四像司空圖之壙引羣賓聊有所契託於同人各係之以贊焉洪譜略同

十三年庚辰先生年五十有六在北山守墓一切謝絕客誕日題門曰殘生餘年死不敢受弔況受賀乎客有自浦至者闇人輒辭去唯諸同人至自漳先生令人延之別館迨晚出見客乃共列坐石上酣飲歡洽先生手自疊三石而坐曰吾今此坐雖安亦危已蓋是時薛觀國蔡國用當國而楊陳俱用事故先生慮不免也翌日有異僧至微言以諷之僧曰正苦此事毒火將動不得藥線不發今中旨已萌不幸外疏及之禍且不測耳未幾而江西巡撫解公龍學以薦剡聞而逮命下矣先生聞報卽於五月二十三日辭墓就道時縗騎尚在南昌先生中夜出門匍匐至水口揮手作詩以謝同人有曰臣罪如傾河當於何者起親朋但古道引涕使不是至適中驛道有詩曰生平少屏語臨難乃自遂疾雷破孤峰要非物所碎至南昌聞逮諸子依依不去欲同北上先生毅然麾之作詩曰生離死別不可知友道君恩已如此又曰天上魏神輕意氣琴筑哀絃安所寘斯文未喪應能來湯花火花仍復開至碭山道中遇警身先縗騎得過至壽張接邸報薛以罪死奏壽廢卒先生乃於七月末旬至京縗騎以聞中旨未下而計部主事葉公諱延秀毅然上疏請以身代罪葉公者濮州

人也登第後以魏璫故不出旣補冷曹與先生未嘗有覿面之雅聞先生就逮號於曹署曰吾輩稱冠進賢冠今名賢罹厄忍復坐視耶呼一曹不應又呼一曹呼已繼之以罵又復罵又復呼如此遍呼六曹畢無一人應者葉公乃挺身上疏請自代先生而八月旨下先生與解公各杖八十發西庫司問擬越數日而葉公之疏亦下旗校索葉公曰吾待子來久矣請入視吾居所有旗校隨入見其左側置秘器一具右陳全襲壽服葉公曰吾老母已終世又無妻子貽累今日惟須公輩來一了事耳卽隨旗校同往拜杖監杖者聞之曰異哉千古乃有如此人葉公不行一銖一錢諸執杖者皆愕眙不忍下乃反輕於他杖者旣拜杖已倒籍問濮州先生乃就牀簀爲詩以贈其行有曰鼴血得金腥味骨得玉氣又曰乳血

莊君親霜露不敢使總此未墜生哭啼亦古今實未嘗一識葉公也而先生杖疾亦發幾不支乃召醫傅藥劑去惡肉故在獄中作書與煙叔曰古人於仁義爛時自裹血肉僕於血肉爛時自裹仁義悠悠命也誰爲談者蓋先生臥病八十餘日抱足扶首僅能起立顧念白雲斗室如椰子大不見三光自揣平生喜探幽窮窈極之趣呈於夢寐乃作詩洞之詩曰鑱胸強作元與窟要使鬼谷傲寒閻果然精魁爲都君狐窠鬼館來溫存又曰於今歷歷成精怪一龕一床不自在日光漏線不肯垂飛鼠飛飛欲晝晦作詛洞已復嗥嘷如答客嘲者於是洞中之詩曰洞壑精靈不揑怪開僕揑客了無礙何處白雲起仲門強捉人裙作莽莽又曰儘有通人納軒殿如穿水實百門扇一人擇地能精專飛神越空騰青天先生既以清苦聞天下諸獄卒皆不敢有望於先生惟日奉紙札丐先生書先生時時爲書孝經以當役錢凡手書孝經一百二十本皆以獄卒持去報盡無餘於是憂慮備至難貞罔利迴思幼喜易象迫茲五十餘五矣而天人憤悱未能有明九京可質義文猶恫白是臥息成爻食思擬象乃研理極數而著易象正力開府仲與先生司在西庫白言詮易三世未畢此理見先生所著啓字落紙輒觀玩不已曰吾雖不及次公寓怖夕死遽隊朗聞乎時先生方草十二圖未畢忽錦衣著筐篋來徵先生徐曰吾畫一圖完就逮耳役人不可遽以先生去諸圖像翻插床下既去方公更掇拾收藏之故先生詩曰笥篋一日臨五門風雨瞥大雷霆會迴顧白雲不可見經書化蝶肯驚翻緬想方公食三歎定謂此書終河漢蓋是時

太學生涂仲吉上書訟先生冤故徵先生同對北寺也比至北寺械鞫四次且掇且責毒痛之下指節纔續又爲六十四象正故又詩曰右手貫鑽左袖書解鑽爲書尚帶血會有朱生永明目睢人北寺爲先生櫛沐朱生者紹興諸生也薄遊京師持百錢叩北寺門將遺仲吉爲遷者獲奏遂同繫獄中朱生入獄拜先生於床下請給侍左右先生既在北司有二子爲侍代執爨役得一意著書故又詩曰淹留北寺五月餘仰鑽亦已粗成書二十萬言動指節欲斷不斷形模殊未幾復轉西庫方公喜而索書故又詩曰此書方成未一夜樞扭又過白雲下方公含喜來叩門薰爨未施便欲借然先生自以九折餘生意言未愜不欲遽爲傳播而諸中貴人縞因朱生以其間購先生筆札故皇上亦於宮中時時見先生所書孝經指曰沽名然所以得不死者亦未必非念其名也故又詩曰小臣叩首稱天恩年來北寺誰能存已甘垂翼歸地火何敢開眼談乾坤蓋有慟於一周諸公畢命之處矣初仲吉之上疏救先生也通政施公（諱邦曜）駁其疏曰寬以俟之仲吉又上施公又駁曰存此議論仲吉猶持上不已施公召謂之曰我與石齋先生交最厚故不欲以過激僨事若奈何更欲速之乎仲吉乃復出手疏參施公施公遂併二疏封上而令仲吉自取保質不則宜在城司候旨右堂馬公（諱思理）以仲吉名家子持名紙付司令洒掃一室與仲吉而仲吉道過鄉人爲保質實未嘗在司獄也旨下杖一百併究詰同謀指使施公以是落職回家而馬公則逮付詔獄矣乃又追論葉公（諱廷秀）復逮至北寺同日對簿諸君子纍纍然相望司廷而未能

相識葉公乃前倨而揖問誰爲黃老先生卻就謂之曰是其爲葉老先生矣葉公乃以次鞠身更揖曰斯當爲解老先生乎於是相與諦視唏噓俱伏堂下聽質蓋當時牽連株送幾二十人故先生詩曰鷹鸇逢潛鳳虎穴見啼麟而堂司乃備拷仲吉所繇指使狀仲吉受拶掠無異辭問何人指使曰某隻身萬里攜孤心以上叩九閽何容別受他人指使必欲究所爲指使者請剖臣肝以獻上頗心動然未肯遽釋先生也

洪譜略同惟朱承明作崑山人未知孰是

十四年辛巳先生年五十有七按先生有自西庫過請室逢除夕詩則庚辰臘月已在請室矣舊例鞫審雖在北司而結案必繇刑部故先生復移西庫至十一月刑部擬讞先生乃上疏曰今刑部定臣何罪臣不敢知然自計生平無門外交遊

無一介取與鉛槧終年不知馬足卽如丁丑三冬至戊寅七月所進三十六卷書皆手勘再易草則臣之不暇朋從可知己十二月又上疏曰臣自北司過刑部又一伏臘矣九鞫四拷不敢言冤誠感陛下摧折懲艾之諭許其自新別圖報稱也臣生於海隅輕蹈狂瞽然自戊寅降謫而外未有過犯直以撫臣例薦萬里逮杖又以諸臣申救嚴拷數番事出意表非臣所料憶臣曩昔召對平臺陛辭之餘進不擇言拊心何極然至於撫賊和戎之說道祠蒼生聖誤大計臣猶自悔知之不盡言之無力也臣通籍二十載歷俸未三年今垂老髀消與囚對泣卽欲洗骨滌髓纂書自贖誰肯信者幸以螻蟻餘魂及聞寬大之恩蠲蠹欣欣更生惟聖主仁憫再加宥焉是月謫戍辰陽而解公葉公馬公與涂仲吉亦各分戍於閩於楚於辰州洪譜同

十五年壬午先生年五十有八春二月出京將適楚取道復至大滌按先生大滌三記云予以解網至白下買舟將出長沙值江北告警桐皖騷然又每倚杖聽明詔多寬大之音得徘徊容與與波相上下念此暮年節屢垂絕浸近崦嵫何期復至大滌與親朋談話詢諸旅客長年咸云南出臨安涉富春浙信州從貴溪西流下臨袁不二千里可至長沙省諸波濤風鶴之險嗚呼余如擇地避險者亦豈遂至此乎四月十五日至西泠廿五日與錢去非等入禹航僦青山船入九鎖溪顧諸堂舍依然未隳而脩篁抽篠蔭鬱加長矣又兩日諸友先後至剖析鶩鹿異義稍稍與子靜開滌諸友亦欣然無異漸復汎濫易詩書禮樂新故異同之致不能不與元晦牴牾

而元晦醇邃矣拾級循牆可至堂室高者不造頂無歸深者不眩崖驚隧由其道百世無弊則必元晦也又六周濂溪欲營溢江結廬其下旣不果謂潘興嗣曰二十年讀書亦欲一濟蒼生行其所學如果不遂與子盤桓論道未爲晚耳嗚呼司命在天著心便誤有待而營何者不晚華嶽嵩少俱爲豺狼之區而大滌僅存數椽與朱李木主相對僕又當西行採蘭佩此賈楊以爲頹閔景宋以爲游夏不知五百年後誰念此山如吾之於朱李者六月行至九江西林寺病瘧初瘳亟覓紙筆取易象正更定之曰及吾往不定此本後世誰復定之者蓋是書雖成於西庫然先生每言及輒有示璞見嗤之恨料理三十餘日將有次第而環報適至先生猶以是書未完留滯江渚已操小舫入蘆葦中攜襆被穿關至江口乃以

完木付陳彥升而發疏謝病其辭曰臣自大德臘月解網以來槩於今歲仲春束裝就伍自揣衰年無可報上得子孫承世御魑魅保烟嵐足矣酸楚間關躑躅就道至六月始抵九江西望辰陽尚三千里江楚間民以瘴下爲微痾瘧痁爲小恙而臣以摧殘老病之軀當之瘴癘頻仍動數十日遂至委頓無復生理中夜揮淚謂臣廬墓十餘年乃不死於北寺而死於江楚命也栖遲數月殊可無期伏枕蕭寺人跡盡絕不圖十月朔日有人從留都來傳接由聖諭念其清操力學尚堪策勵特准放罪還職臣伏枕隊床恍惚如夢起設香案前南郎宣讀越階下念自古人臣或以文才前席或以讜直召還未有迂狂賈罪如臣也感激起於戍籍即以聖恩者也臣少孤貧長而備嘗之今年垂五十體經九折百病所侵一絲未絕

臣思漢臣馬援病臥空牀聞故舊聲曳杖延頸數顧兒者哀之又如宋臣范鎮編次世屬纊之時猶以天下爲念今臣未即死而委頓如此曾不如援思不如曙自古儒臣亦豈有甫創而就鶚行狀攝以酬馬骨者乎臣幸逢盛世遭明主脫離罪罟下就丘墓擊壤餘陰餘息幾何惟願陛下力行仁義使流氛早靖宗社鎮安臣雖朝夕溘就草露猶與九原父母銜結無窮還至留都聞解學龍棄廷秀等未蒙寬宥復上疏云臣甫離益都不敢遽有籲呼然廷秀病極學龍垂老皆以日爲歲度日如年陛下既以特旨赦臣乞以特恩再沛臣澤悉赦諸坐臣株連者疏上已別有旨赦免先生以是月促裝回家有附告朱李二先生文云某解網得還山欲再入大滌講論而先是夏五盤桓講公已三十公留策劾

十六年癸未先生年五十有九居北山

春三月先生拏舟至蓬萊峽將營講堂其間有詩曰但使同心人共啜鴻濛髓指顧六合間一一平如砥竹醉前一日復同諸子汎舟於此按先生記云鄴侯山即漳艮嶽之陰北溪逆流長橋東之徐徑多奇蓋蛟龍出沒風濤崩激砂土已汰石骨總出舊稱蓬萊峽里人名之曰石磴石磴者指其蜕峙林立飄然若登者也石磴十五六聿褰褰欲渡簇而告語皆昂藏自餘大植劍柱笏以隊相命計諸丈木出山時皆卷覆其下不勝風雨稍出庭戶高蹶一動遂見破綻令呼諸丈稍納足復還故處則猶然混沌也嗚呼信混沌吾安能從汝遊乎予以癸未抵里五月十日實始啓轙乃扶笻上下點定其處令諸友得命意匠焉未幾復還北山守墓

秋八月剏孝經集傳成是日先生同諸弟子就北山草廬具章服北面望闕五拜三稽首又向青原太夫子墓前四拜再稽首乃於堂中特祀管夷吾葛諸葛武侯吳季子鄭侯李四先生前再拜起立置書案上諸弟子各四拜受卒業焉按先生自序曰孝經之書在戊寅秋月起草己卯春略有次第未經進呈幸不中廢乃於九江綜其遺緒癸未抵家爰發攸笥以示同人冬十月坊記表記集傳成按先生序云宋淳化至道間嘗以坊表二記頒賜延臣今禮經備在學宮而習者沿爲曲臺遺言無緣知爲春秋義例之所從出者故復略舉大意使相屬比引伸觸類以究其指歸又云是書起草於己卯之春中間危孫成於癸未之秋未及進呈統俟賢達訓討刪定庶無乖馳焉臘月出江東登逃雨巖隧崖即事賦詩八章因名崖曰捨身崖洪譜略同

十七年甲申先生年六十

春正月有杜山乞致仕疏略云臣稟受窮奇沈疴日頓臣鄉又當鬼攘臣託居墓下寄命松楸一月數驚未有動理臘月臣始決意出山離墓下至江東已百四十里諸生相持登高臨遠臣失足顛隕層崖二十餘丈適墜石灰中頂踵幸全而左腕右足困於庸醫幾成廢疾嗟哉命也臣生逢盛時位登華貫進多狂瞽則有斧鑕之虞退可栖遲又有溝壑之患臣死於溝壑伏於斧鑕則重傷明主之心斧鑕得生溝壑不死又莫寒孤臣之願所繇者持身不審寡過未能德薄則不佑於鬼神數奇則取憎於造物雖復招以弓旌寵以綸綍徒足牛其災告覆其消受也惟冀皇上擴覆載之仁既以特恩起臣於斧鑕之下再以特恩全臣於溝壑之中臣茹草飯糗與稗子里婦播天舞地誦德無極臣力疾具疏

先生既久廬墓北山而浦東舊居日就荒圮浦諸弟子因請搆爲講舍所謂明誠堂也時春三月庚子明誠堂落成門人張天維林翰沖等爰先三旬致簡同人將以是日共升斯堂仰受傳習郡司李曹公諱廣龍溪令劉公諱鴻嘉金浦令沈公諱兆目亦申斯約而先生以三月朔日祭掃渡江至十日乃歸歸之前一日浦南渠魁初就俘馘先生以餘孽未殄恐不遑於俎豆而曹公劉公已先一日至諸及門誼不敢辭庚子之鼃邑中諸先生亦至是日也天氣清和春風四敷同郡孝廉

至者十有六人茂才逕近至者八十一人觀者盖塔牆焉先生謁　先聖　先賢畢乃請公祖父母曰子弟之不肖瘡疥之未起賴昔弟樂只之矢其文德也以護宮宇敢不再拜諸公祖父母西嚮請諸先生曰以宗師之靈蒼生之福得從姐豆以趍下風敢不再拜爰拜畢乃共更請先生先生曰業從諸老先生之後矣敢辭諸先生不可亦再拜環揖而入先生敷長者之席及諸經論聽問之坐稍後懸間鐘磬琴瑟各一坐定講史振聲讀書誠凡七條畢乃講書以東西問答相起也　問今日明誠一字的從中庸裏來可是爲良知上做別下鍼藥曰良知上做止是明誠註子從誠生明是良知從明誠是上做先後賢初無兩路亦自不用鍼藥　問明誠雖有大人之分畢竟止是一物若看爲兩物則全白不柔不剛火白不涼水白不熱即有氣質如何變化得來記曰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品物化生一塊大地風霆出入初無土石之隔豈但命存於形色之中能有形色之礙即曰天道人道是人生而上不須說止說一物先明得過後信得過譬如一鏡先要刮垢磨光然後隨形映物到他隨形映物尚要刮垢磨光切莫道鏡即是光光即是鏡也　問思誠明善憤樂循環決不在愛敬義利矣遇事中間忙討消息又不在睹聞斷絕牆枯壁立處皆作工夫畢竟如何曰聖人言誠要與天地合德言明要與日月合明此理實是探討不得周公於此仰思顏回於此竭才難道仲尼撒手拾得聖人於此都有一番嘔心瀝膽工夫難爲大家頭說耳做聖賢人不喫便飯　問明明天上亦有日月星辰白白江中亦有波瀾

原稿闕

公祖父母日今日喜見君子也小人之於君子猶黍苗之於陰雨欲德而已何報之有乃皆再拜先生又獻諸老先生曰以往者之不慎懼於弥災爲諸先生憂今幸既見雨我黍苗不是過也願終教誨之諸先生亦再拜曰原隰將平泉流將清士心將寧保又異日未有艾也於是揖而欲酬酢二反乃復位酒再巡講監立於縣間之右誦抑戒之七章詩史立於縣右誦賓筵之卒章於是磬作賓起金奏士人及諸友皆出肅賓於道右長少先後禮儀笑語無有違者盖自當武叔豹韓厥趙孟子產太叔而下踰三千年未有與於此者矣先是去歲十月盜賊四起諸弟子勒先生入就郡邑先生以廬舍松楸無復還理諸避難無下者又望北山爲歸先生以是假卧諸暴子亦相戒去二十里之外也今春賊又大起洶洶如

前先生又以懸車折屐歸報愈益懼先生曰無畏吾病自日寖且吾與吾友病也於是二月諸賊又敗或問先生何以知之先生曰吾得還浦脩一日之禮樂則亦天也天與吾禮樂則不與吾干戈吾之與浦豈有二哉諸弟子亦藉是自信也曰凡是黎獻皆遊於先生之天先生謝不敢曰吾過矣吾過矣

夏五月三日先生以盛暑避跡於江東之鄭園持襆被一具脫粟四豆枯魚蝦三五觔束脯數片擬作十日住遂乘峰船民以天中令節餉先生在江濱集十餘船爲永嘉者三日而中丞張公諱肯堂既平漳寇奏凱以書約過鄭園作一日談話於是諸弟子至者凡五十三人先一日作張公奏凱序及詩乃以九日會於三近堂三近堂者先生之讀書也時以南講

原稿闕

猶使中貴講款是以開門延　招此禍囚也令當其時有李綱种師道二帥經營城守持三五日以俟三協宣雲之師亦豈遂崩裂至此哉蓋自朝議以款卻邊又思以撫餌賊至於兩局俱敗重臣自裁先生聞之愀然曰毒瘡雖去元氣削矣蓋先生終以刻深少恩非國之福又見西廂請室縉紳逮係恆百數十人予不能不還恫夫文網之密也故有詩曰前車已覆後車有後人又發前人嘆火雲燒天海水竭龍虎自啾元黃血插刀入山不可拔宻使壯士頭白髮唏情曼聲慷彼慟哭矣嗟予君死社稷臣死君王也七尺可用君子用之況位隆鉉耳乎故又詩曰多寶閣前掩書卷偃月堂頭賦秋扇蟋蟀開籠不敢啼永相抱頭藏鴉柄蓋深悲夫台輔而不死者矣至已不自死人且死之甚有求死不得者故又詩

曰丞相何爲朝不餐短衣露踝稱飢寒兩傘夾道街木丸悔不剖腹納龍肝於是乃嘆倪施諸公洸洸以死之爲得其正也然而未數數矣故又詩曰世間幾箇爲君死卞壺嵇紹李若水明朝頓有六十人冰城雪窖行青春年少諸生何足論眼光白晝開青燐又按先生與錢虞山書云蟄處天末無殊聾聵五月廿七日乃聞神州陸沈鼎湖戰血此自臣子奸回陷我君父剖肝瀉髓莫贖其辜故於六月三日追惋時事懋爲詩章舐血嚼齒語肩世道非徒山哀浦思淒焉引嘆矣然前此五月十五日南都諸臣已擁立福王之子諱由崧卽皇帝位以明年乙酉爲宏光元年是時馬士英爲首輔因時望會推先生爲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先生聞報乃於夏六月二十有二日遣義男具疏云臣以去臘墜崖乞休不獲從諸臣號弓鼎湖有覩視息無地自容誠欲亟詣靈武則荒蹇難前欲起義雍邱則家徒四壁竊意今日之事類多伏莽不設重臣不能復馭蓋以南都定鼎則福建江右皆爲首藩江右之有虔鎮南攜肇廣西揭汀漳有事則合三省之師不十日出於郡陽之外福建之有浦城建陽東連溫處北距玉鉛水陸所湊在於衢州衢之比虔鎮雖爲羸弱而建瓴之勢虔衢相等有事則合三省之師亦不十日出於錢塘之外誠以嶺南之餉濟虔鎮以嶺東之餉濟福省以兩省之事權分汁顧衢則臂指之形成藩屏之義固矣疏上未能見之施行也有司以朝命敦趣就道而鄞山書舍成

秋九月朔日內戌同人涓古於鄞園講習爰先二日先生率諸弟子告三堂之成於司士其祝曰維爾太樸已琱其朴爾倘徠使樸不大深谷高陵世久欲變爾倘不變有畔有岸亦有舊田亦有新畬一曲豚蹄滿簋滿車往來行人各安其家桃杏李梅秋實春華錢雨百風勿生咨嗟何以報爾蔬食羹瓜越茲朔之黎明諸弟子從先生就神堂之內安　列聖先師遂釋奠焉堂曰與善次迎羣祀主出外堂曰高景留晦翁道卿之位從以翠渠剩夫梅雪百石鶴峰仲先諸先生牲牷告具先生盥薦辭曰念茲桑梓爲紫陽過化之邦繫此雲泉亦德星共聚之地百里內有賢人十步間多芳草先覺之覺後覺文旣在茲見知之知聞知道如有待況斯樂山樂水之致其爲分仁分智之宗爰集十一先生同堂而脩盥薦何徒五百餘歲應運以致威祥後海先河龕陳俎豆師梧友嶽并藉蘋蘩倘岸谷未更千秋猶爲覿面卽京原可作牛羊或

與明心主人黃某不勝瞻仰之至奠已諸公祖父母學師長及諸鄉先生踵接而至如禮謁　先聖先儒畢乃至講谷序位交拜畢諸弟子肅班行禮揔相贊也遂鳴鼓升樂性堂先生數衆賓序次第揖序之衆賓率諸子弟請先生就泉北於堂上先生固辭乃就主人下位庭前觀者如圍橘徙邁無小大肅如也講監四書臧及弟子職已乃講書例如明誠問答相起　問今日樂性堂中講論不過說此中自有樂地假如天地崩頹生民塗炭此時　身而外全不得力仁義禮智亦無消歸不知所樂安在曰論命則有憂有樂論性則無加無損人能盡性則仁義禮智足我本心天下四海是我面背學問事業皆自本根本色做出憂既不存樂亦何自縱令天地崩頹生民塗炭猶吾身色有時毀壞爪甲皮髮有時損折吾

此性上自地明光初無毀壞損折也　問孔門論仁大要是有體有用中心粹白耳陳文子心不粹白故說不得仁管仲雖未粹白却有體有用有體者常生有用者當不死水火以有體常生以有用常不死故曰民之於仁甚於水火人止爲怕死做到不仁已做不仁便無生理有子說本立道生分明是有體有用不在面背塗抹曰既說有體有用少不得是仁義禮智以爲心根天下四海以爲面背夫子與顏子論克復便說天下歸仁管仲匡合雖器量不大已照管得四五分今人看王導謝安已在天斗如何敢小管仲但如求赤文子子文之徒亦各有數分體用止是充擴不開如此小水火不死不生灼灼涓涓終不能與日星河漢同行天上人生精神要如河漢日星與天地共轉止爲人智小於身遂使身小於天地管仲行年七十不爲長大顏子行年三十不爲夭小禹稷做一代宗祖細於路人仲尼做樹下先生尊於天地此處看破纔有克復源頭不然劈頭便做禹稷亦是背面工夫何況管樂王謝之輩　問蜀漢仗一武侯保有四十年餘焰靠將不如靠相已是應驗舊方止是甘草與烏頭同咽不下耳王允不召董卓豈有曹陽之辱庾亮不召蘇峻豈有石頭之禍看來不義不成爲仁無禮不得爲智以此容說知人愛人不如且放智仁談樂山樂水去也曰仁義禮智總亦同根凡國家鼎革之時士民紳弁政要探討此項消息仲尼一部春秋主意是勤王討賊復仇申包胥乞師秦庭千古苦心春秋不載其事臧孫紇乞師於楚伐齊取邑仲尼以爲娶君當路君子不居不能安民定志臨變不能逆折姦萌雖有常山之蛇

成何首尾就使貌猱成羣終作犧牲不得譬如齊襄復九世之讎不保其身甚宏支已傾之天徒碧其血發憤一番亦無用耳如要實落三種事止須牢靠四根心若四字不明即做成掀揭事業亦無樂處凡作人須於孔孟門首整頓衣冠切莫向桓文部下提刀弄戟要大家仔細相量也　講畢磬三聲各陳講義而退乃命饗人以肆筵席合四十有七席先生每席親饋而致其齒長乃就主人之位酒五巡歌者歌小宛四章繼歌沔水之篇先生出獻諸公祖曰越在草莽猥於鷗盟忽覩豸蕭龍光有慚弧棄兒音乃敞小宛邁征沔水憂讒得無過乎賓拜謝曰乾坤改革風夜靡遑無忝乃合所生念亂以風有位敬聞先生之教也獻酬畢乃就坐酒七巡歌下泉及鶴鳴先生出獻諸父母曰下泉替而思其隆所以貫父

母孔邇也攻玉檢而知其美能無云德音不遐乎敢祈秉斗以詠濯蠖諸賓拜謝曰黍苗粒我蒸民在先生飲之食之鳴皐蒸我髦士自先生教之誨之徒有餼餼是可恥也安得絃歌遂其榮然於是獻酬如前復就坐酒九巡歌車攻之篇又繼歌吉日以亂焉先生出獻衆賓致辭曰周宣之車攻吉日備而無患維今之同仇敵愾奮於有心夷吾一匡豈曰馬上得之傅說三命愈知師古力也敢爲諸公頌諸賓復謝曰大成之慮初終夫子之燕左右初不在太平粉飾而在大人格心也樂觴交再拜先生洗爵亟獻諸先生亦致辭曰明與厥合成周德逾建武卧東山而起者君父義重華嵩痛神州之沈者詩書力維桑梓後天下之樂有先知覺先子弟之樂有賢父兄諸先生亦交再拜謝曰獲覩講席方新正伯光華復

旦人心之有禮義干櫓猶大阜之有車馬蒐獮也想望太平先生爲兆日者安浦既戒以慰蒼生覆幬無偏同依絳帳吾鄉幸甚天下幸甚於是主賓酬酢皆三反焉酒再巡告終筵誦抑戒及賓筵如常儀以底厥事是日也秋空明迴江水漪瀾計與斯鄴山大會者公祖父母八人學師長四人薦紳先生十五人孝廉二十四人茂才二百三十二人及先生之長公子麗次公子麐與通家諸賀二十一人總凡二百八十四人其諸僕役侍從舟楫車馬騶養之數不與焉次日先生同諸子登黃龍洞用米紙方來者賢畢集爲韻以志依永維是先生將趨宣室暫輟講筵讀書之窟方成提命之鐸乍違得無山谿易塞蒙者奚求先生於是留數宿於山中云其一簏曰見可喜不羨其內多映聞可駭不驚其中有氏是以過市抬帷者不流眄於麗觀中夜盤冠者不失一於雷斧又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冠裳珮玉常有博關心猶繫五絃於刀劍之上不獨了無成音亦啞然可笑也曰外慕多則內景滅繁華盛則美實衰大道紲前者贏後人情盈貌者虛中常若無餘而鞭其不足則可以語學矣緜是盤桓講舍閱十餘日

是月十五日先生既祖取道出山至晉安忽萌回車之志蔣公若椰力爲勸駕乃發蓋先生泗酣後有言曰始某在白雲庵時鄉先輩來省余遂有論及後事者某心知其故而意殊不然也憶某數十年前曾夢身爲宰輔坐南都忽見逼迫令草詔某流涕號慟擲筆不肯草遂折其兩臂緜此言之白雲庵豈能死余哉方言此時天下猶金甌如故未幾而乾坤半

壁矣先生又以爲臣子造孽始禍至此苟能渙然蠲旦與新君更始則江左夷吾尚殊中原管鄗若復怙勢爭權蒙面屈膝天下事尚可爲哉然而所上之疏輒持不下又聞屢有北行之使以是常知其難也故作書與楊機部曰吾輩頑石搗骨合藥無神於天猶冀後人嗅此藥氣耳先生行未至都會禮部尚書先生即於衢州上疏請告不允時孟冬十月也乃決意詣都蓋自是而先生終無還山之期矣

宏光元年乙酉先生年六十有一

春正月入都先生見用事諸臣措置乖方不欲久厠朝班即於二月二十二日疏請奉勅祭禹陵比抵會稽致齋七日洪譜子以大宗伯召出焉桐山及至禹航山中聞逐劉念臺以謝四鎮子謂門人曰此自李師道吳元濟所不敢爲者而

今日見之吾何爲又出乎又獻策不用乃出祭禹陵（陵音同）畢夏四月庚申至禹廟行禮祀事既竣復具疏乞歸初先生出都將至天寧洲爲風颶阻泊龍江灣不得發時春三月一日也夜夢高皇帝凄然謂曰卿竟捨我去耶先生對曰朝廷舍臣非臣舍朝廷寤而惆悵以是雖乞歸猶徘徊江渚未忍遽去及至夏五月十五日聞大駕播遷皇太后至臨安與駕相失而首輔馬士英擁兵西湖士民詰問則曰聖駕在靖南軍中先生乃上奏太后請趣馬士英統黔兵入衛得功軍輔翼聖駕又請速召金華江右兵及閩中潰兵合立功自贖不宜拘守舊說遏阻義旅又草諸檄及諭數千百言娓娓不已無非爲高皇帝致此區區也乃先生疏請雖切而太后懿旨閒然無聞潞藩在浙省已稱監國先生再具啓勸進及上監國

事宜凡七條指事繫日所施行不容遲緩者又皆指未下時爲夏六月之十日是日潞藩賜先生食命李進高起潛孫元德三內侍爲陪而元德脫巾狎坐起潛作恣睢語又宛然曩昭先生請面謁有所商畧而李進辭以懿駕在內先生見諸蹲省無可其事者不得已乃移舟至桐廬忽接鄭鴻逵檄令所在扶駕惝疑久之聞其材官則曰聖駕乃唐藩非潞藩也先生請監國亦以板蕩之會非太祖親藩不足復襲大業也是晚朱大典適過訪亦云唐藩未還封安得至此但以潞藩閉關脩齋度不能脩康王故事乃於十三晚從舟中晤唐藩見所談論慷慨以恢復自任因同衆交拜約成大業明日遂具啓請監國亦以板蕩之會非太祖親藩不足復襲大業也是晚朱大典適過訪亦云唐藩未還封安得至此但以潞藩閉關脩齋度不能脩康王故事乃於十三晚從舟中晤唐藩見所談論慷慨以恢復自任因同衆交拜約成大業明日遂具啓請監國亦以板蕩之會非太祖親藩不足復襲大業也是晚至衢州諸衆犒師而潰卒至者不能數千軍容不立先生意欲唐駕駐蹕衢州力可號召二浙聯絡江右不欲偷安入閩而諸將擁唐駕將遂過僊霞領先生懼不足係天下之望也故復啓之職觀天下險絕之處未有甚於閩中者也自五代以來割據者數主矣卒席嬴自保爲河山所困不能自拔今天下瓦解獨此一方宜謐竊以爲欲奠帝室宜明四通四塞之要所謂四通者西北立信州之鎮以通大關東治三寨之舟以通海道東北以衢州權爲行在足通兩路之師西約虔臺實爲犄角以資策應之用有是四通隨因而塞之西北塞五虎杉關以斷建昌北塞車盤大安以防東南塞溫州諸嶺以防間道東北塞清湖江山以阨小關有此四通四塞者而天下人心亦次第可收也以殿下之才寬仁以爲城郭慈儉以爲衽席察四通四塞之宜輕重布之國勢可立矣啓上而唐駕已行先生遂不獲再與論議

唐藩既至閩撫臣張肯堂按臣吳春枝猶豫未決得先生書乃奉唐藩入省中擬於閏六月初八日行監國事而先生在浦城追趣不及又所持論往往與勳臣不協先生乃遣人入賀而身從洪塘取間道還山唐藩令人迓先生於道先生遂以初九日入謁是時百事草創危疑未定兩粵虔郢以西諸省雖未驛騷而泮渙不屬大江左右諸臣又皆擁衆橫行蓄威自衛而抱妻攜子藏馬於舟掠資於道經都越邑嗷嗷瞻爲先生以爲不早正大位則人心既渙尚皇之統將絕無以收拾遠邇號召天下乃偕勳臣及撫按僚屬臣民協力勸進遂於秋七月朔日奉唐王即天子位改元隆武大赦天下仍以閩省爲陪京稱行在凡大小禮節庶務皆先生所區畫裁定於是晉先生少保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

先生每進見輒自請行邊上爲改容加禮焉翌日賜宴殿上而位署之間文武爭次先生以疏求去公卿以國恥未雪中夜撫心思聖明垂諭之言一字一淚一血是以奮不自量務請行邊而旁觀側目姍笑詆議紛然無覺猶望焉思鍾啞蟬操琴了不知其意所在嗟乎臣爲高皇之世界未清陛下之大業未遂耳豈衝門之下不可棲遲乎臣去矣臣不去諸摭口實者必不肯舍臣藉引車之義爲推轂之實上慰留再四乃疏薦蔣德璟林欲楫及朱繼祚黃斌卿等七人卽有旨推用先生復繼請行邊以爲光澤崇安浦城政和一帶四關數十徑曲折數千里臣不可不涉其間審地險以得人和是月廿二日朝餞啓行

鄭譜七月詔奉唐王卽天子位改元隆武當是之時朝廷草

次兵食大事俱仰給鄭芝龍隆武雖擁空名實爲寄生獨倚先生爲重先生知事不可爲每陛見相對泣下輒請行邊翌日朝晏又與芝龍爭執朝班上疏乞歸隆武慰留再三先生又見芝龍日爲不軌復請行邊

秋八月初三日先生在延平聞上意決策親征乃上疏諫止之曰臣聞雲雷伊始利於盤桓澤火之初宜於鞏革所以然者人心未固國本未固猶之樹木方受天滋搖根一寸損柯一尺不可不愼也方今郡邑凋殘人情汹湧陛下卽以儉約將事而六飛所屆雲物景從橋梁舟車部署次舍供億饔飧大難爲裁也昔漢文帝欲從灞州光武欲征隴蜀親臣言昧皆欲罷其駕今之危甚於灞州勢艱於隴蜀而羣臣雍容未有當車止輦者何也疏上乃不果行然當是時議者亦已畫

關而守矣顧閩地依山阻水東南際海幸可無虞惟東北西北邊延一帶以嶺爲界西自汀出虔鎮以窺江南形勢最便而頗遼遠饋餉艱阻東北出衢州抵臨安爲近而仙霞天險未易踰越中北劃界兩路由光澤由杉關爲建昌由崇安出大關則廣信次焉不甚峻而叢雜迴復步行爲利三關通道皆在建陽故備內重鎖莫要於建陽而關外要害莫急於廣信廣信以徽州爲衝徽以衢處爲犄角先生以爲吳越戰爭方擾東衢西處必無靜理惟廣信一府爲全閩北門再經撓亂而封疆如故實高皇之靈陰護此州也而是秋八月十一日廣信知府解立敬知縣蔣元士鄉紳詹兆恒王孫褚等俱遣人請先生入信州先生於是決意從中路出會徽州誠以仁義之師堅持不戰廣布德意以爲招徠庶幾大功可成然

而無兵無餉此事決非暴馮之所嘗試故又疏言臣今挾三五秀才欲出豺狼之道於餉部未有升斗之餉於兵部未嘗有子體之兵於府庫未嘗有一錐一粒火藥器械之助臣事濟則爲中外所撓事不濟則爲中外所笑笑之與撓一也而臣猶且爲之者臣以高皇宇宙八百三十年之國有所未盡至愚極昧洪沕於無所逃之下耳臣庸下已極筆舌盡禿逃巖岫不得而復逃之行伍逃行伍不得復當還之嚴岫惟陛下保重凝旒輟郊圻之行以養宮闈之福臣執殳前驅稍有端緒陸續奏聞

是月十八日至建陽卽於二十六日發先鋒遊擊陳雄飛應士英及守備應大祥等二營共七百六十八名出關盡先生所治營法以三百八十四名爲度因而兩之七百六十八名

凡在建安建陽兩次操演畫陣成圖指文按象非復昔之空
冒濫竽比也初於延平建寧二郡募得三營一千一百五十
二名比過建陽諸親友所募多寡不等亦可至三營之數而
先生是時尚在建陽遂有以外交諸藩飛語聞於上者上卽
令以來人原書付先生蓋先生嘗草代言數十牘與諸藩鎮
大臣又自屢屢爲書招征凡發書七十六封上所稔知故忌
者因而中之先生乃以疏自明曰臣耕無一畝居無一椽幸
以是見憫於主上允信於親友然不能以是見諒於大冢豺
狼臣於廿九日退居後堂有人持小書云是舊按臣陸壽源
書臣手拆臣錯愕展玩有云南都立主臣當元勳臣驚懼
欲死念陸壽源生平謹愼何至有此臣行素六十年無險心
險語爲兇人所仇無奇功異能爲要人所嫉獨持一片肝腸

爲高皇列宗與天下黎獻相對白日耳臣雖庸下亦讀書至
老遭逢陛下魚水相期猶一月之內四疏乞歸何至以元勳
微膻爲狹邪所謗若至子弟慕義勤王雖天性使然亦恐臣
孤身隻手陷於絶域每一相見涕泗漣如當二十六日以前
溽暑未收毒水四下臣兵自延過富沙而谷汲病者八九一
日下操十隊之士呼半不起遂損去健將陳伯輿念其雄畧
十射九破千勛之力盡於盆水四顧墮者何能不哀今稍稍
平復遂相對強顏勸臣出關嗚呼此喟喟者亦臣子也豈盡
讀書受朝廷之寵顧而攄憤若此今在廷諸臣不滌腸剖胸
誓同將卒分膽共新而嗡嗡訛訛望影射沙欲何爲者陛下
不厝爲宋高宗臣亦不厝爲李伯紀取法不高則庸伎狎來
視人太卑則奸豪肆志惟陛下垂察然是役也忌先生者不
欲先生出關卽愛先生者亦不欲先生出關蓋無大兵重餉
僅以數千君子之軍雍容拱手其不足破重甲攖鐵騎也明
矣故朝議欲留先生駐關鎮壓內消奸宄之萌外蓄在山之
勢而先生不啻激之使出也遂抗疏屢上自陳不文不武爲
中外所嫚且言臣老四十八歲始有子今春三月家中舉子
呱呱未嘗一視又臣兄道琛年七十七一子一孫皆從臣所
父兄聞臣得歸無不鼓足稱慶今復棲遲行間則大小悲零
有泗泉玉門之歎臣老且病遇明時又附鱗翼特達之知何
所取管葛降階而慕之惟陛下矜憫放臣還山見老兄稚子
勿使徒遭禍敗扞文網爲親知所憐而側目所笑得旨以爲
朕慮猝然未可成軍何忍魚水重臣孑然令進亂離之地且
留彈壓關內出於愛卿之誠適見卿報募兵已至則朕事託

卿身喜卿之進必不欲卿止矣朕親發袍賜三百兩爲卿製
寒衣卿身若煖朕始心和於是先生卽以所賜分給軍士遂
以九月十九日同諸將出關
冬十月朔至廣信聞徽州九月廿三日已破相距七日耳先
生卽遣將守馬鈴嶺嶺高極天爲江南腰脊下嶺不百里卽
徽州矣時廣信諸紳弁共請先生入城而城內居民亦已蕩
析離竄公儲私積俱盡先生惻然曰古人有作內政寄軍令
者吾今且以王道寓兵機乃下令行養老之政凡民年七十
以上者予以金帛酒肉又明日出示考校子弟於是老幼咸
集而壯者不召自歸矣遂更申在泮獻馘之義講學於明倫
堂諸鄉紳子弟皆已畢至因請樂助軍需免催科之擾諸人
咸願樂輸軍賴以濟又勸令自募鄉兵固圍翼助王師給以

閱劄而信州鄉紳詹兆恢俞益華次及金華鄭守書常山呂繼望東鄉張受祿等諸義從軍者幾及萬人軍聲頗振先生即於是月初九日分遣諸將一出撫州一出婺源一出休寧而出婺源者黃奇壽自牛頭嶺之捷時久陰積雨參將黃奇壽監紀許應夢等冒雨從八都至牛頭嶺下雨稍霽傳有騎千餘至許應夢等據河爲守黃奇壽盡銳過河遇百餘人持鐵苺朵格鬬良久奇壽師且却許應夢黃家徵等全營馳至兩營合堵掩殺得四十一人奪獲大旗金印馬四匹器械四十具帽甲三十件先生一一驗視復刻外庭與衆同觀當初發師令兩路分進先生心憂之以大易筮得大畜之六五又以焦易筮得小過之體卦曰初雖驚悼後反無傷既而破敵於是先生疏請優奬以爲將士勸又身至八都視師更上

疏曰臣已遣五營將士出婺源臣亦旋曰再率四部資其後勁步擔米糧以佐饔飧如使那黠之卒可再鼓休婺之士可再收則臣當大集義旅震號於牛首石頭之上如猶是泛泛臣將循東山建德與鄭三俊吳應箕之師合覓江西星子之船循流東下萬不可復亦中道自廢臣必不使食言失信於天下有旨便宜而行朕不中制先生乃自八都復還廣信調發兵食以爲前軍策應不能不有感於事機之屢變而危疆之難防也上疏曰臣前陛辭時稱便宜行事不以兵車臣實愚昧以高皇在天陛下御乾同仇之詩聊與衆共誦之耳非謂臣能空手措兵措餉也自臣爲此言而怨謗沓至阻卻橫生炎涼既分肘腋盡見以四千之卒給三月之餉而臣之心血皮骨消磨俱盡矣臣如一貧兒割股療親東鄰乞湯西鄰乞肉此股之肉存者幾何臣今存兵不過四營一千五百二十馬不過十匹無高國之鼓九合之助而欲以尊俎仁義坐收其功眞爲韋跗君子之所齒冷也陛下注念危疆宜於風力能臣速擇一人總督或即以信撫徐世蔭布政徐應秋因其地望聯絡較易速出上江接理軍務無徒悠忽爲國家羞又疏舉趙士超俞皇華徐啟時徐孚遠等九人請受職立功冬十月廿八日奉旨所薦舉俱聽軍前效用惟廣信要地撫臣徐世蔭著嚴防守不便輒移時諸將業前受命出師又有牛頭嶺之捷乘勝趍婺源臨河而陣先生亦遣監紀王綱先約海口劄授參將董壽庚等率鄉衆八百餘人豫爲接應又約婺源舊副總游麟等率義勇百餘人佐之自十月十九日至二十二日屢次掠陣擒獲相當至二十三日合戰遊擊李

芬當先發銃殺一將董壽庚及余勳各斬一將翁良松李純各射殺一將李純亦被射落其二齒猶奮前不顧諸亂民大鼓譟延宕諸新募者皆不習爲鐵騎所躪參將王加封手殺數十人乃死遊擊李忠達被鎧登山爲所得凡奔陷將士無名目者三十餘人所殺敵可八九十人獲馬八匹凡軍士所敗皆繇利敵馬不所馬所敵敵以短箭三十步射之皆斃漳士以被當楯箭不能入故屢勝延宕軍士徒恃銃無以自蔽故敗是役也董壽庚斷後又漳士繼至幸不大敗然皆潰散山谷兵將或有不相錄者矣

冬十一月先生在廣信聞休婺二師俱潰方招集逃散召募鄉衆以圖再舉未幾而收復撫州之師又潰先生乃上考核諸路將領及請贈卹疏云臣以十月初九日出師討休婺申

救將士請師寡切不宜分當併力一路先至婺源因其糧食率其鄉眾以靜制動俟五營皆至然後角逐而時值天陰連雨十數日陳雄飛賴履葵二營徑東往玉山出馬鈴嶺以趨休寧黃奇壽應天祥二營又從八都出牛頭嶺尋婺源之路李瑛一營又出童家坊以攻婺源之東臣見報知其離軍單弱爲憂悶不食一日發四箭趣其合營而東西異路相去百餘里嶺高溪深卒不可合黃奇壽有牛頭嶺之捷諸將益自便間道獨出十月二十三日應天祥之營先挫於婺源城下時約二十八日齊舉而應天祥以先發故敗臣再發箭趣李瑛與奇壽合營堅謂不可李瑛一營又敗黃奇壽在海口亦爲所襲亦損十餘人是婺源之師也又當冬至諸將士宴會休寧婺源各以是日發騎猝至出休寧者有三百餘騎屢趣

陳雄飛雄飛不下關遣參將應上瑛等將二百人應之已斬首二十七級自謂無害俄而騎兵大至屯於高偃橋前後路絕諸將各力鬬以死是休寧之師也至於湖東之師漸出瑞洪臣以三營千二百人濟之亦復分路兵士又潰臣見李晟每出師不自爲意使諸將各自搏戰以此不甚望諸將士唯敵是求傷哉邇年用兵以來守用命斃於鋒鏑以寡搏衆之死靡他惟諸將士耳臣非有厚糈重祿使諸子弟捐軀圖報而執筆以鞭其後臣實不仁且均一冬至前後數日而陳雄飛之師隕於白際李瑛之師衂於九都陳學鵬之師挫於瑞洪臣之調度無能亦可見矣儒生守懦終無武人之貞又歲月趣人物力已絀蝦蟆審視雖跳不遠乞蚤正李瑛陳雄飛應天祥之罪以謝死者竝蚤正臣之罪以謝三弁即照例與

王加封等十人賜卹以爲志士捐軀報國者之勸他如胡海定汪自強等皆練鄉勇爲王師策應或亡或執各不屈無降者俟詳確請謚疏上而旨未下先生自念出關以來已逾百日雖有潰敗而志不挫所部署休歙之間若許廉汪湜楊振新之徒尚十百人聯絡山岩動稱數萬而前師守馬鈴嶺及先鋒陳雄飛自際之師繼兵方機沙溪之師合可三四千人誠得諸師直驅徽寧堅持不鬬觀釁而動事猶可爲也而四顧前後將遂顛踣欲自貶以激勵諸將士隨有疏云臣以孤掌觸兵兇鋒懸軍單露百體具見此徒爲人所蹈藉廢敗而反耳里人有病舍蹇馬者降而自走不十里困矣蹇馬仰天而笑臣今爲蹇馬所笑也臣猶欲以牲頤螳臂伸大義於天下臣兩路兵以數少道分俱於初六日報卹臣請爲諸將士

受過席藁縗絰以待斧鉞

是時諸路潰卹突騎四逼不特士氣不堪再鼓而信州亦無固志矣先生於是終悼其功之不成也乃上疏云臣今年六十有一才能智勇不踰中人而自請行邊拮据關外譬之雞然風雨如晦鳴聲不已即有不寤之人起而刀俎之亦無可奈何而已臣少而學道於物無競所以茬苒嘵嘵痒毛鍛羽爲朝廷守一日之藩籬非曰能之亦各其義耳今敵之來日以壓境衆之附者日以攜志蠢實何知唯利是視貪生怖死則前後異致信州閭巷雞犬方集今復翩然欲舍而去矣徽州人來者咸云海口煖水焚掠殆盡煖水距信州百餘里臣師守海口退屯八都者千五百人其東出馬鈴者七百餘人又千二百西去饒撫馳收未回所餘帳下千二百人而已臣

自八月以來所東弭台宮之釁西消金賊之孽精力疲於交告歲月馳於期會未有一智一謀佐於其內一膂一力助於其外空以老疲一意報主今事勢甚急可亟命方國安以萬眾搗徽州乘其西馳可以破敵即不然亦可解信州之危成牽制之功為此哀懇以聞得旨著方國安從嚴鄭鴻逵從馬金兩路以牽其勢然而諸路之師竟無一出者先生不得已召諸將計曰敵雖眾盡虛聲耳倘延至春仲弓弛馬懈破敵必矣今數千卒即之糧可奈何與其却還潰散無以報朝廷不如一戰決也吾計不再出矣因相持泣下乃以臘月之六日復自廣信進攻婺源至童家坊又聞樂平已破凡弋貴永鉛諸縣所募二千餘人皆不至而信州守臣及諸鄉紳亦致書迓先生歸先生以成師而出義不反顧且前且卻徒感軍

心併留廣信兵不問獨與將士及樂平德興二縣鄉勇千餘人鼓行而前而餽餉不繼僅有三百人十日之糧耳乃令許應夢等往催樂德二縣餉皆未及至二十有四日先生自新建至壹都距婺城十餘里而軍先生是夜得夢甚惡日起為文以禳命具牲醪未及禳而突騎至矣先生策馬前進中書賴繼謨執令箭督眾鏖戰攻殺十餘人奪獲馬匹先生疑為誘騎傳令勿逐參將高萬榮不受節度謂兵法乘高者勝遽引兵登山而敵騎已從間道山行鈔我陣後軍士遇之皆奔黃肅倪彪等望見以為師卻矣亦遁先生獨引中軍營扎守不動乃以所佩招征印及帝賚良弼印付中書陳駿音令疾馳還曰脫有不虞國印不可失也幸善護之時唯樂平將士翼衛先生先生戰于一呼爭為奮發而飛鏃雨集塵沙被面樂平將士勢孤不支退就中軍而退不可止遂大潰路塞馬不得行先生及諸同人俱為所獲乃更以輿擁先生至婺源又其席奉先生先生罵不食諸被執者皆涕洟飲泣不能仰視繼謨獨從容飲啜曰若曰師存與存師亡與亡從師以死幸矣何唏噓涕泣為繼謨者字敬孺漳之平和諸生也慷慨多大節於鄴山大會始與起儒同事先生憶在建陽勸先生駐關下先生弗是也因與繼謨相對至夜分起儒曰茲行也生封侯死廟食已繼謨曰事未可知子有老母義宜亟歸吾惟師是依誓不歸矣時且握手唯唯曰先如炬自分以死也翌日起儒以告先生先生慨然曰為我致意鄴山吾亦欲歸未知何日蓋先生舍卒不忘鄴山也然聞先生自推年命至六十二歲止而不推先生能明國祚之脩短豈不能知身命之

延促故謂先生不愛其身以愛國家者非也先生蓋一念而窮數千載矣顧緬維鴻濛以來便有昏曉然昏曉屬天易昏曉從人難已乃即杜詩陰陽割昏曉之句摛詩八章詳剖舊史其第七章曰傾危世事廿年中曾夢高皇與二宗勝負當頭應有數去留舍我更何從所云夢高皇者即前龍江阻風有卿舍我去之語故先生又識曰不圖今日舍身於此也二宗者謂文皇神宗也按先生以天啓甲子散館夢神宗召謂曰汝欲勝人道在自勝又以崇禎丙子入都夢文皇召至牀前屈指者再云三九四七誠如所言蓋指易象中命秞也先生身致元感如此久已在帝左右矣而是時留羈婺源七日不食於良有以過言自悼造怨諸詩追發婺源復進水漿又夢道中勒石曰曳猶吾行今於是有曳猶之詩曳猶者言進退

由人不得自持也

隆武二年丙戌先生年六十有二正月十二日至新安西橋見演燈甚盛爲魚龍百戲羣趍帳下又念世事不競遂使民情至此翌日遂絕粒適繼謹附書回家請以兄子爲嗣先生不復爲書第題其後曰蹈仁不死履險若夷有隕自天舍命不渝先生蓋泰天而行者也而當時與難者自賴繼謹而外有中書蔡春浴字時培爲先生從內弟漳之龍溪人嘗與鄴山會者也又有司馬趙士超字淵卿福之侯官茂才也別駕毛玉潔字元水廬之六合人以明經初爲沙邑貳毛趙各以義從先生故先生一署監紀一授以判信州事也自先生罹厄以來四子朝夕相持者瀰月矣至廿四日到諸都始別幽先生禁城中而以四子分囑他所先生即潛焉有懷無從寄問

矣於是有待命歸櫬諸作待命猶延頸也歸櫬歸就櫬鼓也各爲詩八章不能盡錄錄其東山詩曰垂老談爲仁了不見精緻緬懷七尺軀膚髮被天地斯民既顛隮骨肉安足恃抱頸出林莽亦與狐豕類況可負日月而竊鬼火氣管子膠日時已得禮樂意宏才不可遇季路亦其次孔門道成人於此無二義蒼黃既可參生死何足異顏回委陋巷正則蹈水滴當其併命時要一無所繫鬚髮聯華嵩眉睫炤百世試問古仁人成就無乃是嗚呼此先生初至白下旅次所作也及既繫膳監夜聞鐘聲感舊事前後又得絕句百餘首有曰啼定方知是禁城不堪卧起轉分明祇覺晨摳沈百杵從無朝鼓續嚴更哽咽絕續不勝傷悼而左右乃又時時折玉梅爲供令人弄胡栗以娛先生益悲憤爲詩曰馬頭宜得有蛾眉老大明宛出塞時自行飄風看墜葉卻滿旃草木應知蓋先生不食於茲十有四日矣或疑其死也乃又不死因復爲詩以寄四子曰高坐虎頭掾百獸別傳精意與驪能又曰書符莫貼閻風門兩足騰空猶自尊蓋以死寄也然亦無從必其達否卿以示意耳至廿九日不死更進水漿二月九日又爲先生誕辰乃作蒿里十章以自弔又有癡絕八章思在黃海六章自識云防風雖倒猶留一節以問尼父自是潦倒餘生不能執筆也遂以三月五日完節於金陵之曹街兀立不仆已更提四子赴他市而趙士超過曹街趨抱先生首於懷慟哭曰師乎魂其少須吾即來矣四子遂同日就義嗚呼擬徽婺於　　哲有十將幾其半等　　於都鄽已之下更得其三蓋不獨二百七十餘年之綱常肩自一人抑且三千年來之

師弟於茲得覩者也是日也諸都書胥聞者莫不流涕云訃至上爲震悼罷朝先生自天啓壬戌登第甲子授翰林院編修崇禎朝晉經筵日講官詹事府少詹事協理府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纂修實錄宏光朝陞禮部尚書隆武元年賜號奉天翊運中興宣猷守正文臣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大師吏部尚書兼兵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至是議贈先生爲文明伯謚忠烈賜祭妻封一品夫人先生有四子長曰子中授錦衣衛指揮次曰子成錦衣衛正千戶俱世襲三曰子和尚寶司丞四曰子本中書舍人有司立一廟於本鄉一廟於福京春秋致祭旨下而起儔與中書張瑞鍾擬同抗疏以先生忠孝大節昭然觀聽而學粹天人語翼經傳眞足遠紹朱子之傳請從祀學宮以光祖豆併乞給引出關以收先生

髮齒而淚衆倏變有志未果庚寅之歲先生之門人張天維偕鄴山諸弟子告於鄉紳師長以夏四月七日崇祀先生於三近堂而先生之長公復偕同人趙之璧往留都招先生魂遂以是歲秋九月十五日同至鄴山蓋卽先生甲申歲出山之日也是亦事之偶符者矣諸弟子乃留先生魂於鄴山爲位而哭奠者二朝夕至十九日發網廿一日奉旅櫬歸於北山冬十一月廿三日殯之可見者略備於此而其不可見者浩氣磅礴昭回雲漢而未已泣然執筆聊述所聞百一以俟

君子

洪譜子以三月五日完節訃至上爲震悼令有司立一廟於福京天興府曰閔忠樹中興大功坊立一廟於漳所居鄉曰報忠樹中興謚輔坊春秋致祭餘略同

鄭譜自文明忠烈之死無敢頌言其事者五十餘載余爲采之故老論次其大畧乃懷陵故相傳公不敘其捐軀始末哀哉猶有恥心之存也

按莊氏原譜不紀丙戌自正月十二日以下卽敘在乙酉年後洪氏亦然茲從鄭氏以符十二年之數

梨洲先生世譜

梨洲先生遺像

梨洲先生像贊

少袖椎殲父仇長負笈

戢山遊昌浙學統繼陽

明流山隈海邊志不休

大儒大俠黃梨洲

後學魏塘沈礪敬題

首卷目次

像贊
世譜
神道碑
傳一
傳二
傳三
傳四
年譜

梨洲遺著彙刊首卷

吳江後學薛鳳昌編次

梨洲先生世譜

萬斯大

姚江黃氏漢潁川之後。靖康之亂。遷於婺源。有仕爲慶元通判者。金人破慶元。不屈死。之子三人。分地避兵。一居定海（東皇之地）。一居慈谿吳喬。一居鳳凰山竹墩。居竹墩者諱萬河。字時通。號鶴山。居三十年。又徙餘姚之竹橋（柳道傳詩選竹浦是也）。則梨洲先生之始祖也。當是時。離亂之餘。力田給食。不追詩書之業。故以下四世皆失名。諱第七世文茂。字茂卿。始登泰定甲子進士第。授餘姚州判。從學吳草廬。歸而主教於鄉。每令學者靜坐數日。然後得親函丈。子三人。德彰。至順庚午進士。任浙江宣司。德順。以制舉授鄞縣教諭。德澤。武舉。以都元帥鎮定海。又一世。均保號菊源。洪武庚午貢士。北平道御史。墀。與同邑陳子方當遜國之難。賦詩爲臣眞欲效全忠。豈料翻成與叛同。北狩緣藏青史筆。南還猶是白頭公。赴水死。失其世次。第十世。韶字九成。成化己丑進士。仕至江西提學僉事。翊字九霄。書畫皆入能品。而菊花尤傳於世。九成有道南八景詩。其和者華亭張東海。常熟桑民懌也。伯川字德洪。號蜇庵。舉天順壬午除建甯府教授。主考陝西。有竹橋十咏。同邑倪小野稱其蕭散閒遠。超於塵外。珣字廷璽。成化辛卯鄉試榜首。登辛丑進士第二。歷官南冢宰。逆瑾勒令致仕。卒謚文僖。第十一世。堂字勉敬。號南浦。弘治壬戌進士。擬第一甲。未傳臚而卒。鄉人至今稱爲探花也。嘉愛字懋仁。號鶴溪。正德戊辰進士。從王文成講學。卒官欽州。嘉會字懋禮。號履齋。舉弘治辛酉。知金溪縣。嘉仁號半山。其詩清新。不加雕繪。有自然之色。第十二世。夔字子韶。嘉靖乙卯貢元。從文成於稽山書院。第十三世。尚質。號醒泉。舉嘉靖己酉。守景州。致仕。詩與山人楊珂齊名。第十五世。琢字鳳署。萬歷庚戌進士。譜繁不能盡書。書其著者。梨洲之世。自州判叔父世堂而名諱始可得詳。世堂生文貴。文貴生子尹。子尹生安祥。安祥生廷杲。廷杲生璽。字廷璽。兄伯震。出商於外。踰十年不歸。璽往求之。裂紙數百張。繕寫兄之年貌籍貫。爲零丁榜之寺觀街市。經行萬里。卒無所遇。不懈益虔。流轉襄漢間。至道州。入廁置傘。路旁伯震適過之。見傘而心動曰。此吾鄉之傘也。循其柄而視之。有字一行。曰姚江黃小雷記。小雷者。璽之別號。伯震方疑。該璽出而相視若夢寐。慟哭失聲。道路觀者亦嘆息泣下。遂奉兄而歸。廷璽生諒。號素菴。舉義倉之法於里中。年八十。素菴生稔。號東河。娶章氏。撫其孤子孤子入城市。必向其所之而立。待其歸始食。未嘗先一飯也。守節數十年。東河生大綬。號對川。爲人精敏。十五歲。官役爲庫子。老吏不能欺之。知其孫忠端公必貴。嘗問之曰。孫之推封其祖父何品及之。對曰三品。忠端公以七品死節。故老言其不驗。未幾。贈官三品。追封對川爲太僕寺卿。對川生曰中。號鯤溟。以易爲大師。諸生應試。以文先定其次第。無不奇中。五經左氏內外傳國策莊騷。隨舉一句。應口誦其全文。與人言亦必原本經傳。忠端公之喪。蔣令弔之於途。公曰。此郊弔也。明府以春秋起家。豈宜有此。一邑利害。他人不敢言者。公獨言之。有伍伯倚令勢。魚肉小民。公投以治生帖。伍百叩頭請死。吏亦從此不敢近伍伯。口之逆案。尚書某使其僮客越境追人。公呼僮客杖之曰。吾非杖汝。聊以此寄汝主耳。其疾惡如此。鯤溟生忠端公諱尊素。字眞長。號白安。天啓間官御史。劾魏忠賢客氏。削籍。三吳訛言翻局。以公爲主逆奄忌而害之。贈官賜祭葬。謚忠端。梨洲先生名宗羲。字太冲。號梨洲。忠端公之長子也。忠端公五子。著者三人。宗炎字晦木。宗會字澤望。自鶴山至先生爲世凡十七云。南雷里。唐謝遺塵之故居在焉。距竹橋數里而近。先生因以名集。大述黃氏世譜。冠於集端。倣胡助述宋氏世譜。以冠潛溪集之例也。門人萬斯大述。

梨洲先生神道碑文

全祖望

康熙三十四年。歲在乙亥。七月初三日。姚江黃公卒。其子百家爲之行畧。以求埏道之文於門生鄞高州梁。而不果作。既又屬之朱檢討彝尊。亦未就。迄今四十餘年。無墓碑。然余讀行畧。中固嗛嗛多未盡者。蓋當時尚不免有所嫌諱也。公之理學文章。聖祖仁皇帝知之。固當炳炳百世。特是公生平事實甚繁。世之稱之者。不過曰始爲黨錮。後爲遺逸。而中間陵谷崎嶇。起筆乞師從亡諸大案。有爲史氏所不詳者。今已再易世。又幸逢 聖天子蕩然盡除文字之忌。使不亟爲表章。且日就湮晦。乃因公孫千人之請。摭撫公遺書。參以行略。爲文一通。使歸勒之麗牲之石。并以爲上史局之章本。公諱宗羲。字太冲。海內稱爲梨洲先生。浙江紹興府餘姚縣黃竹浦人也。忠端公尊素長子。太夫人姚氏。其王父以上世系。詳見忠端公墓銘中。公垂髫讀書。卽不瑣守章句。年十四。補諸生。隨學京邸。忠端公課以舉業。公弗甚留意也。忠端公爲楊左同志。逆奄勢日張。諸公所夕過從。屏左右論時事。或密封急至。獨公侍側。益得盡知朝局清流濁流之分。忠端公死詔獄。門戶毒

跪而公奉養王父以孝聞。嗚嗚然哭。顧不令太夫人知也。莊烈即位。公年十九。袖長錐。草疏入京頌寃。至則逆奄已磔。有詔死奄難者。贈官三品。予祭葬。祖父如所贈官。蔭子。公既謝恩。即疏請誅曹欽程李實。忠端之倒籍。由欽程奉奄旨論劾。李實則成丙寅之禍者也。得旨刑部作速究問。五月。會訊許顯純崔應元。公對簿。出所袖長錐錐顯純。流血蔽僧。卒論二人斬。妻子流徙。公又歐應元胸。拔其鬚。歸而祭之忠端公神主前。又與吳江周延祚光山夏承。共錐牢子葉咨顏文仲。應時而斃。獄竟。偕同難諸子弟。設祭於詔獄中門。哭聲如雷。聞於禁中。莊烈知而歎曰。忠臣孤子。甚惻於懷。既歸。治忠端公葬事。畢。肆力於學。忠端公之被逮也。謂公曰。不可不通知史事。可讀獻徵錄。公遂自明十三朝實錄。上溯二十一史。靡不究心。而歸宿於諸經。既治經。則旁求之九流百家。既盡發家藏書讀之。不足。則抄之同里世學樓鉏氏。澹生堂祁氏。南中則千頃齋黃氏。吳中則絳雲樓錢氏。窮年搜討。游展所至。遍歷通衢委巷。搜羅故書。簿暮。一童肩負而返。乘夜丹鉛。次日復出以爲常。是時山陰劉忠介公倡道蕺山。忠端公遺命。令公從之游。而越中及海門周氏之緒餘。援儒入釋。石梁陶氏奭齡爲之魁。姚江之緒。至是大壞。忠介憂之。未有以爲計也。公及門。年尚少。奮然起曰。是何言與。乃約吳越中高材生六十餘人。共侍講席。力摧其說。惡言不及於耳。故蕺山弟子如祁章諸公。皆以名德重而四友禦侮之助。莫如公者。蕺山之學。專言心性。而潭浦黃忠烈公。兼及象數。當時擬之程邵兩家。公曰。是開物成務之學也。乃出其所窮律歷諸家相疏證。亦多不謀而合。因建續抄堂於南雷。思承東發之緒。閣學文文肅公嘗見公行卷。曰。是當以大著作名世者。有弟宗炎字晦木。宗會字澤望。並負異才。公自教之。於是儒林有東浙三黃之目。方奄黨之錮也。東林桴鼓復盛。慈谿馮都御史元飈兄弟。浙東領袖也。月旦之評。待公而定。踰時中官復用事。於是逆案中人。彈冠共冀。然灰在廷諸臣。或薦霍維華。或薦呂純如。或請復涿州冠帶。陽羨出山。已特起馬士英爲鳳督。以爲援阮大鋮之漸。即東林中人如常熟。亦以退閑日久。思相附和。獨南中太學諸生居然以東都清議自持。出而扼之。乃以大鋮覬望南中。作南都防亂揭。宜興陳公子貞慧。常國沈徵君壽民。貴池吳秀才應箕。蕪湖沈上舍士柱共議。以東林子弟。推無錫顧端文公孫杲居首。天啓被難諸家。推公居首。其餘以次列名。大鋮恨之刺骨。戊寅秋七月事也。薦紳則金壇周儀部鑣。寶坻之說者謂莊烈帝十七年中善政。莫大於堅持逆案之定力。而太學清議。亦足以寒奸人之膽。使人主聞之。其防閑愈固。則是揭之功。不爲不鉅。壬午入京。陽羨欲薦公爲中書舍人。力辭不就。甲申難作。大鋮蹀起南中。遂按揭中一百四十人姓氏。欲盡殺之。時公方之南中。上書闕下而禍作。太夫人歎曰。韋妻旁母。乃萃吾一身耶。貞慧亦逮至鐵論死。壽民應箕士柱亡命。公等惴惴不保。駕帖未出而　大兵至。得免。南中歸命。公踉蹌歸澥東。則劉公已死節。門弟子多殉之者。而孫公嘉績熊公汝霖以一旅之師。晝江而守。公糾合黃竹浦子弟數百人。隨諸軍於江上。江上呼之曰。世忠營。公請援李泌客從之義。以布衣參軍。不許。授職方。尋以柯公夏卿與孫公等交舉薦。改監察御史。馬士英在方國安營。欲入朝。朝人言其當殺。熊公汝霖恐其挾國安以爲患也。好言曰。此非殺士英時也。宜使其立功自贖耳。公曰。諸臣力不能殺耳。春秋之孔子。豈能加於陳恒。但不得謂其不當殺也。熊公謝焉。又遺書王之仁曰。諸公何不沉舟決戰。由赭山直趨浙西。而日於江上放船鳴鼓。攻其有備。蓋意在自守也。蕺爾三府。以供十萬之衆。北兵即不發一矢。一年之後。恐不能支。何守之爲。又曰。崇明江海之門戶。曷以兵援之。亦足分江上之勢。聞者皆是公言。而不能用。公與王正中合軍。得三千人。遂渡海剳潭山。太僕寺卿陳潛夫。以軍同行。議由海甯以取海鹽。因入太湖。招吳中豪傑會　大兵已鎖嚴。不得前。於是復議再舉。而江上已潰。公遽歸入四明山。結寨自固。餘兵願從者尚五百餘人。己丑。聞監國在海上。乃與都御史方端士赴之。晉左僉都御史。再晉左副都御史。俄而　大兵圍健跳。城中危甚。置靴刀待命。蕩湖救至。得免。時諸帥之悍。甚於方王。文臣稍異同其間。立致禍。公既失兵。日與尚書吳公鍾巒坐船中。正襟講學。暇則注授時泰西回回三歷而已。公之從亡也。太夫人尚居故里而　中朝詔下。以勝國遺臣不順命者。錄其家口以聞。公聞而歎曰。主上以忠臣之後仗我。我所以棲棲不忍去也。今方寸亂矣。吾不能爲姜伯約矣。乃陳情監國。得請變姓名。間行歸家。是時大帥治浙東。凡得名籍與海上有連者。即行翦除。公於海上位在列卿。江湖俠客。多來投止。當事以馮王二侍郎與公名並懸象魏。而公猶挾帛書。欲招婺中鎮將以南援。辛卯夏秋之交。公遺間使入海告警。令爲之備而不克。甲午。定西侯間使至。被執於天台。又連捕公丙申慈水寨主沈爾緒禍作。亦以公爲首。其得不死者。皆有天幸。而公不爲之懾也。其後海氛漸滅。公撫復望。乃奉太夫人返里門。於是始舉

力於著述而四方請業之士漸至矣公嘗自謂受業蕺山時頗喜爲氣節斬斬一流又不免牽纏科舉之習所得尚淺患難之餘始多深造於是胸中窒礙爲之盡釋問學者既多丁未復舉證人書院之會於越中以中蕺山之緒公謂明人講學襲語錄之糟粕不以六經爲根柢束書而從事於遊談故受業者必先窮經經術所以經世方不爲迂儒之學故兼令讀書史又謂讀書不多無以證斯理之變化多而不求於心則爲俗學故凡受公之教者不墜講學之流弊公以濂洛之統綜會諸家橫渠之禮教康節之數學東萊之文獻艮齋止齋之經制水心之文章莫不旁推交通連珠合璧自來儒林所未有也康熙戊午　詔徵博學鴻儒掌院學士葉公方藹先以詩寄公從臾就道公次其韻勉其承莊渠魏氏之絕學而告以不出之意葉公商於公門人陳庶常錫嘏曰是將使先生爲疊山九靈之殺身也而葉公已面奏　御前錫嘏聞之大驚再往辭葉公乃止未幾又有　詔以葉公與掌院學士徐公元文監修明史徐公以爲公非能召使就試者然或可聘之修史乃與前大理評事興化李公清同徵　詔督撫以禮敦遣公以母既髦期已亦老病爲辭葉公知必不可致因請　詔下浙中督撫抄公所著書關史事者送入

京徐公延公子百家參史局又徵鄞萬處士斯同萬明經言同修皆公門人也公以書答徐公戲之曰昔聞首陽山二老托孤於尚父遂得三年食薇顏色不壞今我遺子從公可以置我矣是時　聖祖仁皇帝純心正學表章儒術不遺餘力大臣亦多躬行君子廟堂之上鐘呂相宣顧皆以不能致公爲恨庚午刑部尚書徐公乾學因侍直　上訪及遺獻復以公對　上曰可召之京脫不授以事如欲歸當遣官送之徐公對以篤老恐無來意上因歎得人之難如此嗚呼公爲勝國遺臣蓋瀕九死之餘乃卒以大儒耆年受知當宁又終保完節不可謂非貞元之運護之矣公於戊辰冬已自營生壙於忠端墓旁中置石牀不用棺槨子弟疑之公作葬制或問一篇援趙邠卿陳希夷例戒身後無得違命公自以身遭國家之變期於速朽而不欲顯言其故也乙亥之秋寢疾數日而歿遺命一被一褥即以所服角巾深衣殮得年八十有六遂不棺而葬妻葉氏封淑人三子長百藥次正誼次百家女三孫男六千人其季也孫女四公所著有明儒學案六十二卷有明三百年儒林之數也經術則易學象數論六卷力辨河洛方位圖說之非而遍及諸家以其依附於易似是而非者爲內編以其顯背於易而擬作者爲外編授書隨

筆一卷則淮安閻徵君若璩問尚書而告之者春秋日食歷一卷辨衛樸所言之謬律呂新義二卷公少時嘗取餘杭竹管肉好停勻者斷之爲十二律與四清聲試之因廣其說者也又以蕺山有論語大學中庸諸解獨少孟子乃疏爲孟子師說四卷史學則公嘗欲重修宋史而未就僅存叢目補遺三卷輯明史案二百四十四卷歷學則公少有神悟及在海島古松流水布算簌簌嘗言勾股之術乃周公商高之遺而後人失之使西人得以竊其傳有授時歷故一卷大統歷推法一卷授時歷假如一卷西歷回歷假如各一卷其後梅徵君文鼎本周髀言歷世驚爲不傳之秘不知公實開之文集則南雷文案十卷外集二卷吾悔集二卷撰杖集四卷蜀山集四卷後又分爲南雷文定凡五集晚年又定爲南雷文約今合之得四十卷明夷待訪錄二卷留書一卷思舊錄二卷公又選明三百年之文爲明文案後廣之爲明文海共四百八十二卷自言多與十朝國史多彈駁參正者晚年於明儒學案外又輯宋儒學案元儒學案以志七百年來儒苑門戶於明文案外又輯續宋文鑑元文抄以補呂蘇二家之闕尚未成編而卒又以蔡正甫之書不傳作今水經及自著年譜諸書共若干卷公之論文以爲唐以前句短唐以後

句長唐以前字華唐以後字質唐以前如高山深谷唐以後如平原曠野故自唐以後爲一大變然而文之美惡不與焉其所變者詞而已其所不可變者雖千古如一日也此足以掃盡近人規撫字句之陋故公之文不名一家晚年忽愛謝皐羽之文以其所處之地同也公雖不赴徵書而史局大案必咨於公本紀則削去誠意伯撤座之說以太祖實泰韓氏者也歷志出吳檢討任臣之手總裁千里貽書乞公審正而後定其論宋史別立道學傳爲元儒之陋明史不當仍其類如地志亦多取公今水經爲考証蓋自漢唐以來大儒惟劉向著述強半登於班史三統歷入歷志鴻範傳入五行志七畧入藝文志其所續史記散入諸傳列女傳雖未錄亦爲范史所祖述而公於二千年後起而繼之公多碑版之文其於國難諸公表章尤力至遺老之以筭持自晦者久之或嗣法上堂公曰是不甘爲異姓之臣者反甘爲異姓之子也故其所許者祗吾鄉周囊雲一人公弟宗會晚年亦好佛公爲之反覆言其不可蓋公於異端之學雖其有託而逃者猶不肯少寬焉晚年亦好聚書所抄自鄞之天一閣范氏歙之叢桂堂鄭氏禾中倦圃曹氏最後則吳之傳是樓徐氏然嘗戒學者曰當以書明心無玩物喪志也當事之豫於聽講

者則曰諸公愛民盡職即時習之學也身後故廬一水一火遺書蕩然諸孫僅以耕讀自給乾隆丙辰千人來京師語及先澤爲悵然久之余乃爲之銘曰

魯國而儒者一人矧其爲甘陵之黨籍歷海之孤臣寒芒熠熠南雷之村更億萬年吾銘不泯

傳一　阮元

黃宗羲字太沖號梨洲餘姚人也博覽羣書兼通步算論長水註楞嚴流變三疊及徐岳太乙兩儀算學案岳所云算器也長水所云算法也雖橫豎之言相同其義不相干涉今之算器橫不列道其數分於珠徐岳之算器珠一而已其數分於道太乙算橫爲九道其珠自下而上歷一道爲一算兩儀算橫爲五道自下而上者一道爲一算自上而下者始於五終於九黃青二珠交相代也算九則窮又移一柱與今器逈別長水之算只用今器其所謂橫豎者分別算位本位是豎進一位即是橫本位是橫進一位即是豎非如徐岳之實有橫豎也乾坤鑿度曰臥算爲年立算爲日臥算者長水之所謂橫也立算者長水之所謂豎也又論孔子生卒曰左氏哀公十有六年夏四月己丑孔邱卒此出於門弟子所書歲月無復可

疑矣由是而上推至襄公二十二年庚戌爲七十三歲孔子之年七十三不特見於史記杜預左註孔子家譜祖庭記無不皆然則孔子之生年在庚戌亦無可疑也至於生之月日左傳無文穀梁氏則書冬十月庚子孔子生公羊氏則書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陸德明釋公羊云庚子孔子生傳文上有十月庚辰此亦十月也一本作十一月庚子又本無此句蓋經文庚辰朔則庚子在二十一日若十一月則己酉朔其距庚子五十有二日十一月無庚子則知有此句者之爲誤本也其以秝法推之襄二十一年中積六十六萬九千一百二十七日五十五刻冬至四十七日五千二十四閏餘二十五日七千三百四十六其年有閏故子月甲寅朔丑月甲申朔寅月癸丑朔卯月癸未朔辰月壬子朔巳月壬午朔午月辛亥朔未月辛巳朔申月庚戌朔酉月庚辰朔戌月己酉朔亥月己卯朔襄二十二年中積六十六萬八千七百六十二日三十一刻冬至五十二日七四四九閏餘七日七一子月己酉朔丑月戊寅朔寅月戊申朔卯月丁丑朔辰月丁未朔巳月丙子朔午月丙午朔未月乙亥朔申月乙巳朔酉月甲戌朔戌月甲辰朔亥月癸酉朔若不從公穀以家語史記爲準則孔子之生在二十二年酉月自甲戌推至庚子爲二十七日故羅泌以爲八月二十七日是也又論衞樸推驗春秋日食曰沈存中云衞樸精於秝術春秋日食三十六密者不過得二十六七一行得二十七朴乃得三十五唯莊公十八年一食古今算皆不入食法疑前史誤耳愚案襄二十一年秋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又二十四年七月八月兩書日食秝家如婁發一行皆言無比月頻食之理授時亦言二十一年己酉中積六十六萬九千一百二十七日五十五刻步至九月定朔四十六日六十五刻庚戌日中時合朔交泛一十四日三十六刻入食限是也步至十月庚辰朔交泛一十六日六十七刻已過交限故婁發一行之說爲是西秝則言日食之後越五月越六月皆能再食是一年兩食者有之此月而食者更無是也襄二十一年己酉九月朔交周初宮九度五一二八入食限十月朔一宮一十度三一四二不入食限矣二十四年壬子七月朔交周初宮三度一九三五入食限八月朔交周一宮三度五九四九不入食限矣乃知衞樸得三十五者欺人也其言莊十八年一食自來不入食法案是年乙巳歲二月有閏至三月實爲四十九日一十三時合朔癸丑未初初刻交周一十一宮二十八度三四三七正合食限樸蓋不知有閏

故算不能合耳樸於其不入食限者自謂得之於其入食限者反謂不得不知何說也所著有大統秝法辨四卷時憲書法解新推交食法一卷圜解一卷割圓八線解一卷授時秝法假如一卷西洋秝法假如一卷回回秝法假如一卷康熙十八年都御史徐元文薦於朝以老病辭乃詔取所著書宣付史館年八十六卒

傳二　江藩

黃宗羲字太沖餘姚人忠端公尊素之長子也生而岐嶷垂髫讀書不事舉業年十四補博士弟子員時魏忠賢弄國柄戕害清流忠端遭羅織死詔獄有覆巢毀卵之虞宗羲奉養王父及母以孝聞讀書舉夜分伏枕嗚嗚哭不敢令堂上知也思宗即位擒鐵錐草疏入京訟寃至則逆奄已死有詔邮死奄難者贈官三品予祭葬蔭一子乃詣闕謝恩疏請誅曹欽程李實蓋忠端削籍乃欽程奉奄旨論劾而李實則成丙寅黨禍之首者也得旨刑部作速究問崇禎元年五月會訊許顯純崔應元對簿時出所袖錐錐顯純流血滿體顯純自訴爲孝定皇后外甥律有議親之條請從末減宗羲謂顯純與逆奄攜難忠良盡死其手幾覆宗社當與謀逆同科以謀逆論雖如親王高煦尚不免誅況后之外親乎卒論二人斬時欽程

已入逆案而李實辨原疏非實所作乃逆奄取其印信空本填寫故墨在硃上又陰致宗羲三千金求勿質宗羲卽奏稱李實今日猶能公行賄賂其辨詞豈足信哉於對簿時亦以錐錐之然丙寅之禍實由空本填寫得減死獄成偕同難子弟設祭於詔獄中門哭聲如雷聞於禁中思宗歎曰忠臣孤子朕心爲之惻然宗羲與吳江周延祚光山夏承錐牢子葉咨顧文仲應時而斃二人乃斃諸君子於獄中者思宗憫其忠孝不之罪也宗羲在京師殿應元胸拔其鬚歸奠而祭之忠端木主前乃治葬事父寃既白之後日夕讀書十三經二十一史及百家九流天文歷算道藏佛藏靡不究心焉忠端遺命以蕺山劉忠正公宗周爲師乃從之游又約吳越中嚮學者六十餘人共侍講席力排陶奭齡援儒入釋之邪說弟宗炎字晦木宗會字澤望並負異才宗羲親教之皆成儒者崇禎中復用消人逆黨咸冀錄用而在廷諸臣或薦霍維華呂純如或請復涿州冠帶至陽羨出山特起馬士英爲鳳督士英以阮大鋮爲援奄黨又熾卽東林中如錢謙益以退閒日久亦相附和矣獨南都太學諸生仍持請議乃以大鋮覬望南中必生他變作南都防亂揭文宜興陳貞慧甯國沈壽民貴池吳應箕蕪湖沈士柱共議署名東林子弟首

推無錫顧文端公之孫杲被難諸家推宗羲縉紳則推周儀部鐘大鋮銜之壬午入京陽羨欲薦宗羲爲中書舍人力辭不就遂南歸甲申之難福王立國大鋮躁起遂按揭一百四十人欲盡殺之時宗羲憂國勢難支之南都上書而禍作同邑有奄黨者糾劉忠正公及三弟子三弟子者都御史祁彪佳給事中章正宸與宗羲也遂與杲並逮駕帖未出而　大兵至得免南都歸命跟蹌回浙東時忠正已死節魯王監國孫嘉績熊汝霖以一旅之師盡江而守宗羲糾黃竹浦子弟數百人隨諸軍江上人呼之曰世忠營黃竹浦者宗羲所居之鄉也宗羲請如唐李泌故事以布衣參軍不許授職方司員外專以柯夏卿孫嘉績等交章論薦改監察御史仍兼職方司事總兵陳梧自嘉興之乍浦浮海至餘杭繼兵大掠王職方正中行縣事集兵民擊敗之梧兵大噪有欲罷正中官以安諸營者宗羲曰乘亂以濟私致千衆怒是賊也正中守土爲國保民何罪之有監國從之是年作監國魯元年大統歷頒之浙東馬士英南中脫走在方國安營欲入朝朝臣皆言宜誅之熊汝霖恐其挾國安爲患曰非殺士英時也使其立功自贖宗羲曰公力不能殺耳春秋之孔子豈能加兵於陳恒但不得謂其不當殺也汝霖大慚謝過爲遺書

總兵王之仁曰諸公何不沉舟決戰由赭山直趨浙西而日於江中放船伐鼓意在自守也蕺爾三府以供十萬之衆豈能久守乎總兵張國柱之浮海至也諸軍大驚廷議欲封以伯宗羲言於嘉績曰若封以伯則國柱益橫且何以待後來有功者請署爲將軍從其請又力請西進之策孫嘉績以所部卒盡付之與王正中合軍得三千人正中之仁從子也以忠義自奮宗羲深結之使之仁不以私意撓軍事故諸軍與之仁有隙皆不能支餉而宗羲獨不乏食查職方繼佐軍亂披髮夜走投宗羲拜於牀下宗羲出撫其衆遂同繼佐西行渡海駐潭山烽火遍浙西太僕寺卿陳潛夫以軍同行尚寶司卿朱大定兵部主事吳乃武皆來會師議由海寧以取海鹽因入太湖招吳中豪傑百里之內牛酒日至直抵乍浦約崇德孫爽爲內應會　大兵已戒嚴不得前復議再舉而王正中軍潰於江上宗羲走入四明結山寨自固殘兵從之者五百餘人駐軍杖錫寺微服潛出欲訪監國消息爲扈從計戒部下無妄動部下不遵節制擾山中民民潛焚其寨部將茅翰汪涵死之巳丑聞監國在海上乃與都御史方端士赴之晉左僉都御史再晉左副都御史時方發使拜山寨諸營官宗羲言諸營之强莫如王翊乃心王室者亦莫如

翊宜優其爵使之總諸營以捍海上朝臣皆以爲然俄而　大兵圍健跳城中危甚會蕩湖敎至得免時熊汝霖劉中藻錢肅樂皆死宗羲失兵無援與尚書吳鍾巒坐船中講學推算歐羅巴歷法而已宗羲之從亡也母氏尚居故里　章皇帝下　詔凡前明遺孽不順命者錄其家口以　聞宗羲聞之恐母氏罹罪陳情監國得請變姓名歸鍾巒棹三板船送三十里外哭別於波濤中是年監國由健跳至翁州復召宗羲副馮京第乞師日本之長崎島不得請宗羲賦式微之章以感將士乃回甬上是時大帥治浙東凡得名籍與海上有涉者卽行翦除宗羲雖杜門息景然位在列卿而江湖俠士多來投止馮侍郎京第結寨杜門卽宗羲舊部大帥習聞其事宗羲名與馮侍郎並懸通衢有上變於大帥者首列宗羲名捕者益急宗羲竄匿草莽東徙西遷屢瀕於危然猶挾帛書招發中鎭將遣使入海告警令爲之備而不克弟宗炎與京第交通有狀被獲刑有日矣宗羲潛至鄞以計脫之慈水寨主沈爾緒難作率連宗羲大帥遣人四出搜捕乃挈眷屬伏處海隅草間苟活迨海氛靖後　聖祖仁皇帝如天之仁不復根追勝國從亡諸人宗羲始奉母返里門復舉蕺山證人書院之會從之請學者數百人嘗謂明人講學語

錄之糟粕。不以六經爲根柢。束書不讀。但從事於游談學者必先窮經。經術所以經世。乃不爲迂儒。又謂讀書不多。無以證斯理之變。讀書多而不求於心。則又爲僞儒矣。故受其教者。不墮講學之弊。不爲障霧之言。其學盛行於東南。當時有南姚江西二曲之稱。二曲者。李中孚也。康熙戊午。詔徵博學鴻儒。掌院學士葉方藹先以詩寄宗羲慫恿之。宗羲次韻答以不出之意。方藹商於宗羲門人陳庶常錫嘏。對曰。是將迫先生爲謝疊山矣。其事遂寢。未幾有　詔命葉方藹與同院學士徐元文監修明史。宗羲爲世家子弟。家有十三朝實錄。復嫻於掌故。方藹與元文又薦宗羲。乃與前大理寺評事興化李清同徵。　詔督撫以禮敦遣。宗羲以母老及老病辭。方藹知不可致。乃請　詔下巡撫就家鈔所著乎。余汝然而別付史館。元文又延宗羲子百家及鄞處士萬斯同參訂史事。斯同。霖子陌殷餘宗羲戲答元文書曰。昔聞首陽山二老。託孤於尙父。遂得三年食薇。顏色不墳。今吾遺子從公。可以置我矣。宗羲之學。出於蕺山。雖姚江之派。然以愼獨爲宗。實踐爲主。不恣言心性。墮入禪門。乃姚江之諍子也。又以南宋以後講學家空談性命。不論訓詁。教學者說經則宗漢儒。立身則宗宋學。又謂昔賢闢佛。不檢佛書。但肆謾罵。譬

如用兵。不深入其險。不能勦絕鯨鯢也。乃閱佛藏深。明其說。所以力排佛氏。皆能中其窾要。國難時。遺老以衣鉢晦迹者久之。或嗣法上堂。宗羲曰。是不甘爲異姓之臣。反爲異氏之子弟。宗會晚年好佛。爲之反覆辨論。極言其不可。蓋其異端之說。雖有託而逃者。亦不容少寬假焉。宗羲性耿直。於友朋中多不少可。周囊雲一人之外。皆有微辭。在南都時。見歸德侯朝宗每宴。以無不知之義曰。朝宗之尊人。尙在獄中而放誕如此乎。吾輩不言。是損友也。或曰。侯生性不耐寂寞。夫人而不耐寂寞。則亦何所不至耶。時人皆歎爲至論。及選明文。或謂當黜方域文。宗羲曰。姚孝錫嘗仕金元。遺山終置之南冠之列。不以爲金人者。原其心也。夫朝宗亦若是矣。乃知其論人嚴。亦未嘗不恕也。平生勤於著述。年逾八十。尙矻矻不休。所著有明儒學案六十二卷。宋儒學案。元儒學案。易學象數論六卷。辨河洛方位圖說之非。授書隨筆一卷。則閻若璩問尙書而答之者。春秋日食歷一卷。律呂新義二卷。少時取餘姚竹管肉孔勻者。截爲管而吹之。知十二律之四清聲。乃著是書。孟子師說四卷。因蕺山有論語大學中庸諸解。獨無孟子。以舊聞於蕺山之說。集爲一書。故名師說。明史案二百四十四卷。宏光紀年一卷。龍武紀年一卷。永歷紀年一卷。魯紀年一卷。監國紀年一卷。四明山寨紀一卷。海外痛哭記一卷。日本乞師記一卷。舟山興廢一卷。沙定洲記亂一卷。賜姓本末一卷。汰存錄一卷。紂夏考功幸存錄也。授時歷故一卷。大統歷推一卷。授時歷假如一卷。西歷假如一卷。回歷假如一卷。氣運算法勾股圖說。開方命算測圓要諸書。又有今水經。四明山志。台宕紀游。匡廬游錄。病榻隨筆。明文海四百八十二卷。與十五朝國史。可互相參正。續宋文鑑。元文抄。以補呂蘇二家之缺。思舊錄。姚江瑣事。姚江文畧。姚江逸詩。自著年譜。明夷待訪錄二卷。南雷文案十卷。外集一卷。吾悔集四卷。撰杖集四卷。蜀山集四卷。詩歷四卷。又分爲南雷文定。南雷文約。合之得四十卷。明夷圖書一卷。言王佐之畧。崑山顧絳見而歎曰。三代之治可復也。又欲修宋史而未成。僅存叢目補遺三卷。宗羲以古文自命。有志於明史。雖未豫修史。而史局遇有大事疑事。必咨之。其論古文曰。唐以前句短。唐以後句長。唐以前字華。唐以後字質。唐以前如高山深谷。唐以後如平原曠野。自唐以後。爲文之一大變。然而文章之美惡不與焉。其所變者詞而已。所不可變者。雖千古如一日也。此論足以掃近世規摹字句之陋習矣。晚年愛謝皋羽晞髮集。注冬青樹引西臺慟哭記。蓋悲皋羽之身世蒼涼。亦以自傷歟。康熙戊辰冬。營生壙於忠端墓側。中置石牀。不用棺槨。子弟疑之。作葬制或問一篇。援趙邠卿之例。毋得違命。自以身遭國難。期於速朽。不欲顯言也。卒之日。遺命一被一褥。卽以所服角巾深衣斂。遂不棺而葬。卒年八十有六。門生私謚曰文孝。學者稱爲南雷先生云。

傳三

王錂　林　藻

黃宗羲字太沖。餘姚人。明御史尊素子。尊素以忤奄人。與楊漣左光斗並死詔獄。宗羲每夜讀書嗚嗚而哭。思宗卽位。獨先至長安上疏訟父冤。嘗袖一鐵椎。擊奄黨假子許顯純。流血被脛。既詣詔獄門。脩祭慟哭。又拔崔應元之鬚。歸告其父主。宗羲奮迅感激。無所迴避。天啓中。被難之家以十數。其子弟各懷忿疾。求復讎怨。推宗羲爲魁首。宗羲時年十九。南都既建。奄黨煽其餘燄。糾都御史劉宗周幷及宗羲。將下郡縣捕治之。會明亡。乃免。宗羲家居。明魯王嘗授以官。既入　國朝。奉母不仕。康熙中。詔博學鴻詞科。廣招遺佚。學士葉方藹薦宗羲。宗羲辭。都御史徐元文監修明史。薦宗羲明練古事。遂徵之。以母老及病辭。詔取所著書有關明史者。宣付史館。宗羲爲學。務求精熟。嘗謂明代講學。襲語錄之糟粕。不以六經爲

根柢又謂問學者必先窮經經術所以經世必兼讀史史學明而後不爲迂儒又謂讀書不多無以證理之變化多而不求於心則爲俗學其論易曰聖人以象示人者七八卦之象六爻之象象形之象爻位之象反對之象方位之象互體之象後儒之爲僞象者四納甲動爻卦變先天乃崇七象黜四象著易學象數論以授學者又論遁甲太乙六壬世謂三式皆主九宮以參人事乃以鄭康成太乙行九宮證太乙取吳越春秋占法春秋外傳伶州鳩之對測六壬推五行之究極本乎大道不用臆說也又用泰西術探日月五星之會以知其行度宣城梅文鼎算星歷本周髀經人以爲妙其實肇於宗羲宗羲雖不與修明史亦然史著作常轉咨之因起明史條例年月依國史官爵世系取家傳參詳是非兼用稗官雜說是時史館初置頗引召雅徒凡數十人鄞縣萬斯同稱一時南董見宗羲說施行之聚書數萬卷裝本厚二寸許置架上人求不得宗羲獨省記之年六十如少壯時冬夜身擁縕被足踏土爐上執卷危坐暑月則以麻帷蔽其體限讀如干卷卷數不登終不休息紹興知府李鐸深敬之行鄉飲禮請賓之貽鐸書曰宗羲蒙　天子命召入史館庶人之義召之役則往役筆墨之事亦役也時以老病堅辭不行

聖上憐而許之今之鄉飲酒亦奉故事以行者也若召之役則避勞而不往召爲賓則貪養而飲食衎衎是爲不忠也鐸遂不復強之康熙五年復舉證人會於越中以申蕺山之緒已而東之鄞西之海昌皆請主講大江南北從者甚衆論學師蕺山詮良知不用姚江說於宋元諸儒皆有著錄嘗取明代儒者區分之定學案冠以師說弟子附焉首崇仁吳與弼康齋也次白沙陳獻章白沙也次河東薛瑄敬軒也次三原王恕石渠也次姚江王守仁陽明也姚江之學至廣矛分浙中江右南中楚中北方粵閩王門學案附焉次止修李材見羅也次泰州王艮心齋也亦自姚江出也次甘泉湛若水甘泉也次諸儒首方孝儒遜志終孫奇逢鍾元次東林顧憲成涇陽也末爲蕺山劉宗周念臺也書成叙之生徒甚盛鄞陳赤衷董允蹈慈谿鄭性山陽楊開沅皆事之陳錫嘏仇兆鰲及萬斯大斯同昆季亦出其門安陽許三禮知海昌延主皐比從受三易洞璣及官京師歲貽書問學嘗令弟子輩取漢唐宋元諸儒經解併其煩複著其異同勒爲一書經始春秋只春王正月一句已盈五六帙度不可成遂罷宗羲少年砥礪名義以志胆自喜既歷患難乃潛心清苦盡究術業嘗曰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使伯玉在師之矣學

案凡六十二卷又輯二程學案及宋儒元儒學案學者欲觀古今儒者源流門戶同異得失此書備矣善古文辭成南雷文案四卷吾悔撰杖集四卷蜀山集四卷劉子行狀二卷詩歷四卷忠端祠神弦曲一卷後總爲南雷文定晚又省爲文約文定十一卷文約四卷別有梨洲集則歙令靳熊封慕其名代爲開雕者也又著大統法辨四卷授時歷故一卷大統歷推法一卷時憲書法解新推交食法一卷圜八綫解一卷授時法假如一卷西洋法回回法假如各一卷氣運算法勾股圖說開方命算測圜要義共如干卷皆所序歷譜也又爲易學象數論六卷春秋日食歷一卷律呂新義二卷孟子師說二卷授書隨筆一卷是其發抒經學之籍也又明史案二百四十二卷條舉一代之事供采撫備參定也以宋史爲不辭欲輯宋史未能就業今蔵目補遺三卷存焉又贛州失事一卷紹武爭立記一卷四明山寨記一卷海外慟哭記一卷日本乞師記一卷舟山興廢一卷沙定洲紀亂一卷賜姓本末一卷汰存錄一卷其餘深衣考一卷歷代甲子攷一卷今水經一卷四明山志九卷明夷待訪錄二卷留書一卷思舊錄一卷劉源文鈔四卷明文海四百八十二卷明文授讀六十二卷並大行於世其宋文鑑元文鈔未成又台宕

紀游匡廬游錄姚江逸詩姚江文略姚江瑣事補唐詩人傳病榻隨筆黃氏宗譜黃氏喪制自著年譜共若干卷康熙三十四年卒於家年八十有六十六年先自營生壙於忠端墓旁中置石牀不用棺槨子弟疑之乃作葬制或問一篇援趙邠卿陳希夷例戒無得違命一衾一被角巾深衣遂不棺而葬弟宗炎宗會並有異稟時目爲三黃子百家字主一少傳父業又事梅文鼎有勾股矩測解原二卷尚書徐乾學延之入史局其父宗羲先不就徵以書戲乾學曰昔聞首陽山二老託孤於尚父遂得三年食薇顏色不壞今吾遺子從公可以舍我矣全祖望曰公論文以爲唐以前句短唐以後句長唐以前字華唐以後字質唐以前如高山深谷唐以後如平原曠野故自唐以後爲一大變然而文之美惡不與焉其所變者詞所不可變者千古如一日也公之文不名一家晚年愛謝皋羽文以所處之地同也雖不赴徵書而史局大案必咨於公本紀則削去誠意伯撤座之說歷志出吳任臣手千里貽書乞公審正其論宋史別立道學傳爲元儒之陋明史不當承其例時朱彝尊方有此議湯睢州出公書示衆遂去之其於講學諸公辨康齋無與弟訟田事白沙無張蓋出都事一洗昔人之誣黨禍則謂鄭鄤杖母之非眞寇禍

則謂洪承疇殺賊之多誕死忠之籍尤多確核如奄難則丁乾學以觸死甲申則陳純德以俘戮死南中之難則張捷楊維垣以逃竄死史局依之地志亦多取公今水經爲考證公多碑版之文其於國難諸公表章尤力至遺老之以軍持自晦者久之或嗣法上堂公曰是不甘爲異姓之臣反甘爲異姓之子也故其所許者只吾鄉周囊雲一人公弟宗會晚年好佛公反覆言其不可蓋公於異端之學雖有託而逃者猶不少寬焉初在南京社會歸德侯朝宗每食必以伎侑公曰朝宗尊人尚在獄中而燕樂至此乎吾輩不言是損友也或曰朝宗賦性不耐寂寞公曰夫人而不耐寂寞則亦何所不至矣時歙爲名言及選明文或謂朝宗不當復豫公曰姚孝錫嘗仕金遺山終置之南冠之列不以爲金人者原其心也夫朝宗亦若是矣乃知公之論人嚴而未嘗不恕也晚年好聚書所鈔自鄞之天一閣范氏歙之叢桂堂鄭氏禾中倦圃曹氏最後則吳之傳是樓徐氏然嘗戒學者曰當以書明心毋玩物喪志也當事之豫於聽講者則曰諸公愛民盡職即時習之學也身後故廬一水一火遺書蕩然諸孫僅以耕讀自給今大理寺卿汪縉鄭高州門生也督學浙中爲置祀田以守其墓高州之子性又立祠於家春秋仲丁祭以

少牢而輯其遺書焉

傳四　李元度

黃梨洲先生宗羲字太沖浙江餘姚人明御史忠端公尊素長子忠端爲楊左同志以劾魏閹死詔獄莊烈帝即位先生年十九袖長錐入都訟寃至則逆閹已磔即具疏請誅曹欽程李實會庭鞫許顯純崔應元先生對簿出所袖錐顯純流血被體又毆應元拔其鬚歸祭忠端神主前又錐殺牢卒葉咨顏仲文蓋忠端絕命二卒手也時欽程已入逆案實訴辨原疏非已出陰致三千金賄先生求勿質先生發其事復於對簿時錐之獄竟偕諸忠子弟設祭獄門哭聲達禁中莊烈帝歎曰忠義孤兒可念也先生歸益肆力於學經史百家無所不窺憤科舉之學錮人思所以變之既盡發家藏書讀之不足則鈔之同里世學樓鈕氏澹生堂祁氏南中則千頃齋黃氏絳雲樓錢氏且建續鈔堂於南雷以承東發之緒山陰劉忠正公倡道蕺山奉忠端遺命從之游而是時越中承海門周氏之緒餘援儒入釋石渠陶氏奭齡爲之魁姚江之緒大壞先生約吳越中高材生力摧其說故蕺山弟子如祁忠敏公彪佳章給事正宸皆以名德重而四友禦侮之助必首先生蕺

山之學專言心性而漳浦黃忠端公兼及象數人比之程邵兩家先生曰是開物成務之學也乃出所學律歷諸書相質證弟宗炎宗會並負異才先生自教之有東浙三黃之目及周延儒再召謀翻逆案起馬士英督鳳陽爲阮大鋮地於是南太學諸生作留都防亂公揭斥大鋮陳公子貞慧沈徵君壽民吳秀才應箕沈上舍士柱共議東林子弟推無錫顧杲居首瑤禍諸家推先生爲首餘以次列名戊寅秋七月事也壬午先生入都延儒欲薦爲中書舍人力辭免偶遊市中聞鐸聲曰非吉聲也遂南下已而　大清兵果入塞甲申難作大鋮躡起南中案揭中姓氏得百四十人將盡殺之先生同里有閹黨首劾劉文正公及其三大弟子則祁章二公豐先生也先生與杲並逮太夫人嘆曰章妻滂母乃萃吾一身耶會　大兵下南都先生得免踉蹌歸浙東時忠正公已死節弟子多殉之而孫公嘉績熊公汝霖以一旅之師守江而守先生糾里中子弟數百人從之號世忠營請以布衣參軍事不許授職方郎尋改御史作監國魯元年大統歷頒之浙東馬士英在方國安營欲入朝衆言其當誅熊公恐其挾國安爲患也好言慰之先生曰諸臣力不能殺耳春秋之孔子豈能加於陳恒但不謂其不當誅也熊公謝焉又遺書

王之仁曰諸公何不沈舟決戰由赭山直趨浙西而日於江上鳴鼓攻其有備蓋意在自守也盡爾三府以供十萬之衆必不支何守之能爲聞者皆韙其言而不能用惟熊公嘗再以所部西行下海鹽至是孫公以火攻營卒付先生與王正中合軍得三千人正中者之仁從子也以忠義自奮先生深結之使之仁不得撓軍事職方郎查繼佐軍亂先生定之挈以西遂渡海剳潭山陳太僕潛夫以軍同行議由海道入太湖招吳中豪傑抵乍浦約崇德義士孫爽等內應會　大兵纂嚴不得前而江上已潰公歸入四明山結寨自固餘兵尚五百人先生駐兵杖錫寺微服出訪監國戒部下善與山民結部下不盡遵節制山民畏禍晉熸其寨部將芳綸江涵死之先生無所歸捕檄累下擒子弟入剳中已丑間監國在海上乃與都御史方端士赴之授左副都御史亡何　大兵圍健跳城中危急置靴刀待命會鵝湖伯阮駿救至得免時諸師之悍甚於方王文臣稍異同其間立致禍熊公以非命死劉公中藻以失援死錢公肅樂以憂死先生既失兵日與吳尚書鍾巒坐舟中正襟講學暇則注授時泰西回回三歷而已先生之從亡也太夫人尚居故里當事錄其家口先生曰方寸亂矣吾不能爲姜伯約也乃陳情變姓名間行

歸家。是年監國自健跳至翁州。復召先生副馮侍郎京第。乞師日本。抵長崎。不得請。自是東遷西徙。無甯居。而浙中當事。得名籍與海上有連者。卽行獵薙。先生於故國位在列卿。江湖俠客多來投。而馮侍郎等結寨杜磐。卽先生舊部。風波震撼。無虛日。先生猶挾帛書。欲招致中鎮將南援。時方捕諸寨之通海者。山寨諸公相繼死。弟宗炎坐與馮侍郎交通。刑有日矣。先生以計脫之。辛卯。遣閒使入海告警。令爲之備。甲午。定西侯張名振閒使至。被執。又名捕先生。丙申。慈水寨主沈爾緒叛。作亦以先生爲首。其得不死。皆有天幸。先生氣不懾也。其後海上傾覆。先生無復望。乃奉太夫人返里門。畢力著述。而四方請業之士。漸至矣。自言受學蕺山時。頗喜爲氣節斬斬一流。患難後。始多深造。而追恨爲過時之學。丁未。復舉證人書院。申蕺山之緒。已而之鄞之海寧。巡撫張公以下。皆請開講。先生不得已。應之。先生謂明人講學。襲語錄之糟粕。不以六經爲根柢。教學者必先窮經。而求事實於諸史。又謂讀書不多。無以證斯理之變化。多而不求諸心。則爲俗學。蓋先生以濂洛之統。綜會諸家。橫渠之禮教。康節之象數。東萊之文獻。艮齋止齋之經術。水心之文章。莫不旁推交通。自來儒林所未有也。康熙戊午。詔徵博學鴻儒。葉學士

方藎擾疏薦。陳庶常錫嘏曰。是將使先生爲疊山九靈之殺身也。力止之。會修明史。徐學士元文謂先生非可召試者。然或可聘之修史。乃與興化李公清同徵。詔書旣以禮敎遣。先生固辭。朝廷知不可致。特詔浙中督撫抄先生著述關史事者送京師。徐公延先生子百家及萬處士斯同。萬明經言任纂修。皆先生門人也。先生以書報徐公。且諸之曰。昔聞首陽山二老。托孤於尙父。遂得三年食薇。顏色不壞。今吾遺子從公。可以置我矣。當是時。 聖祖表章儒術。大臣多鉅人長德。顧皆以不能致先生爲恨。魏公象樞曰。生平願見不得者三人。夏峯梨洲二曲也。湯公斌曰。黃先生論學。如大禹導水。導由厥絡分明。吾黨之斗杓也。庚午。徐尙書乾學侍直。 上訪及遺獻。復以先生對。且言曾經臣弟元文疏薦。老不能來。 上曰。可召至京。朕不授以事。卽欲歸。當遣官送之。徐公對以篤老無來意。 上嘆息不置。先生卒於康熙乙亥秋。年八十有六。初營生壙於忠端墓旁。中置石牀。無棺槨。作葬制或問。援趙邠卿陳希夷例。戒身後無得違命。蓋自以遺家國之變。期於速朽。而不欲顯言其故也。所著有明儒學案六十二卷。三百年儒林之藪也。易學象數論六卷。力辨河洛方位圖象之非。授書隨筆一卷。則閻徵君若璩問尙書

而告之者。春秋日食歷一卷。辨衛瑩所言之謬。律呂新義二卷。則嘗取餘杭竹管肉好停勻者。斷之爲十二律及四清聲試之。因廣其說者也。又以蕺山有論語大學中庸解。獨闕孟子。乃疏爲孟子師說四卷。嘗欲重修宋史。未就。存叢目補遺三卷。輯明史案二百四十四卷。贛州失事一卷。紹武爭立紀一卷。四明山寨紀一卷。海外痛哭紀一卷。日本乞師紀一卷。舟山興廢一卷。沙定洲紀亂一卷。賜姓本末一卷。又汰存錄。糾夏考功幸存錄者也。歷學則少有神悟。及在海島。古松流水。布算籌籌。嘗言勾股之法。乃周公商高之遺。而後人失之。使西人得以竊其傳。有授時歷注一卷。大統歷推法一卷。授時歷假如一卷。西歷回歷假如各一卷。外尙有氣運算法。勾股圖說。開方命算。測圓要義。共若干卷。其後梅徵君文鼎。本屬稗言歷世。驚爲絕學。實先生開之。南雷文案十卷。外集一卷。吾悔集四卷。撰杖集四卷。蜀山集四卷。劉子行狀二卷。詩歷四卷。忠端祠神弦曲一卷。後分爲南雷文定凡五集。晚年又定爲南雷文約。合之得四十卷。明夷待訪錄二卷。留書一卷。則王佐之畧。顧先生炎武見而嘆曰。三代之治可復也。思舊錄二卷。中多庀史之文。又選明文案。廣之爲明文海。共四百八十二卷。閻明人文集二千餘家。自言與十朝國

史相首尾。而別屬李徵君鄴嗣爲明詩案。未成而李卒。又輯宋元儒學案。以志七百年儒苑門戶。又嘗續宋文鑑。元文鈔。以補呂蘇二家之闕。未成編卒。又以蔡正甫之書不傳。作今水經。其餘四明山志。台宕紀游。匡廬游錄。姚江文略。姚江瑣事。補唐詩人傳。病榻隨筆。黃氏宗譜。黃氏喪制。及自著年譜。共若干卷。先生文不名一家。晚年忽愛謝皋羽文。所處之境同也。雖不赴徵車。而史局大義。必咨先生。歷志出吳檢討任臣之手。總裁千里遺書。乞審正而後定。嘗論宋史別立道學傳。爲元儒之陋。明史不當仍其例。朱檢討彝尊適有此議。湯公斌出先生書示衆。遂去之。於國難諸公表章尤力。至遺老之以軍持自晦者。久之或嗣法開堂。先生曰。是不甘爲異姓之臣。反甘爲異姓之子也。故所許止四明周鼇雲一人。弟宗會。晚年好佛。爲反覆言其不可。於二氏之學。雖其有託而逃者。猶不少寬焉。晚年益好聚書。所抄自鄞之天一閣范氏欽之寄桂堂鄭氏。禾中倦圃曹氏。最後則吳中傳是樓徐氏。然嘗戒學者。當以書明心。無玩物喪志也。子百家。字主一。能世其學。

敍

國初所稱三大儒者。北則容城孫夏峯先生。西則盩厔李二曲先生。東南則我遺獻文孝公也。維時三峯鼎立宇內景從。無所軒輊於其間。然身世之迍邅著述之宏富。聲氣之應求。公視孫李有加焉。公嘗自作年譜。貽鄭高州豫以志銘。相屬。居無何。鄭氏不戒於火。失所藏。歙廬洊遭水火。并副本亦歸烏有。嗚呼。豈天不欲公之嘉言懿行。與夫荼苦蓼辛之狀。昭示來世耶。抑其時忌諱甚嚴。欲使起單存亡乞師諸大案泯沒其跡。以避无妄之災耶。乾隆間。叔祖稚圭公裒集遺書。欲輯公年譜。未及編次。遽歸道山。厥後敬脩從兄思踊祖志。旋抱沉痾。招炳謂之曰。昔小雷公尋兄萬里。得七世宗子遺獻公表章之而益顯。子則遺獻七世宗子也。年譜之編輯。舍子其誰屬哉。炳曰。遺獻雖仇魏闕。腰絙虞淵。學包董鄭。行侔夷魚。性理文章。海內宗仰。夫何待後人之表揚。雖然。陽明蕺山二先生年譜。久行於世。而遺獻沒且百餘十年。未有年譜。後人之咎奚辭焉。況遺獻運丁陽九。黨錮之餘。繼以兵革。兵革之後。繼以水火。其間圍城捕檄。變姓易名。潰軍焚寨。崩屋絕糧。以及灑血淚於扶桑。冒鯨波於滄海。所謂野蔓之味不止一尺者。固當大書以彰苦節也。於是發篋得行畧神道碑三大儒傳文案文定詩歷行朝錄思舊錄爲藍本。旁搜各家文集明末野史省府縣志等書。信者采之。疑者闕之。倣王陽明先生年譜之例。事節其要。文取其簡。再易寒暑而書成。嗚呼。公歿於康熙乙亥孟秋。距炳生於嘉慶乙亥孟秋。花甲僅再周耳。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以父子繼世論之。已六世而有餘。以三十年一世論之。計五世而不足。則夫抱殘守缺。搜輯於風微人往之餘。有足見公梗概者。謂非遺澤尚存哉。辛酉壬戌間。炳攜此譜暨羣籍。避亂北鄉。僦居一室。寢處在南牖。而置書北牖下。賊將至。居停主人曰。南牖明。北牖暗。置書暗中。賊疑有寶物藏焉者。書必毀。盡置於明處。使賊一覽而知爲書也。庶免於疑。竊乎。乃移書南牖下而奔避他所。已而賊至。舉火焚廬。朔風大作。餘宅皆燼。北牖亦燬。延及屋脊。賊遽退。天亦反風。居人出救火。而南牖僅存。譜竟無恙。嗚呼。此非文孝公在天之靈。有以呵護之耶。不然。鮮有不爲鄭氏之續矣。寇氛既熄。文教聿興。殘明紀事之書。次第鏤出。迺復博採旁稽。重加讎訂。每條下不註出處者。因一條中多

參用羣書。不便備註。且以所引之書。博雅所共知也。今春朱鎭夫孝廉過留書種閣。慫恿付梓。且願助貲焉。既而林君祥純謝生高樹謂公實海內百世之師。譜豈黃氏一家之書哉。出貲各梓一卷。而公生平之行事。庶後人得覘其縷縷矣。若夫事可徵信而年次未詳者。當別爲補遺一卷附於後。

同治癸酉斗指未申兩辰之月大盡前一日曾孫屘炳謹識

卷上

公諱宗羲。字太冲。號南雷。忠端公之長子。居餘姚通德鄉黃竹浦。明魯監國時。以副憲從亡。鼎革後。講學甬越間。屢徵不起。大江以南之士多從之。世稱梨洲先生。卒後門人私謚曰文孝。

明萬歷三十八年庚戌八月八日戊時。公生。

姚太夫人將分娩。忠端公預推祿命。年月庚戌乙酉。得日時庚寅丙戌。配合極佳。然須聞金鼓之聲。乃驗。遽有里優鳴鉦擊鼓。而公生。日者謂與孔子生物只差一字。（見文淵孔子生年月辨）孔名曰麟。太夫人夢有麟瑞故也。公生而岐嶷。壯能舉鼎。貌古而口微吃。額角有紅黑痣如錢。左右各一。或曰此日月痣云。

三十九年辛亥。公二歲。

四十年壬子。公三歲。

四十一年癸丑。公四歲。

八月乙未。（十日）曾王母章太淑人卒。十一月丁丑。（二十二日）曾王父贈太僕封川公卒。

四十二年甲寅。公五歲。

四十三年乙卯。公六歲。

秋。忠端公舉於鄉。

四十四年丙辰。公七歲。

春。忠端公成進士。七月辛未。（三日）仲弟晦木公生。（諱宗炎）

四十五年丁巳。公八歲。

忠端公授甯國府推官。公隨任。

四十六年戊午。公九歲。

叔弟澤望公生。（諱宗會）

四十七年己未公十歲。
四十八年庚申公十一歲。
天啓元年辛酉公十二歲。
二年壬戌公十三歲。
自甯國回姚。赴郡城應童子試。過空樓聞笑語弈棋聲。遂登樓睇視。見有五六人倉皇急避。公追躡。惟見五通神之像設焉。此時公以孤身童子。凝視弗怖也。
七月庚戌。（十六日）季弟司輿公生。（諱宗轅）忠端公考授御史。懸缺假歸。
三年癸亥公十四歲。
補仁和博士弟子員。秋。隨侍忠端公至京。見朱公未孩。大典於李皇親園中。冬。忠端公授山東道監察御史。公在京邸。好窺羣籍。不瑣守章句。忠端公課以制義。公於完課之餘。潛購諸小說觀之。太夫人以告忠端公曰。亦足開其智慧。
四年甲子公十五歲。
時逆奄竊政。黨論方興。楊忠烈漣左忠毅光斗魏忠節大中諸公與忠端公爲同志。常夜過邸寓。屏左右論時事。獨公在側。故得盡知朝局清濁之分。

五年乙丑公十六歲。
三月。忠端公以劾奄媼魏忠賢客氏。削籍歸。季弟孝先公生。（諱學）十二月。公娶葉安人。爲同邑廣西按察使六桐先生（諱嘉胤）女。（安人時年十七）
六年丙寅公十七歲。
三月。忠端公與高忠憲攀龍周忠介順昌繆文貞昌期周忠毅宗建李忠毅應昇周忠惠起元先後被逮。公送至郡城。劉念臺先生宗周餞之蕭寺。忠端公命公從之遊。閏六月辛丑朔。忠端公卒於詔獄。凶問至。太夫人痛哭至氣絕。公勸解太夫人曰。汝欲解我第毋忘大父拈壁書耳。蓋封太僕鯤溟公書於公出入處。大書爾忘勾踐殺爾父乎八字拈於壁。公受教痛哭。冬。書窗油盡燈炷。時吐青珠。細於芥子。堅不可破。竟夕可得圭撮。如是者月餘。或曰。此草舍利也。
吳縣金孝廉宜蘇（鄰與恰公石麟朱公天麟均保成午江南鄉試忠端公分房所得士）來弔。痛哭而去。（後舉於鄉）
七年丁卯公十八歲。
檇李徐忠襄公寶摩石麒（忠端公門生）渡江來弔。臨行謂公曰。學不可雜。雜則無成。無亦將兵農禮樂以至天時地利人情物理。可以佐廟謨裨掌故者。隨其性之所近。併當一路以爲用。世張本此。猶蘇子瞻教秦太虛多著實用之書之意也。
崇禎元年戊辰公十九歲。
袖長錐草疏入京。頌寃。過杭。遇華亭陳眉公先生繼儒。公出疏。先生隨筆改定。（魏忠賢天啓中擅權）先是忠端公三劾魏奄。奄恨甚。嗾曹欽程參之創籍後訛言繁興。謂三吳諸君子謀翻局。忠端公用緘造奄李寅爲張永授以秘計。魏奄大懼。使人嗾李寅令出疏自解。寅遂以講學興大獄。而忠端公被禍。至是公頌寃至京。則魏奄已磔。有詔死奄難者。贈官賜祭葬。錄後如例。公上疏謝恩。并請殛逆黨曹欽程。李寅等。得旨刑部作速究問。五月。刑部會訊。許顯純崔應元。公對簿。出所袖錐顯純流血被體。顯純自訴爲孝定皇后外甥。律有議親之條。公謂顯純與奄攀難。忠良盡死其手。當與謀逆同科。夫謀逆則以親王高煦宸濠。尚不免於戮。況皇后之外親乎。卒論二人斬。妻子流徙。公揕應元胸。拔其鬚。歸而祭之忠端公神位前。又與吳江周公子廷祚（忠毅公子）光山夏公子承（之令公子）共捶所頭（獄卒）葉咨顏文仲。應時而斃。蓋顯純爲大理。與應元承順逆旨。拷問忠端公葉顏二

人。則乙丙被難諸公。皆其所手害者也。（時缺祖已入逆案）六月。會訊李實。李永貞劉若愚三奄於中府。李實辨原疏不自己出。忠賢取其印信空本。令永貞塡之。故墨在硃上。陰使舉人袁某致三千金於公。求勿質。公即奏之。謂實當今日猶能賄賂公行。其所辨豈足信。復於對簿時。以錐錐之。獄竟偕同難諸弟子設祭詔獄中門。讀文未畢。（鵝公子舉泣讀文）莫不狂哭。觀者亦哭。左右入告莊烈。莊烈歎曰。忠臣孤子。甚惻朕懷。秋。奉忠端公柩南回。過京口。有寺作佛事。公入觀之。有神位書忠端公姓名。前設伊蒲之饌。公痛哭而拜。一寺皆驚。冬。劉念臺先生來弔。褒帷以袖拂棺。慟痛哭而去。
二年己巳公二十歲。
郡中劉念臺先生。與石梁陶氏奭齡講學。石梁之弟子。授受皆禪。且流入因果。先生獨以愼獨爲宗旨。至是講學蕺山。公邀吳越知名之士六十餘人。共侍講席。力攉石梁之說。惡言不入於耳。六月辛未（十八日）長子棄疾公生。（諱斯年）之嘉善謁錢御泠士升相國。求先公墓文。之雲間訪陳眉公先生於來儀堂精舍。留信宿而別。又見張侗初先生。亟於其家。時先生已病革。謂公氣清。他日遠

到勿忘老夫之言也。冬旋里。十一月丙午二十五日卜葬忠端公於隱鶴橋。

三年庚午。公二十一歲。

奉太母盧太淑人之南京應天府經歷署。（公季父白屋公時爲經歷）番禺韓孟郁上桂。以南京國子監丞左遷照磨。其署與經歷署但隔一牆。公昕夕過從。孟郁始授公詩法。時南中爲大會。金壇周儀部仲馭鑣招公入社。南司空何陳我喬遠又招公入詩社。九日大會於鳳凰臺。南中詞人如汪遠民逸林茂之古度黃明立居中林若撫雲鳳閔士行景賢皆與公相契。宣城沈徵君眉生壽民勸公理經生之業。始入塲屋。榜發後。太倉張天如先生溥爲會於秦淮舟中。一時在會者。楊維斗廷樞陳臥子子龍吳駿公偉業萬年少壽祺蔣鳴玉彭燕又吳來之。其以下第與者。公與眉生昆仲而已。南回遇文文肅公震孟於京口。同舟至吳門。文肅公見公落卷後塲嗟歎久之。謂異日當以大著作名世。一時得失不足計也。周儀部仲馭來。姚訪公於黃竹浦。（卿道傳詩延璋黃竹浦竹浦之稱始此）

四年辛未。公二十二歲。

忠端公被逮時。途中謂公曰。學者不可不通知史事。將架上獻徵錄。涉略可也。

公至是發憤。自明十三朝實錄。上溯二十一史。每日丹鉛一本。遲明而起。雞鳴方已。兩年而畢。五月辛卯。（十八日）王父封太僕鉱溟公卒。先是公因匠事未敎。步行四百里。冒暑至諸暨。購歸美檀。計直二百金。太僕公摩挲久之。喜曰。汝後日封贈及我。亦是虛名。今日之孝。乃實事耳。

五年壬申。公二十三歲。

始與甬上陸文虎符萬履安泰兩先生交。是時東林復社。爭相依附。公所居雖僻遠城市。不乏四方之客。兩先生歲率三四至。晚潮落日。孤篷入港。見者咸知其爲甬上訪公兄弟之舟也。崑山朱文靖公震青天麟。（忠端公門生）見公詩稿一冊。即囑豫章四子序之。

六年癸酉。公二十四歲。

讀書武林南屏山下。與江道閻浩（後改浩月）張秀初歧然（後改濬儀部仁卷師）同學。沈徵君眉生返自海外。訪公於竹浦。不遇而去。秋。眉生暨蕪湖沈崑銅士柱至武林。與公同寓孤山讀書社。諸子皆來相就。（當時杭有讀書社小築社梦樓社）三峯（即湧月）開堂於淨慈寺。一時龍象之盛。前此未有。蜀人劉道貞新得法。馮儀公悰與張秀初江道閻邀公定交。公與江石劉進卿同升及沈眉生崑銅諸文士同往入室講論語周易。僉謂鑿空新義。眞石破天驚也。叔弟澤望公補博士弟子員。太夫人四旬壽辰。（十二月二日）甬上萬履安陸文虎兩先生刻崑銅壽啟。至期來祝。瞿御史稼軒式耜作詩數章爲壽。

七年甲戌。公二十五歲。

仍與讀書社諸子讀書武陵。時公講習律呂。與張秀初取餘杭竹管肉好均者。截爲十二律及四清聲。吹之以定黃鐘。往姑蘇寓乾山管氏鑵家。先生中興天台教於一時。名士皆譏貶。以天台之學。繭絲牛毛。非沉默者難以承當。拳拳於公。殷勤而別。太倉訪張天如溥。受先采兩先生聞某家有藏書。公與天如提燈往觀。嘉善會葬魏忠節公。卽隨劉念臺先生還至省下。適陳中書幾亭龍正以與紹守書呈先生。先生覽畢付公。公一笑置之曰。迂腐先生久之曰。天下誰肯爲迂腐者。時高忠憲遺集初出。公在舟中。盡日翻閱。先生摘其闌入釋氏者以示公。返郡城。邂逅周仲於木蓮菴。架上見其先人雲淵先生逃學神道大編數十冊。方廣皆二尺餘。欲盡抄其所有。會仲遊楚不果。

八年乙亥。公二十六歲。

正月丁丑。（六日）太母盧太淑人卒。

九年丙子。公二十七歲。

二月。過長洲謁文文肅公。過虞山訪錢宗伯。馮公留仙元颺招公入太倉守道署閱卷。既而馮公以勤王行。公遂辭出。赴杭。偕仲弟晦木公叔弟澤望公應解試。（公兄弟五人仲叔兩弟公自敎之不數年於大有聲棚林有東浙三之目。當時考官皆欲搜公兄弟出其門下而卒不相值。論者惜之）

十二月。遷葬忠端公於化安山。初忠端公喪歸。卜葬於隱鶴橋門人徐忠襄公爲狀。嘉善錢相公御冷爲銘。鄉人之在逆案者。妒天子有表章忠義之事。出而爲難。至是遷葬。文文肅公爲銘。

十年丁丑。公二十八歲。

武林馮儀公悰來訪。二月。分守道南海謝公雲虬奉命諭祭忠端公。府縣僚屬暨紳士來餞者雲集。公應之不露寒儉之態。秋。偕澤望公之杭。

十一年戊寅。公二十九歲。

之宛上訪沈眉生徵君。不遇。欲抵安慶。徵君弟治先壽國知之。拉公入城。則梅

則三朗中麻孟璇三衡與徐律時顏庭生十餘人出迎於路。遂寓徐乾岳家。（律時父）款留十日。至朗三家。登三層樓。發其藏書。朗三贈公以陳旅集。將行。出宿治先家。公臥後。治先發公匣。空無所有。以五十金置其中。鎖如故。遲明。公知之。治先曰。此子會銀也。（其璧上有會單）凡人窘則舉會。奈何以餉余乎。堅辭不受。之池州。訪劉伯宗。城信宿而別。時中官復用事。逆黨共冀然灰。阮大鋮以重賄新聲。招搖白下。七月。金壇周仲馭鑣與宜興陳定生貞慧貴池吳次尾應箕出南都。防亂揭。集諸名士攻之。以顧子方杲（文端公孫）與公爲首。次左碩人國柱。丁貞國棟（二人忠毅公子）沈眉生壽民。沈崑銅士柱。魏子一學濂（忠節公子）等。公又與諸死。他難者之孤。大會於桃葉渡。齊聲詈大鋮。大鋮銜之刺骨。（此條行畧作十二年。益拙神道碑及公所作陳定生先生墓誌在此年）金陵刻忠端公集。楊維斗先生過訪。遂請爲序。返里。曾波臣鯨來姚寫忠端公像。武林鄭元子鉉與馮儼公悰渡江來訪。村路泥滑。同來沈長生不能插脚。元子笑言黃竹浦固難於登龍門也。注謝皐羽西臺慟哭記冬青引。

十二年己卯。公三十歲。

子劉子講學之時。圓澄圓悟兩家子孫。欲以其說竄入。子劉子每臨講席而歎。公於是至郡城。邀一時知名士王士美業洵王元趾毓耆等十餘人。進於函丈。退而爲浙東文統之選。彼釋學之黠者。其氣爲之沮洳。赴南京應解試。過吳江。訪周公子長生廷祚。過句容。訪周儀部仲馭鑣。至金陵。金僉院天樞光辰之弟天駟光房。以天界寺私室寓公。公病瘧。吳子遠道凝求茅山道士得藥一丸。公念朋友之眞切。不忍虛其來意。些少服之。是時江右張爾公自烈。舉國門廣業之社。四方名士舉集而與公尤密者。宣城梅朗三朗中。無錫顧子方杲。宜興陳定生貞慧。廣陵冒辟疆襄。商邱侯朝宗方域。桐城方密之以智。無日不相徵逐也。朝宗侑酒。必以紅裙。公謂爾公曰。朝宗之大人（尚書）方在獄。豈宜有此。吾輩不言。終爲損友。爾公以爲然。（事詳公所著壬癸書錄中）

十三年庚辰。公三十一歲。

歲大祲。邑中點解南粮。充是役者家覆。諸叔皆相向泣。公告糴黃巖。遏禁森嚴。謀於倪鴻寶元璐祁世培彪佳王裒雲三先生。而其事得集。過臨海。訪陳木叔先生函輝。過剡溪。鄧使君雲中錫蕃館之於圓超寺。臥雪者數日。公有大雪封山城寂寞老僧刺血字模糊之句。公往來台越間。以其暇遊天台雁宕

諸名勝作台宕紀遊。是年。仲子直方公生。（正誼）

十四年辛巳。公三十二歲。

之南中。主黃比部明立居中家。干頃堂之書。至是繙閱殆遍。（公自庚午迄辛巳書主於其家）朝天宮有道藏。公自易學以外。有干涉山川者。悉手抄之。聞焦氏書欲售。公急往訊。因不受奇零之值而止。與宣城梅朗三共晨夕者數月。一日出步燕子磯。看漁舟集岸。斜陽掛網。有言某家多古書。公與朗三往觀。二更而返。陶禮部英人邀飲。吳次尾袖出一紙。欲拘顧媚。公引燭燒之。一笑而罷。都御史方孩未震孺過訪。謂公曰。君文有師法。不落世諦。眞古文種子也。冬。葬外舅葉六桐先生。施副院邦曜題主。公祀后土。副院言天下將危。吾輩不知稅駕何所。

十五年壬午。公三十三歲。

建忠端公祠。卜地邑西之西石山。爲呂氏書室。用官價百金買之。同邑在逆案以太常卿回籍者蔣某。（厲歷辛丑遊士事嗾其黨爭地。東浙士大夫皆爲之不平。時兩馮公中丞留仙元飆尚書開仙元飆陸文虎符萬履安泰兩孝廉劉瑞當應期明經凡十餘人。會哭祠下。祭文傳播。黨逆者咋舌而死。（公有忠端祠祀典一卷）

入京應試。徐忠襄爲司寇。客公公與陸文虎先生讀書於萬駙馬北湖園中。時朝中以補謚一款爲節目。臺疏如馬培原等。或出疏。或抄參。不止一沈侍郎滄嶼也。七月杪。金僉院天樞過訪。立索公疏上之。未幾。京師戒嚴。不果行。（後十七年侍管御綱宿疏請得忠端）榜後。陽羨周相國延儒。欲薦公爲中書舍人。力辭不就。一日。遊市中。聞鑿聲。曰。此非吉聲也。遽南歸。十一月丙子。（十日）自京回越。數日。約諸弟遊四明洞天。遲晦木公不至。中輟。後十一月戊申。（十二日）遂令促裝。緜蘆溪而進。月夜走蜜巖。探石質藏書處。宿雪竇。觀隱潭冰柱大雪。登芙蓉峯。歷鞠侯巖。至過雲。識所謂木冰。（公有過雲木冰記）甲寅。抵家。晦木公爲賦澤望公爲遊錄。公則爲四明山志。（俱已佚）陳臥子爲紹興推官。姚邑有疑獄。公爲言於臥子。出死罪二人。多傳頌者。

十六年癸未。公三十四歲。

之杭。與沈崑銅同寓湖上。秋。與澤望公之崇德。厲東寺。義士孫子度爽聞公至。即來訪。翼日。過子度舍。遂要之出京口。沂長江。至金陵而別。十月丙戌。（十二日）季子主一公生。（證百學改百家後）太夫人五旬壽辰。同邑副院施忠愍公邦曜將

赴召。先期來祝。云余友黃太沖。蕺山之高第弟子也。及期。蕺山先生製序。使長公伯繩沟至竹浦爲壽。張樂演鳴鳳記。至椒山寫本時。太夫人不覺失聲而慟。

卷中

大清順治元年甲申。公三十五歲。

四月。聞京師失守。卽從劉念臺先生之杭。寓吳山海會寺。與章公羽侯正宸朱公未孩大典。熊公雨殷汝霖爲召募義旅計。已而福王監國之詔至。公遂之南中。上書闕下。時阮大鋮以定策功驟起。思修報復。遂廣揭中人姓名。（共四十一人。百造蝗蝻錄。以東林爲蝗。餘爲蝻。）欲一網殺之。里中有奄黨某。首糾念臺先生及其三大弟子。則祁都御史世培。章給事羽侯。與公也。繼而里中奄黨徐大化之姪署光祿丞者。復特疏糾公。遂與顧子方並逮。陳定生亦逮至。周仲馭論死。沈眉生吳次尾沈崑銅亡命。左碩人子直兄弟入甯南軍。公等惴惴不保。時鄒掌院虎臣與子方有姻連。故遲其駕帖。公踉蹌歸澍東未幾。大兵至。得免。

二年乙酉。公三十六歲。

四月之嘉興。晤徐司寇寶摩石麒。五月返杭。晤熊行人魚山開元。感慨時事。嗚咽而別。六月。徒步二百里至劉先生家。時越城已降。先生避居楊墅。公遂自綏門山支徑入楊墅。先生臥匡牀。手揮羽扇。勺水不進者已二十日矣。公不敢哭。淚痕承睫。自序其來。先生頷之。公復徒步而返。奉太夫人避居中村。大兵東渡。郡邑望風迎附。閏六月。我邑前吏科給事中熊公雨殷九江道僉事孫公碩膚嘉績以一旅之師。書江而守。公與仲叔兩弟糾合黃竹浦子弟數百人。步迎監國魯王於蕺壩。駐軍江上。人呼之曰世忠營。十月十日。甬上陸行人文虎訪公。因相與歎息浙東之事。（明年計首亦值是日。）十一月。馬士英竄入方國安營。欲朝見。羣臣言士英當誅。熊公恐其挾國安爲患也。曰此非殺士英時。宜使其立功自贖耳。公曰。諸臣力不能殺耳。春秋之孔子。豈能加於陳恒。但不得謂其不當殺也。熊公謝焉。十二月。兵部主事攝餘姚縣事王正中（之仁從子。）表進公所作監國魯元年大統歷。有詔優答。宣付史臣。頒之浙東。（小醜起年讓九月。今從行朝錄。）公遺書總兵王之仁曰。公等不從赭山進師。而日於江上放船鳴鼓。攻其有備。蕞爾三府。以供十萬之衆。北兵即不發一矢。一年之後。亦何能支。又曰。崇明江海之門戶。盡以兵擾之。亦足分江上之勢。聞者皆是公言而不能用。官兵屯西石山

忠端公祠。抽屋材爲營火。有司無所致祭。公方馳驅王事。聞之泫然。

三年丙戌。公三十七歲。

二月。監國以公爲兵部職方司主事。公請援李泌客從例。以布衣參軍。不許。尋以柯公夏卿與孫公交薦。改監察御史。仍兼職方。張國柱劫王鳴謙由安海入內地。縱兵大掠。諸營大振。廷議欲封以伯。公曰。如此則益橫矣。何以待後。請署爲將軍。監國從之。陳總兵梧敗於樵李。渡海至姚虞掠鄉聚。王職方正中方行縣事。遣兵擊之。鄉聚犄角殺梧。行朝忌正中者。以此聲討。公謂梧之見殺。犯衆怒也。正中爲國保民。不當罪。上疏救之。乃止。公力陳西渡之策。熊公再以所部西行。攻下海鹽。軍弱不能前進而返。五月。孫公嘉績以所部火攻營卒盡付公。公與王正中合軍。得三千人。遂偕太僕寺卿陳潛夫職方查繼佐渡海。劉壇山。適尙寶司卿朱大定兵部主事吳乃武。皆從浙西來會師。將由海甯取海鹽。百里之內。牛酒日至。整軍抵乍浦。約崇德義士孫爽等爲內應。會大兵已纂嚴。不得前。六月朔日。澉河兵潰。監國由海道至閩。公歸入四明山。餘兵願從者五百人。結寨自固。（公有四明山寨記。）公駐軍杖錫寺。微服潛出。欲訪監國消

息。爲扈從計。山民畏禍。突焚其寨。部將茅瀚（字魏安人。）汪涵（字叔度。）等縛人死之。公歸而跡捕之檄累下。奉太夫人徙居化安山丙舍。（大年返故居。）慈水劉瑞當先生至。唁慰憑弔。悲嘯震空谷。

四年丁亥。公三十八歲。

居山中。甘露降。注授時歷。王侍御仲撝自郡城來。受之而去。（公在翁島空山占驗自錄。層疊之技無可與節者。所著有春秋日食歷授時歷故大統歷稽注授時歷假如回回歷假如西層假如氣運算注勾股圖說開方命算測圓要義緒言約在此數中。）

五年戊子。公三十九歲。

劉瑞當先生訪公於竹浦信宿而去。十月辛丑。（十日季弟司輿公卒。公有志銘。）二十有七

六年己丑。公四十歲。

監國還至海上。公赴行朝。晉左僉都御史。再晉左副都御史。六月。定西侯張名振由南田復健跳所。七月壬戌。公與大學士沈公宸荃劉公沂春尙書吳公鍾巒李公向中侍郎孫公延齡右僉都御史張公煌言。扈監國次健跳所。壬午。北師圍健跳。蕩湖伯阮進救郤之。王翊郤北師。發使貢方物於監國。張名振

以表貢不由己達顚忮之公上言諸營文則稱侍郎都御史武則稱將軍都督惟翊乃心王室不自張大而兵又最強宜優其爵使之總臨諸營以捍海上監國乃授翊右僉都御史明年晉翊兵部右侍郎　時國事盡歸定西侯即閣臣張公肯堂亦不得有所豫諸帥之悍甚於方王文臣稍異同其間立致禍公既失兵日與吳尚書霞舟鍾櫆正襟講學暇則註授時泰西回回三歷已而　中朝以勝國遺臣不順命者令有司錄家口上聞公聞而歎曰主上以忠臣之後仗我我所以栖栖不忍去也今方寸已亂不能爲姜伯約矣乃陳情監國得請間行歸家吳公齎三板船送之二十里外嗚咽濤中　八月四十初度有句云先公殉國餘三載（忠烺公殉難時四十三歲）孔子懸弧易一辰（公與至聖只換一時）是年所作詩名窮島集　山中亂奉太夫人徙居邑城（明年返故居）　十月監國由健跳至舟山復召公偕馮侍郎躋仲京第副澄波將軍阮美乞師日本抵長崎不得請公爲賦式微之章以感將士（是馮公第二次乞師事）有日本乞師紀海外慟哭紀（案全氏謝山曰本乞師紀但紙馮公奉使始末而於己無與惟避地賦有曰歷長崎與儐斯瑪爭方躬飾夫又曰返余牖而四行兮胡爲乎泥中則是公嘗偕馮以行而後詐之又寫神道碑所載有領州失事招武爭立紀舟山興廢沙定洲紀亂始末各一卷皆此數年間所紀後合隆武魯監國永曆紀年爲行朝錄又有次存錄一卷）

七年庚寅公四十一歲

時大帥治浙東凡得名籍與海上有連者即行名捕公弟晦木公以參馮侍郎軍事被獲待死牢戶中公潛至甬與萬履安高旦中馮濟道諸公以計活之（見評事增李先生神道表）　三月公至常熟館錢氏絳雲樓下因得盡繙其書籍返至崇德訪孫子度方欲與之劇談而陸麗京聞公至強之入城同宿吳子虎家公有句云桑間隱跡懷孫爽藥籠偷生憶陸圻　熊公夫人將逮入京公爲調護而脫之　冬自西園移居柳下故次庚寅至乙未之詩爲老柳集猶昔人之傷心於枯樹也（宅前舊有老柳爲大風拔去三株僅存其一故云）　外舅葉六桐先生遷葬邑東西黃浦公送葬

八年辛卯公四十二歲

住柳下王侍御仲撝來訪　夏秋之交遣間使入海告警九月丙子（二日）大兵下翁洲（即山）城陷監國再入閩　是年季子壽生

九年壬辰公四十三歲

著律呂新義王仲撝侍御來受之而去

十年癸巳公四十四歲

五月華亭申山人自然浦南從汴梁蘇氏來訪梅雨連綵蘇氏述其昨夢有神書史山人間戲爲江湖相士齎唇調笑以破寂寞　太夫人六旬壽辰甬上萬履安先生以所作正氣堂壽譜序來視賜羨陳少保于庭定生貞慧父子皆有詩爲壽

十一年甲午公四十五歲

元夕悼周侍者　定西侯間使至被執於天台公於是又招名捕　冬送女至甬東朱氏（公第三女適生朱汸）　鳳萬氏寒松齋與董次公守諭高旦中斗魁兩先生話舊董以草廬易纂言爲問公即疏其卦下之義以答之　馮行人惲章乞中丞留仙公神道碑銘

十二年乙未公四十六歲

從化安山至門士魏己任思澄故居愴然有賦　除夕季子壽鴉公最鍾愛集中有壙志故括丙申年之詩爲杏鴉集

十三年丙申公四十七歲

二月朔山燒將及禁壘夜同澤望公入化安山　三月墓祭藏家山公與弟鼐木澤望孝先三公均爲山賊所縛沈李二君救之乃得放歸因避亂入城寓外家四月次子婦孫還人率於寓五月一孫以痘夢公詩云八口旅人將去半十年亂世尚無央紀其事也旋返故居而屋崩繼而糧絕太夫人徙半霖秋返故居　慈水寨主沈爾緒禍作公遭名捕脫死亳釐間仲弟暲木公被捕公頓足曰死矣賴故人朱滿侯雅湉（其子繡生林公之長婿也）諸雅六救之得免

十四年丁酉公四十八歲

春甬上高旦中過訪　花朝前宿石井作詩誌慨（去年爲山吳姓地）　登蓬壁山碧霞元君祠　公爲仲子直方公就婚上虞虞氏即館於其家上虞之名山爲金鼎蓬萊鳳鳴其遺民爲顏叙伯陸苞甬范夏生公於是得與往來遊覽慨然道古

至杭訪汪孝廉魏美鳳即寓孤山講龍溪調息之法各賦三詩契勘

十五年戊戌公四十九歲

同澤望公之郡城過滿聽軒弔倪鴻寶先生登柳橋弔王元趾先生之杭寓昭慶寺吳門鄒文江來訪始得沈徵君眉生消息因作詩寄之（時眉生已返故園）集丁酉

戊戌兩年詩名金罍集.

十六年己亥.公五十歲.

二月之杭.孤山訪汪孝廉雲居.訪仁庵師.海上亂.防海之師.望門而食.故居苦於蹂躪.乃移居剡中.(即化安山)有山居雜詠詩.公謂讀之橫身苦楚.淋漓滿紙者也.晦木公奉太夫人寓三溪口.公間日往來定省.(明年冬返故居)哭沈崑銅有句云.傳死傳生經二載.果然烈火燎黃琮.

十七年庚子.公五十一歲.

居龍虎山堂.(四明北鄽有化安山故宋所謂剡中也東峯狀巍巍公丙舍適當其間因名曰龍虎山堂)八月甲午.十一爲匡廬之遊.過蕭山.訪徐徵之.不遇.渡錢塘.天章寺晤高旦中.九月丙寅.十四抵南康.辛未入山.拜李忠毅公祠.宿開先寺.與嚴羽儀夜坐.遊萬杉寺.訪白鹿洞.經淨妙寺.歷凌霄巖.登五老峰絕頂.下萬松坪.遇徐州閻古古爾梅.限韻賦詩.大林寺.尋虞永興碑.歸宗寺.辨眞淨元社.至玉川門.與雁川夜話.卽東方密之.(檢討方以智時已爲僧改名弘智字無可)十月丁亥.五返南康.庚子.舟發五老峰下.猶上雲龍寺.探雨花洞.遂之金陵.復買舟至崇德.遡高旦中澤望公在城中.入宿其寓.

十一月己巳.十八發崇德.丁丑返姚江.有匡廬行腳詩.匡廬遊錄.

十八年辛丑.公五十二歲.

仍居龍虎山堂.著易學象數論.(載入四庫全書新安門士校梓)元夕.甬上門士萬允誠斯禎.季野斯同.貞一言訪公山中.春暮之甬上.寓高氏小樓.與辰四斗權旦中斗魁昆仲.賦詩話舊.王侍御仲撝來.公授以天官壬遁之學.公方著韓書三史.仲撝欲居劍共學.常熟鄧孝廉起西大臨.(時已爲道士)自甬返.過訪.倡和旬日.公與之偕至武林.歲盡.避盜出龍虎山權寓故居.

康熙元年壬寅.公五十三歲.

元夕.甬上萬子貞一來訪.越數日.郡中劉伯繩先生汋(忠正公子)來訪.二月壬子.八日龍虎山堂災.五月乙亥.三日故居又災.公詩所云半生濱十死.兩火際一年是也.九月.徙住蓋溪市.(即臨家埠)約是年詩爲露車集.誌不安處也.著明夷待訪錄.(文年冬創錄二老閣校竣公又有留書一卷)

二年癸卯.公五十四歲.

四月.至語溪.館於呂氏梅花閣.有水生草堂唱和詩.吳孟舉之振暨猶子自

牧讀書水生草堂.與公聯牀分榻.共選宋詩鈔.踰月.以弟澤望公報病馳歸.八月癸卯.八日澤望公卒.(詳公所作壙志)太夫人七十壽辰.公有句云.白首有兒仍向學.浙河此毋尚安全.是年詩名心斷集.用孟襄陽心斷脊鴒原之句也.劉伯繩先生問律呂.公以書答之.

三年甲辰.公五十五歲.

二月.同弟晦木公偕高旦中之語溪.四月杪.益以呂用晦吳孟舉同至.常熟遡虞山.病革.一見卽以喪事相託.公未之答.虞山言顧鹽臺求文三篇.(一莊子注疏一經學封鎖錄一經學詩序)潤筆千金.使人代草.不合我意.知非兄不可.卽導公入室.反鎖於外.公急欲出.二鼓而畢.虞山叩首稱謝.鄧起西以精舍館公.欵對數人.張雪崖顧石竇.皆起西之道侶也.尋與顧公子玉書麟生.(諱總公子)訪李庸公遜之.(忠毅公子)於赤岸.訪憩漁山.開元於烏目.(時服受法於雲岩開公)返棹.起西送公於城西楊忠烈祠下.涕泗而別.吳門.訪周子佩茂蘭.(忠介公子)兄弟.卽主於其家.越數日.同弟晦木公暨高旦中.上靈巖.宏繼起儲集文藁.符秉(文肅公子)徐昭法枋周子潔鄒文江王雙白於天山堂.縱談七晝夜.公篋中有文數篇.昭法見之.嗟賞不已.謂此眞震

川也.鑱起.遂乞公作三峯第二碑.公約文江同訪沈眉生.文江失約.公亦悵然而止.返杭.寓湖上.遇申山人自然.於南屏.公問其癸巳同來之客.霜霰將盡.相視嘯噱.淨慈藏堂爲公燒豬沽酒.痛飲而歸.六月.返里.甬上門士萬公擇斯選過訪.見公詩稿零落.許寫淨本.公因汰其三之二.取蘇文忠行記之意.曰南雷詩歷.是年詩.聚之吳艇集.問劉伯繩先生病.留郡城半月.十月初.復之語溪.十二月初旋里.

四年乙巳.公五十六歲.

春.甬上萬充宗斯大.季野斯同.陳介眉錫嘏.姜獻赤表.董在中允珏.巽子道權吳仲允璘.仇滄柱兆鰲等二十餘人.咸來受業.信宿南樓而返.公之語溪.同晦木公暨萬子公擇.登龍山.拜輔湣庵先生墓.議重爲立碑.有句云.弟子朱門無立傳.憑誰好事記斯文.(公未刻稿有欲訪吳江周長生不果行以長箋致之)長生未答而逝.嘉禾巢孝廉端明鳴盛訪公於語溪.八月.呂用晦自平湖至.作汪孝廉魏美卒.范元長自江右至.傳陳晉州士業卒.十月.又聞申山人自然客死.越三日.家信至.則叔父季眞公亡矣.公類而哭之.作八哀詩.(八哀詩合甲辰哭祖

明馬首水國先生伯國錦宗伯國仁聖祖御師共八人建續鈔堂於南雷。

五年丙午公五十七歲。

仍館語溪之海昌同陸冰修嘉淑訪陳乾初先生確又偕至朱康流先生朝瑛家公讀其所記五經劇談澈夜謂生平大觀至金陵嘗入何元子楷署中討論五經至此而二耳　五月望東歸旋復之語溪橋李高氏書歸於吳氏之振公在語溪三載閱之殆遍　祁氏燬圖之書亂後遷至化鹿寺公過郡與書賈入山翻閱三晝夜載十棚而出。

六年丁未公五十八歲。

二月之郡城邂逅王仲撝侍御懷愴話舊　子劉子講學於證人書院正命之後盧其席者二十餘年九月公與同門友婁定庵希轍張奠夫應鰲兩先生復爲講會公表顯師門之學發前人所未發者大端有四一曰靜存之外無動察一曰意爲心之所存非所發一曰已發未發以表裏對待言不以前後際言一曰太極爲萬一總名（詳見答所親子行狀）　董吳仲疑意爲心之所存未爲得也作劉子質疑公謂先師意爲心之所存與陽明良知是未發之中其宗旨正相印合也（詳見答佛書）　萬子貞一至自南潯以近作求正　五月慈邑鄭禹梅梁始見公公授以子劉子學言聖學宗要諸書禹梅聞公之論自焚其稿不留一字而名是年後之稿曰見黃稿。

七年戊申公五十九歲。

始遷明文案　至郡城仍與同門會講於證人書院有證人會語公自謂始學於子劉子其時志在舉業不能有得聊備蕺山門人之一數耳天移地轉殞餓深山盡發藏書而讀之近二十年胸中礙塞解剝始知曩日之孤負爲不可贖也（公夫婿應林疑山縣孫也公喪其家被得遺書乃大開其傳即公之學問才屬復足以通鑑之鄉內爲鉅編爲劉門宗師云）　甬上諸門士請主鄞城講席三月公之鄞與諸子大會於廣濟橋又會於延慶寺亦以證人名之（公與學侶於大江以南所往來知江東門下士知識最廣馮元飈閻克欽沈禹儀杜諤介眉之經術王文三禹公卿之名理識且復董吳仲之詣行馮學卿之史學鄭寒村之文章其著著者也）　公謂學問必以六經爲根柢游腹空談終無捞摸於是甬上有講經會（公梁於慶南所宿知是學最盛授書證疑孟子御覽事書會發前人所未發）　四月鄭子禹梅以古文謁公於竹橋。

八年己酉公六十歲。

春至郡城仍寓證人書院遊雲門諸勝有雲門紀遊詩八首　毘陵惲仲昇先生日初來以所著劉子節要書欲公序之且曰今日知先生之學者惟我與子議論不可以不一惟於先師言意所在稍爲圓融公曰先師所以異於諸儒者正在於意甯可不爲發明（詳見答惲仲昇書）　同弟晦木公及從弟道傳公（詳見答宗書）之語溪。八月公六十壽辰鄭子禹梅萬子貞一欲徵文相寵公謂某不得遇先公之五十以申其一日之愛何敢自有其五十六十乎援念庵先生謝祝之例辭之。冬觀海達蓬山有達蓬紀遊詩八首幷作海市賦香山寺志序　是年季弟孝先公卒。

卷下

康熙九年庚戌公六十一歲。

閏二月丙午（十九日）同印在晦木道傳諸公宿石井賦詩紀事　秋之郡城寓證人書院山陰周允華舉子弟升階再拜求爲其祖雲淵先生作傳　之杭厲吳山越數日泛西湖至南山歷高麗法相烟霞諸寺遂上風篁嶺酌龍井泉尋謝聖院返宿鉢池庵明日冒雨披勾曲墓上湖船而回作長歌紀之　冬爲甬上

高旦中題主至烏石山明日李杲堂文允高辰四斗權元發泰初邀公入天童山曉本晳特爲上堂言韓文公來也遂同至阿育王寺觀舍利公力辨其誣得沈眉生手書有句云春盡來書歲暮收從前猶勝竟沉浮時眉生不通音問二十年矣　冬盡雨雪十日不止四野凶荒景象慘澹聊取平日之文自娛因爲選定題曰庚戌集以生於庚戌今編次適遇庚戌其支干爲再值也。

十年辛亥公六十二歲。

之郡城寓古小學魯庶常章菴棗來訪觀公文歎曰二川以後百年無此作矣　張郡侯來請修郡志公辭焉。

十一年壬子公六十三歲。

鄭子禹梅隨父秦川先生漆謁公於續鈔堂　選姚江逸詩公平日於諸家文集凡關涉本邑者必爲記別是年始選定（凡十五卷已校梓後又續錄）　作跋少保施忠愍公傳幷議立其弟之子銘爲後（續錄文連後錄）

十二年癸丑公六十四歲。

遣甬上范友仲引公登天一閣發藏書公取其流通未廣者鈔爲書目遂爲好

事者流傳.崑山徐尚書健菴乾學.使門生謄寫而去.太夫人八十壽辰.孫徵君夏峯先生奇逢時年九十有寄到理學宗傳一部.并壽詩一章.李徵君映碧先生清寄所著鶴齡錄爲壽.巢孝廉端明.亦爲文以祝.公有謝祝壽諸君子詩.

十三年甲寅.公六十五歲.

時羣盜滿山.奉太夫人至海濱第四門.寓諸九徵來聘書室.室容一几三凡之內.寢寵圖書咸在焉.暇則汎汝仇湖.歷牛屯畈.泊九龍亭.觀石壁鑿像.訪東山寺.略臨山以觀海.發篋得半山題仁景州詩贈公諸公詩藁.縮齋文集.淳望公集皆爲之校正作序.唐陸魯望皮襲美有四明山倡和詩.分爲九題.後之言四明名勝者.莫不淵源於是.公作四明山九題考.并各繫之以詩.

十四年乙卯.公六十六歲.

南山亂定.閏五月.還故居.秋.孫千頃過訪.遂同遊永樂寺.八月.有客自長洲來.接沈眉生四月二十日手書.而眉生於五月三日逝世.此書蓋絕筆也.

車廢謁楊慈湖先生墓.明文案選成.共二百十七卷.鈔入四庫全書提要稱文海四百八十二卷亦鈔入四庫全書

十五年丙辰.公六十七歲.

二月.之海昌.安陽許侍郎酉三禮爲邑令.以公曾主教於越中.甬東戒邑士大夫晉會於北寺.崑山徐果亭秉義宮詹來.健菴大司寇遣門人彭談門孫通來.公曰.諸公愛民盡職.即時習之學也.留兩月.省覲歸.作留別海昌同學序.

顧寧人先生炎武寓書於公.以所著日知錄.呈請枰彈.六月已未.八日葉安人卒.公囑鄭子禹梅作墓誌銘.九月.復之海昌.與朱止谿先生嘉徵剪燭論文.

九日.同仇滄柱陳子槩子文查夏重范文瀾出北門.至范文清東籬.有句云.如此江山殘照下.奈何心事菊花邊.讀蘇子美哭師魯詩.次其韻哭沈眉生徵君.公嘗謂終身傀儡之力.眉生與文虎二人而已.許公約十月朔日至海鹽雲岫山.即寶頂觀合朔.前一日.公與仇滄柱邵寥三陳彝仲至其地.許公遲之詩中.五更時起觀之.遇雨.有望氣頂觀日月並升記.遂至胡考轅先生家觀藏書.其子令修爲公發其故篋.集忠端公祠墓碑銘.爲正氣錄刻之.明儒學案成.共六十二卷.鈔入四庫全書案語許氏兩上范氏各刻數卷而輟故城賈氏所刻雜以臆見所未刻爲善本厥後莫爲繼者即前重梓之本亦有貫氏攜水鄉氏續完焉氏所未刻爲善本厥後莫爲繼者即前重梓之本亦有貫氏攜水鄉氏續完焉後又輯宋元儒學案.尚未成編.遺命主一公成之.甬上全謝山太史祖望又增益之共一百卷鈔入四庫全書

十六年丁巳.公六十八歲.

仍主海昌講席.公每抽四書或五經作講義.令司講宣讀.讀畢.辨難蠭起.公曰.各人自用得着的.方是學問.尋行數墨.以附會一先生之言.則聖經賢傳.皆是糊心之具.朱子所謂譬之燭籠.添得一條骨子.則障了一路光明也.公在海昌凡五載得公之傳者無間寒暄.勾股之暴.陳言掃得其瘠耳.甬上董子在中自京來.寄到葉訒庵學士方藹五古三百五十字.慫恿就道.公即次其韻.勉其承莊渠之絕學.而告以不出山之意.陸文虎先生之喪.尚在淺土.公聞之泫然歎曰.是余之罪也.夫乃告於世之爲郭元振者.而使契弟子萬充宗董其事.且憶其生平之崖畧而誌之.甬上錢魯斯來.哭忠介公.肅樂傅公.謂二十年來.乘桴之事.若滅若沒.停筆追思.不知流涕之覆面也.李杲堂先生文允至.爲會稽余若水增遠求銘.公倣葉水心併誌陳同父王道夫之例.作余若水周唯一齊曾.甬人兩先生墓誌銘.杲堂又謂公曰.文山爲銘於鄧元若.以元若同仕於行帳也.今行帳之中.無在者.若水投閒.見之銘.非子而誰.公乃按奇零草.北征錄次第之.以爲銘.司馬鄉杭之南所

冬.囑鄭子禹梅作忠端公集序.

十七年戊午.公六十九歲.

詔徵博學鴻儒.掌院學士葉文敏公方藹.以公名面奏.聖祖仁皇帝.且移文吏部.公門人陳常庶怡庭錫嘏大驚曰.是將使先生爲叠山九靈之殺身也.因代爲力辭.乃止.行狀仲已未年事今從翰道碑錄戊午至海昌.許公酉三從受漳海黃忠端公石齋先生周亦堂先生諸遺三易洞璣.及授時西洋回回三歷.登龍山.拜徐忠襄公墓.

十八年己未.公七十歲.

天一閣范左垣重訂書目.介門士王文三錫庸來求藏書記.之海昌.季子主一公隨侍.秋之杭.與陳子夔獻同寓吳山.至六一泉.拜忠端公神位.六一泉有國朝忠端公鶴亭重修忠端公祠碑南屏尋張蒼水司馬墓.監修明史總裁徐立齋元文.葉訒庵方藹兩學士.徵公門士萬處士季野斯同.明經貞一言同修.公以大事記所記忠端公三史鈔授之.並作詩以送其行.

十九年庚申.公七十一歲.

正月庚子.十日姚太夫人卒.年八十有七

立齋徐公謂公非可召使就試者.或可聘

之修史，乃與前大理評事興化李映碧先生清兩人，特舉遺獻奉　旨着該督撫以禮敦請。公寓書制府，李公之芳撫軍李公本晟，代以老病疏辭，已又奉特旨，凡黃宗羲有所論著及所見聞有資明史者，着該地方官鈔錄來京，宣付史館。李方伯士貞因招季子主一公至署，校勘如千册，使胥吏數十人繕寫進呈。（公爲於史學實抒藴蓄宋史而未就有題目輯遺三卷又續明史稿二百四十四卷故雖不赴徵書而史局大案纔纔必咨於公如歷志出於吳檢討任臣之手乞公審正而後定其論宋史別立道學傳爲元儒之陋公請明史不當仍其例時朱檢討彝尊方有此議公以示來意去之遂於死忠之籍尤多疏核地志亦多取公今水經寫考證）徐公又延主一公參史局，公以書戲之曰：昔聞首陽二老，託孤於尚父，遂得三年食薇，顏色不壞。今我遺子從公，可以置我矣。　上太夫人事略於史館。（入明史列女傳）　徐果亭宮詹訪公黃竹浦，謂勝於過柴桑問浣花也。

秋暮，天童山曉本晳過訪，不值，題詩於壁云：短杖拄泥深尺許，遠隨牛跡辨荒村。先生乘興看花去，惆悵斜陽立板門。　適海昌過郡城，適輪菴禪師（文文肅公從子）開法於能仁寺，公相見話舊，愴然者久之。　謝弔過桐溪，休陽汪氏三子（時館寫桐）館周青晉賢季青，出其詩稿求序。　自訂南雷文案，授門人萬子充宗校，鄭子禹梅序。（甬上門士校梓）

二十年辛酉，公七十二歲。

適海昌徐功燮爲其祖忠襄公求神道碑銘，公謂白髮青鐙，回理前緒，猶可彷彿其六七也。　作吏部侍郎章公格菴正宸行狀，熊公雨殷汝霖行狀，上之史館。　九月，公與慈邑劉仁規訪陳子禹梅於黃過草堂，以筐書壽序，祝其父秦川先生湊七十。　甬上萬子公擇自淮歸過訪。

二十一年壬戌，公七十三歲。

至郡，遇百歲翁陳孝廉慶卿篋，以所用拄杖見贈，賦詩誌謝。　七月既望，與門士陸鈔侯蔣萬爲洪暉吉各賦詩一章，旋里，遇十月之望，又賦詩一章。　嘉善魏允札來求其父子一先生學孺墓銘，公謂子一之大節，四十年尚然沈滯，則黨人餘論錮之也，因爲之發其沈屈。　華亭張孝廉守求其父司馬瀾若公履端家傳，公追憶五十年前以身所見聞者，銓次其事，家國之恨，集於筆端，不覺失聲痛哭。

二十二年癸亥，公七十四歲。

正月杪，甬上後學陳辛學汝咸（介眉先生子）從萬子充宗來問學，公謂人曰：是程門

之楊迪，朱門之蔡沈也。　四月，吳門周子佩先生千里來訪，上化安山，拜忠端公墓。　作金陵懷舊詩十章，寄仲子直方公。　平陽寺天岳詣黃竹浦，求公作山翁禪師文集序。（公詩第三卷天岳評點）　五月之郡城，同門友董無休場門人施勝吉毓觀徐文長題壁，即次其韻，並有尋禹穴宋六陵懷古詩。　同輪菴飲虞咨牧陽和書院，時唱阮大鋮詞，其語多刺東林，公有句云：故翻黨錮作新題。　七月之杭，王九公邀集湖舫，同會侯許霜巖王廷獻賦詩誌感。　聞萬子充宗卒於寓，往哭之。　至崑山，主徐司寇家，觀傅是樓書，朱之銓以其父文靖公行狀丐墓銘，公遜按狀而銘之。

二十三年甲子，公七十五歲。

之杭，遊南山，過法相寺。　童王兩校書乞詩還天台。

二十四年乙丑，公七十六歲。

往姑蘇，訪周子佩先生，時先生在僧舍，法東坡坐道堂四十九日，厚自鍊養，因公至，破關出見。　往崑山，顧景范以所作鄧丹邱（即起）傳請公志之。　八月，返里，萬子公擇自語溪返，過訪。　歲暮，之甬上，並問陳子介眉病，介眉即以千秋相託。

二十五年丙寅，公七十七歲。

督學王公顯菴撰考圖經，知忠端公故有祠，飭即故里官塜浦口老屋三楹，肖像存舊。　王明府嵩伊委沈教諭辰令煜攝二月祀事，公有記。　三月，忠端公入祠鄉賢。　公留城數日，值賽神之會，舉國若狂，作姚江春社賦。　淮上顧在瞻謁自甬過竹浦，公謂在瞻如劍客奇材，當是稼軒同甫路上人物。　六月丁丑（十二日）仲弟晦木公卒。（評金太史編先生神道表）　遜居周家埠。

二十六年丁卯，公七十八歲。

王顯菴督學刊子劉子文集，公取家藏底草，與伯繩先生原本（公次女壻蔣休咎孫）逐一校勘，必以手蹟爲據。（有劉子劉子全書散見未刻稿）　淮陽門士田守典來謁。

聞陳子介眉陳子夔獻訃音，作二律。　衢州葉靜遠書來，有傳公已物故者，公以詩戲之曰：豈邀美醞同丁謂（宋丁謂人鄧其死京師人致其美醞益富）郤喜流傳似子瞻（子瞻在日人亦謂其死）

二十七年戊辰，公七十九歲。

女孫壻甬上萬承勳。自五河來謁。父貞一先生時爲五河令五月之吳門。晤湯文正公潛菴斌。文正退謂人曰。黃先生論學。如大禹導水導山。脈絡分明。吾黨之斗杓也。崑山果亭徐公自來相接。遂至崑山。在健菴尚書座。有突如而問道學異同者。公曰。爲盜賊有對證。人不敢爲。若道學任人可講。誰爲的證。公有句云。土緣點畫之也。留崑山一月而返。六月。壹師黃子期自武林觸暑來訪。公令寫忠端公正命詩中讖語爲潮神圖。及蕺山夫子泣別像。太夫人禮斗誦經二像。子期以傳神著名。其師爲劉文侯卿曾波臣。九月。寓郡城九日。拜六賢書院。即六賢祠。在南門瞰王鰲菴曾學行部東浙。義章啓緘忠節立六賢祠以忠端公爲首。夫劉忠正宗周。施忠愍邦曜。倪文正元鼎。鄭忠敏逢元。陳忠裕龍正。周文忠順。倪文貞元璐。黃忠端道周。成豐辛酉燬於賊。宗海檀觀察種福。辰部蘧廉訪未及舉。行爲其主於四賢書院。古蘭亭士人張敬吾導之。始得其地。在崇山下。有亭長萬斤時徐貞明立。十一月四日。夢哭王仲撝侍御。醒而衾濕。自訂南雷文案。吾悔集撰杖集。蜀山集。鈔除其不必存者三分之一。曰南雷文定。後復欲芟爲文約。文定前集十一卷後集四卷。武曾斬館封使君校刊三集四卷。四集四卷。山謁小門人戴唯一。四洮楊萬江諸先生校刊五集三卷。主一公謁錢仁和沈荻林廉訪授梓。文約四卷。慈水鄭南溟先生謁梓。其老臨川二築生壙於忠端公隴畔。內設石牀。有築墓雜言。

二十八年己巳。公八十歲。

元夕。公會講於姚江書院。邑侯康公如璉貫來。紹守李公鐸。以鄉飲大賓請。公曰。某蒙　聖天子之召。則避其勞而不往。召之爲賓。則貪其養而飲食衎衎。可乎哉。因作書辭之。主一公自京歸覲。晏徐立齋相國述懷詩三章。即次韻寄之。三月之甬上。送萬子季野北上。登清道觀。遇馮令儀。留宿張鍊師房。集諸老人作千歲會。鄰近川陳慶卿邵陶叔潘某年皆百歲。餘六人亦九十。公八十爲最少云。鳥山胡氏產麟。公謂是大水之兆。作獲麟賦。

二十九年庚午。公八十一歲。

二月。　聖祖仁皇帝問徐尚書乾學。海內有博學洽聞文章爾雅可備顧問者。乾學對以臣所知。止有浙江黃宗羲。學問淵博。行年八十。猶手不釋卷。曾經臣弟元文奏薦。　聖祖曰。可召至京。朕不任以事。如欲回即遣官送之。乾學對前業以老病辭。恐不能就道也。　聖祖因歎人才之難如此。督學晉陵周公清源按臨東浙。舟次竹浦。訪公山中。雲間族姪仲簡公炳來。姚訪尋祖墓。公展閱家譜。知爲竹橋阪頭之支。公集族與文僖公諱珣遺南公諱朝中山公諱嘉仁河州公諱嘉愛丁山公諱元登梁州公諱尚賢豐菴公字川遺稿爲黃氏補殘集仰公住劄剛之事

三月之杭。次子直方公隨侍廣化寺。拜忠端公神位。遂往姑蘇。弔劉龍洲先生墓。同周子潔文與也點文端公孫門士裘殷玉璉遊虎邱。遇蔡九霞張茂深。賦詩一章。五月始返。　至五夫。見大鳥滿田。初以爲鶴。察之則鴇也。公謂東浙無鶴。海鳥之來。其如魯之鸛鴿。天津之杜鵑乎。七月杪。大雨山水驟至。忠端公祠圮。姚人訛言邑當沈災。老思爲壓勝之術。祭告城隍神。徹城樓餘姚縣三大字投之江。公作姚沈記。十月。復之杭。六一泉謁忠端公神位。先覺祠謁講學諸賢。忠節劉子蕺遠五君子嗣於四明先忠烈魏忠節及其子學洢生於浙也尋改爲先覺祠並祀講學於斷橋今移附六一泉成化寺後

三十年辛未。公八十二歲。

得吳公及齋之。蕺洲先生子手書。公感四十三年前航海之事。賦詩二章。新使君熊封治荊。任新安。招公遊黃山。公遂之新安。爲黃山之遊。龍鍾曳杖。一步九頓。遠汪栗亭黃山續志告成。公即爲之序。四月杪旋里。　復建忠端公祠於經城南門。

三十一年壬申。公八十三歲。

海鹽李明府梅墅。請公主講。不果。宋中丞牧仲犖以詩贈。公次韻即寄。秋七月。公病幾革。文字因緣一切屏除。接仇子滄柱都中來書。言北地買醇掩。若水子已將明儒學案梓行。公暫徹呻吟。作序文一首。口授季子主一公書之。公平日讀水經注。參考各省通志。多不相合。乃不襲前作。條貫諸水。名曰今水經。是年書成。遂序之。楊川鮑以文校梓是年後所作文。曰病榻集。今入文定五集　修儒學落成。公爲記。

三十二年癸酉。公八十四歲。

寄萬子貞一五古五百字。　姚志底本皆公所著。考核頗詳。而人物一門爲後來妄增顛倒。公恐言之則招怨。因作八絕使讀者可追尋也。　明文海四百八十二卷。還成。謂主一公曰。唐文苑英華百本。有明作者。軼於有唐。非此不足存一代之書。顧讀本不須如許。我爲擇其尤者若干篇。授汝讀之。於是有明文授讀六十二卷。四明門士張子蕺堰校梓公又有續宋文鑑元文鈔朱稗

冬。仲子直方公卒。

三十三年甲戌。公八十五歲。

正月杪。萬子公擇冒雪來訪。信宿而去。八月卒。公思之如陽明之於曰仁。不俟其家人之請而銘之。萬履安先生八子多從公遊而公擇充宗季野三先生最稱高座云

甲子。八月二十九日長子棄

疾公卒。（疾公幼皇育府博學强記著有留園叢書）哭徐立齋相國。

三十四年乙亥公八十六歲。

七月癸亥（三日）卯時考終正寢。疾革諭家人曰我死後即於次日舁至壙中斂以時服一被一褥安放石牀不用棺槨不作佛事不做七七凡鼓吹巫覡銘旌紙旛紙錢一概不用作葬制或問（載文定五集全氏疑篇曰公自以身遺家國之禮朋於道衍而不欲明言其故耳）又書梨洲末命一篇。（畧云余壞雖成然頂未滿土非三百擔不可此吾日夕在心者也吾死後即於次日之辰用棕繩捆至壙中一被一褥不得增壙中須令香氣充滿不可用紙塊雜入之隨掩壙門其上小田分作三池種荷花春秋祭掃令香氣出外高前隨宜分爲階級厚壙其下要緊切不可以一兩擔積故事而已其一祭品乾肉一盤魚腊一盤果子兩盤一盤糍首一盤上項須擇天氣晴明不可殺羊天雨豐爲當祭此流俗塔土之至也凡世俗所行折磨七七一概掃除庶幾祭掃之相厚之至能於壙上植柏五株則禮首矣有石碑兩根可移至我壙前作望柱上題不事王侯持子陵之風節謝絕賓客之儒文若再得二根架以木梁作小亭於其上尤妙）主一公謹遵末命即於卒之次日舁至化安山安臥壙中即塞壙門其壙前片石平時嘗求鄭高州梁爲文勒之高州卒未及成文後鄞人全太史祖望補爲之曰梨洲先生神道碑文銘曰魯國而儒者一人矧其爲甘陵之黨籍匪海之孤臣寒芒熠熠南雷之村更億萬年吾銘不泯。（梓入鮚埼亭集）

三十八年學使黃岡張公石虹希良如詳批準入祀府庠。

五十六年學使休甯汪公苕洲鎏捐俸置姚邑通德鄉作字號田四十一畝有奇。爲公祀田。（汪公係鄉寒村先生甲戌會試分房所得士此舉重南畬清之也）紹守古滇俞公卿有記海昌查編修愼行書丹勒石越三十餘年公仲子後嗣某以賤值私質於族內畝僅十緡。公曾孫雪汀公儁文以原質價贖其三之二公元孫穉圭公璋清遠公璘以原質價贖其三之一各入於私雪汀公幷移碑石藏於家惟戶管仍屬通德三都三里文孝公祀奉憲永不準易戶故也。（同治二年清查戶管開列黃文學記作字號田四十一畝一分一釐八毫）

永不易戶一時士論譁然雪汀公歸四畝於公祭霜露淒然烝嘗未能備物矣。（永遵案文學祀田係汪公捐俸置有可分入私之漢君常舉廉聞記後歌頌雪汀舉清遠三公設館皆以私貲贖歸未取贖費於公祭因捨其田而歌頌嘉慶乙亥爲大宗七世矣）

後。（作字號八分八五畝一畝九五釐三分五毫三畝一畝九八四分四毫三畝一畝四四分三毫一畝一畝四四分五毫四畝四九釐一畝一三五釐一畝一分九二釐一畝六五四釐一畝八三毫二畝二三七釐一畝一三釐一畝零七毫二畝二四毫一畝九八七五釐一畝八）有能復其舊者亦九原所深慰也。錄字號畝分於後以備入私乘。

六十年鄞南谿性建二老閣於半浦祀公及其祖秦川公湊成其父寒村先生梁之志也。春秋仲丁祀以少牢至今百五十年矣。

同治十一年炳建留書種閣（取公權瑚窗天下讀書種之意）於敝廬西北爲觀象讀書之所謹奉公遺像於中朝夕瞻仰用勖紹衣之志後三年光緒紀元歲在乙亥敬撰聯語勒於神座旁云毫年終乙亥距誕生小子六甲兩周愧而今運轉三元趨步難追祖武幽閣建壬申溯繼序大宗七傳遞嬗願此後祀延百世詩書弗替家聲。

乙巳長夏輯成此稿卷分爲四公之一言一事與夫文詩目之有年可稽者據撫殆盡久爲同志鈔傳矣戊申己酉間宗滌樓先生講學吾姚龍山書院就而正焉先生曰年譜自有體例曷以誇多鬬靡爲遺獻事實苴繁取其言行之大節師友之結契際遇之轗軻行蹤之經歷有足見性情學問者編而入之使後人得以論世知人已耳瑣屑之事盡從芟削且年譜之作將弁諸遺集也文定詩歷諸篇各標年次而復次其目於譜中毋乃贅乎炳因刪繁就簡合爲三卷兵燹時存於牖下者是也歲丙寅重加釐訂時先生歸老越中炳復繕清乞正先生曰得之矣不遠陽明蕺山二先生年譜之例矣今剞劂告成而先生已歸道山六稔愛書此以志師承之自云癸酉仲秋炳屋又識。

尊道先生年譜

本書承國立臺灣大學總圖書館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桴亭先生遺書序

明季之運政衰於上士氣猶盛於下故道未墜於地一時魁儒大抵博通古今負經緯區宇之略其身則風氣轉移之所繫也其所著書則後來取法之所資也若吾婁陸桴亭先生始爲諸生值崇禎初政咸天下多故從石敬巖學劍猶尤好陣法懷宗殉國上書南都逮入

國朝棲志肥遯然論地方利病時有纓冠之情是豈須臾忘天下者哉當時江介人物載山而後太沖亭林皆抱俯仰無窮之志確菴老友特爲篤實並以陽九潛龍不見成德天地閉賢人隱隱固有其事業諸君子其曙於此乎先生嘗論治道或補偏救弊或撝制立法謂法非遭際明盛六十年不立然則先生絕意圭組蓋審於時相忘於道術而自不窮於天下之用即其流風餘沫爲世儒宗備吾婁文獻之徵且二百餘年大師儒分任政教民彝視聽以爲從違方其深造自得淵泉如淵決非瀾波可使亂也若溝瞀之儒閭於消息之幾惑於分數之別有涯之知孰明其殆禍福見乎蓍龜不誠胥以無物然且汎濫語言標異門戶尋其所詣天機淺矣溺勿自拯而可與拔天下哉又其下者趨時若猛獸鷙鳥直販聲之行孫卿所云以爲禽犢是也其他更何論焉先生之學一以居敬窮理爲的質遷善改過爲涂徑鬱乎韜斂蔚乎閎通滌除復祖叫囂之習其論學諸書於理氣心性之微幽明晝夜之故井田學校之大兵刑水利之繁一一核實講求瞭若指掌蓋所得如此故能龍蟄蠖屈與顧黃諸子通晦盲起貞元存身而得求信之道嗚呼教術不明世變不止理數一也曷有爽耶今同里唐君若欽悉爲有懷重編先生遺書蒐輯殆徧刻成乃屬寶忠綴言於端吾婁近日文學之衰久矣快

覩先生遺書復盛於時竊謂讀者必先論世既詳其所遭思其踐履宜若怵惕於中乃不敢爲弔靡波流而當範於先正之軌轍庶於世教少有裨乎語云一介之士與有責焉是寶忠與唐君所繇孰簡欽欽而滋懼者也

光緒二十有六年庚子夏五同里後學陸寶忠謹序

梓亭先生遺書敘

王蘭泉先生修吾郡藝文志載有梓亭先生遺書目凡十種張清恪正誼堂刊本僅得文集五卷傳述既卽又經兵燹而後先儒遺著盡委榛莽近惟吾吳局刻思辨錄輯要三十五卷又葉君涵溪編輯梓亭先生詩文鈔十四卷顧葉君謂梓亭文稿無刊本咸豐初得清恪所刊不全本鈔而存之是當時並未見正誼堂全本也受祺景仰先生書昕夕訪求不翅飢渴顧家藏自思辨錄詩文鈔而外僅得小石山房叢書中所刊論學酬答四卷暨鈔本志學錄一卷癸巳春僑居京師六月中得吾郡邵氏所輯裒束雜著中有梓亭先生遺著八種十月中從常熟翁氏假得津刻廣仁堂叢書中有正誼堂刊本梓亭文集不禁狂喜敬繕一通今夏同里錢君又惠我蘇州坊刻本治鄉三約制科議家祭禮共三種因悉心編錄爲梓亭先生遺書十六種嗟夫吾斐文獻寥落無徵久矣

國朝大儒若陸稼書張楊園其學之純粹篤實與梓亭先生相頡頏者今其遺書皆傳播藝林獨先生之書零落如此是豈著作之傳亦係乎天命而有幸有不幸與抑後生小子抱殘守闕之責固有所未盡與夫自乾嘉以來漢學盛行其於引申訓故是正文字之功誠爲理學家所弗能及而其末流之弊廼或以私意分別門戶意氣儇佻膠言踰侈鄙道學爲迂疏斥性理爲庸妄及究其所學乃不過張皇補苴藉以駭庸衆人之觀聽此誠司馬遷之所云耳食而於古人爲學實事求是之旨抑亦去之遠矣且夫古今所貴乎儒術者惟其有實用於世也故鄭君注禮謂儒有道藝而揚子亦云通天地人曰儒今不求通乎天地人之道而惟知曲學以徇人內之無所得於己外之無所裨於世廼欲雅步高論以覬一時過情之譽

此無怪道術之爲天下裂一旦海內有警遂至於茶然不可復恃而詖淫邪遁非經侮聖之徒轉得乘其敝而起以爲儒者之道直可以放廢棄絕也豈不悖哉梓亭先生之學自天文地理禮樂農桑井田學校封建郡縣以至河渠貢賦戰陣刑法鄉飲賓射祭祀喪紀無不源流畢貫凡其所言皆參酌今古務在因時制宜有可見諸行事而其生平居敬窮理履中蹈和一以宋儒之學爲主然則世之菲薄道學者苟與讀先生之書當無不悚然而意下故余區區編輯之志蓋願後世綴學之士皆虛其心平其氣學先生之

所學去其好高騖外角逐名利之私而務以維持名教講求實用爲事由治己以至於治人由治家國以至於治天下俾天下知儒者之道必明於體達於用而後有以應萬變而不窮也此則人心世道之幸也光緒二十年歲在閼逢敦牂涂月同里後學唐受祺謹敘

後敘

受祺既校刊梓亭先生遺書其明年復於同里葉氏鈔得虛齋格致傳補註一卷八陣發明口卷甲申臆議一卷常平權法一卷又陳確菴先生淮雲問答詳載梓亭先生緒言而張清恪公所刊諸儒講義又載先生講義十二首因爲淮雲問答四書講義輯存各一卷合思辨錄共爲遺書二十二種庚子之夏殺青既竟乃復書其簡端曰夫天地國家之所與立人心而已矣而所以正人心之具理學而已矣理也者根於太極殺於陰陽經緯乎萬彙綱紀乎彝倫而實爲

維繫人心之本者權輿五行之生各一其性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迨夫形既生矣神發知矣先天之理不足以敵其後天之欲氣質恣於內情好誘於外於是乎利心勝而好實无厭焉節義亡而廉恥掃地焉是非昧而邪說淫殺焉浸而久之於是乎三綱淪九法斁焉蓋自士夫無理學則宇宙之間邪氣鬱積而運會隨以衰衰而淺微聖人憂之爰迺修道立教欲以先天之理制其後天之欲其大者務在窮理以盡己之性推而極於盡人性盡物性俾夫老有所安友有所信幼有所懷飛潛動植無一物或失其所下逮

賢知之倫亦且孜孜焉博學詳說格物致知窮究古今治亂之原考其損益廢置先後之序以爲修齊治平之基蓋自士夫知理學則宇宙之間正氣充盈而運會亦以寖熾而寖昌然則理學之興廢固氣運消息之樞機也是以

國初之時則有桴亭先生張楊園陸清獻湯文正張清恪諸公

中興之時則有唐恪愼羅忠節曾文正諸公此其蘊諸德行而發諸事業者蓋無不還至而立有效矣降及近世道術紛歧人善其所私學其天資高曠者大

都衍王學之緒餘致虛守靜自窒其萬物皆備之體或迺蹖駁淺滯沈溺於詞章考據之習鉤章棘句無關大道之要不數年閒變本加厲異端競萌遂敢昌言非薄孔孟搪擊程朱嗟乎昔日之患患在學術而未及乎人心今日之患患在人心而實根於學術蓋性理之爲天下裂也固已久矣夫人者天地之心也理者又人之所以爲心而善承天地之道者也君子之生於斯世所以必戒謹恐懼俛焉日致其踐形復性之功者蓋以中和位育實基於喜怒哀樂之微與夫視聽言動之細是以吾儒之學必先有以自治其心然后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開物成務以輔相天地之所不足桴亭先生爲學大旨在尙志居敬以立其本致知力行以勉其功天德王道以會其全盡性至命以要其極是其爲道也釐然析之極其精恢然擴之極其大蓋始終條理靡所不貫而又能以時措之而皆得其宜焉然則後世讀先生之書者當知理學之宜爲其通勿爲其塞宜爲其實勿爲其虛宜以匹夫匹婦不被堯舜之澤爲恥而不當閉門課寂以爲高宜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爲準而不當功利雜霸之是徇庶幾吾心之純駁與氣運之

否泰相通而理學之極功迺足以兼體用該本末範圍天地之化而維萬世之人心於不敝也抑更有進者周公有言碩果不食孟子有言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自古聖賢當道統絕續之會必有以行其撥亂反正之權方今之時世風之機械變詐若江河之日下而莫知所屆斯道之將墜於地曾不啻一髮之引千鈞則所爲扶微拯廢而貞下以起元者非吾黨之責而誰歸此受祺所以復序先生之書爲之慄然深懼而愈不能已已也

光緒二十有六年歲在上章困敦皐月受祺載敘

桴亭先生遺書目

文集六卷 正誼堂本 婁水文徵本 安道書院本
附補遺據太倉舊志本

詩集十卷 安道書院本 同里葉氏鈔本

思辨錄前後集三十五卷 續刻

論學酬答四卷 小石山房叢書本

志學錄一卷 同里王氏鈔本

性善圖說一卷 邵氏棣香齋叢書本

虛齋格致傳補註一卷 同里葉氏鈔本

四書講義輯存一卷 從張孝先先生諸儒講義中輯錄 正誼堂本

淮雲問答輯存一卷 從陳確菴先生淮雲問答中輯錄 小石山房叢書本

八陣發明口卷 同里葉氏鈔本

月道疏一卷 附月行九道圖並解 邵氏棣香齋叢書本

分野說一卷 附雲漢升沈山河兩戒圖 邵氏棣香齋叢書本 同里葉氏鈔本

治鄉三約一卷 蘇州坊刻本

制科議一卷 蘇州坊刻本

甲申臆議一卷 同里葉氏鈔本

蘇松浮糧考一卷 同里繆氏所藏棣香齋原本

婁江條議一卷 婁江志本 邵氏棣香齋叢書本

桑梓五防一卷 邵氏棣香齋叢書本

常平權法一卷 同里葉氏鈔本

家祭禮一卷 蘇州坊刻本

支更說一卷 邵氏棣香齋叢書本

避地三策一卷 附改折始末論 邵氏棣香齋叢書本

尊道先生年譜

同里後學淩錫祺編輯

後學 王祖畬
唐受祺 參閱

明萬歷三十九年辛亥七月三十日先生生

陳確菴先生瑚尊道先生行狀君諱世儀道威其字別自號剛齋晚又號桴亭人稱曰桴亭先生先世居太倉付祖考諱某祖考諱某考諱某號振吾皆有隱德不仕振吾先生居鄉性謙謹口出氣若恐傷人太常王公煙客常巾車過里門過先生於

隘巷其僕以行之驟也訶辱先生衣碎其裾太常窺見之亟下車爲禮而先生已卻避不可得見矣太常心異其人後物色知爲先生屬友人道殷勤聘諸家塾爲弟子師里人兩賢之至今以爲美談

也妣某氏婉君而卒以家貧不能乳乃寄養他姓

云 先生子允正行實府君生於萬歷辛亥七月三十日

八月母某孺人卒

桴亭詩集自注先母見背予生纔十二日 行實

七歲知母產己而亡矢長齋以報

四十七年己未九歲繼母某孺人來歸

行實府君九歲大母口口之撫育提訓不異己出

天啟二年壬戌十二歲能詩歌

行實府君天姿卓絕讀書數行俱下終身不忘年十二能詩歌大父命題百烏朝鳳圖應聲曰獨向高岡擇木棲更無鴟鷺與相齊一聲叫徹虞廷日四海鴟鴞不敢嘵大父深器之

三年癸亥十三歲隨父振吾公館顧東明家

行實年十三隨大父館東明顧公家

四年甲子十四歲與盛先生聖傳定交

思辨錄盛序予過桴亭年十五桴亭少予一歲一見即相得甚歡

七年丁卯十七歲與陳先生言夏定交約同志爲文會

行狀天啟丁卯君年十七歲予少君二歲予不幸早有文名君訪予於北門壞屋中遂定交相得甚歡乃約同里盛君聖傳錢君蕃侯過君在茲輩數人結爲文會立科條設監史嚴賞罰雖治舉子業以道義相成廩如也 行實北關溫如陳先生爲童子師其長君言夏有文譽遂定交

崇禎元年戊辰十八歲受經趙樗菟先生之門
見安道先生年譜按樗菟名自新字我完後舉崇
禎己卯鄉薦深於經學著有易論左傳贊論二書
三年庚午二十歲復社招之弗往
詩集空潭詩序空潭志潔也時賢以黨附相援者
託之以見志焉　行狀崇禎庚午辛未間吾州社
事盛與門牆大闢四方知名之士擔簦負笈脂車
秣馬喘汗奔走於壇坫之下者絡繹輻湊殆無虛
日或聞予與君而招之皆堅謝不應命或以危言
動君君不爲動也

五年壬申二十二歲入郡庠
行實壬申季冬學使者甘公歲試入郡學
六年癸酉二十三歲延陳確菴於家相與閉戶讀書
行狀君延予於家以教其養母弟相與閉戶讀書
作爲詩古文辭更互甲乙以求其是時天下已多
故矣
師事石敬巖將軍習武事作八陣發明
文集石敬巖傳敬巖予所從受劍槊之師也時江
以上海氛日甚沈公萃禎備兵吾婁留心武事聘
東南技勇練兵教士敬巖應聘而來予念時事日
非倘一旦出而用世則兵革之事所不能也乃延
敬巖而問技焉三年中頗得其術　行狀兩人知
不久將亂又見天下人材落落頗自負欲爲蓋世
奇男子而後快凡橫槊舞劍彎弓弄刀戰鬬之具
兩人無不習也而君尤好言陣法以爲陣法者節
制之師兵家之禮樂也其法使勇者不得獨進而
怯者不得獨退古之言陣法者多矣然而聽其說
則美究其施則無用乃作八陣發明一書以縱論
其得失而獨取戚南塘爲爲陣法謂得古人之遺
意而善用之者也　行實時天下已多故乃同言

夏暨玉汝夏先生師事石敬巖將軍習武藝不一
年盡得其術卽留心軍旅作八陣發明縱論得失
謂蔡西山李筌王慈湖諸儒說徒務飾觀惟戚
南塘爲隊法稍得古人遺意故於諸家原圖原
說之後各附論正以發明之
秋行袁了凡功過格
行狀初予之館於君家也王太常爲其長君周臣
擇友諮及予君以太常賢大夫也趣予就之既就
館潛行袁了凡功過格其年秋過君家發其篋視
之則君亦行之踰月矣相視而笑以爲不謀而同

七年甲戌二十四歲父振吾公得中風疾先生親侍臥起者幾五載

行實甲戌先大父得中風疾府君震駭不知所自

口爲俯食則踰必親侍臥起者幾五載

九年丙子二十六歲冬會晤虞九江先生珠樹堂之西軒相約爲體用之學

行狀丙子冬夜君與予同宿江君虞九珠樹堂之西軒朔風怒號篝燈慘淡三人弔古論文感歎者久之乃相商讀書爲善之法期以明年丁丑爲始

而聖傳亦聞之而共學焉里人目笑之有陸陳江盛四君子之稱然不以世俗故少衰也 行實冬會晤虞九江先生之珠樹堂篝鐙劇談感慨交集相約爲體用之學

作格致編

論學酬答與許舜光書格致篇乃吾丙子冬閒所輯 思辨錄後集九薛文清云敬天當自敬吾心始不能敬其心而謂敬天者妄也儀自丁丑志學之初作格致編以自考卽以敬天爲入德之門而曰敬天者敬其心也敬其心如敬天則學無不誠而天人可一矣先生之言可謂先得我心受祺案先生與許舜光書作格致編在丙子冬此云丁丑者案行實於丙子冬云作格致編以明年丁丑元日爲始是先生著書在丙子冬而隨事精察所以奉行是書者則自丁丑志學歲始二說互相發明今並錄之俾讀者有可考焉 又後集九爲學只是學天理人倫外此便非學予作格致編亦一從天理人倫做起蓋前此曾行了凡功過格覺得都是分外故也 又後集九予丙子年自爲格致編以天理人欲分善過而主之以敬

十年丁丑二十七歲春紀考德課業錄

論學酬答答張邑翼馬殿閒陳天侯書昔丙子丁

丑之間弟輩初有志學道亦慮工夫斷續思爲形格勢禁之法乃創立考德課業二格每日所爲之事與所讀之書夜必實書於錄互相考核如是者數年 又與許舜光書丁丑春紀考德課業錄

思辨錄前集三予自丁丑記考德錄卽日書敬不敬於册以考驗進退

始著思辨錄

行狀予因效古人讀書記法偶有所得則筆而誌之謂之求道錄君見而善之曰此中庸所云愼思明辨也遂有思辨錄之記當是時四人者以九日

誦讀二日講貫其所討論者無非古先聖賢正心誠意修己治人之道稍暇則又時時過予外家連牀危坐自夜達旦各舉其日記設疑問答驗學問之消長而君與予尤好辨君曰是子曰非子曰然君曰不然合則怡然解頤不合則窮源極流爭論反覆必求其理之同歸而後已安旁觀者始聞而駭繼而疑卒亦信且服矣　行實著思辨錄以大學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爲則而天文地理河渠兵法井田學校亦無不論列

與陳確菴論動靜書

見論學酬答　又論學酬答答王聖乘書弟於丁丑歲答陳言夏書有即動求靜之言　行狀時予尙兼禪學欲以主靜爲本君移書相論難予有書與君辨中庸經權之指君亦心折子言

定歲會禮

思辨錄前集一國初太學每朔望走班行禮周旋折旋之閒即步履毫不敢亂府州縣學凡新附生員俱要捲班行禮今皆廢壞殆盡委諸草莽矣所以每遇謁聖陪祭及迎送官府參差喧雜之態不可勝道令人望而厭惡此非細故也昔張子厚教學者必先習禮深得古人之意予輩諸同志及門人子弟自丁丑歲始每歲一祭先期必爲歲會少則數人多則數十人豫定禮儀或參以成均之法至期行禮肅若無人觀者無不起敬起慕惜乎時遇尙屯未能充廣也

著讀史筆記

文集自序略儀自丁丑來與二三友人從事經學而又懼不知古今無以明體而適用乃復相約觀史更相議論各自舉其說而筆記之既成而後折衷於春秋綱目以觀聖賢用心之所及

十一年戊寅二十八歲爲考德課業之會

文集書淮雲問答後戊寅又得友人錢兄蕃侯夏兄玉汝江兄升士王兄登善皆篤志求道勇於自修言夏更爲考德課業二錄以相稽核稍稍擴充之每旬日必相聚論學雍容竟日暇則課文習射

風雩詠歸蓋駸駸乎有鹿洞鵝湖之樂矣

輯城守全書

思辨錄前集十七守城之法全在節制須通看一城有幾門有若干壘鋪若干城垛以門統壘鋪以壘鋪統垛然後以城中兵民量數分番配之仍以

民爲經兵爲緯民爲正兵爲奇與居有時勞逸有節則可以持久而不弊矣至於節目之詳則愚於戊寅歲曾輯城守全書頗爲詳密

冬父振吾公卒先生哀慟欲絕日讀喪禮不入內寢者三年

行狀戊寅冬君丁振吾先生憂日讀喪禮與室人異寢室者三年而後復君固不言而躬行而家人亦未之覺也 行實戊寅冬大父卽世府君哀慟欲絕勺漿不進口者三日躃踊哭泣寢苫枕凷上膳必親卒哭後別室異寢不與宴會惟輯先大父

遺書遺事有居喪日記一册常置左右以自警

十二年己卯二十九歲夏講學淮雲寺

文集書淮雲問答後其略云己卯夏言夏諸兄有淮雲問答之舉儀以居憂不敢聞命諸君相强勉爾涉筆荒迷日久不知所云願視諸兄如在天上秋間言夏輯而錄之又從而爲之序曰以存始事用識不忘 行實己卯夏府君講學淮雲寺立講規六條罰規六條蓋將驗諸躬行以爲作聖之基也

十三年庚辰三十歲春作桑梓五防

其略云庚辰春正月積雪經旬晏坐書室讀陸宣公文集耳中所聞時事殊多駭聽者不勝憂危迺效宣公文體私作五防一曰防州一曰防城一曰防鄉一曰防變一曰防饑

輯宗祭禮

思辨錄前集十予自庚辰卽爲陸氏宗祭禮四卷一提綱一疏義一儀節一圖說俱備行前義欲會五服行此禮以世際荒亂族衆淪落未及舉行未知何日得遂此願也

講學蒔藥山房

行實庚辰又得王登善曹尊素諸先生講學於蒔藥山房定歲會月會旬會時會之禮改立全規曰考德課業講論記誦經義治事問答游詠凡八科更立約法十章又有齋戒之條十則立紀事之法十則皆嚴憚以從事畏敬以奉行久而弗渝蕭如也

秋七月著治鄉三約

自序略天下不可不以三代之治治也不特天下爲然卽郡邑且然矣以三代之治治天下其要在於封建以三代之治治一邑其要在於畫鄉古者

成周之治體國經野設官分職既已盡天下而封建之矣而畿內之制則又詳於都鄙之法所謂王化起於鄉也是又率畿內之地而封建之也今者三代之制雖不可復然古有比閭族黨今有廂坊里甲其名異其實同請得言由今之道而可以臻古之治者其法有四曰鄉約也社學也保甲也社倉也四者之中鄉約爲綱而虛社學保甲社倉爲目而實今之行四法者虛者實之實者虛之綱者目之目者綱之此其所以孳孳矻矻而終不能坐底三代之治也是居敬行簡之道未得也居敬行

簡之道得則又當致精於用人愚故仿周禮之意爲治鄉三約而又參舉於爲上者之得其人而任之也　思辨錄前集十八治天下必自治一國始治一國必自治一鄉始治一鄉必自五家爲比十家爲聯始予嘗作治鄉三約先按地勢分邑爲數鄉然後什伍其民條分縷析令皆歸於鄉約長凡訟獄師徒戶口田數繇役一皆緣此而起頗得治邑貫通之道　又前集十九鄉邑欲行井田須修古鄉大夫之職先分邑爲幾鄉每鄉鄉正一人凡一鄉中受田歸田收銀收糧等事皆鄉正任之縣官總視其成方可不勞而事集予於治鄉三約中頗詳其法

作避地三策

行實是歲大旱禾稼盡槁府君知亂由荒起乃與鑑明王先生相約爲避地計擬卜居陽城之濱作避地三策

十四年辛巳三十一歲年饑約同志爲同善會

見志學錄　行實辛巳大饑人相食道路僵仆者相望府君見之惻然乃約同志數人爲同善會日聚銀米拯饑民全活無算有鄰居某者貸府君金

子母不能償遣其券尋以饑死復爲之具棺殮府君陰行善事類如此

夏赴京口挽留州牧錢公

詩集邑侯希聲錢公治婁有惠政以遠年南糧被蠲將去官時江南大旱婁地尤炭炭一日不可無錢公士民輩赴京口叩兩臺挽留之予與聖傳虞九同舟途中有感雜詠十絕　志學錄時州尊被參提問之旨已確而州中保留者甚少人心如此禍亂之來必矣子與言夏力言州尊去留關係之大諸友亦頗聳動乃議至撫按處保留

秋作常平權法及救荒五議上當事

行實秋作常平權法及救荒五議上之當事時州之賢父母四明錢希聲先生暨南郭張受先先生皆以府君爲經濟才有所言未嘗不見信也

十五年壬午三十二歲春大饑與陳確菴商避地之計

行狀壬午春大饑家飽穅覈屑榆爲粥人相食然君不以癖餒故廢講學當是時海內盜賊蜂起西北皆用兵獨江南數郡苟安旦夕如處堂燕雀而君獨鰓鰓然以爲憂乃與子商避亂之處相地於

陽城之湖結茅於任陽之澤欲如古人躬耕南陽以待天下之清

十六年癸未三十三歲春如皐吳白耳馳書來聘謝之

見論學酬答答如皐吳白耳見聘書　又文集贈吳白耳序歲癸未白耳忽馳書幣邀予渡江而北共證所得開緘發書語意鄭重予愧謝不敢止錄思辨錄數十條附寄白耳即爲思辨錄條對二卷復緘示子子受而讀之始知白耳亦爲格致之學與予輩平昔所勖千里之遠若合符契

漢陽黃赤子過訪

詩集漢陽黃赤子北上公車過婁談道與予相得甚歡　按論學酬答有與漢陽黃赤子論學書

著治通

論學酬答答欽序三書午未之閒即絕意圭組悉心著述有治通一書以病中輟尚未脫稿　又答郁儀臣論學校書弟向作治通只推原孟子封建井田學校三大旨而尤以學校爲致治之本

論學酬答與張受先先生論出處書昨承先生手書索拙著匡時臆論及治鄉三約城守書三項以爲欲見諸施行此非爲某一人起見實爲天下生民起見甚盛德也　又答吳白耳書匡時臆論一册特呈請教此六月中所作與今日情事已多不類　按匡時臆論即甲申臆議其略以復仇討賊爲主而分月十有四曰定內志去積習勵乾德列屯守決恢復明軍法備巡幸固長江清京師重禁衛整衙所理財用求人材慎制舉等改折議

見改折始末論　又行實甲申婁江全塞吳中復

大旱民病於漕父老欲改折而南郭先生難之府君爲細籌先生曰子言良是遂入都與部曹言竟得折三分是秋安撫祁公莅蘇郡南郭以府君有匡濟才上姓名於當事府君以老母在固辭之

吳白厓寄書論道

論學酬答載吳白厓先生來書其略云天翼斯文篤生道威當此之日毅然以吾朱子爲依歸而知之眞行之力不顧笑侮而尊崇之說理則有理氣浹洽之樂論事則有內外合一之樂予嘗謂今之天下非得知性之人起而大做一番終是小補不

能上下與天地同流若思有以更化之舍吾道威其誰哉惟吾道威涵養愈深躬行愈力不以功利而易念不以獨立無與而中道廢弛逝世无悶以待天下之清道威其尙勗哉

與張受先先生論出處書

見論學酬答書略云竊謂士君子處末世時可爲道可行則委身致命以赴之雖死生利害有所不顧蓋天下之所係者大而吾一身之所係者小也若時不可爲道不可行則潔身去國隱居談道以淑後學而惠來茲雖高尙厚祿有所不顧蓋天下之所係者大而萬世之所係者尤大也

冬崇明宋子猶來訪

詩集注予與子猶相遇闈中一見不忘今十年矣子猶忽來相訪開心論道契若符節　按論學酬答有答宋子猶論思辨錄論時事兩書

二年乙酉三十五歲作制科議

其略云由今之道欲議改制科之法多爲之制則人不習盡改其舊則人不安亦第於今制之中斟酌其平易而切當使天下之人多讀書而少作藝漸去浮而趨實斯已耳實則萬理具而人心正人

心正則事功出亦治平之原也

夏移居任陽

行實乙酉夏同鑑明石隱兩先生移居任陽結讀書社

復入城爲守禦計

詩集無陋居十詠序乙酉夏居村僅一二月以土人亂復入城

姚江史子虛過訪

論學酬答與張受先論學書昨承先生之命以子虛先生一席之論尙未酣暢意欲諸友各爲問辨

互相辨難以期歸一此誠學問要事然儀深自尋思竊有所不安儀嘗讀先儒語錄至鵝湖一會未嘗不踴躍思慕咤爲絕盛又未嘗不歎息追悼痛其開千古辨爭之門也蓋自世遠言湮天下萬世之望孔氏門牆而趨者蓋無幾矣其不幸而同趨之中又有異趨者焉自孔子秉鐸於上顏曾游夏皆出其門已不能必其一志而同科矣而況數千百年之遠學問師傳入門得力各有所見其稍稍不同又何怪焉故愚謂友朋相遇當各言所得苟其所志同所學同所師傳得力又同則坦然傾竭

而不敢少祕其私如或不然則亦欿然不自滿退然不自勝各尊所聞各行所知以俟諸天下萬世之公評而已矣彼此互辨兩賢相厄豈所望於有道者耶姚江史先生念稟先生之高弟念稟今海內之所仰以爲宗師者也史先生辱臨於敝邑下榻於先生之齋則又儼然有賓師之道焉儀以初學小子不知分量一旦欲與之辨析抗衡非惟力有所不能而揆之於理於分亦有所不可且儀於陽明先生之傳習錄亦反覆之有年矣每讀一語未嘗不踴躍鼓舞透心徹骨而獨於無善無惡之旨則至今有所未安昨略叩之史先生史先生不吝教之而儀之所未安者猶故也使儀必欲剖析於二者之間則何不取陽明先生之傳習錄而誦之讀之思之辨之而必沾沾於史先生之爲快乎昨鄙意已託子猶兄面致恐猶有未悉故復少陳其概幸先生諒之　行實姚江史子虛先生徒步

顧問設講席於南郭齋聽講者五十餘人行謁聖禮羣揖府君登座講論竟日莫不歎服

漢陽黃赤子過訪

詩集有黃赤子亂後過訪詩

三年丙戌三十六歲春文介石先生過訪論易

詩集二月二十六日滇南文介石先生同石隱聖傳虞九人表人衷寅士諸兄過小齋論易

輯書鑑詩鑑

思辨錄前集四自漢唐以來皆以五經爲聖人所定尊經之士率取五經而表章之或添註疏或增論解無慮數千百家五經而外則以爲非聖人所定而忽之其有擬經續經者咸共非笑詆排以爲得罪聖人莫此爲甚此世儒尊經之過而未知經之所以爲經也余不自揣有詩鑑書鑑二集書鑑

取古今文字之有關於興衰治亂者詩鑑取古今詩歌之有合於興觀羣怨者後各爲論以寫附於孔氏詩書之義雖識見淺陋意讓庸鄙所不免於君子之譏然其心其志則固願爲聖人之徒而無可異也未識後世其能諒我否　又前集五予近輯詩鑑自漢唐迄明取其詩之有合於興觀羣怨者後各爲小論頗欲仿河汾之意未知當世之人其許我否至如陶杜劉陳意欲另批詳其全帙太白樂天放翁諸人則附之尙未及也　行實戊亥之交府君以斯文一脈世道人心所繫偕二三友

人仍務倣學者詩鑑一書以人取詩以詩取事每篇之首採史傳爲序各附小論不合於三百篇之旨者不錄也

受祺按先生輯書鑑未知當在何年惟據思辨錄因類經之說以詩鑑書鑑二集連類相及玩其語意似在一時因並著之

四年丁亥三十七歲春講學蔚村

見安道先生年譜

五年戊子三十八歲春講學斯友堂復爲考德課業之會

見文集講學紀事序　行實子丑兩歲復爲考德課業之會講學於石隱先生之斯友堂門弟子請記其事府君以古人成法反覆勸勉以勵諸子因以自勵舉乾之九三君子進德修業爲體用兼著之本諸子皆奮起

與陳確菴論講會書

見論學酬答書略云吾兄欲舉講會此眞身心切要事吾輩自志道以來二十年於茲矣中閒遭此大變而賴天之靈俱不至十分廢墜者皆斯道之力也苟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悠悠度日則將有草木同腐之感弟是以迹雖涸處城市而此學此道造次顚沛未嘗敢忘今年春諸倣徒共舉講會弟不敢辭而毅然任之者正以成己成物之學一刻不容或離耳

夏偕王石隱盛寒溪訪陳確菴於蔚村

詩集蔚村八詠詩序云戊子四月同石隱寒溪過蔚村訪確菴凡三夕賦詩將別而風雨不已石隱乃拈蔚村八勝題各賦五言八絕

長子允純行冠禮

思辨錄前集十子男允純行冠禮請介石先生翼

王石隱爲賓俱有訓詞言夏爲字說　確菴文稾

陸宗程師程字說略云戊子夏四月初吉石隱王君寒溪盛君同梓亭入村訪子梓亭因舉其二子之名而問字於予且告予曰古者二十而冠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今二子年未成人而遽字之毋乃欲速歟子應之曰否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然古者十五而入大學則幾幾乎成人之始矣今吾子之教其子也皆大學之事則既責之以成人之道矣而字之庸何傷梓亭以爲然乃與石隱寒溪同謀所以字之者而字允純曰宗程字允正曰師

程噫爲二子者可以思矣

過瀾漕訪黃幼玉

詩集四月戊辰過瀾漕訪黃子幼玉幼玉爲纘舉蓮社時同過者石隱寒溪確菴諸兄也

寄吳白耳書

見論學酬答書略云自甲申一接台教罹茲變革兵燹之餘良友各天涯今四載餘無從得一音耗思念之誠發於夢寐有未可言盡者吾輩讀書明理以道自任出處之際夫復何疑但所朝夕不能已於懷者仁兄一身之死生一家之安危爲未卜

耳此際論身似若細事然吾輩身任絕學責在萬世正不可輕視一死箕子一爻所宜熟讀也　又云念時無可爲意欲成就後學而人材難得無可與語近得舍甥許舜光及愚徒數人進學甚力殊爲可喜仿弟輩昔日考德課業之法數日一舉大有向上之志是亦將來斯道不至絕續之一機也

晤暘城侯紀原於蔚村

詩集贈侯子紀原詩序紀原以家難隱於荒僻偶從友人齋得予八陣發明讀而愛之至是邂逅於蔚村握手如故交不忍言別於其行也贈之以詩

鹿城諸緘菴禾水徐次桓過訪

見詩集

冬暘城陸翼王過訪

詩集暘中翼王陸兄黃蘊生高弟也遠於理學冬至日過訪與虞九共宿梓亭談道竟夕喜而有賦

與友人究渾天

詩集冬至後十日論學斯友堂多談渾天及黃赤九道諸友未達次日藥園兄同舜光範先諸人復集梓亭重舉前說予乃以琉璃圓燈命舜光純兒畫道分星權爲渾天因指示日月出沒狀互相傳

觀夙疑盡解　又思辨錄後集三子於戊子春與諸及門論天體聞者多不省適有琉璃明燈因令周生翼徵以空處爲南北極而璧黃赤道及二十八宿於上手轉之觀者俱豁然因思燈圓雖似天體而人在外觀猶爲未盡有大力者當爲琉璃圓球如屋大刻畫恆星赤道於上而開其南極爲隙以入人坐其中設機轉之日月道亦另爲機轉之而設火於外琉璃體明諸星燦然類首仰觀便無一不與天合中閒大地則刻木作地形以水浮之當天體旋轉時水與木仍居中不動似頗與天地

之形相合（受祺案此在戊子春非一時事以所論相合特附著之）

六年己丑三十九歲正月講易蔚村

見文集乾卦講義　又詩集十五日與諸同志過蔚村講易并論儒釋　行狀己丑元夕予以崑山諸君合前之意請君入村講易

嘹城陳義扶過訪

見詩集

秋送陳確菴之隱湖

行狀己丑秋八月予赴常熟毛君子晉之館君偕襄王陸君輩以詩送別於毛家市

七年庚寅四十歲春亭畔產靈芝

詩集采芝歌序予家桴亭之畔小池之濱忽生靈芝一株隱伏衆草時方課童掃除竹徑正兒見之采置盆中純兒識其爲芝以告予予歸視之則誠芝也聞之土氣和則生芝腐儒自放履運多艱和云乎哉昔孔子見幽谷幾蘭以蘭爲王者香而蕪沒衆草喟然作操芝之爲物非蘭儔也亦將與商山諸君子結世外之知耳　行實庚寅春亭畔產靈芝大如盤高徑尺見者咸謂府君仁孝積學所致

秋偕文介石先生過汲古閣爲確菴尊人壽

見文集溫如先生七十壽序　行狀庚寅家君年七十君與溟南文介石先生偕過汲古閣爲家君壽先生登座講仁壽書義君實相之

吳門楊曰補同袁重其過訪

見詩集

嘹城侯記原過訪

詩集子與記原別三年矣歲暮拏舟至婁擬過予爲浹日談忽風雪大作竟日遲遲不至因誦鳴皋積雪之詞口占一絕

八年辛卯四十一歲秋浙中屠閶伯俞右吉張白方潘美合陸冰修過訪

見論學酬答與浙中屠閶伯諸君子書　又復禾中諸君子書　詩集禾水屠閶伯俞右吉張白方陸冰修潘美合拏舟過婁相訪坐小亭談道竟日已復篝燈商榷今古長枕大被縱論達曙　行實

辛卯浙中屠閶伯陸冰修諸先生見思辨錄以爲千載絕學曰婁江今之河汾也扁舟過訪留連浹夕

隱湖毛子晉過訪

見詩集

九年壬辰四十二歲閏中林衡者過訪

詩集有送林衡者遊中原長歌　行實壬辰閏中林衡者先生來吾婁朝夕過從旬月而去後禾中與化玉舉海虞吳門膠城瀛洲諸理學先生郵筒往還大約以濂洛眞傳紫陽正脈興起絕學體用合一互相商榷

受祺按先生原詩云石齋先生天下師君能弱冠長揖之是衡者當爲石齋先生門人

宋既庭右之疇三過訪

見詩集　按論學酬答有答宋既庭右之疇三書

十年癸巳四十三歲春吳白耳過婁談道

見文集贈如皋吳白耳序　行實癸巳春二月如皋吳白耳先生自廣陵涉大江攜二子來受業將行府君同諸先生洎門下士百有餘人會餞於東岡府君有講義白耳先生有會語諸先生有詩歌

受祺按行實載先生遺著有東岡會餞上下兩卷當即敘茲事始末暨講學緒論惜乎今不得見也

崑邑歸元恭過訪

見文集贈崑山歸元恭序　行實崑邑歸元恭先生名重海內得思辨錄讀之降心俯首欲修弟子禮府君固辭乃敘兄弟

崑邑顧甯人過訪會先生赴唐市不值

論學酬答歸元恭來書云向爲兄言顧甯人兄今見甯人弟亦極口盛德渠亦深企仰兩賢皆天下之士近在數十里內卻不相識亦是異事然令一見各吐其胸中之奇必皆恨相見之晚相與之誼相權之情當不啻古之僑肸也　先生答書云顧甯人儀容往已久未得把臂前枉顧時儀適同葛

瑞五在唐市訪顧甯人兩不相值亦異事也見時幸致聲　附亭林文集與桴亭先生書云廿年以來東西南北率彼曠野未獲一覩清光而昨歲於薊門得讀思辨錄乃知當吾世而有眞儒如先生者孟子所謂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具內聖外王之事者也弟少年時不過從諸文士之後爲雕蟲篆刻之技及乎年齒漸大聞見益增始知後海先河爲山覆簣而炳燭之光桑榆之效亦已晚矣近刻日知錄八卷特付東堂郵呈專祈指示其有不合者望一一爲之批駁寄至都門以便改

正思辨錄刻全仍乞見惠一部鐙下率爾統惟鑒原

偕崑山葛瑞五遊吾谷

見詩集

武林胡彥遠過訪

詩集西安葉靜遠訪道過予詩序靜遠與武林胡彥遠爲性命交癸巳彥遠過婁東訪予與郁子存齋信宿靜觀樓相得甚歡

送懶雲師歸雲南

詩集送懶雲師歸雲南師本鹿城令今寓浙中

按懶雲舊崑山令楊永言國變爲僧

十一年甲午四十四歲正月偕文介石先生入蔚村講鄉約

詩集元夕村人祈賽鄂公祠確菴請介石先生登座爲村人講孝弟力田爲善三約　行狀甲午元夕介石先生入村講鄉約君賦詩記事有片刻義皇之語蓋其時江海治兵征調繁急故不覺其見於詞者如此

過雙鳳弔顧麟士

見詩集

十二年乙未四十五歲春刊論學書

陳確菴先生序略今年春偶過桴亭得閱論學酬答四卷乃桴亭門人舜光諸子所輯蓋桴亭平日與吾黨往復問答者子悉數之同道之侶已不下四十餘人嗚呼百里一賢千里一聖豪傑挺生之士世固不可得而多有也昔洛閩諸賢生全盛之時遭際運會乃其所與同時往復者指不數屈而尙有齟齬彼此之憂今桴亭伏處困厄而諸賢互證輒水乳無間乃爾則由此而盡交天下之賢者其心理之同又何足怪耶　行實甲午乙未及門

諸子擇論學書之至要者輯之顏曰論學酬答三

韓林九白公治斐爲弁其首而梓之

夏晉陵湯公綸公調偕王石隱過訪

詩集夏至前二日公綸公調石隱衝雨過小閣談道竟日二子別去公綸留宿復挑鐙快談次日成詠書呈公綸兼寄馬伯河先生

晉陵王雲九陳介夫劉漢扶過訪

詩集晉陵王雲九同陳介夫劉漢扶百里索舟冒雨過訪談道一宿雲九自述舊歲過婁擬見訪不果會賦詩一章因出以見示依韻賦答

十三年丙申四十六歲春講學明倫堂

行實丙申白公延府君講學明倫堂學博湯調甫先生造廬請教

延文介石先生與陳確菴講學靜觀樓

行狀丙申春君以書招予於郁君儀臣之靜觀樓爲其門弟子講學子乃以白鹿洞規敷陳大義在座者三州邑百有餘人天微雪忘其爲寒也　確菴文藁白鹿洞講義後門人錢啟記云丙申仲春梓亭先生以書延先生講學於靜觀樓婁暘崑三邑與會者長幼百有二十人文介石先生南面先生梓亭北面介石講畢梓亭以推先生先生開導如此

秋新劉河水溢建議決壩

詩集九月朔日魯岡先生約子及殷重虞九同往觀新劉河水勢時雨盛溢子謂非決壩不可故有是行往返凡三日夜卒從子策決壩水乃大減

十四年丁酉四十七歲大水陳開江十二事於巡按某不聽

行實丁酉積潦稽天太湖水漲議濬婁江白公延府君商之爲陳十二事於按君不聽乃同顧殷重

先生商銷圩開挑之法于役之日合境響應更作開河條件十六則以移崑嘉兩邑搢紳輿情允洽萬丈之河成於旬日白公謝書有兄翁一紙之力眞賢於十萬師之語

冬應學使張公聘之澄江尋歸

文集贈邢杏江序予以丁酉初冬被西山張文宗之聘　行實季冬西山張文宗視學三吳諮訪博學之士共商經籍書幣來聘府君以末疾未愈肅啟謝之越日書復至白侯聞之謂府君曰諸生門下士也彼以道義來我以道義往纂修經史安可

復辭因治裝就道至則殷勤握手歡如故交出周程張朱宋五子語錄曰五子書數百卷學者窮年親之皓首而不得其指歸今欲頒示學宮君其爲我輯之府君曰自丁丑學道以來授徒著述無求於世謬膺台召不敢不前自揣疏陋不能當此大任遂辭歸

睢陽馬功棐蕭縣蔣伯昌過訪相值江上有詩賦贈見詩集

至梁溪

詩集有過東林書院舊址謁道南祠拜二泉先生

遺像謁高忠憲公祠諸詩　思辨錄後集九子過東林舊址嘗有詩云鄉里程朱聊自淑朝廷洛蜀已相猜忠良既逐姦邪盡宗社旋隨黨錮灰啟禎之間令人深慨

十五年戊戌四十八歲春輯儒宗理要書成復至澄江

詩集新正六日約及門諸子集紺溪輯宋五子書行實戊戌春正文宗載書籍備餼稟俾學師躬齋至門府君乃約門弟子拔五子之粹而輯之語錄類要皆有序論發凡緒言或問共百有餘條復爲正學篇以示學者書凡三百餘卷刪存六十卷不二月告竣文宗曰五子之書得以復闡於今日者吾子之賜也見府君思辨錄欲刊布學宮未果詢府君先世知五世諸生理學相承遂有五世眞儒之旌蘇松副憲宮公遺書延訪有理學名家之旌　張西山儒宗理要凡例是集始於丁酉之秋成於戊戌之夏編輯校讎鳩工剞劂凡八閱月佐子成者婁江陸子道威也

祖畬按儒宗理要陸清獻公閱之以爲疏淺大抵成書太速半出門弟子之手非先生一人手

筆也

澄江孔夢園沙介臣劉幽斯曹頌嘉邢杏江等皆來受業

思辨錄後集一憶昔戊戌歲江陰孔夢園沙介臣曹頌嘉諸子問向來諸儒言學必有宗旨先生居敬窮理亦是宗旨否曰固是然此四字畢竟是起手功夫上多若論其全則有四語曰尙志居敬以立其本致知力行以勉其功天德王道以會其全盡性至命以要其極能盡此四言方是古今來一大儒者　行實府君在澄江孔公夢園爲至聖六

十六世孫長府君五歲沙子介臣劉子幽斯曹子頌嘉皆一邑名宿咸曰某等學業未建每欲就正四方無所依歸今願北面承教肅簡踵門執弟子禮因述杏江邢先生年八十有一生平不欺暗室學以居敬窮理爲本讀先生論學書欲拜門下言未畢忽聞牖間甚喧有老人呻吟聲則杏江衛雨令其子扶掖而至投刺稱門下弟子堅欲卜拜府君辭甚力杏江執不已讓府君居右揖畢喘吁不能語旁有榻扶之坐少閒乃蹶然起拱手向府君曰弟子所以服膺老師者不特朝聞夕死之意蓋

有夙願自世風之去吾儒而趨二氏也無論搢紳長者見僧徒則拜道流則拜於吾儒則傲睨堅不肯屈弟子生平自誓當吾世而有程朱雖耄必拜受業爲天下倡今先生眞吾師敢不拜復下榻府君急止之時杏江年長以倍府君答簡猶稱晚生也閱數日杏江復至執贄而見肅衣冠而拜曰不如此不足以見吾心府君曰二氏之學不序長幼不拜其父母若吾儒則禮義由賢者出何可紊也杏江曰聞道先乎吾吾從而師之韓子言之矣先生雖固謙弟子敢易初心乎在坐皆曰不可

卻卒定師弟子之稱越月府君再至澄江杏江已寢疾至寢室杏江曰弟子苟延一息者師未至也今無憾矣是夕歿

玉峯陳凱侯錫山秦霖若施公烈毘陵龔武仕徐子威諱成來受業

行實時玉峯陳子凱侯錫山秦子霖若施子公烈毘陵龔子武仕徐子子威輩約數十人皆負笈恐後凱侯長府君二十餘年耄而好學不減衛武一時謂杏江凱侯即董公蘿石不能專美於前矣

夏養痾惠山

行實是夏府君養痾惠山謁道南祠見書院榛蕪碑亭坍毀進言文宗文宗捐俸三百金鳩工庀材不二月煥然鼎新邵氏嗣孫大棟給奉祀文宗遊惠山登臥雲堂略去苛禮爲率眞會出所著太極歌分析辨論府君有臥雲堂會語記（按書院上似脫二泉兩字）

秋九月朔講學廣福山房

文集有學而時習章講義

江上徐爾瀚過訪

文集答徐爾瀚書略云自戊戌之秋承台兄惠顧於廣福山房立談之間弟即知台兄之學非猶夫

衆人之學也又云尤可喜者論說之際好推伊川夫伊川之學以視周子則誠未能臻大而化之之境若其謹嚴方正則眞後學之師表每見聰明才智之士一言學問輒喜談超悟詆伊川爲束縛究其意不過畏拘檢耳畏拘檢則與敬字離與怠字近敬怠之分君子小人之所由辨也台兄不惟不畏拘檢而反樂稱之則其所向之正爲何如耶

十六年己亥四十九歲相地於江陰梧塍里

詩集留別江上諸子時濱海多魯江陰竹塘地遠湖海有村名梧塍里爲孔氏子孫世居不下千丁

其中之秀則皆子之及門也以便特往一相形勢兼謀卜居江上諸子畢會於子之歸也各賦詩言別

十七年庚子五十歲春復毛卓人書辭主會講

文集書略云承台命以新啟開學之初欲延請學行之士講明性學此誠甚盛舉也某嘗言講學一事雖人人所當爲然爲學校之官乃得而專主之蓋學校所本者孔孟所同者禮義所申明者人倫所相對而切磋者師弟子故以師儒之官而爲講學之事此正切己本分官方非泛然聚徒講學者猶有好名標榜之嫌也承命極欲效扶杖圍橋之意適以家姊六十攜榼南村未得如願

夏四月補注虛齋格致傳

自序余自七歲受大學十二三蒙師解章句頗能領略獨至知止二節則茫然不知所以後每講說必格格輒欲去之爲快丙子丁丑間與同志講大學一以朱子爲依歸然於二節終不能無疑義時時有格物錯簡之思矣顧於朱子之說向屬深信而錯簡之說無所援據以後學而擅更古聖賢之章句有所不敢藏之於心未嘗忘也丁酉過錫山

讀高忠憲公大學古本題辭慨然有會於蔡虛齋先生所更定之格致傳越數日至江陰靜坐廣福山房恍然於知止節見居敬窮理之旨焉於是益信爲格致錯簡輒奮然欲援筆補注而無其暇積胸中者又二年今歲庚子四月朔讀書齋中偶閱虛齋蒙引復覩前說不覺此心之躍然而動也夫學者讀古人之書非必好奇喜新樂爲更定亦務求此心之安而已大學古本義不可通故明道伊川皆有所更定朱子則既更定而又爲之章句焉千萬世而下舍朱子其容他議哉顧格致一傳乃

大學入門之要千古聖賢傳心之典而竟失之雖
補傳大意未失而語非舊文不特學者之意有所
未安而於朱子之心恐亦有所未慊此亦深信朱
子者之所不憚詳求者也夫深信朱子者孰如盧
齋亦既爲之詳審而更定則於朱子之意或稍有
當矣故竊不自揣僭爲補注而又列諸儒之更定
者於前以引其端仿朱子之意爲或問於後以廣
其義雖未敢卽據爲大學古本之舊而居敬窮理
則固朱子格致之本旨或庶幾其無倍焉耳
毘陵蔡仲全過訪

文集蔡仲全先生傳云毘陵一郡以天文律歷皇
極性理疑難之學著稱於時者人皆知有蔡仲全
云庚子徒步三百里訪予於婁婁中諸賢與仲全
接席者無不咋舌稱歎 詩集毘陵蔡仲全談律
呂皇極之學諸友皆集紺溪講論竟日有作賦贈
秋講學東林書院
行實庚子八月錫山高攀旂先生迎府君講學東
林游泰山祠謂邑有孝子當祔祀於此壁閒書其
行實望日謁聖東林設皐比請府君講端文忠憲
二先生學術本末
受祺案先生有庚子東林講義原書已佚文集
中僅載有高顧兩公語錄大旨講義一首不諱
涵溪先生從何處鈔得學者讀之尙可見其梗
概也
講學荆川大儒祠
文集有太極西銘講義 行實毘陵馬一菴升書
楊爾京諸先生邀講太極圖說西銘達孝章
十八年辛丑五十一歲春送江虞九之新安
見詩集
二月送文介石先生歸滇南

詩集二月二十八日集顧般重宏志堂祖送滇南
文介石先生
秋之安義令毛如石幕
詩集同友人至安義留別同學
著支更法
行實辛丑如石毛先生令安義約府君偕行至縣
爲詢利弊嚴防守設支更有支更就招流亡懲服毒革
船戶汰馬價清錢穀造倉廒稽逃戶查越站禁鬧
房靖賭博勦姦蠹
冬刊思辨錄於安義署

文集答張芭山書承垂念拙著思辨錄諄諄以鋟板爲問足見好德之切弟承尊諭宜嚴訂定毋輕授梓八字銘之心腑謹藏笥篋乃於辛丑之冬忽遭大祲依友人安義令毛如石乞水西江如石索弟書鋟刻弟述我芭山之意期期不可而如石以爲機會難得訂正可俟遂竟授梓　行狀西山張文宗覽其思辨錄歎爲內聖外王之學欲刊布學宮而不果辛丑毛君如石令安義乃捐俸授梓以成其志如石之官也以君行比至則明政刑正風俗勷姦宄君相助之力居多予時亦在楚中爲

登善校士君寓詩曰廿年學道共艱辛一夕風塵盡隱淪何意鵝湖登座客半爲蓮幕捉刀人蓋傷之也

受祺按吳郡葉調生吹網錄云陸桴亭先生所著思辨錄世謂其原書卷帙甚鉅未及刊行今所傳者惟儀封張清恪公輯要刻本即　四庫館所收錄者也余曾借得雲閒姜小枚舉依舊刻塗校本始知此書在　國初已曾分類刊板其時即名輯要每卷前題同學友人江士韶虞九氏陳瑚言夏氏同軒門人許焜毛師柱較男陸允純允正訂卷首有張能鱗序文作於順治戊戌督學江南時言原書四十餘卷選輯僅十之三四次列江士韶張采盛敬陳瑚歸莊汪旦復原序六篇高世泰說一篇其目分小學大學立志居敬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八類爲前集天道人道諸儒異學經子史籍六類爲後集目錄前有發凡每類目前復有小序後又附書文詩歌雜說三類爲毛師柱增輯此舊刻大較也清恪公之重刻書中頗有節刪處各條標目俱省原增書文等三類亦裁去其前十四類則皆仍

其舊惟不分前後集而合併爲一惜小枚所校止於前集而後集闕如故書文三類張刻或竟全刪或即采入經子史籍類中而僅刪其目俱不可考矣乾隆中　四庫館徵書此舊刻本未經進奉蓋爾時已難得余雖僅見小枚校本亦止半部後之讀者得余所記序目尚可考見舊本崖略焉龔鼎孳仲廷煌續從陸清獻公三魚堂集搜得思辨錄序一篇此又舊刻所無小枚亦未及見者也近時王亮生爲沈鼎甫侍郎重刊此書一依張刻之舊僅刪重複數條從余校本

內借鈔諸公原序亦未全刻按葉君所云疑姜
小枚校本即據安義原刻本也然聞宋商邱中
丞亦有刻本板攜中州傳本尤尠近非特安義
中州本絕不可得即張沈原刻本亦已罕見光
緒丁丑江蘇書局又據張沈二本重刊永康應
敏齋先生跋尾謂張本舛誤不一據沈本校正
者居多今考其區類發凡居然還江盛之舊序
則自江盛二序外有晉陵馬肇易序暨陸清獻序其二張陳歸注各序及高世泰說均佚是
葉君謂沈本一依張刻亦臆度之詞也余既錄
吹網錄於原書卷末以備參考而復述其梗概

如此

康熙元年壬寅五十二歲在安義

詩集新正初三日從安義載米之吳城途中值大
風雨雪凡四日夜泊舟荒江感而有賦

秋遊白鹿洞諸勝

行實壬寅秋府君遊白鹿洞時當秋祭肅誠晉謁
尋至五老峯遊雲居登滕王閣梅嶺弔旌陽舊址
遙哭文介石先生

詩集聞文介石先生歸途卒於湖廣之桃源縣遙
哭四首　盤寒溪先生與梓亭先生書云讀尊翰
及詠言知與居優勝情致特佳讀如老諸示知小
試其端屢徵美化幾千里之隔藉以慰心者此也
吾黨二三知已髣髴結契今盡白頭每阻關山能
無眷念想仁兄有同情耳然而吾黨坎坷未有如
今歲之甚者文師凶信已確同學已為發喪確菴
大御相繼讀禮石翁以奏銷貽累弟又有孤孫之
變愁眉未展楚公南返復因口口失足不理鄉曲
惟處九顛連已甚近赴王印周之約覺得稍有生
氣也而婁中歲事又成荒歉木棉焦禿菽蝕稻萎
幸水鄉差不盡情耳催科如火厲政橫生迴更有

投旗之事吳下素封睚眦必報即吾婁之破家者
實繁有徒他邑可知矣聞小春二日大駕當歸果
否賢主嘉賓一朝分手自此以後恐又將入鬱悒
憤懣之鄉奈何

二年癸卯五十三歲在安義秋自德安發程

詩集有曉發德安詩

冬長子允純卒十一月歸自江右

詩集哭亡兒允純時從江西歸也

三年甲辰五十四歲春西安葉靜遠敦艮劉念臺先生高弟也年十

六卽有志爲聖賢之學二十八謁念臺念臺卽大
器之至今念臺之門能繼師傳者稱靜遠及錢塘
沈甸華蘭先桐鄉張考夫履祥爲最與武林胡彥
遠爲性命交癸巳彥遠過婁東訪予與郁子存齋
信宿靜觀樓相得甚歡卽爲子言葉子切問近思
之學歸而貽書葉子相促過婁而葉子以親老不
能遠遊壬寅其尊人捐館舍癸卯春始同其子以
修方潛過婁相訪值時事多艱友人無不力阻其
行靜遠念益堅徘徊西湖歷夏秋至冬始抵婁時
仲冬十五日也存齋往海上子亦江右未歸葉子

茕然卽靜觀樓不值廢然而歎殆將歸矣存齋之
子東堂知爲乃父神交遂掃室留宿適葉子以風
寒感寒疾東堂奉侍醫藥視飲膳惟謹至二十五
日而存齋歸二十六日子亦返棹葉子始有起色
然猶臥病淡月甲辰春正六日始過予齋予爲約
存齋父子幷石隱寒溪數人風雨中相對終日時
予方有西河之痛而良朋遠來道同水乳不自知
其心胸之廓然也諸友皆卽事詠詩予亦勉成一
律寒溪爲之錄著三篋集中亦一時之勝事云
全傳張受先謂先生曰講學諸公寥寥矣蕺山其
今日之碩果乎盍與我往卽之先生擔簦從之不
果而止西安葉靜遠蕺山高弟也千里貽書討論
先生喜曰證人尙有緒言吾得慰未見之憾矣
武陵陸麗京過訪
見詩集
四年乙巳五十五歲春講易毘陵
陳確菴先生詩集有乙巳春送桴亭毘陵講易詩
行實乙巳復講學毘陵時通翰教辨難者則爲
保定之刁蒙吉山西之張芭山潁州之盧儋石睢
甯之馬蜚功山陽之左青城焉

著七政辨月道疏月道辨山河兩戒圖雲漢升沈圖
分野說
行實時廢八股策論取士諸及門請講天文地志
經濟諸書府君作七政辨月道疏月道辨山河兩
戒雲漢升沈兩圖分野諸說按時從先生講學者
世求爾頤世亦徐晉九兆鼎子威人鳳荆孫章炬
龔武仕士燕陸泰來源達故先生詩集有毘陵八
君詠序云乙巳予游毘陵相從講論者頗多而此
八君者實同朝夕歲暮將別念昔人有五君詠因
廣而八之非敢上擬古人
亦聊以志一時之好也
五年丙午五十六歲講易毘陵著性善圖說
思辨錄後集五儀於性學工夫不啻數轉起初未

學時只是隨時師說有義理之性有氣質之性亦喜同禪和方外談說不覩不聞無聲無臭父母未生前無始以前眞已及至丁丑下手做工夫著實研窮始覺得禪和方外固非分性爲二者亦非於是得力於理先於氣一言於理氣之間盡心體驗始知太極爲理兩儀爲氣人之義理本於太極人之氣質本於兩儀理居先氣居後理爲主氣爲輔條理劃然然終覺得性分理氣究未合一既而悟理一分殊之旨恰與羅整菴先生暗合便灑然覺得理氣融洽性原無二然未察到人與物性同異

處也既而知人與萬物之所以同又知人與萬物之所以異於禽獸草木上皆細細察其義理氣質於朱子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論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二語大有契入於是又識得天地萬物本同一體處然而性善之說則終以先入之言爲主以爲孟子論善只就天命之初繼之者善處論未敢說到成之者性直至已亥偶與兩兒言性始覺得成之者性以前著不得性字既說成之者性便屬氣質既屬氣質何云性善於是曠覽夫天人之原博觀於萬物之際見夫所爲異異而同同者始知性爲萬物所同善惟人性所獨性善之旨正不必離氣質而觀也於是取孟子前後論性語反覆讀之始知孟子當時亦只就氣質中說善而程朱以後尚未之能晰也於是又取孟子以前孔子子思之言按之無不同條共貫又取孟子以後周程張朱之言觀之周則無不脗合程朱則間有一二未合而合者常八九也然未敢與世昌言至庚子講學東林而始微發其端至丙午論性毘陵而始略書其概　行狀乙巳丙午君講易武進著性善圖說而發明以周子太極

圖

六年丁未五十七歲春葉靜遠來訪

詩集喜西安葉靜遠喬梓見過注云時予病足瘡未愈閒客至循牆而出

魏柏鄉相國王敬哉宗伯致書見招

行篋丁未春柏鄉魏相國敬哉王宗伯見府君思辨錄皆致書相招

命及門沙一卿周鼎新郁植曹禾受學魏柏鄉相國

詩集丁未仲春送四子北遊兼呈魏柏鄉先生引

云車書一統百度載新薄海內外翹首頌治獨洙

泗一鐙在若斷若續之間世儀有心憂之久矣恭
聞柏鄉魏先生振興絕業遠接授受之正慨未能
躬詣京師就正末學及門沙一卿周鼎新郁植曹
禾四子皆有志之士可進於道者也世儀命之北
遊親炙教誨且獻其一得以求折衷異日大道南
來淵源寖廣私淑之幸詎止世儀而已四子之行
無異儀之自行也詩以勉之　魏貞菴先生年譜
乙巳著聖學知統錄時有江南大儒陸世儀字桴
亭令其徒四子沙一卿周鼎新郁植曹禾來從學
沙一卿讀知統錄而大有悟

金壇史惠修過訪
詩集金壇史惠修過訪問道於丹陽蒋至正齋共
談至夜分卽事有作
修宗祭禮成
行狀丁未斟酌古今作宗祭禮　行實作宗祭禮
四卷斟酌變通分爲五宗以祭毘陵楊爾京先生
序而刻之
受祺案以上庚辰年輯陸氏宗祭禮亦係四卷
當卽此書特行狀行實所繫年分俱與思辨錄
不合當是庚辰年甫經草創至此始修成也又
行實此條在丁未以前茲據行狀改正
七年戊申五十八歲冬白使君以事至毘陪飲東園
有詩紀事
見詩集
八年己酉五十九歲赴丹陽荆氏館
行狀己酉館丹陽荆氏從遊者日益衆
冬繼母某太孺人卒聞訃自丹陽馳歸
行實冬丁大母憂大母爲府君繼母府君九歲大
母口口之撫育提訓不異己出府君赴館詩曰八
十高堂六十兒饘飧朝夕反難支臨岐欲別渾無

語咽淚如珠不敢垂又曰五日征帆去路遙半爲
負米半征徭公家若肯寬時日豈忍庭帷隔暮朝
府君之事大母無異於本生也聞訃徒跣匍匐兩
晝夜目不交睫身觸露霧馳五百里居喪哀毀茹
蔬飣粥大母之慈府君之孝可謂兩至矣
九年庚戌六十歲春臥病累月
見詩集
夏大水作水沒頭歌
見詩集
作蘇松浮糧考上當事

行實吳困賦役府君作浮糧考上之得蠲荒稅緩
預徵又作漕兌揭漕糧議按文集漕兌揭係戊戌戊戌代者糧作
十年辛亥六十一歲春作淘河議決排說建閘議
詩集二月十三日于二府舜鄰聘同相度婁江注
云河塞五十里今以費少止議開三十里閱數丈
又云海口濫沙非決排不可予著淘河議決排說
二篇上二府雖未即行然以予說海口不復築壩
省金錢無算　行實吳淞婁江久塞大中丞馬公
條議疏濬題捐帑金十四萬檄府君佐于公董其
事府君實左右之既成作淘河議決排說建閘議

赴丹陽荊氏館
詩集有別于二府赴丹陽館詩
維揚宗子發過訪
詩集維揚宗子發過訪問道臨別賦贈兼示宣都
魏氷叔注云魏氷叔名禧西江高士也與子發相
友善問予在丹陽亦欲過訪與子發相訂時子正
值東歸不及待矣
歸自丹陽爲婁東十老之會
安道先生年譜云公與鴻逸先生爲此會略仿香
山洛社遺意吳門高士張永暉繪圖誌盛而延陵
吳譽施亦倣西園故事敘而記之曰裏道人兜披
居士服者爲陳確菴方外裝與確菴濃談而行行
且止者爲宋菊齋名龍字子猶　幅巾赬顏執經而辨論
者爲陸桴亭正容端坐指揮如意者爲郁存齋名法字儀臣
高冠而髯抱膝南向而如有所商榷者爲顧
樊村名士璩字設重　坐樊村之右聞言而解頤者爲盛寒
溪倫雲根對白水而哦者爲王隨菴名撰字異公　戴笠
投綸者爲陸鴻逸露頂扶杖而危坐者爲王莊溪
名育字石隱　若將問奇於莊溪而徐步近側者爲江愚
菴　顧成志邑乘小志國初邑中多耆德仿香山

洛社之會吳門高士張永暉蠟繪以圖石隱王育
作十老圖歌
秋應中丞馬公之聘
行狀辛亥大中丞馬公聞君賢聘爲公子師閣諮
以江南利病君知無不言公愛君甚禮貌極隆
十一年壬子六十二歲正月以疾歸二十日卒
行實秋九月馬公具書幣聘府君爲公子師入幕
後痛陳江南一切利弊前兩月而病歸之日語言
如故甯神養性不自知其病彌留時閉目不語終
於正寢時壬子正月二十日辰刻也執友王石隱

顧樊村陳確菴盛寒溪王周臣王芝廔諸先生玉峯歸元恭同里周孝逸兩盟叔牽諸故人親戚及門下士撫棺痛哭聲達里門大中丞方伯暨州守四方會弔之士赴車塡巷投贈詩文謚議府君天性孝友剛方耿介步趨先民不結權貴不慕勢利不習時趨不畏強禦自少發憤以著書講學爲事大江南北古涮東西執經門下者幾數百人而通籍與年長於府君者十居二三焉計所著書已刻者思辨錄前集二十二卷論學酬答四卷宗祭禮四卷手輯儒宗理要六十卷格致編一卷古文一

卷性善圖說庚子東林講義雲漢升沈山河兩戒分野圖說月行九道等圖其未刻者思辨錄後集二十二卷易說初編四卷詩鑑六卷書鑑一卷春秋討論兩卷四書講義四卷八陣發明六卷治通一卷城守輯略一卷性理纂要四卷道統上下論一卷治鄉三約一卷五議一卷甲申臆議一卷鄉國紀變一卷常平權法一卷桑梓五防一卷避地三策一卷支更法一卷制科議一卷東岡會饌上下兩卷婁江議一卷二十法一卷讀書隨筆三代規模富強策紀事紀聞家薦約略酒兌議前輩風流淮雲問答蒔藥山房問答四六啟續酒兌議喪中雜錄講學全規節韻幼儀各一卷婁江圖說洵河建閘決排諸議共一卷澤糧考荒揭酒贈說酒議八款共一卷續論學酬答四卷江西文移十卷講學紀事兩卷世系兩卷剛齋日記五卷簡易活人方兩卷詩文稿各十卷藏於家

私謚尊道先生又曰文潛先生

行狀君既沒其門弟子欲效古人私謚以易其名請於子子曰私謚非禮也然古人嘗用之乃援方正學先生之例以君嘗以尊道名其堂卽以尊道

謚之庶使君爲可受皆曰然遂相與謚之曰尊道先生　行實既沒門人請謚援古人私謚之例於是四方同學及門下士相與謚曰文潛以先生之學貫徹三才內聖外王足以當之然終老邱園潛德弗耀在易乾之初九潛龍勿用孔子曰潛之爲言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潛之時義大矣哉謚曰文潛洵稱允協

葬縣境十八都

縣志文潛先生陸世儀墓在十八都

同治十三年四月江蘇巡撫張樹聲奏請從祀

尊道先生年譜跋

梓亭先生爲吾婁儒宗鮚埼亭集載先生傳云　國初儒者曰孫夏峯曰黃黎州曰李二曲最有名而梓亭先生少知者及讀其書而知其學之邃是固以先生與孫黃李三先生並推矣顧先生生平學術出處文章經濟氣節之大散見於各書非參而萃之不能徧觀而盡識也凌君葆齋沈潛積學杜門之暇取先生行狀行實及思辨錄論學酬答諸書采其年月可攷者悉心編次成年譜一卷而先生學術出處文章經濟氣節之散見各書者釐然挈其要領而撮其大

凡可謂勤且精矣吾婁確菴先生有公孫橫山先生所輯年譜僅見鈔本敬亭先生有自訂年譜板亦燬於兵燹矣他日能將是譜與陳沈兩先生譜同付剞劂彙爲合刻斯則私心所竊冀者爾

同治十有二年歲在癸酉孟夏之月同里後學孫壽祺拜跋

年譜跋

凡輯錄先賢年譜有必應致詳者三進學之次第用功之標準一也遺著散失務存梗概二也至於師友淵源生徒授受苟有湮沒不彰者必備書其人其事以徵附驥益顯之義三也有此三善而又無支蔓無緣飾然後可以稱完書尊道先生年譜爲吾郡凌君蓀齋所輯丙申之秋由紫翔王先生郵書見遺丁酉夏予復屬崇明王君丹揆同邑李生頌侯覆審一通藉以刪其冗複補其闕漏既竣事頌侯又別錄成帙持以眎予予再讀之則於向所謂必應致詳者罔不

羅絡該備焉雖然天下之理無窮矧夫學問之事以愈研而愈細往者王白田先生纂朱子年譜號爲精覈無倫而曾文正作孟子要略敘識其百密而不免一疏至如淳浦黃忠端睢州湯文正暨吾鄉陳安道諸先生年譜悉經其門弟子手編與夫子若孫之傳述迺或則繁蕪而寡要或則簡陋而弗明揆諸義例均有可訾然則今日吾所見爲該備者庸詎知後人見之不斥以爲疏外乎徵風有之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斯道之在天壤非苟焉而已是所望於後世之讀是書者咸知鼓舞奮發相與志先生之志學先生之學追維先生之生平以想像其精神志趣之所在而即有以攻我之瑕匡我之不逮焉斯迺鄙人所翹首以竢之者也已亥六月受祺謹跋

梓亭先生行狀行實

本書承國立臺灣大學總圖書館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尊道先生陸君行狀

歲壬子正月陸君道威病故其友陳瑚聞訃震驚自崑山之蔚村中夜徧叩徒跣入太倉州治憑其屍而哭之越三日大斂又率諸故人子弟會哭而鄰邑歸君元恭輩皆至哀聲達里門越七日將歸乃以束芻絮酒呼君之靈而欲狀君之言行以告於海內綴文之家退而思之則淚交於頤不能書一字其明年癸丑正月去君之亡及期矣予惟古人爲師心喪三年爲友當心喪期年如喪兄弟之禮予於是始反袂拭

淚撮君之生平而狀之嗚呼予尙忍狀君哉予與君生同里長同社同爲郡博士弟子同學古人之道同屏而善病不遇時同棄儒冠以老顧予則猶視息人間而君乃先我死矣以予之無能流離四方徒爲天地一蠹宜死而不死君乍遇知己稍稍一吐其胸中之奇不宜死而忽死天道其謂之何嗚呼此故人子弟之所以痛哭失聲而予之所以執筆不能書者也

君諱世儀道威其字別自號剛齋晚又號梓亭人稱曰梓亭先生其世居太倉曾祖考諱某祖考諱某號撝吾皆有隱德不仕撝吾先生居鄉性謙謹口出氣若恐傷人太常王公煙客常巾車過里門遇先生於隘巷其僕以行之驟也訶牽先生衣碎其裾太常窺見之亟下車爲禮而先生已卻避不可得見矣太常心異其人後物色知爲先生屬友人道殷勤聘諸家塾爲子弟師里人兩賢之至今以爲美談也

妣某氏婉君而卒以家貧不能乳乃寄養他姓長而好讀書務求有用閒讀稗官野史必獨出己見不蹈襲前人餘審識者已知其不凡矣天啟丁卯君年十七歲予少君二歲予不幸早有文名君訪予於北門壞屋中遂定交相得甚歡乃約同里盛君聖傳錢君

蕃侯過君在茲輩數人結爲文會立科條設監史嚴賞罰雖治舉子業以道義相成麋如也崇禎庚午辛未間吾州社事盛興門牆大闢四方知名之士擔簦負笈脂車秣馬喘汗奔走於壇坫之下者絡繹輻湊殆無虛日或問予與君而招之皆堅謝不應命或以危言動君君不爲動也癸酉春學使者甘公試童子科兩人皆入郡學君延予於家以教其養母弟相與閉戶讀書作爲詩古文辭更互甲乙以求其是時天下已多故矣兩人知其不久將亂又見天下人材落落頗自負欲爲蓋世奇男子而後快凡橫槊舞劍彎

弓弄刀戰鬬之具兩人無不習也而君尤好言陣法以爲陣法者節制之師兵家之禮樂也其法使勇者不得獨進而怯者不得獨退古之言陣者多矣然而聽其說則美究其施則無用乃作八陣發明一書以縱論其得失而獨取戚南塘鴛鴦陣法謂得古人之遺意而善用之者也居無何振吾先生病癱瘓數載君困於湯藥終歲鬱鬱且又憂患頻仍無復向者詩文朋友之樂矣初予之館於君家也王太常爲其長君周臣擇友諏及予君以太常賢大夫也趨予就之既就館潛行袁了凡功過格其年秋過君家發其篋

視之則君亦行之踰月矣相視而笑以爲不謀而同心有如此者然其後兩人皆或作或輟德不加進也甲戌乙亥君歲試不利丙子冬夜君與予同宿江君虞九珠樹堂之西軒朔風怒號篝鐙慘淡三人弔古論文感歎者久之乃相商讀書爲善之法期以明年丁丑爲始而聖傳亦間之而共學焉里人目笑之有陳陸江盛四君子之稱焉然不以世俗故少衰也時予尚兼禪學欲以主靜爲本君移書相論難予有書與君辨中庸經權之指君亦心折予言一時相對蓋醐而不雜矣予因效古人讀書記法偶有所得則筆而志之謂之求道錄君見而善之曰此中庸所云愼思明辨也遂有思辨錄之記當是時四人者以九日誦讀一日講貫其所討論者無非古先聖賢正心誠意修己治人之道稍暇則又時時過予外家連牀危坐自夜達旦各舉其日記設疑問答驗學問之消長而君與予尤好辯君曰是子曰非子曰然君曰不然合則怡然解頤不合則窮源極流爭論反覆必求其理之同歸一致而後即安旁觀者始聞而駭繼而疑卒亦信且服矣君嘗與予同作四箴以自警君唱酒色二箴而予和之予唱名利二箴而君和之其酒箴

曰儀翟作旨酒禹飲而甘之遂乃疏儀翟豫爲後世思大禹古聖賢猶欲愼幾微況余小子流茲敢忘令儀竹林七賢人才名古今希儒首徇狂藥沒齒同庸愚放達豈不樂名教毋乃違武公誦賓筵既耄猶夔夔虢敬昔所戒温克眞吾師其色箴曰好色本天性豈能滅其根惟茲人心中烱然有道心文王配淑女關雎樂不淫閨門稚席開天命皆流行嗚呼尚念哉稟此持終身其名箴曰沒世名不稱聖人以爲病榮聲豈足辭但當守其正志華氣以浮中熱心始競予思日孜孜窮達委天命會遇各有時學問惟所任獨

立既不懼逝世乃無悶其利箴曰聖人制財貨本爲
富一世惟狂罔自念儉然奮獨智壟斷恣行私皇皇
日求利唁欲日以深廉恥乃失據黃河決其隄崩奔
不可禦追惟厥初咎常由一蟻注千乘如穅秕失節
在簞食嗚呼尚勉旃慎終惟其始腊毒實可畏貧賤
安足慮宜興邱文眉讀而序之以爲此儒者適道之
路也戊寅冬君丁振吾先生憂日讀喪禮與室人異
寢室者三年而後復君固不言而躬行而家人亦未
之覺也其年大旱赤氛竟天庚辰辛巳又洊旱野如

赭壬午春大饑家飽穅覈屑榆爲粥人相食然君不
以將餒故廢講學已又得夏君玉汝錢君蕃侯王君
登善崔數人同事焉當是時海內盜賊蠭起西北皆
用兵獨江南數郡苟安旦夕如處堂燕雀而君獨鰓
鰓然以爲憂乃與子商避亂之處相地於陽城之湖
結茅於任陽之澤欲如古人躬耕南陽以待天下之
清癸未秋子計偕歸爲君述天變之可畏時事之不
可爲而君益無意當世矣甲申以後予行遯荒野君
羈迹城中子所居蔚村有七十二蓮花潭倣昔人蓮
社以招隱者君與王君石隱輩歲一入社託情詩酒
聊相娛樂然仰天而思則又未嘗不繼之以悲歎不
知造物者終寘我輩於何等也己丑元夕予以崑山
諸君合甫之意請君入村講易其秋八月予赴常熟
毛君子晉之館君偕冀王陸君輩以詩送別於毛家
市庚寅家君年七十君與滇南文介石先生偕過汲
古閣爲家君壽先生登座講仁壽書義君實相之甲
午元夕先生入村講鄉約君賦詩紀事有片刻羲皇
之語蓋其時江海冶兵征調煩急故不覺其見於詞
者如此丙申春君以書招予於郁君儀臣之靜觀樓
爲其門弟子講學予乃以白鹿洞規敷陳大義在座
者三州邑百有餘人天微雪忘其爲寒也丁酉學使

者西山張公駐車吾州卑禮聘君俾卽其家輯周程
張朱五子之語錄覽其思辨錄歎爲內聖外王之學
欲刊布學宮而不果辛丑毛君如石令安義乃捐俸
授梓以成其志如石之之官也以君行比至則明政
刑正風俗鉏奸宄君相助之力居多子時亦在楚中
爲登善校士君寓詩曰廿年學道共艱辛一夕風塵
盡隱淪何意鵝湖登座客半爲蓮幕捉刀人蓋傷之
也乙巳丙午君講易武進著性善圖說而發明以周
子太極圖又著月道分野諸說以啟後學之仰觀俯
察者丁未斟酌古今作宗祭禮己酉館於丹陽荆氏

從游者日益眾辛亥冬大中丞巡撫馬公聞君賢聘爲公子師閒諮以江南利病君知無不言公愛君甚禮貌極隆而不意未及一月一病不可起矣嗚呼痛哉君所著書切實而易曉者莫如思辨錄文煩不具載載其大略於此其論小學曰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小學教人由之大學教人知之然古者人心質樸風俗淳厚今則違不如古子弟五六歲已多知誘物化者矣又二年而入學不已晚乎今之入小學者當自五六歲始而文公所集不便誦讀宜倣朋道之意擇曲禮幼儀之可行者編成一書節爲韻語

俾之即讀即教如頭容直即教之以如何爲直手容恭即教之以如何爲恭更宜斟酌古今輯冠昏賓祭鄉飲鄉射諸禮爲禮書文廟樂舞及宴飲升歌諸儀爲樂書俾童子數歲時暇日聚於一所而教習之如古人舞勺舞象之類則可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矣其論大學曰三代以上學出於一三代以下學散爲百自孔子沒而爲楊爲墨爲申韓爲黃老馴至後世而爲詞章爲訓詁爲功名爲禪乏而學大壞矣且不特異學壞正學即正學有無限分門樹幟陽順陰違爲正學之蠹者不可不辨又曰人欲學道必先求師師之所在以道不以齒孔門七十子之中顏路少孔子六歲伊川游太學呂希哲與伊川鄰齋首以師禮事之董蘿石長於陽明不惜北面必如是而後謂之學道今世之師淳屠氏者不論年齒貴賤獨於吾儒則不然何也其論居敬曰讀四書五經古人無時無事不言天今人多不言天而專言敬何以震醒學者昏聵偷惰之志耶其論格物致知曰格物當從身心性命三綱五常日用飲食切近者格之其餘萬事萬物自然貫通若先於一草一木上理會則其起念已與身心間隔矣此陽明庭前竹樹之說子所不取其

論五經曰自漢唐以來尊經之士率取五經而表章之或添注疏或增論解無慮數十百家五經而外則以爲非聖人所定而忽之其有擬經續經者咸共非笑以爲得罪聖人此世儒尊經之過五經之外惟易爲不必續他若書與春秋即後世之史也春秋專紀事實書則兼載文章亦即後世古文之類詩即後世之詩也禮即記三代之典禮後世帝王代起有一代則有一代之制作禮未嘗無也世儒之言曰後世之詩文豈能如三代之詩文後世之禮豈能如三代之禮不知即三代之典禮文章亦非言言可法者如書

之呂刑文侯之命詩之鄭衛諸篇禮則三代互有得失聖人刪定筆削亦但取其有關於世者存之以俟讀者自辨其得失耳豈以爲此五書者自吾刪定筆削而外遂無一言一字可繼之而起者乎予有詩鑑書鑑二書書鑑取文之有關於興衰治亂者詩鑑取詩之有合於興觀羣怨者後爲論斷以竊附於孔氏詩書之義雖不免於君子之譏然其志固願附於聖人之徒也其論藏書曰亂世書籍多燬於兵火因念藏書之法學士大夫其力不足以博及而垂久能博及而垂久者其惟天子乎然天子至易代而力亦窮

矣有一法焉藉天子之力而不煩天子之守可傳之千萬世而無弊則惟藏之孔氏孔氏自周以來一王興則一王尊信而盜賊強暴未嘗敢犯誠使王者於鄒魯之間擇名勝地爲藏書之所區別羣書分爲數類類建一樓樓置一司擇孔氏之賢者爲之又擇其最賢者爲之長使之掌收藏暴曬補綴之任授之以祿歲上其書之數於朝三歲則天子遣官視之而行其賞罰如是則雖有水火刀兵盜賊變革之事於藏書無與矣且不特鄒魯凡天下郡邑名山皆當相擇勝地廣置書籍聘先代聖賢之後優其廩餼主其事

久之則習以成風詩書日盛道義日尊今吾儒不能而顧使釋氏得之是以其徒日繁而其書日多不至宵天下而化爲釋氏者幾希其論誠意曰大意誠小意亦當誠以小誠爲無益而弗爲以小不誠爲無傷而弗去譬猶千尋之木或折於徑寸之蠢萬斛之舟或沈於一線之隙其論正心曰去惡念易去邪念難去邪念易去雜念難愈微則愈不覺尤當於微處著力其論修身曰言動之失較視聽之失更甚視聽之失在心在心尚微可以挽回言動之失在事在事則著不可救療故君子尤兢兢於言行其論齊家曰冬

温夏清昏定晨省孝之小者也讀書學道使其親爲聖賢之親孝之大者也舜稱大孝在德爲聖人而已又云朋友者人之兄弟兄弟者天之朋友少同游長同學使兄弟一心一德何樂如之又曰家有妻猶國之有相治天下以擇相爲本治家以刑于寡妻爲本又曰教家之道在敬祖宗敬祖宗在修祭法祭法立在家禮行家禮行則百事舉矣又曰古人最重宗子家之有宗猶國之有君卿軍之有將帥宗者統也主也有宗則治無宗則亂其論治法曰理學當一貫經濟亦當一貫理學不知一貫則腐拳之忠申生之孝

也經濟不知一貫則勤於事上者不知恤民專於恤民者不知事上哀貧窮則抑富戶杜干謁則絕搢紳惠而費勞而怨者多矣其論用人曰吏部雖有用人之權然須有職要之法如方面大吏及州縣正官此吏部之所當擇也至於州縣之佐貳與夫師儒之職則聽州縣自行辟召可矣今則一命之微必由銓部總覽既廣賢否豈能盡知所謂求其大治必至於大亂也又曰人才難得善用人者審其才之所宜授之以職而終身任之使竭其才以唐虞之際而止此五人此人才之難得也以五臣之聖而各專一事此人

才之各有所宜也且專一事而終身不易此任之而竭其才也今治不及唐虞而三歲試士多至四百則人才何其多聖不及五臣而吏戶兵刑無所不堪則人才何其大歷官如傳舍且至暮去而動輒奏績又何其才之易竭也又曰曾祿二字其用不同用人當以曾賞人當以祿曾者量才而授者也其人才堪兵則授之以兵才堪戶則授之以戶此如董役者其人善木則使爲木其人善土則使爲土用各有所宜也祿者量工而授者也其人而於兵有功則於兵加俸其人而於戶有功則於戶加俸此如善木者加以木工之厚餼善土者加以土工之厚餼報各有所稱也今之用人者其人有功於兵則陞之爲戶有功於戶則陞之爲吏此如工之善土者賞之使爲木善木者賞之使爲鐵爲銀也豈不大可笑哉其論治水曰西北治水大要在黃河導黃河入海則西北之水患息矣東南治水大要在震澤導震澤入海則東南之水患息矣其論賦役曰舊制賦役有二冊一曰黃冊以戶爲母以田爲子凡定徭役徵賦稅則用之一曰魚鱗冊以田爲母以戶爲子凡分號數稽四至則用之向來通行法久玩生弊且百出今莫若廢黃冊專用

魚鱗冊而用坐圖完糧之說此海忠介之所欲爲者也又曰田畝重賦則人爭隱漏以逃賦欲增田畝莫如薄賦李翺曰人知重賦之可以得財而不知輕斂之得財愈多也丁曰徭重則人爭隱漏以避役欲增丁口無如輕徭馬貴與曰唐謂之徵愈增戶口之數愈減也二公可謂知本矣其論漕運曰江南歲漕五百萬石若無良法救之萬世之病也思得一策莫若用洪泰開屯法凡圻輔之地及山東西九邊各塞或募徽商或召土著或謫貧官污吏給與閒田永不起科聽其以意號召農人有能墾五百頃者或復其

官或榮其身三十年後地有餘粟歲漕可罷其論封建曰封建郡縣皆有得失封建之得在於分數明事權一歷久禮樂刑政無掣肘之患其失在於子孫世守賞罰難行公族蔓延疏遠之賢不得進用郡縣之得在於力小易制無尾大之患得其人則易治非其人則易去其失在於防制太密權位太輕遷轉太數小人得售其奸君子不得行其志故封建之弊在太強每壞於分爭郡縣之弊在太弱每失於盜賊善治天下者當去兩短集兩長循今郡縣之制復古諸侯之爵重其事權寬其防制久其祿位有封建之實無

封建之名有封建之利無封建之害其庶幾乎其論郊祀曰南北郊分祀非禮也古者郊祭止祭昊天上帝其餘社稷山川百神皆從祀耳萬物本乎天魏莊渠謂除不得與陽抗是也書云類於上帝禋於六宗望於山川徧於羣神而春秋所書亦云乃不郊猶三望則知周禮大約與唐虞同祭地在祭天中矣其論從祀曰聖廟從祀自七十子外皆當分爲四科選古今卓犖奇偉第一流人物如黃憲文中子德行也張艮李泌言語也孔明房杜韓范司馬政事也遷固李杜韓柳歐蘇文學也皆當入從祀之列周程張朱其

功不在孟子下尤當配享者後人不知此義概以伏生申公歐陽高夏侯勝之徒當之而有功業德行者反不得與是以吾夫子爲一經生而哀集後世無用之老儒以爲衣鉢此其失非細也又曰凡古來節義名臣如闕羽顏眞卿張巡岳飛皆當在德行之列小儒不知而二氏反得竊之以惑衆在二氏未免爲援儒入墨在吾儒未免推而遠之矣其論樂律曰孔子正樂云雅頌各得其所雅頌詩詞也詩詞得所則樂正矣學士大夫不正樂於詩詞而欲致力於聲音求之不可依據之器且不知竭其耳力而徒爭於纍黍

斛尺以較論夫長短容受所以本末倒置而反爲伶人賤工所笑也君之立論其多發前人之未發者蓋如此君又善爲詩歌有漢唐之遺音其遇亂有感遇詩而近日則有梅花歎芍藥歎諸作以傷物變有庚戌大水歌以志天災皆可備國風陳太史不徒如世之以風雲月露爲工者也總計君所著書共若干卷君既沒其門弟子欲效古人私謚以易其名請於予予曰私謚非禮也然古人嘗用之乃援方正學先生之例以君嘗以尊道名其堂卽以尊道謚之庶使君爲可受皆曰然遂相與謚之曰尊道先生嗚呼讀君

之書可以知君之學觀君之志可以見君之才而惜乎生不遇時載之空言不能施之行事至於沒身蓬蒿齎恨以死亦足悲矣然尚有不死如子者爲君狀其言行而又有聖傳爲之誄元恭爲之輓歌以永君之存君亦可以無恨於地下矣乎執友陳瑚謹狀

顯考文學崇祀鄉賢門人私謚文潛先生桴亭府君行實

府君諱世儀字道威號剛齋晚號桴亭謚文潛世稱爲桴亭先生天姿卓絕讀書數行俱下終身不忘年十二能詩歌大父命題百鳥朝鳳圖應聲曰獨向高岡擇木棲更無鴟鷺與相齊一聲叫徹虞廷日四海鴟鴞不敢啀大父深器之七歲知大母產已而亡矢

長齋以報年十三隨大父館東明顧公家公見府君賦體羸弱勸之茹葷乃哀號大慟而止年十七北闈温如陳先生爲童子師其長君言夏有文譽遂定交約聖傳盛先生數輩爲文會立科條設監史嚴賞罰雖課舉業必以道義相砥礪寖如也壬申季冬學使者甘公歲試入郡學讀書之暇閒爲詩古文辭詩追漢魏文以唐宋爲歸時天下已多故乃同言夏暨玉汝夏先生師事石敬巖將軍習武藝不一年盡得其術即留心軍旅作八陣發明縱論得失謂蔡西山李筌王慈湖輩諸圖說徒務飾觀惟戚南塘爲鴛鴦陣法稍得古人遺意故於諸家原圖原說之後各附論正以發明之甲戌先大父得中風疾府君震駭不知所自口爲餔食廁牖必親侍臥起者幾五載其年秋奉行袁了凡功過格冬會晤虞九江先生之珠樹堂簪鐙劇談感慨交集相約爲體用之學府君倣了凡意作格致編以明年丁丑崇禎十年元日爲始里人遂有陳陸江盛四君子之稱著思辨錄通共口口卷今所刻者十之口又有宋撫軍續刻其板帶歸中州故隻字祇傳鈔本以大學格致誠正修齊治平

爲則而天文地理河渠兵法封建井田學校亦無不論列戊寅大父即世府君哀慟欲絕勺漿不進口者三日踴踊哀泣寢苫枕由上膳必親卒哭後別室異寢不與宴會惟輒先大父遺書遺事有居喪日記一册常置左右以自警三年如一日己卯夏府君講學淮雲寺立講規六條罰規六條蓋將驗諸躬行以爲作聖之基也庚辰又得王登善曹尊素諸先生講學於蔣棗山房定歲會月會旬會時會之禮復改立全規畫考德課業講論記誦經義治事問答游泳凡八科更立約法十章又有齋戒之條十則立紀事之法

十則皆嚴憚以從事畏敬以奉行久而弗渝肅如也是歲大旱禾稼盡槁府君知飢由荒起乃與鑑明王先生相約爲避地計擬卜居陽城之濱作避地三策辛巳大饑人相食道路傴仆者相望府君見之惻然乃約同志數人爲同善會日聚銀米散飢民全活無算有鄰居某者貸府君金子母不能償還其券尋以飢死復爲之具棺殮府君陰行善事類如此秋作常平權法及救荒五議上之當事時州之賢父母四明錢希聲先生暨南郭張受先先生皆以府君爲經濟才有所言未嘗不見信也甲申夏江全塞吳中復大

旱民病於漕父老欲改折而南郭先生難之府君爲細詢先生曰子言良是遂入郡與部曹言竟得折三分皆府君力也是秋安撫祁公滋蘇郡南郭以府君有匡濟才上姓名於當事府君以老母在固辭之乙酉夏同鑑明石隱兩先生移居任陽結讀書社時姚江史子虛先生徒步顧問設講席於南郭齋聽講者五十餘人行謁聖禮羣揖府君登座講論竟日莫不歎服戊亥之交府君以斯文一脈世道人心所繫偕二三友人仍務舊學著詩鑑一書以人取詩以詩取事每篇之首採史傳爲序各附小論不合於三百篇之旨者不錄也子丑兩歲復爲考德課業之會講學於石隱先生之斯友堂門弟子請紀其事府君以古人成法反覆勸勉以勵諸子因以自勵舉乾之九三君子進德修業爲體用兼著之本諸子皆奮起庚寅春亭畔產靈芝大如盤高徑尺府君曰孔子見幽谷衆蘭喟然作操芝非蘭傳當與商山諸君子結世外之知而已因作採芝歌見者咸謂府君仁孝積學所致辛卯浙中屠閻伯陸氷修諸先生見思辨錄以爲千載絕學曰斐江今之河汾也扁舟過訪留連浹夕壬辰閩中林衡者先生來吾斐朝夕過從匝月而去

後未中興化王峯海虞吳門暨城瀛洲諸理學先生郵筒往還大約以濂洛眞傳紫陽正派興起絕學體用合一互相商榷癸巳春二月如皐吳白耳先生自廣陵涉大江攜二子來受業將行府君同諸先生洎門下士百有餘人會餞於東岡（即王氏之東園）府君有講義白耳先生有會語諸先生有詩歌崑邑歸元恭先生名重海內得思辨錄讀之降心俯首欲修弟子禮府君固辭乃敘兄弟甲午乙未及門諸子擇論學書之至要者輯之顏曰論學酬答三韓林九白公治斐爲弁其首而梓之丙申白公延府君講學明倫堂學博

湯調甫先生造廬請教丁酉積潦稽天太湖水漲議
落婁江白公延府君商之爲陳十二事於按君不聽
乃同顧殷重先生商銷圩開挑之法於役之日合境
響應更作開河條件十六則以移崑嘉兩邑搢紳輿
情允洽萬丈之河成於旬日所以白公謝書有兄翁
一紙之力直賢於十萬師之語季冬西山張文宗視
學三吳諮訪博學之士共商經籍書幣來聘府君以
末疾未愈肅啓謝之越日書復至白侯聞之謂府君
曰諸生門下士也彼以道義來我以道義往纂修經
史安可復辭因治裝就道至則殷勤握手歡如故交

出周程張朱朱五子語錄曰五子書數百卷學者窮
年觀之皓首而不得其指歸今欲頒示學宮君其爲
我輯之府君曰自丁丑學道以來授徒著述無求於
世謬膺台召不敢不前自揣疏陋不能當此大任遂
辭歸戊戌春正文宗載書籍備儀禮俾學師躬齎至
門府君乃約門弟子拔五子之粹而輯之語錄類要
皆有序論發凡緒言或問共百有餘條復爲正學篇
以示學者書凡三百餘卷删存六十卷不二月告竣
文宗曰五子之書得以復闢於今日者吾子之賜也
見府君思辨錄欲刊布學宮未果詢府君先世知五
世諸生理學相承遂有五世眞儒之旌蘇松副憲宮
公遺書延訪有理學名家之旌府君在澄江孔公蓼
園爲至聖六十六世孫長府君五歲沙子介臣劉子
幽斯曹子頌嘉皆一邑名宿咸曰某等學業未建每
欲就正四方無所依歸今願北面承教肅簡趨門執
弟子禮因述杏江邢先生年八十有一生平不欺暗
室學以居敬窮理爲本讀先生論學書欲拜門下言
未畢忽聞屐齒甚喧有老人呻吟聲則杏江衝雨令
其子扶掖而至投刺稱門下弟子堅欲下拜府君辭
甚力杏江執不已讓府君居右揖畢喘吁不能語旁

有樹扶之坐少閒乃蹴然起拱手向府君曰弟子所
以服膺老師者不特朝聞夕死之意蓋有夙願自世
風之去吾儒而趨二氏也無論搢紳長者見僧徒則
拜道流則拜於吾儒則偃蹇倣睨堅不肯屈弟子生
平自誓當吾世而有程朱雖耄必拜受業爲天下倡
今先生眞吾師敢不拜復下樹府君急止之時杏江
年長以倍府君答簡猶稱晚生也閱數日杏江復至
執贄而見肅衣冠而拜曰不如此不足以見吾心府
君曰二氏之學不序長幼不拜其父母若吾儒則禮
義由賢者出何可紊也杏江曰聞道先乎吾吾從而

師之韓子言之矣先生雖固謙弟子敢易初心乎在坐皆曰不可卻卒定師弟子之稱越月府君再至澄江杏江已寢疾至寢室杏江曰弟子荷延一息者師未至也今無憾矣是夕及時玉峯陳子凱侯錫山秦子霖君施子公烈毘陵龔子武仕徐子子威謹約數十人皆負笈恐後凱侯長府君二十餘年耄而好學不減衛武一時謂杏江凱侯即董公蘿石不能專美於前矣是夏府君養痾惠山謁道南祠見書院榛蕪碑亭圮毀進言文宗文宗捐俸三百金鳩工庀材不二月煥然鼎新邵氏嗣孫大棟給奉祀文宗游惠山

登臥雲堂略去苛禮爲率眞會出所著太極歌分析辨論府君有臥雲堂會語記庚子八月錫山高彙旃先生迎府君講學東林遊泰山祠謂邑有孝子當附祀於此壁間書其行實望日謁聖東林設皋比請府君講端文忠憲二先生學術本末毘陵馬一龐升書楊爾京諸先生邀講太極圖說西銘達孝章辛丑如石毛先生令安義約府君偕行至縣爲詢利弊嚴防守設支更角支更法招流亡慫服詩革船戶汰馬價清錢穀造倉厥稽逃戶查越站禁鬧房請賭博鋤姦蠹王寅秋府君游白鹿洞時當秋祭肅誠晉謁尋至五老峯游雲居登滕王閣梅嶺弔旌陽舊址甲辰衢州葉靜遠先生至講論浹月乙巳復講學毘陵時通翰教辨難者則爲保定之刁蒙吉山西之張芑山嶺州之盧僧石睢甯之馬瑩功山陽之左青城焉時廢八股策論取士諸及門請講天文地志經濟諸書府君作七政辨月道疏月道辨山河雨戒雲漢升沈兩圖分野諸說冬日作宗祭禮四卷以上俱已刻 斟酌變通分爲

大母曰吾之撫育提訓不異已出大父窀穸之日爲大母營生壙府君赴館詩曰八十高堂六十兒饕飧朝夕反難支臨歧欲別渾無語咽淚如珠不敢垂又曰五日征帆去路遙半爲負米半征徭公家若肯寬時日豈忍庭闈隔暮朝府君之事大母無異於本生也閒訃徒跣匍匐晝夜日不交睫身觸露霧馳五百里居喪哀毀茹蔬飡粥大母之慈府君之孝可謂兩至矣吳困賦役府君作浮糧攷上之得蠲荒稅緩預徵又作漕兌揭酒糧議吳淞婁江久塞大中丞馬公條議疏濬題捐帑金十四萬緻府君佐于公董其

事府君實左右之既成作洶河議決排說建閘議秋九月馬公祐具書幣聘府君爲公子師入幕後痛陳江南一切利弊甫兩月而病歸之日語言如故寔神養性不自知其病彌留時閉目不語終於正寢時壬子康熙十一年正月二十日辰刻也嗚呼痛哉不肖兄弟辟踊欲絕執友王石隱顧樊村陳確菴盛寒溪王周臣王芝廛諸先生玉峯歸元恭同里周孝逸兩盟叔率諸故人親戚及門下士撫棺痛哭聲達里門大中丞方伯暨州守四方會弔之士赴車填巷投贈詩文誄議府君天性孝友剛方耿介步趨先民不結權貴

不慕勢利不習時趨不畏強禦自少發憤以著書講學爲事大江南北古淛東西執經門下者幾數百人而通籍與年長於府君者十居二三爲計所著詩已刻者思辨錄前集二十二卷論學酬答四卷宗祭禮四卷手輯儒宗理要六十卷格致編一卷古文一卷性善圖說庚子東林講義雲漢升沈山河兩戒分野圖說月行九道等圖其未刻者思辨錄後集二十二卷易說初編四卷詩鑑六卷書鑑一卷春秋討論二卷四書講義四卷八陣發明六卷治通一卷城守輯略一卷性理纂要四卷道統上下論一卷治鄉三約一卷五議一卷甲申臆議一卷鄉國紀變一卷常平權法一卷桑梓五防一卷避地三策一卷支更法一卷制科議一卷東岡會餞上下兩卷婁江議一卷二十法一卷讀書隨筆三代規模富強策紀事紀聞家薦約略酒兌議前輩風流淮雲問答蒔藥山房問答四六啓牘酒兌議喪中雜錄講學全規節韻幼儀各一卷婁江圖說洶河建閘決排諸議共一卷浮糧攷荒揭漕贈說漕議八款共一卷續論學酬答四卷江西文移十卷講學紀事兩卷世系兩卷剛齋日記五卷簡易活人方兩卷詩文稿若干卷皆藏於家今無幾矣

既歿門人請謚援古人私謚之例於是四方同學及門下士相與謚曰文潛以先生之學貫徹三才內聖外王足以當之然終老邱園潛德弗耀在易乾之初九潛龍勿用孔子曰潛之爲言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無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潛之時義大矣哉謚曰文潛洵稱允協嗚呼人子於親之歿思其飲食思其居處思其笑貌況平日之言行足垂古今矣忍忘棄泯滅使潛德弗耀用是略陳實行蓋未盡先府君之萬一也嗚呼痛哉府君生於明萬歷辛亥七月三十日歿於今康熙壬子正月二十日享年六十有

二配楊氏庠生日新公女生男三允純州庠生蚤卒
娶顧氏給諫惺庵公曾孫女天一公女次卽不肖州
庠生娶顧氏繼娶孫氏孝廉季衡公女次允成庠名
兆熊州庠生娶顧氏天一公幼女不肖允正謹述

桴亭先生行狀行實一卷終　後學顧彥龍敬校

習齋先生年譜

凡例

一顏先生年譜甲辰三月以前本之先生述錄稿及塘所傳聞以後皆採先生日記然日記共七十餘帙每歲日記不下七八十葉嘉言卓行不可勝收又塘守先生省減謁覽之戒修年譜起乙酉六月二十有五日訖甲申八月十有二日除應他事外一日務完一歲則其涉猥而錄出者略亦甚矣故每言如石再爲修譜者將其日記節錄尚可得五六編編各不同皆可傳世亦一快也

一二帝三王之道至孔子而集其成然秦火以後興衰劃然一分漢唐之士抱殘守缺宋明之士僞襲僧纂而堅道幾委于地突先生崛起而尋墜緒全體大用煥然重明天心世道所關非眇有志者詳諦之可以興矣

一孔子不可得而見突然予以爲孔子生知安行如魯論鄉黨所載人或尚疑高遠以爲非中材可以步趨先生年譜日日改過時時省躬雖愚柔觀之亦不可託言自諉也誠爲後人作聖模範且講道透快剖陳世故剴切修己治人之方皆具於是

一先生平居教學每歎先儒伐異黨同虛學欺世一次河北諸儒爲孫徵君祝壽王五公先生代先生作一詩後先生以書規曰祝徵君鄙意也但某不如而代爲吟詠則非立誠之道矣其嚴如此故今譜先生功過並錄一字不爲鍛飾以守先生之教也王崑繩規我曰詞藻非述尊者體可易而婉之予曰謹受教然終無曲隱者

一先生交游論定者各附小傳或謂先生年譜不宜傳他人然先生會友輔仁之學見於是焉故蒐賢勿削

一是編成王子崑繩司之實神不逮然終愧識淺學謏不足寫狀先生或由信

鳴訂者萬乞無吝金玉

丁亥七月李塨識

門人李塨纂
王源訂

明崇禎八年乙亥三月十一日卯時先生生

先生姓顏諱元字渾然號習齋父諱昺博野縣北楊村人蠡縣劉村朱翁九疇養爲子遂姓朱爲蠡人妻王氏孕先生十有四月鄉人望其宅有氣如麟忽如鳳遂產先生啼聲甚高七日能翻身適園登井因乳名曰園兒　數月後母猶抱一乳乳缺朱嫗抱乞媚鄰嫗不得則與朱翁嚼菜肉胡麻薄餅交哺之　先生頂圓後一凹髮少年甚長晚歲尺許面方脥少紅白色晚蒼赤隱白顴微峙準方正而鉅孔有毫睛黑白分中年病目上瘡左目遂眇然卒視之若目睛如故者左眉下瘡痕如橫小棗核眉晚出毫三五耳有輪郭珠

垂額豐博橫有紋天庭一凹大指頂口方正有髭豐下鬚約四寸左右脅五六株兩輔各一志生毫二寸餘身五尺胖白手紋生字掌紅潤舌有文曰中足蟬翅文良佹其言中行潔之象乎　朱翁號盛軒有才智少爲吏得上官意迨桑變偕衰守蠡城及劉村有功妻劉氏無出　父晏形貌豐厚性朴誠篤力過人愛與人較跌善植樹

丙子二歲

丁丑三歲

戊寅四歲

冬畿內警兵至蠡先生父不安於朱遂隨去關東時年二十有二自此音耗絕

己卯五歲

朱翁爲兵備道衙官修居入蠡城

庚辰六歲

崇禎十三年歲內人相食　朱翁納側室楊氏

辛巳七歲

朱翁爲先生訂張氏女爲室女長先生一歲搏野王家莊李方洞女因亂棄野蠡人張宏文收爲女至是宏文爲道標巡捕官故聯姻

壬午八歲

就外傅吳洞雲學洞雲名持明能騎射劍戟慨明季國事日墜潛心百戰神機參以己意條類攻戰守事宜二帙時不能用以醫隱又長術數多奇中蓋先生之學自幼養時即不同也

癸未九歲

朱翁日以錢給先生令買餅餌先生俱易筆

甲申十歲

三月賊李自成陷京師烈皇帝殉社稷五月　大清兵入是爲順治元年先生嘗言曾戴蓋殘首巾二頂明之服色也

乙酉十一歲

始學時文　朱翁側室楊氏生子兒

丙戌十二歲

吳師洞雲納婢生子妻棄之櫪下先生連血胞抱至家告朱媼劉乳之吳妻怒捶其婢婢逃復道之朱家匿之乃緩頰洞雲夫妻卒還養子遂成立然終以吳妻忿怒不得從吳遊矣　母王氏改適

丁亥十三歲

盜生員將關拘明戶部主事蔣範化子也以衆入城殺知縣孔養秀稱大明中興元年陳鎮峽先生避之博野關拘束略河間衆收還去乃還里　從庠生賈金玉學

戊子十四歲

習寇氏丹法遂學運氣術　見序好書知魏闕之禍忽然累日夜恨不手刃之

己丑十五歲

娶妻不近學仙也

庚寅十六歲

知仙不可學乃諸拳誓遂吮內又有比匪之傷習染輕薄　朱翁爲先生謀贖入庠先生哭不食曰寧爲貢白丁不作假秀才乃止縣試策問弭盜安民

先生對略曰淫邪惰肆身之盜也五官百骸身之民也弭之者在心君心主靜正則淫邪惰肆不侵而四體自康和突亂臣賊子國之盜也士農工賈國之民也弭之者在皇極皇建其極則亂賊靖息而兩間熙皞矣縣尊客孫明明大奇之試四書文亦異迎見如上賓騎過轅下　朱媼之母王氏患瘡先生日爲拭血穢不倦後卒祭其墓者二十年

辛卯十七歲

浮薄酣歌如故　冬會友夜讀書二三過輒不忘

壬辰十八歲

習染猶故也然无外欲雖邪媚來誘輒嫉拒之

癸巳十九歲

從賈端惠先生學習染頓洗而朱翁以訟遁先生被繫瞰作文倍佳端惠喜曰是子患難不能亂豈凡人乎一日役縲之行遇妓指不顧役曰此而敢所嬖者盍求之解先生笑不答大書其前室曰養浩堂未幾入庠諱邦良訟解因思父悲不自勝　端惠名珍字盤什蠡庠生幼有文名長莊慤厭蠡城紛囂棲西北野從而居者甘家因名甘家莊攝邑篆劉公講見不往懸扁餽儀以致之亦不往及釋任去乃往謝一姻屬捕廳有訟艱包茆曰聞汝賈文學媚也持渠喪字來即免端惠笑曰必令媚有進焉貨之財耳字不可得也禁及門結社酣歌及子弟私通饋遺先生遏其教改力改前非及卒先生爲持心喪五月私謚曰端惠先生

甲午二十歲

訟後家落告朱翁曰時舉招延搆會從之喪品不從媒鬻且貧不能搆城費不如旋鄉居翁遂返鄉以年邁日貲盡貴之先生先生身任之耕田灌園勞

苦泮碉初食餼稍如疾瘧後廿之體益豐見者不以爲貧也與鄉人朱參兩彭恒齋趙太若散逸翁父子友　參兩名湛端蓮上也　恒齋名士奇頗有學先生嘗與究天象地理及兵略初負笈高尚後技癢以拔貢康熙四年授長洲令厲禁婦女遊虎邱欲有爲務累繁劇失官卒　太若少學問臨直先生每謂其能攻己過也而友之　散逸翁姓彭名之炳能詩字善飲爲莊老學子通亦如之更工琴雖極貧困夷然無累也炳弟之燦甲申後棄家出南遊蘇門孟順治戊戌謂孫徵君高薦辭曰吾不願生突遂坐餓死於百泉之嘯臺

乙未二十一歲

閱通鑑忘寢食遂棄舉業謝入文社應歲試取悅老親而已

丙申二十二歲

元日望東北四拜父大哭慟作望東賦　以貧爲養老計學書

丁酉二十三歲

見七家兵書悅之遂學兵法究戰守機宜嘗徹夜不寐技擊亦學焉源按宋儒不知兵以橫渠之才一講兵法即爲范公所斥其屈於遼夏厚於金元不亦宜乎先生初學未幾即學兵法此所以遠邁宋儒直追三代經世之學也

戊戌二十四歲

始開家塾訓子弟王之佐彭好古朱體三從遊　名其齋曰思古自號思古人謂治不法三代終苟道也舉井田封建學校鄉舉里選弓賦陣法作王道論後更名存治編　好古父通號雪翁以往來孫徵君才文孝間也時作道學語先生問之乃以薛文清王文成蔡文莊指要及陸王要語復言孫才行踐先生深喜陸王手抄要語一册　漸爲人治疾

己亥二十五歲

三月初六日將之易州歲試生子名之曰赴考　抵易訪王五修於山館訂交五修名之徵保定新安人孫徵君高足安貧志道自號苹槃子　作大盒歌略曰盒誠大兮誠大盒大盒中兮生意多此中釀成盤古味此中翻爲叔季波興亡多少藏盒內高山拍掌上幾何此處就有開匣劍出脫匣外我要泼小盒歌畧曰盒誠小兮盒誠小小盒生意亦不少箇中錦繡萬年衣就裏佳爾千古飽如何捧定無失卻如何持盈御朽索忽而千里向誰覓返而求之惟孔老識得孔夷便是吾更何乾坤不熙曄嗚呼失不知哭得乃知矣

庚子二十六歲

得性理大全觀之知周程張朱學旨屹然以道自任期於主敬存誠雖躬稼胼胝必乘閒靜坐人稚識笑之不恤也　一日宋翁怒不食三請不語大懼辟席待罪又祇請呵曰汝棄身家耶蓋聞人議先生不應秋試也謝曰即赴科考遂入京　寓白塔寺叔園有僧無退者大言曰念經化緣僧猶汝教免姑嘗財秀才參禪悟道僧猶汝教中舉會試秀才先生曰不然吾教中中舉會試秀才正是汝教念經化緣和尚吾教自有存心養性秀才僧又修持佛道先生曰只一件不好僧問之曰可恨不許有一婦人僧驚曰有一婦人更講何道先生曰無一婦人更講何道當日釋迦之父有一婦人生釋迦尤有汝教無退之父有一婦人生無退今日才與我有此一講若釋迦父與無退父無一婦人並釋迦無退無之矣今世又烏得佛教白塔寺上又焉得此一講乎僧默然類首踧曰復來先生迎謂之曰無退參禪悟道連日何輕出禪關也曰僧之制髮師即生父母參禪師即受業師今憫寮寺和尚某削髮師也將歸西矣貧無葬具力募竣事耳先生曰吾知汝不募緣久矣今乃爲即

生父母破戒非即孝親之意乎曰然僧紹與人因詰之曰紹興有父母否曰無有慕否曰有孰拜掃乎曰有兄先生曰即生父母尚多一即字遂破戒以盡孝眞父母宜何如乃舍其庶於數千里外而不省舍汝兄於數千里外而不弟此際不當一思歟僧俯首泣下長歎曰至此奈何曰未晚也足下年方富返而孝弟何難先生行後無退南歸　設教於西五夫村徐之琇從遊

辛丑二十七歲

先生晝勤農圃夜觀書史至夜分不忍舍又懼勞傷二念交爭久之嘗先吹燭乃釋卷　祈州刁非有以母壽託彭雪翁求詩先生因兩書問學俱有答書入祈拜謁得其所輯斯文正統歸立道統兼正位伏羲至周孔配位顏曾思孟周程程張邵朱外及先賢處醜　非有名包祈州人舉天啟丁卯鄉試嘗曰作時文不作古文者文不文作時人不作古人者人不人甲申聞變設

烈皇帝主於所居之順積樓晨朝夕哭臨聞命敦趣七書担之幾及雁蕩不仕孝母研程朱學蔚州魏敏果公象樞甚重之月送日記求正所居立益友齋朔望拜及卒江南高彙旃等公呈當道入主東林道南祠五公山人私謚曰文孝

壬寅二十八歲

時爲康熙元年與郭敬公汪魁楚等十五人結文社立社儀至日夙集社長焚香同拜孔子四起分班長東幼西北上再拜遂列坐各據所聞勸善規過或商質經史訖乃拈題爲文先生嘗言敬公端恪不面折過禮最嘗秘授一小封規失敬公搆文好步思先生或對眾有譏語輒遁謂曰願无伐善先生深投好爲子赴考聘其次女敬公名靖共盥庠生　通州任熙宇聞先生名寄書言道不外飲食男女應事接物之間惟在變化氣質力行不倦先生答

書云君抱蘊曹之才兼嘉孔孟之道以其長刀筆也然宇又書至曰凡舉人夫實即已身離道使之蹈下壞諫以蹈曹即道丈須史之離道先生展書踧然感佩每向人道之後復書至規先生進銳恐滋退速

癸卯二十九歲

朱翁及側室楊子見與先生日有間言先生不知其父非朱氏子第以爲翁溺少子耳奉翁命與朱媪劉別居東舍畜以南王滑村民田讓兒劉病劇先生禱神求假請跪伏怦仆忽聞空中聲若大鼓者六病頓愈日之酉舍事翁如常　作文社規勉會友共力學道　作求源歌示門人略曰六經註腳陸非詩只須一語是吾家甘史作鍼經作鍼誠敬梧桐勿間歇夫婦沙壞父屑泥滾滾源頭便作兹誠田萬頃均沾足滌濁污塵如洗垢小子勿寬言太遠試爲圖寒負一畚辛未年後先生追錄之識曰此與大小盒歌乃予參雜於

朱陸時所作也幾許虛憍幾許幻妄周程所謂孔顏樂處陸王所謂先立其大致良知與釋氏之洞照萬象自謂極樂世界者想皆以此也一追憶之堪嗟恨使當日而即死也豈不爲兩間妄誕之鬼哉堯舜周孔自有正途錄之以爲同病者醒而彼三途者亦不得以此誤人矣　聞王法乾焚帖括讀經投佛像於井居必衣冠率家衆朔望拜祖禰父母相其生母拜嫡母人曰嫡先生曰士皆如此嫡儒道幸矣馳書獎之後又聞法乾自稱眞武化身曰此則无輔而嫡突乃先逢信十二月齊戒三日廿六日往拜之　王子法乾名養粹蠡之北泗人少狂放十六歲入定州衛庠嘗以文事從先孝慤於會孝慤語以道迄年十九奮然曰不作聖非人也遂取所讀八股焚之誦五經依朱文公家禮行禮先生聞之納交爲日記十日一會考功過及後先生悟周孔正學王子終守程朱後亦移其說曰程朱固一家學問耳每會二人規

過精學聲色哲厲如臨子弟少頃和敬依然大約先生規王子厲聲而王子規先生以流離窮也初王子志聖學力於行習禮習射習舞退食輒令門人站班高聲歌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王子疎起拱聽乃退已運遭妻子襲心顏冷因嗜南華至謂孔學亦作有益於中人先生力攻之數年乃出生平以明理爲學自懺爲驗於非道事非道人收視靜坐不屑一睇也或盜其柴曰吾欲周之非柴盜也糧被竊人以告曰不我竊當誰竊者遭夜經妖忻然曰今乃得貧之益也懲家人不勤比皆力操作矣一驟死曰吾每念命奩牛或驚天乃驚驟而不驚牛幸也其善處拂逆類如此

甲辰二十歲

正月四日王法乾來答拜約十日一會會日焚香拜孔子四乃主東客西再拜主人正客座客一揖主人下同客揖客爲主人亦然乃就坐質學行勸善

規遇三月與王法乾爲日記先生序之曰月之十七日法乾王子謂予曰邇者易言意日記所言是非多少相見質之則不得易且多矣予曰豈惟言哉心之所思身之所行俱逐日逐時記之心自不得一時放身自不得一時閒會日彼此交質切可以勉過可以懲王子喜於是爲日記　四月行家禮朔望隨祖拜先禰四拜祖父母四東向拜父四元旦冬至則六拜拜先聖孔子四拜炎帝黃帝四以行醫也日寅起掃先聖室掃祖母室恪定晨省指出告反面指經宿再拜五日以往四拜院亦自掃有事乃以僕代躬耕傳灌園劚蔬暇則靜坐五月定每日躬掃室令妻掃院晨昏安祖枕衾取送溺器冬炎衣夏扇進祖食必親必敬妻供祖母枕衾飲食終日不去衣冠讀書必端坐如古人面命朔望前一日齋戒勉力算慾　十五日起甚早行禮畢靜坐觀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覺和適修齊治平都在這裏源按宋儒靜坐

與二氏何殊先生當日原遵此學後乃能脫去窠臼直追孔孟正傳豈不異哉　柳下坐記曰思古人引僕控縣披棉褐耿麥里左僕樑獨坐柳下仰目青天和風冷然白雲聚散朗吟程子雲淡風輕之句不覺心泰神怡覺空載厚若天地與我外更無一物事微閉眸觀之濃葉蔽日如綠羅裹寶珠精光隱露蒼蠅繞飛聞其聲不見其形如踏虛廷蹋九韶奏也胸中容焉洞焉莫可狀喻孔子疏水曲肱顏子簞瓢陋巷不知作何心景今日或庶幾矣所愧學力未純一息不敬即一息不仁一息不仁即一息不如聖不如天以當前即是者如隔萬重矣吾心本體豈易見也哉雖然亦可謂時至焉矣一時之天與一日一月一歲之天有以異乎審克復之功如天之於穆不已豈不常如此時哉辛未復自錄而識之曰暑月被棉獸麥貧且勞矣猶能自娛不謂之窮措大徵長不可然即生許多妄想爲如許大言菩論宋儒之學如吹猪

膀胱以吵小爲虛大追錄之自慙自訟也塔以爲此謂況也而宋儒誤以爲吾心之仁體舉之誠敬所謂主一無適澈落誠明之名此也是指鹿爲馬矣存養遂岐於異端矣豈祇虛大哉　約王法乾訪孫徵君以事不果徵君名奇逢號鍾元容城人成童即交定與鹿忠節公善纖道義氣節共淬礪十七歲舉鄉試居憂廬於墓時左光斗魏大中周順昌爲魏璫所陷下獄徵君與鹿忠節公父正張果中藏匿其子弟醵金謀完擬贓時稱三烈士鼎革後移居輝縣之夏峯鹿忠節公夙與徵君講學宗姚江及後徵君過東昌訪張司空鳳翔鳳翔主晦庵徵君遂著論調和朱王而接人樂易道最甚廣兼以氣誼鼓舞天下故從遊者甚衆明清間徵聘者衆次皆不就天下稱之曰孫徵君云　六月與王法乾纂漁補應對進退儀注作勺詩舞節按勺詩舞節塔從學時先生以儀節未備亡其稿塔後輯勺歌舞儀具小學稽業　時往

隨東村看嫁母夜聞風雷必起坐食必祭　閏六月朔望偕妻行禮已而夫妻行禮身南面起拜再妻北面不起拜四　八月九日欲視非禮忽醒遂止往耕田行甚敬　日雞鳴夙興　二十二日妻不敬愧無刑于之道自訓跪朱媼命起妻亦悔過乃起　自勘過易怒多言　九月三日晚坐側覺即正坐又蹤履行覺即納　定日功若遇事寧缺讀書勿缺靜坐與抄家禮並靜坐爲存養之要家禮爲躬行之急也　朱翁疾禱於醫神先禰自此時病藥餌服食竭力將以敬　同王法乾訪五公山人問學五公山人王姓諱餘佑字介祺保定新城人父行昆弟皆宦於明少有才譽長念明季多故乃讀孫吳書散萬金產結士甲申聞寇據京師遂從父延善及從兄餘恪弟餘嚴雄縣馬于等起兵討賊破雄縣新城容城誅其僞官已而賊敗　洎師入裳散歸居五公山雙峰每登峯頂慷慨悲歌泣數行下益博讀書尤邃

於翰鈐齋集廿一史兵略爲此書十卷曰兵行先知所向曰兵進必有奇道曰遇敵以決戰爲先曰出奇設伏曰招降曰攻取必於要害曰據守必審形勝曰立制在有規模曰兵聚必資屯田曰克敵在無欲速又著通鑑獨觀工詩字浩氣清風見者傾倒　入蘇城晤張鵬舉文升與論通鑑勉以實修於內勿尚發露　內子歸寧返塾失銀花問曰反面禮行否朱媼云失銀花不慳何行曰失銀花小事速廢禮大得失當何如命行之　書范益謙七不言及正蒙數語於記額一不言朝廷利害邊報差除二不言州縣官員長短得失三不言衆人所作過惡四不言仕進官職趨時附勢五不言財利多少厚貧求富六不言淫媟戲嫚女色七不言求覓人物干索酒食正蒙云言有教動有法聲有爲皆有得息有養瞬有存　思省察操存交濟爲功近譯操存不講省察故多過　十一月四日貽棉之五夫市騎至朱祖慕恐下不能上

不下心則不安下步至五夫乃知凡事心安勝於身安　十三日子赴考痘瘡甚猶强扶祖母及婁查禮不及下痊者以日易月服十二日染衣冠革緦麻履常功俱廢惟事親儀不廢　十四日寓告以文答曰自汝之稍有知也不曾人不與染兒顧吾妻弟三祝時與兒嬉輒引曰無然恐長者嗔自汝能執箸也遇我之貧蔬精者麵白者以奉祖祖母我夫妻食其粗黑汝孩赤當同老食汝每推取粗黑祖母强以分輒辭曰奶老況當食此自覺能舉止記憶也每晨午飯後至我前正面旁揖側立誦名數歌三遍認字三四句乃與我擎拳唱和歌三終又旁揖始退汝所欲爲者長吾即止所不願爲者順吾即起入人之家玩好不取餅果之賜辭而不受遺吾不德與叔異產少汝者寸草知私汝無分毫爲吾累未病一二日猶同三祝行禮於祖又至東院拜祖母且笑三祝不揖而叩傍鞠躬伏與以示之爾以六載之身於曾祖父母柳孝孫於父母稱順子嗚呼慟哉二十五日復常功　往北泗會塾風寒射面側跨驢上忽醒曰豈可因寒邪其身哉正之　以明歲元旦祭先聖先

盛二十一日戒二十八日齊朱媼率先生內子亦致齊三日

乙巳三十一歲

元日書一歲常儀功於日記首常儀常功逐年酌定詳後又書日記額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每月朔日書云操存涵養省察務相濟如環還皆改過必剛而速勿片刻蹉蹈　二月九日訪嶽父問學先生深慕先君子此後入蘇城嘗謁先子先子返鄉曾家堡塾去先生居伊邇不往報也先生同王法乾邀先子入會先子不往復法乾書曰有道之士文章皆秋實浮狂之士道德亦春華今足下與易直先生在朱時字結道義交以文會友以友輔仁愚知學問將大進矣氣質將大變矣英浮者其將渾融乎矯强者其將自然乎圭角者

其將沈潛乎愚於二賢之好學因而思顏子之好學何其當時後世莫有及也所以異於人者何哉子曰不遷怒不貳過又曰回也如愚或其所難及者即在如愚乎曰如愚不惟不見圭角亦聰明睿知之毫不露也即實學之曾子追而思之亦惟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曾子之得於顏子深哉承邀入會則愚不能一居家多故二騎乘不便三實腐學薄無能爲役謹辭又復先生問學書曰承下詢無可言必妄言之當渴賚沉潛煉至如愚光景則英姿不露浮俗全銷至此教孔子之無言可罕言可即終日言有何不可故孔子於時然後言不輕爲公叔文子信也至涵養之功務以誠篤而已又復書略曰人之相知貴相知心或易直至寒家不能相候或當往貴府不克必往此中有情理可諒也昕如君子之汪汪源按李先生諱明性字涵初號晦夫蔚縣人明季諸生事親孝日雞鳴趨堂下四拜

然後升堂問安親日五六食必手進疾侍湯藥潔拂厠牖夜則輾轉或痛嚏咳則問睡苦者何思何飲食比三月如一日妻馬氏亦篤孝相之無違親殁毀瘠遵古禮三年事兄如父兄嘗怒而嘗舉履提其面則愷恐柔色以請曰弟罪也兄胡爲爾氣得無損乎時年六十七矣初崇禎末天下大亂先生方弱冠與鄉人習射禦賊挾利刃大弓長箭騎生馬疾馳同輩無敵者甲申變後閒然強嗛足迹不履市閘念聖學以敬爲要顏其堂曰主一愼獨功甚密祭必齋盛服衣冠必整力行古禮讀書乏膏火則然條香映而誦晚年益好射時時率弟子值侯比緝目光箕張審固無虛發元旦設弧矢神位僊弓矢於傍酹酒祀之曰文武缺一豈道乎顏先生嘗謂生平父事者五人才文孝張石卿王五公張公儀與先生也及卒卒同人私謚之曰孝貞先生　作婦人常訓三章　嬪田即存心於擔步　夢自矢曰臨財勿忘義見義生可輕

一日耘禾下雜高昔工細繁欲已思嘗言學耐煩豈可任已便乎遂耘至半靜坐息片時耘終畦　王法乾將赴眞定先生贈之言曰千萬人中須知有己中正自持千萬人中不見有已和平與物又云良皆往祁常思如與賢弟對則少過大凡人每如諍友在前可無大失又曰人有一分意必心未化即不能保不爲伯鯀有一分財色心未去即不能保不爲桀紂有一分怨君父心即不能保不爲亂臣賊子　會友李貞吉達先君子候言及半止先生詰曰不曾言聿勿太露乎貞吉笑曰言君能直規友惜少一人直之先生因乞言郭敬公徐蠶生規儀器　思人不論過惡大小祇不認不是即終身眞小人更無變換一日閒客至行急心亦忙忽思急行耳心何必忙乃急步而緩心　王法乾批日記曰清剛所長也似涉粗暴言語明斷所長也似少簡約先生深納之　五月增常儀事親必柔聲下氣　六月赴試易州過朔

望望拜朱翁媼　七月訪張石卿問學石卿曰敬者德之聚所聚者何德誠者自成所成者何事仁而已仁須肫肫屯肉象也厚之至也石卿名羅喆保定府清苑人甲申城守死難吏部主事張羅彥之弟也於時棄諸生講學以仁爲主對乞丐如賓貧甚非賢友之周不受也卒後魏一鼇蓮陸立劉靜修等五賢祠祔食焉　王介祉來談經濟　自勗爲學調理性情甚難定每靜坐以十四事自省心無妄思敝口無妄言與耳無妄聽敝目無妄視足無妄走敝坐如尸敝立如齋敝事親愛而敬敝居家和而有禮敝啟蒙嚴而寬敝與人平而正敝對妻子如嚴賓敝讀書如對聖賢敝寫字端正敝　與王法乾言六藝惟樂無傳御非急用禮樂書數宜學者但窮經明理恐成無用學究塔按此時正學已露端倪矣蓋天啓之也　始教內子讀書　思敬則一身之氣皆上升聖人以禮治天下合乾坤共作一敬自然淑氣上臍位青

可參其所謂篤恭而天下平敝　集曾子言行　有所感思父悲怆　思所爲既已離俗居以渾本猶可容世而浮躁枝厲始於絕物終於殺身可不畏哉乃擬勿輕與人論理勿輕責人過非有志者勿與言學勿談已長　十一月晤先君子先子言冬日可愛者再先生曰敎我矣　十二月往見石卿石卿言性皆善而有偏全厚薄不同故曰相近義理即寓於氣質不可從宋儒分爲二又言天者理而已是溷語無極非是訪呂文輔文輔言四書朱註有支離者先生時宗程朱皆不然之問文輔天文文輔名申清苑人習天文六壬數講經濟

丙午三十二歲

正月定行見禮則式見災異民變則式式者騎據鞍而起在車憑軾而起思日記纔過不遺始爲不自欺雖閨室有疚不可記者亦必書隱過二字至

喜怒哀樂驗吾心者尤不可遺　二月王法乾謂曰李晦夫先生言吾子欠涵養且偏僻恐類王荊公先生曰某嘗謂如有用我者可謀誠參謀而不可以宰政總師亦自知耳　朱媼耳聾先生歎曰人子不早白盡至此雖欲柔聲下氣豈可得乎　定日記每時勘心純在則○純不在則×在差勝則○中白多黑少不在差多則黑多白少相當則黑白均　三月看紀效新書四月思學者自欺之患在於以能言者爲己得　勘靜坐心有所馳目便勁閭忽忘則又睜開必是主一無適腱毛間乃得不即不離之妙塔按以此爲主一無適乃外氏之垂簾內視矣爲先儒誤乃爾不謂一轉面即悟也　五月益日功以誠言爲要　七月侍朱翁坐交股覺即開之　入京秋試拜尋遼東人求傳尋父報帖　八月凡達友書必下拜接友書必拜乃展　十一月思孔孟之道不以禮樂不能化導萬世　十二月思吾身不修受病莫過於口吾心不正受病莫甚於慾　除夕寫先儒主稱周濂溪爲先聖塔按先生亦皆稱宋子爲聖人即宗信之亦何至是蓋先生性篤舉鋭往故早年見似而以爲眞也

丁未三十三歲

年儀增過祖墓經時四拜月再拜旬揖望墓式　先生以先君子不答拜稽疎二月朔日曰此非所以親賢也復入城謁先子先子言行古禮必以誠先生約翌日再會及次晨至則以事出矣見先子日記有易直立朝必蹈矯激之僻先生慄然觀先子學規又聞先子骨力勁特爲學惟日不足及年高智射事歎息而去　日主介祺春風和氣李晦夫閒然恂恂吾漢之不能之即見賢不能齊不善不能改柔莫甚爲難有猛厲方強是篡也非剛也　二十日新興村延往設教石墻石鰲孫秉彝齊觀光賈碩德張湖李仁美王恭已宋希廉李全美石繼搏從遊立學規每晨禱先聖孔子揖出告反面揖揖師不答朔望率拜先聖揖師師西面答揖簡令拜師師答其半朔望令諸生東西相向揖簡令相向拜　思得仁則富行禮則貴言多言賤言少言貴　四月先君子有書至云易直凡事皆有卓見吐時事之務曰先曰謂我有卓見者是規我好任己見也謂我吐時務者是規我輕談時事也王法乾亦附書規以默以慤先生書李晦翁王法乾六字於筆筒每坐一拱敬對之　養一朱族子名之曰誠言　先生每外出過朔望內子必望遙拜四先生遙答之

九月先生辭新興館歸　十一月旗人賈士珩從遊　辯性善理氣一致宋儒之論不及孟子

戊申三十四歲

二月十四日朱媼病卒先生擬以爲父出亡宜代之承重三年服也三日不食朝夕奠午上食必哭盡哀徐哭無時不從俗用鼓吹慟甚鼻血與淚俱下不令僧道來弔者奠疏四日斂入棺易古禮朝一溢米夕一溢米爲三日一溢米蔬新如朝奠朱翁力命廿四日葬乃具梯朝祖祖奠及墓觸棺號咷悶絕既窆王法乾叱曰宜奉主歸室堂爲孝何得爾乃返行三虞祔廢業惟讀喪祭禮不廢農醫以非此則養祭俱無也三月行朔望奠後以禮士惟朔奠乃望日會哭不奠四月六日修倚廬于殯宮外大門內寢苫枕塊三月畢後不脫衰絰思齊衰不以邊坐曰近過矣自此疲甚靠臥坐勿偏五月十五日行卒哭禮已後惟朝夕哭其間衰至不哭面泣寢地傷濕四肢生小瘡朱翁命遣地炕六月三日夜始解衰絰素冠著常衣寢七月病八月十四日間夏病遞間之十月一日貢誤言以其詐傳祖不用辰膳致誤也時朱翁曰必六食卯一辰一巳一午一申一昏黑一　先生以祖母恩深且慟父出亡不能

歸與敏甫故過哀病殆朱氏一老翁憐之問語曰噫爾哀毀死徒死耳汝祖母曰幼不孕安有爾父爾父乃異姓乞養者先生大詫往問嫁母信乃減哀時晁峻朱翁遂先生先生乃請買居隨東村翁許之　先生居喪一遵朱子家禮覺有違性情者校以古禮非是著居喪別記葢哀殺思學因悟周公之六德六行六藝孔子之四教正學也靜坐讀書乃程朱陸王爲禪學俗學所浸淫非正務也源按先生自此毅然以明行周孔之道爲己任蟬脫宋明諸儒習襲而從事於全體大用之學非二千年學術氣運一大關乎　十一月十一日夜夢納一秀才主於文廟諏吉用火香點之一老婦隨後賀而思曰子點主非死兆乎蓉子拈香非終無後乎然主婦已老則死期尚遠也惟學程日退焉得入孔廟乎或後有妄傳妄信者乎愧矣　因知所居喪不同又王法乾主古禮父在爲母期定十一月而練期而除仍心喪三年　思爲言

暴色加於人者不仁致人加者亦如之　十二月十五日盛僕隨朱翁致祭凡遞以練告其哀去負版辟領葵麻冠仍懸衰練衣前乃復外寢枕布枕解衣帶止朝夕哭惟朔望哭若無時哭則記食菜果仍非疾不御酒肉日哀表心之哀痛也去之何以名斬衰齊衰

己酉三十五歲

正月著存性編原孟子之言性善排宋儒之言氣質不善謂性猶九言氣質清濁厚薄萬有不同總歸一善至於惡則後起之引蔽習染也故孔子曰性相近習相遠塔後並爲七圖　覺思不如學而學必以習更思古齋曰習齋

戒講著多言服膺王法乾語曰口邊機發出內力便已少　二月思宋儒不特斥氣質之性是染禪見人輒言性天即爲禪染　十四日行忌祭大哭思父益慟哭十五日除服祔主於朱氏祠　朱參兩贈聯曰譚天下事何得容易做身上功還要安詳　二十一日遷居隨東舂祭倩兒撏而佐之時先生雖知身非朱氏而念翁媼撫養恩又以翁性厲未敢質言也　與王法乾言書數功即治心功精粗一貫　自移居每出無所告反無所面即悵然晨盥後無所謁輒悲楚乃議立父生主　始知齋禮飲酒不至醉食肉不茹葷向之不御酒肉爲異端亂也　時往劉村問朱翁安朔望往行禮米麪瞼月一送酒錢日需物無時　三月入郃州以婁雞清酒哭奠才文孝　十一日以初度望拜父婁拜答之往劉村拜朱翁奠朱媼　嫁母貧時周問　日天下小過聖人必爲提撕恐陷於惡也天下大壞聖人必爲包荒恐絕於善也故陶詩云亟亟曾中更彌縫使其醇　東平宋瑜從遊　五月入府哭奠張石卿遂入山弔王介祺父喪會坎下田沛然及子經涎界堰遊雷溪而還　六月二十九日戌時書日兩時之收心不敢一時之肆口大自恨　七月學

習數日九九以及因乘歸除漸學九章　聞太倉陸桴亭自治教人以六藝爲主　八月爲王法乾書農政要務耕耘收穫辨土釀糞以及區田水利皆有說畫　思心如天之清毫無遮蔽如地之靜一無震搖豈不淨乎　思五福惟攸好德可自主此一福不自享眞無福人矣六極惟爰惡可離去此二極不自遠眞極禍人矣　甲雇耕欲少直平留之不悅思不獲利而怒人與不與人利而致人怒一也即出錢與之仍立一可受名甲悅　十月學習冠禮　冠禮　告祠堂朔日主人拜告家祠卜上旬日若庶子庶孫則以月之中旬　戒賓賓擇親友賢而有禮者一人爲之前期三日主人使子弟冠服奉莊序謂其堂再拜致辭曰某之子某年漸長成將以某日加冠於其首敬煩吾子教之賓辭曰某不嫻於禮恐不堪供事以玷大禮敢辭使者再懇賓再辭使者固懇賓曰某辭不獲命敢不敬戒以俟使者再拜而退賓俱答拜

宿賓前期一日使子弟奉主人帖宿賓揖致辭曰某將以某日加冠於其子某承吾子許以辱臨敢宿賓曰承再命敢不齊宿趨事　陳設用時制冠服三加各異以次加盥設房中棹上皆有覆韜帶雜佩皆具椸櫛紛盥匜中酒脯果品盞箸盤席盥盤巾架氈八條大門掛紅綵　厥明夙興安置內外溷補房外近東向西布席加氈置爪其後移椸櫛匜於此房西置筵南向遶南北各一氈筵上列脯果筵西有酒尊所置壺盞饌其上堂中東布一氈爲主位西向西布一氈爲賓位東向稍後在氈左布一氈爲贊位東之對贊者儐立位也西階下西壁置一桌移安三冠各盤仍覆之階下之東安盥盆巾架西向西階之南少東布一氈南向爲冠者字位稍南近西布一氈東向爲賓答拜位其衣帶韠佩等在房中各用司執一人非嫡長子孫仍冠位而醮

賓至賓自擇習禮者爲贊至入更衣所其門亦掛小紅綵子弟迎候一茶

洗盥更衣或路遠略用酒飯執事者告備子弟延賓立大門西東向贊在賓左儐入拙告賓至請迎賓主人出立大門東西向儐立主人右儐贊唱揖讓再揖再讓三揖三讓賓入門先左足主人先右足每門一揖一讓及階三揖三讓唱同前升堂儐贊唱就位賓主各就位儐唱拜賓鞠躬俯伏與再拜平身贊唱拜同儐唱執事者各司其事將冠者出房南面立贊降西階盥洗升再揖再讓三揖三讓賓入門先左足主人先右足每門一揖一讓及階三揖三讓唱同前升堂儐贊唱就位賓主各就位儐唱拜賓鞠躬俯伏與再拜平身贊唱拜同儐唱執事者各司其事將冠者出房南面立贊降西階盥洗升再揖再讓三揖三讓賓入門先左足主人先右足每門一揖一讓及階三揖三讓唱同前升堂儐贊唱就位賓主各就位儐唱拜賓鞠躬俯伏與再拜平身贊唱拜同儐唱執事者各司其事將冠者出房南面立贊降西階盥洗升唱賓揖將冠者即席將冠者就冠位西向儐唱將冠者跪贊跪其後爲之櫛笄紛贊復位唱行始加冠禮　詣盥洗所引賓降勺水淨巾儐亦引主人降階下對賓立盥畢贊儐唱復位賓主一揖讓升復位儐唱執事者進冠贊唱降階受冠賓降階一等受冠執之贊唱詣冠者前賓正容徐詣冠者前贊唱祝冠賓祝曰吉月令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維祺以介景福贊唱跪加冠訖者佐整冠纓畢起唱興復位儐唱冠者興贊唱賓揖冠者

適房易禮服韠帶儐唱冠者出房南面立贊唱賓揖冠者即席儐唱冠者跪贊唱行再加禮　儐唱執事者進再加冠贊降階受冠賓降階二等受冠贊唱詣冠者執行如初加儀贊唱祝冠賓祝曰吉月令辰乃申爾服謹爾威儀淑慎爾德眉壽永年享受遐福贊脫前冠唱跪加冠佐整如初唱興復位儐唱冠者興贊唱賓揖冠者適房易醮服具雜佩醮服如其祖父冠者出房如初贊唱行三加禮　儐唱執事者進醮服冠賓降沒階受冠餘同再加祝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黃耇無疆受天之慶餘同再加贊唱行醴禮　賓揖冠者即醴位詣醴席右南向儐唱執事者酌酒贊受之授賓唱祝醴賓北面祝曰旨酒既湑嘉薦芬芳拜受祭之以定爾祥承天之休壽考不忘冠者受爵置於席儐唱鞠躬俯伏興者再贊唱復位東向答拜亦再儐唱冠者席前祭酒冠者升取酒進席前南向賓唱跪祭興

退就席末跪啐酒授執事者讓興席前謝賓鞠躬俯伏興者再贊唱賓答拜同儐唱拜贊者鞠躬俯伏興者再贊答儐同平身唱賓字冠者　詣字位引賓降自西階冠者從之儐引主人降自阼階下西向對賓賓東向立冠者在階東南面立贊唱祝字賓祝曰禮儀既備吉月令日昭告爾字爰字孔嘉髦士攸宜宜之於假永受保之曰某甫冠者對曰某雖不敏敢不夙夜祗奉儐唱謝字鞠躬俯伏興再贊唱答拜如之平身唱禮畢　主人延賓贊就次使子弟陪之而退率冠者見於祠堂冠者從拜　拜父母四拜見家諸父兄各如常儀見宗親鄉黨長皆答拜年長子弟引之　主人出醴賓向賓曰某子加冠賴吾子教之敢謝鞠躬俯伏興者再賓答如之謝贊者醴同如儐非子弟亦謝之凡親友預者皆爲禮升坐主人獻酒進饌筵終主人奉幣以盤遞賓賓受之授從者賓謝主人答拜如前儀力能酬贊儐皆奉幣謝答醴同送大

門外揖俟上馬歸賓俎　十一月著存學編共四卷大要謂學者士之事也學爲明德親民者也周官取士以六德知仁聖義忠和六行孝友睦婣任卹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孔門教人以禮樂兵農心齋身世一致加功是爲正學不當徒講講亦學習道藝有疑乃講之不專講書壹讀得乃致知中一事專爲之則淨學靜坐則禪學　定自力常功日習數存理去慾日記時心在則○不在則●以黑白多少別在否分數多一旨則○過五則⊗忿一分則○過五則忌中有×邪妄也　十二月邑士民以先生民瘼體繼將聚賢孝先生自引不德且曰以親亡得名良所深悼力止之　與邑諸生爲遊孔林會自驗無事時種種雜念皆屬生平聞見言事境物可見有生後皆因習作主聖人無他治法惟就其性情所自至制爲禮樂使之習乎善以不失其性不惟惡念不參俗情亦不入此堯舜三王所以感人之性而參贊化育者也

朱竹文從遊

庚戌三十六歲

正月學習禮射及歌舞演拳法　謄存學編曰存學將以明學而書多涉草卽身驗之一端古云明無人非幽無鬼責今抑程朱而明孔道倘所學不力何以辭程朱之鬼責哉　二月與孫徵君書論學略曰某思宋儒發明氣質之性似不及孟子之言性善最眞將天生作聖全體因習染而惡者反歸之氣質不使人去其本無而使人悟其本有晦聖賢踐形盡性之旨又思周孔教人以禮樂射御書數故曰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故曰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故諸賢某長治賦某禮樂某足民至於性天則以其高遠不淺等而得聞也近言學者心性之外無餘說靜敬之外無餘功與孔門若不相似然僕妄著存性存學二編望先生一辨之以復孔門之舊斯道斯世幸甚

有聘作館師者以方解正學恐教時文費功辭之口占曰千年絕業往追尋才把工夫認較眞吾好且須從學習光陰莫賣與他人　劉煥章齊泰階來訪煥章名崇文藪人崇禎己卯舉於鄉後任荊州興山縣以寇擾不得之任巡撫委署來陽宜城縣事及解組被巾布袍恬如也母性嚴晨昏勞碌拜侍惟謹五旬後母慈嫗跪受責曲意務得歡心聞先生學忘年請來拜入會力滌夙習立日記以聖賢相規勉者幾二十年至卒不懈身頎直容莊而和見人謙抑善譚論七十五歲無疾而逝門弟子甚衆泰階名治平荊州人性通豪官至都司訪先生問體　遙災寓任熙宇　定州某聘爲館師甲价先生辭曰家有子弟以買宅累之不得往价曰還所假日義不得也价曰聘儀甚厚曰以義不以利　閏二月迎朱翁養於隨東復事祖常儀同寢膏夜出別朱翁曰披吾裘不揮可對曰出門如見大賓脫披裘不揮敢見大賓乎孫夜

出必衣冠具也曰溺室中如何對曰不敢露體　先生時知父爲博野顏氏而不得其鄉乃往博野訪之有王翁者爲先生父居間過訊于朱氏者也訪之王莊亡矣其子在問之悉導之北楊村一巷皆顏姓果其父鄉也祖母張氏尙存八十矣先生悲喜淚零族黨歡留次日乃返劉煥章謂先生曰朱翁撫育恩不可負年迫旦夕俟其終歸宗情理乃合先生然之　見王法乾日記曰婦人性陰可束而不可順是之　語法乾曰我輩多病不務實學所致古人之學用身體氣力今日只用心與目口耗神脆體傷在我之元氣遊六氣之浸乘烏得不病　思後儒每以一弊策便與天地相似自多不知人子原是父母血氣所生但不毀傷點汚便可勞瘁父母形體然必繼志述事克家幹蠱乃爲有子耳　三月朔日始不往謁朱氏家祠朱翁祭拜仍隨之馬過樂從遊能規先生過先生欣然謝之曰吾之於人雖良友非責吾善其

交不深雖娛弟但責吾善其憾卽釋　出弔歸過友人留酒食辭以弔友曰非弔處也先生曰昔固然也後讀禮記曰弔喪之日不飲酒食肉豈特弔處哉然先生自謂此禮凡三斷而後能行初未決也斷之自弔柏氏始移處猶飲食也終日自讀禮始歸家晚夜猶飲食也既思日戒而夜遠之僞也又一斷也　思世人儘有聰明慈惠而交人無善道應事無成法者亦有內外善交而德性不修禮樂不明者又有嫻習技藝而邦家多怨秉彝不可問者乃知周禮之三物缺一不可也　五月著會典大政記摘大明會典可法可革者標目於冊　能道統爺所祀炎帝黃帝唐帝虞帝殷西伯主不祀專祀孔子以劉煥章言士不得祀帝王也　行端午禮以內子病令免日佳節忍見相公獨爲禮乎勉起行之先生曰能自強矣　王法乾如元氏先生有憂色內子問之曰良友遠離恐自倒塌耳曰無慮外無強輔妾當努力相規勿卽於邪先生喜曰果如此雖古賢女何以過焉　家人私假人器讓之曰小事曰小事亦不可私　齊婺階曰天下之元氣在五倫先生曰元氣虛矣何以壯之六藝所以壯之也如父慈子孝昆弟恊恭言自有父子之禮四倫皆然故禮序此五倫者也樂和此五倫者也射御書數濟此五倫者也舍是而言倫常卽爲空虛卽爲支離　七月朱翁子晃峻翁百計凌虐先生一日謀殺之先生誠垣逃免其旋自覓徒小心就養　十月二十九日立父生主刺指血和墨書牌出告反面晨參朔望行禮一如在堂但不敢獻酒食恐類褻祭也

十一月常儀增過祠則下涇祠不下不知者式之所惻所敬皆式　定不答弟子拜遵明典也　訪王介祺於河間介祺出所著此書及通鑑獨觀示先生　思已近墨王法乾近楊宜返於中　十二月以貧斷自新歲禮節再減虛門面再落身家勤苦事再加此卽素貧賤行乎貧賤自古無袖手書齋

不謀身家以聽天命之學賢也　解乾卦九三爻辭旁解終日乾乾夕惕若爲書夜惕厲未晰也終日乾乾乃終日加力習行子臣弟友禮樂兵農汲汲皇皇一刻緊於一刻至夕無可作事則心中提撕警覺不自怠息觀下釋曰終日乾乾行事也可見　以王法乾言立五祀主存夏季夏秋冬分祀之

辛亥三十七歲

正月增常儀齊戒禮戒食肉不茹葷飲酒不過三盞不入內不與穢惡不弔喪不問疾不刑怒齊遷坐變食沐浴著明衣不會客不主醫方專思神小祭一日時祭三日大祭七日戒三日齊凡食必祭祭必齊如也惟餕餘不祭　內子言隱過不可記先生曰惡是僞也何如不爲記且卿欲諫吾過不如輔吾無過夫凡過皆記雖盈册無妨終有改日也若不錄卽百過罪銷更愧以終無改機也　之楊村拜祖母叔母及族尊長　劉煥章評先生日記規以靜穆先生服之　二月之楊村隨族長致滑明祭　止孔子神位前出告反面禮以事親儀非所以事神也　謂王法乾曰甲辰乙巳功程卽可對至夫婦三月一楊身未嘗比不意後反退也相約日新　學習士相見禮祭禮士相見禮來見者先使介通姓名於主人主人使辭曰吾子辱願不敢當也請恕旋驅下日往見賓固請賓入告曰賓至請延賓賓立大門之西東面介在其後稍北立主人出立大門之東西面儐在主人後稍北立贊揖賓介贊答揖儐介揖儐介贊讓再揖再讓三揖三讓賓入門先左足主人先右足每門讓一揖及階儐介贊三揖三讓全前賓先左主人先右同前每階聚足登堂儐介贊就位儐拜賓介贊答拜若賓敬主人則介贊拜主人儐贊答拜鞠躬俯伏興者再平身儐贊安座展坐賓拱揖儐贊獻爵賓拱揖主人降並揖介贊爲主人同並揖儐儐介贊卽席乃拱讓就坐若非

食宴去獻酒獻宮　祭禮副通唱執事者各司其事撰班班齊分獻官就位獻官就位搽毛血通贊唱迎神鞠躬俯伏興俯伏興俯伏興平身獻帛行初獻禮引贊唱詣盥洗所酌水淨巾詣酒尊所司尊者舉冪酌酒詣至聖先師孔子神位前（餘仿此神國宜）跪獻帛初獻爵俯伏興平身詣讀祝位跪讀祝文副引詣獻官之左讀祝畢引贊唱俯伏興平身復位凡引贊神前唱伏興通贊贊陪祭者俱同通唱行亞獻禮儀注同初獻但無獻帛不讀祝通唱行終獻禮儀注同亞獻平身後引唱點酒詣佾舞位主人立門左引唱出燭執事者皆出聞門者祭畢闔五扉主婦立門之右引唱初佾舞祝祝曰請歆再佾舞三佾舞並同啓門然燭通唱飲福受胙引唱詣飲福位跪飲福酒受胙俯伏興平身復位通唱拜興同引通唱謝福胙鞠躬俯伏興俯伏興平身撤饌送神四拜興迎神同讀祝者捧祝執帛者捧帛各詣爐所焚帛焚祝文望瘞訖通

唱禮畢從王法乾學琴鼓畢去來辭未就後從張函白學客窗夜話登瀛洲諸曲王法乾曰宋愼孝女也非孝子也先生曰然明末死節之臣閭中婦耳四月習恭日日習之即論語居處恭也自驗身心氣象與學靜坐時天漏十二月寅盥畢把巾出室門內子諫曰君昨夜從無盥首出今何有此先生即盥冠曰吾昨放矣　十七日思習禮一人亦可乃起習周旋之儀凡習禮以三爲節轉行宅巷必習折旋　五月張公儀適贈頤生微論乃達以書摘存性存學數篇相質　習卜備遯行及朱翁終尋父資也　七月盩厔教諭王心舉先生行優先生達書力辭邑令單務嘉請見不往　補六藝六府於開蒙三字書內端蒙識也　十一月定凡飲酒不過三爵極醉倍之過一盞必書　赴曲阜會以其饋豐減食　先生與人騎行馬洩先生嘗御無失其一墜衆因共言明朝生員騎馬必二人控轡近失其規先生祕

默不悔不慎乘而悔不多控僕士習爲何如哉　張公儀約會於祁州刁宅論學深以存性存學爲是公儀雷首人原名來鳳中崇禎年鄉試魁鼎革後易名起鴻號河朔石史漢闕屢徵不起特下僞勅諸爲防禦使怒焉不受僞守執之檻解北上至保定而李自成敗奔監送者碎檻放歸笑曰幾迫文文山掛冠乃不及　十二月十六日先生因會日王法乾憚學習六藝曰古人以文會友後世以友會友講論聲話也紙筆畫話也敬靜之空想無聲未畫之話也　三十日立祖神主用父稱曰顯考王莊顏翁諱發神主側題孝子彙舉祀於其祭也曰孝子某使冢係元致爲王莊翁娶張氏於萬歷四十五年舉先生父日者冒難育遂以天啓元年冏宅主王翁過給盩東朱氏爲子至三年復舉先生叔父愉如家貧而尚禮嚴內外冏貨居王莊以卒也故以通號是時先生易名元元閻同聲先生念初生名圖父知之也自此日記書

朱翁媚稱恩祖恩祖妣

壬子三十八歲

二月謂王法乾曰人資性其應人耶則惟計周一身受治于人其君子耶則宜明親兼盡志爲大人若兩俱不爲而敢置身局外取天地而侮弄之取聖賢而玩戲之此僕所惡于莊周爲人中妖者也　哭奠師吳洞雲助其葬

三月與陸桴亭書論學桴亭名世儀字道威太倉人隱居不仕其學重六藝言性善即在氣質氣質之外無性著思辨錄先生喜其有同心也致之書略曰漢唐訓詁魏晉清談宋人修輯註解猶訓詁也高坐講論猶清談也甚至言孝弟忠信不可教氣質本有惡其與老氏以禮義爲忠信之薄佛氏以耳目等爲六賊者相去幾何也某爲此懼著存性編大旨明理氣一致俱是天命人之氣質雖各有差等而俱善惡者乃由引蔽習染也爲綠宅之惡皆自

玷其本體極神聖之善止自踐其形骸著存學編申明堯舜周孔三事六府六德六行六藝之道大旨明道不在章句學不在穎悟誦讀而期如孔門博文約禮身實學之實習之畢生不懈者　閏七月族增貽桃食之又食蔡米菡瓜二條先生平日非力不食用識人紙半張留錢三文吳氏强食片瓜曰數數猶在胸中未化至是日近思吾與斯人爲徒若貽我以憒欵我以禮不宜過啖以絕物也　八月哭奠彭朝彥朝彥劉村傭者也猶介勤力少有餘即施人力爲善先生敬而嫥之朝彥曰生平非力不食人一孟先生曰翁守高突然論大之爲述如其道舜受堯天下事朝彥猶辭又述徐穉食茅季偉事乃食　九月先生以王法乾遺婁子凶變遂欵莊周南華而愴正學也乃告以止會自矢獨立不懼　十五日祭孔子自是每季秋致祭祝文略曰夫子一身之仕止久速即天時也縫掖章甫即水土也府事行藝即堯舜文武也爲學爲教爲治之身則非堯舜不自揣妄期博文約禮實由禮教惟神相之俾無顚躓且佐帝胤民多生先覺聖道重光元庶免罪戾焉　十月至楊村述蘇張學夫子之不得已漢後以至宋明僞學夫子之大不得已而俱舍其學爲教爲治之身則非堯舜不自揣妄期博文約禮實由禮教惟神相之俾無顚躓且佐帝胤民多生先覺聖道重光元庶免罪戾焉　十月至楊村叔父憮如自山西歸拜焉　十一月王法乾來悔過請復會定仍以月之三六日　十二月王法乾曰兄遵人倫之窮歷貧困之艱而不頹可謂能立矣蓋是時先生盡以朱氏之產與兄且代償其債百餘緡而兄又欲奪其自置產廬與變雖也　內子病不服藥曰妾既不育夫子有年堅不留再醮而處女又不輕爲人貳不如妾死使相公得一處女猶勝于待絕也先生曰此有天焉汝勿喫強之藥　嗇孫徵君聯云學未到家終是廢品非足色總成浮

癸丑三十九歲

正月朔祭顯祖考望祭恩祖妣因限飲三盞改齋戒款云飲酒不至三盞凡恩祖生日父生日已生日俱同朔望儀凡掃祠及恩祖室自東而西從容挨次轉則面向尊而身自移却掃至門除出夏則先灑每晨一次非重故疾病不令人代　室人不用命潤之跪至二鼓謝過乃命起　與人曰窮苦至極愈當清亮以尋生機不可徒爲所困　同會人如曲阜過風次日大風吟云谷風凜凜逆行人繼日塵霾日倍昏山左揚鞭遊孔墓不堪回首望燕雲二月三日至曲阜齋戒具牲五日祭孔子廟及墓思禮人之道若或臨之九日祭泰山賦詩云志欲小天下情須祭泰山卿以寄吾意身陟碧雲天　旋里至楊村過祖塋下拜入里門下出里門乘後爲常　思管身口及心何嘗有從容二字須學之　與王法乾習祭禮法乾曰勞矣可令子弟習覩之先生不可曰所貴于學禮者周旋跪拜以養身心徒觀何益乃同習　四月五日朱翁卒先生哭撤哀是日三不食次日辰始食與王法乾議律異姓不許過制即同姓而其養父有子者許歸宗今若以孫禮服期是二本矣可義服大功既葬練復內復常食若弟緦從俗以五七日可也　越五日以遭變中之變不能朝夕會哭定哀至北向跪哭　先生本族叔父羽洙來呼歸宗先生求俟舉葬終喪羽洙又促之先生曰葬秋以爲期倘臨時即歸羽洙語以危行言孫謹慎保身　五月九日練帷朔望往哭殯宮不與燕樂不歌復常功如胃痛數類仍廢常儀如朔望拜類晨訣告面生祠不廢　十四日買食豆腐俗然流涕蓋先生養恩祖祖母十一年未嘗特食一腐今偽腐之入口也

投呈于縣轉申學院求定服喪舉歸宗批許歸宗服以期乃將讓產後凡存朱氏物盡還之令養子諏言亦歸宗曰吾不忍誤言之徒父予也給以物

六月至楊村携叔父之子至名曰享敎之讀書　聞劉村孝子朱我貧餓

以錢　論明政四失設僧道職銜信異端也立宦官衙門寵近倖也以貌招選駙馬王妃非養賢取也問罪充軍以武爲罪徒也誰復敢哉　七月思無事之時朔望前一日必齊戒追遡三年喪則無日不哀亦無日不齊且戒矣故朔望節令哭奠皆不云齊戒若期功以下既葬則飲酒食肉非常戒哀不及重喪之純亦不得言常齊凡朔望前一日仍當齊戒　遇橫逆不校然鬱鬱思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忠愧悔久之　一日覺氣浮思氣不自持其災乎已而傷手　十一月十五日哭奠恩祖考妣墓以出館博野楊村告其災乎已而傷手　十一月十五日哭奠恩祖考妣墓以出館博野楊村告又哭招亡子赴考之魂令從而西蓋楊村族人公議挽先生還家教子弟也時朱晃復謀吞先生隨東產起釁先生不校且使人解之不肯與絕往來也十九日楊村顏氏族人來迎先生歸復爲顏氏告父祠奉生主升車隨之西歸朱族　及劉村隨東各鄉諸親友餞送或村首或至蠡城或及楊村皆哭

泣不忍別劉煥章贈聯盡一內果曰外無生角美在其中先生受之謝曰敢不佩教至楊村次日夙興易吉服告新宅五祀之神畢反喪服宅本其祖居先生復之者也邊之潘顏士俊士倩士鈞士鎮士鋭夏希舜王久成從遊　王法乾述煥章規先生之言曰對貧言長不能盡人之意偏向不及遍人之歎先生謝之　十二月朔望拜哭朱翁于野所

甲寅四十歲

正月朔哭祭朱翁于南學五日大功服闋以學憲批期定內除常儀俱復祭先與神吉服餘服若終期乃之蠡哭奠朱翁墓告大功闋期服內除　以大明會典品官祀四世庶人祀二世立顯祖考諱子科祖批某氏神主旁書孝元孫某奉祀及顯考諱發神主以先生殤子赴考祔食奉祀祖以考配享秋祔細一次日遵劉據程伊川所撰禮而謂分時專祀一主齊心乃一乃能聚

渙又祭尊得以援卑祭卑不可援尊也後以爲誤改之　三月率家人行忌祭禮于恩祖母墓並哭恩祖　閭族供清明祭于墓先生奉族長命立族約約孝約弟約行冠昏喪祭諸禮約周鄰約勿盜賭奸欺譯戒家譜　四月五日期服闋率家人舁供入蠡祭恩祖考妣于墓告以歸宗易吉服延宋兄及朱氏族長賢者共餕還拜辭　先生既歸宗謀東出尋父值三藩變寒外騷動遂左戚嚴不可往日夜懷怡　思向謂有心作欺之害大無心爲欺之害小今知有心作欺之害淺無心爲欺之害深　或勸先生獻策曰張齊賢不以此出乎先生笑曰王文中何以不出人隱見命耳天之用吾也深隱而人求焉故劉穆之困臥無袴一朝而相宋天之廢吾也揮臬自市而終不售韓昌黎三上宰相書何益哉　魏帝臣來訪先生待以脫粟帝臣欣然曰君以君子待我矣帝臣名弼直博野縣庠生善容儀周旋喜賓客譚論款款然終日無倦施曰疾藥遠來者輒延款下榻嘗僕馬居數月疾逾乃去與妻宋氏相敬如賓每外退必入宋榻宋氏嘗請之副室或已至副室宋氏輒來副趨出垂手迎寒隆暑人夫妻坐譚久副侍不命不坐也及宋氏卒副視氏以哭病亦死帝臣晚年聞先生學甚重之致敬盡禮焉　士鈞問孔子稱管仲爲仁而孟子不許何也曰孔孟因時立論所謂時中也春秋周室卑列楚逼不有管仲孰爲拯至七雄之世功利誘詐之習成發政施仁之道息孟子自不得傍孔子口吻也後之講學則不然虎豹已鄰矣猶云當質邢衛已亡矣猶云蓋管虛言已滋世矣猶云講讀纂修而生民之禍烈矣　九月修家譜其曰十七日姓氏源流曰世系派衍曰遷移離合曰別嫌明微曰莊居宅第曰墳塋圖像曰祭田樹株曰陂宴儀注曰家禮儀注曰家法勸戒曰人才列傳曰嘉言善行曰先人遺影曰珍器文章曰簡書誥命曰婦女附塔曰拾遺

雜記　買田氏女爲婢　王法乾爲子加冠宿先生爲賓行如禮　王法乾謂先生曰凡食祭先代遺食之人敵客客先自祭降等之客主人先祭導客客從之臣侍君食則君祭而已不祭若君以客禮待之命之祭乃祭大兄凡食自祭非禮也先生曰此禮久廢故吾獨行以爲人倡承教敢不如禮　自勘有美言傷信之過　或言天下多事盍濟諸曰僕久有四方之志但年既四十血嗣未立未敢以此身公之天下耳因愴然

乙卯四十一歲

正月增當儀灑掃惟冬不灑清明十月朔祭尊恩祖考妣忌日亦往祭其墓時及門日眾乃申訂數條每節令讀講教條諸生北面恭揖令一長者立案側高聲讀講畢又一揖而退有新從遊者必讀講一次教條一孝父母須和敬並進勿狎勿怠吝定晨省出告反面各一揖經宿再拜旬以上四拜朔

望節令俱四拜惟冬至元旦六拜違者責（有疾者不爲禮但存家省一告而父母有疾者亦然）一敬尊長凡內外尊長俱宜小心侍從坐必遠行必隨居心起乘必下呼必唯過必趨言必遜教必從勿得驕心傲氣甚至戲侮干犯者責一主忠信天生人祇一實理人爲人祇一實心汝等存一欺心即欺天說一謊話即欺人務存實心言實言行實事違者責一申別義五倫若父子之親君臣之義長幼之序朋友之信其義易曉獨夫婦一倫聖人加以別字而經綸大經之精義也七年男女不同席行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叔嫂不通問男女授受不親此皆男女遠嫌之別也至于夫婦相敬如賓相戒如友必因子嗣乃比御夫婦之天理也必齊戒沐浴而後行別義極精小子識之一禁邪僻自聖學不明邪說肆行周末之楊墨今日之佛老及愚民之焚香聚會各色門頭皆世道之蟊蠹聖教之罪人也汝等勿爲所惑勿施財修淫祠勿拜邪神勿念佛勿呼僧道爲師若宗族隣里或迷者須感化改正至于祖父有誤聽之子道更大孝也違者責罪重者逐一勤赴學清晨飯後務期早到一次太遲及三次遲者責一愼戚儀在路在學須端行正坐輕佻失儀者責一肅衣冠非力作不可去襪衣雖燕居昏夜不可科頭露體一重詩書凡讀書必飾巾端坐如對聖賢大小便後必盥帨潔淨方許展讀更宜字句清眞不許舅孔唔唔違者責一敬字紙凡學堂街路但見字紙必拾積焚之或不便則塡牆縫高處一習書每日飯後做字半紙改正俗譌教演筆法有訛落忘記者責一講書每日早晨試書舉課四書或經及酉時講所讀古今文字俱須潛心玩味不解者不妨反復問難回講不通者責一作文每逢二七日題不拘經書史傳古今名物文不拘詩辭記序詔示訓傳題學八股者題俱須用心思維題理通暢不解題不完篇者俱責一習六藝書周公孔子專以藝學教人近士子惟

業八股殊失學教本旨凡爲吾徒者當立志學禮樂射御書數及兵農錢穀水火工夫予雖未能顧共學焉一六日課數二八日習禮四九日歌詩習樂五十日習射一行學儀每日清晨做後在師座前一揖散學同每遇朔望節令隨師拜至聖先師四起北面序立以西爲上與師爲禮再分東西對立長東幼西相再拜一序出入凡出入齊班上中左魚貫論前後行輩異者以行輩敘相遇相別皆拱手而學隔日不相見必相揖十日不相見必再拜皆問納福一輪班當直凡灑掃學堂注硯盛夏汲水多然火做飯進羞俱三日一班年過十五文行成章者免惟有過免責則罰執小學事一班隨有善可旌者即免一倘和睦同學之人長幼相敬情義相關最戒以大凌小以幼欺長甚至國胥者重責一貴貞善同學善則相勸過則相箴即師之言行起居有失俱許直言師自虛受至諸生不互規有成面交頭接耳竊竊笑謔者

貴甚至戲嘲褻侮者重責一戒職學讀書學道實名教樂地有等頑童託故曠學重責有事不告假者同　二月聞王五修卒爲位齊戒哭奠　曰昏瞰愚父也而舜齊粟祇載定哀庸君也而孔子鞠躬踧踖故孝莫大于嚴父忠莫大于嚴君　二月王契九來訪觀存性存學編是之契九名鳳清苑人少有高才與呂申智兵學好雖黃人爲惡少所侮深悔晚年絕口不言人過有以文事質者輒稱佳博學工詩　閏五月陳見寅來訪見寅名振膺清苑人豪狂博覽　託束鹿任撫六訪父以其爲商于關東也　二十八日木坐不正覺即正之申交股坐覺而開之　九月五日率門人習射村首中的六門人各二因思孔子曰回之仁賢于巳賜之辯賢于丘由之勇賢于巳此謂道之所以光也漢高祖曰運籌吾不及子房攻戰吾不及韓信給餉守國吾不及蕭何此漢代所以興也今從吾者更不吾若吾道其終窮矣乎　思人不

親教不成事不諧多以忿案之屢懲而不免愧甚　給孫袁淵書規其惑佛老也袁淵名之綵高陽人孫文正公侄孫隱居力學以孝母名　訪彭大訓永年博野庠生孝纖母端謹

丙辰四十二歲

正月保定府圃經略鳴泰之裔有婦人被妖魅符籙驅之莫效其妖自言一無所畏惟畏博野顏壁人是時先生與王法乾人皆以聖人稱之專价來聘先生謝不往又力請力却之恐虛傳招禍也　有求文者謝以儀却之語門人曰君子貴可常不貴矯廉邀譽昔子路拯溺人勞之以牛而不受孔子責之曰自此魯無拯溺者矣今蠶無醫自朱振陽施方醫始也博人無師自吾家先三祖施館教食學者始也小子識之吾之却此有謂也不可法也　曰言而蕃人者大蓋于人者小　二十七日之市市麻不成信手拈麻一絲將作鞭提思麻未買而用其一絲非義也還之　謂門人曰君子于和文也賤其心而取其功于程朱也取其心而賤其學　日功增抄天文占法謁步天歌脫本日近出告家祠禮從王法乾之死而之生之不智之言也　三月易硫石十餘片後出者不如前所目念貧人也如所言價與之　知劉煥章缺糧餓粱石六　思憶人之情則不校體愚人之情則生憐心體惡人之情則生懼心憐則不忍校懼則不敢校又思禍莫大于取人得意之語惡莫重于發人匿情之私　一僧求入邀入寺辭曰懼爲齋人倫之道寺爲無人倫之地不往　思齋明者正吾身之德也耳聰目明肢體健利吾身之用也寡慾積精寡言積氣寡營積神厚吾身之生也否則非堯舜之修身也閑男女之邪心飭彝倫之等殺正一家之德也宮室器皿備職事明利一家之用也倉箱盈囷札豫厚一家之生也建學校同風俗正一國之德也百工修百官

治利一國之用也倉府實樂利遠厚一國之生也否則非堯舜之齊治也

六月十一日牧驢思事雖至瑣但當爲即義不可有賦心　題日記面曰學如思　思心神在內天清地情豈不善乎惜未能久也勉諸　二十日晚與人坐遇可言乃一二語即正言但見人非傾蹶即止　八月定此後行醫非價非聘不往　九月立齋戚牌　十月過王家莊問室人生父家無後突但有同曾祖兄弟三人　思得從弟子者其道行得畏弟子者其道光　羽洙規先生未融鋒稜

丁巳四十三歲

正月朔思氣不沉神外露非雄壯也萎歉不學而省言斂氣非沉定也　舊九苞問曰復井田則奪富民產恐難行先生曰近得一策可行也如趙甲田十頃分給二十家甲止得五十畝豈不怨苛法使十九家仍爲甲佃給公田

之半千甲以半供上終甲身其子賢而仕仍食之否則一夫可也　元宵懸齋前一燈翌旦觀先生歎曰盛大紙燈何足盼而遐邇者通巷無燈也士君子生於後世離鄉望集之必當進而與堯舜周孔相較則自見其卑前途無窮若遽以寸光自多不幾窮巷之紙燈乎　王法乾曰每苦無聊便思息肩先生曰此大惡宜急改莊周佛氏大約皆不耐境遇之苦而逃者也　五月嫁祖母張氏逝服弔衰葬除　六月如易州會田治堤馮給升楊孔軒論學治堤名乃訟易州人孫徵君弟子給升名夢禎安州人孝繼母知正學孔軒名思茂山東人以祖旅遼左遂入旅孔軒贈歸民籍居新城有文武偉志親喪幽墓三年　九月與王法乾交賀爲學不實宜天降殃共服先君子朴實

十月訪宋廣休楊計公論學廣休名會龍博野人童年遊京師一僧講法曰說人墮天堂自己墮天堂說人下地獄自己下地獄廣休笑僧曰汝童子

何笑曰笑汝不識字耳說悅也一言罪小悅人翻心何其嘗福至矣悅人翻心何其遐禍至矣僧愕然已而曰君必前世如來也拉至一水張照之見已頭瓔珞環垂如繪佛菩薩狀廣休遽醒曰幻僧而以術愚我入邪教耶僧謝去善事繼母祭神必齋戒樂施與邑數十鄉有紛難雖平廣休到即釋某生忍弟毆其子且將與訟廣休曰君愛子乎惜令先君不在耳若在令弟胸創可使見乎生遽已一少婦縊死其母必令壻家作佛事廣休往說之嫗掩扉拒曰緣所言皆端倪吾女苦死必賣佛力拯勿啓關廣休曰嫂幾何日七十日求出共商曰吾婦人孰與男立廣休乃大言曰七十老嫗尚不立男側兒幼女將位令還僧隨舁不覺魂飛越乎若女苦死憐之惟慈母豈可又使借衆誑聞驚散其魂乎乃止其他類此雖俠數而不貪人一盂不受人一錢謝也計公安平諸生知兵能技發精西洋數學　十一月如南晉哭奠張公僕之趙處士墓弔之處士名琰安頵人甲申後不應童子試就學于公儀其卒也白虹貫日先生詩云孝友清高素慕君神交未遂兌張心白虹貫日當年事遂拜孤墳懇弔深　過滹水由橋思橋舟王霸之分也橋普濟而無惠名舟量濟而見顯功君子其橋乎　曰陳同甫謂人才以用而見其能否安坐而能者不足恃兵食以用而見其盈虛安坐而盈者不足恃吾謂德性以用而見其醇駁口筆之醇者不足恃學問以用而見其得失口筆之得者不足恃　十二月訪安平趙衛公啟公兄弟皆有武勇言可訊言少年志爲聖賢亦訪之諏言名默自此時來問學

戊午四十四歲

正月定每年元旦後以次遍敬族尊長　思海剛峯曰今日之信程朱猶戰國之信楊墨吾謂楊墨道行無君無父程朱道行無臣無子試觀今日臣子

其有以學術致君父之安救君父之危者幾人乎　抄新州學碑刻洪武八年頒學校格式六條以律易御禮律書爲一科訓導二員教之與射算爲一科訓導二員教之守令每月考試三月學不進訓導罰俸半月監察御史按察司巡歷考試府生員十二名州八名縣六名學不進者守令教授訓導罰俸有差甚多則教官革職守令笞四十三代後無此學政亦無此嚴法誰實壞之源按三代以後開創帝王可與言三代治道者明太祖一人而已惜無王佐之才如先生者以輔之遂將所創良法如此類不久即變不變者後人壞之惜哉惜哉　八月一日親御戟賣失新易鞭思以年長多疾定不力作今復力作省半工而失一鞭非命乎徒自貽不安命之咎耳　九月會李天生于濟苑論學天生名因篤陝西富平人能詩文時以博學鴻儒舉至京考授翰林院檢討而歸　十月一門童歐先生弟亨貴之不伏逐之失言既而

悔之以犯劉煥章所戒也煥章嘗規先生曰君待人恩義甚切而人不感或成讐者以忽時賣人語過甚也夜下眼內子問故曰吾嘗大言不慙將同天下之賢才爲生民造命乃恩威錯用不能服里中之童愧甚憂甚　與高生書承歎上曰非無心也發不出耳曰發不出痴蔽深也愉色婉容性質本具但痴蔽後須蓄力發發出又須頻頻習熟故曰庸德之行不取不勉　十一月入蠡哭郭敬公三日不歌不笑送鄰哭之哀　先生族人爲財產被繫累眾乃訟之縣事解　曰爲治去四穢其清明矣乎時文也僧也道也娼也

十二月以今歲覺衰書一聯曰老當更壯貧且益堅

己未四十三歲

正月偕同李毅武拜先生問學先生謂偕曰曾君先生老成寡言僕學之而未能內方而外和僕學之而未能足下蹈求之而已毅武名倜邢臺人志學

聖學篤孝友燕居必衣冠如對大賓見不義事去之如掩鼻而走惡臭也如蠡與縣交共學琴學舞學禮闢佛老力故同問學于先生　二月謂門人曰天廢吾道也又何慮焉天而不廢吾道也人材未集經術未具是吾憂也孔子修春秋曰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會典大政記實竊取之如有志者鮮何因吟曰肩擔寶劍倚崆峒首昂昂問太空天挺英豪中用否將來何計謝蒼生　或問守禮人將以爲執先生曰禮須執聖言

也　安州陳天錫來問學問程朱與孔孟隔世同堂似不可議曰請登二堂子觀之一堂上坐孔子劍佩觿決雜玉革帶深衣七十子侍或習禮或鼓琴惡或羽籥舞文干戚舞武或問仁孝或商兵農政事服佩皆如之壁間設弓矢鉞戚鏘聲算器馬策各禮衣冠之屬一堂上坐程子峨冠博服垂目坐如泥塑如游楊朱陸者侍或返觀打坐或執書吾伊或對讀靜敬或摺筆著述

壁上設書籍字卷輿砚梨棗此二堂同否天錫默然笑　之田行徐而莊思此無暴其氣也而即所以持志　思老將至而身心未可自信如作聖初志何又思致用恐成馬謖宜及時自改　賈子一問家變先生曰舜之化家也其機在不見一家之惡爲子計須目盲耳聾心昧全不見人過失止蠡吾孝友方可化家而自全　淦過蠡令避人門下令回首歸舰久之因思吾人不盲不動猶的然致世別眼況輕盲妄動焉能晦其明以求免乎　九月謂人曰人宅內供仙佛不祥如人請僧或道士常住宅中可乎　屯蠡縣殉夫徐烈婦　客有見先生闕場者異之先生白君子之處世也甘惡衣粗食甘艱苦勞動斯可以無失己矣　語可詠言曰佛氏是勿觀聽言動吾儒是非禮勿視聽言動　十月左目上生瘡後久不愈左目遂吵途行遇風輒作痛避息

庚申四十六歲

正月朔丑與隣然見一烏衣矮人已祭祖考父生牌忽跌仆如稽首狀疑父已逝突大慟自此于父生位前供箸饌以神人之間事之　君陳龍川答朱子書至今之君子欲以安坐而感動之浩歎曰宋人好言習部吾以爲今日正當習動耳　王法乾父廷獻卒先生往哭覓規法乾行喪禮廷獻翁名蓋奇定州衛諸生性仁厚友于弟以次女妻弟已而卒先君子曰（先共法乾聽）增則猶是也而君女亡突俗以增繼娶爲續女歸甯非禮也翁然之其女未于歸時有糧數石翁遣車送至先君子曰令女在時未聞有此也則君家物耳請載歸翁曰亡女爲李氏之鬼其遺物豈王氏之物哉必不可歸先君子受之

四月二十四日先生叔父愉如卒于京邸先生聞之慟哭成服　五月蠡來謁先生衰麻出見教學小學曲禮　深州國公玉來問學公玉初名之元

避先生改名之桓　先生自二月買石氏女爲側室以身有疾未納女擬且顚爲媒欺也至四月諜媒氏返之得原金六月媒轉鬻之旗下先生悔之七月塔往諫先生泣曰吾過矣吾父無處所而年四十餘先人血嗣未立住與行罪皆莫逭前擬有子即出後迫于時晚以爲但見子產即出後更不及待但見有孕即出乃天降割老妻不育置一婢爲人所欺短又置一側爲人所欺凝故眩亂之極遂欲將此原金再圖一人而不知其過戾至此也敢不速更乘出原金贖女歸其父不責償塔感先生改過之勇立日譜自考自此始

閏八月思爲學之難也如行步也心在則中規矩心不在則不中規矩所爭在敬肆而人見其某時如此某時又如彼遂指以爲僞突敢不力乎　王法乾指其門人某曰渠能以冷眼覘人先生曰切不可教之如此背人有言社稷臣墟凡爲子孫者當戮力王室且務以名分相責方今孔子之道塗地

但有志者即宜互相鼓舞以相勉于聖道之萬一有八長而二短姑舍其二有八短而二長姑取其二後生尺寸未進先存心摘人短此何意也　或告兄弟惡先生憮然曰君有惡兄弟幸也若某欲求一惡兄而恭之一惡弟而友之得乎其人感動　開先君子事親夙興拜牀下初不令父母知獨左右就養委曲有道以使昆弟安暱曰吾不如也　塔規先生言躁而長猶未改先生曰古人養充而神盡養充則改過有力神盡則一點即化僕正賴良友夾扶耳因出日記令塔評　劉煥章規先生曰顏子之明何至爲佞人欺而夫子教之遠者乃恐賢豪特聰明欲駕馭英雄不覺爲佞人誤耳先生服其言　九月博野鄉耆謀公衆先生賢能先生力沮之　語塔曰春秋惟當以道致耶戰國必當以道致王孔子欲爲尊攘事故仁管仲孟子無須此矣故舉之易地則皆然　教塔三減曰減冗瑣以省精力減讀作以專習行減學業以即難亂如方學兵且勿及農習冠禮未熟不可更及昏禮　又語塔曰猶是事也自聖人爲之曰時宜自後世豪傑出之曰權略其實此權字即未可與權之權度時勢稱輕重而不失其節是也但聖人純出乎天理而利因之豪傑深察乎利害而理與爲世儒等之詭詐之流而推于聖道外使漢唐豪傑不得近聖人之光此陳龍川所爲扼腕也僕以爲三代聖賢仁者安仁也漢唐豪傑智者利仁也　塔問古人子婦事舅如父今遠避以爲禮何也曰古人三十而娶有子婦則己老矣故可近事今人昏早父子年多不甚相遠則別嫌爲禮今時之宜也　十二月先生叔父柩還自京蜀力佐其子亨葬之因思父哭甚慟　曰勇達德也而宋人不貴專以斷私克慾註之則與夫子不懼二字及勇士不忘喪其元臨陳無勇非孝等語但不合矣奈之何不佞天下而爲婦人女子乎

辛酉四十七歲

正月携塔如獻縣拜王五公先生墓　高公夢箕嘉並佟五公門人吳璉等回過深州國公王家抵安不晤彭古愚彭子諒　二十五日哭嘉叔父主薦告練　二月往哭朱峯兩　坐王法乾齋相對衎衎忽覺期服忘哀即譯三月觀塔日譜自圈甚多曰此非慊也忘也忘則不自覺其過不忘則過多矣僕記中純自圈終歲祇數個自勘私欲不生七情中節待人處事無不合當乃爲慊故曾與呂文輔書譬門三月不違仁者固難及即月至日至亦何容易僕並不可言時至祇刻至耳　期服雖練每日必思慕數次　謂夏希舜曰舜何罪須知父母不悅即我之罪舜何愚須知感動父母不能即我之愚字更苦更精蓋罪猶有事實可指愚則並無其事但見父母不允不若必我心中暗有不可感動者在也　蓉同高祖佐爲子名之曰爾慎　書塔所

箴膝口本難四字于東西壁莊對致敬如諍友在列　思人不能作是祇是昏惰則不能昏則不思　參訂司馬光十科取士法源按唐宋科目甚繁溫公十科差勝要皆出仕之人而間雜以未仕者總不外明經進士而已是取之以章句辭藻而另設科以用之欲人才之得難矣不如即以先生所述三物之教復古制鄉舉里選各取其長而分兵農禮樂諸科以用之終身于一職以其職之尊卑爲升降而不雜其途庶人才可以競出政事可以舉舉又何事于唐宋科目說先生存治之意如此今蓋姑取其科之近似者檢較之耳　日彭濟甯嘗戒予謂大病是心中語即說在口中至今二十年未改也恥哉　四月二十四日哭叔父主告釋服　聞劉幸宇以豪俠老而甘貧嘆之　齊媼嫁侯問學　時塔與張文升共學韜鈐先生每入蠡城則商酌徹晝夜　觀王法乾日記曰仁者不見菲薄之人情不相召也存于中者

辰而感應甚神可畏哉服其深中齊育錄之　思周孔似逆知後世有離事物以爲道舍事物以爲學者故德行藝總名曰物明乎六藝固事物之功即德行亦在事物內大學明親之功何等大而始事祇曰在格物空寂靜悟書册講著爲可測哉　八月以患瘧久氣血虛乃更弔日在喪家不御酒肉移處則用　偕塔習禮教之曰旋轉貴方圖唱禮貴高亮方圖又貴中節高亮又貴有謹愼意僕嘗謂呼弟子及奴僕聲音亦宜莊重而忌凌傲也　王法乾摘塔過日剛主交某某又與某通有無可憂先生曰果有之乎然吾以爲剛主不及吾二人在此其勝吾二人亦在此吾二人不苟交一人不輕受一介其身嚴矣然爲學幾二十年而四方未來多友吾黨未成一材剛主爲學僅一載而樂就者有人欲師者有人夫子不云乎水清無魚好察無徒某將以自改也　思齊家之雖誠說頓笑不可苟也　行必習恭步步規矩如神

臨之　始製懸門齊戒牌每齊戒懸大門外云今日交神不會客不主醫方親友賜訪請暫回或稱他所祭畢領教　看家語至趙簡子鑄刑鼎孔子歎曰晉其亡乎法銘在鼎何以尊貴何業之守因著說謂法寄之人也銘在鼎將重鼎而輕人法必失道行之人也刻在書將貴書而賤人道必亡　十月約塔以月之三五日會質學　先生從不入寺不與僧道言至是悔曰如此何由化之此即褊狹不能載物之一端也　十二月著明太祖釋迦佛皆解

壬戌四十八歲

正月先君子設穀日之筵先生司禮同劉煥章張函白王法乾張文升魏秀升諸友彈琴賦詩習射演數歌舞戴鋤極樂先生作穀日燕記　塔從先生如獻縣與王五公先生議經濟　國公王遨衡水魏純嘏來傳天文之學思古學教法開而弗達強而弗抑又古人獎人嘗過其量吾皆反此不能成

人材不能容眾自今再犯此過必罰跪　先君子規先生曰滿腹經濟再求中節先生謝焉　四月塔病疫先生盤桓蠡城醫之　七月著喚迷途後又名曰存人編一喚琴常僧道二喚參禪悟道僧道三喚番僧四喚惑于二氏之儻五喚鄉愚各色邪教　九月與塔訂規約以對眾不便面規者可互相秘覺也云警惰須拍坐箴嘱示以時重親禁暴戾多言作嗽聲吐痰規言失瞻容戒笑輕　謂張函白曰千古學者皆被孔子狂簡二字說定狂而不簡則可進于中行矣千古狂者皆被孟子進取不忘其初一語說定進取而忘其初則可幾于聖域矣吾與法乾剛主皆愧是焉　如保定府災奠呂文輔晤孫徵君十一子君夔　塔進于先生曰五穀之生也生而已矣長也長而已矣不自知其實而稼也學者有進而無止也如之孔子從心不踰時猶思再進也塔竊窺先生近若有急急收斂意焉且夫英雄敗于摧折者少敗于

消磨者多故消磨之患甚于摧折不知是否先生曰是也願急改策

癸亥四十九歲

正月如易州望荊軻山詩云峯頂浮圖拱曉晴當年七首入强嬴燕圖未染秦王血山色于今尙不平　四月博野知縣羅士吉差役來候以王五修子贄及崔鑾事蔚林楊太僕爾淑言也蔚林字夏章學宗陸王爾淑字湛子孫徵君門人俱新安人　六月河南楊慥千來訪問學奉喚遂途而去　益百一書來論學百一名已百臨城人明末給事范士亳嘗薦于朝已而國變遂高隱與塔往返書有云孔子教人不過忠信忠恕等語不止空言命亦空言性蓋性命之說渺茫不如實行之有確據也實行敦而性命自在其中矣此孔子維世立教之深意也可爲名言　閏六月納所買田氏女爲側室　張兩白規先生固執兼輕信人王五公先生亦謂曰流丸止于甌臾流言止于

智者先生服之　一族弟無狀先生責之其人曰大兄惠我一家原恩不忘因大兄責功故反成怨耳先生悚然自悔　九月先君子病先生視之既彌留先生問教曰嘉哉尙有始有終卒先生哭奠挽聯曰勁介柔腸和骨肉德重孝恭　北周子太極圖之誤主靜之失

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上終　　齊樹楷校

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下

門人李塨纂
王源訂

甲子五十歲

正月國公玉來請執贄先生以其年長于己辭之　二月王五公先生卒先生聞之大慟已而聞其目不瞑嘆曰五公不瞑目矣吾之目其可瞑耶初志尋父以事恩祖不遂及躡宗值天下多故又思爲父母立一血嗣乃出就延數年今不及待矣遂決計尋親三月爲位哭奠王若谷若谷字徐厚五公從兄同起兵討賊者嘗過先生至易州坎下會葬五公先生私謚曰莊毅又之郎仁哭奠楊訐公先生自誓尋父遼東不得則尋之烏喇船廠諸處再不得則尋之蒙古各部落再不得則委身四方不獲不歸故凡友朋當哭奠者皆行乃出不欲留仁者以缺也四月八日獨身起行如關東尋父　過涿州晤陳國鎮國鎮名之鉉涿州人鹿忠節公善繼弟子善繼講學宗王守仁而躬行切實過之嘗語人曰傳吾學者杜越而外陳氏子而已年七十餘諄諄提引後進不少倦人問之曰先生亦苦寂寞乎曰動部皆有事何寂寞之有大學士馮銓同城居謀請見不得　十七日入京刻尋父報帖貼四城門及內城各處對人言則泣人聚觀則叩首白求代尋來報重謝之吝資取給賣卜親友餽贈亦受之五月十五日出朝陽門而東每朔望必望拜家祠各室人拜二十日抵山海關海矶山水暴漲又无路引不得出關　見山海之雄嘆曰艾殷周之得天下也以仁失以不仁漢唐宋之得天下也以智失以不智金元之得天下也以勇失以不勇　六月四日過義士曹梅臣者爲經營路引乃得出十三日過韓英屯南已至奉天府即瀋陽也主堂兄在旗者希湯

家時東鹿友人張尚夫之兄張鼎彝東巖任奉天府丞往拜尚夫因見東巖求散布州縣尋父報帖逢人則流涕跪懇與之報帖求其傳布　七月張東巖作跋錦州念佛堂讀先生爲之作檄作說入存人編　八月報者杳至往瞼則非先生日夜悲楚　交程玉行玉行山東人有學具壯志以事編居瀋陽　滿洲筆帖式關拉江問性情才先生曰心之理曰性性之動曰情情之力曰才因言宋儒不識性並才情俱誤拉江驚服遂拜從學拉江宿于外先生問之曰吾妻有親喪念婦人亦人子也豈可亂其喪哉先生喜曰禮所未制之禮也而合矣　四出尋覓日禱父信于神明

乙丑五十一歲

二月朔日傳蓋州南有信先生如海蓋等處三月宿遼陽城出陷翻槳泥中七日至蓋平十九日又陷泥中失履出過耀州二十日入海城縣二十五日入遼陽俱貼報帖還詢不得三十日復返瀋陽二月三日擬東往撫順四日瀋陽有銀工金姓者其婦見先生報帖類尋其父者使人延先生至家問先生尋親緣故先生泣訴婦驚泣曰此吾父也先生乃詳問父名字年貌疤識皆合婦又言父至關東初配王氏无出繼配劉氏生已竹以某年過歸內地及關被獲遂絕念康熙十一年四月十二日卒葬韓英屯因相向大哭認爲兄妹先生又出遍訪父故人言如一八日乃定祝服十一日宰猪羊祭墓立主慟哭自此寢苦枕塊不食甘旨朝夕奠午上食哭無時識交皆來弔奠人人嘆息稱道十二日行初虞禮四月朔奠告辭王靡奠身自御車哭導而行日朝夕奠午上食不忘凡過大水橋梁城門必下而再拜祝告溝渠徒杠莊門車上跪祝或俯車秘祝乃過是日兄及妹夫金定國識交等俱遠送哭別十二日達松山堡行忌日奠途哭無時惟至人宅哭止數聲不揚十八日

入關往謝曹梅臣梅臣來弔奠圖後遇前助力傾囊者皆謝之弔奠繹接十九日行再虞禮三十日過京五月五日至博野七里庵先期達服親皆成服邊奠哭拜相向哭已入里至宅安主行三虞禮遠地親友皆來弔奠譬則辭十二日舅父生主于祖兆告益厚敎論以丁憂六月八日行卒哭禮九日行祔祭禮自此惟朝夕哭　讀士喪禮暨古聖書多記事後備書多談理此虛實之別也　從二叔父怡如病請同寢奉養之七月十六日怡如卒其子早壯方孩提貧先生代葬之是後朝夕哭考其間思及從叔則哭叔　十二月十六日哭奠三從叔告除服　高陽齊林王有雄才河南聖荒先生題之

丙寅五十一歲

正月敎論不敢以稅服報先生丁憂先生恐不易服應考因乘諸生　二月思孟子曰先立乎其大今小事皆能動心小不平皆能動性正是大不立也

三月八日行小祥禮自此易練服止朝夕哭惟朔望哭奠頗食甘美但不飲酒不食魚肉稻　王學詩來執贄先生不許長跽兩晝夜以請先生曰吾惡天世之徒師弟名而无其實者汝今居大母喪能從吾喪禮行再來受子矣乃去學詩字全四完縣人傭身葬父割股肉療母疾學使奏聞並及其父三錫之孝祖母金氏母邊氏之節領六十金建三世節孝坊營從孫鍾元徵君魏庸齋司寇遊　四月十一日思喪禮不言齊戒以无時不齊戒也今予年踰五十愧不成喪食葱不免慙韭則祭前須齊戒十二日行忌日奠　博野知縣羅士吉具牲來弔祭成禮先生往縣謝致胙二方望署門稽顙拜而還　先生偶坐門外聞言幾失笑乃知喪禮不楣坐不旅行有以也遂入

一日晏起因思喪中廢業兼以毀瘠極易萎惰故先王制祝詞曰夙興夜處不惰其身然期以內哀戚不遑不惰猶易練以後哀思日殺心身少事逸斯怡笑惰愈懲矣故孔子曰喪事不敢不勉　五月十三日閻關東大兄卒稅服三月　先生自外過中門側至田氏急掩扉避先生蓬嘉之曰可謂能守禮矣　八月十三日爲關東大兄位奠告服闋　謂門人曰初喪一禮朝溢米夕一溢米食之无算宋儒家禮刪去大算句致當日居喪過朝夕不敢食當朝夕過哀至又不能食幾乎滅我今因家禮練後止朝夕哭惟朔望未除服者會哭凡哀至皆制不哭疑聖人過抑人情昨讀子夏傳曰既練舍外寢始食菜果飯蔬食哭无時乃嘆先王制禮犧人之性宋人无德先位不可作也

丁卯五十三歲

自儆曰堯舜之聖在精一吾不惟不精而方粗如糠稗不惟不一而且雜如市肆憧哉懼哉須極力培持上副天之所以生我者可也　三月二日聞嫁母病亟之隨東侍疾　五日同里齊戒八日行大祥禮始參用儀禮先生主

初獻主婦亞獻以邊生作賓三獻　祭訖急如隨東則母卒矣大哭服弔衰資爲先生來者拜謝非則否十一日奠十五日送葬十六日哭拜辭主而回

二十五日行禮祭禮四月朔日奉考主于家祠行吉祭禮乃邊竹祖考妣主于桃室安祖考主于祖室考主于禰室以殤子赴考祔十二日行忌日祭十五日始行望禮于家祠習齋與家人爲禮命田氏隨女君拜祠拜君女君皆四坐受子拜父母畢指之一切復常惟不藥不華飾以尚有心喪也　行醫于祁州濟貧且欲廣成入材也　六月才過之石藍生約共禮習　維令野知縣羅士吉具牲來弔祭成禮先生往縣謝致胙二方望署門稽顙拜而還　先生偶坐門外聞言幾失笑乃知喪禮不楣坐不旅行有以也遂入

一日晏起因思喪中廢業兼以毀瘠極易萎惰故先王制祝詞曰夙興夜處不惰其身然期以內哀戚不遑不惰猶易練以後哀思日殺心身少事逸斯

政務旁午先生攝民擾哀青有方略且延士講學行禮樂考經史厨傳紛紛先生處之裕如也署後建告天樓每晨必焚香告以所爲辛酉入授御史巳

已還至副憲特疏劾內閣徐元文與其兄尚書乾學侍郎高士奇鍋一級而徐高亦由是去位著河洛源流政學合一等書源流略云聖道一中原通天地民物爲一全體大用揆文奮武皆吾心性能事但自孔子沒而中行絕狂狷兩途分任聖道乃氣數使然不可偏重狂者進取如張良韓信房杜諸人皆能開闢世界造福蒼生然求其言行之盡規規聖道不能也狷者不爲如程顥朱熹陸九淵諸人不義不爲主持名教然欲其出而定鼎濟變如古聖之得百里而君之朝諸侯有天下不能也二者分承協任庶見聖道若但認孔子爲一經學儒生則非矣庚午官至兵部督捕右侍郎辛未卒　塘與張文升推衍存治文升著存治編塘著癒忘編先生訂正之　七月三日謂紹洙曰檥其來予心告矣紹洙問曰素不妄動已而檥果至紹洙遣族叔也以貧養于習齋數年如一　八月過保定府入謁魏蓮陸所建五賢祠程

明道程伊川劉靜修鹿忠節孫徵君以其皆郡人也配饗者爲杜紫峯張璇五張石卿孫君倫高鹿巖孫裒淵王法乾謂先生曰君子日代天言容易乎先生是之　十一月過安平可謂言勤先生以時文教人借以明道倡學先生日近亦思及此　十二月訂塘所著閱史郄視　助劉煥章无疾而卒面色如生大哭往弔奠爲作行狀

戊辰五十四歲

正月常功增日三復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　朔日遣還初伯總喪哭奠慟　時先生內子復姓李　復移郴州藥鋪于家，思待能賢以豪俠待豪俠以能賢待庸愚以能賢豪俠待奸惡以能賢豪俠或處之如庸愚則失其心則致其侮或害皆已過也而乃委命之不淑人之難交耶　二月出棺百斤助還初子文芳治喪文芳爾檥生父也　王學詩卒先生如完縣弔之指而不拜以其歸能行朔望哭奠禮收之爲門人也　四月朔日告還初伯于殯宮除服　看塘四書言仁解　七月朔日行禮畢謂內子曰吾與子雖病但能起勿忘于禮　塘規先生病中鬱鬱是中无主也先生即書于册面自證　鹿密觀來訪　思宋室臣子所宜急商權者正在朝廷利害邊報差除乃范益謙首以爲戒與門人舍職掌談學皆失聖道而予中年曾受其疫染也　十月如獻縣哭奠王曙光　十一月如高陽拜孫文正公祠　如新安拜謝馬開一會僧弼立是時凡助葬父者皆往謝之　如郝關與馮給升言存性存學綸升初疑後是之　十二月李植秀從遊學禮

己巳五十五歲

正月訂一歲常儀常功凡祭神用今儀通三獻詣位讀祝共十二拜較會典獻三拜者爲成儀通獻五拜者爲減儀春祭祖考秋祭考俱大齊季秋特祭

孔子孟存祀戶孟夏祀竈季夏祀中雷孟秋祀門孟冬祀水俱中齊清明十月朔從族衆祭祖墓亦中齊皆用成儀凡朔望節令親忌日已生日及祭外親友或同老幼祭分派族人墓俱小齊用減儀朔有薦新惟酒果大齊七日戒三日齊中齊散齊二日致齊一日小齊散齊一日致齊一夜大齊必沐浴中齊沐浴或澡拭必入齊房小齊必別寢戒日懸內齊戒牌書云戒不弔喪不問疾不怒責人不入內不與穢惡飲酒不至三盞食肉不茹葷齊沐浴著明衣遷坐不會客不主方不理外事致思所祭如在齊日懸外齊戒牌書云今方交神不敢會客不敢主方賜胙親友暫回祭畢候教如遠客煩族親延相他所祭畢恭迎凡倉卒與祭外神親友又有時齊刻齊之例謂立刻即屏他念禁言語專思所祭也　凡祭合家人俱祭品略減凡朔望節令謁祠出中堂南面妻北面四拜惟冬至元旦八節答再妾拜同不答子拜同不答妾拜妻儀同拜

君子孫惟元旦拜妾再妾答拜凡出告反面于家祠前俱如生人禮今因體言無事不開廟門定卽日反者揖告祠外經宿以上再拜告簾外旬日以上乃啓簾焚香設饌告之敎妻行禮同是謂家禮朔望出至習齋焚香舉子及從學弟子拜聖像四舉坐受弟子拜四是謂學儀凡出過祠必下涇祠不下不知考式之行樹壁外式文廟壁外亦下過墓必式惡墓不式若名賢宗族及至親厚友之父母准下祠例有所惻必式如見瞽者殘疾喪衰城倉倒河決敎場之類有所敎必式如過鼓鐘望祠廟望祖塋過忠臣孝子節烈遺跡賢人里之類凡過祖塋日一至揖再至躬旬以上再拜月以上四拜恩祖父母師慕同凡賓主相見見師日見揖旬以上再拜月以上四拜交友皆再拜會常客如常儀凡吉體遭喪皆廢雖總亦然此一歲常儀也習禮樂射御書數讀書隨時書于日記有他功隨時書每日習恭時思對越上帝蘧哲語觀

威儀每時心自檢則○否則●以黑白多少別欺慊分數多一言○過五則⊗忿一分○過五則丝中有×邪妄也如妄念起不爲子嗣比內皆是每晨爲弟子試書講書午判做敎字此一歲常功也有缺必書新爲却疾求嗣計增夜中坐功　謂張文升曰如天不慶予將以七字富天下墾荒均田興水利以六字强天下人皆兵官皆將以九字安天下聚人材正大經興禮樂

二月塔執贄正師弟禮　先學歎曰案隱行怪者有其人半塗而廢者有其人依乎節中庸遯世不悔者吾非其人也竊有志焉　思心時時嚴正身時時整頓足步步規矩卽時習禮也念時時平安聲氣時時和藹喜怒時時中節卽時習樂也玉帛周旋禮也不爾亦禮琴瑟鐘鼓樂也不爾亦樂故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　王法乾論友主擇交先生主節取　三月習琴　十一日

誕日也家人請拜先生泣下曰予兩間罪人不及事父母敢當家人祝乎乃例不祝壽是日與人送葬痛泣不已自傷也　知養子有隱疾不能繼嗣且有室變大憂旋以命自解乃謀養孫爲後　李植秀來問禮曰子有祠父在禮不得專行吾聞人子善言常悅于親耳善行常悅于親目須習學祖父若自其已出而我舉行之者乃善此吾在朱氏時所自勉也　習騎刀式始及雙刀　四月學使李公應鳳知蓋縣事趙公旭俱遣人懇區旌閭趙乘有饒儀先生受而不報時蓋人士公舉先生于縣將達道院上奏國公玉亦謀運揚當道先生力止之　謂張弟培曰僕抱禹稷之心而爲沮溺之行如兩劍而欲露寸光者法乾謂不如全函剛主謂不如多露皆非僕志也　如蓋哭尊嫡世父保初世父諱成性康熙初以恩貢被留提選通判辭老不就先生私謚之曰節白　五月塔問曰近日此心提起時萬慮皆忘祇是一團生理是存養否先生曰親子九容之功不廢此禪也數百年理學之所以自欺也

非存養也予素用力靜則提醒操持動則明辨剛斷而總以不自恕善必身心一齊提起方是存養不然則以釋氏之照徹萬象混吾儒之萬物一體突

七月敎李植秀及幼弟利學士相見獻酬禮令肄三　王法乾曰程朱何可操戈試看今日氣運是誰主持家讀其書取士立敎致君臨民皆是也先生曰元亦謂今日是程朱氣運正如周季自是五霸持世然必以爲五霸持世不如堯舜程朱持世不如孔孟已而曰謂程朱持世尙過其分十分世道佛氏持三分豪俠持三分程朱持三分仙氏持一分聖道焉得不皇皇表章也　才文孝之子都之來言靈壽知縣陸隴其求先生所著書清苑知縣邵嗣堯欲相見先生謝曰拙陋不交時貴吾子勿游揚也隴其字稼書浙江平湖人爲程朱學居官清介嗣堯字子昆山西猗氏人學陸王清威有吏才

以祭門神齊戒有雜念思祭神猶難于齊況平常而能齊明也卽專思神

二十九日出也行中規矩入則否噫日甚矣周旋中禮之難也　李楨秀問曰秀尊師問道人多毀忌如何曰天下方以八股爲正業別有講作者曰聞雜書屬性異汝初立志當開然自進不爲人不令人知可也然亦須堅定骨力流言不憚笑毀不撓方能有成　八月撫院于公成龍使來懸匾旌閭先生受而不報　九月訂墓所編訟通則例　吹篇　自勘出門如見大賓近多如此　國之桓介塾執贄先生辭固請乃受之　思戒愼不睹恐懼不聞必于湛然虛靜之中愼上帝臨汝之義則靜存正功也若宋人觀齊怒哀樂未發氣象非丹家所謂內視乎　塾問自整飭矣已又忽忘昏惰何以免此先生曰湯銘苟日新矣何必複曰日日新日日則無間矣何必贅曰又日新可見忽忘昏惰古今學者通患除時常振刷无他法矣　李楨秀問閑念朋從屏之不退如何先生曰但將精神振起使天君作主諸念自然退聽然非

用力有素而驟言疎起退聽亦殊不易先儒所謂工夫即是效驗也　族弟借乘家人對雁矣先生思此人魯鈍无所借命家人改曰雁　十二月往哭寬間大來大來名際泰豈人豪俠好義所施散萬餘金交遊幾遍天下而待人寬讓遇橫逆笑受之不報　三從叔子早壯以後提從母嫁至是取歸養之率之招神于墓立主習齋旁宅行虞禮　書一聯云虛我觀物畏天怨人

庚午五十六歲

正月三日賚族孫保威爲孫　國之桓至先生曰學人未有貞誠如子者惜老矣之桓曰竭力向前死而後已敢以老阻乎　先生與王法乾同榻問曰元有寸進否曰有遇人爭辯能不言矣　二十二日行中矩望見壁上書曰不敬快然思敬時見簏而安忘時見簏而惕不曾戴師爭友矣湯武逐物有銘有以哉　博野令羅公致仕先生往謝羅公尋來拜謁深以先生之學爲是作喚迷塗序　二月張東巖遵政來訪　二十二日遭從世母總服　三月訂墓族約　思事可以勤我心皆由物重我輕故兵法曰敗兵若以錙銖曰後慢謂文字畫乾坤四肅也　習射　門左演禮弄家衆寂然室中各理女工如無聞先生喜曰誰謂婦女不可入德也　五月九日子弟俱往田思喜庭除日新有乏人矣廢事今不潔衰悟甚矣乃各處親掃惟場三息乃畢　思內篤敬而外肅容人之本體也靜時踐其形也六藝習而百事當性之良能也動時踐其形也絜矩行而上下通心之萬物皆備也同天下踐其形也禪宗焉能亂我哉　二十二日哭筵從世母幕告除服　六月書謹言八戒一戒閒言二戒俗言三戒類引四戒褻暴五戒淩人六戒幽幻七戒俾流言八戒輕與人深言　思文墨之禍中于心則害心中于身則害身中于家國則害家國陳文達曰本朝自是文墨世界當日讀之亦不覺其詞之

慘而意之悲也　思高明覆物萬物歸我洞照萬象一象不沾儒釋相去天淵也　思定其心而後言自无失言定其心而後怒自無妄怒失言妄怒皆由逐物未皆以我作主　八月朔日以祭門神齊思人心不如聖人之純一也齊日之心必如聖人而神乃可格人身不如聖人之九竅也齊日之身必如聖人而神斯可交　一日行容恭因思劉煥箕謂門人曰予當恭莊時慨思劉煥章於莊時思呂文輔坦率時思王五修愿準時思陳國鎮謙抑時思張石卿和氣包括英氣愔發時思王五公嗟乎使諸友皆在其修我豈淺鮮哉　九月思人大則事小伊尹五就湯五就桀人未聞議其反覆背逆也　二日行中規矩思昨終日中度今日惟此時純敬之難也　思人才無用矣脈其無用即已才无用世路不平突怒其不平即已情不平　以祭考齊戒思齊戒日有不悅宜寬之曰先考之景容之也有突時宜讓之曰先考之惠

及之也　十月爲蓋人士作祭劉潤九文潤九名榮旺蓋人恭兒富而行仁環居十餘村有訟爭皆往質之　十一月涞水曹敦化來問學求列門人先生辭　王法乾曰知周孔三物之學即缺靜功不及前日先生曰易曰洗心中庸曰齊明非齊不明非明不齊非洗心不能齊明非齊明不能洗心何事閉目靜坐拾程子牖濬也　十二月敦之桓敦化舉禮　敦化介塲執贄先生辭之　先生語塲曰伯夷仁也柳下惠義也塲曰塲亦謂伯夷非佛老可托以其不念舊惡也柳下惠非鄉愿可托以其必以道也伊尹非聖歟可托以其樂堯舜之道而一介取與必嚴也孔子非經生可托以其志爲東周而教人以兵農禮樂也先生曰然　先生曰唐楊炯疏言選士專事文辭自隋場帝置進士科始加以帖括自唐高宗至劉思立之奏始乃爲世害至今乎

辛未五十七歲

正月思凡罪皆本于自欺言堯人之言而行小人之行全欺也即言堯人之言而行苟自好者之行亦半欺也法乾規先生曰身不及口口不及筆先生曰心更不及身願共勉之　思有一夫不能下亦做惡有一事不耐理亦忘惡有一行不平實亦爲惡有一錢不義得亦貪惡又思不怨不尤下學而上達眞無聲無臭於穆不已上通于天突故曰知我者其天乎內返歉然自愧

看韓非子至說難強以其所不能爲止以其所不能已如此者身危慽然恨予交人每蹈此危哉　名保咸曰重光　思予以淺露爲直褊躁爲剛執滯爲堅定屢過不改庶才也　三月先生將出游曰蒼生休戚與道明晦敢以天生之身偷安自私乎于是別親友告家祠十六日南遊中州　至安平縣閻暉光齋閣教其門人揖立應對期望拜父母儀獎之　至深州國之桓

請從以其年老家貧子幼辭之對曰吾敢違子路乎固請徒步從先生教之曰正心修身之功不可因途行懈吾嘗內自提撕也又教以齊家先嚴內外　野莊頭遇鄭光裕克昌示以喚迷塗大悅　至順德府馮莊訪楊雨蒼及其弟濟川示以喚迷塗楊錄之晤那晉教論賈生修故人也曰人言教職爲閒客不知人才爲政事之本而學校尤人才之本也勉以修身布教之道　四月朔日行望拜家祠答拜家人門生禮　至安陽哭賀許西山先生　訪徐孝子遁並聞存學存治曰遁每夜視天生辰貫以衛塋道其在先生突　抵固鎮與陳子彝畝子達論天木熊伯玉畝敬仲孫賓周紫巖魁丁士傑論學爲當季和周愼行言經濟　至溶縣教諭閻之蒲男玉之桓弟也來迎遊大伾山論道士鄔倫　考忌日齊宿遙賀終日素衣冠不御酒肉　與男玉論井田固留之桓而行　宿班勝固見民以歲凶流亡惻然出錢及衣周之

韋遊客書寄縣令諭以四急一急停徵一急賑濟一急捕蝗一急講土宜行文各處安集流民　至夏峯晤孫徵君子五君協七君孚十一君蓽具雞酒祭徵君哭之拜歐保汝因同孫平子孫箕岸登嘯臺遊安樂窩弔彭祖夫慕酹以酒盥嗽百泉時保汝舉子爾良及楊塾千楊誠甫李天祐孔益仲陸續至乃以存學實保汝曰請問孔孟在天之神以爲是否程朱罪我否保汝曰孔孟必以爲是也程朱亦不之罪也但目前習見不脫者起紛紜耳先生曰苟无獲戾先備而幸聖道粗明生死元不計也保汝曰如此無慮突乃爲暢言六藝之學保汝出其王制管窺論井田封建與先生存治合深相得流連幾十日乃別塾千以車馬送保汝名極定與人從孫徵君移家夏峯高隱力學　至延津訪周礎公論學渡黃河　五月至河南開封府張醫卜肆以問人思今出遊卽用九也必見无首乃爲善用　十日夜店人賊盜先生堅

臥亦不言　訪張子朗劉念庵郭平岡李瑤之　杜平修周炎趙龍文來訪
　時時習基心神清明四體精健時疫氣流行傘之斧言不給而先生清歌自得絕不動心　一日見一翁過竹甚健巽之挽入座則孫徵君門人原武張璨然天章也先生以常功及存學質之天章曙然曰體樂亡矣存學誠不容不作問水政先生略言之天章曰先生何不著禮儀水政書先生曰元之著存學也病後倫之著書也尤而效之乎且紙墨功多恐習行之精力少也自此來問學者日衆　二十七日始食杏恐食早家人未慮也　張天章來曰學者須靜中養出端倪書亦須多讀若書亦不容已先生曰孔子弱壯時學成教就陶鑄人材可以定一代之治平矣不得用乃周流又不得用乃刪述皆大不得已而爲之者也如做富翁者不學其經營治家之實而徒效其囤積轉移逋亂記產籍以遺子孫者乎且孔子自居于述乃武周述事之述

家居習禮樂執射御爲司寇辨五土之性乃述六府三物之事也非註記其文字也後儒以講書註解托聖人之述可乎況靜中了悟乃釋氏鏡花水月幻學宛无與于性分之眞體位育之實功也學門下學上達原有正途不然孔子曰與七十子習行祖述而性命不得聞孔子不幾爲千古之擯師七十子竟成愚徒乎天章曰顏子仰鑽瞻前如立卓爾是何物豈顏子枯禪乎先生曰否顏子明言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豈空中玩弄光景者比耶後儒以文墨爲文以虛理爲禮將博學改爲博讀博講博著不又天淵之分耶天章拜手曰聞命矣時主客坐久體愈莊容愈斐先生因指曰非夙用戚愼功此容不得于人前矯强粧飾也故一舉識君天章悅服抵夜乃去　偶見筆有亂者因思杏壇之琴瑟不整孔子不得謂之裴而安俱正之　六月遊于衡遇一少年頗異問之來超越千也約來寫已而果至問其志願學經濟乃沽酒對酌與之言已提劍而舞歌曰八月秋風彫白楊庶狄蕭蕭天雨雷有客有客夜彷徨徬徨良久鸛鶴舞雙眸烟燭空千古紛紛諸儒何足數直呼小兒楊德祖尊中有酒盤有餐倚劍還歌行路難美人家在青雲端何以贈之雙琅玕翌日報一刺曰吳名士拜遂行　抵杷縣訪田椒柏鄭吉人皆以存學爲是　至鄢陵訪梁廷掾以道于伏村暗劉子厚　訪王延祐次亭次亭述其師張仲誠所傳將好貨好色作成色相制絕先生曰是主人不務守家而无事喊益也予謂白晝乾健習行夜中省察操存私慾自不作即或間作祇一整起亦必退聽孔門爲仁與克伐怨欲不行之分即在此次亭請執贄辭之暗常貢一蘇子文　七月訪劉從先言禮當習從先奮起曰此時即習何待乎習祭禮二度日入從先曰燈可讀書燈不可習禮乎束燭終三教從先三郎喪禮從先問喪服制言之　訪韓旋元旋元問存性曰仁者人也合而

言之道也豈心之理專而身乃雜惡乎聞存學曰是吾儕喚迷墜也　訪韓智度指易修業居業曰學者須知田產籍非祖業講讀籍上田產非修業乃得求其業而修之修乃得居之吾儕急事也智度曰然　觀鄒汝極傳以當時心學盛行景證悅以九容九思四教六藝爲多汝極啜之曰九容之不修是无身也九思之不讀是无心也先生續曰四教之不立是无道也六藝之不習是无學也　閏七月思化人者不自異于人，抵上蔡訪張仲誠仲誠曰修道即在性上修故爲學必先操存方爲有主先生曰是修性非修道矣周公以六藝教人正就人倫日用爲教故曰修道謂教蓋三物之六德其發現爲六行而實事爲六藝孔門學而時習之即此也所謂格物也格物而後可言操存誠正先生教法毋乃于大學先後之序有紊乎論取士仲誠曰如無私六股可也先生曰不然不復鄉舉里選無人才無治道仲誠名沐以進

士知內黃縣事有惠政論學大旨宗陸王而變其面貌以一念常在爲主弟子從者甚衆　覩上蔡知縣楊廷望所開杜渠又聞其毀佛寺重建著蠹伏綫願清丈地畝躬率人習文廟禮樂蓋有用才也　先生謂李子楷曰朱子論延平觀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曰以不覩觀之此是禪宗否子楷曰此誠近禪愚等操存不如此乃將學問思辨俱在戒愼不覩恐懼不聞內用功先生曰如此則孔子學于識大識小問禮問官終日以思辨聞與違背其旨然部存不親不聞時也而可通乎　八月先生與仲誠及其門人明辨晚引幾一刀將行申曰學原精粗內外一致加功近世聖道之亡多因心內惺覺口中講說紙上議論三者之間見道而身世乃不見道學堂輒稱精院或曰講堂皆倚學之不講一句爲鑒非之柄殊不思置學之二字于何地孔門是爲學而講後人便以講爲學千里矣仲誠笑曰向以爲出脫先儒籠罩不知仍

在其窠中也及行仲誠率門人遠送先生拜手曰承教不敢自棄勉加操存先生操存有年願進習行以惠着生仲誠拜手許諾　訪侯子省諸人勉以習行有用之學　至商水訪博惕若論學惕若服焉以吳名士刺拜李子青木天與言經濟木天是之先生佩一短刀木天問曰君善此耶先生謝不敏木天曰君願學之當先參法參法武藝之本也時酒酣月下解衣爲先生演諸家拳法良久先生笑曰如此可與君一試乃折竹爲刀對舞不數合擊中其腕木天大驚曰技至此乎又與深言經濟木天傾倒下拜次日令其長子珖次子順季子貞贊從遊　渡小黃河訪王子謙及寇楣等隨問引以正學　抵舉天峙訪王焉倚李象乾焉倚初執習見已而服　返鄢陵訪李乾行等論學乾行曰何須學習但操存功至即可將百萬兵無不如意先生悚然懼後儒牖學諄諄至此乃舉古人兵間二事叩其策次日問之乾行曰未之思亦不必思小才小智耳先生曰小才智尚未能思大才智又何在乾行操存尚未至耶乾行語塞　九月朔日偕王次亭昆仲習冠葬諸禮次亭問明德親民先生曰修六德行六行習六藝所以明也布六德六行六藝于天下所以親也今君等在仲誠先生之門從未以此爲學教然則何者爲若所以明之親之卒乎閉門靜坐返念收心乃二氏之學非吾儒之操存也次亭感佩　先生渡河北歸過淇縣訪王餘啟柔之五公先生弟也老病留金手其孫世臣爲養資　至湯陰訪宋敬主一他出其父留居出會夙儒也語之學抵舉稱善主一歸先生與主一及其子恬習禮留居曰子可任老乎即主位伏與彬彬如也夜與主一論學論治主一曰不見先生幾枉度一世行徐延仲容已來迎出曰省記求教問禮樂答之已而主一復來迫送至磁州別主一語先生習恭親之因並坐習恭先生曰吾儒無一處不與異端反即如

我二人並坐習恭儼然兩偏倚並靜坐則儼然兩禪和子矣　十月至臨城拜喬百一毫益清苦布衣單敝饋以金力却出酒食寒舍論學　五日抵里族侄修已倒屣從游　聞家人前以家書至相謂曰不聞朝廷詔至人臣必拜受乎夫子一家之君也當以妻子爲人臣相率拜受先生惕然曰吾無以當之倘容少自非薄乎因以非禮勿視聽言動與家人相勉　思言終未能謹復擬五字用力曰省徐文禮貌或少寡乎　王法乾論道在于書先生曰書之文字固載道然文字不是道如車載人車豈是人法乾曰如坐如尸非道乎曰是人坐乎書坐乎抑讀之即當坐乎法乾無以應　給李介石書返其幣以清游後介石具幣候來問學也介石名柱深澤人黃門人龍子也辛酉舉于鄉能技擊好樂教子弟及門人各習一音每日讀書畢即登歌合樂諷諷如也樂易好施人多德之

壬申五十八歲

二月觀塘所輯諸儒論學關中李中孚曰吾儒之學以經世爲宗自傳久而譯一變訓詁再變詞藝而儒名存實亡矣批曰見確如此乃屑撫臺尊禮集多士最從亦祇講書說話而已何不舉古人三事三物之經世者與人習行哉後儒之口筆見之非無用見之是亦無用此所以吾心益傷也　觀古月令每月教民事至命樂正習舞命宗正入學習樂之類唉今歷授時布政之法亡添入建除宜忌諸術亦周孔學失所致也　謂塘曰子纂諸儒論學名曰未墜集蓋參予存性存學大翻宋明之案逆而難入錄其合道之言欲使人信吾說之不譯于先儒而教易行意甚盛也然予未南遊時尚有將就程朱附之聖門支派之意自一南遊見人人禪子家家虛文迫與孔門敵對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乃定以爲孔孟程朱判然兩途不顯作道統中

鄉愿矣且所謂未墜者非也未墜者在身世也今諸儒之論在身乎世乎在口筆耳則論之悖于孔孟墜也即合于孔孟亦墜也吾與子今日苟言而不行更憂其墜矣而暇爲先儒文飾曰未墜哉　六月教儼曰人之不爲聖人也其患二一在視聖人之大德爲不敢望一在視聖人之小節爲聖不在此吾黨須先于小節用功　七月錄四書正誤偶筆辨平日偶辨朱子集註之誤者至是命門人錄爲卷　八月側室田氏卒葬之祖塋傍行三遵禮于別室以無所出祖無服爲倒令子弟十二日除服田名種宜有女德柔順而正事先生十八年未嘗一昵近未嘗仰首一視先生而也事女君如慈母死後敗年女君時時哭焉　十一月王大亭北來問學先生詳示之　王法乾見先生發前先生日子以僕爲道前或即子棄于老莊之見乎僕以子爲老莊或即僕流于雜霸之見乎各宜自勉

癸酉五十九歲

正月書塘規先生道大而器小宜去褊去矜去躁去隘語于記首　二月王法乾曰吾二人原從程朱入先生曰從程朱入之功不可沒也然受其害亦甚使我二人不見程朱之學自幼專力孔孟所成豈如今日而已哉即以賈弟聰穎屢悟屢蔽受害豈淺故吾嘗言仙佛之害止蔽庸人程朱之害偏迷賢知　置側室戈氏　亡岐劉鑑叔延往先生曰後儒失孔子之道致我輩不得見君子以文會友之樂矣即如今日如聖學未亡與公郎等吹笙鼓瑟演禮習射其快何如乃祇閉論今古差勝俗人酣賭而已可勝歎哉　四月以三物一一自勉　思一日不習六藝何以不愧習齋二字乎　閱宋人勸其君用曉事人勿用辦事人歎曰官乃不許辦事耶曉事者皆不辦事耶愚謬至此不亡得乎　六月王越千來問學　觀明臣傳每以著書成加官進

秋天爵位所以待有功者也而以賞著書之人朝野皆迷乃爾　觀周密癸辛雜識載周平原云程伊川言有眞知所行自然無矣以故學者但理議論不力實行沈仲固云道學之名起于元祐盛于淳熙居官不理政事以爲俗吏所爲惟建書院刊書註解語錄爲賢者或稍議之其黨必辨之爲小人異時必爲國家莫大之禍不在與牛溝談下也當時儒者猶曉其害如此今則舉世罔覺矣吾敢不懼哉　李楨旁問曰張仲誠學術錯先生亦時稱之何也曰辯學不容假借者其居官廉曾自是可取吾嘗謂今日者過程朱亦在爻事之列正此意也　思與常人較短長者常人也與小人爭是非者小人也如天之無不覆幬斯大人矣　十月觀春秋思孔子祇記某事某事其經濟裁處之道皆在胸中未錄也故游夏不能贊一辭子皇門大政記祇錄條件不參一議以得用之則行似孔子當日亦此心事後人專以文字觀經生

年月日昔義會遇不相合又曰美惡不嫌同辭恐昔簒語耳　如泳州災
寅陳國鎭　十二月與閻儼言致用以稅本色均田爲第一政

甲戌六十歲

正月朔日祭祖考側室田氏亦祔食　二月肥鄉郝文燦公函來問學請先生主漳南書院設教先生辭　王法乾爲定州過割地畝手已名下書狀不如式氣象營營然先生曰爲愛靜客談之學久必至厭事厭事必至廢事過事卽泚然賢豪不免兒當人乎予嘗言誤人才敗天下事者宋人之學不其信夫　六月以祭中霤齊自勘行坐皆如禮使他日盡如齊日也無愧矣而不如也非忘乎故助忘二字非孟子實加作聖功不能道也　語塘曰吾與文升不言操存與法乾不議經濟兼語者惟子子其勉之勿以虛文畢事也

謂魏帝臣曰近世林院侍讀講修撰等官爲朝廷第一清貴之臣奈何唐

虞命官詔牧乃忘此要職乎學術誤及政事可嘆也　十月思夫子之溫良恭儉讓石卿先生有三焉溫恭讓也介軒先生有二焉溫恭也晦夫先生有二焉良與儉也予曾未有一焉愧哉　十一月郝公函具幣帛與僕遣苗生尙儉來聘主漳南書院先生又辭

乙亥六十一歲

三月修己曰近日取士書藝撰砌策表互換祇爲欺局先生嘆曰豈惟是哉孟子後之道之學二千年總成一大謊　四月曰施惠于人乃其人命中所有第自吾手一轉移耳何德之有故世間原無可伐之善可施之勞　七月之小店途誦程子四箴覺神清氣暢因思心淨氣舒一時乃爲生一時故君子壽長神昇氣亂一日卽是死一日故小人年短　謂敦化曰三重之道王者之迹也三物之學聖人之迹也亡者亡其迹也故孟子曰王者之迹熄孔子曰不踐迹吾人須踐迹又曰多有詩書最損精力更修曰　教修己閻儼曰學者但不見今日有過可改百善可遷便是晉省一日　十一月謂修己曰子清律兩時文乃進可知經書皆益于文不在讀八比矣然尙未嘗實學之味也苟時時正吾心修吾身則養成浩氣天下事無不可爲也況區區文藝乎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韓退之文人之雄亦云　十二月朔王日爲孫重光行冠禮延往益齋爲賓　思以厚病人之薄卽已薄也只寬形人之刻卽已刻也

丙子六十二歲

二月朔日行朔禮已日吳出行學儀久之入家人仍棺斂候語拜先生曰吾德衰不能振一家之氣不足拜也室人懼拜內戶外立面不答側拜坐面不立　謂曹敦化曰天下無治亂視禮爲治亂家國無興衰視禮爲興衰　四

月郝公函三聘請主教肥鄉漳南書院乃往重光及門人鍾錢從五月朔日在塗率重光行望拜禮使錢望拜其父母四日抵屯子章漳水泛公函率鄉人以舟迎入　公函學士相見禮因告家事先生曰爲兒之道只不見子弟之過則善矣　議書院規模建正廳三間曰習講堂東第一齋西向牖曰文事課禮樂書數天文地理等科西第一齋東向牖曰武備課黃帝太公及孫吳諸子兵法攻守營陣陸水諸戰法并射御技擊等科東第二齋西向曰經史課十三經歷代史諸制章奏詩文等科西第二齋東向曰藝能課水學火學工學象數等科門仍懸許公三禮漳南書院扁不沒舊也門內道東曰理學齋課靜坐編著程朱陸王之學道西曰帖括齋課八比舉業皆北向以應時制且漸引之也比空二齋左處館僮右宿來學門外左房六間榻行客右房六間容車騎東爲更衣室西爲步馬射圃堂東北隅爲倉庫廚竈西北隅

積柴炭　思孔子討陳恒而料其民不予會夾谷而知萊兵反汶田與人之智勇也乃宋儒出而達德沒僅以明理解智去私解勇其氣運之陋哉又思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天下之達道也自佛氏出而天下有不達之道知仁勇天下之達德也自宋儒起而天下有不達之德　郝也魯苗尚信白宗伊李宏業韓習數郝也廉郝也愚拜從學　六月晉習講堂聯云聊存孔緒勵習行脫去鄉愚禪宗訓詁帖括之套恭體天心學經濟幹旋人才政事道統氣數之機　思多言由于歷世事不熟看人情不透　閱家語至遊農山歎曰觀于子路子貢則趙奢李靖仲連陸賈皆吾道所不擯矣乃自宋儒分派而諱色變俊哲不得與于吾道異哉　思有所事則心量日上無所事則心思日下尚書曰所其無逸有以也　命諸生習恭習數習禮與公函顧而樂之　七月朔行學儀畢曰朔望行禮匪直儀文蓋欲每月振刷自新也汝

等知之又教弟子舞象石習力先生浩歌　八月如田龍唔諸故友程滑伯請延語之曰程朱與孔門體用許殊居敬孔子之體也靜坐懂懂程朱之體也兵農禮樂爲束周孔子之用也經筵進講正心誠意程朱之用也滑伯曰解矣　訪路趙光驗皇論治主封建井田相合謂之曰聖人不能借才異代須寬以收天下之材和以大天下之交　十六日以漳水愈濁潛齋皆汲嘆曰天也乃旋門人皆笑別也曾送至家九月始返　思非禮勿視四句擱二字一讀謂不視邪色云云非孔子復禮意也當四字一氣讀重在一禮字謂視聽言動必于禮也天下歸仁即王天下有三重民其寡過也皆復于禮也

思威不足以鎮人而妄夷之惠不足以感人而妄居之不智也禍于是伏焉　十一月十五日爲爽然行冠禮延劉滌翁爲賓爽然即早壯也　二十七日遵叔母期喪疑于外不入內飲食行處非哭時皆如平居不致毀矣

十二月著宋史評爲王安石韓侂冑辯也其辯安石略曰荊公盡後誦誤著書作文立法以經義取士亦宋室一書生耳然較之當時則無其偷比廉孝高尚清然有古人正己以正天下之想及既出也慨然欲堯舜三代其君所行法如農田保甲保馬雇役方田水利更戍置弓箭手于兩河皆屬良法後多踵行即當時至元祐間范純仁李清臣彭汝礪等亦訟其法以爲不可罷變惟青苗均輸市易行之不善易滋弊竇然人亦曾考當日之時勢乎太宗北征中流矢二歲瘡發而卒神宗言之惓惓流涕夏本宋臣叛而稱帝此皆臣子所不可與共戴天者也宋歲輸遼夏銀一百二十五萬五千兩其他歲幣聘問賂遺近倍又倍是宋何以爲國貿以金錢求其容我爲君宋何以爲名又臣子所不可一日安者也而宋欲舉兵則兵不足欲足兵餉又不足荊公爲此其得已哉辟之仇讐戕吾父兄吾急與之訟遂至數責家貲而豈得

已哉宋人苟安日久聞北風而戰慄于是墻堵而進與荊公爲難大哄悔詬皆之曰奸曰邪并無一人與之商搉曰某法可某法不可或更有大計焉惟務使其一事不行立見瞞除而後已而乃獨責公以執拘可乎且公之施爲亦彰彰有效矣用薛向張商英等辦國用用王韶熊本等治兵西滅吐蕃南平洞蠻奪夏人五十二砦高麗來朝宋幾振矣而韓琦富弼等必欲沮壞之即荊公當念君父之讐而韓富司馬光等皆當恕置也平矧琦之劾荊公也其言更可怪笑曰致敵疑者近有七一招高麗朝貢一取吐蕃之地建熙河一植榆柳樹于西山制北蕃騎一創團保甲一築河北城池一置都作院頒弓矢新式大作戰車一置河北三十七將皆宜罷之以釋其疑嗟乎敵惡吾備則去備若敵愛吾有首將去首乎此韓節夫所以不保其元也噫庶幾之見亦可畏哉日此七事皆荊公大計而史半削之幸琦諛以爲罪狀遂傳

耳則其他削者何限范祖禹黃庭堅修神宗實錄務祇荊公陸佃曰此誇書
矣既而蔡卞重行刊定元祐黨起又行毀改然則宋史尚可信耶其指斥荊
公者是耶非耶雖然一人是非何足辨所恨誣此一人而遂昔忘君父之讐
也而天下後世遂翕以苟安頹靡爲君子而建功立業欲撐拄乾坤者爲小
人也豈獨荊公之不幸宋之不幸也哉辨佗胄略曰南宋之金與北宋之遼
又不可同年而語也乃累世知岳飛之忠累世皆秦檜之智獨韓平原毅然
下詔伐金可謂爲祖宗雪恥地下者矣仗義復讐雖敗猶榮者矣乃宋人必
欲誅之以畀金也尚有人心哉然兵臨城下宗社立墟敵問戎首無如何也
乃夷考當時葉適仁寄辛棄疾等支吾于北敵無勝計而宋相之首已不保
矣異哉有題朝門者曰晁錯既誅終叛漢於期一入竟亡燕可見當時人即
惜之非誅平原而宋存留平原而宋亡也及金主見平原首卒哀臣哭祭禮

葬曰此人忠于謀國謬于謀身盍曰忠繆則金非惡平原而深笑宋室也可
知矣宋史乃入之奸臣傳徒以貶道學曰僞學犯文人之深惡耳宋儒之學
平心論之支離章句染痼釋老而自居于直接孔孟不近于僞乎其時儒者
如沈仲固周密等皆曰今道學章言行了不相顧其徒不已有僞乎而遂深
疾之也至于指數其奸除貶僞學外實無左驗徒曰姬謄盛左右獻媚而已
郭汾陽猶窮奢極欲張曲江猶喜軟美而欲貴平原以聖賢乎且此等亦未
必非珥筆文人媒孽之也而七百年來直視爲奸胥無一察焉不其寃哉
郭子固寓書問學子固名金城北京人少能詩文閱歷言顏先生之道概棄
去爲天文地理禮樂書數河渠諸學仕刑部員外郎精練刑名十四司稿皆
倚定每奏讞再四欲獻全活其夥陞御史上疏謂宜究殘民請汰之性孝友
讓獄有容非其義強之財弗受也年四十一卒　博野知縣徐公國綏造廬

拜見

丁丑六十三歲

正月偶觀宋孫弼吳時二傳嘆宋家每論人先取不喜兵能作文讀書不可
察之痼癖也殃其一代君臣毒流奕世傷哉　思人至衰老容色氣度宜倍
寬和以樂人羣骨力志情宜更剛毅以保天命吾未有一焉覺不可懼　二
月思宋人但見料理邊疆便指爲多事見理財便指爲聚斂見心計材武便
憎惡斥爲小人此風不變乾坤無開日也　閱韓詩外傳仁道有四聖仁智
仁德仁而曠仁爲下嘆曰予求仁而好其下殆哉　觀古書言十淫有淫中
破體淫文破典曰其宋儒之謂乎　三月廣平陳宗文來訪　四月王法乾
與先生言學忽歎曰宋儒竟是惑世誣民先生笑曰子乃今始知乎　答嶽
書曰吾所望與于此道者惟足下一人故懼其放畏其雜相見責善過切如

日暮途遠擔重力罷將伯之呼不覺其聲高而氣躁也　六月思天之所祚
報者人不感稱已不衷見所謂陰德也又思對越上帝不爲世味糾纏不爲
喜怒勞擾不爲疾病困縛乃爲晚年進益　七月定與劉蓉旗甫同先生訂
改王應麟三字箴　九月思古人靜中之功如洗心退藏于密乃洗去心之
污染退然自藏極其嚴密一無粗疏即不動而敬也何事宋人借禪宗空靜
而文之以主一又贅之以無適以似是而非者亂吾學哉　十一月二十七
日哭貴叔母喜告服闋

戊寅六十四歲

正月登厠皆梁之糠秕也出謂人曰昔年歲儉入剛主家厠矢積藁糠此處
正堪自對焉知貧之苦乎　三月八日忽長吁自愧必有隱憂不自覺者
思千古無羞辱之君子　四月思諸子不及門吾即無學習亦是氣志遂獨

習士相見禮如對大賓　鄒陵裴文方子驥來問學　五月觀朱子語類余愛與理學家自謂敬以直內終日受用則當日理學之爲小人假者爲多矣　六月保定旣定侯來問學　觀語類日本與全盛時如慶歷元祐間只是相與扶持不敢做事不敢動被外人侮亦祇忍受不敢與較若得天下少富積而至于靖康一旦所爲如此安得天下不亂不知此言是怨慶歷元祐諸人乎抑怨靖康諸人乎宋家可笑可憐積成鴟亂之狀如此而乃歸獄前公何也　思宋儒如得一路程本覩一處又覩一處自喜爲通天下路程人人亦以曉路稱之其實一步未行一處未到周行棒篤突遽返已正墮此處事非悟御略待人非偏即隘仍一不能走路之宋儒也可愧可懼基謂走路者兵農禮樂也路程本者牧兵農禮樂之籍也宋儒亦不甚喜觀此籍蓋其所喜者尚在安樂窩居不在通曉路程也如論語敬事而信等書必日是

心不是政可見　思吾身原合天下爲一體行夏時乘殷輅服周冕舞韶樂放鄭聲遠佞人合天下之視聽言動俱歸于禮也故曰天下歸仁　七月日天下寧有異學不可有假學異學能亂正學而不能滅正學有假是而非之學乃滅之突　徐公解任來拜別先生往答之　八月覺胸中恬靜與天地相似　十月王法乾曰自居功者人必共怨之自居長者人必共短之自居是者人必共非之先生曰然　十二月李植秀請專志于禮先生曰講剛主在漳學樂後射粗可修已學律希濂學書實自及籥數俱可用近法乾大喜于禮汝又佐之六藝備于吾黨突予何憾焉之　習祭禮爲身近衰惰乃主獻升降跪拜以自振　國之桓卒先生聞之大哭易素冠服爲位哭奠受弔持心喪三月之桓字公玉深州生員性樂善慕誠敬爲邑人王之後處喪若孝桓遍走當道及諸王舉場田逢年行備得直以佐斧資桓辭之逢年恚曰善不分人乎凡五戚卒上達建石坊于之後爲長顏先生八歲束修長跽求教先生辭桓曰昔董盡石執贄王陽明不論年桓乃遵盡石耶卒成禮先生南遊桓步從時年幾七十突嘗提筆民疏言天下疾苦人笑其愚不恤也老以無子置側凡求嗣必偕齊戒沐浴聯生三子　爲重光娶婦行醮命親迎體食雞歸禮

己卯六十五歲

二月規王法乾不整念民物法乾引易何思何慮先生曰子自返已至聖人乎元則自愧衰惰不能書有爲實有得突　觀朱子語錄見其于岳忠武也雖從天下之公好譖之有隱忌焉曰岳飛誅曰岳飛亦橫曰岳飛只是亂殺于秦檜也雖從天下之公惡而貶之有隱予焉曰秦老曰士夫之小人何也爲植秀錢言用人自鄉約保長與州縣吏胥同祿吏代任用三年鄉里公

課其功德而上之邑宰邑升府府升監司監司登之朝以至公卿　思每書夜自檢務澄澈方寸無厭世心無忘世心無怨尤心無欺假心方與天地相似不然昏昏如無事人老而衰突　吟詩云本來一點無虧缺遭際窮阨奈我何自從知得吾儒事不大行也亦婆娑　三月思言行不相顧即欺世也使路人指爲諱人而一德未立一行未成即盜名也見禍于天受侮于人不亦宜乎　四月之桓心喪已閱以未得往哭猶不忍歌笑爲樂　十八日王法乾卒先生慟哭爲之持總服朔望祭禮俱廢　五月送法乾葬爲謀家事託其門人王懷爲教道孤哲　一僧從先生言歸倫姓姚名之曰宏緒字曰昌裔　思畏友云亡須時時畏天不則墮　六月思三事六藝若蠭亡三才亦不立突所亡者士不以爲學衛耳語修已勿觀性理語錄　抵某家寅起賓主皆未寤思吾方自愧衰惰而人猶稱勵精世運乃至此哉　省過近多

自老大過也　七月已前不時哭慟至十九日之北泗哭僧釋臧既而考禮乃侑祭廢吉禮遣朋友臧乃弔服加麻非總麻服也調過于家祠五祀　問七月塚自浙來見先生命吹遠笙聽之蓋謂先生曰先生倡明學學功在萬世但竊思向者束身以斂心功多養心以範身功少恐高年于內地更宜力也乃以無念有念無事有事總持一敬之功質先生曰然吾無以進子子乃于外出得之可愧也故不共力乃書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二語于日記首日服膺之　觀毛大可樂書王草堂書解正誤大可先生名奇齡浙之蕭山人多學著文少爲舉家搆避之四方康熙戊午舉博學鴻儒授翰林院檢討已告歸益遂經學禮樂易譯春秋合有論著一洗舊儒痼說草堂名復禮淑行好學初年調和朱陸晚見益遂著四書集註補書正誤駁朱註訛譯內人顏先生說　曹敦化以新鄉倘重威如及朱主一咏先生辭來威如辭曰卓

識絕膠踢離折落存性學恨不親孔孟傳講治法眞如見三王而不得已跳過漢唐舉首堯天眼睜睛總不教塵沙蔽土一辭曰喚回迷塗億兆添多三存如願萬邦協和喜先生蓋考作人開風起雲蒸龍威如主一寄辭也四拜　塚質所著大學辨業于先生大略言格物致知者博學于文也學問思辨也誠正修齊治平者約之以禮也篤行也物即三物之物格至也即學而時習之誠意慎獨也內省也正心心在也洗心退藏于密也不動而敬也總之不分已發未發皆持一敬孔子所謂修己以敬也謂心無靜時祇一慎獨之而已宋子分靜存動察者非也分靜于動而以主靜爲功者亦非也何者心之靜面爲其所不覩不聞者祇屬須臾不可主之也主之必入二氏矣先生嘗曰吾道賴子明矣後爲之作序　八月語曹敦曰論語孔子之經濟譜也漢高祇得愚則足以使人一句即與項王祇犯有司出納一條即亡

自以衰病敬身功疎省過自振　九月安州馮紹升來以法乾亡助紹升約一年兩會晉善辨學　以衰病不能理他功惟常習禘覺萎忘習恭計覺放肆習恭謹覺暴戾習溫恭覺矜張習謙恭覺多言習恭默覺嬌揉習恭安

先生以市子堡水患益甚屢謂不往至是郝公兩書至候安附一契云顏習齋先生生爲漳南書院師汝爲書院先師文燦所賜莊一所田五十畝生爲習齋產沒爲習齋遺產　十一月省過恐振厲時是助平穩時是忘　十一月博野知縣杜公開銓遣廬拜見　閱陸桴亭思辨錄

庚辰六十六歲

二月把總趙玘光玉來拜去謂儆曰汝今日見吾會武夫辭氣乎對曰異乎日炎先生曰因事致禮因人致對竊有慕焉友人不知吾者多矣　三月朱主一來考習六藝復具貲令其少子本良從學　一日習恭忽閉目自警曰

此昏惰之乘也不恭孰甚已而喟然嘆曰天誅我于敬地二十有八年曾不切劘我炎植秀問曰何也曰困抑不若在盞之甚左右共事不若在盞之才忽忽老矣是以嘆也　五月思法乾不已因日行敬一步即若法乾之監我一步也心敬一念即若法乾之範我一念也何必戚戚爲無益之悲乎　作先君子傳曰年幾七十受兒拜而不怒益恭此一節也幾堯舜矣　六月二日覺天清地寧風和氣爽身舒心泰誠如象山所云欲與天地不相似不得者倘如是以死子張所謂君子日終其應乎　思昔年工程靜敬中檢昏惰近日昏惰中檢靜敬　七月徐仲容來問學　思釋氏宋儒靜中之明不足恃也動則不明矣故堯舜之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不見之事非德非用非生也周公之六德六行六藝謂之三物不徵諸物非德非行非藝也　許孟玉愛學人弱如婦人女子先生曰非去帖括制藝與讀著主靜之道禍終

此乾坤矣　八月高陽李霖沛公寓書問學稱弟子　謂李命侯曰法乾卒良友中再無以聖人相責者遂泣下不已　十月思家人有不化者須諄諄誨之以法齋之乃書言教法束人治之要于日記類　悔過自訟驕浮二事

十一月思文王紹熙敬止若宋人釋之必寫一派禪宗大學爲人君五句乃眞熙眞敬　十八日夜成榻矣閻子弟樵還復出園坐成一聯云父子祖孫幸一筵共樂漁樵耕牧喜四境長寧　十二月謂重光曰三達德之定天下也有互用之時有獨勝之時光武戰昆陽此勇德獨勝之時也　評點曰譜戒以用實功惜精力勿爲文字耗損　曰古云字宙無知己惟有地天通須臾隔亦愧自矢日兢兢　思人使之才易使人之才難

辛巳六十七歲

正月十五日祭戶神祝威教重光安五祀禽奉上額正行家衆當者令辟坐者令起淨掃神位拂拭神主置祝帷前恭揖棄明日寅時恭祭垂簾而退此儀幾四十年皆先生自行今始命孫　塔弟培從學　二月培請先生之李家莊塔門人晉廷耀李廷獻晉紹昌皆來習禮　三月修已侍告之曰浮躁人無德亦鮮福壽吾年少自斷不過三十个幸苟延也子成之國公度半日默對晉閻座稱漢　四月李明問孟子藏其心節先生曰藏其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者知其仁義禮智之性也知其仁義禮智之性則知元亨利貞之天矣　五月曹乾齋刊存學編　六月思小心翼翼翼翼者如翼之飛進進不已也　八月塔將入京先生曰道寄于紙千卷不如寄于人一二分北遊須以鼓舞學人爲第一義　自傷三老有不下之族嘉一也田有菅曠二也歌興不長多忘句三也　九月語杜生曰道莫切于禮作聖之事也个人視禮之精細者曰不能粗細者曰不必是使聖人無從學也有志者先其粗

慎其細學得一端亦可即如出告反面荀行之家道不亦秩秩乎弟不亦興乎

教塔曰今即著述藏是不過宋儒爲誤解之書生我爲不誤解之書生耳何與于儲者本業哉願省養精神苟得行此道之分寸吾即死無憾矣　十二月有臧者盛氣解之思此即已惑也　曹乾齋寄所刻存學編至或言盍走謝之先生不可曰吾二人不識面渠以明道也非以爲我也何謝後有問學稽至乃答之

壬午六十八歲

正月朔日始祖禰同祀初先生遵程伊川說春祭祖秋祭禰塔按古禮皆祖禰同日祭程說非也質之先生先生考而然之至是改從古禮　聞人稱邊之潘孝愷二行曰吾門有人矣　雪夜重光取薪烘火他人者近欲把之思不可而還取已薪先生聞而獎之曰充此意可爲聖矣昏夜不欺一也義利分明二也舉念能斷三也　二月四日哭從姑喪思禮七十衰麻在身而已而況功緦乃定葬日朔望禮哭勿傷其除但追哀不哭　服膺小心昭事思任人情之顚倒事變之反覆君子之心總不失其對越上帝之常其疑矣

三月八日忽思少年最卑汚事因思張仲誠言蹇飛戾天一斂翅即落地豈不信乎自今不可任此身頹衰須日日有工程但擇老力可能者爲之耳

劉鐸叔稱其長郎近勤子職先生因獎之語鐸叔曰數子十過不如獎子一長數過不改也徒傷情獎長益勸也且全恩　五月四日哭奠從姑告除總

自勘期人過高窄人過厚百苦百咎所從來也　或饋肉家人德之先生曰此施百而報一也家人言報一亦佳先生因自愧一言三失伐善校物器小　思老來懈惰之態不施于身昏慢之態不作于心無所鄙吝無所貪繫斯學力之驗也已　六月自勘曰今晦夫氣象朴樸全不入世局王法乾專

一畏避故皆不受侮予既甘心沮溺而又不能認確窮則獨善一句且至誠不足動人恭也皆取辱愛也皆招玩侮是誰之過與　思宋儒之學者誤張仲誠西誤李中孚北誤王法乾皆天生秀傑可爲斯人立命者誤常人之患小誤秀賢之禍大又思呂新吾陸道威材識又高矣亦沾泥滯水更可惜也　族孫保初不識字先生愛其勇力教之武爲講鑑史遂漸通文閱六月乃入班行學儀　習恭覺足容微開斂之　十四日小便秘幾殆書命塔勉力益光聖道已少靜談笑如常夜乃通越數月錢侍請曰剛主曾請于師以習齋作千秋公所門人恭祀師主集則講習其中先生可手書一紙先生許之　七月先生聞某不分父勞嘆曰古者弟子爲學即教之事父事兄服勞奉養今學讀書作文必袖手靜坐安其身而奴隸其父兄此時文取士之害謬作爲學之弊也　八月思大人自恃其聰明則不能用人小人自恃其

聰明則不能爲人用　聞師賈金玉辛奔哭持心喪五月能無時哭猶朝夕哭葬時率門人往哭送　九月河南周琦价塔執贄從學先生率行釋菜禮于先聖傳之經濟曰以勿爲書生所誤　培始編日記求教海之日務有恒癸未六十九歲

正月或求教授書文先生曰衰疲自知天慶姑舌耕以濟絕糧亦可也于是曹可成田得豐郝品郝夢祥郝夢麟來從遊　清苑馮辰拱北書來問學答之　六月大興王源价塔執贄從學先生辭不受固請乃受之曰文升剛主道吾友英雄之氣與夫文章識力想望久矣近又聞因剛主言爲省身錄從事身心尤使僕喜而不寐過讓不敢當然相期于周孔之道者當有既乎願斷自今一洗詩文之習實力聖學斯道斯民之幸也因問曰聞子知兵其要云何對曰源何足知兵要但以爲不過奇正而已又曰假以烏合數千使子

治之何法爲先對曰莫先束伍先生躍然曰子眞其人矣次日率源祭告孔子行釋菜禮祝聖陰佑使之成德與行有功乾坤評省身錄勉以遷善改過源問刀法告之源紀二詩曰離迷不黍問南村慚愧擅窪五柳門十載低顏隘燕雀半生孤眼橫乾坤先生有道青雲上今日從遊皂幘尊處夏高歌入未老無邊風雨正黃昏裘葵藿話情親今古興亡賴有人破屋寒飛宵練影荒雞遠隔夕陽塵直將文武傳洙泗未許安危係洛閩山勢東蟠滄海盡應知燕趙自生申　七月塔使弟培門人陳兆興爲共學會以日記質之先生　塔質所撰小學勺舞儀節畫舞位執干戚羽籥以舞先生觀譜監之八月評培日記曰既脫俗局而高視遠望再斂容虛而自卑自遜則可與適道矣　儼侍言有心疾曰習行于身者多勞枯于心者少自壯　一日曹可成觀天象言寅時東方見累雲似雨兆然不大次晨果微雨先生曰若可成

者可與傳瞻天之學矣　九月祭孔子視曰李培從元及其兄塔學日記逐時自省改過遷善因之元門下侄修已關儼及門人李楨秀鍾錢各集册互相切砥元亦用自振拂塵來跋無置惟神相之　時塔所論小學　十月侯坐久無惰容爲修已述故友劉肇南以六十鄉宦失一出告受跪責于其母事　十一月語可成曰孔子稱仲弓可使南面稱子賤魯君之佐論由求等從政及子貢孟子之稱孔子得邦家得百里而君聖賢之學之德可想矣宋人相推有是乎　先生見學宮禮器位乃知諸子自習禮也錢蓋倡之私喜　培來與錢習勾文舞式　教培痛除假冒將就　十二月齊盥案者再因思古人之老也行有杖馮有凡是古人固不不諱老齊之日不拘行立坐臥以一心思神而不忘爲主不必端莊坐也

甲申七十歲九月二日酉時先生卒

正月朔日祀祖禰祝文末曰尙其冥佑末路乾乾寡增罪戾庶保降衷以歸元　率門人習禮先生作通贊新歲習勤也必終肆三　漢軍崔璠奐若來問學先生謂之曰學之亡也亡其粗也顧由粗以會其精政之亡也亡其迹也願崇迹以行其義　十五日行學儀有後至者乃命凡過行禮日專任一人或輪班傳呼齊集務于先生未出前嚴辦聽候勿悞　自勘一生勉于明倫周之政學孔孟之學尊祖敬宗老老恤孤隆師重友闢邪衛正改過修慝日新時惕淵乎帝監勿負蒼生乃年及七十而反身自證無一端可對堯舜周孔而無慚者且有敗壞不可收拾如化族一事良可傷也　戚子侄後日斂用布勿以絲帛　二月朔日習禮先生主獻問諸子有失儀否儼曰無失且始終恭敬　謂門人曰孟子必有事焉句是聖學眞傳心有事則心存身有事則身修至于家之齊國之治皆有事也無事則道統治統俱壞故乾坤

之禍莫甚于釋氏之空無宋人之主靜　與門人言博盦修河法曰北人祇思除水患不思興水利不知興利卽除害也　二十日看書儼曰伯父言論讀爲病而又犯之況年邁宜養先生笑置之曰子弟不當如是乎　族祭盞三盞及限若有醉意乃坐久止一盞倭指輪一盞卽止　曰吾事水學不外分溶疏三字聖王治天下亦祇此三字　三月將以銀易新冠思此門入周瑯所寄遺者當爲天下公用之不可以私葬其身乃易紙抄換逐塗　思生存一日當爲生民辦事一日因自鈔存入編　遊西湖可成從因言王五公之教于陽明也謂王入曰吾登山卽偕弟子登山玩水卽偕玩水吾吟酌吾看花吾步騎射無不弟子偕諸公勿問也祇取弟子學問科名勝人耳學且勿論其門人甲遂中進士卽帖括也最僅在誦讀哉　昌立心高明俯視一切于記首　四月謂門人曰齊宣王欲授孟子室養弟子使大夫國人矜式是以宋儒待孟子也孟子志作名世烏肯居哉倘以帶宋儒必悅使繙朱註程子果曰齊王處孟子未爲不可慨然嘆曰程朱之學爲得冒孔孟之學哉

十二日素服行忌祭禮其祝末曰嗚呼顯考嬰哉知兒之將歟尙得幾時哉悲叫哀怡何有極哉　塔來叩棄應郯城知縣湔公益修聘因議南遷先生曰吾夙志也然屢謀不遂而竟昏耄天殆使我葬斯土也已矣　五月坐場中覺脊骨俯屈振起習恭　二十五日駈以往郯城拜辭求教先生曰持身莊疎力斷文墨愛惜精神留心人才佐政仁廉足民食用特簡武壯不問小過出入必愼交遊勿濫駈拜受行後先生憮然　許恭玉來言一統志廣輿記等書皆尊生文字于建國規模山河險要未詳也先生曰豈惟是哉自帖括文墨道禍斯世卽間有考纂經濟者總不出紙墨見解矣　六月沐後見指肉紅潤甲色穆秀嘆曰天何不使我椿風沐雨胼手胝足也　以祭中

留齊成臥以致思覺不專一則坐坐覺不專一則立期不以睏困勝吾心之齊　思修其天爵以要人爵雖文武盛時不能保無其人也惟修之久則習與性成功名之事皆性命之事矣卽或虛假而有此一修其存天理成人材者亦不淺故戰國才俊猶盛後世此周公立法之弊也今時文取士求一修天爵以要者亦安可得哉　七月謂門人曰心性天所與存養所以事天道義師所授習行所以事師　曾可成死先生哭之慟爲素服十二日　八月二日夜夢中大哭父閭巷皆聞　十一日行中矩習恭十二日行中矩已而習恭坐如泥塑　夜半左肋下病發兒時積也　十三日習恭者二　十五日行中秋禮獻先祠瓜果酒肉夜與修已爾儼爾穠重光飲月下不歌不能忘可成也　二十五日疑疾李植秀鍾峻俱來侍二十七日張振旅張智吾來祝起冠智吾曰病何必冠先生曰臥則脫起則冠固也三十日王震發王

滄王晉王懷萬王海王繩其來候命人扶掖　九月朔日張文升來視疾二日辰倉蟫陽林希晉及貴子一來視疾先生謂門人曰天下事尚可爲汝等當積學爲用申命自學舍遷于正寢西牕面貌如生　安陽徐適聞訃北面哭甚弟子禮　堪聞訃自鄒城奔回哭奠與及門培邊之藩顏修己李植秀顏爾儼鍾錂賈易田得豐郝晶郝惠麒執喪衰服加絰紳士許璠彭大訓等百餘人共奠畢爲視回嗚呼泰火焰而大道隱講壇盛而學術岐悠忽者千餘年昧稱名數百載乃今始得一先生而先生又忽逝也悲哉天之于人其有意耶其無意耶先生巍起側陋直以聖道爲己任以爲聖人必可學而至希賢則已卑方總帥即能幹師門內難及長躬灌園事恩祖甘毫隨欲敬進雖勞不怨日五漏起坐必直首端身兩足分踏地不踰五寸立不跛股不搖移行折必中矩周旋必中規盛暑終身未嘗去衣冠尊長恤族里與王法乾十日一會糾日記記詳十二時言行時下圈黑白別欺慊好言論行嘗作俗然生平無一言非道無一事不以堯舜周孔相較勘朔望謁家祠二時祭以及冠昏力行古禮居喪倚廬壁室衰麻無時哭三年不懈雖功總皆如禮無少假待妻如君撫子如師屋漏獨居身未嘗傾欹是爲先生之躬行非其有一介不取一錢贈必報邑令約車騎造齋下拜惟遣子弟答士民公舉德學苦孝學使者李公巡撫于公將交章上薦先生力沮若傷之乃止是爲先生之守慨然謂周孔之道在六德六行六藝後儒以靜坐致良知參雜異端戮吾心之德且鄉黨自好遂負高誼罕見一一考行古道絲髮不苟者至攻詩文纂章句益趨無用而先王兵農禮樂之藝略然喪失以致天地不得位萬物不得育乃定課外整九容內頤明命一致加功自終日迄夕乾乾惕若家禮學規酌古準今務曲當師弟子分日習禮習射習樂習數習書考究

兵農水火諸學學堂中洒掃潔甚琴箏決合簫管森列衆生揖讓進退其間已而歌詩舞蹈由宋後儒室久不見此三代威儀矣于是著存性存學存治存人以立教是爲先生之學術而謂先生之左徒然耶天無意耶故嘗謂先生之力行爲今世第一人而倡明聖學則泰後第一人海內文士無論即稱篤篤致行者與先生疎密固大有間而至于泰火之餘如董仲舒鄭康成文中子韓昌黎程明道張橫渠朱晦庵王陽明其于學術皆碻此躡彼書至拾瀋提風花淫靡以亂聖道嗚呼千餘年于茲突先生生亦晚近居蓬蓽孰傳之孰啓之一旦爬日抉月堯舜周孔之道拾之墜地而舉之中天奚其然耶豈天道運會一盛一衰堯舜盛以至于周泰衰而遯遠至明自此以後乾旋坤轉聖道重明斯民蒙福故特生其人耶乃少困以患難中阨貧賤內苦于家庭外之聞者或疑或信或謗且滋而且卷忽以去抑天地之氣如燭炬火爐已成灰滯後轉發點紅豔炯然自照而竟熠耶嗚呼吾無以知天矣嗚呼慟哉凡我同人皆有後死者之責其何以不負先生其何以終邀福于天先生之神萬世不磨矧茲且夕而不予臨嗚呼哀哉尚饗李植秀挽聯云持身乾乾備歷錯節盤根大德行二千年後無雙士樹議嚴嚴直排迷途岐路真學逃十八代來第一人鍾錂聯云手著四存繼絕學于三古躬習六藝開太平以千秋顏爾儼聯云闕外尊親遼水東西欽大節洛中辯道嵩山南北識眞儒張文升上私謚曰文孝先生　十二月六日葬于北楊村西祖兆塋與及門諸子送葬哭慟失聲葬返從孝子爾懷孝孫重光行虞祭相向哭盡哀持心喪三年　先生卒前遺囑子孫以習齋爲門人公衆學習之所塋等共議懸扁門額曰習齋學舍敬書神牌曰顏習齋先生神位供于習齋晨興設祭告以後每年二八月上辛公集致祭講習先生學術　乙酉四月鄒城

知縣溫德裕刊先生存性存人存治三編于鄒城　六月恭修先生年譜

丙戌八月王源哭奠先生于習齋學舍十月訂先生年譜

跋

閱顏習齋先生年譜見其自幼英毅慨然有志于聖道切已束修壯而明周孔不傳之學禮樂兵農實履其事晚年上達所見益精其德彌上心彌歉倍加淬勵造世之志無頃刻忘行已教人乾惕如一日嗚呼此直周孔之道之學也自甲申秋閱國語感古人父子君臣之際民社世故政事之端莫不實有規畫自反無似因發憤與鄭君知芳共學乙酉立日記記得失過惡以自考抵上谷始聞先生而先生已沒不可見矣嗚呼何之不幸哉雖然其言與行俱在穆然思之如見先生苟能孜孜不懈學先生之學是即親受教于先生也況有剛主李先生身得其傳諄諄以此道提誨就而正之猶見先生也又何慊焉是在自勉而已康熙丁亥三月棘津後學張璐琿謹識

楊子云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也嗟乎模範詎易得哉今觀顏先

生年譜誠哉模範矣平居每歎大儒自命而課以面壁爲存養章句爲學問如焚鼎造冰至於言行相違借名行私者又不足道也今得先生模範窃有志焉但自顧謭陋不知果能私淑以善其身否也行滋懼矣丁亥菊月後學鄒知芳拜識

刊誤表

頁	行	誤	正
卷上			
五	十九	二十八	奕笑
六	十	六	制削
	十九 二十一		
十一	十	四	部毗
十三	七	五	署畧
十九	十八	二十一	勺酌
二十一	七	二十一	民居
二十四	十一	二十二	煥煥
二十八	十	九	與與
	二十二	十五	亨亨
二十九	二十	二十二	妣妣
	二十一	一	元字衍
三十三	一	六	褻褻
三十六	一	二	僕僕
	十二	二十二	祈祁
	十九	一	壞壞
三十七	二	十五	眼眼

三十八	八	十六	白日
三十九	十五	七	感感
四十	二十	二十九	之下脫憑字
卷下			
一	十二	七	仁亡
二		三	杳杳
	一	二	還還
五	十五	四	日日
七	十七	十二	學生
	十八	四字	節字衍
八	九	一	癸癸
十	四	白	日日
十二	二十二	二	人提上一格
十五	十九	八	贊執
十九	十一	八	世下脫翰字
二十	二十一	八	比北
二十七	十三	三	膽膽
	二十一	二十一	敦下脫化字
二十九	十四	六 十二	菅管
三十二	二十	十七	不字衍
三十八	六	二十一	矜矜

恕谷先生年譜

李恕谷先生年譜序

庚寅歲春二月先生西遊秦氏辰敎其子遂命爲之修年譜辰受命按先生從顏習齋遊所立日譜輯錄抵是年五十有二歲成帙若干卷先生自秦歸訂之或謂先生年方艾不宜生前修年譜辰思年譜猶日譜耳日譜記功過以策勵習行年譜何獨不然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言始易而終難也始易終難則愈宜有所策矣先生年始衰而稔少壯時功力倍之凡案頭於日側有不戰兢惕厲以振其後俾其學如一日者耶況我輩在門下者卞艮難苟安今觀先生年譜少壯精進如此有不勃然奮勉求步其後塵者耶且不獨吾黨四海之內久沉溺於宋明之虛浮以致議論多而行少而純法孔孟踐履篤實者惟見於習齋先生一人恐其信之猶未堅也今再見此模範以爲恕谷學行與習齋若何存節而其修明禮樂謀畫經濟更有補習齋所未及爲者則豁然悟暢然起

矣揚子之波設洪船以拯溺高其幟招招其昔聿長年之好名也其情急也苟有志之士聞風共振則聖道立興雖孔孟在天之靈亦必欲我先生之年譜及時流布也修之烏容緩哉

雷

康熙歲次壬辰孟夏後且奚輿門人馮辰頓首拜撰

凡例

一先生年譜自庚申七月以後皆採之日譜以前則本之辰所素聞於先生者

一顏先生每歎先儒慕同伐異尚學欺世故先生皆爲之修譜功過並錄一字不爲變飾以守習齋之教也今辰譜先生亦不直書況又承先生面命

一大德大節固必書至於悔過遷善正所以勉強進德也亦詳載不避重複其次辨學論道者必錄若大講經論史俱備載他種著作此祇記其大旨

一先生親師取友互相資善乃生平所資以進德修業者也書之

一先生交遊下世者各附小傳以傳

馮辰識

清苑馮　辰纂
武進惲鶴生訂
孫鍇重加修訂

己亥順治十六年閏三月二十四日卯時先生生

先生姓李諱塨字剛主號恕谷始祖諱進忠本小興州人明初遷北直隸保定府蠡縣西門家最歷六世至高祖諱運雄偉剛直城劉六劉七作亂肆掠過門見其與弟還制挺儻然也不敢入曾祖諱應試號鵬菴縣學生員多長者行祖諱綵字素先剛直仁厚好施與父諱明性字洞初號晦夫則海內所稱孝慈先生者也嫡母同鄉耆德馬公女生母易州世襲錦衣衛指揮馬公女時孝慈先生奉素先翁居蠡城篤志潛修孝慈有文云予年強四始立長

子命乳名曰四友期之以疏附先後之儔也亂歲入學更名曰塨恭欲其讓士欲其實也

庚子二歲

辛丑三歲

壬寅康熙元年四歲

孝慈先生抱提口授孝經古詩及四則少儀素先翁嘗小弓引之學射

癸卯五歲

甲辰六歲

乙巳七歲

丙午八歲

入小學孝慈先生教學幼儀讀經書

丁未九歲

戊申十歲

己酉十一歲

二月素先翁壽八十七歲卒孝慈先生率先生入曹家墓居一以便省父墓一以父葬後兄節白公迎母居鄉便侍養也當素先翁彌留時指硯壺使節白公用節白公踖踏先生旁語曰父去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耳同從兄卒生等學見他人作文隱搆一首卒生見之賢於孝慈即從順日此遂作文

庚戌十二歲

辛亥十三歲

壬子十四歲

新歲祖母吳安人壽八十八歲卒

癸丑十五歲

是年節白公命孝慈先生及三先生餘初公析居歲底娶王氏遂與其兄法乾交論學甚驩法乾嘗謂顏先生曰吾近猶兄近狂李妹夫乃近中行也

甲寅十六歲

乙卯十七歲

先生內子王氏卒附葬村東祖兆王櫬人有順德後先生為立傳曰亡妻王氏名至順同邑生員王翁蘊奇女翁寬仁夙德其長子餐粹閑家人以禮故亡妻家教女經略上口十六歲歸予長予一歲儀容端好善事嫡母委折能得母心事予敬而順三年無一忤言婉嬝若不勝食者食常減每夫婦歡對輒泣曰佳夫婦恐不能偕老也惡其語呵之比歎如故已而果得勞疾謂其母曰吾家貧萬語舅姑薄葬我遂卒於康熙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爲十八歲貧曰妻卒後知妻之賢良有以也世有以新昏而忘故者然乎哉然乎哉予學道者也豈以苟合偶自處而順德不可忘矣今亡已十三年矣

夫剛主氏爲之傳

孺人未于歸時有稱數石王翁遣車送至孝慤先生曰令女在未聞有此也則沼家物耳請戒歸翁曰亡女爲李氏之鬼其遺物豈王氏之物哉必不可歸孝慤受之

丙辰十八歲

孝慤先生以弟餘初翁及其子圻相繼逝率先生入城居經理其孤寡自此費出不給產日蓁先生時病然未嘗廢誦先生嘗言吾少年讀書强記四五過始成誦比時同學者多如此而予遜後閱書幾萬卷者好故也故學祇在好不在質高又曰人知學之美而不知問之益海內實詰躬年所學者吾一

問而得之其益豈不大哉生平處事必再四問辨然後行

丁巳十九歲

娶馬氏孝慤先生謂王翁蘊奇曰壻則猶是也而君女亡突俗以壻繼娶爲續女歸寧覘男女之別非禮也壻宜往來壻繼娶不可往來王翁然之　學院吳公國對歲考進縣學生員第一名吳公深喜先生文開雕行世　先生前爲縣令畢公所識拔及入庠畢公知其貧將以事周之令一訟者來求關說孝慤迎謂曰汝誤來矣吾家從無關說射利者出之

戊午二十歲

科考一等當補廩謀之習齋先生先生曰補廩有與書辦陋規是以貽進也不可乃辭不補

己未二十一歲

孝慤先生命先生經理孤從姪振銳家務偕先生嫡母及二弟墟返鄉留先生生母在城撫三弟培四弟墉從先生學五弟壩方二歲在母懷　邢嶽李毅武來訂交時聞顏習齋先生爲聖人之學因同訪於寶子一熟習齋謂先生曰尊君老成簡默僕學之而未能內方外和僕學之而未能夫學問當於曾中而視之若一愚人豈人所可及耶足下蹈求庭訓可也先生自此深以習齋學習六藝爲是遂即八比專正學　交劉見田學數　纂求孝集輯經書言孝之體及指實與孝慤行孝之事以自勉也　某友以先生貧代先生向補廩言一事得數金與先生先生不受

庚申二十二歲

先生以力田不足養親兼習醫賣藥每朔望前一日薄暮步二十五里至鄉省父母安昧爽起四拜即返城拜生母　五月往謁習齋先生教以學曲禮

七月聞習齋賣側事往諫曰先生正名買側爲媒所欺可出不可資今使媒轉資是我又使之欺人也習齋以年將老立嗣事迫媒還原銀以圖再買意難之先生曰改過不畏難也畏難則過不改矣先生爲千百世之人而畏難乎習齋汗流被面曰近累日掐怔則惰惰愈昏承教敢不改因下拜先生亦拜曰成湯改過不吝漢高從諫如轉環先生既是鄙言願朝聞夕行習齋曰何待夕飯畢即同如盞結此事耳先生服習齋改過之勇躍然志氣若增益效習齋立日記自考自此日始習齋至盞出原銀十九兩與媒贖石氏女出之其父　先生謂習齋曰所行幾微不能告人即不顧言言有繼悉迴護即不顧行不能告人即爲苟且迴護即爲文過苟且則近利文過則作僞乃高談聖賢則愈名義利誠僞名實君子小人之分途也習齋曰然先生又曰朋友責善規過當嚴然對人亦當爲賢者稍隱恐人曰夫夫學道者也尚爾

我何責焉是沮之也習齋曰否是結一鄉原黨也是自是非自非改過自改過何不可青天白日者況後學有志耶聞人得失自可法戒無志耶日陳堯舜於前無所用之　作日譜凡例一以習六藝爲學日有常工不備書一身之過惡直書一孝之難也曰訂求孝往往悖越得罪必書一記不書人過若他人言行有可法則書之一言行纖悉不書有關身得失者必書孝慤書曰譜額曰須莊敬不息表裏如一　赴人席有酒肉惻然不忍食以歲凶養親不能常備也　大風重陰侍孝慤飲酒歌歌　習算法有所得則實於見田

張自天遺繼母覺先生謂之曰父母有一分不慈即子有一分不孝自天曰辱嘗顧直受之曰未也古云父母怒之不作於意不見於色深受其罪使可哀可憐上也不作意見色次也曰次則非至善矣吾行合道而不得於親即爲非道自怨自艾如無所歸故曰深受其狀可掬也若但如不見不聞孟

子所謂恕突疏突非孝也又曰愛令母所生之弟是轉移一機也今人兄不和一曰責望人責友寬而兄弟刻以其親也不知親則愈不可刻也一曰較利曰均子也何偏受其豐不知天下之偏豐者多突能盡與之較乎而乃忌嫉同氣也同氣有豐者不更可喜乎知此則知去此則仁　聞賣桃動嗜心既而曰一桃之微可以喪身止之　謂賈子一曰人勿與爭長辯理分即理也無分則無理　八月劉煥章扎規先生慮以下人養氣養晨　一日因臥旋悔曰安肆日偷遂起　限味爽即起更定乃寢日二餐　侍孝慤酒食孝慤曰我食未嘗過飽酒不過三杯讌客則無算　思于中丞參汙吏事術證禁雜派端佐貳可謂節然養如頒農政旌力田禁遊惰置義倉練鄉兵汰冗役清醒弊教如舉逸賢旌孝弟選教官隆鄉約遏異端皆可行者而先生守節不欲自往建白也時中丞檄諸生課文先生辭不往中丞名成龍山

西人後謚清端　務農行器教弟忽忽日不暇給或遇疾則靜坐　閏八月二十二日孝慤初度也稱觴上壽讌客　九月抱病往北澗會習齋習齋言先生病在不節飲食又好記覽多記損心又曰嗜欲之害人不一飲食之欲爲最下先生悚然刻心　夜臥思天地間無處無鬼神人無處可離敬如此臥也爲知無神視無鬼凭敬耶神欽鬼欲肆也神慢鬼陵敬肆禍福之機也奈之何不慎　思害政莫甚於繁文　每日晨謁母及祖先影堂先聖各一揖一日以事迫忘之自罰曰是心粗非事迫也　習齋曰學者勿以轉移之權委之氣數一人行之爲學術衆人從之爲風俗民之瘼突尚忍膜外先生泣下　謂習齋曰謂氣質有惡而變化之不可謂氣質有偏而變化之無不可存性編所駁宜酌也　一日納新履小行逐不莊歎曰此不利用也而即不能正德乃知三事缺其一並失其二　擬日譜每時下一圈多言則×圈

上×過忿則×圈下×有貪利心則×圈右×有求名心則×圈左×有怠心則×圈中⊗有作僞心則圈上下左右皆×　閱儀禮自勘色溫如心謁如　思高隱傳名於千古易行義建功於一時難　習齋評先生日譜數以記事減冗繁而錄大綱家務減瑣小而惜精力看書減而誦所現學習學減而勿貪多　十月立常儀功習禮習數觀周禮儀禮禮記及家禮銓補註周易到藥數塔墳以學朔望前一日往鄉省父母安風與弟塡拜父母各四使弟塔墳亦在城拜生母拜影堂拜先聖回城拜生母四拜影堂每位各四拜先聖四配各四受塔墳拜各四答揖每日盥洗率塔墳問生母安一揖東望再揖影堂先聖每位各一揖拱受塔墳揖凡出告反面揖臨牢月見父母則拜見尊長拱而趨見同等讓拱見下人不凌賓客迎於門外拱讓升從之入齋左十一揖禮見則拜敬者先往鄉里門即下出乃乘必見伯與二叔

見族尊長揖等夷或揖或拱異姓或揖或拱凡過祠則拱涇祠否先賢先達皆拱友人交皆亦拱見可惻可敬拱騎則偃僂而過過先人墓則下而趨凡與人書書且名即時下升　先生外舅馬翁言孝慈先生於兄讓多分少故致飢寒先生曰家君以爲飢寒輕兄弟重耳　之北街寒甚袖手偏悔曰此非所以自強於手容也乃蹙拱　告家祠止每日晨謁以禮無事不開廟門

也閱家語至曾子曰狎甚則相簡莊甚則不親君子狎足以相歡莊足以成禮孔子以爲知禮乃知莊而過嚴則人不親亦非禮也以人言則尊師莊而同等狎以地言則大庭莊而閨室狎以時言則初見莊而久見狎當隨節酌宜論語雖狎必變是孔子亦有狎時也至子曰主人不以禮客不敢盡禮主人以禮客不敢不盡禮此今日行禮之準也　考冠昏喪祭朝聘諸儀當思鄭都及百折不迴　夜大風起衣冠坐　劉煥章爲先生言治家不宜

瑣碎先生曰此相因之弊勤儉則多操切操切則多瑣碎敢不敬服　王法乾謂先生曰尊君常教我陰行善我不能故天昭其訓所謂小人懦也尊君德行後嗣必昌以誠下也　從張函白學琴　思窘秋之時義在爲東周孔子志之而列國不能用乃以此義寄於春秋至戰國則尊周無所用矣保民而王乃大策也孔孟易地則皆然　語李毅武曰讀論語非讀論語也但實行學而時習之一言即爲讀論語讀盡禮記非讀禮記也但實行毋不敬一言即爲讀禮記故學不在誦讀毅武曰君學已富故當約禮愚學無多尚當博文曰君誤視學文矣文詩書六藝也誦詩作樂能言考書知政練事習禮樂射御書數以致用非佔畢也　力戒多言　一日黎明視櫪柳右長起視則否歎曰日見尚有不可信者然則已見可執也哉　將詣習齋忽大風家人阻之曰豈求教而憚風乎行　孝慈爲先生極言見小欲速之不可爲政　人勸飲加一爵旋悔曰負顏先生教矣　燮治平事　孝慈謂先生曰吾平生過故人墓必起敬見婦女必避胸中無妄念惟近遭倫常逆境不勉介介然亦旋解也　爲毅武言讀盡不解不如返而力行行一言解一言

過除齋成安五祀神位懸曾祖考妣像

辛酉二十三歲

立一歲常儀功（年定）祭先從伯父行時王制如儀祭五祀從父分春夏秋冬時且前數祭如儀學六藝分日課功一日習禮三日習樂五日習律（朔望日易簡日）十七日習數射缺弓矢書習無時每散學歌詩凡祭必齋大祭七日中祭三日小祭一日沐浴更衣不茹葷每朔望前一日齋餘儀功見前益夫婦行禮夫南面婦北面婦四夫再日禮每時下一圈心慊則圈白放逸則黑黑白多少定歉慊分數私欲不生七情中節處事待人無不妥當乃可自慊而自以

唯過必趨言必順教必從一身者父母之遺體也古人一舉足不敢忘父母況可養飲食縱淫慾蹈危險自貽災戚一修威儀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一箭衣冠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孔子譏之即私居不可袒裼裸裎一弊幼儀凡遘喪應對進退惟謹客至俱起予命揖者揖拜者拜或予出學長陪侍餘不許亂動至於出入齋班魚貫論前後行揖相遇相別俱一躬數日不見見則揖問納福一遠異端佛仙出家滅倫無父無君之教也其徒可化者化之不可者遠之一重詩書凡讀書必潔案端坐莊誦如對聖賢每晨入學必拂塵整卷出則閣書各歸行列不許狼藉一習六藝今以八比應試諸生固有專學但禮樂射御皆數聖學之正務也有願學者隨其材而教之一通經史經者修己治人之類譜史者修己治人之榜樣也除雜書及非道之書不許泛濫十三經廿一史須以漸考之一敬字紙學堂街巷見必拾納紙池中積多焚之如出遠見之則隨便

塡蔵一清晨飯後必早到一次太遲及三次遲者責一誦書必音清字字眞朗背誦失忘者責一講書須留心玩味不解不妨反覆問難回講不通者責一習書正坐以筆對心指實掌虛婉中用力細研形體結構然後成字涼暑者責一漱棉學堂輪班違者責一每日清晨向上揖先聖揖師遇朔望節令隨師拜先聖訖拜師同學讓學長轉左以次而右爲禮違者責一騐學者責有事不告假同一藏修游息各於其處交頭接耳相戲嘲者責一窗友宜和睦反面者責一予出外學規俱在宜各遵行怠戲不盡日功者重責　謀一事有害意旋悔曰此驕也驕恥敗顏子不伐不施可法也　劉見田言某願借乘曰堦平日有三不輕一不輕與富交一不輕與貴交不輕乞假皆恐彼驕而我畏也固辭之　讀孟子至其間必有名世者思孟子以戰國元勳自任而後儲乃祇袖手旁觀即有與人創守事者上之不過經筵講書下之不

過書詔檄獻詩頌而已乃以爲學孔孟不亦左乎　以從先慈祭戶神散齋思祭畢云散以定之致以齊之則勞心之事散齋不可爲矣時正習開方法及閱此譬乃俱止　問射法於趙錫之汪若紀　夜痕學射撤放法常以肘擊牆而痛　時與張文升共習顏鈐顏先生至蠡城則商酌徹晝夜　孝慈敎先生以無愧於心無愧於身無愧於人之道　會齋習賀日記習齋見先生記中白閒多日此非慵也忘也息則不自見其過不忘則過多矣僕記中純白閒終歲祇數個暨言望門三月不遑仁固難即月至日至亦何容易　馬貴伯以親疾割股癒之先生料人公舉有非者先生曰非敢其孝得中道也取其近迫可以感世耳　趙錫之知先生舉親甘旨苦不給自四月每朔望前一日潛使人送麥一斗囚一仞於鄉云先生所進也抵次年端月錫之外出乃止　深州國公玉來拜抄先生日譜常儀功及祭五祀儀去　入鄉

囑二弟墳曰供物者吾之責至於侍養無方汝之力也勉之遂泣下　思以講性天爲學與好隆漁收清臞者離日闢佛老而易慈也以去之不還也　閱朱晦庵解通書剛柔善惡中曰西儀生四象而二善二惡出大抹之曰四象生八卦是四清四濁予又言剛善柔善剛惡柔惡添一中即是五行清氣道也　習齋許先生日譜曰學習多於讀作快甚　一日絕午炊而與友人商學古人官之祁不知飢也　張陶白贈琴曰石澗泉　思慶州不及李毅武寬大不及張函齋春風滿座經濟卷懷不及王五公雄心浩氣百折不回莊敬端祁老而愈勵不及顏先生愧哉　習齋教先生加功九容因約會學以月之三五日　修齋與蒿百一論學百一臨城人明來給事中范士遠屬於朝已而國變遂高隱其答書有云孔子教人不過忠恕忠信等語不止罕言命亦罕言性蓋性命之說渺茫不如實行之有確據也實行教而性命自在

其中矣此孔子維世立教之深意也可爲名言　十月齊戒往楊村會學貫日記考經濟演禮習琴習射　趙錫之問平海寇鄭國信之策先生爲策略曰以中國攻海寇則難以海寇攻海寇則易蜈蚣海鵝能狎風浪望西洋巨舶如豆大而激舟已修忽四至中國之器弗與也以舟揖爲與馬以波濤爲海衢中國之人弗與也以數十夫守鹿耳門山蹊陸峙四圍汪洋雖有百萬之師無如之何其地利又其足恃也議撫則笑而不應議剿則無路能達議還沿海居民於內立木柵以防之而彼且裹糧拔棚以與我難故曰難也然而無難也鄭寇雖蟠據有年能保其衆皆一心乎海上雖不之食然聞中國之禮樂衣冠乘隙策肥能無內顧而生漢乎況海爲中國通逃藪彼能無室家墳墓之思乎但阻於海外無可如何耳誠重賞航海商賈使之出入海寇間以搖其內日而煽其黨與必有爲我所動陰爲內助或率衆而來者即

不次官之隨官宅美妻妾厚資與使黨自誘其黨自盛其衆服心內潰然後以大兵加之勢如拉朽耳此以海寇攻海寇之道也後銷降聖平海上卒如所策

壬戌二十四歲

正月八日先生欲廣會友人以娛親乃稟柔嘉請入城設筵招劉煥章諸友行禮奏樂較射演技擊歌飲至五更乾胥齋作殺日燕記曰壬戌歲正月四日吾友剛主李子辱顧出其父晦夫先生尺書曰家大人將以殺日煮瓠蓠體屈附近賢衰演絲讓心以共永春日預擬所鋤而各姻之事吾子典禮周旋歟酬惟諸吾子攝之堪幸奉老親之歡心以洽諸友亦介諸友之歡心以娛老親陰五公山人寓獻陵法乾王子館常山遠乏价致己人投之辭哀帶臣魂猶中博子涼交尚淺顧吾子重致之也予如教先一日寄魏猶書約同赴至日策蹇過其里則守道价守令力追迎上谷矣予憮然獨之旅至賈主笑迎曰典禮先生未臨先至者猶未敢率爲禮也予拜手曰卑猥甘未得充公西子僕御敢辱斯任賈主申命予拜手曰請勉從事今日序行惟齒先賓主賀威禮次主賓獻酬禮次御坐禮劉公張南溟徐出通筵爲尊賓張翁函白周之先爲經衆賓拜二翁及相爲禮皆再拜主人與省拜酬是主獻張南公酬衆賓剛主代獻老者不以飾刀爲禮亦禮也滴法乾同其從兄效乾父子不期至法乾揖不宜齒序者相予不違主人斟健不自老各手獻予佐酬南以酬飾儐強年參師冉儀璞入皆出座揖之對立賓三飯畢旅酬舉觶起拜手揚言曰今日缺司樂請以禮職僭擬可乎衆許諾予曰請先風雅頌樂府古詩次今樂樂亦諸子因牟先歌淇澳首章取相勉於學修且以祝侑赫喧料遠儀也剛主歌伐木取聲應氣求以和平感神也衆歌勺取隊縄熙樂

者定也三終乃載幼約負者歌飲主人腊谷笑色稍舷起曰指老不能歌請每賓陪飲三白予適勝陪觥未及得封祛遊目中座之將鬢嘯嗤長眉隆準巽牀尸坐而退然以謙翩然以和者張南也溫溫如玉無厲色疾聲冠劍絨披鶴氅者兩白也緒而黃鉅昂昂英武而顧瞻惟謹者彭子諒也慷慨不平高歌壯氣銀色金鬚者張文升也獄獄不阿辭簡滿座柱其百腊其罷者法乾也顏煦煦語婉婉側面輕讀者趙錫之也說貫軀健振坐上處力撐虎拳撐石者魏秀升也恂恂樸樸不歌不笑外者無撫中貨非非奚賈子一也緒口琶音委曲盡致面倩盼天夭者劉啓三也絨巾布服老成類如者主人之壻效乾也前席恭謹垂脚指甲時一低語者效乾二子及劉見田之子壯吉也朗目者振緩冠服莊莊其容雖雖其氣而日羅一座者主人晦夫也肩煉手前和歌接語左盤盛石鼎釜脫承父指理馳資情者剛主也忽好去來

或搗椎或奉拌或倚扉而笑爲放童爲乾爲尺餘孩者主人之三郎培四郎培五郎壎也貫人分往執鱸司酌應呼供事者資從主僕不之辨也檄素其中綵繡其綠煥然龍蛇踞岩嶽松鶴舞鹿蒯者座壁所懸主人先子祝壽之錦幛及南極老人圖也予方顧樂衆賓忽起求閒魚魚雅雅散釋庭前公請於三壯士曰勝友如雲禮文秩秩願請傑觀武以吐豪氣於是子諒懷璞舞雙刀飛蛟繞蜺子諒又獨舞單刀張目如炬秀升捐衣而前與二子技擊不覺日之夕矣肇南以老辭行效乾父子與冉亦去剛主舉弧矢呼曰今日本期宴後弦歌歌後技擊復步騎射日不退舍或不騎耳步射可缺諸衆遂衆腰挾弧培童揭楚璞童執爵子一提珠算繞巷北三轉街三揖讓升話心亭推法乾爲射司馬與主人立監兩階二人爲偶以射矢揚觶侯鵠司計者將登馬司馬厲聲曰繰小中善射者之恥也不許三周主人拈鬚振臂曰身雖老心猶躍躍逐弦聲動也時已見星卒射子一是馬曰某中幾某中幾某某閒錄培璞注爵俟勝者愷報曰不足言勝將往取爵司馬曰負者飲罰也勝者無得鳴讓仍三揖讓升負者強弓脫決立飲辭云舍矢既均序賓以賢又云四矢如樹序賓以不侔今日象之矣返然斟燭促兩席歌鵲復舉三巡後兩翁脫裘橫琴鼓之一座寂然傾聽悠悠颯颯如倉庚鳴樹柳如幽人語谷溪翁手揮上下容目愉愉如聲月光風不覺其移人也剛主繼作調絃雙絕酒簽乃復奏秀升錫之弦鼓倚歌已而衆賓出予與一二老在座忽喝譁如雷問之則秀升月下戲舞平地一躍遂登東室衆賓環觀賓喧也奇哉世傳當年武飛上梁石信不誤矣兩翁曬然呼曰盍聯句即相起句二文升諸友及予成之剛主又擬樂府曰將進酒各就一章主人神情倍至賓亦榮其大欲益清醒遍聽遍鼓重四矣諸賓告退主人歸內予亦就榻法乾子諒與剛主更呼飲逾旦乃坐榻前與予勸善規愆愉色始終如常云　從習齋如獻縣拜王五公先生問學其包羅同人之氣度可法也　媼母病臨家祠五祀請醫跪勸服藥旋愈　自勘家人多病皆由已懈惰天降之災立課即甚冗勿缺常儀功有缺即書之致力和敬　閱紀效新書　五月病瘧廟孝慤守視習齋醫診左右理事者皆文升輩共學友也七月乃愈復學習功　習齋言有一分名即一分禍又規先生繫心詩文之失及多笑失儀　甲與人爭先生解之引至閒處諄其失己語同爲解者曰甲己心折於吾言突君翌日平之但爲皮膚語即息無爲深言語云知淵中之魚者不祥是也　省過因思有功而喜不如無功有德而矜終於無德　思天下皆壯人也自有理學書生二派而皆成偏人　五公先生至論經濟　人有譽先生可大用者先生曰憶日則不可知若今則日返過大事動心急事動心得意失意事動心未可言擔荷也　同趙錫之入保定府錫之晚曰凡莊與和非特自莊亦以莊人非特自和亦以和人君之莊和任已而不顧人何以包羅人物乎先生謝言一夜願寧　晤王契九張貞子　或問天有上帝乎曰有門有神山有神豈天而無主宰之神乎詩曰在帝左右書曰予畏上帝非有而何　書壁曰易犯惟驕氣雖純是動心　思劉煥翁待人愷惻詳至可法也　或告以致曰是吾之戰師諍友也　曰君子接人雖正衣冠尊瞻視而甚逸豫性故也小人接人雖脫幘露頂戲侮放誕而甚勞機械故也　覽王陽明兵機習齋言先生家貧親老宜作時文以便硯食　書曰課於壁曰一山立一莊坐一憤笑一朗言一勿作輕佻語姍人一言事勿急躁一勿朗言廢時一與人言須待人語訖一論古人以和平一戒深言一戒輕作勉人語一戒浮慝一勿以盛氣加人　覽陸宣公租稅之議因歎明季之無當橫民之貧苦高

豪中而收利以操貧民綏急皆徵折色而不本色之弊也　閻甘一史誤經
洵可行者於明　與習齋言交友須令可親乃能收羅人才廣濟天下論取
與習齋主非力不貪先生主通功易事　孝慈教以宏毅　思史記言孔子
溫溫無所試若窮居而慷慨悲歌士者爲加貴足以自戒下者悲歌久
則變節矣　王五公贈先生孫文正公諸書　閻武備志至荀彧言曹袁勝
敗曰紹繁禮多儀公體任自然此道勝也孔子不取後進文勝兄去三代已
遠人樂用易繁禮多儀雄傑即步不可不知也　蠡徐節婦王氏殉夫糾衆
共旌表之　孝慈入城見城中所食糠秕大異於鄉所食者爲之歎息

癸亥二十五歲

新正培言無紙炮驅祟先生曰以修德驅祟不更大乎　閻律呂精義　與
習齋言我輩訟過生過不可不知如口訟浮躁以自悔也亦有時口訟浮
躁正屬浮躁口訟多言以自艾也亦有時口訟多言即是多言口訟驕狂以
自下也亦有時口訟驕狂實爲驕狂習齋曰我之謂矣　五公曰兵器須操
事須練　恥向者改過不力大書曰殛汝改過不力者天其刑汝　如易州
考會山治堤安州馮繪生新女管公式皆五公之良友也同習齋文升及五
公子曙光望荊軻山過源泉河登太和峯高歌暢飲而歸　二月命三弟培
送米麵於鄉忽風大起中心如搗翌日雇工如鄉視之無恙心乃降　侍孝
慈疑問古今學術孝慈曰程朱原屬一家學問但辯之勿持論過當耳　與
習齋曰人有發無一文而不害其爲大有沾沾小惠及人而不免於小者惟
先生省之習齋曰是下家貧衆衆不諒將致變操宜小之愚勉大之　或問
齋戒曰戒者戒茹葷諸事也猶易齋則湛然齋一精意思神非素有存養者
不能至其極也詩曰齊聖中庸曰齊明是也常人之心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顓使思神外馳強揖學者不可不勉如繁我思所啙思所好諸禮勉勉行之
以待學力益純益可也　使培往鄉送羅米錢造酒爲養　國公玉至曰
後進多向吾迎但畏不敢近耳曰此我輩之過也凡初來者不可強以雖不
必摘其過則人樂近　同國公玉習禮　習齋評先生日譜曰氣象多得之
五公亦善取於人矣　齊林玉來拜　閻經世實用編　勗習齋言處學火
學　有所得經濟書於輿斯集　其文升考九邊圖　爲孝慈逸養脾藥物
張新六茹素佞佛規之遂歸正設簟奠之　勗張函白講農政習齋講區
田法　聞五公在新與閻公度齋道車迎至傳鎗法刀法言一室者天下堵
梯一室不安望有法兄天下乎爲先生移置齋中位次又言作事須啙嗟立
辦又教以容物去繁儀日鄉請孝慈至與五公晤語　或問待某似過日也
舉萬物跌躍躁治何所不容內吉之待醉吏陳官之待偷兒不可法乎　閻
春秋繁露書後云漢之儒者宋人獨推董子今觀其道術乃知爲臭味也陰
陽五行十餘篇則太極圖說西銘之濫觴言米出禾中而禾未可全爲米善
出性中而性未可全爲善則性有惡閻之乘犁與孔孟舉言性天及言性善
者大異也獨是明述而不計功二語宋儒以爲學宗則班史誤易其字而非
廣川本意也對膠西曰正其道不謀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與孔子先事後
得放利多怨等語本無齟齬班固誤爲不計其功則禹治水而不思安瀾周
公制禮樂而不期太平也子爲父嘗藥而不思其起臣爲君敵愾而不計其
勝也學者舉斯言爲旨則學無事功舉世陸沉此言之蝎可勝道哉　之楊
村習齋外出因思五公全陳國顧齋爲之位置園鎮笑曰萬物各得其所矣
乃整列習齋諸物欲者正之亂者治之非其所者更之缺者補之無用者焚
之習齋返而佳之　六月下旬聞孝慈先生疾大篤急如鄉視延醫調之飲

笑談學解之閒六月上旬疾瘳回城中旬聞孝慈又病急如鄉侍湯餌思大人之事先祖親無形蹟無聲今力致之殊無典一誠罪人也數日漸瘉　習齋規先生領多數時宜進薛古先生規習齋兼執古法宜酌時宜　絅糧作嗟哉行有句云男兒號貧本非人但視高堂淚如珠然外爲足食狀不令孝慈知也　考江防海防及備外國形　馬賓伯爲劉村趙太若聘設帳以近鄉定省便與於孝慈許之教日到館凡事大方無爲瑣屑　留一册日疹忘編序曰宋明學者如華子病忘伏苜蓿而忘民物一旦大難當前半策無施惟拼一死幷忘其身嗚甚矣予行年二十餘頗綽厥欲有爲而精神短淺忽忽病忘每恐其淪胥以溺也乃摭據經世大略書之赫號以瘉之　獻彭堂祝以將往劉村請神蓧於鄉依神主乃請曾祖像祖像攜妻王氏主安於鄉　八月送生母還鄉事父攜內子及三弟四弟五弟入劉村趙暲坤所趙

恕谷先生年譜　卷一

暲趙士秀郭瀋從學　請嫡母居館　館東請先生內子靜以家法婦女不出外赴席乃來談席　祭門神孝慈疾後不能行禮命先生代惟飲福受胙送孝慈受之　王作瑶問友曰友在不問弟之恭而已弟婦有過如何曰救已要以倡率之　九月三日聞孝慈病吐急入鄉請習齋醫不耐食轉家祠五祀求以身代十七日大漸囑先生葬慎斯節白公拜別十八日囑家人宜送孝慈受之　王作瑶問友曰友在不問弟之恭而已弟婦有過如何曰救已要以倡率之　九月三日聞孝慈病吐急入鄉請習齋醫不耐食轉家祠五祀求以身代十七日大漸囑先生葬慎斯節白公拜別十八日囑家人宜終劉村館以養兩母四弟居喪不言不笑之禮不可執也十九日顏習齋來候求教孝慈曰有始有終足矣回顧先生囑以從習齋教戊時卒先生慟痛絕强起理喪事後拓城賈翰林克勤乃孝慈作傳曰益縣李孝慈先生隱君子也明季諸生年甫壯絕意仕進不復攻舉子業有强之者與飲酒使歌以謝　治下鄉縣舉學行兼優一人人以先生當之辭不赴舉太翁哀先公雞鳴而起拜堂下然後升堂問安飲食嗜好何所向而適之侍疾衣不解帶

三閱十聞鄉吟舜即先意詢所欲日五六食必躬進則愉色矣必親湯久而親安之頃刻不能離諸子姪請易不願也哀先公既歿哀毀骨立棄果酏醬數月不入口三年不飲酒食肉喪事一遵古禮遭母夫人喪亦如之事見祖聞然識公田與之人高其義先是世亂棄先公出家貲助里中貧乏勸勿爲盜人德而從之他遠至輒抽矢標其門曰李公長者無犯時所在盜蜂起先生負勇略悲世難與鄉衆約守望備糧械時時命中村外鳴鐲如飢賜甲申後謝世事不復問念聖學以敬爲樞顏其齋曰主一每晨興讀孝經大學中庸各遍然後旁及他書所讀務身行之博野顏習齋來訪見日記及所輯性理通鑑諸書大歎服謂而揭姓字於座上出入必拱揖邑王養粹者有英氣先生勉以學卒成立過邪愿辭色不少假終身未嘗履梵寺晚年讀獨修身之功益密而不爲世之表襮於外者人亦不得而知之也家素饒經治棄變

田被圈又兄弟多故繩於用主雖堪乃與人言絕口不道貧親不義之富貴若將浼焉康熙二十二年疾革曰吾心澹然一無動也顧子嗇行屬綠禮其任仁終身者與先生諱明性字洞初號晦夫年六十有九學者私謚爲孝慈先生其配馬孺人副亦馬姓俱以順孝佐夫子成德子嗇庚午科舉人勵志爲聖賢學次壎培璦璦俱業儒太史公曰士各多隆君子孫徵君張石卿刁文孝皆儒行冠一時先生以孝友節義方之殆無異祖其家風醇然有道者嗣君剛主勵志躬行主敬循禮守爲學要汲汲然取人善潮嘅淵源安能沒所自哉李氏之子必有遠與者矣　張文升刻顏生俱出傳單表孝慈隱德邀紳士公箕畚習齋主海非辭箕畚不然自此交遊事繁矣先生哭曰吾此時薄吾親何時厚吾親兄不能厚也遑恤其他十月葬孝慈於祖兆五公乃與顏習齋共議益法曰慈惠愛親曰孝表德不回曰孝大處行節曰孝先生

象之行見中外日慈先生有焉乃共私謚曰孝慤先生始卒三日不食寢苫枕塊殮後食粥哭無時朝夕奠食時上食將葬相穴楠梓安厝反主三虞以未至三月卒哭遇剛日則祭皆如禮　十一月習齋爲超太者請返葬先生歸習齋曰子貧居喪於家則生養沒祭供具當奉主入劉村盧於學先生以所教合於道歸征之告主請往劉村復祭安之奉姻母至館養之　先生慟痒成瘧畏寒洩瀉頭暈腰痛以手麾猶隨指墮落白粥不能咽乃食菜不食果　哭憂外惟理學政不問外事　以周卒哭而祔殷練而祔孔子善殷乃遵之卒哭不祔朝夕哭　還孝慤所剛遺債　王五公來弔大慟曰忠孝遺老盡矣

甲子二十六歲

居喪禮如前　二月王五公先生卒寄其絕命詩至曰一天電雹收風雨欲使乾坤暗裏行尚有高張讒殘喘爭留面目見請生先生哭之慟以居憂不能往弔送葬益慟後爲傳畧曰五公山人王姓諱餘佑字介祺保定新城人父行昆季皆宦於明少有才譽長念明季多故乃讀孫吳兵散萬金產結士甲申聞寇據京師遂從父延善及從兄餘厚兄餘恪弟餘畛雄縣馬魯等起兵討賊破雄縣新城容城誅其僞官已而賊敗　清師入衆散隱居五公山雙峯每登峰頂慷慨悲歌泣數行下益博讀書尤邃於韜鈐嘗集廿一史兵略爲齊十卷曰知所向曰奇道曰決戰曰出奇設伏曰招降曰攻取要害曰據守形勝曰建立規模曰屯田曰緩急得宜又著前筹集通鑑獨觀工詩字浩氣清風見者傾倒　四月習齋如遼東尋父先生饋贐儀賄以征吉潤曰深曰和曰大曰機　七月葬劉村館歸城　九月行小祥禮祝曰稱心始語親地乃行四弟無故者其式亭　十月復日省功以圖爲辨失言黑圈左失

行黑圈右安念黑圈中俱失純黑無欠則白黑白者人禽之介也予本不當有言行以貧寄有之已雖安奈復蹈歷食爲可與　十二月稱病曰應保安州署幕事知先生貧邀共往先生亦以歲祿給養母宥弟不得已應之

乙丑二十七歲

正月二十日請考主入鄉祠文云客歲荒歉特其人皆退食不外出聞師事俯育維艱無以慰大人之隱友人張雨白應保安州幕事力邀同往共分修金此過人之高誼亦濟窮之標道不得已也但塾既出家人難以城居歸以二十二日入鄉奉主同往嗚呼三感之中三易其處哀哉入鄉設几筵安考主祭之哭辭北行朔望哭拜二月出居盧關渡洋河至保安州署三月兩省與主人不合先生隨之館至京中佐領明館其家令子奇章從學朔望哭

哭拜六月董漢儒泱傑郭鍒從學　晤郭子堅子固子固聞先生晉返饋業所業詩文爲正學　七月以省母旋是時習齋尋父父亡道一妹已適人遂奉主返稅服居喪往弔之復抵京子堅請館其家郭鍾等俱移來學　九月大祥始近酒肉十一月出服乃復日譜勘私欲生否情發中節否處事待人發當否言行謙慎否　子固任刑曹有辦事才而力持清白雙勵之　于南溟納交問學告以教緒初來只其新婚也　思子固之謙謙若不勝衣可法也　閱徐閣臣天元旨法從其門人姚蘇門算日月交食　習齋寄言規以益加慎密大爲修整　南溟需次縣令問市治曰今而爲令也攜知州僕二道德經濟之友一至暑冬一裘夏一葛公服外以布食瓢甘蔬火耘雜派俱捐三時攜乾餱率一隸出郊課農力田者笑言樊之不者責取儲以資言否貧不能田者出倉助之介禮取晒淫祀邪會至秋復量捐之課農餘敎老旌

辛酉士訓學聚者慫之訟者聽之有德學者師友之又約條議團戰保甲練民兵十什五伍多隊大舉而練之習寇傳炮鄉教而敬農則立田賦教倫則立鄉約習武則立總練食可足俗可淳民可强矣小康矣　予因言南溟將理河工求同往曰水學我願爲之但老母在未敢以身許人也況南溟問遍謝以不知再三問曰宜濟佞人凡柔軟可親者害我者也剛方難合者益我者也得予思而委曲奉承者蕃負人者也得恩而撓交如故者厚報人者也南溟曰然曰君自思人咸我心亦非之而未必怒也人責我心亦是之而未必樂也此則不能遽佞矣曰然　歲暮將歸作別子固序欲法其讓靜而勉以開擴　子堅贈十金爲培件禮用受之　前此鑿眼鋼以未祭告猶朝宰拜哭抵家乃祭告除服以西爽几遷爲家廟自此祭禰從伯父祭考自行以不便入考主於禰龕伯父祭而不與祀心亦不安也後見祭禮通俗謂云祭必以子又云兄弟雖分居必合祭同父也同堂兄弟雖合居必分祭以各自有父也正合

蒲菟馮 辰纂
武進惲鶴生訂
孫學錡 重修

丙寅二十八歲

禮儀學功如常　元旦祭考乃之東宅從世父祭禰　爲弟培完昏入京過涿洲拜陳國鎮言致良知聽而不質　課勿輕言動勿作無益詩文心無放　與子固邀遊西山慨然常居之壯舉琴于馮穎明　于南溟求爲講律許之　語南溟自作天下事以精神而揖之者莫過于色血氣未定宜戒之先生問過子固曰顛顛萬應方明目一雙和氣一團虛心一片曰謹受教宗人府華顯來拜問學　都統李六儀賓請見之　三月先生初度諸生

稟拜先生曰父母劬勞之日不能侍膝下何心受人之拜乎免之已而諸友紛來具儀送經不得已與之飲臨其歌不和　爲南溟解律曰律繁晦則吏易爲奸簡而明律道也南溟意有所餽探其意力辭知其意將滅同之任受其餽則進退不能綽綽也　南溟自言心粗先生曰非也君病在心過細耳作事須磊磊落落當斷即斷過細則沾滯或穿鑿　四月朝考漢軍有武甲憶先生文入考搜出刑部諸尚書傳問先生往視其文曰某某篇生作也憶則不知尚書曰何以爲集作文曰生爲門人交遊作文多矣曾直武甲文欲其讀非令其憶也若甲憶生文問生罪甲憶論孟問孔孟罪乎尚書曰汝居旁待吾審已而尚書令回候問時諸友危甚南溟父名世子固力以先生夙品辨雪不復問　省過在玩日悔時　聞李啟若欲辭館謂子堅曰于侍御意蓋在我故啟若辭吾必不後同鄉人館也幸致侍御已而侍御躬懇曰

館猶故翁也但求爲子和講書許之　南溟借予固和訂同往其任謀政先生以嫡母年高諸弟皆幼近地或可遠必不可　五月旋理省親六月返自悔言輕夜臥不寧　聞許西山聖學直指諸書以張良諸葛先陸賈諸人爲狂以其能幹旋乾坤而小節不拘也以董仲舒程頤朱熹陸九淵諸人爲狷以其能主持名教而經濟則未也又云宋儒以理註天且云心中自有天似諱言蒼蒼者則貫天人之學絕又率不信鬼神似以心外無鬼神者周格幽明之學絕其論亦偉　謂子固曰學而時習或以爲讀書或以爲見性皆謬也子固曰然人不知君相亦何須知讀書見性之人乎　趙泰嚴侍郎來會先生曰昨朝考一案聞公在班驄正色按予本當造謝昔郗矦教杖向向不見焉而朝公古人也故以郗矦相待趙見壁琴言琴能調燮陰陽先生曰一物耳何以然趙曰以動機相感也先生曰然陰陽皆以動而生物故曰繼之者善也和風甘雨天地之琴瑟也琴瑟人之和風甘雨也今有郗動靜之學逆大道矣　齊燧侯求爲其父林玉作墓表署曰予即五公山人寓居至高陽得見林玉先生年雖邁兩目炯炯戟髯談弈如洪鐘指古今籌策如掌上觀紋偉人也姓齊氏諱國琳林玉其字生明季讀書擊劍與李謨等結坳社抗慨謂立致勤名乃浪桑變及拓落江湖有時排難解紛如魯仲連有時生殖致富如陶夷子皮李官至大學士未嘗一騎其門也雅敬孫鍾元杜君異二徵君與五公山人更契延主其家教諸子以經濟學視庸士譫談一笑而擲之居鄉發奸摘伏如神晚年謀遷居河南之寶豐墾地三十餘頃未就而卒　恩輕以肝膽許人輕以誠實信人皆已過也　書廿一史經濟可行者于册曰閱史郗視　楊潞子太僕來拜言許西山學品乃拜之求教酉山言道原于天終于天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功力也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論

結也天行健以生生也君子自强不息以行仁也今儒者忘置天地民物但言明心見性祇爲戴儒巾之禪和子而已又曰中庸祖述堯舜一節塑人像也項天塞地孟子居天下廣居一節賢人像也塊然中處補格物傳窮理明理後儒像也既細且虛突　聞媒孽事忽見詞色子固規器小不可以作大事改容謝之思七書曰廉潔可汚狷介可辱余蹈此病突因自省病淺病急病熱病粗自責三板　何魯斋翠羽至共習劳伊介公陳朗公設筵求設帳其家力辭之　思酉山先生學見其大當益之以貧乃上書曰塔儒問道於博陵顏習齋先生今遇有道所見多合故不敢不盡其愚以求指示後儒之學所依據者曰尊德性曰道問學德性中庸自註之矣曰智仁勇易言君子四德周禮六德皐陶言九德洪範三德孟子以仁義禮知統之直指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踐形者踐其職又哲謀肇以全形色之天

形色全則性全矣故孔子諡爲仁也曰非禮勿視聽言動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論崇德也曰主忠信徙義要使躬行日用事事自强不息念念參前倚衡是之謂先立其大未嘗有所謂靜坐觀空致思於無極太極生天生人之始以爲尊德性也即用力久上達如孔子五十知天命亦聽其自致耳而其始固立焉學焉不之疑也故曰下學而上達其教人也舉言命仁性天不可得聞孟子雖不得已與亂性者辨而皆就才情言非專以言性立教也乃後儒或以頓悟爲宗或教人以性爲先閉目靜坐息念觀空帝王孔孟何嘗有此誠先生所謂戴儒巾之禪和子也是後儒之尊德性不可即謂古聖賢之尊德性也大戴禮保傅篇曰古者年八歲出就外舍履小節學小藝束髮就大學履大節學大藝故內則臚列爲學次第自能食食以及四十出仕皆修己治人之事周官取士六德繼以六行六藝曰孝友睦婣任恤禮樂射御

書數孔門傳習由以兵求以足民赤以禮樂未嘗有所謂先詩某書後詩某書訓詁翰墨也即有時誦詩則誦詩以習樂觀書以知政耳夫人精力有幾乃不力禮樂兵農之學水火工虞之業而徒爲于讀覽著述何爲哉孔子刪修乃晚年不得用恐與王既遠聖道遂湮故刪繁就簡以詔及門曰後世其效吾行而行耳非謂皆效吾言而言也且道猶路也書所以指路也天下豈欲爲指路之人而不爲行路之人將指之誰而行乎況所指者更有非路而陷人于荆棘者乎先生謂註經諸賢不離曲學局面回後儒之道問學不可即謂古聖賢之道問學也先生既灼見流弊必宜力復古轍以忠信篤敬爲德以詩書禮樂爲學使位天地育民物者實有其事則大學明親之道實見今日而塔亦得依門墻以有成矣　郭仰甫選東莞令請同往以母老辭何魯斐爲介言國城索公聘設帳力辭之　晤張廉泉陳健夫之酉山齋論

其言大婦行禮及其家行冠婚喪祭諸禮又言自古無不富不强之王道亦無忠貧患寡之聖學　魯斐又來懇應索公聘又力辭紀以詩曰陰馬何閑欲問蒙微材久已付飛蓬長孺拙客雖言重樓謾嘉賓愧未工其二曰南山未許通門徑滄海安容涸是非帆里萱堂況復健此身且剪老萊衣　酉山昔張學敬定禮將文刪八份去武舞只用六份是以武爲非聖學矣彼郁萊徂東者何人乎甚哉悖也　陳朗公伊介公力求來春設帳其家許之約率鎮門人皆學其齋有聘儀受之　旋里獻孝懿王不覺哭奉儀于伯父從叔父函伯文升各餽以物　每晨與爲姊母烘火烹茶食則侍

丁卯二十九歲

禮儀學功如常時存心性　元旦教家人與年俱新　同函白入楊村拜習齋先生謁京中館習齋主家居養親函白主館京爲養滇北泗王洗乾日前

見妹丈諸弟時而採薪樵水恐非孝慈陟降意也正爲安親宜入都耳先生凄然曰先君見背以四弟爲言淚猶在眶言猶在耳而家業嗷嗷古人八口百畝今口倍之而田止四十若外無所營則飢寒立至塔雖不才頗志聖賢雖卻衣而凍吐哺而餓亦復何雖獨奈幼弟何啼飢號寒而賣之以孝弟體義豈孩幼皆聖賢乎淪于饑荒降爲皂隸何面目以見先人此深夜椎心而無可如何者也　見生母有憂色知其爲外祖母過太君孤寡無人養也乃迎至常養之　郭都甫之任贈云儉爲廉本不儉何以成廉明則斷行未明愼無輕斷　求教于劉煥齋曰欲才欲氣喜怒不形　世父嫡母俱命入京乃定往　問家事于從叔母恐家有不孝友事未知也叔母曰汝嫡母和生母恭塙等皆動而孝父間伯叔族人皆曰然心乃安叔母嫡母從妹也　開李毅武卒爲哭之弔其父具冤儀祭文倘人往祭之遙望哭拜後爲作墓

表曰予自少有知後志求古人之學而學之密邇道義相切劇者落落如晨星心每以爲歎李君忽一日遠來摳衣升堂視其色甚雄拜而坐言安貌端謀所以共爲聖賢者予私喜以爲近今所罕有已而復至共學舞已而至講家庭及士相見禮皆欲見之躬行私喜以爲得一勁輔因之察其行事二親孝父伯庠任盛摩訓導歲來省親乙丑秋水漲途騎不可行遂徒涉負義行五六百里不以爲勞待昆弟曲盡友恭閨居如對上客盛暑衣冠必整無戲言苟動見不義事去之如掩鼻而走臭惡也行過古聖賢忠臣孝子廟墓騎必下步則改容疾馳規友人過不從至垂泣相視北學謝書日夜不輟誦五經諸子字端楷不爲草書琴劍皆得大略闢佛老力是誠可與入聖者也侍來盛日相過從予之有遠方友自李君始丙寅春明其家居病以爲偶然至十二月遂卒是年爲三十五歲嗚呼孔孟既殁聖賢道熄後有起豈者天不欲成之耶抑予之寡德不能當此賢友之助歟使哲人遽萎耶可悲也君順德邢臺人諱佩字毅武弱冠後補諸生元配孫氏無出繼張氏生一男腯和一女庚午冬君父陴山右縣丞凄然謂予曰亡兒子友也爲學未竟其遂沒沒于後世乎命腯和出見跪行拜稱哭于撫其項而泣乃表君生平梗槩使劉諸慕上　率弟培赴都入館伊維藩伊維城鄂爾泰從學董漢儒漢傑郭錫郭培仍來就學　書座右曰忌淺忌躁忌驕　聞王次峰有治河書主黎河淤入海　徐澄源邀拜張豐村豐村言宋儒先以性教人即類禪學又言其師費此度謂宋儒不及漢儒表章十三經　陳健夫來拜盛訊議程朱者先生不辨但摘程朱長處言之　豐村來拜尚崇踊躍澄源先生日紙上之閱歷多則世事之閱歷少筆墨之精神多則經濟之精神少宋明之亡此物此志也望賢者勿誦　聞人言二弟壻病斯篤但流涕不自禁

覓爲寄家書非達顏先生調治之　健夫問五經曰詩以作樂書之要在六府三事六府恐屬闕故修三事恐偏戾故和禮必實行故孔子曰執禮春秋孔子之政事也易是道子象韶之寡過也今世之學徒事記誦與古邈異古四術三物仕即其學學即其仕今學徒佔畢非所用用實幹濟非所學而世事壞矣　接家報知二弟壻愈　澄源言此度見人如不識字者然之　四山言中庸中字曰人也中一撮上頂天下至地元字二撇天地也下人也仁旁人也二撇天地也總之吾道承天立地生生人物原大精微稽于此矣　健夫邀寫興周箕胥士與先生會詩因求言于胥士胥士曰可交者淡以成之勿太濃不可交者陰以絕之勿顯拒已成名者不必附會將成而未成者無惜歲頹游揚　五月辭京館歸拜毋喜健親二弟壻愈而痛篤喜下淚邑令趙公旭請見以非公辭之　齊燧侯聘設帳以其五弟勤從學先生以

近家養親便許之館屬家最尚白公命撫其孫振鐸教之　設孝慈行位朔望拜獻迎婦母侍養　定每日三分爲治道三分究經史三分理制藝一分習醫而以省身心爲之主　同遙僚及其四弟中岳習射　閱白虎通至朋友之道四通財不與焉近而正之遠而稽之樂而思之繹而死之則知言遠友之短者非道也　閱劉子政新序至鮑焦廉蠖立橋洛水之上斷之曰山銳則不高水狹則不深行特者其德不厚志與天地疑者其爲人不祥悚然書之期與習齋共勉也　閱賈誼新書至史佚曰動莫若敬居莫若檢德莫若讓事莫若齊曰四語可以終身矣　閱劉郡人物志至與人愛不可少于敬少于敬則廉節者歸之而衆不與多于敬則雖廉節者不悅而愛接者死之何則敬之爲道也嚴而相離其勢難久愛之爲道也情親意厚深而感物曰孔子久敬之外有此至論其誠道之無窮也　中岳問處事曰在閱歷涵

腹學問而無閱歷不可以致用閱治衛曰古今治術不越王道清淨胆名三者王道無弊者也清淨則名可用棟弊偏任則弊隨之　九月王樹從學

孝慈曰哭奠祓食後爲常　王樹問賈鬼神建天地而無疑怍何也曰君子三重原本天地鬼神以制之而即以位天地鬼神故上古不惟人治天地亦治鬼神亦治後世反之不惟人亂天地亦亂鬼神亦亂故一則治宴晏祥一則疾怪非至也　謂齊勳曰好問好察學所以益聖寡行恥問愚所以益愚千古聖愚分途在此　十月王書何及王宏度二子從遊　習齋先生至閱瘦忘編曰治平之道十見八九突求教曰子身心之功未至曰然請勉力

與習齋言今爲人後者呼本父以伯叔非人情非古禮屢毛雌裏豈容泯沒一生一養不爲二本歐陽修曾舉二議是也　十二月自館歸　大學士明公侄開公聘設帳其家力辭之有詩曰何意頻修聘請此身豈爲樂樵

漁縱期郢市量新調無那山盆杜酔居白髮風梳菴草老青雲路杳故人疎歸來不厭雙松下日暖萊衣一笑餘　閱周青士率賦以詩曰梅里披裘絕世應吟時買米老閭身嚴陵一嘯雲天老海宇千今少逸民

戊辰三十歲

儀功如常　思寬以居之阿房下容五千人寬故也學者始見一理即拘而不廣是執德不宏也　恩敎人樂而勿貶易于有成　劉煥章卒先生聞訃往哭大慟煥章諱岱文號肇南煥章其字也嘗人嘗前己卯舉于鄉後任荊州與州縣以逋擾不得之任巡撫委署襄陽宜城縣及解組猶巾布袍恬如也母性嚴晨昏期頤拜侍惟謹五旬後母怒輒跪受責曲意務得歡心閭鄰習齋先生爲塾學忘平爵來拜入會力滌宦習立日記以學賢相規勉者幾三十年至卒不懈晚交先生甚喜雅期以遠大身體直貌莊而和見人謙抑

善談論七十五歲無病而逝　如獻縣哭奠王五公遺五公文集　偶書費無筆論學無峯名齋字此度成都人博學能文其復書曰古經註疏自王介甫始變當時天下皆徒王氏學紹興初程氏始盛然與介甫異亦止靜坐義利之辨陸子靜不喜程正叔朱元晦獨尊二程兩家門徒各持師說元晦弟子尤張至正中陳君采又以爲與洙泗不同著淳熙閩謬承樂間以元晦國姓尊行其所傳而聖門齊魯大變先輩有古學者無不評論士伯安更遠紹子靜故嘉靖過歷以來學者不入於窮理即入於致知古經本旨荒矣夫即物窮理承謬既久良知譁世又百有餘年朱也王也各自爲旨違忤古經益錮後世陷溺釋庠而其言在天下已如江如河莫之可遏密菁中傳錄聖門齊魯而世習宋傳舉科已久未求古註反似創言易生毀謗雖然烏有聖人之古經任後世顛倒竄亂遂爲臆說所絕而不重遭焉覩興今得有遺師弟

以高明沉深之才出而力追古學撥正支離自茲以後宏儲碩識必剖諍滿世寧非聖學一大快乎古之名儒多在北方以誠實有力能任聖道也望之

望之　二月將母及培埈二弟從侄振鐸從孫曾達同入臨皋館　思潔士不可大用以其如鮮花不耐風雹也烈士不可大用以其如利刃不耐挫折也　思時時以仁存心乃集四書言仁者通解之曰四書言仁解　思仁道大求之惟恕曾家嵊村中一路甚深似谷長而通似恕乃自號恕谷志勉也

嵊侯言駕馭人以術巧曰非也待之以至誠處之以妥當匹夫匹婦亦不可忽皆宜待以小心勿簡勿傲　每寢思一日所事苟虛度必自責　思天下治振奮亂懈弛治朴實亂浮華治法網寬豪傑盡才徇法網密英雄束手

四月自省數日功疎生意漸弛浮言漸多　六月王曙光病請先生至獻縣以五公五書書及文集付之謂先生能任其父學也　許酉山書至言言

仁解已得聖道之要須以宏毅任之　自書日徒飲食者無論其志爲聖賢者或無所見或見而未全則予之責重矣乃自輕自褻悠忽不振者天其罪之　著閻東北水利及治河利運之策于瘳忘編　思宏之反曰澹曰隘曰躁曰矜似是而非曰泛曰濫曰無斷曰粗疎毅之反曰愈曰遲曰浮曰散曰多慾曰苛細似是而非曰客氣曰助長曰執拘蓋酉山先生勉以宏毅因思以自考也　定秋高氣爽間日習射　糾衆膊趙錫之妻喪引云昔原涉當賓客廣坐聞友人喪輒削牘付客經紀其事以輕俠而重義若此況吾黨士君子遇朋友急喪之困更宜何如處也趙子錫之倜儻英多今一劍大涯經年未返室中病婦孤燈長往殯葬無資椒漿冷落凡我同人盍無不垂泣相視者通財共賻諒無所各　如府晤魏蓮陸王子瞻蓮陸孫徵君門人徵君詩曰明遠蓮陸子到手無韓事子瞻張石卿門人　之博野晤魏帝臣帝臣博野縣庠生善容儀周旋喜賓客談論歎歎然終日無倦施日疾藥還來者輒延款下榻容僕馬居數月疾愈乃去與妻宋氏相敬如賓壬戌殺日先生請筵留走人來候至是食之　思書觀妻子夜卜夢寐最可驗學　十一月入京郭子固言欲檢架上無用書焚之曰甚善因言近不輕與人講學子固曰不可學之失傳久矣言之言之自有興者先生曰是　糾衆公舉顏先生尊視苦孝　日誦增夜夢不靜止則黑其圈　自勘一年學問器量俱微進但大本未可言立也愧之　解嵐家臯館歸

己巳三十一歲

儀功如常　撫院兩道聞習齋賢孝令縣開行實先生開習齋爲學持躬十五則　外祖母過氏卒葬之　二月齋戒沐浴至習齋投門人刺以瘳忘編恕谷集爲贄　先生生母以母喪不食酒肉美饌　數日絕十三經注疏十

一套覺精神勞動深悔閱書急躁之過　世父病侍養延習齋醫　思近以眞大待人或涉同流合汚因三復素書概概梗梗所以立功　三月趙錫之聘設帳于趙家莊其子宏澤宏濟宏深宏澍從學　以世父病復返侍養二十日世父節白公卒臥柩側疏食飲水不食果及魚肉以脾弱微食菜殽後寢外室朝夕哭　自返有染雜痢者急滌之　四月節白公葬過朔望會哭

書扇云乖戾非剛方忙亂非勤敏糊塗非忠厚委靡非從容　問顏先生曰近日此心提起萬慮不擾祇是一個生理是存養否曰觀足下九容之功不蘄此禪也數百年理學之所以自欺也予素用力靜則提醒動則剛辨而總以不自恕蓋必身心一齊竦起乃爲存養不然則以釋氏之照徹萬象混吾儒之萬物一體矣先生悚然謝教　迎嫡母入館侍養命弟埈與壻皆入學　作存性編序畧曰三代以前不言性而性存宋明以後日言性而性亡

書言民性誥后之綏猷也詩言秉彝美山甫也皆偶舉之不以立教孔門教人性天不可得聞孟子時言者紛如不得已而發性善之旨乃宋儒教人以性爲先分義理之性爲善氣質之性爲有不善使庸人得以自諉而牟利漁色弒奪之極禍皆將謂由性而發也習齋先生慨之著存性編曰理即氣之理也清濁厚薄純駁偏全萬有不齊皆善也其惡者引蔽習染耳列七圖以明之于是孟子性善之旨始著而吾性中作聖之本體庶不爲異說所亂而得存矣存學編序畧云古之學一今之學非古之學實今之學盧古之學有用今之學無用古今不同何其甚也古之爲學也明德親民止至善爲道六德六行六藝爲物八歲就小學學小藝履小節束髮就大學學大藝履大節爲學之序春秋禮樂冬夏詩書爲學之時治已則祥治人則當施之國家天地位而萬物育人多成材宇內郅隆有此術也自秦火後訓詁于漢唐帖括

于宋明徒追經是問而古聖教人成法任其闕然加之佛老乘閒而起以清淨虛無亂心性之正詩文辭華之靡又假托文章以鳴儒者不能以全體大用廓清其間而反爲所雜程朱陸王非支離于誦說即涸索于禪宗學之亡也轉甚習齋先生卓然特立以六藝爲學冠昏喪祭必遵古典率弟子習禮習射習書數樂得一節焉即習之置日記以考德行其于古人之學不惟存之空言而且存之實事嗚呼二千年墜緒揭然復舉孰倡之而孰使之耶是蓋有天焉而豈徒然哉存治編序畧曰古帝王教養之政七制而後日趨陵夷至宋明而極而尤堪掊脫者兵農而弱士腐而靡二者之弊不知所極以天下之大士馬之衆有一遠賊猝發輒魚爛瓦解不可收拾黃巢之亂洗物淘城李自成張獻忠如霜風掃葉無當其鋒者川陝楚豫數百里人烟斷絕三代田賦出甲民皆習兵斷不至如此其審也士子平日讀書箱專揣摩閉戶偏首如婦人女子一旦出仕兵刑錢穀瞀不知爲何物而望其輔世長民耶三物貢興之世學即所用用即所學雖流弊不至于此何怪乎習齋先之流涕而慨歎也存治編可以觀矣　思多言則愚寡言則智　閻張烈王學質疑謂堯舜危微而外不復言心但與臣允執厥績即無非精一不必人人與之言心也成湯若有恒性而外不復言性但立賢即無非執中不必人人與之言性也孔孟立教惟與子言孝與臣言忠知人愛人學詩學禮未嘗人人與言一貫也蓋解者心知性命之妙而不必言即未悟者循循于孝弟詩禮之間莫非性命之流行亦不待言也象山陽明必先提所謂本心良知者舉此以致知事物而以下學講習爲支離其亦外矣蓋其說即禪門之直指心性也而借孟子之本心良知以附會之不知孟子所謂本心良知者後提愛敬惻隱四端必待擴充深造學問末嘗曰耳本自聰目本自明一

了百了也批曰武城之駁陸王何其明耶然酷護程朱夫教人以性爲先程朱不猶之陸王耶乃一主一奴何耶　思程朱陸王以及今儒各有其言之明者錄之聖道自在也不必與之多辯乃冊錄曰諸儒論學　思急于求名其實必少以術御物喪德已多　纂訟過則例一微過本之浮也一隱過七情之過也一頤過九容之過也一大過五倫之過也一義過百行之過也本劉念臺紀過格而刪訂之　閻宋史至章望之著教性七篇宗孟子性善斥荀楊韓愈李翺之說蓋先存性而作者也　思學必自治而後治人向懲腐學之弊若考經濟多勘身心少則逆學矣必急于自治　坐交股不覺已而覺乃知心不存即不能察存養省察一事也　思習齋言孔子教人多因人因事後儒無所爲而泛言其理必論其全此亦盧實之不同也　率弟子習禮　習齋曰孝察子口容止齊容靜汪魁楚曰孝察之言應習齋曰言雖厲

而仍溫古云雜于庸衆而不驚乃爲大賢孝慈有之　書壁曰薛文清言一染財色即爲禽獸　某與某搆雍平之思馴虎豹者籠絡之餌養之不可與之狎處　曰志大才小識大器小言大行小無用也　曰學一誠不可假冒如孔子語仲弓以敬恕即以邦家無怨爲証如何假冒　聞許西山陟副都御史給事白宜建白不則引退　張文升謂曰子昔病疫垂危孝慈雖力調治而氣象如常不張皇不憂歎其天定也王法乾曰子大父素先翁一日在市人有侮言翁自若或曰此李封翁也其人慚而謝罪翁亦自若　思於細行因自省心過多于口過口過多于身過身過多于行過深自愧勉　先生從兄卒生守喪禮不入內不御酒肉先生贊之　十一月郭子堅來過　思每會顏先生靜識致愧恨無以自容非是則愚昧安有成哉辰按習齋煥章法乾恕谷四先生每會學勸善規過互無迴護且日記詳錄不肯隱諱飾觀

必如是乃足資益德業不愧曾子所謂會文輔仁也後世講學諸儒安有若此切實者乎　魏蓮陸書來論學　華顯過先生里問學華後仕至川陝總督以書招先生先生不往　臨潼張子舒來過　先生與習齋論義利取與有不同者乃少質曰孔子時亡以拜賜貨後儒無置識若後人有此則必論其餽即當不受而往拜過塗皆爲加倍矣子華本不當與粟因冉子請遂從而與釜庾若以一介不與哉之不爲濫與乎孔子曰自季孫之與粟千鍾也而人往親夫季孫陽貨皆權臣也而受其餽遺後儒不辨以爲不義之取乎孟子守不見諸侯之節其嚴而至處交際則甚平易五十七十金之餽皆受也而曾者賜之數章斟酌精當蓋尊者賜不敢辭一道也有孝弟守侍之功非無事而食二道也借之爲行道之機三道也即行道無窮而守先待後之身不可以小廉而陷汎俑以死四道也孔子之際可公養豈皆見行可者亦借之以存此一時萬世之身耳豈爲斐斐也乎

庚午三十二歲

儀功如常　趙錫之勉以應試乃爲舉業　先生謂習齋曰伐善斯爲不善施勞即已無勞習齋曰然　習齋過先生見諸故友歎謂曰吾當勉于狎足成歎子當勉于莊足成禮　立族約三助一助貧一助婚一助喪六禁一禁不敬祖宗一禁不孝一禁不弟一禁奸一禁盜一禁酗酒四戒一戒賭一戒訟一戒左道一戒脅卑相戲　六月孫百一書來論學　八月赴京鄉試中式主考王公諱掞太倉人魏公諱象樞睢州人房官孫公諱勷聞喜人　過泳哭陳國鎮國鎮名鉉傳鹿忠節之學嘗謂先師每令于平旦自勘良知今老矣乃親切抱病亦危坐書齋同邑大學士馮銓屢請見卒不見先生曰國鎮雖偏主姚江而其胞誠提誨令我激發者不淺也　思向之爲舉業也顏

先生資以庸腐錫之亦識聰明退及中後錫之來晤嘗曰聰明復突乃知舉業聰明則世事不聰明時文不庸腐則世事庸腐甚矣時文之害世也自此雖應舉試而不務舉業　世母許太君卒九月葬仿居世父喪禮行之　領中舉牌坊鎮不修坊以修祖兆　斜族人爲公祀會每年以清明祭數牲奏樂祀始祖以下列祖祭後接筵講族約旅酬盡歡而畢　思伯夷非沉隘可託以其治則進也伊尹非雜霸可託以其成有一德也柳下惠非鄉愿可託以其必以道也孔子非鍾生可託以其爲東周而以兵農禮樂教人也　爲四弟壞完葺

辛未三十三歲

儀功如常存心以莊行事以誠立身勿以隨接人勿以崖岸　元旦以期喪不賀節　入京舉試正月九日往拜西山先生而西山即以是日卒慟而返

次日具奠往哭之四山諱三禮河南安陽人順治辛丑進士選杭州海寧知縣邑繁劇值三藩變政務旁午先生撫民擒寇告有方客且延士講學行禮治經厨傳檄紛裕如也署後建告天樓每晨必焚香告以所爲辛酉入授御史已巳遷副都御史特疏劾大學士徐元文與其兄尚書乾學侍郎高士奇鎖一級而徐高亦由是去位庚午陞兵部督捕右侍郎辛未卒　思曰用飲食之細非聖人不能中道　拜主考魏子相閻者曰役主命候久矣延入相見甚歡拜王顧庵閻者詞色亢去之　返里聞嫡母病馳歸內子日夜侍疾溶矢皆親拂拭嘉之　三月顏先生南遊中州數先生以强立誠誦讀先生規習齋勿多言高亢浮躁　請武彤南醫母疾　省過在不能約　唫杜孟南子屬歲論學徵君越子也　爲五弟壻締婚于馮給牛　之安平問水學玉衡恒升龍尼三車法及測天法于陽郡甫　五月立課身不欲逸心不欲

勞以心疾也　閱孝慈論仁語書後曰人有爲善而好名者先孝慈深斥之謂之掛榜修行嗚呼先孝慈之闇德可想矣　從叔本初翁見先生食糖餅曰昨家人有厭食糟糠者聞汝食不厭矣　從兄馬大無子倩媒爲之續絃越年七十生一子　六月思向皆隨過而行今母病不能出門宜侍養之餘躬親稼圃以資仰事俯育　村西有蝗糾鄉人捕之幷尋螬神蝗飛去　與人約曲阜會　往視顏先生家　七月嫡母病左右傍偟至閏七月食減乃命婦女環守室內身率諸弟守于室外十六日馬太孺人卒擗踊欲絕含斂置魂帛凡喪禮皆取文公家禮及顏先生家禮參訂行之胃疾發至神迷不能哭十八日燬十九日成服卒四弟輟倚廬朝夕奠哭無時　爲太孺人作行述畧曰太孺人生北里東曹家莊歸先孝慈有順德佐孝慈姑兄姑卒無慮鮮肥務養孝慈不以入口生一女適王生員養純即殺曰無記所謂效乾

者也後生母出嫁兄弟五人恩如已出性醇厚寡言親串以女中至誠稱之享壽七十九　命人易棺木歎曰傷設貧也凡事必須心中計畫口中指授甚且身自動作禮之可悅者多矣　九月奉太孺人與孝慈先生合葬自此哀勞成疾幾殆

壬申三十四歲

居憂六月無酬今復錄日譜便省過也　朝夕哭朔望哭獻几筵　思古禮居喪廢業今以考妣欲成就諸子學業不可廢乃于端月二日率諸弟入學教塾以家事培以實埂以謹壻以和　思顯考妣之德行皆開然君子也因大慟前十餘年尚有爲名之意須斬去此念愿然自立乃可見父母于地下

閻公度聘先生設帳許之糈以館養也迎入新興其子鍵鍊銓佳鉅族孫茂宗世昌從學凡朔望庭里會哭几筵　思養人志氣恐其驕挫人慮憍恐

其脈　彭如龍猶龍齊春從學　洞明族人公祭先生料兼講族約而不與宴　迎母新興侍養四弟五弟從學　淵廣諸彩嘯來拜問學已而又責至畧言聖學原自修齊推而濟世利物自晉人清談宋人靜坐今之書生不知實學爲何物皓首窮經屬于無用又有嫌拾無用時文僥倖名器宜廉鮮恥厥所不爲此焚坑之萌芽也能無慄慄乎　課暖事不敢不勉　劉副使彭捕廳爲本縣高令求祝文以居喪辭之　七月武彤兩選隨城知縣問治告以仁民作福訂其所擬經濟十條則蓋張文升入幕以其避里嫌也　十八日行小祥祭由朔望入鄉會哭　自勗居喪敬爲上向過以不敬　脩郊天波避孝慈小像口授以說及成宛肖先生大慟　十月曲阜會人約起行以內服不可祭聖不往　管廷輔執贄問學　胃病時吐痰寒　夢中時哭孝慈與馬太孺人　先生後每言館新興時學慚以爲愧

癸酉三十五歲

正月課蒙則致其哀　教二弟立下命之亦入新興館上學　自愧放棄務期心一刻勿放身一刻勿頹放頹則書之　三月王輔臣從學　習齋評曰諸日氣象振起更宜檢校身心無恕無倦　思學者非以忘爲不助即以助爲不忘　六月自勘向者之過未嘗不爲善而非純純然爲之也未嘗不去惡而非切切然去之也未嘗不立達人而非仁心無間也未嘗不容人而心尙有偏也亦諱人惡而日尙有雌黃也日不端也言不謹也不敢苟取而飲食小節不及檢也愧甚愧甚　七月行大祥祭　思顏先生之强不可及　田信侯問求道之方語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　思與俗人校則俗與妄人校則妄　謂鍵曰陽明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心之用二語爲學程朱者所詆病然其意程朱卽有之朱子力護無極又言心爲人之太極太極卽至善也是亦可曰無善而至善矣非卽無善無惡心之體乎氣質有惡非卽有善有惡心之用乎　思孔子終日乾乾遷善改過自謂已是者道外人也　郭子固以先生未立子將以其側嗣先生先生辭以不可　十一月朔禘祭遷祖太孺人主于孝慤祠配祭行合食祭王孺人主移祔太孺人側亡嬸祔姑嫡也義也服同　縣令高公陸爵問政曰禁賭嚴盜又曰伏臘之後繼以陽春　一族人流寓新興將爲僧力沮之得止　祭五祀告以文云塔家祖父舊規元旦合薦五祀清明端陽等節獻時物臘月二十四日祀竈及墓間禮于顏習齋古民田宅屬官故不祭五祀今田宅自主宜從禮大夫祭五祀歲徧分春夏長夏秋冬以祭行之已十餘年今查明禮禁庶民浮祀惟許臘月祀竈又查古禮士雖不遍祭五祀而禱五祀今設饌無牲廳而不祭僅同新禱嘉家先世所行與時制合古禮不謬況習俗所同神靈所習不可

頓也乃復定元旦合獻五祀朔望拜禹節令獻歲暮祀竈如儀

甲戌三十六歲

俄功如常　元旦遍家祠五祀畢復祀外家無後者馬外祖妣外舅馬來顧及二弟外舅張鑒亭立紙位祭之每年爲常　赴春閨顏先生喚以求友　與郭子固互相規過　子固出貲爲先生置馬氏女爲側室　清明先期祭家祠乃同族人公祭始祖以下于墓每歲如之　一課莊敬日强　閻佩五往岷州尋親奠其行序而餞之　寄李中孚書畧言習賢正學在明德親民學習禮樂閉目靜坐古學所無也誦讀乃致知中之一事非專以此爲學也　看呂坤泰交卷　公度傳字明陰陽法　四月子固請先生入都言其兄子堅延往桐鄉任佐政子固並懇公度以先生館其家也先生辭以後議　端午入陽村會學質日講演冠禮鼓琴習數議經濟　有爲高令求德政歌者辭以不爲　從彭雪翁學書雪翁錢之劉村人往來孫徵君門下好飲不亂能詩歌工書畫　高令旌先生閭　延張函白來館鼓琴商經濟居數日函白疾餽以米麵送歸　語諸生日三代後生安絕突貴者皆屬困勉諸生但患不困勉耳　思大學一書乃言大學教人之意是欲人明親止善而非言其教法也教法則三物是也觀修齊章只言用情接物而不及禮樂治平章言理財用人勿辟而不及教養以大學中成法當時見在不必言也後儒不解此見大學不言禮樂及教養諸法遂置之不究而學入空虛矣　思先孝慤隱德正直剛方平易忠厚深沉日三復之　思張忠定日學用智亦練才之法也　思忠思恭因歎孝慤命名之意切病之藥也　夜心動因思記賢之心用而不動庸衆之心動而無用　語習齋曰自返積衆數日一頓矜張浮躁遂敗之醫貨殖者數日積之一朝耗之其能富乎　習恭效顏先

生之居處恭端坐整容澄心以易諦坐也　思明成祖尚武功而明弼李東陽引進浮文而明倒前明成敗之大案也書于閔史鄒靚　自里返館見路有遺包及錢不拾行已思內或有重貨小人拾而不與則逋者苦矣回視包容而錢無多乃行　費燕峯書至論學　齊燧侯被人誤告入京解之　于南溟謂入廉平州助其政辭之　辭新興館

乙亥三十七歲

儀功如常時時體驗仁心存否　郭子周具僕馬送往桐鄉習齋贈言曰愛惜人才倡明聖道法乾日勿曲學以阿世處文升館郭子周家　每止宿必訪學人　二月朔行望拜儀以後每朔望如之　途中時時有帝天之戴

渡黃河察運道形勞　淮安李劍緘持相遇約爲昆弟謝之過其地餽儀甚厚辭不獲受之　過揚州拜蔡聽治岷與言習齋存學大旨治岷擊節稱是

拜其師費此度病不能自遣其次子滋衡來謁　瓜州渡江持敬危坐遮首波濤洶踴入衣襟心夷然不動　黎明至鎮江西門橋大船整濟危甚檣夫號呼先生語以勿急令從者四人齊出憊力乃過　過太湖上方山湯巡撫斌毀五通邪祠處也歎正不勝邪非正也　抵桐鄉界問土俗民情官吏得失入會子堅問政不答其司刑名李坤寧一解正言親之對其錢穀人默默非閉口不言也　子堅判先生所著聖學成法及與西山先生書　規子堅以公聽並觀　三月子堅餽金帛養母寄于家　子堅具船從送先生入杭州遊西湖遇囑託桐事者辭以暑政不與跨延過段橋登孤山拜李鄴侯祠博至六一泉拜陸宣公祠登日呼遊船從蘇堤白堤築飛來峯憑冷泉亭至栖霞山下拜岳忠武墓三日又呼船過放生池登南屏山至蓮庵轉三台山下拜于忠肅墓迴至湖心亭歌飲而歸連日自勘心境風靜水平微波不動入城登吳山望錢塘江　問人得王復禮草堂而病不能出會送所著三子定論乃達以書謂論朱陸王三子當以孔孟爲斷合于孔孟三子即各詣無害也不合孔孟三子即同歸無取也　語子堅以經濟　返顧近者氣象和平心思縝密　思待人也寬量以容之小心以接之　同子堅如嘉興府朱二府瀏陳生員爽見子堅所梓聖學書稱是會之　子堅供盛饌止食二品効范文正之自勘王介甫之貪近也　思近者曲體人情惟恐傷之然心欲立人達人也若有媚世爲私之心則鄉愿矣語錢生煌以正學　仲開一來拜論學開一名宏通桐鄉人以舉人出仕邑令子路之後也爲聖學成法作跋　見人福思寬見人暴思綏見人矜思讓　子堅省蠶稼請同往　錢生爲閔史鄒靚作跋言德言仁勇之合不能言勇德仁亦偽　閔報平陽地震其慘語子堅端午能龍舟戲　學歌習琴　子堅用射法爲之作序　思

苟且脈韋不可託寬和褊隘嫉妒不可託正直　爲子堅言恒獄　草堂書至謂先生論學相合其論以孔孟爲的六經爲證躬行爲主先生悚然起敬

松江馮顯明至久別寄暗共琴共射顯明餽葛扇受之　學歌于顯明與草堂書言格物即學文物即周禮之三物　思察見淵魚者不祥　子固書至規刊書無關經濟先生復書言吾友恐予蹈書生文士之習誠爲雅意然天下之無經濟由學術差辨學正經濟天下萬世之事也　七月如杭州王草堂來拜不值往拜之再三聚先生言後儒不解學字遂一往皆誤學者學于人學詩書禮樂也後儒專重誦讀或直指性天而學岐而學亡草堂曰然因言太極圖本道家說今本大學孝經係朱子改竄晦翁經本旨稽朱陸王皆染于禪其考辨甚博　子堅判先生訟過則例草堂序之　八月三日登吳山酒樓觀錢塘潮　辭鮑草堂諸友皆有贈儀子堅遣送賜以輕收漕

糧嚴戒家丁勿聽佞人處事和綏　過蘇州遊虎邱　抵淮安運河水濁甚問之曰黃河倒灌驟洪澤湖矣見兩岸柴堤有句云誰解捐波令就地但看東水欲淨天　往觀天飛閘皆人捍黃入淮者也今廢矣　至王家營令子堅送役返并寄規以事上司謹接同寅和待下平易使得盡言勿輕喜易怒　過德州視鹿密觀在其子子濂守館著也　九月抵里餽賭親友以物　知田衆于湯而文升將桐鄉所寄銀十兩自京攜還遺失心爽然不動文升追還來言同寓有三人聾銀托以典首而銀失必同寓盜之但係一人非三人合謀而一人無証不招鳴之官議定三人同償先生曰何爲其然也失銀可定同寓耶即如君言其一人銀可受其二人銀何可受之況一人亦無証則皆不可受也僕之失財數也于人何尤文升復喋喋責人曰此君之練何責人也文升曰然則我將自賠曰嗟不受僕人賠而受君賠耶君休矣　思

恕谷先生年譜　卷二

人一臨財即財大身小者身本小也　謁習齋買舍習齋曰此行歷練可作也惟勿染南方名士習耳

丙子三十八歲

儀功如常　正月如京與子固商桐鄉事　自課去浮而部去隘而宏去冷而和　二月歸　杜紫峯弟子爲修祠于固城助以貲紫峯辭越定與人鹿忠節公門人康熙十七年詔舉博學鴻詞巡撫慕越力辭巡撫命以驅車過越門被之登即去至京與山西傅山同告老病不試詔入伏而不謁乃授中書不拜　以居宅荒館家祠不修乃竭力經營醫子堅所贈衣十餘襲于東北隅建家祠別院通以門安考妣主于正面並繪祖考妣影于上祭以受之　思奇技艷貨導淫俗詩文宇宙棄寔學　三月子固延入京其子宏從學　蔚山毛河右寄其駁太極圖駁河圖洛書二種至　子固邀遊西山傅

先生騎射　語子固曰人與盜近是有盜心也與狎淫近是有狎淫心也此人食之閾也天下無經濟之人則危無正人夯危吾友慎自愛子固問危微精一曰物交物則引危也不旦之氣仁義幾希歟也如漸米鑿粗去麤精也純粹無雜一也非純無雜書動齊明盛服則其功也子固曰仰觀俯察何也曰中庸不可能也博文約禮則能卓立矣　吳屋潭至月下拔舉自省隘念忽徹急改之　予名世求爲論史　名世知先生乏糈饋米二石受之　十二月旋里爲五弟壙完昏

丁丑三十九歲

儀功如常　正月復入子固館　虎邨郡公函至論學辭祝　文升言先生解嘗啟于料事子固胃料事啟于解書　湖州宋豫葬閻再禾光太史書先生學來拜豫葬名璠守程朱闢佛其力　公函持銀二兩饋寄顏先生其館

東鄙之製衣者也曰顏先生之度荒急于予衣先生嘉之　子堅請復入浙先生辭已而使再三至乃許秋後往冏三月返里遂病七月愈乃入京　吳匯葬通政見閻史鄰親抄存跋之曰予每謂天下無無用之學其學而無用者惟佛老二氏與此括秀才而已蓋空談性命則必以事功爲粗迹高語文辭則必以經理爲瑣務宇宙河決魚爛率必由之今讀恕谷先生所著閻史鄰親五卷定獲我心焉欲澄敘官方振興閒業以此爲正鵠可也　八月以將入浙旋里子固屢謀退居倩先生于鄉買田爲同老計日退休則並編而耕不然則先生自食之先生乃買東莊田六十畝　爲連歲水荒語左令以修鄉東堤法　王紹武卒哭之歎亡一善人紹武劉村人能孝友　九月子固與馬主復入浙習齋囑以無作無益詩文　抵桐鄉子堅出二戚尺一鎗戚怒一鎗有容奬之　子堅送濮院紬十端助先生長女雅齋又送緞紗首

飾等物供先生老母及內子妯娌辭不獲受之　子固與子堅書言先生尚未立子宜爲道側子堅使媒之蘇杭諸處尋之先生辭子堅不可　註律思律意皆出人罪也無可出乃入之　寄書候王章堂　註盜賊人命律數日審之也　修上顏先生書畧謂宋儒學術之誤實始周子周子嘗與僧壽涯道士陳摶往來其教二程以尋孔顏樂處雖依附儒說而虛中玩弄寔爲二氏潛移而不之覺二程承之遂以其依稀恍惚者爲窺見性天爲漢唐儒者所未及不知漢唐儒者原任傳經其視聖道固散寄于天下也宋儒于訓詁之外加一體認性天遂直居傳道而子聖道乃南轅而北轍矣于是變舊章者有八一太極乃參同契水火匡廓三五至精二圖合之爲丹家修煉之用道藏具元品明載之易經無此也一爲傳河圖洛書上古圖書自周驪戎之難已失而宋之陳摶乃出二圖以誤惑者遂載大易之首周易玩辭曰姚小

彭氏謂今所傳戴九履一之圖乃易乾鑿度九宮法本朝劉牧長民以爲河圖而又以鄭康成大衍註生數就成數依五方圖之爲洛書僞圖子明洞悉經文兩易之宜世儒有變爲固象之譏也一靜坐十三經未有其說宋儒忽立課程半日靜坐則幾幾乎蒲團打坐之說矣一教人以性爲先明與聖門不可得聞不可語上相反矣一朱子言古者八歲入小學教之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十五入大學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又曰小學學其事大學明其理此前無所承憑臆創說者也內則歷載學習六藝歲時大戴禮貴直皆言小學學小藝大學學大藝蓋禮樂六藝正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事非二端也但年有少長則習有小大耳今衆共事遽賦之小學至大學乃專以讀書明理爲務則遍考三代教法未之見也故自居道學而于學字譯解以致數百年學術毒謬也一日致良知說命曰知之匪艱行之維艱宋儒則以前知爲重言人有眞知所行自然無失不能行祇是不能知至明王陽明遂專以爲心源澄澈諸事可摒創爲致良知之說而今之儒者亦翠譏其爲禪矣一立道學名子貢曰賢者識大不賢者識小莫不有文武之道蓋世無全局負荷之人則分寄道者必不可少自朱門立道學名宋史遂專立道學一傳但取註經講性天者爲道學而文學如韓歐以爲浮華言語如陳賈以爲捷給德行如陳寔司馬光以爲木强政事如蕭曹房杜以爲粗漫而道學中遂相率爲迂腐無用之學矣一立書院古大小學皆稱學書院之名自宋始是專以讀書爲學矣　子堅饒金專一封上大儒人供隨意用也　選陶淵明集趙辭曰淵明生六朝異端盛行之日士皆放誕威習淸談虛空無復有留意聖道者矣淵明詩曰羲農去我久擧世少復眞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又曰耕種有時息行者無問津再曰終日馳車走

不見所問津全集無一言及于佛老可不謂志道者與觀其將遊嫏山聞東林寺鍾聲憮然回返則世所傳三笑蓮社圖必佞佛好事之徒爲之也　選韓昌黎文題詞曰今學者言大家文必首昌黎然昌黎非儀文士也自佛老盛行而昌黎以衛道閑邪爲任原道一篇指陳聖道最正而且作箴言躬習意經濟考禮制講兵機任州縣則處祭祀去民眾立朝則敢直言條陳政事從容相平淮西有功宜撫王廷湊有才有節且奬提後進引人爲善固唐之柱礎聖道者也其文之涉于高及專論詞章者不錄錄其有關學問道德經濟者若干篇　思學者經濟天下欲窺其大尤欲切于時古人治民之政曰養與教其計甚詳其法甚備今皆蕩然無存輔相之所蘄覽九卿之所推勘方伯有司之所經營惟有錢穀刑名二端學者今日或自用或佐人不得格外行事而思有益于民生者亦惟在此二端耳錢穀不換用一級二亦錢穀

之言也刑名得當使民森然知有三尺而不敢蹈干邪亦刑名之教也所謂經濟欲觀其大者欲切于時者此也　鎮江設記章問學曰子昂弟友之道禮樂兵農之學位應何道即道其道才近何學即學世學　毛河右書至論學魄所著樂錄二部閱之即謀如杭問樂　十一月二十五日啓行如杭二十六日至居禮樂橋拜草堂不過次日草堂來拜魄之紬一端墨一笏草堂受墨留所著書解正誤曰聖經昭如日星後儒每滋異說如言孔子脊子路則誣聖奚逭粗鄙近利則誣賢活潑潑地等語則參佛老無爲而無不爲等語則雜老莊非小失也故不得已分爲誤聖賢詮註佛老二例以正之先生曰善願詳覽焉約翌日同拜河右而去二十八日餘杭孝廉沈曰倫卜子來拜去乃往拜河右並拜其子遠宗姬潢浙閩同年也草堂亦至坐次稱河右辨太極圖及河圖洛書之僞謝惠樂書河右曰司馬溫作律書律呂積數合

之歷數後人遂誤執以爲樂不求聲而求數爭執聚訟紙上空言愈繁愈謬故予今論樂以質中不以空言先生拜手曰堪顏學實事如不棄敢卜明辰河右許之同草堂回寓草堂曰吾儕爲聖道而辯先儒不得已也不可過激而失中不可剿古人舊論以爲己出不可刻苛小文小義此余正誤意也先生曰善草堂行二十九日姬潢回拜即投河右年筵刺已而河右亦回拜行先生即往遣之拜求教河右辭固拜河右答拜展定聲錄質問河右言樂以聲爲主傳宮商角徵羽五聲法五聲加二變爲七聲加四清爲九聲法合二變以押五聲四清爲七調法吹簫指授色譜已邀新安文學姚立方至登筵河右曰自宋人學術荒謬徒尚虛談于今六七百年冥予少嘗聞劉蕺山講學後懷宗召問平遠方略對以舞干羽兩階殊歎其近先生曰聖人之學原以經濟天下自宋儒以事功爲末于孔子料齊魯之業奚則辭而闢之而學

衛誤突河右曰宋人言敬必于智謀之末此語亦非宋人當日所少者正在智謀姬潢曰非理之智謀不可有循理之智謀不可無智者不惑好謀而成聖訓昭然也河右曰即顏習齋先生有存性編何謂也曰宗孟子性善而辯宋人言氣質有惡也日暮辭退三十日回拜卜子至草堂寓曰紬雖紛然借手以致尊嚴大人爲衷衣用非先生所可辭也强留之回拜立方立方以所著書經及儀禮相質問則草堂紀綱遂紊腑四色受其一十二月朔晨起望拜家祠拜母拜先師爺即走字河右求過問樂河右訂以明午乃問樂錄不解者識以簽柴文學陛升來拜初二日訂書解正誤草堂至以與河右有約乃坐草堂于寓偕觀所訂正誤過河右齋問樂拜求教河右勸復設筵日顏習齋好言經濟于存養有缺存心養性之功不可廢也先生曰顏先生省心之功甚密每日習恭數次所謂居處恭也置日記以省心時下一圈心懈則

圈白否則黑與王法乾十日一會規過責善甚嚴塔亦與其末焉但其存養欲內外並進非惺惺惕地之說耳河右曰予所言者恐體用有一不全則世儒識其偏賢者不觀大學乎大學以修身爲本修身則內而格致誠正外而修齊治平無一缺失先生曰謹受教適所言內外並進者正此意也乃展樂錄問樂河右言九聲加二變一變宮清爲十二律旋相爲宮以立調法而總以聲爲主定聲以簫笛爲主又吹簫指授色譜復指隔八相聲圖以聲不以數言七調俱用七聲不俱用之法將乘燭乃拜謝教辭出且拜別回寓對草堂飲酒草堂曰顏先生言理氣爲一理氣亦似微分曰無分也孔子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以其流行謂之道以其有條理謂之理非氣外別有道理也二鼓乃寢晨起謂草堂曰周禮教士以六德六行六藝而實統以禮孔子言智廉勇藝之才德而俱文以禮樂求仁而親聽言動必以禮孝親以禮事君以

禮養德制行不出一禮也約我以禮齊民以禮明德親民皆禮也周禮無所不包而但名周禮吾人修已治人之學舍是何由即極神聖亦不過從心所欲不踰矩動容周旋中禮無復奇異而愚柔之人苟勉行之亦非不能爲之事也草堂日然姬漢來送別亭午各別去回拜陛升河右走仟送所著禮樂經史諸書共二十七種乃返桐鄉　學邁學歌　簽套文移來商者答之　觀秧歌猶想見古人歌舞遺意所謂禮失而求諸野也

清苑馮　辰纂
武進惲鶴生校
錫　疇重修

戊寅四十歲

儀功如常元旦望拜家祠拜母拜習齋先生　學遠　鼓琴而歌以寄鄉思

如杭以所學請教河右並求作孝貽慕妻而返　阳河右古今通稱謂古韻分五均平上去三聲通用其分四聲始六朝非古也　阳仲氏易思易有太極節仲論揲蓍非以太極生天地萬物如宋儒說也　著大學辨業

上河右書曰自聞樂歸恍然若頗測其涯涘尋能歌者問歌決能樂器者問色譜以與樂錄相質對乃覺元音眞在當前矣　作樂錄跋曰嗟弱冠聞吾

鄉楊椒山學樂于韓苑洛心慕之及觀其書而茫然已而涉獵演後以迄宋明諸論樂書益茫然于是太息以爲古樂曩絕乃爾出而問人亦無知者日結于心不能忘兩載前聞杭州毛河右先生知樂已而至桐鄉蒙先生賜樂錄二部遂于去歲走杭問樂先生曰向之論樂者皆誤也樂以聲爲主歷授五聲九聲七始十二律之法受歸審以已音按以絲竹乃知人皆有聲人聲調之以律皆可爲樂而何以論樂者惟籌管數累黍較尺主客輕輾使衆世茫然自居于瘖啞以爲古樂不可復是猶衣食者不以口腹味身體服傳聞古聖衣食之制皆取諸易因爭執乾坤以爲衣裳描畫小過以爲杵臼今人惶惑莫解賤衣食爲神奇而去之飢且寒相尋以瘐也豈不異哉嗟獲遇先生自覺心怡意解風風乎古樂者在當前矣惟是先生樂錄開二千年之悠謬以明三代元音實過苑洛而堅力學精進遠邇椒山是則對錄而生愧者也　河右寄書曰以講求古樂一事千里命駕已填駭世況兩日而業已卒

業漢唐後竪儒小生所能到者直千秋一人而已弟年七十五不意遇此奇士天之所鍾諒非人事所能矣　二月媒來言呂氏女子堅貞聘金百餘遣人函先生入杭搆婚要往相之回言眞處女乃立婚契　投受業刺于河右以學樂贏成也因問樂問易問鍼片時毛紙十餘往復河右札云聞證如君雅意厨傳(俞)俞如撲火乃屢賜精易鐫及豪髮心如旋床目如球橘非天慧密藏無此靜定也　與河右論易一節云易有太極一節先儒舊說反復思之不可解以兩儀爲天地然八卦之乾坤天地也豈天地生天地乎一不解也先儒以太極爲主宰又有兩儀四象則乾坤之上何容有許多物件二不解也繫詞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間則從乾坤六子而名之也乃言易有太極以生天地三不解也嗟從先生解易中生一解今錄請教太極者太衍之舍一不用者也(旣揲則有此說)兩儀者分而爲二以象兩也四象者揲之以四以象四時也八卦則四揲十有八變以成之者也大衍之數遞生八卦而吉凶以定趨吉避凶而大業以生仍明揲蓍之故也觀前有與神物以前民用後有定吉凶亹亹乎蓍龜及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詞焉所以告也定吉凶所以斷也似是仍闕大衍之數者統惟數之河右復書曰年兄此來助我非淺當刻指額手秋不度將來諸註全藉維持前人所謂附青雲而益顯者正謂此也所訊書病中不能閱並不能一一裁復今早家侄文輝檢及未訊易繫一節前此已經改換過何又訊及豈前所付易是舊時未改本耶僕見大驚急向蒼天叫曰天復生此人耶論語曰德不孤必有鄰天既生某又生是人必非無謂吾學從此興矣昨承過下深不敢當今反當自任焉季常還不及

鄭康成漢後備術非康成不能傳此事必藉恕谷爲我大昌明之非敢僭妄

以爲此爲學非爲己也某註易成齋宿告先仲兄將付梓人獨於易有太極節兩換稿而終不愜意既而小兒從南昌舟中寄家信來以爲此一節必是申言操存之意因幡然大明急爲改刻今年兄早見及此何相契之深也恕谷觀書如觀水窺目即缺而洞若觀火無纖微不徹此豈漢後諸儒可比數者千古學人惟君與僕災　以呂氏回祠子堅以先生居署不便于署傍別貰一樓院通于署遂移居于留春樓爲呂氏加笄教之向北行望拜禮　與子堅較射　自勘生意藹然雖一草一蟲不忍踐之　上河右書曰今人辨尚書有僞之說先生既有駁正此事所關非小仰可行世閻百詩書未見姚立方所著略觀之錢生書則詳觀之均屬謬誤今人駁尚書不已因駁繫詞不已因駁中庸不至揚矢周孔不止此聖道人心之大患豈能坐視不言堪亦欲少有辨論俟錄出請教　學弦靴　錄學易　錄學樂　宋豫

葊自湖州來覩曰聞顏先生言先儒主靜之功近禪有之乎曰有曰借靜坐以收放心乃可爲學非專恃此也何爲近禪曰先生所謂爲學者專指讀書乎曰學爲聖賢豈專在讀書曰半日靜坐半日讀書所爲乃可爲學之功是在何時且靜坐固佛門教法孔孟以前未聞有此事未聞有此言也豫葊默然教呂側室以胎教使讀女要　思慮憍非氣節氣節不慮憍苟卑非含容含容不苟卑此君子小人之分也　六月子堅攝嘉善簿倦先生同往理其刑名錢穀事　九月返桐周好生來餽陸道威思辨錄問之因記其一節道威問或人曰向曾體驗未發否或人曰如何體驗未發曰某嘗用力于隨事精察覺有事時得力無事時便滲漏遂用力隨時精察久之又思隨事隨時皆是外面若念慮初起時豈可不用功乃用力于慎獨二字念慮起滅皆能自省凡邪念惡念便斬斷勿使充長又思慎獨是已發功夫若未發時如何處置此時恐走戒慎不覩恐懼不聞二句突聞先儒教人于靜中驗喜怒哀樂未發氣象乃于夜間閉目危坐屏除萬慮以求其所謂中究之念慮不可屏一波不平一波又起間或一時强制得定嗒然若忘以爲此似之突然此境有何佳處而先儒教人爲之且稍一錯認不幾入于今之學佛者耶體驗久之始悟人心原無息時不可一槩遏抑而所云未發者不過念慮轉接處剎那之間初無一日一時之可計也子思故言須臾二字又言戒慎恐懼四字以爲吾心之念慮或有息時吾心之敬不容或息能存之至于夢寐之際皆能自主乃可或人謂戒慎恐懼即是已發曰試除卻戒慎恐懼尋一未發或人思之不得曰得非釋氏所謂不思善不思惡還認本來面目者乎又非玄門所謂不出不入湛然常住者乎此處一差毫釐千里突故除卻戒慎恐懼別尋未發不是槁木死灰便是空虛寂滅道威此論甚有體認自覺從前

功力尚多疎畧從此無論有事無事有急無急皆持以敬至夢寐之際亦屬欽明于聖門修已以敬之功其庶幾乎鍥按此條在先生南食草中從前修譜者未之入而道威之言甚可正先儒主靜之謬先生所謂自幼爲學惟代寅年功頗密者即兆于此故備錄之　思道威言頎容一直四體自中規矩閱歷語也今立課宜時省頭直不直　于南浿自廉平寄書至餽二十金爲先生養母儀又送玉斗一玳瑁答十受之謂入廣辭之　思書引人者其言牛是從其牛而奚擯之不能容人者其言牛非即其牛而駁折之　考郊祉禘祫諸禮乃知文獻通考等書皆疎略也　著田賦考辨　馮樹臣問曰朱子以藝爲末或指粗者言君子禮樂不斯須去身立禮成樂則指精者言也曰禮樂精粗一貫不可分也如心得其中體之精也身勿跛倚容勿怠肆體之粗也世有身不跛倚容不怠肆而心尚未中者未有跛倚怠肆而心反中

者也樂記曰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則粗者忌輕邪又問曰游于藝今註謂博六藝義理之趣或不在粗迹也曰且以射論人必學射由淺入深始得其趣未有全不學射而能得射之趣者後儒高閣六藝而言博其趣是不學射而得射之趣也有是理乎淵明詩曰但得琴中趣何勞弦上音乃清狂高寄之言耳若以爲學術則誤甚　十二月十二日先生生子

修書報母　自勉任道今歲始堅學功今歲加密

己卯四十一歲

儀功如常　日譜每月下書小心冤冤以自課　思祖德十餘世誠篤　閻河右詩解知小序不可廢　思心不敬則身失矩中外相應然有時心敬而身失矩身不失矩而心放者故正心修身分二事也　思宋儒解不逮仁爲無私欲未盡也但私欲不生不足以言仁也佛老亦無私欲可曰仁乎存心養性在于刻刻以敬所謂參前倚衡也所謂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也　生子彌月設筵奏樂以謝子堅遂辭行　如杭別河右賈樂律田賦諸學思定聲緯尚有疑義以倘不當生乙四字調無乙字也正與林鐘不生大呂太簇合賈河右以爲是　別草堂賈存義　回桐子堅命奴僕隨先生乘糧船北歸

留書復周好生曰教言諄諄指示程朱之學但前面言已悉不必多辨惟將前哲所言切實者實見之躬行勿爲口耳亦今世罕有人物也　與宋豫葊書曰崇將旋里突先生主持斯道甚力只隔佛一節已與昌黎并功突年高德邵成已成物須刻刻有實功乃爲得也　作留春樓記略曰留春樓者予僑桐時所居也郭子堅宰桐乙亥招余至數月而返丁丑復相招三使連至其弟子固亦促余往遂以孟冬抵桐子堅念余年四十未立子爲余客床置副戊寅于虎林得呂氏女不憚重貲遂以二月八日入爲又謂居署中不便于署西偏馮孝廉別業樓兩間別爲院而通門于署樓上安床帳樓下置陽菊黃楊諸雜卉之植盆盂者北後有室遣僕男婦居宿供役頗樓一望池塘竹樹皆在檻下李寧一貽言云一簾春色留官署滿目生機到小樓余因題樓曰留春而居焉至十二月遂産男其中今舉舟北歸而所謂留春者依然在目也回憶居樓時予方考禮習樂三復小心翼翼之詩教下妻以呂新吾女要諸書才過十月遂立丁男子留春之名庶無負乎三月四日記于舟徒舟中　前舉唐五聲歌訣問河右河右云歌存圖亡未悉也舟路沉吟恍若有得乃黃宮調陽并七調全圖每調有宮商角徵四調與唐後相傳四十九調四十八調二十八調二十四調皆可相合也　思器色七聲隔八相生圖前謂倘生上爲四字調不用乙義尚未盡取竹吹而思之乃悟正生滑清生正高低相生之法也並十二律隔八相生旋相爲宮合圖畫器色七聲隔

八相生圖畫七聲旋宮圖畫篴色下生上生圖畫五音七聲十二律器色七字爲七調還宮相生全圖　自勉內功不密惕然乃以陸道威每日敬忘分分數自考　思係懷民物而戚戚自累非也强解脫之又非憂世之志樂天之誠並行不悖必自修已以敬得之屈原申生憔悴忠孝而致死者以無修已以敬之學也大舜如窮人無所歸而神完氣固烈風雷雨弗迷者以其變齊敬也敬則精神聚憂則精神散　思人常言心多紛擾予自勉無之但不能刻刻振奮耳故湯誠日新　或謂聖賢無靜坐時與日靜坐亦偶有其境而其功則居處恭也以靜坐爲功者二氏也　思向論禮未能考古準今頗知依據向不知樂今知樂向以道心無私欲今知無私欲不足盡道心必欽而明此自戊寅至今所歷者　接家報知三弟培入府庠　至淮安訪閻百詩論學　或問德曰今之言德也與古異矣中庸孔子言三德曰智仁

勇魯論并列言者二章後儒則但言仁德而以智爲德者少矣以勇爲德者更少矣且其訓智仁勇也亦殊未當智固在察理而謀略亦智仁固在去私而利濟亦仁勇固在任理而英武亦勇古言智勇天錫其仁如天可見也後儒則指謀略爲術詭利濟英武爲粗豪致使吾性之德流于腐小拘攣其不足以致用也固宜或曰子言謀略亦智利濟亦仁英武亦勇有徵與曰此非吾言也臧武仲之智卞莊子之勇管仲之無如其仁非聖言與乃日讀而如未見何也弗思耳　讀詩思朱子于詩經叶韻七八豈三代作詩專棄正音惟取改讀耶必無此人情矣　閏七月抵里拜母侍母　往哭奠王法乾法乾名鑒梓蠡之東北泗村人庠生幼狂有大志禁鄉人佞佛顏習齋先生聞而訪之遂定交相勗以聖人爲必可爲十日一會立日記詳記言行以相質每會規過至面赤汗出不少假而交益深舉家人日夙興朝望行禮學中舉

弟子行禮每散學必令弟子高聲歌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王子拱立敬聽乃退顏先生嘗曰吾行家禮學儀皆始自法乾其敦知少遜我而力行過之及卒顏先生大慟曰此後無以爲堅勉我者矣　往拜習齋先生曰先生倡明聖學功在萬世但竊窺向者束身以欽心功多養心以範身功少恐高年於心性更宜力也乃以無念有忿無事有事皆持以敬之功質先生曰然乃書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二語于日記首日三復之　于南溟陞任應州來延先生復書曰塔墟以老母年邁不能遠從客歲兩接手書舉承作貺今陞任近途又蒙招延擬即走山後一晤緣新自浙回慈闈眷戀故尚須少迴時日也塔近于禮樂兵農之學益潛心考研而內地翼翼亦頗可自信所恃以不愧故人者此耳　八月入京弔郭子固祖母喪返里　書壁聯云博學詳說于文朝乾夕惕以禮　閻孝慈論語講義重六藝經濟知孝慈早

已見聖學矣　王成休來問家祠安主禮答曰古廟室戶在東南主居西壁元明以來以廟門在南正中主居北壁正中南向此變古而宜者也如四親則高室居北中左南爲昭室右對昭少退南爲祖室左北直昭少偏左爲禰室皆南向此即古人昭穆廟次而東西少退南北少偏者以古廟有垣牆故今室無遮隔嫌並跗也相背也饗時則高祖中堂南向如故昭西向祖對昭少南東向禰直昭西向此即古昭穆合食之次而祖位少退者古昭穆父北子南故無嫌今父子東西對故微避也　十一月十四日叔母卒於蠡城往趨其喪

庚辰四十二歲

儀功如常自勗敬久則弛敬久則無力乃知日躋之爲聖　先生從叔本初翁卿先生曰篤翁之孝至矣而弟更難能世殆無此人也　入京會試　河

右寄春秋毛傳至先生上以書曰自客歲拜別西丈繞淮上聯舟漕邸因論及古文尚書塔曰毛先生有新著云云漕邸大驚索閱示之漕邸且閱且贊其子曰此書乃專難我耶塔曰求先生終定之漕邸強笑曰我自言我是耳塔曰不然聖經在天壤原非借之作門戶者況學殖如先生惟是從何論人已已而再面辨析他書甚夥毫不及尚書事想已屈服矣途間思五聲圜訣似有所得謎寫出求教場前唔充有姬滇二世兄姬滇曰先生望吾子成名甚于愚昆季以昌明聖道將賴之也及出閘互相衡文似可入鞍比揭曉而寂然先生勿爲塔介介也此際塔籌之熟矣謂仕顯而道可明繼謂仕顯亦未必能明道也何者將直道而行耶恐方圓齟齬方枘過鑿之不暇何道之明如其與世委蛇耶則品先願矣千載後論學術先論人品吾雖有言只爲虛設則進而不進者隱者見未必非天之留意吾道而責于愚劣者

不經也尚書冤詞辨博而確眞可杜臧者之口突近之詆三經者又紛如突先生尚欲正之乎但先生辨駁先儒原非得已而無知者妄起爭端或者大呼之下洴以絕音亦可乎　吳公匯等請館其府傳子佳以六藝學先生許以後期　昭王源眞繩論學甚契　返里著冠婚請總皆近人易行不爲繁雜　湯陰朱敬主一來拜學習六藝居二旬乃去　四月入京金德純來公來拜論學　吳公復請乃館其府傳其子蘭杰用楫佳師弟以數學樂學　晤宿遷徐用錫壎長昔年訪先生于蘇不値者也　徐宮賚乘義修一統志問敷淺原答曰水經注孔安國傳以爲博陽山是也山小下有平原咸與敷淺義合若朱子以爲匡阜則周遭數百里高入雲端非數錢突又問三江曰即經文北江中江九江也徐公稱是　金寨公設筵相邀是日晤萬斯同季野胡渭生朏明　五月以南溟慶教促乃出居席間知滁州　南溟蕭政

治南溟位政有才奘之力辭返里南溟餽儀受之六月抵里　以子佳將入學乃著小學稽業自六歲起至十四歲止幼儀游數樂舞皆有儀注譜法　接河右書曰兄子歸持所始札開讀恨然初服寢極切然事又如此不如人意此正無可如何者來札云仕顯未必能明道不如若況若浮正天之留晝吾道處恕谷能如此吾無憾矣寄來樂律一本則大奇大妙不謂通人之學能推廣未備發揮盡變至此此道爲千古來第一難事能涉其藩籬已詩神絕況能排闥入室直窮其奧爾爾始信杜陵荀勗尚非僞物必如吾恕谷者眞蓋世豪傑也自先父先伯兄亡後此秘亦沒失其傳故事府五聲圜記歌訣乃樂律最吃緊事而忧惚不能了了多方推測一往觸突每一念及輒迷悶欲死今得恕谷開發之千年之秘爲之一開宜天地造化特鍾其人以使萬古元音仍在人間尊宗先師必稱慶地下而世莫知也老眼賭此可以含

笑入崦嵫矣宮調圖每調分五調妙絕七調全圖皆有實落且使歷代譜樂曲調有所合處皆歷歷指出所謂合同而化非絕世聰明不能至此奇矣奇矣十二律旋相爲宮隔八相生諸圖器色七聲旋宮相生圖俱發天地之秘五音七聲十二律旋宮相生圖俱一理分劑而審其變化坐而言之起即可行楊忠愍親見虞舜吾謂恕谷必親見后藝矣此非約言也第不知韋著樂錄有多少其宜先流布者或刻于南或刻于北亦須早定且示我也近姚立方作僞周髀論秘不示我但觀其總論乃紹述宋儒所論以爲割微作乎少就其總論中所辨者辨之名周髀問恨其蓄不全見不能全辨然亦見大概矣　著六律正五音圖說　九月吳公來請乃入京習舊聞日勿染名利先生曰非敢求名利也將以有爲也先生不交時貴縉不論貴賤憶其人先生高尚不出縉憶道是問可明則明可行則行先生不與鄉人事縉于地方利

弊可陳于當道悉陳之先生一介不取縉澄孟子可食則食之但求歸潔其身與先生同耳習齋首肯　思學夷齋易學孔子雖勿以雖而況其君子乎　王崑繩見大學辨業深是之因訂共學　徐壎長欲持大學辨業學樂呈李撫院光地先生辭以不可又言撫院虛左以禮辭以不敢往　通州王古修來拜俠士也　拜孔主事尚任論樂　拜黃檢討克勤論學　看胡朏明易圖明辨言太極先天河圖洛書之非　浙江邵允斯奇齡先生序至復以書曰嵇前在浙以文行高古如足下者未及聞知可愧也今鴻章道賜請南方學者從朱徙陸沒無定見而于嵇壘有稱引何以克當然念同受教西河之誼三千里外命以討論亦何敢不獻其愚以求教焉嵇少承先學繫家學即欲自立爲一儒者及弱冠從顏習齋先生遊先生言聖道至宋儒而蔽其內地功力皆參雜釋老而所謂同學者又祗誦說訓詁迂闊無用將周孔兵

農禮樂之實學一概廢略教塾力求古聖舊轍晷日講以糾察身心學禮學射學韜鈐學數凡古今成敗經濟大端日夜研究至于經史子集皆繙閱之以爲實行之考証非務佔畢也如是者幾至四十以樂無傳入浙拜河右先生問樂因從而學焉且聞先生言太極先天本于釋老以及儒者欲以千羽平賊諸謬而于素所言宋儒之體用俱與與人異者益信又得賜觀其駁正易詩書春秋禮諸經謬解而經學頗進已而得陸桴亭書見其言戒慎恐懼之功甚正與佛氏所謂明心見性者較若黑白于是無動無靜咸以小心翼翼自持而存養之功亦稍進然而體道之功愈進而見其難無一地可間無一時可間一疎一密即多出入前途惴惴不知躋落如何且論學直宗周孔以待來者將世所傳程朱陸王之歧途欲從而改正焉世人聞之大驚小怪恐非綿力所能指撰今足下卓然有志于斯道而又不爲前儒迷霧所障乞便中嚴賜教訓使塾得所折衷焉則幸甚矣　吳次張言不愧衾影甚難先生曰勿言不愧且求先愧時時內省有過悤然汗下斷以改復久之自得不愧今人寢興悵然頹然不知有愧何由得不愧　上河右書錄六律正五音圖求正並問郊社及經義河右答書盛稱先生英邁衆世一人且言已鐫學樂二卷入其西河合集內　謂素公曰予向入京不先見貴顯今爲明道計其實而樂延訪者或先或後不拘然柱己狗名則不爲也孔孟俱見諸侯而召見則不見義各有在也　季野謂先生曰先儒訓學各異予謂祇是讀書耳先生不答知其有纂輯禮書即之季野言締及宗廟制甚析又言隸即楷書非八分也　與素公言經濟首在復學校選舉以有人材乃有政事也　與波毛孝章來訪論學術其師潘平格言朱子誤于老陸子誤于釋　補孔東塘歌大成樂先生擬黃鐘爲徵之誤　思古學問二字相連今人不好學

尤不好問予每交一人必求盡其長勉于問也　博將軍問亭延先生問格物告之　十月僕來言從侄振銳前月十八日逝哭之查禮功總一不食二不食殞而從政飲酒食肉不與人樂　靜齋言學須結果先生曰汲豈無結果者而詩曰聖敬日躋即日新又新也純粹之體學習之事須日有新境若祇如故即易退墮矣　著宗廟考辨　著士相見禮　同東塘考文武舞儀與靜齋論朔望禮祭禮以其家行禮也　崑繩談治術勃然先生謂以沉深　著禘祫考辨郊社考辨　拜王公顧庵以其知庚午科先生往拜不入引過責閉者也　過季野講會以其嘆邀也講三代以及元明制度如選舉賦稅各項幷漕運及二洪淤河水道　東塘言劉綽然屢訪先生未得見乃同往親之　河南常部郎鉉禧來拜　都門李天柱丹崖來拜　約會崑繩于門乾齋宅崑繩言習齋之學直接周孔　十一月二十日叔母及振銳侄葬期也報來迎不能令葬乃促裝歸　徐果亭胡牖明資靜藝爲季野王崑繩皆來送別共坐先生祝靜齋容更爲修譜此有德者之驗也　晤王尚書士禎問格物問詩經答之　崑繩與先生同榻中夜呼先生寤曰吾自少聞道學言不慊乃學經濟無所用學古文自謂必傳于世近聞吾子言顏先生學又知文詞亦屬枝葉非所以安身立命也吾受業習齋決矣　吳公送行詩曰昨宵燈火動歸思今見歸裝信有期每望白雲依子舍漫開絳帳滯經師寒風獵獵征途急祖禍毿毿海宇知聞說門門多內行和鳴應遠鳳凰枝入門家室好開闢可憶離羣起浩歎吾本從教三日强牙籤轉惜一燈寒禮經聚訟低吾久易入案同辨論難運開春風開絕學隱然名已動長安　旋里哭葬叔母及侄振銳葬告叔母服闋　開子固卒奮恒以逼除不得入京望北痛哭後爲立傳曰御史本張姓父罹忠後于旗郭翁顯名因郭姓蠡忠

仕至吏部文選司主事有能名早世二子長金湯次卽御史顯名撫之成立
延師課讀甚嚴及長力學康熙二十一年由蔭旗官學生試特等授內閣中
書朝廷視試翻竹賦又考學校論及奏疏皆居一等陞刑部員外郎精練刑
名十四司稿皆倚定每決讞再四欵啟全活人甚衆有謝者令閣者勿納曰
而本無罪非庇汝也人感泣去有繪象祀于家者龍江關權稅清謹晉兵部
郎中旋擢御史巡城不察察而吏畏其明不敢欺都御史王士禎命諸御史
具一稿屢易不當最後人推御史立倒草士禎連呼曰老吏老吏疏奏請禁
提鎖遣本廳人謂廳賢自人臣分願平素何不言而專待彌留時且相沿遣
本無不廳人者安知非奸胥子弟冒爲之又疏請裁冗員謂今設官太多如
內而六部司官都察院僉都以下至中書行人等衙門與外而分守分巡諸
道率無事坐縻廩祿奏上行之時方嗜進謂哉一官則少一仕進階由是怨

聲載道路然御史方以是爲嗜矢謂牧馬者衆馬益蕃六部堂官各六
人外卽督撫重壓于上皆宜減罷吏治乃可清又謂政事不理由人才衰人
才敗由八比取士宜復古鄉舉里選法以德行禮樂興人才天下庶可治乃
踏踏齊嗟未遑建白而年不逮突事養祖母孝祖母老衆事佛婉諫卒改焉
兄性頗急每怒必笑容譬之委曲得其歡心而兄亦友睦于南每念御史
未嘗不垂泣也御史少好讀書能詩及與蠡縣李塨遊塨曰聖學在禮樂兵
農詩文非學也出顏習齋存學編使觀御史立起廢私淑習齋從此謝筆墨
講求天文地利兵農射御等學善騎射在龍江關總督傅臘哩與較射一中
五十貫須臾獲進數車盡散與從人覩者而回偕塨遊西山傅馬射法習匪
幅地策馬射無不中中卽幅巾起等身其巧如此性高冷不輕可人然沉默
謙忍侍賊黨尊屬窮窮然如弟子賓客見不知其爲官也頗嗜黃老言謂塨

曰君衆惡惡嚴不和塨曰吾怒中節皆曰和不惡惡玩世耳非和也每公事
退蒔花灌水適適然曰藉以存吾心也塨曰寄心花木無花木心安寄欲求
放心其戒愼恐懼乎御史然之仕絕苞苴家人親友勸以頒或至呵責之遯
謝曰吾才不能致阿堵非敢潔也終不變一日遇尚書甲于墊曰君補迹不
請謁人何也曰公事有公地私無事奚謁尚書婉諫曰時如此無執曰時如
此時某人如此人也甲默然卒之日饘鬻不濟百斂衣布襪以斂都憲李裕
偶閣院曰郭御史貧無以葬不可不助共醵金百餘兩歸焉御史名金城字
子固年四十一三子

辛巳四十三歲

儀功如常課勿躁勿躁急勿伐善施勞御內撫幼勿不莊小心翼翼昭事上
帝　如京哭奠郭子固大慟　十六日病司寇公親調藥卻徐少宰來視

晤許侍郎汝霖言曾拜先生不值因與論學　赴東塘益同陳心簡萬季野
吳敬菴曹正子陳健夫邢偉人分韻賦詩先生詩獨意識東塘龍官宜歸
二月定日習靖一次　又病三日不食司寇日來牀前問視命從其養疾物
甚備次張兄弟輪次來視　思朱子學問三變初習禪中章句晚又依違釋
老　著人論養生論闢佛論病臥口授人錄出吳公見之曰先生沉病而神
識清定如此四德根心深矣　王太倉及王公阮亭許公時庵俱索先生著
三原員從雲震生來拜問學　劉翰林殿來拜　思聞過其有益聞過則
氣沉則心細　河右書至言琴言舞言禘祫郊社蠅頭細書數萬言詳博之
甚喜其健　司寇訂大學辨業訂論學曰六藝必宜復不則天下必無強立
之日　吳司寇徐少宰每在朝端語諸公卿曰今有李恕谷者學山文海源
源本本不世之人也至是捐俸爲先生刊大學辨業聖經學規纂論學　季

野叔行在史館纂修爲河右所折喙之季野見先生所作河右全集敘不悅故與先生雖屢過從猶格格有退言及將刊大學辨業念季野負重名必須一質合則歸一不合則當面剖辨以定是非乃持往求正踰數日復晤季野下拜曰先生負聖學正傳某慚與先生識久爲所包不知先生某少受學于黃黎洲先生講宋明儒者緒言後聞一潘先生論學謂陸釋朱羽懷然于心既而黃先生大怒同學競起攻之某遂置學不講曰予惟窮經而已以故忽忽誦讀者五六十年今得見先生乃知聖道自有正塗也乃爲大學辨業作序曰大學一書見于戴氏之禮記非泛言學也乃原大學教人之法使人實事于明親之道焉爾其法維何即所謂物也其物維何周官大司徒之三物是也周先王設黨庠術序皆以此爲教故族師月書黨正季書州長歲考鄉大夫則三歲大比以興賢能而大司徒即以賓興之典舉之當是時上無異教

下無異學其爲法易施其爲事易行也降及春秋世教漸微而大學三物之法或幾乎衰矣然數雖衰其成規未嘗不在固人人之所共知此作大學書者所以約其旨于格物以見三物既造其至則知無不致而誠正修齊治平之事可由此一以貫之矣後之儒者不知物爲大學之三物或以爲窮理或以爲正事或以爲扞格外誘或以爲格通人我紛紛之論雖析之極精終無當于大學之正訓非失之于泛濫則失之陵躐將古庠序教人之成法當時初學盡知者索之渺茫之域而終不得其指歸使有志于明親者究苦于無所從入則以不知物之即三物也盡吾恕谷李子示予大學辨業一編其言物謂即大司徒之三物言格物即學習禮樂射御書數之物予讀之擊節稱是且歎其得古人失傳之旨而卓識深詣爲不可及也夫古人之立教未有不該體用合內外者有六德六行以立其體六藝以致其用則內之可以治

已外之可以治人明德以此親民以此斯之謂大人之學而先王以之造士者即以之取士其詳見于周禮其法實可推行于萬世惜乎後之儒者不知也獨程子謂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而朱子引之夫既知爲大學教人之法何不即以三物之教釋之而乃指之爲窮理夫言學習三物則窮理在其中但言窮理則學習三物或未實究李子本其躬行者著爲是編乃遠古人之成法非叛爲異塗以駭人而格物之正訓實不外此天下事固有前人不能知而後人反知之者不可謂後人之說異乎前儒而驚疑之也至妄者更疑周禮三物貧與之說亦未可信然則古之教士取士將無法乎若曰有法是時五經未著文墨未興試問非三物而何法乎此予于辨業一編所以三復而不能自已也　湖州溫容臨來拜贈以論學　許時庵司空請筵問格物之旨時庵論許西山魏子相之貶又言呂晚村之庸妄世無選

時文而可言道學者　周櫟昆來拜問學　陽明史魯鄭卿傳關陽明學術之差皆始于周子主靜一語歎其卓見　江南朱直崗餘姚韓文華來拜問學　四月會葬子固　爲司寇言知止善後之季野講會業拈郊社季野向眾揖先生曰此李恕谷先生也負聖學正傳非予所敢望今且後肯郊社請先講李先生學以爲求道者路因將大學辨業所論格物之義高聲宣示曰此真聖學宗旨諸君有志無自外因延先生登座同講郊社先生辭謝去　五月返里　同學二十餘人約十日一會求先生講中庸陳叡庵以先生所講錄成卷爲恕谷中庸講語　聞于南溟逝爲之淚下　漢軍王漢臣來拜問律呂答之渠甚解問律何以止十二日以七調頂高則復返初律也　吳司寇字來請入都　九月十一日太孺人初度河間白進士祝詩有曰有子已成天下士無人不羨女中師　先生每遇事有坎坷則曰必不德所致倍

加敬謹　與習齋習禮三度　十月入都覲于太翁疾弔南溟喪　寓公度宅　董戚臣來拜論學先生曰君拾道學之迂廣而冀輕俠之妄動度不敢突遠之　晤劉石渠論天文　崑來憂貧先生告以洗名士清客之習惡貪惡衣皆能安之乃爲豪傑　季野與先生論經史季野曰夾室非廟室皆南向故順命西夾南向敷席先生曰夾室東西向非南向爾雅東西廂是也公食大夫禮宰東夾北西面使並廟而向南宰何爲立廟後乎立廟後何以至東序授醋薦豆乎季野又言晉立古文尚書不可廢先生曰古文尚書自漢孔安國途官府至晉中秘尚存惟無傳東晉梅賾始得安國傳奏之非獻古文尚書也即古文尚書已亡而晉僞爲者讀也即謂晉復出者亦誤也季野曰何見曰見陸德明論及經籍先生曰古無四聲有之始齊周顒古惟分宮商五均不分平上四聲季野憮然曰吾何以未考也將歸檢之次日復晤笑

而擱手曰似如先生言天下惟先生與下走耳閻百詩洪去蕪未爲多也時季野修明史紀傳成表志未竣因言于王尚書鴻緒來拜且請筵講延先生館其府同修明史先生辭　弔吳于名世　溫鄭翼送紙刷大學辨業自此始辨業論學者皆至　語崑繩以吾儒心性持敬之功與佛老迥殊崑繩大悅　晤陳章頊訊井田及徭呂答之　崑繩請學禮先生曰禮一而分有四有心禮致中齊明是也有身禮非禮勿視聽言動是也有隨時而行之禮冠婚喪祭士相見是也有待用而行之禮朝廟宮府軍旅是也吾子其漸次考焉　黃叔琳崐圃請筵抄先生所著郊社宗廟等書　代州馮孝敬南來拜問學　晤睢州吳學顏子純論學　拜楊仁湖仁湖扶病出問學答之仁湖出其擬獻太平十二策內有合兵民復選舉二則可取　江西梁盼賈人來拜言陝西三邊形勢　崑來言索克果亭翌日來拜先生託之力辭且避

之綽然齋翌日昧旦果亭出城投刺公度宅又尋至綽然齋入門即拜先生慥遽答之有所問先生辭謝不知　調停南溟家事　回拜果亭又求言辭以無知固求曰君國威而貧可賀也宜退靜勿躁進　馮敬南請先生及諸名士論學先生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必有仁義禮知之性性見于行則子臣弟友行實以事則禮樂兵農子臣弟友之不可解者爲仁有裁制爲義辨是非爲知其品節文爲則爲禮鼓歌其禮則爲樂兵所以衛父兄君友者也農所以養父兄君友者也苟失其仁義禮智不可以言子臣弟友矣不可以言禮樂兵農矣不徹子臣弟友喪其仁義禮知矣亦喪其禮樂兵農矣然徹無禮樂兵農亦安見所謂仁義禮知哉亦安徹子臣弟友之職哉三者由內而外一物也周體教民一曰六德有學思和猶是四德而分其名也一曰六行內有婣睦與恤五倫所推及也一曰六藝及于射御書數又禮樂兵農之

分作也而統名之曰三物魯論之文行忠信文即禮樂兵農也行則子臣弟友也忠信則仁義禮智也中庸天命之性仁義禮知也率性之道子臣弟友也修道之教禮樂兵農也博文以此約禮以此若外此而別有憑途則異端曲學烏可訓哉敬南及季野崐繩鱗翼皆曰然道誠在是矣　會舉南溟與崐繩論曰鄴滯都門實非所樂衆之顏先生年適無與見則促以歸里然尚未能者以今世如李中孚賈靜菴皆卓成一孝弟忠信之人夫孝弟忠信不出戶庭而可爲矣如嗇者稿不自揣志欲行道如不能行則繼往開來實難謝焉當此去塵既遠路岔論厭非遲質當代夙學恐所見猶涉偏固不足閱道又挽世營棄必在通衢僻谷引吭其誰聞之今四方君子考証亦有人矣高明如吾兄亦深歎此學以爲是矣極思歸里聚樂家庭但以吾兄之曠世奇偉而篤信正學則體之于身倡明之于人所望于有道者非淺鮮也

歸里往見習齋商出處

壬午四十四歲

儀功如常　郤浮文遠虛名　元旦覺心煉敬　習射習遠　自勘近夢不濟必心不敬也以用敬功夢遂濟乃知靜而無事無念之時實非精力不能持　安平可默王傑期來拜問學因問宋人言周不改夏時月然乎先生曰非也春秋載春正月無冰二月無冰此夏十一月十二月也若夏春正二月無冰曷異乎春王正月日南至二月日南至亦夏十一月十二月也若夏實卯月有日至乎宋人並不聞經可怪也　往見習齋習齋曰吾案可子沉靜淡默而此見微有浮騖之氣宜細勘改之先生悚然　蕭寧王紹先聘館其家其兄陶陽子業豐業彪從遊　奉母及五弟壻子隆官往館命家人凡勞勿令母親一日見母不懌問之言思壻之二子且言米鹽欲自主乃時米麵

鹽菜盡移母室與侯壻婦寧返使撼息來居呼二下妻皆在母室作女紅以供色笑教隆官歌舞母前　令三弟堵四弟埈皆來館讀書　書壁曰坐如尸坐時習也立如齊立時習也周旋中規折旋中矩趨以采齊行以肆夏行時習也寢不尸寢時習也肯習禮也　爲陶陽言人不能刑妻必不能齊家婦人不孝不睦必己之孝友不純　思孔門直以弦歌爲學道則禮樂爲學爲道明矣　思與子同友有四道德事功心服通財一不可忘況四敗

陶陽秋試請先生同入京聞萬季野卒往哭之柩已行哭季野諱斯同鄞人父兄以文學世家季野讀書過目輒不忘尤熟廿一史及明代典故徐尚書乾學聘入京修明史已乾學去位王尚書鴻緒主之當是時朝廷平三藩後向辭學公卿從風靡讀書名士競會都門季野以博洽擅記爲之冠開講會皆顯官主供張翰林部郎處士率四五十人環坐聽季野講宮闕地理倉庫河渠水利遷擧賦役朝儀兵刑諸項不繙書每講一事口如瓶注溫容臨札記何代何地何人年月日事起訖豪釐不失也後聞先生學篤服爲深相結

會簡佳進行上　黃陂秦心菴蒙古李景仁杭州郤時昌皆來拜問學

三原溫德裕來拜與之論學　時學院楊名時實論學　蘇州黃日瑚宗夏來拜問學　馮瑞衡南延會諸友論學　與賈靜庵書曰夏初先生來扎論以歸田謂尚有待也七月入都則已翩然遠引矣鴻飛冥冥弋者何慕先生前贈塔以四字曰主敬循禮塔以爲千聖百王之心法不外此矣主敬者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也小心卽敬也翼翼進而不已也所謂日躋也昭事者明事也明明德以事天也惟敬則進則明惟日進而明乃見其敬循禮者克已復禮也約之以禮也細而日用起居大而兵農禮樂無一非禮瞬有考時有課日有行乃謂之循然二事實一事以禮治內則爲主敬以敬範外則爲

循禮終日乾乾夕惕若外此無餘功矣彼部坐頓悟寮何口耳則吾儒之歧途也不知與先生見教之意仰合焉否也　歸里　思舍已從人確乎不拔二者兼之其善乎　周崑來向擬執贄先生先生辭曰願與子同學于習齋至是來鄉价先生入楊村拜習齋從學　魏貞來齊賈大學辨業學規築遂之南行囑以愼交勿爲書生所誤　爲位哭奠季野　自勘短于教人不長養之乃摧折之躁之過也　思存理之功多于遏欲臨波之築易潰先時之防可堅也　思言人過不奠借人高伉躁已之四病不能循循善誘最不宏己之兩短病宜去短宜勉之　王天佑至自河南言朱主一以去歲逝哭之主一名敬明之枝屬孝友從事聖學甚力　思敬當濟以和禮樂之道也

教諸弟以孝慈醇德鳴咽不能語　十一月側室呂氏生次子習中

癸未四十五歲

仁坊如雷　施撫李公光地以
朝廷問學問人因處先生或以告宋生謝之曰安有此事　閻顧先生病往視
之餽養老俄　命四弟埈姪大蓮入學　正月盡抵京吳少宰公言李中丞
薦事先生曰汪揚非其人也閣下善爲我辭焉　有人密邀列名士單手棘
圍來尋先生不見　吳少宰將薦總裁索先生新藝觀之先生辭以衲當避
嫌不與　入場主考有尋先生文者以無關節不可得　馮欽南會主昆繩
吳子淳梁質人李陵長溫鱗徵黃宗夏劉紳然毛充有毛嬙潰李中牟宋字
綠許不棄倪唐際張百始宋若愚陳正心列肆延推先生講學先生隨問有
答　徐壇長李中丞幕客也歸以善辭中丞　昆繩延先生與金陵方苞靈
皐論學遠皐曾程朱者也聞先生言欵服然歸議論宜平先生謝之　宗夏
言宋字綠見大學辨業抵掌稱述昆繩曰此昔年聞聲而言爲異端者今乃

服乎可見人心有同然也　潤益修請先生會同人于秦中會館論學或論
及多識先生曰爲學先立品制行以圖經濟徒事學問博洽非學也業故宗
夏欽南依依不忍別又隨先生至寓論學乃去　宗夏問吳楚宋無風孔子
刪歟曰非也吳楚荒服采風之使不及也宋周客也亦不采風季札聽周樂
即無三國可見也　孫子未本姓李請與先生通昆弟好許之　宗夏看恕
谷中庸講語奮然以聖賢爲可爲曰吾向以二氏爲根今拔去突立日譜先
生獎之　周伯章問學以三物之宗夏錄習齋及先生語爲代紳編
先生曰君銳然爲學稱者固有訕笑者亦不乏必確乎不拔乃能有成但不
可先有棱棱逢衆之意自取不合耳　都門劉石村三原李輯五俱來拜問
學　語宗夏以知人見繩曰識人情物理乃眞經濟也　敬南曰程子言進
學在致知吾謂致知在進學先生曰善哉宋人學術之歧以此錯按大學致

知在格物格物即學也不學何知焉　宗夏求師先生俯見繩下拜先生曰
世有起而力學道者是吾之師也吾何師焉亦下拜　富平陳四如子遠來
升　黃昆圃問禮禮答之　問歷數于馮敬南與共考封建及分野法知星
官分野不可信也　昆繩仿先生日譜立省身錄先生與之書曰接華翰言
欲仿日譜格以自省策不負所生不負聖賢爲之悚然起立吾兄眞振古豪
傑也然聞宗夏云恐立譜有礙者是固斷斷無慮也以爲日省則無心之過
將蕆耶是則眞君子矣天下惟君子日在過中而小人翩然自以爲無過也
以爲誠篤雖行于晚近耶則從古但聞不誠不能動物未聞誠不能動物也
且忠信篤敬隨在可行孔子有明詔矣質直好義察言觀色慮以下人既脗
厚又機神既坦直又委曲聖賢英雄原是一人絕非後世迂闊腐儒所得假
冒也　題宗夏日譜云自省嚴密令予生畏然心當敬不當苦須有蕩蕩自
得之意不然恐束濕難久也吳天曰明及爾出王吳天曰旦及爾游衍一何
嚴也仰不愧俯不怍又何樂也宗夏曰後學早求自得恐墮于放且以嚴厲
從事何如先生起揖曰君果有志者矣　四弟埈補府庠生　剡綽然請先
生會諸友論學　睢州孔興泰林宗來拜知其精曆數問之林宗餽大測精
義　查蓮佑宮道藏上方大洞眞元品果載太極先天圖益知河右之辨草
堂之論信而有徵乃宋儒甘受異端之誤以誤天下後世何也　少司農王
公紳請延問祭禮答之　馮欽南問四聲先生答之曰古無四聲之說即字
之比于歌者亦不必同聲故禍福子曰五均不同聲謂宮商角徵羽之五均
其中聲各不同也如唐歌元首明哉股肱良哉明良聲不同同爲宮範圍無
偏無頗遵王之義謠謂于思于思葉甲復來頗義思來聲不同同爲徵里語
竊鉤者誅竊國者侯鎛謂不利與師敗于宗邱誅侯師邱聲不同同爲角古

韻如此不可枚舉唐魏李登始取聲之同者而分類之名曰聲類如東鍾爲一類支齊爲一類然猶無四聲也及齊周顒著四聲切韻而梁沈約效之有四聲類譜之作然後一韻之中又分四聲當時其說初行即梁武猶疑之曰何爲四聲周捨曰天子聖哲是也至隋時陸詞作四聲切韻類譜則合周顒四聲李登聲類統爲一書唐以詩賦取士謂拘限之說可以雜之也孫愐等稍爲增訂名切韻又稱官韻迄宋有廣韻集韻等書至理宗朝平水劉淵定爲韻本頒行于淳佑壬子名壬子新刊禮部韻略今世所用者是也而世共指以爲沈約韻誤矣元熊忠明郭正域嘗明載之沈約韻已亡三代迄漢無所謂今韻即晉魏以後迄于六季其拘聲類者十之七拘四聲者十之八而至拘切韻則十不得一今查六朝詩文無分東冬支微者若冬又分鍾支又分脂則六朝至唐後并無遵之者且唐人除取士應制律詩律賦外仍用古

韻觀昌黎諸公文集可見無何至宋盡失故輯朱子詆經竟取吳棫音韻補杜撰之言爲依據以後人四聲類上純古人將詩易本字皆改讀爲叶是梁趙武靈王之變服衣竟舜禹湯也至今世竟有以叶音作正讀反謂正讀爲非者如呼天下爲汀戶夫婦爲夫伍佳人爲皆人圖畫爲圖怪怪之怪突東冬江陽庚青蒸七韻古皆爲宮以其韻皆反喉入鼻也陽庚青蒸少侵雖曙又爲變宮其文元寒刪先皆爲商以收字必以舌抵上噤也魚虞歌麻蕭肴豪尤皆爲角以懸舌向噤也支微齊佳灰皆爲徵以音衝唇接齒也而魚虞歌麻尤又爲變徵以舌離中懸而稍出向齒也侵覃鹽咸皆爲羽以讀字訖一閉唇也見鄭庠古韻辨至毛西河古今通韻考甚備悉東冬陽通用者如易師卦懷萬邦也大無功也未失常也以中行也詩維水泱泱福祿攸同保其家邦東冬江通用者如阿童謠阿童復阿童銜刀浮度江東冬庚青蒸

通用者如古詞狗吠深宮中天下方太平雙王爲相堂上歌身既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爲鬼雄七韻並用者如昌黎此日足可惜詩左右泣僕童會合安可逢浩浩觀湖江惱惱難爲雙此酒不足嘗列坐于中堂聞子適及城相拜遂于庭且平上去三聲古人通用如易往得衆也乃得中也詩何以穿我墉何以速我訟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柳宗元示民詩乃器與用乃貨與通若今入聲十七韻則古皆通用如參同契如傅遷皇初頌昌黎樊宗師墓銘其類甚多難以枚舉　三月歸里　二弟壻婦張氏卒先生大慟爲立家傳曰弟婦張氏蠡之蔣家庄人事舅姑孝順于夫二弟或以事訴督未嘗聞其一反怿也娣姒或有言笑而不辯予嘗館于外家政付二弟內則張氏持之夙興率家人操作不少懈予館歸解裝帶付二弟貯其室金幣皆由出入夫婦無一私用者張氏娶時衣遮被藏予命同予妻馬氏禮服斥賣易米及後爲

諸少弟娶皆有新衣飾張氏著大布同諸少弟婦時節升堂拜禮供祀無一弗蒂意見于辭色後予在浙寶綢緞郵寄舉母餘令妻與二弟婦各製一襲張氏竟所與于笥終不製至今歲癸未倉猝病革遂衣常著衣而去嗚呼慟矣其母族姑也嘗來余家見予亡妻王氏婉愿有婦行歸愀然語其女曰恐而未得與王家媛班也其善誨如此嗚呼賢所由來矣　陳敬菴爲日記求先生評其之獎其孝友　輯小學數學　命敘安益溪習士相見禮益溪培宇也　習數方田大衰差分均輸精矣方程變矣勾股遠矣數者易之象也

謂益溪曰子向于吾有過受而無辨雖不知子之所得者何而于我無益故昨與子言吾有過無論見之眞與不眞務盡其說今子果慨然有所數陳甚善但子方志學辨之未明不可不與子明剖焉謂余好讀作損精神此顏先生之言而子本之蓋後世之學學習事少繙閱事多自幼爲之長未能脫

吾人精力有幾可擲之蠹紙淦墨中耶且坐讀久則體漸柔漸畏事事將蹈宋明書生覆轍先生之誨誠是而愛我誠深感之勉之不可復有辭說故獸驪之但吾之緒閱亦爲學也與先生所見微有不同吾人行習六藝必考古準今禮殘樂闕當考古而準以今者也射御書有其勢窒宜準今而稽之古者也數本于古而可參以近日西洋諸法者也且禮之冠昏喪祭非學習不能熟其儀非考訂不能得其儀之當二者兼用者也宗廟郊社締祫祭會則但可考究以待君相之求不便自我定紲以爲習行者也矧今古不同公西華之體樂惟宜學習何者三代之禮至周而備時王之制燦然也修之家獻之廷無變易者然殷輅周冕舜樂孔子且以若　究爲事矣今世率遵朱子家禮然多杜撰無憑行之僨蹶其考證之當急爲何如者海內惟毛河右知禮樂萬季野明于禮文向問之不厭反覆今季野長逝河右遠離吾道之孤復將賈誰故上問之古人耳豈得已哉至子貢絕名又貢賦見名之可惡盜惟恐予之有名心也意其善而亦有未盡者予于汝輩未多戒名以北人僧野汝輩少學源與何知名高故不必言至都門之友四集則論學首戒務名以吾學之成已成物皆天性不容已之事若意移于殊外狗名則天性之誠必浮必滅將爲鄉愿爲華士此所以皇然內返一有浮念輒慚視終日而不寧者也然以名爲可惡可絕則又不可論曰人不知而不慍又曰如或知爾則何以哉是不慍不知弄不欲人知也又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是不惟不惡名而且疾無名也伊尹之三聘諸葛之三顧以其名案著也不然湯與四烈烏自而知之而二人亦烏自而成殷漢之業哉然則名者世亦胞與民物之仁人所不忍辭者耶故曰無實慈譽者小人也逃名者石隱也異端也實至而名歸者聖賢也若夫易言儉德言無譽則過否而爲避禍計非通道也　按河右來書曰舊年接札並收所寄臘明刻書深伏足下心氣和平且以無太過激規我不足此眞古人良友僕生平卞急不能路化且當辨論得失惟恐其說不伸倍加氣力此學問不足處也今臘明又在吳門刻馮眞伯與剛百詩合彩大暢發古文尚書之譌以禾中朱錫鬯家多書欲就其家搜朱文公趙孟頫吳草廬撰至明末本朝攻古文者合刻一集以與我宛詞相抵其後臘明不與事而百詩約錫鬯携明萬歷丁丑會試第三場焦竑駁古文策來幸予先期知其事赴其寓同觀焦駁醫吳澄謏說而又譏者因于衆中大揶揄之百詩狼跋散去錫鬯亦大窘而退此亦寓其中若有鬼神呵佑之始知千望百王之經宗易致也僕欲設一講會略開六經之旨先講禮記曾子問起以爲其書極備禮之變爲說禮家一大要領也乃及門數人多遊仕四方欲行輟止古學之難徂如此　五月王崑繩來非學先生問其省身

錄曰吾身者天地民物之管也不握其管而言幹旋未有能濟者王子崑繩夙以天地民物爲任久矣今說其省身錄翻翻然返已內檢一無雄修之意何其謎也試念王子平昔貪張羣黨陵轢六合是何氣象哉而一變至此所謂檢身如不及鬆過如不勝者非耶吾知一身理四裁成輔相之能贊司之天地民物從此乃有攸賴矣　六月爲崑繩作价如楊村執贄于習齋先生

又書崑繩省身錄曰日記考察有三心之存審否身之視聽言動中禮否時覺其進否一也禮樂兵農射御書數之學或講論或祇一藝月考年計有加否二也身心就範學問不懈則天理日有所悟人情日有所照經濟之術日有所開歷果變動日新乎抑仍舊乎將灰闕不盡乎此其可以驗吾學之消長三也　崑繩言心欲持敬而時長外物發之若何曰此物大而我小也若我之身心爲廣居爲正位達道我之修存爲天地立心爲萬物立命則人

閩之貧富貴賤死生率然投之若星火之墜于滄溟也何自而震擾焉　送崑繩西行贈以四言力行開道延才保身覓繩留詩曰宇宙久凌替大道胥淪亡儒生事訓詁文士專詞章覺乏賢俊才無關于廢興宋儒談性命高親漢與唐靜坐觀道妙無乃迷禪宗讀書浩無涯終歸章句功不曾射御數不知水火工謂此形下粗吾乃擷其英願以經世事甘心讓豪雄咄哉孔孟傳二帝兼三王規模甚宏達體用何精強不得施于世著書垂典型豈徒在佔畢遂以稱儒風我本篤下賢象之所遇窮力學苦不早求道終無從卻羣伊呂續晉嘏朱陸訂魚遯或在淵九皐雖鶴鳴井渫可用汲修慝無廢瓶自與李子交炳然見周行風雷運相薄山澤原相通李子生蠡吾鑑訓本家承師傳得絕學一洗羣言空三物以爲緯四教以爲經不言達性天下學德乃崇不格學外物博文約在躬即此爲修齊即此造平成乾坤劃開豁日月森精鍔俯仰千古間儒術何夢夢良苗被荏路宿霧披荒塲滑滑隰茁泥喽喽草根蓋蕭然茅屋下歎笑溢形容爲我傾秫酒爲我調雅奏懷抱兩男兒左右三弟兄高歌見懷葛秩秩何雍雍示我床頭書閣部及五公（案謂孫高陽王五公經世書也）以示會　壁上列山川樽前擺蛇龍兵農禮樂具一一傾囊中何須數命衰惟期勉冰競更訪顏公里恨落遽頹墻鶴息霜羽高虎伏龍紋張黃石曳素履履公假匡床乃知李子學江海源流長昔我同志友劉君號繼莊其才跨數代其學窮羲皇自從繼莊殁獨行歎惸惸于今得李子枯藤依長松枯藤無榮華長松長茯苓願得扶持力炤燭凌蒼穹遠行難久留欲別涕沾膺臨歧復徘徊握手還丁寧贈我以四語皇皇金石盟乾惕慄身心大道須揚明求才濟世運寬舒養元精再拜受君言勒爲肺腑銘努力各自愛無爲負餘齡千秋以爲期咬日陳丹衷　擬勺歌乃上琴弦彈之以驗合否製羽篇于咸咸

演舞勺習齋先生至親之其快　省過細行不矜一也不嚴屋漏二也胸中時有浮溝之念三也不速改則爲敗德多矣悚然夜不成寐　鍾鍰金若至求評其日記因屈指此時爲日記功者王崑繩黃宗夏陳睿菴顏敬庵顏習甫李果齋鍾金若三弟培吾學漸與矣　九月入京楊子未宅與之論學及經濟　吳子淳言王少司農之子式穀謀延先生辭之　修書上河右質小學學樂誦詩舞勺諸譜並問笙入之儀　大理卿李斯義賈君來拜結昆弟好力延下榻修其祖翠飛岩集應之　李輯五補黃州知府來別覩端硯受之　晤李來章禮山論學　長山吳長榮木欣來拜問學　張鹿御仲邀筵集同人論學　劉楠百斯請筵晤王煥曾元亮　作送禮山令連山序規以有用　子未遣生父喪求先生爲之司禮　洪天柱秋崖何圖龍章來拜問學　百斯求辨業二十部　許不棄請筵集同人論學　返里

甲申四十六歲

儀功如常　漢軍崔瑀奐若來拜問學　自勘見理頗明處事有方但規模小氣象萎恐無用也當急勉之　自愧尚有所倚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夫焉有所倚　二月入京　馮敬南卒弔哭之爲作傳略載馮君諱雍字敬南代州人好經濟學以戊辰進士任梧州府同知調南寧同知攝府印弭盜熄災有政績長天文算數製器諸學聞先生道術共學其力示終面卒

廷尉延楠其府　自年前註易至是註卦乾思予于易其淺而每註一卦覺象數理躍如當前不知前人何以藏鉤說籞也蓋顏先生不言易而其辨道力行示我以易者至矣　溫益修選歸城知縣卓禮厚聘延往論學談政應之　課春風遍覆見惡人不怒見青小勿輕卓之　知閒百詩至京病往視之語以老當自重　浙江徐相閣臣來拜　王元亮素觀易註因與論學

元亮日聞言甚是但恐說在心難除耳　益修聘李鶚一司刑名錢穀中變乃聘陳子章僅司刑名先生不得已爲之權司錢穀　五月歸里　益修騎從來接拜母行過顏先生求教曰持身莊慄留心人才佐政仁廉足民食用出入必愼交遊勿濫先生拜受之　過淶德拜許西山先生祠堂撫其孤孫過湯陰哭朱主一書其子和禮　語益修以減賦弭盜益修問仁曰非禮勿視聽言動者視聽言動必以禮也若不視非禮而亦不視禮則二氏矣一部周禮行盡天下有不歸仁者乎　語益修以詳刑　六月十五日入鄭城署　列當行事宜質益修　爲益修言胥生好逸惡勞喜靜厭煩失聖學近異端亂天下又言隱士好清靜學談心性文人以第二氏之書爲博孤臣孽子怨憤歸空皆與佛老爲緣者也　西平令趙瑤澄溪求見會之　如汴拜那偉入劉漢生聚五郭圻十爲論學　聚五問禮苦難行先生樂冠昏禮

昔之簡易易行聚五悅　聞李璧雲卓與其子行冠禮襲之往拜　十同母孝婦也遭閻寬淫汗乳姑獲全求作傳作之　聚五問從事聖學之方先生曰以禮博文學禮也約禮行禮也齊明內發以禮也非禮不動外持以禮也聚五欣然願學　徐中丞公溯請見見之中丞言漢儒平實宋儒染禪先生曰卓識也乃爲詳言聖學明晦之故　思子房能立韓羅之外可法也　河右書至答問樂舞也八十二歲矣詳辨稍核先生把玩甚喜　東鄉樂蜚然來拜求漆天集序因進以道　思賢君能化中立小人爲君子愚君能化中立君子爲小人　考漢碑程邈隸書即今楷書與篆各式自宋明字書據說文以篆繩楷大誤乃辨正字千文之非入小學學書內　仵來報習齋先生以九月二日卒先生大慟拜跪號咷呼天不食益修諸友來弔辭歸益修固留訂期于習齋葬前歸里　書葬習齋事宜並公祭文付仵先返　許州王生貞瑄書來問學資靜慕門人也　益修言習齋躬行視李中孚更勝擬私淑之至于立行坐臥用力先生曰甚佳益修一步時曾有日記或謂有心即私遂止先生曰此姚江禪障也謂人有心爲人欲不可有心爲天理亦言可固孔門見善如不及好仁惡不仁皆非與　徐仲谷來論言漢儒之于聖學驛使也宋儒則驛使改換公文者也先生是之因與門子勵魏梁園魏盾功書論以聖學　徐中丞閱大學辨業語益修曰李恕谷有體有用之正學也吾將延至中州書院以詔後進已陞戶部尚書不果　十一月北歸益修以騎從送令守候習春延往復南　過汴晤資靜卷論學　曹譙趙九鼎來拜問學　晤朱越千論以學　枉道之湯陰奠朱主一　抵家爲母製錦衣　視張雨白魄養老資　思習齋遊人倫之變天重望杭之而幹旋愈力真不爲天所勝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者也　如北楊村哭習齋先生爲文祭之

日塔五月拜別南行先生教以守道汲才無幾微睽離可憐色何意當時即作永別而不再見也慟哉廼公先生在時承命評日記嘗作規勳故每會輒妄思益蓓滄海以左斯道梯航今思先生倡明聖道爲奈火後第一人先生躬行當代無倫比先生終身遭天之杌而不爲天所勝骨力嶄然先生爲萬世開太平王者必來取法先生將祖豆萬年非一時人痛不可復見乃假然生前每見塔責慾多獎進少必有千萬言未盡者而竟未握訣去也慟哉此與後儒一堂五相標榜者其情何如其心志何如嗚呼痛哉塔受學後知操存知省察知禮知樂知射御書數知一時經濟百世經濟不敢負先生然神骨弱氣量狹恐無能擔荷先生陟降之靈何以左右之使塔克濟幸則得時而駕舉正學于中天晚斯世于處夏即不得志亦擬周流汲引鼓吹大道使人才蔚起聖道不磨然而天意伊何非塔所知也其使家世無累所遇有人

墓之幸也其或出入多累所遇落落俗縛掣肘縻引之不前則斯道斯世恐非愚柔所克有功先生陟降之靈又何以左右之嗚呼盡其在人聽其在天墓不敢謝但痛逢失先生提誨而使墓獨肩斯任也嗚呼悲矣嚱矣　與門人相向哭　弔其子孫議葬禮　十二月四日弔哭加絰翌日致奠告以任前六日致公祭共百餘人送葬率同人哭盡哀及墓爲題主返虞行虞祭七日脫絰處置先生家事書習齋學舍扁懸于習齋門額題顏習齋先生俱神位供于齋中公出分資具祭推先生主祭素服三獻成儀　約遵習齋遺命以齋爲公衆會學所每年二八月上辛同衆致祭祭訖行學定服心喪三年爲孝孫重光草一字上縣令免其差役與同門哭盡哀乃行　修習齋年譜

著小學翼語　食貨通新書立容坐容行容旋容趨容乘容學之

刊誤表

頁	行	字	誤	正
卷一 一	十一	一	何	合
七	十二	十五	有下脫以字	
十三	六	二十九	克下脫弟字	
九	十七	二十七	也	矣
十	十二	二	也上提上一格	
十二	五	二十一	力不	不力
十五	八	二十二	掌	擊
十六	二十一	二十九	榮	樂
	一	十一	子	予

十八	一	六	雖	難
二十	五	十五	閒	閩
二十三	四	二十五	洏	字衍
卷二 一	四	九	孫	下衍
			七字	白
六	一	四	豈者一者豈	
七	二十	十二	本下脫生字	
八	十三	二	糸	紫
十三	一二十	二十五二十八	非	薛待

十四	四	十九二十	歟	友
十五	十一十六	十五二十九	陽與	楊與
十八	十一	五	陽	楊
十九	十九	十三	暑	署
二十二	十八	二十三	日	日
二十六 卷三 二	十	六	濟下脫忍字	
四	十八	二十六	未	末
十二	七十八	二十九	祉	社
	五十四		祫	祫
			字	字

十六	十二	十二	昆	豈
十九	二十一	十三	說	說
二十四	十六十七	四字十九	與	與
二十五	十六	二十二	雖	雖
二十八	十五	二十九	壺	壺
二十九	四	十六	淒	彰
三十一	十一六	十三二十七	爲供字	同衍字

濟苑馮　辰纂
武進惲鶴生校
孫鐘　重修

乙酉年四十七歲

儀功如常智仁聖義忠和時時自考有一得否孝友睦婣任卹隣過勉行主敬而用以寬和禮樂射御書數有力即習之倡明堅道接引來學　二月郡城役來請先生南行偕三弟培往　語三弟以身隨時而動心無時不靜思幼者以動爲樂老者以靜爲安靜坐者衰世之學也　祥符教諭齊愉轉石以大學辨業爲是來拜問學　十六日至郡署從署事變　思不能待小人吾之過也又思神農借人何檢之体宜去　辭行主人苦留　選訂習齋

記餘　陣留令許不棄來拜遂過其治　過西平與趙澄溪論政、思敬和謙大　益修勉工刊習齋存性存治存人三編　益修魂金製夏衣辭之　鄒陵魏府功來拜問學答之贈以瞻　抱疾　語三弟曰德之主在仁而用在智無智則德俱無用矣故論語終以三知中庸四德首以聰明睿知孟子貴孔子大成獨推其智也　教諭暢泰徵聞先生將行請益問學　四月二十一日力辭行益修魄瞻命役騎送踏　過羅寨拜魏府功　過陳留與許公論政其邑孝廉馬懋德來拜論學王次峯弟子也　過祥符東柳林王秉公來拜問學　一路疾不食行自如　抵里知從兄萃生以前月卒哭之慟

臨來役令回疾漸愈　先生以家口衆思儀禮同居異宮令人得展其私親也其義甚是後儒不明此義艷稱數世不分至于宗族數百口同食夫同食而使各有私財則與析產無異矣若使無私財而財司于家主一人則家主得孝其親慈其幼耳家之老少若干或衣或食或疾疹藥餌必不能盡白家主家主即公且明必不能盡遂其私以致子不得孝親親不得慈子兄弟夫婦不能同愉怨歎疾沓非細故也兄厭情人衆推諉必不勤膜視公物必不儉甚至擾公爲私則壞品啟爭張公蠹書忍字百餘其家之蓄戾漓叛可想矣是尚謂之美乎古有南宮氏北宮氏謂士大夫同居異宮者也若天子諸侯子壯出分實爲定禮矣鴻按內則命士以上父子異宮百姓一家過八口則別授井田是貴賤皆分也　辰館蘧窩先生遣賄訟過則例辰遂上書問學　辰齋宿來拜問學先生教以約心力行學經濟命立日記　修習齋年譜　七月思先人泣下語諸弟曰父子兄弟同居異宮古禮也今人口衆多奢缺教失立見可處今使汝等分居各自力業以習勤儉無客禮儀傚遺祭享皆我應各善爲之　辰立日記來質學先生評之甚喜出日譜令辰

評又以辰進規學習齋力行古道更喜曰從今相我吾道庶不仆矣　思吾自二十二歲志學學躬行學經濟二十七歲後出館四方游通世事四十知操存心性立定擔荷聖道廣結名流學乃博今得楓天或天不墜此道乎成之予之責也辰按先生期辰至遠大奈辰迂鈍于經濟甚遠恐未能副也然不敢不勉以求得先生之一體亦可耳　八月齋戒如楊村致顏先生公祭後非出遊二八月爲常　思人不附非編則刻　思莊敬竦起又思人偏則愚故大學戒有所　習恭　思天人相與之際甚矣人而自褻是褻天也敢不畏乎　行中規矩　辰質學先生曰先人言心如剉蕉顏先生言心時時起漏子力學行心常在道矣自此涵而勿強養而勿息時以天理澆灌乃心人欲自息因之天理日新世故人情日析則學可進德可成勉之　至辰習士相見禮　辰問謙敬和事親長之容乎先生方食不語既而曰非也洞

洞屬屬如執玉奉盈婉容愉色事親之容也垂佩而立頫躬而坐翕翕恂恂盡賢去智事長之容也若夫既敬且和抑然以謙此待朋友同等之容也

九月告先祠命諸弟析箸朔望拜獻家祠侍母同諸弟子侄後爲常　家務蝟集心不雜　日家無寶不祥不祥之寶聽婦言者當之　思履危途而視若坦愚也志不强暴也皆過也　擬事母下氣怡聲失則書　思人急迫我寬裕人鉢鬲我遏救乃可言學　思書有得夜有思近頗不愧而入則搔摵不忘敬未若戊寅年也愧之　辰問七出而值三不去何以待之曰待之各不同有仍待以夫婦禮者有夫婦禮絕直養之終身者、十月先生以辰比過法住因自期促暴躁急頂砰言人自恕入內不莊立跛坐倚八過朔望比之　率弟益溪周季伯及辰習祭禮三度　纂祭禮一家祠二所祭三主主室四神主位次五家祠公祠並立六祧主不祧主七祔八生母祔祠九主

祭十公祠以族長而裘以賢以貴以富十一時祭十二薦十三齋戒十四薦儀十五灌酒焚蕭脂十六楮幣十七歌樂十八朔望謁薦十九庶新二十節令二十一出入告二十二居喪不廢宗廟祭二十三程伊川冬至立春季秋三祭之說二十四文公家禮忌祭之說二十五五祀二十六先聖先師二十七社二十八司命　劉心鏡劉發璋從遊館于王家營率習仁讀小學　每臥服膺小心翼翼昭事上帝　思好與人深言者無經濟　思人不爲聖祇是苟且苟言苟行苟安一時苟爲自待皆是也　思念茲在茲有念之存養也釋茲在茲無念之存養也名言茲在茲言之存養也允出茲在茲行之存養也所謂心在也作詩曰安得兢兢不日加臨深履薄更無涯無端嗜慾離弦弩目具中和上岸車日三復之　語三弟曰有事可以驗學乃反忘學耶也　思遭心喪樂將忘矣禮曰大功誦乃將箸歌低聲誦之　臥容廉　思

身爲天下萬世之身者不以日前得失動其心　聞母病日旋視心如割延醫　或問佛道及文昌曰佛之邪言惟有心經他經率劉歆僞作老子言亦偏而非今道教也修煉始魏伯陽符鍊始張道陵出家滅倫則染佛教也文昌乃司命七祀之一附以梓潼帝君者道家之妄也　辰問克伐怨欲不行及仁之辨先生曰不行隨決也終日乾乾昔力學行也夕惕若夜省察操存也可無決矣偶撿面決長河一溜決反安流此求仁之道也　教辰以精神包羅閎座及言語威儀之道　辰朔望遙拜先生先生聞之遙答揖　副室呂氏久病教以養心和平修德壽道　思怨天尤人必不下學下學必不怨天尤人　先生歷聘貴顯山珍海錯日羅列泊如也晶食糲粗即甘之　十二月旋自館思境窄心和事迫心裕　溫益修印所刊三存編至喜之

丙戌年四十八歲

訂一歲常儀功日與揖母省安揖先塋家人門人揖者答之朔望率諸弟拜家祠五祀各四拜母四諸弟子侄拜答揖妻拜連叩四答再側拜答揖馮福天每日遙揖予朔望遙拜予辭不獲遙答揖三弟遙拜答揖元旦元宵清明七月十五十月一日五祀家祠俱薦臘月二十四日祀竈戒二日不飲酒不茹葷不弔喪不入內不與穢惡不問疾齊一日沐浴思神又有日齊時齊刻齊謂偶有所交神則射期齊心也渦神祠式或下過祖墓下親友羣賢者墓或式或下入里門下出乃乘日誦記言行每時下一圈心在則白失言則黑圈左失行則黑圈右躁暴則黑圈上慾動則黑圈下心放則純黑晝有爲夜有思瞬有存息有養學究禮樂兵農射御書數隨時書事親以順待諸弟以和屋漏內室必莊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時服膺之守先待後明道行道之志勿一日宣　正月劉明若餽公車臨受其半　餽張函白養老儀　如都榻

公度齋　哭劉紳然紳然諱有餘京師人習天文歷算好交天下豪傑四方觀光有名者必尉傳延致無貧斧者助之人不知其貧士也邀遊士大夫間羽衣芒屨飄然如仙六十九歲卒　哭郭子堅爲立傳曰郭令子畢諱金湯京師人也其弟子固識予于稠人子堅亦篤信焉予與二人少長各一歲參列著鼎弟然子堅性質直不輕爲然諾好潔勤細務井井出知桐鄉縣事延予至愛縗之甚厚已歸又延至憂予將四十妻無子重聘爲予置副搆留春樓以居予予生子繩月奏樂設筵乃戲旋里值官明于諴決抑豪強擊猾吏會與予並轡聯輿出勸農桑赴酒紳席不以官自異也予遊西湖訪師友道役費資斧恣所之有過問學者飭厨傳恐後丁祖母艱年四十八遂卒嗟乎迴想生平情義之交未有如之者也其內子四川巡撫于養志女教潔嫻雅誠時以丘縫禮相見拜讓中節凝如也與子堅相敬如賓御下無妬予初往桐比返值六閱月子堅爲我製單複絮者以及和服倒頓和腹之屬共六十餘襲皆于夫人手自縫紩及予有副子堅戒閫曰李先生所用布帛果蔬餻糗米鹽諸物有呼即應勿閙我當未往桐時子固軫念予後先爲我家中置一副予嘗講諸子曰而世世勿忘郭氏二公也　思予生平大短曰傲見時人非則傲生不知時念下人愈非天之鴟益追突尚敢傲乎不智戮不仁戮吟曰人淡我亦淡人驕我亦驕庶礫適相學而以語英豪　問西洋三角算法于吳子淳子淳曰即勾股也而勾股不如三角之密蓋勾股之三角二曰銳角而勾股之間曰直角直角藏方一定之數故鉤三股四絃必五三角之三角二曰鈍角而二銳角之間曰鈍角無定之數故鉤股弦不必三四五以三四五不能馭御三角之變也　王崑繩至自廣東相見學進氣壯衛道甚力喜之崑繩述魏叔子云考古以証今閱事以察理求友以自大其身造士

以使身之不死　李生敏志來拜論學高陽相公孫也　吳次張問律呂作律呂問示之　王太倉謂先生曰方今翰苑乏人僕開列主圖若進必中君以資館選先生力辭之　同崑繩訪方靈皐及戴名世　晤毛姬演得毛先生手書曰南北睽隔艱于相通每有記憶及思量告語者輒掩卷太息而已足下于禮樂大事皆洞徹源委發洩唐以後未發之秘實先聖先王所繫賴一大人不揣一日之長實所愧心聖道聖學全在大學誠意中庸誠身論語一貫忠恕孟子反身強恕盡之斷勿爲宋儒主靜等說所搖惑則直接孔孟矣祇聖賢重事功兼重仕進論語節節可驗則八股雖陋然借此可以出身行道努力科場非分外事也勉之勉之先生復書曰拜讀先生來教八十四歲猶然蠅頭細帖核博精明與十年前一色知長爲斯道津梁也許塔以禮樂洞徹原委不敢當至勉以誠意強恕勿爲主靜等說所搖敢不佩服塔學樂書已成六卷學禮則郊社禘祫宗廟田賦士相見冠昏喪祭各有論著十五本之傳習王郎等說不敢習聞已有剖評具大學辨業聖經學規纂內今呈教公卿自果亭匪菴外徐大司農梅可與言一見論學即契合語友人溫益修曰李某有體有用正學也李安溪曾以塔知律呂達　當宁欲纏致門下面塔揣愚戇伏未之敢見也海內惟王崑繩一人初爲文人爲豪士晚以塔言爲聖賢學省躬改過共周大道同里新得一人曰馮辰篤行不惑魏叔子曰求友以自大其身造士以使吾身之不死不知何以無愧此言也　黃崑圃鄭父往會之途語方靈皐曰君疑格物非周禮之三物乎三物之六德即仁義禮知也六行即子臣弟友也六藝即禮樂兵農也講問大學之物尚有出此三物外者乎吾人格物尚有當在此三物外者乎即雜以後世文章講論亦祇發明此三者耳格物非三物而何吾儒明德親民之學乃尊于農

工商而爲士之職也試觀宋儒用佛門惺惺法閉目靜坐玩弄太極探獵性天內地不難于二氏乎終日章句吾伊經濟安在試思伊尹制正有夏周公制禮作樂東征是皇孔子發粟賑貸以期月三年自任宋儒學教有是乎不過明理尊樂共爲葵倍耳孔孟之傳如此而已乎體全體大用之道乎士之職乎讀畢曰是因問治河水利弭盜先生答言之　旋里二月二十三日申時抵家呂副室辰時已卒入門先拜母候安乃之其尸旁哭之考儀禮庶子不爲父後者父在厭于君其母卒則爲權服喪服記所謂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縓緣既葬除之是也（齊王子正同此依其傳爲請加啟月）父沒則大功大功章所謂君之庶昆弟爲母是也爲父後者父在則總總麻章所謂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是也父沒則三年齊衰三年章所謂父卒則爲母是也母衆嫡母生母言故下文曰慈母如母正指生母也若以爲如嫡母則慈母者側生子而死而

父命別側慈之者也其恩雖深不可以踰生我者之恩矣乃爲服三年一如嫡母而生母之服反沒其文有是理與若曰厭于嫡而降除則慈母亦側獨不降除何歟是爲母內即具生母昭然也若大夫側子則父在爲其母大功父沒三年士側子則父在爲其母期父沒三年（閻安國注春秋曰禮庶子爲其母緦服沒爲考而服也若如此）及明太祖定禮子爲父母庶子爲其母皆斬衰三年今制因之又考喪服小記妾附于妾祖姑又考喪服曰貴妾總衰小記曰士妾有子而爲之緦先生乃定服總命二子成三年服葬于祖兆祔于家祠如禮　劉心鏡復請館于王家嘗劉心衡李壽思劉心遜劉珙從學　作副室王氏行狀略曰王氏名鳳姑杭州錢塘人曰呂者其父出養于呂也郭子堅爲予聘之年十六歸我副室子堅字之曰素娟寓桐鄉署西樓上素娟曰請女要習書刺箴規樓東退思軒時時張燕賓弄水嘗啓牕一覘不花飾嘗不傳粉螺髻墨雲堆

微髮懶粧燕尾垂脅而已香發不掛衣擷蘭茉莉梔子亦從不插髮或時近帷而已夜臥必裹初服曉珊瑚即起當戊寅歲予方著大學辨業學樂考禮內存心外省容事勉力慎慾功頗嘗教之見予必起命乃坐侍望隨予行禮以敬相成抵冬生長子習仁次歲旋里初居桐舖頖桂花露曳紈被鋪廚必殺珍果餐陳儲而素娟三餐外不雜食予以比日衣食食賢主人供爲即然糟糠汲轆乃吾家物務也至是聘斥錦繡大布椎結碾米研麵淅米炊與介婦分班操作力脆不辭入室復學紡績未聞一歎憶暇豫也初歸舟載稻米十石子堅曰卞緣不能北食走傭此食之及至家素娟曰鄉何得別食同衆飯須械運糠梁窓語我曰不解何味予曰服自解數日後遂安之若忘不復言惟稱稻舂入公用贏易錢無一粒私煮食者已而從予館繭寧仍以班旋里司爨生次子習中以月間滯血衆從前勞勤成疾往侍二三載以卒傷

哉予元配王氏甚順素娟甚貞而皆不永年予無德以居之也素娟卒年二十四題其主曰貞饒呂氏　命侄寅虎曰習智子雖官曰習仁侄易書曰習聖立志曰習義子存官曰習中（以始祖諱故改名以中）欲以三物教之也使習智習仁習小學事　四月張擊乘舒自長安來訪論律呂先生以方營葬事不能議樂但樂學海內乏人今三千里來一共學者不能其長後會安知因聽其歌彈盡其說而不辨　葬王副室　五月入京以阎公度分房被謫視之都憲吳公匪惹請假歸送之匪惹傭爲網爲別受之收大學辨業學規纂板旋過泳板寄陳極如齋　以王副室三月卒哭行祔祭禮總服闋　習樂　以四事自課事親愛敬御家莊儉敬屋漏謹細微　語辰曰宋人以即物窮理解格物固不切然亦未嘗即物窮理也吾黨今日乃即物用力耳即如一事來前必聖賢之心庶人之情豪雄之畧官小之說一一照檄始有措置宋人所

隆講書而已其實書理即世事世事既不透徹書理亦必多窒混　六月朋興迎太夫人于三弟館侍養　思身之不莊即學之不振也愧甚　爲太夫人捶背揮扇侍食後爲常　教心衡騎射馳馬示之　思身漸衰疲而德不立是吾憂也　定行前視五步不得流及左右失則記過　思有母可事有子可成天之惠也宜無負天　七月十五爲家祠訖尙未明乃假寐　李質君巡撫福建聘來候有饋儀受之　穫稷借者與之一人屢借不償應之緩思衆皆與何獨拒即與之　王崑繩來哭習齋先生質所擬建官立學諸法　註易繫詞辨周子太極圖之譌辨陳摶河圖洛書之妄辨本義筮法之非古辨先後天圖之爲異端辨卦氣圖之非辨易卦配以五行之非　入京收存學編晤江南謝野逸金陵張天球曉夫來拜語以安貧守志　回里知衆强鄭若洲張鵬抑來拜問學　次女歸鄭村劉氏　思人之自負才智者多自暴自棄長厚者多自棄可歎也

丁亥年四十九歲

儀功如常去瑣碎戒暴怒勿言人是非待人以和日必習恭一次　思吾心不精而粗不一而雜年已非衰而德不立愧哉　評辰日記語以老親在堂治生即學　同彭生琨如衆强問學問地利答之抵衆强鄭宅若洲並其兄見百良仲長民及張瞻抑皆出問學先生爲言今古學術之分皆稱是勉鄭張二子以立志學道勿與草木同朽　三弟培之館教以勿玷先人勿辱顏先生不覺泣下　李止菴請先生館于新橋李元英等從學　王崑繩偕楊勳愼修來拜問學崑繩出所著平書分民分土建官取士制田武備理財刑淵淮黃禮樂辨宋明之失以復三代儒先生訂愼修延先生如保定府先生規愼修以修辭練事愼修復具與馬送先生及崑繩入楊村致顏先生二月公祭告以平齊並告心喪已闋思如一日同人舉集崑繩言平書大意曰洗滌之乾乾淨淨鋪排之蕩蕩平平安置之妥妥當當養活之歡歡喜喜陶淑之循循誘誘崑繩戲謂近放先生規之崑繩曰吾意以近人也且夙學爲豪傑不能爲道學承教知過矣先生不言夜半同臥促其床曰君日謂予無言而君受言不知予之言未嘗無而君亦未嘗受也君謂戲謔所以親人誤也戲謔過則爲陵玩暴虐人且怨怒而曰親之乎謂爲豪傑不爲道學又誤也智深勇沉豪傑也使酒雖近豈豪傑乎君昨謂我二人相依爲命若不幸是我棄命之半也況今海內無人君可偏任乎崑繩悅服　以目疾禁看書　定日轉晴七百挽弓數十　自勵心正靜　爲諸生言取士之法莫善于周之鄉舉里選莫不善明之八比　清明祭令習仁請其妣主祔食王孺人側祭畢還殯宮　衆强車來迎往爲若洲言主靜之非觀其昆弟習射　三月

將壯携三子及習智侄如新橋館　註易說卦序卦雜卦　閱李質君卒傷之質君長山人諱斯義溝謹以戊辰進士仕至大理寺卿巡撫福建　辰具門生劄請正師弟禮先生受之　辰問不藏怒宿怨非無怨怒不藏宿耳曰然遷家庭之變而尋怨怒者庸人也不藏怒宿怨者聖賢也非無怨怒者忍也異端也　自勘咤欲淡如也然道心時有不竦立者勉之不然末路祇成庸人矣　二弟五弟來視飲之酒殺甚快及行先生送之村外佇望泣下歸語家人曰世有聽婦言而輕兄弟者天地不容之人也　平董姓事門人謂人有言先生曰但視事之可爲否耳勞怨勿恤也　念四十年行道之懷恕焉明道可歎也　聞河決田淦心爽然思吾之命于天也薄宜貧困而學力亦宜貧困以質本庸下豫順則學力緩貧困則學力奮也　某子病將以巫爲義母問先生曰聞之先孝慤曰認父母是使子二本也　止庵被訟先生

爲之謀曰曾子之去武城也曰無寓室毀木以爲反計是明知武城能容寇也今學亡道歧士不如周之有用若先生兒弟子之播越曰吾父兄可漠然也無此道矣但不以身殉之耳　思時習堂記者證之論語首是爲孔子寫照也說學不厭也樂教不倦也不慍不怨天不尤人下學上達知我其天也

夜臥持敬　鄒若洲邀先生如京刊習齋年譜　聞張采舒卒悼之采舒名壑湖州人以友人有雖匿之被罪流長安豪爽尚義聞天下　王元亮來晤論學以躬行爲主閱易經傳註乾坤交索圖稱是　王元衡符躬來拜觀易註稱快

皇子三王謀延先生使陳恨齋問先生行蹤于太倉王公先生謂王公曰草野非王前器也善爲我辭之　若洲有惑佛氏心性之意先生舉吾儒心性之功以告之　晤張景爵少文　若洲言安溪相公見先生易註半許否其門

下士忌之先生悚然念守顏先生之道宰相招以宋儒面不變且其徒有舍之而來從者幾以賤抗貴矣能無懼乎　回過保定訪金廷襄應枚應枚固留一日遍招郡中之聞先生者論學　定興劉旗亭問學重躬行先生是之

彭亭立爲先生如河南取三存編板　先生與辰言正學難合辰曰宜發晦先生曰然否隱見各一則易隱見並行故難如守習齋之道而專發晦毀滅滅矣何以明行此道于天下萬世乎故不得不通聲氣廣交遊也有從者此道傳有排者此道亦傳此顏先生意也　思北人多忮忮強象也然散而不一其勢常弱南人善求求弱象也然集而爲黨其勢常強　劉發璋李果入泮因言發璋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四倫俱有過人者　爲習中定婚于齊嫌侯七女　一日事迫忘出告禮中夜覺惶愧不能成寐夙興拜母謝罪　自勘有微歉而不覺者其愆尤之未泯乎可恥也　思家務上事下畜

益繁學問此思彼辨益多交游應酬益廣天下萬世之慮益各一日忙如撲火視習齋當日所處又不同務身忙而心閒操存益密乃爲晚年進境若身心俱忙學力衰矣宜日省　江南毛惕用九有與黃宗夏書寄至以習齋學爲是　辭新橋館是朋淫下謀出亡惻然復許之　每夜澄心　王昆繩來

先生規以養心靜微倡明正道斥去虛文昆繩規先生盧受納言

戊子年五十歲

俄功如常增書有教行有法教子以嚴　如楊村餽習齋李夫人養俊　奠五弟壻以和平　王昆繩至規先生神散而不收氣抑而不揚先生悚然懼冗累爲害　如新橋館　思今習人曰不長進然吾見長進者鮮矣千古長進者惟孔子其次顏子觀吾十有五語之而不怡二章可見因勘已四十始立纔往開來之志今五十矣顏似不惑又勘已致知之功進而力行之功未

進可愧也宜痛自奮勉　習拽弓勢覺骨節痛歎學力衰宜日日習之　如府會昆繩言讀先生易註曠若發蒙快絕千古但交變互卦大體伏體半體倒體穿鑿宜更先生微辨之不盡其言曰世以道學爲根柢以奇門六壬爲智略以燒煉爲財用無怪聖道之不興也顏吾友務體用之正相泣拜別

聞習齋孫重光因信悼之因思天生人有禪生有特生禪生常也特生異也如習齋之生上不關父母下不關子孫乃天特生以明周孔之道者禪生之常烏足以論之哉　以昆繩學易不可不盡言乃與以書畧謂繫辭傳曰爻者言乎變道有變動故曰爻故爻不用七八用九六以云變也左傳乾之姤師之臨等辭皆非卜筮而即以變訓爻可據也至于伏體即對易倒體即反易文王序卦于屯蒙五十六卦用反易于乾坤頤大過坎離中孚小過用對易孔子作序卦雜卦傳以釋之聖言何可譌也　贈宋佑成齊嫌侯女婁情

敎女也　鄭見百以車來迎携習仁往途中遇事即敎之　若洲問輪迴先生曰物物雖琢神鬼紛然且人與物相輪迴皆妄言也況如彼輪迴之說父子夫婦多尋讐報怨之人何情何恩大亂人倫之道也　思古人祭禮大節有五最裸一薦腥一薦熟一饋食一加籩豆醋一今苟簡矣　辨孟子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與周禮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其實一也百里以土田言四五百里以山川附庸言也鄉遂用貢利什伍出兵以戰也都鄙用助利八家outside助以守也侯國皆用助管仲內政乃變爲夏人五十畝佃半休半也殷七十畝休三分之一而佃二也周百畝全佃也俱入田賦考　敎二子距躍諸法　食牢九思母在城不得侍泣下

思各人雖受人情憒報也節士雖受人情恐涴也貪夫易受人情懷惠也狂夫易受人情不檢也聖賢不拒人情以中也　鄭長民問律呂答之與之

樂錄　呂易品來拜言射法劍術已再拜求言先生不答　自勘前著射法未善也毀之更著學射式云身端體直用力和平拈弓得法架箭從容前推後走弓滿式成神射于的矢命于心精注氣飲內運外堅前固後撒收弓舒間　自歎衰疲昔年盛壯能終日衣冠而仝不勝也　與五方雜居書略曰三代承唐虞之法于民擇聰顥者爲士使之學于學中就樂正大胥習禮樂射御書數之藝而即以此供子臣弟友之職全仁義禮智之性分名而一事幼學以此壯行以此廣將周禮學記文王世子諸篇可考也論語孔門弟子問仁問孝問政由求赤應知以禮樂兵農孔子自居好學而其所學之文朱子解曰詩書禮樂射御書數孔子亦曰文之以禮樂正所謂博學于文約之以禮也博文即格物也約禮即將所學之文物而實體之于誠正修齊治平也至于誦詩所以習樂讀書所以考政總未有如後儒躬率弟子今日講何

經明日背何文專以靜坐讀書爲學者也自秦火後而學術剖然一變古聖口傳身受之實迹無從授受不得不尋之載道之籍所謂經書者既尊之經書遂因而行習少講說多陵夷以至五季程朱諸儒出慨然欲任斯緒而沿流既遠尋源爲難于所謂存心養性者又雜以靜坐內視浸淫釋老將孔門不輕與人言一貫性天之敎一變乖反處處談性人人論天而外以孝弟忠信爲行註經論道爲學獨于孔門之禮樂兵農執射執御鼓瑟會計忽爲不察以爲末務又諉之于小學已失而遂置之以空虛之禪悅怡然于心以浮詭之輪墨快然于手自明之末也朝廟無一可倚之人天下無復辦事之官坐大司馬常批點左傳敵兵臨城賦詩進講以致天下魚爛河決嗚呼誰實爲此無怪顏先生垂涕泣而道也　以三弟請毋入城不時往省供養物讀風雨賦備古也　思井里不分凶災不備寄生之民也學校不舉禮樂不興俾生之民也　爲中元祭齋僕來言旗地事心逢不純力即之歎曰齋日一事不可入耳目如是夫　訂平書竣每卷後有考辨名曰平書訂一分民分民以士農工商非此者除之變之合民以十家爲甲十甲爲保十保爲鄉鄉之長有正有陵有巡五鄉立一公正皆以士皆爲官一分士最山川邑居分邊腹郡縣而重權久任一建官自縣公正六衙以至府部院衙以一途爲陞降不以他途雜之別賢否爲舉錯不以年勞限之公用人之權于天下不以一部專之一取士八歲入鄉學十五入縣學皆以次數之詩書六藝二十進之郡學教而試之又進之藩學教而試之乃令咸均教而試之遣之歸縣分衆科及禮樂農政兵法刑罰藏能理財等科入六衙及令師署爲士以士補官一制田可井則井不可井則均凡有水利皆興之一武備農二十餘家還一兵二十應六十退再還其餘丐卒爲鄉兵至于理財河淮刑罰禮樂則

皆在六政內矣　思六藝五者皆著有成法惟御無有因思子固泣下以昔擬共組御法未果而逝也　曰人兩目用左則右目注于左用右則左目注于右並用則合爲一此以習射知之而宋人以空揣爲格物非也　思持家宜勤儉不宜操切　思夏葛疲乏今以四方告倦且僕從才短逐自館歸身督西成二更未寢五更即行而身反壯甚矣有事習勞可以養生可以爲學

聞南方有亂者敗亡呂晚村之門人也曾道學而負時文謬遂至此幸早辨北宋斥而遠之也　鄭若洲中舉人來謝教刊先生古文數首　蒼學樂卷三一辨運色七音當以四爲宮爲中聲不當以合爲宮一辨宮之商宮之角爲宮商之宮角之宮爲商角以隋唐金元六宮七宮等調觀之可証一辨宋舒宗管子先益法以合爲倍徵數一百零八四爲倍羽數九十六則宮非始音黃鍾非首律矣一辨十二律即具正清乘舒謂十二正聲外又有十二倍聲十二清聲是三十六律矣皆誤一韻仲呂雜賓無下生即以乘舒所言生數計之雜賓不生大呂當三十八零而大呂在上爲七十五零中呂下生黃鍾當四十零而黃鍾在上爲八十一是亦可見雜賓中呂無下生也一辨五音不移而以十二律旋宮與十二律不移而以五音旋宮二圖一也一辨南曲所越二字是二變無越角越商越徵之理一辨人聲不過七聲而風土寒暖感應有殊或高一聲則爲高一聲七聲或再高一聲則爲再高一聲七聲以至三高四高五高六高而止總合以律管而不過十二律故先王以律正聲而聲之高下析焉　李果侍教之曰儉于自用豐于待人善道也今人反之即有儉于自用者必其主刻以待人而自儉其極也有豐于待人者必其先豐于自用而待人其餘也　若洲曰講聲譜非古法無益徒勞民先生曰然古教民以事不以言惟讀法近講譜而亦不同讀法示以當然使民由

也講譜曉以所以然使民知也非孔子之教也宋儒之習也　思不入世而不結纓宜懔之又慎　蒼學樂卷四錄與河右先生考習諸語非歌舞諸法零簡諸法　聞米師貴憮然有民物之感然不以貧介介然　元英問養赤之道曰勿美衣飽食勿慢抱嬌寵勿失教繫後　爲習習出東修留士宜館　自勘猶隆元已之大病事不立人不親皆以此不力改則廢才終身矣

己丑年五十一歲

儀功如常　命習仁習中從劉士宜學　鄭若洲來邀先生同如京　若洲曰行道而不辨若何先生曰不可君子得位則行道不得位則明道不明是棄道也且世之辨先儒者在章句顛先生所惻者在斯世斯民學術不明民物終無起色安得不辨若洲曰攻佛不知其精不如不攻曰又不容能攻賊即貧之不必盡悉賊之賊欺也故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若洲規先生語低曰謹受教規先生不謂時貴曰交接取與士之大節此不可苟也　謂若洲曰福天有爲聖賢之志而才短濡子有爲聖賢之才而志游移苟無佛老澗之隱怪來之富貴誘之志可立矣　蘇州陳純一來拜晉陶甄夫之高尚王子嘉之技擊與之大學辨業習齋年譜　楊淡園致書問學郵業李興業來拜問學　李煒來拜問治謝以書生無知具啓出厚儀以聘郤之　黃弼臣來拜問學　過楊仁溯學五步劍法　若洲謂先生宜諧俗先生曰守道諧俗二者不容中立君子爲天下萬世守道雖生死禍福不移也　以目昏自此不下會場而歸　田信侯書至延先生之興平任辭不往　楊慎修選富平持其父帖及張西陸字請先生同往任辭之　思學術不可少偏近閻胥齋教用之學者或用之于家產或用之于排解少不注圖而已

流雜霸突故君子爲學必愼其流　與辰訂半月一會學　河南韓同甫書來問學答之　愼修又求西陸書來懇許之愼修以幣聘求理刑名先生以商政則可專司一事則不可以念老母年底必旋里也卻其幣金愼修又來懇先生言倘一佐尙可乃薦文升同往　辰拜別先生曰先生西遊爲明行聖道也寬和以納天下之士無庸辰言惟貌莊聲朗嚴謎細微再求加意先生是之　五月一日行　待御生以和愼修請理錢穀者也　朝望行館拜禮　過固關自井陘口至此東西四百里誠天險也　文升怒柳生先生解之曰常以已之有餘思人之不足則無怨常以已之不足思人之有餘則不驕　過聞喜訪孫孝廉開緒時丁祖母喪不御酒肉嘉之問祭禮答之　渡黃河而西詩曰秦晉連衡爭長峙劍然中斷放河流金僊高章露空起尖削三指萬山頭河西一帶屬梁地顧氏焉能出要津自是子卬亡六國不關新

衍帝三秦　二十七日抵富平主人迎入署拜求教　語愼修曰富平亂國宜嚴然嚴不傷寬乃得也　愼修求先生同入省　商州知州沈廷楨來拜言天下惟先生一人自稱後學先生謝弗當問綵鄉兵答之　商南知縣于簠來拜稱門生　把總蔡麟瑞生稱後學來拜問心體答以儒釋之分　張曉夫來晤　商副將佐進來拜問學　親采舒孤子周之　張中湛士稱後學來拜問辭非答之　陸師旦西朋戴大源梅莊來拜因同訪王孫喬子丕遇柯鳳岐山　陳光陸尙孚稱後學來拜曰自去歲得習齋年譜大學辨業于彭亭立即知李二曲之學近禪以顏先生爲是今聞教愈有依歸矣　以學射示瑞生問如何爲大將曰心無刻不流注三軍敵人者可爲大將矣　渭士出所論治道求正大端不背不倚獎之　瑞生問聖學俗學之分先生曰聖學踐形以盡性耳聽目明踐耳目之形也手恭足重踐手足之形也身修心容踐身心之形也形踐而仁義禮智之性著矣今儒墮形以明性耳目但用于誦讀耳目之用去其六七手但用于寫字手之用去其七八足惡動作足之用去九靜坐玩弄而身不喜事心遇事迂板身心之用亦去九形既不踐性何由全此一實一虛一有用一無用一爲正學一染異端不可不辨也瑞生請子皆曰然黑白昭昭分矣　規愼修勿欲速勿作聰明　愼修以錢穀交盤不濟求理辭以越俎愼修力求不得已應之　田信侯差役來請不得往　思學禮樂兵農而身無之非爲利則無用　思好矜者中不多多則不矜好爭者常不勝勝又何爭　思親　思主人凡事託倚而爲人所忌危之務以讓以和　九江黎宋淳長舉自鎮原千里稱後學來拜請學禮樂兵農先生曰勿貪多也且學禮以心禮身禮及冠昏喪祭朝廟軍賓之禮分別告之又請並學先生曰不可以身心爲主餘學一可也長舉言其靜坐致病先生語以儒釋心性用功之殊又語以勉學聰明睿智無此則仁義禮智皆無用矣拜受而去　思府史胥徒綱紀之僕皆官之耳目手足而皆官之賊也奉持公而使若輩不得私必叢怨于我矣不爲禍始不爲禍先張子房其智矣乎　文升欲獨批狀詞推之　事繁人喧而心不動　作禁婦女入廟焚香當街看戲示　愼修禁鬬爭嚴輕生斷賭博勸聽訟減催科除强恤弱不虐市儈數月圓縣風俗一變士民建坊獻衣愼修來拜謝曰先生切也日君自動惠我何力焉　愼修待先生以師禮對同僚士民言皆稱師先生辭且以人忌屢辭出遊愼修堅留　思子路厚我以情石門揚我以道愼修感我以言皆有不可忘者　語愼修曰勿喜而喜勿怒而怒勿有事而有事與滿行士書勸以捐俗士卒　著樂說云周旋中禮心性欽明無動無靜惟天與偕無所爲憂是之爲樂　語愼修選鄉保練民兵旌孝弟讀學校開

水利諸政　瑞生走役來接入省過周崑來胡元玖　魯登閻聖居稱後學來拜彈琴先生曰此陰居道家操也以琴古法告之　之興平著田信侯令其四子皆執贄從學　瑞生問實謂恩威之道曰先嚴後寬則人感先寬後嚴則人怨平時之罰以公臨戰則小過恕而大過誅勿使怨而滋敗　中軍何百祿萬鍾來拜　傅聖居律呂聖居被之人弊絲竹且能製器喜曰吾樂得子而實矣　思尚學學易長樂學禮聖居學樂瑞生學兵潛士學治平吾道其或興乎　尚学不見官長一日來先生寓論易因共飯適愼修求見尚学急走避去　教瑞生以豁達聖居以治生潛士以銳進因求三子規已過聖居潛士言有交股一過先生拜受　三原知縣顧之延來拜知毛河右先生尚健　看報知吳公匪蓄卒哭之吳公諱涵浙江石門人以壬戌鼎甲仕至都御史樂易而清端雅以先生學術爲正揚于公舉朝廟不啻若自其口

出也待人大小長短皆休休容之先生嘗曰若吳公者可以相矣　愼修謂先生曰四方賢爲相會當周者卽周之勤財卽先生財也乃于崑來子丕西朋聖居諸友皆有愧遣而愼修有過與者先生復力箴之　集陳尚学陸西朋張潛士蔡瑞生周崑來胡元玖魯聖居張赤城王子丕于寫彈琴吹簫歌詩論學歡燕而能赤城帖云是會也奇才異技六省之士萃于一堂先生以至道正學振興後進而且一觴一詠談笑風流亦足傾倒豪爲喪心折矣

語愼修曰倖進無功欲速多蹶矜長易于見短好訣必受人愚　瑞生贈先生袖鞭並傳用法　子丕與崑來論畫曰今人專講摹仿與畫何與畫天如天畫地如地畫何山川何人物如何山川何人物而已先生歎曰依傍門戶而忘聖道之本然者今之畫也　語愼修曰用財爲善皆有度用財無度則費不可支爲善無度則壅不能行　沈商州與朱學使軾議秦中風俗漸澆

擬言于兩院延先生講學先生曰變風俗不以諸君之實政而以空言乎且僕非其人也不日東歸矣必已之　語愼修以飛票備糧法　作富平贈言曰曰與吾友西來富平交情日厚愛敬日深爲不腆貽薨非儀禮貶之末也今吾友仁心仁政旁羅洋溢爲吾黨光鄰人以省親將行惨然頓如遠別因書贈語以代面談一戒高興杜工部云入門高興發謂山林之致也至于處世事則斷斷勿用之貴人勿高興已怨也再爲存想將行刑也再爲擾議勿任性氣致一發而難收用財勿高興漢高以黃金四十斤與陳平不問其出入韓昭侯一敝袴不以與人皆英雄之宏圖也若漫然用財不擇當否雖費無功施仁政勿高興如晨桑水利武備諸政吾友念念不忘誠民之父母也然須酌最時可以爲力可以爲乃出號令不然言之不能行之則無以取信于民卽行而鹵莽滅裂不克有成或與利而反以貽害則又不可愛人勿高興其人可愛也徐而察之平心觀之漸漸任用以盡其材不得一時相投輒驚喜非常過分相加苟非眞才反以壞之或用倩雖縱後反致怨一戒驕吝吾友謙恭下士衣食樸儉可謂富貴中特立者然吾昨語田公子曰貴不期驕富不學侈言驕吝之易也車馬服御資予交費須損之又損寧樸勿華寧陋勿靡庫銀不可動假貨不可行何者輕用吾財卽輕用民之膏脂也不然于何出辦一戒伶張我輩居官立志爲聖賢出政效帝王皆分內也無事矜張少有矜張之意必來諛誦之口來諛誦之口必有假此中我以射利亂政者矣且我善政異人卽不矜張人尚以矜張加之以致上司不快同僚忌嫉非小故也而更矜張好訣乎且作大事者量如滄海度如山岳小善小勞沾沾自喜何以成大一戒近小人小人貢諛以中我射利或陽奉我陰違我或假相契合以探我我愛其熟軟喜其伶俐比其黃綠及後遠之不能近之立

勿始儉而後奢萬勿始小心而後放肆萬勿始虛受而後剛愎　朱學使可亭來拜以閱者失辭未會後以書與之謝來顧失晤之故並辭講學之議言古人先學而後講後備則以講爲學不惟蹟不能抑且不願　張景蔚少文來謂先生學大而通世務深相結謂愼修曰君一刻不可離李先生然當求其大勿奪以小明歲延至可爲闢館別居朝夕議政而刑名錢穀別致人則先生可安又謂先生曰愼修冒先生行則泣何忍決去成愼修之政即自爲政也但先生宜總大務令憐愼修無入既刑名又錢穀既謀外事又商家政非所以却纍恐資精神也先生深感其言　顧令以幣交如三原報之顧令鄭迎成禮而去　王渭存過富平投詩云老我從遊晚憑誰辨業貳十年求大道千里見斯人坐對秦山峻行歌渭水春恍然虞夏在風景一時新龍門看足尺懷刺轉傍偟不入先生室誰哉小子狂道山青冥冥野日自荒荒緩步遐觀馬蹄踏下夕陽　語愼修曰易決之事必思既思之後必決又語以嚴轉常謹書役息訟訟　林縣丞餽別儀却之　紳士書吏投字愼修留先生勿行先生不允　十二月朔先生行愼修厚賄泣拜出送兩衙六房三班衙役鄉紳士民盒酒拜餞遮道十餘里至臨潼之康橋愼修欲同宿力辭令問愼修令馬夫備三騎送先生抵里歎歔跪地不起日上下皆知楊勤能屈先生顧先生勿虛上下之望先生諾之　接家報知二婿皆入庠而劉婿折突泣下　抵里知蔡瑞生自京返秦來過登堂拜母供養老儀　餽弟侄族姻皆有物　見崑繩自淮署寄來書曰峯峯六宇合志其難惟我與君可以此心相許而燕山楚水未知共學何時此豈尋常離索之情所可況耶弟近學易方知聖道與天道俱備于易宇宙之事至常至變至庸至奇無一不具于易孔子之所樂者樂以此也君子之不惑不憂不懼者皆以此也然非孔

子孰能爲後人開途而啟鑰哉大何朱紫陽爲陳邵所惑滿腹先天學問公然尊異端而倍孔子闢邪說而亂聖經顧乃祖豆聖廡爲數百年儒宗平天下後世叛孔子之教而不知豈不可爲歎息痛恨無怪顏先生謂程朱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良非過激而云然也然就易以論伊川縱有不合猶依傍孔子而爲言未嘗敢將孔子之言闢倒而別立一說以駕乎其上如朱氏也弟著讀易通言五卷句句與之辯正使人曉然知其爲異端所亂庶幾邪說息而經可正也恨不與吾兄以商質之今日舍進德修業更無他學進德不外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業則六藝既夙未之學亦惟讀書但書不在當句讀不在偏畢耳所恨者時過後學獨立無友二者兼之不比吾兄學既成而門戶既立也亦惟勉竭餘年之力隨其所造而已　命辰教其子侄習從有不能備修金者代出之

庚寅五十二歲

儀功如常　知愼修有悍僕醉于楊太翁乃令馬夫返辭不往　辰爲先生修年譜　日侍母甚歡　閻公度卒哭之公度禀中貧蕊人性寬厚讀書證記雅重先生之學已未進士仕至戶部郎中　二月愼修差役持血書來請云三月初旬不到卽以死殉言甚懇惻先生不得已復往三月初七至康橋富平紳士來迎至資村宿役民以班來叩愼修率紳士縣民跪謝罪求教請入署　入省晤參領馬星圖總督筆帖式郭鼎三鼎三曰願顏先生及先生書聖道如日月當前矣　語愼修曰小人女子恩不能結威不能斷惡作勢激擾作緊子是君孤立也　漢中蔡子受來拜問學過梁質人言汁痛道茹風儀謀晤　富平有謀逆經年未發者愼修密防得實率兵役往擒之依律擬罪免其株連　尙字諸子及張二允周顧旅蘇克憲設公寢請先生論學

滿城旅人十餘來拜問學　瑞生問兵曰用衆以寡用寡以衆　萬鍾請逢與瑞生較射演技擊皆絕藝也快之　少文爲愼修延饒毅幕賓王曉文路病至富平卒先生出弔之檢其遺囊攜師事先生以共成愼修之政者也先生歎曰天不欲愼修有終而使我不久于富也可違天乎　愼修延達紫旭至先生語以躳學紫旭躍然曰吾向疑天下如婦人女子今乃知學術之失也看平書訂曰太平在是矣　五月文升去愼修延聚長舉司刑名　謂長舉曰君于耳目之學未也古人明四目達四聰視思明聽思聰不聽不明則諸事無能爲矣長舉曰淳皆以靜坐致病其靜也有言不聽人來不覩曰此異端所謂聰聽墮明也達者察言觀色非于覩聽用功乎　覽宋儒書朱嶰庵晚年悔講學多常靜坐陸子壽兄弟晚理會講學示長舉曰子覩宋儒進退爭辨只此二者請問周孔卽此否經書有此學問否長舉曰曉然矣

先是先生與周崑來札求爲寫照子丕見之曰何必崑來我爲先生寫矣于是寫十易稿乃登絹名曰遠道圖　瑞生曰疇觀先生處事未事不粗忽臨事不忙迫遇事不遺忘一日而數變久遠如初動大畧克舉細瑣不厭數我矣　愼修商徵收先生爲立法與甲長一甲單催戶頭戶頭一戶單催花戶皆開列糧數使花戶瞭知不到乃發木皂不到乃差拘梆號完銀始釋盡去坐差比花戶催科善策也又曰精嚴明慄則法行不然不如仍舊　思夫作詩曰黎民乏人材焉得不長歎錦薪翠已矣翹楚亦徒然博敍奧自染蘭遊質無照崑岡與溟勃會投以塗炭安能乘黃鵠萬里一高翔又云人生少知己自古而已然張竦與陳遵氣槩各有偏顏淵違一間焉識大聖全父子兄弟好各懷各自看但能果自知遠大遂可肩仲尼無奈何節之彼蒼天　著學御駟法銅法相法得之瑞生者也　萬鍾爲先生裝刀送至　閏七月以

祝太夫人壽辭愼修旋里時太夫人年七十矣愼修泣曰踏祝勳何敢留但明春舉迎求無拒恐爲所牽鈷應之　之興平率田二生赴入省學射　之商州歎商洛天險沈青山聞先生至出迎入署晤陶甄夫甄夫出所著觀衆懲傳甘穀襄慰者道學鄒元標也先生因歎道學不能辦事且惡人辦事　青山留先生居商講學辭之執贄令其子永言侍案仔從學辭不獲已受之又饋臨辭之　先生贈甄夫玉帶甄夫報以核桃硯　返長安饋采舒孤子以金蔡太翁以養老物子丕將非母時之以金　田興平送祝太夫人壽幣及騾一受之　瑞生送祝壽玉扣及騾一鞍轡鼎三各有祝壽儀皆受之諸友送至省城外餞別瑞生又遠送數里登高阜望先生行　卽寄諸子各有規勉　陳子章送祝海歸言及廣藥受之　愼修以事復求先生入省以將別卻之　瑞生復邀諸友燕談諸友又送至龍首山皆酒淚而別　長舉

送梅言并贈餽儲之謂曰子一練刑名一以禮範身心一倡明聖道一語世故人情可交勿他營也　逢子旭至以其曾佐兵事問之紫旭拜求爲其父作傳許之作逆副將傳略曰副將諱友貴鄜縣人明季陝西流寇四掠殺其父友貴揮戈脫泣散家貲募鄉兵手殲其讐剖祭父墓釋兵已而流賊愈熾鄉里公請友貴復統鄉兵擊賊擾立功洪承疇奏聞置麾下官至副將行總兵事同左良玉曹文詔討賊鳳翔曹左皆以歲寒賊强難以猝勝友貴獨決遽遂以奇譎得勝賊潰賊據方山者甚固友貴請于經略持尚方劍督進擇尤險者自當之遂開方山　潰兵入乃棄衆隘洪承疇招之不起子宸亦知兵吳三桂畔聞其名屏去間道亡歸吳兵由鳳縣至斜谷皆得之冷將軍問計于宸時間日在谷口揚兵宸曰綴我而懈彼乃可攻也乃半月或一月一揚兵至十二月除夕帥師直入谷口復遣奇兵從間道設伏大破之復地三百餘里吳遣重兵屯夾門鎖口舉將軍移兵北原避之請宸斷其計宸乃提士人詢路遣兵遶出秩門鎖口後伏焉又遣奇兵從上流渡處渡登夾門山西山而大兵夜渡酒擊之谷戰兩路伏發賊遂潰奔及三藩平上功幕府問計于宸時間日在谷口揚兵宸曰綴我而懈彼乃可攻也乃半月或一月一揚兵至十二月除夕帥師直入谷口復遣奇兵從間道設伏大破之復地

令有公事事辭令回愼修泣拜願以復來先生亦凄然贈曰君凡事小心勿信宵役勿虐家人勿瀆上司勿易事求奇勿雜事況閒業旭長泰送至康橋辭回愼修遣屬編王永長一路備中伏途先生渡黃河凡愼修送役回者皆犒以儀渡河令永長回又字遲愼修曰勿致虛空勿拜案望　過太平作書與王元亮語以致仕宜倡明聖道　路過屬良持三弟及辰字曾楊太翁聽讒有言先生正謀不復而離以爲辭也乃遣黃夫順返決辭不往　九月七日抵里拜母供饋緞請衣與四弟禍及表親友當餽物者餽之　十一日視母尊列諸友尊言于堂上率諸弟子侄稱觴拜祝環侍　遣宋顯秦回顯秦知先生必不往也叩頭哭泣而行先生歎曰吾觀人情而知王道之易易也其如命焉何哉　鄭若洲問曰自反而縮者填自慊也先生曰未也若荊卿等皆填自信然非曾孟之縮自反而縮即集義也　敬二子曰子弟不可積私財有私財則于父母分彼此將致不孝兄弟積財不一或有覬覦起爭將致不友不恭命內子將二子所得賜養奩入之公　爲習仁譜鑑至四一鎮十起一沐三握歎曰周公一食三吐哺一沐三握髮孔席不暖煖突不得點聖賢之身勞事迫皆如此也宋儒乃曰六十七十無事客閒來無事不從容則別一虛空境界非儒道矣　自勘有一身之事考察身心也有一家之事晨昏居室也有一邑之事鄉黨應酬排解也有天下之事賢哲結納友朋講習也有一時之事有得識政去其敝弊也有爲世之事著得立言以明學論政也諸事蝟集席煖難任惟期持之以敬耳　孫子未典學貴州托一劉生寄幣候日有餽金劉生送謝至則金已用矣辭慚而致先生曰君鄉里也君乏而問我適遇我有能不借子乎何以歆爲　思酒色財氣性也有命焉且不能與吾身終始者也何者病則不能衰則不能未亡已亡者也仁義

禮智命也有性焉乃與吾身相終始且存固與存亡不與亡者也何者苟能全之其功被萬世其流傳無窮也　先生在秦易州知州檀山公饋金幣曰佐先生二子讀書也至是如易報之　入京還郭宏銀五十兩宏曰先御史未有遺言想餽先生者耳先生曰此尊君代予餽人者也今汝家寡婦孤兒我可弗恤耶卒與之　黃輔弼臣延至正鑾儀衛署內下榻問學答之馮欽南過問學　辰言家庭亦重勢利可傷先生曰在我不可有勢利之心耳若家人以勢利感動之亦道也古人富而後教又曰權者德之輿未嘗不該家庭于內也　劉百斯郎中居母喪踰年猶不食酒肉不入內嘉之　十二月先生爲習仁加冠辰爲賓字之曰長人　思昔年煤灾都門二事心夷然不動以爲學問所就今回勘日譜當時大本未立蓋自認也因悟庸人平常心亦不動遇險巨則忙亂雄傑遇險巨心能鎮定在平常乃多出入若動亦定靜亦定常亦定變亦定者乃聖賢之存養也　邑令陸公問政曰政在三嚴嚴屯駐嚴盜賊嚴吏役　謂門人曰吾心不好思靜澄于中名理日種種環生又曰撫天下事必耳聽目明心容吾嘗自愧愚柔然猝見一人即測其底裏隔室聞人語即料何事凡行一事必要其起訖不能如劉弼一步十思而一步嘗二三變解有志者不歷此境終無庸也

恕谷先生年譜自庚寅前爲同門馮福天所纂其後爲劉邦司所纂者先生病中及日譜三卷失去庚戌春先生詔贊來莊敬其季子比秋先生爲劃白唐公傳白王公聘入上谷修通志剛贊續纂年譜乃自辛卯至甲午無日譜者按詩文稿錄其大畧乙未後則按日譜酌修之纂訖再拜言曰年譜者恕谷先生之圖像也繼往開來之轍迹也後學之標準也儀堯舜禹禮不有倘書則放勳重華之德治水教稼之績泯突周公孔子不有周禮論語則豐岐之治洙泗之教湮突子輿氏不有孟子七篇則仁義道德衛正閑邪之言廑如突顏習齋不有年譜四存則好古力行論性辯學策治喚迷之傳無聞突烏覩所謂萬世永賴繼絕學開太平者哉恕谷先生傳習齋之學承先聖之道著述甚夥而生平行止總修之實概載年譜贊之所以亟爲纂輯俾讀之者見存心養性之切而皆

知所以正心見飭躬寡過之要而皆知所以修身見閨家佐政之幹纘而皆知所以齊治見明道辯學之論說而知前聖後儒之分途見孝友睦婣任卹之躬行禮樂兵農射御書數之傳習而知四教三物之切實而有用于以賀之堯舜周孔孟子習齋誠異地而同揆也聖道不墜斯文在茲天下萬世皆于是譜爲表正突所關豈不鉅哉謹敘

雍正八年歲次庚戌中秋洛川門人劉調贊頓首百拜謹

威縣門人劉調贊續纂
孫鍇 重加修訂

辛卯年五十三歲 康熙五十年 日譜失

儀功如常 與王崑繩書曰天壞之大惟我二人卒學王道可共商酌而癸雨雲北一別數年每過可賞可析如茫顏當前不能作語馬首正行遙望一人說似中郎加策赴之乃又非是悒恨何極道駕想尚在淮安公子尚在金陵近況勝否塔比歲爲楊慎修所敦請西行幸其虛懷聽受甚獲民心開中學者頗可暗語上而當道下而草澤抔有虛佇吾道粗明粗行兩灰東旋官紳士庶送者填塗遂欲邀家苟全終南但慎修少年恐不能持久又其庭幃乖離故今歲歸決不往矣易解可示下承翰教虛懷受言敢不佩服我兄弟

年亦老大矣我主而賢何常之有窒彼此共策益拓度量遷涵養改過取善雷行天覆不然學且墮落不惟愧負天地聖賢亦吾師習齋之罪人矣先生後自記云聞以繩庚寅秋棄世則是噩耗未之見也悽然 與趙易州書梗楠杞梓不爲材以稼魂與鈞于將不利刃以磔鼠長人巨公不怒而與雞鬬犬搏苟惡其人而校之則我與可惡之人齊分矣卑其人而校之則我與可卑之人等胥矣君子其高如天物雖觸之無及者其厚如地物雖撼之無動者故無喜無慍子文稱賢兒善不喜見惡不怒武王誦聖 三月清明祀先告曰祖鄉被圍後淚隘之甚不能容塔兄弟五股塔請奉母移居齊家莊學農圃以謝世務以奉先傳遂移于莊居修屋理農紀以詩四首其二曰就西新闢一書堂換頂更塗舊草房虎落編成柴作壁龍鬚鋪好凳爲牀南川帆雨侵窗潤北野花風入座香吾黨能來攻禮樂便堪白日到羲皇

壬辰五十四歲 康熙五十一年 日譜失

儀功如常 易州祝兆鵬以雲南知州受知于總督劉公蔭樞時得顏先生及先生著上劉公劉公亟稱許遂識于心至是歸京補山西忻州知州道其四弟來問學且具儀聘先生主其幕事先生以親老辭問習齋尚有他弟子乎先生舉張文升及三弟益溪乃延文升主幕益溪設帳而西 祝兆鵬之岳丈張以部郎放濟南府知府使來餽贄求理其幕事詞甚懇切許之乃以十月東行過德州李能友來拜在李翰林園設酒高會德州諸士至武定州拜李相國公子入席未終公子叔父五老庵來曰後輩不足語請下榻敝齋遂邀以往住四五日爲言張石民來儼若行縱且言儼若貧病乃修幣與之畧曰庸人之病酒色財而已豪傑之病則一在曠懷天下而不憂家計一在忝世而不樂天二者皆足致病昔人云如此爲病不如此則爲藥又與張石

民書曰山左人物惟聞先生一人好學能文心淡之孝友一堂心淡之高尚不入庸俗倘佯山水心又淡之此亦今之威鳳祥麟矣然又聞先生談理學不知翎翎修飭獨善而已乎抑尚欲經世開來任世道人心之重也今海內乏才聖緒將墜非先生挺立之人孰能任之特寄顏習齋先生傳一首揣著一本以爲乘韋裹他日相見求教共訂千秋之業也 十一月到濟南大守延入署觀其署事知其非能有爲者乃決辭而歸

癸巳五十五歲 康熙五十二年 日譜失

正月以周易傳註久成入京尋剞劂刊之作序曰易爲人事而作也孔子于大象如天地健順雲雷屯難而必曰君子以之又曰易道有四以言以動以制器以卜筮又曰百物不廢懼以終始皆人事也予癸未註易至觀卦山春李中丞斯義下榻京師註卦訖秋又自訂于鄒城溫令德裕署丙戌註繫辭

傳說卦序卦雜卦迄壬辰重訂一周嗟乎易入漆城乃二千年于茲自田何傳易而後說者棼如而視其象忸怩徹其數穿鑿按其理浮游而尤誤者以易爲明天道之書于是陳摶龍圖劉牧鉤隱邵雍皇極經世並起探蹟推先天不惟易入于無用而華山道士青城隱者異端隱怪之說羣竄聖經而易之不亡脉脉如綫夫聖人之作易專爲人事而已矣何以明其然也乾坤索而爲雷風水火山澤本天道也伏羲因而重之何不每卦皆言天道而蒙需訟師謙履等名即屬人事文王彖詞于乾繫以元亨利貞猶天道人道象言也至坤牝馬之貞君子攸行等辭專言人事周公象辭則潛龍無用利見大人朝乾夕惕無非人事者以下六十二卦言人事者無論如復姤泰否明屬天道而利有攸往勿用取女小人大人必歸人事乃知教人下學不言性天不惟孔門教法也自伏羲文王周公以來皆然也予嬾寇受學于顏習先

不言易惟以人事爲教及壯遊見許西山先生顏言易卦象數謂毛河右先生剖辨河洛太極及歸而玩易卦象爻象一一與習齋所傳人事相比乃知習齋不言易而教我易者至矣故少于易僅一覽長又無能誦讀而日註一卦驀然若解三弟培同邑張綸石門吳涵德清胡渭生大興士源金陵王元衡太平王吳曾武昌陶謨盩厔陳光陞武定李之藻或以爲是或以爲非亦應幾有合于人矣夫天下萬世猶吾身也意欲再訂三訂以公之斯世以共則竝過共力經綸或亦仁人君子之所許也　與鄒若洲書曰客冬慫訂周易賁奇析疑千古樂事獻歲乃劃然得聖人作易本旨專爲人事已爲序顏其上回思足下高明顏嗜奇乃論易惟主庸常稍涉纖巧高遠者即芟除固天分之卓想四聖人之道原不可過誣也自此太極圖諸說吾知足下洗而正之不難矣自顏先生去後提壽無人血氣漸衰夫身猶器也自勤猶突猶則不新猶則將朽且愧且懼近與楓天約日省月綴勉圖晚進足下近深於易擬鈔拙著時常披吟甚佳然猶望鼎力於操存省察有所持孝友樂有所課遷善改過不但爲庸近無甚罪戾之人而止則於易以窺覘測之與以深造得之者其淺深當有逕庭也而於衰夫亦庶幾有助焉　仲夏東莊即事詩云柳陰堤頭坐風來萬里涼麥壠晴早露鴿陳亂斜陽爭席村翁慣荷竿海鳥忘药山有四皓何自識張良　其南原清曉往步屧意遲遲高木纖資霧新苗半屬旬久無雨口處惟有會心時大路當前在歸來示兩兒　其二　鄭見百請至娠强同馮修五張暐抑單候搢集素景園詩云連夏堪遮日深林易得風池欄開綺席客稱見羣公雨洗天爲碧花臨酒亦紅無窮今古事隨意付杯中

甲午五十六歲　旅館五十三年日譜失

春同邑進士王之臣太倉王相國所取士也自京來傳相國誡將薦先生學行于

天子先生具書力辭　李襲公之母

國初被掠遼東襲公入遼百計贖之歸先生過望之斯以詩曰匹馬風沙路來過孝子堂客年傳展慰今日見王祥泔水三牲饌鮑城百歲觴　孝子墓人住施城里里旁有朱泔河菩薙夢裏笑不復在遼陽　邑令浦公新下車即來拜求教先生告以禁賭博滅雜票其所廷西席怦卓聞孝廉武進人也素聞先生學因過請教乃以顏先生年譜四存編示之撫掌稱是遂禮聘其學而學先生六藝之學立日記以省身心且招先生長子習仁入署教之讀書寄先生書曰承惠顏先生年譜四存編及辨業學規敬服讀畢爲之心開目朗如霾霧豁而天日皎也如臥很谷如麻得刷而身爲之輕意爲之爽也先生之教我深矣奇有識知

能無感而佩乎所痛沉沒時俗途窮日暮聞道已晚用自傷也家世以制義發科生不知學爲何事涉筆爲文即得父兄稱賞輒自矜喜所遇明師良友勉以讀古書攻詩賦已爲超時出俗之學此二十以前之一誤也既爲諸生家益落假時文章何爲人師年益長志科名益急務制義益精揆拾諸儒性理語止供時文用而無暇體究也此三十以前之再誤也旋遭室人之變貧困凌寂風宴自負抑寒莫伸遇方外人作奇突語假若可喜遂甘心焉而禪宗公案棒喝拈提頗有省會愈增其妄返觀語孟都作妙義玄言遂徵昔人學佛然後知儒之說此三十以後之大誤也而從此亦喜觀陽明心齋近溪諸語錄竟以爲眞學如是耳其誤益堅而見世俗專尊程朱因取而觀之見其旨近於篤實而亦自悔從前妄誕之非尤服膺主靜二字以爲聖賢的旨而深恨未能也然生平讀書頗善疑見宋韓范司馬諸公聲光震煜居然大人而國勢厭厭日就迫蹙以成靖康之禍竊謂西賊破寒心膽之謠中國復相司馬之戒直是當日諛詞全無實驗而見朱子每遇稱張浚則大非之以爲交其子而諛其父遂亂天下是非之實大違三代直道之旨而性理載其以岳忠武爲太橫棄檜能錄用舊儒後人憤然曰私意如此豈學賢之言乎夫儒者之盛莫如宋國家事勢之屢倣朝廷名義之汙辱亦莫如宋每疑而怪之然以世俗所尊信且自愧未臻諸儒學力之所造又見其著述服其宏博意不敢議今讀存性存學編及辨業學規而知孔孟之眞自有在也而知宋世之不振皆學術無用之故也先生之教我深矣然而竊用自傷者六藝之事不特身手未涉即耳目亦少歷焉今年已半百外彊中乾踽踽涼涼舉止無當於此事遂已矣不亦悲乎且前擬躬叩講堂觀禮容聽樂歌以自澤今願影增慚面目粗鄙語言樸率內無得於定靜從容之力外不嫻於周規折知之儀何以自進於大君子之前而請其學益是痛也鄙貽病骨伏櫪悲嘶不識尚可施鞭策否惟先生幸而教之　卓聞問正心功先生語以心有三境曰明曰悟曰妄學者務身心一齊修整九容顧諟天君洞如積玉夢寐皆爲清醒而又學爲有用之學則聖道不遠矣　卓聞將先生著種種訂閱妙存

乙未五十七歲　康熙五十四年

儀功如常增衰年善忘外事一概告謝見過者或言聖道或談農事者皆論世事及人短長勿答言請託者掩耳謝之　正月溫益修寓益城同惲鶴閒往視之二子皆言闢異端須先自治天地清明則異端自息先生曰此歐陽修本論之說也非孔孟救世之苦心也苟有用我天清地寧經正邪除安用著書立言哉正爲道不得行故不得已而喋喋耳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

人之徒也夫能言未必能行孟子即許爲聖人之徒如必待大德大賢而後可辯楊墨則楊墨之猖獗愈無所底突故曰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辟之猛獸食人能除之上也不則大聲呼人除之亦次也不然袖手旁觀苟幸無事心何忍哉卓聞曰然　卓聞入京會試攜習仁儀之送至北關別以千秋大業　註孟子　養太師母每早未起則進酒已起則進稿粉晨食書食無算　二月華州古廉季榮以詩選爲贄拜門生詩曰越靈關山知疑重負書千里效登龍曾觀著作窺滄海願接音容仰峻峰半世留華悲歯馬一生事業守霜春深知道德源珠泗指我鼓途歸正宗乃令居東莊新舍供柴米令其自爲學禮讀易　季榮問學先生教以存心修身之道因告之曰學術不可偏偏於立體必流清靜空虛爲異端先儒已嘗其弊矣偏於致用必流雜霸忮克爲小人今日宜戒其講焉　語季榮曰世俗有三借口一曰不拘小

節借口小德出入也一曰脫略借口斥繁縟也一曰率眞借口於不假也然自居不拘小節勢必大悶亦險自居於脫畧勢必坊表檢束自居於率眞勢必眞不孝不弟亦以爲藩於假孝弟突自然之勢大壞世俗者也　五月憚皐聞以從先生學未結應保定軍廳李侯崖聘來府寄書曰在畿得舉大教始知聖賢學問確有正宗確有實際豈非一生至幸京中頗有相維染者又有厚牖相唱引我遠涉者而鶴一聞保郡司馬之招躍然必赴誠以所學未堅欲稍近於先生庶得時聞訓誨也　十五日大病臥倒服藥稍起至六月初七日先生二弟德吹以病亟卒於曾家寨三弟益溪以先生病未愈不使知先生視習仁面色有異力問之乃知大慟即入鄉哭之一切殯葬事皆任之益溪以河決而鄉中無先生養病處力勸視德吹歛回莊　自書於盤曰斷欲勿言人勿染勿言人短長力屏聖道表裏並養　語季榮曰子與武遠

然文武皆道也陽西川武之地多武人亦當知之季榮請命　季榮問禮先生曰時禮則非禮勿視禮言動是也日禮則晨起揖尊親先塾是也月禮則朔望行禮是也年禮則時祭節令等祭是也何一時無禮者又問性好簡非乎先生曰居身治世皆以簡所謂行簡是也光武去繁文至什不存一苟以繁禮多儀爲戒可見也子之好非簡也好靜不好動好無事不好有事此則宋儒惡辦事之習佛老眈空虛之染也與吾儒居敬行簡何與吾儒之學在時有所事物不用則廢人不事事亦蠹論語言請事孟子言必有事是也

八月季榮謀歸乃餽之餽畢季榮拜別痛哭書先生日記云先生屢勸惕厲之心孝友仁愛之事發實親見是以敬佩在心侍坐時嘗自愧不能出一語但以先生勤勞過甚思以惜資精神爲勸不知是否先生曰謹受教贈之以序　惲皐聞嘗先生日記曰近有毀先生於予者予曰久不相見聞流言而不信古人之交也況常相見乎毀者遂止然亦見爲君子於此時此世之難或者先生惡惡太嚴不見和於流俗也先生拜受　十一日太師母初度皐聞以詩幣祝同鄉客燕之　皐聞問曰錢亮公謂書可疑者甚多如盤庚專言鬼神大誥專主卜筮豈無道可以臨臣民耶先生曰此誠先王臨民之道所謂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也後儒於民動輒言理言理之所以然以鼓舞之而民愈頑愈梗乃於先聖之書遠若河漢突皐聞曰一經指示便覺釋然蓋齊治平之道有爲不能求盡者而其道已盡也　十二月浦公商擒盜先生寄字曰所捕諸盜非上司案亦非有人告發乃實係弭盜安民至意但審不枉即可法處不必盡起贓令其扳累無辜也

丙申五十八歲　康熙五十五年

儀功如常　二月學院張天門校士保定習仁往應試取入府學第四名先

癸巳年夏旗人張爲戚持馮衡南書來拜在保定寄書先生曰衡南不遇時事所交未必端人也已而一日海鼻至說駱妄坐即同兵先生曰不知也少以貧視食爲從遊講孫吳此教學故事何以言知兵今老突諸學俱退而況於兵乃出其論通鑑兵事者求問先生問數行即置之曰近多病不能看書不解也問辭之退次早張强鄉宅車來接先生言往治病遂行張乃去客歲其僕首其有異謀之言刑部並九門提督海之張供交楊仁潮因仁潮得交先生及王子丕又言先生相才子丕將才提督彤公刑部張公遠仁潮至潮曰識則有之不知其他事於李某醇謹儒者斷不與者交也二公素知先生不之問惟遣官至陝西逮王子丕至訊之今年乃定爰書張死罪楊王俱發隔外先生自去歲知之恐人震恐不言惟語長子習仁至是習仁在保定應試聞旗士雅奐若言事結先生邸府往見雅問故雅言仁潮詞甚陷害後先

生爲仁溯立傳曰揚仁溯者八旗之內務府人也少有異才不可一世吳藩之變遣出征仁溯冒讀砍飛經能五步劍法有軍功與一官辭之退屏筆帖式大書其門曰四海有天皆禮樂九州無事長兒孫又題其座齋曰人皆欲殺眞才子我見猶憐是美人聞塔入京來拜啄牡丹詩以贈曰傾國傾城莫浪誇雪邊咬日月邊霞姚黃魏紫親曾見天下春風不是花後一妄人張萬載福建巡撫張某之子也其父以罪死僕告萬載與人有逆言發九門提督龍可多審問曰女識多人乎萬載對以識仁溯因仁溯識盡縣舉人李某提將喚仁溯訊萬載言有乎仁溯對曰識予有之以皆旗人也若李孝廉則漢人且素學道端謹斷不與萬載往來也刑訊仁溯堅供不變提督乃遣他人問而削塔名仁溯發關東竟來米以卒李塔曰人之相去豈不遠哉人卒貧得而吝施與仁溯反之有與無取晚年名重天下凡有學問人入京無不過

從者仁溯開篋置酒錢幣至典衣被不少惜其往來艱行李且爲經營之而故人同學者位皆尊顯饑以財不受雖二三金亦力却誠嗟世一奇人哉乃與塔交斗過變更不自釋其禍而忍刑以釋塔之禍每思之輒感雪泣矣

學使向浦公言存注先生意浦公欲先生往拜之先生曰學使取長子習仁入泮而往拜之使示人私也不可　卓聞長子惲宗恂廉夫具贄拜從遊

三月使習仁將車如鄉迎太師母午至迎拜候安因思母惟惓惓五弟子女愛之助之即所以孝母也　寧夏監屯同知白納梅溪倩寧夏守備白靜庵以二百四十金爲贄來聘先生辭之復以書曰不佞少年頗有四方之志今顛毛種種俱付之灰燼矣乃蒙明府以未曾謀面之人三致延聘且向舍親云李某才德我稔知之豈前築任乾州與富平隣封於不佞之佐楊令者謬有傳聞耶楊令初年原有卓績乃其天性好善非愚菲材所能助也況今老

母年迫大衆愚溪期在即倘踏踏不能行何能遠涉西陲以窺高深狐衣報誠容候後時耳隆暑體上　四月惲廉夫來先生語之曰子不患不誠逆患不誠篤至誠之道可以逢時何者物以少爲貴衆人誠而一人詐則詐占巧衆人詐而一人誠則誠共任也可以免禍何者火燒崑岡玉石俱焚人謀何施積德獲天或可必於冥冥耳廉夫行因舉廉夫之少年鵬翮以教諸子

註詩經思易奇而法時正而葩昌黎知言哉　五月卓聞來言將解館南旋先生聞之悵然若失爲作贈言曰昔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顏淵曰何以處我良友相別必有贈言古道也今卓聞先生南旋踰閾驚怛不貳如失左右手乃如失吾心忡忡愾愾拜而求所以處者狂瞽先覺冀獲重報獨善非士也獨善士之不得已也何者四民如農易田工成技藝商通有無皆可獨善而止士則享農工商之入而儲之以脩己治人者也故孔子曰隱居

以求其志孟子曰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先生於立體致用之學已燦然矣從此日遇月征履順獲友自將安臨而至即萬一遭拂逆及介居塊處幷謗論紛然亦必特立不懼確乎弗拔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先儒曰爲天地立心爲萬物立命爲千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士之職原如是也一有移易則有愧於士矣邇云堅貫然士之獨善亦有道焉孟子曰窮則獨善其身學者未能進用則爲下其分也言語納之又納交遊謁之又謁固宜然獨善者謂不見用於世不敢以善概責人耳非自置用世之學於弗問也韓昌黎曰動而得謗名亦隨之其即孔子所言善者好而不善者惡乎塔嘗以此自勉觀人以孔子而尚有毀者有欲殺者苟其人無往不合非鄉愿則斯草矣孟子曰誠無不動而人皆曰否必乘戾或無實矣好惡交至士自厭爾惟是好之勿喜愈加戒慎惡之勿嗔即自省勉則皆我師耳先生近者存心養性

甚密何以益之曰熟熟則天君泰然百體從令愈戒愼恐懼愈迫蕩自得前儒所謂效驗即是功力亦有以也聖門視聽言動以禮即約之以禮也即文之以禮樂也千古聖學囿於此矣先生見已甚眞行已求力甚嘿無須再獻者易曰篤以居之子張曰執德欲宏以道言有一端久有一端無量也以學言進一格又一格無窮也以視事言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不可膠也以待人言我之大賢何所不容不可隘也故辨濁濁則毫釐必分納百川則清濁并陋胞與爲懷則悲憫時時於胸廬舟自處則喜怒久絕於色高明其效天乎博厚其法地乎顧與先王共力爲會友輔仁君子皆然況今斯文移而之南識見志氣犖犖者揔盧中必多其人先生此歸倡明聖道廣之於人周孔有靈質式臨之　思卓聞不已卓聞者可與共明斯道者也卓聞夫學益孤矣當勉於獨立不懼　思武氏朝考董采等大風之變與張萬載雖皆謝

之形迹分明然逢脫然事外不可謂非神明之力也須使此身無負神明

思無實之名深恥也當本然如愚　與三弟益溪書曰近註詩已至小雅乃覺四始面目斗開朱子於風概入懷人思婦於小雅繼燕享酬歌將士者禮樂兵刑之迹論之可以達政能言之道一概忘却而詩爲無用之經矣吾弟幾時可來以共訂之也卓聞南旋爲之悵然日下人日變化爲賦敵之勤爲鬼蜮求一共聞聖道者安有哉安有哉計惟有效習齋晚年獨立不懼而已斗齋終日長揖古人商榷萬世可歌可舞毫不知愁悶爲何事也天時人態聽之而已　思人世之傀儡日增吾心之性天常定　卓聞札來言前錄先生中庸講中立不倚語甚警切自省全是依傍犯六極弱字近思得倚亦佳倘使聖言如言得引倚使賢師友如揆得扶此來獲見先生一言一行可以悟之不疑但恐倚之不切質耳　先生書壁云高冷暴躁予之大病不改之非夫也　十一月部文提選知縣棄太師母以不往太師母命往入城商之浦公浦公亦勸往令吏房起文　教習仁以勿傲富貴曰傲富貴非中也易曰崇高莫大乎富貴周公有貴貴禮孔子敬冕衣裳可見也

丁酉五十九歲康熙五十六年

訂一歲常儀功元旦清明七月十五日十月一日祭祖考元旦元宵合祀五祀臘月二十四日祀灶齋戒二日戒不飲酒不茹葷不入內不與穢惡不問疾齋靜處思神沐浴更衣朔望拜獻家祠五祀拜母入學拜聖人受子姪弟子拜夫婦行禮夫再繼四妾惟答揖日問母安一揖揖先聖習禮樂射御書數不拘日以耕田養親爲務以勤儉寬和爲課以行道明道爲望日必澄心日譜時下一圈忿怒則黑其上慾念則黑其下失言則黑其左失行則黑其右每月下必書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二語以自惕勵　肥鄉白宗伊任若晉

齋之門人也去歲以貧北來先生率同人助之又來又助之又來先生乃與之資使資筆爲生遂出遊四方能舉顏李之學告人人聞多有興者今二月又來先生與言聖學長人在旁聞之喜而起效先生立日譜以自修省先生喜之爲立日譜條例　卓聞寄齋至先生揖而開導曰南旋以存學示人雖極傾強者亦首肯知斯道之易明也　批長人日譜曰此即誠意之功也立日譜者欲遷善改過以爲聖賢也果見善如好色好之必力改過如惡臭除之必決則誠矣又曰白顏先生主法乾王崑繩相繼舍我卓聞南旋而予復復無師友之助矣今汝有志自修則吾道近在家庭聖經有事父幾諫之道況以學相後先則交修益急凡見吾過汝即進言勿以嚴而見憚也　三月浦公催如京因以告降就教倘可將母商之靈卓靈卓是之乃授改教是蓬四　四月抵家拜母副室以朔日生子名之曰十二官　祓海內友朋往來

詩札爲友善帖曰交遊盡天下之選是天之威我也我不克卒成之不負天乎　四月思治生之道四天無違時地無遺利人無匪力物無遺情治平亦以是矣　李軍門棚高陽一惡人欲處之死其人持數百金求說情先生辭之已而劉士宦以百金包攬求說先生大詫曰予幼赤貧晨炊不給官命說情人代說情途斷至俱即之豈有垂老而改節者乎嚴拒之　九月馮楩天來共質日記互規過先生規楩天貧而慳則志不卓楩天言人議先生力農致富先生曰非以求富也聊以自守也平生志欲行道今年已暮知無用矣故遯迹田園耕手胝足則雄傑之餘勇也不稼不穡胡取囷囤則風人之退守也人曰謀生致富曰求田問舍笑而不答又所以自污而自全也非吾子誰與言此　南莊董姓孀婦將改嫁其子號泣留之母不聽夜自縊索斷不死其母悔中止而其兄與媒逼迫之先生聞之曰是當拯之急往南莊呼

董媼及其子問之果然其子言娶其母者今日將來勢不能止求爲作主乃呼其鄉保正謂之曰人將守節欲盡孝而人逼嫁之是誠何心汝往止之如不聽我必鳴之官以官法處之已而保正來言事已止先生曰止之極好共爲此善事令其孀守節子盡孝不亦美乎　金陵程啓生書來咨云聖道失傳莫甚於朱陸以亂眞之僞似是之非互起而譯自習齋先生出乃舉先聖立教之成法以示人幸得先生闡其後得二千載已喪之眞傳乘六百年將更之氣運伏願先生以道自尊而專肆力於周官之三物旁求同志益廣其傳則先生之大有造於當時後世者也　膳寧舉人朱蒼湖奉其縣令黃公命來請往會先生以黃公君子也今世有此人而相失亦非所以廣布聖道也乃同如膳寧會之論學論治俱相合臨別黃公惓惓然謀所以作聖賢者先生贈之論學一則恕谷後集　楊公錢實任直省刑名道自前月以書來候十二月先生如府聞其實有善政會之以其政相質且問刑名先生語以恤刑之道欣然欲見諸行辭行餽節儀八兩先生曰何爲者以賤則路近又無他故公曰明禮作吏地方於同年故舊或高賢大良議底必餽儀爲蠟炭資先生曰寒耐貧久從不然蠟惟以柏油從不燃炭惟以稻穰厚儀無所用之公曰近者受教多矣豈同年老兄弟反不如古人新交投縞贈紵乎且必却之是視爲不義之物也不得已受之謂之曰公以後無輕與也司馬公曰凡人必輕取而後能輕與公曰謹受教

戊戌六十歲康熙五十七年

儀功如常每日存心使如帝天之臨　三弟婦卒因思學者心多畏過災而恐懼修省不學者反是或恣逆或頑然　聞皐聞來京如京看之廿二日至拜錢褧庵聞皐聞信言仁來寓接待事遂往拜之相見甚喜互質日記喜其

乾乾惕厲　看方遜皐遜皐使其子道章拜從遊且使之相隨來莊數之乃以朔日同道章回作示言以示之一孝一勤學一立志作聖一習射御　看陶甄夫秦關稿序內有云顏李之學數十年來海內之士靡然從風豈南方信此道者已衆乎　看遜皐春秋通論言錫桓公命歸成風含賵王不稱天爲貶先生辨之曰恒皐聞有言或稱天王或稱王或稱天子皆據其來辭也其言考証甚核非貶王也孔子作春秋義在尊王乃以匹夫而褒貶天子是何義乎　四月註春秋　報選通州學正乃如府見楊賓質商之曰親老身病不往通州何如公曰規避不可居也若到任而病再商之乃領憑起行八月十二日到任使人接太師母　倉廒總督張儀封屢使人致意請相會不會恐有咎乃見之　諸生會文問語以聖道　同官約爲利事皆辭之　太師母到署供酒餅果菜皆善啖先生甚喜日必供四五次　會張儀封言陸

主靜道宜遵程朱然即其言論之儀封曰專主靜良知之說未有不入於禪者則主靜立人極周子倡之也又曰高梁溪立教凡來學必先使靜坐七日大是異端則靜坐者程朱俱爲之而以教人也何一主而一叹也然儀封習病已久恐不能出姑默　閻學舉一鄉飲大賓其人則念佛茹素者也先生曰彼習異端何以干大典且禮名鄉飲而彼不飲酒可乎已之　十一月病望日不能行香十八日投告病文於州諸生來問留先生告以病不得已有求向總督請託者許餽八百金先生堅却之　閻鹽亦春秋通論度越前儒然此乃文義通耳至於春秋之所以懼亂臣賊子者尚未及也乃即其春秋非記禮之書春秋無特起褒貶之文二說辨之與之書略曰三代政事與禮相通故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周之六官即名曰周禮春秋改元即位朝聘會盟征伐卒葬何一非禮而曰非記禮之書似未確矣先儒采認褒貶二字遂刻舟求劍書刀畫日書名書字書人書族處處點鍋而一往不合得高論洗之甚快然遂以爲並不起褒貶之文則又不可孟子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捍人無華衮之錫斧鉞之誅人何以懼所恃者褒貶耳今謂據事直書而功罪自見則廿一史誰非據事直書者曰概因舊史之文則舊史足勸懲矣孔子何以爲作且亦何必作也

己亥六十一歲　康熙五十八年

既以病告休一切學儀俱廢惟日夜存心以敬侍母食息惟謹身稍安則訂舊著日譜時下一圈失晝黑左失行黑右舉怒黑上動慾黑下　宋生員惟攸以盡孝爲修來拜從遊　一石生來見自言有志於宋儒之學又言今日惟恐異端亂道先生曰何爲異端曰專主靜而不敬先生曰主靜立人極周子之教也靜坐雪深尺餘程子之學也半日靜坐半日讀書朱子之功課也

然則主靜正宋儒學也石曰主靜須以敬先生曰此當有辨六經無言主靜者吾儒主敬則自靜二氏主靜即無敬也石又言朱子爲聖人先生曰何以見之曰集羣聖之大成先生曰劉靜修言朱子集宋儒之大成今子又言集羣聖之大成漢唐儒說朱子已不能集矣況羣聖乎夫孔子集大成得志則二典三謨文謨武烈皆親見於身非僅以刪詩書爲集大成也以讀書著書爲儒者七百年來之大夢也　二月習中來通見南方諸友書歎今之學者其困於先儒者既入迷途而出於先儒者又樂爲異說則傳注之刻何可緩也　四月四先生將車至乃遂太師母歸家四先生習中隨　掌波鄭禹梅之子性前歲在關中讀習齋年譜而是之數千里來拜問學傾潘平格求仁錄　搨摹入至乃以三十日行因思到通八十餘日一無可爲惟自守不諧調不迎逢而已若立文會人以爲功予以爲不能以聖道誨人乃過也何功之有緒紳士設餞於黃蔬園先生作喜歸詩曰落河輾轉病顛狂總識虛名誤釣磯猶幸八旬三計日布韋歸至布韋歸以上任至告病八十三日也五月五日到家拜母獻家祠　看求仁錄潘用微志在天地萬物一體其惻世殷其任道勇力行人倫日用亦實較朱陸之自了似過之但未明聖學證禮樂兵農不講則力行人倫日用亦祇自了而所謂悲天憫人者何具以救之且斥朱陸心性近禪而遂謂心無靜時持敬之功則戒愼不覩恐懼不聞不動而敬何以解之又謂正心不可有功功在誠意明背大學亦不可訓　六月任若來持鼎聞自故城寄書至　先生責任若貪利作欺非習齋教法已而任若衣冠來謝教先生喜其受規勸知改過尚能無愧習齋也　復鼎聞書略曰來教云大學之道不宜註作路道之爲路借語耳可云一陰一陽之爲路乎夫曰道之爲路借語耳是以道爲正字路爲借字也不知道亦

字也路從足道從辵皆言人所共由之義理猶人所由之街衢也洪範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道卽路路卽道非一正而一偕也陰陽往來正如由路春夏井泉涼地上煖謂之陰往陽來秋冬井泉溫地上寒謂之陽往陰來天地以此運行非路而何故易陰陽曰天道而荷天道卽曰荷天衢並非敢强辨飾說也且中庸言行道論語言適道倘嘗言遵道皆與孟子言由道由路同道卽路也遂亦可曰小人之道小人道消若以道爲定名爲專物則是老莊言道曰道生天地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其視道也非尤位而實異端之說矣宋人曰陰陽非道所以陰陽者爲道則顯悖聖經陷入異邪道不訓路其失非小願門下之俯察之也又曰傳註太文前承示及今又垂示夫古人未有敎人立言不文者孔子曰其言文左氏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若以爲傳註卽不當文則孔子作彖傳彖之註也象傳爻辭之註

也繫辭傳易經之統註也爾雅亦註體也而何其文也毛傳註之文實授於毛河右先生先生曰註經必宜潔古則理足而辭易明斷不可如宋人解語鄉談一概汚穢拉雜故河右註經皆行以古文法方盡卓遵宋儒者而閱愚傳註曰明潔簡快有物有序因自嫌其春秋註不文欲重訂改孟子曰讀其書論說傳註當令可讀宋人語錄無論朱子集註已有若干不可上口者豈可效焉　敎長人曰學求有用當人先求有用目盡明之用耳盡聰之用心盡睿之用以至言貌恂然若視聽言貌思塊然頹然不端不靈不大不遠雖日講經濟無所用之　思身已衰矣行道無望矣廣布聖道傳之其人是余責也南方學者多有興起當往覲之乃以八月廿日同任若起行至安平晤趙偉業見其二子皆恂恂恭謹可謂一堂庭夏矣覲其所著服顏先生之學其篤至衆强宿鄭宅晤王宗洙爲講論語入則孝數章已而諸生多來謁者

皆以聖學誘接之至故城令卓聞以前所復書細質卓聞相合甚喜五更日記後云註閱大記省察克治勇所謂欲寡其過而未能也聖學在是矣然功力所在存心應事而已存心也或染二氏之說屏棄息念檢攝靈明一過事理念引復覺昏勞凡夢魂亦爲顚倒不如專徵聖學無論有念無念有事無事皆乾乾惕若敬以直內所謂修己以敬者心自有主身自不擾夢魂自閑清醒之爲得也應事也或有周旋世故人情之見則情故既去自有解息不如聖言所謂質直好義察言觀色慮以下人非以爲人即以成己慮恭肆應人自歸懷之爲得也卓聞亦書先生日記後云伏讀大記刻刻念念以天下萬世爲儆鶴之不鳴不以其頃咎而棄之惇惇誘接如此鶴雖不敏謝事斯語矣流連數日乃行至鄭家口晤劉敬庵已而顧鶴亭請主其家鶴亭未老遽解永康之組可人也主之敬庵問中庸朱註五行化

生人物之說先生曰陰陽生萬物易言也五行生人物則漢後之誤語也五行乃流行於世爲人用者如盎然木頑然金且賴人培植之鎔冶之焉能生人哉之武城晤劉天楠張熙甫天楠具門生刺投拜見其日記記過纔纔不諱受之熙甫率其二子鎡鍾具門生刺投拜見其各有日記年幼有志亦受之各評其日記教之以作聖日改過始挺生求立爲學課程先生爲書一紙一日克已馬季常云卽約身也每日習恭一二次挺身端坐心君欽明於內暇則爲之時時檢點九容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目容端色容莊口容止聲容靜手容恭足容重陞堂有言祇頭容一直四體自入規矩一禮儀每日太夫人前清晨請安一揖餘時供養不拘每朔望拜家祠拜毋至接人待物各有禮焉因時因人處之可也一學功每日摸弓數次務如法看經一二板看史一二板看有用之書一二板如武備農政之類若務衆業則看時文一

二首數日一習樂如彈琴吹簫之類御書隨便學之總之吾心刻刻不離仁義吾身刻刻力行子臣弟友吾學禮樂斯須不去身心自無弊放身自不廢勉事自少錯誤矣九月朔日先生望拜家祠望拜母挺生等拜先生辭行謂挺生曰學貴確乎不拔而又隨事處中則得之矣吾子勉之返至衆强張朏明李文長侯問學先生曰孔子學於識大識小論語言學詩學禮焉有後世以誦讀爲學以講論性天爲學者二子有志脫去俗學乃可以知所從事矣遂一路自安平歸里成一詩曰一鞭遊歷戒清途爲喜斯文近不孤到處入門攻禮樂幾人搔首問黃虞清河釜水天光遠孺廟（安平有衆孺祠廟貢衆孺遠草）色枯壁絡荒荒儼有待可能萬里走駒隙　十二日五先生卒先生大慟至十月八日葬　思年老學習功難當益純於內地　卓聞次子敦夫具門生刺來拜閱卓聞春秋附筆皆有特見修字達之稱其識見大進但其詩說尊

毛駁鄭雜爲定論　習中院試入府學生往送學使學使吳公曰尊翁禮樂兵農之學皆有家傳子其勉之　楊賓實陞貴州布政先生往餞之酌而祝曰一時功勳萬世德業願我公自愛又酌而祝曰惠鮮而方無忘中國願我公政成速返拜別而行

庚子六十二歲（康熙五十九年）

低功如當　黃庵寧來拜　浦公請爲鄉飲大賓先生以期服辭不允十五日登筵浦公來懇屬於門曰當代儒宗　三月惲皇聞書來以先生不是其詩說辯詞甚厲先生復之書曰來教云果既爲月王之請望先生無爲子昆之怒閱之駭然堪仰愚忠講學論道何處容一怒耶既而思之先生於堪誼則金石情同骨肉誼居教下謬推宗主於堪有何疑貳但以既著一書須知已稱是乃可心安故必欲取正愚謬觀又云恐先生又涉忽略未免過於直遂近於激切可以見其意矣愛教我以直感待我之重敢汗顏爲先生再陳之堪也自反最爲譏鈍然持心立身不敢但效子昆之剛直絞急者生平知交雅重毛河右王崑繩方靈皋河右所著問有被人駁者輒赫然立壘攻擊王崑繩著平書堪喜而疾讀崑繩曰河右贊吾兄閱書灼如觀火又如觀水寓目即駛此乃讀書不細也吾著各則相綱維牽一動百一字不可更易何得易讀堪笑而謝曰謹受教靈皋註春秋仍用其通論分詮之予曰通論爲後人解春秋前後不通者發未盡孔子竊取之義也註須抉剔其義靈皋不以爲然曰除通論無所爲義也三君子皆天下士也而不免盛氣護前者想其少年原自辭章入歐陽子謂文詞難工而可喜易悅而自足故自持一論遂有專固堪學力遠遜三賢矣然每念曰執德以宏又曰寬以居之凡有所著必質於人若有道見教是即改正最陋護惜如鶴羽自珍者即所駁不合

亦必再四推敲質見無當始爲歇筆所以自反虛衷反似少過三賢何者蓋以尋力於習齋先生之教也當從習齋爲學時不以辭章專以躬行每會勸善改過摘露肺腑而赤疑桓不以爲甚以此告遠齊鉞受之熟矣旁人見之以爲不近人情而與習齋直如頭日手足互相救援並不敢言感何況怒也別今進言於先生以效他山之石即先生不受而來遠覓堪言非則引咎是或再四亦何由加以怒耶先生千里共學同功一體較三君子誼更有進故妄陳以共勉焉至以堪稱康成學行卓然學經不亡賢賴其力先生駁曰觀傳載戒子書吾家貧不爲父母兄弟所容學行卓然者肯爲此語乎七十之人尚以父兄爲憾醇儒如是乎堪經至東漢列學宮已久即無康成註亦未必亡何力之有若論其註則全據緯術豈可稱醇適亂經耳即如言禮以周邱方澤宗廟爲三大禘先生以爲是乎嗚呼過矣康成好學父兄欲其爲

吏傳首云少爲鄉嗇夫得休歸嘗語學宮父數怒之不能禁其書接不容下云去縣役之吏還學周桑之都是也言此以戒其子使向學耳先生遂日憾其父兄則甚矣傳載少通易春秋歷算又受禮詩書博縱六藝時之俊傑百家並起莫不欽服則長於學問劉昭烈日吾幼周旋於鄭康成盧元直言治道多矣未嘗及政則長於經濟與孫富趙岐同被禁錮則長於氣節其子益恩數孔融之難指騙張德孫小同不附司馬氏則世傳忠孝袁隗陶謙袁紹等敬禮崇隆而皆不能細貴由賤數爲見皆非相約不入其境則無貴無賤皆心悅誠服尚不得謂之學行卓然乎傳又曰中興之後賈逵范升之徒爭論古今學康成義據宏深古學遂明又曰東京學者互相詭激遂令經有數家家有數說康成括蔑大典刪蕪刊漏學者乃知所歸先生曰康成何力且亂經豈當時之言盡不足信乎其染識緯間有之何云註經全據緯術也稱

王諦自是其謏然不可以一節之短一語之錯而遂詆其生平也嘉於宋儒每有駁正爲其特立一學術至使人心陷溺世道衰微即如我輩不爲宋儒所痾矣而尚有迂闊尚論惴惴染浮文尚時動釋老之心道不益明不益行皆少欲宋儒毒敎之也則爲所痾者更何如故不得已辯之然止論其學術不率其品行謂得失各有在無苛也且其失亦隱而不發者多矣非爲先儒存厚乃爲我輩立德也請共勉之至承諭不蒙詳察亦有故當自昔歐陽修不喜文中子韓魏公在政府從不言及中論每服膺之以爲大臣休休之度如此世固有不喜文中子者矣亦有不喜孟子者矣渠見已定急難拔而其人則賢人君子也吾必與之辯覿面分途何益姑置不論而共理國政共爲善事有何不可即如先生見教大學之道不宜訓詁昔一批於鄙著又一見於來書皆未嘗非浸不察也以爲所闕者小吾但論其大而小自明朋友相與必毛分縷析處處爭辯恐傷和害大及後三論四論責以恢諒然後不得已詳復之又面質之而先生亦勇於降心只爲合矣如此未答者不一而足顧無柢以爲不察而罪之也今既承敎詳察不敢自廢用竭衰鈍將來札捧讀五六過又將傳序閱五六過反覆沉吟條答如後錯按前修譜者此書皆不錄然此正是見先生交友之道所謂忠告而善道之也朱子象山辯論太極幾於立喊相攻視此何如也鍇重修譜乃備入之此後條答數千言茲不具載　馮柘天閒周易傳注完曰是見先生行止通身是易矣　衡水劉廷直其門人帖投拜先生見其聰明受之　思聖賢之心純一競業故中庸曰戒愼恐懼曰愼獨曰齊明論語曰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易曰洗心退藏於密孟子曰操則存舍曰欽明二氏則但有虛明而欽齊愼懼之功無之也故二氏心空儒者心實二氏心死儒者心活二氏之心眞

如儒者之心齊慄無越分途不可混也　習仁作學記欲屏宋儒之學從事三物習中作士論希古道先生喜之　思宋人主敬即主靜故曰主一無適者以小心翼翼爲敬則與主靜判若黑白矣姚江固豪傑之士也既見朱子之支離何難直追孔孟乃又別出一途以亂聖道則氣運之未返也今天心宜悔禍矣　謂二子曰學者存心惟宜欽敬不可先求自得蓋曰得迅獲乃兢業之效驗又曰孔顏之樂即是樂道樂學故曰好不如樂故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若宋人曰知有道而樂之則粗是禪語矣　齊燧侯自西邊來言十四王使人訪先生先生慄然畏聲聞之過情　六月陝西武舉楊鵬生來出蔡瑞寰書言十四王聘先生車馬在後使渠先來問訊先生答以老病不能行復瑞寰以字託爲代陳車馬之來務求中止楊僎修魯望居張潛夫皆有來書先生各復以字各有規勉　冀州劉焯持其兄鐸輝字來問學先生

答之曰持身奚如敬應事貴於敏成材務學有用寡過先去自便　思聖人心體毫不異人祇時時如常人之見大賓承大祭耳若二氏息念以爲心性則與常人異矣　卓聞書至論詩凱風雨風皆從先生說祇康成亦訓過自責　思中庸誠字宋人對私僞說一以染於二氏以無欲爲至一者身分低覺人欲雖消故云不知誠即孟子之充實有光輝也故曰致曲有誠故曰萬善皆備於我矣返身而誠其用功則尊德性道問學致廣大盡精微極高明道中庸溫故知新敦厚以崇禮至德凝道則肫肫淵淵浩浩奚是謂誠矣豈但去私無僞而已哉　九月哭五先生釋服　十月朔如京謂靈皐曰小心翼翼如承大祭如見大賓之謂敬主一無適主靜非主敬也致曲集義萬善充實之謂誠貞賓無妄質民之誠非吾儕之誠也宋儒解經之誤在此其學術之誤亦在此先生尊宋備者不力學爲聖賢則已如欲力學爲聖賢此不可不辨也　時先生欲南遷而靈皐爲戴田有事入旗將北居因以其南方田宅贈先生先生即以北方田宅易之故先生將往江南相宅靈皐寄字與其姪付先生帶回　十五日抵家　二十日率習仁賢一僕南行　二十二日過衡水至劉邦司齋觀其日記有志且能與同窗友習禮嘉之　十一月初三日過鄒縣拜孟子廟　初九日過宿州曰此古睢陽地也南際江淮張許之功大矣拜二忠祠　十七日渡江持敬到江寧自勘一路待人以寬處事以愼無大過矣入儀鳳門至方宅投靈皐字靈皐姪傳恭不在其母百川夫人喚其甥馮方智來設筵下榻　晤周嶼來張曉夫王符躬李正芳身在修程啓生江寨庵錢止園周侶樵劉伊園張鶴門諸友　諸友皆設筵相招

親身在修所造測量天地儀器　錢止園問律呂先生曰樂惟審音不在計數今律猶古律止園問今律猶古何以辨淫雅曰以辭之邪正聽之貞厭

分而律無二也五音即喉脣舌齒牙貞婦莊語淫女媚聲無兩樣喉脣舌齒牙則今樂古樂聲即懸殊而無兩樣宮商角徵羽可明矣　觀李正芳所著正芳求爲作題辭乃爲作題曰予到金陵李子師柏持其所著來質斥呂晚村舉業可爲仲傅之說而以顏先生六藝之學爲宗且躬親習之可謂褒然特出之士矣或曰道本也藝末也如舍本而趨末何予曰是何言也論聖道不準聖經乎孔子曰執射執御是以射御爲學也子游以弦歌爲學道是以禮樂爲道也孔門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而有德行有不違仁是德仁皆在六藝內也以倫常日用言曰道得倫常于身心曰德心純粹曰仁而所以盡倫常之實事者則曰藝今以藝爲末務記曰禮樂不斯須去身夫末務而何斯須不去乎魯論曰立禮成樂文以禮樂可謂成人末務而何以成德成人也乎毋乃聖言誤與　初六日往高淳看田因至寧國靈皐言寧國亦可居故往觀之寧國太守黃瑤圃具帖來請乃往拜之太守力請入署下榻延登古北樓十八日辭行太守力留先生曰今歲返省則正初可行老母倚門倚閭之望不能耐也太守曰吾同鄉年誼不此度歲而回方宅人將謂我何乃留　劉允恭持門生帖來覲允恭蚤日門生此時從梅定九學數也言定九欲來拜八十八歲不能行請先生往一晤不然此生不得見矣明日乃同允恭往會定九定九稱格物之解極是將別定九凄然留曰吾以先生爲轉氣運之人故使子弟羣賄且有許事相商恐老不能再見矣先生曰公孫官翰林於京可以往來質學也乃辭返署

辛丑六十三歲康熙六十年

儀功如常自念衰老須教以道內令此心常存習演道藝令其有用實和接人令道有傳　初四日辭行初九日至方宅　遍拜諸友　閱覓來書徵門

守喪辭婚事梁司有女託覓來擇壻覓來以語顧門顧門以喪峻辭先生作序贈之謂其喪不奪於人則仁過財色能斷則義確不可拔則勇勉之任道以希聖希賢啓生作跋曰顧門於同儕紫稱讓恩然雅有大志時人未之許也恕谷先生來金陵請業問道者無虛日而顧門與焉夫先生之學追聖軼賢其論道之始卒非好學深思者或狥於舊說而疑之顧門獨以年少往來寘室從遊廡倦必其好之篤而信之專也嗚呼此可以覩顧門之志矣先生以成就後學爲已任尤樂得人之善而道之顧門辭婚一節狥人所難能而得之年少爲先生取誠不虛讀此序許以大節期以遠道惓惓然信乎大賢之用心也因樂聞而系語於其後　十六日諸友皆來話別十七日鷄鳴即行諸友來送者皆不及惆悵而返　一路衝泥冒雪皆長人先而先生尾之

一路見東省北省人之橫詐不如江南人之和平恐禍之未艾也　二月

初十日抵莊拜家祠太師母在鄉即入鄉拜母知三先生續弦成習中爲之辦銀八兩麥二袋喜之　知十四王又差潘楊二人來聘不遇而去　先生自南歸皆在鄉侍養以三先生新婚謂太師母來莊不允也　六月接太師母來莊閏六月太師母病喚弟姪皆來莊侍疾　七月張皐書來言其副室南旋喚長人夫婦作伴同行最便先生乃同兄弟朋友議皆曰侍疾左右孝之小全綿先嗣孝之大且子孫滿前供養遺一孫出不爲缺人稟太師母亦許之乃遣長人夫婦帶一僕一賊南行　二十六日太師母去世先生慟絕扶甦　八月十六日僕回言長人船上大病方宅甦後又使人來言長人卒于泊頭數日柩至先生哭曰天意不使南也已突　九月作顯妣馬太君行述又作長子習仁行狀　張皐寄長人哀詞至有曰長人承親事師交友亳髮皆在於禮而行之甚安　十月葬太師母本縣浦令蕭寧黃令皆來弔奠

閻學院陳世倌喚博盡敬官傳二縣士子公舉顏先生入文廟鄉賢祠

壬寅六十四歲康熙六十一年

思褻敬爲上然庸怯之委言敬已不敬突非懼乎易曰懼以終始其要無咎曰三復之　與三弟札云昨接盡卓爲習仁哀詞末云易哀爲憂而終之以懼惕然感動易曰懼以終始其要無咎又云內外使知懼中庸不但言戒懼不親又言恐懼不聞孔子曰臨事而懼因念夙昔持敬不如常懼蓋敬猶平持之也恐不敬亦以爲敬突懼則見已過眞懼則過不敢不改懼則言行自檢校三弟高明亦近今所罕然性與懼遠以氣質偏伉而又矇以遠禍不懼爲英雄也自益須常存懼心如鬼神如以滌夙愆論語又曰君子不憂不懼勇者不懼然君子不懼孔子有明訓突內省不疚何懼我輩內省果不疚乎而敢留也　思五倫皆有朋友之意乃作君臣如朋友則堂陛洽父子如

朋友則庭幃親兄弟如朋友則貪合夫婦如朋友則敬別　自省持家嚴急嘵嘵然一過也須寬以居之人有過短不忘於心一過也須見人一善而忘其百非　大名府知府吳允謨遣役持聘儀來請往講學先生以居憂辭不往　唐翰林建中倩任若求先生所著與之　五月以毋不在時思兄弟皆呼之來莊　七月二十七日行小祥祭　九月有人投刺曰北鄙山人李銓拜已而與馬衆至入啣則李穆菴也相與論學看大學辨業深以格物之解爲是別後寄詩來補幸晤　自書座右云薄責人厚治躬所求乎弟子惟在反身克己初非難終不易勿曰予知勿曰予行更須結果收成　十二月大名張珂其門生刺來拜問學請學禮教之同習中習士相見禮習射易其字非玉曰可玉

癸卯六十五歲雍正元年

可玉求立爲學課程爲之立課云一朔望習禮三日習琴六日習射八日習書十日習數一每日檢威儀言語得失一隨時體察世故人情一每日閱論語幾板易幾板一每日臨臥及早寤必澄心持敬一爲長人立嗣以其同高祖之侄名之曰敬承　命十二官敬承上學可玉教之　七月二十七日行大祥祭　九月朔日行禫祭禮　自任若至持贄問學書並讀四存編詩云茫茫墜緒幾千秋大道而今得所由漫向浮文爭巧技好從實際問良謀杏壇德行推顏閔洙水達材在賜求不有博陵先覺者詞章應共一生休讀大學辨業平書訂詩日遊關北斗觚冠裳賴有盧吾大道光正德厚生追二帝兵農禮樂溯三王學功振起千秋籟治術宏開萬世昌何日鼓南容北面一時頓解九迴腸先是壬寅歲底張介石先生同白任若飲張九錫齋酒半解衣脫幘任若出先生辨業學規張先生讀序畢急正冠整襟北面再拜曰此

聖學也吾門下劉調贊可讀此間二日即寄贄贄以遏除未及覽是歲新正乃披讀再四如夢初醒不覺驚喜欲狂夏又得四存編顏先生年譜及先生諸著伏日讀之晉數夜不能寐每吹燈强臥忽思古之爲學何實而有用今之爲學何虛而無用與不覺憤然危坐復思與顏李二先生幸生同時地之相去又不甚遠苟不擴聞識業負此生突忽躍然離床獨立如此終夜不知其幾因賦前二詩遙寄先生以矢願學之誠先生覽贄詩復聞賤齒二十四歲拍案叫奇遂答詩曰居憂未畢言無文覽子鴻篇不自禁天地依然成上下孔周豈遂竟浮沈雄才欲負千秋業高足應登萬仞岑每度長宵悲墜緒從今收淚付球琳自憾德未能進業未能修今修譜至此愧勵交加矣

馬師母不順先生責之不伏謂四先生日彼不順禮宜出但無所歸食之至死耳　十月朔祭家祠太師母主始祔祠長人主祭畢猶歸殯宮以待禫後

也　劉調贄林啟心來以晚生帖拜先生次日任若來乃仿之投門生刺先生率之行釋菜禮上以孔子位傍設顏先生位告之　贄同啟心從先生學士相見禮祭禮彈琴挽弓演數分日習之各立日記省功過　贄同啓心維周敬承夜讀琴聲聞之先生甚喜　維周亦立日記爲學作序自艾自力先生喜之　十一月先生教贄以習學幼儀爲主以辨學術爲急武備亦宜知之不必先又曰愼幽獨謹細微習勤儉　語贄曰執事專一而又能肆應乃可以言經濟矣　撝贄如安平出可謂言暗弓御九王博古語以智深勇沈弓遜甫邀至其家其父出會甚恭過深澤晤王湜光王槐三至無極晤張肆六妻製爲作墓誌銘返里語贄曰此行如弓遜甫父子之勤王湜光之儉可希哲之樸張肆六之幹濟王槐三兄弟之文學皆有可取焉　十二月朔贄入京晤方靈皐靈皐言人有毀先生者先生曰此他山之石也又言

朝廷謀聘學行兼優者教　皇子中堂徐蝶園冢宰張桐城擬徵先生已而又謀聘入修明史公亦擬徵先生俱予力陳先生老病不能出而止先生謝之贄按宰相謀徵先生而靈皐以老病阻之時先生年六十五未嘗老病也或曰靈皐與先生至厚知先生必不出也然先生一生志在行道非石隱之流也觀先生祭顏先生文曰使堪幸則得時而駕舉正學於中天挽斯世於廈夏即不得志亦必周流汲引使人材蔚起理道不廢此先生之志也竊觀靈皐與先生交至厚而學術不相合每相與辯學先生侃侃正論靈皐無能置詞則託迺詞以免畔先生歿爲先生作墓誌於先生道德學業一無序及僅縷陳其與先生及昆繩先生相交始末巧論論曰以剛主之篤信師傳聞余一言而翻然改其意固欲沒先生之學以自見者此豈能有朋友相關之意乎夫以抱經世之志如先生負經世之學如先生凡我同人孰不望其

一出者張徐二相國謀徵先生此千載一時也乃靈輦一言止之先生亦遂終老林下矣行或使之止或尼之非古今同慨與　聞王太倉尚在京往看之太倉老而諄切留明日再一晤因言其獻歲八十來一言以垂不朽先生許之觀其請建議五摺乃太倉大節也　爲賛買琴劍而返一路隨事數之日再日加明耳加聰心加慮則進矣　臆底新令喬公以教弟帖來拜覩稽米一石炭百斤下問殷殷略舉盛事告之

甲辰六十六歲 雍正二年

儀功如常每月下書懼以終始　語劉顯生曰吾有大過一知人有妨於仁也須急改之　批習中日記摘小心二字教之　訂易見天下萬象森然在目知明則處可當矣夫子所以云可無大過也　四月尹元甫問曰達者貿迹好義下人已矣察言觀色何爲者先生曰後儒惟不解此句所以流于腐也經云視于無形聽於無聲是事親須察言觀色也色態詞聽是臨民須察言觀色也明德親民皆不可以無此　作諄太倉詩二十韻有佐斗心如日燊天屋已霜之句正謂其請建國本也　與方靈皐書曰聚晤得領海言洗垢指瘢若沈疴之去體朋友相成其樂何如塞奚天下賢豪但求其長以補己短至友人長短不敢輕言一以己學未至不遑治人一以其人氣方盛而驟語之恐損夙好無由取益今以先生之切愛而知愚之抱罪友朋多矣故於先生亦願少有進竊念先生與王崑繩少年皆從事才子文人非從事聖賢之道大學小學以次而入者故其氣盛其情淫見繩識見文章卓有可傳而偶有缺遺或吾語之概鑾汤而肄而先生亦有之即如春秋周禮二著尚有當參酌者而不敢盡言也春秋成風敬嬴當稱夫人小君一節明反孔子經文明背左氏之傳明與歷代帝王國制出於天理人情之自然者相違

而先生乃依訓傳曾祖及先生盛讚今皇揣著學禮生母開廟一則乞先生細考之若以爲是是見先生轉環之勇非移以爲非乞將揣著一一批駁示下則壙無益於先生而先生有益於壙多矣　五月聞瘟疫流行處處傷人年餘不止悚然　讀易玩文周以上古聖人而其文似從萬世後閱歷一周者神聖也且四聖哲同筆妙同透悉世故人情同合天蓋地眞不伺之物也　有放月錢者求習中出名分利習中不應先生嘉之　習中問時有欲心如何先生曰遏欲莫如存理心多一分天理則少一分人欲至於天理爛熟則人欲不作矣　習中途日記求批勉以勤儉仁讓　有遭母喪借糧者先生曰不必借也助之四斗　六月河水大漲波溢北岸莊不可保鄉人請祭河神先生往祭爲文祝之次日視河汐波南移北岸落淤先生曰東坡言神可感而人難感其信然耶　任若回南先生通寄諸友一詩曰南方諸

友近如何瘴雨瘟風此歲多五夜揪心頻自問可能有道起天和　自勘本才短德捿不幸富宰乏之時遂以渺身寄天下萬世之重其悚懼宜何如也

十二月使人聘鐘金若來教子孫

乙巳六十七歲 雍正三年

儀功如常惟衰老益劑以中和表章聖道急待其人　正月請金若至使子孫從學金若亦惜其子淑來使從學於先生　劉士宜辛家貧糾裘助之薪

二月調贊同任若來固卒之同往博野祭顏習齋先生劉古衡即介任若於習齋前投門生刺拜先生　教調贊以擔荷聖道贊自慚庸陋不克如先生願敢不奮勉乎　贊請學易先生曰爲講一卦專以孔子之言解文周何其醒切乃朱子曰羲有羲易文有文易孔有孔易誠夢語哉　教諸生習刀法　教贊以筴法　贊與諸生習祭禮先生教之　贊謀歸金若送酒餞從

先生登舟飲先生云順流共飲聚明月贊云登岸高歌飽惠風臨行皆祝先生以保愛精神專以承先啓後爲學學接引後學再加溫恭和平先生曰子見吾接子有厲容乎正吾之苦衷也去歲子約來日夜引領而竟寂如是以始而思繼而望終而絕望故於子之來內苦而外厲也今見子終可與言望以共明聖道也而敢厲乎言畢淒然贊亦愀然拜別　王宗湘識先生平書訂談經濟陳學使以聞於

朝授成都令或曰此亦吾道將行之機先生曰正恐其經濟才短以致僨耳且其來字云聞教於我者頗詳而不知吾之語之未詳也乃贈之以序曰旋乾而轉坤以其時也權安而小濟亦有道焉詭遇而獲禽未必如王良之巧也恐爲人所詬而徒然也　三月評金若日記夙興夜寐省察甚嚴顏先生門下一人也金若子淑新立日記有志於學乃率之釋奠先聖　謂子能日子

身不直聞吾言即直日記不成句今成句時文無章法今有章法凡事如此進益速賢非異人任也子能鍾淑字也　四月如府會顏廣文仲子紹裔癸巳舉人楊賓質門人也言賓實夫人嗜甜果紹裔多購餽之賓實頻蹙曰此中人以所欲也他日登仕此非可長乎先生曰楊賓實今世道學第一人也吾子不以爲實已而識之亦君子矣　語金若曰平居若行一縣有百餘儲官有萬餘練兵家皆有食士皆有用游惰去異端靖其庶乎　怵息聞書至自言聞道晚而躬行淺境過多艱惟平且慷慷自持庶不負先生之教耳又言南方聞顏李之學而興起者有是仲明章見心許聞繩孫子房　六月作登皇詩曰老年炎暑不堪親遣掩閉齋自息神感舊如懷前世事守先猶作後亡人天高碧漢繁朝宿水落河橋走暮塵燕趙悲歌愁入耳金遼征戰幾遺民　思人好言經濟名理者君子也好聞言者庸人也好言人短及伺人陰謫人富貴聲名者小人也　聖裔孔衍法以書來候先生並送其家刻三本　思庸人孫事恬放有事張皇君子無事悚惕有事舒寧　八月解春秋春王正月學筆也蓋春正月史文也王則夫子之筆也王正月者周正建子之月見周惟正朔行於天下有王也他如禮樂征伐皆無王也　金若以湧辭館歸留其子淑在此學先生即命少子習禮孫敬承從淑讀　思顏先生以天下萬世爲己任卒而寄之我我未見可寄者不得不寄之書著書豈得已哉　溫太守書來言政暇即使人來迓　語子能曰聖門言道在人倫中庸五達道是也在四德易立人之道仁義是也在禮樂論語君子學道是也在威儀言詞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是也總一道也庸德庸言也上之爲性道道之原也學人罕言之再上之爲天道非人事也愈罕言之若常言之則流於空虛矣以空虛爲道則異端矣　十月入府會太守溫公時公已奉

命賑飢民因問此時賑奚春何以教之先生陳言勸富民捐粟查歷年各鄉積穀勸與作招米商禁過雜禁酒禁賭禁盜　始詳春秋　十一月如京拜陳子劇以其將查北直水害且開水利爲桑梓計宜有所言也　看方鑑爪筆言將爲先生作釋計先生曰他山之石良藥也焉用釋　河南主事李汝懋請筵論學深以先生學爲是尤服膺後集言侯朝宗文涉雕擾汪苕文濮而弱方崇爪棘或偽氣皆不及先生文也　陳子劇書至言同大學士朱可亭奏水利可亭言神交先生者已二十年特使問水害水利先生答書言一開直沽海口一濬永定河一桃淀淤一修趙北口洩水橋一分瀉龍河至興水利則有西北治川祝賭書可稽也　作關魏氏傳氏貧而守節孝事祖姑與姑年俱善不受賑作傳爲之感慨流連

常儀雖老不敢不勉常功雖不能親學而禮樂射御書數敢即學也心期和平身期莊植昌明聖道不敢旁委　正月註春秋覺經詳而傳畧　教子能以講小務曰小務有用乃可圖大　思黃龍寧之議謹可師龐魏氏之見利分明可法　謂子能曰宋人解經即有誤處乃學術之偏非强不知以爲知也惟易經則程朱俱屬强解春秋胡傳則如南粵人說中原並未北行一步剌剌鄉談自言自語殊可異也　聞路多殣者爲之長天命憫人窮　日有來求者或與以粟或與以糠或食以飯思年荒人亂天迫當益存其心　三月註春秋前後斷續離合若見其人若聞其世若親議其善惡治亂興衰之故而與之往復流連者註之乃覺迎刃而解　四月安徽巡撫魏君弼書來並託王仲英求先生至其署不往　八月楓天至評其日記喜其用力有不忘溝壑之志　註春秋至陽虎謀誅季氏出奔聖人全削之但書盜竊寶玉

大弓得寶玉大弓誠神筆也至文也大義也　註秋完春作春秋傳注序曰幼讀詩書三禮雖儒解錯互而雅言日用可以心證惟易與春秋難之後以孔子易傳詮文周辭十釋八九顯春秋以爲不可解舊傳云孔子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是游夏之賢尚不知也而況三傳乎故左氏但記事而不能疏義公羊穀梁疏其義輒誤而況後儒之望風追影者乎泥於一字褒貶遂於月日名氏人帥等分例樹標而校之全經一往不合牾之者謂詳略異同俱仍舊史文而褒貶自寓則但錄史文足矣孔子何以曰作且廿一史歷代鑑誰謂非魯其事而褒貶見也乃至乖舛而忽有所覩曰聖經不徵在乎如傳載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而經更曰來盟于師脅楚與齊傳載南崩以貴叛趙稷涉河以邯鄲叛經俱削之載范中行伐趙鞅鞅奔晉陽經改筆曰鞅叛則聖人之筆削史文多矣即仍而用之有義在即筆削也于是觀其事而成敗升降治亂瞭然如齊桓定伯數十事爲一事即至定公夾谷之會許以三百乘從齊以齊曾爲天子之伯則仍齊桓事也而晉伯之歷久不待言矣觀其文而粲然或一字爲文或一句爲文或數十句數十節相比相屬爲文而文之或因或革乎史者錯綜變化鏗鏘憂然觀其義而予奪褒貶昭然義即王迹也周禮也天子之事也所謂丘竊取者也而邵康節謂春秋孔子之刑書亦明矣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春秋以前事也非春秋也春秋則自諸侯出自大夫出陪臣執國命皆貶也故孟子曰春秋無義戰例之無義朝聘無義會盟皆貶也而彼善於此則褒矣顏習齋先生謂孔子經濟之書亦明矣義見則天子之迹見改元即位朝聘會盟侵伐放殺作觀享暗喪葬祭祀蒐狩與作甲兵賦稅封建縣邑利弊隆替燦然可考孔子爲東周之具具矣即爲世致太平之法亦有前車矣子曰見之行事深切著明者此也

因僭爲傳注以貫天下後世焉　思晚年每日心覺志氣如神身覺莊敬日强應不衰弛　九月與楓天論學在嚴取與　十月作一詩以寫近況曰愔樂相尋忘老至教學五長念朋來流連三古經成癖恨望千秋意未灰　爲子能講忠恕堂記曰不忠恕始於適己自便終於忍心害理　謂維周曰聖賢天與人師而淡若無以自存庸愚衆嗤罵怨而亢謂莫我誰何　王復弊督學浙江使王仲英來聘先生看文有人而以先生總裁之先生辭固求既而途聘金六十兩至辭不受强置之去乃使維周持銀送還仲英與以字言決不能往之故

丁未六十九歲　雍正五年

常儀如故常功以老力所任爲之勤家政接後學明行聖道益學學不倦心益戒懼氣益和平量益寬大行益仁厚自勉　二月楓天來互質日記楓天

日記有云今恕谷包羅一世才毛西河貫串五車書爲之愧歎勉樞天力任聖道以副老望　同樞天舉二子一孫習禮三度　看刁蒙吉滑室劄記言嗇性由於踐形識見遠出宋儒且敬愼收斂省躬改過之言不絕於筆亦近今之篤行君子矣　三月南方諸友周崑來李師柏程啓生各有書來外有自門劉嶼洲山書言大道蟄晦於宋莫有正之者今得先生日月在手正五百年運會之期也所謂日月出而爝火將息者也不知何許人自言伏處近並却書古文詞惟留心實學奇之　四月靈皐宇來邀入京先生念老矣天下良友惟皐聞靈皐朵頤之會不可必突靈皐尚近向者論學尚未盡言若及今而不一剖恐留畢生之憾乃入京晤之語之曰庶子爲君尊母爲夫人春秋有經文禮記有典禮歷代帝王有成規請先生勿執胡傳之謬也靈皐曰先生舉儀禮則斬衰傳慈母生母與父及嫡母同三年是可伸迫稱小君

之說突不必用春秋文也先生以其猶襲春秋謬傳而但以迫尊夫人小君爲是姑已其言又聞之曰顏先生學之切實君所素許也但謂宋儒是聖學則天下無是非並立之理請問其以主靜爲主敬之功是禪宗否其存誠是愚誠否其窮理是俗士之誦說否以六藝爲末務粗迹而專講性天背聖學否以致聰明入靜處無用遂使神州陸沈王夷而堂安謝其咎仁人念之垂泣否靈皐憮然曰顏先生急著治平書以爲世法則正學興彼學退突偕按靈皐之言通辭也　靈皐聞恕谷後集曰兵隨敵變水因地流面貌各成機杼互換必傳之書也　靈皐出所著釋言剛主曰人心不可謂子安以肆爲哉韓子云動而得謗名亦隨之謗而無名者衆人也名而無謗者鄉愿也雖然美疢不如惡石謗言彰吾知懼突名則諸君子之過關因併識前語作釋言　歸訂樞天喪禮成書　著擬太平策　十月先生自省書曰予六十九歲之莫突行道無望突著述明道日力已竭突惟是身心性命可質帝天者自返多有慊恧及今不力萬一抱憾而卒欲補何由戰兢惕厲列後日省之一顏先生每責我細行不矜如出門即旋對妻子奴僕不莊蹤其爲敗德多突戒之戒之一性敏似覺微長而性急實其大短每鄉人出語不合輒峻拒室人有過嗎嘗時有耄年不能和敬之一端也力改之一樊遲憂智之妨仁深有體會予妄恃知人然知之不覺有冷心此非智之過乃吾萬物一體之仁未純至也不仁則根本蹶突尚附名教耶勉之勉之贊按先生德成學至猶痛自刻責老年不倦如此吾輩初學可少自寬與鍇按論語言舉錯知以成仁先生慮智之妨仁何也蓋論語所言治天下國家之道也先生所慮居鄉黨之道也鄉黨間非族戚友朋則鄉鄰也拒之不可遠之不能惟有感化之包容之而已先生以有冷心自勘是即其萬物一體之仁肫肫乎有不容

自已者乎　聞子能入泮　十二月思書分囚人吉人兇允恭克讓文王徽柔懿恭孔子溫良恭儉讓吉人也雀子孟如芒刺脊人闕雲長護前君子而囚者也小人之囚又何待言　黎長舉自河西走四千餘里來訊先生曰年已五十再不從先生學恐虛度一生突乃擇日行釋菜禮拜先生入學先生爲釋菜文曰自孔夫子後而唐虞之六府三事三代之四術三物杏壇之四教半存半亡於天下幾二千年突習齋先生崛起而表章之直傳周孔塘居弱無能爲役而粗解其顛末於是推明顏先生學以告當世海內之有學問者或信或疑亦卒寥寥然謂今世有顏李之學遠宗周孔也者伸來執經下問者亦不乏其人然求其凝於心行於身實可經濟於天下者鮮見豈無德之躬不足以振起之耶忽忽焉蹉亦遂六十有九突德化有衰生宋淳者少遵奈習程朱陸王家言既而聞畧入秦自鎖原來稽後學問道伊時長期許

之切劘其長短及別去幾二十年不知其所在乃淳則日夜不忘欲來相從而淳能文筆媚刑名錢穀在位者爭致幕下屢爲人牽不得前今歲奮然決日吾行年已五十再不從師以定我學不虛生一世乎於是呼從覓騎自河西沂秦晉北邊行四千餘里度四十五日辭紛華之宦場入寂寞之鄉鄙陋之野長跽稱弟子求歲立作聖課程以矢有成斯不亦奇丈也乎乃備酒漿菜殽行釋菜之禮惟求我先聖先師冥護玉之大成俾神聖持世之道從此不墜其所關者不在一人一時已也　糾鄉人聘楓天明歲來設館教子弟

長舉論西事須自甯州而布隆吉而哈密而巴里坤而土魯番聯絡多設衛所以通澤旺之穴又上計則撤兵守邊不必疲中國以事無用也

戊申七十歲 雍正六年

一歲常儀功元旦祀五祀家祠皆以牲體祀禹外祖行位以其無後也拜孔

子及顏先生清明七月十五十月朔祭家祠嘉平二十四日祭竈皆齋戒小齋一日大齋一日戒一日齋戒飲酒不至醉食肉不茹葷不弔喪不問疾不與妻妾同處不與穢惡不刑人遷坐不會客惟齋心思所祭者朔望拜獻家祠五祀令子孫分班應之獻訖行家禮每日晨起揖先聖先師禮樂射御書數遇其事即習之經濟有問者答之聖道經學有問者答之致力以寬以和日誦日一圈或時下圈以黑白別心存亡失言黑左失行黑右過怒黑上慾心黑下　接楓天至卒習禮拜楓天入學　至博野會博野令趙公其署中葉孝廉惟一出見持日記求評則聞習齋之學而興起者也　看秦邊紀略知涼甘蒲必宜重守而玉門關宜復所以斷西北之往來也慨明之棄河套而守榆林不知東勝受降之陋要葉盛余子俊王瓊得罪社稷何如也　張穆門書至言顏表章顏先生之學望聖道之明行其素志也今帶銀二兩借

人抄先生諸著將刊行　易州李通卒其子基來拜從遊　二月卒長舉之楊村致祭習齋先生　恽皇聞寄書至亟孫應榴子房日記一本先生覽其日記自癸卯年三十歲聞卓聞言服爲遙拜先生爲師立日記省過甚嚴且分日習六藝先生甚喜曰習齋之道南矣遙答拜之錯訂修年譜至此因於舊篋中檢其寄來日記閱之其自敘二十後習靜坐功與友人是仲明爲程朱之學見卓聞先生始知靜坐近禪示以恕谷後集大學辨業習齋年譜諸書始而疑後慚服閱至感慨處不覺淚下即擬北上拜謁因奔資不給乃北向遙拜先生爲師拜訖隨成一律曰恕谷傳人禮樂先誰令斯道久云泊恰逢小子三旬歲遙拜先生萬古賢禮以範身卑法地樂須育德渾如天規模志定時時省桃李青春好者鞭於是立日記學先生之學爲既而讀先生題王崑繩省身錄一則慨然曰數載景仰未得遂願見先生之志今以斯言自

省庶幾如見也與乃逐句分註之日記訂爲自省之要自省心存密否密則日記書一直畫丨否則書二斜畫又且以畫之大小別存否之久暫自省視聽言動中禮否中禮則書方口否則書馬眼○亦以大小別中否之輕重自省時覺有進否進則書一圈○否則書一黑子●亦以其大小別進否之分數禮樂諸藝每朔望兩考有加則書環○間斷則書缺○亦以大小別加損之多寡天理所悟人情所照經濟所閱歷或日新或仍舊夜寐而瞑能一一自省則晨起書一大紅圈○昏忘不省則書一大黑子●每月朔設案南窗下省一月之記某書幾某書幾記過之多少跪而自訟其自治之嚴省過之密如此一日與某友論學某曰靜坐甚得力子房曰靜坐非是自古聖賢惟一敬若有一欲靜之念便是不敬矣且三省四勿敬恕皆在事上言一部四書未嘗有一語教人靜坐也某友論先生以鄉三物爲格物之物非是朱子

解物即事也何等渾融子房曰三物之六德統而言之一仁也即天命之性也六行統而言之一孝也即率性之道也六藝統而言之一禮也即修道之教也大學立教尙有當在此三物外者乎某又言即物窮理如侍疾則格藥餌出行則格行李之類子房曰此隨時隨事之功豈十五入大學所格之物乎其見道之確信道之篤又如此按皐聞先生癸丑來書曰子房本世家子幼而孤苦刻志勵行聞顏李兩先生之學慨然悅慕信於心習於身南方之士未有篤信好學如斯人者鄉居不時見見輒以所學質必有進益去秋過自江西歸來會兩次既久不見忽聞其無疾逝突惜哉錯採其日記附錄於此庶弗使無傳焉而又惜其日記僅四月餘者爲學數年其進德體道之功可傳者必多突而所見僅此也　三月葉惟一來拜贄以詩有句云閒氣鎖靈開智勇狂瀾降剏善疏排　思老當益壯　思好規人過亦屬氣質之淺

朋友當勸善多於規過　思詩曰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常人之處父母兄弟密不如妻親不如子投合不如友朋熱中不如君非遽賢孰能孝友之極乎

六月先生之妻馬氏卒謂習中曰此予之出而不去者汝等不以母賤弃之亦可從厚以母賤弃之亦可也　八月王順文來拜從遊教以孝弟之道語長舉以顧諟明命之功曰吾子留意於顧諟明命可謂探本者然爲之有道每日夙興即爲所當爲之事作何事即存心於何事接何人即存心於何人事竣人去反順此心洞然在內一切聲色貨利毫不繫於懷旋而治事接人又如之所謂終日乾乾也所謂執事敬也不可效宋人白日靜坐以食二氏遺毒也若欲靜坐則向晦未臥雞鳴未起除省察前日所爲得失今日所爲興除外被衣危坐收攝天君片時亦可然主敬非主靜所謂夕惕若也總之皆顧諟天之明命也明命者命吾之心也命吾心之仁義禮智也若馳

思天地未朕兆之先及天地鼠生物之始以爲顧諟則誤突前功既熟則耳聽目明心思容智世故人情迎刃而解其效可以自考也馮福天曰存養之功自宋儒以來提風捕形得先生教乃足踏實地直接堯傳突　十月朔致祭家祠舉因暈倒遂病類中風自此病三月夜不寐著天道偶測一書

己酉七十一歲　雍正七年

擇病中所能爲者爲之　日記每月下書小心翼翼懼以終始以自勉　調贊揖冀州趙本中來本中執贄先生辭贄代求先生許之　白任若偕衡水杜讓牧來執贄學禮　二月武城劉學山同王順文來學山問禮樂答之順文問經濟及紹鈐先生曰紹鈐非老夫所知子少年文士去之遠庭非所問也即經濟亦無從學先自治而後治人吾子有身且操存以養心非純勿視聽言動以檢身吾子有家須溫凊定省以事親一悟周護以友愛兄弟夙

興夜寐一身一家之經濟果著焉而後講及人可也睛姑俟以觀　贊問律呂及歌法先生答之　贊同館友習禮先生觀之　四月修道傳祠成命贊作記曰祠曰道傳以諸韓子之言也韓子原道曰儒者仁義之道其文易訓書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人四民其行五倫非異端老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孟子之後不得其傳焉今博野顏習齋先生挺生二千年以下得不傳之緒重明舜禹之九功周公之三物孔門之四教深考力行以詔斯人誠堯舜以來所僅正路非世之依傍儒逕而篡入異端者也習齋沒恕谷先生奉其遺命題其齋曰習齋學舍立習齋神位春秋仲月上辛率同人致祭而講習其中歷廿餘年不廢但日久學舍漸圮其子姓遭歿謀置其舍之前半四方同人至者不能容難以周旋駿奔恕谷先生謀於所居東莊別建習齋祠堂從遊之士爭來佽助不日磚木具坯堊積乃爲正堂

三間中堂供習齋先生位而左右將爲陳設絃樂諸器及顏李所著書版同門馮辰等公請於先生曰左右堂不可但盛物也習齋除漳南梁魏一再遊論學餘無及者其後推明衍繹廣布四方聞風而起者接踵實先生功而先生又集六藝成法爲書辨居敬於主靜別存誠於質民又傳註易詩春秋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以習齋之說印證經如合符節後學乃有所持循不入旁蹊而益信習齋之學一本聖經非臆創者王崑繩作習齋傳謂傳其學者李塨剛先生之子一人誠非誣也辰等擬將先生遺道岡懸之東堂同人春秋祭習齋先生乾同之東堂拜先生而瞻企爲不亦可乎先生力辭又以公義請乃許之又請曰習齋之學一傳而得先生再傳而得惲皐聞皐聞之北來也盡棄其學而從先生學習齋之學其別詩曰三年依溯得吾師聖道源流厲獲知千古有人擔世業半生從此定心期則其自任聞道也審矣南居

日以顏李之學告人今天下無處口中津津顏李之學者王崑繩惲皐聞二先生之倡明居多如常州孫應櫚戊申寄其日記至遞拜先生爲師記載省躬改過修德習藝之功甚帶力肩聖道而日聞之皐聞則皐聞傳道之功偉矣於西堂立一生位而景仰之不爲過也先生亦許之乃又議於習齋神位前傍設王崑繩先生神位配享至於道中諸子可繼入者事後論定則後人之責也癸酉癸卯得聞顏先生之道來從恕谷先生學不揣愚弱思承餘緒以廣其傳而未能也今己酉夏祠堂告成因溯其原委而爲之記　先生又自爲東堂記曰歲之己酉從遊諸子共鳩分資築予東莊之東墅爲道傳祠正堂三間各間以序中間安顏習齋先生神位西間立惲子皐聞生位而以東間懸予遠道岡令予坐臥其中予不能却也最與颺扶杖緩步至習齋位前一揖並揖崑繩排又門而坐弟子請業者以次應倦則閤門少息咏歌先

王之澤起則開窗遠望良苗盈畛茂樹連蔭花香鳥語爭奇獻好右挑邱岫蒼翠如璧左浴恒水風紋皺縠可愛雖手瘁足痿步履艱蹇而頓忘沈痾之在體也方靈皐嘗謂我曰吾每出城見墳圍看守人持陳倉米做飼偃蹇長林豐草間心竊羨之使我得讀書其地一二年可以樂而忘歸而不能也然則吾之貧窶陋況不敢陳於王公大人也而以之訴吾靈皐不亦可乎　贊問律呂及歌法先生告之　贊同諸生習禮先生觀之　六月訂擬太平策卷一生總結是此齋　病減偶成詩曰假息匡床午睡餘起暄痲足自如如賢愚不必繁懷抱勤惰何妨任婢奴緩藥梁間乘日甜栽花砌側荷雪鋤殘年喜得沈痾減或者天心尚起予　每夜必起坐以左足尚痲浮腫未除也

七月思楓天愚而固長舉愚而謬子能愚而欲求其不愚者其劉用可乎道味深世緣淺則庶幾矣實常自恨愚昧乃蒙先生許以不愚愧矣哉道味深世緣淺則庶幾矣實常自恨愚昧乃蒙先生許以不愚愧矣哉道味

深世緣淺敢不勉事斯語乎　馮樞天來問疾言田生有志聖道先生曰葬哉然而不易也志道須滌俗念勿恥惡衣食須勉行孝弟忠信見利思義見害不避學習詩書六藝斯亦今之拔出羣類者矣樞天曰喜甚聞道能解先生曰解易行難懋哉　九月上辛日以顏先生祠堂成先生率門人致祭祭期不以二仲而以二季者以楊村神主尚有族人及博野門人守之不敢侵用其日也　十月曾田觀察使黃成憲贈先生獨善閉戶論謂孟子閉戶之言別有取爾孔孟之心視天下皆同室學孔孟而鄉鄰天下則名教之罪人矣先生曰若如公言則論語惟曰用之則行孟子惟曰可仕則仕而舍之則藏可止則止皆宜刊也乃作獨善閉戶論辨之　十一月高陽張海旭爲其兄昆崖來求先生作左傳評林序已而持左傳評林來求訂先生許之　十二月總督庸公執玉使布政王公檄以書幣來求先生作畿輔通志先生以

老病辭　作孫節婦傳

庚戌七十二歲

正月布政王公又以書幣价邑令喬公來聘先生具書陳作志之畧曰竊惟志書之修所以紀山川形勢歷代沿革風土消長政事利弊以爲守土子民計此州縣之志所以與一史禮樂志兵刑志同爲鄭重也後世多不解此而歷數十年一修但增詩文數首節孝數人而已不知詩文之裁乃文集之事節孝之登乃史書之事與志之正體無涉也如畿輔通志關係最大者一曰北邊二曰西山三曰水田北邊則東自山海關起西行若干里爲某口又西行若干里爲某略古時何人在此出入何計在此戰守邇西至居庸宣府轉而南則爲西山若干里至紫荊若干里至倒馬古者何人從出入何人計戰守前朝防駐兵將若干今現在駐劄若干以南接於太行使山河形勢瞭

然在目拒守機宜如掌上觀紋若大明一統志廣輿記等曰滿城有某山某水易州有某山某水而山不計其起訖水不載其源流遂使一山分峰之名別爲數十山源頭水尾絕無關係之乾流盡登紙上徒亂人視聽亦何爲乎若夫水田則必通查古人溝渠如西門豹漊集所開者名何渠在何地今尚有水與否可興可廢廣西北之糧省東南之運乃有用之事也凡此皆宜廣收古書如廿一史水經注元和郡國志天下山川形勢諸書馮貢地輿考廿一史地輿考以及目下舊聞等碎書皆羅列案上以備查考又遣一有學問者使馳驅北邊西山以及腹內諸形勢一一按蹟詳記方可下筆則非無據之空言也此畳墻之老病所能任者所以萬難自前者也然念垂注之德意不能已故少陳其愚惟老公祖酌之　二月詔調贊至莊教其季子習禮並理道傳祠事因摘冀州趙本中族孫連舜同來讀書　謂調贊曰古者行禮必奏樂士辛之祭可缺樂乎今子能琴解歌吹其司之贊奉命撰道傳祠樂章先升歌三終第一解擊道昌明第二解治法醇備第三解樂天安命以琴和歌次笙入三終第一奏黃鐘正宮第二奏大呂夾宮第三奏林鍾清宮以笙笛吹之次合樂三終第一闋迎神引第二闋饗神曲第三闋送神歌以笙笛和歌鼓板節之撰成進之先生先生曰可訂之　觀察使黃世發懸扁道傳祠曰周孔正傳　三月上辛先生率門人致祭顏先生用樂命調贊司琴歌詞本中吹笛劉連舜鼓笙爲文曰我先生以禮樂立教直紹周孔然禮固實體於冠婚喪祭而樂則失傳已久及嗇在浙間律呂於毛河右歸而撰勾舞先生顧而樂之乃先生沒後威縣有劉調贊者來學於嗇能心解禮樂之義能琴解歌吹今東莊祠堂告成續修春祀敬撰侑神樂章以妥我師心侍我師道想神聽之舁可知也庶來格歆歆乎　先生曰春秋如王孫賈祝鮀

亦能禮樂兵農之事而無誠正修身之功故流於雜霸宋儒謂誠正修身之道而闕禮樂兵農之事故入於空虛可知德行道藝偏廢不可也　六月喬公又持王公書幣來堅求作通志總裁辭不得先生言老命不耐暑期以秋七月喬公遣車來迎先生入保定府蓮花池館內修通志王公又以書來聘益谿先生及調贊與鍾子能分纂贊以道傳祠事辭益谿子能隨先生往

先生作畿輔通志凡例云一畿輔舊無通志明宏治間命大學士李賢等纂修一統志纂十三省通志而畿輔之冠以兩京僅存梗概歷二百年未有增修缺典甚夥迄我　朝康熙十一年

詔允閣臣請命各省分輯通志而畿輔獨後之至二十一年壬戌告成彼時即以　宮闕非臣民所敢志部院皆機務攸司壇壝廟社悉關大經應於大清一統志詳載之故通志中僅列內外城門及天官等署於卷首以明神

州地在日邊畿甸義先天下也今倣其義仍之一分野本之周語分星本之周禮保章氏鄭康成註周禮曰今其書亡惟大界可言至漢成帝時劉向造分野說班固取之入地理志唐一行等宗之然各有不同先儒每有駁言且占驗不合前惴又歷紀之似宜置之不載但天道廣大難以臆定而衛數家專持一說亦時有中故今仍照舊志登入不敢自用自專也一建置即有沿革二例難判倘不合書必有疊複河南通志及明一統志俱作一門良是茲從之一疆域歷代錯出如順天之涿州爲古范陽定興亦曰范陽山東之青州曰古渤海河間亦曰渤海正定之定州曰古中山保定之唐縣亦曰中山其間人物彼此互書最難分析如張華見於涿志又見於保志於是走督亢之荒陂探茂先之故里於涿得張華村其爲涿人也確突仙皆類是一山必取其有關形勢水必擇其有關利害者乃登若撮爾小峯無所障蔽時流時

淵雨集澮澮及語怪語神專爲梵宮琳宇所占據而毫無關實用者不錄一兵制詳考某處武弁何官防兵幾何以見我　朝之有嚴有翼備禦者當也若前朝衛所制已湮縱有儲屯糧微員樂所不載一八郡各有倉廒不煩專書故於公署附見之一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各州縣壇廟制定祭祀無遠弗同詳記其儀恐複故止書祠廟所在下次以先賢等廟如漢壽亭侯廟王次仲廟之類古人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祀於社者也故以類附若寺觀菴院無關祀典今附於古蹟後以備都人士遊覽之一助也一畝輔丁地畝制原分西項迄雍正二年總督李維鈞題請將丁銀攤入地畝故田賦徵收微有差分今照新制一一詳載一鹽課爲國課攸關民生費用故於各州縣下詳附行鹽引數一水利最大王政宜先近舉

皇上容虛特設官職開北直水利以厚民生謹一一考之列於册一驛官自

督撫而下皆臨民治政者也自宜通列乃位卑員衆書不勝書茲倣河南例斷自知府以上重方面也司儲關權雖皆部使不預民事概未列也一選舉以科貢爲重凡會試得爲者概不得遺其鄉試得爲者試錄雖稽未免掛漏至例貢例監不乏俊乂若號曰選舉則未也一名宦之志人貴實錄事戒阿好近志幾乎有官皆名無盧非實突茲擇其有實政可紀者錄之以垂勸而示法也一志爲史材人物宜重然不得宏纖畢登茲必擇其治功德業卓然可傳者以次編纂至於方技仙釋雖其道不可以經世其學不可以範後而即其一節登峯造極較然不欺則亦日珥木趨物怪人妖異氣所鍾也故附於人物後以見天下事有常必有變者固如是一孝子節婦盈千滿百是國與旅葬而歸昌黎獨突選而擇之疑傷厚道今

皇上令天下郡邑皆立忠孝節義祠地方申詳部院奏

聞入祠建坊甚盛典也故登節孝必以曾列旌表者爲主弗敢濫也　八月以病辭回調理　威縣田如龍變蓉來拜問學　九月上辛祭習齋先生王公又以車來迎並以帖來邀調貧同往分纂　十月裘彊李杜文長至府執贄　先生作畿輔形勢論曰曾讀禹貢而歎聖人之觀察精也禹貢隨山自雍入冀而曰太行恒山至於碣石入於海則一語而畿輔形勢如畫圖矣孔安國作傳尚無誤孔穎達疏則誤解之曰山旁之水皆入海山不入海也夫經文明曰山入於海蓋即海外之山如蓬萊方丈可望而不可即者其餘氣也故太史公心知其意而作天官書曰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於勃碣宋朱元晦曰冀州燕山天下第一形勢也華岱峙於左右黃河繞於前自華而嵩爲前案淮南諸山爲第二案江南諸山及五嶺爲三四案明劉侗曰幽冀阻乏面面臨一面據東北之壯以食西南之肴供西南之肴

以養東北之壯故建都者汴洛不如秦秦不如燕蓋汴四衝洛隘小必須天下之力守之秦則守在函關如高屋建瓴而西北山不綿亘不可守故唐時有回紇土蕃之變燕則背倚雄邊如列屏如負扆而左肩爲薊遼長白右肩爲宣大三關滅居重馭輕之地故自古黃帶即都涿鹿迄後金元或爲大都或爲中都尙非正都明永樂都之而仍稱行在惟我

皇朝入膺一統卽定鼎於此龍興鬱鬱中寧外順幅幀萬里其爲天造地設以鎭四

皇陶也明矣然案重則肩背須厚今京北則四十八家旋而拱之勢順聽旨飢寒則賑之撥之調遣則隨方用之勢如指臂東則永平爲內地遼東爲盛京西則宣府革衛爲州縣大同之北立鎭化城皆有重兵屯守肩背可謂厚矣又按史記漢書自河套以東開元以西一二千里卽古所謂山陰也土沃

地美可種五穀長人民若繡如

仁皇帝之修熱河募民種植以厚其生又召通儒訓教以明人倫長其恩愛而立之官而屯之兵與畿輔一道同風則肩背愈厚而萬世於以永固矣

十一月又以病回里　十二月作楊仁溯傳　聞魯田觀察使黃憲卒於定州乃爲作傳

辛亥七十三歲

正月布政王公又以書幣來請先生臥病不能行將所修通志稿封還具書命調貧至府堅辭之　衡水杜友三兄弟屢求爲先人作世德記乃爲作之

刻擬太平策

壬子七十四歲

是歲先生以病不能理事惟存心養性以終餘年　懼斯道之復墜也作永言賦曰老冉冉今已過兮恐斯文之微亡良朋遠隔天涯兮來者又未可逆量上帝降鑒而匪遐兮親周情孔思其抱將　訂調貧所纂冠禮士相見禮儀注　思生平同學師友作憶舊詩曰憑誰引見魯中叟有我步趨負郭鄒（從顏習齋先生遊燕趙）走馬平坡舜控襄（同邑劉繩武子從顏習齋先生遊燕趙）鳴弦城側滿分間之習射毛精序作風雅列（從毛河右先生學律呂）汾上遺傳房杜班（從王五公先生學兵農）幽薊爬搔孔氏壁（同王五公先生遊燕趙）錢塘買市禹碑山（同王草堂論經書）作思聖詩曰鄒仁動知兩無窮何事營營百歲中花綻水流時自運古今樂壽首尼翁　先生知病之將不起也乃自作墓志曰李子李孝恕先生之長子也名塔骨求仁不能期勉於恕因以恕谷名其鄉而爲號焉孝恕四十後元配馬太君有順德而未立子乃聘易州馬指揮公女爲繼生李子時力爲聖賢學教孝弟主忠信崇禮義廉恥讀論孟學庸以授李子同時有顏習齋先生者崛起近與郝州刁包遠與上蔡張

沐辨學謂世儒濫講性天非孔子不可得聞之教法也且禮樂兵農非門經世之撰皆廢失何以學成致用乃易都坐入定以習靜內而敎直外而九容交攝讀書猶淺唐訓詁遵習惟擇經史有用書誦之餘不務究以蹈玩物喪志也嚴課孝弟誦信冠婚喪祭務遵古禮日稽禮樂兵農之允宜今古者而倡六藝以敎來學於是李子從之學體於習齋學琴於張而案射騎則學於趙思光郭金城書則學於王五公彭通數則學於劉見田後又學律呂於毛河右其於明德則立日講逐時記身心言行得失勉改至老愈追念家學欲然自歉寡過未能其於親民則與習齋商酌敎養之具每夜分不寐有所得則錄之鄉忘編學政平書訂閱史郡覩然惟恐草野之見無當也七十病後依周禮約入擬太平策李子性雖畏時或力與出門慨悚然曰我何人斯而人厄之坐必弟以謝力夫惟恐虛名過情李安溪王太倉相國皆擬薦

於

當寧李子懼甚力辭謝有來問學者亦酬酬然不輕濫嚴於取與少年試一等當補廩餼有書公陋規曰是以貽進也辭不補十四王在西陲使人兩次千金延聘避如江東康熙庚午三十二歲中順天鄉試迄戊戌年六十洊通州學政八月到任時京師沿門染疾李子亦有中瘅之意不能理事於十月告病歸里酬攝少平前在都徐少宰乘義吳都賓涵爲刻大學辨業學規纂至是同人爲刻論語學庸傳注及傳注問又刻易經傳注學禮小學稽業門人又刻恕谷後集毛河右開雕李氏學樂錄於浙屆雍正六年年七十又中前病病乃絕綿奢浸而劇委分棄化踰期百祀吁嗟後學發逃斯志

癸丑七十五歲 雍正十一年

正月初一日先生病彌留 一絕云情識劫年逝足傷北邙山下月生光九

京若過賢師友爲識滔滔可易方午時卒 及門以獻歲未得侍疾聞訃次第來哭至雍正十三年十月會葬調贊製輓割牲與及門武城劉天植聚頖李杜衡水杜譲益博野劉貫一鍾潔等執紼紳士陳大章鍾鈖白宗伊田如龍等百餘人共窆馮辰爲文曰嗚呼先生逝矣奄忽三年矣今將安厝曹原親友及門製輓哀奠竭文於辰不禁嗚咽百拜揮涕爲誄曰嗚呼唐虞三代不復見於後世乎六胡爲而生先生耶唐虞三代將復見於後世乎何先生抱明德親民之具遂流然長逝耶嗚呼慟哉先生幼承孝豁先生家學以正直忠孝爲本既冠從習齋先生遊得周孔久湮之緒以三事三物四術四教爲傳習慨然欲見之斯世心性則敬畏清明日三復小心翼翼及清明在躬二語既如臨深履薄復如海闊天高躬修則瞻九容嚴四勿恭而和動而位大業克敦小物不廢每五漏叅起終身弗懈一日僅臥曰安能日倫可乎

悚然起置日譜記身心言行得失時有所省刻有所勵與顏習齋王法乾惲皐聞劉調贊及辰等互勸勵懲嚴密片善微過無少假凡冠婚喪祭燕與相見諸禮準古酌今隨時習行持家甚嚴而孝慈友恭得祿共道居室甚儉而周急濟難傾囊不吝且善體易道作事刻刻變化而有典常當問學時躬習齋兩權學術治道每至夜分不息嘗學琴於張函白學射御於趙錫之郭子固學禮於王五公彭雪翁學數於劉見田後如浙學樂於毛河右凡海內道學才俊通儒技勇藝術文士皆委曲納交以悉得其所長至於裘前聖既晦之旨辨後儒似是之非平心以剖易氣而析胥言聖經言道已粲出乎此非異端則支離故所著大學辨業聖經學規小學稽業學成法皆以六經爲證據又爲諸經傳注及學六藝等錄雖詩古文辭片牘隻語無非昌明聖道可以實見之身世者而經濟之具則在閱史鄰親平書訂擬太平策郊及

社稷祫宗廟田賦等考辨悉依諸經典參以時宜尚純王之政致治之法也嘗佐政桐鄉鄙城垛確有治績後爲楊慎修敦請如富平吏民悅服風俗煥然改觀先生每念及民物嘔憂惻泣下故禮樂兵農工廈水火及天文地理諸學皆日夜究心焉且守甚嚴雖一介不妄取有納賄求關說者峻拒之公卿折節前席惟談論道德而勢位赫奕漠然無所動於中王侯下聘引疾固辭王相國李中丞索果亭李在中諸顯達虛左以待皆弗往部檄選縣令以母老改任通州學正未幾告病歸日夜以承先啓後爲兢兢執贄來學者皆殷勤提誨材造就成欲濟之聖域故聞風者爭自涇陽千百里外多遙拜而私淑焉所謂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者舍先生其誰也從來稱道學者不諳經術能幹濟者不究身心先生兼綜條貫一源共委於先聖明親至善之道備體諸身如有用者舉而措之耳乃竟賫志以沒也嗚呼慟哉先

生往矣蒼生無望矣門下小子無所依仿矣海內後進無所瞻仰矣慟哉嗚呼惟願先生在天之靈左右上帝俾斯道大行斯民蒙福庶生前未遂之心亦可以少慰矣凡我同人其何以無負先生而共挽斯文於不墜乎慟哉嗚呼鼎牲酌酒爇香敬灶先生之神尚彷彿而容與嗚呼哀哉尚饗　又公上私謚曰先生道傳前聖學開後儒理應有謚謹按謚法勤學好問道德博聞曰文先生兼之慈惠愛民經天緯地曰文先生允焉敬上謚曰文子先生

初八日葬於曹家店村東北祖兆諷贊與及門諸子送葬慟哭失聲葬返從孝子習中習禮行虞祭禮相向哭盡哀　請先生神牌入道傳祠配享顏先生　悼章聞自江南聞先生歿向北大哭作李恕谷先生傳　乾隆元年丙辰冬諷贊續修先生年譜

刊誤表

頁	行	誤	正
卷四			
七	十五	爲下脫君字	
八	一	二十九	髮
九	二	髮	髮
十二	八	隆	楊
十三	十五	言	揚
十六	十九	易	異
二十五	二	五字	衍
二十六	四	日	曰
		二十一	七
		修下脫爲字	
		拜	敗
卷五			
一	十	二十六	
三	十一	繼	濟
三十	十二	習下脫齋字	
三十三	十四	不上脫生字	
三十五	十三	鎗	鐘
四十	三	秋完春	春秋完
四十八	二十	索	素
五十	十一	形	影
	十六	郝	郝
	二十八	郊	郊
	二十九	及	及

顏習齋先生言行錄

卷上目錄
常儀功第一　理欲第二
齊家第三　盲卜第四
學人第五　法乾第六
剛峯第七　吾鞏第八
三代第九　棄令第十
卷下目錄
鼓盪第十一　王次亭第十二
學須第十三　教及門第十四
杜生第十五　超居第十六
世情第十七　不爲第十八
刁過之第十九　學問第二十

凡例

一先生嘉言卓行不可更僕錄未百葉遺軼尚多然可想見其他覩者惟期周攷不必以視一班爲憾

一年譜已載者不復更錄然於振勵後學扶樹道教懇惻勤人者亦匝或重出

一錄中惟各章首段書先生三字餘不贅以是編專屬先生言行也

先生日誦亦載他人言行善者茲亦偶有摘錄然必冠其姓字庶幾披覽瞭然

一是編挨日誦摘錄門類未分然亦列爲章數者亦寫取魯論學而等章之義

一僕學極謭陋不足傳述先生之學德言行之錄謹誌遺澤於不墜耳儻　仁人君子賜之裁訂得以傳世行遠不惟僕感且不朽即先生在天之靈亦迪爾稱快也

受業門人鍾錂纂

常儀功第一

每日清晨必躬掃祠堂宅院神親前各一揖出告反面同經宿再拜旬日以後四拜朔望節令四拜昏定晨省爲親取送溺器捧盥授巾進膳必親必敬應對承使必柔聲下氣（此在慕容恩超父母儀也同閨閫無親去此儀矣）寫字看書隨時閑忙不使一刻暇逸以負光陰操存省察涵養克治務相濟如環改過遷善欲剛而速不片刻歸踏處處箴銘見之即拱手起敬如承師訓非衣冠端坐不看書非晨事不去體衣出外過墓則式（騎則兩手攬轡而式乘則遍給而立）惡基不式過祠則下涇祠不下不知者式之見所惻所敬皆式（所惻如見鰥寡及老弱勞力城倉圮河決忠臣孝子節婦遺跡聖賢人處里類）非正勿言非正勿行非正勿思有過即於聖位前自罰跪伏罪

（被先生常儀功華老不解病篇猶必衣冠真仁爲已仆死而後已者也）

理欲第二

先生曰理欲之界若一毫不清則明德一義先失刑于之際若妻子未化則親民一義先失又何以止於至善乎努力做去定要在此處求自謙乃是學者○天行健乾乾不息天之誠也人能長思敬其敬而無忘惰之念則幾於誠而同乎天矣（爲人子者不可因親之怒即不近前必愈加言笑致親之悅然後已若曾子之耘瓜薛包之漉掃不廢晨夕豈人所不能哉○人若外面多一番發露裏面便少一番實見人如不識字人方好○凡讀書即如古人而命何書不當以敬對之若不衣冠端坐看書即是侮慢古人須深戒之○善惡要知更要斷知一善則斷然爲之知一惡則斷然去之庶乎善日積而惡日遠也○惡人之心無過常人之心知過賢人之心改過聖人之心寡過寡過故無過改過故不貳過僅知過故終有其過常無過故佔終而不改其過○世俗非類相從止知斥辱女子之失身不知律以守身之道男子之失身更宜斥辱也○學必求益凡舉步覺無益就莫行凡啓口覺無益就莫言凡起念覺無益就莫思○忘惰之容不設於身淫肆之言不出於口放僻之念不生於心君子人與君子人也○友人陳印尼苦爲命困先生曰知命樂天四字相連知之則樂之矣曰非不知之殊覺憂苦先生曰是知不眞耳君子之事天如孝子之事親愛之喜而不忘惡之勞而不怨豈有孝子眞知親心而猶怨者乎豈有君子眞知天命而猶不樂者乎○陽剛陰柔而天下定陽下陰上而天下和反而求之家也身也心也無不同也今夫心天理陽念也常令剛人欲陰念也常令柔吾心有不定乎天理雖爲主而常合乎人倫陽下也人欲雖無能絕而常循乎天理陰上也吾心有不和乎至於父兄惟其剛子弟惟其柔而又剛柔相得焉其家無不定且和者矣○讀書無他道只須在行字著力如讀學而時習便要勉力時習讀其爲人孝弟便要勉力孝弟如此而已（餘皆放此讀必皆自己有是實行必求有是實乃已書言不錯必皆自己有是不錯否○或必求無是不錯乃已果能如此不惟學問進益且不愧不到聖賢地位也）或問禍福皆命中遭定信乎先生曰不然地中生苗或可五斗或可一石是猶人生之命也從而爽壞培之雨露潤之五斗者亦可一石若不惟無所培潤又從而蟊賊之摧折牧放之一石者幸而五斗甚則一粒莫獲矣生命亦何定之有夫所謂命一定者不惡不善之中人順氣數而終身者耳大善大惡固非命可囿也在乎人耳或大悅○恩祖母老而重聽先生大不懌曰人子不早自盡至此雖欲柔聲下氣尙可得乎若不及時勉力他日悔恨更有不可勝言者矣○人之治家家眾若多必使之各舉其職則人愈多家長愈樂否則多一人即多一累矣○一日心中不樂忽恍然曰心不虛則不樂所謂心體上不可加一物

也雖然玩物而樂離物則不樂固非能樂者也無物而樂有物則不樂亦非能樂者也顏子簞瓢陋巷樂不簞瓢陋巷亦樂是何如樂正宜理會（學莫先於敬身樂莫大於孝親顏言思之前惟古人近惟孫子（高陽人）自識有云無親非富有毋非貧嗚乎大樂孰如事親（學者與聖賢不同聖人忘其爲聖賢人不敢恃其爲賢學者要常見我爲正人君子不然恐隨流逐汚而不自覺矣（學者自欺之患莫大於以能言者爲己得（程子亦謂口頭說出筆下寫出不如身上做出乃是不自欺乃爲有實得）人心中具有仁義位育但得活理養之則學成具全體大用否則血肉腐朽而已矣如鷄卵中具有羽肉冠距但得煖氣養之則化成而飛鳴走食否則青黃死水而已矣（吾用力農事不追食寢邪妄之念亦自不起若用十分心力時時往天理上做則人欲何自生誠信乎力行近乎仁也（彭好古問質學曰學者學爲人子學爲人弟學爲人臣也又問曰學自六藝爲要好古曰算何與於學

曰噫小子未之思也人而不能敷事父兄而無以承命事君長而無以靡職天不知其度也地不知其量也事物不知其分合也試觀公西子之禮樂冉子之藝能當知夫子之所以教與三千人之所以學矣但七十子或備或精耳（幼者拜長者向上可也勿與長者推遜嫌序齒也（學貴遠其志而短其簡志遠划不息簡短則易竟而樂（人子事親但致親怒便是過並不問有過與否若懷嗔意者是不自見其過非孝也（開聰明長才見固資讀書若化質養性必在行上得之不然雖讀書萬卷所知似幾於賢聖其性情氣量仍毫無異於鄉人也

齊家第三

先生曰齊家要視一家所受病在何事何人便當全副精神注此一人一事竭力做去正心修身亦然（王貢貸夫子爲天縱想來人皆有天縱天既予人以心則以此心調燮以此心挽回或以此心聖以此心狂天皆有不得而主之者但善則天福之不善則天禍之猶人君命人以位則以此位致澤以此位顯揚或以此位忠以此位奸君皆有不得而主之者但功則君賞之罪則君罰之而已人各有心可不媿夫子而逃天禍乎（或言兄寬弟忍是好事先生曰雖然此爲俗人言之耳但說忍便先有不平意古聖只言兄友弟恭夫兄友者不問弟之恭不恭惟知愛弟也弟恭者不問兄之友不友惟知敬兄也孟子言舜不藏怒不宿怨親愛之而已矣舜可謂千古之聖孟子可謂千古之善言聖者也（王法乾曰骨肉有間乎可離乎顧名思義骨雖惡肉不得而厭之肉雖惡骨不得而怨之處骨肉之間者可以悟矣（思誠固是學者切功然必思此一善即作此一善乃有益若只思仁思義久之一若思所及便是我已得者則思亦屬自欺之端矣（凡達人帖與承人帖素不拜者皆指之語弟子曰世俗相

見指亦謂之升若不指則帖上拜字便僞矣君子無僞（人若不實心存仁將言行靡無著落處矣任有多少議論著述都成巧言任有多少威儀周旋都成令色畢竟是鮮仁（思慎言一絕云見人須著意靜中得力多從今勤檢點刻刻莫輕過（體乎仁則富行乎禮則貴若色貨等念生則損吾富眞吾心之盜賊不省子弟也怠惰輕躁等意生則降吾貴眞吾心之賊賊權奸誠邪也（君子愛人深惡人淺愛人長惡人短小人反是　人自信易令人信之難令聖賢人信之尤難故百庸人服之不如一君子信之也（孝子見老則思親是以無老不敬也　夫子嘆才難有傷心處予意天之生才不易生一起才成倘平成又生一起才成倘征誅生七十子竟無可做此夫子所以嘆才難深有所惜深有所傷也　吾人事親不敬兄弟不友夫婦不相得如賓不相成如友朋不相輔仁便是衆倫五常漸同殷紂矣　夫凡讀聖人書便要爲轉世之人不要爲

世轉之人如韶齡入學安肯即不得陷世浮沈矣○衣冠不是要粧象好看乃所以敬身冠以敬吾首衣以敬吾體也（錢謂人衣冠則文采與雅不衣冠則鄙俗野陋孔子戴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同人道於牛馬是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衣冠也人不衣冠其亦不思也亦不敬其身也）○遭水患糧絕喜曰吾茲爲水困乃嘗此味矣○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二句串講爲是字字著重倒提緊放則瞭然矣君子所求者仁也非友無以輔之輔仁者友也非文無以會之故君子之會友也必以文或與之講習六藝以通日用之實務或與之論說詩書以考聖賢成法或與之討論古今以識事理之當然則文章之道相感良朋畢集詩書之味相親高賢盈目於是以友之高明開我之蒙蔽以友之寬厚化我之私狹對端方之儆怠惰不覺其潛消得直諒之助過端不覺其日寡人欲之自爲去者得友而去之益力天理之自爲存者得友而存之益純其輔吾仁也深矣不然會之不以文則所聚者必皆羣居終日言不及義之徒焉能得友既無友以輔之

則觀摩無人幽獨易於自恕進修無助志氣每至中衰何以爲仁君子所以亟亟於會之者而以輔之也○謂門人曰汝等於書不見意趣如何好不好如何得某平生無過人處只好看書憂愁非書不釋忿怒非書不解精神非書不振夜讀不能能每先息燭始釋卷就寢汝等求之但得意趣必有手舞足蹈而不能已者非人之所能爲也○指知我其天問諸生如何是天降鑒夫子天契夫子天無心意耳曰曰天是理先生曰天兼理氣數須知我與天是一箇理是一箇氣數又要知這理與氣數是活潑而呼吸往來靈應感通者也若不看到此則帝謂文王乃眷西顧予懷明德等皆無著落皆爲妄誕矣曰如何是理氣數曰爲寒熱風雨生成萬物者氣也其往來代謝流行不已者數也而所以然者理也○聖人亦人也其口鼻耳目與人同惟能立志用功則與人異耳故聖人是肯做工夫庸人庸人是不肯做工夫聖人試觀孔子是何等用功今人孰肯如此做○讀經觀史非學惟治心乃是學盜田房積金來非治家惟教子乃是治家○郭生問作養將才如何先生曰武因事不比文當以歷練爲作養乃可用以武生爲鄉落保長其能守禦捉賊者即擢爲郡邑關口守將其守將之能守禦捉賊者即擢爲總帥參副之職庶歷練之幹略不比紙上之韜鈐矣不然即尊龍一同科甲恐亦如無用之文人而已○二三子何患無君皆主狄人來亦汝君說則是太王視邠民全無情義徒委之於狄人不假仁人氣象且與下句我將去不順吾想狄人迫至之際邠人必有不甘強虜貪其忠勇欲與狄人交鋒者故太王曰吾聞之也君子不以養人者害人邠人必有環哭對歎憂太王之陷害者故太王曰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不謂之臣民而謂之二三子親邠人於已也不謂之我而謂之其君親已於邠人也君民一體光景至今可想○防口貴逐事思量如某人某事是不當說如見某人斷不當說某話

預先用功必有得力○郭敬公曰今人輒言斷不能到聖人處故不爲是必待到聖人處而後爲乎吾以爲進一步亦是一步彼原是不爲故託此言耳○人讀書只爲難記耽閣許多不知縱記亦無用大要古書只管去讀看不問能記與否但要今日這理昏飛心明日那理磨我心久之古心本體之明自現光照萬里所謂一旦豁然貫通者也然須以清心寡欲爲本○人送儀於先生曰娥薄甚先生曰情之厚薄若在財物則貧者鼎薄情人矣○敬身之功衾辟之內爲最切慎此處不慢其四肢亦尊德性之一端○或憂年凶產業難保先生曰人生產業身體性命皆祖父之遺三者俱昌大之上也俱保全之次也不幸不可得兼寧破產業勿虧身體若戀惜房田而憂勞以致疾病是重祖父產業而輕祖父身體不孝也甚不幸又不可得兼寧傷身體勿壞性命若迫於凍餒而喪志以爲不義是保祖父身體而賊祖父性命更不孝也故孔子曰志士不忘

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蓋極天下痛苦之境至喪溝壑止矣極天下凶殘之禍至喪其元止矣人誠了此則無眾吾心矣如曾子三日不火敬聲如出金石寓知第四日得食乎即令餓死亦如此矣○寡慾以清心寡染以清身寡言以清口○語法乾曰天生我此身置在羣生中果較之亦庸衆可也若猶出衆也而不爲持世之人是天生我以君子之身而自賊之矣是爲負天

言卜第四

先生曰言卜視門高弟當其問孝夫子一告以敬一告以和蓋中雖愛親稍出以做戾之氣即不孝矣○或問鬼中神神中鬼如何先生曰如春是氣之伸其寒是神中鬼也秋是氣之屈其暖是鬼中神也問屈伸往來曰如吾開口便是伸閉便是屈氣出是往入是來問性情功效曰如風起止是鬼神其所以爲風處是性發而動是惰吹木是功吹木使之胥發枝發葉是效問造化之迹曰凡

此皆顯然可見故曰迹○六氣之疾常入肌膚其症輕惟私欲之疾直犯心君其病重六氣侵邊城之寇也私欲弒寡篡逆之賊也可無懼歟○養身之道在養吾身眞火養眞火之道在愼言寡欲寡欲則省精省精則眞陰足而相火旺愼言則省氣省氣則眞陽足而君火明○吾人遷善改過無論大小皆須以全副力量赴之方是主忠信徙義之學○伯夷棄孤竹周遊殷紂之世聽商成俗曾無能尊其德樂其道者於是離之北海之濱迨聞文王作就養於岐想必在周公師友若干人中非特口腹之養而已也觀乎禮俗以養目聽乎絃歌以養耳徜徉乎關雎麟趾之場以養天德安處曾不多時而文王崩武王太公遂經營伐紂之事蓋大傷其心故又退隱首陽其叩馬一諫亦辭世極思也○教內子蓋相夫之道可以稱賢對曰不能先生曰昔周宣王姜后蓋亦庸人也恐妄安致臣議而脫珥待罪不惟宣王終其德而姜后亦至今稱賢夫人亦在乎爲之而已矣何不能之有○謂彭好古曰吾自得張湖而坐莊得李仁美而冠正得石孚遠而作字不苟簡每當過將發未嘗不思三子也今後許汝五日投規過錄一紙○人譏以便食款友先生曰貧儒無宿味倉卒客至止能如便富友殺牛貧友割鷄各盡其勤而已如必相責則貧富不能相友矣吾昔百里訪張石卿米飯三盂而已第三次偶有十錢乃市五餅而禮意勤勤將不爲厚友乎○某欲其子從學託人言於先生先生曰吾之所學者禮其子從吾遊則其家必設祠堂家長率家衆朔望爲禮子必拜父孫必拜祖度能之則來人曰但學中雜職可耳何須盧禮爲先生曰不然世有抗命廢職之子婦皆因廢禮故也儀朔望叩拜昏定晨省出告反面行之三月自無與父母反脣之理○孟子必有事焉句是聖賢宗旨心有事則心存身有事則身修至於家之齊國之治天下之平皆有事也無事則道統治統俱壞故乾坤之禍莫甚於老之無釋之

空吾儒之主靜○王子 陽明 論衛出公事先生曰瞶弒母獲罪周天子可廢輒不可廢猶之南子淫亂衛靈可誅瞶不可誅據爲輒者當其父以晉師來臨止有率羣臣出迎自縛請罪而已王子曰瞶之殺南子亦大義也閱春秋不去其世子先生曰此中有毫釐之辨若光武之廢呂雉余所許也母子之際不忍言也曰淫人男女皆可誅先生曰固矣若吾子爲齊太史將不書崔杼弒其君乎曰然先生曰否君已棄紂乎臣則湯武矣若猶爲一國之主也烏得以一婦人故殺之乎且吾子而爲夷吾也將相桓乎抑誅桓乎爲孔子而作春秋也將錄桓乎抑誅桓之禽獸行乎故君子不窮人之隱若以此律君天下無君矣以此律人天下幾人乎吾子之論衛正子路之見非夫子見小君之心也曰脫有無倫之君用我將臣之乎先生曰君子隨時處中如定公逐兄自立夫子初年不仕後卻又仕突陽虎饋蒸豚亦便往見若以禮來烏得不往又問爲崔杼者宜

何如曰教其妻棄官而逃終身不仕其國可也○治病在潛心清心在知命○人生居內上無父母下無子女旁無侍婢而夫妻相敬相畏無比暱源則幾賢聖矣○或言習體自好但有近優人演戲之疑先生曰今日正坐不及優人耳彼平時演定手足扮出絲毫不差學者終日袖手誦讀臨事一切憒憒願以演戲爲恥乎且以孔子之聖而與弟子習禮檜下朝廷之禮前期旬餘習儀士猶羞之乎以習行爲遂乾坤所以日非也○學問有諸已與否須臨事方信人每好以所志認作所能此大謨事正是後世泡影學問也○人能去其荒心荒身荒口耳目之事則常覺則能斷斷則不忘覺則不荒斯可以尋孔子之道矣○天之生人有一身之人有十人之人有百人之人有千人萬人之人人之治事有一世之事有數世之事有百世千古之事以一身爲事者命之曰匹夫上此則十人百人爲其事以至於以天下千古爲其事者不畢其事不安也故曰宇

宙內事皆吾分內事予非其人也然見城垣倉庫頹則乘必式聞民不聊生則爲之愴惶○後世專尚空談故學孔子之言者皆入孔子廟廷儒者不學作事故作孔子之事者皆不得入孔子廟廷韓文公以原道一篇入廟而挽周爲唐焚毀淫祠千七百所之文惠不得入焉唐之一代傅奕佐高祖闢異端汰僧道李鄴侯出處合乎時中陸宣公濟難扶危此數人者何歉於三謁時相乞俸當道並稱孔墨取友太顯之文公也要之是後世認晚年之刪述作故稱說其所剛述羽猥其所刪述者遂爲孔子之徒非然者不得與焉獨不思孔子儻於五十前窶極將不爲孔子乎○七十子終身追隨孔子日學習而終見不足只爲一事不學則一事不能一理不習則一理不熟後人爲演儒所誤從章句上用功爲釋氏所惑從念頭上課性此所以紙上之學問易見博洽心頭之覺悟易見了徹得一貫之道者接跡而道亡學喪通二千年成一欺局矣哀哉　人持身以體則能得人之性如吾莊嚴則人皆去狎戲而相敬是與天下相過以性也此可悟一日克復天下歸仁之義○學求實得要性情自慊則心逸而日休學求名美便打點他人則心勞而日拙此關不透雖自負讀書窮理用功數十年其實謂之一步未進○王法乾曰積德如積財大賈不遺細利故能成其富君子不棄小善故能成其德○語彭如九日詩所以豚物適情言志也即取其足以豚物適情言志而已何必拘沈韻且東冬一音而在二韻之兒無池等殊不相叶而在一韻諸如此類有何意義況沈約逢君之惡矣稱天意送故主之江山啓新君之篡逆雖加萬刃之誅不足以蔽其事而可遵其言爲後世法乎或謂既爲詩即宜遵韻不知三百篇是遵何人韻書不過取其音之相叶以便於歌可耳○志氣如刀集義如磨刀常磨則鋒芒常銳不磨則鈍矣一不義之事傷之則刀撥折矣　荊州齊寨陷言畫寢之難免曰此是忘慢之過須是自

己斷制此處不斷更無商量處然其要又在養精神若耗憊精神至倦困之極雖欲斷制不能突然困倦不能撐支者儻有大賓至即出迎矣要之心常敬如見賓心常樂如會友何倦怠之有其欲睡時必是見得當下無事便懶居孟子云必有事焉荀子云其爲人也多暇日則過人不遠學者安可有無事時哉○或產大而憂貧先生曰貧之患也產乏而求取取而求廣廣而求益稱此以往雖有四海不足也余嘗言人有不足之心世無不足之人天生人本付以各足之分故百頃之家足一頃之家亦足數畝之家足赤手之家亦足甚至乞丐之家亦足非天降災吾未見僥幸之續路也若役心以貪又焉往而不貧哉

學人第五

先生曰學人不實用養性之功皆因不理會夫子兩習字之義學而時習之習是教人習善也習相遠也之習是戒人習惡也先王知人不習於性所本有之

善必習於性所本無之故因人性之所必至天道之所必然而制爲禮樂射御書數使人習其性之所本有而性之本所無者不得而引之蔽之不引蔽則自不習染而人得免於惡矣○滄洲戴道默尙書致仕與貧士及鄉耆結社五日一會偶以酒數謁其僕朱弼廷責其作尙書態怒起行戴急引過自責朱不爲止戴次日乘驢不待僕從謁門謝朱復不出戴直入呼其妻爲嫂且曰昨有曰過今特賠罪幸以復兄乃出而平二人高致可謂相得益彰是時戴已七十餘矣○知己間微規過之義過卽指最忌隱忍隱忍之久便成積輕積輕之心生而交不固矣○遊馬生學敎之習端坐功正冠整衣挺身平肩手交當心頭必直神必悚如此則扶起本心之天理天理作主則諸妄自退聽矣○養身莫善於習動夙興夜寐振起精神尊事去作行之有常並不困疲日益精壯但說都息將養便日就惰弱故曰君子莊敬日强安肆日偸○子曰學如不及是何

等敏皇何等急切吾人嘗把時日潦草過去何以爲學○不善之念一起於心精神爲之萎敗耳目爲之昏瞶兄作其事乎兄與其事相習而染乎烏得不惜亡天性日卽於禽獸乎人心誠危已○天地之寶莫重於日月莫大於水土使日月不照臨九州而惟於雲霓外虛耗其光使水土不發生萬物而惟以噴閙其春秋則何以成乾坤人身之寶莫重於聰慧莫大於氣質而乃不以其聰慧明物察倫惟於玩文索解中虛耗之不以其氣質學行習藝惟於講講作寫瞎閙之天下之學人踰三十而不昏惑衰憊者鮮矣則何以成人紀○忠臣視其君重於己孝子視其親重於己賢妻視其夫重於己○郭氏子爲後趙氏先生曰不可絕本宗伊言欲去趙族不肯曰汝必利其產伊言未也曰汝必不養今父母伊言受產者宜養先生曰否卻產以兒歸宗之決養非今父母以報撫育之恩斯義無憾矣○思名爲道學而實饗時文以射名利吾不敢爲也身承道統而徒事講說以廣徒類吾不欲爲也躬行之而風俗式範德至焉而天下雲從吾養之愛之而不能爲也獨行先王之道勉遵聖人之法嚴拒異端而不污孤立無徒而不恥如孟子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吾志之學之而未逮也庶其勉焉○私欲不乘如天清地寧風日也榮草木也榮星月人物亦無不榮世人願以酒色爲樂夫酒色中昏沈病死並其四肢耳目不覺爲何物兄天地萬物乎○余昔承命異居不知其幾三月不能飽每食必下淚骨肉分離大爲不祥譬如人病血氣不和生瘡疥或筋肉潰敗固是難堪然終是皮裏連屬全人勝似肢解分裂故諺云好兒不與分時飯○彭平子言岳武穆奉金牌詔是大忠若不赴召竟滅金是逆忠先生曰不然當時秦檜是以生事二字嚇高宗若不奉召便以反叛激高宗但遺片紙一卒孥問臣節大虧矣○論修史曰相係一時之治亂史關千古之是非史之集思廣益與爲相同務聘集宿儒名士

盡一時之選搜採野史遺書窮一代之事實文獻果無遺憾方可删錄成書近世憑一二人之筆風聞之言苟且潦草失史職也久矣○宇某生說略云禮男子二十而冠賓字之無貴賤尊卑古無不字之男也近惟敎詩書游庠序乃字否則終身斥名使知親罔所推呼雖既長且老子姓卑幼亦莫之殊別伯叔兄弟視如余竊非之今字某生非曰示獎勵以復古云○夫子告樊遲問仁居處恭三語最爲親切詳備蓋執事與人之外皆居處也則凡非禮勿視聽言動具是矣居處與人之外皆執事也則凡禮樂射御書數之類具是矣居處執事之外皆與人也則凡君禮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順朋友先施具是矣○有兄弟反目訴於先生者先生勸以友恭其弟欲辨先生曰家人事但以不辨爲是其弟遂引罪又勸之同孝父勿爭產旁一人曰子盡以產讓叔可得其歡心乎先生曰子之事父惟盡心以歡之其愛我與否不計也弟之事兄惟盡

心以悅之其諒我與否不計也（按先生在盡時不知己爲顏性只因祖叔不悅只責顏之欲得其歡心也及知己非朱氏決歸宗又緣毫無所利然其事迹祖老而本義之論敬及曲殯葬之論是歸依也）○謂法乾曰正心不是懸空說正須管使心安頓在仁義禮智上不使引蔽偏向財色私欲上去方是修身不是懸空說修須如夫子寡明盛服非禮不動方是○先生言孔子借季氏維魯至於敢墮三都荀彧借曹操維漢反爲所用法乾曰荀氏時勢難於孔子先生曰然觀魯一變至於道可見魯國大綱猶在法乾曰孔子若遇曹操恐亦不能免曰聖人本領不可測非比後世權謀術數乃是從綱常上做去將我性情布濩出移天下之性情今鄉黨篇所載事君之禮便是實功夫初間魯人習於驕僭皆以爲詔久之將必人人知哀定爲吾君而私門自弱公室日强迨魯國既治君臣合德夫子便導魯君如此去事周王久之將必天下宗周禮樂中興東周之業成矣女樂之間天脈周德非齊人也○孔子之生蓋合三聖人而生一大聖

也以顏翁娶敬聖公一事觀之年至七旬使人愛敬願以少女妻之非聖人而能如是乎略去子女之俗情斷孔氏必興舉年少之女妻垂老之人好賢之至更難於免非聖人而能之乎二姊在室聖母必甚幼而適老鰥之老又能精誠感天惟立嗣是求非聖人而能之乎○論周公之制度盡美盡善蓋使人人能兵天下必有易動之勢人人禮樂則中國必有易弱之憂惟凡禮必射奏樂必舞使家有弓矢人能干戈成文治之實無事時雍容揖讓化民悍劫之氣一旦有事坐作擊刺素習戰勝之能○王法乾曰古者卿相百官儒之出者也儒者卿相百官之處者也今乃是一種誦詩書說道理袖手無用之人謂之儒可歎矣先生曰然此所以與釋老佔而稱三教也○謂馬被圖曰生子雖美才猶在爲父者自强以爲教子地今子之責重矣上有父而我爲之子事父未能非所以教子也下有子而我爲之父教子未能非所以爲父也眞學問全在君子之道四一節○人之爲學必認定子臣弟友必認定子臣弟友是所以爲道六藝是所以盡子臣弟友之道方好譬如子之事父只對父說孝臣之事君只對君說忠不成必須有事君父之禮樂君父之樂射以敵君父之愾御以代君父之勞書數以辦君父之事方是臣子○入其齋而干戚羽籥在側弓矢玦拾在懸琴瑟笙磬在御鼓考習肆不問而知其孔子之徒也入其齋而詩書盈几著解講讀盈口閫目靜坐者盈座不問而知其漢宋佛老交雜之學也○忠臣之心其視大奸之在君側如蛇蝎虎狼之將害噬其君往擒之不勝而死不恤也傳不云乎君雖不君臣不敢以不臣故忠臣之心不見其君之不君也以爲吾君聖明而已矣○凡冠不正衣不舒室不潔物器不精肅皆不恭也有一於此不得言習恭由此推之杏壇之上劍佩琴書一物狼藉孔子不得謂

之恭矣此吾儒之篤恭所以異於釋氏之寂靜而靜坐之學所以入於禪而不自覺也○趙太若居家富有事煩勞擾問曰古云濁富不如清貧何如先生曰不然廣土衆民君子欲之聖賢之欲富貴與凡民同古人之言病在一濁耳人但恐不能善用富也大舜富有天下周公富有一國富何累人今使路旁忽遇無衣貧老吾但存不忍人之心耳兄則能有不忍人之政矣富何負人要貴善施不爲守錢虜可乎○人子見父母與人忤也必曲解之非爲人也安吾親而已矣○張氏不說書兄弟五人孝友各司其事爭爲勞役設父母主於正房忌日則夫妻遞宿食必獻一如親在有酒漿三甄三年不傾曰吾親所積也家業無長幼後童白外還必行反面禮遍拜其家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法乾第六

法乾論讀書萬卷若無實得實用終是無益先生曰然德行經濟涵養俱到讀

書一二卷亦足雖不讀書亦足試觀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皆致知事也何字是讀書讀書特致知之一端耳○人有惡攻其短者先生曰是止者也人立志前進必期自全故樂人指其闕恐有闕也人無志不前自謂已全不樂人破其全惡聞其闕也○詁士倧曰胡氏正名之說不曾認得嘗之主腦告天王方伯之事必是孔子作衛貴戚大臣或婚姻與國方得今仲子所問是衛君待子爲政豈有衛君用夫子而反廢之者且衛君未用之前夫子力不能廢既用之後夫子爲臣輒爲君豈有臣告君之理則衛名何以正也倧不能對問暇以弒母之人決不當立輒已立十二年不易去且拒父之人斷不宜君然則非告天王立郢衛名終不可正也曰必也正名是聖人本領後人夢不到子路正謂出公用子則出公爲子之君夫子雖不當應慶君聞正名一語故怪歎之奚其正猶言這名如何正的非何必正名之解倧曰然則夫子必格其非心而以天理感動

出公使之悔悟謝罪迎入其父退就世子之位名斯正矣曰然倧曰弒母之賊何可君也曰道理原是隨時處中就天王而言則賊可廢輒則惟知吾父而已猶南子當誅賊則不得而誅也○夫子教伯魚爲周南召南爲字不可以讀講混過若如宋人讀講之學則人不爲二南何至一物無所見一步不能行如正牆面而立人即爲二南豈便四通八達乎爲者敬其詩奏其樂則敎其義意率修其事實也如爲關雎於房中其詞襯之溫雅律呂之和平既足以感一室之和而學雎鳩之摯而有別有摯夫必有韜婦有賢婦方是君子好逑一憂一樂皆在德不在色猶寤反側方有著落琴瑟鐘鼓方有頒致方能刑于寡妻方是樂爾妻帑否則不能行於妻子鳥能宜爾室家耶爲葛覃於宅中其辭氣之謹飭律度之周詳既足以召一家之瑞而學其勤儉則富貴者將謂古人固如是也何敢逸以侈也貧賤者必謂國妃且如是也何敢怠且奢也而家

事理家積盛矣學其孝敬則男有尊而行不敢自專女有刑而嚴於剪姑而絮法立家道齊矣否則休其蠶織其爲父子兄弟無法淫於而家禍起蕭牆矣烏能宜其家人乎稱此以推二南爲之眞是四通八達不爲正是正牆面而立聖門所謂學詩與爲字同○淫僻之念不作於心情逸之態不設於身暴慢之狀不見於行鄙悖之氣不出於口四者吾志之而未能一焉○修辭之功全在未言之前但得先一思方出口便得力矣○選舉即不能無弊而所取爲有用之才科甲即使之無弊而所得多無用之士如漢舉孝廉而得曹操人皆以爲選舉之害不知大好如曹而猶理順漢鼎而未敢遽正因來自選舉猶有顧惜名節意後世文人全無顧惜矣○論孟之終皆歷叙帝王道統正明孔孟所傳是堯舜三代之道恐後世之學失其眞宗妄亂道統也後世乃有全廢三事三物之道專以心頭之靜敬紙上之浮文冒認道統尸祝孔孟之側者可異也哉○

遇人能不言言時能徐發則口過遠矣○蔡治台言其叔時恕子弟子弟默然受言終子弟辨無過慨自恕洪先生曰君子也人已兼照平恕以施者聖人也施不無偏忤物還自返者君子也○士倧問氣數流轉亂天雖欲治不能也氣數流轉治天雖欲亂不能也曰子以氣散與天岐而二之不知天矣理氣皆天也但三代前理氣厚氣數流轉之中嘗生維挽之人而載成輔相之三代後理氣薄氣數流轉之中但生隨氣升降之人而參贊維挽不復見矣氣數者無作用之天也聖賢者有作用之氣數也氣數無作用故賴乎聖賢聖賢亦氣數故不離乎氣數曰善人而貧賤天不善而富貴壽何也曰此氣數之不齊也如孔子之貧賤顏子之天折椒山之見殺皆氣數不齊處故曰氣數者無作用之天也曰天若無知作善降祥不善降殃何也曰吾心作善念吾身作善事則一身之氣理皆善善與善召而氣數之善氣皆來集此降百祥之說也吾心作不善

念吾身作不善事則一身之氣理皆不善惡與惡召而氣數之惡氣皆來集此降百殃之說也水流濕火就燥惟達易者知之此位育所以本於愼獨也故曰聖賢者有作用之氣數也○墳祭設宴會先生爲酒史率祖訓於上族長率男排班先生西向立贊排班班齊再拜乃商聲諭講宴戒宴法畢公揖先生乃降亦拜祖訓歸班族長同行一揖告坐就北筵坐次行率衆一揖告坐次行同行一揖就東筵三行率衆一揖又同行一揖就西筵四行五行儀同辨主壽族長佐辨者壽各筵長皆酬後乃旅酬讌席者酒史唱某親酢退去筵舉公揖而退是爲餕晏儀注○謂陳端伯曰作詩者皆做李杜作史者皆做班馬作文者皆做韓歐作人者偏不做孔孟是可異也僕亦爲詩不李杜無憾也即以爲顏某詩也可僕亦爲史不班馬無憾也即以爲顏某史也可僕亦爲文不韓歐無憾也即以爲顏某文也可惟至於爲人不敢不做孔孟也以爲舍孔孟無以爲人

○古之人惟三達德五達道此外更無道德一身智仁勇足以整理一家是謂修齊一家智仁勇足以型式一國是謂齊治一國智仁勇足以鎮撫四海是謂明明德於天下見冒六月想見一班五達道即三達德之設施處今合數代而未見達德兼備之人千里而未見達道偏舉之一家可謂學衰道喪而方且漢人以傳經爲道晉人以清談爲道宋人以註解頓悟爲道釋氏以空寂洞照萬象爲道老氏以奸退仙脫爲道而歷代通弊以混同不辨彷彿鄉原爲德賊韓氏所謂道其所道德其所德而古人之道德亡矣○謂諸生曰制欲爲吾儒第一功夫明倫爲吾儒第一關節而欲之當制者莫甚於色倫之當明者莫切於夫婦近世師弟以此理爲羞慙而不言殊失聖賢教人之旨且世俗但知婦女之污爲失身爲辱父母而不知男子或污其失身辱親一也爾等漸去童年得無有情欲漸開外物易引者乎此處最宜著緊立爲人根基其道自不邪視不妄思始但保此身便爲人便可賢可聖一失此身便爲鬼便可禽可獸小子戒之○人皆可以爲堯舜人皆可以爲五臣舉人之萬有不同皆統括矣皆盡有徐姓凝而啼甚慈其子吾以爲堯舜之一端也儻能充此何不可爲豈凝人亦禀元亨利貞之理而成仁義禮知之性猶吾言堯舜事業不惟其臣各事其一但作知縣不娩爲唐虞一邑作吏皆不娩爲唐虞一職亦便是堯舜事業也只孟子善言學徐行後長便是堯舜如在父兄前和順不反口便是堯舜今教凝人徐行漫語彼豈不能不能者須是禽獸木石水草○冠所以重元首故周冕華而不爲觀吾儕豈必作帝王乃行夫子爲邦之訓乎如每正月振起自新調氣和平是即行建寅之時矣凡所御器物皆取朴素淨整而等威有辨是即乘殷之輅矣凡冠必端正整齊潔秀文雅是即服周之冕矣凡歌吟必正樂而不淫是即舞韶之韶矣○作事有功快有功而不居更快爲德見報佳爲德而不

見報更佳

剛峯第七

剛峯集言爲學在誠正不先格致先生云此只由不解格物二字也不知聖人之言證以聖人之行不見聖人之行證以聖人之言此格字乃手格猛獸之格格物謂犯手實做其事即孔門六藝之學是也且如講究禮樂雖十分透徹若不身爲周旋手爲吹擊終是不知故曰致知在格物○人之爲學心中思想口內談論儘有百千義理不如身上行一理之爲實也人之共學即設詩書規勸功過儘有無窮道德不如大家共學一道之爲貴也○不暴己之長不形人之短不揚生人之過不發死人之私君子人歟○理念勝則心清明心清明天地草木無不在目則天地物我總是一般欲念勝則心昏惑心昏惑眼前一物不見不惟天地鳥獸與我隔絕雖一身耳目手足皆非我有○禮樂射御書數似

苦人事而郤物格知至心存身修而日肚講文字似安逸事而徒耗氣竭精斃志瘁體而日病非貫知學者其孰能辨之○王契九問取士鄉舉里選行之滋弊先生曰猶勝時文如一邑方舉一人一方有不得之者約菜酒食賄賂之家而登其子弟將三方皆不得乎即皆不得突他邑猶不得一良者良約乎三四舉而得一賢或三四邑而得一賢所得不既多乎當不至如時文百千舉而不見一賢也況選舉復則士飭其行試觀周代盛時士習之美不可及矣雖極其流弊以至戰國亦第云修其天爵以要人爵而已今世求一修天爵而要人爵者豈可得哉○謂邊之箴曰人心動物也習於事則有所寄而不妄動故晉儒時習力行皆所以治心釋氏則寂室靜坐絕事離羣以求治心不惟理有所不可勢亦有所不能故盜數珠以寄念今子病目既廢讀講學習功當親師訪友求所以寄心適志乃惟閉戶寂處烏得不身日閉而心日妄乎當急改圖○

夏希舜父叔搆爭先生謂曰爲子姪處父叔閒須勸父讓產以友弟勸叔勿爭以悉兄乃其職也若從父拒叔不惟非所以爲姪亦非所以爲子矣汝不見余處某弟乎以彼無狀予豈不能罪之顧宗族之閒宜無枝兄胞兄弟乎且人各有命分多未必即富讓少未必即貧若兄弟之情一傷不可復悔可不念乎○彭永年言行井田法易擾民生亂不如安常省事先生曰古先王之井田溝洫豈天造地設不勞民力乎又如大禹掘江淮河漢豈果神怪效靈一呼而就乎蓋古人務其實力而永安後人幸其苟安而省力而卒之民生不遂外患乘來有能苟安者也故君子貴慎永圖○學者須自敛飭如不識字人方好又須有氣量包人善人而不嗤於人○觀南宋紀至理宗崇敬理學曰此其所以爲理宗也此其所以爲宋之理宗也蓋使崇生理學則必有裨益然生理學好哉抑君非駁折同類以自見理宗烏能用之其臣烏能容之惟崇獎死亡取美名而不受繩尺此其所以爲理宗也使崇故帝王故帝臣王佐則必有取法且古儒道若六府三事六德六行六藝不可文飾理宗烏能窺之其政烏能似之惟崇獎其本朝之故理學講究其制作刊引其著述而易省其使倫此其所以爲宋之理宗也○靳氏子自言十一歲棄書勤家及其家衆和好狀先生曰是即道也自世儒遠人以爲道而道不明今汝安父兄而勞家務是謂孟子弟之職在家爲幹子在國爲勞臣是爲道中人矣○與劉煥章言禮曰吾儕當禮法塾地之時而毅然從事固將求合於理也非以苟異於俗也亦非以禮自我出也務使神人各安一人可行人人可法遠不謬聖近不悖王斯可耳若不究時王之制古聖之禮一有增減豈求合於禮者哉今俗惑於異端狃於貪昧者莫過於天地三界之牌莫甚於家宅六位之主吾儕窮居非有生民政事宗廟會同則邑邊疆之務止此學教修齊數事其修齊學教止有冠昏喪祭數端所宜酌

議○治道不必文武分途亦不必舉人進士只鄉里選舉秀才秀才長於文德者充鄉約耆德之職長於武略者充保長之職其顯有功德者擢大鄉長大鄉長之顯有功德者陞邑令郡守或備參輔以至三公皆通爲一體或次遞或超擢而又立里史邑史郡史以謹成之死則有德者配祉祠有功者配道神祀每五世有繼進者則祧之大功德則進里祀者配享於邑邑祀者配享於郡郡祀者配享於國以激勸之雖流弊猶足宜百年之太平也○今人廢學只是將道理讓於古人做不知古人亦人耳凡古人可行者我亦可行如一旦奮然自新立志躬行何道不可能也○或言讀書不能記先生曰何必記讀書以明理是借書以明吾心之理非必記其書也今日一種書之理開吾心明日一種書之理開吾心久之吾心之明自見自能燭照萬理譬如以糞水培滋花草久之本枝自生佳花若以糞水灌枝上不足觀矣又如以既銀磨礲銅鏡久之本鏡自

出光明者以氷銀著鏡上反蔽其明矣

吾雷第八

先生曰吾輩若復孔門之學習禮則周旋跪拜習樂則文舞武舞習御則挽强把槊活血脈壯筋骨利用也正德也而實所以厚生矣是至衆天下事皆爲窮女皆爲病夫哉○過崔侯思三代下論人平允者趙如陵高宗尹吉甫惡至殺其子而猶不失爲中興之賢君相蓋殺子是其一惡大端之人品自不可誣者天下不可無高宗吉甫也再有子路幸我過至衆斂誣死短喪是其一大過大端之才德自不可誣者孔門不可無三子也後世不務實踐論世亦不論實徵好責備古人以市其譏而以不能誅妻夷崔侯噬臍侯其易及也哉○赴易同友人行指途人謂之曰孟子言人皆可以爲堯舜如彼推車者荷擔者執鞭者趨役者雖加數十年學問之功

兼以師友之薰陶豈即能爲堯舜友不能答先生曰孟子非謂欽明濬哲知如神而仁如天斯爲堯舜之德也非謂時雍風動地平天成萬物咸若斯爲堯舜之事也若然則顏曾以下恐難言之況彼錄者乎只就各人身分各人地位盡得各人資性不失天賦善良則隨在皆堯舜矣如推貨者不飾賈不僞貨鞭役者不罔上盡下分斯皆堯舜矣此人字自聖知至庸愚王公至隸皁千萬人都括盡皆可以爲四字是將生安學利困勉用學問之擇執與不用學問之擇執千萬等工夫都包盡○剛主與張自天言孝纔母任是十分合理只不得於父母便不是理又謂母子斷不可異處以相避如今日問安而焉也明日復問推之後日皆然今年焉也明年復問推之後年皆然是父母終日思終日問尚有親親情誼若各安一方母亦不焉子亦不受雖小得安靖而此一疏字不孝大矣況十分承順父母亦可覺其回頭乎○仁知勇古今之達德也立德立業但在盡此如西漢蕭何仁者不憂也張良知者不惑也韓信勇者不懼也○李晦翁先生云導幼子以正示之以忠教行誼不教文章所就自不辨人（致按先生此書深得讀幼子之法依此教子何患鄉無善俗世乏良材耶）○剛主謂李毅武曰學不徒讀如讀一部論語不徒讀只實行學而時習之一句便是讀論語讀一部禮經不徒讀只實行服不數一句便是讀禮經如師教我曰汝南行我即南行不學其說師無不喜若不南行亦學其說曰汝南行師必不喜也○高台臣問曰大學明明德朱子或問以爲心者虛靈不昧具衆理而應萬事性之德乃是仁義禮知舉堯明德是心乎性乎先生曰心也性也明德也一也大學言心即性也中庸言性即心也性從心生正以其虛靈也正以其具衆理應萬事也不然則死心突明德之德從直心正以虛靈故不假造作不假矯揉當愛者直愛之當斷者直斷之當敬當辨者直敬之辨之此其所以爲具衆理而應萬事也不然則屈心非

德矣則不虛靈非明德矣堯舜性之明德也湯武反之明明德也若如彼解則心於仁義禮知之外別有所具之衆理乎心於側隱羞惡辭讓之外更何以爲應萬事乎古臣曰今日乃解明德矣下手工夫全在知止乎曰不然下手到底在明親明德者誠明者也其餘都被引蔽習染昏此明德所以在明之明之是大學工夫也一人昏其德爲昏德衆人昏其德爲污俗只自明我德便是小學必並明天下民之德方是大人之學所以在親之親之是大學工夫也明必明到十分不如堯之欽明舜之濬哲不止也還盡力去明親必親到十分不如堯舜之百姓昭明黎民於雍時雍不止也還盡力去親故曰在止於至善蓋至善便是吾道之極也中也不及一項人終是迷惑錯亂太過一項人終是張皇舞馴能知此當止處則未至自不肯止既至自不肯求便有主張有歸宿故曰知止而後有定古臣又問中庸致中和如註解則孔子之心正矣當時之天地何

不位孔子之氣和矣當時之萬物何不育以爲必須與天下共立其大本共行其達道立綱陳紀禮陶樂淑方是致中和將堯舜方纔得之一部中庸帝王方有其事以全其用儻者但有其心而存其體矣先生曰孔子致中和於一身而一家之天地萬物位育矣致中和於七十子而七十子家之天地萬物位育矣致中和之政以宰中都通相事而魯國之天地萬物亦幾立育矣豈儻者而徒有其心乎○或以未列言祫自慊爲廢人先生曰不然吾聞心不思道德身不蹈禮義乃爲廢人若不作秀才只廢八股業耳未爲廢人也

三代第九

先生曰三代後留心於天地之升降生民之休戚吾道之興廢者曾未聞一人焉況致力於升降休戚興廢之際者乎烏得視一二人以慰吾望焉得效一二分以杜吾志乎○一日獨坐齋中欲入內思先正云人君一日親賢士大夫之

時多見宮妾婦寺之時少則德日進學者自治何獨不然齋中即獨坐莊對牆壁簿錄亦儼然靜友之在旁矣○之田殺步刷思步屈何罪以至賤妨貴者之養即罪矣故蝨腦生苗中先王欲思田祖之神乘昇炎火豕鼠妨稼先王祀焉虎使食之甚至魚鼈生河海與人並育不相害而伏羲網之孔子釣之蓋天地之性人爲貴殺至賤以養至貴義也取之有節用之以禮斯仁行其中矣此聖人造乾坤差等別之道異於佛氏假慈悲而顛倒錯亂者也○思周公孔子當逆知後世離事物以爲道舍事物以爲學故德行藝統名之曰三物明乎藝固事物之功德行亦在事物上修德制行懋宜當不得他名目混不得大學三綱領八條目何等大何等繁而總歸下手處乃曰在格物謂之物則空寂光瑩固混不得即書本經文亦當不得謂之格則必犯手搏弄不惟靜敬頓悟等混不得即謂作講解都當不得如此真切如此隄防猶有佛仙離物之道漢宋舍物之學乾坤何不幸也○離騷之人吾欽其忠而惡其文之莊堪左氏之理吾愛其靜而惡其詞之浮夸以爲皆衰世之文啓後世雕刻之風傷古人典雅之體所稱以文字禍天下蒼生者二子亦分其辜焉○永保天祿允祚迺昌誰其幾及惟周文王嚴敬止下上偕臧小子罪戾尚知景行夙夜無斁萃茲百祥○壬戌春二月八日鼓琴足旁一小蠅蹴之思舜作樂致鳳儀予彈琴而召蠅蓋予有暴躁之氣正如方啟數之小蠅近陰氣而少陽和宜取爲戒乃更爲舒徐和緩之頌三弄而罷○或與族人有口隙謂之曰族人與吾同祖正如吾四肢手足雖有岐形實一體也一體相戕吾祖宗之神得無傷乎彼不知爲一體吾知之彼不暇思祖宗吾思之如今碗闕於磁故盛得蔬菜大於碗故盛得碗其人大感拊心曰是吾志也○思周公教法開而弗達強而弗抑古人與人偕過其盡良有深心吾坐反此不能成人材又不能容衆屢自慙恨不能悛改即此

便是闕義不徙不善不改以後凡言人之短與人之善必謹而慎之犯前過輕者痛自懲艾重則割跪過在家人宗族割跪於父祠前過在教人交友割跪於孔子神位前或遇事忙時迫亦必叩首拜謝○剛主少年時有驕浮氣先生曰僕昔事石卿先生嘗拱手以趨先生院中遊走講論目不一視至二鼓僕不敢移處事文孝先生侍坐先生南面時而指使如僕役足下若遇賢先生恐不能受益也剛主亟下拜曰承先生教敢不急改○謂剛主曰吾欲三日不刑一人而化一邑之異端欲一月不刑一人而均一邑之田畝何道而可剛主三致策靖異端皆不出刑名文墨之套先生曰實自病後容思減矣剛主問三日不刑一人而邪教化有成算乎曰有呼各門頭行而開導之使明邪正即立爲書約使之更教其屬不兩日皆良民矣問均田曰亦任人耳八家爲井立井長十井爲通有通長十通爲成有成長隨量隨授之產不踰月可舉矣○伊尹耕莘野

非義非道一介不取與嘉嘉畎畝一似全無意於天下生民者後遇成湯三聘即自任以天下之重乃爾孔明高臥苟全性命不求聞達一似全無意於漢末氣運者後遇昭烈三顧即鞠躬盡瘁乃爾豈知舜之飯糗茹草若將終身皆然儒者成法合當如此○天之將興一代也必生以勤兵續武之主使之征愷海外而子孫世享太平宗祀靈長如漢武帝唐世民明永樂是也天之將亡一代也亦必生以勤兵續武之主或干戈交起之事使之耗財殺士而橫斂致怨宗祀以亡如秦始皇隋煬帝元明末是也其機只在於歲歲豐則足以給其雄威而國運永歲凶則適以暴民生亂國運宋之初與欠武功故後代懦弱○剛主問出將奚先先生曰使予得君第一義在均田田不均則教養諸政俱無措施處縱有施爲橫渠所謂終苟道也剛主曰衆議紛阻民情驚怨大難猝舉先生曰所謂愚民不可與謀始也孔子猶不免靡爰之謗況他人乎吾於三代後最

談神宗安石但其術自不好行成亦無濟今若行先王之道須集百官曉以朝廷斷決大義事在必行官之忠勤才幹者盡心奉法阻撓抗違者定以亂法黜罪今人文墨無識偏能多言亂攙不如此一事不可行也○顏羽深言多子之苦先生曰人世苦處都樂如爲父養子而苦父之樂也爲子事父而苦子之樂也苟無可苦便無所樂羽終言爲苦先生曰翁不覺其樂試觀君臣具見之矣如禹治水稷教稼苦人也顏子簞瓢陋巷自甘樂人也禹稷樂乎顏子樂乎如武侯鞠躬盡瘁嘔血而死可謂苦矣然與其不遇元德高臥南陽抱膝長吟孰苦孰樂○杜益齋規先生三失曰務名曰輕信曰濫交先生曰務名之過元不及覺輕信之過覺不能持濫交之過則僕苦心也氣數益薄人才難得如生三代而思五臣不能借也生兩漢而求伊萊十亂亦不能借也居今而求三傑二十八將其將能乎故才不必德德不必才才德俱無一長亦不忍棄凡人各自

成勞難强同昔盛人某惡人也吾欲治河以救一方馳寸紙立集夫五百名赴吾於數里外限時不爽也脫鄰而遠之數十鄉爲水國矣又如某子兄與法乾脅而戕元元亦忖受其辱然遇使才猶將用之也

禁令第十

先生曰禁令治之大權也賞罰治之大威也信義治之大寶也仁恕治之大道也政事治之大輿也權威不立則信義仁恕適以病國寶道不誠則禁令賞罰反以厲民政事不修則寶道無所載而權威無所施故善爲治者必自政事始○治世之官詳於下亂世之官詳於上詳於下則教養衆庶於上則擊肘成下多一官則民多一親上多一憲則官多一畏多親而政事成多畏而賄賂通○人不作事則暇暇則逆逆則惰則疲暇逆惰疲私欲乘之起矣習學工夫安可有暇○宗人言坐證之病苦先生曰書之病天下久矣使生民被證書者之禍

讀書者自受其禍而世之名爲大儒者方且要證臺天下書方且要每篇證三萬遍以爲天下倡歷代宰相方且以爵祿誘天下於章句浮文之中此局非得大聖賢大豪傑不能破矣○明季任邱貢士魏濟公少與大學士文敏友善文敏貴親友干謁者絡繹濟公獨不至文敏深念之寄信乃往文敏問來意曰思公一晤耳無他事文敏嘆曰古人贐贈金五百曰吾路費財兩絀何須許多也文敏固與之受之還謂宗人曰向固不受也恐拂公成惡然吾終不受盡以修庠其係憧衆博學入翰院○居恩祖母喪思喪中廢業兼以致疳極易萎悟故先正制爲祝祠云夙興夜處不惰其身期以內不惰猶易練以後不惰更難蓋期之內哀慕之深常有汲汲切切意不逸則不惰練之後哀思日殺心少念身少事逸斯惰惰斯慵矣故行喪禮於練前失猶少行喪禮於練後失必多孔子之喪事不敢不勉事在勉强而已矣○持其志敬心之學也無暴其氣敬身之

學也然每神清時行步安重自中規矩則持志即所以養氣也每整衣冠端坐則雜念不來神自守舍則無暴即所以持志也蓋身也心也一也持也無暴也致一之功也彼以耳目口鼻等爲六賊自容其五臟而謂定性明心者眞妄也哉眞自誣自賊也哉何聰明者亦爲之迷惑不覺也皆由務虛好大縱意元遠未質用力於此心此身也○思勉行仁義而每得欺侮成怨是吾人之處世非爲仁義之難而泛應曲當之難也自反其過在自見其是我居其是誰處其非我居其功誰受其過必也上孝下慈而恒覺其不足人侮人謗而不自見其寃其應乎○陳康如問經旨先生曰經學亦亡矣亡於註疏讀講也今若於經典行一端即學禮之一端也若於三事六府行一事則學書之一端也若於風雅頌歌一章舞一節爲一事即學詩之一端也不然即讀之熟講之悉何經學之有哉而遍問其旨也問易與春秋之旨先生曰難言也予未足知其旨姑妄言

也易之作也四與人合人事之措施與天地之化工并而一之交而易之之書也詩書禮皆定局而易爲活潑孟子所謂孔子作之時其應幾乎春秋則孔子自解之矣曰吾之志在春秋又曰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蓋借二百四十年行文之事以自譜爲東周手段也○康如問禮先生曰吾久有志於禮先行家祠禮因問有家祠神主乎曰有有而朔望令節祭薦不行不幾使先人爲有祠之餒鬼乎歲時祭薦而禮文不舉不幾如野人之祭乎祭薦畢遂行家人禮拜父母拜兄長退入私室夫婦之禮行焉門門之內廟若朝廷吾故曰行乎禮則尊矣體乎仁則富矣○孔子論仁曰居處恭居處不恭即居處不仁恭即仁矣執事與人皆然則仁無間隙爲仁之功亦無間隙天有不與人以日相師任之時無不與人以三者之時近但覺無事是不以仁爲己任矣　孔子言思無益不如學而近儒惟書讀夜思筆之書册卻棄孔門所學而時習之六德六行六藝不爲是專爲其無益而廢其有益矣何怪乎內無益於身心外無益於家國而使聖道荒也哉○剛主問操存先生曰予未審孔孟之操存第予所得力處只悚提身心四字閒靜中工夫如何著力曰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正是著力處問陽明何以說靜時不著念曰昔人問陽明人有無念時否陽明曰實無無念時怎說不著念○胡連城問忠恕而已矣先生曰天下人同心也忠以通之自無不貫故大學治平不外一恕絜矩節明明盡出中庸明道不遠人亦是忠恕子貢問一言終身可行子曰其恕乎此外更無道朱註既云渾淪無餘又云借以著明之是忠恕尚非一貫正義乎○果齋問兄弟怡怡秀深慕之而不免躁暴何以免也先生曰只知父母在上我人子也何敢躁暴看兄弟是父母之子何得不怡怡曰恆苦不自由先生曰更無他道知如此是病便知不如此是藥○謂果齋曰夙興夜寐無忝所生學者以勤爲要禹惜寸陰陶惜分陰不可不知不可不學也

受業門人鍾錂纂

鼓琴第十一

先生鼓琴羽絃斷解而更張之音調頓佳因嘆爲學而惰爲政而懈亦宜思有以更張之也彼無志之人樂言遷就憚於更張死而後已者可哀也○思仰不媿俯不怍此氣眞覺浩然若陷色惡便爲色害不能浩然矣陷財惡便爲財害不能浩然矣陷機詐殘暴則又害其浩然矣其直養之要有二一在平日競競慎獨一在臨時猛省決斷○剛主曰人言某無擔架嗤謂人有小名位便驕狂者是不能擔架小名位有大名位便驕狂者是不能擔架大名位有學問便驕狂者是不能擔架學問有道德便驕狂者是不能擔架道德吾輩盡是無擔架人必如乾卦天行健方是擔坤卦厚德載物方是架先生聞之悚然自惕○果

齋問靜存動察如何下手先生曰靜之存也提醒操持動之察也明辨剛斷二者之得力又有三字曰不自恕○剛主言每一念不合道便斬截之先生曰予亦曾用此功旋動旋斬如盤草前屠狀覺得甚難正是克伐怨欲不行功夫也不如提醒身心一齊振起諸欲自然退聽○吳仲常問文王三分有二不過二分之人心歸耳未必强土盡屬果窩紂之凶暴肯容之乎先生曰否試觀自岐遷豐疆域遠突兌七十里之間若在百里之岐是舉國爲囹僅餘三十里都鄙有是理乎仲常曰三分有二誠然突紂不忮乎曰紂專以酒色自娛文王又能率其叛紂來歸者以事紂供賦役如故紂亦倚恃文王得自遂其淫逸又何忮乎仲常悅○果齋問伊尹郤湯聘事先生曰夏桀之世天下無道久矣無尊德樂道之人偶有一二不過虛博下士之名無一眞心嘉德者湯來聘伊若曰此不過務虛名我何用其聘幣爲哉及三往知其可與有爲矣乃幡然改問何以就桀五曰此湯忠之至仁之盡也得一尹曰聖人與居或可以化桀而水神禹之疇也進之無濟而返又久之曰或知悔也再進之五返而不改無望矣乃放之猶曰恐後世以台爲口實惟有慚德故曰忠之至仁之盡也○果齋忠忘先生曰孟子不云乎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今曰忘是心無事矣且忘之病每生於無志助之病每迫於好名吾嘗勸某友學經濟實用護曰幾時用著予曰必待上帝立齋明日用兒今方學乎昔堯公八十遇文王假使七十八九壽終將不得爲堯公乎不用而死只八百年言生不被其澤耳公以全體大用還於天地曾何缺欠必用而後學否則不學是爲利也學從名利入手如無基之房蠻砌縱及丈餘一倒莫救○刁文孝言爲時文不爲古文文不文爲時人不爲古人人不人先生進之曰古文非八大家之謂也古人非漢宋諸儒之謂也當求堯之煥乎文章孔之斯文在茲者知其文則可爲其人矣○孝子

一念不得親心則爲不孝仁人一念不通天心則爲不仁○戒愼不睹恐懼不聞是靜中眞工夫吾輩必於湛然虛靜之中慄然惕上帝臨汝之意○爲善克果其善乃爲我有否則千思萬想其善終不獲改過必眞其過乃不爲我有否則千悔萬恨其過終不去○日夜以此心照顧一身所以養性也九思九容是也日夜以此心貫通民物所以事天也三事三物是也精之無間聖矣勉之不忘賢哉○狂者進取是夫子狀他一段勇往有爲意思凡作想遇事都向前鋪張去做常常提起精神故謂之進凡取道德取人物取功名好提挈到手做一番故謂之取每好進而不好退好取而不好舍其退時亦是他進處其舍時亦是他取處是狂者眞面目也進而取法古人只其中一意耳狷者有所不爲是夫子狀他一段謹飭古板意思凡作想遇事都向裏收斂將來常常把定門閫凡遇非道非義固斷斷不染即遇人物亦若有不輕交不顧交不敢交意即遇

道德功名事業亦若有不輕做不願做不敢做意故謂之有所不爲每當進時亦好急流勇退每當取時卻是得舍便舍是猶者眞面目也守有餘只其中一意耳天地間惟此兩種人遇大聖人鼓動得起造就得成狥取得出雖不及中行皆可同心共濟有益蒼生也不遇大聖人自己擔當在上在下亦能鼓動得人造就得人狥取得人雖不及中行無破綻然亦能各成一局領袖一時總之中行外除此兩者更無聖賢並無豪傑矣○謂修己曰吾聞君子忍人所不能忍容人所不能容如人不之欺侮也又何言容忍乎如人欺侮不至甚不至多也又何言人所不能容忍乎○人莫患於自幼不從師又莫患於早爲人師○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孔子言之矣我自見其恭而人不我敬是我之未恭也推之寬信亦然若存自反無愧之心謂人之學否不足恤是卽居之不疑也宜深加洗刷○祭考致齊思吾之心先考遺體也洗心所以格先考儻有

財念色念名念很毒念一萌是汚先考所遺之心不孝孰甚焉吾之身先考遺體也修身所以格先考儻有貪行淫行欺世行暴物行一條是玷先考所遺之身不孝孰大焉又思手爲先考遺體敢不恭乎目爲先考遺體敢不端乎不持其志是不能齊慄以奉親心也或暴其氣是敢爲威忤以傷親氣也○趙麟書按貪我越椒事以爲氣質有惡先生曰請問二子方生其心卽欲貪財好色乎弒父與君乎向母子文聞其啼聲知其氣稟之甚偏他日易爲惡耳今指其偏卽爲惡是見利刃卽坐以殺人罪也可乎○張仲誠言學直是不閒曠身無事幹辦事去幹心無理思尋理去思習此身使勤習此心使存此便是閒修此便是閒居爲善此便是存心養性此便是躋立學者以此爲苦何知此中之趣○遊王敘亭花苑瞻以苑中宜植果稱瓜且曰天無曠澤地無曠力人無曠士治生之道也家無三曠則家富國無三曠則國富敘亭悅曰儻得永侍先生則得常聞善言矣

王次亭第十二

王次亭問孔孟作用先生曰孔子神化其蘊鍾乾坤處眞不可測如七日誅少正卯七日爲能便誅得朝中大聞人三月墮三都三月爲能便懾服得四五世稽成大奸使之拱手聽從萬不敢望孟子王道手段竊有一二不願學處如善戰辟草萊之才自是行道所必用如何定大罪服上刑且七雄以富强爲主此望皆居腹心要路只合包容任用使之將虎賁行弔伐服農政力溝洫彼將樂我之得用得比於周姜禹稷矣今曰吾入門便誅汝彼又肯容我入乎觀孔子取衛蘧能用王孫賈等則孔子若得用於衛手段可想矣○張仲誠語錄內有夷惠非聖逸民不足學等語先生曰我輩今日正要學倘可不可夫子之無可無不可如何學得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是一定程頭若只說完美好聽譬如

執路程本說南京說一年遲只是在此若竇去走一步也隔越不得夷惠夫子皆稱賢孟子稱聖須知孔子看得細說賢便是聖又要知孟子眼高志大不輕伏人下若夷惠非聖不肯說皆古聖人亦不肯服他得君皆有天下我輩不可以見不到處輕古人也○謂次亭曰吾輩只向習行上做工夫不可向言語文字上著力孔子之審名論語矣試觀門人所記卻句句是行學而時習之有朋自遠方來人不知不慍其爲人也孝弟節用愛人等言乎行乎次亭欣然曰當書紳○吾儕改過遷善所以自治也移風易俗與天下同改過遷善也然改過遷善而不體乎三物終流於空虛移風易俗不本乎三重終失之具文○九思之功如言思忠非第思忠是思要忠去事思敬非第思敬是思要敬去世人所謂工夫上祇思忠思敬重下祇忠去敬去或稍輕吾謂工夫下祇忠去敬去重上祇思忠思敬處則偏輕耳○與傳悅若言氣質正吾性之附麗處正吾性作

用處正性功著手處惕若問如何著手曰如敬之功非手何以做出恭孝之功非面何以做愉色婉容○篤周文孝更字恩問變化氣質之說先生曰是戕賊人以爲仁義也吾性所自有吾氣質所自有皆天之賦我無論清厚濁薄半清半厚皆擴而充之以盡吾本有之性盡吾氣質之能則聖賢矣非變化其本然也篤周未達曰必疑剛化柔柔化剛爲學力也試觀甚剛人亦必有柔處甚柔人亦必有剛處只是偏任慣了今加學問之功則吾本有之柔自會勝剛而剛德合於天則本有之剛自會勝柔而柔德合於天則書云高明柔克沈潛剛克是也非是變化其剛柔也正如技擊者好動腳教師教他動手以濟腳非是變化其腳也○諸懲之引人惟色爲甚淫凶之夫强暴以求之白刃堅挺不以懾其志貞女也邪蕩之女誘治以誘之千嬌百媚不以亂其心貞丈夫也然嬌媚之奪尤甚於挺刃之劫堅臥不動强哉富之不藏明哉○朱主一言用習禮箚功人必以爲拳腳做勢如何先生曰正是拳腳做勢何必避甲胄自有不可犯之色衰廟自有不可笑之容拳得一段禮義腳而敬在乎是矣做得一番韶舞勢而和在乎是矣後儒一掃腳勢而禮樂之儀亡矣○古人正心修身齊家亦在治情上著工夫治情專在平好惡上著工夫平好惡又專在待人處物上著工夫故修身齊家之傳引孔子知苗之諺指點人看吾輩可以知所用力矣○聰明不足貴只用工夫人可敬善言不足憑只能辦事人可用○孔子之道如宗廟朝廷官殿巍峨百廡千廊禮容樂器官聯政績蕩蕩濟濟賢其座廡三千人其各得聞舍也最下亦垣門沼榭花柳之屬故吾嘗云得其徒衆之末亦師事之爲其實也後儒之學則如心中結一宗廟朝廷景況紙上繪一宗廟圖畫方寸操存儘足自娛說講著述儘足快口舌悅耳目故每自狀如鏡花水月惜無實也○謂哲萬初曰改過遷善吾儕做聖賢第一義也規過勸善吾儕交朋友第一義也納諫從人吾儕做經濟第一義也否則人役耳烏能居成吾德出交天下士乎○萬初問人輒言禮樂必百年而後興何如曰古人百年後興謂教化洽治也如唐虞之時薰風動也予則謂一日行習禮樂一日之唐虞一月行習一月唐虞也一人行習禮樂一人之堯舜人人行習人人堯舜也○杜益齋問習恭即靜坐乎曰非也靜坐是身心俱不動之謂空之別名也習恭是吾儕整修九容工夫姚不能如堯之允舜之溫孔之安故習之習恭與靜坐天淵之分也○謂祭神感格之難也非純心聚精不能萃神之渙致饗之難也非明德潔潔不足邀神之歆故事莫大於祭道莫精於齊孔子大聖亦不得不慎也○人各有禀賦之分如彼農夫能勤稼穡以仰事俯畜斯不負天之生農矣如彼商賈能勤交易計折阅而無欺詐斯不負天之生商矣學者自勘我是何等禀賦若不能修德立業便是不能盡其性便是負天便是負父母之生○勉賈易

改過曰吾學無他只遷善改過四字日日改遷便是工夫終身改遷便是效驗世間只一顏子不貳過我輩不免頻復雖改了復犯亦無妨只要常常振刷眞正去改久之不免懈怠但一覺察便又整頓不知古人如何我是依此做來○或訴家變先生曰堯人稱舜爲大孝他聖其不孝乎賢人稱曾閔爲孝諸賢其不孝乎惟其際變而不失常故稱耳處常者無稱焉此固人子之不幸亦人子之大幸也因勸以負罪引慝○蕭道成言治國十年使金玉如糞土先生曰齊王恃其儉素不貴珍寶爲言耳使天不厭我但使民貢本色十年金玉何用歷代人皆愚謂本色費腳價不知王殼之貢可足朝廷宗廟之用盈世州郡邊腹皆積倉何地有事何地食糧不用解矣即使三五百里近道運盤或山水阻滯三鍾致一鍾一鍾亦可用之一鍾也今解白金一金即致萬金萬金終無用之萬金也昔困錦州五十金易一磚併不大可見殼甚矣歷代之愚也吾人得君

必當以稅本色均田爲澤民第一義

學須第十三

先生曰學須一件做成便有用便是聖賢一流試觀夔廷五臣只各專一事終身不改便是聖孔門諸賢各專一事不必多長便是賢漢室三傑各專一事未嘗兼攝亦便是豪傑○謂曹萬何曰謹守之士忠其拘執造以勇爲不可及矣豪傑之士恩其粗率濟以慎密莫與敵矣○爲門人解屯師訟諸卦畢謂曰誦聖人之經須心會其理而力行之如師長子帥師弟子則與尸便知老成可貴我今日做人便當鎮重學老成去輕佻少年氣他日爲政便宜任用老成勿輕信少年喜事之人如訟卦便宜思陽屬健易貴之常以曰君子如何訟卦便惡之皆云不克訟可見君子恥爭只以柔忍爲德但健訟刁告便有告無吉矣如此體會方是會易不然與讀時文何殊焉鹿乾嶽先生四書說約於爲學修身

等俱向身上打照一部四書方看活方有用他人俱看在紙墨上四書死矣○儒者得君爲治不待修學校興禮樂只先去其無用如帖括詩賦之事世間才人自做有用功夫有人才則有政事有政事則有太平天地生民自受其福矣又不必得君但遇有位以此告之得一人決斷之乾坤幸矣○法乾言一代之興宜將同起逐鹿之人皆爲立祠錄後蓋彼此之起皆爲生民請命於天皆我即得成之後彼即未成之我非同亂臣叛將殺誅殄滅最無名義此典一行不惟所以勸將來之豪傑未必非本朝之福也○剛主佐政桐鄉將往來拜別先生囑言曰威儀欲莊整出語貴簡明取人勿求備看人勿太刻存憐天下之心定獨行不懼之志事必爲俗則人不親行少隨俗則品不立二者兼用之其惟君子乎受人才所以愛育生靈世儒所以衛聖道二者交攻爲其惟君子乎剛主拜受○孔子開章第一句道斷學宗思過讀過總不如學過一學便住也終

殆不如習過習二兩次終不與我爲一總不如時習方能有得習與性成方是乾乾不息○父母生成我此身原與聖人之體同天地賦與我此心原與聖人之性同若以小人自甘便辜負天地之心父母之心矣常以大人自命自然有志自然心活自然精神起○人須知聖人是我做得不能作聖不敢作聖皆無志也○庸人苦無氣氣能生志學者患無志志能生氣志氣相生孟子志氣之說眞體驗語○丹朱驕其惰傲足成一代桀紂君臣堯一讓舜而氣運虞夏矣堯之先天而天弗違也帝堯荒淫釀成洪水堯不能化矣舉舜禹而治平之堯之後天而奉天時也東遷後世衰道微以在田之見說教三千人布於天下使百世一承斯道不亡孔子之先天而天弗違也亂臣賊子有作王迹竟熄周遵張皇補偏救弊孔子之後天而奉天時也○論歷理曰古人於必用而不常用之官多命專家使世修其職如歷與史之類一欲其精也一不欲多費人才

於不常用之學也堯之欽若非徒揆測其纏度次舍之氣候欲因氣候以行其政令斯爲敬順昊天也敬授非徒示人以令節遲早欲令主順令節以爲學民順令節以務農也其所頒月令必逐年稍有遲早聖人察天者精使天人合也後世全廢只作吉凶卜日之書惜哉○三皇五帝三王周孔皆教天下以動之聖人也皆以動造成世道之聖人也五霸之假正假其動也漢唐襲其動之一二以造其世也皆宋之苟安佛之空老之無周程朱邵之靜坐徒事口筆總之皆不動也而人才盡矣聖道亡矣乾坤降矣吾嘗言一身動則一身強一家動則一家強一國動則一國強天下動則天下強益自信其考前聖而不謬矣後聖而不惑矣○儒道之亡亡在誤認文字試觀帝堯煥乎文章固非大家帖括抑豈四子五經乎文王經天緯地周公監二代所制之郁郁孔子所謂在茲顏子所請博我者是何物事後世全誤一治平之道莫先於禮惟自牌頭教士家

保長教百家鄉長教千家舉行冠婚喪祭朔望令節禮天下可平也○學者須振奏惰破因循每日有過可改有善可遷即成湯日新之學也遷心之善改心之過謂之正心改身之過遷身之善謂之修身改家之過遷家之善謂之齊家改國與天下之過遷國與天下之善謂之治平學者但不見今日有過可改有善可遷便是怠惰了一日人君但不見天下今日有過可改有善可遷便是荷且了一日○張仲誠云人言堯舜任其自然非也堯舜只是終身兢業譬如鳶飛戾天儘一敏翅便從雲際墜下○景州吳主衡問學先生曰學者學爲聖人也後世二千年無聖有二弊一在輕視聖人之粗迹細行而不肯爲曰所以爲聖人不在此一在重視聖人之精微大德而不敢爲曰聖人極詣非我等常人所可及然則聖人斷是天外人矣僕下愚也於聖人大處不敢言只是向粗迹碎小處勉行一二如齊必變食居必遷坐蔬食菜羹必祭必齊如迅雷風烈必

四有學會校刊

變等○人於六藝但能究心一二端深之以討論重之以體驗使可見之施行則如禹終身司空棄終身教稼皐終身專刑契終身專教而已皆成其聖矣如仲之專治賦冉之專足民公西之專禮樂而已各成其賢矣不必更證一書著一說斯爲儒者之眞而澤及蒼生矣○苗撰文有異母二少弟撰文篤友愛教養成人不私先人遺金出而公用其二弟赴府縣試盤費必倍曰非不知營辦之難也第恐少弟出門有不如意此心不可以對先慈矣其子獨任勞瘁有扳其叔意便數之思祖母恩先生曰孝友哉不吝私財不聽妻子言義居可久也○思人和兄弟所以孝父母也和從兄弟所以孝祖也和再從兄弟所以孝曾祖也和三從兄弟所以孝高祖也和疏族所以孝先祖也

教及門十四

先生教及門活心之法只要自檢一念之動是人欲使克治之便剛斷之則自活引冉嬴蹦指爲法錢因述前於內宰壁上書相在廟宰尙不媿於屋漏以自箴夜即夢念此箴以拒邪妄昨習禮則夢舜孔子之堂觀顏曾諸賢講習禮樂先生曰子根氣好充此即可爲聖爲賢勉之哉無負吾教也○錢問行禮家人多阻撓奈何先生曰然予之初行禮也亦然惟剛毅以持之講說以曉之積誠以感之悠久以化之日彬彬矣夫行乎禮則門之內儼若朝廷不亦貴乎儐乎仁則萬物皆備天下歸仁不亦富乎是以在我重而世味輕也○郝公商問董子正誼明道二句假即謀道不謀食之旨先生不取何也曰世有耕種而不謀收穫者乎世有荷網持餌而不計得魚者乎抑將盡而不望其不侮寬而不計其得衆乎這不謀不計兩不字便是老無釋空之根惟吾夫子先難後獲先事後得敬事後食三後字無弊蓋正誼使謀利明道使計功是欲速是助長全不謀利計功是窄寂是腐儒公商曰悟矣請問謀道不謀食曰宋儒正從此誤

四有學會校刊

後人遂不謀生不知後儒之道全非孔門之道孔門六藝進可以獲祿退可以食力如委吏之會計簡兮之倍官可見故耕者猶有餒學也必無餓夫子申結不憂貧以道信之也若宋儒之學不謀食能無餓乎○又問勤慎和緩緩字何義曰孔門爲學爲治皆尙敏故曰敏於事而敏於行敏則有功孟子曰民事不可緩曰近世則珍緩何也曰時也三代氣醇所生之天才既厚而學養又素裕敏則有功近世人才既劣而學術又失忙則敗事矣○倪鴻寶之弟元璽亦進士也甲申變棄家偕其妻隱深山治生同農夫康熙間有同年友大貴同某太守更士人服訪之年已耄不相識矣叙往事久之有老嫗持簞醋糝入其夫人也貴人曰金幣不敢以贈願供米麥若干石炭若干包元璽曰素不受人餽郤之恐公弗堪請爲公施粥以賑貧民貴人行後盡施之復鍵戶遁莫知所之○爲人日行一善三年可千善積善何難人病不爲耳○威不足以鎭人而妄

夷之惠不足以感人而妄市之不智也鷸於是伏焉仁而得暴仁者必自反也暴以招暴又何異焉恭者來侮恭者必自反也侮者致侮又何尤焉○禮樂聖人之所貴經世重典也而舉世視如今之禮生吹手反以爲賤突兵學才武聖教之所先經世大務也而人皆視如不才寇盜反皆以爲輕突惟袖手文墨語錄禪宗爲至尊而至貴是誰爲之也○人須常自衡天之生我父母之成我其中人乎中人以下乎抑中人以上乎果中人以下則鑿井耕田已無負於生我突或中人也則隨世波流亦何負儻中人以上也則上當爲五臣十亂中當如三傑二十八人下之亦須主城武郡實求輔挽氣運利濟生民不然則負我資性爲天地父母之罪人矣○一吳生氣象端凝先生謂之曰人賦性質忽耕田鑿井勤力養家無負於天矣亦無負於親矣賦性聰秀不能出衆自强以才德見於世如天之生我何如親之育我何故下之爲秀民中之爲豪傑上之爲聖

賢在乎人自爲耳○人之爲善得人之感報人之稱傳天不必報之矣人之有長而自表自見天亦不必彰之矣天之所彰報者人不感稱自不表見乃所謂陰德也觀舜之爲子禹之爲臣令人愧勵○志不眞則心不熱心不熱則功不緊故多睡之人無遠圖立志之子多苦想○古人靜中工夫如洗心退藏於密夙夜基命宥密明見於經吾人宜洗去習染之汚穢退藏精深而不粗疏表暴夙夜勤惕立定天之予我常令寬廣莫令窄狹常令精密莫令粗疏此明德第一層誠正工夫○思君子之心坦蕩則世路無往不寬平小人之心險窄則無時無地不戚戚予天資非君子而勉學其一二能於轉輾得失之虛不參於神明怨天尤人之念不累於夙夜或康節所謂太平人乎○人必能斡旋乾坤利濟蒼生方是聖賢不然雖爲語性天眞見定靜終是釋迦莊周也○論郡縣體統曰太守即古方伯州縣即古五等諸侯也何事分道布按司又重之以巡撫加之以總督倍加六等方伯乎賢者製肘多而才能莫展不肖者効媚多而剝民益重故曰治世之官薄於上○亂世之官疊於上○大學明德之道無時不可學無日不可時習如時時敬其心即孔子所謂齊習禮於心也時時提撕警覺莫令昏蔽即孔子所謂明亦習禮於心也每日正其衣冠潔淨整齊非法服不服即孔子所謂盛服習禮於身也至日容端習禮於視也口容止聲容靜習禮於言也至於手容恭立容德習禮於持行也凡九容曲禮無非習禮於身也禮眞斯須不可去者○盤銘云苟日新振起自滌突日豈一日乎而復云日日新蓋日新雖上智不能保無間斷也日日已無歇工夫何必云又日蓋功雖有常不能保久而不因循惰怠也其必學曾子之日省可乎○與李命侯言古今旋乾轉坤開務成物由皇帝王霸以至秦漢唐宋明皆非書生也讀書著書能損人神智氣力不能益人才德其間或有一二書生濟時救難者是其天資高若

不讀書其事功亦偉然爲書損耗非受益也命侯問書可廢乎曰否學之字句皆益人試著爲卷倍爲累如弟子入則孝一章士夫一閒終身做不盡能行五者於天下一章帝王一觀百年用不了何用讀著許多千年大患只爲忘了孔門學而時習之一句也○習恭見壁上書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思小心難突翼翼更難事上帝難突昭事則更難蓋小心祇事敬畏焉耳翼翼則終日乾乾同乎天突事帝明且若臨仍一敬畏焉耳昭事則爲人君臣父子一有不止乎仁敬孝慈者非上帝命我意突視錄寡孤獨一不得所一或欺殘非上帝降鑒意突吾妄從事三十年而一無可自信也觀各門上慄乎上帝旋可懼也○敬果齋脫俗累曰世人之所怒亦怒之世人之所憂亦憂之世人之所苦亦苦之何以言學哉故荀子無累○天無不覆也吾心有不覆之人則不能法天之高明地無不載也吾心有不載之人則不能法地之博厚

杜生第十五

杜生隨行出里門先生乃乘因教生曰道莫切於禮作聖之事也人之不肯爲聖者只因視禮之精鉅者曰是聖人事非我輩常人所敢望禮之粗小者曰但能此豈便是聖聖人不在此是聖人無從學也吾願有志者先其粗愼其小學得一端亦可即如出里門乘入里門下出則告反則面豈人所不能哉不爲耳○聞人薦舉賢才謂之曰我輩士庶莫謂學不得此句見人孝弟便學他孝弟便到處稱揚他孝弟見人廉幹便學他廉幹便到處稱揚他旋幹即吾人在下之舉賢才也凡書皆宜如此體驗不可徒誦○念念向天理上想心上達也事事向天理上做身上達也若百念百事升天忽一念一事墮地前功盡棄矣可特乎○制欲之法明以辨之剛以斷之○孫瑜字叔禮奐子也其傳載毀蔡州吳元濟像改祀裴度先生曰毀之改之是矣然元濟至三百年猶廟祀之則雖

竊據一時亦必有澤及生民處也今聞青陽縣有張定邊祠想亦有不可忘者乎後世即一日長民之豪傑皆當知勉○人不辦天下事皆可爲無弊之論若身當天下事雖聖人不能保所用之無僉邪蓋辦事只以得才爲主事成後若彼罪著再爲區處而已試觀堯用三凶孔子論衛靈用三臣忠武用延儀從來如此○小爲小天下極贊聖人之高觀澗如中庸語大莫載容光必照如語小莫破注意在學聖者如流水不盈一科不行不成此章不達學兵成了片段方學農學農成了片段方學禮學樂孟子所見極真切不曾忽了孔子路徑後儒見解全別（顏見先生教幼童數也路之九數不令知有因法九數熟而後通之因因法熟方令知有乘乘法熟方令知有歸除數禮數樂亦然所謂登科後通也所謂循循善誘也先生其不忽孔子路徑與）○果齋自任有千金不奪之守先生曰噫何言之易也嘗以不拾道一箇目勘突一錢不拾未必百也百金不昧未必千也千金不昧於通衢未必不一金昧於深夜也又嘗以好色目勘突見三分色目不睨心不亂未必保八分也八分睨婦而不亂未必保傾國奇姿也傾國奇姿不亂於白晝而野花俗草反溺於隱僻衾枕者未敢保也此四十年來與法乾交相恐懼警切而未敢自信者何言之易也○古者弟子爲學先教之事父事兄服勞奉養今世爲學惟教之顧書作文逸情其身而奴隸其父兄此時文取士之害誤作爲學之弊也○人之志道德也君子積年作之而不與志富貴也俗人一旨勤之而慨起甚矣志道者之鮮也○或問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一日甚暫天下至大一日能克復焉得天下遂稱其仁先生曰如子今日克己復禮莫道天下便左右隣里亦未必稱仁是夢語也我之本體原萬物皆備只因自己失了天理之則便與父子兄弟皆植藩籬況天下乎今能一日復了天理之正則已仍是萬物皆備本體民皆吾胞物皆吾與普天之下皆入吾惻怛涵育之中那有一物不歸吾仁中者只因自己無志無力不克真復此理耳故緊接

爲人由己二句○李益溪與陳容菴習樂舞每學一節詳說而習之先生嘗曰此方是博學而詳說之方見不亦說乎景趣○益溪言學一次有一次見解習一次有一次情趣愈久愈入愈入愈熟先生曰不實下習工夫不能咀此滋味○益溪言容貌辭氣德之符宜端嚴修整不可簡率苟且○文武之政布在方策者不足言政舉必其人存實以之爲天下國家方是政舉孔孟之學布在經傳者不足言道行必其人存實以之見習行經濟方是道行道之息者千條年矣傷哉○思以我易天下不以天下易我宏也舉國非之而不搖天下非之而不搖毅也○王鼎萬言看綱目先生曰先定志而後看史則日收益矣如志在治民凡古大臣之養民教民興利翻害者皆益我者也志在勘亂凡古良將之料先策後出奇應變者皆益我者也志不定則記故採詞徒看無益猶之四書五經矣○人之心不可令閒閒則逸逸則放○今之人修天爵以要人爵孟子

嘆世道之衰也而吾正因修之要之者服周公制法之善修天爵以要人爵雖文武盛時不能保無其人修之久則習與性成功名之事皆性命之事矣雖至春秋戰國周道衰微之極人猶修其天爵以要人爵即此一修一要其存天理成人才者不滅此所以戰國之人才猶盛後世今世求一修之要之者何可得哉○羲皇上人亦非異難但淳朴無機心無偽雖無率繫穆穆屯屯便近之所謂欲與天地不相似不可得也○天下人之入此帖括局也自八九歲便咿唔十餘歲便習訓詁套腐構篇終身不曉習行禮義之事至老不講致君澤民之道且無一人不弱不病滅儒道壞人才陋世運害殆不可勝言也噫○謁父生祠思爲人臣者每朔望謁聖惕其忠也吾爲人子每晨謁父惕其孝也可不立吾父之身乎○一日習數思習功久曠便忘況不習乎宋代諸先生雖天資高可不習而熟可久曠而不忘能保其門下天資皆若之乎甚矣孔門時習成法

不可廢也○改過遷善吾人實地工夫也誠逐日有過可改有善可遷即日新之學矣○稗疏雖草思草雖甚蕪去一科終是少一科揀其大者去得一二蔬隴亦自改觀吾心之慾去一分自是少一分雖未遽能去盡若將好色好貨大段去得一二本體亦自光明矣○先生不說非禮或反嘲之先生曰制之於外以防其內吾儒之學也或曰吾見之如不見然先生曰汝即不動心何必訴不視者乎曰此外而工夫內必無檢制先生曰四勿皆從視聽言動上克去孔子亦慥外乎曰勿者心勿之也先生曰視者誰視之乎○朱參兩以妥鬱成疾先生曰兄知天地之性人爲貴乎萬物皆所以奉人故人貴者以物役人則不貴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非特人君然學者亦有之有財足以廣身之施無財不足以損身之樂以財發身也有財適以益身之患無財又以戕身之命又以身發財也參兩曰矣非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先生曰法乾講此晉甚寬不惟桎梏嚴窮之類非正命凡好色好貨好貪貪好爭勝之類以致死者皆非正命也以此推之作無益之憂以損生者亦非正命也參兩悅

趙盾第十六

先生曰趙盾不忘恭敬令人不忍刺不忍殺民之主而自死兩者俱難及然君不義使我刺其大臣亂命也信之不必全者也何必死是謂傷勇且使其人而知義也當對晉君曰趙氏世有勳勞於國且忠賢人也君無自壞長城偏忠其權過盛宜稍抑其政柄何至以千乘作盜行乎不聽以死爭之可也去之亦可也計不出此而甘承爲盜之令其人必剛暴小人偶爲趙卿忠敬感發其良心耳雖然猶自殺而不賊民之主亦足多矣○同母弟楊怨其族人先生曰世彼於爾今稱從親相戾如此豈不思於爾祖則兄弟之親於爾皆祖則一人之身也譬如一身而分二股二股而分十指焉有以此股傷彼股此指折彼指者哉

彼相好吾與好彼不相好吾亦與好楊曰我勞於彼彼不酬一二先生曰方爾之服勞於彼即計其酬是利心也豈服勞哉○聖人以一心一身爲天地之福紐化其戾生其和所謂造命回天者也其次知命樂天其次安命順天其次奉命畏天造命回天者主宰氣運者也知命樂天者與天爲友者也安命順天者以天爲宅者也奉命畏天者懍天爲君者也然奉而畏之斯可以安而順之矣安而順之斯可以知而樂之矣知而樂之斯可以造而回之矣若夫昧天逆天其天之賊乎○思天地一我也我一天地也萬物一我也我一萬物也既分形而爲我爲天地萬物之靈則我爲有作用之天地萬物非是天地萬物外別有一我也時而乘氣之高我宜效靈於全體時而乘氣之卑我亦運靈於近股分形靈之豎當乘氣機之高卑皆任乎此理之自然此氣之不得不然不特我與萬物不容強作於其間亦非天地所能爲也○王法乾云有氣數之天有理人

之天氣數之天待補救於聖人之天聖人之天卻有時隨氣數天之有時不隨氣數之天○朋友議書雖各是己見不可遂成嫌隙聖賢原是說天下公理豈容以偏私參之○石鵬妻劉氏清苑庠生源洙女也貞節賢孝出於性成自八九歲時未嘗偶立門外雖姻親無見之者其來嫁石門也孝謹端凝族中女長咸爲其姑賀未幾鵬卒氏矢共姜之節其翁姑皆弗忍擬命服圖別適及三載終不可奪因屬其父讌意其父曰吾子自孩穉知義理吾信之久矣此自其貞心吾當成之何勸焉氏伯翁大感傷曰異哉此子年方十七且無子息爲人所不能爲守人所不肯守如若人可令無後乎即以己孫爲之子氏撫歲餘兒事翁姑賢淑勤慎如一日○張文典配誠懇惻口不出誕語身著一長布衫雖盛暑不解終日斗室中紡績不輟人不堪熱皆乘涼就沼獨足不出戶宴如也雖未入庠而強記有文先生曰隱君子也○高三秀才出遊盜斫於河被救出家

人以死聞其妻改適其妾誓守孤女不嫁家人逼令出門備極凌虐妾知節不能全至夜擬後門自縊將投繯其夫適歸呼之妾疑鬼至驚且泣曰無相厄少須吾從汝鬼突夫亟呼曰吾汝夫也汝何中夜至此我人也非鬼也可速啟門妾曰別親見汝被戕於河豈復人乎其夫語以獲救故妾終駭愕不敢啟固疾入呼家人視之家人詬其顛詭詰人耳妾陳其實乃秉燭炬登垣照之審乃納之家人相向哭己而問其妻已從人突其夫感妾貞烈終身不娶正室（缺聞萬生被救後爲閩賊李自成僞將一斗谷所虜令其文貌信任之署爲偵騎生牽乘出官軍營河岸生故逸候登一山頭有關公祠因入謁以不忍從逆欲乘便逃去之志題詩於壁以自見其副其恐生告以朝廷不可負僞賊不可從之義乃血乘士各散面歸生之忠正如此而天卻予以貞潤之妾竟殺先生所以表而鄭之）○人有好善的念是天生秉彝之偶動不可謂之志日夜專向一事用力終身不倦者乃是志有一時自得之機是人心偶現之彷彿不可謂之樂時時常如那一念無累反身而誠者乃是樂○夫子作春秋思學者無日不作春秋無念不作春秋吾身天下也吾心朝廷也統四端兼萬善之仁天子也喜怒出處取舍進退動靜之際皆自仁主起念所謂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也若偏任義禮智則必有過剛過柔過巧之患所謂自諸侯出也若血氣用事如以喜怒爲取舍之類則自大夫出也或任耳目四肢之欲徒以便不便爲喜怒爲則陪臣執國命矣甚至一朝之忿忘身及親快一喪萬則展跖郭解之徒司生殺甚至酒色忘身飲食殉命逐外物而不有其身心者則燧火猶夏突故學者鑒喪之後而居敬存誠扶立天君者春王正月之義也三月不遂大有年之義也日至月至齊侯朝之義也雖天理漸微而必欲光大之天王狩於河陽之義也雖人欲日熾而必欲抑絕之楚人楚子之義也存養之功時証疏密雨不雨之義也纖私點欲必謹消長或盜或蝗之義也發乎念慮之非常見乎五官四肢百體之違和必加警惕繼退飛宗廟災日有食之義也要之克己復禮吾人春秋之精

義也胡氏之論春秋曰遏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眞得春秋之旨也夫○教人愛兄曰吾盡心以愛兄兄悅之人稱之吾心無愧吾盡心以愛兄兄反疑之人反譖之吾亦可以無愧於己無愧於兄無愧於天地無愧於宗祖無愧於九泉之父母是謂成人否則惟人言之是順則雖有術局致兄悅人譽而吾愛兄之心實有媿焉其於人之成否何如乎○凡有所爲無安坐而獲者須破死力始得武侯出師表勸後主全是此意如讀書作文原不是學而亦足驗功力心靜則見理明必有過人之見憂恬則筆自舒必有安閒之局理眞則氣自壯必有轉折雄宕之致

世儒第十七

先生曰世儒任其險阻君子惟持之以平坦世儒任其刻薄君子惟將之以忠厚○謂諸生曰世俗讀書者囘舍飲饌或不如意輒使氣此大不可若等常有

是乎吾輩爲子弟者正當勞力得甘旨以奉父母既不能矣且反受食於父母而安逸讀書又何曏悔乎愼勿然也○孫秉彝言反心無媿先生曰須自家庭間求之汝事老祖寡母長兄皆得其歡心始可云無媿也往聞爾不率今後改之對曰祖年高悖惑多怒故人妄傳不孝名耳先生曰嗟乎人傳者不孝之名子自道其不孝之實矣子但見祖老悖惑便是不孝天地間豈有不是祖父哉○孫其武見先生盛暑衣冠曰君衣冠終日不熱夏日飲湯乎先生曰夏飲水多飲湯是夏葛冬裘類乎曰然曰吾夏衣夏冠殊未暖巾羔裘也何違時之有曰何時去之曰夜寢去曰此冠不比前朝殊壓頭正如陳無已邵衣凍死微事耳兄即垂之簡册此何足傳曰簡册不敢問但人能如陳無已亦佳常恐第作無已邵衣人耳○思人欲之動如嫡臣佞士之移人於不覺如醇醪腐爇之啖人以雖飴如白刃深淵足以奪人之魂如囹圄桎梏足以挫人之氣如神龍猛

虎之難捉如孟賁夏育之難伏噬如是而能望之非天下之大勇不能也如是而能寡之非天下之大賢不能也如是而能無之非天下之至聖不能也可畏也哉○夫人目之於色耳之於聲口之於味四肢之於安佚皆欲也須是强制他若一任之將何所不至哉○子路裨季路人皆謂因仕季氏之門也若然則冉子宜稱季有恐無因其主改姓之理況大傳明有季子之稱焉知非仲氏排行乎○仁者先難學者須要先難此理難知人知之而我不知恥也此事難能人能之而我不能恥也若憚其難而止是自暴棄也況學若求明求能只一用力便可豁然矣○氣數所在雖聖人無如之何堯舜之子不才孔子之子先殀禹三世幾絕嗣武王八十始立子氣數何心哉（魏環極先生先言蓋爲己發也先生之學頗近無不才之子與先殀之嗣則無氣數或何心哉先生雖云順受君子不能不爲之悼嘆矣）自虎通四飯解天子平旦食晝食晡食暮食凡四諸侯三大夫再余按四三再飯如今設席所云幾道飯其每飯作樂侑食如今每上一飯必鼓吹一通蓋一食而天子四諸侯三大夫再也是以禮有天子一飯告飽云云白虎通似謂天子終日四飯諸侯終日三大夫終日再也然則士將一飯民將不飯乎況今惟至貧人始一日再飯古之大夫豈亦如是恐是天子每日四食每食又各四飯其餘皆三食諸侯則每食三飯大夫則每食再飯也○伯夷氣質近清柳下惠氣質近和各就所近而使清和得天理之正便是聖人宋儒必欲剛變成柔似非如是贊李延平行步近幾里如此行遠幾里亦如此行喚人一聲不應二聲三聲仍如前不加大夫天欲暮近者緩還者自宜急一聲人不聞二聲三聲自合加大豈可以緩小爲是急大爲非哉非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之道矣○講王曰吾悟一段謂彭好古曰此時齊王不若有志乎而卒不足有爲者志一發而莫繼也故君子日新推而爲志則作新一日不作則不新一日不新則志萎先王制禮作樂正爲此耳○或問殺一

不辜得天下不爲恐湯武革命不能不殺一無辜先生曰城破殺人賊也吾知湯武無之順義倒戈吾知湯武悲之逆刃者死則城黨也非辜也不惟南巢牧野之地雖滅國五十其何害爲舉人哉○孔子祖述堯舜孟子旨必稱堯舜正見明新象至之學原是學作君相後世單宗孔子不祖堯舜雖亦或言孔子即堯舜其實是明體不達用之隱病所伏也所以二千年來只學孔子講說時書將其新民之學全失便是做明德處亦不過假担禪法不惟其成就不堪帝不堪王不堪將不堪相乃從其立志下功本處便是於帝王將相之外世間另做個儒者噫豈不可怪也哉歷代相承又交相掩護其辭而莫爲之發是其劑窾無日將殘疾羸疲之脈卒至淪胥以亡而後已也噫豈不可哀也哉○唐虞之世學治俱在六府三事外六府三事而別有學術便是異端周孔之時學治只有個三物外三物而別有學術便是外道○法乾曰靜中養得明自會臨事

顧應先生曰晝房習數入市便差則學而必習習又必行固也今乃謂全不學習經世之事但明得吾體自然會經世是人人皆不勉而中矣且雖不勉之聖人亦未有不學禮樂而能之者今試予生知聖人一管斷不能吹況我輩爲學術所誤寫字習數已不勝昏疲何與於禮樂乎○謂馬過樂曰今日四書盡亡矣如學而時習一句夫子言之不是教人講說作文乃是教人學道習道也今日有一學而時習者乎儻以六藝六府取士人始眞學眞習四書始有用矣○常動則筋骨煉氣脈舒故曰立於禮故曰制舞而民不厭宋元來儒者皆習靜今日正可言習動

不爲第十八

先生曰不爲酒困看是小事夫子直恁作重大難能者虞舜好察邇言是大聖人偏於瑣細做工夫故曰聖人之心無小事此其所以爲聖人歟吾人改過遷善無論大小皆須以全力赴之方是聖門主忠信徙義之學○謂馬過樂曰志乎正不正不敢志焉志之久則所志無非正矣習乎善不善不敢習焉習之久則所習無非善矣○世間無德不可有假德無德猶可望人之有德有假德則世不復有德矣此孔孟所以惡鄉原也世間無儒不可有僞儒無儒猶可望世之有儒有僞儒則世不復有儒矣此君子所以惡夫文人書生也○極天下之色不足眩吾之目極天下之聲不足淫吾之耳極天下之隆富貴不足動吾之心豈非大勇乎○或問月何爲有闕曰小蟲之蝕耳問何爲蟲有大小而炁置闕也曰天度三百六十有奇日行歲一周天而嘗不齊蟲無小則日速而月數務盈令節漸差矣月無闕則氣運而時數拘序春秋不時矣問冬則日短何也曰夏之天日非增冬之天日非減冬日南行出地一者少掩地下者多夏日北行出地上者多掩地下者少是以晝夜因而長短焉非天日有長短也問日亦

周地下乎曰然固形若卵而轉若輪也○高賢名士人中俊傑學者宜多友而多識故過其地不交其賢君子恥之然過而不交與交而不能使其人重一也故孟子曰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天之賦命各異石崇王愷致客紫紗帳四十里錦帳七十里若分其五七里所有幾足貧士衣食牛生然而不可得也顏曾盛德在躬道充腹若分其片言節行亦足譽富貴者於千古然而亦不可得也雖然求愷崇之五七里帳不可必求顏曾之片言節行猶可勉也亦爲之而已矣○齊都司秦階在江陵上令逐客官齊即先事走錢塘其府守及令獨保留家人復呼還人曰他官皆逐令獨保功宜謝之曰令以於我無害於地方而留公也我以令留而還亦公也今謝之反私矣不往又三戒令休官乃見之館舍令感服○思漢屈來至今日作文者做某大家也寫字者做某名家體也著書談學者做某先儒宗旨也惰體道作事而不做古人之成法是可異也做文字書言人忤愛慕之做古人之體道作事人則譏笑之是尤可異也而其實不足異以取士者在文字書言而不在體道作事也及其考功課級則作道者斥之合道者賢之事治者謂之能事敗者謂之庸文字書言莫之問矣取非其所考考非其所取此屈宋之惑政而士風之所自壞也司柄者宜知變計矣○夫子乃鄉里道路朝廟之夫子也其道乃鄉里道路朝廟之道學乃鄉里道路朝廟之學也如謂誦書便足處天下事而不必習行是率天下而漢儒也如謂一室主靜敬便足明天下理而不必歷練是率天下而禪也○天理勝則精神清明人欲熾則意思昏濁此理甚明而人每舍清明而甘昏濁暴棄孰甚○軍者天地之義氣天子之强民達德之勇天下之至榮也故古者童子荷戈以衛社稷必葬以成人之禮示榮也明政充軍以罪疆場豈復有敵愾之軍乎○尤西川云輕得利便入得門輕得色便升

得堂輕得名便入得室因思好計得失利也非嗣之合色也舊非所及名也學者可不爭自灑洗乎○治水之法五要必備而莫急於防寒蓋潛治水者不與水爭地因其流而導之即因以蓄爲二但水利可興也嘗覩於蓋河以爲當自上流依古河道分疏自蓋城西南王哥莊來又蓄爲二使滙繞城之左右至城陰而合運逕達楊哥莊以通白洋淀入於海一可爲險守一可來下流魚蹝蒲葦之利且東河勢緩兩河沿濱灌園植桑水利大興不可勝言也○錄昏於禮讀昏下更補文曰身及主昏者無喪服乃可讀大不得已功總既卑或可權成又補云喪家不讀盜家不讀房帷不檢之家不讀世有凶人惡病之家不讀甘有父兄尊嫉之家不讀指腹童幼不讀爭財無禮不讀倫序乖紊不讀取家法嚴整醇良取女壻賢行才品一時門第富貴不足羨也○或問兵術獲罪聖門予先生曰然然否否今使予治兵三年而後戰則孫吳之術可盡筭制之兵可

有勝而無敗若一旦命吾爲帥逢促之戰則詭道實中庸也此陽明子所以破宸濠擒大猱也何也卒不揀之將以不教之民畀之虎狼之口驅三軍蹙赴稷曰吾仁義之師恥陷阱之術此不惟聖門之腐儒而天下之罪人矣君子何取焉

刁過之第十九

刁過之論講學分門角爭之弊先生曰此道之所以不明也假令古聖人生於後世伯夷之徒必詆伊尹之五就湯桀爲無恥伊尹之徒必訕伯夷之不仕不友爲絕物乃不惟孔孟同室之而殷周之際全無他議今日不以明道爲事惟以口舌爭雄故不相容也○王法乾曰學須要講只患不明先生曰道須要行只患不斷法乾每事要成先生以義先生每事助法乾以仁劉煥章曰如二君者眞古之所謂和矣○艾希舜問如何是慢先生曰慈也如汝頭容不直足容不重便是慢吾人要爲君子凡讀書須向自己身上打照若只作文字讀便妄謂矣○人之爲學心中思想口內講論儘有百千義理不如身上行一理之爲實也人之共學即設詩書規勸功過儘有無窮道德不如大家共行一道之爲眞也○程樂射皆數似苦人事而卻物格知至心存身修而日肚讀書講論似安逸事而卻耗氣竭精費志搜體而日病嗽非眞知學者其孰能辨之○邊海若慎目病濕學懊憹不已先生曰堯舜以前聖賢固不讀書近儒陽明先生亦云雖不識一字亦須還某堂堂而做個人是必多讀而後爲學且學乃隨人隨分可盡無論貴賤貧富老幼男女智愚聖狂只隨分盡道便是學況汝前此所讀書所受教已自不少但實體之實行之已自足乎○語法乾曰古人於所不可道神者亟稱力良有以也吾後溪祖个歲便不能與宴矣故曰親不在雖欲孝誰爲孝年既長雖欲弟誰爲弟○朝日行禮畢二生始至先生斥之曰汝宋

顏孝經乎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農工商所同也予少壯時閱雞必衣冠而起無事即坐以待旦今婉孌疾然猶味爽夙興櫛髮沐面著常服擐甲更執銳行三趨（原本四家人今趨畢而汝等始至何無志乎○與高生習事親儉色婉容性所自有須著力發示既發又須頻頻習熟不是不費力的做夫子曰脂德之行不敢不勉又言得親順親莫謂我不能有此心此心聖賢庶愚同有將此心行出來就是聖賢異人處今人可怪不敢言聖賢並不敢言聖賢夫不自聖賢可也若並不爲聖爲賢成何人○敗亡之國未嘗無謀但言之不用耳廢棄之人未嘗無善但口言之不力行心思之而不加功耳○賭博之不才去盜一間耳忤非其有而取之也非先王之治刃女分途路不拾遺學者即不及聖人何遽不及聖人之民人能充路不拾遺之心無所往而不爲義矣○序烈香集略云宇宙眞氣即宇宙生氣人心眞理即人身生理求其自全眞理以生且

以撐持宇宙生生之氣者止數忠臣孝子節婦耳忠臣孝子復有名心爲之者
眞不眞未易辨婦人女子不感之詩書非激於倫夫親戚罕能眞若淄城花氏
女未嫁殉夫事業記已傳布海內今烈婦吳又爲吾保郡一奇蹟乎其又爲全
生氣以撐持宇宙生生之氣者之一大乎天下後世聞其風敬者日醇曉者漸
厚復還虞夏云云（原缺）君子以所不及增人小人以所不及疑人惡人
以所不及忘人○謂士係日取士之法洪武初制甚善第行之久庶與三代之
意耳不合而天下從不教而天下善其惟選舉乎士係日弊生法滯是以不永
先生曰法弊滯弊則法當行弊生變法則法即弊如棄選舉取八股將率天下
賢愚而八股矣天下破八股中何用乎故八股行而天下無學術無學術則無
政事無政事則無治功無治功則無牢安故八股之害甚於焚坑一風俗而
成治功莫善於取人以德其本莫重於謹庠序之教洪武間學政良法設孟子

云知者無不知也急先務也一舉而萬善從焉小子誌之他日得君必先正其
先務（原缺）文試之書算以觀其能考之經術以觀其德考之實行以觀其德考之經術以觀其能考之實行以觀其德考之以武備用不以文先生曰取良法也○剛主言泥人陳利害有三等人不可聽一書生拘
古論今一食人懷詐陳事一遊惰管見投合先生曰然則堯舜禹設稻鼈羿等
非平防此三等而泥陳利害是亦因噎廢食也蓋天下之禍莫大於上下蒙蔽
國家之福莫良於上下官通即明知其爲此三項人聖明猶樂聞之古人訪工
商刍蕘皆能達時變無所爲而爲之者乎但須詳察不可概行其言概貴其
人耳○彭永年曰人之設讀書爲學者固非孔子之學以讀書之學解書並非
孔子之學先生曰確論○口言聖賢之言身習聖賢之行而屋漏或有放肆之
心對妻孥或有淫僻之態者眞人妖也　古人制度須必在大門內中門外想
有深意中門外既與內室有遠嫌之義又仍在宅中有隱隱衛攝一家之意若

後世之人內者固非禮虛慕者亦久禮意矣○湯碧人也用日新功晉衆常人
當時新時時新又時新○問果齋自度才智何取對云欲無不知能先生曰誤
矣孔門高賢禮樂兵農各精其一庶五臣水火農教各司其一後世非資乃
思兼長如是必流於後惰思者之學矣蓋書本上見心頭上思何無所不及而
最易自欺欺世究之莫道一無能其實一無知也○田趙鳳言冬月衣冠不去
何堪先生曰婦女居室親當而炎熱不袒男子奉父母道假乃不及女子乎朝
臣事君終日不免冠在野處士順適天命乃謂禮貴人乎起鳳逸冠○詩云從
夜基命宥密夙夜之間當能宥密則立受命之基矣宥若無不容密若無不精
聖賢成法多用力於無事之時也○居汴思孔子言三人行必有我師非必同
行也予今見旅外行人匪若悚然振予恭恭若惕然警予雖輕佻躁暴若起予
畏心覺無一人非師也○孔門習行禮樂射御之學健人筋骨和人血氣調人

情性長人仁義一時學行受一時之福一日習行受一日之福一人體之錫福
一人一家體之錫福一家一國天下皆然小之邵一身之疾大之措民物之安
爲其動生陽和不積疲懈氣安內扞外也○韓子垂問道即在六藝乎曰子臣
弟友道之師宿禮樂射御等道之材具若無之則子臣徒具忠孝之心而無其
作用如明末死節諸臣不可見乎

學問第十二

先生曰學問之道明見論語曰學詩曰爲周南召南猶牆面而立也惟誦詩三百
有一誦字下邵云雖多亦奚以爲正言不學不爲之弊也○教邊海若以居官
忠廉之道曰官雖小亦君之臣也民之主也只廉能稱職便自千古海若曰昔
椒山先生作狄道典史設施其倅曰正欲子法椒山也○與門人習禮舉謂之
曰試思周旋跪拜之際可容急躁乎可容暴慢乎禮陶樂淑聖人所以化人之

急躁暴慢而調理其性情也致中致和以位天地育萬物者俾在此漢宋諸儒人之學蓋天下於講講著作之中歷代遂以文字取士而學人之道已亡而參以禪宗遂捕地突吾眾與吾生爲得蒙學人之深乎○萬物同明理之學先生日治世之民愚愚正其智也亂世之民智智正其愚也三代之士習行以爲事日用而不知功績俾舉近之儒思講以名學洞悉而大明精粗俱廢自以爲操存明理無不知無不能也而實一無知能豈可哀也○賈易間交先生因擇交宜急也吾少時納交於張石卿王介祉刁文孝張公儀呂文軸皆不遠百里以存之近取諸郭敬公李孝窓而父事兄事之而久交不懈三十年相扶翼則今王法乾也吾勉於親君子遠小人則不及法乾子憤於斯二者何患無交○立春前硯水凍日不冰因思吾人天理時長一分人欲自時消一分正道時進一分邪途自時退一分以是知吾人皆可爲學賢衰世皆可以復三代不必陞

然純陽而後信之而後爲之也○孔門之敬合內外打成一片即整飭九容是也故曰惟己以敬百事無不精詳即堯舜和三事修六府周孔之六行六藝是也故堯典諸事皆欽孔門曰敬事曰執事敬○一日端坐洗心思人欲污心之塵垢也天理洗心之清涼也而持敬則淨拭之潤巾也○常憂不憂當怒不怒佛氏之空寂也憫者而無所憂怒也何以別於異端乎憂則過憂怒則過怒常人之無養也學者而爲憂怒役也何以別於常人乎惟平易以度艱辛謙和以化凶暴自不爲憂怒累○觀子路告過則喜常思大舜介人已通天下打成一個善真不可及矣試思子路與禹則喜則拜當下是何等了脫何等光何等愉快再通而通思其未告未聞之前何等工夫何等心法再推而通思其既喜既拜之後是何等發何等力盡吾輩自不容一毫自縱一毫自滿一毫自恕矣○今世之憫非衰農圃則必風鑑醫卜否則無以爲生蓋由演宋憫誤人於

章句復苦於帖括取士而吾儒之道之業之術蓋亡矣若古之謀道者自有禮樂射御書數等業可以了生觀孔子委吏簡分碩人王良拿乘可見後憫既無其業而有大言道德鄙小道不爲眞如借道之不務生理者矣○論非法曰順性中度之謂禮反性賊情之謂亂禮於已放故禮導其順性非遏其反禮一也三物八刑周公何分焉舉人之世俗節民安而十非一愿蓋八十家若爲四匹革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加以廄供蓋不使一人閒逸也禮射鄉射大射田當獵狩蓋使稼外不使一日暇逸也舉人豈好勞役其民而耗其財乎恐一旦叛逆竊發戎翟內侵狄於逸飽之民必昏亡也○謂文升曰事變環來當下仁智駢集便看透始終自然合義者舉人也蔽於事物仁智不及便欲亂行忽然覺非即遵於義所論不遠復者大賢也當下蒙蔽行事錯亂仁智皆傷悔悟自怨自艾或師友提撕即改前非更圖新是所謂聞

過則喜改過不吝者賢人也下此利害判然能脫其所蔽而勉於仁智如漢高世民者豪傑也至於始終溷鎖義理利害俱蒙蔽焉斯爲下矣○語剛主曰立言但論是非不論異同是則一二人之見不可易也非則雖千萬人所同不隨聲也豈惟千萬人雖百千年同迷之局我輩亦當以先覺覺後覺不必附和雷同也

鍾錂曰先生勉於唐虞周之政學孔孟之學尊祖敬宗老老恤孤隆師重友睦鄰御正改過修慝務以日新時惕爲功慄乎上帝降監則於勿負蒼生乃抱負未展窮窘以老牖下惜哉惟是天吝先生以倫常使幼無父壯長無君臣無昆弟無子息千然一身孤苦莫似而獨不能隕其學德時進日益一言一行皆可作世模範謹於日譜略撮梗概以傳於後云

顏習齋先生言行錄卷下終

長山公年譜

本書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長山公年譜

光緒己丑夏日

刊于日本使署

長山公自書年譜

黎安理字履泰號靜圃別號象山晚自號非非子乾隆辛未年正月初十日巳時生娶元配楊氏同里歲進士鈞之女生子三長恂嘉慶庚午科由縣學廩生中式本省鄉試二十四名舉人次愷嘉慶己巳學院錢取入本縣學第一女六長適周次適張俱同里三適鄭本邑鴨溪口之和連庄四適詹同里俱為恂愷婿五適吳綏邑鄭家場六字本里張俱恂愷妹

一歲辛未乾隆十六年 余生前一日立春先君因以春命余小字生甫兩月餘先慈偶出外家人以盞末置余口氣閉將絕呱呱不能泣先慈歸聞聲不出亟視余抱起拭淨盞末數日方乳哺嗣後先慈每出入必襁負余行防閑甚密家人不得肆虐是歲先君授徒九龍場

二歲壬申余歲餘即出痘稠甚毒陷變黑死矣獨胸口微有温氣先祖先君見余已死亟欲取出掩埋之先慈獨不肯曰是兒胸前尚温焉知不更生邪抱余懷中哭泣一晝夜而復甦是歲先君館黃池

三歲癸酉先慈自歸余門遭繼祖母之難日事詬詈具則加以鞭箠先祖每日出外拮据歸輒虛揑故事譖之先祖前先祖不知其無而為有也輒信之先君客館授

徒居家日少歸又輒譖之先君前先慈曲意承奉百計不能得歡每日負薪汲水杵臼炊爨種圃灌蔬操作無片刻安閒夜分紡織更深勞苦萬狀祖母悍如故先慈不能堪致有截髮隕身之變未知在余生前生後也在家度日如年往往出居舅家途次往來先慈獨自一人負余以行跋履奔波至舅家數月或半載始一歸歸而祖母不相容仍出居焉時舅家貧大母舅寄居母黨伯舅劉公天安宅右茅屋數椽所居隔余家十里許二母舅為舅翁劉天全家佃耕春臺居又隔大母舅家十里許時外祖母在堂多依大母舅家先慈歸亦隨外祖母所之大約余幼時受舅家豢養恩居多而外祖母提攜保抱之德尤深云

四歲甲戌是年先君館白泡塘攜余至館襁褓未離啼號一夜次日送歸仍依母膝下未幾又遭二姑推置水瀕已滅頂矣賴先慈尋至急救幸得不死

五歲乙亥是年先君館雙車陂攜余至館畫紅鷄一隻為余嬉戲每日以竹簡書論語數行授余記誦訖即抹去另寫上論畢然後以書本授讀十二月弟全理生

六歲丙子蒲節先君攜余自雙車陂館歸河水大漲東西兩岸田壩悉成澤國從大嶺宅後岡林行始達於家

七歲丁丑先君館雙車陂余熟周易又授讀書經及朱注小學日講四書旁訓蒙解皆先君手訂

八歲戊寅先君仍館雙車陂是歲余熟書經小學孝經先君授以詩經古文禮記則讀刪本當時五經周禮左傳等書未大行於學校鄉村學究多以詩經授徒間有習書易者至禮記春秋等則目全未見余先人家學原傳周易余故究心易學此外如詩書禮三經不過節讀大文略知句解左傳國語國策則取古文所載誦習全本未窺也下至秦漢魏晉以迄唐宋元明古文詞則盡讀之括發蒙觀止覽斯三部至於周禮則家無藏書童

時未購讀本詩誦排律詩鈔然其時童試無詩故亦不甚習之

九歲己卯先君罹繼祖母之譖先祖不得已屢析先君居宅左後半間其前半間則為二祖姑寄居時先伯祖在堂屢以大義勸諭屢出居而屢同居每歲栽插時先君亦歸而拮据裹笠露塗共先祖田中作苦余執牧牛饁餉後猶憶先祖早携余謝家壩耕犁畢命余牽牸牧芻陌上歸家早膳牸不受羈勒觸余田中陷淖不得上腹久餒甚及祖持飯餉余往返十里許則日已停午矣余在館雖業餘漸習炊爨頗知飲食生熟之節冬盡散

館隨先君歸畫樵薪夜讀書以為常至先慈在家與否則不復記憶

十歲庚辰余講四書備旨章頭節旨講解字義及附攷典故討論不遺作文成篇頗知理路已晌領題午刻成卷是歲十月大姑于歸先君先慈送親羅門余從焉歸未久繼祖母性如故又出居先慈於舅家余三冬零丁在室晨起即驅出揀乾柴一捆歸而飯已冷透或碗許或無飯飯後又驅出終朝須得乾柴三捆否則撻楚每日未嘗獲一飽夜間人命舂碓繩繫碓首手縴而足踏之或三碓或兩碓力盡疲弗余顧亦弗余幫脚也歲盡

前十日即辦年粑麵須雪白為米團雪糕乾窖粑二色粳糯米數十盡役余一人舂臼粉簽成過歲余未嘗得一食忍饑不敢言如是累月常枵腹以待至親族家始獲一飽焉

十一歲辛巳是歲先君食廩三弟上理生

十二歲壬午余隨先君入館肄業四月先伯祖殂謝先君歸而奔喪余從焉見先君盡哀盡禮如子喪父蓋以伯道而兼師誼故先君以父師之道事之也先慈聞訃亦歸而奔喪如子婦禮旋即往舅家七月先君入秋闈命余在館與同輩課讀將弔月一日晨起忽思先慈別離二載母子未得見面潛焉大慟遂私出館門向北而行不知道里望空奔竄覓先慈所在行至未刻離新州場約一二里許腹餓甚不能行僵臥地上忽二母舅至前熟視余因問曰爾非某某乎余應之曰然問何以至此余告以思母故促余不能起乃負余以歸先慈見余而哭余見母亦哭舅氏及舅母亦哭不數日先君歸至館不見余覓余大母舅家不得次日又覓余二母舅家乃攜余入館至冬歸仍執役如往年晝夜採薪杵臼不得息

十三歲癸未是歲先君館蕭家廟入館後於廟側兩山

壁各搆茅屋一間左為諸生廚竈所其右間先君命余歸迎先慈至館以居先祖不許乃於宅左後半間拆毀一泥壁析先慈居其中出入無門徑床榻廚竈而外無一容足地不得已居之先慈屢受折磨成哮喘疾日常數發發或旬餘或數日臥床不能起飲食俱廢余時多在家侍奉屢求藥草醫治不少減日間採薪汲水執爨以供母弟夜仍課讀以為常遇課期日間作告拈題構思腹藁已就夜篝燈謄出至館呈先君改正家中食指皆仰給於館余至館不旬日即當歸歸必負米五六斗及所讀書歸或浹旬或半月始得至館先君先慈出居

蓋從是年始不得復與先慈合爨而余讀書亦從是年始在館未及半在家大半焉其年二弟全理開蒙在館出痘時先慈尚未迎歸漿起時二弟思食炒米米果等物向余求甚先君謂新年甫度諸物儘有命余歸家求取余昧爽即行至家祖母方起問余何以早回余告之故祖母詈曰我要食都無有誰有此等好食給爾者余乞之不得乃大哭至三叔祖母家問余歸故具以告之叔祖母泣然曰汝祖母不甚賢爾豈不知之炒米脯果我家儘有何不早告余因命余早餐將前項茶食貯滿一提筐以付余屬曰爾亟携至館子彼若食盡可再來

取無須歸爾家揀賤矣其年同學者多至七十人宿館者四十早間至館者三十先君鷄鳴即起掣籤上書至早飯後方畢童子讀四書者幾二十時命生長何文達代教飯後諸生即復講童子背午書隨即與諸生講書分三班午後判字講論文藝古書課文期則隨交隨改必校至三更後乃訖計晝夜之間先君刻無甯晷又受業者多良莠不一先君嚴加防閑至冬余歸經理家務次年正月為先祖六十壽辰先君速親賓開綵觴一切賁酒造漿喂養鷄豚以及備辦油鹽柴米茶食果品等類余皆佐先慈為之時而佐先君赴市場經營買物自

秋徂冬余未嘗得一間入館惟居家晝作夜讀以為常

十四歲甲申先君移館觀家寨離家稍近五月初應童子試有吳生學憲者員余行三日始達即入場後次日即歸先慈在家甯嬰宿疾余家居奉侍時冬薪多買之小鋪子斬伐搬運往來二三里途次辛苦風雪不少休每負重向薪而泣

十五歲乙酉先君館觀家寨是歲二姑出室余回家數日先君舊有胃氣忽發數日不能飲食及余至館見病狀憊甚乃求人網河中鮮魚數尾烹湯和椒香薑葱以進先君食之而愈時全弟在館誦讀余時而在家時而

在館

十六歲丙戌偕從兄敬理應童子試

十七歲丁亥余春間在家入山伐薪右手拇指為柴刀劃破骨肉俱劈開中分將指傷甚以山漆葉裹之未愈而入館剖薪為炊復傷右足斧陷入脚背寸餘血流滿地仍以山漆葉樗爛數裹時先君以余應童子試未獲詧全不以色授余時加呵罵少不如意輒受鞭楚故余雖手足被刀斧傷先君弗顧也斧傷未兩日即出應縣試員行李次且至城時大兵征緬甸邑令試後即往坡貢辦站不及招覆而行余辭親以歸七月先外舅壽辰

先君命余往視即返至則強留一宿而歸至館先君以違命重責且逐余出余猶意先君一時之怒也午間復隨同學聽講先君見余忽曰早間命爾出爾猶在吾館耶吾不以為子矣其速行任爾所之余退而思為人子者不得父母歡心不如死至夜靜乃縊於館之樓檐已死矣有劉生者急起解救聞之先君抬置榻前天明而甦次早命同學一人伴歸居數日復至館未踰兩日先祖即到館趕余還試時院考已臨隨進院試余進學第五敬理第九歸家躭閣月餘已在初冬入館旬日歸即操理家務先君亦聽余所為而余亦即於次年離館課

讀時赴蝦子場新州場經營生理頗得微息三冬以為常

十八歲戊子余館棗子窩陳姓東人新構茅屋數椽入居數日適一生早炊火延壁上撲滅不及頃遭回祿主人暫館余廂房隨又卜築余每月歸省先慈過先君館問視兼請題目呈文藝改正七月得館脩數金隨先君先伯赴秋闈是科馨伯登第初冬散館計此年館脩僅得卜金供費無餘先君乃約會得三十金以二十金償風逋而以十金為治屋資購材才請工匠於宅左接屋一間一切壘土填基搬運木料皆余力任負之十金僅足構架而瓦覺不與焉屋既成乃寘廚竈火爐其中始有寢息所時先慈風痺屢發余曾許觀音大士齋二十載為先慈祈壽至除夕素食先君詢其故余方以實告先君素不信佛戒余曰心好不用齋汝存是心神明自呵護也何以齋為乃強余開戒余時大勇勉遵嚴命焉十九歲己丑是歲余館謝家埧之白果廟東家為葉黎二姓先君仍館觀家寨二月先君館遭回祿生徒盡散閒居家中計每歲上還會銀需十六金合家中費用不下四五十金全上兩弟亦在余館肄業生徒所供俸食僅足學堂之用其年十月余舉婚得館金十六七數一

切衣服首飾先君即以此項辦理其外酒食之費則又虧空焉室人楊氏來歸月餘先君即以家務付余屢曰我觀汝當家較能主持家政我在家為爾祖母故俯首出入度日如歲如今汝在家支持諸務以爾為主我外間作幫助可也先君於是出游川北免館授徒而余即從此年擔荷家計矣是冬先君遠游余貿易以資朝夕夜間課二弟讀書余亦自課以為常

二十歲庚寅余已在白果廟上學往歲棗子窩舊東復遣人至家延請將書箱攜去不得已辭業黎二姓仍就陳姓館地攜兩弟偕往至三四月豆麥無收米價騰貴

斗米值銀一兩餘余在家買穀石貸其馬駝運以歸至五月閩邑告饑縣官開倉賑濟准預支各廩餘一半余又進城領先君應得廩米雇工負歸家中幸免饑餓而以其餘出糶以供別項支用環視鄉村人盡掘摘耳根及夏枯草淘蕨墊粉以度日甚有以白善泥和米粉為食者呼為觀音粉野有餓殍人皆菜色而余館至六月諸生不能供食絕糧三日掇園蔬以度饑陳東知之乃代諸生貼俸米八斗接出青黃至秋收後米價平賤諸生以米償還主家一蒙童耳而能慷慨若是且以金貸余無吝色其樂善好義令人志之不忘十月長女生是

冬余散館歸為生易計五更起入城販買棉帶棉綫等物至綏陽山箐各場市賣旋又別覓近場生理臘月先君歸廿餘日仍游川遂不復返

二十一歲辛卯新正後四日先君携余及仝理弟同往川北至則舊館已失先君另覓館雙峯橋以遂至故館不甚豐余開館射洪南門外柳林壩鹽井有觀音閣就其中授業月餘生徒不多復以思南陳姓薦至黃磧浩生徒八人除供應外認二十四金余教廿餘日歸稟先君以余年少恐入狹邪游不許往時已四月余隨先君課讀非其本志也先君館僅二十金至七月余辭先君出射洪城貿易棉花生理至十月頗獲微利慮家中懸罄以待也稟辭先君而歸即從此永訣途次并無伴侶行李甚重荷擔漸不能勝數日抵遂甯白子鎮族人黎國瑾家乃遣人送余至桴潼鎮搭船下重慶適在重慶合伴有張姓者行李無多分任五十觔合余所擔滿百觔之數宜其任重不能行遠也抵家數日仍至各場經營生理

二十二歲壬辰是歲余館九龍場上理弟隨余在館肄業不任教育每遣歸家輒詛訴先慈前為逃學計先慈信之戒余無刻苦余恐其誤彼終身也不恤委曲教導

其年三月一夜暴風震雷大雨雹晨起出館四顧山林樹木摧折綻裂百鳥盡行擊斃樹下冰雹成堆大如碗小如彈丸鄉村屋瓦悉成粉碎余亟歸視家中住宅僅洞穿數穴幸無大損館得十數金合三冬經營以供用度外計虧會銀十金

二十三歲癸巳舊東人陳姓往歲於別業地名煎茶溪建書房一所為延余教子計余適隨先君游川未及應其請也是歲復來迓余館其地陳生亦純篤可教脩脯亦未及二十金上理弟隨余課讀而懵懂如故九月次女生是冬余同陳姓蝦子場花行夥賣棉花生理一月

計得利六七金余隨往湄潭楊家山販買爆竹回又至
偏刀水販買蠟燭就近場拆賣未及半先君訃音至余
聞之五內崩裂時臘月廿三日也次年元旦後親友弔
唁爆燭皆本係周親處借貸盡為開弔糜費焉
二十四歲甲午余隨先君幸卵游川初意先君春秋鼎
盛余兄弟不數年皆可成立或者協力經營堪成家業
故余在家雖稍有負累猶恃先君以無恐每歲在館授
徒之暇輒肆志經史三冬貿易而外徽夜然膏以讀不
憚勤勞癸巳冬應試學使孫公深賞余文擬拔優等以
策件膳規抑置第七維時雄心進取雖家計奔趨弗懼

也及先君逝後合計所遺負欠及應還會項有百六七
十金東以食指漸多又無寸土可以抵償余既庸先君
之未獲考終於家又憤初志之不克遂二弟逃亡之為
不才而事不克濟也悲憤交加遂成哮喘疾每聞哭聲
即自水不能下咽是歲葉黎二姓復延余館白果廟脩
脯未及二十金不足供用乃即館中業醫市藥館通新
州場大道遇場期趨市者便道求藥輒售之亦多奏效
頗獲利十餘金至冬解館復市藥綏湄二邑間亦得十
餘金然僅勉強度日於會金終難支持至夙欠更無所
償上理弟仍隨館課讀而疎放如故是歲地師思南李
公常寄宿余館余從之學堪輿頗得其略
二十五歲乙未余因先君辭世負累追索左支右絀計
先君所起會余已上還六載可以抵償會期爽約不赴
是年春臺夏姓延余館其地入學未申月同會諸人齊
至館逼索余應之曰我以所上抵所應還亦頗相當諸
公何逼人太甚諸人不允喧嚷竟日余氣憤填膺浸成
癆瘵吐血怔忡眩暈凡百飲食俱不能進惟思肉脯鮮
者力不能供乃於東家逼求腊脯藥石不應久之獨坐
無人恍惚見有童子侍立左右及手捻之則無有余謂
此二豎神也吾命其休矣乎諸生欲為余延巫師至館

祈禱余不許服丸散數日始漸痊愈是歲館稍豐得三
十金頗足家用而余惟立志進取自先君逝後夜分誦
讀益力或至終宵達旦作文苦無就正處適父執劉公
毓亮學業優長開館半坎寺余便道往來乃將文藝虛
心請質劉公亦實意指正頗得其益九月三姑出閣時
先祖年已七十二一切赦奩皆余經紀自戊子至此授
徒已經八年始得夏姓二生性質可造是冬余攜之至
家課讀上理弟不嗜書發學自是年始
二十六歲丙申是歲遠地無人延請余乃就附近淨石
寺開館諸生寥寥館金不及二十兼售醫獲利亦不過

十數金家無長物清淡異常室人自歸余家亦能安貧
學紡織忍饑寒而侍奉先慈承歡不懈且能得先祖繼
祖母心故余雖在外日多而母氏饗飧恃以無虞至上
理弟在家不過運給薪水間入市攜持物事而已八月
三女生母子同月日

二十七歲丁酉宮莊明姓堰角頭鄔姓延余館桐枝堰
夏生二人追隨生徒頗衆館事漸豐是年雄心場屋在
館授徒每徹夜然膏未嘗就枕席者數月及入闈文機
多滯知其必不售也是冬生徒肄業求上進者多余得
居冬館爲上理弟廢學兩載餘其年五月至館復告余

欲讀書余謂繭舊業荒盡恐無及也命之讀未及一月
染時疾而歸遂墮其業

二十八歲龍塘堰鄔許二姓延余館桶井堰舊年生徒
俱在新來從學者十之二春間余日發翳疼甚治愈後
復發痔呻吟在床數日不能起許東至館視余詢其狀
余以實告主人曰此痔瘡也余謂平日不飲焉致此疾
彼曰幼時多食生辣椒其毒結腸亦能致此是歲旱五
六月米價貴至銀七八錢一斗村人多菜色貧者盡掘
老鴉蒜淘塾取粉和米以食野蔬無遺近溪河者則採
苦藕根食之至秋無穫米價不減余館所入頗給終歲

資幸免凍餒其冬四姑出閤一切粧奩皆某經理彼此
貰貸至次年乃領田價以償

二十九歲己亥先君在日正馥伯往往以勢欺淩先君
生平厚道戒余不宜與之爭論及己丑游川原習其年
應領廩餼付余變賣完糧被其設計慫恿先祖將餼領
回正糧未納竟至虧空庚寅荒歉先祖售田供用時正
馨伯違出正馥伯與從兄敬理私白先祖將先君置買
宅門水榜上田業變賣余以此田係先君所置固執不
肯伊竟硬行承賣嗣是謝家埂柏香灣等處田於先君
謝世後接連當賣先祖不知其奸是年車水楊姓延予

館其地舊歲從學者大半追隨來脩可得五十金又兼
業醫二月至六月亦獲利四五十金舊年米價騰貴至
此不減余以館事豐家用無缺九月將為上理弟畢婚
余慮用度不給未嘗為科場計七月二十日鄔生月揚
之父請余至其家餞行余告以三弟婚期在邇無餘貲
以觀場東人慨然假十金為贐兼命鄔生偕至館約附
近東家助資斧固請余行欣然從之次日解館歸得廿
餘金即攜十金上省餘悉留家中備辦婚事鄔東又許
外湊四五金屬余弟往取應用時吾鄉觀光諸人早已
踏盡槐黃余獨殿婪尾入場領卷初未展閱攜歸號舍

至三更後始開卷閱之方見填寫年貌一頁被墨汙如
椽筆大亟向巡號官委曲以求始得換卷是科功令初
下文限定無過七百字以前長批尤調概置不錄余在
矮屋中新改手筆刻定無過六百字文思泉湧不加改
削纂成閱之欣然以為必售也揭曉果中式余場後歸
家料理上弟婚事畢乃赴省填親供領坊貲又往龍泉
縣署謝房師孫歸而請咨領火牌赴京會試與年伯唐
公金同年徐君準偕行至鎮遠余病留數日復偕本邑
楊公劍行至常德德縣即在常德醫治
三十歲庚子余掇科之歲族人黎正位率其子姪與禹

門寺僧西傳構訟從兄敬理與之黨同逐僧霸寺圖據
常住以利己僧故貴陽人素行不軌逃亡出家奸謀領
坐邑中大寺閱落楚龍德天池禹門寶城庵諸寺服御
飲食擬於官家蓋禪林中一大魔業也正位等智計百
出其下秋成時逐之而以其侄名天茂者削髮為僧佔
據寺中余觀場時西傳已將伊等控縣及余領緣厲族
人等假子名色日售寺穀材料云作余進省費余知之
乃將寺穀封鎖材料記號對族人曰公等圖利釀禍胡
為沼我以不義名即欲據寺為若輩身家計亦須從長
籌畫何至妄為乃爾余乃至郡西傳狙詐甚即來旅邸
拜余延至彼所以廿金為贈對余曰此不過為上省路
費耳若照顧貧僧得返禹門當以百金助北上資斧余
知彼欲套余入局中沼害族人固辭不受謂之曰爾若
不住禹門本年入寺諸費吾族須當償汝爾若必住禹
門我族兩年衙門諸費爾須還出所贈程儀俱係佛地
所出概不敢受俟余自省回時族人聽我言則此事自
有酌議分解若不聽吾言乃隨爾所為即寄信告族人
成以寺中諸物不可妄動此僧奸險尚畏懼余俟余回
時為爾等調停可也乃族人不聽余言將寺穀開鎖賣
盡材料亦搬運烏有西傳探知即催差拘提族衆余自

省返郡聞之暫留不歸及北上時正位等以廿金贈行
余知非其有也固却之彼謂族中公贈若不受是絕族
人也正登先於伊親姚姓代余假二十金為治裝諸費
余臨行時欲償之正登以余行資無多且可從緩及余
公車赴道正登與敬禮輾逼先祖出售小長田以償姚
姓先祖僅得三金為用族人贈行之廿金余初心疑不
受然不知其私當寺田以抉余也余自常德以病歸而
張姓已叩門追索亟將帶回布疋并皮袍准算入補銀
十兩以足廿金之數至先祖田價余即接續籌辦供先
祖用族人不聽余言入城俱被杖責桎梏追賠寺中穀

石材料西傳亦返禹門敬理家從此漸落上理弟自完娶後不理家事弟婦係小家人數私積未及十金歸吾門見親賓來往酬應太繁而余又家貧人口衆以為日後必累及彼即恃其私蓄有析居意余出門甫三月餘歸而上理弟又虧十許金清其帳目俱無著且時對人言必析居否則彼必私逃余屢諭之曰諭不過代余出入門戶至於經費自有余在縱負千萬必不累蘭也弟不應是冬十一月弟生子名恕

三十一歲辛丑時上理弟決意私逃余懼受不義名二月廿二暫與析居謂之曰蘭且各治生數月如不願又

可同居彼出外念切竟於四月初六私逃先慈不知以為至彼岳家也初八日始覺命人尋追數日不及而返是歲余開館禹門寺振宗樓舊時從學李生瑞元鄔生月揚等俱至是冬正位父子及敬理等不得逞志於寺僧造言西傳延余館寺中供我一家衣食余受賄包攬住持為僧薄族向余口角余謂之曰本寺設館自伯祖始至今已經三世何獨於余嘖有煩言且西傳係官府所委爾等無如彼何乃欲我一人為爾等作惡人耶後正登子天健率其黨與摩厲白刃日來余門前叫罵聲言必代伊等逐僧方有食用過歲不然必尋爾對命而敬理實倡首謀余謹避在家不敢出門至臘底伊等尋余不得計入余家搶掠穀畜以度歲余憤甚曰此皆縣官招惡僧害我族而累及余身家性命也挾利刃欲入城行刺與縣官俱死不敢白之先慈往告外舅外舅聞之泣然曰如此則汝族中無遺類矣堅不放行至除夕伊等來窺余果不在家衆乃駭懼余以計毒之連夜竟至外舅家百詞謝罪余乃返大姑隨先祖寡居廿餘年羅姓久不歸是歲再醮楊門先祖必欲如初嫁時體面一切粧奩余皆從新整辦

三十二歲壬寅余館振宗樓四方來學者日衆夏生賓

王府縣俱列前茅其夏游庠獲謝金三十余乃稟命先祖以其貲墾墾家屋基為田并當大坪乾田合計可收穀六七石許六月四女生

三十三歲癸卯客冬同里張姓自川歸傳聞灌邑水漲衝決家墓先居塋域適在其地當日屬纊余未親治窀穸近將十載不獲一往拜掃心時惻然聞張姓語更加寒慄是年安排家計雇工耕作棄館遠省親墓兼訪二弟消息延綏邑族人黎燦黎慰叔姪荷行李三月初由綏邑趙里黃連菁至桐梓松坎至綦江江津壁山永川大足銅梁上遂甯由樂至越簡州上成都新繁彭縣崇

甫各處探訪全理弟并無消息九月乃至灌邑拜掃先人塋次諏吉鳩工壘立碑志焉十月返由成都乘舟抵丹棱眉州嘉定樂山敘府犍為等訪上理弟確耗亦無識者再至江安納谿南溪瀘州合江經白沙起岸由綦江桐梓而歸時已十一月之末值敬理長妹適陳門出閤期適敬理在川北寄信託余經理彼家無長物一切粧奩倉卒拮据事畢治裘北上得十四金而行

三十四歲甲辰原擬元旦出門適三叔祖除夕祖逝代卜宅兆至四日乃得束裝載道獨行無侶馳驛至京止餘四金得同年胡君沅數人幫助三金始得入闈試舉

館信齋以度日是科點省薦卷選中者三人一興長鄧再馨一貴陽鄧東綸一為余及　　旨下貴州僅取中一名余以限於額數不獲雋房師褚公深為惋惜揭曉後無貲以歸向同郡劉繼元貸十五金乃返至家又值晚姑出閤期適先祖年已八十有一又值其年棉花甚貴每觔值銀三錢餘余經理粮盒拮据支絀不可言狀三十五歲乙巳往時李生鄂生內姪楊生等俱來從學為門綏邑族中弟兄行名文蔚亦來肄業舊年曾夢一躍登僧清燿異常手捧石筍二大可盈拱一長二尺餘一長近二尺光潔晶瑩表裏俱徹紋節纖毫可數授余曰此物一自四川來一自河南來今以贈君作擎天柱勝似如意珠矣余醒而異之是歲三月廿一日長子生三十六歲丙午余館振宗樓文蔚及李瑞元鄢月楊等均仍受業春初余長灘田土與芾住界連適佃戶墾田侵余地界余命工人將彼鉏擊回向寺理質僧西傳在寺詬詈余聞之不勝其憤曰裁林養虎今乃噬及我耶乃稟之經捕廳初意不過欲稍為懲創而已伊竟翻舊案訴及正任與僧圓通余不得已又稟之縣尊彼時通屬吏余直控府質審西傳方始畏伏圓通僧德余促余北上余亦欣然從之時先祖年八十有三余應老人風

燭脫遠游後一旦不測余何蹈踏不決先祖謂余曰吾尚不死爾第治裘以行圖取功名及歸猶獲見余也乃治裘攜廿金以行先祖揮淚餞別余見此景況感觸懷來不覺大慟哭行十餘里乃已迂道由浙江平湖王公署乞資爺王公贈以五十金除夕至江西托船鋪度歲離豐城三十里

三十七歲丁未朔日自豐城拏舟出浙江經錢塘蘇州鎮江揚州過黃河抵王家營雇二把手車進京車行二千數百里不能載人且皆夜行余步隨入都狼狽不堪時已三月三日揭曉後資爺告罄時桐梓趙公式訓令

定州曲陽迂道過彼承贈二金又貸五金至常德俱盡乃步行至施秉於同郡白公學署貸數金以歸是行也跋涉萬里辛苦萬狀而余足力亦從此疲不能良塗矣

辛先祖先慈健如故

三十八歲戊申洪水埧姍誼張君延余館其地設塾埧中迴龍寺門墀名耀光者從受業舊日李生鄢生內姪等仍負笈追隨遠近生徒漸集館事頗豐先是戊戌從弟敬理為撞騙所惑代申傳二姓賄賂幼名院試時為巡邏緝獲扳出敬等彼惶急無計欲逃亡余不忍其傾家蕩而襆衣頂也力為營救將彼潛匿邏役向余索三

百金余不理滿城哄動余恐事不可測亦逃黑夜履懸崖跌陷深溪幾至隕命彼知事急將廿金借紙付余諄託代彼假貸調停三分利息余乃於綢緞鋪借錢數千為之調停息事後敬理以貪圖寺利與正位父子等魚肉於余余謂彼既不仁我亦不義壬寅年執約向伊索討彼將門首車田當與度姓揭回原約憑正登面筆批明交余准利廿五金合原約共四十五數其實田仍彼耕余不過假此以懲其不良之心也往歲余赴京敬理將田出售族惡正維以奸謀串通登叔作中栽插時當收穫時買登圖小利從中作成余歸聞其事即請登叔向正維理論索取當價登故延緩至七月穀尚未熟正維督工搶穫手執凶器來余門首大呼曰某某出來吾與爾對命余方病瘡憤甚持梃欲出與鬬先慈及內人閉門不肯余出先慈訓止是年先君先慈俱六十先君靈尚未除六月諏吉為先君薦靈八月初十夜子次男生十月為先慈慶祝三冬在館教讀瘡如故

三十九歲己酉余館洪水埧迴龍寺六月攜長子入學迎先慈館於附近十月先祖殂謝余時在家親自易簀先慈聞訃奔歸哭泣盡哀余雖不能當大事而殯斂窀穸一切皆自經營其年鄢生月揚楊生振緒周生履泰

同時進學瘡如故

四十歲庚戌余館洪水埧遠方負笈來從者有清潭里族人及其地張生等數人綏邑族中弟姪輩數人館中幾不能容其年長女出閣余因去歲送先祖終資斧告竭乃約會得數十金以辦葬奩田業差足供食而繼祖母朝夕自先祖謝世後一飲一食皆余奉養每歲姑等往來約需三四口之費以為常余自戊申六月患瘧至是冬愈七月三子生冬石砌先曾祖及祖母塋域

四十一歲辛亥余館振宗樓諸生皆自遠而至先慈漸就衰暮不敢遠離故館近地以便定省且課子讀督傭

耕焉
四十二歲壬子館振宗樓往年從學者俱至是歲吳生宗詰進學正月先祖服闋在家耕作授徒如故八月五女生十一月改葬先祖鳩工砌石立碑志焉
四十三歲癸丑蔣家田產業乃先高祖分授三房四房五房地也後人不能守出當彭姓耕已三世是歲五房叔行遠遷都匀將屋基當余坐宅售余而糧在余戶彭姓認糧不數上納每年應歸房下攤賠臨行屬已糧出於旦今日去糧存賠累何底我去女必取贖不然日後子孫必不承認貼糧也余乃約會將田贖回從此歲可足食時先慈虛贏日甚飲食漸減自春徂夏起居必須人扶久之足漸腫床褥在樓上須人負以登降夜不能寐坐而達旦天甫曙食少許則伏几而臥竟日不語以為常余朝夕侍奉不敢離左右至秋涼則晝夜圍爐不離火夜必侍膝下一刻不敢安如是數月至臘閒先慈病益甚余乃設榻爐側為先慈製一窠大矮几陳臥具於上先慈倚而坐臥喜曰此適吾意矣夜必人聚圍爐左右歡聚談笑先慈始樂否則以為淒涼是歲仍館振宗樓焉入館夜歸侍以為常
四十四歲甲寅余知先慈不能起乃延地師卜兆於大嶺祖塋左正月十二先慈告終一切衣衾棺槨惟稱家以盡心力是歲王生青蓮家延余授業治喪畢即權入館帶舊日生徒十餘人及長子次子俱同學三子俱出痘三子先出而殤至秋次女出閣一切粧具頗費經營不數月外舅亦徂謝
四十五歲乙卯余館振宗樓時王生青蓮避家難僦居府城時以文藝來就正余庭訓二子傳授生徒朝夕督工耕作無一甯晷
四十六歲丙辰嘉慶元年王生青蓮兄弟復延余至城授業余館玉皇觀携二子隨往舊學相從者亦有數人買明

姓業囊無一文貸交半價歲試王生青蓮李生瑞元進學而綏邑王生第轟生心通亦來受業冬底歸而館所貸田價焉是歲四月先慈服闋
四十七歲丁巳館振宗樓舊日從游者俱至王生青蓮兄弟下半年亦來館受業是冬張生文林吳生燦王生廷燊綏邑王生第轟生心通俱進學長子甫開筆學詩文自舊年大旱吾鄉荒歉至今年更甚饑者至剝樹皮搥觀音粉以食四鄉無收成自生芸臺菜一堺入市售銀三四分族中乏食者尤衆余得館金并田穀所入之餘食指無歉兼清先慈送終時貸欠

四十八歲戊午自丙辰至是春米價昂貴夏初雨澤大沛農田悉得栽插米價始平余館振宗樓舊歲生徒俱在綏邑聞風于于而來者將二十人館舍幾不能容適二月四女出閣余在家料理旬日未至館自綏來者陸續私返返而復至者王生籥周生珍余謂之曰爾等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耶是歲王生青蓮亦在館肄業四十九歲己未余館振宗樓是歲內姪進學長子出應童子試王生青蓮寄食余家即在家肄業十二月占吉平基謀構新宅

五十歲庚申余往歲已購柏材百餘株今復購材上水

平遠小河諸處新歲度盡起工拆屋革故鼎新每日工役三四十人仍館振宗樓余時而入館課讀時而歸家營辦諸務不勝勞瘁九月宅舍落成三女出閣鄭壻入贅道途遙遠另多貲用是歲修造嫁娶二事合雜用計三百餘金九月六女生

五十一歲辛酉余家居授徒二月長子及符生玉衡余生信芳同時進學綏邑周生珍亦進王生籥前已未年進王生廷奏選拔是歲來集舉業者數人張生文林王生第阮生朝璉丁生光恒符生及族姪慷並就正制舉王生青蓮已中副車亦來寄食余家課文數月秋闈王生領鄉舉十一月長子畢婚計此年費用亦三百餘金

五十二歲壬戌余幼年勞心過度至此時心血耗盡家居止授徒數人先是繼祖母猶居炊爨先祖沒後子處七年余雖饔飧不缺於供而祖母每以所有私餌四姑家少不如意時聞詬誶侄家承認供給而長歲饑余遠館府城侄家供應往往匱乏以致逐日喧嚷余歸而聞之乃與室人議曰敬老吾與若素心況祖母孑且年歲荒歉而使祖母日與姪家詬誶外人聞之不雅且祖母老矣吾與若奉養一日即得盡一日孝道曷不迎至吾家承歡侍奉焉知祖母不回心易轍乎內人亦喜曰余

存此意久矣於是奉迎祖母孝養無違而祖母亦底豫至是六年祖母忽嬰重疾百物俱思食及進於前即又不能食食入即吐彌留數十日余晝夜服侍左右刻不能離至二月盡祖母辭世營葬守制一如居先祖喪是歲次子病足痛甚日延外科醫治呪水針砭用藥搽擦百不一應日漸危劇久乃審知為踏骨疽症乃以治疽大劑與服外數膏藥調治數月乃愈又遭張姓橫逆是歲仍費三百金

五十三歲癸亥余家居授徒從學僮數人所入不償所出是歲門壻張生顯謨游庠前後從余肄業八年以廿

金為謝余曰壻猶子也何以謝為然爾叔去歲為爾從弟功名其未得也始而百般強求為之先容具既得也繼而設計陷害為之賠累且爾先來請託余念半子分不便固辭卒之以德為怨以恩為仇爾叔侄同居必有成謀在先我所賠三十五金今償我此數足矣後持三十金來彼以為謝余以為歸我賠項

五十四歲甲子年逾知非心血耗盡家居授徒從者數人生計蕭條出多入少漸不能支七月長子赴秋闈八月次子完婚計年費亦值三百金九月長孫三桂生

五十五歲乙丑余買明姓業已耕八載其業原余房所

售出者正月元宵族人正維正時哭入余所買山林冒認祖冢亮燈長子聞之率數人往欲與爭鬬余懼其生禍也隨後亟往正維等方持凶器而來余以理諭之彼全不服出言狠很忍之率長子歸房內諸父兄弟欲與之鬬余又阻之正時歸持矛踞門大喊相鬬余不應屢請親族向彼理論彼惟恃強梁而子婦妯娌在家又以語言小故日相詬誶余憤鬱在心二月得逆氣症勺粒不能下咽時長子入城廩保次子出應童試余謂室人曰我非神仙若過十日不食當死盡趕吾子一人歸為我治葬具乎室人勸余開方服藥強之再三乃從其言

調理數月始愈

五十六歲丙寅去歲臘盡余於蔣家田別構屋二間防正維兄弟之變也二月落成即於其中授徒三月二弟全理歸計在外流落三十六年是歲綏邑曹生繡紋進學延至其家款留數日歸

五十七歲丁卯春閒部文行取赴選知縣是時余已負累數百金及是又於親友處假貸約千餘金十月請咨治行命次子在家肄業兼理家務攜長子北上

五十八歲戊辰自鎮遠僦舟至常德行李頗多驛站夫役不足以供任載別雇夫至樊城負長車至京已二月

未入闈後同年輩以選期尚早約就大挑得二等領照歸往返約費五百金十月部選永從訓導攜次子同行進省十二月廿八領憑赴任

五十九歲己巳余由凱里買苗船行清江抵苗關起岸四日至永從正月十一上任視事永從乃六洞苗出入總路其地水土最惡瘴雨蠻煙易侵人疾病一切油鹽薪米蔬菜價倍常倍甚悔從前之失計而已無如何也

二月郡守沈公府試延余分校館於黎平府署將兩月院試出署辦考蒲節後始回永從　聖宮諸處俱就坍塌六月傳諭本學諸生數人募貲修建紅橋坍舊磚瓦

起脚以資用不繼未成六月五女出閣五月命次子歸理妝奩十月次子進學

六十歲庚午永從歷係外學黎平古州開泰讀書子弟亮實考試土著苗生僅得二名自范金聲來署理從中舞弊新進悉歸外學苗童竟無一人得進於是羣攻冒籍紛擾數年余來視事辦考適當撥清外學之日永邑應試諸童寥寥三四十人文武諸生止得四五十人署中清苦異常春間余督諸生修理紅牆鳩工落成七月改建櫺星門十月告成冬修櫺星左碑牆衰　大成殿後壁拮据經營盡吾職所當為而已時兼掌義學束脩

雖無多余月課諸生未嘗間斷是年命二子來署肄業長子中是科本省鄉試九月初三次孫應科生

六十一歲辛未葺櫺星門之右牆壁基連捕署從前與

聖宮相通至是始有界限三月縣試案重余辦畢即鳩工舉明倫堂衰修堂廡樓齋八月工竣十月重建東西兩廡衰修板壁及先賢先儒龕坐十一月兩廡落成是歲正月次子至署肄業八月歸應歲試六月長子自京回七月而歸余目疾又發纏綿三冬幾至喪明

六十二歲壬申余目疾未愈燈節後次子至署處理方依方點服漸就痊可春初余復培修　大成殿柱足腐朽易以石礎衰修　聖座整新地板工未落成三月載取赴選催文甫行而委署已至余卸篆後即將　聖宮未完工程所餘木料銀兩遇諸生交付李居大勳俾終其事勒碑明倫堂永從人士咸服焉四月晉省請咨六月初自家起程北上長子隨行九月抵京寓外城鐵門胡同廣信會館

長山公自書年譜終

日本東京　木邨嘉平刻

書黎靜圖先生年譜後

遵義黎先生諱安理號靜圖以乾隆四十四年舉人家居授徒餘三十年晚乃官永從縣學訓導旋知山東長山縣此其自訂年譜而於官長山後缺焉余友純齋先生係也先緒戊子純齋將付梓人由日本使署郵賜福成福成讀之數周書其後曰烏虖憂患者成德之基立名之階受祉之府也先生幼遭不造備歷險艱日夜奮智焦神以劬于躬而養于家孝于親睦于族然如恐不給若儒若農若商若醫先生以一身兼涉其涯而不常厥業籍博旨甘滌瀡之資雖僅免隕越而勃谿之聲死喪

之威疾病之憂又叢迫焉先生順受不驚若心經營調護無形遂紓家難而慰親心既舉于鄉從學者斬衆薦然貢一鄉之望雖仍終歲孑孑而勉持門户家庭底豫志稍遂矣迨作令長山譜雖無考而其後有賢子孫科第繩繩繼世發聞為黔右族純齋持節東瀛駸駸鸞用光顯未艾謂非先生之積劬釐祥不可也大抵窮苦幽愁天所以磨礪善人之具而勤慤孝謹亦人所以敬迓天休之源由今以觀先生所以處憂患者無遺憾而天之所以報先生者有由來矣抑余觀先生每上公車僅攜十數金以行雖例得馳驛而征塗數千里往往皆徒步為想見昔時承平之象前輩耐勞之風今世之士其能若是哉吁其可及也哉光緒十四年九月無錫薛福成

冒巢民先生年譜

本書承國立臺灣大學總圖書館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冒巢民先生年譜序

家史之有年譜猶國史之有年表也桓君山謂太史公三代世表實效周譜彭城史通亦謂表譜相因而作然則表之與譜固同原而異流與然唐以前國史有世表有年表而家史則有世譜無年譜先秦傳記之傳於今者若晏子春秋之類最錄言行蔚成巨編而未有分年排次故讀其書者多不得其先後問有一二可攷者亦多歧牾莫能論定則以無編年之例故也自北宋人以閻杜之詩韓柳之文按年爲譜後賢踵作綴緝事迹以爲書者日多於是編年之例通於傳記年經月緯始末昭焯此唐以前家史所未有也蓋名賢魁士一生從事於學問論說之

間其道德文章既與年俱進而生平遭際之隆汚夷險又各隨所遇而不同非有譜以精攷其年無由得其詳實即一二瑣屑軼事亦其精神所流露國史家傳所不及詳者皆可掇拾入之年譜凡史傳碑狀紀述舛午不可治者得年譜以理董之而舛然如引繩以知矩也余治禮經嘗疑鄭君駁注與詩箋說多駁異讀山陽丁氏鄭君年譜乃知其箋毛詩在中平以後而禮注先行所據者三家詩也又嘗疑陽明朱子晚年定論之不足信讀白田王氏朱子年譜綜攷論學之年月及朱陸往來商榷之蹤跡而後較然得其移易增會之誣然則年譜之作雖肇於宋而實足補古家史之遺闕爲論世知人之階梯不信然與如皋

冒巢民先生在明季以風節文章負海內重望主持文柄與復幾二社抗行身丁九戹排擊奸佞南都防亂之揭名震一時滄桑以後逸然高蹈不應鴻博之薦其志節既爲勝國遺老之後勁而詞藻之美著述之富於康熙詞科諸君亦足相輝映以遺書傳播甚少無由綜紐未得登 國史文苑之傳高文虎節鬱而未彰其族達孫鶴亭孝廉始搜集其遺文及地志家譜編成年譜一卷詢芬述德其事甚盛非徒以鉤稽排比爲傳記家言也詒讓衰嘗攬涉 國初遺聞於巢民先生最所欽服而恨未見其傳書不能攷其事迹之詳去冬鶴亭就婚瑞安出所著譜見示乃得盬乎生晞慕之志竊用自幸鶴亭以妙年舉鄉薦所學甚富所著文奄有陽湖宜興之長尤工爲詞夢囈白石可與共論它日所造殆未可量而斯譜尤其矜慎之作余所見名賢年譜幾及百家若竹汀錢氏三洪王陸諸譜之簡要石洲張氏顧閻兩譜之詳核其尤著者而鶴亭斯册酌乎詳略之中足以兼綜錢張之長世有精於史例者當自知之固無俟余之揚搉矣光緒丙申孟陬瑞安孫詒讓敘

敬告讀者

歷年來，本公司所整理出版古籍善本（孤本、珍本）皆一時精選絕版好書，經歷了數十年，甚至數百年木刻刷版，因彼時情景不同，致有好壞殊異，本欲重行排印，又恐泯滅原版價值，且手民校植錯誤難免，遺害更大，故仍其舊，深望仁人君子多所參攷，並乞見諒!!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啓

第二十世族孫廣生編

先生姓冒氏冒春榮家譜序吾族冒氏世著如皋今州王氏僻姓錄云如皋冒爲江左之一廣生案王世貞委宛餘編自序云姓有百家有千家則姓氏所不載者多今據古人所有而僻者錄之此標題僻姓錄故稚隆凌氏萬姓統譜采入號頒首明初泰州學正諱哲者慮卿夏氏奇姓通亦載之廣生案哲號仲智家譜石守冒仲智公墓誌銘云冒公仲智名冤江南稱市既歸友人清河張應武故石守俱與定銘以葬之宇淡海翁次而誌之哲公諱也吳陵公之鄉也德新大父也且交也玩發時公年十二能勉有海翁侯其成立把貞節逸之三十有三載姓董氏公之母也張氏公祀也曰端前十歲公之子也厚重寡嬉清苦力學孝義以報其親之施珪步不少忘公之修也州文學博士所止也甲子二百二十八公言年也洪武十九年十一月乙卯冤之日也後十五日乙巳葬之時也州城之北永吉鄉所葬處也嗚呼天與之里鄉先輩夢以缺而顯於此哀哀孤窮孰監其衷有銘閨宮鄉先輩斐公丁氏序云廣生案縣志丁其譽字稚冒氏之先出自殷帝王子期受封於滎陽郡郡有冒鄉因氏焉廣生案春秋號國朝正雅集小傳如皋冒氏多才皆巢民先生後裔原尤冒氏之錚錚者余愛其空山悲落日積雨卧清秋二語如大歷劉賓客同人集和宋既庭詩注先大父令會昌橫江造抑洪橋百丈青螺郭大司馬比功洛陽余僅五六歲公著余膝上名之曰襄蓋以忠惠屬望也字辟疆號巢民卓爾堪明遺民詩小傳冒襄字辟疆別號巢民王晫今世說冒辟疆孝友易直能文章善結納知名天下小名纓纓冒夢龍得全堂集有送襄孫赴郡試詩註云時年十六小字纓纓江南揚州之

如皋人廣生案國朝雍正二年改隸通州直隸州始祖諱致中嘗爲兩淮鹽運司丞元亡不仕汪之珩東皋詩存小傳郭通甫元季隱居不仕冒運丞致中致仕家居與爲金石之交再傳而至基善永樂朝奉詔進書授官不就學者稱潛德先生楊廷撰一經堂詩話萬卷樓在東陳鎮明吳郡劉亮嘗以巨艦載所藏書萬餘卷渡江抵如皋主於冒致中家謀獻天府未果上而卒致中結字此之其孫徵召基克承祖志永樂間詔命御史中瑞下縣一縣皆驚基盡發藏書上之御書萬卷樓額以賜家藏徵書詔詔曰西漢下詔書之令舊編悉萃中朝後唐有編校之行副本盡傳通邑太常博士掌錄司官石室蘭臺積書爲府典午時率歸江介初收之籍開元中曾借民間未見之書藏滿六街何妨謀野名標四庫不厭兼城爾處士曰基廣爲裒集大有標湘脫特詔蒐羅可無獻納曹倉杜庾莫任盈虛長生奎壁靈文直坿龍光上達有酬錄之典將旌稽古之勳欽哉永樂八年三月日日下奉詩存曰基紀恩詩老爲備書捌何年達聖聰十行天語重三字墨華濃白壁懸金簡青箱吐玉虹自慚楞樣質難以報宸衷又傳而至瑞璋弟政進士官巡撫以忤劉瑾下獄明進士題名碑錄成化十一年乙未科謝遷榜第二甲七十九名冒政直隸揚州府泰州民籍明史張龍附傳冒政泰州人龍同年進士歷官右副都御

史巡撫寧夏守官廉劉瑾覬賄不得遂假遼東事逮之罰米
至三千石瑾誅復職致仕久之卒明武宗實錄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冒政傳政字有恆泰州人成化乙未進士授南京戶
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庚戌陞武昌知府守正奉公多所興
革尋陞山東左參政分巡東兗兼南旺湖禁以食貧民又分
守遼東正德丙寅由遼陽陞江西右布政將發以所餘餉銀
千兩歸於代者鬢髮無所取奉新饑盜且起政賑恤有方一
時晏然丁卯陞右副都御史巡撫寧夏逆瑾陷之會遣科道
查勘遼陽軍儲有虧耗逮治罰米三千石累歲事方竟褫職
以歸瑾誅復職致仕正德十四年二月卒賜祭葬如例政爲

人質直坦易居官廉正卒後家貧無遺貲其子朗返裕喪
事士論重之子鸞鳳鵬鸞亦進士官參政明進士題名碑錄
宏治六年癸丑科毛澄榜第二甲五十七名冒鸞直隸揚州
府泰州如皐縣軍籍江南通志冒鸞字廷和號得庵如皐人
宏治癸丑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丁父憂歸服除改除武庫
主事壬戌分校禮闈轉員外郎中時諸邊缺戰馬舊例准揚
止納折色至是欲令納馬計其費數倍於昔鸞立疏上之得
復舊遂革減其半陞福建左參議初建寧都司聶賢私買軍
民貨物妄受詞牒私役軍人鸞立遣私役者歸伍又以法諭
衆私買妄受者俱息汀州大茂山劇賊李四孜等肆奴據遺

人諭以威福賊衆乃降給業分居地方獲安久之虞母老疏
請終養得歸無何母卒亦竟以憂瘁不能起鳳生闈闈生承
祥承祥生士拔士拔生夢齡先生祖也由選貢知會昌縣有
政聲江南通志冒夢齡字汝九如皐人以萬歷丙申選貢授
江西會昌令縣萬山中夾治久墮窳立意振刷造橫江橋新
學宮再令鉤之鄧都值重慶之變夢齡立誅叛民討撫妖賊
攝贛土司重慶既復口不言功罷移寧州尋歸卜築洗鉢池
上名曰逸園祀名宦鄉賢父起宗登進士第以憲副郎出歷
官副使督上江漕儲　大清一統志冒起宗如皐人崇禎進
士授行人選南考功掌內計時憚其方正出爲兗西僉事會

流寇據河南起宗監河上軍賊不能渡後備兵嶺西旋補湖
南寶慶副使以憲副督漕江上乞休歸每馬恭人巢民文集
馬恭人行狀吾母姓馬氏爲外王父學博省禹公次女前甲
戌進士會稽縣尹禹河公孫女會稽公先世爲寶豐縣尹松
澗公雲南道監察御史述齋公祖孫父子三世制科吾皋望
族馬實爲冠云

明萬歷三十九年歲在辛亥一歲

三月十五日先生生行狀府君生萬歷辛亥年三月十五日
卯時吳修撰疑年錄冒襄八十三歲萬歷辛亥三月十五日
生廣生案吳榮光歷代名人年譜崇禎庚午
三月十五日冒辟疆生卒年六十三誤也

四十年壬子二歲

隨祖父之會昌韓菉有惺堂集昌潛孝先生墓誌銘先生甫二歲即隨南寧公之會昌行狀府君生稟異姿甫歲即隨奉直公令會昌時大司馬青螺郭公總憲南皋鄉公廣生案郭名子章鄉名元幹謫府君於滕上深器之

冬弟京生

四十一年癸丑三歲

弟京隨伯祖之海澄馬恭人行狀伯祖與伯祖母朱安人五十無子視吾父吾母愛踰腹出時襄生三歲矣姊五歲弟京二歲曾王母念伯祖服官閩海滕下無人吾母仰體其意從

綳裹中挈弟京授朱安人而後曾王母喜可知也家譜王鐸昌中垣公傳別駕冒公者字汝三別號中垣以貢謁選爲海澄丞

聘蘇孺人巢民文集祭蘇孺人文聞吾祖萬歷癸丑捧檄會昌吾父與岳父訂婚兩家男女甫三歲行狀配吾母蘇孺人同日嘉靖壬戌進士江西布政襖海公諱愚曾孫女中書舍人槓庵公諱文韓第三女

四十二年甲寅四歲

四十三年乙卯五歲

授大學巢民文集馬恭人七十乞言時外祖學博公亦來會昌襄五歲授大學文善病外祖鍾愛特甚無刻不置懷抱學博公內外諸孫最多終身注意者惟襄耳同人集書店歐陽行周與友申秋玩月詩序後余五歲入小學即知坐先大夫膝上賞秋玩月於虔之會昌

四十四年丙辰六歲

四十五年丁巳七歲

曾祖母沙太孺人卒馬恭人七十乞言沙太孺人七旬外倚孫婦爲鳩杖甲寅罹病半載時王父治會昌有神君頌萬民代禱得痊痊後有髮黑齒生之異丁巳復病遂不起老母日不合睫衣不解帶如是者百日胝瘦骨立日下血數升不少衰沙太孺人臨訣以首叩枕上曰老人何以報孫婦願來世爲汝孫婦以報孫婦如唐山夫人語廣生案家譜沙孺人行狀孺人同邑太學諸生公女

夏弟京殤馬恭人七十乞言京弟六歲殤老母知伯翁姑翁姑之病傷心掩淚委之脩短

四十六年戊午八歲

秋父憲副公舉賢書陳維崧湖海樓集明中憲大夫嵩少冒公墓誌銘公十七補博士弟子員才名鵲起先後受知於學使熊公芝閻縣公浚魯遂以高才餼於庠而邑令熊公尤奇公文每月試屢拔冠軍臺使郡守觀風季試輒第一遂舉戊

午應天鄉薦舉主爲來閣學子由鄭文恪方水而本房爲雲
間司李劉公碧山也
冬弟偕生馬恭人行狀戊午先君子舉於鄉是冬計偕北上
復舉一弟王父名之曰偕
四十七年己未九歲
憲副公下第歸馬恭人行狀己未先君子下第歸王母患滯
下水米不沾者兩月馬恭人七十乞言己未秋王母患滯下
就醫海陵尚少公墓誌己未庚申寧州公患病公宛轉事之
四十八年庚申八月爲泰昌元年十歲
寧州公服闋赴補中道歸馬恭人七十乞言庚申夏王父補

官北上中道以左手指不仁歸
天啟元年辛酉十一歲
復隨祖父之酆都馬恭人七十乞言辛酉王父補任蜀酆都
同人集書唐歐陽行周與友中秋玩月詩序後十歲隨祖入
蜀攜登酆陵之平都山二仙樓是爲天啟辛酉中秋秋月江
山與天無際極不能忘墓誌十歲復隨南寧入蜀輒能賦詩
從蜀歸弟偕殤於途尚少公墓誌辛酉重慶奢酋之變起廣
寨苍崇明也事載時寧州公方由會昌補蜀之酆都重慶距
明史土司列傳
酆都順流且五百里寧州公誓獨身鋌赴命公奉母孥妻子
以行馬恭人七十乞言重慶樊酋變起廣生寨崇明
婿焚龍也 王父抗

守孤城遣家累還老母備受兵火間關之苦而偕弟復殤於
途廣生寨是年 大清兵破遼陽先生有從伯祖日乾方官
永平同知城破自縊見李遜之三朝野紀而縣志家譜俱
失載增
識於此
二年壬戌十二歲
寧州公致政歸馬恭人行狀王父以守禦功應重敘乃隨牒
平進遷守滇之寧州王父亦倦於宦遊遂以癸亥致政歸同
人集倪餘堂倡和詩序猶憶兒時先祖大夫從蜀致政歸宅
砌紫草忽開紅白並頭先祖有無復將離意應教字合歡之
句嵩少公墓誌寧州公量移滇南尋解組而寧州之兄別駕

公亦復由辰州致仕別駕寧州先後歸而公以名孝廉家居
謀所以奉歡則爲園一區顏曰逸園以居兩老人兩老人善
酒諸賓客亦多善酒園中惟置酒具鴟夷纍纍自床頭直至
門外參橫月沒猶屏息伺兩老人叱酒聲
四年甲子十四歲
以詩見賞於董其昌陳繼儒其昌序而刻之香儷園偶存董
其昌序王右丞集載十六十九歲詩不必王子安滕王閣詩
若序江河萬古四傑無論假令右丞之詩不著年月誰能辨
其爲少作耶此牌驅十四歲時作才情筆力已是名家上乘
安知非高常侍五十爲詩韋蘇州六朝吟客千鍊百鍊撚破

髭髯者習氣未盡再入詞場點綴盛明一代詩文之景運同
人集陳維崧冒巢民先生五十雙壽序先生幼有神童之譽
年十四雲間董宗伯陳徵君卽序其詩以行

五年乙丑十五歲

寧州公六十歲馬恭人七十乞言乙丑丙寅雙壽六十老母
佐家君稱觴介壽累月不倦又王父觀劇必點琵琶大喜大
壽不爰湯藥翦髮諸齠曰吾婦蓋絕似之

六年丙寅十六歲

赴郡試得全堂集送襄孫赴郡試詩註云時年十六

七年丁卯十七歲

補博士弟子員馬恭人七十乞言丁卯襄應童子試受知督
學陳公以冠軍補弟子員仍偏士科舉時八月初老母曰兒
年踰弱冠何亟亟也克不令之行陳維崧壽序以第一補子
矜以第一補餼而臺使郡邑無不冠軍冒襄事實看語册前
朝天啟七年崇陳院科考取第一名入學同人集鄭超宗書
試草後憶丁卯辟雝院試既出行吟月下橋頭余醉後放歌
過而相過草牘出諸袖中羣州邑之友生忽焉聚目提唱一
辟百千歡讀巢民文集告祖墓文孫襄追思年十七補弟子
員是冬爲天啟丁卯吾考上公車獨子遠養命嬌孫侍母代
養祖父母

結社邗上同人集鄭懋嘉中翰詩集序憶前丁卯與超宗龍
侯結社邗上

崇禎元年戊辰十八歲

春應詞公舉進士授行人司行人特疏爲寧州公請封歸葛
少公墓誌登進士第出施施而閣老鹽豫章謝侍讀門是歲
戊辰蓋忌皇帝登極元年也宗伯馬康莊先生以館選相屬
不果選行人公特疏爲通榜請封恩於是寧州公晉封奉直
大夫母封宜人同榜緣公請而覆封者且至四百人尤爲三
百年異數云廣生案宗譜稱少公前夏恩揚云爲龍御遴乘
盛典事竊惟仁波浩蕩猶褒無間崇卑孝治昭敦華衮均沾
內外推恩恆於一本固人子水木之至情徼寵慶於九天尤

人臣茅茹之盛會遘者陰氛逃埽多士彙征竟天舜日之占
人人仰覩傳臚管窺蠡測之言一一親經乙覽是某等之愛
知沐寵真千載一時而昭代屢科以來所希覩也卽揆席頭
踵猶恐莫報高深何敢矣有陳請茲蓋紓覃恩隆典曠被普
天不獨內外文武官員給有應得誥命卽如丁卯鄉試副榜
名未列賢書而有准與優選之渥旨今庚授選郡邑等官足
未履治境而有准給誥勅之殊榮此皆舊例所未經行咸仰
新恩而成浩大故雖落孫山之外者欣欣氣象雲捧毛義
之檄者奕奕光分綸綍今某等登作人之首科際建隆之元
歲黃甲竊依光日月與半收之乙榜適殊青雲附驥辰星
豈隔天之鄉貢可比其間或應授京秩而身列班行或應任
司牧而符分郡邑咸抱移孝作忠之志誰無事君及親之恩
伏乞俯念泰運之初允附覃恩之末先選者准與先給假回
者准與執照則某等幸甚而具慶獲生色椿萱卽不幸而永
感亦無悲風木矣某等初沾一第望敢逾涯但念已叨元造
而不免雨露有徧幸入虞門而不與圭組同體是又某等所
踴躍翹企詞被濫竽不敢居諸人後也爲此具題外理
合具揭又明行人司行人冒起宗父喪除母宗氏誥命一道
卽日脫軫念斯民兵賦重困獨不得一二循吏厝之安而持
其危而北誅貽燕翼瑞起屈主庭藩希爲圖慎者乎蓋寵榮

終必及之爾原任雲南寓州知州冒夢龍乃行八司行人冒起宗之父忠規奕葉孝緒蟬聯三千牋蔚以標鴻九萬君修具鍛羽既摶毛檄百里行檄鶯祥旋奏銮琴兩邑成觀雉狎釐連政以遷國課新黨構而肇人文利沙梁尚出惠人之政反風驅虎復聞長者之言至奢契踐三江若軍鋪制萬狀片言敉義布酒彌姘卓績振優晁錯徙邊徙卷都陽開邑趙五馬歸第惟有角巾更放哲嗣適承景運一經克傳乎舊德裁世宜彼以新綸盖用封閒爲奉直大夫肆今優錄蜀功循加延賞榮爾保障貢于長城屬在衆耳目之間豈第一于足之烈爾即絕口不言于且有獨鑒矣勉受覃章仍需懋賞制曰夫人祇行立名得力庭訓者什九而閫訓什一若夫孝與順俱義兼忠著一身而衆善集焉難復備矣爾宗氏乃原任四川邛州知州傳之女行人司行人冒嘉穗之配景肖儲徽七誡允叶班規九儀聿先願秀承顏奉盥時將井臼之勤贊治載深日效韋弦之益從宦無懈曳素管高扶綦枿冠每脇扞丹讓夷急病在爾夫勇以赴義惟爾亦國而忘家共知天地之心不隳風雲之色功成身退偕五柳以冥鴻善積慶餘奮千里而展驥竇娶肇容是之曜朱衣添綵服之榮是用封爾爲宜人於戲易闡坤載六三取象於從王尚泰下情四牡興歌於將母道固交相近也西崑之帖有秋北

堂之教無忘又董其昌跋往在史館掌詞頭有年大行吉身一篇而足神祖未始有貶封蓋異數也冒生襄爲其嗣史乞書諸勒特破例正書於焚硯之後又陳經儒跋是卷之厥末宿於家將父將母獨懷陟岵陟屺之情亦臣若矣百王而動士駿請繪全典議格今冒大行得全封矣江陵五臣之異於考核恩賚爲榮不詳閱歷此制體也今大行簡錫猶超夷等又得董宮保書石豈非家謨國寶異日名位加崇大書直書更不知何如烜赫也

一年己巳十九歲

憲副公奉閩差

馬恭人七十乞言先君新第即奉閩差又先君四載大行三奉使命

蘇孺人來歸

祭蘇孺人文崇禎己巳于歸我兩人齊年十九

同人集堇其昌並頭茉莉花詩註云辟疆將婚適有此瑞

有香儷園並頭茉莉倡和詩

三年庚午二十歲

科試優等秋始應制金陵冒襄事實看語册前朝崇禎三年

崇李院科考一等六名補增水繪庵二集彭師度序庚午南闈家大人與西銘維斗大樽儀部諸先生俱推一時之雋而先生於是年頭場入數竟以病阻三場以是姜居之先生惜之諸先生與交甚雖陸世儀復社紀略三年庚午鄉試諸賢與者咸集天如又爲金陵大會又是時江北匡社州端社松江幾社棻陽邑社浙東超社浙西莊社黃州質社與江南應社各分壇坫天如乃合諸社爲一而爲之立規條定程課曰自世教衰士子不通經術但剽耳儈目冀倖弋獲於有司登明堂不能致君長郡邑不知澤民人材日下吏治日偷皆由於此溥不度德不量力期與四方多士共興復古學將使異日務爲有用因名曰復社又申盟詞曰毋從匪彝毋讀非聖書毋違老成人毋矜已長毋形彼短毋巧言亂政毋干進辱身鬧令以往犯者小用誅大則擯弗與約既布天如於是裒十五國之人文而詮次之目其集曰國表廣生案吳溝復三人吳素貴白耳石璞夏宗吳素五儀公無先集民先生然共卷首例言有張受先徐九一兩先生經營社事最先而册中不見其名可知與於社者猶未盡於此錄云云

四年辛未二十一歲

歲試優等

冒襄事實看語册四年十一月歲考一等十五名

五年壬申二十二歲

補廩膳生員冒襄事實看語册崇禎五年九月蒙甘院歲考一等一名補廩

憲副公補南吏部考功司主事嵩少公墓誌壬申應考選授南吏部考功主事馬恭人行狀壬申考選王父力命吾母偕北先君子應得臺省以忤執政僅選南考功主政甫視事即迎養王父母并外王父母留都勝地遊展殆遍又裹以歲試受知督學甘公故未及侍行

六年癸酉二十三歲

憲副公轉郎中尋出爲山東兗西道僉事馬恭人行狀故事

南都雖陟權屬功郎會有同寅某公者與先君子譜誼甚密每出其夾袋與先君子刺刺耳語吾母輒從屏後識之皆先君子曰此君藏詭譎於佩佩君之執掌將爲所侵先君子素服膺某公以爲非婦人所知也是春轉正郎應掌內計不三月出爲山東兗西道僉事而某公則以選郎調功司掌計瓚京卿矣

科試優等秋應制金陵冒襄事實看語册六年五月科考一等六名同人集高名衡賸詩序辟疆諸試無不冠軍不敢以余特拔遂稱獨知也然屬望至矣癸酉應制白下特賜二首

七年甲戌二十四歲

憲副公之兗西馬恭人行狀甲戌夏王父開七十筵先君子堅乞終養不許吾母堅留代養亦不許遂同之兗西嵩少公墓誌流賊破汜水薄歸德虞城且窺黃河公奉旨監軍同曹入劉澤清防河

樸巢成同人集還樸齋倡和詩序崇禎甲戌余年二十四於南郊得古樸一章盤銅拗鐵卧於河磯結巢其上自署巢民海內爲賦記詩歌紀之樸巢文選杜濬樸巢記跋余往讀樸巢記及閱入記樸巢神往而心疑之以爲當是樹奇古有致耳茲客辟疆所急往覩之其根如怪山枝如虹深葉如涼雲亭於其間望之如蜃氣結成下臨清流爲狀萬千匪夷所思

殆過如所聞

夏長子兗生馬恭人七十乞言甲戌孟夏襄長子生小字曰充

有樸巢題詠詩

八年乙亥二十五歲

刻寒碧樓帖成同人集董其昌寒碧樓帖跋辟疆以余數年來有特達知已之誼凡余爲作序記詩歌題跋手扎及爲臨顏米諸書咸備顧公彥摹勒成帖此千古金石之誼僕何敢當註云乙亥冬月

秋冀州公卒馬恭人七十乞言乙亥九月王父以病逝世書

少公墓誌乙亥九月十七日於寓揚境上突聞寓州公訃痛
毀踴哭曹之一軍白衣冠相送霜袍雪鋪哭聲震地
冬子禾書生馬恭人七十乞言是冬襄生次子禾書
歲試優等冒襄事實看語册八年十二月蒙倪院歲考一等
六名
有泛雪小草
九年丙子二十六歲
科試優等秋應制金陵冒襄事實看語册九年四月科考一
等二名樸巢詩選有丙子赴白下舟中憶先祖大夫詩同人
集董其昌書柱香近矣今秋得辟疆冠冕南國真足再造文

運覓佳緣作畫以待高捷爲賀五日一山十日一水六十八
老人踽踽月經營之力必有以抒寫生平足當巨眼且留作
荻林佳話
與陳梁五人盟於眉樓復大會東林諸孤於桃葉渡余懷板
橋雜記崇禎丙子金沙張公亮吕霖生鹽官陳則梁漳浦劉漁
仲雄皋冒辟疆盟於眉樓則梁作盟文甚奇末云姓盟不如
臂盟臂盟不如心盟又陳則梁人奇文奇舉體皆奇致書眉
樓勸其早脫風塵速尋道伴言詞切至眉樓遂擇士而事同
人集陳梁紀事詩序丙子八月十八日子一聚同鄭兄弟於
桃葉渡時次第至者爲繆采室周子佩子潔左子正子直子
忠子厚周長生顧玉書高永清黃太冲是日子一出血書孝
經展玩各以詩畫贈辟疆辟疆即席放歌余與宮之屬和爲
又往昔行歲乙亥冬嘉善魏忠節公次子子一餘姚黃忠端
公子太冲以拔貢入南雍同上下江諸孤以塵送監者俱應
南京鄉試當日忤璫諸公雖死於逆閹同朝各有陰仇嫁禍
者魏忠節死忠長子子敬死孝烈顧改元子一弱冠刺血上
書者再痛逮炎兄死於懷寧愷寧始以城旦入欽定逆案時
流氛逼上江安池諸紳皆流寓南京懷寧在南京氣燄反熾
子一煢煢就試傳愷寧欲甘心焉金壇孝廉楊儼公廣生案
移名更
賜賃廡馬祿街以身翼子一避之適余與陳則梁張公亮吕

霖生劉漁仲四兄刑牲願樓則梁兄曰吾郡魏子一忠孝才
人吾弟不可不交俊儼公廣以余言定之自是蓋當日送逮
吳門則梁兄身在魏周兩公間余即往訪儼公出箕踞傲睨
詢客何爲者余曰訪兄及子一余兄則梁氏命之來儼公一
笑呼子一與相見秀挺清奇不可一世余曰兩兄何爲者舊
京何地應制何事愷寧即剛狠安能肆害夫害有避之轉逼
撲之立御者我因四方同人至止出百餘金質桃葉河房前
後廳堂樓閣凡九食客日百人又在通都大市明日往來余
廣愷寧欲迹矣兩君是余言猶鰓鰓慮愷狹中傷場畢果無
恙也於是子一於觀濤日大會江陰繆文貞公子采室李忠

毅公子遜之吳縣周忠介公子子潔子佩桐城左忠毅公子正子直子忠子厚常熟顧祠慰公子玉書吳江周忠毅公子長生餘姚黃忠端公子太沖無錫高忠憲公孫汝清於余寓館則梁兄方岩之與余各長歌紀事子一出血書孝經共展觀後倣大癡畫於扇題贈云辟珊達性風疏逸情雲上吾黨中喜而不比暱而思正者不得傳儷之矣丙子觀濤日不肖學濂欲大會同難兄弟同人皆昨否無所稅止辟壘置酒高會倪蔭廣亭因即席畫屏舉數衆贈之期裁裁濬峻有類於其人也繆采室以詩贈且述洪武初我兩家始祖爲兄弟各變姓一隱江陰一隱如皐今得相見合是兄弟一拜聊譜

餘有以詩贈者以書法留數行者則梁兄長歌篇句云只恨楊家少一人蓋應山楊忠烈公子在楚不至一期同入成大快余此舉而懷寄依恨矣吳應箕複山堂集有南門舟中同辟壘定生省之期宗子方諸兄作詩

秋祖母宗太宜人卒當少公墓誌越丙子太宜人夜陡患痰疾遂不起

有五子同盟詩

十年丁丑二十七歲

十一年戊寅二十八歲

歲試優等冒襄朱書看語冊十一年四月蒙元院歲考一等

十二名

夏葬衛州公於萬花園告祖墓文祖父母壽屆古稀命採曰記語爾父我死去城三里內相地高阜安吾靈不可遠不可遲吾考不敢違急於東郭外萬花園少參公祖塋側吾考與兒力排衆議於戊寅初夏赤日荒原負土爲倡考文公家禮倣少參公葬親遺規附棺之誠信精堅表樹之華整完備竭一年心血營數千金物力

冬長子冤殤陳維崧壽序戊寅五月冒先生忽有妖夢是憑占者蓋在太夫人先生平日則尤敬禮漢壽亭侯則與侯言請以身及兩兒代居無何太夫人果抱奇疾衆醫急計莫知

所出當衆醫皇迫時而先生則力行萬善請以是日始仍請身及兩兒代甫及萬善竣而兒也殤太夫人病愈永書劇瘡死而復甦而當兒也殤時母蘇痛入不哭也曰此余及夫子志也馬恭人七十乞言戊寅已卯老母抱乳嚴危症裹屢得異夢所禱神應詳夢記中是秋同盟陳則梁魏子一兩兄悉其事索梓以壽裹秘之不欲語怪

十二年已卯二十九歲

春子丹書生巢民文集題計甫草思子亭記後崇禎戊寅春老母馬恭人危病復多徵應不祥余堅以身及兩兒禱神請代殘廬而長子八歲殤然已卯春旋來一子貌宛若長兒即

今丹書是也古有思其子子死而再世爲子者而余以補代得代而代之者復生尤爲身歷

憲副公服闋補官粵東高肇道尋調永衡又調襄陽馬恭人七十乞言閱五十先君以雜丁兩祖艱甫服闋誠弗稱殤時襄以老泉殘憤之年五困場屋無能自致於親繆以虛名受知當世海內名流詩文書畫不脛騁集且是春臺省交章以邊才特薦先君需次伏鉞薦進一階遂借赴粵憲喬少公墓誌高肇多珠玉象犀翠羽香藥諸物公醵酒珠江而設誓曰吾他日按粵中裝而以粵一物歸者有如此江甫蒞任揚發賻賄者一將一令直聲震天下人亦以是故爭恭公牛載調

永衡又半載調襄陽馬恭人七十乞言已卯入粵襄偕元方舅氏夢鴻表弟吾妙妙丈同送至吳門復以次子禾書五歲侍行禾忽病甚老母手付襄拊歸襄曰子果不生豈務歸遂免耶禾遂從宦粵楚

科試優等秋應制金陵冒襄事實看語十二年四月科考一等八名十二年七月蒙張院覆科取一等一名陳雜崧壽序雜崧猶憶戊寅已卯間而懷寄有黨魁居留都云時先人與旨先生來金陵佈中騎通賓客尤喜與桐城嘉善諸孤兒遊遊則必置酒召歌舞金陵歌舞諸部中天下而懷寄歌者爲冠所歌詞皆出其主人諸先生聞歌者名漫召之而懷寄者素爲諸先生賦牘也日夜欲自廢深念固未有路耳則亟命歌者來而令其老奴率以來是日演懷寄所撰無子箋而諸先生固醉醉而且罵且稱善懷寄聞之殊恨吳偉業梅村文集冒辟疆壽序往者天下多故江左尚晏然一時高門子弟才地自許者相遇於南中列壎坻立名氏陽羨陳定生歸德侯朝宗與辟疆爲三人皆貴公子定生朝宗儀觀偉然雄懷顧盼辟疆舉止蘊籍吐納風流視之雖若不同其好名倜儻議論一也以此深相結義所不可抗言排之品騭執政減量公卿雖甚驕倨不能有所屈撓有能人者故奄黨也流寓南中通賓客奮臂仗劍以氣力傾東南知諸君子嗜棄之也乞

詞好詞以輸平未有閒會三人者置酒雞鳴埭欲召共家善雛者歌主人所製新詞則大喜曰此諸君欲善我也既而偵客云何見諸君箕踞而嬉鼈其曲時亦稱善夜將半酒酣擊掌中大罵曰若瑣兒媕子乃欲以詞家自賊乎引滿浮白撫掌狂笑達旦不少休往昔行跋已卯陳定生應制來金陵揚爨矍額之才子其年在鷹其年方負笈從吳次尾侯朝宗入雍以萬金治裝求友才名聲震輿願子方梅朗三方密之張瓠公周勒卣李舒章及余訂交氣誼非復恆情感爲子一揚聲吐氣子方次尾定生朝宗首倡逐懷寄之公揚合數十百人鳴鼓而攻懷寄即頭項是秋奔簸幾無所容申酉報復欲一

綱打盡其禍首及定生朝宗與余者謂此揭乃三人左右之也陳眞慧書事七則防亂公揭本末崇禎戊寅吳次尾有留都防亂一揭公討阮大鋮大鋮以黨翟魏瑞城旦暴暴於天下其時氣燄尚能奔走四方士陌中當事多與遊實上下其手陰持其咽喉焉次尾憤其附逆也而嗚驅坐與假寐如故士大夫鑒絕爭寄腹心良心道喪一日言於顧子方子方曰呆也不惜斧鎖爲南都除此大慈兩人先後過余言所以余曰鋮牙無籍揭士大夫與交通者雖未盡不肖特未有逆案二字提醒之使一點破如贅癰潰膿爭思決之爲快未必於人心無補矣尾燈下隨倒一藁子方叡然首肯卽子亟歎此舉爲仁者之勇獨難斗筲書以鋮不燃之灰無俠嵇溺如吾鄉逐顧來謙呂純如故事在鄉攻一鄉此輩窘無所詘足矣子方因與反覆辨論有書書不載時上江有以此舉達之御史成公勇成公曰吾職掌事也將據揭上聞會楊與廉之劾未已同室之內起而相牙揭遂留不發事稍稍露矣阮心揣此事仲馭主之然始謀也絕不有仲馭者而鋮以書來書且哀仲馭不啟視就使者焚之鋮衜之刻骨揭假而南中始鰓鰓知有逆案二字自曝暗出素語曰逆呆逆呆士大夫之素鮮廉恥者亦衰足與紀鋮氣愈迫心愈恨未幾成御史以論楊武林嗣昌速遂不呆上鋮遂有酒醒頭言一揭語雖觸趙

中實振驚至已卯氤身荊溪相君幕中酒闌耿遊襟解縕絕輒絮語且泣鋮歸潛跡南門之牛首不敢入城向之裘馬馳突廬兒崽于焜燿通衢至此奄奄氣盡矣留都防難公揭爲指躯將虎爲國投豺留都可立清亂萌逆璫庶不遺餘孽撞鐘伐鼓以答昇平事杲等伏見皇上御極以來躬蹈黨冤親定逆案則凡身在案中幸寬缺鋮者宜閉門不通水火庶幾殷鑒苟全足矣矧爾來四方多故聖明宵旰於上諸百職惕厲於下猶未即覩治平而乃有幸亂樂禍圖度非常造立諸言招求黨類上以把持官府下以搖通都耳目如逆黨既大鋮者可駭也大鋮之獻策魏璫傾殘善類此義士同悲忠臣共憤所不必更述矣乃自逆案既定之後愈肆兇惡增設爪牙而又每騎諸人曰吾將翻案矣吾將起用矣所至官司信爲實然凡大鋮所關說情分無不立應彌月之內多則巨萬少亦數千以至地方激變有殺了阮大鋮安慶始得寧之謠意謂大鋮此時亦可稍懼禍矣乃逃住南京其惡愈甚其餽愈腹歌兒舞女充溢後庭廣廈高軒照耀衢衢日與南北在案諸逆交通不絕恐喝多端而留都文武大吏半爲搖惑即有賢者亦禁不敢發聲又假借意氣多散金錢以至四方有才無識之士貪其餽贈倘其薦揚不由門下者蓋寡矣大鋮所以憚人者曰翻案也曰起用也及見皇上明斷超絕千古

以張捉鳶呂純如而敗唐世濟鳶霍維華而敗於是三窟俱窮五技莫展則益陽爲撥發陰設克謀共禍張變幻至有不可究詰者姑以所聞數端證之謂大鍼倘可一日容於聖世哉丙子之有警也南中列書偶斷大鍼遂爲飛語播揚使人心惶惑搖易其事至不忍言夫人臣挾邪行私幸國家有難以爲偷快此其意欲何爲也且皇上何如主也春秋鼎盛日月方新而大鍼以聖明在上逆萊必不能翻常招求術士妄談星象推測豎命此其意欲何爲也杲等即伏在草莽窮兒皇上手挽魁柄在旁無敢爲煬竈叢神之奸者而大鍼每歎人曰深州能通內也在中在外吾兩人無不朝發夕聞其所

以叔持啊喝欲使人畏而從之者皆此類至其所作傳奇無不詩謗聖明譏刺當世如牟尼合以馬小二通內春燈謎指次于兄弟爲鍤中爲隱謗有娘娘濟君子灘末詆欽案有饒他清算到底糊塗甚至假曰[redacted]爲呪竭天關隴住山河欲馬曲江波斬睡朝元閣等語此其意抑又何爲也夫威福皇上之威福也大鍼於大臣之被罪獲釋者輒攘爲己功至於巡方之有薦劾提學之有升黜無不以爲綫索在已呼吸立應即如乙亥廬江之變知縣吳光龍縱飲苑監生家賊遂乘隙破城殺數十萬生靈光龍奉旨處分大鍼得其銀六千兩致書淮撫巧爲脫御只擬杖罪盡江人心至今抱恨又如建

德何知縣雨袖清風鄉紳士民戴之如父母大鍼使徐監生索銀二千兩於當事開薦何知縣窮無以應大鍼遂嗾屬當事列參褫職致令朝廷功罪淆亂而南國之吏治日偷至於挾騙居民萬金之家不盡不止其贓私數十萬通國共能道之此不可以枚舉也夫陪京乃祖宗根本重地而使梟獍之人日乘無賴招納亡命晝夜賭博日令闖縣作亂萬一伏閒於內隴禍蕭牆天下事將未可知此不可不急爲豫防也跡大鍼之陰險臣測猶在無忌蔡竹莫窮舉此數端而人臣之不軌無過是矣當事者視爲死灰不燃深慮者且謂伏鷹欲擊若不先行驅逐早爲埽除恐種類日盛計畫漸成其爲國

患必矣夫孔子大聖人也聞人必誅恐其亂治況阮逆之行事具作亂之志負堅詭之才蔽世誣民有甚焉者而陪京之名公鉅卿豈無懷忠報國志在防亂以折衷於春秋之義者乎杲等讀聖人之書附討賊之義志動義憤言與憤俱但知爲國除奸不惜以身買禍若使大鍼罪狀得以上聞必將重膏斧鎮輕投魑魅即不然而大鍼果有力障天威能殺士杲亦請以一身當之以存此一段公論以寒天下亂臣賊子之膽而況亂賊之必不容於聖世哉謹以公揭布聞伏惟裁力同心是幸題名附後

顧杲　黃宗羲　魏學濂　左國柱　姚宗典　楊廷樞

張自烈　周鍾　陳貞慧　徐枋臣　周立勳　吳易
錢禧　吳洪裕　吳應箕　陸符　劉應期　黃正色
邱民瞻　錢嘉徵　姚元白　黃文旦　劉汋　周茂藻
王都俞　葉履春　沈士柱　錢泮　鄧履古　徐世溥
陸圻　朱鎏　姚宗昌　荆良　方文　楊良弼
羅萬藻　左國棟　麻三衡　萬泰　許元溥　顏紹庭
左國林　徐孚遠　魏學洢　馮惲　江浩　鄭敷教
劉城　李雯　馮登府　沈壽民　周岐　文乘
梅朗中　周茂藹　朱有章　朱繼澄　彭賓　黃家舒
侯岐曾　陳正卿　徐時進　吳翊　薛慧岳　賀王醯

朱健　梅之熉　陳之杰　范邦瞻　李調鼎　劉斯禎
萬日吉　李楷　朱存楠　潘懋德　鄭元勳　顧檉
金漸皋　宋元貞　朱陛　顧夢齡　周鎔　劉明翰
龔九疇　馮京第　龔襄　胡士瑾　蕭雲倩　朱灝
萬壽祺　吳國杰　王玉汝　錢繼振　周景濂　陸慶衍
徐嶽高　萬大吉　高世箴　朱存標　周錫成　顧開雍
錢禮章　孫永祚　顧宸　趙初浣　吳允夏　吳名世
鄭鋐　虞宗玖　嚴渡　張岐然　唐德亮　劉曉
陳名夏　姚彥　吳霖華　浩昌　襄　蔣思宸
劉曙　杜長源　惲日初　陳翮　龔與孝　吳中英
金光房　顏坡　華時亨　黃淯耀　朱茂曉　吳閒禮
趙自新　王家賴　陳元綸　劉敬仁　吳伯裔　蕭聲
繆畯　李澄

右一百四十八廣生案揭文及題名均據吳翊復社姓氏家取貴池吳德箕本校一過貴池本多二人不同三人周鍾胡士瑾案據春浦本無陳子龍巢鳴盛顧應生數望劉池此無貴池本有增加於此

十三年庚辰三十歲

與鄭元勳集諸名士於影園賦黃牡丹詩　鄭懋嘉中翰詩集序余與超老洛釋東海主持文事海內鴻鉅以影園爲會歸庚辰影園黃牡丹盛開名士飛章聯句余爲徵集其詩緘致

虞山定其甲乙一時風流相賞傳爲美談鄭元勳書黃牡丹詩俱已全集檃名易書即求尊札遣一疾足至虞山懇牧齋先生定一等次得黃牡丹詩狀元者弟已精工製杯一對內鑲黃牡丹實最特之一時羣公咸集聽命萬望吾兄加意由貴邑至常熟三日可往返也又得牧齋先生回札知其賞心在美周郎以杯贈之美周將渡江訪虞山執弟子禮此亦千古快事弟更乞其序言和章以光此刻也因思春夏得吾兄下榻小園既倡牡丹之詠再舉燈船之遊又賚助愚兄弟手檢萬茂先吾兄才華道義不得不令海內心折也至祭茂先文其令婿已刻成帶回尊章寄來與百史巢友喜雨古詩及

燈船諸曲即刻入瑤華集中

歲試優等冒襄事實看語册十三年四月歲考一等五名

歲大饑陳維崧壽序崇禎末年大江南北率苦饑而庚辰尤甚斗米估值錢千貫麥錢四百他蕎花麥楸價幾與米穀等甚有不得食者人多相食先生憂之則爲粥於路以食饑者因門設粥廠四分請亭長及邑中文學治之蓋自臘月朔至明年四月杪所全活數十萬餘人又糴米五百三十餘石他所買藥餌雜碎之物稱是而城外若丁堰雙甸省河馬塘掘港芹溝諸場堡全活又不下十餘萬人咸冒先生力云阮元廣陵詩事同郡許若魯直序云歲庚辰江南北飛蝗蔽天赤

地千里吾邑斗米千錢僵尸載道辟疆捐金破產躬自倡賑日待哺者四千餘人許又有詩紀其事又如皋冒辟疆救荒義事甚多吳橋范質公景文記之同人集范景文救荒記閒同侍御方孩未觀佛事時冒辟疆在座辟疆具述後城棄兒之慘彼凡有所見則抱歸鞠育然不可繼也謀之余與方公恩得一普遍救養法適蔡懷真首舉西天寺僧可當其任辟疆詳爲條議有綱有目周慮厥終復捐重資以倡之前冬捐產救荒共里人沾被者以億萬計

有影園倡和詩

十四年辛巳三十一歲

歲大旱墓誌辛巳歲大旱上官才先生委以賑其邑八條法甚具全活無算不足自鬻產出資玠繼之

省憲劉公於襄陽棋巢文選南嶽省親日記崇禎辛巳同法章爾陽雨叔謁省雨尊人於南嶽督賑四者老率饑民數千人相送河干馬恭人行狀時襄陽經獻殘破之後千里無人煙先君子命妻奉吾母歸同人集張白烈冒辟疆省覲兼遊南嶽詩序辟疆將母馬恭人返里門復雜舟過余黃宗羲思舊錄張白烈寮國門廣社而與予尤密者宣城梅朗之宜興陳定生廣陵冒辟疆商邱侯朝宗無錫顧子方桐城方密之無日不相徵逐也

科試優等冒襄事實看語册十四年九月蒙張院科考一等九名

有省覲南嶽詩省覲南嶽贈言

十五年壬午三十二歲

春大集虎邱杜春登社事本末壬午春又大集虎邱維揚鄭超宗先生元勳吾松李舒章先生雯爲主盟維揚冒辟疆先生襄暨前所稱諸先生之子弟雲間之後起皆與焉其他名省名流予不能悉得之長兄端成及外舅無近公所傳稍稍憶及嗣後復社無復大會社局將衰矣

寇白門公調贛慶尋告歸墓誌先生往省覲奉恭人以歸歸而

不入寢或問之先生曰父在殘疆而子安枕席乎泣血上書抵政府言路之與副使忤者皆心動得調寶慶而副使不之知也時有與副使同官以邊事嬰禍者其子以數千金屬先生得解還其金封識如故嵩少公墓誌衰陽新爲閻獻屠破賊數十萬復出沒肘腋間公子念父以勞臣踐危疆戒家人不令父知而陰泣血上書政府同鄉之孫黃門顏銓部成侍御又翕然咸頌公子才而嘉其孝力爲之爭乃得再移寶慶而公浩然乞骸骨歸歸未兩月襄陽復破

秋應制金陵 冒襄手寶眷部冊十五年七月蒙張院覆考一

等六名本年八月中式應天鄉試副榜往昔行跋壬午子一名愈振與余厲比鄰砥礪爲一人之交兄子名耕字交讓亦弱冠以蔭監隨叔鄉試魏忠節逮至吳門周忠介以女許嫁卽交讓也頃場夜半交卷我輩人恰直於至公堂子一日余文滿志必售子何若余曰頗竭吾技相與坐明遠樓明月下高談同候放鑰者環觀不欲出樸巢文選杜清擬上念最夜獄繫頒詔中外悉蠲十二年以前未完錢糧特諭輔臣會同三法司官清理淹禁務稱好生至意羣臣謝表跋此表乃王午閣中與衍章連號爲之者乃俱中副車又往昔行跋衍章出場始覺策中有恨重拉子一見外監場蕭伯玉先生先生傳語提調金楚畹先生毋以小恨致戕祖李雯不得作令榜元魁先生卽傳如其言行狀壬午擬上卷復中副車同列者侯公雍瞻李公舒章宋公輶文及公仲文宗公鶴問百餘人府尹楚畹金公開副榜之盛百年所無特刻題名序簡二錄以張之廣生案子一以明年癸未連捷進士入翰林

漕督史可法以人才薦辭馬恭人七十乞言 壬午秋總漕史公以特疏辟余監軍學臺宗公薦舉入雍皆辭之同人集費密冒巢民先生七十壽序三十時閣臣史公總督漕運巡撫淮揚奏薦才行請爲監軍時巡漕御史霍巡江御史詹督學御史宗咸欲交章薦辟不就

董小宛來歸 張潮虞初新志張明弼董小宛傳一時應制諸名貴咸置酒高宴中秋夜觴姬與辟疆於河亭演懷寧燕子箋時秦淮女郎滿座皆泚筆以姬得所歸爲之喜極淚下影梅庵憶語虞山宗伯親至半塘上至鷹紳下及市井纖悉大小三日爲之區畫立盡索券盈尺樓船張宴與姬餞於虎丘繆旋賓舟送至吾皋至月之望薄暮侍家君飲於拙存堂忽傳姬抵河干接宗伯書娓娓灑灑始悉其狀

有洗心詩

十六年癸未三十三歲

授台州司李官不赴 馬恭人七十乞言裏以乙榜貢廷對首

擢特前爲司李協斥命而夕拂衣行於遂與和州牧大誠公蒲州仲文孟公等十六人俱以恩貢特用司李未之官而亂作

十七年甲申十月朔爲大清順治元年三十四歲 弘光元年

起憲副公由東按察司副使督理七省漕儲道家譜李清馬恭人墓誌甲申之正月流氛日熾轉公副使督糧三月十九之變公遂歸隱不復仕恭人亦以遞妻自期待往昔行跋南都再造家宰徐公實庵宗伯顧公九疇銀臺侯公廣成司空何公大濂劉公吉侯臺省喬公君徵李公映碧諸同年父執

咸致聲與余趣先君入朝共薦爲清卿先君堅謝

往金陵往昔行跋八月忽聞吾皋地分高鎮將來刻不可居於是渡江與先君南赴南京到京而徐顧侯諸公皆爲馬阮拂衣去懷寧知余至命其伶人教師陳遇所來曰若輩爲魏學濂仇我今學濂降賊授官忠孝安在吾雖恨若寔受其才肯執贄吾門仍特薦爲纂脩詞林余笑曰禍福自天吾輩實衆余已自來南京任彼荼毒執贄二字嚇還之時馮本卿爲大金吾校尉班首鄭延奇余家舊清各日勸余歸余仍生桃葉小河房二間至臘盡中間朝宗幾爲所得嶼去定生捕入錦衣一夜捕定生夜鄭延奇環走余周種種風波幾及卒無

以造蝗蝻錄囚一網殺之仲取下獄死眉生次尾昆銅皆亡命余與子方從徐署丞疏逮問而定生亦爲校尉縛至鎮撫事雖解已十死矣若是乎弘光南渡止結得留都防亂揭一案也朱琰明人詩鈔小傳辟疆與宜興陳定生商邱侯朝宗矜名節持正論品騭執政不少寬也馬阮當國時幾罹於禍後屈水繪園以朋友文章爲樂遠近高之

以金贖王解辛墓誌邑有許生以誣被法妻子當入旂胥王姓者實護行先生予以道里齎並辦所贖之貲胥感動陰以其妻代行久之以先生所辦金贖歸而許妻不知也先生高胥義迎養其夫婦至死

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布衣

許德溥如皋人聞揚州陷痛哭刺其臂曰生爲明臣死爲明鬼事發遂受殺虞初新志陳毓王義士傳王義士者失其名泰州如皋縣隸也雖隸能以氣節自重任俠好義甲申國亡後同邑布衣許元博德溥不肯薙髮刺臂誓死有司以抗令棄之市妻當徙王適值解高德溥之義欲脫其妻而無術乃終夜欲歔不成寐其妻怪之問曰君何爲彷徨如此耶曰非爾婦人所知也妻曰子毋以我爲婦人也而忽之子第語我我能爲子籌之王語之故妻曰于高德溥義而欲脫其妻此豪傑之舉也誠得一人代之可矣王曰然願安得其人哉妻曰吾當成子之義願代

以行王曰然乎感耶妻曰誠然耳何感之有王乃伏地頓首以謝隨以告德溥妻使匿於母家而王夫婦即就道每經郡縣邑舍就驗時儼然官役解罪婦也歷數千里抵徙所風霜艱苦甘之不厭於是舉人咸之欽金贖歸夫婦終老於家焉吳嘉紀陋軒集王解子詩序如皋王解子酷嗜酒里有義士妻某氏罪當遣戍縣官差役往送解子與焉歸悲惋終夜爲之罷飲其妻詢知願代義士妻解子許之送至戍所值鄉人以金贖義士妻還不知其爲解子婦也姚潛爲余言余賦詩云州志德溥初聞北京破痛哭數日不食聞揚州破又痛哭數日不食每獨坐輒痛哭食必以崇禎錢一枚置几上祭而食食已復哭會嚴薙髮令德溥乃被髮如頭陀夜讀宋史咸岳少保故事刺字兩臂曰生爲明人死爲明鬼又刺其胸曰不愧本朝繫揚州獄同里故郎官李之椿亦在繫深服德溥器量曰子真義士也臨刑過北關壽亭候廟笑曰此不忘漢者就至西市從容語觀者曰吾乃今日得爲明鬼矣妻子罪當戍縣官召胥遣送胥歸家竟以妻代之里人冒裹以金贖胥妻歸遂爲夫婦如初胥王姓失其名廣生案明季死難吾皋小邑得三人焉既食其祿君辱臣死則思慰大夫也抗志首山比於殷頑則元博布衣也痛哀信公就義從容則徂徠先生也布衣死事既嶽瀆王解子許著於譜而忠愍爲先生姊夫徂徠爲先生表叔兩家交誼並見文字復爲拾掇許李二公死事於後使巢文選吏部考功清吏司員外郎若胥許公剡難兆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九日賊破神京時公隔夜方議入各守城百堞始

歸禹傳聞先帝出齊化門諸臣咸微服追扈聖駕公追於人言亦微服往從之甫出廣見賊衆充斥道路即返曰爲忠不能出也易簀服如故家人知其必死蓋公數日前與同年諸紳約不能援甲堅守矣以死報遂聲倒竟日晚支大半不進李羽中泣告曰太翁望八而一子成童且太僕尚未娶孫稚須臾或從僅爲報讐地公瞋目不聽徐杖羊李子而止民間有自贖書時使有令日娚老父自幼以忠孝相勉且勗厲書至云聞隔村已以廉無忝厥職即此便是大孝大節布衣死而臣生諸之厥職無忝者乎吾太見不忠而能孝者家有怕兒可以承事翁子傳爲忠臣之裔易矣稍後則爲孫曾輩矣爾輩不可保也旋更冠服北面拜君南向拜父寫家書數行作詩六絕書中惟致係於忠孝之難顧自葬母教子外不及家事一字詩忠憤填膺筆鋒濺血旋出錢青尺一命藏寄太翁付其子乃閉學文師十年前所贈冀之用錯其一不可不守也言畢以好言慰羊宿他所密諭諸僕翌日當圍門逐歸後呼一僕隨入內室取麻糬命作束僕職涕不能指于斥之出遂自縊死一手持糬尾一手上指凝然懸於室中顏色怡悅神明如生遲二日羊李二友匍匐稱貸手殮之倘回日如初公三日前措餉三百金皆錄裝典衣又重貨之烏傷君子民質庫中如完清若刊知也四月望日羊始訊部五月

廿八日抵皋計聞余小子揮淚述其言爲狀嗟乎國家培養人才三百年而先帝更益額取士故厥多方一時衮衮名流咸登樞要而同公殉難者僅二十餘人自古君國之難有如是之奇慘義男忠烈之不振有如是之萎憊者乎蓋緣士子平日浮猾文章面不實務根本即操觚八之權者徒飾榱沛譜而未嘗嚴考其家行也若公沈毅莊恪天生至性爲諸生有聲便佩然具大志聯登甲戌進士受泗特文公特奏益自礪初任烏傷令三年任事與革卓然比丁內艱哀毀幾於滅性遠愛妾茹素不入內每晨夕上慰太公外即侍飯寢汕於柩傍三年一日服闋時榮骨鳩形人不忍見即古之大孝曾有是乎庚辰冬江南北大饑而吾邑尤甚余不揣力任賑救時公捕粵任方北歸倉無一粒囊無一錢密貸多金助余不逮余黍公內戚一日入其庭穴方持竿掃麥蓋恐淫菽賑饑人之腹手自曝之其臨行可睹大抵如此年已春公赴粵余亦戮而親於南嶽踰舟北行歸吳入晨同寢食者五旬益得盡公之深蘊過三衢而烏傷子民擁趨如蟻是時公固恨迫由閩抵惠來以行李附余入豫章借別寫飲者數日公頗念太翁老矣五千遠道迎養維舸與余言歸下不止亟願就冷曹以圖終養公賢直無飾言余不敢混以世法遂力贊之且堅以詩此履任後復專人迎養旋擢天官主政人方笑余之迂疏無當乃余必不敢佞公之顯擢曾有以致之也公聞報殊不懌奉太翁遲稱觴獻壽戀戀不忍行而太宰竟以遲留欲議處太翁力促始就道客夏午日余追送邗溝促膝握手惟以以人事君爲已任入都十閱月手書九及余遊閩之派演於楮墨間謂國難忽至於此而公之殉難死忠余固蚤於其平日決之也以公才品學問一死何憾獨是上有霜白之老親下有未婚嫁之兒女通籍十一年未置一椽一畝室中徒壁立幾席垢穿閒計後喪禮不能備而太翁以子能承其教且悲且喜是父是子茲豈易言者哉試觀今日偷生鄙辱尚啾啾卒罹刑戮究竟不免一死豈聰明見不及此歟總因啫慾攻心利害憧志穿窬之行久蓄於清夜而貪婪之毒不能自割於妻子故喪身失節雖死不悔如公質以處世愛以守身仁以接物故孝爲純孝忠則純忠上可與夷齊比干抗行矣豈無所植而偶然者耶余辱公知已之誼最真且篤用是不揣以余小子亦附以不朽之椿字徂徠天啟州志秘謚忠節　國初賜謚忠愍州志李之椿字徂徠天啟二年進士由行人改官吏部伉直忤閹孺蕃立南京起尚寶卿督槽浙東抵華棄官歸以藏故明敕即未徵論流順治大年乎凡順治五年以前犯者勿作叛論故歸籍登入武夷山復

中張諸波收絕粒死楊風苞私室集書李元旦事李元旦如皋人侍郎之椿子也參監國時官御史時入中土爲間諜西之椿避亂遠遊廣家吳興吳祖錫許因吳移腐潮州庵滿舉之島山及沈仁叔之化石城元旦常往來二家之間有翁庭陶者變童也與元旦嬖妾通李覺而毒殺其妾庭陶跳身京師寓於內府爲繡工製裕聖之屬繡刻極精　原缺六十餘字　臣江南人稍知海寇事皆內地人爲之譬應四處聯絡故狡未能下耳即臣所知者揚州有前禮部侍郎李之椿同于元旦出沒海上齊劉玖饋有某某等皆授僞職此其一也事下所司執之椿至江寧見總督陳廷佐曰身爲前朝大臣國亡應死久矣兒子受國厚恩死亦恨晚若其所言不足信遂默不一語下獄七日不食死與元旦同謀者四十六人皆舉發也

弟褒生

馬恭人七十乞言甲申生弟褒廣生案憲副公則室劉孺人出也

二年乙酉三十五歲

弘光二年　隆武元年

避兵鹽官

嵩少公墓陸是時江淮盜賊蠭起皋城外有寵戶

丙有中營白晝殺人縣門火徹夜不絕縣志故明興平伯高傑據揚州四月十八日邑中風聞高兵東下空城遠遁越三日兵不果來民甫安業五月亂賊陳君悅等號召數百人立中營六月初二日陝西馬御輦以我　朝命來令皋色悅等乘夜襲殺之并殺典史王家璧據城自守馬恭人七十乞言

乙酉夏秋湯於水道於山卒罹　大兵殺掠僅免俯仰冬入鹽官城寨既受驚悸復迫饑寒病十旬死一夜始甦旋冒兵火生還影梅庵憶語乙酉流離鹽官五月復值崩陷　大兵追擄李雜髮之令初下人心益皇皇莫知所措展轉深林僻壑芽屋漁艇或月一徙或日一徙或一日數徙饑寒風雨苦

不其逃卒於馬鞍山遇　大兵殺掠奇慘天幸得一小舟八口飛渡骨肉得全又泰鎔蒙難之後僅以俯仰八口免維時僕婢殺掠者幾二十口生平所蓄玩物及衣具靡孑遺矣亂稍定徊翔入城浩急於諸友即僦彼不辦夜假蔭於方坦庵年伯方亦竄跡初回廣生案集民文集祭方坦庵文時年伯與伯母俱自北都被賊舁頭沛舟走率諸兄亦僅得一碧與三兄共襄卧耳房時當殘秋窗風四射翌日各乞斗米束薪於諸家始暫迎二親及家累返舊廬余則感寒痢瀉奄奄作矣檢白板屏爲榻去地尺許積數破絮爲衛藉聚桑節葉飲攻補久傳聞家難劇起自重九後潰亂沈迷迄冬至前僵死一夜復甦始得間關破舟從骨林肉葬中

冒險渡江猶不敢竟歸家園暫棲海陵

有淮海詠別詩

三年丙戌三十六歲　隆武二年　魯監國元年

爲弟婺聘妻　家譜宮偉鏐嵩少冒公副室劉孺人墓誌銘公自海鹽携家海陵館余家園時無嗇甫一歲以余女許字無嗇　廣生案婺字無嗇

歸如皋　行狀其時年纔三十絕意功名而　本朝初出代巡萊陽姜公徵書特薦兵道周公櫟園又以人才薦府君扶病哀籲俱不就總漕沈公巡撫趙公皆定鼎大臣從不相識亦知府君生平共爲保藏得還故居漂陽陳公長沙趙公合肥龔公先後維持以故府君得閉門少息與先慈同甘隱遁上事兩親憲副公自返里門屏居不出府君先意承志曲盡子職外而驚濤惡浪之震鄰炎涼親疏之世態府君一身嘗之憲副公始得全其志焉馬恭人七十乞言丙戌至甲午老母共先君杜門僧隱九年中間風鶴池魚之慘切在震隣至人情炎冷波瀾之態不可言不忍言老母常謂先君曰苟全性命足矣凡有所加宜拜受之

四年丁亥三十七歲　永曆元年　魯監國二年

夏病甚　移梅庵憶語丁亥讓口鑠金太行千盤橫起八百余胸墳五嶽長夏鬱蒸久抱奇疾血下數斗腸胃中積如石之

塊以千計驟寒驟熱片時數千語皆首尾無端或數晝夜不知醒醫者妄投以補病益篤勺水不入口者二十餘日此番莫不謂其必死余心則炯炯然蓋余之病不從境入也

五年戊子三十八歲　永曆二年　魯監國三年

刻樸巢詩文選成　杜濬序牌驅以詩名久矣戊子冬底與余聚邗上以余論詩有當也輒盡出其藁以屬余又余既爲牌驅論定藏詩牌驅後語余曰子之論古文也人許其嚴頗余獨喜之子盍不行於吾文吾有樸巢文上下卷蓋憫之喪亂之後十失之餘隨見隨錄雖所存者無多吾猶欲子更有去取也

有三十二芙蓉齋倡和詩

六年己丑三十九歲 永歷三年 魯監國四年

秋疽見於背影梅庵憶語己丑秋疽發於背余五年危疾者三而所逢皆死疾

七年庚寅四十歲 永歷四年 魯監國五年

四十歲影梅庵憶語客春三月欲重去鹽官訪忠難相恤諸友至邗上爲同社所淹詩余正四十諸名流成爲賦詩冀奉常獨譜姬始末成數千言帝京篇連昌宮不足比擬

弟裔生 馬恭人七十乞言庚寅生弟裔成劉出

禾書補博士弟子員 祭蘇孺人文兩兒皆十六補諸生

有友雲軒倡和詩深翠山房倡和詩四十壽贈言

八年辛卯四十一歲 永歷五年 魯監國六年

春董小宛卒 樸巢文選亡妾董氏哀辭余與子形影交儷者九年今辛卯歲二月長逝誰卜閏二月之望日焚香靈於南阡影梅庵憶語壬午清和晦日姬送余至北固山下舟泊江邊時西先生畢今梁寄余夏西洋布一端薄如蟬紗蒸此雪豔以退紅爲裏爲姬製輕衫不減張麗華桂宮霓裳也偕登金山時四五龍舟飾波激盪而上山中遊人數千尾余兩人指爲神仙遇山而行凡我兩人所止則龍舟爭赴迴環數匝而去又秦淮中秋日四方同社諸友咸姬爲余不辭盜賊風波之險間關相從因置酒桃葉水閣時在坐爲倡樓顧夫人寒秀齋李夫人皆與姬爲至戚美其爲余成來相慶是日新演燕子箋曲盡情豔至霍華離合處姬泣下顧李亦泣下一時才子佳人樓臺煙水新聲明月供足千古又乙酉客鹽官嘗向諸友偕書識之凡有奇僻命姬手鈔姬於事涉閨閣者則別錄一帙歸來與姬遍搜諸書續成之名曰圖豔其書之瑰異精秘凡古今女子自頂至踵以及服食器具亭臺歌舞絲神才藻下及禽魚鳥獸卉草木之無情者稍涉有情皆歸香麗又姬於吳門曾學畫未成能作小敷寒樹筆墨楚楚時於几席上輒自圖寫又姬書法秀媚學鍾太傅稍瘦閣戎

輅表稱閩帝君爲賊將遂廢鍾學曹娥碑梅村詩集題冒辟疆名姬董小宛像夫笛步龐人出賣珠之女弟雉皋公子類側帽之參軍名士傾城相逢未嫁人諸豔姬時遇漂搖則有白下權家燕城亂帥阮佃夫刑章置獄高無賴爭地稱兵奔逐流離纏綿疾苦支持藥裹慰勞覊愁苟君家免乎勿復相顧寧吾身死耳遑恤其勞已矣風心終焉薄命名留琬琰迹寄丹青板橋雜記小宛事辟疆九年年二十七以勞瘁死辟疆作影梅庵憶語二千四百言哭之陳維崧婦人集秦淮董姬明秀溫惠與推官雅相稱居豔月樓集古今閨幃軼事著爲一書名曰豔豔王吏部撰朱爲逸史往往津逮之者爲仁

遵坡詩話龍眠方復齋先生爲江南望族行七于年二十復齋已六十七矣方氏諸名宿往來水繪園最久故復齋談冒氏掌故尤詳所言同人贈答詩文多有本事集他書所不載者辟疆有姬人董白字小宛金陵人善書畫兼通詩史早卒辟疆作影梅庵憶語悼之一時名士吳園次以下無不賦詩以贈溫陵黃命卿虞稷二稚更佳冒見之哀感流涕廣陵詩事華亭周壽王積賢有悼小宛賦一篇極能擬子建者

有影梅庵悼亡題詠 永歷六年 魯監國七年

九年壬辰四十二歲 永歷六年 魯監國七年

歲大饑墓誌壬辰復大稔先生賑如前民疫死者衆先生日

行道殣中亦病且殆邑令陳泣禱於神死三日而蘇廣生案陳名秉弁同人集華乾龍冒巢民先生壽序巢民卧疾之辰里中有患疫將死者見冥司勾攝牌凡五十餘人有錢某許某及某某之名而巢民之名亦列焉未幾錢與許相繼而殁者數萬人而巢民獨神遊瀚海身入諸天布霖雨於四方暢清歌於床簀忽然而醒霍然而起及其家之僕從凡從事於賑者十六人咸死而復生

十年癸巳四十三歲 永歷七年

春禾書婦姚來歸馬恭人七十乞言癸巳春禾書妻婦於邗上爲姚永言年伯女孫

十一年甲午四十四歲 永歷八年

戴移孝來拜其先人於碧落廬同人集戴本孝小三吾亭倡和詩序初先君子嘗欲結碧落廬未及成先生獨知其意卒成之拓水繪庵之墻與小三吾對時甲午秋先生自長干携余仲弟移孝來拜廬下因命守其中又陳維崧水繪庵記碧落廬者主人所知戴无忝客居也其先戴敬夫與主人善擬搆是廬不果主人因力爲成之而館其子无忝於其中今遊黃山不歸更置一僧昕夕悠然有鐘磬聲

丹書補博士弟子員祭蘇孺人文兩兒皆十六補諸生

冬丹書婦蘇來歸馬恭人七十乞言甲午冬禾書自南闈下

第歸丹兒時納蘇婦祭蘇孺人文二內兒嗣宗少女所爲親上親視媳猶女也

憲副公卒嵩少公墓誌公歸如皋見城郭里巷室廬田畝都非舊日遂邑邑者有不釋於中者又余聞公十年來恆於一室中切切私語蓋爲祝宗之祈者非一日矣告祖墓文先是就醫邗上忽於衣半抱兒頸大哭聲淚慘傷追悔痛恨數百言兒不忍述墓誌當憲副公疾革索筆書示兩孫爾父天生孝子不可不學又曰爾父胸中天空海濶學得一分便是孝子

十二年乙未四十五歲 永歷九年

無可知大師使其子來唁同人集無可知詩序竹閣三年爐炭中辟疆道兄甲午秋園先伸叙再生事誼意兩各終天耶山中言念遺兒過水繪庵書此寄淚

十三年丙申四十六歲 永歷十年

十四年丁酉四十七歲 永歷十一年

秋會同學故人子弟於金陵 同人集吳陳其年詩註丁酉夏余會上下江亡友子弟九十輩人於秦淮其年首倡斯集時應制者少咸爲余至又丁酉余應泥水先生約始到秦淮時其年諸子從遊甚衆倘不欲出見貴人一日泥水過訪云床頭有真英雄忍不令余見大索出之廣生案虞初新志嚴丁酉倘吉孝夫人重遊金

陵膺市隱園中林堂值夫人生辰張燈開宴請召賓客數十百輩命老梨園郭長春等演劇酒客下繼之張燕筑及二王郎串王母瑤池宴夫人垂珠簾召舊日同居南曲呼婢妹行者與燕李大娘十娘王郎娘皆在焉時倘書門人楚儀某適浙監司任過留居樓下奉簾長跪捧觴稱賤子上壽坐者皆離席伏夫人欣然爲釂三觴

有小三吾世盟高會詩秦淮倡和詩

十五年戊戌四十八歲 永歷十二年

陳維崧來 墓誌定生子少而才邀至家園飲食教誨之以成其名行狀四方知交如竟陵譚元敬淮湘歷陽戴務旃死黍貴池吳子班皆先後延館於家陽羨陳其年未遇時與不孝等讀書蓋十年其他望風接踵來學問字以一材二藝之士無不適館授餐家譜廬香冒巢民先生傳家故饒亭館之勝

有水繪三吾匿峯深翠山房諸處皆具林巒宮煙水四方賓至如歸自所稱四公子外若東林幾社復社諸先達及前後館閣臺省下逮方伎隱逸緇羽之倫來未嘗不留留未嘗輒去去亦未嘗不復來汪琬說鈴義與陳處士與余論六朝之文詞雄吉洽鉤入深微多出諸賢尋賞之外時冒樸庵在坐傾聽不置

冬長孫溥生 吳陳其年詩註己亥八月穗兒生溥孫殤月其年湯餅詩有安得小婦生枚皋余任賢妾且令兩兒讓產旋爲遙制所阻後十六年中州娶妾生子余又爲詩招之云急挈枚皋過草堂力任撫養乃心許之而不來旋失掌去帷天

也祭蘇孺人文長孫純厚稍能文可望承家

有戊戌小三吾倡和詩

十六年己亥四十九歲 永歷十三年

春弟褒婦宮來歸 馬恭人七十乞言褒年十六仲春婚宮紫元年兄女婦人集婉蘭宮進士女歸余友冒無譽曲室唱酬才情勖暢伉儷之篤亞於塤篪矣婉蘭尤工畫墨梅雪葉風枝翛然有偃蹇瑤臺之思

爲陳維崧薦其先人於定慧寺 廣陵詩事水繪園主人冒巢民與陽羨陳定生世交皇篤定生歿後巢民每中元節爲盂蘭會追薦先人於定慧寺必附薦定生牽以爲常已亥定生

子其年讀書圃中值鴈刼其年賦詩亦是中元節躊躇淚萬行海聲虓殿角夜色犯衣裳悄悄憐遊子悽悽問法王今宵烟月底人鬼總他鄉海上清光落人間客淚添五更秋正盛兩姓鬼無嫌風木悲何極關河氣正嚴仰看烏鵲影毛羽故纖纖

冬葬憲副公於萬花園 萬少公墓誌惟茲已亥十月奉遺命葬先大人於祖塋之昭

馬恭人七十歲 馬恭人行狀已亥仲冬吾母壽七十襄乃乞海內鴻鉅詩文率褒裔跪進一觴

有已亥小三吾倡和詩

譜 四五

十七年庚子五十歲 永歷十四年

春五十歲 同人集有陳維崧吳偉業高世泰吳克孝孫朝讓葛雲芝倪元涵王揆陳濟生陳瑚華乾龍瞿有仲壽序

夏陳瑚率其門人氷詣學 同人集陳瑚得全堂夜譚記庚子夏乘戎馬間從一弟子劍書襆被從虞山至雉皐訪冒子巢民冒子時卧病聞余至急披衣起其二公子穀梁青若迎余於水繪庵後記歌燕于筵之日座上客爲誰余于公佑錢子季霖持正石子夏宗張子季雅小雅宗子裔承御子昭伯冒子席仲皆吾師樽郤趙先生之門生故舊也談先生遺言往行相與歎息吳山嘉復社姓氏傳略趙自新字我完崇禎己卯舉於鄉乙酉詣州守請給僧牒祝髮於松江之合龍庵旋隱嘉定之封家村如皐冒襄聞之請教其子既而有謝姓者告以應舟山之招逮者至門自新曰吾久辦此矣械至松江絕食數日不死械至江寧鞫謝姓者卒無實得釋歸自新面曰嚴冷人望而畏之陳瑚陸世儀皆其弟子

弟褒補博士弟子員 鐫錯八十手錄順治十七年庚子伯兄命出就童子試且戒之曰余家先少參公遊陽公俱以一考遊庠即余高曾及不才亦無再考者汝其勉之無取懲責錯奉命惟謹縣試覆試四次竟得冠軍府試第二名以兩書一經入泮名列第四

譜 四六

孫汲生

有五十壽贈言

十八年辛丑五十一歲 永歷十五年

夏觀競渡於邗 同人集已巳端陽詩序生平端陽之盛見時姑臧於祖宦之章貢壯年省覲憲府看射柳後弔屈於衡湘盛矣壬午携董姬看龍舟於金山數千人隘之謂江妃携偶踏波而上征也至辛丑觀競渡於邗江追憶庚辰午月與陳百史徐巢友楊影圃鄭超宗社集黎美周蕅茂先茅止生陳妥昭即席分韻歐陽窺文先生又招魯衍直劉阮仙周我容梁湛至瓜步舟中簫詠屢日今辛丑閱二十二年而子然獨

存者惟余不自知其死生孰是也浩歎一詩并呈王公阮亭
詩曰隋帝龍舟事尙存偶來弔古獨聲吞廿年重宋揚州艾
一賦難招衆友魂氷雪壺中思舊令垂楊影裏失名園桃箋
寫恨誰曾見惟向王恭盡此言

黃周星以鷺鷥夢引寄 同人集黃周星鷺鷥夢引辛丑巧夕
夢中似在真州江樓樓東南皆放窗窗外林樾參天木末衆
山環繞其正東雙峯秀出云是鍾山而東南一峯聳峭復過
之有巨帆乘風西上余指顧欣然樓中似有美人文士之屬
因相向言余嘗集長吉句爲詩云小玉開屏見山色西施曉
夢綃帳寒猶謂是耶語竟不覺倏過白門舊書齋借兒童輩

於庭中踞地爲戲忽見草際有兩三蛺蝶翔舞不休文采殊
常以手拉之忽化爲鷺鷥種種丹翠斑斕目所未覩余隨手
攫得悉付童子持去俄有賓朋滿座東采冒辟疆居上允詢
童子適所獲鷺鷥共蔑頭童子答云十一余卽起入書室室
中復有鷺鷥三頭嬰姍案間又攫之而出其毛羽尤絢爛可
愛余見辟疆有朶頤之色笑曰公欲得之耶可自擇一雙將
去辟疆笑而受之又後鷺鷥夢引乞巧之次夕夢與二客夜
行童子持燭燭前導其後客足蹴著一物呼童子以火燭之
乃一小布裹童子發視曰金鍼也余取閱之見錐刀十數事
頗類銀工所用意爲眼醫遺物仍付童子藏之稍前至人家
有人出應客余問此地有眼醫否應曰無余曰適途間金鍼
爲誰所遺曰此冒辟疆物耳余心異之復前行至一亭壁門
內有丹漆花籬籬畔小案上列印石數方中有一方作白文
小篆二字云虎謐問童子語云此小師父所鐫也俄聞笑語
相接有梁溪潘緝仲自籬內出且行且言曰黃心甫得非東
粵人耶余曰非也正是君鄉里耳又一垂髫小友踵至身著
青帛年可十五六緝仲遽命揖余余亦多多答拜起入亭館
右廂見一人踞座西嚮知爲辟疆窗前巨案橫陳綵繪花鳥
一幅似是緝仲未完筆余稍就視之曰此官粧也遂趨過之
辟疆忽從後追至語余曰公知君家墨農事已有好消息乎

余漫應曰墨農事姑勿論但吾因此爲公收得一物矣意蓋
指金鍼云語訖而寤至十一夜又夢閱辟疆詩篇什甚繁披
吟無暇比醒來止記其五言律二結句云綠稍諸雜詠不欲
繫江城

秋吳扣扣卒 湖海樓集吳姬扣扣小傳姬姓吳氏小字扣扣
今年中秋後二日綺歲正十九先生將爲飾孔雀傳阿錫備
小星嘉禮焉而先期一月姬遂病病一月遂死又先生曰姬
八歲從父受書習丈法英慧異常兒舉止媚好肌理如朝霞
眉嫵間作淺黛色宛若見而憐之私謂余曰是兒可念君他
日香奩中物也十三四卽留姬隨余讀書授以詩詞鄉能諷

習時於屏側作雛鶯聲尤愛讀全部文選杜詩常按以少陵北征古詩僅三遍即覆卷成誦琅琅不遺一字余因戲語之曰子所能解者詩賦小致語耳若經史大篇亦能句讀者當爲子翰一雙條脫姬踴躍從命余即隨手取架上史書一帙乃晉史石苞傳姬隨口句讀不錯一字疏解意義應對如流即擘余像脫而去余時驚其宿慧豈知苞傳後有季倫一傳綠珠墮樓遂爲今日讖也又余去冬今夏僦居廣陵姬間日以烏絲欄格子作簪花體訊余平安委致明秀點畫遒媚同人竊見者無不妬余余綺疏舊蓺蘭數百本姬一日寄余書曰見蘭之受露感人之難思余持箋在手訝其清麗歸相詰

問卿那便得如許巧製對以此特江文通語紅蘭受露稍除一字君自不覺耳又憶春間携姬看桃花於水繪堤前姬向余索詩君生平言語妙天下何獨於小女子惜一言耶余乃作四小詩贈之姬生平未嘗向余索詩茲若有亟亟然者可異也廣陵詩事董小宛侍兒扣扣姓吳氏名滄蘭字湘遥真州人婦人集吳湘遥儀真人亦冒推官侍兒也一名扣扣蓋摘繁欵定情詩中語資性頴異好讀書文選杜詩一二遍即能覆誦年十九天閻者惜之

康熙元年壬寅五十二歲 虞生案自元年壬寅至十二年癸卯倣俗龔小照紀年倣倪氏稽稱永恩正朔明統已亡

孫渾生

有水繪庵讌集詩

二年癸卯五十三歲

爲方拱乾賦宣鑪歌集民文集祭方坦庵年伯文壬寅冬邸報至知已入關喜極欲狂賦詩送六兄北逆及年伯伯母暨世弟上襄得携幼弟兩兒拜於床下重見父執如見吾父悲喜交并不能自已至於揚抗風雅商訂筆墨倡和宣鑪無一聚不盡鱓王士禎池北偶談如皋冒辟疆博雅嗜古嘗爲桐城方賡事賦宣鑪歌自爲之註甚精核云宣鑪最妙在色假色外炫真色內融從黯淡中發奇光葵火久燦爛善變久不

著火即納之汙泥中拭去如故假者雖火養數十年脫則枯稿宣廟時內佛殿火金銀銅像渾而液又云寶藏焚金銀珠寶與銅俱結命鑄鑪宣廟詢鑄工銅幾鋾始精工對以六火則殊光寶色現上命煉十二火條之復用赤火鎔條於鋼鐵篩格上取其極清先滴下者爲鑪存格上者製他器鑪式不規規三代鼎高多取宋蓋鑪式仿之宣鑪以百摺舞乳足花邊魚鰍蛐蜒諸耳熏冠象鼻石榴足橘囊香盒花素方員鼎爲最索耳分襠判官耳角端象鬲雞脚遍者環六稜四方直脚漏空桶竹節等爲下宣鑪仿宋燒斑初年沿永樂鑪製中年嫌其掩鑪本質用番漆浸擦熏洗易爲撚蠟末年愈顯本

色著色更淡後人評宣爐五等色栗殼茄皮紫梨褐色面藏經帶色爲第一金鑿版下爲湧瓣雲金鑿版上爲覆瓣雲雁皮色覆手色火氣久而成也嘉靖後之學道近之施家皆北鑄北鑄用宣銅器改鑄銅非清液又小冶寒儉無精采且施不如學道多矣南鑄以蔡家勝甘家蔡之魚耳可方學道其宣爐本色之厄有二嘉隆間尚燒琍有取本色真者重燒有過求本色之露如末年淡色取本色真爐磨冶一新甚有成一再磨景泰成化之獅頭彝爐等後人僞易鑿宣款以重其價宣爐又有呈樣無款最真妙者後人得之以無款恐俗目生疑取宣別器有款者鑿嵌畢竟痕跡難泯皆宣之厄也

三年甲辰五十四歲

秋夜集王士禎抱琴堂王士禎帶經堂集有將往金陵冒辟疆攜孺兒見過同方坦庵先生杜于皇方邵村崔不雕小集詩

四年乙巳五十五歲

春修禊於水繪園府志水繪園在如皋縣爲文學冒一貫別業地當水竹入其中者如遊深林大壑王士禎香祖筆記余偶以公事至如皋冒辟疆約余修禊水繪園別業時通州八十老人邵潛潛夫及宜興陳維崧其年縣人許嗣隆山濤及冒氏諸子咸在座分體賦詩余得七言古體坐湘中閣立成十章黃岡杜濬于皇後至他日或問之曰阮亭詩何如杜曰酒酣落筆搖五嶽詩成嘯傲淩滄洲又問君詩何如曰但覺高歌有鬼神焉知餓死填溝壑漁洋詩話余與諸名士修禊冒辟疆園分體賦詩余厥謂其年曰得紫雲捧硯乃可紫雲者冒歌兒最妹麗者爲其年所眷苧之池北偶談邵潛夫性傲僻不諧俗人多惡之所著友誼錄祖吏傳諸書多可傳者年五十無子客如皋城年八十餘矣余過訪之茅屋三間黝黑如漆邵筋骨如鐵白髮鬖鬖被領雙眸炯然與修禊冒氏洗缽池尚能與子輩賦詩廣陵詩事水繪園修禊在康熙乙巳之暮春三日時王阮亭按部東皋適陽羨陳其年婁東毛亦史亦在四合邵潛夫冒巢民冒襄梁冒青若許山濤會於此園共爲詩三十八首

蔡女羅來歸同人集杜潛花燭詞註王儀部送輿馬鼓樂爲前導又註前一日巢民遂初度又注憨麟蔡女羅墓銘氏曰蔡名含字曰女羅生吳縣父曰孟鄰故文士自其少壯時依如皋冒氏至於老止生含憐愛之而擇所嫁生十九年乃歸侍辟疆公又杜濬女羅字說辟疆一日載酒請余字之余謂名含而字必及芳香與夫舒吐之義皆近習且俗不足取余雅聞蔡君德言容工俱非凡女而詩酒流泊居然名士殆女中之羅君章也請即以女羅字之廣陵詩事辟疆姬人纔小

宛後者有蔡女羅菁學繪事工蒼松墨鳳山水禽魚花草夏文彥圖繪實鑑蔡含能於擘窠發墨喬松墨鳳尤奇今爲冒辟疆側室長齋繡佛通經典廣生案圖繪實鑑又云含師事吳謀

冬移家北巷同人集有陳維崧乙巳臘月三日巢民老伯攜青若奉馬太恭人移居北巷詩廣生案今爲冒氏宗祠

有水繪園修禊詩五日喜雨詩九日菊約詩

五年丙午五十六歲

有紅橋禊集詩

六年丁未五十七歲

金曉珠來歸廣陵詩事金曉珠者名玥崑山人與蔡女羅纖董小宛侍辟疆蔡早逝爐香茗椀辟疆賴之管領股進藥使七十八老人再生汪舟次有賊巢民惜書洛神賦曉珠手臨洛神圖卷吳薗次有乞曉珠畫各神欵又題曉珠畫盞盒圖臨江仙一闋王阮亭尚書亦有題曉珠雜畫三絕句

蘇崑生來同人集吳倩業書有中州一友向在左寧南幕中弟曾令柳敬亭同一歌贈之所謂蘇崑生是也王煙老賞音之最稱爲魏良輔遺響尚在蘇生而不免爲吳兒所困比獨身蕭寺中惟兒翁可振拔之水繪園中不可無此客也又大梁蘇崑生兄於聲音一道得其精微四聲九宮清濁抗墜調衆貫穿於微眇之間幾欲質子野州鳩而與之辨康崑崙貨

懷智不足道也古道良自愛令人多不彈昔年如交大半淪落江湖幾同挾瑟齊王之門矣方今大江南北風流儒雅選新聲而歌逴調孰有過我老盟翁者乎弟故令一兒左右以小札先之廣生案巢民詩集又有贈柳敬亭詩二首云也是冒襄自髮江都裹常夢當年書劍居梅市孤軍歸洛秋武昌城外戰未悉如今衰白誰相問閉對西風笑故侯又廣陵詩事載冒青若工於說部曾題左寧南軍中說劍圖贈柳敬亭云王帳登壇夜論兵昭華劍氣秋如水可惜多少豪恩答寫向丹青只解生歌亭亦州人善說書長壽域歌亭當日亦善客水繪園也

冬來書婦姚卒祭蘇孺人文姚媳丁未歲服闋十

七年戊申五十八歲

張氏妾來歸祭蘇孺人文金張兩姬自幼撫養待年共侍左右

適李氏姊六十歲爲詩祝之巢民詩集壽姊六十詩註姊長余二歲長齋繡佛已十年矣嵩少公墓誌女一適封吏部主事李公伯龍孫文學之材子吾鼎邑庠生祭蘇孺人文勗坼後姊之夫家覆巢幾無完卵廣生案即徂徠先生被收事吾姪吾鼎集指樹圍詩余抵死相救破家數千金又割宅同居數年中形影相依利害與共

八年己酉五十九歲

冬庶母劉孺人卒家譜陳維崧劉孺人傳己酉冬聞冒母劉孺人之訃劉孺人者吾友冒無譽發及之生母也又袭妻宮

氏及裔前後封股進且日治湯藥母卻之笑曰死固吾志也記與汝父在荆襄圍城中賊騎充斥吾是時即以死自誓今汝父死幾二十年吾死晚矣

九年庚戌六十歲

六十歲 同人集有李清龔鼎孳壽序

秋丹書婦蘇卒 祭蘇孺人文蘇媳庚戌秋踵喪

冬同人集水繪庵琵白生彈琵琶 鄧漢儀詩觀冒襄寒夜聽白三彈琵琶歌歌是冬候遊雉皋鳧洗鉢池上憶作是題長歌漏已三下矣大雪迷漫林樾池閣如畫而巢民急遣錄鹿來蕭寺索余新詩是夜巢民不寐重命侍兒焚香渝茗圍爐

而和鄙什其詩雖合詳略起伏頓挫備極神工拙撰固遠不逮也徐釚詞苑叢談白生名珏字璧雙琵琶第一手吳梅村爲作琵琶行一日抱琵琶至冒巢民水繪庵撥絃按拍宛轉作陳隋數弄陽羨生又賦摸魚兒一闋倚絃歌之聽者皆淒然泣下梅村詩集琵琶行序去梅村一里爲王太常煙客南園今春梅花盛開予偶步到此忽聞琵琶聲出於短垣叢竹間循墻側聽當其妙處不覺拊掌主人開門延客問向誰彈則通州白在滄子彧如父子善琵琶好爲新聲須臾花下置酒白生爲予朗彈一曲迺先帝十七年以來事敘述亂離嘈嘈嘈雜

有庚戌歲寒倡和詩

十年辛亥六十一歲

禾書自都門歸 墓誌嘉穗翰林院嘗考取書法同人集龔鼎孳梁之在都門書法日益精進歷試內院內閣兩呈御覽而客況寥落日切庭闈之戀不能止其歸思

女生 墓誌一女適諸生洪必貞側室張氏出祭蘇孺人文侧生一女諱生平無女嬰懷加膝撫弄含飴無晝夜比妻殁曾見有兩歲女能哭拜其母而乳啼哀哀者乎廣生業祭文又云吾妻歸余十年十產小產者六生一女三兒女殤

二年壬子六十二歲

春蘇孺人卒 同人集陳維崧蘇孺人傳孺人比得痰疾一足不良於行卒之日猶蹩躠至馬恭人前問寢腊忽痰墜仆階下不能語遂卒時壬子二月十二日也祭蘇孺人文通計吾妻入吾門四十四年歷富貴貧賤兵火患難疾病死生仰事俯育嫁娶喪葬呼吸旋轉一言一事一步何一不恃有吾妻也

有樂香閣倡和詩有壬子歲寒倡和詩

十二年癸丑六十三歲

詔徵山林隱逸有司以薦辭不赴 墓誌今康熙中復以山林隱逸薦

刻同人集成自署其端曰六十年師友之贈吳脩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冒襄家有水繪園四方名士畢集風流文采映照一時嘗集同人投贈詩文爲同人集十二卷

有癸丑倡和詩

十三年甲寅六十四歲

有甲寅倡和詩

十四年乙卯六十五歲

冬葬蘇孺人於萬花園祭蘇孺人文維康熙十四年歲次乙卯冬十二月甲寅朔日是爲故元配先妻蘇孺人權葬祖塋傍之新阡偕二子如姚氏蘇氏同日歸定期也

有雷起於萬花圖之墓木巢民文集有雷儆與二弟書廣生案先生二弟晚年參商忻肉火焚又接極不可言先生典學卬頭鳥師批類忍辱忘慾旦夕祈死事載巢民文集中

有乙卯倡和詩

十五年丙辰六十六歲

春孫溥補博士弟子員馬恭人行狀今年正月揚長孫溥應試海陵溥得隸學宮

夏馬恭人卒馬恭人行狀吾母生於萬歷庚寅十一月七日卯時卒於康熙丙辰四月十七日午時壽年八十有七又四月十三日邑長吏率新弟子員謁先師廟吾母翟茀坐廳事嫁溥孫自謁廟歸肅拜而後起起入室意稍不懌越一日而巖疾寢三日而革

冬葬馬恭人於萬花圖李清馬恭人墓誌恭人卒之年以十二月二十四日啟嵩少公之窀祔焉

十六年丁巳六十七歲

冬移家吳門同人集余懷冒巢民詩序丁巳之冬雉皋冒先生巢民來吳郡余聞之驚喜過望握手道故若在夢中又如隔世巢民既髮種種清瘦善病余亦頹然自放憔悴行吟風流文采非復疇時又詩註方伯丁公令之嚴僕射也廣生案丁公名思孔余兩人並受其庇鄭子兼山劄宇留仕迺祖三山翁余兩人之老友余與巢民四十年文章義氣之交今亦移家吳郡

望衡劄宇素心晨夕追思甲乙之際昔夢惘然喜寫公之勢不孤而吳中賢者不止一皋伯通也又王瑩題重臨趙松雪移家圖跋程學士全家重遊江南圖此趙松雪筆也如皋冒巢民先生移家渡揚子流寓姑蘇青堂婦臨爲贈烟波浩渺雲樹微茫松雪蓋用李思訓法先生爲海內鑒賞家自能辨之王應奎柳南隨筆鄧肯堂幼有神童之目年十三賦空谷詩爲松圓詩老所賞遂以此得名人呼爲鄧空谷後以薦舉入都沒於逆旅所著頤庵玉山柳下諸集散佚不可問嘗見其贈如皋冒徵君詩有旁若無人惟燕子不知有漢是桃花之句余最愛之李富孫鶴徵錄肯堂爲明孝廉文度先生爾

蘇屬集唱氏辟疆同人集頗載其詩久之祝鴻入都而卒

十七年戊午六十八歲

春禾書省侍吳門同人集有仲春望日穗兒省侍來吳門詩

夏歸如皋同人集冒坦然伯兄巢民先生壽序先生自丁巳爲當事迫促去吳門載梁從焉此戊午夏歸

十八年己未六十九歲

徵應博學鴻詞科辭不赴蔡誌今康熙中復以博學鴻詞薦李清馬紓人蔡誌辟疆有道能文當天崇朝已與張金沙陳陽嶽方龍眠侯朝德魏嘉善諸彥士稱顧周領袖或諷辟疆稍降志富貴可拾取曰某懼無以對吾父甲午公即世漂搖之驚四遍惴惴不能保門戶或諷辟疆稍降志禍患可立弭曰某懼無以對吾母比年以來謗愈厲道愈困而辟疆力行孝悌操亦愈厲行年及老終未衿射策之能干入浴之譽者蓋恭人之教於是爲多焉同人集答卞永吉招隱詩書書人云八公之徒不特西漢吳人定是三代先泰遺老其招隱可以並穆天子之謠詛楚之文事止隱招魂並傳也顧襄何人年已七十既不能如楚邱生正辭而當諸侯又不能效夷門刎頸以送公子尤可憐者去老來催三年而九十老母不苟沈淪潦倒偷息溷穢何足比數乃尚拜老祖臺璞奇隱約直並鴻烈諸篇之大文蘭莖椒桂泠香古辛之尺牘日把誦於

芳亭石澗間真覺衆山皆響花草當揩上擬騷雅何慚並駕今又錫欽菴魏禰細縕蒸變之長歌比隆於滑水商山亟擬招隱襄何敢當雖洪注大宇豈少古處苦求之日前誰爲真隱初冷者終熱趨趨者心蹤終南久爲捷徑夷齊周下首陽若五月披表人見金不有其躬矣寓惟顏閻之墓坏以遁姜肱之韜面難圖者不復有即宏景畫牛郭瑀指鴻王右軍稱阮裕爲古之沈冥豈可得哉襄不肖兩朝四辭特薦卅載兩死庚生傾家殉人敝屣萬有學古人而不似惡其飾師古人而相反極其遺罪爲大君子部下遺種之一老貧斯世老而不死之昕民惟讀平原太沖之詩匿師正之茂松清泉食鍾山之綠葵紫蓼爲晞朔之憖站朝夕之莽華而已豈何屑荼抑復何求

冬染香閣火同人集染香閣倡和歲巢民曰染香閣成於壬子至己未僅八年竟連實弈樓臺同爲絳雲之續不特鼎彝書畫無一存六十年海內師友之貽幷十世文獻無一字不化灰燼庚申倡和詩註已未陽月之望夜半大雷雨時寶弈染香樓閣一火赤光而出生平不存一物

有已未倡和詩

十九年庚申七十歲

七十歲同人集有徐倬卞永吉汪懋麟徐元文許承宣余懷

費密冒坦然壽序

秋何八八戶被刺不死臺誌庚申秋何八八戶將剿及焉先生子以身蔽與婢俱被重創事聞於太守崔公廣生案崔公名華先生深念水木本源痛哭太守前力求寬釋太守泣觀者數千人亦泣廣陵詩事水船園菅布盜夜入室搒及刺婢僕數人女羅急滅鐙以身左右辟避得脫又冒青若如皋人有不利其父者青若縶諸門連被四劍而父獲免李艾山作短歌贈之

有庚申倡和詩

二十年辛酉七十一歲

夏自揚州歸同人集孫枝蔚冒巢民壽序如皋冒司理巢民先生以事來郡城居半載至次年三月事畢將歸且是月望日爲先生攬揆之辰年七十有一矣江都諸同人及四方士偶遊此者同堅留之願就旅館稱觴焉先生慨然曰吾老矣倘以意外事半載居此子夏四海皆兄弟之言未老時聞之可耳又許承家書序未幾而天火其廬奪其家世所傳之書器劍俶又未幾而且有操刃入寢室必欲殺先生快意者不得已而獄事起遂以絕代之交人曰携兩子穀梁青若匍匐於公府而不以爲怪且隱忍鬱抑有不敢不言不敢明言之故非仰而呼天則號泣呼父母耳乃其事卒得白而人之稱先生者反甚於常時

有辛酉倡和詩

二十一年壬戌七十二歲

哭陳維崧於定慧寺廣陵詩事其年官檢討卒於京邸壬戌中元日巢民率兩子諸孫懺祀其年於定慧寺爲位哭之並有和其年前詩盈韻至二十餘首凡與其年交者皆有和詩詞苑叢談廣陵冒巢民家青童紫雲儇巧善歌與陽羨陳其年狎其年爲畫雲郎小照徧索題句又本事詩其年尊前酒邊之作別具一種柔情涼思沼悵纏綿令讀者魂消欲死嘗客燕舉於水船園主人家睨一歌童題詩寫照墨瀋淋漓者以爲平原高誼杜牧癡情傳之本事詩中應作千秋佳話也

冬過海陵海陵廨館倡和詩註海陵廨館譜集四十餘人又

壬戌冬夜過俞水文宅觀女劇詩註吳門南曲推沈侗如北曲推沈子芬余客吳門侗如向余讚歎水文諸姬獨得其傳

有哭陳太史倡和詩海陵廨館倡和詩

二十二年癸亥七十三歲

秋省郡聘修通志辭同人集甲子倡和詩註客秋省郡聘修通志以老病力辭當事以丹兒代行狀丹書癸亥應聘纂修江南通志

贖逸園同人集裘充美冒氏逸園復祀記逸園爲如皋冒氏祀先入地初奉旨公汝九從蜀滇致政歸晚年日夕觴詠其中因勒公像與手書行草法書逸園所著詩於石公與遠

副手書遺嫡長襲掌之襲巢氏名也巢民敬承之三十年鎩改邑之黜者以計思其幼弟奪而有之當是時冒氏有意外裝賊之禍巢民及兩子毅梁青若方痛心疾首號泣於郗伯之庭離家數月不歸他人遂伺隙以行其術及其事得白而向日之逸園已不復爲冒氏有矣余奉　簡命巡視兩淮鹺政出都日三事以下無不爲余言冒氏家兩爲人所奪狀又潮巢民貧且病恐不能復其故地余因屬祁寺臺若邑令盧君及余同門韓侍讀元少輩調劑其間而巢民不肯以錙銖累人乃剝膚抉髓百計以歸原值且更有過求委曲隱忍無不狥其欲而向者之逸園乃復歸於冒氏

有癸亥倡和詩

二十三年甲子七十四歲

移家東雲路還樸齋倡和詩序崇禎甲戌春余年二十四於南郭得百樸一章結巢其上自署巢民申酉毀於兵燹迄今五十年矣余移家廢業又十九年近於祖宅後舍叔氏隙地參天拔地有樸乃吾高曾時物卽以還樸名齋張把授詩誌齋在東雲路行狀甲子依祖宅傍築室數間命名還樸

有夢揚州倡和詞還樸齋倡和詩荷花蕩倡和詩七夕匿峰廬倡和詩重陽倡和詩寒碧堂贈詩

二十四年乙丑七十五歲

得定武蘭亭帖跋云此本是從定武原石拓出無疑歷傳精好宋賢而下品題殆遍迨明季爲通政使侯峒曾所藏時遭革故公在籍集衆守城乙酉秋初大兵克嘉定公父子三人俱殉國難是帖爲公土人拾得予極力搜訪三四十年至今歲冬得之竊思是帖經公秘惜今宛然如故眞有神靈呵護也乙丑小雪前二日冒襄廣生案是帖近藏海虞邵氏

有乙丑倡和詩

二十五年丙寅七十六歲

爲吳應箕作樓山紀事本末同人集丙寅倡和詩註壬戌春子班徒步入都爲尊人求以忠義表章付史館竟蒙浩蕩歸

過余懇請追述往事者三日余爲作樓山紀事本末字溢三千八存百餘頗盡當年節義

秋蔡女羅卒汪懋麟蔡女羅墓誌以康熙二十五年七月廿一日卒得年四十廣陵詩事女羅以孝稱其父孟昭遘毒創女羅割股療之得生後八十壽終女羅哀痛致疾卒

有丙寅倡和詩蔡少君輓詩

二十六年丁卯七十七歲

秋過昭陽行狀府君丁巳戊午因中丞慕公方伯丁公隆禮相招一遊吳門丁卯如昭陽赴河臺孫司空之召自後不復

出廣生案慕公名天頴丁公註見前孫公名在豐

有丁卯倡和詩

二十七年戊辰七十八歲

秋病幾殆行狀戊辰秋命老僕種菊數百本日集友人觀菊賦詩有菊飲和陶二十首三秋語不休詩百首忽得危疾不孝等計無所出割股以進病旋愈同人集吳鏞金夫人壽言跋金夫人與吳門蔡夫人同以畫名山水人物花鳥仙佛一披名蹟臨摹如舊頃前身兩畫師也去冬割股進藥使七十八老人再生

有戊辰倡和詩

二十八年己巳七十九歲

夏祭憲副公同人集吳鏞百歲祭祝詩序己巳清和廿五日冒憲副前輩百歲生忌巢民先生行事生之禮鏞等得與駿奔

有己巳倡和詩

二十九年庚午八十歲

八十歲同人集有張芳壽序行狀辛未春年八十不孝等率內外諸孫數十人進酒上壽兩叔父諸弟偕進酒府君顧而樂之座客咸謂非府君孝友感格那得全天倫之樂如此是冬寒甚府君每於午夜被裘擁火作大小書卷遂病目失明

曾孫八春生同人集戴本孝曾孫彌月詩序巢民老年伯八十得曾孫乃其邁孫友博所首舉男也於其彌月之辰即命以八十錫嘉名焉憶曩本初至東皋時穀粱以人日舉文社亦方彌月陽羨陳貺及同人皆賦有詩今倏三十有三載矣而余復續至爰賦其盛以紀歲月時庚午三月廿六日

秋曾孫八秋生同人集戴本孝辛未試牌詩序青若三弟令子耕硯初舉男巢民老年伯以曾祀命之曰八秋以是九月廿二日試牌盤

病復幾殆行狀庚午又病危殆五日而復

三十年辛未八十一歲

孫渾以從征臺灣功加左都督官四川建昌遊擊同人集有賀三孫倡和詩

許掄以紀夢詩寄同人集許掄紀夢詩序舟中閱長沙郡誌知城西隅即岳麓山山有道鄉臺北海李公碑記在上私心竊向往焉是夜即夢晤公於碑左公問巢民冒某無恙耶其水繪樸巢興廢如何余悉以先生近對牀瞬息又隨公登湘中閣遊遍棲霞訪先生於得全堂先生置酒歌公命歌兒演漁陽摻撾正鼓聲填然余忽驚晤古人夢感神交往往有之遂援筆賦此以紀異

有辛未倡和詩

三十一年壬申八十二歲

賦還仙詩行狀壬申初春忽謂不孝曰我將辭世矣無一挂礙此中冰雪萬有皆空二子及孫雖金盡產空不能治生仍當敬天畏人爲要仁厚自處恩澤暗施而莫言橫逆重加而報德法我老人也又舉曾子有疾章諄諄戒勉曾賦詩云明朗訂定還仙路加二八間八十年不孝等聞此言心甚訝之

三十二年癸酉八十三歲

冬十二月五日先生卒行狀癸酉春夏脾病全愈目重明濛墨作書無不如意初秋倣者英香山諸會集里中親友皆年八九十者爲會又作閨人會畫會欲舉詩人會未果是年孝威相國熊公奉　命南來賜書相問大中丞商邱宋公風與

侯公朝宋賈公靜子鼎足齊名今秉憲三吳念府君曾附清流下交存問府君擬十月望後買舟往謁以慰生平會與化王景州來訪甚喜館於家聯吟角勝枕上構思八和景州贈詩原韻八首不寐又與景州選訂寓州公憲副公遺詩談論一日至晚寒熱交作病遂增篤於十二月五日長逝計府君母床三十六日時疫時醒清明精爽語不及家事惟以老人會爲念令諸童度曲閒窗前黃梅開放否再沒三日不飲食止飲瓜水將易簀時或見星如貫珠從宅上飛去深夜穆穆清氣從帳中繚繞而出墓誌學者鑒其行私謚爲潛孝先生以與潛德配

明年十二月十三日葬先生於城東萬花園祖墓之左而合諸蘇孺人之兆□年□月□□日奉　旨冀襄淮其入祀如舉鄉賢祠

冒潛孝先生墓誌銘　韓　菼

故明熹廟時瑞禍大作黃門北寺之獄興諸賢相繼逮繫荅掠死六君子其最著也而國是淆於上清議激於下名流俊彥雲合風馳惟義之歸高自題目亦如所謂顧厨俊及者當是時四公子之名籍甚四公子者桐城方密之以智陽羨陳定生貞慧歸德侯朝宗方域與先生也先生少年負盛氣才特高尤能傾動人嘗遣酒桃葉渡以會六君子諸孤一時名士咸在酒酣以往飆狂以悲共詈懷甯懷甯故奄黨也時金陵歌舞諸部甲天下而懷甯歌者爲冠歌詞皆出其主人懷甯欲自結當先生讌客嘗令歌者來先生與客令之歌且罵且稱善懷甯聞益恨甲

申與黨獄定生捕得幾死先生賴誠意伯靡免既而定生朝宗相繼歿密之藥官爲僧以去而先生獨存亦無意於世矣家故有園池亭館之勝歸益喜客招致無虛日館餐惟恐不及其材焉者愛之如子弟客至如歸而家日落園亦中廢主人遂如亡幾無所歸亦不自悔也生平好施與與不倦而求者無厭願多不滿常搆禍坐是頻更患難然不芥蔕晚益以圖書自娛適竟克享大年以終蓋自先生歿而東南故老遺民之風流餘韻於是乎歇絕矣其可痛也余之得交於先生也後而先生待之如最故者其孤牽牀以來泣請銘余不敢辭而序以銘之序曰先生冒氏名襲字辟疆號巢民世爲揚州之如皐人始祖致中爲元兩淮鹽運司丞元亡不仕累傳而至基者永樂時亦不應召學者私謚爲潛德先生又傳而至瑞弟政進士官巡撫以忤劉瑾下獄子鸞鳳鵬鸞亦進士官至參政鳳生閭閭生承祥承祥生士拔士拔生夢齡由選貢知會昌鄱都二縣陞南甯知州先生祖也父起宗舉進士以吏部郎出歷官副使母馬恭人生先生甫二歲即隨南甯公會昌爲青螺郭公南皐鄒公所器賞十歲復隨南甯入蜀輒能賦詩文敏董公爲作序壽爲諸生試輒冠其儕副使之官先生每留侍南甯曲盡敬養不以遺父憂副使嘗謂官荆樊時流寇勢張甚誓死守先生往省覲奉恭人以歸歸而不入寢或問之先生曰父在殘疆而子安枕席乎泣血

上書抵政府言路之與副使忤者皆心動得調寶慶而副使不之知也時有與副使同官以邊事罣禍者其子以數千金囑先生得解還其金封識如故既屢試不得以副榜當授推官而亂作遂不出數移居避亂艱難造次奉養萬方兩大人歡甚無所苦也當副使疾革索筆書示兩孫爾父天生孝子不可不學又曰爾父胸中天空海濶學得一分即是孝子恭人嘗得危疾籲以身及長子代子果天而恭人幸無恙父歿逮事又三十年跬步不忍離其喪之也先生年七十矣泣慕如孺子於族黨尤有恩祖姑老而無子迎事之終身姊歸後家破亦如之事外王父母及諸舅氏皆曲體恭人心無不至友愛諸弟老而彌篤庚申

秋何人入戶將剚刃焉先生子以身蔽與婢俱被重傷事聞於太守崔公先生深念水木本源痛哭太守前力求寬釋太守泣觀者數千人亦泣與人交有始終定生子檢討君少而才遊至家園飲食教誨之以成其名邑有許生以誣被法妻子當入旗胥王姓者實讞行先生爭以道里齎并辦所贖之費胥感動陰以其妻代行久之以先生所辦金贖歸而許妻不知也先生高胥義迎養其夫婦至死其他完朋友之喪而恤其孤經紀其家時其婚嫁事不勝書也敬其桑梓而急其利病辛巳歲大旱上官才先生委以賑其邑人條法甚具全活無算不足自鬻產出譽珥繼之歲壬辰復大祲先生賑如前民疫亟眾先生日行

道薀中亦病且殆邑令陳泣禱於神死三日而蘇其急人多此類晚年退居祖宅傍築室數間雜植花藥客至與酌酒賦詩解音律時命小奚度曲亦以娛客所著述甚富成集者有先世前徽錄六十年師友詩文同人集樸巢詩文集書法特妙喜作擘巢大字人皆藏弆珍之其歿也年八十有三康熙癸酉十二月也海內賢士大夫咸歎風雅之道喪故舊親黨以至閭巷老稚男女咸哭泣失聲猶惜善人之不長云配蘇氏中書舍人文韓女有賢行寬克事舅姑以佐先生自處勤儉而恩於媵御年六十有二而歿馬恭人哭之哀子嘉穗貢監生翰林院嘗考取書法丹書廩貢生考授同知即代先生受創者蘇

出一女適諸生洪必貞側室張氏出孫男溥泌監生渾功加左都督管遊擊事曾孫重光維機維楫幼嘉穗丹書俱能讀父書以孝謹世其家有鴈石二子風將以康熙甲戌冬十二月葬先生於城東高花園祖墓之左而合諸蘇孺人之兆始先生顧不出名益高督撫以監軍薦御史以人才薦并不就今康熙中復以山林隱逸薦以博學宏詞薦亦辭以親老不願仕也學者蘧其行私謚爲潛孝先生與潛德配余抑尤有感焉世之亟亟於得官藉口於祿養以致遺恨於不及事其親者何限先生少時意氣遽發亦喜於自見後乃消融歛退不求獲乎上而惟順乎親視彼三公子所得爲何如嗚呼其於潛孝良不愧銘曰

桃葉長干賓客衣冠有如擊筑易水風寒水繪之居匡峰是鷹有如舞衣伯瑜親娛孝友於家是亦爲政邱園大雅而非摛經憂患怡然消其魁壘老大成灰少年如矢推排人間倏八十年海濶天空斯言良然我作銘詩藏諸馬鬣宿草春煙年年風月

冒巢民先生年譜跋

黨莫盛於明自　大軍入關後勝朝貳臣束身歸命者半閹逆餘孽思賢士夫之基其後也於是倡論禁社會懸爲厲條乾嘉文士吠聲相和疾黨如仇指會爲賊習非勝是深入人心於是學者避此號若凂嚶求之義蓋闕散沙之形遂見士氣不揚安國恥若素即有一二擾臂思起彼髮狂叫獨亦難任卒乃莫抶故無黨之獎極於今日吾觀泰西諸國會黨充地名號若鄉而彼土進抵永或憂之吾其言曰黨也者國之礎也礎堅則國立礎弱則國亡以視我二百年來士夫之說何其相悖與吾又聞日本變法之始藩士倡尊攘論聚同志棄官爵號稱浪民奔幕府自強傳露布直指以某日殺關白某日刺閣老天下騷動譬慄而卒以成維新之功余每讀外史氏所紀載輒引劍擊筑仰天拊膺涕噓憤湧不自勝以謂吾國苟得若此者數十輩豈有今日也丙申春夏間居上海始見冒君鶴亭英姿颯爽氣岸岸若朝日問姓字籍已居輒憶其先德巢民先生言論行事而日摹之而日營之而心追之留都防亂一揭越歲將三百生氣凜凜倘塞於天壤其以視法之牟拉巴日本之中山忠光雖異地不同時其浩然之氣輝映若旦莫又復懸想以今日事變之亟天下之大乃竟無如先生其人者出以明大義於天下天下事甯復有幸則流涕痛哭不復自制而因以痛恨於倡論厲禁社

會之人冰置也鶴亭既撰先生年譜以跋相屬鶴亭之文史家之文也鶴亭之志殆先生之志也其文之體例與其品式則瑞安孫氏夫既言之余悲其志因述余志以質之並以告夫天下之有志者新會梁啟超

望溪先生年譜

附刻望溪先生年譜序

鈞衡既梁望溪先生全集遂取吾友蘇厚子所編年譜
坿後梓既成爲之言曰年譜之作昉於宋人自後千餘
年世所誦大儒文人歿後類必有年譜坿集第作者或
及其門或年輩略相後先從遊久故或孫子述追祖考
乃能詳而無缺信而不誣若夫時代閒隔典册亡徵言
之必不能詳詳者未必無誤此仁傑與祖所致憾于靖
節昌黎者也夫譜之不詳與無譜等詳焉不信則如勿
詳詳矣信矣爲之者或識不足以知其人之深於學行
大小重輕繁簡失要則猶不足以饜塞乎尊信者之心
吾鄉望溪先生舊傳其門人王兆符編有年譜兆符卒

先先生二十餘年其譜缺不備世亦絕未之見以故習
舉業者第傳誦先生時文治古文者則奉以紹八家之
統治經學者則謂大義炳然非章句小生所及而其修
身立命幽隱不欺與夫忠國愛民經世大體則千百中
無二三知者再閱數十載人遙風往文獻就湮承學之
士不過即所誦讀者想像大略而已又先生守道不阿
與世多梗自安溪長洲江陰高安諸公先後繼逝同朝
媒孽快其嫉心海內學者苟無據以考其眞將使讀先
生書信爲大賢君子而無以解於當日傳聞轉疑明道
晰理如先生者尚不無可議或遂忿爲僞學蠹聖道而
壞人心豈獨先生一身之顯晦已哉嗚呼此厚子年譜

所由作也厚子於先生之學信之篤而愛之深其爲年
譜也積十數年乃成博而不雜贍而有體舉先生立身
行已出處本末學問源流一開卷昭然若揭其爲功視
周益公之於歐陽李公晦之於朱子劉伯繩之於山陰
殆有過焉惟其初意在單行故於先生經說諸序及奏
議大者悉錄全文以諸家集後年譜例之可從割削然
而厚子之意則欲他年有子長孟堅其人者得是譜即
已洞其質行經綸毋待遍窺全集又欲天下未見先生
經說者因是求讀其書以興學向道其用心可謂至矣
豈好爲漫衍複疊者哉余故依而刊之爲述大恉如此
辛亥五月戴鈞衡序

方望溪先生年譜序

學不足以修己治人則爲無用之學文不足以明道析理則爲虛浮之文有行而無學則其行無本有學行而無文章則無以載道而行遠故孔子敎人行有餘力則學文又以文行忠信四者並敎然則學行文章固不可偏廢也吾鄉方望溪先生少時論行身祈嚮曰學行繼程朱之後文章在韓歐之閒竊觀先生爲學固徹上下古今一出於正而其學行大綱則符乎程朱之旨至發爲文章則又合四子而一之其行足以副其學其文足以載道而行遠先生少日之志匪畢生力學而允蹈之顧先生之著述行義未能盡顯奏議載於家譜世所罕

見或知先生之文章而不知其學行經濟或徒愛其文之醇潔而不知其文之載道或知先生經學之宗宋儒而不知其有心得之實先生居官雖未顯著政績而其憂

國之忠直言於大臣潛挽

朝廷大事頗多在書局三十年承修各書亦皆

頒列學官其所以扶樹政敎嘉惠士林實有古大儒名臣之風矣惇元壯歲始知篤好先生之書十數年閒常奉以爲師愧未能希其萬一而於先生遺文逸事不憚集錄惟先生門人王兆符所編年譜及先生幼子道興所撰行狀今皆無傳本其他傳狀碑銘又不能具其學行之詳用是惜之竊嘗論近代大儒宗法程朱精詳親切者以楊園張先生之學爲最宋以後文家能合程朱韓歐爲一而純正動人者以先生之文爲最昔曾增訂楊園年譜以備考鏡年來因更搜輯先生學行編爲年譜庶亦自備楷模又以俾天下學者知先生學行文章經濟之詳并知爲文必以載道爲貴毋徒爲浮靡奇詭之辭而已也道光二十七年冬十二月同邑後學蘇惇元謹序

同邑後學蘇惇元輯

康熙七年戊申夏四月十五日先生生於六合之留稼邨先生姓方氏諱苞字鳳九一字靈皋老年自號望溪學者稱望溪先生江南安慶府桐城縣人見本集及方氏家譜桐城志上元志始祖號德益於宋元之際由休甯遷桐城縣市鳳儀坊德益生秀實爲元彰德主簿秀實生謙爲元望亭巡檢謙生圓爲元宣使圓生法明建文元年舉於鄉爲四川都司斷事永樂初不具賀表被逮行至望江自沈於江事載明史法生懋懋生瓏成化元年舉於鄉瓏生圭圭生絅國子監生絅生夢暘爲南安縣丞夢暘生學尹縣學生學尹生大美見家譜大美字黃中號沖含萬歷十四年進士官至太僕寺少卿是爲先生高祖見桐城志及家譜曾祖諱象乾字廣野號聞庵明恩貢生官按察司副使備兵嶺西左江明季避寇亂僑居江甯府上元縣由正街後移居土街見桐城志及本集祖諱檝字漢樹號馬溪歲貢生有文名官蕪湖縣學訓導遷興化縣學教諭見桐城志及家譜父仲舒字南董號逸巢國子監生好讀書胷無畦畛與黃岡杜于皇濬杜蒼略同里錢飲光澄之族祖翁山文諸先生唱和所作詩三千餘首以遺逸名見桐城志及本集沈廷芳所撰傳前母姚氏母吳氏紹興府同知諱勉之女吳公莆田人寓居六合留稼邨逸巢公贅焉見同知紹興府事吳公墓表兄舟字百川長先生三歲寄上元縣籍廩貢生性孝友好學以制舉文名天下又善古文而自以爲不足疾革時自焚其稿早世年三十七後崇祀鄉賢祠見兄百川墓誌及四君子傳刻兄百川遺文書後縣志家譜弟林字椒塗亦孝友好學善時文早天年二十一見弟椒塗墓誌及家譜

十年辛亥先生年四歲父嘗鷄鳴起值大霧以雞聲隔霧命對先生卽應曰龍氣成雲見雷鋐所撰行狀及沈傳

十一年壬子先生年五歲父口授經文章句見台洪岡墓碣

十二年癸丑先生年六歲隨父自六合歸上元見吳處士妻傳氏墓表

十三年甲寅先生年七歲祖有舊板史記父固藏篋中兄百川時年十歲百川偕先生俟父出輒啟篋而潛觀之故先生所得於史記者多百川發其端緒云見從弟辛元評書史記十表後

十六年丁巳先生年十歲從兄百川讀經書古文家貧甚冬無絮衣旬月中屢不再食益厲學其後兄爲講經書注疏大全擇其是辨其疑相與博究經史百氏之書更相勖以孝弟見先母行畧兄百川墓誌與呂宗華書及雷狀沈傳始作時文前輩一見輒異之見杜蒼畧評讀孟子

十七年戊午先生年十一歲兄百川往蕪湖侍大父學署太公課先生及弟椒塗誦讀甚嚴先生嘗曰五歲

吾父課章句稍長治經書古文吾父口授指畫焉見拱岡墓碣及百川墓誌先生未成童易詩書禮記左傳皆已能倍誦見程鉴儀禮析疑序

二十二年癸亥先生年十六歲隨兄百川求友閭巷閒交同里劉古塘捷見劉古塘墓誌

二十五年丙寅先生年十九歲交高淳張彝歎自超見四君子傳序太公攜歸安慶應試交宿松朱字綠書同里劉北固輝祖見朱字綠墓表及四君子傳過樅陽宿草舍晨光始通錢飲光先生扶杖叩門而入太公驚問錢先生曰聞君有二子皆吾輩人欲一視所祈嚮恐交臂而失之太公呼先生出拜錢先生答拜太公跪而相支拄

爲不甯者久之見田間先生墓表先生嘗曰苞童時侍先君子與錢杜諸先生以詩相唱和慕其鏗鏘欲竊效焉先君子戒曰毋以爲也是雖小道非盡心以終世不能企其成而耗少壯有用之心力非躬自薄乎苞用是遂絕意於詩見鷹青山人詩序

二十六年丁卯先生年二十歲循覽五經注疏大全以諸色筆別之用功少者亦三四周其後崑山刻通志堂宋元經解出先生句節字劃凡三次芟薙取其粹言而會通之二十餘年始畢唐宋以來詁經之書未有聞而不求得而不觀者偶舉一節前儒訓釋一一了然於心然後究極經文所以云之意而以義理折中焉年三十以前有讀尚書偶筆讀易偶筆朱子詩義補正見與呂宗華書及程鉴所撰儀禮析疑序秋七月丁大父憂

二十八年己巳先生年二十二歲夏四月歲試第一補桐城縣學弟子員受知於學使宛平高公素侯諱齊七月公招入使院先生素不好作時文後此皆高公敦率之見書高素侯先生手札後及姚薑塢筆記

二十九年庚午先生年二十三歲春三月四日弟椒塗卒秋應鄉試房考將樂廖公蓮山諱騰煃新鄉暢公素庵諱泰兆得先生文大異之交論力薦不售見給事中暢公墓表冬十一月娶夫人蔡氏先是先生以弟椒塗卒服未終不娶妻父母趣之始娶禮齊衰期三月不御

內時七閱月計已過時先生猶不忍成婚入室而異寢者旬餘族姻大駭物議紛然先生乃勉成婚畢生恨之見與兄子道希兄弟書

三十年辛未先生年二十四歲作讀孟子文杜蒼畧先生見之評曰前儒所未發卻婦人小子所共知方郎十歲初爲時文先兄卽勸以何不舍此而發憤著書不意十五年後所造至此見本集秋從高公素侯如京師館於高公所見書高素侯先生手札後交宛平王崑繩源無錫劉言潔齊青陽徐詒孫念祖見四君子傳遊太學安溪李文貞公諱光地見先生文歎曰韓歐復出北宋後無此作也長洲韓文懿公諱菼以文名海內見先生

文至欲自毀其稿評先生文曰廬陵無此深厚南豐無此雄直豈非昌黎後一人乎當是時巨公貴人方以收召後學爲務天下士集京師投謁無虛日公卿爭相汲引先生非先焉不往於是益見重諸公閒見沈名傳及韓公評語家譜一意爲經學先生入都萬季野先生斯同獨降齒德與之交季野告之曰子於古文信有得矣然願子勿溺也唐宋號爲文家者八人其於道粗有明者韓愈氏而止耳其餘則資學者以愛玩而已於世非果有益也先生於是輟古文之學一意求經義焉見萬季野墓表始讀宋儒書先生嘗與劉拙修書曰僕少所交多逵越遺民重文藻喜事功視宋儒爲腐爛用此年二十目未嘗涉宋儒書及至京師交言潔與吾兄勸以講索始寓目乃深嗜而力探焉二十年來於先儒解經之書自元以前所見者十七八然後知生乎宋五子之前者其窮理之學未有如五子者也生乎五子之後者推其緒而廣之乃稍有得焉其背而馳者皆妄鑿牆垣而殖蓬蒿乃學之蠹也見本集

三十一年壬申先生年二十五歲作高素侯先生壽序舉蘇老泉上富鄭公書爲壽懼公循致高位而碌碌無所成高公揭先生文於壁觀者皆駭多相戲曰碌碌無成至爲門生姍笑先生請撤之公曰吾正欲使諸公一聞天下之正議也見壽序及書高公手札後姜西溟先生名宸英見先生文乃曰此人吾輩當讓之出一頭地者也見全紹衣祖望所撰神道碑及姜與王崑繩書先生與姜西溟王崑繩論行身祈嚮先生曰學行繼程朱之後文章在韓歐之閒見王兆符所撰文集序

三十二年癸酉先生年二十六歲授經涿州見書歲寒章四義後

秋應順天鄉試不售見送吳東巖序

三十三年甲戌先生年二十七歲授經涿州見與劉言潔書

三十四年乙亥先生年二十八歲館涿州滕氏疾屢阽危見教忠祠祭田條目序復至京師見陳馭虛墓表館於汪氏王兆符來從學見查詹事墓表及王生墓誌交同里左未生待未

生乃忠毅公之孫也見左未生墓誌作讀周官文姜西溟見之評曰余近四十始遊諸經之樊方子未三十而所學造此讀之眼明心開已而汗下見本集秋試順天報罷擬不復應舉見高素侯大理手札冬南歸見吳處士妻墓表見喬紫淵詩序

三十六年丁丑先生年三十歲授經寶應喬氏

三十七年戊寅先生年三十一歲館寶應冬學使滏陽張公樸園諱榕端招至使院見贈魏方甸序高公素侯以書督應鄉試見書高素侯先生手札後

三十八年己卯先生年三十二歲舉江南鄉試第一主考爲韓城張公景峯諱廷樞太原姜公崑麓諱橚房考爲宗公見張公逸事及吏部侍郎姜公墓表

三十九年庚辰先生年三十三歲春正月如京師試禮部不第夏四月南歸見兄百川墓誌秋七月兄百川自安慶歸疾遂篤見兄百川墓誌

四十年辛巳先生年三十四歲冬十月二十一日兄百川卒百川疾逾年先生常雞鳴時起視治藥物以進見妻蔡氏哀辭及兄卒執喪過禮過期猶不復寢父曰親親有殺與父在爲母無別矣先生自是殫心於所以制禮之義有得則以教諸子見兄子道希喪禮或問跋

四十一年壬午先生年三十五歲春正月二十日長子道章生側室楊氏出見家譜三月葬兄百川弟椒塗各爲墓誌銘其後以陰流入壙起攢見兄百川墓誌

四十二年癸未先生年三十六歲春至京師再試禮部不第交蠡縣李剛主塨聚王崑繩寓與剛主論格物見李剛主怨谷後集

四十三年甲申先生年三十七歲秋七月移居由正街故宅之將園先是副使公遷上元始居於此其後定居士街宅出質園無主遂盡毀先生因太公年老不能出遊乃謀復是宅至是入居修葺浚築有高樹清池蔬圃太公日召故人歡飲其間太公歿後又構堂室奉太夫人居之每飯後先生扶太夫人循廡觀僕婢蒔花灌畦或立池上觀月出而名之曰將園取詩人將父將母之義也見將園記

四十五年丙戌先生年三十九歲春至京師遇李剛主於八里莊再論格物不合見怨谷後集應禮部試成進士第四名總裁爲大興李公山公諱綠深陽彭公竹如諱啓豐房考爲江都顧公書宣諱光河圖眉殿試朝論翕然推爲第一人而先生聞母疾遽歸李文貞公馳使留之不得見雷狀沈傳家譜過揚州有鹽商吳某求定明歲教其子以百金爲贄及抵江南總督藩臬公延先生主講義學先生乃返吳贄吳曰非先生辭我勢不能也贄者見也已見何返先生不可三往返卒還之見怨谷後集秋七月三日夫人蔡氏卒作哀詞見本集夫人歿後薦紳慕先生名競聯姻相國熊文

端公諱賜履欲妻以女先生謝之又有鄭總兵家巨富欲妻之女願以萬金助妝奩使可贍九族三黨之餽問者先生峻辭之熊尚書一瀟其子本爲先生同年進士密謂先生曰鄙人有妹家君願使侍箕帚先生曰盛意感甚惟苞家法亡妻偕娣姒日夙興精五飯酒漿奉尼匜二親左右令妹能乎本咋舌無以應見怨谷後集

四十六年丁亥先生年四十歲歸桐城省墓見己亥四月示道希兄弟秋月繼室徐氏夫人歸夫人上元人內閣中書時敏之女見家譜冬十月四日父卒先生以母老疾酌禮經築室宅之西偏以奉事焉而不入中門見劉

古塘所撰喪禮或問序

四十七年戊子先生年四十一歲冬歸桐城省墓便入龍眠山見左仁傳及書公祭先母文後

四十八年己丑先生年四十二歲歸桐城省墓便至浮山見再至浮山記

五十年辛卯先生年四十四歲是年以後潛心三禮因以貫徹諸經見王兆符評語　冬十一月以南山集牽連赴詔獄是時左都御史趙公申喬劾編修戴名世所著南山集語多狂悖先生以集序列名牽連被逮下江甯縣獄旋解至京師下刑部獄其序文實非先生作也見本傳及結感錄恕谷後集

五十一年壬辰先生年四十五歲在獄中切究陳氏禮記集說著禮記析疑其序曰自明以來傳註列於學官者於禮則陳氏集說學者弗心饜也壬辰癸巳閒余在獄篋中惟此本因悉心焉始視之若皆可通及切究其義則多未審者因就所疑而辨析焉蓋禮經之散亡久矣羣儒各記所聞記者非一時之人所記非一代之制必欲會其說於一其道無由第於所指之事所措之言無失焉斯已矣然其事多罣舉一端而始末不具無可稽尋其言或本不當義或簡脫而字遺解者於千百載後意測而懸衡焉其焉能以無失乎注疏之學莫善於三禮其參伍倫類彼此互證用心與力可謂艱矣宋元諸儒因其說而紬繹焉其於辭義之顯然者亦既無可疑矣而隱深者則多未及焉用此知古書之蘊非一士之智一代之學所能盡也然惟前之人既闢其徑塗而言有端緒然後繼事者得由其閒而入焉乃或以己所得瑕疵前人而忘其用力之艱過矣余之爲是學也義得於記之本文者十五六因辨陳說而審詳焉者十三四是固陳氏之有以發余也既出獄校以衞正叔集解去其同於舊說者而他書則未暇徧檢蓋治經者求其義之明而已豈必說之自己出哉後之學者有欲匯衆說而整齊之則次以時代而錄其先出者可矣見本集方

爰書上時同繫者皆惶懼先生閱禮經自若同繫者厭之投其書於地曰命在須臾矣先生曰朝聞道夕死可也見沈傳及顧用方所撰周官辨序　金壇王若霖澍閒日入獄視先生解衣般礴諮經諏史旁若無人同繫者或諷曰君縱忘此地爲圜土身負死刑奈旁觀姍笑何見送王若霖南歸序　著喪禮或問其後劉古塘爲之序稱其於先王制禮之意有灼知曲盡而非傳注所能及者撥人心昏蔽而起其善端莫近於是書初先生居喪準禮里中戚友有感而相倣傚者古塘刊是書示朋友生徒而江介服行者又漸多也見古塘序及兄子道希跋

五十二年癸巳先生年四十六歲春二月獄決先生蒙

恩寬宥免治出獄隸籍漢軍先是獄具論死
聖祖矜疑李文貞公亦力救之獄詞五上五折本至是
章始下
聖祖素知先生文學三月二十三日　硃書戴名世案
內方苞學問天下莫不聞下武英殿總管和素翼日
召入南書房命撰湖南洞苗歸化碑文越日命著黃鍾
爲萬事根本論越日命作時和年豐慶祝賦每奏進
聖祖輒嘉賞再三曰此卽翰林中老輩兼旬就之不能
過也
命以白衣入直南書房見本傳沈傳兩朝聖恩恭紀　遣人迎母至
京寓侍養見國保所撰名臣言行錄　秋八月移直　蒙養齋編

校樂律厤算諸書先生與渾渚徐公蝶園諱元夢　承修
樂律
聖祖命與諸皇子遊自誠親王以下皆呼之曰先生時
誠親王爲監修王性嚴承事者多獲訶責先生侃侃
不阿遇事持正爭執王敬之乃延爲王子師先生置
王子座東向己南面坐始就講見本傳雷狀沈傳全碑及兵部尚書法公
墓表先生雖不與朝政而密勿機務多得聞之是時李
文貞公在閣徐公蝶園尋以總憲兼院長皆傾倒於
先生先生時時以所見敷陳某事當行某事當去其
說多見施行先生苦口直言不自知其數雖不能盡
從而二公能容之欲薦先生則辭曰某本罪臣不死

己爲非望公休矣但有所見必爲公言之倘得行則
拜賜多矣見全碑　周官辨成先生在館中徐公蝶園
及混同顧公用方諱琮時就問周官疑義先生詳爲辨
析遇館中後生則爲講喪服聞而持行者數人顧公
與河閒王振聲謂筆之書然後可久存先生乃出其
在獄所作喪禮或問又爲周官辨浹月而成見顧用方所撰
周官辨序其自序曰凡人心之所同者卽天理也然此理
之在身心者反之而皆同至其藏伏於事物則有聖
人之所知而賢者弗能見者矣昔者周公思兼三王
以施四代之政蓋有日夜以思而苦其難合者以公
之聖而得之如此其艱則宜非中智所及也故周官

晚出羣儒多疑其僞至宋程張二子及朱子繼興然
後知是書非聖人不能作蓋惟三子之心幾乎與公
爲一故能究知是書之精蘊而得其運用天理之實
也然三子論其大綱而未嘗條分縷析以辨其所惑
故學者於聖人運用天理廣大精密之實卒莫能窺
而幽隱之中猶若有所疑畏焉蓋鄭氏以漢法及莽
事詁周官多失其本指而莽與歆所竄入者實有數
端學者旣無據以別其眞僞而反之於心實有所難
安故其惑至於千數百年而終莫能解苟非折以理
之至是而合其心之同然則是經之蠹蝕終不可去
夫武成之書周人開國之典冊也守在官府傳布四

方不宜有譌而孟子斷爲不可盡信亦折之以理而已余懼學者幸生三子之後而於是經之義猶信疑交戰於胸中是公之竭其心思以法後王者將蔽晦以終古故不得已而辨正焉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以余之淺見寡聞豈足以有明而志承乎三子則知道者或猶能察其心而不以爲妄也夫五十四年乙未先生年四十八歲春刪定容城孫徵君年譜書成序之尋作徵君傳　冬十二月九日母卒

先是疾篤

聖祖加恩賜醫診視見示道希兄弟

五十五年丙申先生年四十九歲冬春秋通論成先生

自癸巳後供事書局公事之暇輒致力於春秋周官前後幾三十年見程崟撰儀禮析疑序先生在書局徐公蝶園日請先生講春秋疑義每舉一事先生必數全經比類以析其義顧公用方與二三君子謂非筆之於書則口所傳能幾且所傳者遂能一一不失其指意乎屢敦促始成此書其自序曰記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凡先儒之說就其一節非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也而比以異事而同形者則不可通者十八九矣惟程子心知其意故曰春秋不可每事必求其異義但一字異則義必異焉然經之異文有裁自聖心而特立者如魯夫人入各異書之類是也有沿舊史而不能革者稱人稱爵稱字稱名或氏或不氏之類是也其間毫芒之辨乍言之若無可稽尋及通前後而考其義類則表裏具見固無可疑者抑嘗考詩書之文作者非一而篇自爲首尾雖有不通無害乎其可通者若春秋則孔子所自作而義貫於全經譬諸人身引其毛髮則心必覺焉苟其說有一節之未安則知全經之義俱未貫也又凡諸經之義可依文以求而春秋之義則隱寓於文之所不載或筆或削或詳或略或同或異參互相抵而義出於其間所以考世變之流極測聖心之裁制具在於此非通全經而論之末由得其閒也余竊不自忖謹師戴記與程子之意

別其類爲三十有六而通論其大體凡九十章又通例七章使學者知所從入至盡其義類與聖心同揆而無一節之不安則願後之君子繼事焉耳徐公每語人曰自程朱而後未見此等經訓他日必列於學官見顧用方撰本書序

五十六年丁酉先生年五十歲秋作四君子傳其序略曰余弱冠從先兄百川求友得邑子同寓金陵者曰劉古塘於高淳得張彝歎歸試於皖得古塘之兄北固於宿松得朱字綠辛未遊京師得宛平王崑繩無錫劉言潔青陽徐詒孫其志趨之近者則古塘彝歎言潔詒孫也術業之近者則崑繩字綠北固也余乎

生昵好志趨術業之近與諸子比者有矣然其年或先後生於余而自有其儕或年相若而交期則後惟諸君子同時並出而爲交皆久且深故世莫不聞癸巳春金壇王若霖曰吾與諸公每私議南士之相引爲曹而發名於世者其朋有三焉行修而學殖者莫如子之徒其遇之窮而無一得其所者亦莫如子之徒也因屈指死者七人皆齎志也存者三人則余罹於罰古塘中歲遘无妄之災病且聾舜歎老而無子相與痛惜者久之先兄之歿余既爲誌銘詒孫北固有哀辭字綠有墓表故弗更著今作王張二劉四君子傳　春秋直解成其序曰自程朱二子不敢以春

秋自任而是經爲絕學矣夫他書猶孔子所刪述而是經則手定也今以常人自爲一書其指意端緒必有可尋況聖人之不得已而有言者乎蓋屈摺經義以附傳事者諸儒之蔽也執舊史之文爲春秋之法者傳者之蔽也聖人作經豈預知後之必有傳哉使去傳而經之義遂不可求則作經之志荒矣舊史所載事之煩細及立文不當者孔子削而正之可也其月日爵次名氏或畧或詳或同或異策書既定雖欲更之其道無由而乃用此爲褒貶乎於是脫去傳者諸儒之說必義具於經文始用焉而可通者十四五矣然後以義理爲權衡辨其孰爲舊史之文孰爲孔子所筆削而可通者十六七矣余之始爲是學也求之傳注而樊然殽亂按之經文而參互相抵蓋心殫力屈幾廢者屢焉及其久也然後知經文參互及眾說殽亂而不安者筆削之精義每出於其閒所得積多因取傳注之當者并已所見合爲一書以俟後之君子其功與罪則非蒙者所能自定也

五十七年戊戌先生年五十一歲春二月命兄子道希道永權葬父逸巢公母吳夫人於上元南都石觜之台拱岡（見台拱岡墓碣）　命長子道章就學於李剛主（見李剛主子哀詞）

五十八年己亥先生年五十二歲夏四月遇疾自危作書示兄子道希（字師范）　兄弟定祭禮擬置祭田定教家

之法（見教忠祠祭田條目序）

五十九年庚子先生年五十三歲冬十一月周官集註成其序曰朱子既稱周官徧布周密乃周公運用天理熟爛之書又謂頗有不見其端緒者學者疑焉是殆非一時之言也蓋公之兼三王以施四事者具在是書其於人事之始終百物之聚散思之至精而不疑於所行然後以禮樂兵刑食貨之政散布六官而聯爲一體其筆之於書也或一事而諸職各載其一節以互相備或舉下以該上或因彼以見此其設官分職之精意半寓於空曲交會之中而爲文字所不載迫而求之誠有茫然不見其端緒者及久而相說

以解然後知其首尾皆備而脈絡自相灌輸故歎其徧布而周密也余嘗析其疑義以示生徒猶苦舊說難自別擇乃並纂錄合爲一編大指在發其端緒使學者易求故凡名物之纖悉推說之衍蔓者概無取焉蓋是經之作非若後世雜記制度之書也其經緯萬端以盡人物之性乃周公夜以繼日窮思而後得之者學者必探其根原知制可更而道不可異有或異此必蔽虧於天理而人事將有所窮然後能神而明之隨在可濟於實用其然則是編所爲發其端緒者特治經者所假道而又豈病其過畧也哉　十二月二日幼子道與生側室楊氏出見家譜

六十年辛丑先生年五十四歲周官析疑成其序曰周官一書豈獨運量萬物本末兼貫非聖人不能作哉即按其文辭舍易春秋文武周召以前之詩書無與之並者矣蓋道不足者其言必有枝葉而是書指事命物未嘗有一辭之溢焉常以一字二字盡事物之理而達其所難顯非學士文人所能措注也凡義理必載於文字惟春秋周官則文字所不載而義理寓焉蓋二書乃聖人一心所營度故其條理精密如此也嘗考諸職所列有彼此互見而偏載其一端者有一事而每職必詳者有畧舉而不更及者有舉其大以該細者有即其細以見大者有事同辭同而倒其文者始視之若棼然淆亂而空曲交會之中義理寓焉聖人豈有意爲如此之文哉是猶化工生物其巧曲至而不知其所以然皆元氣之所旁暢也觀其言之無微不盡而曲得所謂如此況夫運量萬物而一以貫之者乎余初爲是學所見皆可疑者及其久也義理之得恆出於所疑因錄示生徒使知世之以周官爲僞者豈獨於道無聞哉即言亦未之能辨焉耳

冬十一月聞李剛主長子習仁夭乃作書與之其畧曰此子天民之秀非獨李氏所恃賴也僕不能自解豈能爲吾兄解然有區區而欲言者言之則非其時而重傷吾兄之意不言則於交友之道爲不忠是

以敢終布之易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僕平生所遭骨肉閔凶殆人理所無悲憂危蹙中每自念性質迫隘語言輕肆與不祥之氣實有相感召之理以吾兄之德行醇懿而衰暮罹此語天之道有不當然者竊疑吾兄承習齋顏氏之學著書多訾警朱子習齋之自異於朱子者不過諸經義疏與設教之條目耳性命倫常之大原豈有二哉此如張夏論交會言議禮各持所見而不害其並爲孔子之徒也安用相詆訾哉記曰人者天地之心孔孟以後心與天地相似而足稱斯言者舍程朱而誰與若毀其道是謂戕天地之心其爲天之所不祐決矣故自陽明以來凡

極詆朱子者多絕世不祀僕所見聞具可指數若習齋西河又吾兄所目擊也君子省身不厭其詳論古不嫌其恕倘鑒愚誠取平生所述訾警朱子之語一切薙芟而直抒己見以共明孔子之道則僕之言雖不當而在吾兄爲德盛而禮恭所補豈淺小哉見本集

初先生與王崑繩論學崑繩不信程朱盡發其失且曰使百世以下聰明傑魁之士沈溺於無用之學而不返是卽程朱之罪也先生曰子毋視程朱爲氣息奄奄人觀朱子上孝宗書雖晚明楊左之直節無以過也其備荒浙東安撫荆湖西漢趙張之吏治無以過也而世不以此稱者以道德崇閎稱此轉渺乎其小

耳崑繩聞先生言終其身口未嘗非程朱其後先生出刑部獄剛主來唁先生以語崑繩者語之剛主立起自責取不滿程朱語載經說中已鐫板者削之過半先生因舉顏習齋存治存學二編未愜心者告之剛主隨卽爲更定至是先生復作此書與之見李剛主墓誌

六十一年壬寅先生年五十五歲夏四月扈蹕熱河 六月奉命回京充 武英殿修書總裁見兩朝聖恩恭紀及本傳

雍正元年癸卯先生年五十六歲以世宗嗣位覃恩赦歸原籍見本傳 先是滇遊紀聞案先生近支族人皆隸漢軍至是肆赦上曰朕以方苞故赦其合族苞功德不細先生聞命驚怖感泣涕泗交頤見本傳雷鋐狀沈傳 秋八月宛平門人王兆符爲敘次文集見集序 高安朱文端公軾來定交志同道合無與比者見敘交

二年甲辰先生年五十七歲春二月請假歸葬親蒙恩給假一年五月十三日抵上元越翼日展墓初歸以卜兆未定不卽私室寓居北山僧舍中葬畢乃返見拱岡墓碣清涼寺記沈傳 六月丁酉視台拱岡父母墓穴負土定封見台拱岡墓碣 七月作台拱岡墓碣 八月歸桐城奉大父柩至上元且省在桐各先墓便過浮山時左未生已故弔其子秀起見再至浮山記 作書示道希兄弟

訓教家法 作大父馬溪府君墓誌

三年乙巳先生年五十八歲春三月二十四日還京召見

上憐弱足 命二內侍扶翼至 養心殿顧視訓慰者久之有

先帝持法朕原情汝老學當知此義之論并賜茶芽二器見聖訓恭紀及本傳

命仍充武英殿總裁尋欲用爲司業先生以老病力辭見全碑

六年戊申先生年六十一歲冬仁和沈廷芳來受業先生曰師所以傳道授業解惑生欲登吾門當以治經

爲務廷芳謹受教先生以所著喪禮或問授之曰喪祭二禮事親根本世罕習者生其研於斯見沈廷芳所撰先生傳書後

七年己酉先生年六十二歲夏四月作書示兄子道希葬兄百川必遵遺命與弟椒塗同邱道希得柁從命葬於蔣甸大父司諭公居中百川椒塗同封居右嫂張氏及夫人蔡氏同封居左見示道希書並跋其後復以陰流入壙俱遷葬見熊偕呂余東木時文序司諭公遷葬江甯縣石潭菖蒲山見家譜

八年庚戌先生年六十三歲是年議開博學鴻辭科尋詔三品以上諸臣各舉學與行兼者諸公問先生以所

舉先生以執友南昌龔孝水纓歙縣佘西麓華瑞遊好之久者嘉善柯南陔煜淳安方文輈粲如四人應之見送佘西麓序安溪官獻瑤來受業見官獻瑤所撰讀經史文序甯化雷鋐見先生於漳浦蔡文勤公諱世遠之齋文勤即命受業於先生先生固辭而答以儕輩之稱者三四年後始受而不辭見送雷惕廬歸閩序秋疾作命諸子曰如我歿斂時須袒右臂昔余弟椒塗疾革時余因異疾醫者令出避野寺弟卒弗獲視含斂心常悔之以此目罰也見七思注及沈傳

九年辛亥先生年六十四歲授詹事府左春坊左中允見本傳與常熟蔣文肅公諱延錫桐城張文和公諱廷玉兩相國論征澤望事宜書

十年壬子先生年六十五歲與西林鄂文端公諱爾泰桐城張文和兩相國書論制準葛爾澤望事宜凡十二條西師征討多年至是復猖獗先生之意欲爲嚴軍屯守撫士蓄力以待可勝之虜勿爲輕舉深入以邀難必之功厥後鄂公奉

命馳往軍前傳諭大將軍旋於十二月奏請邊地屯田事宜五條其閒多採先生之論奉

詔從之見文集及東華錄惜抱軒集夏五月遷翰林院侍講學士見本傳九月長子道

章舉順天鄉試見家譜及桐城志冬十二月與縣孫文定公諱嘉淦以刑部侍郎爲順天府尹兼祭酒勁挺不爲親王所喜有自朱邸來屬先生急奏劾之當卽以代孫公先生拒不可其人以禍怵之先生以死力辭不日竟有劾孫公婪贓孫公下獄先生謂鄂文端公曰孫侍郎以非罪死公復何顏坐中書於是鄂公以百口保之孫公遂得免見全碑及雷鋐鄂公逸事

十一年癸丑先生年六十六歲春三月奉 詔頒各學官見本書并學政全書夏四月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先生以足疾辭

乾隆初

命仍專司書局不必辦理內閣事務有大議即家上之
先生不能隨班趨直俱荷　矜容先生感激流涕以
爲不世之恩當思所以不世之報然自是益不諧於
衆矣見本傳全碑及謝授禮部侍郎劄子　六月教習庶吉士見本傳
秋八月充一統志館總裁見本傳奉
命校訂春秋日講見顧用方春秋通論序
十三年乙卯先生年六十八歲春正月充
皇清文穎館副總裁傳見本　秋九月
高宗嗣位有意大用先生時
高宗方欲追踐古禮議行三年之喪　特下詔命羣臣
詳稽典禮王大臣令禮部尚書景州魏公廷珍偕先

生擬議魏公與先生爲金石交以志先生先生因欲
復古人以次變除之制隨時降殺定爲程式乃作喪
禮議其畧曰臣等謹按夏商之禮自孔子已歎其無
徵周衰典廢后王不降德司徒不懸象籍藏故府黎
獻無聞是以諸侯喪禮孟子亦未之學漢興河閒獻
王得邦國禮五十六篇上之而武帝便安秦儀莫能
承用自東漢魏晉六朝以逮唐初羣儒議禮之文尚
有引用者而其書遂亡自是以後皇王喪紀類皆隨
俗傅會隱情失義與禮經不應用此顯學之儒深惜
庸臣淺識雖有賢君不能將順其美坐使天經地義
曠絕不行猶幸先聖遺文散見周官儀禮戴記及七

十子所傳述者猶未盡泯謹等謹詳考經傳參互相
證擇其無戾今制而可存古義者具列九條以聞竊
惟我
皇上御齊典學凡聖經賢傳及儒先所論辨
聖心洞然具見表裏伏望立中制節定爲　本朝國邨
之經俾四海臣民惟
皇之極觀感率由自飭厥性永永年代守爲典法臣等
無任凍息待　命之至魏公上其議大臣有不便者
遂格不行見全碑江窗志先生時領　武英殿修書事請於
親王就直廬持服未再期先生不出焉見尹元孚墓誌先生
所教習庶吉士二十七日內齋宿館舍無敢飲酒食

肉者他部院未嘗有也見汪師韓跋教忠祠禁及家譜　冬十一月
上請定徵收地丁銀兩之期疏其畧曰邇年徵收地
丁銀兩四月完半十月全完此於　國課無分毫之
益而農民苦累不堪蓋自三月至六月正農民耕田
車水刈麥插秧之時舉家男婦老幼雜行兼雇閒民
助力尚恐後時乃今奔走鄉城經營借貸伺候官府
延接吏胥以奪其時力爲累大矣計一州一縣富紳
大賈綽有餘資者不過十數家或數十家其次中家
有田二三百畝以上者尚可那移措辦其餘下戶有
田數畝數十畝者皆家無數日之糧兼樵采負販僅
能餬口正當青黃不接之時而開徵比較典當無物

借貸無門富豪扼之指苗爲質履畝計租數月之閒利與本齊是以雖遇豐年場功甫畢而家無儋石不厭糟糠者十室而七也在有司初爲此議不過慮歲有豐凶四月已徵其半則後此徵收爲易耳不知秋成果有四分五分小民本不作拖欠　國課之想而守土之吏亦不容其拖欠若在三分二分以下則我皇上視民如傷方且憂其流殍蠲租賜賑豈忍預斂其財而不顧其後哉臣伏念自

大行皇帝時寬陝西四川徵收之期六月完半十一月全完數年以來未聞其有逋賦則少寬徵收之期於　國課分毫無損可知矣又上請定常平倉穀糶糴

之法疏其畧曰常平倉穀定例存七糶三有司奉行失宜必穀價既貴各州縣始得申詳府道藩臬請督撫定官價并示開糶之期一處文未批發不敢開糶不知平糶本以利民而穀貴早晚無常若商販眾至則旬月之閒價復大減是以胥吏得借此要索苟或上官失察批發後時穀貴之期既過不獨窮民不得邀平糶之恩而官定之價且不能充伏乞我

皇上特頒諭旨嚴飭南方各省督撫驗察州縣存倉之穀不用盤倉三年全然不變然後可歲存其半兩年不變則糶七存三但逾一年底面卽有霉爛則春盡糶而秋糴之其或年歲大歉本州縣及鄰境穀皆騰貴春糶之價不足以糴充原數則詳明上司銀交郡庫俟次年有收或鄰境豐穰如數補糴至河北五省倘遇歲歉春夏穀貴亦聽各州縣詳明上司不拘糶三之例督撫司道郡守止於歲終實數入倉之數一至開春一任各州縣照所定存糶分數隨時發糶永杜詳請定價示期之弊寶則胥吏絕無要索之因窮民實邀平糶之澤見在有司可無變爛賠補之累新舊交代永絕彼此相持忿爭告訐之風此臣積年博訪周諮灼見情弊而後敢入告者伏乞

聖鑒施行又上請復河南漕運舊制疏其畧曰河以南祥符等五十州縣共徵米十三萬六千七百餘石康

熙二十二年改令全漕折銀自雍正六年督臣田文鏡疏請改徵至今槩徵本色於運次交兌河以南各府州縣俱遠水次又中隔黃河厥土墳壤一經雨雪牛車掉陷日行不能十里而漕期刻不容遲雇夫盤駁價且十倍中家破產貧民鬻子恆由於此請悉照從前折徵定例解交糧道在衞輝水次官爲採買三

疏俱下部議行見本傳及奏議

乾隆元年丙辰先生年六十九歲春

命再入南書房見本傳沈傳　三月上請備荒政兼修地治疏其畧曰竊思救荒宜豫故周公設保章氏之官以星土之法五雲之物先期而知水旱降豐荒之祲

象以修救政雖其法無傳然每至夏末秋初則水旱豐歉之情形十可八九得矣舊例報荒必待八九月後眾口嗷嗷情狀顯見然後入告被災之民朝不及夕而奏請得旨動經旬月流殍者已不知其幾矣故備荒早則民無流殍而國費亦不致過多救荒遲則勞費十倍而功猶不能一二伏乞

皇上勅下督撫嚴飭州縣凡有水旱五六月即據實奏報七月中旬即覈定災傷分數并乏食人數造册上聞蓋一州一縣之中田有高下傷水旱被災亦有淺深但得實報無欺則災小之地不過量免被災之戶本年正供錢糧十分中幾分發常平倉穀招商通糴

勸諭富民挑塘築堰賑恤孤寡無告者而災可弭矣其災大者則許動庫金修城浚隍整理倉廒官署以招集附郭貧民於四鄉相度支河橋梁大塘大堰招集各鄉土人官給廩穀使任浚築惟老弱孤寡力不能任土功者乃計口給粟則為數無多易周而可久自古救荒之政莫善於興工築而其事宜早若待民已飢疲則雖壯者亦力不能勝工築矣見本傳及奏議　夏六月

上憐先生老病　命太醫時往診視見本傳

上以先生工於時文　命選有明及　本朝諸大家四書制義數百篇頒布天下以為舉業準的見本傳　充三禮義疏館副總裁見本傳　乃上擬定纂修條例疏曰

臣竊惟明初五經大全皆各主一人之說且成於倉卒不過取宋元儒者一二家纂輯之書稍撫眾說以附之數百年來皆以為未盡經義不稱大全之名是以

聖祖仁皇帝特命重修四經頒布學官昭示羣士然惟

聖心所取至約而前儒未發之蘊開闡實多故特名折中餘三經則曰彙纂我

皇上躬履至道重念先聖遺經未盡闡揚　詔修三禮乃漢唐以來未有之盛事而三禮之修視四經尤難

蓋易詩書有周張二程以開其先而朱子實手訂之典謨以下亦抽引端緒親授其徒胡氏春秋傳雖不免穿鑿而趙啖二陸劉孫胡程之精言採錄實多諸經大義已昭然顯著故折中彙纂但依時代編次先儒之言而不慮其無所歸宿也陳澔禮記說自始出即不饜眾心詆議紛起周官儀禮則周程張朱數子皆有志而未逮乃未經墾闢之經欲從大全之例則無一人之說以為之宗欲如折中彙纂但依時代編次羣言則漫無統紀學者終茫然莫知其指要必特起凡例俾大義分明而後兼綜眾說始可以信今而傳後臣等審思詳議擬分為六類各注本節本句之

下一曰正義乃直詁經義確然無疑者二曰辨正乃後儒駁正舊說至當不易者三曰通論或以本節本句參證他篇比類以測義或引他經與此經互相發明四曰餘論雖非正解而依附經義於事物之理有所發明如程子易傳胡氏春秋傳之類五曰存疑各持一說義皆可通不宜偏廢六曰存異如易之取象詩之比興後儒務爲新奇而可欺惑愚衆者存而駁之使學者不迷於所從庶幾經之大義開卷了然而又可旁推交通以曲盡其義類伏乞

聖誨鑒定施行以便排纂又奏請出　祕府永樂大典錄取宋元人經說俱從之見奏議及程鉴儀禮析疑序　秋七月

刪定管子荀子成是二書先生少時嘗刪錄茲復審定而序之見本序　冬上請定經制疏其略曰伏惟我

皇上御極以來發政施仁敦典明教無一不本於至誠惻怛之心用此期歲之中四海喁喁嚮風懷德人心之感動未有過於斯時者也但土不加廣而生齒日繁遊民甚衆侈俗相沿生計艱難積成匱乏欲其衣食滋殖家給人足非洞悉其根源矯革敝俗建設長利而摩以歲月之深未易致此臣嘗通計食貨豐耗之源詳思古今政俗之異竊見民生所以日就匱乏之由實有數端矯而正之即漸致阜豐之本但人情狃于所習立法之始必多爲異說以相阻撓愚民無知亦未必皆以爲便而斷而行之三年以後飢寒之民可漸少十年以後中家資聚漸饒二十年以後則家給人足而仁讓可興矣一請禁燒酒一請禁種烟草一請飭佐貳官督民樹畜一請禁粟米出洋外一請令紳士相度浚築水道臣所陳五條皆民間日用細微之事然通計物材民用生長撙節之分數則植基甚廣而取數多緐視之若迂遠而無近功然漸而行之以久皆有一二可徵之實效蓋天地之生財有數不在官則在民民生之用物有經少所損即多所益惟廣開生物之源而節其流俾菽粟日多畜產豐饒百物皆賤致銀錢雖難而足衣食則易然後可積

久而致富安也臣非不知致治之要在官恥貪欺士敦志行民安禮教吏稟法程然是數者不可以法驅而威禁必萬邦臣庶無貴賤貧富各守其分而仰事俯育寬然無憂然後牖之而易明導之而易赴伏惟

我

皇上審察詳議而斷行之見奏議

二年丁巳先生年七十歲夏六月擢禮部右侍郎先生仍以足疾辭

詔免隨班趨走許數日一赴部平決大事先生雖不甚入部而時奉獨對大除授并大政往往諮先生先生多密陳於是盈廷側目矣見本傳全碑　上請矯除積習

興起人材疏其略曰臣伏讀三年中前後
諭旨於臣所陳之積弊亦既洞晰於
聖心而思有以矯革之矣然所以矯革之者則有本統焉文武之政非其人猶莫舉而知人則哲帝堯猶難之治道之興必內而六部都察院各得忠誠無私深識治體者兩三人然後可以檢制僚屬而防胥吏之姦欺外而督撫兩司每省必得公正無欲通達事理者四三人然後可董率道府辨察州縣以切究生民之利病能如此者乃有才有識有守而幾於有德者也雖數人十數人不易得況一旦而得數十人哉然不如是終不可以興道而致治也自古聖君賢主未

嘗借才於異代亦惟我
皇上勤心以察之依類以求之按實積久以磨礱之信賞必罰以勸懲之而已所謂勤心以察之者一則明辨部議會議是非之實也凡一事之興廢其利害常伏於數轉之後故雖周公之聖猶有仰而思之夜以繼日而未得者況庸常之人雜以私意而揣摩瞻徇乎而姦邪文法之吏每能巧飾偏辭變亂是非言之鑿鑿使觀者難辨孔子所以惡佞之亂義惡利口之覆邦家也今內閣擬票雖有兩簽從未有摘發部議之非而奏請改議者古者御史之外別設給事中專駁宰相成議上及詔旨而南宋以後舊典寖廢以故

朱子屢歎之以臣所聞見
聖祖仁皇帝
世宗憲皇帝暨我
皇上時有盡屏廷議而獨斷其行止者　命下必大服眾心故臣愚以為凡部議會議有關於國體民生者勿遽批發必再三尋覽以究其事理之虛實意見之公私微有所疑必召素信其忠誠無私通達事理者盡屏左右每入而獨問之參伍眾說然後內斷於
聖心此即虞舜好問好察以輔其惟精惟一之學而孔子所歎為大智也抑又聞用人之道惟知之為難凡人之智識必叩之而後知其材勇必試之而後見其

忠邪誠偽必久與之習而後得其真太公望文王之師也武王用之猶反覆窮究相與問答者凡數萬言管夷吾齊國之望鮑叔牙所深知也桓公用之猶每事諮度相與問答者凡數萬言方今四海九州萬事百度皆總歸於六部而決於卿貳五六人每日文書到部最少亦一二百件苟一事之失其理則姦心必滋於蠹吏實害必被於兵民此即五六人皆至公至明虛已和衷日夜講求尚慮其有失誤而我
皇上於六部卿貳中灼知其才識深信其忠誠者凡幾人乎古聖王用人惟己必先勞於求賢臣伏願
皇上惟盛暑嚴寒宜安養

聖躬不可過勞外此少有餘閒卽延見廷臣凡六部都察院奏事披覽之下微有所疑卽召見問訊使各陳所見聽其語言則明昧可知矣觀其氣象察其心神則公正私曲大略可見矣卽有利口而飾爲忱直那媚而貌類恪恭者以我

皇上之至誠至明久與之習必有呈露於幾微而不能自揜者矣其餘京堂科道條陳屢合事理翰林敷奏深當

聖心者亦宜愼選其人俾輪班侍直事有疑難隨時召問以習察其志行而劑度其材能至於大僚中已爲

我

皇上所深信者尤宜朝夕燕見與議論天下之事以窮究其底蘊果能忠誠無私而又通達事理則於同官百吏皆能助

皇上以檢察而得其實矣所謂依類以求之者天下惟君子與小人性情心術如水炭之不相入小人所悅必諛佞側媚者雖有才智而爲國患更深樸直清愼者雖無才智尙可奉公守法竭力自効是以周公立政之篇所三致意者惟勿用憸人而求吉士以勤相國家而已所謂憸人諛佞側媚而有才智者也所謂勤相樸直清正之士雖才智不足而率作策勵尙可以有輔於庶政也自古有君子而誤信小人者斷無小人而能進君子者故求賢之道必以其類爲招保舉舊例臨時按品秩資格俾各舉一二人法本無愈而人多難信我

皇上於在內之九卿在外之督撫深信其忠誠無欲者必各有數人伏願　特下密旨命盡舉所知而別其材之所宜然後考覈試驗而次第用之比之按資格以汎舉者必爲得實而聽請託利身家之結習不禁而自除矣所謂切實積久以磨礱者自漢唐以後雖仍六官之名而職事多非周官之舊矣而就今功令所宜秉承者則吏部之職非獨按籍呼名循例黜陟也其實在使請囑者望風而自止巧法者百變而難

欺戶部之職非獨謹守管鑰會計出納也其實在明於萬貨滋殖之源生民實耗之本禮部雖奉行舊典而事有特舉必當酌古準今可爲後法且寅清端直無玷其官兵部之實在輯將校之驕氣以綏靖兵民消禍變於無形以折衝萬里刑部之實在時情罪之寬嚴以砥維風敎辨四方之僞獄以震懾職司工部之實在識海內山川之形勢以知疏鑿之宜覈水土人功之等差以定工程之度至於都察院之設本以肅朝廷之綱紀儆百吏之官常劾中外文武大臣之不法伏願我

皇上於部院卿貳必愼簡忠誠而以明達者佐之辨其

材之所宜而各責之以實使日夜訓勵其僚屬而隨時以進退之則中材以上咸自矜奮數年以後公正之風可作而練達事理者亦漸多矣所謂信賞必罰以懲勸者凡中人之志行多以奬進激勵而成平時主部議者不過正卿中一二人主會議者不過九卿中數人順從緘默者長得自安據理直言者必遭忌嫉積習爲常所以靡靡日趨於瞻徇而非果竟無人也儻我

皇上時時延見一一考驗忠誠者篤信之明達者褒嘉之懷私者廢斥之庸昧者退罷之則旬歲之間勃然而興起矣

世宗憲皇帝於大計保舉之員贓罪敗露督撫降調司道革職條例甚嚴而奉行不實惟奉 特旨獨舉一人者降調甚多而督撫司道之計典無聞焉蓋以所舉衆多不能盡詰而姑從寬貸耳用此賂請陰行舉劾顚倒無所顧忌若一依雍正六年定例執法不移則孰敢徇私任意以自累乎自耗羨歸公以後州縣之繁劇者養廉至千數百金猶不足以延幕客辦公事在內諸司雖蒙加俸一倍猶不足以僦屋貲僕秣馬供車伏願通計天下之耗羨及經賦所餘詳加籌畫必使州縣得備其公事諸司得贍其身家然後一犯贓私嚴法不貸其聲績顯著者則時賜金帛進爵秩而使久於其任如此則凡爲吏者皆得俯仰乾然潔己以奉公孰肯苟且行私以自取終身之墜陷乎信能行此四者則忠良有恃以不恐姦邪有術而難施中外大臣日夜孜孜以進賢退不肖爲己任庶司百吏皆知奉公守法潔己愛民之爲安數年之後衆正盈廷官守經法民無倖心雖大艱猝投無難其濟而況舉先王足民之大經布前代屢驗之良法尚何慮其阻撓廢格縱私生事以擾民乎至於民食既足則當漸爲禮俗之防官常既修則當實講教士之法內治既定則與屯衛於邊關設軍田於內地使精神可以折衝立制防於海嶠謹治教於苗疆使患害消

於未兆皆宜矣第修舉而臣不敢以爲言誠以積習不除人材不足官常不立則爲之而必不可成成之而必不可久也凡所陳奏皆臣五十年來所耳聞目見確知其狀不得不大告者臣老矣生世無幾時如以臣言爲可用伏望留臣此摺以驗羣情以考治法時復 賜覽如用臣言而無利於民無益於 國雖臣死之後尚可奪臣之爵命播臣之過言以示懲責也昧死上陳不勝悚息瞻企之至見奏 私札月敎習庶吉士（見本傳）先生嘗慮辭章聲律未足以陶鑄人材轉蹈其志氣使日趨於卑小欲倣朱子學校貢舉議分詩書易春秋三禮爲三科而以通鑑通考大學

衍義附之詩書易附以大學衍義春秋附以通鑑綱目三禮附以文獻通考以疑義課試當路者多謂迂遠惟高安朱文端公江陰楊文定公諱名時所見相同亦以違衆難行止之先生猶欲發其端乃上請定庶吉士館課及散館則例疏其略曰翰林一職專司文學河北五路及邊徼遠省與選者甚稀臣自有知識竊見內閣九卿出於翰林者十常七八蓋因職親地近材識志行之美易達於

天聽若散在州縣則或挂於事故或抑於上官雖有介節長才或趑趄以終老故天下士尤以翰林爲清華而恨不得與本科進士　朝考取備庶常之選者三

十有六人江南浙江江西湖廣四省數已三十其餘僅六人耳豈吳越三楚而外材識志行可以登清華列侍從者竟無其人與徒以聲律辭章素所不習者多耳臣請嗣後江南浙江江西湖廣福建仍課以詩賦其餘各省則專治本經義疏及資治通鑑綱目所載政事之體要散館之日試以所專課各二篇其兼通者亦得自著所長而不相强如此則東南之士益留心於經濟之實用而河北五路以及邊方之士亦不至困於聲律之末詔可以陶冶羣材使爭自淬礪蓋政事文學皆人臣所以自效而政事之所關尤重

皇上取人不專以文辭而必求其實濟則有志之士當益思自奮於

聖明之世矣疏下諸臣議格不行見贈石仲子序及奏議先生館課不尚詩賦工麗務覘人學識根柢經訓目者多克以名節自立祁陽陳可齋相國名大受字占咸其一也見雷氏聞見錄　九月疏陳九卿會議二事一九卿中有異議者宜並列上聞以俟

聖裁一詹事科道宜仍與九卿會議所議不符亦隨九卿議並奏疏下總理事務王大臣等議駁不行見本傳　上請定孔氏家廟補祀先聖前母施氏祀典疏又上請以湯公武從祀孔廟熊公賜履郭公琇入賢良

祠疏皆格於廷議見本傳及雷狀全碑　十二月復以老病請解侍郎任

詔許之仍帶原銜食俸教習庶吉士見本傳　先是河督某言其不便坐下獄先生言於徐公蝶園爲

上言不當以言罪諫官

上卽日釋之先生獨具疏陳河督之愎河督大恨亦思傾先生禮部薦一貴郎入曹親王莅部已許之先生以故事禮部必用甲科不肖平著會新拜泰安爲補臣起河開魏尚書爲總憲忌者爭相告曰是皆方侍郎所爲若不共排之將吾輩無地可置身矣自是凡

先生所奏疏下六部九卿議皆合口梗之河督亦幼
先生禮部中又有挺身與先生爲難者先生自知孤
立乃密陳其狀且以病爲請焉見全碑
三年戊午先生年七十一歲冬過遵化州訪鳧青山人
李緒未遇鳧以詩投之見李山人詩集序及鳧青集
四年己未先生年七十二歲春二月
詔重刊十三經廿二史先生充經史館總裁乃疏請
勅內府內閣藏書處編檢舊本諭王大臣及在京各官
家藏舊本并
勅江南浙江江西湖廣福建五省督撫購送舊本詳校
改正又前侍講學士何焯曾博訪宋版正前後漢書

三國志遼訛請
勅就其家索原書照式改注別本其原本給還從之見本傳
夏四月四書制義選成奉表以進
命頒行天下見本書
五月庶吉士散館先生補請後到者考試忌者劾之謂有所私遂落職
命仍在三禮館修書見本傳雷狀沈傳全碑狀先生罷職謂沈廷芳
曰老生以迂戇獲戾宜也吾兒道章數以此諫然吾
受
恩重敢自安容悅哉見沈廷芳記先生傳後
先是丁巳秋朱文端
公疾革謂先生曰子性剛而言直吾前於衆中規子
謂子喬裘疾支離於世無求假而年滅一紀尚有國

武子之禍欲諸公諒子之無他而不以世情相凝耳
賓實楊文定字既歿吾病不支子其懼哉及今忌者猶嫉
文端已先見之矣見敕
交
上意終思先生屢顧左右大臣言方苞惟天性執拗自
是而非人其設心固無他也見雷狀一日吏部推用祭
酒
上沈吟曰是官應使方苞爲之方稱其任而旁無應者
見全碑
六年辛酉先生年七十四歲春正月十八日兄子道希
卒作墓志見道希墓志夏四月作七思感傷兄百川弟
椒塗伯姊仲姊三姊妻蔡氏兄子道希也見本集冬

周官義疏纂成進之
上留覽兼旬命發刻一無所更見雷狀沈傳
七年壬戌先生年七十五歲春先生以年近八旬時患
疾痛乞解書局回籍調理
上許之賜翰林院侍講銜四月出都歸里杜門著書不
接賓客江南總督尹文端公繼善踵門求見者三皆
以疾辭見本傳沈傳全碑
重爲司諫公及百川椒塗卜兆
先是再卜葬再以陰流入壙起攢先生歸後急求兆
域不以高年自寬野處誠求連歲而後成事見熊偕
本時文序及
方狀商詩集
同武進楊農先椿考訂輯補湯文正
公年譜十月成序之
始營建敕忠祠於清涼山麓

并將己所置田盡捐爲祭田祀遷祠五世祖斷事公以公列節故祠名教忠其側又建太僕公小宗祠歲時率族人致祭其祭田經費贏餘則以周子孫窘艱嫁娶喪葬不能自舉者定祭禮作祠規祠禁及祭田條目以示後人其祠規序曰宗法祭禮之廢久矣唐宋諸賢所討論當其身不能盡行而欲世爲天下法得乎禮雖先王未嘗有可以義起者以協諸人心而衆以爲安也古者建國始得立五廟北宋以前猶有四廟三廟二廟之制自程子謂人本乎祖服制以高曾相屬則時祀宜及高曾冬至宜祀始祖遠祖自是以後學士大夫及庶民皆遵用而功令亦不復爲之

程以人情所安不可強抑耳而朱子於始祖遠祖則不敢祭非獨疑於僭也蓋內反於身覺哀敬思慕之誠達於高曾已覺分之難滿又進而推之遠祖始祖恐薄於德而於禮爲虛孔子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毋輕議禮此物此志也蓋程子以己之心量人覺高曾始祖之祭闕一而情不能安朱子則以禮之實自繩覺始祖遠祖之祭備舉而誠不能貫義各有當並行而不悖也苞性頑薄少壯遠遊祭多不與難後涉公事朝夕促促有祭而無齋撫躬自思惟父母兄弟忌日必爲愴然耳春秋秩祀布

几筵奉薦而進雖吾父吾母亦未嘗如見乎位如聞乎容聲況王父母以上未逮事者乎用此將祭之先既祭之後以臨尸不作及愛其所親之義內訟乃知無作於祖無作於高曾之難爲之怵然而因此見朱子之心焉又思若竟廢高曾之祭則愧作亦無由而生是又程子使中人以上各致其情自勉於禮之意也茲酌定祭禮兼立祠規皆以愚心所安依古禮經而準以衆人所能行吾子孫能恪守之則於古者立宗收族之義猶有什一之存焉其或愈於蕩然不爲之制也與其祠禁序曰周官以鄉三物教萬民以鄉八刑糾之閭胥掌觥撻罰之事惟學校射飲罰用觥

撻則施於庶民爲多古者大宗小宗皆有收族之責而仕者祿皆足以仁其族故教可行荊楚吳越聚族而居皆有宗祠而自吳郡范氏而外宗法無一行者飢寒之不恤而責以過愈故其心不服而勢亦不能行凡茲祠田皆余孤行遠遊疾病屯邅敝精神於蹇淺之文術以致之者盡以歸祠以歲入十之三供祠墓遊先君遺命也憶先兄疾革命二支子姓下逮曾元始得異居同財及吾之身而不能禁其分析每默以自傷故用祭田經費所餘以合之凡婚嫁喪疾不能自給者使得取分焉而立祠禁違者撻之以不貲其乏困爲罰且禁不得入祠以斷事公不樂有此後

人亦非先兄與余之族類也戒之愼之見本集及家譜先生嘗曰祭田乃余爲諸生爲鄉貢士時陸續購置服官後未增一畝也見與陳嘉謨尺牘

八年癸亥先生年七十六歲秋八月尋醫浙東因作天姥雁蕩之遊爲文記之從行者爲鮑甥孔巡見記文

九年甲子先生年七十七歲秋九月長孫超舉江南鄉試見家譜及桐城志超係道章長子

十年乙丑先生年七十八歲夏六月洛陽李餘三學裕來謁時爲安徽布政使未受印屏騶從造北山參戶而入執弟子禮曰固知先生避客之深也自獲見於先生始知所以爲人之道倘官中外幾二十年自省尚無負於

君國無慙於吏民皆先生之教也所懼民隱壅蔽有過不自知今適在先生之鄉故甫入城未受印篆而願聞緒論望先生知無不言見李公墓志

十一年丙寅先生年七十九歲冬十二月欽縣門人程崟始爲編刻文集見集序

十二年丁卯先生年八十歲秋八月博野尹元孚曾一本受業時元孚視學江南莅江寧尚待諸生六日下一步操几席杖屨造清涼山下潭亭執弟子禮北面再拜曰曩在京師母命依門牆先生固執不宜使眾駭遽今里居無嫌且身未及門心爲弟子久矣蒙授喪禮或問吾母之終寢處食飲言語得無大悖成身之德豈有既乎先生辭不獲越日元孚又獨來先生畏人疑詫乃掃墓繁昌八九雄山避之見尹元孚墓志

十三年戊辰先生年八十一歲十月十六日長子道章卒見家譜及全碑

十四年己巳先生年八十二歲秋七月儀禮析疑成先生以此經少苦難讀未經倍誦恐不能比類以盡其義又世所傳惟注疏及敖繼公集說二書其永樂大典中宋元人解說十餘種皆膚淺無足觀　國朝惟張稷若李光地卿各有刪定注疏間附己意發明甚少先生大懼是經精蘊未盡開闢而閉晦以終右故七

十以後晨興必端坐誦經文設爲身履其地即其事而求昔聖人所以制爲此禮設爲此儀之意雖臥病猶仰而思焉有心得乃稍稍筆記十餘年來已九治猶自謂積疑未祛乃十治早夜勤劬迄今始成見程崟序及劉大櫆祭文雷鋐狀沈傳

八月十八日甲午先生卒於上元里第疾革數舉右手以示子孫蓋以弟椒塗亡時抱歉嘗戒子以斂時必袒右臂子孫遂遵遺命以斂焉見雷鋐狀沈傳

先生貌怯瘦身長面微有痘斑目光視人如電膽弱者當之輒心悸不能語見熊賜泰謁先生祠堂記爲人敦厚生平言動必準禮法事父至孝父嘗曰吾體未痛二子已覺之吾心未動二子已知之其先意承志如

此見清慮集百川傳事母尤孝年四十餘宛轉膝下如嬰兒辛卯以南山集案逮赴詔獄時母老疾多悸先生偕縣令蘇君壎入見母言安溪李公薦入內廷校勘不得頃刻留拜辭出卽下獄及癸巳事定迎養北上先生已

召直南書房居賜第故太夫人至京竟不知其事見祭田條及結感錄道與兄百川弟椒塗相友愛不忍違離希墓志家譜百川約曰吾兄弟三人異日當共葬一邱不得以妻祔見示道希其後葬先生於江甯縣建業三眉沙場村龍塘辰戌兼巽乾向與兄百川弟椒塗同邱見家譜先生每遭期功喪皆率子姓準古禮宿外寢見祠禁先生痛兄高才不壽後得任子恩請投兄子道永見沈傳居家有客至必令子弟奉茶侍立左右或宴會則行酒獻肴俾知長幼之節見魏荷叔評沈廷芳所撰傳每遇己生辰必避居郊原野寺不受子孫觴酌祭田羨餘以贍合族生徒饋遺輒寄姻族之窶者見沈傳生平於貨財不苟受金陵有王生執金爲贄求教介某姻來先生以金卽贈某姻已而王生卒先生曰教未及安受其贄因自出金如其數使人奠而不使某姻知也又有某富人家貲百萬遭喪延先生點主以百金爲壽先生曰吾豈可屈膝於守財者墓耶嚴卻不應見恕谷後集先生自視常若下於恒人見隸圉臧獲愛親敬長一事一言之善輒反躬自責愧不能行有以過規則誠心以爲德見張文和澄懷園集長洲何屺瞻言古文推錢牧齋與先生論不合屺瞻好詆人短朋游多苦之先生獨喜聞其言用以檢身時置所著文於朱字綠所使背面發其瑕疵先生嘗嘆曰如斯人未可多得也見讀管子文自記先生與朋友責善亦甚嚴當其盡言無隱多人所難受故雖與昵好者亦竊病其迂見澄懷園集先生自爲諸生名輒動京師雖在難時王公皆嚴憚之性剛直好面折人過交遊中宦既遂必以吏治民瘼政教得失相責難由是諸公頗厭苦之見雷惟朱文端公篤信先生言先生所知見壹爲公盡言之見敬與諸大臣言常以天下之公義古賢之大節相砥淬而未嘗一及於私見澄懷園集李文貞公以直撫入相先生叩之曰自入國朝以科目躋茲位者凡幾公屈指得五十餘人先生曰甫六十年而已得五十餘人則其不足重也明矣望公更求其可重者時景州魏公君璧在側退而曰斯人吾未前見無怪乎見者皆不樂聞其言也見與陳占咸尺牘先生幼聰穎好讀書而尤篤嗜經學其爲學不喜觀雜書以爲徒費目力玩物喪志而無所得見雷撰言行錄論學一以宋儒爲宗說經之書大及沈傳書後抵推衍宋儒之學而多心得名物訓詁皆所署云見江甯府志耄期猶嗜學日有課程治儀禮十易其稿年八

十日坐城北涓圖砍砍不道見雷狀全碑先生於六經皆有撰述所尤用力者春秋三禮也三禮中於喪禮尤研究精微所著喪禮或問學者以爲粹然同於七十子之文見家譜先生引誘後進與之講論娓娓不倦見雷撰言行錄及家譜先生少與兄百川以時文名天下世稱二方其古文嚴義法言必有物必有序論文不喜班孟堅柳子厚見韓文諡序及本集全碑嘗語人曰文所以載道也古人有道之言無不傳之不朽文所以佳者以無膚語支字故六經尚矣古文猶近之至於四六時文詩賦則俱有牆壁窠臼按其格式填詞而已以言乎文固甚遠也見雷撰言行錄又訓門人沈廷芳曰南宋元明以來

古文義法不講久矣吳越間遺老尤放恣或雜小說或沿翰林舊體無一雅潔者古文中不可入語錄中語魏晉六朝人藻麗俳語漢賦中板重字法詩歌中雋語南北史佻巧語老生所閱春秋三傳管荀莊騷國語國策史記漢書三國志五代史八家文賢細觀當得其槩矣見沈傳後先生生平愼於文不輕爲人作表誌尤必於其人而難以情假也先生所著書仍有刪定通志堂宋元經解春秋比事目錄左傳義法舉要史記注補正離騷正義閒見錄等書皆不知其撰著年月茲附及之見本集夫人蔡氏生二子早殤生二女長適廬江舉人宋嗣棻次適上元生員鮑孔學

先生年三十三四尚無子乃納側室楊氏生二子道章道興生一女適金壇王金範官蒲臺縣丞繼室徐氏夫人無出蔡夫人葬江甯縣石潭舊蒲山與嫂張氏同邱道章字用闇號定思揀選知縣生七子超惟一惟醇惟稼惟寅惟和惟俊超爲英山教諭道興字行之號信芳安慶府學廩膳生生四子惟清惟衡惟慤惟憲見家譜孫曾多爲諸生或舉於鄉至今不替茲未備考焉

文目編年

康熙辛未年二十四　讀孟子　書潘允愼家傳後

壬申　高素侯先生四十壽序　送母舅吳平一之鉅鹿後序　康烈女傳

癸酉　與王崑繩書

甲戌　與劉言潔書　甯晉公詩序

乙亥　與徐詒孫書　二貞婦傳

丙子　聖主親征漠北頌　北征頌二首代　讀周官

與謝雲墅書　與萬季野先生書　祭徐幼安文

丁丑　陳馭虛墓誌

年二十至三十　書太史公自序後二首　書韓退之學生代齋郎議後二首　書祭裴太常文後　記時文稿行不由徑三句義後　與韓慕廬學士書　送馮文子序　高節婦傳　七夕賦

戊寅年三十一　文昌孝經序代　葉子嬰隄記　與閻百詩書

己卯　書時文稿歲寒章四義後　贈魏方甸序　明兵部郎中劉公墓誌　徐詒孫哀詞

庚辰　高素侯先生墓誌

辛巳　與韓慕廬先生書

壬午　與喬紫淵書　喬紫淵詩序　兄百川墓誌

弟椒塗墓誌

癸未　劉篤甫墓誌　全椒縣教諭甯君墓誌　祭張母吳夫人文

甲申　吳宥函文稿序

丙戌　與熊藝成書　書高素侯先生手札後　杜茶村先生墓碣　亡妻蔡氏哀詞

丁亥　與吳東巖書　傳信錄序　教授胡君墓誌

年三十至四十　書淮陰侯列傳後　跋石齋黃公手札　記百川先生遺言　記吳紹先求弟事　刻百川先生遺文書後　附刻弟椒塗遺文書後　答劉拙修書　與龔孝水書　與賀生律禾書　與劉函

三書　與章泰占書　周公論　方正學論　朱子綠文稿序　張鮮歎稿序　劉巽五文稿序　溧陽會業初編序　余西麓文稿序　送劉函三序　張母吳孺人七十壽序

戊子年四十一　左仁傳　劉北固哀詞

庚寅　灌嬰論　鮑氏女球壙銘

辛卯　與劉大山書　何景桓遺文序　朱字綠墓表

壬辰　獄中雜記　大理卿高公墓碣

癸巳　湖南洞苗歸化碑文失　黃鍾爲萬事根本論失　時和年豐慶祝賦失　結感錄　與白玫玉書　禮記析疑序　周官辨序　紘歌臺記　泉庄鄉

祭田記　王大來墓誌　許昌禎妻吳氏墓誌　宣
左人哀詞　阮以南哀詞
甲午　記夢　長甯縣令劉君墓誌　封內閣中書張
君墓誌
乙未　書羅音代妻佟氏守貞事　與孫以甯書　與
安溪李相國書　與陳滄洲書　孫徵君年譜序
送吳東巖序　孫徵君傳　顧飲和墓誌　兵部尚
書范公墓表　婢音哀詞　先母行畧
丙申　春秋通論序　將園記　內閣學士張公夫人
成氏墓表　僕王興哀詞
丁酉　春秋直解序　春秋直解後序　蔣詹事牡丹

詩序　胡母潘夫人七十壽序　四君子傳　劉紫
函墓誌　龔君墓誌　余君墓誌　葛君墓誌　內
閣中書劉君墓表　完顏保及妻官爾佳氏墓表
武季子哀詞　王瑤峯哀詞
年四十至五十　左忠毅公逸事　記長洲韓宗伯逸
事　櫪馬說　記太守滄洲陳公罷官事　與徐蝶
園書　與劉古塘書　與翁止園書　與劉紫函書
伍芝軒文稿序　儲禮執時文序　徐司空詩集
序　蔣母七十壽序　修復雙峯書院記　彭訒菴
墓誌　廣東副都統陳公墓誌　同知紹興府事吳
公墓表　杜蒼畧先生墓誌銘　武商平墓表　禮

部尚書韓公墓表　祭白侯文　祭顧書宣先生文
祭張文端公文　余石民哀詞
年三十至五十　讀古文尚書　讀儀禮　書刪定荀
子後　讀管子　讀史記八書　書禮書序後　書
樂書序後　詰律書一則　書封禪書後　書史記
十表後　書史記六國世表序後　書孟子荀卿傳
後　讀伍子胥傳　書儒林傳後　書刺客傳後
書陳氏集說補正後　書柳文後　書邵子觀物篇
後　書朱注楚詞後　書歸震川文集後　原人二
首　原過　先天後天圖說　釋言　高陽孫文正
逸事　石齋黃公逸事　書曹太學傳後　書王氏

三烈女傳後　書萬烈婦某氏事　呂九儀妻夏氏
與安徽李方伯書　再與劉拙修書　答喬介夫
書　與程若韓書　與某書　漢高帝論　漢文帝
論　蜀漢後主論　宋武帝論　干忠肅論　明御
史黃公文集序　考槃集序　楊千木文稿序　巖
鎮曹氏女婦貞烈傳序　王彥孝妻金氏墓碣　祭
某公文　祭彭夫人文
戊戌年五十一　記姜西溟遺言　逆旅小子　送徐亮直
冊封琉球序　送王翁林南歸序　遊豐臺記　遊
潭柘記　謝母王孺人墓誌　萬季野墓表　劉烈
婦唐氏墓表　張彝歎哀詞

己亥　安溪李相國逸事　記張彝歎夢忠武事　書先君子家傳後　書公祭先母文後　四月示道希兄弟　送左未生南歸序　汪孺人六十壽序　李友楷墓誌　潘函三墓誌　巡撫福建黃公墓誌　沈氏姑生壙銘　吏部侍郎姜公墓表　駙馬孫公哀詞

庚子　周宮集注序　左未生墓誌　季瑞臣墓表　祭左未生文

辛丑　萬年寶歷頌　明禹州兵備道李公城守死事狀　與李剛主書　周官析疑序　送黃玉圃巡撫鼇灣序　白玫玉墓誌　王孺人墓誌　李伯子哀詞

壬寅　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湯公墓誌　羅烈婦李氏墓表

雍正癸卯　聖主躬耕耤田頌　聖主親詣太學頌　兩朝　聖恩恭紀　王生墓誌　贈通奉大夫刑部侍郎黃公墓表　祭滄洲陳公文　兄孫仁壙銘

甲辰　示道希兄弟　再至浮山記　蒼溪鎮重修三元觀記　封氏園觀古松記　刑部郎中張君墓誌　朱履安墓表　大父馬溪府君墓誌　台拱岡墓碣

乙巳　聖訓恭記　表微　別建曾子祠堂記　贈淑人尤氏墓表　鮑氏姊哀詞

丙午　左華露遺文序　劉古塘墓誌　顧友訓墓誌　陳依宣墓誌　沈孝子墓誌　韓城張公繼室王夫人墓誌　王處士墓表　舒子展哀詞

丁未　陸以言墓誌　張樸村墓誌　廣文陳君墓誌　族子根賴壙銘　李世得墓表　劉中翰孺人周氏墓表　曾孺人楊氏墓表

年五十至六十　江南閘廣積貯議　書老子傳後　通蔽　書孝婦魏氏詩後　湯司空逸事　記所聞　司寇韓城張公事　與呂宗華書　與徐司空蝶園書二首　答某公書　與李覺庵書　學案序　重訂禮記纂言序　送佘西蘧序　贈潘幼石序　贈淳安方文輈序　贈李立侯序　李母馬孺人八十壽序　李剛主墓誌　鄭友白墓誌　胡右鄰墓誌　梅徵君墓表　黃際飛墓表　祭王崑繩文

戊申年六十一　金陵會館記　釋蘭谷傳　工科給事中暢公墓表　趙處士墓表　中憲鄂公夫人撒克達氏墓表　鮑氏妹哀詞　嫂張氏墓誌

己酉　記王巽功周公居東說　四月又示道希　送李雨蒼序　光祿卿呂公宜人王氏墓誌

庚戌　喜雨說　青要集序　隱拙齋詩集序　送鍾廉訪甯親宿遷序　沈編修墓誌

辛亥　與常熟蔣相國論征澤望事宜書　賓州府張君墓誌　兄子道希婦岳氏誌

壬子　爲秦門高貞女紓舉本引　與鄂張兩相國論制馭西邊書　七月示道希書　贈宋西犴序　李卿亭墓誌　工部尚書熊公繼室李淑人墓誌　汪武曹墓表　宋山言墓表　雷氏先墓表

癸丑　與一統志館諸翰林書　古文約選序并凡例

翰林院檢討竇君墓表

甲寅　禮部侍郎蔡公墓誌

乙卯　喪禮議　請定徵收地丁銀兩之期劄子　請定常平倉穀糴糶之法劄子　請復河南漕運舊制劄子　東昌邵嶧亭墓表

乾隆丙辰　請備荒政兼修地治劄子　擬定纂修三禮條例劄子　請定經制劄子　刪定荀子管子序　再送余西麓序　高烈婦傳　禮部尚書楊公墓誌　翰林院編修查君墓誌　高登善妻方氏墓誌　刁贈君墓表　秦仲高墓表　謝孺人葉氏墓表

丁巳　謝授禮部侍郎劄子　請矯除積習興起人材劄子　請定庶吉士館課及散館則例劄子　論九卿會議事宜劄子　請定孔氏家廟祀典劄子　請以湯斌從祀孔廟及熊賜履郭琇入賢良祠劄子　辭禮部侍郎劄子　敘交　寄言　送韓祖昭南歸序　良鄉縣岡窪村新建通濟橋碑記　楊千木墓誌　少司農呂公繼室王夫人墓誌　山間先生墓表

年六十至七十　請禁燒酒事宜劄子　請除官給米商印照劄子　請禁燒酒種烟第三劄子　論山西災荒劄子　論考試翰林劄子　修　祖陵廂寢議　塞外屯田議　渾河改歸故道議　臺灣建城議　貴州苗疆議　黃淮議　記徐司空遜事　與孫司寇書　王巽功詩說序　李穆堂文集序　送張又渠守揚州序　送官庶常覲省序　沛天上人傳　光祿卿呂公墓誌　弟屋源墓誌　刑部左侍郎

王公墓表　吳處士妻傅氏墓表

年五十至七十　論法　湯潛庵先生逸事　書熊氏家傳後　記李默齋實行　書直隸新安張烈婦荊氏行實後　答申謙居書　答程起生書　與陳密旃書　與某公書　畿輔名宦志序　仁和湯氏義田記　孫積生傳　謝季方傳　理藩員外郎贈資政大夫席公神道碑　高仲芝墓表　余處士墓表

戊午年七十一　聖主躬耕耤田頌　聖主臨雍禮成頌　禮部侍郎魏公墓誌

己未　論重刻十三經廿一史事宜劄子　進四書文選表并凡例　題青山人詩序　送雷惕廬歸岡序

庚申　知甯國府事黃君墓表　書楊維斗先生傳後　書高密單生追述考妣遺事後　潮州知府張君墓表　吳宿甫墓表　兄子道希墓誌　七思

壬戌　論明史無任邱李少師傳　湯文正公年譜序　贈孺人鄒氏墓誌　大理卿熊公墓誌　陳西臺墓表　方曰昆妻李氏墓表

癸亥　余東木時文序　題天姥寺壁　遊雁蕩記　記尋大龍湫瀑布　趙孺人翟氏墓誌　陳太夫人王氏墓表　林母鄭孺人墓表

甲子　題黃玉圃夢歸圖　書烈婦東鄂氏事畧後　答尹元孚書　熊偕呂遺文序　贈石仲子序　尹太夫人李氏墓誌　兵部王事龔君墓碣

乙丑　安徽布政使李公墓誌　兵部尚書法公墓表　都察院副都御史巡撫貴州劉公墓表

丙寅　重修清涼寺記　莊復齋墓誌　程贈君墓誌　少詹事查公墓表

丁卯　重建陽明祠堂記　重建潤州鶴林寺記　江南布政使陳公墓誌

戊辰（年八十）　楊黃在時文序　赫氏祭田記　尹元孚墓誌　與黃玉圃同祭尹少宰文

年七十一至八十二　書孫文正傳後　書盧象晉傳後　答問　與顧用方論治渾河事宜書　與鄂少保論修三禮書　與鄂少保論喪服汪疏之誤書　與鄂西林少保論治河書　與西林相國論薦賢書　與來學圃書　答程夔州書　答禮館諸君子書　答禮館纂修書　與顧震滄書　教忠祠規并序　教忠祠祭田條目并序　教忠祠禁并序　柏村吳氏重建宗祠記　白雲先生傳　二山人傳　金陵近支二節婦傳　廬江宋氏二貞婦傳　光節婦傳　少京兆余公墓誌　禮部尚書陳公神道碑　贈右副都御史趙公神道碑　武強縣令官君墓表　和風翔哀詞

年歲未詳文目多在五十以後　多福硯銘　讀大誥　讀尚書記二首　讀君牙冏命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　讀二南　讀行露　讀邶鄘至曹檜十一國風　讀邶鄘魏檜四國風　讀王風　讀齊風　書周頌清廟詩後二首　周官辨僞二首　書考定儀禮喪服後　辨明堂位　書考定文王世子後三則　文王十三生伯邑考辨　成王立在弼弟之中辨　讀經解　書周官大司馬四時田法後　書辨正周官戴記尚書後　書蕭相國世家後　書貨殖傳二首　書漢書禮樂志後　書漢書霍光傳後　書王莽傳後　書五代史安重誨傳後　書韓退之平淮西

碑後　書柳子厚辨亢桑子後　書李習之平賦書後　書李習之盧坦傳後　異姓爲後　書涇陽王僉事家傳後　記開海口始末　自訟　西鄰愍烈女　跋先君子遺詩　題舒文節採梅圖說　祕濟甯諸生會課代　移山東州縣徵羣士課藝文代　禮闈示貢士代　擬除泰安州香稅制代　答楊星亭書　與吳見山書　贈介庵上人序　鹿忠節公祠堂記　三山林湛傳　胡衡洲像贊　浮屠磬珠小像贊　象尺銘　硯銘二首　澄泥硯銘

諸家評論

韓文懿公（諱菜字元少號慕廬長洲人官禮部尚書）曰以一心貫穿數千年

古書六通四辟使程朱並世得斯人往復識論則諸經之覆所發必增倍矣（評讀尚書記）

又曰義理則取鎔六籍氣格則方駕韓歐（評時文）

蔡文勤公（諱世遠字聞之號梁村漳浦人官禮部侍郎）曰其說皆前古所未有而按以經義揆之事理無一不合於人心之同然

此之謂言立（評周官）

陳恪勤公（諱鵬年字北溟號滄洲長沙人官河道總督）曰望溪可負天下之重觀其讀周官儀禮孟子管子可知所見閎肆深遠

此等文可徵其平易詳愼不能平易詳愼則閎肆深遠非眞而用之必窒矣（評書李習之平賦書後）

朱文端公（諱軾字若瞻號可亭高安人官大學士）曰方子行身方嚴出語樸直眾多見謂迂闊余獨知爲鄭公孫僑趙樂毅一流人每與之言心終不忘觀此等文有志者宜深求其底蘊（評讀管子）

又曰老謀雄畧一歸經術未審韓范規模視此何似（評讀鄒張兩相國書）

陳文恭公（諱宏謀字汝咨號榕門桂林人官大學士）曰望溪經說不惟經義開明可以蕩滌人心之邪穢維持禮俗（評讀國風）

張彝歎進士（名自超高淳人）曰探孔孟程朱之心擷左馬韓歐之韻天生神物非一代之珍玩也（評時文）

王或菴孝廉（名源字崑繩宛平人）曰宋以後無此清深峻潔文心

唐以前無此淳實精淵理路（評讀儀禮）

李恕谷學正（名塨字剛主蠡縣人）曰門下篤內行而又高望遠志講求經世濟民之猷沈酣宋明儒說文筆衣被海內而於經史多心得且不假此婿婁侯門爲名譽此豈近今所能得者私心頌禱謂樹赤幟以張聖道必是人也（與先生書）

顧用方河帥（名琮滿洲人）曰方子之文乃探索於經書與宅心之實與人之忠隨所觸而流焉者也故平生無不關於道教之文（文集序）

胡襲參司業（名宗緒號嘉遯桐城人）曰望溪說經文宋五子之意皆在其中而文更拔出六家之上余嘗謂方子乃七百年一見之人知言者當不以爲過其實也（評讀儀禮）

全謝山庶常名祖望字紹衣鄞縣人曰古今宿儒有經術者或未必兼文章有文章者或未必本經術所以申毛服鄭之於遷固各有溝澮唯是經術文章之兼固難而其用之足爲斯世斯民之重則難之尤難者前侍郎桐城方公庶幾不愧於此然世稱公之文章萬口無異辭而於經術已不過皮相之若其惓惓爲斯世斯民之故而不得一遂其志者則非惟不足以知之且從而掊擊之其亦悕矣神道碑

雷翠庭副憲名鋐字貫一寧化人曰先生之文非闢道翼教有關人倫風化不苟作上

沈椒園廉訪名廷芳字畹叔一字秋林仁和人曰先生其今之古人與

廷芳昔受經邸第見先生著緇布小冠衣縕袍凭白木几箋經不稍休與門弟子講論肫肫以六經之言質諸行弟子若侍伏生申公側穆然起忠敬也及立朝蹇諤多與時牴牾然

天子獨鑒其心無欺非先生之碩學忠誠惡能得此哉傳贊

又曰方先生品高而行卓其爲文非先王之法弗道非昔聖之旨弗宣其義峻遠其法謹嚴其氣肅穆而味淡以醇湛於經而合乎道洵足以繼韓歐諸公矣先生之文海內或知宗之特平生以道自重不苟隨流俗故或病其迂或忠其簡且多謗之者雖然能擠於生前而其人其學卒不能掩於歿世也文集後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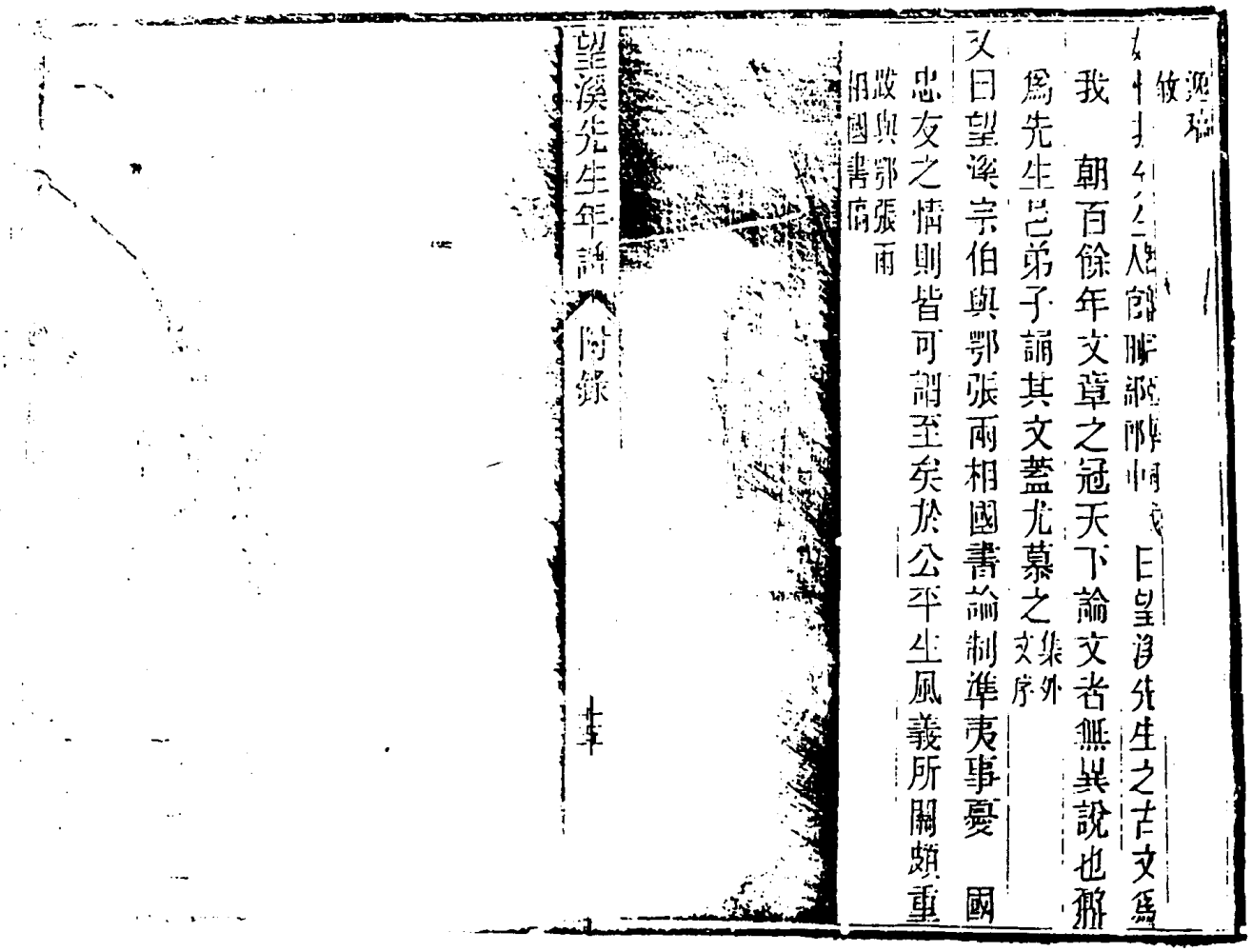
程夔震兵部名崟豫縣人曰先生之文循韓歐之軌迹而運以左史義法所發揮推闡皆從檢身之切觀物之深而得之不惟解經之文凡筆墨所涉莫不有六籍之精華寓焉而無一不有補於道教也文集序

姚鼐埰編修諱鼐字南菁桐城人曰望溪文於親懿故舊之間隱親惻至亦見其篤於倫理而立身近於禮經有不可掩者已詳文集

韓理堂大令名夢周字公復灌縣人官來安知縣曰論文於程朱未出之前與論文於程朱既出之後其說不同程朱以前聖道否悔雖有一二豪傑之士窺見大體未能使此理

燦然較著於世立言者苟持之有故即高下淺深醇駁不一君子皆將取之使學者擇焉自程朱出而聖賢之道復明學者舍是無以爲學立言者舍是何以言哉將背而去之乎則適以自陷於淫詖將以文爲小技而戲出之乎則又可以不作矣是故生程朱之後而謬援古人駁雜以自解皆無當於斯文者也望溪先生之文體正而法嚴其於道也一以程朱爲歸皆卓然有補於道教可傳世而不朽其於所易忽者亦不苟蓋可以識先生之所學矣書逸集後

彭允初進士名紹升號尺木長洲人曰少讀望溪方先生文服其篤於倫理有中心慘怛之誠以爲非他文士所能及



淵雅
敏
[illegible]士公人[illegible]部[illegible]部[illegible]中曰望溪先生之古文爲
我 朝百餘年文章之冠天下論文者無異說也[illegible]
爲先生已弟子誦其文蓋尤慕之集外文序
又曰望溪宗伯與郭張兩相國書論制準夷事憂 國
忠友之情則皆可誦至矣於公平生風義所關頗重
[illegible]與郭張兩
相國書[illegible]

望溪先生年譜 附錄 十五

洋涇竹枝詞

本書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長安趙展如中丞鑒定

汪雙池先生年譜

孫男家鼐謹署

光緒丙申季冬重刻

汪雙池先生年譜序

昭代眞能爲朱子之學者大儒三人焉一爲桐鄉楊園張先生一爲平湖陸清獻公其一則婺源雙池汪先生也清獻以清操正學受

聖祖仁皇帝之知烏臺奏議海內莫不宗仰故名最著而其從祀膠庠亦最早楊園爲晚明諸生隱居不仕清獻雖屢稱之而名不得與清獻埒若雙池則僻處山邑人或不能道其姓氏其隱晦視張先生殆尤過之然著述之繼往開來品誼之升堂入室與張陸兩先生蓋鼎立焉無或遜也去年夏桐城方君存之騰書言

逸念臺不得與焉我
聖朝自順治至乾隆初紀纔百餘年而已有三先生可不謂盛乎三先生皆以豪傑不世出之資用極深研幾之力見道最明守道最篤衞道最嚴凡自立一宗以求勝於朱子者皆峻拒之不使紫色翬聲稍干吾道之正是豈好爲嘵嘵哉道不可二學不可歧董子不云乎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絶其道勿使竝進凡以定所宗也學者熟玩張陸之遺說更以先生斯譜參訂之然後知余之推尊先生可以躋配楊園清獻兩先生者非阿所好也清獻既久從祀而楊

園及先生僅祀鄉賢然天祚明德久必食報是待後之君子論定也夫

同治五年歲在柔兆攝提格徂月當塗後學夏炘謹撰於婺源崇報書院時年七十有八歲

雙池先生年譜凡例

一是編草創於道光戊戌時館龍溪俞氏居停堯章兄方刻先生理學逢源以校字見屬龍光因仰承先祖之意先祖於癸酉丙子己卯三上先生書請及時自敘年譜先生答書云俟兒輩爲之先生歿未盈五月哲嗣遽以毀卒故年譜竟未及成先祖常以爲憾搜輯遺文敬成先生年譜自揣學識淺陋不足以發揚蘊奧藏之篋中不敢出以問世又方分心於舉業汨沒於詞賦不知專一正學一行作吏從事簿書更無暇及此矣歸田後荏苒十年忽逾六十生平於金谿姚江之學術永康永嘉之事功鄱陽馬氏之通考

亭林顧氏之遺書亦嘗領其大略泛濫出入迄於暮齒始確信朱子之學廣大精純爲孔子後一人而雙池先生尊信朱子昌言保衞直如孟子之於孔子爰將年譜舊稿復加訂正大約增者五之二刪者五之一又得就正於當塗夏敬甫先生蒙加裁定庶幾不失先生之真

一先生干城斯道在於所著書其著書之旨意在於所自序舊纂惟纂自序之大綱而已今思末學淺見何知提要鉤元苟據一時之識妄有刪纂使著述之旨不彰奚止自蹈僭踰之咎乎故新本必錄

原序之仝文以求免於挂漏雖失之繁不暇顧也閱者諒之

一先生著書既成隨時刪改屢見於答先祖書柬中乾隆己卯爲山頹之歲其夏答洪文鱗雨書云四書詮義春秋集傳樂經律呂通解尙欲有所斟酌今諸書刪改之歲月已無從考惟據簡端自序之歲月以爲編年之先後

一先生終老諸生無宦業可紀卽其居常言行亦湮沒不傳祇得於著述及行狀墓表中掇拾零星故少壯客遊閩浙及老年教授梓鄉朋好往來文字

酬應隨事登載亦冀以存什一於千百耳

一先生與江愼修先生竝爲當代大儒生同時居同鄉祇有書牘往來而未嘗相見其學問之異同非後生小子所敢輕議兩家遺書具在好學者可以深思而自得之卽以龍光之愚陋亦幸竊窺其一二大約江先生崇尙漢學沉潛精密參互理數融會沿革論者推爲鄭康成後一人非過譽也至其學及身而顯世每謂彼時士大夫競尙考據又得其高第弟子戴庶常震東原揄揚師說以故海內家有其書是猶見其表而未見其裏也蓋江先生雖專治漢學而亦未嘗不尊信朱子觀其所著近思錄集注禮書綱目河洛精蘊可見但未如雙池先生之昌言保衛於孔子後特定一尊耳乃庶常著孟子字義疏證方言疏證原善原象諸書詆斥程朱謂其言理言欲言性命言氣質無一不錯因而以意見殺人以理殺人同於酷吏又云宋儒語言文字未之知事情原委未能悉獨任己見强斷而行以致大道失而行事乖天下受其咎與楊墨佛老同罪凡尊信程朱者皆愚人不睹其害而自負由孟子而來垂二千年惟己始明孔子之道若

獲見用必措天下於治安而其徒黨尊之至謂戴氏集羣儒之大成浩氣同盛乎孟子精義上掩乎康成程朱脩詞俯視乎韓歐用則施政利民舍則垂世立教而無弊云云（詳見桐城方植之先生漢學商兌當塗夏敬甫先生景紫堂文集）其言如此則其揄揚江先生者不過舉其偏以標一時之名而其背畔江先生者早已忘其全而沒一生之實乎心察之固江先生授業時所萬不及料者也若夫雙池先生明體達用剛大直方其治經也博極兩漢六代諸儒疏義凡三代之典章制度名物器數與夫天文地輿六書音韻九

章算數罔弗精詳既使偏尚漢學者不得藉口而析理斷事精貫日月思通鬼神精微變化一以朱子爲折衷其朱子所未及言者則推廣朱子之心以發明之至於異端曲學鼓煽其似是之非以惑世誣民者則辨駁塞拒不少假借乃或者病其言之太盡太急切而不知先生欲救時俗之人歧誤於詖淫邪遁流毒於世道人心不得已焦唇敝舌以警覺之其設心良苦也竊謂自今日以前求所謂朱子之後復有朱子者舍雙池先生其誰歸乎觀於江先生答先生書云足下志高識遠脫然韁

鎖之外殫心不朽之業藏名山俟後人當有聞風興起者又云若夫大聲疾呼力挽奔瀾此事終當望之燦人足下耳其於先生不可謂不心折矣兩先生往來書答共五篇全載入譜以明鄉先正直諒多聞亦足徵紫陽遺澤之遠也

一先生門弟子甚多而惟先祖克傳其學故自癸酉以後先生答先祖書按時錄入先生歿後表章事跡亦略見焉其先祖詩文爲哀痛師門而作者亦摘錄一帙顏曰心喪纂綴於行狀之次凡以明授受之歸服勤之義道脈之傳云爾

一墓表呈書狀請祀紫陽講堂狀及崇祀鄉賢題疏詔旨皆足以見

盛朝崇儒重道積學閣修之士不享榮於生前必食報於異日特一一敬錄於後

一先生遺書刊行者尚未及半不能無望於世之好善而有力者故從前之捐貲付刻者皆次第其先後載之簡末既不沒諸君子之義舉而亦冀以爲後來者勸云

余龍光敬識

雙池先生年譜目錄

婺源後學余龍光編次

卷一 康熙三十一年壬申至雍正十三年乙卯
卷二 乾隆元年丙辰至八年癸亥
卷三 乾隆九年甲子至二十四年己卯二十五年庚辰至道光九年己丑續後
卷四 年譜附錄
目錄 一
行狀
心喪
藁
誄詞
呈遺書於言邑侯狀
呈遺書於朱學院後更請從祀紫陽書院狀
墓表
安徽巡撫題請崇祀鄉賢祠疏
禮部覆題疏
遺書次第刊行錄
遺書刊行續錄

雙池先生年譜卷之一

後學烏程盧葆辰子純

婺源余龍光蘋山編次　同邑後學程夢元陔園校字

孫男　家鼎彝伯

先生姓汪氏名烜一名紱字燦人祖廟前有方池二因號雙池先生莘源十景詩內有雙池一首自注云在村中祠堂之前池水清碧冬夏不竭小字重生婺源北鄉段莘里人也其先世出唐越國公華後十二傳至道安公以兵馬使鎮婺源因家焉十七傳至淑璋公自浯溪遷段莘又五傳至贈戶部尚書希利公則先生七世祖也六世祖煥祖公縣學生員封僉都御

史贈戶部尚書高祖諱應蛟明萬歷甲戌進士累官太子少保戶部尚書贈太傅柱國謚清簡明史有傳著有中詮寤言古今彝語獨言獨語詩禮學略津門疏撫畿疏計部疏病吟草九問密語鄉約記等書百餘卷曾祖元會公光祿寺署丞祖斯涵公府學生員配江氏讀書通大義父諱士極字樞北別號嘯嶺精音韻及歷算律呂之學工古文詞配江氏生子二長名烷字朗八次即先生也

康熙三十一年壬申秋七月初九日丙辰先生生於段莘里

三十二年癸酉二歲

三十三年甲戌三歲

行狀云先生甫能言善記識母提抱時往往舉經書口授之聽卽成誦

三十四年乙亥四歲

三十五年丙子五歲母江太孺人授句讀

行狀云先生母江氏同邑庠生砆倫公女生而穎悟數歲時砆倫公嘗於月下口授大學中庸三夜而經文章句熟背不遺一字稍長益嗜典籍精通諸經義疏朱子綱目及典故諸書至風雲月露之詞弗好也士極公以

貧故不克卒儒業遨遊湘楚閩越間後乃幕客金陵歲不通音問太孺人處之怡然曰貧富命也何足憂惟子能讀書成立則幸事耳又云艱於從師又恐時師弗能教也乃自課督室中置長榻一太孺人坐治鍼黹虛其半置書又設小几坐先生於旁教之諷誦細爲解釋句讀必專一不得左右顧顧輒夏楚慈母也逾嚴師焉

三十六年丁丑六歲

三十七年戊寅七歲

三十八年己卯八歲

易經詮義初纂自序云憶甫八齡時戲折竹枝排八卦先母見之曰八卦有斷有連汝所排皆連畫妄也對曰兒以仰體爲陽俯體爲陰也先母曰是得其意矣又觀卦變圖曰此自下而上陰陽每交易一畫也父兄奇之曰孺子他日其能神明於易乎

三十九年庚辰九歲

書經詮義初纂自序云紱幼嗜易而家世治詩九齡遂以詩授書易未遑及也

詩韻析卷首圖說後自識云宣城梅誕生先生曰是圖有經有緯經以切韻緯以調聲一切一調增之不得減之不得倒寘之不得出自天然無容思索音色稍一停思

竟無聲續直圖之妙斯言盡之矣紱方九齡時偶從叔祖某口授此圖遂領略大旨

四十年辛巳十歲

行狀云先生天授神奇復承慈訓嚴切十歲以前四子諸經已習熟成童後習舉子業旁及詩文亦皆母氏手爲指示蓋終身未嘗一日從師云

四十一年壬午十一歲

四十二年癸未十二歲侍樞北公遊曲水

曲水爲段莘水口佳勝後先生重遊作記云憶十有二齡時嘗隨父及父執數人同遊於此觴詠既歇繼以清

談謂人當澡鍊性情乃見山水眞趣不則眼前好景培塿蹴之矣末云顧自此遊而後衣食於奔走雖某邱某水夢寐不忘而揖別山靈二十有餘載矣先生母江太孺人嘗遊曲水語女伴曰恨不於此三閒茅屋十年讀書後先祖筠谿府君遊此賦二絕句其第二章云大家曾此御籃輿道韞清才總不如林下風規幽興遠三閒茅屋十年書蓋指江太孺人遊曲水語也

四十三年甲申十三歲始加功治尚書

書經詮義原藁自序云經生家尚書爲難紱母家外祖及諸舅皆以尚書教於鄉里而紱經書皆自母膝受以故日夕稍暇母閒以書義講得其大意竊謂書亦匪難未若易之深遠舞勺時從鄉先達遊詰以難義對不能

悉退而赧然知不足矣探討書義乃自伊始

四十四年乙酉十四歲

四十五年丙戌十五歲

四十六年丁亥十六歲

四十七年戊子十七歲

四十八年己丑十八歲

四十九年庚寅十九歲

五十年辛卯二十歲

五十一年壬辰二十一歲

五十二年癸巳二十二歲省樞北公於金陵受音韻之學詩韻析卷首析疑一條云詩韻之可疑者非一如東冬之分肴豪之別笠翁所謂學窮二酉胸貫五車之人未能剖析其原者也紱幼時亦嘗以此爲疑而未敢質迨癸巳省先嚴於金陵語及詩學因獲以所疑問先嚴曰此古音然也東字合口其音宮其聲闕冬字撮口其音羽其聲閟蓋東者發生之方也冬者閉塞之時也公恭諸字亦然公有開廓之意而恭有收斂之象故讀東字以都洪反讀冬字當以丁容反如是則二韻之辨明矣紱曰音韻之異亦係於字義乎先嚴曰何爲而不然也呼上則舌上呼下則舌下言大則口亦大言小則吻亦

小言方則口方言圓則口圓呼來則俯首以來之呼往則昂首以走去聲之義無往而不與音合此天地之自然也紱曰然則今天下皆呼東冬爲一音何哉先嚴曰此古今之變也如金陵人之呼三爲靸北人之讀樂爲鬧安知數世之後不且以靸鬧爲三樂之正音也哉紱曰敢問其所以變者何也曰方言偶異輾轉效之如今人之好作吳音焉則變之所由起也衣服雖垂不忘蔽膝滋味雖和不廢元酒今之爲詩者取古韻而恪遵之亦不忘古之意也紱服膺斯言由是引伸觸類遂有成此書之階焉益知笠翁之言爲囿陋也

五十三年甲午二十三歲江太孺人卒

行狀云弱冠後江太孺人得瘋症飲食於牀第者數年先生躬執爨撫摩湯藥日夜極勞瘁自傷窘乏缺甘旨及太孺人歿哀毀骨立　按段莘汪氏族譜江太孺人歿於是年月日未載距生於順治十二年乙未得年六十歲

省樞北公於金陵

行狀云繼念父客金陵久疏音問憂服往省樞北公以遇之窮也太孺人復歿也語先生曰爾來奚爲吾無歸矣古人云家徒壁立吾壁并非已有如此寂寂徒爲鄉

黨嗤子速歸毋久留也先生請留侍公曰予無以自存爾更涸我耶且汝性拙此閒亦無置汝處先生請益力公繼之以怒且囑居停勿與飲食乃垂涕歸

五十四年乙未二十四歲傭於江西浮梁景德鎮未幾去之樂平館石氏

行狀及墓表云先生少奉母教未嘗輕出門戶與族眾不習兼之落魄益無肯爲調護者兄嫂俱傭於人歸自金陵身無所託不得已乃之江西景德鎮景鎮設官置窯五方雜處市習澆漓先生晝碗傭其閒稟規矩寡言笑又方居喪食蔬菜斷酒肉儕輩羣訕侮之閒爲詩歌以見志同人以爲謗已嗾主者使弗留焉先生去之樂平館於石氏

五十五年丙申二十五歲去樂平石氏轉客萬年弋陽諸縣

行狀云館石氏歲餘不合乃歷萬年弋陽上饒永豐之閒後先生寓楓溪時作南征賦有云復慷慨以奔馳望豫章而至止要觀彭蠡之汪洋試謁鵝湖之舊址將往弔屈賈於長沙而泣湘君於九嶷嗟囊空兮羞澀處羈旅兮乏食將蹇蹇兮何之當路歧兮涕泣既衣食之不謀復厄厄而抱疾衣藍縷而百結面黧黑而如漆氣五

息而一言行十步而三躓又云行道過而不問旅店擯而不留感上天之憐我乃無何而疾瘳蓋指流離江右時事也

五十六年丁酉二十六歲自江西入福建

墓表云先生飄泊上饒萬年永豐之閒蹤跡無所定止輒自廣信緣嶺度仙霞關之閩中持一襆被鶉衣蓬鬢而行行嶺灘中十餘里或二十里逆旅主人不納則頓宿野廟乞食以往

至浦城主鄭朝選及其從兄鶴舫家

朝選名廷舉浦城縣學生鶴舫名若思　按先生文集

哭王陳素書文有云丁酉歲始自豫章入閩交鄭子朝選又因朝選獲交其從兄若思轉客長汀寓曾可鳴家爲曾氏作譜系圖序中有云曾氏相傳以爲出曾子之後余丁酉遊閩中寓可鳴曾丈家丈乃以其家族譜圖系示之囑予爲序予不敢承又念生朱子之鄉且遊朱子所遊之地朱子紹曾子之傳者也而余亦適覩曾子之子孫以與觀其世系宜不可無一言以應之

五十七年戊戌二十七歲自閩出浙止於楓溪主沈卧菴及姜載臣家因授徒焉

沈名蕃字卧菴會稽人其父寶樹康熙初以武弁來鎮楓溪因家焉耿逆之變家業蕩廢卧菴喜談兵能詩嘗北遊燕趙西抵湘漢南窮閩海卒不遇退居楓溪與先生一見如舊識而載臣首令其子來從學先生因止焉又有金千總者時官楓嶺右司把總亦令其子魁來受業　按行狀及墓表皆云先生至福建楓嶺陳總兵延爲子師執禮甚恭今考先生文集歷敘往來閩浙及在楓溪所交遊頗詳無所謂陳總兵者從遊者爲姜載臣金千總之子非陳總兵之子也豈沈卧菴爲鎮將之子陳或沈之訛歟抑爲金千總之訛歟

作南征賦歷序丙申丁酉二年飄泊之況

末二段云橫抹爛柯南窺入閩自江右由浙入閩也足歷南塘而徘徊手挽江郎仙之絕頂欲覓鵬鳥於南溟還陟武彝而遊騁拜朱子於考亭錄敬箴而自警又云念義和之促節傷吾才之魚鹿恨温清之久虛終懷愁而鬱鬱鑒往者之難追冀將來之可贖恐哀號之無益於梧邱而終身抱戚乎風木觀此可見先生服膺朱子顛沛不忘而孺慕之忱更有固結以終身者矣

作八憶詩

第一曰憶金陵謂樞北公也二憶故鄉三憶舊廬四憶

故人五憶舊盟謂所聘江孺人也六憶書籍七憶昔遊八憶遠道謂近年途中所歷之艱也其憶金陵有句云子去浙江頭親處岷江尾先生自別父後至今年始寓浙也楓溪爲浙水之源故曰浙江頭

作書寄兄朗人又附書屬兄寄金陵上樞北公

寄兄書略云鴈行分斷五載於茲父年已近七旬而爲子者竟不能親承菽水內撫此心痛如刀刺顧紱心實有大不得已者未可以一二言盡也人生不過太倉一粟苟畢生飽煖而已烏足爲天地間有無而有志之士必爭千古不爭一時紱幼承母訓涉獵經書既無負郭

之田復鮮營生之策自離桑梓困苦顛連至於樂邑寓石翁家自謂聊可託足而不謂復有蹉跌繼乃抱病於接竹絕糧於萬年奔走於上饒幾頓於永豐當此之時疑無復生之理而或矢口之閒遂逢青眼延之西席偶餘吐屬欽若神明而或者必泥流俗之見謂非一技一藝遂將不得爲人而經書皆誤人之具此紱所不能解也是以紱雖窮困不敢一日忘學遇一草一木之奇必詢之以資博物見一言一行之善必存之以備參考非義之事不爲非義之財不取孜矻以成其學兢業以守其身恐負吾母教之初意也故數年之閒回視前日大

覺今吾之非故吾倘所謂生於憂患者是耶非耶今冬稍能作歸計自當歸省吾父及母墓茲另有書達父親大人未審長兄近來眠食何似伏惟自玉

冬十二月復遊於浦城

浦城令徐公觴客於仙樓賞雪先生作雪賦

五十八年己亥二十八歲春授經楓溪

武弁王陳素書遣其子來受業　按集中哭王陳素書文素書名家子弱冠仕爲驍騎云云行狀墓表所謂館於楓嶺陳總兵營者豈陳總兵即素書之訛歟物詮卷二有西學王陳氏曰水脈得火鬱而成鹹沸而成溫云云知王陳係一脾姓也

與體銘止齋二釋遊夏作送止齋和倘遊杭州序

集中哭王陳素書文云戊戌之明年由卧菴得交體銘止齋二上人二人雖浮屠氏子而體銘皤然老僧書法蒼莽吐辭典雅止齋性敦孝友墨名儒行是皆方外之良友也

著物詮成八卷

自序云物外無道道外無物是以至賾而不可惡至動而不可亂閒嘗洗心退藏窮深研幾覺天地間無物無偶若程伯子手舞足蹈乃敢大觀天地覃及動植樂其一致百慮同歸殊塗益知釋迦私己羽客盜天得罪聖

賢不容天地夫玩物喪志訓詁賊經此亦非儒者之學而且若山經爾雅古賢已具他如神異搜神寰中異物洞元搜冥異物相感十洲談天河圖命苞斗首威儀種種怪僻泛濫無當學者縱窮致博洽何與理道萬一小子敢忘力行從茲妄誕等是怪僻但父母天地胞與萬物苟事事尋向形上者去末必非吾心本然之知偶錄所得集成此編本高祖清簡公中詮之名命曰物詮天地萬物賾不可窮迺觀其源焉而天地萬物於是乎在

戊笈談兵成十卷

是書區爲十四笈無總序惟分序於各笈之前今缺第

九笈及第十四笈　按戊笈談兵之作簡端不著歲月但考朱笥河學士所作墓表有云在楓嶺營中詩書之外教之禮射卒伍爭請爲弟子後用藝得官以去者有之又考先生文集在楓嶺時所交遊如沈卧菴王陳素書金廷貴鄭鶴舫或將家子或驍騎職或客戎幕或長百夫竝喜談兵而第三笈及第十三笈係沈卧菴參則知是書乃寓楓溪時教訓卒伍及朋友講習而作也是年卧菴年屆七旬明年庚子乃歸會稽後雖復來楓溪而先生雍正丙午哭王陳素書文稱卧菴益龍鐘老憊知未必能爲先生參訂著作矣故年譜序先生著書歲月輒敢斷以是編屬之己亥歲云

五十九年庚子二十九歲授經楓溪

與沈光遠訂交

光遠未詳　按集中哭王陳素書文有云獲交止齋體銘之明年由素書得交沈子光遠又云辛丑復至楓溪不踰年而光遠告逝光遠忠厚謙和孝友無間卒年僅三十有四

作沈卧菴傳贈其還會稽

先生嘗序其詩茲復爲作傳竝見文集

秋舅氏江君廷簽來楓溪以樞北公凶問報先生卽買舟由杭道蘇奔喪金陵

樞北公歿之歲月今查汪氏族譜未載考文集中壬戌歲答方錙姪書有云某以蒿蔚之資徒負先人之教家貧四壁落拓江湖以致先嚴憤謝我輩於金陵生未獲稍申菽水之養死未能與於哭泣之哀雖賴親友佽助客葬水關歲庚子甫窆墓次此心如割幾不欲生又以衣食四方無力奉歸改葬是以此時迎精而返合衣冠於先妣之墓其在金陵塋墓則託滕宅伯母表弟代之展視云云據此則先生父當歿於庚子夏未秋初也又集中哭王陳素書文有云丁酉始自豫章入閩獲交鄭子朝選及其從兄若思戊戌自閩出浙憩楓溪楓溪沈卧菴姜載臣一見如舊相識明年己亥由載臣得交王陳素書由卧菴得交體銘止齋二上人又明年庚子由素書得交沈光遠無何而先嚴卒於金陵某買舫北上甫抵墓次辛丑復至楓溪云云據此益知先生父歿於庚子歲也

葬樞北公於鳳臺門外迎精而返合衣冠於江太孺人之墓

見行狀及壬戌歲答方錙姪書

六十年辛丑三十歲春復至楓溪授經

夏四月舅氏江君廷錢澹菴爲先生作物詮序
略云子甥燦人天資卓越適出尋常萬萬流離瑣尾遨
遊四方楓溪姜子載臣諸君延爲西席乃於諸生考德
問業之餘慨然有悟於天地萬物生成之理日月星辰
出沒之方飛潛動植化育之由六合九州生產之異五
行生剋制化吉凶消長之故五聲六律八音正變節奏
之道以及象數方名胎息孕育之源莫不備具又追述
舊秋來報凶問事有云甥家多難姊夫捐棄金陵子特
來報甥至性天成慟絕數四末又勉先生留心制藝出
身科目以慰父母之靈云云

秋七月兄朗人來視先生於楓溪亦爲作物詮序
略云天地鼓萬殊塗同歸曰人曰物雖有不同而其實
則一也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者人各得其氣
之一端而生者禽獸草木是以理一而分殊人能知理
之所以一知分之所以殊知天地之所以覆載日月之
所以照臨山嶽之所以峙江河之所以流草木之所以
榮悴羽毛鱗介之所以遨遊而後無愧於爲人而後有
異於萬物顧行之不著習焉不察愚夫愚婦可無責焉
而世之儼然自負爲通儒耆亦懵然不求其故不亦可
哀也哉格物君子窮於所遇動心忍性而睿智以生是
天之困之正所以玉汝於成而使之仰觀俯察以知幽
明之故原始反終以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
而窮於鬼神之情狀以大明其道而保佑其名於後世
以俟聖人未可知也吾弟之物詮誠從事於格致之功
而深明於天人之故者矣

冬十月再至金陵展樞北公墓
謁卞忠貞公福壽將軍廟方正學先生墓竝爲文弔之
正學先生葬能仁寺後蕪沒已久萬歷辛巳先生高祖
清簡公爲南京禮部主事訪得其處爲封築立石又置
祀田其後王趙二宗伯又爲之建祠監坊則以清簡公

爲之嚆矢也先生弔墓文末有云古人齊衰其不弔兄
子之未及乎大祥乃行道之偶過而適以增吾之悲傷
則以子清簡之家學至於今而渺茫又云公得以殉君
於地下而予則不能殉父以長往痛五內其摧裂彼蒼
天兮曷常按是時爲辛丑冬月而曰未及乎大祥則先
生父歿於庚子夏末秋初也益明矣

還里
先生後爲族兄子政作易原序有云辛丑歲歸聞子政
兄所著易原追欲一觀而搶攘塵坌未獲請教
六十一年壬寅三十一歲春赴楓溪館

焚近歲所作詩文時藝數百篇爲文祭之

接行狀云自金陵迎精而返合衣冠於江太孺人之墓仍赴閩館益肆力學問毅然以斯文爲已任館近書肆往往借觀百氏之書無不研究著述亦日以富而先生年逾三十矣先生嘗云自有知識以來未嘗輟書然三十以前於經學猶或作或輟三十以後盡焚其雜著數百萬言而一於經研經則參考衆說而一衷於朱子據此焚稿應在壬寅也祭文見文集

冬還里

先生後爲族弟宗典作詩集序有云壬寅歲歸與宗典

鄉閭一晤然以歲末瑣務搶攘明年春又復別去終未獲一讀宗典之詩爾後予每歲歸則宗典未返及宗典至余又遠行十餘年不獲再晤

雍正元年癸卯三十二歲春爲族兄子政作易原序

子政名良孺號拙菴明萬歷壬辰進士鳴鸞公之元孫自幼好學多所撰述尤精易理年八十尚孜孜不倦著有易原先生序之有云辛丑歲歸聞兄易原一書搶攘塵坌未獲請教及癸卯孟春始從兄遊得受而卒業焉思挾造化筆闖元牝流出心胸原於性命吐棄糟粕成一家言

赴楓溪館作郎峯祝氏世譜序

郎峯祝升九來從先生遊求序其世譜

冬十月詩韻析成七卷

自序云笠翁之詩韻行世久矣人私一冊奉爲準繩豈休文當日之所作者猶疏而笠翁乃益密耶抑或宜於古者果不宜於今而不能無待於後人之裁擇歟古今之聲韻變遷南北之方言各異如遺違之互音（遺字古音爲違字古音移）閧閒之異韻（閧字北人居賢反南人居山反）慶字古平而今仄（慶字古祛羊反今去敬反）來字古仄而今平（來字古六直反今陵台反）秦人讀益爲翳南國呼爾爲伊是安可泥古而求亦豈可徇今爲式

笠翁有見於此而惜乎知今日之異於古不知後日之且將更異於今爰是改古人已定之書徇今人無定之口亦何難易三百篇之字以免聱今人之牙而必爲反切紛紜以求肖古人之口如其不然則古人之詩業已以聱牙者傳而今日之所謂叶和者又不能必後人之無異亦安用是紛紛更易者爲不甯惟是夫東之與冬本有合口撮口之殊蕭之與豪本有開口齊齒之異三江一韻盡叶東冬而七陽則否顧謂學窮二酉胸貯五車之人未能剖析其原不亦異乎況疑休文之分後人固不敢合疑休文之合又不止如笠翁之所分如十四

寒之有寒桓十五刪之有刪艱一先之有先涓八庚之有庚榮皆似可疑甯獨四支諸韻哉且笠翁嘗自言以正字學矣余初亦謂其當無或譌既而披閱之則譌傳譌注指不勝屈乃欲窺休文作韻之旨主天下騷壇之盟不已過乎夫古今之聲韻變遷南北之方言各異原休文作韻之旨亦酌古今之變合方言之殊以聊存古人之遺音耳後世執今以疑古因而紛紛更變徇今爲式將去古日遠遺音不傳而休文之旨不白吾滋懼焉抑譌傳譌注者雖多屬險僻之字而或者取資一時承譌而用之誤人正復不淺余因考古摭今究其源委合

之方言叶其聲音以統同而辨異期得古音之遺而合休文之旨其詮釋之譌者亦悉爲正之命之曰詩韻析云　按詩韻析雖爲笠翁之詩韻譌謬誤人而作然笠翁所編專爲作詩者用耳先生是著則上溯夫天地之元音推究乎禮樂之源委即一端以見全體偶因笠翁詩韻而觸發也若謂徒以正笠翁之訛謬而與之較短長不淺之乎視先生乎但自序中尚隱而未發其義蘊略見於凡例二十四則中今錄其前八則於左　有聲即有韻定韻自休文始而聲之有韻則不自休文始也是蓋有天地自然之妙焉天以二五之精氣生人而人之發於音者即以喉牙舌齒脣爲宮角徵商羽之五聲焉聲無不由於喉猶五行之待成於土也徵之拒齒猶火之炎上也羽之嘘吻猶水之潤下也縮舌穹牙物之屯然而句芒也開口揚聲物之悅兌而從革也此則天地之自然而然者乎作九音方位圖一聲之有四猶天運之有四時也故平聲和而煦嫗元之生生也上聲怒而奮發亨之嘉會也去聲清而悲肅利之就成也入聲斂而歸藏貞之幹事也平上者顯仁而去入者藏用也九音者對待之體而四聲者流行之用也作四聲方位圖二則體見於動用本乎靜故五音隨時而變四聲則有

定譜也撮四聲定譜圖三則五聲之發韻各有次序而不外於喉舌脣牙齒之閒故喉爲主音而火水相射木金爲用土木合功金水相潤陽以君之陰歸於艮予懼人之求諸渺杳也作○以象口作𠂇以象舌爲五聲次序圖四則聲音之道大矣哉本於陰陽合於五行發於九音行於四聲而聲韻之生也遂紛紜變化無不窮矣是故本於陽者其聲闢本於陰者其聲闔不闔不闢謂之中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周流於三才之閒故三十有二兼三才分陰分陽成九十有六九十有六者所以範圍天下之聲成五音之和窮四聲之變者三才陰

陽之道也作三十二音次序圖五則標也者表也韻也者圖也綜之者所以合聲音之賾也錯之者所以圜聲音之動也雜之者所以窮聲音之變也是故定音者存乎標和音存乎韻總而絜之存乎綜推而播之存乎錯發乎口者謂之聲聲成文謂之音因而調之謂之韻範於四聲謂之律永而言之可被之金石和於鬼神者謂之詩六則古聖人有以見夫音之動也是故爲之象形以盡其象指事焉以盡其實會於意以盡其虛因而諧之以盡其聲轉而注之假而用之以盡其用是故謂之字因其字而讀之可以傳天下之語發天地之理垂古之訓

焉則謂之音字有體而禮制行矣音有韻而樂教興矣習於音者忘其體得其字者失其音百姓日用而不知而字譌矣而聲變矣故知之者鮮矣輯六書譜七則韻之作也其當叔季之世矣是故範而圜之類而別之也其去古也遠故其聲雜而亂其地異故其言殊是故分之以盡防也合之者以盡古也於彼焉於此焉以盡殊也序而次之焉以通其變而盡其用也其譜則四聲其志則在詩其錯之綜之而各有表也則紱因直圖而定之

因析其疑焉八則

十二月族叔祖正學先生卒先生爲文遙奠之於楓溪館

中

正學先生名陞字蘭友縣學增生學者尊之曰正學先生載婺源縣志學林傳先生之父兄皆嘗受業其門

按先生是冬未還里汪氏族譜載正學先生卒於雍正元年十二月十八日先生祭文云年月日小子紱聞叔祖正學先生之卒也道遠未及歸奠乃具杯酒垂涕而致祭於先生之靈云云則知先生是冬在楓溪度歲也行狀謂先生娶時年三十二孺人年二十七則當在是年然是年之冬先生既未歸里而是年七月以前又父服未除墓表云先生娶時年三十二孺人年二十八孺

人之年比行狀所記長一歲意者先生娶時年已三十三而行狀墓表傳寫者皆誤爲三十二歟今斷以娶江孺人屬之甲辰三十三歲

二年甲辰三十三歲春授經楓溪

冬還里

配江孺人來歸

行狀云配江氏同邑江世業公女溫恭淑慎方先生母氏爲訂婚時孺人纔數歲及先生自金陵歸客遊閩浙聲息不通者幾十年父兄欲再擇壻孺人以死自誓乃免比先生歸娶時三十二歲應作三十三而孺人年二十七

按戊戌歲先生初館楓溪作八憶詩其第五首曰憶舊盟中有云載謀鳳凰占筮卦得屯之乘馬自班如女子貞不字蓋指江孺人也

三年乙巳三十四歲春赴楓溪自楓溪復客浦城館鄭朝選家

三月爲朝選從兄鶴舫作吳峯山水記

秋爲鄭氏作重修張睢陽廟記

九月鄭朝選卒爲作傳

大略稱朝選恬靜而不戾於世和樂而不流於汚慷慨好施而濟於嗜欲應對賓客謙光藹然危坐接談終日不敢少怠退則焚香默坐左右圖書辛丑歲歉鄉人貧者懸磬待斃朝選戒家人日食薄粥而竭倉廩以賑之不足則質衣告貸以濟卒年僅三十有四

冬自閩還里道經楓溪王陳素書姜載臣復約先生來歲授子弟經先生受其約而歸

四年丙午三十五歲春赴楓溪館

時王陳素書已卒先生爲文哭之

冬還里

五年丁未三十六歲春赴楓溪館

冬十月六禮或問成十卷

自序云三王異世不相襲禮而制作之緒維周獨隆是故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況後世之言禮者又舍周而奚尚哉宗伯五禮之職遠矣顧終遭秦火强半無傳而軍賓諸禮脩之廟堂非士庶所得而與王制曰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則以冠昏喪祭猶切乎人民日用之常士君子所當執持而不容斯須或越者也今禮之全書雖不可見而幸儀禮數篇猶摭拾於燼末得覩先王遺意迺世遠時殊而宮室器服之制出入起居之節或已不宜於世惟我文公朱子特起於宋衰禮教之式微病繁文之寡當獨任世教斟酌羣書祖述儀禮參以司馬書儀折衷古今之權以成家禮一書雖未能得君行政以躋天下於三代之隆而使後世之人猶知有古禮之大閑俾武周微言不致泯湮高閣是則朱子之功蓋不在周公孔子下也但宋之世已異於周而今之世又異於宋閭巷愚氓既憒然不知禮爲何事而一二學古之士或知禮之當執者又不探其本而循循於度數之末是以演繹儀節言人人殊是朱子之所病者今又甚焉紛竊以爲禮之爲學宰制羣動涵毓性情既當執持其文猶當深察其意陳其儀而不知其意一祝史之事耳周旋度數胥何當哉用敢取朱子之

書參之儀禮合宋明諸儒所論異同之不一者設爲問答以明禮意期於揖讓周旋之末而得先王立教之心庶閱此者得以知禮教之本而曉然於禮之所以不可不循抑朱子家禮一書實千禮樂廢棄之餘故每從簡便以誘人之易從而故老之傳多謂此書未成爲人竊去故儀節圖書實多未得改正之說觀深衣一章而可見矣是以朱子疾革之日門人問以身後喪禮宜用家禮否而朱子以爲太簡此又可證家禮之從省便爲誘人以易行而非禮之郅隆者也後之君子苟能由家禮而進之以備夫儀禮之制焉甯謂非朱子之所深望乎

紱是以不避僭踰於凡家禮之所省而儀禮所存者輒爲斟酌而增益之非敢謂朱子之書尚未爲盡善盡美要亦微窺朱子之志而欲採乎禮教之全夫家禮已從簡便誘人易行而今人猶或莫之肯行況加詳焉不益加人以望洋而阻之心哉然紱之爲是書究未敢冀天下之必行亦不過剖析先王及朱子深意欲與二三子時爲講貫且師其意以脩之於家而傳之後人俾日用知所持循而得免爲閭巷之子斯世有閱之者將以僭踰罪焉所不暇顧耳因自明已意以弁於首

還里

六年戊申三十七歲春赴楓涇館

夏六月樂經或問成三卷

自序云思深哉樂之爲教也因人之欲言而宣之因人所欲動而節之因人之欲視而飾之因人所欲聽而和之其所以養人之視聽貌言而爲肅乂哲謀之本也慨自樂經無傳學校無以養人而後世之人才遂不古若此好古之儒所不禁撫今而三歎也樂教可攷者雜見六經然散而無統略而不備先儒亦有論說迺擇而未精語而未詳言理而遺器理既無憑執粗以遺精器於何當紱甚慨焉且樂理自在人心伶倫豈異人事安見

古樂不可復興樂教不可必復因略蒐輯以成此書用補樂經之闕以俟世之採擇雖摭拾燼餘自矜一得於先王制作之原曾何足以窺其萬一然條理秩然本末交密於古者教人之意或亦可少入其藩籬爰質同人或見取焉未必非古道之一幸也歟　按先生樂學源於庭訓樂經或問卷二樂記文後第一條爲章句之小引有云先君子嘯嶺先生曰禮也者履也樂也者樂也天地非樂則不生非履則無節此篇大意言禮樂之原於天地本乎心性發於聲音動息該乎動植飛潛聖人以是爲教而君子以是爲學也蓋性命本無不善而情

欲之發鮮有不偏故先王制爲禮樂以盡性命之道而爲過不及之防此道之所以萬世無弊也學者玩此而有理會焉則養心治躬之道有不待外求而得者而王者化民成俗一德同風之治亦無不由是而推實與學庸一書相爲表裏讀者勿以古樂既不復興遂以爲非今日之急務而忽之也自注以下汪某章句

冬還里

是歲次女生

行狀載先生有三女長三俱殤其生殤歲月俱無考

七年己酉三十八歲春赴楓溪館

冬還里

八年庚戌三十九歲春赴楓溪館

冬十一月琴譜成一卷

自爲小引云士無故不徹琴瑟所以養性怡情先王之樂惟淡以和淡故欲心平和故躁心釋由之瑟奚爲於某之門蓋以其不足於中和之致也今之彈者余甚惑焉恣意吟猱先生樂經或問卷三吟猱琴聲之咏嘆淫液而過濫者又樂經律呂通解卷五左手指法吟者按徽得聲綽猱搖曳有飛吟走吟退吟遊吟長吟細吟諸目猱者按徽得聲引出徽少許急回對徽往復有餘音清圓也有蓄猱長猱細猱諸目遂成滌濫煩聲促節導欲增悲是何必汚絲桐之韻而勞人以危坐衣冠焚香埽席歟

余於琴也習而不工而依永和聲頗通其意黙然而黑頎然而長蓋旦暮於琴遇之因錄其所常彈及曩時自譜者輯爲一帙以免致散失而亦用自娛其閒篇什酌以淡和或怡然自適或悽以哀思或遠杳清明或和平廣大要必以祗以庸約乎中正如或音調靡漫凶過稍乖和淡者皆置不錄既輯成編遂書其首

還里

九年辛亥四十歲春赴楓溪館

冬十月四書詮義成十五卷

自序云朱子曰治經爲經之賊作文爲文之祆夫治經

本期以明經而反至於賊經則經誠不可治歟夫聖賢經典本使人講貫義理以爲自脩之資而必非徒務夸多以勞人思而資其口說乃章句訓詁之學則徒拘牽文義全不反之身心則卽此記誦之心已與聖賢爲已之志全不相似又安能得聖賢之微言大義而以爲聖學梯航是以家有成書人專一說講愈紛而經旨愈晦爲經之賊其固然矣歷漢唐及宋千有百年得朱子興焉著集注一書而古人如揭朱子非好爲治經以資口說奈羣說蓁蕪聖經以晦以心得爲立教計則不得已而有言而當時猶或以理會文義毀之不亦戚之甚乎

自有朱子集注學者於經旨已無旁求矣而元明以來以八股時文取士則於是乎復移朱子之說以役詞章而講章家治經亦多爲八股計便於八股者收之不便於八股者棄焉而投疵抵隙講訟益繁嗟乎自勉齋諸賢躬承師說雖閒能有所發明何王金許陳胡吳史而下已浸浸乎失微言之緒況有明大全之纂上之爲成祖纂弒之君下之成於胡廣金幼孜諸庸人之手又安能得聖賢之旨而決擇於羣言得失之林以故或朱子所非者而復載之或朱子所取者而復畔焉又或朱子所嘗言而意旨別屬者又彼此混附而不察其言之有

因而況其每下焉者及至陽明龍溪輩出大暢陸學宗風卓吾龍江諸妖人復援爲三教一宗之說啓禎之世所號墨士文人皆莫不以畔傳離經爲事朱子之道或幾乎晦矣卽其號墨守程朱斤斤遵注如蔡林顧劉輩其所立言亦或陰與注背而不自知而他又何望哉迄至於今羣喙爭鳴日新月盛則又苟利八股無復道謀或自相矛盾而不蒙或俚俗尖纖而不避經之賊也不依然在室而不在門也歟至若爲文亦本期以傳經義而士子顯榮在念則惟恐不以奇拔勝人衡文者亦第欲觀士才情於是割裂經言上牽下搭遊戲怪險無所

不至欲於此而期於傳經不愈離而愈遠哉卽或遵守矩矱期得平正然學者亦方唯求工於文法之不遑而遑以反之身心以與聖經印證是文以祆文經以賊經經以文祆而賊愈甚雖有朱注其誰之何紱自厭棄舉業以來其於四子之書體驗有年雖質本愚蒙而研求亦幾一得顧以時下講章無慮百家業擅專門猶將十室何庸更執一說以益覆瓿乃同堂講習之餘又見夫錯說糾紛幾使學者茫無所適遂令鄙見耿耿於懷爰是不能自已復會羣言辨譌糾謬期見古人之心以貽躬脩之助初意只鋤繁穢不爲講家又以不愜人心難

於通貫故於各章亦略爲挨文順講文義之細時復訓繹而辭旨明白無他異說者則亦徑略之然是編之成與時下講章强半齟齬況以學究迂言强聒乎攘臂文壇之耳南轅北適不合審矣顧性非經書無能消日營心載籍復敝筆研聊以自娛非問世也第經賊文祆吾知自免古人可起不易吾言且文以理生經從心得藉使理無少謬文亦何患不工而天下祇有此理人心甯遂不同安在其必不合於時則學者或取而玩焉亦未必無當於時文也顧以時文而講經則亦終非吾志云

還里

十年壬子四十一歲春赴楓溪館

秋九月次子思謙生

初名台階字平之入學名思謙字鳴之生於九月初八日　按行狀載先生有四子長三四俱殤今查汪氏族譜惟載次子思謙以下三子其長子未載汪氏族譜例以生三日命名始書於譜先生長子未載疑未三日而殤也

冬詩經詮義成十五卷

自序云詩以理性情也學詩者不求之性情切近之地而求之訓詁章句之文異矣訓詁章句所以釋經循而

求之不無自得而竊怪今之學者徒曰求工舉業其於聖人以詩垂教之旨復何與焉不亦異之甚乎若乃儒生有志經學則前聖微言之所託創後人倣法之所承矣而稍思矯矯自命者又不肯循習朱傳以釋經而橫據序說掇擷箋疏以矜博洽以求勝於朱子其術異不又有甚焉乎朱子詩傳字字皆以意逆志而得之是以能拔乎舊說之外而獨抉作者之心彼不就經文細加涵泳而徒強經文以附會時事穿穴鑿孔自謂服古有得曾何當於詩旨哉夫三傳皆釋春秋而紀論互多彼此談禮皆自后氏而考據復自羞池僞書作於漢儒歷

兩京而莫辨經經秦火本自難言別幟分門愈加紛亂惟是心理皆同聖賢一揆學經者惟本之於心信之於理是非真僞或不難辨然他經可斷之以理而詩學則尤宜曲探其情情辭事世苟不相符安在齊魯韓毛之果近古而西河授受之獨得其真乎廣綜博考則世遠事湮情見乎辭則古人不遠故朱子之言曰章句以綱之訓詁以記之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情性隱微之閒審之言行樞機之始蓋讀詩之法數言其盡之矣噫今之讀詩者果其能諷詠涵濡毋或以私見成說先橫據於胸中焉則當日詩人之志當必有隱隱與之

迎合者其亦可恍然信朱傳之至精至純而不可移易也紱頃者輯四書詮義而因復從事於詩故略序其說以別簡端使一世不好吾無問焉而或者經學有人則藏之名山其亦或光怪陸離之發見不可揜歟愚可於朱子之詩傳信之則亦可於古人之作詩及孔子之刪詩信之云　按行狀云深病記醜之徒與朱子爲難詮義之作於國風雅頌之體勢貞淫正變之原由無不曲暢旁通務以發揮朱子之意而於鳥獸草木之名時或考據以正其小誤漏遺蓋先生不言博而典博未有過之者也

還里族兄子政卒爲文祭之

子政精易學卒年八十有二先生祭文有傷吾道之日孤子子然而誰語之云

十一年癸丑四十二歲春赴楓溪館

秋九月書經詮義初藁成

自序云經生家尚書爲難紱幼嗜易而家世治詩九齡遂以詩授書易未遑及也母家外祖及諸舅皆以尚書教於鄉里而紱經書皆自母膝受於故日夕稍暇母閒以書義講得其大意竊謂書亦匪難未若易之深遠舞

以時從鄉先達遊詰以難義對不能悉退而赧然知不足矣採討書義乃自伊始天下輿圖形勢先高祖清簡公詳有所考而曾祖光祿丞公研於天文樂律故義和章及禹貢皆不難悉般盤周誥辭聱牙耳疑者不妨闕之所難不在是典謨洪範伊周微言與大易中庸相表裏天人之際性命之源也唐虞受禪湯武征誅伊尹營桐周公避謗非得聖人之心何以論聖人之事不察於性命本原之地又安足語聖人之心難矣哉詩易皆有朱傳而異語且復紛然書傳成於九峯艸蔡者自謂無罪幾微近似差戾天壤而治書則愈難矣紱時有志及書恒多困躓而偶有心解隨筆識之終之不見涯涘輟而攻四子書於尚書又且置矣乃寢食程朱亦時旁悟暇復披閱蔡傳心目豁然庚戌辛亥四書詩義皆手錄成書因復檢尚書翻閱前所筆識覺可自信者殊多更搜諸家參研細剔亦成詮義一編思爲蔡翼無徒謂難亦非敢易敢告窮經之士此非舉業書不徒君相責吾天命有易吾性情有詩吾心身有書吾動作有禮吾云爲凜以春秋四代之書二帝三王之政即家庭行之六經之難其難同以此爲難斯難之至但求作何解窮鑿疑團非難之至也 按行狀書經詮義藁成後爲族姪麗南攜之入京麗南卒於京寓本遂亡失後十餘年乃

應先祖之請重著詮義十五卷

冬還里

十二年甲寅四十三歲春赴楓溪館

冬十一月易經詮義初藁成

自序云易言時中之道聖人所爲寡過之書在天涵理而著象在物成象而寓理故上聖得理而顯象其次因象而觀理其次乃即事以求理得理而顯象聖人之作易也因象而觀理學易之方也即事以求理卜筮之用也理備於未始有事之先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用顯於事至物交之幾故君子動則觀其變而玩其

占學易之道如此而已秦火之烈易以卜筮得存漢儒類以易爲卜筮之書而不求其本原之有在故京焦流爲術數流爲術數而易之體亡矣漢魏之閒王何始遺象數而專於言理理非用不顯不顯於用則理或非理故王何入於虛無入於虛無而易之用又以亡矣宋儒說易者多矣周子作太極圖說易通程子作易傳理之純也邵子演先天圖數之備也朱子象數宗邵子義理主周程於是體用備呈而義以不頗時中之道明而人得寡過矣顧太極圖說見毀於象山程傳受詆於袁樞邵圖見非於林栗當時異說之棼則已若此朱子專以

卜筮釋經又作啓蒙以翼經傳乃象占之說卦變之圖後世妄人猶或紛紜異言以呶吠朱子謂之何哉竊謂易之原本乎天地易之用則專卜筮自非上聖不能心與易合動與時行其次必因事求理而後協於時中故古人重稽疑重稽疑者非惑之術數以爲前知實使人因象觀理由是以得上天之訓而行事可以無失乎中也執卜筮而忘理易晦井卜筮而廢之而易或幾乎熄矣是則朱子之以卜筮釋經正朱子之功於是爲大也紱生朱子之鄉承太傅清簡之家學有志於寡過而未之逮憶甫八齡時戲折竹枝以排八卦先母見之曰八卦有斷有連汝所排皆連畫妄也對曰兒以仰體爲陽俯體爲陰也先母曰是得其意矣又嘗觀卦變圖曰此自下而上陰陽每交易一畫也父兄奇之曰孺子他日其能神明於易乎無何家貧廢學遊食四方荏苒四十餘年終身過中於易曾無一得矧敢出其說以質人謂足以廁先儒之席歟顧自念幼嗜是書又重辜父兄之望邇乃重復研求因繼詩書詮義蘄成自書所得非敢謂足以發先聖之所未發而闡紫陽宗風然信好殷懷或亦可因之以見志若乃時下說經專供制藝而深焉者則又旁搜窮鑿以詆排朱子爲事此則紱之所深羞

而切惡者也其遑效之

還里

十三年乙卯四十四歲春赴楓溪館

冬還里

是歲兄朗人卒

先生兄諱烜字朗人汪氏族譜載卒於是歲月日未詳距生於康熙壬戌得年五十有四娶江氏生康熙丙寅一卒無考子三增純增綏增綸俱未成丁而殤　按行狀云先生孝友性成事兄如父歸娶後迎兄嫂同爨日用獨支姪成童攜入閩肄業姪性弗好也乃使習藝事藝

成與歸未幾兄歿嫂姪亦物故先生哭之慟竭力營葬
歲時祭埽弗衰

後學烏程盧葆辰子純

婺源余龍光黼山編次　同邑後學程夢元陛園校字

孫男　家鼎彝伯

乾隆元年丙辰四十五歲

春正月禮記章句成十卷又成或問四卷

自序云小戴四十九篇大抵純駁相雜蓋漢儒傳記之屬耳而自漢以來竝列學宮莫之或易下及元明設科取士皆惟以戴記而周禮儀禮不與焉慎矣然儀禮先聖之法而行禮者貴得聖人之心無得於聖人之心則

節文亦末焉已爾戴記雖不皆純而古人遺意與夫先聖微言有傳之未失其真者則皆有禮樂精義所存是以由曲臺而大戴由大戴而小戴亦既愈汰愈嚴今大戴餘篇猶存而程朱自小戴表章學庸遂以紹干聖相傳之道統知小戴之獲列於經非無謂也況世遠言湮經殘禮廢而情深服古之儒志在踐履先王以求陶淑其身心以昭周孔之訓其因文而得意因略而得詳者舍是書其曷從也哉或曰小戴中亦惟學庸耳今既撮出二篇則其餘未見尚於大戴者余曰不然學庸固醇乎其醇而餘若曲禮內則少儀則皆筋骸之範圖爲學者一言一動之所不可廢其喪禮大小諸記及冠昏祭鄉射燕諸義則又盡節目之詳繹前聖制作之意實羽翼儀禮而相需以竝傳學樂二記馴雅深純無容訾毀由是言之則非大戴遺篇所可及明矣顧先儒之治小戴者鄭注既祖譏緯孔疏一於附會皇熊漫濫鮮有可觀是無論戴記之駁者愈遠愈離即其中之所謂純亦因之而盡駁宋儒程張雖時發精義而未嘗統爲折衷朱子既看儀禮有序而欲因經附傳斯記庶幾就理未克成書以付黃勉齋然勉齋所手定又時似與朱子舊說稍殊要於二禮全書亦未遑詳爲梳櫛也外此則荊

國既多矯誣藍田未免束縛方氏附會爲多石梁批剝過當餘若輔氏饒氏應氏吳氏之徒各有發明而劉氏時多粹語陳氏考據詳慎時爲特出者歟獨是制科戴記取士於是士雖名爲習禮徒矜羔鴈先資遂至武林之集解凡遇喪禮皆盡行刪闕是宜乎雲莊之浩然興歎也草廬多所紛更果於自用雖今人有崇事其說於鄙意則未敢愜焉要以平易純正甯取雲莊爲最但陳注或雜引他說不爲折衷或隨手撫拾不順文義而其間擇之未精語之未詳者亦所時見紱每讀之而有不能釋然於心者常欲更爲蒐剔以示來茲而又以質本

愚蒙觀覽不廣誠恐適滋固陋之譏是以更欲需之歲月迺吾徒有請者曰必求觀覽之廣則畢世其何窮也聖賢祇有此心當於理焉合矣予旣頷之因卽雲莊舊注略復蒐輯紹聞更參鄙見斟酌去取別其章句手錄成書雖所取用不過數家深慙孤陋然前聖作述之心及高堂生瞿曇孟卿后蒼二戴相傳說禮之意與夫學禮者身心之範或亦其有得焉以無戾於先儒也乎若乃因經附傳而合斯記於儀禮則竊有志也而姑待焉亦以小戴爲今日習禮專經故莫若詳於是焉以斯爲儀禮之筏也篇次悉因舊本毋若應刪吳裂至其所以

去取之故是非之辨有非章句所能悉載者則又竊附朱子四書之例別著或問一編以盡其說世有取此書而閱之者或亦可以爲儀禮之階而資風教之一助更取或問而閱之其亦可以知紱之心矣

赴楓溪館

冬還里

始作書與江慎修先生

江先生名永字愼修別字晉齋同邑江灣人歲貢生學行見縣府通志儒林傳崇祀紫陽書院及郡邑鄉賢祠又入 國史儒林傳安貧好學博通十三經注疏兼及宋五子書其所論著若天星歷法河洛理數地理算法樂律音韻皆有成編而於三禮用功尤深著有禮經綱目九十一卷參合三禮區爲八門綱舉目張因經附傳又嘗集四書典林四書古人典林二編以便舉業家取材甲寅歲其門弟子刋以行世先生生與同鄉未嘗謀面至是作書寄之書云聞慎修名紱雖未挹芝眉而私心不勝渴慕欲猝然而晉謁又恐無因至前慮無按劍之視故敢以書達夫俗士之倣於辭章久矣窮經皓首初何當於身心苦志青氈實營心於利達是以聖賢之書若明若晦先王之禮名存實亡幾誰克起而振之者

顧振之亦難言矣必名在天下而後足以振興乎天下名在一國而後足以振興乎一國名在一邑一鄉而後足以振興乎一邑一鄉尤必其貲財顯達足以副之而後乃得名當世不則誰爲和之孰令聽之今之列當道者旣多靡靡以從俗矣而必曰附驥尾以彰厥名或亦志士之所不屑歟紱誠謗劣無似而猥聞鄉閭聚語所譏評爲道學骨董者則以紱與慎修竝指時用自愧獨是憤俗學之支離鄙詞章之靡蔓在慎修亦會有同志庶幾世無聖人不應在弟子之列者然而名不列於青衿家無餘於擔石則雖有憤時疾俗之志亦徒爲夢寐

予懷抑思夫善與人同何必在我慎修著作之富夫亦既足使當世信而從之苟慎修能振興末俗一挽支離靡蔓之狂瀾則振之在慎修猶在紱也側聞三禮合參之舊紱雖未覩其書然禮家言人人殊竊願一聞大指周禮一書真僞之聚訟紛紜矣其果真耶僞耶周禮闕冬官而俞廷椿邱吉甫諸人每欲割五官以補之其果闕耶否耶儀禮在昔人謂有五疑昌黎病其難讀而朱子獨看得有緒由今觀之其孰是孰非歟戴記醇駁相雜互有齟齬自學庸而外何者爲醇而無弊耶記之注疏多附緯書而今則遵用陳注又吳草廬亦有注其皆

有可取耶抑他家亦各有所長歟凡此數端急當爲俗士辨之毋使操戈入室明先王之精意俾當世可訓行振興末俗宜無大於此者慎修其必有定見矣又聞此書未經付梓而刖有四書名物考之刻夫名物之考務博洽耳於禮經孰緩孰急而顧先於此問世不幾揚末學之波歟抑或者以斯世所不尚而强聒之不如以斯世所其尚者而婉導之在慎修自有挽末流而返之身心者寓乎其中而先以此爲之兆歟紱與慎修未有生平之交而爲是嘵嘵之問毋亦唐突過甚然苟同方同術何不可引爲知已況邇在鄉井聞乎慎修不鄙斯言其必當有以示我

二年丁巳四十六歲春赴楓溪館

二月孝經章句或問成各一卷

自序云本之爲性情之摯孩赤之所知能而充之則作聖之功聖神之所不能外邇之在閨門之地日用之所常行而推之則王道之施鬼神之所由以通民物之所由以治者其惟孝乎岳牧之薦舜曰克諧以孝大雅之頌文武曰永言孝思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是可見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所以盡性致命窮神知化而假天治民者皆一孝之盡而推之以至於無量也至

哉孝乎人道孰有大於此者孔門之言孝也散見於魯論戴記諸書而孝之有專經也則孔子之所以授之曾子其以經名未知所始而論語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卽孝經不敢毀傷之志也孟子曰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孰不爲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爲守守身守之本也則與論語孝經之言若合符節是蓋孔子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與大學中庸源流一

轍矣秦火之餘經籍梦泯大學雜於曲臺孝經塵於孔壁漢初所傳孝經河閒顏芝所獻是謂今文一十八章古文孝經則安國本而安國遭巫蠱書未及行至梁末而遂失及王逸得古文本於市人而劉炫校定之當世乃大讙其僞唐元宗雅意經學自注孝經卒以一十八章爲定是爲石臺孝經顧自石臺頒而古文孝經遂終廢閣爰逮有宋理學昌明之會河內司馬溫公實始表章古文撰爲指解朱子起而紹之參合古今文定爲孝經刊誤孝經之傳不於是而有折衷歟獨是大學孝經皆孔子之所以傳之曾子大學一書朱子分經刑傳爲

之章句今既列四子書爲人人之所傳習俾得以知古人爲學之規模矣而孝經則未及注釋朱子恆深自惜之故今學者傳誦尙仍石臺而罕覩刊誤之本是以今文古文之互相詆非至今未已紱觀夫孝經之有今文古文之異也非若河漢之絕不相侔也又非有如僞泰誓九共之書之渺然無據也所異同者不過分章之多寡簡冊之先後字句之增減已耳至經傳之混淆引援之失類則今文古文其失略等而脈絡之通貫旨趣之淵微者則近儒鮮所發明吳草廬謂注疏雖詳義未明暢不其然乎所怪諸儒所爭不在此而在彼則研諸心而體諸行者果安在歟維

聖朝殫心經義特

命儒臣撰孝經衍義一書用朱子所定經文列於卷首衍經不衍傳蓋倣真西山大學衍義之例是朱子之學至今日而大光而孝經之傳亦於今爲烈也猗與休哉而第是孝經衍義旣以刊誤爲宗而鄉會命題仍用石臺之舊則草野所傳誦亦仍不知所適主紱鄙野布衣謭陋奚似然竊惟

聖主方以孝治天下則孝經爲人人所當幼而服習以長而力行者而何可聽其雜駁衡決爲也用是忘其固陋

捃摭舊聞懍先慈膝上之傳言繹朱子刊刪之微旨謬成章句聊什巾箱非敢謂前配乎朱子之大學章句而上擬孝經衍義也然詳其訓詁究其旨歸使經傳互相發明而孝道彰於日用則愚者一得或廣而播之其亦有當於朱子之心則亦有當於孔子曾子之心焉而

聖朝之以孝治天下也將使人人實踐而力行之其亦不無一德同風之一助也歟

冬還里

再作書與江愼修先生

書云愼修足下名譽日遠斯文幸甚鄉邦幸甚但今人

之所以稱慎修與慎修之所爲表見於世者紱恐非慎修本志且不足以盡慎修而徒以掩乎慎修之爲慎修又以聲氣雖通未獲面晤則未知慎修之所以覃思默會悅心研慮者果其在此在彼此聖賢事業世道人心所共關繫故敢再以書質昔孔子大聖人也而太宰以多能稱之朱子亦聖人也胡澹菴以詩人薦之夫商羊萍實與掘地之羊專車之骨識與不識於孔子聖德殊不增損一毛而朱子所修傳注凡夫草木鳥獸之名亦閒多失是彼太宰澹菴門外人耳若左傳戴記家語則孔子門人之徒所敘述且不免作此皮相今之號爲尊

守紫陽者亦或以小言細物與朱子爭博洽慎修潛心經籍考慎先王法制懸揆慎修所志當與洙泗紫陽同一心法然求其弗畔於道勢不得不由博反約而今世遂徒以博稱慎修且或爲慎修作慷慨不遇賦是安足以盡慎修之大而慎修之所以苦心爲慎修者不反以虛稱掩耶且夫博最難言耳天地之大古今所傳記載何窮豈耳目所能徧及此聖人所不知不能者慎修苟以博洽自見則由基之射百中或不無一失世之人以是補慎修後不且有以是詆慎修者歟但聖賢事業於今渺矣瓦石自甘一世不好士苟不無近名之心未有不徇世之所驚喜以自見其長者明季諸賢立社標榜手袖一卷時文徧謁名貴賢者不免則因世俗之所以稱慎修者而慎修亦遂甘以此自見此紱之所不能無疑也要之人言多不足信慎修其必有以自矢舊冬曾以長牘奉瀆至今未蒙下報其意志不同歟抑鄙其言爲不足答耶併此遙候望惠金玉無吝非惟解紱之疑抑慎修之有以自白於天下也

三年戊午四十七歲

春江慎修先生始作書答先生

書云前歲臘月接燦人足下手書再三讀之詞旨甚高

與鄙衷殊不相入足下所以箴規之者大抵誤聽道塗虛聲非弟之本志也擬郡邸裁答因俗冗未遑又書內所言縷縷亦非片楮所能悉與其答之不盡不若徐俟他日邂逅面晤各出所著互相印可或亦相視而笑也今復接長書所謂士苟有近名之心未有不徇世所驚喜以自見其長恐非知我之言書尾云人言多不足信慎修必有以自矢則足下又似有以諒鄙衷者於是可以夙志畢陳於前矣弟昔爲學未知向方十八九歲讀大學熟玩儒先之言知入手工夫在格物程子所謂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久則自然貫通者深信其必然

雖隨行逐隊不免從事舉業亦謂不過頭巾茶飯若聖賢茶飯所以果腹而潤身者畢竟不在此私心以爲天下無不當讀之書無不當講之事無不當窮之理但隨吾力所能至與吾性所最近者孜孜矻矻而爲之不立界限不計程途亦不論此書此事此理他日有用與否惟求有得於心居安資深左右逢原以爲快他人是非毀譽皆不足以回惑而搖奪之此弟之夙志也夫遇書即讀遇事即講遇理即窮此格物之事而人以爲專以博洽見長夫格物之與博洽則有辨矣且學問者在已之事食而求飽非謂他人見長胡爲哉足下所舉大聖

萍實商羊及朱子傳注名物以相規果非弟之志也人言非其實也即以足下所舉者類推之爾雅蟲魚草木藥性亦格物者所不遺豈敢忽略不講但其大者不在是耳弟於諸經易爲專經而禮經用功尤多自少即求儀禮經傳通解反覆切究之讀之既久覺其中猶有蒐羅不備疏密不倫之遺憾又觀朱子晚歲與門人書多拳拳於禮慶元庚申三月九日爲易簀前一日猶作書與黃勉齋先生以修禮書爲屬其注念於禮經如此竊不自揆更欲爲之增損檃括以卒朱子之志是以刖定規模區爲八門一曰嘉禮二曰賓禮三曰凶禮四曰吉禮五曰軍禮六曰通禮七曰曲禮八曰樂凡百單六篇八十有五卷又采漢唐宋諸家論禮及朱子欲修禮書論禮綱領者刖爲首三卷近又附入深衣考誤一卷律呂管見二卷總九十一卷凡三代以前禮樂制度散見經傳雜書者悉有條理可考書凡三易藁初曰存羊編次曰增訂儀禮經傳三藁始易今名爲禮書綱目蓋八門爲總綱而各篇則綱中之綱也篇分章段爲目而事之繁碎者又有細目則目中之目也卷帙既多但能錄古注與釋文更欲增入唐宋義疏與古今諸儒議論苦無力乏人抄寫有志未逮書成將廿載不欲示人藏之

敝篋幾爲蠹蝕鼠穿近年始有相識者轉相傳錄漸播聞於遠方

今上特開禮館命儒臣纂修三禮爲禮學昌明之會上臺頗有知此書者嘗檄縣抄送近日禮部禮館復特行文於安撫部院取此書入館便采擇當事方發工價鈔錄申送弟亦但以草茅著述得達館閣爲幸此外更無他冀倘謂藉此爲梯榮之具則淺衷者之見流俗市井之譚耳弟於禮書本末如此吾意亦但欲存古以資考覈非謂先王之禮盡可用於今也然而禮亦不爲無用昔年朱子祠宇屢遭回祿當事以此下詢愚引內則由

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之文及春秋傳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之說謂朱獻靖公之祠卽朱子祠後寢子在前而父在後恐神靈不安宜別建獻靖公祠於朱子祠左若生時之左宗廟此爲得體當事頗然其說欲繪圖上請而限於地不能擴不得已仍以獻靖公祠建於後稍離異之以全父子之尊此一事也又桂巖戴氏爲宗子立後疑於長少之序來問於予愚爲長書引經據典以答之戴氏得書宗子遂定此又一事也邑中王氏孝睦祠亦以宗子主祭平時待之殊落漠致宗子貧不能娶睹余答桂巖書有敬宗恤宗等語欲刻之家譜以爲法其

宗子貧不能娶者族人漸圖所以資助之此又一事也凡此唯可與識者道古耳禮書綱目後附深衣考誤者蓋深衣爲聖賢法服自孔疏誤解玉藻失其裁布之法遂令法服流於奇衰不正先儒又失續衽鉤邊之制度是以特爲考誤一卷有圖有辨以俟後賢論定焉其他宮廟器服禮文儀節皆欲爲圖爲考以訂後人之從譌方屬藁未就又竊以爲古禮雖不可盡行於今今人亦當知其文習其數當世所行鄉飲酒禮饗羊僅存而坐席儀節皆非古愚別有演禮私議欲取儀禮士相見鄉飲酒及戴記投壺篇依古禮爲儀注選童子八歲以上十五以下假立賓主教之威儀進退以今服代古服以蒲席擬古席以壺代尊以蕡代俎豆以瓦瓶代投壺以刻木代雉贄以茶代酒以脯代牲或就祠堂或就家塾令禮童熟嫻於此演而觀之一則使今人見先王之禮如此其彬彬郁郁二則使童子習於禮陰以化其驕逸之習長其敬謹之心亦可寓小學之教焉投壺近於嬉戲而極典雅童子爲之亦將有欣欣志古之心焉鄉飲詩歌取鹿鳴四牡關雎葛覃諸篇以意爲之音節教童子歌之以鼓磬節之投壺禮奏貍首考得貍首卽原壤所歌之二句但執女手之卷然句女爲爾汝之汝非男

女之女亦教歌此二句而以圓圈方圈之圖擊大鼓小鼓節之可見古樂之髣髴凡此皆迂拙之見違俗之論亦惟可與好古知道者商之耳若律呂一事尊思有年別有見解謂三分損益隔八相生非自然之法黃鐘之管九寸計其管中積分以圓分約之正合兩歲之日數大呂以下十一律以漸而短均勻截之以應節氣則律與歷冥符其施之管絃還相爲宮別有活法而候氣灰飛之說未可深信凡此見解始因讀前漢律歷志啓悟繼讀朱子琴律說而生疑又觀琴有十三徽疏密布置以泛聲彈之當徽有音不當徽無音驚歎音律通神其

所以然之故古今絶無發明者爰懸琴於壁仰卧思之忽得其理以伏羲先天卦畫及節氣納音相通以琴徽爲本證以他事爲律呂管見二卷其中要語有云算周髀以求黃鐘之積分推琴徽以求聲律之度數考古人轉絃換調之法訪俗樂工尺四上之粗乃知律呂別有精微亦別有法度執蔡氏之律呂而求合於管絃無異於按圖而索馬刻舟而求劍云云此自一家之言恨不能起西山先生而與之討論商搉也明時莆田李文利作律呂元聲翻前人窠臼以最短者爲黃鐘最長者爲蕤賓其說大謬其後金谿黃積慶作樂音管見即墨王

邦直作律呂正聲皆從其說而司馬韓邦奇作志樂不用李說楊椒山先生從韓受業自製律管又恨不能質諸韓楊諸君子也此書近亦稍傳都門館中有見而悅之者素未識面爲愚作序且以書來謂采愚說入己著作有傾折於君者至之語此弟律學之始末也律與歷通弟於歷學少即好之搜討尤勤自史傳歷志及郭太史之法有明陳星川袁了凡邢觀察及明季徐李湯羅諸公之歷書 國朝

聖祖仁皇帝御製歷象考成及宜城梅勿菴先生歷算全書李安溪先生歷象本要游子六天經或問等書悉心研究略見古今疏密源流中西數法同異嘗爲歷法管見一卷撮其大要又爲翼梅數卷羽翼勿菴之書自謂於此事已得六七分更冀有進步不欲及崖而返也算學如海勾股三角八線爲步歷之管鍵亦嘗思之深而習之熟頗知其要程子論格物天地之所以高深亦儒者所當知明於歷算而天地所以高深者可以數計而得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知天道此之謂矣律歷算三事物理最難格者鄙性癖嗜不憚其難亦不計其果有用焉否也此外尚多雜著讀書有得輒隨筆寫就不擇精粗即字學韻學亦別有管見擬以一粟名集取

太倉一粟之意若儒先之書尚有當整頓者如近思錄當采朱子之言爲注釋論孟或問當附精義以便觀考近亦漸就緒也至若拙刻有四書典林三十卷四書古人典林十二卷此別有其故蓋食貧不免授徒授徒須講時藝學徒資分不齊不能盡讀經書臨文多有寒儉之病所讀時藝亦多不得其典據是以設爲方便法門取四書中有典實處分爲門目援眾籍以實之此猶初學記北堂書鈔韻府羣玉之類令討文家便於取材耳徒輩憚其鈔錄之煩遂梓之非欲以是引人爲餌飣之習足下亦可以不必苛求也吾人幸生紫陽之鄉不能

得其心傳之萬一區區之心惟願讀書窮理以破愚省躬克己以寡過庶不以鄉人自畫日暮途遠力短心長方竊滋懼而謂欲以博洽見長左矣爲已之學最寂寞其中甘苦獨喻之次則深相知者能窺之若徒采聽虛聲非徒訾我者不知我卽譽我者亦未爲知我也弟年望六矣生平未嘗與人言因足下兩番長書見教實愛我而非訾我故敢布其腹心援筆疾書不覺其言之長然願足下且閟之勿以示人恐不知者以爲自譽而自衒也書尾又云慎修有以自白於天下恐不必然人知不知何加損於我且又安能執人裾而盡白之若謂世

道人心所關繫亦足下之過慮倘人人皆欲以博洽見長豈不勝於埋頭習舉業辛苦一生而中枵然者乎聞足下著述甚富四書諸經皆有詮義名山大業恨未獲一讀徒切歎仰抑弟亦聞諸道路謂足下留心經濟欲復先王井田未知信否如其有之此爲經世大法昔程張大儒皆有志行之弟豈敢謂不然然程子後亦謂井田難行朱子以爲程子經歷事多故其言前後不同足下豈未之思乎經濟之學弟亦留意竊謂後世郡縣之法田賦之法養兵之法雖聖王復起不能易其勢則然也去古既遠井田安可復未論井田雖限田均田亦勢有難行吾人高言復古橫此識於胸中將有讀書而不通世務之病一處不通他處亦多膠固則讀書反以益其愚矣拙著律呂管見末一條言度量權衡不必泥古頗有愛我者摘此一條爲譏議歷引史傳以明三器之當復古愚作三器或問一篇答之反復三千餘言力辨三器不能齊同之故若井田之難復甚於三器之難同足下以爲可復必有說也抑或傳聞之誤亦如人之以弟爲博洽見長也饒舌及此倍覺悚惶幸恕其妄有便羽望復惠德音

赴楓溪館

三子堯階生未幾殤

秋九月三作書與江愼修先生

書云接長牘具道格物窮理之功及生平閱歷甘苦誠摯摯於爲已非若大軍遊騎之遠而失歸弟向所聞於人言者亦可渙然釋而怡然慰矣但篇中縷縷所陳固皆足下心得而猶有未盡與鄙見合者又不敢不條析而互證之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實朱子未定之書故當易簀之時而猶有勉齋之屬足下憾其蒐羅猶有未備疏密猶有不倫所見誠然安敢謂足下之過疑先儒哉且禮經至爲難治而足下乃能更爲之增損檃括以卒

朱子之志此儒者真實學問足以持躬淑世而羽翼聖經非尋常博洽比也特是讀禮者猶貴有以深得先王制禮之心而實以措之動履今分綱別目亦既井井有條惟節收古注及釋文爲學者入門之路苟其折衷以朱子之說而決擇精詳夫亦止此足矣若及唐宋疏義與古今諸儒議論蒐羅太多則議論恐不能無雜三代而下代有禮書如開元禮以及大明其間禮制增損多失先王之意注疏家尤多紕繆至有呂坤等四禮之疑是不惟不足以治經而反足以亂經不增入焉正可以全經而不爲闕略也乃足下又云此書之作但欲存

古以資考核而非謂先王之禮可以盡用於今則此語亦未盡然夫先王之大經大法禮儀三百萬世所當率循若夫文章制度所得與民變革者卽三王且未嘗相襲如足下之所謂以蒲席代古席以壺代尊以瓷代俎豆數者云云是矣至若朱子祠宇之議桂巖宗子之法鄉飲投壺之禮如足下所擬議已無不可訓可行乃又謂先王之禮非可盡用於今也是則何歟朱獻靖公之祠不當在朱子祠後寢足下引經斷事至爲有見然欲建獻靖公祠於朱子祠左以擬生時之左宗廟則亦未安益使朱子當日立獻靖公祠則在左固也在今日則朱子子孫既事朱子祠比宗廟矣而又立獻靖公祠於朱子祠左以比左宗廟是則周后稷之廟固當在不窋之左而鞠陶以下乃以漸而右何侯昭穆之序耶今雖無五廟三廟昭穆之法然獻靖公祠與朱子祠均之廟也則各爲一祠以協父子異宮之義可也何必在左深衣之制眾說紛紜然近日之非先儒者要不外欲加左右兩襟爲得續衽鉤邊之制第不識足下所考誤爲何說故弟亦未敢置辨足下又欲取士相見鄉飲酒及投壺禮以教童子使化其驕逸之習而長其敬謹之心數者誠能舉行至爲今日盛事弟將拭目以俟但貍首一

詩其篇已逸說者以原壤所歌當之其說莫詳於臨川吳氏紱則謂貍首已逸於孔子之前不然則孔子序詩正樂豈反於先王所用以節射者而故刪之借使原壤所歌爲卽節射之貍首而祇此二句於義亦已不全況雖復讀女字爲爾汝之汝而語意終有親狎之態無莊重之音大抵音調比齊陳之變風而謂與騶虞采蘋采蘩同爲召南篇什愚未敢深信也昔有明聶雙江編集禮教儀節高一所舉行鄉射禮皆祇以采蘋易騶虞以采蘩代陔夏今欲習投壺禮亦何妨卽以采蘋采蘩代貍首而必以取於原壤狎弄之歌此則又慎修泥古之

過也律呂一事後世幾成絶學然要皆學士高談理而不能審音伶人習於音而不知其理之故以致本末相離茫無一得非律呂之別有精微別有法度也足下所云黃鐘之管九寸計其中積分以圓分約之正合兩朞之日數此蓋積冪算之不可謂非特見然以此爲據則大呂以下以漸而短均勻截之以應節氣是應鐘之管殆祇七分有奇爲應兩月之日數古今無此律管也又謂琴十三徽疏密布置泛聲彈之當徽有聲不當徽無聲因以琴徽爲求聲律之本足下將以琴之十三徽爲應十二律數則此說本大謬足下積學有年說當不出

此也如第以聲必當徽爲音必應律之證則亦未嘗實考之琴音而詳其應律之妙矣蓋琴身之度四倍黃鐘而中徽則二倍黃鐘故中徽按泛彈之皆與散彈音合自齦根以至中徽按彈之聲七絃皆已徧四倍之十二律而其音洪中徽以內二倍黃鐘故自中徽以至四徽按彈之聲七絃又皆徧二倍之十二律而其音清中清各取五律以正五聲加二變律以成調四徽又正一倍黃鐘而自四徽以內則近岳不能按彈惟泛音閒取入之泛彈之取律又有與按不同者中徽當四倍之中內外皆二倍黃鐘其第四徽則內一倍而外三倍九徽則內三倍而外一倍故懸指泛取三處皆應黃鐘之宮一徽十三徽泛取以應黃鐘則所謂半律也至若二徽十二徽泛取則應林鐘三徽泛取則應姑洗（此二句祇言大絃）與按彈不同此由內外分取以應律度故與按彈之得按指以內成聲者其聲自異也不當徽則無聲者以內外分之兩不應律故也若按彈則不盡當徽如七徽之八應南呂七徽之半應無射七徽之二應應鐘（亦祇以大絃言）足下其亦曾細聽而詳察之否耶而何必旁徽之節氣納音耶算周脯以求黃鐘之積分推琴徽以求聲律之度數考古人轉絃換調之法訪俗樂工尺四上之粗數語

似乎得要衆人爲脯之法弟亦嘗深思而積算之其度量輕重皆合黃鐘不爽琴之定律則不全繫於徽而置徽又別有說轉絃換調之法彈家每失舊傳弟嘗思有考訂第工尺四上等譜雖繫教坊俗法要不可謂之粗蓋合四乙尺工即宮商角徵羽之五聲而上凡即變徵變宮也惟教坊調又有亞四亞乙亞凡及勾字之用則十二律之宮縵胡無際是爲失之其取平上去入以定五聲宮調亦屬未當然古人非律無以正音今人舍音亦無以考律唯好學精思深知其理按之氣數以徵其實然後知三分損益之法五色成文八風從律百度得

數無能出其範圍願慎修無輕議古人也夫度生於律非律生於度然非度無以得律此如天非有度以日之行而起度日非有分以晝夜之長短而分分然分分而日之長短有數可求定度而周天之行有迹可紀同一理也度數也者理氣流行之節次生氣之和自然流出故河圖之數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律管何獨不然而謂候氣灰飛之說爲未可深信以別索之冥冥則恐亦思而不學之過也顧候氣灰飛又有未能卽據者四方之氣候有遲早地勢之高下有寒燠王者之修德以召天和者有順逆假如冬而震電夏而冰雹則灰飛豈必

應律周子所云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而後和故禮先而樂後正此之謂也此其說弟嘗詳之於所擬策略中恨未能面舉與足下相質正耳李文利黃積慶之書背謬尤甚無庸復辨卽史遷京房劉歆揚雄輩之分子母分宮調亦徒爲紛擾析之愈細而愈遠愈離其說殆未可以寸楮悉也歷爲欽若之本算居六藝之一儒者豈可不知西學利艾諸人發先儒所未盡蓋多而任數之過其背經者亦復不淺天地之高深可以數計而得而天地之所以高深則形上之理非數所可求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聖人難言之足下乃謂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知天道果爾則一通歷算便作聖賢可矣何以古之歷疏而聖賢繼起今之歷愈密而知天道者究鮮其人也哉至於字學韻學則正爲好古者所當詳此王者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同文之大典而學者或杜社承譌魯魚襲謬安可不一正之非太倉一粟比也儒先之書所當整頓者整之尤爲急務又不當在歷算字韻之學後矣典林之刻出於徒輩知非足下所得已然與其開方便之法門孰若激勵之使從事於經學如果資分庸下則足下又安能以典林一

書强之記憶彼其於抄錄且不無憚煩而欲使之成誦以幾左右逢原不愈難哉若不能必其成誦而祇於臨時翻閱以飾寒儉則艾東鄉所譏爲小盜盜大盜或無辭於餔飣之失矣大抵有明先輩類多融貫全經故時藝非必引用經文而無非六經精義後人專求工於時藝而無暇於窮經故滿紙引用經言究無當於經義漢儒經學口傳心識故授受類有專門後世經學貪多務得涉獵不精而經學益多龐雜學者苟具中上之資使能淹貫六經旁及子史尚矣如其不能則莫若專攻一經使之理到而心自澈理醅而氣自厚經義所融臨文

自無寒儉之病此治本之法也又其下者彼既不憤不悱不反三隅則雖聖人亦無能以强之矣不知慎修以爲何如也然此爲時藝言之也吾人既從事咿唔便當飽聖賢茶飯所共願者本惟是讀書窮理以破愚省躬克己以寡過雖未能棄時藝不講而要當由心得以爲文章實踐力行何妨舉業今人因時藝而講經學亦已僨矣況乃棄經學不講而從事於汗漫之書抄不亦傷乎夫今之執筆爲文者滿紙誰非聖賢之語而反之躬行問之寤寐將誰爲實得於心功利之習錮蔽於胸傲倖之途趨之若鶩乃足下謂無庸過慮則孔孟之所以

折衷六藝程朱之所以倡明理學者舌敝脣焦皆以世道人心之故不益爲過慮之甚耶而足下之拳拳於禮樂殫力於儒先者不更爲多事歟紱本草野迂儒衣食奔走夫亦何心著述强厠儒林乃既以舌代耕因亦思倩田宜耨見今日學者日角雕蟲全然不知反本其視聖賢經書祇以爲賈利梯榮之具而時下講章汙心翳目亦只爲時藝徒開方便法門因是畔傳離經日趨纖巧而聖學愈支離晦昧矣先輩中間有爲經學計者如虛齋次崖諸公言多可法然決擇亦有未精紱用是隱憂積憤思有以明聖賢立教之旨導學者且反求諸身

是以有四書詮義之著其所言者皆惟是教人以體之日用常行而不敢參一趨時悅俗之見於時解之有離畔尖纖者皆力爲闢之亦不敢少遺餘力至於衆說紛紜之會則每瞑目靜思夜以繼日必求得所折衷而後此心始慰書成共一十五卷志慮所在亦未堪一二爲人道也繼此而易詩書皆有詮義共得三十五卷始終祇此發明立教之旨俾學者反求諸已之心而已於禮記則有章句十卷或問四卷於孝經則因朱子刊誤定本爲章句或問各一卷禮記本儀禮之傳原不當析而二之然儀禮當實著之日用而禮記中時有精義尤宜

有以默成於心又今學者方以禮記專經而陳注淺陋吳氏支吾亦不可不爲之更訂是以暫遺儀禮專事禮記亦因學者所習而寓以挽回之術也若乃合經傳而修之以卒朱子之志則弟方遲之有待亦以刮目於足下爲樂得以觀厥成也云爾此外雖多著述殊不堪以入世且生平恥於自衒有心無力堆積巾笥知他日徒以覆瓿然此心終未能自已誠難免於過慮之譏也足下又謂弟留心經濟欲復先王井田弟不知此語何以得傳聞於足下然亦信有之夫土田祇在民間人民祇在天下郡邑何非國土赤子誰非吾兵以天下之田土

與天下公之以天下之人民與天下治之同天下之患難爲天下守之今古雖殊覆載不改而謂井田終不可復此亦師前王莫若師後王之故智徒以苟治自安者云耳治亂關乎氣數設施則存乎人而安得獨以盛治讓之唐虞三代歟程子云井田難行然程子亦云難行耳未嘗云不可行也夫處今日之時以今日之勢而欲猝然舉先王之法率一世而更張之誠有甚難應不待程子而後知之顧所謂難者殆非井田之難復也難於出治之有本君相之同心庶明之勵翼而轉圜之有法張施之有序以需之歲月而歷久不渝也且先儒語錄

之言亦多未可泥矣橫渠有志復古朱子已集之孟子注中其他語時有異同安知非門人之誤記此如孔子之言要以兩論爲精而家語左氏傳二戴記所傳亦安可盡信爲聖人之說乎若乃通經術而不通世務此當時譏介甫之言然介甫之所經營要皆只從功利起見經術乃所以通世務介甫又何嘗通經術哉度量權衡王政之首務後世經制不定八政不修是以國異政家殊俗侈靡相尚濫惡相欺大稱小斗以相攘奪度量權衡安可不謹然謹之者亦惟是闕石和鈞準之王府使民守畫一之經制而無敢或違斯善矣豈必改今尺爲周尺而後乃於言復古哉而周尺於今亦何從確據也井田之復潤澤因時亦若是然耳矣疑義與析故言之不得不詳篇中不無唐突然昔者韓富同心輔政而議有不合至於動色相爭東萊之與紫陽說詩各有異同而終身志同道合弟於足下何必苟同而此心庶可共諒如或言有未當望復惠示玉音無起操戈入室之嫌此爲欣幸

冬還里

四年己未四十八歲

春江慎修先生再答先生書

書云永再拜覆書燦人汪先生足下弟與足下幸生同鄉無緣晤面屢辱賜札多道路流聞非弟心迹故舊歲敢以長牘塵聽正欲投甎引玉冀賜箴誨之言兼受講論之益今乃拜領重九日手書娓娓千百言中多規切且復聞所未聞何幸如之從來學人知識意見必不能盡同苟趨向不同則猶南北水火雖有同者亦異若趨向不異則猶鍼磁水乳雖多異而不害其爲同足下所謂吾人所共願者讀書窮理以破愚省躬克己以寡過此兩言者弟嘗佩服而訟言之此其所大同者也若夫討論古今講究事理則安能不異哉夫不能自立而苟

同人者淺也强欲人同己者惑也惡人異己以爲入室操戈者忮也弟之心皆不若是足下可其諒也然書中所條舉與尊意不合者大約兩端一則知見既定各是其是也一則未見全書誤會其指也弟少卽有志著述家甚貧紙筆亦艱禮書綱目一書卷帙頗繁無力倩人繕寫兩三易藁皆自抄錄手腕幾脫書之本文多於朱黃之舊然僅能錄古注及釋文不能如朱子所謂具錄注疏諸儒之說窮於方也前年雖爲館閣行文錄去一本而予心實歉然有憾竊謂此書須　朝廷設局乃克成書其次亦須得有力而好事者猶可粗就今老矣恐

成虛願矣足下以爲祇此已足弟謂不然假令採錄疏義與後儒說亦必有所決擇其紕繆者亦必有所駁正後世纂禮亂經之書亦不至漫然增入此可無慮若夫先王之禮非可盡用於今此非弟之說也朱子與門人屢言之足下考之語類可也試略舉數端如諸侯朝聘之禮今可行乎祭必立尸節文繁多今可行乎喪服古今多沿革父在爲母婦爲舅姑皆齊衰期今可行乎餘可類推矣朱獻靖公之祠當時感於舊制父子同祠父前子後有所不安又以啓聖殿在文廟左可比例故獻此議今既有所隔越已有定制可無復論深衣之誤其大者則孔氏玉藻疏謂裳六幅皆交解使先王法服反類於奇衰不正也繹玉藻祇當旁之文惟在旁之祇以兩幅交解爲四幅使齊倍於要若前後則以四幅正裁爲八幅何嘗交解又前賢所制深衣觀其繪圖衣之右不用內襟領緣直下又以裳之十二幅者疊之祇得六幅且以合縫爲續祇覆縫爲鉤邊刖無曲裾一幅疑皆未安故特爲考誤一卷以俟後之君子教童子演士相見投壺鄉飲先儒無此說弟實倡之其端始於與學徒講旅酬下爲上不能使人共曉乃仿古人設縣矰之意令童子數人假立賓主依儀禮特牲篇演出後乃思此

意若推廣頗有益不惟使幼者化其驕逸之習長其敬謹之心且令觀者見先王制禮若此其彬彬郁郁或亦觀感而興起因先成士相見儀注次及投壺及鄉飲然此說雅不欲與人言恐傳聞者非笑謂愚以禮爲戲教童子演戲將擬余於梨園老教師而來諭以爲誠能舉行至爲今日盛事足見足下愛禮之殷誨人之切而識高乎流俗也詩歌雖不得古人音節而以意爲之高下抑揚以數聲節之或可髣髴貍首之詩呂芸閣有此說吳氏本之而愚偶信之此一隅之見無甚關繫卽如足下說以采蘩采蘋代之可也顧弟雖有此志而選童頗

雖其後兒不以此舉爲迎者亦罕惟與家閒幼輩先講明古人拜跪之儀揖讓進退之節令其嫻習庶可行之家塾耳律呂管見二卷實因昔年交河王學臺按臨召講律學命愚爲之纂之於心者雖有年而成書僅十餘日在弟亦不敢固信故嘗與友人書云不求其能同惟求其能異同則無可說異則因此剖析批駁庶幾復有進步也知己鮮講論及此者惟太平崔君敬六以長書辨論謹錄其語而存之足下言之復詳裨益匪淺算黃鐘積分應再期之日頗費苦心謂大呂以下以漸而短均勻截之以應節氣一管只截去三分七釐有奇至應鐘猶有四寸六分有奇來諭疑其只七分有奇古今無此律是誤會也截至四寸半卽月令呂覽所謂黃鐘之宮蔡邕所謂少宮呂覽言其長三寸九分乃是四寸五分之誤而班氏漢志刪去此句蔡西山先生遂謂黃鐘無半律李文利黃積慶之徒又因三寸九分生出謬見皆博考而詳論之琴徽以泛聲彈之不當徽無聲昔聞之琴家不信後試之果然因知聲音之理直通神明廢寢食思之臆爲論說後考工人作徽之法乃是以絃折半取七徽再折半取四徽十徽又再折半取一徽十三徽此猶兩儀四象八卦也又以三分之取五徽九徽又三分之取二徽十二徽此猶三才也又以五分之取三徽六徽八徽十一徽此猶五行也嘗聞之王交河云琴制有大小長短而作徽之法皆同然則琴絃又似非四倍黃鐘蓋黃鐘九寸有定度而絃可長可短則尺寸豈不有伸縮乎何以制徽取泛同一法也來諭謂徽應律其無聲者以內外分之兩不應律之故愚猶未能確信後再思之又以古十二律之度布之七徽以外亦不能脗合此弟所以致疑於古人三分損益之法也十三徽之泛聲惟中徽最洪大其度亦最廣至他徽皆微細而清濁不同獨第六徽似有似無此又何以說幸足下有

以教之琴家有轉絃換調之法蔡先生謂絣定七絃朱子不然其說而朱子又有古人隨月調絃調至應鐘絃急恐絕之疑意謂七絃皆轉也愚考之宋史姜夔大樂議究其轉絃換調之法琴只五調一調只轉兩三絃非盡取七絃而更張之足下所考訂者若何願卒聞之工尺上四雖教坊俗法誠不可謂之粗此當時下字未審處得足下指出甚是弟近閱毛西河全集律學又有少進考毛氏圖乃是四爲宮上爲商尺爲角工爲徵六爲羽四上之間有乙爲變宮工六之間有凡爲變徵七音之外有佾爲高工仜爲高商伬爲高角仜爲高徵南調

則閉乙凡北調則放乙凡七調旋宮各有起調畢曲各有當第二第六之位皆爲變宮變徵之音而變宮在正宮之後與古人言在正宮之前者不侔此亦古法可疑之一端所不足於西河者主張管色俗樂太過度數之說全滅沒雅鄭之防亦決裂耳來諭以合四乙尺工爲宮商角徵羽與毛說不同豈五音亦隨人所命乎合字爲中管之音猶絃之散聲而黃鍾之宮在羽音之徵以四字爲宮疑毛說爲優也三分損益之說信之有年後因讀朱子琴律說生一線之疑遂逐處皆疑而有管見之說未易以筆舌罄候氣之說始於後漢書隋史亦載

氣有應有不應之事非謂皆空言也而終不敢深信是以管見中言之甚略即足下亦言四方之氣候有遲早地勢高下有寒煖又有修德召天和之不同然則將何所取準乎況又有出於數者之外乎昔張江陵銳意造律用蔡氏多截管候氣之說而袁坤儀言其有五不合張亦爲之屈服袁云作室當擇地瓦礫之場地氣不清一也密室三重子午參互開門今門皆在午不能關氣二也外重牆址當入地以關地中之氣今則不然三也天地正子午在壬子丙午之間今用羅鍼非正子午四也室內正北祇一位豈容多埋管五也有此諸說是以未敢深信非徒索之冥冥思而不學也若足下以日度比律度而云度數者理氣流行之節次生氣之和自然流出故河圖之數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此數語真能言造化之妙謹銘而志之昔太平崔敬六兄素未謀面以所著太極圖數一書來問愚爲更訂者再崔大悅遂以此訂交後乃得聚首數次度數之學弟最刻心而癖嗜者也歷算是一家之學弟偶好之前札借用老子不出戶數言謂因是可知高深體象耳非謂通歷算便可作聖賢也早年探討西學晚乃私淑宣城梅勿菴先生近著翼梅八卷寫本歸之梅氏令孫餘亦難以語人足

下潛心大業此非所急弟亦不多覯纓耳所欲整頓之書頗多近思錄吾人最切要之書案頭不可離者俗本離析破碎宋時葉采之注亦未備嘗爲之詳注採取朱子之言以注朱子之書朱子說不備乃取葉說補之葉說有未安乃附己意足之十四卷已有成書禮記一書來諭謂陳氏淺陋吳氏支吾誠然近世相國朱文端公刻吳氏纂言有附說愚因其書別爲禮記擇言前人之說得失竝載而以己意爲之剖斷先成曲禮檀弓大傳少儀內則喪服雜記諸篇餘篇陸續爲之四書解學徒屢有請而規模難定蓋詳則太紛略則太約未敢輕率

下筆惟取數章晦蝕於庸俗之說不得聖賢真旨者爲之註說若君子無所爭有教無類日知其所亡諸章及中庸仁者人也兩節孟子天下之言性也一章餘則見之筆記字學書繁難成韻學不多方在屬纊弟之所主張者人聲根於臟腑出於自然切韻三十六母一字不可增損亦一字不可模棚當細辨其齶舌脣齒喉與牙舌牙齒而天下之正音當參合五方之音蓋官音亦有俗鄉音亦有正也古今之韻不同由風氣有流變而古音未嘗不在今方音之中書之大指如此足下高明幸有以教之昔與崔兄論字母不合弟主三十六渠主二

十四臨別相視而笑曰此事兩人終身不能相合矣學人知兒之難移如此而其不苟合之處正其可敬之處也典林之刻原非本懷事既已成無可復說足下縷縷規誨敢不祇領科舉陋習少卽厭之不得已而隨行逐隊身厠科舉之林心游科舉之外憶早年閱湯宣城集其答人書有數語云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惟在甕外者始能舉甕不覺灑然有會常諷誦之自度一生孜孜矻矻皆在甕外之日頭童齒豁舉業無成者似此語誤之而幸不虛度歲月者亦實此語成之較其得失輕重固相懸也此語惟燦人足下可道耳足下志高識遠脫然韁鎖之外殫心不朽之業藏名山俟後人當有聞風興起者弟不勝瞻溯而神往所著諸書以未得捧讀爲歉大指引人親切體認返躬實踐此真前賢之所亟望後人者惟是科名之習舉世奔趨利欲熏心隱微深錮鄙人拳拳禮樂殫力儒先亦自從吾所好非有嚴父師督之而亦不能强人皆相從於寂寞之濱啜取於雪淡之味士誠各有志也若夫大聲疾呼力挽奔瀾此事終當望之燦人足下耳書後及井田因及度量權衡此等皆非急務各持所見亦可忘言但朱子論井田難復其言不一而足謂門人誤記恐未安而弟

前札中亦未嘗主用周尺此則不可不道破耳

赴楓溪館

冬還里

五年庚申四十九歲春赴楓溪館

冬還里

先生自康熙戊戌授經楓溪至是凡二十三年中間惟奔喪省墓兩至金陵又兩遊浦城餘皆在楓溪也每歲暮歸里春赴館以爲常後甲子歲每至楓溪爲詹抒赤作詩集序有云甲子再至楓溪晤抒赤閱三年耳云云則知先生是年仍在楓溪也

六年辛酉五十歲授經家塾
爲族弟宗典序詩集
宗典名書芳以儒士終老生平苦吟以多病故名其詩曰藥囊藁先生序中歷敘兩人生平離合之迹有云予每歲歸則宗典未返迄宗典至予又遠行十年不獲再晤辛酉歲予自浙歸教授於家宗典以歲杪歸復得聚首遂獲暢讀宗典之詩
七年壬戌五十一歲授經家塾
春作書答族姪麗南論敬
麗南名嗣佳府學增生上書先生論敬有把持用力屏

絶外誘之語先生答書大略謂持敬自有分寸不可著力把持當優游涵泳如閱看經史以博其趣或吟風弄月以洽其機要以閑此心於正至於應事接物自有常理凡斯世所有之事皆吾人所當應之事非可厭惡而力卻之也昔橫渠有杜絶外誘之說程子教之以廓然大公物來順應來札所云或亦踵橫渠之語弊云云
夏始應督學試於府城補縣學生員
先生一意研經雖不廢時文而未嘗應試至是族中從遊諸弟姪力請於先生謂窮經將以致用先生始從之兼欲至郡爲紫陽山之遊遂受知於禮部侍郎督學諱

嵩壽公四書首題點爾何如一句次題天之高也五句嵩壽公得其卷嘆曰是當焚香煮茗讀之遂補縣學生員
四子文階生未幾殤
冬十一月舅氏江君廷鏞古愚爲先生作四書詮義序略云四子之書六經淵藪也非體會貫通於四子不足以言六經非踐履實得於六經亦未足以詮釋四子則試觀之孔子其跬步無非禮樂也其對邦君論治道無非堯舜之郅隆也其辭命之溫良敦厚即詩之性情也其一生之進退行藏即易之時中也惟孔子身備六經

故魯論一書於六經先後一揆而大中孟子所以發明孔子之道者又豈有異焉迺粵秦迄漢爭文義於一字一句之間唐宋以還役心思於繁飾繁文之末文辭益盛而於聖賢之道以日晦而不明詮釋日繁而於聖賢之書以益離而益畔賴周程始繼欲絶之緒至朱子則撥雲霧而見青天矣朱子相六經而闡四子是益心古聖之心言古聖之言行古聖之行於是有四書集注至純備也至精嚴也亦欲人以經書爲法實踐躬行而非爲後人之虛車飾也迺自元明以來以四書命題取士其意非不欲士人以實得發爲文章無如士風日薄利

祿蕺心說經書登講席者箋解日多類以體朱述朱爲名實則爲舉子業計爾又自陽明首標良知之學與朱子爲難論及明季凡執筆爲文者皆以能畔朱子爲快

國朝諸子闢其謬謬漸歸於正不謂無功然非本於體驗躬脩則旣失其根源而支流多非本來面目於是疑朱子之言爲有朱盡而立言反欲高過朱子是以欲尊朱而或反背朱非以明經而適以害經者亦已多矣淺陋者又不足數也余甥燦人秉質聰明而制行篤實生平無所不學而銳志研求者惟在六經四書深見夫朱注本顯明也而以深刻參之則必悖本周到也而以

膚淺會之則必疏本包舉也而以一義舉之則離宗故其發明經義一宗朱子論古則融會左史之全書採典則貫穿三禮之記載樂律則合聲音器數以折衷辨陸王必析之於疑似之閒闢佛老必明指其源流之失以聖賢實詣體備於身不得已而有四書詮義之著末又云甥少失怙恃飄蓬闖越雖處困極未嘗不史籍是耽進退取予必揆於義而天資英邁所學非有師授其四書及詩書易禮綱目則自孩提受於母膝矣母余姊也姊氏自幼嗜學五六齡明月之下三夕而學庸習熟閤外小注不遺一字先嚴每不許誦習抑之曰汝父子何好學爲迺至字義無人指示輒以意會而通之先叔祖奇之曰此天授也及長惟周易及邵子經世書及朱子綱目玩不釋手他若唐宋詩詞雜書皆不寓目故甥雖無師而有成就如此

八年癸亥五十二歲

夏四月理學逢源成十二卷

書分內外二篇內篇以明體外篇以達用篇各二類內篇聖學類言理之本然與其所以用功之當然物則類則言日用常行爲用功之所依據外篇王道類言人君所以治天下之大法道統類則著唐虞三代治統之傳

而後世所以失之之故然其道尚存於先儒萬世之所以維人心而立民極者不外此也自序云理一而已自四子六經以至周程張朱之所演繹載籍雖繁要不過欲人反求之於身心而得其天性之本然則以是見之行事以實踐而力行之而於以措之民物莫不皆準此于聖所同符古今無二致也然而事物之交至變至賾天人之故元遠幽微豈末學所能猝睹而況乎異端邪說與夫記誦詞章之學又從而汨之使高焉者必惑於寂滅虛無之說而下焉者又役於功名富貴之途卒之無得於己吁嗟乎不究其源不知其理之一也不覩其

賾不知其分之殊也異端棄事物而寂守此心既賊其本末學以爲人而慕於榮祿又賊其枝賊其枝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異學之流不息大道之本不明是邪說誣民幾於滅熄可無懼歟願大道之行雖晦而性命之正自存學者亦惟是窮理致知而於以徐探其源則異學之偏辭又不能惑反躬實踐而於以真知其味則當世之榮祿有不足搖而欲窮理致知反躬實踐則舍四子六經之書及周程張朱之教其末由也矣乃經書具存先儒不遠而苟非居敬持志以沉潛反復於其間又何能以不惑乎他而幾以自得也紱嚮者嘗輯理學逢源一書蓋亦欲以是自求於身心而得夫天性之本然因是經書所得輒以類識之欲使弗忘而亦欲同志有人亦或因是書以窺聖學之旨非敢以著書自負博洽矜人也顧曩時所輯猶未免雜亂無章恐不足以窮聖學之蘊邇因與麗南往復談論還復潛心理會補闕刪蕪定書凡十二卷自天人性命之微以及夫日用倫常之著自方寸隱微之地以達之經綸斯世之猷亦庶幾井井有條通貫融徹所以反求身心以探夫天命之本源者亦可不待外求而得終身焉足矣但是編分條別類援引經書有似以徵求典故以副時望者然條類雖分指歸則一援引雖雜脈絡自通闊異防流反經衛道意思所存無不可見茲固藏之篋笥用以自箴已耳異日當有得是書而讀之者其亦鑒余心而深察其意之所存則慎無以尋常類書視之焉可也 按理學逢源康熙辛丑兄朗人作物詮序時已言及此書名先生方三十歲至乾隆癸亥始成書蓋積二十三年之久矣

族姪麗南北遊京師作詩送之

麗南學行未詳然先生著理學逢源與之往復議論而後定本則其所蓄亦可知矣明年七月十九麗南病卒於京寓所攜行篋書經詮義原本遂亡失

秋九月樂經律呂通解初藁成五卷

自序云樂爲斯世所不急之務亦斯世所難窮之理棄當世所共爲者不務而孑然用其心於斯世所不急之務與斯世所難窮之理伊何拙也雖然前此有爲其拙者矣蔡西山其人自宋元明而下未一二數也更前此有爲其拙者矣司馬遷其人自漢魏晉唐而下又未一二數也此其人之或是或非或純或駁未易具論要之其志皆不可謂不尚者先王教人莫先禮樂而遺經闕然禮經之蕪朱子嘗手定大略而黃勉齋承之樂則僅

蔡西山綜攬諸儒所論樂記一篇律呂器數都無可攷蔡西山綜攬諸儒所論識而決擇其當以成律呂新書樂記言理西山明律理以律爲歸律以理爲斷是二書者不可不合以參觀焉者也然理寓於聲而器衷於律斯樂之理存焉器數音聲又不容以不攷也因是合樂記及西山書疏通其意復上採周禮考工下及儒先注疏以攷其器數聲容之略以成續新書二篇以附於後名之曰樂經律呂通解樂記之爲經舊矣他所輯萃亦本遺經經名非僭也其曰通解通二書而解之亦附朱子勉齋之志其音聲度數之實則多訪之伶人樂工而酌之遺經以及先儒之論以求一當非敢懸爲臆揆然不憚其卑且煩也則愈拙矣顧以謂樂本於天地制於聖人先王所爲立之學等廣之天下粵以化民成俗而今乃下遺於伶人賤工之事學士語其理則難之稽其數則煩之執其器則羞之遇其人則賤之苟有談其事者則相與迂之拙之是烏乎可今

天子留心制作方且興起禮樂以比隆先王學士預爲究心以待　朝廷之採擇或有成哉不則獲以其拙附於朱蔡其人之後亦予快也又不然則圜徑之不審金石之不考通考之不讀受賄之不知易鐘之不辨而或以淺見寡聞遷就杜撰毋廼上負　朝廷盛心而前爲韋孟荀何和胡阮李范馬劉楊陶冷諸賢所笑

婺源余龍光黼山編次　同邑後學程夢元陛園校字

孫男　家鼎彝伯

乾隆九年甲子五十三歲春客楓溪

爲詹抒赤序詩集

抒赤錢塘人先生舊友也序有云歲甲子復抵楓溪晤抒赤閒三年耳髮蒼然予同庚也老矣　按先生庚申仍館楓溪辛酉歸教授於家至此復來中閒別三年也

又先生理學逢源經學類論樂律一條小注云某昔在

須江有錢塘詹抒赤者善審音通九宮譜聞彈琴曲能譜成工尺入笙笛予友善之得其轉宮換調之法因教之以六律相生伊卻未能了了乃以其所彈三絃約其長取度黃鐘度以紙條依長短生十二律書於條上以糊粘三絃之上使按律下指彈之無不相合者益信三分損益六律旋宮古人不予欺也

夏與門人金斗望書勉其行喪禮

斗望名魁浦城金千總之子舊嘗受業於先生至是千總卒魁欲行古喪禮先生寄書勉之

作金千兵墓誌銘

千兵卽斗望父也名廷貴其先松溪人祖父始入籍浦城由行伍擢浦城千總晉階武德將軍浦令張秉綸清廉才幹落落寡合千兵能與和衷以疾家居治農訓子喜親文士年六十八將卒戒其子勿作佛事斗望始居嫡母喪三年不御酒肉至是哀毀骨立見者爲之戚然

六月歸里由郡城道旌陽應鄉試金陵

有秋初舟自灣址過青草湖夕抵太平七言律詩一首

又有金陵登報恩寺浮圖五律一首

冬次女適余熊照

熊照字能昭同縣沱川人縣學生員載縣志文苑傳

十年乙丑五十四歲

秋八月春秋集傳成十六卷

自序云春秋魯史也聖人修之而孟子謂之曰作誠以大義微辭聖人所獨斷而非徒記載之文也然謂魯史舊文而斟酌其是非以垂後世之法聖人然也謂逐句逐字而改易增損之以某字爲褒某字爲貶使後世之人多方以求合而莫測其意之所存聖人當不盡然也竊謂魯史舊文亦非漫無矩矱其間如內不書弒公出書孫之類皆舊史遺法與晉乘楚書各異是爲周公之典故韓起來聘見魯易象春秋而曰周禮盡在魯矣第

二百四十年之閒史不一手文有煩簡得失之殊於是仲尼修之以復周公之舊其有特筆斷自聖心則如春正書王河陽書狩桓正不王定元無正稷成宋亂澶淵宋災放之類是爲直著譏貶大義昭然無勞曲說也其餘則不過屬辭比事是非功罪按事可考而勸懲已寓乎其中但於今舊史不存無從考據而知其何者爲孔子之所筆削矣惟左氏記事詳明故讀經必以左氏爲案公穀二氏所述之事見聞異辭難足據矣然左氏所斷之辭所發之例實多於理背謬確有不可從者公穀辭義甚辨而各以其意揣度聖心則得之者半失之者

亦已過半矣迄漢唐宋諸儒迺各事其所事或援此以擊彼或合異以爲同朱子謂聖人心事正大光明必不如注疏家之穿鑿蘇氏謂諸儒說春秋多似舞文之獄吏不有然哉程叔子傳胡氏多宗用之胡傳大義炳明辭氣昌明遠駕漢唐諸儒之上而三傳得所折衷矣然立義時或迂疏而辭旨每多煩複如元年而責以體元之義周正而冠以夏令之時齊桓首創霸業多爲曲護之詞魯桓兩闕秋冬何與誅賞之柄衛伐無虧豈真忘德魯珍季子未必能賢以常情待晉襄以王事責秦穆書法不太曲乎責晉厲之不君於樂書無貶辭何辭不達意也是亦以胸有成見加之附會而逐字求深過泥之故失之故朱子於胡傳有不滿焉迄迺大全所載宋元諸儒議論亦多可補胡氏之闕而要之各出意見得失相參在鄙意常思有所折衷而未敢率爾耳筆也然存心亦有年矣今　功令一遵胡氏治春秋者迺記取冠冕數題略撮胡左大旨持以應試雖經文且未曾徧讀況胡傳乎夫經降而從傳傳降而爲時文時文又降而爲勦襲尚詡然以經生自鳴乎予甚憫焉謂欲以發明經意自當求之於經通經以傳爲階自當博綜於傳傳之立義各殊自當折衷於一一無可執斷之以理理

無常是衡之以中中無定體參之以時時有不同案之於事聖人之道時中而已隨事順理因時處宜春秋筆削不以是乎是以敢斟酌四傳而去取之時或斷以己意寧淺而無深寧直而無曲序事必綜本末論事必於周詳有疑則寧闕無敢鑿也其所取用不過數家足以發明經義而已餘皆從略不欲其煩匪矜博故也明初始定科場功令春秋四傳竝用成祖而後乃獨用胡傳然迄今命題亦未嘗不兼主左氏則合四傳而斟酌焉於　功令似亦無所背抑紱之集是書要非爲場屋命題使士子作時文故也但春秋爲朱子所難言予小子

何堪僭妄然朱子於春秋既未遑及則繼朱子者尤不可以無人茲所去取實一宗朱子之意紫陽可與當亦不子過譴則揆之孔子之意或亦不相牴牾也朱子作易本義祇以易爲卜筮之書愚於詩經詮義之著也亦祇欲人以作詩之法讀詩今之於春秋也亦然人之讀春秋者其卽以讀史之法讀之焉沉潛而反覆之以論其世鑑空衡平將聖人筆削之深心時或遇之自可以無事深求也矣

十一年內寅五十五歲

春爲族再姪梅菴作詩集序

梅菴名文鋐國學生清簡公七世孫也著有酸齋草其父名壇字公立號易齋僑居金陵負文望與黃際飛相頡頏有選刻明文今文商行世鄉闈屢薦未中援例授中書先生序梅菴詩稱其刻削清苦耐人尋味清苦中不失氣骨刻削中自饒風致

十二年丁卯五十六歲

秋應鄉試金陵卷薦而未中是科四書首題巧笑倩兮一章次春秋脩其祖廟至愛其所親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厥考某公力薦主考少宗伯東昌鄧公鍾岳批云樸老欠溫潤先生後見遺卷笑曰既樸老矣又須溫潤不亦難乎

十三年戊辰五十七歲

十四年己巳五十八歲門人余元遴始執贄來受學

先祖諱元遴字秀書號筠溪一號藥齋同縣沈川人學行載縣志學林傳府志儒林傳通志文苑傳先高祖妣爲先生族姊同出太傳清簡公先生次女適先祖從弟熊照而先祖繼配贈宜人又先生宗人文遠公女也曩先祖往來段莘屢得晉謁先生戊辰歲先祖年二十五始入縣學備弟子員有志於爲己之學究心四書諸經義及宋五子書推服先生爲朱子世適是歲己巳遂執贄受學焉故先生歿後先祖作行狀稱與先生誼本舊姻又乾隆丁亥赴縣呈書宿先生故居作詩有當年

從此識先生之句按先生館楓溪二十餘年及教授於鄉其門人先後計不下百餘人而傳其學表章其遺書者乃在晚年所得之弟子故府縣志儒林傳有云五十後名譽日起究未有能窺其牆仞者獨沈川余某師事之得聞爲學要領又督學朱筠河學士作墓表有先生書非余某亦不傳之語昔朱子答黃勉齋書云南軒云亡吾道益孤朋友亦難得十分可指擬者所望於賢者不輕千萬勉旃朱子守漳州陳北溪從遊郡齋朱子喜曰南來爲吾道得一安卿蓋斯文付託其重如此非實有志於斯道者不能知此中氣誼之深也先祖著述有庸言四

卷道光丙申安徽督學少司空嘉興沈公維鐈鼎甫先生爲之序歷敘雙池先生與先祖之志事所關甚大今附載於此序云往讀婺源汪先生遺書而知有余君秀書爲先生高第弟子實始輯錄其書進於前督學使者竹垞朱公爲文表其墓作主配祀紫陽講堂自是承學之士咸知有汪先生蓋朱公表章之功爲大而汲余君則亦無由而達也洎讀先生文集中多與君往復書訂正羣疑闡明道學幷倦倦於身後之託如朱子之與勉齋然未嘗不憬然以思設非君親承指授毅然不爲世俗之學必不能深契先生之心而膺此重寄且非君能大自任之苦心亦必不能大實證先生扶植道脈不敢不自任之苦心亦必不能大闡先生之幽光而卓然成不朽之舉正學明晦絕續之際天與人殆有相得益彰者乎而又以未得見君之書爲憾也去年秋君之孫龍光舉於鄉手一編來謁則君所著扁言四卷皆克治身心考驗自得之語其津津乎也嚴其衛道也勇其特識也正而不苛程子所謂立言不使知德者鄙無德者惑斯編近之矣自先上沒後子鳴之以毀卒有孫一已前殤君迎養夫人於家敬禮備至君從弟某娶先生女以時其葺其塋墟又爲先生行狀一篇敘次諸書大旨甚詳而慨然於天理人心之必不湮沒若有可操左券者逮今觀之益歎天道之不可以淺近則也當先生之生流離顛沛有親不能養終身以爲大服著書幾二百卷豐其學而困其身昌明正道倡導後學之任而卒不獲一日享儒者稽古之榮冥冥者幾不可問矣惟君志先生之志學國史先生之事令先生行誼在先生之學而遂以終先生之事令先生行誼在園兩先生遺書次第刊行世之讀者知其書當與考陽園兩先生鼎立爲三行且聞風興起是先生之書齋之極而大顯君之志事遲之久而後伸豈人所能爲哉三復此編流連興歎余生懼先德之就湮乞數言弁其端遂不以不文辭亦聊以志服膺之私云爾

雙池先生年譜　卷之三　七

作紫陽書院記

徽郡城紫陽書院有二一在南門外紫陽山麓朱子父韋齋先生讀書處宋理宗賜額一在歙縣城內學宮之後明初所移建者先生此記乃南門外賜額之院大略謂地以人傳書院而名以紫陽匪隆紫陽隆朱子也歷宋元明廢修不一今郡人徐君士脩捐貲重修太守何公躬爲戒董其事朱子之學在於居敬窮理實踐力行師以是教弟子以是學庶可日游處於朱子之庭對朱子而無愧若棄實學不務而徒以浮夸掩襲之文奔競虛名馳驅利祿則上負

聖朝造士之典下負賢太守及徐君樂育之心而又何顏以立於朱子之紫陽書院乎　按府志乾隆十三年欽徐士脩重修紫陽書院增置號舍又捐銀一萬二千兩以贍學者而郡守何公涖任則在十四年蓋十三年

雙池先生年譜　卷之三　八

爲經始之期其章程則成於十四年何公涖任之後也先生此記應作於是年何公諱達善字于兼河南濟源人由翰林出守新安有惠政載徽志名宦傳

十五年庚午五十九歲是年未詳客何所

有午日七言絕句一首末二句云佳節年年都似舊來强半在他鄉

適余氏女卒

十六年辛未六十歲未詳客何所

有二月春寒梅猶含蕊賦此催花兼柬梅菴再姪七言絕句一首又索和一首又戲作梅花答語再柬梅菴索

和一首又有雪度嶺一首似先生二月中僻家遊旌陽涇縣一路也

十七年壬申六十一歲

秋策略成四卷

十八年癸酉六十二歲

夏四月門人余元遴作詩經詮義總論序及策略序

詩經詮義總論序云詩之地郊廟朝廷鄉黨閭巷詩之人王后公卿大夫士女詩之俗奢儉貞淫詩之體國風雅頌要其殊事異文由心出口無非動於天不容已而發於情不自知當作詩之時固不計其工拙毀譽而預爲後人作經讀也孔子刪繁就簡昭示來茲典觀羣怨定爲三百豈非欲讀者以意逆志借古人之吟咏養自己之性情優而游之饜而飫之以臻於純粹至善之地乎自後人誤解思無邪一言以三百篇無邪詩而淫奔諸詩皆爲譏刺斯古人之意不明而詩旨漸晦矣朱子諷詠涵濡不從序說得古人於笑貌聲音之際而較字句於分寸毫釐之間洵爲超前絕後而後人紛紛援據序義抬朱子所棄以自珍至詆之爲高叟咸邱蒙不亦宜乎吾師雙池先生詩經詮義一書墨守紫陽遠追作者約五經之旨成一家之言其闡發也博大而精深其剖析也茂密而條暢而其於脩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與夫治亂得失之機人心風俗之際尤諄諄乎三致意焉是豈惟朱子之功臣抑亦百王之龜鑑也嗟乎人趨利祿經學不明假聖言爲筌蹄得魚兔而放棄筌且置之高閣卷未開手未觸者比比皆是也而先生得斷簡於衆遺發新知於卓識憂絕學之不續奉聖人爲我師獨以扶世道人心是務謂非開世豪傑歟第是書文成數十萬言未易遽探其奧獨國風雅頌之總序計一國之始終論全詩之體製若綱在綱如衣振領讀之若恍然有以得其體要者爰另爲錄出朝夕省觀以爲全詩之階梯俾稍有依據不至河漢其言是亦入室由戶之意也言終於此而已哉

策略序云朝廷設科取士以策居三場之殿蓋將以覘士子之經濟而欲其爲有體有用之儒風簷之坐而言者他日措之家國天下無所處而不得其當也然上求之以實下或應之以名空疏者苟且塞責於情事既鮮所發明閒有暢所欲言又多勦襲雷同陳因難食求其根柢淵深源源本本敷奏詳明華實並茂不其難乎吾師雙池先生學貫天人心契周孔凡性命精微與夫名物象數古今制度之沿革損益他人所窮年矻矻通其一而不足者先生莫不條分縷析較如列眉指掌而洞究其所以然其正人心扶世道功在萬古者在詮釋四書五經及理學逢源諸書策畧其緒餘也夫古來策士之著者莫如賈長沙董江都二人宋則眉山兄弟然江都氣體綽弱長沙所養未純蘇氏文采雖一時朱子謂其以雄深敏妙之文煽其傾危變幻之習以故被其毒者淪肌浹髓而不自知由斯以觀談何容易先生則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縱橫反覆而不詭於正是豈空疏雷同擇之不精語焉不詳者所能望其項背哉昔陳氏淳有云須明三代法度之當今而無不宜然後爲全儒而可以語王佐事業須運用酬酢採諸囊中而不匱然後爲資之深取之左右逢其源方之先生何多讓焉惜也阨窮遺佚未庸於時而先生阨苦不憂疏水自樂著書談道老而彌勤豈非所謂人不知而不慍者乎先生族子敬堂僑居金陵操選政刻先生策十餘首久已膾炙人口但其中尚有假他人名者又截長爲短不免斷鶴之譏茲全集具在願讀者共興起焉志先生之志坐而言者起而行以無負朝廷設科取士之意焉可

答門人余元遴書

先祖以詩義總論策畧二序呈先生且請重著書經詮義又請自序年譜訂定詩文集先生答書云二序過蒙推許恐不克當然足見尊信之誠又不勝爲吾道有人喜也書經詮義失稿屢欲重復記憶成書奈日下方重訂樂經律呂通解故未遑及俟樂經既完固當從事尚書矣年譜語錄諸項則且欲聽之兒輩詩賦文稿以及

時藝皆頗有成集但近作有未錄者耳易義從古本蓋
朱子本義之舊卽今
御纂周易折衷亦未嘗不從古本也儀禮周禮二經當
台戴記參考乃能有所決擇而家貧苦未能儲書自恐
見聞未廣故屢欲從事輒復閣筆且詩義及四書詮義
則尙欲更刪苦無暇日惟秀書旣確知尊信卽望代爲
刪訂一二善與人同無分彼此也顧經書浩繁心長手
短三禮之未能卒業在朱子且不能無憾而愚欲盡及
朱子之所未及亦無乃太奢願矣九峯勉齋之事猶將
有望之秀書

六月再答門人余元遴書論主一無適及分智仁勇
謂無適二字本孔子無適也來適字不訓作往字歷引
程朱及諸儒之說書凡一千四百餘言載集中末言近
欲從事書經囑先祖將古本傳注及
御纂本寄讀以資參考
秋七月三答門人余元遴書
畧云書經詮義了難記憶今幸得睹
御纂廣所未聞他日書成實賴秀書之力四書詮義尙
有三卷在秀書處於中尙有一二考核未詳不能愜意
望寄改
應鄉試金陵
冬重訂樂經律呂通解成五卷
樂經律呂通解原本成於癸亥茲復重訂成編仍舊五
卷以樂記爲經分二十一章又附或問二十二條以西
山律呂新書爲傳又自續律呂新書二卷上卷曰八音
考度下卷曰定和飾節大約篇目皆如初稿之舊而辨
析義理鉤稽度數視初稿加詳矣其自序仍用癸亥原
文只刪改二十餘字
十九年甲戌六十三歲
秋八月重著書經詮義成十三卷

自序云予窺竊陳編而不喜捫牆依壁貪攬羣言以參
要害至於節目則默坐終日不下一字然思有所得則
振筆直書不爲草稿是以諸書皆無副本雍正癸丑書
經詮義旣有成編門姪麗南攜之入京後麗南卒於京
寓本遂亡失後此十餘年余秀書能昭昆弟屢請以書
義見示予從麗南家索之不得乃默復記憶雖卷帙繁
多辭句渺難再述而精意大義規模綱領則胸中故物
且在昔常費探索而使其說不存亦予所不忍也因倣
筆研復理舊緒十餘年來見聞日廣觸緒相發時有新
得又自喜義理猶昔而辨析益加詳矣凡二期而書義

再就大約較舊本損者三之一益者亦三之一蓋事理別於微渺而尙論期見古人之心故經義本文或置不釋而字句訓詁別有求詳曲引旁通時復汗漫而會通典禮要有同歸總非兎園挾冊亦不欲多而寡當也嗟乎今之經生欲以講經自見則講章日煩唾餘收拾不盡矣不然則選擬題一小帙且不通其義固已可決巍科而都富貴安用是勞心殫力以不急之務爲雖然號以經生而不求心得且欲自欺欺人此中能無內愧況斯理人心所同聖賢豈異人事惟是以不思置之則亦終身自外於道耳乃今日言及理學便自搖手咋舌詆

爲狂僭過於自命嗚呼何自處不肖而且以不肖待天下也是以予雖好自著書而書爲一世所不好非不自知亦不復顧然而有好之者矣朱蔡之後無朱蔡則言理亦豈能有加於朱蔡然能言朱蔡之所言以自附於朱蔡有所發明則是亦朱蔡之徒夫是以不憚煩也因有感而復爲識之

讀近思錄成一卷

是書無自序其首一條云近思錄分十四卷而以道體開其端道體篇五十一條而以太極圖說冠其首此如于思子之作中庸而首言天命之謂性也性命孔子所罕言而子思孟子周程張朱皆汲汲乎先言之者孔子既沒異說橫行老佛塞其源功利汨其流於是乎人人各有性命而不知自求君子不特標其本原而示之則學者無由知性命之在己而作聖非異人事也誦學者未能遽識何曰且示之的焉使先入爲主而已有主乃不惑神而明之默而成之存乎學問也性命之微深矣遠矣得非近思乎曰知爲吾之所固有而自思得之焉何近如之

讀問學錄成一卷

自序云予讀陸稼書先生之問學錄及其讀禮志疑而

知其所學之平正通達則其人之實踐躬行亦迄今可想見也儒先之理誰不能言言之而偏詖厖雜者可無問矣卽言之而醇吾未知其醇之果有於躬乎否也安可因論篤而與之然而躬行本於心得真知自見於行故有得之言與無得之言必有分也反躬之言與務外之言又必有分也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其辭氣吐屬閒不有可深識乎明季以來異學橫塞踰閑蕩檢浮論若狂雖其閒維排正學者要不乏人而或所見未逮則論涉騎牆予所心儀惟 稼書二于 之超越高明似非稼書先生所及而圭角太張

英氣太露又不若稼書先生氣象和平剛而不折然而未讀其書則未敢深知其實而今乃釋然信矣雖其質近於篤實稍欠淵深言及精微或亦如有隔膜然皆實踐理地則非其以身體焉其必不能道之親切而有味如斯也因讀其書而有觸焉則亦以筆識之抄存於左冬參讀禮志疑成二卷

自序云今之談經者於易則欲羅焦京王何於書於詩則欲搜小序箋疏以朱蔡爲少也獨於禮則望漢儒注疏而卻行雖雲莊集說亦倦然而不戡卒業矣夫焦京流於術王何入於元書詩之大小序則附會穿鑿而不

復察於本篇之意旨所存漢唐諸儒惟事訓詁多爲枝葉不有朱蔡何以大其廓清之功乎禮則不然禮謹節文禮之迹存乎器數節文器數與俗更革去古日遠其迹日湮數千百年而失亡盡矣漢儒去周未遠周之所遺車服禮器或有存者漢初猶及見之而孔壁逸禮五十篇孔鄭猶得而參考焉雖其雜引讖緯不無失之誣妄而器數名物迄今可考則非孔鄭焉賈不爲功非若易之定象定理詩之歌詠性情書之紀載政事可以會心得之千百年可通寤寐也大抵言事理而見古人之心漢儒所短考器數而得古人之制漢儒所長然則禮經無漢儒今人幾不識耳目何加進退何所矣今人於漢儒所短則欲收之於漢儒所長則怠倦真之何慎於擇乎稼書先生之讀禮也凡有疑議必考悉於注疏而不敢遺非不憚煩蓋不如是不敢安讀經求實得也禮以敬爲本籩豆之事則有司存然不有籩豆敬何所將在今日又將以籩豆爲要也朱子曰孔子稱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然古人猶識得玉帛鐘鼓今人則併玉帛鐘鼓皆不識矣蓋傷之也朱子又嘗稱鄭康成爲漢大儒而儀禮經傳通解成於黃勉齋亦不能遺注疏以別爲考索也然則稼書先生之志

不可尚歟愚是以喜讀其書而時或旁參一說焉謂疑有同心亦復識之且欲爲世之好異而畏煩者告也

門人余元遴跋參讀禮志疑

跋云讀禮志疑者陸稼書先生讀禮時有疑而筆之於書者也先生文集盛行此書罕見遴壬申夏始得之而典禮荒疏未由通曉甲戌秋因寄以就正雙池先生適先生是歲應遴之請重著書經詮義書成餘暇及將志疑一書參互考訂纘析條分凡陸先生之疑而未定者一旦昭昭而無憒焉噫禮經殘缺器數無傳學者非苦其繁即不爲我設非陸先生之好學深思不能有疑而非先生之典博詳明考據精核又安能析其疑哉先生一歲之閒著書經數十萬言而餘功復成讀近思錄讀問學錄并是爲三書其精神魄力爲何如耶蓋由學優養到天理爛熟在胸貫之深而左右逢源非可襲而取也嘗一窺而知全鼎之味窺一斑而識全豹之文有志於古者可以觀感而決然起矣

按是書乾隆辛卯同縣王顧亭太守

廷言刻於吳中及癸巳先祖呈先生遺書於朱學院是書以已刻得遂上登　四庫館太守爲有功云

作族弟宗典傳

宗典性行和厚工詩不遇以死先生哀之曩既爲之序其詩是時方重修縣志先生又爲之立傳冀得採入志云

二十年乙亥六十四歲

先生自乙丑至乙亥凡十一年或家食或客遊俱未詳

秋休甯縣藍渡朱氏聘先生來歲主講西席

藍渡朱君德輝先祖舊主人也業嵗於楚處殷實而讀

書好賢如恐不及先祖館藍八載賓主相契茲復薦先生道德崇閎宜延訓淑子弟朱君因介先祖禮聘先生主講來歲西席而朱君子姪亦有僑寓漢江者因延先祖往漢授經故來歲先生應聘至藍而先祖遊楚未及一載即歸以與先生遠隔不得時詰益也

二十一年丙子六十五歲春館藍渡朱氏

夏四月易經詮義定本成十五卷

原本成於雍正甲寅至是重加刪定成書自序云昔朱子於詩傳自以爲無復遺憾曰後世有揚子雲必好之矣而意不甚滿於周易本義其門人曰先生之意只欲作卜筮用而爲先儒說道理太多終是翻這窠臼未盡故不能不致遺憾云朱子又嘗曰某作本義欲將文王卦辭只大綱依文王卦辭略說至所以然之故卻於孔子彖傳中發之爻象亦然如此則不失文王之意又可見孔子之意但而今未暇整頓耳又如近得趙子欽書云語孟說極詳易說太略此譬如燭籠添一條骨子便障了一路光明若能盡去其障使之統體光明乃更好益着不得說詳密故也紱感朱子此意而從事於易然易稿數四而爲說愈多真歎窠臼之翻有難盡也茲於上下經自立議論處皆痛爲掃割而每推廣其占其或

彖有所會可補先儒所未言者則閒錄之至於異說糾紛則又有不得不明辨者以言義理則程傳得之已多雖朱子亦不能爲異議顧有明之初傳義並行習易者因劉朱義以附程本夫已失朱子之意及其後專行朱義而其本則仍程本是併程傳朱義之本而兩失之紱此編既從朱義古本分別經翼則又不敢復劉程傳以附朱義而程傳義理正當處本義初未嘗有不同則是不必復錄惟其義有粹精不可移易不容竟沒而本義不及收者則採以附朱義之後其或於文義未安有不可從而今人反從之者則亦微爲辨析非敢議先儒之

非善固宜協於克一也朱子易學啓蒙與本義原不相附然推本先天以明作易之原詳於揲占以著作易之用易必得是始爲全經今人讀易爲舉業資則於啓蒙初不寓目是猶飯食而不知稼穡衣服而不知桑麻也今合啓蒙於十翼之後使與本義爲一書凡此皆競競以擇於先儒未能有所增益然與近日經生言易窠臼亦已大概不同後世有揚子雲其亦將知好本義歟

門人余元遴自漢江寄書再請先生自序年譜幷刪訂文集

書略云藍川坐十日春風得領無數教益只恨飢驅不能長侍左右耳諸生幸出大賢之門領神化之妙言教

身教自當月異而歲不同先生著作富有可無俟著書且年將望七亦宜留養精神爲道珍重閱書萬勿過勞惟年譜一事或着一月之功爲之再文集能自爲訂定擇其精且要者彙之更佳

御纂四經外面已買就容再寄

秋門人余元遴自漢江歸里寄書論易卦變可疑及困知記論人心道心理氣之說俱覺有病求先生指示

冬答門人余元遴書論易卦變

按此書未載入集

二十二年丁丑六十六歲春館藍渡

讀困知記成二卷

自序云明初鮮眞儒亦鮮賊儒賊儒自陳白沙繼此而王陽明湛甘泉大暢厥聲無所顧忌學者惑之遂至於燎原而不可撲滅正嘉之閒正二氏猖狂之會也羅整菴與二子同時又皆有知交之素而闢之不遺餘力其所守可謂正其於儒可謂勤矣然其以道心爲性人心爲情以理氣不分二物則皆其意見之偏而執之終身雖林次崖力爲之辨整菴終不服也其自謂困知其得之苦探力索之餘故成見不能忘而詆辭終自蔽歟若乃倦倦於格致之功反覆於心性之辨則固有卓然不惑者其大端已甚正矣故當日猶有知王湛之實爲儒賊者在整菴不無功焉余因閱困知記而於愚衷有不

盡合者則援筆識之亦彙爲一帙以貽同志焉

再答門人余元遴書論易卦變幷以讀困知記寄示

爲藍渡朱氏作墓誌銘

朱德輝之祖名世瑞字鳳儀孝友肫篤父卒撫二弟成立嫁二妹厚其資送與人交終始如一父名國鎮字定侯早卒葬以是年春卜葬乞先生作誌銘

夏子思謙應督學試補縣學生員

思謙初名台階字平之後更今名字鳴之

秋門人余元遴以所著庸言初編呈政

冬十月儒先晤語成二卷

徽州自朱子以來名儒輩出著作富有先祖集其議論有裨於經術者就正先生先生爲之辨悉疑似顏曰儒先晤語自雙溪王氏突都祀議至蓉峯江氏慶周公居東二年辨凡十九篇自題其後云右文十九首皆吾郡先輩論古之作余秀書爲其有裨於經術而輯之者也自科舉文繁而人視經學爲不急之務求其肯留心探討者千百中罕見一二況又涉其藩籬而返稍通訓詁守一師說焉自謂得之矣以此自謂經生反衷宰無愧乎由是以思則凡先輩之言其爲經學而發者片語隻字皆當掇而存之一以見先輩苦心一以存之參考匪必皆醇然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

說約也噫是可以見秀書之志矣顧經學難言往往差以毫釐遂至失之千里蓋凡先輩所言誰匪覃思默會博參廣證以期於纂要鉤元而後自抒所得以其語後人然而意見偶偏大原或有所昧則所言如隔屏障見之謂之仁見之謂之智自是所是而未能盡適於真是者亦往往而有之夫既自言所是則亦何嘗不是況苦心孤詣其精神亦足以注之而豈稍涉藩籬者所可同日語也則閱者乍而見之亦安能不是其所是乍見而是其所是則說之者不詳吾又恐約之未可反矣愚是以因其輯而更爲詳說之標其所真是而討論其所未是雖予亦自抒所得也然而研悅會有深焉者是非亦可以共見矣愚非敢與先輩爲難而疑義相與析則先輩亦或樂得聞之且期於經學有裨焉則非一人私語也因是題之曰儒先晤語更因以示秀書云是書嘉慶戊寅翰林院侍讀嘉興沈公維鐈鼎甫先生刻於湖北督學署中婺源李承端椿田水部爲後序云 國朝經術之儒我婺得兩人焉曰江先生愼修汪先生 燦人皆著述等身以斯文爲己任江先生書傳播海內所未入四庫者河洛精蘊耳而汪先生惟參讀禮志疑兩卷已鐫行得著錄其所詮注四書五經及他著述廿餘種皆未及收當閱四庫館時先生門人余秀書元遴抱遺書獻於學使朱筠河學士爲文表墓送主從祀紫陽將上其書於朝而學士以他事罷去故當世鮮有知者先生之學無所不通其言義理最精大旨折衷於朱子儒先晤語一書所訂正者新安數子之作又止十有九篇不足以盡先生之概蓋然發揮心得確求真是即此已見義理之精

實有裨於經術因與篠槎太史更相校讐繕寫成帙沈侍講鼎甫喜讀先生書適視學湖北刻所著讀困知記遂并晤語梓行之洵表章盛事也抑愚竊有疑焉兩先生生同時居同鄉何難各出所著互爲質証乃余覩汪先生遺書得其與江先生論學三書又訪得江先生答書二篇議論所關甚大而終未聞一造誥而商榷焉新安爲理學淵藪儒先相去或數百年可起而與之晤語而同在一時一邑者顧反不得面晤何歟豈學問同異之故以論難先之而就正遲以有待歟將賢蒙一晤一語皆有數焉存其間兩先生亦有不克自主者歟余生也晚不及見先生而得侍余秀書先生其學行端稽道範穆如啓廸一二言令人終身佩服無斁則注先生愈可知矣

答門人余元遴書條摘庸言中之未到者示之

書云秀書近學識愈益深醇知踐履愈加篤摯嚴密方正氣象大似伊川近今未易覯也然以魯得之故識見

亦容有未化處說經有求解太過而一時未深到處茲爲錄出印以愚見惟秀書一相參正焉凡七條計一千二百餘言解經不同固無害於大義上不走作可矣然欲於名理中必求一是則又不可孤執已見而一概抹卻象數方名也惟秀書更涵泳之

爲門人余元遴之祖淡菴先生立傳又題所著省吾錄

先高祖諱華字積中別字淡菴績學早世學行見縣志學林傳府志文苑傳先生既爲立傳又跋所著省吾錄謂可以繼讀書居業二錄之後云省吾錄初名寫心集

二十三年戊寅六十七歲春館藍渡

答族再姪梅菴書論許氏葬禮

答詹庾南書問以律正音

庾南未詳按墓表云先生從孫文藻乃與門人詹大山暨余熊照等共謀卜葬先生於里中陽邊山麓又呈遺書於邑侯鄭言二公呈詞有詹大山名豈即庾南歟又先生歿後江孺人就養吾家有門人慶源詹季膺詹繡齋盧源詹定邦皆嘗寄奉賻資庾南或此三人歟今未可考矣

秋攜子思謙應科試郡城

思謙考列優等補增廣生

冬十一月醫林纂要採源成九卷

自序云天下之理有本則必有末末則支支則離而本不復見矣有源則必有委委則紛紛則雜而源不可知矣聖賢之書人人能讀之聖賢事業人人能言之而學爲聖賢者不見一人其學之也非以學聖賢也醫一藝爾醫書人人能讀之醫學亦人人能言之而學爲醫者不見一人其學之也非以學醫也雖然亦以其末日支人但知末而不知本其委日紛人但知委而不知源之故故不患人不知書而患在多知書而究不知書不患人不知醫患在多知醫而究不知醫何則其末其委則似而其本其源則已失之蛇牀亂蘼蕪鄉愿賊德今人鮮能知也而況內經難經之奧旨乎然匪獨今人過也先賢立說往往不能無偏若長沙東垣尚矣餘則彼此

牴牾如節菴盡易成方伯仁全翻脈訣已使後學不知所從而或則多主寒涼或則壹談溫補致後人喜寒涼者以溫補爲鴆毒言溫補者視寒涼若寇讐方書日多閱者又無能折衷一是以窺內經難經之旨歸與先賢所以用藥制方之本意稍聰明者則且引古方以就已見其每下者又但言某藥某方可醫某病而懵不察其所以然之故是末之所以日支而委之所以日紛也是亦先賢之多過歟近世言醫亦有詳搜藥性注釋古方略知纂集靈素者而學本膚淺多爲前人成見所籠絡此著講章許先輩八比作文法爾又每擇焉不精語焉

不詳於天人性命之理六經四子之微與夫聖賢所以律身而推之治世者則固已隔膜數層其何能析陸王之偏剖毫釐千里之差而爲中正無頗體用具足之學使天下後世之人皆有瞿然覺悟而知所以探源求本也耶醫書汗牛充棟愚又豈嘗涉獵然小道可觀醫尤切用但病其說之支且紛也邇歲坐藍渡與朱霖蒼談及於此未免慨然因手輯成編非能於靈素微言及藥性醫方之外更有加奇而於生人之道則必探本乎陰陽於臟腑之器則必胳協乎五行於經絡之行則必合序於四時於六淫之氣則必詳疏其所以致病之

故於色脈之診則必深參之朕兆之微於某藥某藥則必考其所以能入某臟行某經治某病之由於某方某方則必明其所以因某脈用某藥以治某病之旨要欲人由此而或可以知經知權不至有倚於一偏之失窺治病之源以不拂乎靈素其前人之不足法者則不復及之而亦或明辨之不然而於末求之方書其可盡也故此編非言醫也言醫之不易言也若閱是編者仍以脈訣藥性醫方視之則醫者固自有脈訣藥性醫方等書讀之不盡且不必盡讀而更何用此編爲覆瓿已爾抑予之有事是書亦猶朱子之有事於參同契焉因寄所託也夫然則誰其能鑒之者　按先生著書止此其以前所著無歲月可考者仍有十種敬錄其目綴後

讀讀書錄二卷

自序云有明儒者惟河津辟子一人辟子之飭躬也仕止惟時進退以義雖所處非明盛之朝而大變不能撓大閹不能污焉殆所謂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天中通外直不蔓不支者歟及觀其書則所見實通乎性命之源而所言皆切己之學初閱之似平平無奇細按之已高深不能外矣非真知所擇篤信聖人以實能身體力行者其孰能及歟顧辟子私淑朱子而從之者蓋

寥寥焉及陽明學宗陸氏標良知爲宗旨而好異之士靡然從之奔走若狂豈果王優而辟詆歟陸王以窮理爲外襲指學問爲支離只一提攝此心之知則千里可坐而致世之浮慕聖人者樂其術之簡捷而悅其說之新奇也夫亦誰不赴之而又且高自位置岸然不疑至自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是則辟子之所不敢道而陽明道之而不慚者以辟子之平平無奇而又矻矻乎殫所用力也是宜乎和之者寡不能與陽明爭徒眾矣已乃龍溪心齋之輩更爲之極爲尊崇互相標榜則邪

說橫流壞人心術卒至肆焉無復顧忌終之敗壞不可收拾其餘焰至今未已也嗟乎聖人之道庸道而已惟其爲庸道是以似易而實難終日問學猶恐德性之未充又安得有簡捷之一途單提直指而遂能明心見性立地成佛歟雖然今之爲學者亦惟知弋科名都富貴而已實求者不可見幷虛慕者亦無人也河津姚江之是非又何問焉予讀辭子之書而不勝有感也間所見少有異同援筆識之且發明其說之或有未盡者

讀陰符經一卷

自序云陰符者沉隱伏匿藏其用於不測卽老子清靜無爲知白守黑之意也先儒謂老子之書雜陰符經卻不雜蓋其書簡約而前後一意有以入老氏之閫奧而啜其精微故不煩言而意已暢內之爲脩煉外之爲權謀五千言之旨備矣然其言古奧觀者鮮得其解故爲之錄其全文而頗爲梳櫛之中有可喜之處亦足以自娛且於此發其藏焉亦足以示人知不爲所惑也

讀參同契三卷

自序云參同契者言易以及黃老家言及丹經之說參合之而無不同符合契也其說本養生方技之談而附會於大易以立言非其情矣顧人物之生也氣以成形理以成性理氣相與爲體其原皆出於天理則健順五常之德氣則陰陽五行之秀是固有同符也陰陽之變合大易備焉故凡醫藥尅擇靑囊丹竈雜家小技無不以易爲宗雖得麤遺精乎亦小道可觀矣粤自漢唐以及於宋初言易者但知有文王後天卦位而伏羲畫卦本原爲先天卦位者則概未之見焉而此篇所謂乾坤門戶坎離匡郭震受朔符巽居巽後兌以上弦就盈艮以下弦歸晦則於伏羲卦位猶髣髴見之是必有所承也其爲說也雖主於丹竈而攝生有道務於固斂其精神以順時動息君子不盡廢焉若夫國家政治之務人倫日用之行彼固未嘗棄捐則與異端之廢倫賊道者固不同科而其他小數馳騖煩支以爭福澤又不如此篇之守約也是以朱子於此書亦未嘗不留意焉寧於此誠有取乎抑所見固有在矣紱因是錄其全文而亦或略爲之說以識所見謂其言猶是其讀之則唯其人也

山海經存九卷 今缺六七兩卷

六壬數論二卷 今失

九宮陽宅二卷 今失

文集十卷

詩集六卷
大風集二卷
時文六百首 今缺公治至鄉黨內只存一首

先生存日先祖屢請自定詩文集先生以方著諸書未暇及此故今詩文所存乃未經刪定之本且閒有少年所作先生已付丙丁而門人子姪私相傳寫其稿得留後生不知仍復鈔入集者刪訂之任猶不能無望於後之君子也

附易經如話六卷
自序云歲乙亥予偶客湘湖程玉書從吾受易與之言

頗領大略因請予所著六經詮義奈予書尚未成就而請之再三遂許以異日著全授之爰于先書此冊授之顏之曰如話嗚呼易豈易言耶而亦豈容多言耶聖人言之矣曰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學易之道如斯而已又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易豈易言而亦豈在多言者經師之言日紛易學所以愈支離也然而既已言之而又顏之曰如話夫非已淺則正以不欲深求謂體驗存乎其人第言之如此而已明已足也果其志在默成期於自得則率吾言而讀之久之亦幷吾言可不事無往而不有以見易之微耳如其但以言求而欲事此爲羔雁資也則今日經師不少其人其言之當彌富彌文且有翻新而可喜者又不待予言之喇喇也乾隆乙亥之一陽至日雙池汪紱識 按易經如話六卷行狀墓表俱未錄其目先祖收藏先生遺書亦無是編今吾鄉多有抄傳者故附載於此湘湖今浮梁縣屬有此村名未知先生客遊卽此處否

二十四年己卯六十八歲春館藍渡
二月爲門人余元旭父泉溪先生作行狀

元旭父名德恬字懷靜號泉溪同縣沱川人乾隆辛酉舉人揀選知縣學行載縣志學林傳府志儒林傳元旭字道周亦載縣志學林傳其初名宜智狀中仍初名

答洪鱗雨書論置閏及北極出地高下
鱗雨名騰蛟號壽山同縣車田人乾隆庚午舉人博覽羣籍著有思問錄春秋摘抄婺源埠乘鄣麓常談壽山存稿稽年錄壽山叢錄等書載縣志學林傳府志儒林傳

夏五月臥疾藍渡館中答門人余元遴書
是年入春以後先生體氣不康而猶以未從事於三禮

爲憾先祖寄書謂三禮浩繁非可猝竣而年高神短正宜頤養保嗇爲道加珍惟年譜一事須及早爲之云云先生答書云暑倦撩人客心孤迥病中適接雲翰如獲百朋之珍科場一事不惟無意於行抑且病不能行但欲俟新秋作歸計以攝養病軀耳吾輩居貧守約久已安之夫何待言第是吾道之孤鮮可告語偶有一二同志則又不獲相聚意惟是尚友千古著述自娛無如血氣漸衰精神日憊自舊歲以來竟未嘗執筆作一正事而徒以役付雜務以有用之光陰擲之無用殊可深惜三禮之書久思從事乃家鮮藏書無從肆爲考悉若儀

禮經傳通解鄉嘗自友人處借觀一過及今竟無錢可購即購之亦難猝得且老病益侵而三禮煩多非數歲不能卒事是以屢欲提筆輒復終止昔朱子倦倦三禮而終未及成書後以付之黃勉齋愚今日則可付何人也然而禮經之不獲折衷也豈其中或有天歟秋閒愚準在家秀書若能過舍相晤甚幸貴體多恙所宜自玉頤養攝生亦未嘗非學問也 按此乃先生與先祖絕筆書也後六月八月先祖兩寄書問安先生不及作答矣

六月病有加自藍渡歸里

再答洪麟雨書

時麟雨寄書言將蒐集吾婺自朱子以來諸儒論著勒成一書又請以清簡公中詮藏板付坊印行外復問三事一張程朱三子少嘗學禪朱子所遇僧名妙喜果可信否一今文尚書二典分合及孔傳所引王云馬云係誰一墟王二字訓昌大何義先生答書一千四百餘言其答朱子所遇之僧是否名妙喜云其僧之爲妙喜愚少時於他書亦曾見之而今忘其爲何書然其所得於禪者則或并不止得之一人要之朱子祇自言所會一僧而不言其名蓋鄙之爲不足名也以朱子所鄙爲不

足名者而今人又必求其名以實之殊可不必也毛奇齡李紱等所著之書皆宜急付之秦火否則亦宜比之於姦色淫聲以遠避之無置案頭以污學者心術其答墟王二字作何訓云墟王二字怪僻已甚即昌大之訓亦屬牽强搜尋人所罕見以矜博洽此今日時文大病此等記載似并不必留心荀子云無用之辯不急之察棄而不治若夫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則日切磋而不舍也此言可法竊願麟雨爲學反諸身心切已而求之不勝企望 按先生答洪麟雨書時已臥病數月長篇灑灑所眷眷者惟是紫陽之正學三禮之遺經

信所謂仁爲己任死而後已者也又言四書春秋樂經尙欲更有斟酌天不假年惜哉

孫守銓殤

按六月初旬先生答洪鱗雨書猶有小兒及穉孫不至委家學於草莽之語而行狀言守銓先先生四月殤應是六月下旬也

秋七月子思謙應鄉試金陵

先生積學未見之施行將以屬之哲嗣雖疾劇孫殤猶勉命之應試故世稱先生高尙不欲用世者皆妄臆也

八月門人余元遴來問疾

先祖七月初慰鳴之喪子書有云弟仲夏閱大病幾危及今腰痛未愈月杪又寄先生書有云卽欲造宅慰候而腰痛未能近日重染傷寒更爲頹憊嗣又寄書問安有云玉體未卜近日何似不勝懸懸賤恙未瘳竟不得踵門請安此八月初十前筆也及中旬聞先生疾殊劇乃力疾强步至段葦時鳴之鄉試未歸先生見先祖至甚喜握手談論猶以三禮未修爲憾又諄囑切磋鳴之且言喪禮稱家有無先祖與先生族人及諸同學預治喪俱留侍八日而先祖腰疾復作且計鳴之不日當至乃暫辭先生歸

九月八日乙卯先生考終

是月先生病轉革時時顧遺書而嘆曰著述如此其竟不傳乎期鳴之歸甚切鳴之婦詹氏刲肱肉以療竟不起是爲月之八日也明日鳴之始至自金陵以不及送父終哀慟毀傷至於滅性云是歲先生六世祖煥祖公墓在高沙者大樹七十餘枝皆枯

冬十一月安厝先生柩於里中陽邊山麓

十二月先生子思謙以毀病危二十九日乙巳妻詹氏先自經以殉

鳴之以不及送先生終痛憾不解先祖與之書曰裕後

承先守身爲大節哀順變毋過毀傷先師行狀務望追記及早成之鳴之不能用病日增劇粒飲不進妻詹知必不起私念期功無人後事無託遂先自經以殉是爲月之二十九日也先祖文集有二烈婦傳其略云二烈婦者其一爲詹氏慶源人適莘源汪大椿鳴之學汪鳴之一沱川人則遴之族姑適莘源汪大椿鳴之爲雙池先生哲嗣體弱多病已卯季秋先生疫孫男守銓先四月殤鳴之鄉試歸遴一日未及送終哀慟自懟次年正月卒前半月詹氏知病之終不可起也期功之無人也無一瓦之覆也私語鄰婦曰吾夫殆不可起後事無措吾惟有死而已婦勸止之詹曰吾舅何人夫何人敢偷生以貽死者之慮哉遂自經死族姑生時其祖母夢神人與桂一枝因名曰桂芳年十九嫁大椿椿業儒以積勞得咯血疾姑許以同死及治椿棺姑令爲其二椿死遂不食餓至十日而卒嗚呼若二氏者可謂權而不失其正矣而里之人竊竊然議之謂其未終婦事夫一無所恃而能送死事居立孤以昌其後嗣在聖賢

且雖之而欲以責孱弱之女子可乎二氏之死雖不得爲中行要亦狂狷之流可以廉頑立懦矣聞姑死時有一婦恚曰使夫死而妻必死不幸俱無子世上無人類矣訓之益再醮者也吾悲夫爲士大夫者多爲彼婦之見而不樂成人之美也故特著而辨之云

二十五年庚辰春正月己未子思謙以毀卒

鳴之自知不起先五日颺急足約先祖面訣先祖至鳴之以失聲不能言流涕指遺書付託以月之十三日卒先祖及諸門人經紀其喪先生遺書先祖收庋惟謹鳴之著述若干同人倉猝中不及檢付之一炬先祖常以爲憾

三月門人余元遴作行狀

門人余元遴壻余熊照迎先生配江孺人就養於家

諸門人亦有佽助畀以付先祖爲舉本生殖爲江孺人身後計

二十六年辛巳夏五月江孺人卒於沌川

得年六十有五歲時先生次女適能昭先叔祖者已前卒先祖妣敬養侍疾不懈後先祖悼亡詩有陸氏莊荒愧李桃不忘蒸敬敢辭勞之句自注云汪雙池師配江氏卒於遴家內子方娠能不解帶以侍疾

冬十一月江孺人柩歸段莘與先生合葬陽邊山麓鳴之夫婦祔其旁門人余元遴詹大山壻余熊照竝來視築

二十八年癸未邑人董昌璵錄先生書副本

昌璵字厚山號尚友又號心齋學行載縣志學林傳與先祖及洪丈鱗雨爲道義交鳴之初卒先祖與族弟道周書有云師友之變痛不自勝遺書雖存我家倍令我夢魂驚悸恐失墜耳至是乃謀之董丈僱書人錄副本及後錄呈朱學使皆董丈力也先祖病中嘗有詩寄董洪二君云壯也不如人何況逼屬纊妻孥飢且寒極小詎怏怏祇有雙池書表章未可仗傳之匪其人斯文恐將喪以始以此終終藉狂瀾障其後董丈欲悉刊先生書事已有緒不幸疾卒未果

三十一年丙戌門人余元遴謀獻遺書於婺源令鄭公寅谷不果

鄭邑侯浙江仁和人由明通榜委署婺源篆時

朝廷開史館徵天下遺書先祖謀獻先生書求轉達大府會以他故不果獻

三十二年丁亥門人余元遴獻遺書於婺源令言公朝棋淮送藩司已而不果

言邑侯江蘇常熟人由舉人選授婺源縣先祖再獻遺書其呈詞有云發性命之蘊奧我婺則紫陽而後一人論行誼之精純

國朝則當湖以還無兩著書立說動關世道民生大義微言皆本躬行心得人以爲確論言公方欲申送大憲適調貴池攜其書去及辛卯秋同邑王顧亭太守廷言刻參讀禮志疑於吳中并從言公所取遺書以歸於先祖

三十七年癸巳門人余元遴集闔郡紳士公呈遺書於安徽督學翰林院侍讀學士朱公督學允錄其書申　四庫館以先生從祀紫陽書院爲文表先生墓

朱學士諱筠字竹垞號笥河大興人大學士文正公珪之兄也荼值　四庫館開

詔求天下經明行脩士著作壬辰朱公按試徽州既錄上婺源江慎修先生永所著至是先祖乃首集闔郡紳士以先生書獻朱公許錄先生書進　呈而是時復值朱公採公議以鄉先正補祀紫陽書院先祖復集諸紳士具呈求以先生一體配祀朱公允行於是先生得偕朱元明十五氏從祀朱子祠堂如禮又爲文表先生墓

董厚山丈爲刻之石

五十一年丙午續修婺源縣志先生入儒林傳

婺志人物一門自明季以後採取從寬歷屆相沿至今不能革而儒林次於朱子世家視諸傳尤重自入

國朝核之必嚴惟先生與江先生兩賢竝峙此外蓋莫敢望云

嘉慶十七年壬申先生入　國史儒林傳

道光丙申丁酉閒　龍光嘗聞之先友董振文丈（名鴻起厚山丈之子）稱其族姪桂敷筱楂編修昔曾供職　史館江汪兩先生儒林傳係阮芸臺太傅所定太傅素尚漢學故於江慎修先生著作尤加意表章先是編修寄函屬振文丈鈔錄先生諸經詮義等書并朱笥河學士所作墓表寄京送呈　史館太傅見先生著作專遵朱子若有不愜於心者祇因墓表出自笥河學士手筆而太傅乃學

士弟文正公門生也因以先生附慎修先生傳後云今考阮文達公年譜嘉慶十五年十月文達官翰林院侍講自請兼　國史館總輯輯儒林傳十七年八月簡放漕運總督將纂辦粗畢之儒林傳稿本交付同館其擬儒林傳序稱自順治至嘉慶之初得數十人云云以此知先生入　國史儒林傳應在嘉慶十七年也其後道光乙酉丙戌間修徽州府志安徽通志皆入儒林傳

道光八年戊子合縣紳士翰林院編修董桂敷等公請祀先生於鄉賢祠經本學本縣申詳本府布政司加看核轉

經安徽巡撫臣鄧廷楨會同大學士兩江總督臣蔣攸銛
安徽學政臣胡開益合詞題請奉
旨交部議奏
九年乙丑禮部覆核彙題稱所請入祀鄉賢之處名實相
副擬准其入祀鄉賢祠謹題請
旨十二月初十日具題十二日奉
旨俞允

雙池先生年譜卷之四

後學烏程盧葆辰子純

婺源余龍光鼸山編次　同邑後學程夢元陔園校字

孫男　家鼎彝伯

年譜附錄

汪雙池先生行狀

嗚呼先生之歿也六閱月矣心喪啣痛至今不能作一字以寫哀忱其何以狀先生一生之行實哉去歲仲冬曾屬先生子鳴之追成狀略以存徵信而鳴之病中復柬云先人一生辛勤道脈其蘊悉見於書至

閱歷往往不自言問之亦不甚答故少年及在閩事無從查考擬將以所聞於吾母及能記憶者次爲一冊屬兄成之兄當不忍辭也今正初八鳴之垂危馳召比相見已失聲詢其節略竟以病故未及成一字至十三日又下世矣嗚呼以先生之學既未獲顯於時復殤其孫天其嗣而幷湮沒其事蹟悠悠蒼天何其酷也顧著述之勤學問之正閱其書者自能知之然一代大儒後日將採其懿行傳之儒林萬一遺佚無從考核則聲光閟蓄豈惟長逝者私憾無窮後死者與有責焉敢略記所聞存什一於千百俾後人知仰法焉先生姓汪氏諱烜又名紱字燦人雙池其號也其先出唐越國公華後十二傳至道安公以兵馬使鎮婺源因家焉十七傳至淑璋公自浯溪遷段莘又五傳至贈戶部尚書希利公則先生七世祖也六世祖煥祖公明諸生封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晉贈戶部尚書高祖諡清簡諱應蛟萬歷甲戌科進士累官戶部尚書理學經濟蔚爲儒宗行實詳志乘明史不具述曾祖元會公光祿寺署丞祖斯涵公府學生博學多能諸子百家之書無不洞曉配江氏亦讀書通大義與斯涵公考訂古籍閨閫之中如益友焉考諱

士極字樞北天才敏妙工古文詞子二長名烷次卽先生也先生母江太孺人同縣諸生砆倫公女生而穎悟數歲時砆倫公嘗於月下口授大學中庸蓋三夜而經文章句熟背不遺一字稍長益嗜典籍精通諸經義疏朱子綱目及典故諸書至風雲月露之詞弗好也清簡公固遺子孫以清白斯涵公已賃屋而居數傳家益窶太孺人于歸後治女紅以佐饔飧士極公以貧故不克卒儒業遨遊湘楚閩越閱卒無所遇後乃幕客金陵歲不通音問太孺人處之怡然曰貧富命也何足憂惟子能讀書成立則幸事耳烷稍

長卽令入塾然資稟稍遜先生甫能言善記識太孺人提抱時往往舉經書口授之聽卽成誦艱於從師又恐時師弗能教也乃自課督室中置長榻太孺人坐治針黹虛其半置書又設一小几坐先生於旁教之諷誦細爲解釋向讀必專一不得左右顧顧輒夏楚慈母也逾嚴師焉先生天授神奇復承慈訓嚴切十歲以前四子諸經已習熟成童後習舉子業旁及詩文亦皆母氏親爲指示蓋終身未嘗一日從師云

弱冠後太孺人得瘋疾飲食於牀第者數年先生躬執爨撫摩湯藥日夜極勞瘁自傷窘乏缺甘旨及殁哀毀骨立繼乃憂服省父於金陵士極公語先生曰爾來奚爲吾無歸矣古人云家徒壁立吾壁并非已有如此寂寂徒爲鄉黨嗤子速歸毋久留也先生請留侍公曰子無以自存爾更涸我耶且汝性拙此閒亦無置汝處先生請益力公繼之以怒且囑居停勿與飲食乃垂涕歸先生少奉母教未嘗輕出門戶與族眾不習兼之落魄益無肯爲調護者兄嫂俱傭於人身無所託不得已乃至江西景德鎮傭資畫景鎮五方雜處市習澆漓先生稟規矩寡言笑又方居喪食疏果斷酒肉儕輩羣訕侮之閒爲詩歌以見志羣以爲謗已嗾主者使弗留焉先生去之樂平館於石氏歲餘不合乃歷萬年弋陽上饒永豐之閒至福建浦城館於陳總兵楓嶺營中先生嘗與兄書云自離桑梓困苦流離抱病於接竹絕糧於萬年奔走於上饒幾頓於永豐當此之時自以爲無復生理然某雖困窮不肯一日忘學遇一草一木之奇必詢之以資博物見一言一行之善必存之以備參考非義之事不敢爲非義之財不敢取孜矻以成其學兢業以守其身恐負吾父母之教云則先生之固窮力學蚤歲已然矣未幾士極公歿於金陵聞訃慟絕戴星奔赴

盡以所得館穀營宅兆於鳳臺門外迎櫬而返合衣冠於太孺人之墓仍赴閩館益肆力學問毅然以斯文爲己任館近書肆往往借觀百氏之書無不研究著述亦日以富而先生年逾三十矣先生嘗云自有知識以來未嘗輟書然三十以前於經學猶或作或輟三十以後盡焚其雜著數百萬言而一於經研經則參考眾說而一衷於朱子志專一而用力勤至五十時覺此理明白坦易浩然沛然無復向日艱難之態矣先生之於四書也謂朱子集注而後惟勉齋諸賢躬承師說有所發明何王金許陳胡吳史而下已

浸失微言之緒有明大全之纂當日君若臣皆失其道安能得聖賢之旨而決擇於羣賢得失之林故朱子所非者復載之或朱子所取者復畔焉或朱子所嘗言而意旨刖屬者又彼此混附而不能察其言之有因及姚江龍谿以後多以畔傳離經爲事其號墨守程朱如蔡林顧劉輩立言亦有陰與注背而不自知者於是糾繆辨譌成四書詮義一書初意只鋤羣穢不爲講家又以不愜人心難以通貫各章亦略爲挨講曲折詳明無所不盡則或問之遺意也其論易也則曰易言時中之道聖人寡過之書在天涵理而著象在物成象而寓理故上聖得理而顯象聖人之象而觀理其次乃卽事以求理得理而顯象聖人之作易也因象而觀理讀易之方也卽事以求理卜筮之事也然焦京流於術數而易之體亡王何入於虛無而易之用亡自周子作太極圖說易通程子作易傳而理明邵子演先天圖而象著朱子集諸子之大成象數宗邵子義理主周程於是體用備而時中之義明乃圖說見毀於象山易傳受詆於袁樞邵圖見非於林栗象占之說卦變之圖後世猶多議朱子者則甚矣易之難言也先生八歲時戲折竹枝排八卦

母見之語曰八卦有斷有連汝所排皆連畫妄也先生曰兒以仰體爲陽俯體爲陰也母曰是得其意矣孺子他日其能神明於易耶及著詩書詮義二書成乃作易經詮義然易稿者數四最後成於乾隆丙子其於初稿自立議論稍與本義牴牾處皆痛爲掃刮至於異說糾紛則明辨益力又以明初傳義竝行習易者因劀朱義以附程本已失朱子之意及後專行朱義而其本則仍程本是幷傳義之本兩失之故詮義一從朱義古本分別經翼不復劀程傳以附朱義至程傳義理正當與本義同者亦不復錄惟義有粹精不可移易本義未及收者則採以附朱義之後或文義未安有不可從而人反從之者亦稍爲辨析洋洋灑灑幾百萬言非識義文喫緊者不能作亦不能讀也尚書則自母口授時頗易之後有問以古文眞僞禹貢水道者對未能悉乃赧然以書爲未易言而探討益力自云高祖清簡公爲司徒時戒事方殷講論天下形勢輿籍頗詳曾祖光祿公研於星經歷史二者幸有傳言故羲和諸章及禹貢皆非所難周誥殷盤辭聱牙耳難不在是二典三謨九疇洪範伊周徵言與大易中庸相表裏天人之際性命之原也而

唐虞受禪湯武征誅伊尹營桐周公避謗其間非得聖人之心何以知聖人之處事不察於性命本原之地又安足以知聖人之心哉顧詩易傳有朱子而書獨以屬蔡氏是蔡傳不異朱傳披閱數過豁然有得更爲詮義一編時雍正癸丑也書成族子麗南攜以入京後卒於京寓本遂亡失遯以重著爲請先生復記憶成編大約較舊本損者三之一益者三之一自序云因倣筆硯重理舊緒十餘年見聞日廣觸緒相發時有新得蓋義理猶昔而辨析益加詳矣至於詩則深病記醜之徒搜爬舊序矜博聞而與朱子爲難

詮義之作章句訓詁諷詠涵濡於國風雅頌之體勢貞淫正變之原由無不曲暢旁通務以發揮朱子之意而於鳥獸草木之名亦考据以正其小誤漏遺蓋先生不言博而典博未有過之者也謂春秋一書大義微辭聖人獨斷非徒記載之文然謂魯史舊文而斟酌其是非以垂法後世然也謂逐句逐字而改易增損之以爲褒貶非也如春正書王河陽書狩桓正不王定元無正稷成宋亂澶淵宋災之類直著譏貶無勞曲說其餘不過屬辭比事是非功罪按事可考而勸懲已寓乎其中左氏記事詳明讀經必以爲案公穀所述見聞異辭難以爲據然左氏所斷之辭所發之例多謬於理而不可從公穀辭義甚辨而各以其意揣度聖心得失亦相半迄漢唐宋諸儒各是其是交相矛盾胡傳辭氣昌明然書法泥而太曲朱子有所不滿至大全所載宋元之論多可補胡氏之闕然亦純雜相參夫欲通春秋之經當博綜於傳傳義各殊當衷於一一無可執斷之以理理無定是衡之以中中無定體參之以時時有不同按之於事聖人之道時中而已隨事順理因時處宜則春秋之筆削也是以敢斟酌四傳而去取之時或斷以己意甯淺

無深甯直無曲序事必綜本末論事必極周詳疑則甯闕其所取用不過數家足以發明經義而止朱子向以春秋爲難言茲所去取實宗朱子之意紫陽可與當亦不予過謫即揆之孔子之意或亦不相牴牾蓋先生自序云云而其書之大略可識矣其讀禮也以雲莊集說爲平易純正然病其或雜引他說不爲折衷或隨手摭拾不順文義且其間有擇未精語未詳者乃因雲莊之注蒐輯紹聞參以己意裁擇而刪定焉名曰禮記章句其所以去取之故是非之辨章句所未能悉載者又倣朱子四書或問之例著禮記

或問以盡其說最後欲合三禮成編方成儀禮圖式疾劇乃止至冠昏喪祭以及鄉射士相見居鄉居家諸儀嘗取朱子家禮一書參之儀禮合宋明諸儒所論異同者不一者設爲問答以明禮意爲六禮或問六卷凡家禮之所省而儀禮所存者輒爲商搉而增益之雖自以爲僭踰而酌古準今扶世立教之意亦綦苦矣律呂之學先生尤精嘗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乃經生家紙上空談未嘗親執其器工絲竹者徒守其器又不能察其所以然古籍僅存樂記一篇而律呂氣數皆難悉考蔡西山綜覽古來諸儒所論成

律呂新書樂記言理西山言律理以律爲歸律以理爲斷二書不可不合以參觀然理寓於聲而律顯於器器以成聲聲以合律則器數又不容以不考因合樂記及西山之書而疏通其意更上採周禮考工先儒注疏及先賢之論樂者爲續新書二卷以附於後名曰樂經律呂通解又別著樂經或問三卷於器數尤爲詳核孝經一書先生以爲孔子與大學竝傳曾子大學得朱子章句人人知所共習孝經雖定爲刊誤而未及註釋朱子嘗自惜之今學者傳誦尙仍石臺而罕睹刊誤之本是以今文古文互相詆排我

朝特命儒臣撰孝經衍義用朱子所定經文於卷首衍經不衍傳蓋倣真西山大學衍義之例第衍義以刊誤爲宗鄉會命題仍用石臺之舊草野傳誦莫適爲主乃因朱子之本詳其訓詁究其指歸著爲章句使經傳互相發明此則先生廣補朱子所未及者以上著釋四書易書詩春秋禮樂孝經數百萬言縷析條分洞其蘊奧宋元以來諸儒之釋經罕有如是其詳且盡者也嘗謂理一而已而異學汩之詞章汩之故高者入於虛無下者溺於功利學者能窮理致知以探其源反躬實踐以知其味斯邪說不能搖而榮利

不足戀然理雖一而分則殊聖賢言各有當其循序致精慮學者未知其梗概而無以識其大體所存於是彙爲一冊分門別類自天人性命之微及夫日用倫常之著自方寸隱微之地達之經綸斯世之猷援引考據而以己意折衷其間井井有條通融貫徹名曰理學逢源閱是書而先生所以深造自得者可知矣其他說理則有讀近思錄讀困知記讀問學錄諸書皆推闡先儒蘊奧而補塞其罅漏考典則有山海經存參讀禮志疑儒先晤語諸集策略則經濟具焉戊笈談兵則天時地利與凡古今來戰陣之法具焉

物詮則統論天地萬物之理氣詩韻析則詳著音韻之原委至六壬之發揮醫林之輯略九宮陽宅之涉筆以及讀陰符經讀參同契與琴譜厥廖記之成編或爲應酬之言或博義理之趣不足爲先生重然出其緒餘俱足使專家者執以成名則取多而用宏不可紀極也少未出試然不廢時文文皆發四子六經之精蘊而盡萬物之事情實擅正嘉天崇及　國初諸名家之勝歲壬戌教授家塾族中諸從遊者力請應督學試先生亦欲爲紫陽山之遊乃從其請督學少宗伯嵩壽公賞其文謂宜焚香啜茗讀之人或欣

其由此樹幟文場以取名譽而不知非先生意也樂府二卷名大風集其五七言古及近體絕句多沉雄激宕雅近少陵賦序解論記牘箴銘及雜著之屬約五六百首雖體製各殊而氣體明白曉暢常以淺易之語寫深湛之思出之若不經意而閱者忘理道之艱蓋由天理爛熟在胸故投之所向無不如意而波瀾體格不足云也餘如丹青篆刻游藝之事靡所不能非先生之所重故不殫述其注經及諸書也不起稿不繙閱諸家之言裝格直書每日得數千言值稍疑難注腳之中復下注腳理若繭絲字若牛毛書法非其所工點畫必依正韻無一筆苟且而章安句適行數之高低空白整齊適均若經數手稱量比擬而出者在先生爲蓄極而通而書無副本失則難求又以不起稿之爲累也今遺編所存計四書詮義十五卷易經詮義十五卷書經詮義十三卷詩經詮義十五卷春秋集傳十六卷禮記章句十卷禮記或問四卷六禮或問六卷樂經律呂通解五卷樂經或問三卷孝經章句或問二卷理學逢源十二卷山海經存九卷戊笈談兵十卷讀近思錄一卷讀讀書錄一卷讀困知記二卷讀問學錄一卷參讀禮志疑二卷讀

陰符經一卷讀參同契三卷策略四卷詩韻析六卷物詮八卷文集六卷大風集二卷詩集六卷儒先晤語二卷琴譜一卷醫林輯略探源九卷六壬數論二卷九宮陽宅二卷時文六百首計十四卷共二百單七卷然紙數多而字數密以坊本計之約六百卷嗚呼斯道之傳也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以來越千百年程朱繼出如揭日月而朗中天然純陽之餘一陰已生金谿賢智之過蕊湖橫決更甚姚江以蓋世之才不屑拘守繩尺於朱子深加詆訶晚年定論之輯顛倒彌縫援儒入墨我

朝崇儒重道升朱子於十哲之次以示隆禮
纂諸經以朱義爲準　國初真儒輩出當湖陸先生且從祀孔廟以廣風勵之旨夫當湖所篤信者程朱而高明之士猶或鄙爲迂闊所深闢者陸王而隱怪之流猶或拾其唾餘先生憤甚故所著書中辨駁塞拒不遺餘力亦欲承先聖昔賢之緒於無窮耳顧或謂理學得前賢已明儒者在力行多言無當先生著書似繁蕪多事者是大不然蓋理雖無形而道必有器洪荒之世風氣未開語言簡質然漸趨於文亦天地自然之理伏羲畫卦通德類情此文字之祖使至今無

文王之象周公之爻孔子之贊人何由知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耶且孔子之聖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脩春秋亦不廢著述也有四子五經於前而異端者流尚挾其術以簧鼓天下統緒之墜者且千有餘年向使無其書程氏雖賢又何從而與聞大道以接一脈之傳哉朱子著作之富固不待言二程有遺書及易春秋傳周張則通書太極圖記西銘正蒙爲最著蓋周程張朱之道卽孔孟曾思之道上而溯之卽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繼天立極之道也乃若直指本心不立文字此釋氏之學而欲執此以訾吾儒其殆爲異端之續乎先生著作深恥自炫多藏巾笥其讀書也目力雖敏而搆思刻苦一字一句之未安思之竟夕必求融貫而後已展玩常依次序一卷未完不及他卷一書未完不及他書嘗館休甯藍渡主人於高閣積書充棟先生居二年人未見其登樓檢閱至援引浩博又皆自眾籍中來因悟先生之於書卽朱子所云循序漸進熟讀精思者也夫以先生之資稟讀書非難而自成童以後困苦顛連道途旅寓衣食不充而不廢學則難然才子數奇文章憎命嗜古之士不以境遇輟其所好者亦多有之或侈談風

月經術空疏著作雖多無補世教而先生研窮經義得斷簡於眾遺發新知於卓識皆天人性命之微言民生日用之切務無一毫爲人徇外之心則難又或顓悟絕人豪傑自命立言不朽思駕古人而別標宗旨更啓爭端其有斤斤繩尺是守者則又徒襲糟粕不足以發揮精蘊先生則墨守程朱縱橫排宕而一軌於正至於天地萬物生成之理日月星辰出沒之方飛潛動植化育之由六合九州生產之異五行生尅制化吉凶消長之故五聲六律八音正變節奏之道以及象數方名胎息孕育之源莫不究極指歸凡

漢唐宋明以來諸儒聚訟紛紛所莫能決者先生批
卻導窾游刃有餘晝然以解豈非尤難之難者哉孝
友性成事兄如父歸娶後迎兄嫂同爨兄子成童攜
入閩肄業顧性弗好也乃使習藝事藝成與歸未幾
兄歿嫂及兄子亦物故先生哭之慟爲竭力營葬歲
時祭祀弗衰日給儉約無故不御酒肉值荒年米貴
屑豆作糜忍飢以度朝夕數日無米者屢有之僦屋
半間不蔽風雨敗壁土銼細民不能堪先生處之怡
然有清貧到老真吾分得喪原非爲一身之句獨念
此道之孤鮮可與語廢書而歎時見乎詞易簀之際

顧遺書而愴然曰著述如此其竟不傳乎嗚呼古來
聖賢類多困阨然雖不得大行於時功名亦必有以
自見顧或時當衰晚偃蹇宜也先生則值
聖治休明旁求經學之日而伏處深山窮谷不得與稽古
之榮不更可惜哉先生爲學隨事體究不立宗旨嘗
語學者曰人所以異於物者此心然莊周逍遙遊其
心於寥廓釋迦般若寂其心以自在是皆以有用之
心置之無用之地蓋心不可不用而效庸人之役役
則傷心不可不養而學異說之空虛則廢事理甚平
常奇怪可以不慕生世有定分富貴可以不求惟是

盡心於其所當爲與可爲而不馳心於其所不當爲
與不必爲則此心休休而得其所養至面壁九年一
旦徹悟齋心閉門一日千里此幻也嘗染疫昏迷中
喃喃囈語聽之皆經書及三代典禮無一塵俗邪僻
之言則先生平時之心志清明不爲客氣所使可知
矣生於康熙三十一年壬申七月九日卒於乾隆二
十四年己卯九月八日享年六十有八配江孺人同
縣世業公女溫恭淑慎方太孺人爲訂婚時孺人纔
數歲及先生自金陵歸客游閩浙聲息不通者幾十
年父兄欲再擇壻孺人以死自誓乃免比先生歸娶

時三十二歲（應作三十三）而孺人年二十七矣（墓表作二十八）孺
人嘗語遴云入先生門三十餘年從未聞一怒言見
一怒色子四長三四俱殤次思謙縣學增生字鳴之
少聰俊日誦數千言爲詩文卓然有法度體弱積勞
因鄉試歸遲一日不及送先生終哀慟毀傷後先生
四月卒年二十有九女三長及三俱殤次適遴從弟
熊照孫守銓先先生四月殤旭膚氏於先生病時曾
割肱肉以進後見鳴之病必不起期功無人後事無
託先自經死嗚呼先生盛德在躬而身後如是遠近
聞之莫不痛心流涕謂天道爲不可解即遴又安能

爲之解也特是天之禍福人也與世俗異世之享大名躋膴仕子孫眾多者數傳後如輕塵飄風漠無蹤響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諸人道統流傳明禋俎豆百世不遷昔曹月川昌明道學史柄爲一朝之冠二子瑜琛廬墓相繼而卒又吾州陳定宇吾縣胡雲峯胡雙湖今亦無傳茫茫理數或未可知而扶名教衍聖傳流芳千載天理常存人心不死先生其必不湮沒矣遴與先生誼本舊姻兼承不棄悼哲人之既萎恐斯文之久淹故敢略爲序次諸書之大略其他交人接物律身行已之大端與夫一言一行之善

中人所可勉而能者不復具載竊恨從遊日淺秉性蠢愚未能久炙休光發其蘊奧而又病中憒憒語無倫次昔潘興嗣誌濂溪之墓史謂潘某何人敢誌其墓遴顧何人敢狀先生哉然懿德同好聞風興起當世大人君子以正學爲己任必有表章而昌大之者遴益日夕切心翹首而望之云

乾隆二十五年庚辰三月　日同縣門人余元遴謹狀

心喪稿

門人余元遴

汪雙池先生小祥祭文　庚辰九月

嗚呼天道之無親兮常與善人胡先生而若斯兮獨不知其所因豈理數之茫茫兮至今日而不可信抑別有其萬古兮而福極不關乎一瞬惟先生之嶽降兮踵遺徽於紫陽得不傳之學於遺經兮豈屑記覽爲辭章自遭家之多難兮極顛沛與流離既櫛風而沐雨兮尚惟日之孜孜初泛濫於百家兮後乃專研夫經訓攄前賢之未發兮與濂洛而相印手不停披

兮口不絕吟雖老至而不倦兮著作逾乎等身歎深山以僻處兮嗟道富而遇窮闕微言與奧義兮抱篋衍而長終雖前聖而固然兮合乎古必違乎今然不遇於時兮而明德必有達人獨先生之積善兮乃身歿而逢殃何冢孫之不育兮復繼嗣壽命之不長固吾儒之正誼兮明道而不計其功乃報應如是反常兮俾眾人其誰之從惡既不可爲兮善復不可恃望彼蒼之悠悠兮乃悵然而若失撫遺書之具在兮實道脈之所憑恨末學之涼薄兮雖欲付而無可承果斯文之未喪兮應傳道而得徒當今日而既如斯兮

又未知天意之有無自哲人之既萎兮倏已期而小祥緬音容其如昔兮惟聲欬之渺茫當去歲之茲辰兮惟令子其未歸嗟覽揆之初度兮（是日爲鳴之兄誕辰）實腸斷之悲時儗衔哀之既劇兮遽相見於黃泉今同筵而設位兮匪融洩而如漣惟孺人之無歸兮賴同儕之是瞻曾古人有成言兮生於我乎養死於我乎殯對几筵而愴惻兮悲道範之云遙靈魂來而下降兮望青楓之蕭蕭愧薄奠之蘋藻兮聊以達其哀悰縱天長與地久兮又孰知夫恨之無窮

汪雙池先生七十祭文 辛巳七月

嗚呼人生七十俗謂古之所稀然偏觀今之人兮固在在而遇之齊彭殤其不然兮所貴死有傳於後而生有益於時惟先生之嶽降豈造物之偶然紹千秋之絕學得經意於不傳固晚近之無兩而亦豈能求多於昔賢聞大德之得壽實兼享乎祿名胡天道之難知兮其獨酷乎先生身抑鬱其憔悴以死兮而哲嗣繼歿竟道脈之無承雖自古聖賢之俱困阨兮未有若斯之極也將爲惡者不必凶爲善者不必吉兮終求其故而不可得也以先生之德業而猶若斯後學其何所恃而用力也自嗚兄之既歿逆孺人至吾家賴同儕之佽助免殘喘以長嗟乃今年之仲夏又晚景之西斜睹靈輀之在室悲愈劇而痛賒惟茲月之九日實先生之誕辰既不獲及生以上壽復不能履墓而薦新潔蘋蘩於我室齊繐帳以前陳惟洋洋之靈爽知固無乎不存以嗚兄之慧業匪玉樓之作記應地下之修文思音容而不見徒飲恨而聲吞倘冥冥之不棄其鑒哀忱而嘗芯芬嗚呼尚饗

遣從子奠汪夫子墓 庚辰

生憎黃土瘞斯文雨冷空山隔暮雲碧落有光澄夜色（趙東山過朱子祖墓有五緯流光燭夜臺之句）高樓無語痛離羣遺書敢負千秋託（先生所著書鳴之臨危相付）迎養應同一體分（日內將迎師配江孺人至舍敬養）所愧陸庄荒太甚淚和杯酒寄孤墳

七月七日雙池夫子七十生辰設奠於家感而賦此

辛巳

嶽降申生豈偶然千秋大業續殘編共欽道脈承閩洛不使身心忝聖賢片席一生常未暖遺書此日竟誰傳茫茫天意真難問欲寄沉憂到九泉

前歲開緘識病侵生埋玉樹復深深（先生一孫前已歲季夏殤）悲憂患能傷老尚冀秋風送好音（鳴之前秋方赴省闈開卷幾曾違伏枕（先生病中尚欲從事儀禮及批閱律呂諸書）倚閭長是盼遙岑

先生病劇望鳴之歸甚切誰知惡夢成終別一訣悠悠直到今（遂問先生疾別之朝得惡夢半月後遂接訃音）

千里孤兒泣路歧遲歸一日痛差池（先生歿之次日鳴之方歸鳴之哀毀成病終天有恨真何補靈藥無情又不醫（鳴之哀毀成病春正遂不起）愁絕紅顏早自決（媳詹氏見鳴之病不能起遂先引決）悲填白髮更難支

今朝酹酒腸應斷宿草孤墳可得知

蕭條宋玉舊多愁此度神傷不爲秋吾道非耶胡至此先生往矣復何求千年絕學心誰屬一代儒林傳自留（生行狀遂乃力疾爲之一生事蹟多無考略紀所聞及諸書大意而已）惆悵遺徽零落盡含毫無處費尋搜（鳴之病中未及成先

丙戌孟秋往邑爲汪師呈書日冀上　史館紆道至段莘拜師墓有作

幾年未過西州路此日瞻依痛不禁自古一家那至此至今五嶽隱人心萋萋宿草迷荒徑黯黯愁雲起夕陰彷彿典型留仰止高峯孤聳碧潭深

著作彬彬集大成紫陽而後有先生心胸萬古憑開拓豪傑於今孰抗衡功在斯文應不朽人分餘緒可傳名流光抔土那能掩五緯寒芒徹夜明

大家風範嗣徽音一室和鳴若鼓琴（江孺人云自入先生門數十年未受先生疾言遽色之加）豈料桑榆嗟晚景翻從桃李駐餘陰龍文有劍津還合（馬鬣成封草已侵）地下團圞同拔宅世間兒子柱如林

意氣凌雲隘九陔應從香案謫居來伯溫未足方家學（向語鳴之期以九峯伯溫之事鳴之猶若有不滿於邵者）昌谷那知是鬼才死有精靈吟陟屺（鳴之死後族人夢其作句有不斷精魂常陟屺云云）生多著作痛飛灰（鳴之臨危時屬予擇其詩文爲存崖畧同人不察死後漫付一炬予至今痛之）傷心淚下東山句（鳴之以師遺書相屬）獨抱遺經咏七哀

生前殉節世應無子死嚴親婦死夫（鳴之痛父而亡妻詹氏見鳴之病必不起先數日自經）身是雪冰腸胃古氣分光嶽女流扶他年佳傳還青史（當日訛言尙道塗方殉節時人多議之）凜凜一門誰得似千秋風教屬吾儒

至寶何辭泣血明今朝仰首欲哀鳴也知顯晦關時數祇此師傳以死生痼疾歷年身有幾黃河底日水能清孤墳別後何時到裂竹空山一放聲

丁亥仲夏爲汪師事往邑道莘原宿其故居蓋邂逅初識先生於此後先生亦數移居矣撫枕不寐聊復成吟

當年從此識先生家具頻移屋幾更今夜空堂還獨宿照入梁月半牀明

飄零手澤逐中郎一髮千鈞冀表揚但使區區能不

負敢辭辛苦又跲踵去歲冒暑往返數百里爲師呈遺書後事竟寢
虛堂遙夜黯深沉耿耿誰憐此夜心獨有寒蛩知客
恨星殘月落伴長吟
遊莘原曲水有感丁亥
綠草萋萋一徑微西州路已十年違重來萬點傷心
淚迸入晴崖作雪飛昔同鳴之遊此
大家曾記御籃輿道韞清才總不如林下風規幽興
遠三閭茅屋十年書雙池先生母江氏曾遊此語女伴曰恨不於此三閭茅屋十年讀書耳
雙池先生墓崩同人斂貲修葺事竣共申一奠飲餞於汪秦璧家感示諸同志丁亥

宿草離離野徑荒登臨重事奠椒漿泫然涕爲今修
墓不朽誰云死便亡泉路一家成碧血斯文千古著
寒芒道旁破冢何人問李志曹駢總可傷
天道悠悠詎得知幾曾賢聖至於斯故交樹挂流星
劍隴首墳成墮淚碑佳傳千秋應有史特豚兩廡豈
無時卽今文學神明宰親匾遺編上有司近邑侯言公裴潢先生遺書親送藩司求達史館
半爲親屬半門生莘野依然下馬陵至今善人還有
後幾多兒子竟何成一靈氣與山川竝用祭東坡語幽室
光爭日月明自愧侯芭難負土芳樽同醉不勝情送遺書往邑未克襄事
雙池先生子鳴之垂危以遺書幷其自作雜草爲託
予別後卽歿諸人於先師著作外付之一炬後僅
得鳴之詩草數首今寤高湖夢至莘原館中讀鳴
之詩流涕爲詩以志痛覺僅記負汝悠悠直到今
一語因足成之丙申
負汝悠悠直到今夢中流涕誦清吟覺來身在千峯
頂莎莽蕭蕭不可尋

汪燦人先生誄辭　洪騰蛟

吾婺有老儒曰汪敬堂先生僑居江寧之上新河余年十九就試南闈輒從之問奇祛惑敬堂爲言其叔燦人先生學贍而行修且述其母夫人江氏才賢以五經口授先生心甚慕之未幾先生亦來新河一日余將謁敬堂望見市塵中一丈夫癯然而頎危坐令人蒼髮問之則先生也自是遂相失然意中未嘗忘先生三十後稍知學益思從先生遊卒不果己卯三月先生門人余道周過余家遽別去未及奉手狀問起居猥以置閏一章氣朔分齊及極度高下之故相

質先生不罪其突如殷殷啓發余尋以書謝又辱報書言其爲學之概甚悉且命取所著書觀之殆非無意於余者也余時方治春秋未暇及他書又胸中積疑甚富欲造先生之廬一一面叩非旦夕可竟將期於涂月而操几杖焉季秋余至友人董厚山所嘗語及之厚山慨然請偕行且聞先生易詩書春秋四書孝經樂律皆有成書惟三禮以藏書未備未能脫稿欲以朱子儀禮通解及通志堂諸書資先生兩人成約而歸而先生不可作矣可勝悼哉既踰月輒隱於心不能釋乃爲辭以誄之

死而不朽太上立德其次立功道足乎已有德有言厥功奠崇維我孔子賢於堯舜奚待時雍逍遥千載如相付受篤生晦翁涵聖咀道披雲覩日六藝折衷九州萬葉維桑與梓乃其大宗溪齋伯仲親承化雨首闢蠶叢明經蔚起有若玉齋雙湖雲峯誰其繼者仲魯靜軒汪氏最隆新學既倡狂瀾淪岸眾草偃風東林冠冕矻然不滓惟清簡公奏疏萬言中詮數卷其道則同迄今百年雲孫紹述志定一尊西山歷數

先生歷學受於尊人暢領先生宣文經義家庭融融中丁困躓奔走四方或爲人傭稚圭力學仲壬彊記身困而通回車竭來二毛初及一第難逢晚益嚴毅準繩關洛方外直中本其自得發明聖蘊以覺羣蒙九經紛綸成書者七是謂國工猶欲賈勇搜羅經曲剖析異同天不慭遺遽謝講席實悽予悰嗚呼先生何遇之窮何道之豐自古在昔名山萬世浮雲太空勒此貞珉後有智者其誰適從

呈遺書於言邑侯狀丁亥　　余元遴

爲恩表儒宗以光盛典事本邑北鄉段莘已故生員汪紱原名烜字燦人號雙池幼仰儒先長耽著述張皇四子推闡六經析理如繭絲牛毛論事若衡平鑑朗發性命之蘊奧我婺則紫陽而後一人論行誼之精純

本朝則當湖以還無兩著書立說動關世道民生大義微言皆本躬行心得發前人未發之覆決羣儒不決之疑無奈處下居幽更使傷心不祀善人無後雖婦孺隱而不平卷帙實繁縱編摩力難脫稿斯文幸不

終晦千載在此一時適會纂修謹陳篇目幷呈行狀冀達上臺伏願俯鑒輿情詳登儒碩流芳千古允爲

聖代之光暝目九京少紓士林之痛報將啣結望切揄揚

上稟

邑侯言公批

汪雙池書暫留候回稟大憲咨送　史館可也

呈遺書於朱學院後更請從祀紫陽書院狀癸巳　　余元遴

具呈治下合屬翰林院修撰黃軒前任刑部郎中汪承霈內閣中書王友亮吳璜吳錫齡前任順德府知府王廷言進士吳之珩胡光琦王佩葵舉人黃廷綵汪澎洪騰蛟程瑤田程啓祐戴錫光黃恩戴丙南前任望江縣教諭董大鵬拔貢生候選教諭吳鶴齡歲貢生吳書升余立本附貢生程光國副榜程維新戴炳廩生汪昌榮吳昌齡朱誠業舒鳴乾黃鶴張啓綸汪文藻曹興宗汪烝然余崧余元遴張振甲余翺生

員王懋昭汪鋼項嵣汪超黃茂汪廷曜江鯤胡匡憲汪金鑰胡文集汪上枌汪龍光余緜熙余熊照等

呈爲籲恩祔祀以表幽潛事竊見婺源已故生員汪紱安貧守道篤志窮經具馬鄭之宏通非矜博物探程朱之奧窔允切禔躬著作不止等身議論絕無勦說闡天人性命之祕抉摘深微極禮樂制度之詳發揮條暢不幸遺經獨抱竟至潛德未彰茲際憲大宗師文章司命名教干城雖幽隱而遐搜以表彰爲已任紱書呈覽蒙賜褒嘉許以

上聞錫之墓表實寒儒身後之奇遇爲近世意外之榮施

感切士林恩流泉壤惟是紱生極艱屯歿無嗣續碑
雖不慚有道鬼幾無異若敖茲值鄉先正諏日補祀
紫陽伏冀大宗師准紱配享朱子俾經明行修之士
不至沉淪將頑廉懦立之功永垂風厲斯文幸甚激
切上呈
乾隆三十八年八月　日具
學憲朱大宗師批
故儒婺源汪君貧不移操道堪自樂業精鄭學脈衍
婺傳潛德隱輝高山夙仰本院方擬上承
詔旨繕寫遺書遠表懿醅刻畫貞石值紫陽從祀之議補

與慎齋並列以享宜綴主羣曰允哉釋菜靈胡餒而
仰徽州府即依紳士所請稽典秩敘與宋元明十五
氏諏吉偕舉入祀書院如禮此繳

汪雙池先生墓表　並銘

日講起居注官朝議大夫翰林院侍讀學士提督安徽
等處學政大興朱筠撰
婺源爲我家文公之故里宋元明以來鉅師魁儒繩
繩相繼流風未湮於今見者實惟段莘汪先生江灣
江先生尤著筠在京師早聞江先生名比奉
命視學來江南試徽州徵其書盡讀之而善會有求書之
詔即具以
聞旋檄府建主附祀紫陽書院風示學官弟子俾之嚮
學既癸巳再試徽士婺源學廩膳生余元遴抱持其

師汪先生之遺書十餘帙來獻且言曰元遴之師紱
樂貧守道著述過身其書可傳其行可享沒嗣斬焉
善人將懼元遴敢奔告待命於下執事筠發書卒讀
其書於江先生埒且聞諸府人汪先生之行視江先
生無不及也於時博義徧舉文公之徒得十五氏暨
汪先生悉爲之主位十有六諏以八月二十日迎主
入書院補祀諸儒之次是日筠躬涖將事諸生畢來
又進諸生分錄其遺書行上書局顯厥隱德府之士
僉曰宜哉元遴復言曰先生之鬼其不餒顧敝冢無
子孫祀者先生其卒餒謹具書事實列上請刻石表

諸墓道尙識來者筠曰然乃文以表之而召諸生之工隸書者斂閎道隆書文上石按先生諱烜其爲諸生之名曰紱字燦人小字重生號雙池婺源之北鄉段莘里人四世祖應蛟故明戶部尙書謚淸簡曾祖元會祖斯涵父士極母江孺人自淸簡公後再世業中落父以貧窶出遊人之不歸母賢且知書先生初能言母江卽口授四子書五經八歲悉成誦自是讀書稟母之教未嘗從師比弱冠母病臥累年先生日夜侍疾家益貧十日未嘗遇一飽母沒斂畢聞父淹滯江寧先生走爲父泣勸之歸父曰昔人曰家徒四

壁吾壁已屬人若持吾安歸乎叱之去戒主者毋與若食乃泣而歸比歸益無以自活乃之江西江西浮梁之景德鎭設官置窯所在百工食焉先生畫碗傭其間然稱母喪不御酒肉羣傭以爲笑時時作苦吟以寫其哀則交侮而罵之先生去之樂平館石氏踰年亦去當是時先生飄泊上饒萬年永豐之間蹤跡無所定止輒自廣信緣嶺度仙霞關之閩中持一襆被鶉衣蓬藁而行行嶺灘中十餘里或二十里逆旅主人不內則頓宿野廟乞食以往過楓嶺有陳總兵者聞而異之延爲子師執禮甚恭先生課詩書閒教之禮射卒伍爭請爲弟子後用藝得官以去者有之

既陳總兵去楓嶺先生授學浦城浦城爲福建江西浙江之會三省之士熏德慕化從者日進先生聞父卒於江寧卽日奔喪一慟幾殆迎精而歸與母合葬先生自二十以後著書十餘萬言旁覽百氏九流之書三十後盡燒之資敏强記過目在心自是凡有述作息神莊坐振筆直書博極兩漢六代諸儒疏義元元本本而一以宋五子之學爲歸六經皆有成書下逮樂律天文地輿陣法術數無不究暢卓然可傳於後所著尙書詮義十三卷詩經詮義十五卷四書詮

義十五卷春秋集傳十六卷禮記章句十卷或問四卷六禮或問六卷參讀禮志疑二卷孝經章句一卷樂經律呂通解五卷樂經或問三卷讀陰符經一卷讀參同契一卷讀近思錄一卷讀讀書錄一卷儒先晤語二卷琴譜一卷皆筠及見者又有易經詮義十五卷山海經存九卷理學逢源十二卷詩韻析六卷物詮八卷策略四卷讀困知記二卷讀問學錄一卷醫林集略探源九卷戊笈談兵若干卷六壬數論若干卷大風集四卷文集六卷詩集六卷先生且卒顧書而歎曰著書如此而不傳乎元遜謹收錄而藏之

於家至是乃獻鳴呼先生非元遴則書亦不傳也先生生平不爲應試學然嘗以制義教弟子年五十餘諸兄弟强之試受知於故禮部侍郎筠座師諱嵩燾公持其卷歎曰是當焚香啜茗讀之自是文詞稍稍稱於人然竟死無知其學者先生見客莊坐無俗語有所質必更端盡其意游藝之餘畫山水松竹尤工熟精篆書及於摹印閒自刻一印其文曰天下多名山其人安在家貧歲饑無米市豆屑炊之作食未嘗告人曰士人輒語人貧人縱憐我我可受耶遘疫作囈語侍疾者聽之皆說經也飲酒累數十杯不醉接

人以和逮臧獲惟恐傷之初先生聘於江客閩久不相聞江之兄嫂欲改議江聞以死誓乃不敢言比歸先生先生年三十二應作三十三江年二十八矣先生每自外歸呼江曰某娘江謹答曰先生歸矣江生女嫁余而死有遺女撫於江與之臥起他日先生宿客於書館而入居內幼女駡曰豈有男子與婦人同牀者乎鄰人傳以爲語江嘗語諸弟子曰吾歸汝師三十餘年未嘗聞一怒言見一怒色然後知先生之居室果克敬以和也先生以乾隆二十四年九月卒距生於康熙三十一年七月年六十有八子思謙縣學增

生讀書能文章應省試歸後先生歿一日毀卒一孫先三月殤思謙妻詹刲肱肉以療舅竟不能起思謙將卒嘆曰天道如此耶其臙竟自經以殉先生從孫文藻乃與門人詹大山塔余熊照等共謀卜葬先生於里中陽邊山麓而子婦附其旁云系之以銘曰

先生嘗試於鄉作詩言其傷貧也吾分吾身無得喪閒升高俯屋曰屋多人少孰自直自匡信乎以仁任已而古之人頡頏厥子死而示夢言來臥虎山歸打麥城厥言其荒唐毋乃其生其死如蘇氏所詳胡父子孫忽焉而五世斬以殃天乎鬼之餒兮善人不長

配食文公兮春秋祀嘗我躬事兮先生享是訓是詁兮經之先刻石表墓道兮此邦之士斐然其不忘

乾隆三十有八年癸巳秋九月 日 立石

題請崇祀鄉賢祠疏 道光八年

安徽巡撫臣鄧廷楨謹

題爲籲請詳

題崇祀鄉賢以彰學行事據安徽布政使司布政使邱鳴泰詳稱案奉行准禮部咨議覆山東學政王希曾條奏名宦鄉賢一疏嗣後凡有呈請入祠者令各省督撫學政秉公核實確據每年俱於八月以前彙行

題請並將事實冊結移送臣部查明照

旌表節義之例於年終彙

題等因奉

旨依議欽遵咨院行司通行各屬遵照在案據徽州府知府馬步蟾詳稟婺源縣知縣朱元理稱准儒學教諭于錫晉代理訓導李鴻牒稱據闔邑紳士前任翰林院編修董桂敷前任宣城縣教諭戴大昌前任內閣中書程祖施彰洪鈞前任廣靈縣知縣王根卽用知縣江之紀江文瑋前署滁州訓導董桂洲前署五河縣教諭孫克恭候補教授董桂科翰林院五經博士朱有基進士吳憲文舉人余煌汪松泰副貢生王士烈歲貢生汪森柏附貢生俞汝霖董鴻起候補鹽經歷程若金廩生俞應甲董桂榮程烈光汪志璀生員吳綺材王正學董安單求益汪起輅監生汪鼎昇汪逢甲汪廷棠耆民汪鼎泉汪秉機汪源素汪育仁抱呈汪升具呈稱竊惟立德立言古崇不朽之業希賢希聖代生特立之才士有自任以千秋學必求歸於一是故飭躬勵行身或外乎榮名而立說著書道足開夫來哲既樹儀型於鄉邑克配先賢宜光

國典於儒林俾崇祔祀已故婺源縣庠生汪紱生有異質學自夙成稟母教於童年謝師資於綺歲念理學名賢之裔懷安貧樂道之心洞祕奧於諸經深探原本徧稽求於羣籍博極搜羅志行堅貞天性誠篤父

客遊而侍母惟志之承母抱病而累年緊身之賴執炊調藥廢寢忘餐心動則蔡順之棄薪身勤過庾袞之作筥母喪幾毀頻年而酒肉弗嘗父旅不歸請侍而棲遲勿許匪傷瓜而見怒爰盡碗以爲傭至乃糧絕窮途病羈中野雖流離之無告矢肫摯以不渝遇一草一木而必詢見一言一行而必察窮因學固節以義成故入閩授生徒之經兼誨以藝事適館隆主人之禮益勵其操持迨父歿金陵自閩趨赴竭力營葬迎精以歸爰暨終喪仍留閩館益肆學問力肩斯文書借閱則默識不遺文旣工則少作悉燬閉廬精

誦時論比之樂恢鑽錯推求學徒稱爲卻正年逾三十經術益深旁綜百家之言疏其得失折衷考亭之說得厥指歸糾謬訂譌鉤深抉隱揮毫成帙撰述等身理闡六經抉聖心於往冊義詮四子作朱注之功臣樂律則紹新書儒言兼參物理紛綸擅大春之博研悅抒廣川之醞申滯暢疑發明過於庾峻條分節解是正軼於義元他如韻學兵書醫林琴譜藝遊其趣術靡不精不獨文集詩篇足資後學卽至丹青篆刻亦寄性靈洵爲特異之天才加以精深之學力至其啓迪後進循循有方模楷人倫卓卓可法鄉閭小

失咸畏彥方之知子弟來遊悉受安定之教故曩者學使允諸生之請曾從祀於紫陽在同時慎齋竝鄉里之賢每相商於典冊今江氏已入鄉賢之祀而汪生未陳請祔之言輿論缺然士心惕若爲此摭其實行臚厥遺書謹具三代履歷清冊竝族鄰切結公籲申請

題請鄉賢以彰學行冀同祀典之不遺庶慰士林之翹仰等情到學據此該婺源縣儒學教諭于錫晉代理訓導李鴻查看得已故邑庠生汪紱端方孝友績學儲才天性肫誠備諸艱於爲子經畬黽勉勵獨志以希賢義探六籍之精言準一家之是著述以紫陽爲的益疏通而證明參稽綜藝苑之全咸纖析而條貫教人本躬行心得之實居鄉賴型方訓俗之仁允爲特立之醞儒堪與不祧之祀典理合加看取具闔邑紳士及族鄰甘結加具印結竝備事實清冊備文牒送查核轉申再已故邑庠生汪紱言行允協鄉評人品足爲矜式子孫竝無現任九卿合併聲明等因到縣准此該婺源縣知縣朱元理查看得已故邑庠生汪紱立身端樸秉質醇良孝養雙親艱苦不渝其至性博通羣籍稽求常矢其堅心本行方志潔之才爲

經師儒林之望惟年久而論定實事往而光存考其學行洵允稱一鄉之賢表厥幽潛堪足配千秋之祀今准儒學牒報據闔邑紳士董桂敷等遵例舉報卑職復加確訪輿論咸合相應取具事實冊結加具印結詳候核轉等情到府據此該徽州府知府馬步蟾核看得婺源縣已故庠生汪紱扶植人倫闡明經籍孝友敦茲風俗垂範靡窮纂修功在聖賢立言不朽況復艱辛游歷至性彌彰著作深藏秉心無競演濂洛關閩之正脈成衷脩砥礪之醞儒所爲淑斯人而存作經師孚眾望而沒膺社祭俟其在矣洵堪附羣

賢崇報之條從與享之端宜縣一邑馨香之祀茲據
該縣准學牒送事實冊結前來理合加看申請核轉
等情到司據此當即飭弔該生所著各書去後茲據
該府呈送前來該本司核看得婺源縣已故庠生汪
紱天性純誠人倫模楷幼承荻訓親色養於盤匜遠
侍椿庭備力勤於存沒篤行已孚於遐邇立言一本
乎聖賢經術淹通義足詮乎四子藝林博涉業遂成
夫一家兼之訓俗型方人畏彥方之識於以守先待
後學傳閩洛之真洵潛德之式彰應馨香之崇報茲
據該府縣查明取造事實清冊加具印結前來理合

加看同送冊結轉詳鑒核具
題等情到臣據此該臣看得婺源故庠生汪紱賦性溫
醇持躬端謹萱庭受學早標穎異之資芸帙傳經更
擅淹通之譽著人倫之模範孝友克敦作鄉里之典
型言行交飭闡明正道遠承濂洛之傳詮發羣書允
樹膠庠之望宜崇祀事用表儒林茲據安徽布政使
邱鳴泰查明詳請具
題前來臣覆核無異除冊結送部查核外臣謹會同體
仁閣大學士兩江總督臣蔣攸銛安徽學政臣胡開
益合詞具
題伏乞
皇上聖鑒勅部議覆施行爲此具本謹題請
旨
道光八年 月 日
題本年 月 日奉
旨該部議奏欽此

禮部覆題疏
禮部謹
題爲
題請入祀名宦鄉賢事禮科抄出四川總督琦善會同
四川學政郭尙先疏稱云云均請入祀名宦祠前任
四川總督戴三錫會同前任四川學政潘光藻疏稱
云云安徽巡撫鄧廷楨會同大學士兩江總督蔣攸
銛安徽學政胡開益疏稱已故婺源縣庠生汪紱賦
性醇良持躬端謹又疏稱云云均請入祀鄉賢祠各
取具事實冊結合詞具題請

旨奉
旨該部議奏欽此欽遵抄出到部該臣等議得定例各省
舉報名宦鄉賢該督撫學政秉公確查每年八月以
前具題並將事實冊結送部詳覈於歲底彙題又載
各直省舉報名宦鄉賢應確核事蹟倘名實不能相
副及僅以人品學問空言譽美者卽行指駁以昭愼
重各等語今查各該省送到事實冊內開前明四川
重慶府同知周作樂雲南舉人云云又已故廣西梧
州府知府謝凝道云云又已故山東新城縣知縣歷
陞武定府同知劉大紳雲南進士云云所有周作樂
謝凝道劉大紳題請入祀名宦祠之處均屬名實相
副臣等謹擬准其入祀名宦祠前又已故四川南溪縣
歲貢生包寬云云又已故山東海豐縣巡鹽守備侯
肇安直隸天津縣武舉云云又已故刑科給事中費
振勳江蘇進士云云又已故江南來安縣知縣韓夢
周山東進士云云又已故安徽婺源縣庠生汪紱家
貧侍母病數年躬自執爨具湯藥生平爲學隨時體
察不立宗旨於書無所不讀一以朱子爲歸所著有
周易詮義尙書詮義等書足爲士林矜式又前明壽
州殉節生員趙炯然云云又已故雲南富民縣知縣

朱久括陝西人云云又已故山東武定府同知劉大
紳雲南進士云云又已故署廣東廣州府知府藍鼎
元云云所有包寬侯肇安費振勳韓夢周汪紱趙炯
然朱久括劉大紳藍鼎元題請入祀鄉賢祠之處均
屬名實相符臣等謹擬准其入祀鄉賢祠恭候
命下臣部行文各該督撫學政遵奉施行再此本向歸彙
題合併聲明臣等未敢擅便謹
題請
旨
道光九年十二月初十日具

題十二日奉
旨依議欽此

雙池先生遺書次第刊行錄
乾隆辛卯同縣漳村王廷言顧亭太守刊參讀禮志疑車田洪騰蛟麟雨孝廉爲之序
乾隆壬子王顧亭太守刊春秋集傳自爲序
嘉慶丙子先生族孫起潢等刊孝經章句孝經或問
嘉慶戊寅翰林院侍讀湖北學政嘉興沈公維鐈鼎甫先生刊讀困知記
是年沈公又刊讀近思錄
是年沈公又刊儒先晤語婺源甲村李承端椿田水部爲後序

道光丙戌同縣洪村洪鈞梅坪中翰刊四書詮義原十五卷因每卷篇頁太多析爲三十八卷少宗伯安徽學政樂平汪公守和巽泉先生爲之序
道光己丑先生族孫膏德刊策略
道光癸巳洪梅坪中翰刊文集中丞安徽學政沈鼎甫先生爲之序（按洪氏刻先生文集其第七卷雜文之前原稿有記十篇遺未刻）
道光戊戌同縣龍溪俞鍠堯章員外刊理學逢源少司空沈鼎甫先生爲之序
道光壬寅同縣延村金鴻熙道傳詹簿刊詩經詮義
道光己酉同縣和源單士修佩綸別駕刊醫林纂要

採源

同治癸酉在常州設立曲水書局用聚珍版排印易經詮義易經如話兩江總督夔州李公宗羲爲之序

是年安徽書局刊易經詮義

同治甲戌續排印禮記章句禮記或問孝經章句孝經或問

光緒丁丑合邑稟請撥茶捐在邑設局刊書經詮義安徽學使仁和龔公自閎爲之序邑侯楚雄楊公春富爲後序歟細光緒辛巳邑侯端州吳公鶚捐廉成之

光緒癸未闔邑稟請節志書捐歟刊樂經律呂通解自爲序

是年冬又節捐歟刊樂府外集琴譜詩韻析物詮讀近思錄

遺書刊行續錄

光緒甲午長安趙展如中丞　舒翹　開藩兩浙首倡捐廉就杭城安徽會館校刊汪先生遺書爰命　家鼎　將先高祖珍藏原本悉數檢呈公餘鑒定盡付手民其從前刊行之本因遭兵燹版片殘闕或排印無版均一律補刊經宣城劉景韓中丞　樹堂　偕浙蘇皖三省當道諸公暨文武官紳湊集鉅貲助成盛舉　家鼎　幸得隨同楊伯新　葆銘　李小亭　襄國潘小圃　紀恩　三太守襄理其事除捐貲台銜芳名暨銀洋數目另刻清單外謹誌緣起於此書目列左

甲午新刊戊笈談兵十卷趙中丞暨同郡吳福茨廉訪引

孫爲之序

又　新刊讀問學錄一卷趙中丞暨吳廉訪爲之序

乙未新刊讀讀書錄二卷趙中丞爲之序

又　補刊讀困知記二卷趙中丞爲之序吳廉訪書後

又　補刊參讀禮志疑二卷趙中丞爲之序

又　新刊讀陰符經一卷劉中丞暨鬱平陳六笙觀察　璸　爲之序

又　新刊讀參同契三卷陳觀察爲之序

又　新刊六禮或問十二卷同郡鄭芝巖廉訪　嵩齡　暨富陽夏滌菴進士　震武　爲之序吳廉訪爲後序

又　補刊孝經章句一卷孝經或問一卷
又　補刊春秋集傳十六卷吳廉訪爲之序
又　石印山海經存并圖共九卷儀徵時蓬仙觀察慶萊爲之跋
又　補刊禮記章句十卷禮記或問四卷吳廉訪爲之序
丙申補刊讀近思錄一卷
又　新刊樂經或問三卷
又　新刊大風集四卷
又　新刊易經如話十二卷
又　補刊儒先晤語二卷

又　補刊琴譜二卷同邑潘小圃太守爲之跋
又　順德鄧小赤中丞華熙在吳門補刊醫林採源九卷趙中丞爲之序
丁酉補刊理學逢源十二卷
又　補刊策略四卷
戊戌補刊四書詮義十五卷
又　補刊書經詮義十三卷
又　補刊詩經詮義十五卷

跋

同治丙寅春宗兄蒲山年丈以所編雙池先生年譜將付剞劂寄示凡例數則屬元裁酌蒲山丈之祖筠谿先生爲先生高第弟子實得先生真傳表章遺書殫竭心力蒲山丈仰承祖志學有淵源此年譜之所由輯也元自弱冠後卽好讀先生之書竊以爲天地之道亙古常新聖賢立言闡道亦相與日新而無窮而要皆有所不得已也夫論語學庸包涵六合至矣盡矣無如爲我兼愛之說起率天下至於無父無君使非孟子辭而闢之則孔子之道不幾息矣乎此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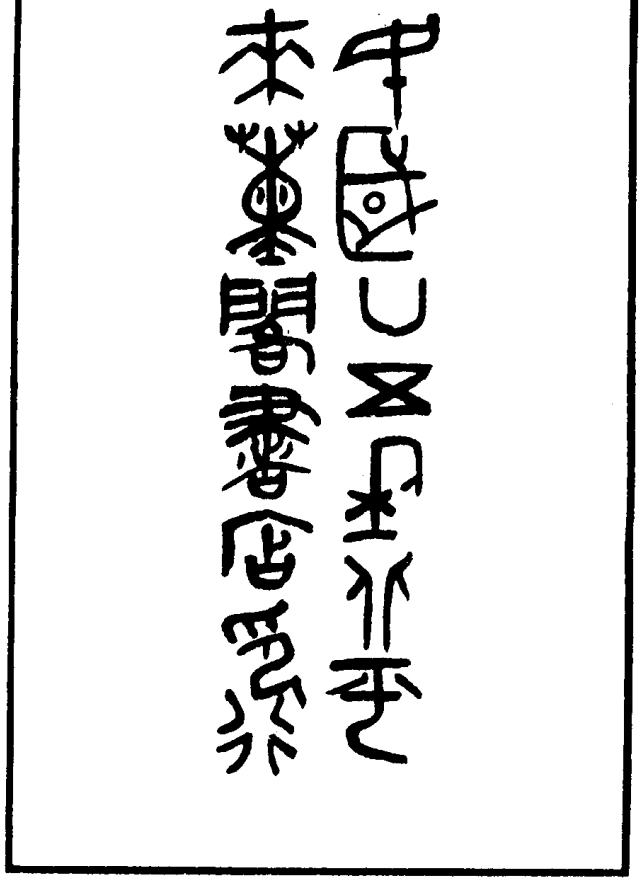
子之不得已也孟子歿而道不傳周程張子出而於是有太極西銘等書之作其言又復無餘蘊矣乃四子甫歿而其門人已有背師說而淫於老佛者不有朱子則四子之言不幾散失而無傳乎此朱子之不得已也朱子表章四書著述六經功在斯文直如大禹之平成天地而當時禪學霸功已起而與之爲敵自茲以後良知之流弊拷掠之紛紜詞章之放蕩功利之沉痼先後蠭起皆欲求勝於紫陽雖力守宗傳塞邪距詖海內落落數大儒亦足以迴瀾砥柱至於窮極萬變貫通三才析是非於錙銖杪忽之閒凜閑

存於涵養省察之際鼓動雷霆而陰凝無不破昭揭日月而幽眇無所藏浩然之氣粹然之辭著書二百餘卷一以發明朱子之學爲事雖極人生之困厄流離而曾不少挫其志則不得不推雙池先生爲任重詣極焉此亦先生之不得已也蒲山丈曰雙池先生之於朱子直如孟子之於孔子學者苟不求乎先生不得已之心以上印朱子孟子不得已之心安知斯言之信哉年譜之輯誠不可緩也元風塵鞅掌此事久荒承蒲山丈見屬之意且慚且感爰綴鄙言於簡末亦以誌平昔宗仰之私云爾是歲二月中旬邑後學余麗元敬跋

段玉裁先生年譜

段玉裁先生年譜

安陽謝國楨題



息縣　劉盼遂　學

先生姓段氏名玉裁字若膺號茂堂早年曾字喬林見戴東原與先生書墨蹟又字淳甫見雪橋詩話餘集卷五引王鎮之存沒口號又號硯北居士長塘湖居士僑吳老人散見文集每篇末偶誌江蘇鎮江府金壇縣人也先世有名百三者自河南隨宋南渡卜居金壇縣至十五世諱武者爲先生曾祖邑庠生祖諱文邑庠生貢貧力學善誨後進不倦著有書法心得錄生世續字得莘先生考也邑廩生事父母至孝三十二歲喪親終其身每食必泣以赤貧好學厲行授徒嚴課程每誦先人詩句云不種硯田無樂事不撐鐵骨莫支貧以是律身教子務讀經書勿溺時藝嘉慶六年以女孫義正生清仁宗賜以七葉衍祥扁額並拜白金黃緞之賜卒於嘉慶八年年九十四配

史氏同邑庠生史銘之女生子四人先生其長也　參考說文解字第十五下注及先妣桄几銘序

清世宗雍正十三年乙卯　西曆一七三五　先生一歲

某月某日先生生時先生父年二十六母年二十三初娠先生時夢生四羊覺而懼以告得莘公曰羊者祥也其將生四男乎後果驗　先妣几桄銘序

清高宗乾隆元年丙辰　西曆一七三六　先生二歲

乾隆二年丁巳　西曆一七三七　先生三歲

是年先生二弟玉成生出繼四叔祖父諱郁文之後玉成字器之以

乾隆丙午舉人官安徽桐城縣教諭　光緒金壇縣志

乾隆三年戊午　西曆一七三八　先生四歲

乾隆四年己未　西曆一七三九　先生五歲

乾隆五年庚申　西曆一七四〇　先生六歲

今年從祖父發蒙 博陵尹師所賜小學跋

是年先生女弟愛生 先妣梳几銘序

乾隆六年辛酉 西曆一七四一 先生七歲

從祖父讀論語至南面章九月二十日祖父卒二十一日祖母卒二喪並舉得莘公赤手支拄憊甚史孺人亦憔悴甚 先妣梳几銘序又尹師所賜小學跋

經均樓集卷九先妣梳几銘序云吾家故貧甚吾祖父吾父皆以授徒爲生每歲計所入脩脯數十兩以爲出家徒壁立自吾之有知也見吾父館于鎮江揚州之洲間一年二三歸吾祖父祖母皆七旬吾母晨昏侍奉米鹽炊爨春磨漱浣縫紉以及馬子溺器無奴婢可使無不躬親之乳哺管領諸兒女終日無一息可弛衣止於粗布食止於朝暮用大麥糁糊午間則每二日米飯吾祖父祖母則逐日米飯各具蔬菜苦辛婉轉得吾祖父祖母之歡心 下略 即此則

先生小年生活之艱窘可見一班矣

先生幼時穎異有狼人之資 王念孫撰先生墓志銘 讀書日盡數千言 金壇縣志儒林傳蘇州府志

乾隆七年壬戌 西曆一七四二 先生八歲

從四叔祖父季遜公 名都文 讀書先生父命讀胡氏安國春秋傳 博陵尹師所賜朱子小學跋又春秋左氏古經題辭

乾隆八年癸亥 西曆一七四三 先生九歲

今年從父得莘公讀書 尹師所賜小學跋

姚鼐惜抱軒文後集卷七封文林郎巫山縣知縣金壇段君墓志銘云君終身以訓生徒爲事其訓必使以讀經爲根本與講授熟復之唯恐有弗達也朝夕課之多方以誘之唯恐己力之餘而弗致也其後學徒多成立而君子玉裁遂以經學名天下者君之教也

三弟玉章生玉章字琢其金壇歲貢生 金壇縣志

乾隆九年甲子 西曆一七四四 先生十歲

今年從叔祖父可南公 名雍文 讀書

乾隆十年乙丑 西曆一七四五 先生十一歲

今年從父得莘公讀書于毘陵運江橋館舍父命讀左氏傳專讀傳而已 春秋左氏古經題辭

乾隆十一年丙寅 西曆一七四六 先生十二歲

仍從父讀書于毘陵運江橋館舍 尹師所賜小學跋

乾隆十二年丁卯 西曆一七四七 先生十三歲

仍在毘陵運江橋讀書父得莘公授以朱子小學 博陵尹師所賜小學跋

補邑庠生應試時能背誦小學四子書詩書易周禮禮記春秋左氏傳及胡傳江蘇學使者博野尹元孚 會一 謂曰孺子可教賜飯寵異之而許入泮並謂先生父曰此兒端重必教之成大器勿自菲薄也

遂授以無錫高氏所注朱子小學一部二册先生奉書歸父母皆甚喜綠裝皮閣惟謹 同上

尹師一健餘尺牘答問織造書云陸先生有女擇配以賢不以勢 中略 僕嘗留意成其美善 中略 頃試金壇有段玉裁者年方十二係原生段世績之子背誦九經甚熟氣質亦端溫僕奇其才拔取入泮尚未能定其志氣且未知其已未曾聘容再訪之

集中寄戴東原震書云玉裁自幼學爲詩即好聲音文字之學蓋當在此數年矣

乾隆十三年戊辰 西曆一七四八 先生十四歲

仍從父讀書運江橋館舍

姚撰得莘公墓志云尹學使嘗召諸生與言志君曰生無能唯願不忘父母而已

四弟玉立生玉立字清標又字鶴台乾隆丙午科副榜 光緒金壇縣

志包世臣藝舟雙楫卷五有與段鶴臺明經論書次東坡韵詩自注
戊寅年又國朝書品後增能品下三人有段玉立小眞書及草書知
鶴臺嫻于書法矣

乾隆十四年己巳 西曆一七四九 先生十五歲

乾隆十五年庚午 西曆一七五〇 先生十六歲

乾隆十六年辛未 西曆一七五一 先生十七歲

夏五月母史孺人患病延醫者虞姓喜姓用藥殊而皆不對證閏五
月初一日延畫師遠觀病容爲史孺人畫像不得其似次日五更時
遂逝權殯未葬迨先生官蜀時父得莘公遂葬之于邑西大壩頭之
新阡即史孺人舊時寢室也 先妣梳兒銘序

乾隆十七年壬申 西曆一七五二 先生十八歲

乾隆十八年癸酉 西曆一七五三 先生十九歲

乾隆十九年甲戌 西曆一七五四 先生二十歲

是年從蔡一帆泳遊學得詩賦時義之說 經韵樓集九蔡一帆先生傳又從學音律始知古均大略 寄戴東原先生書

乾隆二十年乙亥 西曆一七五五 先生二十一歲

今年仍從蔡一帆遊寄戴東原先生書云甲戌乙亥之間從同邑蔡
丈一帆遊

又按文集九懷人館詞序云予少時慕爲詞詞不逮自珍之工先君
子誨之曰是有害於治經史之性情爲之愈工去道且愈遠予謹受
教輟弗爲盼遂按此事固應在從學蔡一帆之後蔡精于詞律者也

乾隆二十一年丙子 西曆一七五六 先生二十二歲

乾隆二十二年丁丑 西曆一七五七 先生二十三歲

爲附生有時名初治詞術受知于沈尚書德潛于時李侍郎因培督
學江蘇尤加激賞 王撰墓志銘

乾隆二十三年戊寅 西曆一七五八 先生二十四歲

是年先生女弟愛未字而夭年十九歲 先妣梳兒銘序

日本人山本悌二郎紀成虎合著宋元明清書畫名賢詳傳卷十四
有段玉裁傳云與弟玉成肄業於揚州之安定書院當時同學皆以
二段目之又友人武陟李濂云曾見段先生畫山水一幅于都門琉
璃廠今不知屬誰氏矣柳詒徵江蘇書院志初稿引楊州畫舫錄云
安定梅花兩書院四方來肄業甚多如梁國治任大椿段玉裁李惇
王念孫宋綿初汪中劉台拱洪亮吉孫星衍顧九苞等數十人

乾隆二十四年己卯 西曆一七五九 先生二十五歲

乾隆二十五年庚辰 西曆一七六〇 先生二十六歲

秋中式江蘇庚辰恩科鄉試考官爲嘉興刑部侍郎錢東麓汝誠同
考官爲青田韓介屏錫胙也 戴東原先生年譜按韓氏滑疑集韓以庚辰冬知金匱縣

入都館坐師錢東麓寓宅得顧氏音學五書讀之竊其考據之博衍
始有意於音均之學 六書音均表卷首

乾隆二十六年辛巳 西曆一七六一 先生二十七歲

春在京會試不第以舉人教習景山萬善殿官學

乾隆二十七年壬午 西曆一七六二 先生二十八歲

乾隆二十八年癸未 西曆一七六三 先生二十九歲

春戴東原在都會試不第後居新安會館先生與當時好學之士胡
士震汪元亮輩皆往從講學又東原南歸先生以札問安遂自稱弟
子 戴氏年譜

往見尹元孚會一之子尹亭山方伯嘉銓方伯勤勤懇懇訪以力學
踐尹師所賜朱子小學故

假觀東原所爲江愼修行略知有古均標準一書與顧氏少異然實
未能深知也 六書音均表卷首

東原大制作若原善上中下三篇若尚書古文今文考若春秋改元

即位考三篇先生皆於是年抄謄之又抄戴氏迎日推策記及釋天原象 戴氏年譜

書家有撥鐙法二王以後至唐宋元明諸大家口口相傳如是董其昌以授王鴻緒鴻緒以授張照時亳州梁聞山 巘 得其法先生今年識聞山於都門慮心問以筆法梁具告以撥鐙法後先生特作記筆法一篇載集中 經均樓集十

乾隆二十九年甲申 西曆一七六四 先生三十歲

乾隆三十年乙酉 西曆一七六五 先生三十一歲

東原定水經一卷先生從之借抄並自記一篇擬他日鐫貽同志

冬日天甚寒先生乘騾車往內城訪欽天監正何國宗何背年得書法于張照梁巘以告先生者也至其家求見何遣一孫相見問何事欲見大父先生曰以張文敏筆法惟令祖見而知之外間得於傳聞者慮其不眞故求面謁聞教其孫以大父老病不能對客請以所聞

入問出而告先生曰大父云君已得之矣一如梁巘所聞之語并贈以所臨米黃二帖 經均樓集十記筆法

乾隆三十一年丙戌 西曆一七六六 先生三十二歲

致東原書借校定水經注及夏小正正文云云東原即於箋尾作覆

云弟校本數日前爲姚六哥 鼐 取去餘俱奉上尊謙不敢當并繳東原又有來札云水經注麈缺第二十六卷今將吳刻一本併原書一本作款式又唐宋文一册附上

春在都會試東原亦入都而辭弟子之稱復作札辭之戴氏年譜截錄其中數語近年戴氏手蹟復出自無錫安氏即經韵樓集 七所跋之東原先生札册也今亟錄其全文云

來水經注九本已收此寔舊本弟處校本係江西劉內翰臣汪明兄分借去未還其原善原象等亦在汪公處俱俟改日呈上賤體已復舊再者上年承賜札弟收藏俟繳致離舍時匆匆檢尋不出在吾兄

實出好學之盛心弟亦謙退不敢也古人所謂友原有相師之義我輩但還古之友道可耳來札奉繳不宣喬林大哥震頓首另有一行

爲內城上未來邀六字段氏于札角注丙戌二字

按經韵樓集跋東原先生札册謂册中猶存三札繳還稱謂則彼二札當亦今明年事也

東原語先生曰近者做得講理學一書謂孟子字義疏證也先生當時未遑請讀 戴氏年譜

東原在蘇州時借得惠定宇 棟 依宋刊七十卷本臨校之禮記注疏及宋明道二年國語先生與程魚門 晉芳 姚姬傳 鼐 皆各臨繕一部 經均樓集卷入重刊明道二年國語序

乾隆三十二年丁亥 西曆一七六七 先生三十三歲

春景山萬善殿教習期滿住同邑于雲峻戶部家戴東原嘗過訪之 戴氏年譜

五月初出都歸後與弟玉成取毛詩細繹之知顧江二氏分韵有未盡遂逐韵詩經所用字區別爲十七部成詩經均譜各一帙 六書音均表卷首寄戴東原先生書

乾隆三十三年戊子 西曆一七六八 先生三十四歲

今年館句容裴氏學生名玉字蘭珍以廣韵贈先生是後往來常以此本自隨殆終其身 文集補編廣韵跋

乾隆三十四年己丑 西曆一七六九 先生三十五歲

春入都會試進謁東原于新安會館東原始許以師弟相稱朱文正公 珪 嘗曰汝二人竟如古之師弟得孔門漢代之家法也 戴氏年譜

程瞻園 晉芳 亟賞詩經均譜垂經均譜第恨其簡略無注釋不可讀 六書音均表卷首

夏東原往山西依布政司使朱文正公 珪 偕先生往至則先生主講壽陽書院問預修壽陽縣志

五月二十九日東原來書請爲抄樂平孟縣平定州地圖書云前一日到即留著內暫停聞本意原欲以省城書院往招後因都中有信言與汪明之兄同寓恐偕行而來故轉請鄭公今已遣人去不得不待回音也附上書一册抄畢即寄下龔老先生處祈叱謝昨言樂平孟縣平定州地圖得轉懇抄示爲感震拾紙五月二十九段氏手札

角注云時同在山西予在平陽先生在朱文正藩府

秋八月東原亦之汾州修府志先生曾節抄府志中之例言圖表沿革星野疆域山川古蹟諸門欲以付梓爲修志者楷則

來原有說文五音均譜曾以方言分書其上是年先生從東原假觀

七月十四日戴東原自太原藩署來函詳論修壽陽縣志條例幷索還水經定本書云前月得手札並龔老先生翰以志書屬參末議前因可商處多存毋嘗成器之意欲姑置之蓋一動則迫另爲一書也頃因道臺有筆墨事見屬日內可脫稿矣當即應龔老先生命縣境

圖最緊要須用方格每方幾里方鄉里數必大致可稽一注明山名水名一注明村莊之名恐太繁碎同樣繪二圖分注之曰縣境山川圖曰縣屬村鎮圖至若志之俗體湊合八體八景十境繪圖卷首近來名手頗有知爲陋習宜削去者星野之載步天歌及星圖均屬陋習又如每篇有小序序皆通套語近來亦有刪去不用者矣村鎮必分八到東西南北東南東北西南西北注明距縣里數不必注在某都鋪驛則注明某鋪至某鋪某驛至某驛兩頭遞交里數使考知古今藉此爲據又壽陽縣北境有後漢廣牧城及後魏神武郡治縣北三十里尚有遺跡可訪查否宋靖康元年种師中抵壽陽之石坑爲金將所襲迴趨榆次至殺熊嶺去太原百里戰死則石坑地見於正史亦當載殺熊嶺相傳在壽陽西六十里接榆次界今屬境內否上數事似不可缺望查核以補舊志之疎僕館事因南使未還故仍靜待水經一本藩臺欲抄便中速寄圖一繳附候邇祉不宣晨頓首龔

老先生未另札希代候段氏於札角注云在朱文正處發

是年作記洞過水一文自注代壽陽令龔導江經均樓集七盼遂按戴東原文集卷六亦有記洞過水一文注云己丑代二文一字不異未知段作或戴作

秋冬之際自壽陽歸京師嘗從東原借貸十二月初七日東原以修金之半四十兩由解餉官致朱石君家轉交幷附韵書數頁今錄東原與其弟漁卿書以見當日情況書云兩得父親手信似頗記念愚擬明夏南旋看來府志畢後汾陽縣亦即留修縣志則行期又未能確當謀老弟先歸以慰老人之望也前寄段兄銀信已查明原封寄解餉官致朱四先生處矣收到即寄一回音侍先生晤時代候所言館事極難藩道二署尚坐數人候館也鍾兄事稍不老辣便成幻餅任兄就中翰仍在都否此處束修僅送來百金即寄段兄之項外薪水卻有餘前月買大毛袍套幷皮褥去銀三十餘金故目前係借書

院掌教路兄銀用正月乃得寄家信今歲上半年家中甚欠缺下半年則有餘無慮也十二月初七兄字段兄未另具札外韵書數頁即送勿遺失其選則何如所得地方即寄知乃妙札之封面題云內信懇附府報轉致王廣福斜街浙江塘務局弟漁卿收戴震拜洽背面書云十二月初七日汾州府志館寄札角段氏注云已丑

冬在京寓法源寺側之蓮花菴鍵戶燒石炭從邵二雲晉涵借書注釋詩經譜韵圖經均譜每一部舉二雲輒取寫其副至明年二月書成六書音均表卷首

乾隆三十五年庚寅西曆一七七〇先生三十六歲

二月韵譜注畢四月九日錢竹汀大昕爲作序謂此書出將使海內說經之家奉爲圭臬詎獨存古音而已哉六書音均表卷首潛研堂文集

錢竹汀來書論詩經均譜許爲通人之論而于通韵盼遂按盖謂合

均之說未以爲然按此書見潛研堂文集三十三而未注年月惟竹汀居士年譜慶曾注三十五年有與段若膺書蓋即謂此也

三月吏部銓授貴州玉屏縣知縣東原自汾州寄書都門言玉屏地在五嶺發脈之所想風氣未開未必不可施政教也先生謂此札可當送行一序 戴氏年譜 東原先生札册跋

戴東原自汾州寄書玉屏謂古音十七部是可以千古矣 經均樓集 十一 答黃紹武書

乾隆三十六年辛卯 西曆一七七一 先生三十七歲

是年在玉屏縣任

乾隆三十七年壬辰 西曆一七七二 先生三十八歲

四月以詿誤入都見東原于洪素人 榜 寓宅以六書音均表請益東原謂體裁尚未盡善雲貴總督彥先生狀奏請開復得旨允許 王侯 祖櫬葬志銘旋奉命發四川候補八月至成都 六書音均表卷首

在成都恒欲訪尋文翁高朕講堂僧址孟蜀廣政時所刻石經及宋皇祐以前所補者以爲能見殘碑破字于前榛瓦礫中亦雖校之助而知交無同好者獨往府學中光沈譽絕爲躑躅獻愁者久之後見錢唐張君賓鶴多見古物云親見黃松石藏蜀石經毛詩全部與世間本絕異先生常識之于懷 經均樓集一段黃松岡蜀石經毛詩殘本自此後三年內著理宮順縣及南溪縣事又辦理化林坪站務時王師中討大小金川儲偫輓輸無敢稍怠然每處分畢漏下三鼓輒篝燈改竄六書音均表以爲常 六書音均表卷首

乾隆三十八年癸巳 西曆一七七三 先生三十九歲

是年在宮順縣任十月三十日東原自京師來書論六書音均表并索還往年四十兩銀之借欵書云去夏一晤倉遽即別時時懷想無由識境況何似及今秋之仲入都門急訪見令親舉老先生洵得一切又接手札知起居綏和諸凡妥善乃其快慰 僕此行不可謂非幸邀然兩年無分文以給旦夕冀得自由尚內顧不暇今益在都費用不知何以堪之數月來纂次永樂大典內散篇於儀禮得張淳識誤李如圭集釋於算學得九章海島孫子五曹夏侯陽五種算經皆久佚而存於是者足寶貴也茲家兄次瑔以縣丞挑到川促之就道倘有緩急睠推情爲移挪並事事祈指示其人朴實少文於醫頗通曉穩當順候邇祉馳溯不既震頓首上懋堂賢弟執事大著辨別五支六脂七之如清眞蒸三韻之不相通能發自唐以來講韻者所未發今春將古韻考訂一番斷從此說爲確論然執管欲作序者屢而苦於心不精姑俟稍安閒爲之目近極繁擾也往年之項如便望寄 僕今暫寫紀公處出月初五移寓洪素人兄處又及十月三十日燈下 段氏注簡角云癸巳奉召在都

文集卷七中水考上下二篇校水經江水一篇疑皆作于是年 吳省欽白華前稿卷十二宮順縣志序

乾隆三十九年甲午 西曆一七七四 先生四十歲

是年在宮順縣任

登雅州城樓詩二首應在是年

東原自京師寄書言在四庫館校水經注事 東原先生札册跋

九月署理南溪縣事偶謁漢烈婦黃帛廟栗主誤題唐烈婦先生爲據水經注正之告士民新其廟 南溪縣漢黃烈婦廟碑

乾隆四十年乙未 西曆一七七五 先生四十一歲

六月偕同官朱雲駿入報銷局與趣略同暇益潛心商定九月均書成爲表五一曰今均古分十七部表別其方位也二曰古十七部諸聲表定其物色也三曰古十七部合用類分表洽其指趣也四曰詩經均分十七部表臚其美富也五曰羣經均分十七部表資其差證也改名曰六書音均表

七月寄吳廷芳銀信轉致戴東原其人與信東原皆未見及

十月有信致東原

十月與戴東原書請爲序六書音均表

閏十月又信致東原

冬再署理富順縣事

是年作南溪縣漢黃烈婦廟碑文又作書後 經韻樓集十

乾隆四十一年丙申 西曆一七七六 先生四十二歲

在富順縣任

盼遂按光緒敘州府志卷九宦蹟門云段玉裁乾隆四十一年由舉人署學問淵博禮賢下士又重修富邑志建修文昌宮薛翁祠俱有傳記

春東原寄先生書論韵凡長六千字由張敬身轉遞佚失未達今存東原文集中不錄

六月刻戴氏聲韵考于富順縣署之西湖樓而爲之序 西湖樓本離

均表

八月寄前借東原銀四十兩併六書音均表三部

十一月二十一日東原來書云

春間有札詳論韻之分合以入聲爲樞紐并聲韻考一本託張公轉寄因大著尚有當酌處或更參定俟覆書到撰序倏幾一載而 僕自三月初獲足疾至今不能行動以纂修未畢仍在寓辦理擬明春告成乞假南旋久不與人交接秋末着人向張公處問吾友近署理地方亦未得確信 僕於本月十六移寓北官園范宅在海岱門之西前門之東更遠人迹金川平後何以不獲吾友一信懸念之至茲 令姪南屏名朝恩者即戊子年補浙省提塘在京今選川省遠道挈眷又係初到一切務求指示倘到時缺乏兼祈代爲通挪必不有負順候邇祉不既上若膺賢弟足下友人戴震頓首外寄上經典釋文一套計十本水經注全部計十四册并六書音均表原稿一本祈檢收又

天圓二張 段氏於札角注云丙申在都

縣屬神龜山有宋儒李見讀易洞先生爲建亭於其上以表之 雪橋詩話餘集卷五

是年改修富順縣志 光緒敘州府志卷末載吳省欽富順縣志敘曰予友段君若膺學博而多聞其權知是縣時 中略 暇則手改舊志例類網羅放佚成書若干卷或疑縣之士於蜀較僿其民物較卑故軍興雖亟而討蒐之局緒刻之費咸趨事以底於成然眞令不爲而權令爲之非爲之難而知之難也

是年有富順縣宋薛翁祠碑文 經韻樓集十

秋先生去任時書富順縣縣志後云丙申二月金酋平民氣和 中略 予乃能以其餘閒成詩經小學六書音均表各若干卷所居西湖樓一燈熒然夫人而指爲縣尹讀書樓也又云邑人李君瑞五爲延主學易書院從學者數十人予亦時過書院論議輒竟日又云舊志苦

無體例且闕略不備不足以論古證今因粗舉崖概屬李綱羅缺佚屬稿商訂五閱月而書成志既成而予去富順矣

是年起作說文解字讀說文解字注卷十五下注云此注發軔于乾隆丙申

乾隆四十二年丁酉 西曆一七七七 先生四十三歲

在成都候補

正月十四日東原自京來信論理欲云新正接到上年八月翰並六書音均表三部銀四十兩謝謝知仍客富順政事餘暇無他嗜好孜孜於古遺經及小學誠盛心盛事也 僕自十七歲時有志聞道謂非求之六經孔孟不得非從事於字義制度名物無由以通其語言宋儒譏訓詁之學輕語言文字是欲渡江河而棄舟楫欲登高而無階梯也爲之三十餘年灼然知古今治亂之源在是孟子闢楊墨曰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詰告子曰率天下之仁而禍仁義兩稱聖人復起

不易吾言皆承生於其心害於事害於政夫仁義何以禍斯民戴遠
儒之言理吾不知斯民之受其禍之所終極矣古人曰理解者即尋
其腠理而析之也曰天理者如莊周言依乎天理即所謂彼節者有
間也子貢問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
施於人大學絜矩之道不過所惡於上毋以使下云云所不欲曰所
惡指人之常情不堪受者耳以己絜之人則理明孟子對齊王好貨
好色曰與百姓同之非權辭也好貨好色欲也與百姓同之即理也
後儒以理欲相對實雜老氏無欲之說其視理欲也僅僅爲邪正之
別其言存理也又僅僅爲敬肆之別不知必敬必正而理猶未得其
言人欲所蔽僅僅以爲無欲則無蔽不知欲也者相生養之道也能
視人猶己則忠以己推之則恕憂樂於人則仁出於正不出於邪則
義恭敬不侮慢則禮無差謬則智曰忠恕曰仁義禮智豈有他哉在
常人爲欲在君子皆成懿德使去欲而後一於理是古賢人聖人體

民之情遂民之欲皆非也況欲之失爲私不爲蔽自以爲得理而所
執之理實謬乃蔽而不明舉人而下罕能無蔽有蔽之深者有蔽之
淺者自謂蔽而不明者有幾間其人曰舉人矣乎必不敢任而譏其
失理必怒於心是盡人不知己蔽也昔人異於今人一啓口而曰理
似今人勝昔人吾謂昔人之勝今人正在此蓋昔人斥之爲意見今
人以不出於私即謂之理由是以意見殺人咸自信爲理矣卿卑一
字言之關乎德行行事匪小僕自上年三月初獲足疾至今不能出
戶又目力大損今夏纂修事似可畢定於七八月間乞假南旋就醫
覩一書院鰓口不復出矣竭數年之力勒成一書明孔孟之道餘力
整其從前所訂於字學經學者四庫全書例於現在人撰述不錄僕
之考工記圖加原賦注已年江南巡撫曾取以進館中依例去之今
大著亦不得抄入前歲十月寄謝姓信閏十月又一信皆收到有寫
本音均表兩部此兩信內言七月寄吳廷芳銀信其人與信皆未見

及問之投捐者云仍分發川省矣上年春作札詳論韻事寄龔公處
并寄聲韻考一本此信竟浮沉今將存稿者附寄餘所言不復記憶
矣此時以大著未刻有所商處今既刻成應撰序茲乘寄上又上年
冬侄朝恩赴川省守備任寄水經注一部經典釋文一部天圓兩
張音均表原底一本想春夏之間乃得到割圜記考工記圖皆未有
其九章算經俟令人抄出並俟後寄順候邇祉不宣上若膺賢弟足
下友生戴震頓首正月十四日札角段氏注云丁酉在都
正月戴東原爲先生作六書音均表序有云五支六脂七之之異質
千有餘年莫之或省者一旦理解按諸三百篇劃然寧非稽古大快
事歟戴東原集
經均樓集七有書干祿字書一首蓋今年作先生在蜀得宇文氏刻
潼川本干祿字書吳沖之考爲成都宇文時中所刻
四月爲納溪縣令石君作納溪縣瘞溺記末署云乾隆四十二年彊
圉作噩余月四川候補知縣前貴州玉屏縣知縣金壇段玉裁記
二十四日東原來書云
去冬寄提標中營舍姪處書今年二月二十日始自杭赴任想亦送
到矣茲有信希轉寄僕足疾已踰一載不能出戶定於秋初乞假南
旋實不復出也擬卜居江寧俟居定當開明以便音問相通吾兄尚
未得實地而素性方正則難與俗諧然君子斷乎主於中者先求不
失己有急退無急進也僕生平論述最大者爲孟子字義疏證一書
此正人心之要今人無論正邪盡以意見誤名之曰理而禍斯民故
疏證不得不作頃未得人抄寄茲附致五經算術一部其九章算術
尚未印出順候邇祉馳溯不宣上若膺賢弟足下震頓首四月二十
四日札角段氏注云丁酉
五月作六書音均表序假名於吳沖之省欽盼遂按據江沅說文
解字音均表卷首敘錄所記如此

五月二十一日東原來書

前月二十六至今一病幾殆正臥牀榻見來使强起作札乙未年通判吳廷芳之信並未見上年春曾寄一書論韻兼有廣東所刻聲韻考一本係龔公寄于老師門上失之徐錦堂兄來所寄俱收明其人甚詳密常相見正月屬寄一札六書音均表序一篇又錄前論韻書一篇日前其人仍到川亦附有札而上年冬令姪朝恩赴提標中營任寄天岡三張水經注一部經典釋文一部六書音均表原藁一本其人今春二月二十日由杭動身已上三信想近日皆到矣僕歸山之志早定八月準南旋前信以及之吾友所爲不苟加以剛直六年不補固有由也君子難進而易退自立於無過之地然求全之毀仍不能免是以內剛外柔謹愼謙遜以與爲委蛇可耳僕歸後老親七十有八非得一書院不可陝西畢公欲招之往太遠不能就也大抵坐定後乃可書信往來順候近祺不宣上若曆賢弟足下友人戴震頓首五月二十一日外九章算術海島算經二種段氏手札角注云

丁酉

五月二十七日戴東原卒于京師先生少東原十二歲清史據陳奐師友淵源記之言作少東原四歲誤也今推正謙焉執弟子禮雖老或稱東原必垂拱立朔望必莊誦東原手札一通清史列傳

五月三十日孔撝谷來信云

兄與東原論韻最深特相寄者欲丐一序自言之詳諦爾手迹方新其人已故緘書珍重黯然同之望得暇命筆多方郵惠恐有浮沈聲類表與原象大學補注諸書現付梓人餘未刻當次第剞劂諸凡未到祈賜教言聲類表刻就當在蟹吳兩內翰周編修名永年歷城人庚辰同年三處留一二册呈閱如賜回書亦示在周兄或吳編修諸昌處以弟寓內城僻巷頗費尋覓吾兄官況清卓著述益富前九日在東原信中審之也餘容續上損鑒夏五月三十月孔繼涵戚拜謹

空

六月從錢唐徐司馬柚東假得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二十卷寫本觀之幷遺人臨摹一本先生留其原本以摹本書其後還柚東經均樓集七薛尚功鐘鼎款識寫本書後

乾隆四十三年戊戌西曆一七七八 先生四十四歲

川中大吏廉先生之才久于蜀未得即眞稟補巫山縣知縣王撰慕志銘

是年之巫山縣任事簡民和暇則作毛詩故訓傳定本小箋經均樓集一毛詩故訓傳題辭先生卒後一年丙子始鋟木於七葉衍祥堂經均樓全書本封面

春使人至徽州厚賄戴東原遺族東原子中立即來書信幷寄來戴氏著書多種今據原墨錄如次迢遙雲樹晤語無從企仰芳規惆深依結今閱誦手函欣知先生署巫山正欲趨候幷賀賀也弟於今春

之弟久欲特往成都茲因去年得失血症至今未愈今承尊客來役又深蒙厚惠已收領特修寸函申謝啓者先君誌銘弟聞大理事正卿王大人名昶字蘭泉老伯已修成尚未寄與弟而行述湖北學政洪素人老伯之令弟就成亦未刊刻藁本寄上奉送而先君所辦永樂大典散篇水經注四十卷儀禮識誤三卷中庸講義四卷五經算術二卷海島算經六卷九章算術十卷五曹算經五卷夏侯陽算經三卷孫子算經三卷周髀算經三卷項氏家說十二卷儀禮集釋十卷儀禮釋宮一卷方言十三卷大戴禮記十三卷計官書十五種俱武英殿刊刻弟尚未得數種先君已撰遺書二十三種如毛鄭詩考正四卷詩補注一卷旁注即二南尚書義考二卷考工記圖二卷儀禮考正一卷爾雅文字考十卷聲韻考四卷聲類表十卷原善三

卷殿宋儒孟子字義疏證三卷 孔公撝刻大學補注一卷中庸補注一卷 未成原象一卷 策算一卷 迎日推策記一卷 句股割圜記三卷 歷問二卷 古歷考二卷 水地記不計卷 直隸河渠書不計卷 屈原賦二卷 古文時文集計六卷 俱孔公處此數種現在孔荭谷親翁處抄尚未繳還弟今所以不及寄上而聲韻考即廣西桂林府同知李公係山東周諱永年同年四庫館修書翰林之親家也先曾寄過二部奉送俱寄失落今弟亦無底本其板上年已送弟而出京時未寄到京弟轉送孔公處收今已索數部後再寄今未知可在山東曲阜亦因路途不便往來書信難通孔公所攜盼逢按是鐫字之譌刻者計六種共六本毛鄭詩考正一本 詩經補注一本 聲類表一本 原善一本 原象一本 算術一本 今寄上希查收又九章算術一部海島算經并方言底本查收此書不可失要緊惟先生可將方言攜刻更妙此書先君全精神費盡而此書上年五月間就成即得病歸陰矣校定儀禮集釋武英殿刻本弟未得見而底本孔公處尚有校定大戴禮弟亦無底本係繡谷今有不全者不敢寄又句股割圜記俟明春刷印再寄重訂者在分處其地輿圖弟明春影摹一張再寄再者孔公舊冬即告假養親回刻古籍博古之人也今弟欲移遷南京俟金殿撰回相商闕盼逢按是確字之譌不居徽州而至本家至親與夫俱爲小人之人也先君平素不睦欲遷南京亦爲此不能作久居之計也明春弟往蘇揚一行以爲殯葬之計即特往川及書籍未刻者帶致尊寄請安今船數字并候近祺不一一上若膺世臺先生侍右愚世弟戴中立叩首家祖今春得半身不遂之症此症難治之症也家母精底平安弟聘定事俟明年秋間服滿之後再作繼續也恭請令尊老伯老大人萬福金安不另套票 段氏手札角注云戊戌中立札

至郡山

九月作前明四川定遠縣知縣高蘇生先生墓表經均樓集八

古文尚書撰異廿七頤命上宗奉同瑁條下云錢曉徵三國志考異謂古本只有瑁字古文作曰而鄭作同梅賾聞仲翔之說兼取二文以和合鄭虔之義玉裁戊戌年作說文解字讀初稿亦同錢說文集九有高蘇生先生傳當亦是年作

十月初八日遣役李志德致祭東原有祭戴東原先生文經均樓集七

在巫山縣任時先生親見鳧鳥所吐皮毛如丸說文解字注卷九下九部鬳字下

乾隆四十四年己亥西曆一七七九 先生四十五歲

先生在蜀喜作詩甚多惜傳者甚少王蘭泉段得臣先生九十壽詩序云往予在蜀中丹陽陸炳示予蜀徵詩選中有段君詩始知君爲詩人春融堂集四十二又卷白雀前稿十二蜀遊詩抄序

乾隆四十五年庚子西曆一七八〇 先生四十六歲

引疾將歸時撰中憲大夫四川嘉定府知府王公墓志銘經均樓集八

先生以父年已七十一請終養以未合例奉駁遂稱疾致仕歸

乾隆四十六年辛丑西曆一七八一 先生四十七歲

四月歸途至南京謁錢竹汀大昕於鍾山書院竹汀云洪稚存說貂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容此可補入尊著六書音均表春秋繁露漢書說文皆作容容字義長思主于谷則恐失之刻深先生時無以應也古文尚書撰異十四

歸金壇後得虞召弓文弨金輔之枋劉端臨台供爲友

乾隆四十七年壬寅西曆一七八二 先生四十八歲

乾隆四十八年癸卯西曆一七八三 先生四十九歲

是年先生繼母錢孺人卒入十自序

乾隆四十九年甲辰西曆一七八四 先生五十歲

四月二日作毛詩故訓傳定本小箋題辭原書卷首 盼遂按此書

亦先生精力所在題辭作後尙遂年校改乾隆六十年八月與劉端臨書云毛詩故訓傳四本凡硃筆注處皆弟愜心貴當之言最堪探討及冬又與端臨書云毛詩三十卷略加注語皆愜心貴當是否已令人謄寫一部再校補數四則大妙矣嘉慶元年正月又與端臨書云毛詩傳隨時欲添補不知何時公之其年九月又與端臨書云毛詩略點定幾處尙未暇校補少遲緩之可耳又觀毛詩定本之刻在先生卒後一年丙子是此書先生蓋畢生以之也後陳碩甫奐因之作毛詩傳疏遂爲詩經絕學亦由定本小箋奠其基礎故爾

是年先生至江寧遊承恩寺書肆遇白氏六帖三十卷本廉其爲宋板也以元絲二定得之不甚重之也舉以贈王蘭泉少司寇昶蘭泉又以贈周漪塘錫瓚周歎爲世所希有跋白氏六帖三十卷宋本

乾隆五十年乙巳 西曆一七八五 先生五十一歲

三月錢梅溪泳始識先生自後時相過從稱先生學無不綜貫錢泳履園叢話卷六

邵二雲晉涵來訪先生于金壇叩門無應者文集補編與邵二雲晉涵書

乾隆五十一年丙午 西曆一七八六 先生五十二歲

二月作跋古文四聲韵一篇末云識于經均樓經均樓集卷六

八月二弟玉成中江蘇鄉試舉人四弟玉立中副榜中秋前三日盧抱經文弨爲先生叙說文解字讀於鍾山書院說文解字注卷十五

冬先生蓋移家暫住鎭江 乾隆五十三年春王石臞與劉端臨書云念孫前歲即五十一年丙午歲也差旋過鎭即鎭江府滿擬入城一晤並訪若膺先生同作竟夕之談此段氏移家鎭江之證姚姬傳與劉端臨書云段公已移家京口即鎭江府否有書寄之如其不在便煩爲寄丹陽也此書年月尙待推出然其爲段氏居蘇之前曾居家鎭江作證則確然矣又段氏於乾隆五十八年七月十四日與劉端臨書云所有留於尊處謂鎭江府丹徒學署也之物弟意有力者不任其擔則極忱心年內可全取回擲還下略嘉慶四年八月與劉端臨書云周禮漢讀考刻成中略此書成于潤州雨花庵繙閱之功少後來亦未大改下略綜以上數事觀之則乾隆壬子以前段氏居鎭江之時爲較多矣

乾隆五十二年丁未 西曆一七八七 先生五十三歲

丁道久履恒來謁先生從學音均昭代經師手簡丁道久與王石臞書云年十八從先師盧紹弓先生遊以音論三篇爲摯介而見段若膺先生盼遂按丁氏卒于道光十二年年六十三則十八正乾隆丁未也時紹弓任常州龍城書院山長

乾隆五十三年戊申 西曆一七八八 先生五十四歲

冬讀古文苑班固車騎將軍竇北征頌云民儀響應羣英影附定其爲用今文尙書大誥民儀二字並決漢書翟義傳之民獻儀九萬夫爲後人合今古文並存之誤著其說於古文尙書撰異十六

十一月二十一日爲劉端臨台拱跋所校訂明皇甫錄廣雅云劉端臨以此本見借凡與吳琯及他本異者以朱圈之卷三擊次也本禮器注別本皆譌擊矣其餘佳處尙多戊申十一月二十一日若膺氏

阮恩海劉端臨遺書跋

乾隆五十四年己酉 西曆一七八九 先生五十五歲

至常州龍城書院臧在東乾隆五十五年孟春與段若膺明府書云去年來龍城書院未及走見悵悵中略拙纂月令雜說有駁鄭注一條聞盧學士舉以告先生而不以爲然非經堂集卷三

八月以避難赴北京始與王石臞念孫把晤按高郵王氏遺書王石臞遺文卷四乾隆庚辰與劉端臨第二書云若膺先生在都時快談一切竊恨相見之晚又答江晉三論韵學書云己酉仲秋段君以事入都始獲把晤商訂古音告以侯部自有入聲月昜以下非脂之入當別爲一部質均亦非眞之入又質月二部皆有去而無平上細益

二部則無平上而並無去段君從者二 謂侯部有入聲及術月分出二部不從者三 下略

陳仲魚 鱣因王懷祖 念孫之介來見於京寓時仲魚年方壯學甚精進先生甚敬之 陳簡莊繩文段序

冬晤邵二雲 晉涵于京師傾談之餘呼爲快事二雲贈以所著爾雅正義

自京師歸金壇

是年八月以前先生家遇所謂橫逆之事說文解字注卷十五自序云年五十五避橫逆奉父遷居蘇州金閶門外下津橋按先生文中屢云遷居蘇州在乾隆五十七年十月時先生年五十八歲是遷蘇州在遇橫逆三年之後說文注渾言之也然橫逆之果爲何事今由陳氏援庵處見所藏段氏致劉端臨第一書略可推定書云王四回具紉查公及吾兄關切之雅宋公於初七起程初八到府頃又聞金壇有命案急請歸相驗初十當回縣矣但太守之說與未說宋之允與未允皆未能知仍請吾大兄一稟見道及鄙人受寒遷葬之急與家君高年在坊守候之苦道台之說曾否面諭宋令宋令曾否面允即其實在如太守未說則婉辭請札致此弟之仰賴於吾兄者也宋公處弟託王簿公先致宋公云遞一呈請喚伊家長及伊二子來尊究下落業於初五遞呈尚未批出宋公意未嘗不可也本犯親叔父有三人有母六十歲有二子一十八歲一十六歲本犯遠揚未始不可辦略以家君九十風燭可危動太守之意可乎謹候近安以此諉諈固非恃愛不敢也家君布候升祉並命筆道謝不一一初九燈下盼遂按此書原無年月然以此後各札撰其情實則金壇橫逆之事自舍此莫屬矣盼遂按先生篇韻在經均樓集外者尚有各書序跋約三十通與王石臞劉端臨臧在東諸人書約得四十餘通今已總最爲經均樓集外文而尤以書札之中凡先生之家常身世來龍凌雜疾苦之增損著書之程序皆在焉閱茲譜者苟覺疑難即可引而旁稽博考庶幾於段氏之變動不居及作者之以意逆志可以暮過之矣

乾隆五十五年庚戌 西曆一七九〇 先生五十六歲

正月臧在東 庸來書論月令鄭注袗字之誤 拜經堂集

江艮庭刻尚書集注音疏先生與黃不烈諸人助飲其銀四百六十兩

春夏之交泝江至湖廣總督畢秋帆 沅慕晤章實齋 學誠稱其史學能得本原

四月十六日與邵二雲書

是後又有與二雲書一通略言章實齋所撰史集考不知已成若干又言爾雅正義高於那氏萬萬此有目所共見汪容夫最佩服此書近得其信否云云此書未悉何年姑繫于此

七月著古文尚書撰異至洪範篇思曰睿句下識云庚戌七月識今年夏有與劉端臨第二書 諸家外集稿略云弟夏間精神意緒總不佳遲滯至今始將繕寫尚書草稿從無逸篇起而苦煩碎秋涼後即擬遠出王懷祖先生來書言欲作廣雅疏證索弟所考訂俟徐復之

江艮庭 聲著尚書集注音疏所據說文祇大徐本往往有誤至是書刊成先生以小徐繫傳示之云鼓字從支不從支旁字尊字可類推艮庭方識一條於卷末 周中孚鄭堂札記卷二江氏尚書補註小序云識於上章閼茂之則涂之月十三日已未是當乾隆五十五年十二月十三日也

乾隆五十六年辛亥 西曆一七九一 先生五十七歲

五月古文尚書撰異三十二卷成而爲之序云始箸雍涓灘 盼遂按此語有誤箸雍爲已涓灘爲申六申中無已申且乾隆四十七年歲

在壬寅然則當作橫艾攝提格爲合迄重光大淵獻皋月乃成蓋首尾已十年矣

七月先生自金壇遊常州携古文尚書撰異屬臧在東庸爲之校雠在東因爲參補若干條劉端臨見之謂先生曰錢少詹箋駁多非此書之旨不若臧君箋記持論正合也先生又以詩經小學全書數十篇授在東讀之在東爲刪煩纂要國風大小雅頌各錄成一卷後先生來見之喜曰精華盡在此矣當即以此付梓拜經堂文集二刻詩經小學錄序

八月爲王石臞念孫作廣雅疏證序經均樓集八

冬汪容夫中校錄古文尚書屬先生改正古文譌字爲其子喜孫讀本汪容夫年譜

又汪喜孫自撰年譜稿本記此事云時喜孫六歲也

阮伯元元奉詔校勘石經儀禮來函商問疑難之處阮元與劉台拱

書所云

是年臧庸堂以說文質疑先生手書答之拜經堂文集三與段若膺明府論說文忺字竅字書又文集補編

乾隆五十七年壬子西曆一七九二 先生五十八歲

六月委臧在東庸顧子述明增編戴東原先生文集爲十二卷成而爲之序原書刊本

春王石渠來書由劉端臨轉致書今不傳王與劉第三書

七月初五日外孫龔自珍生吳昌綬龔定庵年譜

女孫美貞生于是年韵經樓集龔自珍妻權厝志

十月避橫逆移家居蘇州得識黃蕘圃丕烈顧千里廣圻先生極愛賞千里謂之曰音均表解人昔爲高郵王懷祖今乃得足下耳思適齋集刻釋拜序千里遂請業于先生嘗語袁又凱黃蕘圃輩曰吾學得諸茂堂先生經均樓集十二答黃紹武書卷十一答顧千里書

先生金壇遭橫逆之事向來無考今由遺札觀之蓋先生輕信青烏之說以受寒之故遷葬祖塋而所徙新阡又未與地主商妥至於動武得莘公因之受傷本犯暫時遠走先生由本縣提控終未得直此由五十四年與端臨書可知者也至五十八年七月則云弟境邑事糜爛不可言六十年八月則云五月內乃有五日十二日頻催到境近日又奉府移關文到蘇使我勞勞嘉慶四年春日書云正月大病初起不得已復至金壇事之無可如何者也又秋日書云舍下祖塋事果於七月內起遷矣五年春日書云近者又隨家父至壇了祖塋公事不得已也是先生於橫逆之事終歸輸伏故每一言之輒不勝餘痛歟

今年有與劉端臨第三書言欲將三禮注校爲定本刊之垂後又云黃紹圃所購宋本好書極多而慳不肯借殊爲可憾

乾隆五十八年癸丑西曆一七九三 先生五十九歲

蕭山朱氏所臧段校經典釋文周禮音義上典婦功事齎本亦作粢

書眉段云作資癸丑正月

春夏之際委臧在東庸爲代校禮記精工可愛拜經堂文集卷三附段明府答書

五月臧在東作與先生論說文忺字竄字書全上先生即作書答之

附見拜經堂集三經均樓集不收今入補編

六月作臧玉林經義雜記序經均樓集八

七月爲任文田兆麟作有竹居集序經均樓集不載今逐錄俟文中

先生由周漪塘處假得影鈔宋本經典釋文屬臧在東細校先生語之曰寫本詳勘名銜在毛詩後最是蓋此編是南宋本故尚書孝經等音經竄改甚多全非陸氏之舊而毛詩或本之北宋有乾德開寶間勘官名銜因仍之如徐鼎二家刊本移于終卷似全書皆本之北宋矣在東服其論斷之精遂識以爲校勘之跋拜經堂集校影宋經

先生取母氏故物梳頭儿一供書室中思慕不置因作先妣梳儿銘一首有序 經韻樓集九

文集三有繫袁章傳曰繫袁者何以小功之縷也一篇當是本年作

五月顧千里來借先生明道二年國語校本摘入札記中 清華部圖書館善本書目及思適齋集七

按鈕匪石日記抄云癸丑四月十四日會顧千里見段公糾正盧本方言又五月一日臧在東云段公有宋本急就篇又云段公甚信韵會據以上二則亦足考見先生當日讀書情況一斑

秋先生重刻戴東原集成又作勘誤附於後 原書

是年有與端臨第四第五第六書按先生今年託劉端臨謀書院事未成自上年至今心緒如梦兼以外感致心脈甚虛少用心則夜間不能安宿又左臂疼痛不可耐未知是外症抑內症恐讀書之事從

此遂廢此六月間與端臨書所說也七月十四與端臨書則云弟數年來心事沈鬱故今夏病雖不重而精力大改兼之臂痛私懼說文等書不能成目下乃略理舊業成漢讀考三四葉擬秋間完成此書爲善齋道古如一有信即飛寄一信弟壇邑事糜爛不可言蘇州買屋略佳者須四五千金量力而行甚難合式九月娶孫媳之後將爲二子析箸九月與端臨書謂身子稍好一家平安近日看屋居總不合意校正儀禮頗有瑕見周禮漢讀考已到秋官大半今年校得儀禮周禮禮公羊穀梁二傳亦皆何義門惠松厓舊本再臂痛或以爲血虛或以爲風症凡此皆足籍見先生之生活狀況之最上資料也

乾隆五十九年甲寅 西曆一七九四 先生六十歲

三月從周錫塘 錫璋 借汲古閣影宋抄本集韵校曹楝亭刻本有跋

二通 顧宋樓藏書志卷十六集均下云段懋堂校宋本

六月與錢竹汀 大昕 袁又愷 廷檮 戈小蓮 襄 瞿鏡濤 中溶 諸公閱道藏於元妙觀羽士袁同洛導觀宋孝宗御書神通庵石刻并各以拓本見詒 竹汀居士年譜續編

蕘山朱氏藏過錄段校經典釋文毛詩音義上識云顧安道家有宋刊毛詩鄭箋其所載音義特佳足以證今本之誤略識于上方甲寅夏秋間事也若爾雅卷尾又識云顧安道家有宋刊毛詩傳箋南宋光宗時刻也其好處與察本略同其所載音義佳處略書于此本上甲寅六月十九日若膺氏

秋有杭州之遊始識丁小山 杰 兄與郘二雲書

且字考作于是年據與劉端臨書知之 經韻樓集二

是年孫淵如 星衍 來書云往年得手書並寄示家文介公遺象唅裝背成册以藏家祠頃晤令兄同年 按先生二弟玉成與孫氏同中乾隆五十一年舉人孫云令兄談知足下薄遊江淮擇地靜養想見著書之樂札未云僕近撰集古文尚書馬鄭注知此札爲五十九年作

也 問字堂集

是年起將說文解字讀隸括作注

是年有與劉端臨第七書第八書三月作第七書略云弟校汲古閣抄集均校正曹刻亦是快事但苦少暇亦少精神耳弟李事意主於閣惟府房向短他些微另信寄李霖翁了給之至於弟所寄及尊處所說春閒所收者與弟一信弟親來取還屋事尚未妥目下尚無書房周禮漢讀考已緒成書目下儀禮已動手多發前人所未發將來治禮經者不可少此以大兄之精心卓力而不能肆力成書以弟之好古而不能入山而壁皆屬無可奈何之事惟當倫閒爲之不至弃天以此相勉而已秋七月作弟八書略云次兒騃初意不欲其秋試近日始拘於俗見令其觀場但恐科舉甚艱惟大兄進而教之弟近日於說文頗知屬辭簡鍊之難考核于素者則固不誤者多也大約示部既成義例便可定目下詹君已來月底梓入將到尚書之刻不

能已矣東原師集已刻成費而不惠俟刷印後再奉送海內同志于十七部不熟者其小學必不到家求諸形聲難爲功也新刻釋文苦繙閱有不愜之處恨不得暇全校

八月先生跌壞右足

乾隆六十年乙卯 西曆一七九五 先生六十一歲

八月女婿龔闇齋 麗正 中浙江鄉試第五名舉人 雙定庵年譜

九月杭州紫陽書院修葺完竣杭之人士請先生作記爲作杭州紫陽書院碑文一篇 經均樓集十

按北平孫伯恒 北藏先生篆書楹帖雨過琴書潤風來翰墨香上款東原夫子大人命作琭下款乙卯秋日受業金壇段玉裁此雁器也

乾隆乙卯東原逝世久矣若雍正乙卯則段氏始生也

藏在東拜經堂文集三附錄錢少詹問地字古音書云段懋堂傷足至今未出

盼遂考錢書時間在乾隆六十年初春故先生折足之疾或在寅之除卯之首歟

是年顧千里作列女傳校語時就正於先生 經均樓集十一答顧千里書

是年有與劉端臨第九第十第十一第十二書八月中作第十書略云別來七旬歸時頗自整頓欲有成書而脚痛之外加以瘡爛疥煩展轉兩月全廢書本可嘆方信能一日讀書是一日清福弟之福氣不知尚能讀書否來翰欲其兼治說文儀禮目下但能坐臥竟日俟瘡疥轉機再圖之井字考訂非懷祖及足下安能知我也李霖若兄所辦五月內乃有五日十二日頻催到壇近日又奉府移關文到蘇使我勞勞霖兄所開發十九兩有奇不知何謂弟目下運蹇諸事不遂意初冬作第十一書略云弟目下藏府間有病蘇之良醫王順生自上年至今總云肝內鬱熱不可用補劑故近日服羚角竹瀝等物家事多不如意惟小壻龔麗正中浙省第五名冀其早成進士壹意學問來春收回前項平色皆宜留心前日竟有以銅混入者海氛甚惡如何如何弟暫借一枝而復逢此可傷也冬末作第十二書略云訓詁之學都門無有好於王伯申者弟之說文亦寫刻本二卷囑江艮亭篆書剞劂之工大約動於明冬

仁宗嘉慶元年丙辰 西曆一七九六 先生六十二歲

正月初九日與邵二雲 晉涵 書

春壻龔闇齋 麗正 成進士

五月阮伯元 元 爲先生作周禮漢讀考序 原書首卷

冬作翰林院侍讀學士盧公墓志銘 應臧鏞堂之請也 經均樓集八

六月二日鈕匪石 樹玉 來訪先生告以玉篇有未經陳彭年修者在永樂大典中惜無人修出 匪石自記鈔

經均樓集二有聘禮辭曰非禮也敢對曰非禮也敢一文當亦今年作

是年有與劉端臨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諸書正月十三日作第十三書略云弟到今瘡不痊愈客冬至今勉治說文解字成弟二篇之上卷胸中充積既多觸處逢源無所窒礙言簡而明此書計三年可成足以羽翼漢注足以副同志之望看來有必成之勢矣近者阮侍郎亦以總角卯兮條下問阮說甚非弟脚尚痛而不可耐瘡未愈而將痊書未成而志在必成弟意隨時修改不必汲汲于刊板也弟懶於作札故遲遲至今乃一爲之初夏作第十四書略云後以事多不適讀書稍懈又因俗冗到句曲一行荒廢三四句說文第二篇草稿尚未畢尊處易覓眞藕粉乞寄數斤奉價初白固當年後我遊者也今冰心相待可謂交態乃見弟女孫年十八尚未許字鎮江倘有能作時藝不甚齊者祈大兄爲擇一人近年弟辦嫁尚不致甚薄也抱經先生之緒寫者今延在弟處所以此刻要上緊著書乃妙九月作

第十五書略云弟自立秋後頗健每日得書一葉說文第三篇已畢中秋以後則又懈怠看來五年內能成此書爲幸不能急也采得百花成蜜後不知辛苦爲誰甜每誦此語爲之悵然脚已壞而瘡不絕近日所苦者惟查書之苦耳阮公近日考嘉湖已畢招我溥遊恐不能往存項收齊祈札致專人來取說文一書賴吾兄促成之然已注者十之三耳故知成之不易也然處處如有神助何時面質乎

嘉慶二年丁巳 西曆一七九七 先生六十三歲

正月程易田來蘇始與先生相見 程瑤田與劉端臨書云段君若膺數十年寤寐相思不意其僑居於此幸得覩面登其堂促席論難匆遽之間雖未能罄其底蘊然偶舉一端必令人心開目明實事求是誠今時不數數覯者唯述傳聞一事言胡公督學江蘇時與瑤田大相齟齬且言先生所聞亦復如是眞乃烏有子虛 下野盼遂按程札原墨今藏陳氏問廎吳檢齋先生考其時爲嘉慶二年也

七月十五日與袁又愷用周漪塘所出說文二宋刊本一鈔宋本一宋刊五音均譜一汲古閣初印本校毛氏五次改本成汲古閣說文訂一卷又爲之序

十月二十三日袁又愷招鉏匫石費玉衡顧千里臧在東李尚之翟鏡濤等六人會飲于漁隱小圃效竹林七賢故事特延先生同飲越三年在東爲之記 揅經堂文集四漁隱小圃文飲記

古文尚書攗異 八盤庚中予不克羞爾用懷爾然句下注云丁巳十二月黃氏丕烈校隸釋舊鈔本丕字作否與近抄及汪刻異 盼遂按先生校閱黃氏隸釋刊誤正在此時則此丁巳十二月非紀黃校年時乃自紀補注尚書此條時也

是年春有與劉端臨第十六書略云弟於正月內病廿日邇日精神稍好拙稍已到五篇下之食部昔人詩云開門常勝得千金今則閉門常勝得千金也汪生尚是讀書人但使不計較妝奩則以女孫字

之可也

嘉慶三年戊午 西曆一七九八 先生六十四歲

正月三日爲黃堯圃跋隸釋刊誤文集不載今收入補編

三月十一日袁又愷漁隱小圃牡丹初放主人宴集先生及錢竹汀王德甫潘奕雋將業晉及諸同人賞花賦詩以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爲均又愷分得天字竹汀得惠字先生詩不傳 袁廷檮紅蘭山房吟稿錢大昕潛研堂詩續集卷九

十六日戈小蓮 襄 又招先生諸人讌于范郡別墅各有唱和詩 錢竹汀年譜續編

是年爲吳縣令唐陶山 仲冕 跋陶山文錄文集不載今逐錄于次

大箸周易說得其環中周禮六宗元酒郊祀有尸天地用幣實用祼世婦內人屮臨諸條剖析精確縣諸日月而不刊爲之快極文則仁義之人其言藹如可以知性情焉可以見政事之大略焉卓然可傳者也懋堂弟段玉裁題卷內又有分評三則不錄

盼遂按錢竹汀跋陶山文錄害年爲嘉慶戊午故今以段跋系今年是年改正汲古閣說文訂數事重印嚴可均說文訂訂序云汲古閣說文訂一卷嘉慶三年流傳都下都下翕然稱之四年春予道經姑蘇又愷謂予曰說文訂近頗改正數事出新印本詒予

嘉慶四年己未 西曆一七九九 先生六十五歲

七月初十日先生父九十歲生日王蘭泉 引 貢壽序一首有云得幸先生有子四人孫十人曾孫十二人元孫一人 春融堂集卷四十二段得幸先生九十壽詩序

去年門人錢唐王國章爲先生刻周禮漢讀考成 經均樓集二又先生與劉端臨信稿至是復閱又得誤處二事

八月作書周禮漢讀考後 經均樓集二

冬以事到鎮江袁年避旅店之苦詣劉端臨學害雅義纏綿因又到

金壇至歲秒乃回蘇感冒寒病至次正始稍甦與劉端臨第二十書
經均樓集三小功章夫之姑姊妹娣婦報緦麻章爲夫之姑姊妹
之長殤一篇據與劉端臨第十七書知成于是年
十二月臧在東以先生詩經小學節錄本付刻于廣東南海縣而爲
之序云段君所著尚書撰異詩經小學儀禮漢讀考皆不自付梓有
代爲開雕者又不果而此編出鏞堂手錄念十年知己之德遂與裘
以異刻厰氏拜經堂集二刻詩經小學錄序按臧刻本即今之皇清
經解四卷本其全書爲三十卷見阮元十三經注疏校勘記毛詩序
目以及說文第十五注今不可復見矣
是年顧千里代黃蕘圃作國語札記恆就正先生經均樓集十一答
顧千里書

是年有與劉端臨第十七第十八第十九諸書第十七書略云弟正
月大病初起不得已復到金壇事之無可如何者也弟於學問深有
所見苦一切纏繞不盡所長蓋福命之薄耳周禮漢讀考已刻就印
成可奉送弟既抱病而多事內人主持柴米之務者也亦復病廢不
能理事一家三十口心之憂矣云如之何上有大年老人在堂故近
來宿食不寧兩目昏花心源枯槁深惜說文之難成儀禮疏已校出
何由足下得見也意欲延一後生能讀書者相助完說文稿子而不
可得在東已赴廣東爲芸台刊經籍纂詁千里亦無暇助我歸後再
圖之吾輩數人死後將來雖有刻十三經者恐不能精矣春又作第
十八書云弟自冬入春了無佳趣由春多心病不能讀書既不能讀
書則一切不適意亦無可如何之症耳又於八月末作第十九書略
云近來微理舊業然今年所成者廿葉耳周禮漢讀考刻成頗方刷
印馳上四部元明人集此間甚少曾記喬府書內虞揭黃柳及明初
諸公集皆備執事何不仍圖采之弟頗有志於此也懷祖廣雅發價
甚昂近者補刻表序而拙序竟不刻不得其解便中試爲訊之舍下
祖塋事果於七月內起遷矣近日精神稍好而讀書亦不能多
是年先生與劉端臨書屢提蘇州諸生毆革之獄其詳見王昶與平
書恕及鴻陂漁話紀李焜事條中
嘉慶五年庚申 西曆一八〇〇先生六十六歲
三月爲黃蕘圃作重刊明道二年國語序自署長塘湖居士經均樓
集八邵氏四庫目錄標注國語黃不烈本外又有國朝段玉裁校刊
本一條然則先生別有自刊本歟
程易田瑤田來書極推周禮漢讀考之妙與劉端臨第二十四書
十一月孫淵如星衍至吳門先生與蔣君業晉鈕君樹玉袁君廷檮
黃君丕烈顧君蒓顧君千里何君元錫李君銳瞿君中溶夏君文燾
陶君梁沈君培徐君頲唐君鑑李君福戴君延祁諸名士餞別于虎
丘山一樹園各自題名于冊吳君履爲寫山塘話別圖以張之張紹
南孫淵如年譜卷下

沈西雝濤以童年來謁先生大稱異之目爲神童沈氏於嘉慶十七
年與先生書云濤自卯夕獲侍清塵肌色黯奸被服充屈而先生見
待以國士延譽於通人滴祓爲心眄睞成采昔邱懷美錦何點識之
於早歲邢嗇盛藻清河致歎於幼年濤才不及之而遇與之齊矣竊
感鮑子知我之恩每懷子勝斐然之志寸陰不居尺波易逝歲月逾
邁一紀於茲十經齋文集卷一十二歲爲一紀故系於本年也
是年有與劉端臨第二十第二十一第二十二第二十三第二十四
第二十五諸書正月初作第二十書略云新正初晤張涵廬欲作書
而未能動筆今日乃能作字衰年心血已枯心中不快特甚蓋說文
全書恐有難成者矣近者又隨家嚴至壇了祖塋公事不得已也此
時弟惟一無所事空山靜養心病或可治自姚精力遠遜抱經竹汀
西莊諸君子迄無所成貽笑後人耳戴集俟刷印後別寄四月作第
二十一書略云自度歲至今未曾讀書於說文曾未落筆總覺不能

用心蓋浦柳之質柔脆使然此書恐不能成且聞五月初旬爲五句初度壽辰無以奉祝輒具書墨二件寄呈幸勿以爲菲薄也五月作

第二十二書略云弟以注此書爲讀鄭之階級讀此注而知許鄭之異亦知許鄭之同而知天下之字無不異而知天下之字無不同其要在以經注許以鄭注許而尤要在以許注許此書賴足下促之功莫大焉八月作第二十三書略云自四月以後乃覺心疾霍然成書七十餘葉才到第八篇入部七部竣事耳日西方莫恐其不成可惜圖迎臧在東相助而未知其肯來否以許注許一經拈出無人不稱快近擬爲儀禮漢讀考廬使讀儀禮所得不付子虛經籍纂詁一書甚善但如一屋散錢未上串說文注成正此書之錢串也九月作第二十四書有云一部說文謁字須注完乃改得八九分耳十二月作第二十五書略云入冬來賤體大好今年說文稿成一百四十頁第九篇已發輯矣無處不有拗獲有經術吏治之王紹蘭官閩中已升知州許爲刻說文嘗先刻數本中丞曾而屬亦不能不留看經本也但使春天無病弟便可自在五代同堂事已由吳縣通詳所以娛老人也

有與趙味辛書略云弟日來刪定說文舊稿冀得付梓東原師集刻雖成而多未妥容日再寄肅候近安不一味辛大兄先生座右愚弟段玉裁頓首 吳思亭輯昭代名人尺牘二十三卷 按戴集刻成在嘉慶四五年間詳與劉端臨第二書

汪喜孫自撰年譜稿本云父友孫觀察劉先生朱先生劉先生台斗趙同知懷玉馮大令成李訓導拔式程刑經贊和族叔劍潭文舟尚來存問當時經學小學先君最服程易疇段茂堂先君殁後未過存寒舍

嘉慶六年辛酉 西曆一八〇一先生六十七歲

四月晦日吳縣令唐陶山仲冕邀先生及萬君承紀同諸名士餞孫

淵如星衍于石湖看競渡萬君爲圖紀事 張紹南孫淵如年譜

五月先生到杭州十二日阮中丞元招先生同孫淵如星衍程易疇瑤田雅集於詁經精舍之第一樓淵如有詩紀之 濟上停雲集

西湖上詁經精舍設許叔重主題曰漢洨長太尉南閣祭酒許公先生非之與阮梁伯元書以爲應書太尉南閣祭酒前洨長可也 經均樓集五

雒定庵續集四記王隱君云春日出螺師門與轎夫戚貓語貓指荒塚外曰此中有人家段翁來杭州必出城訪其處歸不向人言段不能步吾舁往獨我與吳轎夫知之

盼遂按先生平數數入杭初見者爲嘉慶辛酉一行故以王隱君事系之本年

八月浙江鄉試徐鏞莊同柏以文多古誼被落時先生掌教嘉興爲湖書院見鏞莊文以磊砢英多目之 徐士燕編徐檗莊年譜 盼遂按

先生主講爲湖書院之事不見於其他記載或係遙領之乾館歟

陳芳林 附華今年自山西歸蘇州先生與相見恨晚

九月芳林卒先生哭之後于嘉慶十六年爲作陳芳林墓志銘 經均樓集八

十月黃蕘圃丕烈招先生及錢竹汀大昕陳曼生鴻壽顧南雅 儀集于紅樹山館分韻賦詩南雅得子字 顧儀思無邪室詩集

是年先生第一曾孫義正生時先生父得莘公健在乃舉行五代同堂盛事山吳縣令通詳朝廷仁宗皇帝賜以七葉衍祥扁 與劉端臨書及王蘭泉得莘先生書序

是年有與劉端臨第二十六書略云舍下家嚴不無疾苦弟賤體春病如故栗栗危懼望有以教之說文注恐難成意欲請王伯申終其事未識能允許否吉拜凶拜弟說固恐未安春浦事實弟不記識吾兄應爲作小傳附刻爾雅後何時大駕涉泊吳門罄談弟衰朽恐難

北上相晤矣

嘉慶七年壬戌 西曆一八〇二 先生六十八歲

四月十四日跋手校廣韵一通 文集補編

六月至杭州與嚴久能 元照 同居西湖蘇公祠爲題其悔庵學文云 久能之文簡淨有法非知古文者不能也 嚴元照悔庵學文卷首

九月二十九日跋宋咸熙所輯呂氏古周易音訓 見原書卷首今入文集補編

十月作中憲大夫雲南分巡迤南兵備道龔公神道碑 經均樓集九

是年作仁和龔氏四世祖德碑文 經均樓集九

嚴久能來書論以太平御覽校爾雅有云夏間先生來杭行笥中携周氏所藏宋版殘本 謂太平御覽 一函元照幸得寓目 悔庵學文卷一

去年及今年作釋拜一文煞費研摩 釋拜跋及與劉端臨書

是年秋日跋陳芳林藏蜀石經左傳昭公二年殘本云冶泉 芳林別號 著有內外傳考證爲士林所重嘉慶辛酉秋捐館後始從長君啟宗索觀石經數百字不勝人琴之感

是年有與劉端臨第二十七第二十八論書春日作第二十七書略云襲壻來得手書備承雅愛屋契一紙亦收到玉裁舍下粗安家嚴康健惟裁精力大衰拙著恐不能成又徐大兄爾雅古注存弟處未能有所發明近日乃爲之序欲述其官事與其後人皆不甚悉詩經毛傳弟年來有所增益可以成書弟所爲釋拜煞費研摩足下當舉其何處最合何處非是寄示爲感冬作第二十八書略云謝氏所刻荀子其中校語出於弟者別紙錄呈弟衰邁之至說文尚缺十卷去年春病甚作書請王伯申踵完伯申杳無回書今年一年說文僅成三頁故雖阮公盛意而辭不敷文初心欲看完注疏考證自顧精力萬萬不能近日亦薦顧千里徐心田兩君而辭之蓋春夏秋三季多不適而春病尤甚有不得不然者也目下閁喪服篇偶有所見易田不無誤處今呈一篇又說說文者一篇均祈賜教

嘉慶八年癸亥 西曆一八〇三 先生六十九歲

正月爲嚴九能 元照 作爾雅匡名序 見原書首收入文集補編

閏二月先生友王樸莊卒先生往哭挽以句云古道照人清似鏡遺書訓俗重于金

三月十八日昨王樸莊遺書序 經均樓集八

冬至日作春秋左傳校勘記目錄序盼遂按序中云錢塘嚴生杰博聞强識因授以慶元所刻淳化本幷陳氏考證及唐石經以下各本及釋文各本令其精詳搉撫觀其所聚而於是非難定者則予以暇日折其衷焉詳此文義與阮元十三經校勘記左傳題辭全同則此篇殆爲代阮伯元捉刀而作然則由此亦可見阮氏左傳校勘記爲出於先生手矣

艱定庵己亥雜詩云張杜西京說外家斯文吾述段金沙導河積石歸東海一字源流奠萬譁自注云年十有二外王父金壇段先生授以許氏部目是爲平生以經說字以字說經之始

是年六月十四日先生父卒于蘇州得年九十四返葬於金壇縣治西之大壩頭 經均樓集卷八十自序姚撰得幸公墓志

經均樓集 四有駁山東巡撫請以邱姓人充先賢左邱明後博士議一篇當作於今年蓋山東巡撫和寧及山東學使劉鳳誥之請在嘉慶七年故也

與劉端臨第二十九第三十諸書蓋今年作姑係于此兩書皆言端臨推薦先生四弟鶴皋經館事及論姚姬傳九經說

嘉慶九年甲子 西曆一八〇四 先生七十歲

五月作任啓運禮宮室考序應其曾孫泰之請也 聚學軒叢書本禮宮室考文集失收已入補編

十一月十八日跋錢竹汀鈔本西遊記云憶昔與竹汀遊元妙觀閱

道藏按即乾隆五十九年六月事也竹汀借此鈔訖而爲之跋今轉瞬已十年竹汀於今歲十月二十歸道山矣甲子十一月十八日硯北居士段玉裁識邱長春西遊記後

是年作跋黃蕘圃蜀石經毛詩殘本末云余爲阮梁伯定十三經校勘記云云是阮氏十三經注疏校勘記或出先生手定觀于文集第一篇十三經注疏釋文校勘記序嘉慶十三年戊辰及文集四卷春秋左傳校勘記目錄序此中消息可闚一斑又文集五與孫淵如書云昔年愚爲阮梁伯修十三經校勘記本年夏先生與王石臞書有云惟恨前此三年爲人作嫁衣裳而不自作致此時拙著不能成矣嘉慶七年冬與劉端臨書云故雖阮公盛意而辭不敷文初心欲看完注疏考證自願精力萬萬不能近日亦薦顧千里徐心田兩君而辭之綜以上數事觀之則校勘記之出自先生殆可爲定論歟

是年阮伯元元爲先生刻說文解字注第五篇上加以句讀今蘇局本即經韵樓原板可見一斑

冬嚴久能來書云月前于役姑蘇兩謁陋丈大慙二載顧言之意承許序畫扇齋秋怨詞懇速成見寄企渴企渴前于尊案見所寄某公書纂詞氣激直大致似歐陽公與高司諫之書歐公之所論者國事之是非然後之君子於歐公不能無疑議今先生之所爭較之歐公其大小何如而凌厲揮斥令人無所措手足傳有之凡有血氣皆有爭心受之者豈遂能甘此尊意若曰彼雖不甘吾何懼之有夫懼不懼亦何足深論且非懼顯要也懼失儒者謹厚之風耳更就此事論之在先生始亦失之輕信夫既身據要津欲爲朋好刊行著述固非艱大難勝之事也苟非力所能積則竟寢其事有何不可而乃委曲蹐蹐募助集事其始也如此又奚怪有今日之事乎然則先生之責之也又已甚矣人之知此事之顛末者不能不謂先生處之失其平不知者傳聞失實不過曰段先生因某公不爲刻書薦書院罵之耳

如此則先生之品詣亦少損矣中略先生不以鄙意爲非則乞潤色元稿微詞緩諷使之自悟焉可矣下略天寒欲雪呵凍臨池不妨學宋廣平之賦梅花愼勿效稽叔夜作絕交書也悔庵學文卷一盼遂按札中所稱某公者殆斥蕭山王畹灣紹蘭也嘉慶五年十二月先生與劉端臨書云有經術吏治之王紹蘭官閩中已陞知州許爲刻說文當先刻數本是王氏許爲刻書而卒未實行迄後王氏著說文段注訂補深詆先生是書其凶終隙末有可概見者然先生之倔強負氣以言詞筆札致嫉者亦畢呈於此札故錄存之

是年有與王石臞第一第二兩書夏日作第一書略云弟七十餘耳乃昏眊如八九十者不能讀書惟恨前此三年爲人作嫁衣而不自作致此時拙著不能成矣所謂一個錯也十二月廿二日作第二書略云弟春夏多病秋冬稍可權讀書而欠精力數年以文章而兼通財之友唯藉阮公一人拙著說文阮公爲刻一卷曾由邗江寄呈未知已達否能助刻一二否

嘉慶十年乙丑西曆一八〇五先生七十一歲

五月二十二日先生至友劉端臨卒于寶應年五十有五劉端臨遺書卷首兩世鄉賢錄

與阮芸臺書論阮氏湘圃府君行狀中謬誤經均樓集三於四弟清標玉立架上得尹元孚會一所賜朱子小學二本先生喜極繼以悲泣經均樓集八博陵尹師所賜朱子小學舊跋

嘉慶十一年丙寅西曆一八〇六先生七十二歲

七月爲桐城章甫改作觀于忠肅公玉帶記經均樓集九甫蓋亦先生弟子說文注第七卷由甫校字

是年作錢竹汀潛研堂文集序應其壻瞿鏡濤之請也經均樓集八

四月初二日與王石臞書推薦四弟鶴臺并求爲說文解字注作序昭代經師手簡

冬與王石臞書云說文注尚有十二之下十三之下兩卷未成今冬明春必欲完之已刻者僅三卷耳精力衰甚能成而死則幸矣並擬作說文轉注釋例一書昭代經師手筆

是年有與王石臞第三第四兩書四月初二日作第三書略云弟落魄無似時覩理學之書說文注近日可成近來無知後進成以謂弟之學竊取諸執事者非大序不足以著鄙人所得也引領望之第四書有云近者惠以四十金俾爲刻資此種高誼不勝感泐弟夏天體中極不適冬日稍可

嘉慶十二年丁卯 西曆一八〇七 先生七十三歲

姚鼐應先生之請爲其父得莘公作封文林郎巫山縣知縣段君墓誌銘并序惜抱軒文後集卷七

四月爲陳仲魚作簡莊綴文序刊本

張古餘教仁爲先生刻釋拜經均樓集卷首

顧千里廣圻刻釋拜序云以嘉慶丁卯刻之於江寧非欲用是爲酬知也爲後世求段氏學者將有涉乎此也思適齋集十一按顧刻本今不可見然即序文觀之知非代古餘作

十一月自跋釋拜後經均樓集六

是月再跋乎校廣韵一通文集未收原本藏密均樓蔣氏

是年作臧孝子禮堂傳禮堂卒于乙丑傳云遲之三年乃爲立傳知傳爲是年作也經均樓集九

有誠孝潘君名德弼字式周傳應其曾孫孝曾之請也經均樓集九

有二名不偏諱一文謂今本作偏非經均樓集十一下全有周人卒哭而致事經注考一文

有曲禮君天下曰天子朝諸侯分職授政任功曰予一人注曰覲禮曰伯父實來余一人嘉之余予古今字一文

有駁撫本禮記考異之非一文按以上三文皆爲顧千里而發去年顧千里代張古餘作禮記考異謂孫頤谷訂王制西郊當作四郊之說爲非至是先生致書千里謂四郊是西郊非經均樓集十一與顧千里書千里來書申辨先生復書後十一月因作禮記四郊小學疏證一篇頗攻顧說十二月一日千里又來書論難即文集附載之千里第二札也經均樓集十一按經均樓集卷十一答顧千里書首云足下爲張古餘作禮記考異云云是此札爲答千里第一札針鋒正對自無疑義乃題目下注年分云已巳恐係丁卯之誤所宜改回者也

是年說文解字注三十卷成本書第十五下

九月在杭州許周生宗彥招先生及嚴秀才元照淩教授廷祜項明經鏞李秀才銳何主簿元錫戴刑部敦元汪秀才家禄集於比青軒嚴賦詩紀之嚴久能柯家山館遺詩卷二丁卯

九月十二日鈕匪石樹玉來訪先生告以今詩山有扶疏章毛傳本訓扶疏爲大木與鄭異義今改大爲小以合鄭箋安也匪石日記鈔按先生今明年中與顧千里議禮起爭端至今訖莫能判其曲直然考千里之爲人平生交遊如李尚之黃蕘圃劉金門嚴鐵橋吳山尊皆其至友而不能有終其失禮于先生蓋亦常態無足怪者今聚一事論之如毛詩召南甘棠傳不重煩勞百姓先生爲阮氏作校刊記曾據蜀石經漢書司馬相如傳刊去不字跋黃蕘圃藏蜀石經及顧代先生任校刊則刊去先生此條蛛絲馬迹亦可知鑿端之啟訟在千里矣

時陳仲魚鱣先生與千里文爲一册題曰段顧校讎編

十月十五日有與王石臞第五書略謂玉裁老貧病三者兼之向者恥言貧今日乃更不能自諱也鄙著說文注已竣蒙阮公刻成一卷一以爲唱用呈請政并希量力佽助庶乎集腋成裘向時尊處書價二十金爲寄書人賫繩正所失尚未暇還抱娘之甚如同拜賜之感

而已春夏則病瘵之秋冬而後稍可年祇七十而老者過于八九十者是可嘆也 昭代經師手簡初集

嘉慶十三年戊辰 西曆一八〇八 先生七十四歲

正月初十日顧千里著學制備忘之記極詆小學疏證之說刊板流布先生於旬日之間作書四通凡數千餘言千里於三月初七日來第三札長四千餘言相辨詰先生又作札三通致之千里不再作復先生作書與黃紹武 不烈 紹武復書謂先生年高學邃久已當代欽仰千里以後起之隽與先生抗衡同輩實所竊議又謂先生以年高手硬心意閑澹之老人不應與腦滿腸肥初學把筆者斷斷相爭先生又作書答之有云以一生師友言之過徵天人性命愚不如先師東原氏考工記喪服經制度條例考核精當上駕康成愚不如易田徵君熟精史事識小無遺愚不如辛楣少詹潛心三禮愚不如端臨學博老而虛懷好學不倦愚不如召弓學士涵齋侍講深曉音均十

七部紬繹成書愚不如懷祖觀察文辭古雅愚不如婉傅刑部惟於古音古訓經文古本略有微勞抑末也 以上同見經均樓集卷十二

陳仲魚經籍跋文宋本禮記注跋云兩家遂成水火余欲爲調人而終莫能解

五月王石臞爲先生作說文解字注序謂訓詁聲音明而小學明小學明而經學明蓋千七百年無此作矣 刊本

六月一日作音里克弒其君之子奚齊一首 經均樓集

六月作讀詩序禮經二注一首 經均樓集

又作既盈不湍軌傳曰由軌以下曰軌一首 經均樓集一

十月作十三經注疏釋文校勘記序蓋爲阮伯元擬進呈御覽而作 經均樓集一

十月十四日在婁東書院作述筆法一首

是年作論紅丸一首 文集十 享鐸二字釋例一首 經均樓集十一

又按文集十一雜記公視大斂公升商祝鋪席乃斂一首卷十二與諸同志論校書之難一首疑亦是年作爲千里發也

先生今年向曾居鄉業農者問麥花之事彼云其花夜開朝閉兩瓣色黃開而仍含中挺一須須頭兩黃鬚出瓣外分傳於瓣曉則鬚收入瓣內瓣閉而爲麥皮所謂麩也須藥爲麥人所謂實也先生因知唐人詩黃花入麥稀細麥落輕花之解於八月十四日作記麥花一首 經均樓集八

嘉慶十四年己巳 西曆一八〇九 先生七十五歲

正月廿四日爲嚴久能作娛親雅言序 經均樓集八

三月作博陵尹師所賜朱子小學恭跋一首 全上

三月爲江子蘭沅作說文解字音均表序 皇清經解本

四月與章子卿書論加字 經均樓集五

四月作戴氏聲類表序 經均樓集六

五月作地理志觀縣考 經均樓集五

五月作皖字考 經均樓集一

十一月陳仲魚鱣以孫淵如所著鄭康成年譜爲贈先生與孫淵如書論鄭康成年譜誤數處事 經均樓集五

十一月與梁耀北書論趙戴水經注 經均樓集七

冬至後二日鈔借自周漪塘藏白氏六帖三十卷宋本畢跋之屬稿後以書問周漪塘秘閣之名漪塘答以秘閣公乃晁公武之曾祖名仲衍尚書祠部員外郎秘閣校理者也先生得此喜而欲狂 經均樓集八

是年曾遊浙東歸後得黃丕烈新刻蜀大字本孟子音義先生致函論其中誤字多處幷云凡宋板古書信其是處則從之信其非處則改之其疑而不言者則姑存以俟之不得勿論其是非不敢改易一字意欲存其眞適滋後來之惑也又不得少見多怪疑所不當疑

韵樓集四按此數語實佐宋者之頂門針又按音義中公孫丑下之祖裼裸裎與萬章下之祖裼裸裎段先生信亦誤倒互舉

是年有詩執熱解經均樓集一又有說文饗字解一首鄉飲酒禮與養老之禮名實異同考一首皆爲顧千里發也經均樓集十一

文集卷十二有與陳仲魚書論文選考異又吳都賦蕉葛竹越解疑皆今年作蓋千里爲胡果泉克家所作之文選考異刻于己巳二月也

嘉慶十五年庚午西曆一八一〇先生七十六歲

正月爲李松雲太守作手寫十三經跋經均樓集一

二月戴東原之嗣子中孚携直隸河渠書稿一百單二卷合二十四册至蘇州屬先生校刊先生曰我力能校而不能刊也披讀往復見其書繁重纖悉畢備每與李松雲言此必有底稿斷非戴氏一年之內一手所能成也經均樓集七趙戴直隸河渠書辨因命孫輩抄一部存之年內蔵事先生與王石臞書樂述

與方葆巖制府書論王履泰盜戴氏直隸河渠書事經均樓集七

四月作張涵齋侍讀八十壽序經均樓集八

十二月作春秋經成公十年無冬十月考經均樓集四

陳煥師友淵源錄江沅傳庚午辛未館奐家段若膺師與良庭先生友善着六書音均表發明平上入分合相配曰此表惟良庭子蘭知之外無第三人知之者奐遂發憤盡一晝夜探其梗概若膺師著經韵樓集未定本切屬勿借予人奐私心選錄加小圈以爲記若膺師曰子蘭何復借予人耶師曰我館陳徒好書或者是若膺師指示圈記迺曰果是陳徒讀書種子也吾將往見之奐因是得識若膺師

作春秋左傳古經畢明年作題辭云玉裁寄居姑蘇多暇庚午年已七十有六深痛先君鄭重授春秋左傳而未能盡心此經又閱今之學者但知稍稍讀左傳於經文少有能成誦者乃恭錄左氏經又取鄭公注禮周禮存古文今文故書之例附見公羊穀梁之異以小字雙行注各條下爲十二篇又以二家卷數之不同附注左氏各篇之末每條時出訂正之語而不敢臆衍其辭仍依漢志略曰春秋左氏古經經均樓集四

是年有與胡孝廉世畸書論小爾雅經均樓集五

又與嚴厚民杰書論左傳一則經均樓集四

是年有與王石臞第六書謂前助之四十金他用矣

嘉慶十六年辛未西曆一八一一先生七十七歲

元旦作外孫龔自珍字說字之曰爰吾經均樓集九

正月作春秋經殺弒二字辨別考經均樓集四

二月作周漪塘錫瓚七十壽序經均樓集八

爲李松雲作新雨堂記末署僑吳老人段玉裁撰于七葉衍祥堂經均樓集九

三月作奚斯所作解經均樓集一

春作趙戴直隸河渠書辨一篇答李松雲經均樓集七

七月十六作誥封孺人戴母朱太夫人八十壽序經均樓集八

是月爲張阮林作左傳刊杜序經均樓集四

八月初一日作春秋古經定本題辭經均樓集四道光元年此書始付刻收入全書

八月廿五日有句容之行作蔡居拙傳作蔡一帆先生傳全見經均樓集九

汪喜孫年譜稿本段先生來訪禮堂與焦理堂訂江南志之謬禮堂紀事多失實孫洪陵江所書友人遺事亦失實

九月初三日作新唐書忠義傳書後經均樓集七

是年有與方葆巖書再論校刻直隸河渠書事又陳芳林墓志銘并

序又使乎使乎解又書類篇金部後又羊公經傳弒字辨誤又君母殺君當書弒論 以上全見經均樓集

嘉慶十七年壬申 西曆一八一二 先生七十八歲

三月到揚州作送龔堉閒齋之徽州郡守序自注云壬申三月邗上作 經均樓集九

四月外孫龔定庵 自珍從母段恭人淑齋由京師來蘇歸寧初先生以次子鼐女美貞許字定庵至是遂命結褵焉先生索觀定庵所業詩文甚夥間有治經史之作風發雲逝有不可一世之概其懷人館詞三卷則目爲銀盌盛雪明月藏鷺中有異境先生爲作懷人館詞序而引其先子是有害於治經史之言以規之 經均樓集九 龔定庵年譜

三月江晉三 有誥 來書論古音 江氏音學十書卷首七月先生作書復之長凡五千餘言載經均樓集卷六九月晉三來蘇執弟子禮謁先生遂下榻于枝園之西窗往復辨難先生正其紕繆者數十處晉三所有得先生亦必聽納 江有誥寄段茂堂先生書附跋

十月爲江晉三作江氏音學序末云嘉慶壬申十月金壇段玉裁撰于姑蘇朝山塾之枝園時年七十有八 經均樓集六

八月沈西雍 濤 來書請爲作十經齋記文一篇書載十經齋集卷一

汪喜孫以校寫述學清本來就正並所作經藝文請益 汪喜孫年譜

本稿

十一月朔爲沈西雍作十經齋記云欲廣十三經爲二十一經經禮益以大戴禮春秋益以國語史記漢書資治通鑑爾雅益以說文解字九章算術周髀算經凡廿一經近者閉戶一室中以廿一經及吾師原善孟子字義疏證恭安几上手披口讀務欲訓詁制度名物民情物理稍有所見不敢以老自懈請沈君爲我作廿一經堂記以酬吾以勉吾好學不倦好禮不變老則稱道不亂 經均樓集九

是月沈西雍 濤 爲先生作廿一經堂記駢文云歲居鶉首月隕蘼角爰以廿一經堂授簡命記 十經齋文集一

十月初一日爲徽州吳小岩作說文引經異字考序末云茂堂老人段玉裁識于新安郡齋時先生在壻龔氏署也此文集中不載

十月廿一日與江晉三書論說文牙字說解並云足下音均功深古學疏淺當以多讀書爲務即此一字可得考古之法 經均樓集五

冬十二月陳碩甫 奐來蘇先生令校說文注第十五卷館宿枝園碩甫願留受業於門先生告以治說文之以字考經以經考字大指本徽郡戴氏高郵王石臞先生同淵源于戴故論學若合符節自後碩甫凡宿枝園者二年 陳奐王石臞先生遺文編次序又毛詩傳疏條例

盼遂按先生性極好客尤喜獎掖後進故江晉三陳碩甫皆經授餐枝園累年龔定庵常州高材篇送丁若士詩云外公門下盛賓客自注謂金壇段先生始見臧在東顧子逃來哀哀奇才我識惲伯子絕學我識孫季逑最後乃識掌故趙 味辛獻以三詩趙畢酬據定公詩可見當日段門棨戟之盛矣 詩見定庵文集補

陳奐師友淵源記云壬申冬十二月會說文解字注授梓于蘭師之閎而以校讎委任奐遂受業師門晨夕相親几席相接難必問疑必析日之所請益夜筆之簿記

是年作說苟一篇溪濡灤三字考一篇 同見經均樓集

嘉慶十八年癸酉 西曆一八一三 先生七十九歲

與外孫龔自珍札勗以銳意讀古書勿爲名士時龔在徽州疑先生自去冬入徽今春尚未歸此札爲在徽時作也 經均樓集九

沈西雍 濤 來書論劉字从卯金非卯金十經齋集二答段茂堂先生書

七月女孫美貞卒于徽郡解年二十二 文集九誄自珍妻權厝志

九月作說文劉字考一篇答西雍先生與江子蘭 沅 汎覽說文全書得說文用古籀爲諧聲者皆不注某古文某字籀文某字之例凡百

有徐處經均樓集五

七月爲桂未谷作札樸序文集不載心巢遺刊本

十一月作伊維字古不作洛考一篇經均樓集一

是年冬始刻說文解字注江沅說文解字注後序先生弟子徐學士頲直卿胡明經竹巖積城力任刊刻之費始得舉事江子蘭沅與陳碩甫撰同司校讎陳奐師友記云徐頲督學安徽拔胡積城貢屬刊說文解字注所以報師德者甚摯也

嘉慶十九年甲戌西曆一八一四先生八十歲

閏二月作摯中氏任解一篇經均樓集一

三月至徽州作贈自珍妻楮眉志經均樓集九

秋日外孫龔定庵自珍作明良論四首先生爲加墨評之曰四論皆古方也而中今病豈必別製一新方哉老矣原板作毛字誤今改

訂猶見此才而死不恨矣定庵文拾遺

是年成戴東原先生年譜按戴譜無序跋年月惟乾隆二十年下云方言分寫本玉裁自庚寅己丑假觀遂摺至玉屏中略然假此書時未知重方言也乃始得讀說文耳今四十餘年於說文討論成書於方言亦闕闕奧何莫非先生之覺後覺哉又四十二年下云今丁小雅終於寧波府儒學官舍又將十年矣據上二條考之先生官玉屏時年三十六又四十餘年當爲八十以外丁小雅之卒爲嘉慶十二年樓張惟驤疑年錄彙編則又將十年云者正當在嘉慶十九年時也乃譜成不久先生即歸道山其平生師友相與之誼臨年彌篤誠令人欽遲無既矣先生跋東原札册云思先生而不可見於是修先生年譜一卷付刻又裒先生札付裝潢作跋之年月爲甲戌十二月二日則年譜纂輯之在是年從可證矣

先生將戴東原所來札凡十四通又東原與其弟漁卿家書一通裱褙爲册日夕摩挲則以傳之子孫册背附以孔撫谷繼涵戴中立中

挈之札於十二月二日作跋記之經均樓集七盼遂按原札册今尚存無錫人家有影印本與先生原跋數目不盡符

是年作八十自序一篇經均樓集八炮鳧異字說一篇經均樓集一

八月江子蘭沅爲作說文解字注後序于閩浙節署時說文注刊板已將過半元書後

十二月識儀禮漢讀考後云禮經漢讀考一卷其他十六卷未成後之人當有能踵爲之者元書後

嘉慶二十年乙亥西曆一八一五先生八十一歲

花朝日黃丕烈乘小舟出閶門來訪先生于枝園黃氏士禮居題跋李校齊集跋

三月命陳煥用李仁甫五音均譜法始東終乏之目編次說文五百四十部成說文部目分均一書原書陳煥序

陳煥師友淵源錄段玉裁傳云乙亥春煥將偕從姪兆榮之海門師令自注上篇摸魚兒自注乙亥六月別新安之蘇州晤歸夫人爲本年事也譜年譜系之丙子春誤矣

九月八日先生卒後歸葬金壇縣城西之大壩頭光緒金壇志

王石臞在京師聞先生卒謂人曰若膺死天下遂無讀書人矣清史列傳

陳奐師友記又云丙子秋從海門歸謁師問然曰吾似春蠶一般繭既成惟待斃焉已八月金陵試畢視師疾曰吾年二十餘曾遘疾六十年未嘗一日呻吟今病不起九月八日終于枝園壽八十有一盼

遂按先生卒年各家記載均作嘉慶二十年乙亥陳氏獨繫嘉慶丙子未詳其故或以淵源衆成于晚歲追記致失堅塙耳

陳奐師友記云咸豐三年奐請諸金壇學官丁君士淳詳祀鄉賢軍興未達禮部

先生手校書甚夥身後以白鏹三千金歸諸壻家龔閒齋觀察（黃丕烈跋段校本廣均）

先生子二女一長名驤字右白國子監生少年爲詩哀艷雄奇著梅冶軒集一卷（驤自珍己亥雜詩自注）父歿後安貧樂道依然儒素道光甲申夏持先生墓誌文往示黃丕烈黃答拜時驤以先生朱墨筆校廣均相假黃錄出副本今藏烏程蔣氏（黃丕烈校本廣均跋驤嘗述先生之言語汪喜孫曰先君每言工文詞者不必通經術通經術者不必工文詞唯述學兼而有之爲當代有數之書（汪容夫先生年譜五十七葉）卒後葬支硎山（己亥雜詩自注今錄襲自珍己亥雜詩

云少年哀艷雄奇暮氣積唐不自知哭過支硎山下路重鈔梅冶一廬詩自注冒氏段右白葬支硎山平生詩晚年自塗乙盡予尚抱其梅冶軒集一卷林鈞石廬金石書志古磚泉序道光五年十二月顧千里遊上海段右白介之識陳寄蟠右白庋藏古器物甚多吳榮光鈐清館金文頗收右白藏品揚片

次子名騋縣庠生爲姊丈龔麗正關部事頗以多財着先生沒後與兄幷徙而他宅不復守枝園舊宅矣（黃跋廣均）

女名馴字淑齋適仁和龔麗正能詩著有綠窗吟榭詩草一册吳振棫國朝杭郡詩續輯卷四十三選馴詩凡十餘首（杭郡詩續輯小序）

孫五人美中縣學生美度美製美蘊美斌（王撰墓志銘曾孫三義正義方義曾（說文解字注卷尾校字題名）

王懷祖（念孫）于明年爲先生作大清敕授文林郎四川巫山縣知縣

段君墓誌銘文久佚今新會陳氏圓庵收得石臞手稿本影印行世

羅氏振玉高郵王氏遺書目叙云往在東海作金壇段茂堂先生年譜讀蘇州府志知王石臞曾撰茂堂先生墓誌因求石臞文集不可得及返國購得文簡父子手稿一箱乃求茂堂先生墓志仍不可得也按羅氏譜未見蓋未嘗起草歟

補嘉慶十一年事一則　張澍養素堂文集與段茂堂先生書云獲親槧範頻年積愫賴以稍舒猥蒙獎許過情嗣晤章子卿述先生之言曰他人考據文高者爲注疏其次則語錄介侯之作辯論精確所不待言然熊熊其光魄魄其氣時罕儷者（中略）澍棒簏已排不再話別輒爲此書貢諸左右又云同謁姚姬傳先生

考介侯先生自門虎丘之遊有嘉慶十一與十七年兩次玩此書語意似應屬丙寅年今繫於此

先生著述考略

一　古文尚書撰異三十三卷　王石臞見此書稿本作書與劉端臨謂

茂堂此書誠古今奇作惜世人多不能知之王靜安師著顧命考亦云古文尚書撰異其書最爲深博（經均樓叢書本學海堂經解本）

繆荃孫學部圖書館善本書目段氏毛詩故訓傳三十卷抄本清逸居士跋云卷末有江沅篆書一行云嘉慶甲戌二月江沅書於三山節署江沅又云茂堂先生垂老精神已衰往往有取未定本入刻而反遺定本者尚書撰異中某卷是也

二　毛詩故訓傳定本小箋三十卷（經均樓叢書本學海堂經解本）

三　詩經小學三十卷　臧在東節錄爲四卷而完稿遂軼詳嘉慶四年譜內（學海堂經解本）

四　詩綫不分卷　見楊守敬叢書舉要存亡未詳或亦故訓傳及詩經小學之異名楊氏未之詳察歟

五　周禮漢讀考六卷（經均樓叢書本學海堂經解本）

六　儀禮漢讀考一卷（經均樓叢書本學海堂經解本）

七　釋拜一卷　此書本單行嘉慶丁卯陽城張古餘（敦仁）爲之校刊問世同時顧千里（廣圻）亦曾作序付刻先生卒後又編入經韵樓集卷六附先生自跋一通單行本所無也

八　春秋左氏古經十二卷（經均樓叢書本）

九　春秋五十凡辑本一卷附古經後（經均樓叢書本）

十　說文解字讀五百四十卷　按是書之作自乾隆四十一年富順任內始至乾隆五十九年秋始簡練而洮汰之成今之注本此五百餘卷之巨帙實足使人聞而披靡故盧抱經王懷祖文集中標題仍作說文解字讀序也

十一　說文解字注三十卷　按許祭酒著說文以明經先生本經義以注說文故能湊入單微允稱合作惟此書宗旨仍主以字證經以經證字而止若晚近文字學家專研字迹而不顧經術者蓋與先生非同道矣先生偏研五經皆有造述故說文之學迥非嚴桂王朱諸家可及

十二　汲古閣說文訂一卷　按此書先生與袁又凱（廷檮）共成之嗣經屢次修板始得定本說文解字注於正文之删增校改皆根柢此書而不再聲言者也味者遂譏爲武斷

十三　說文轉注釋例　晚年與王石臞書云擬作說文轉注釋例一書恐未嘗屬草故今不見

十四　詩經韵譜　按此即六書音韵表之初稿有正字而無注錢少詹所爲作序者也

十五　六書音韵表五卷　按古韵十七部之分實爲古韵學之大成後來十八部二十一部二十二部二十三部二十六部二十八部三十諸部之分總不越冬及入聲問題實與十七部大體無關故十七部之分其功偉矣可以千古非東原阿好之言也

十六　盧本方言校正　鈕匪石日記乾隆五十八年四月十四日顧千里以段茂堂糾正盧抱經校刊之方言

十七　一切經音義段玉裁顧廣圻同校（鄭文焯國朝未刊書目）

十八　廣韵校定本五卷　此書今歸烏程蔣氏密均樓末有黃蕘圃跋云校本有朱墨兩筆中有朱墨圈及尖角在每字旁者不知其命意所在惟就正譌之處纖悉臨摹已見校勘此書之精矣

十九　集韵校定本十卷　先生此書後歸歸安陸心源前宋樓藏書志卷十六著錄清瑞安方雪齋（成珪）得此書傳抄本遂據之作集韵校正爲言集韵者之鉅作

廣韵集韵校本段玉裁顧廣圻同校集韵校本元稿在丁詠之士涵所（鄭氏未刊書目）

二十　十三經注疏校勘記　按山集中十三經注疏勘記序春秋左傳校勘目錄及與劉端臨王石臞兩公書觀之可知阮氏書成於先生之手

二十一　經典釋文校勘　記蕭山朱氏藏有臨本蓋先生不滿於盧氏刻本故與劉端臨書云恨不得暇仝校之也又詳臧在東校影宋經典釋文書後篇中

二十二　國語校定本

二十三　列女傳校定本　以上二書顧千里曾取入所刻國語列女傳中

二十四　荀子校定本　當時謝塘刻本取先生語不盡詳先生與端臨書第二十九

二十五　戴東原年譜一　卷經韵樓叢書本此書應爲年譜中之最上模範

二十六　漢書地理志音釋　楊氏叢書舉要有此目疑今文集五之校漢書地理志注地理志覩縣考胸忍考三篇當時曾裁篇別出自爲一書故楊氏得見此編而今佚之歟

二十七　富順縣志若干卷　故宮博物院圖書館藏一部近北海圖書館亦得一部

二十八　中水考　據吳省欽富順志序云自成一書收入文集

二十九　經韵樓集十二卷　此書出後人編故多有錄無文　經韵樓叢書本　光緒時張氏藏段文集合刊本

三十　段大令詩若干首　丹陽陸炳著蜀徵詩選中有先生詩多首今尋其書不可得盼遂按先生在蜀時意必託意諷詠今輯經韵樓續集得詩數章皆作于在東西川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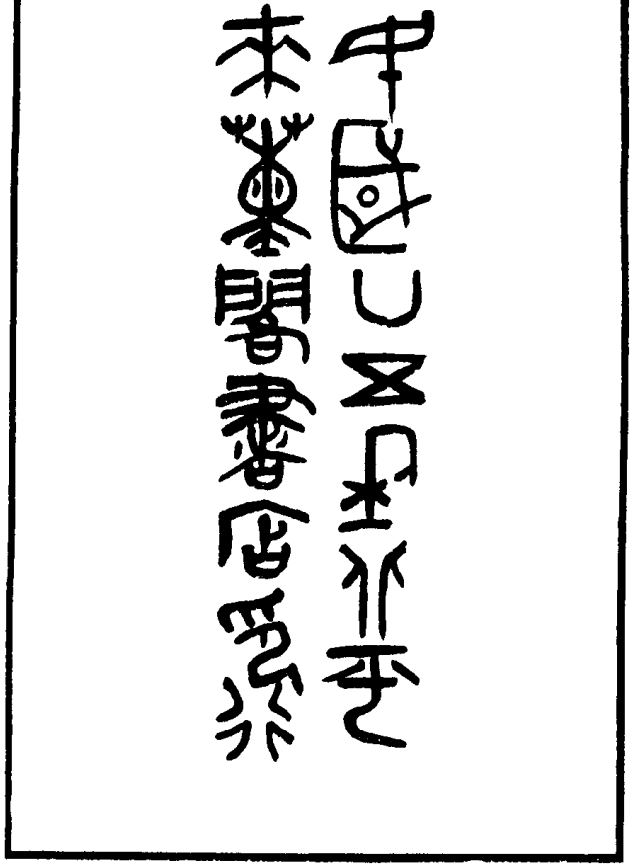
三十一　經韵樓續集二卷　息縣劉盼遂輯校

百種樓叢書　來鳳閣印行

高郵王氏父子年譜

高郵王氏父子年譜

林志鈞題



高郵王氏父子年譜

息縣 劉盼遂 學

輯譜凡例四則

今之修譜者類多羼入譜主詩文多首實無異編年文集令讀者口耳惛慵甚所不取今惟將每年大事提要錄入其修學行己之方則別著石渠治學要語一卷附錄後方以免混淆

王氏父子詩文存者絕少故其事迹較難攷索又於當世絕寡交遊故同時人集中亦罕見先生之事今凡遇他人詩文之及先生者必詳爲收載亦物因罕而貴之意也

是編所引用之書若經義述聞讀書雜志廣雅疏證經傳釋詞康熙字典攷証高郵王氏遺書昭代經師手簡初編二編等書皆人所習知故不復注明出處亦以避煩瀆也至當時他人著述之及於先生父子者則必詳爲注明以原所自如朱筠河詩集苗氏說文建首字讀等籍是也

王氏父子之于小學藝林久尊爲不祧之祖凡所著作約近百種儻盡考核入譜勢必有指大于股之弊今別著高郵王氏父子著述攷一卷附于譜後弘達君子或無譏焉

先生姓王氏名念孫字懷祖號石臞又作石渠江蘇高郵州人也高祖開運州學生治尚書有聲曾祖式耜康熙戊午副榜貢生博通五經祖曾祿字西受號古堂先生雍正癸卯選拔貢生理學深洪學者從遊甚衆父安國字書城號春圃雍正甲辰殿試一甲二名進士官至吏部尚書謚文肅清史有傳妣徐夫人江西吉安府知府錢塘徐亨時女也

清高宗乾隆九年甲子一歲

三月十三日寅時先生生於高郵里第先是先生祖古堂先生年逾

七十望孫甚切豫爲之名曰念孫至是遂如遺命以名先生

先生生而清羸故自號石臞阮元撰經室再續集卷二皇清誥授中憲大夫直隸永定河道重雲鹿鳴欽賜四品銜晉封光祿大夫工部尚書加二級王公石臞墓志銘銘曰先生之貌如石之臞則先生之體格可知今傳世先生寫眞面臞亦異常瘦削

楊鍾羲雪橋詩話餘集卷六云王石臞當時與錢竹汀盧抱經邵二雲劉端臨有五君子之目

是年惠棟四十八歲全祖望四十歲貢田祖三十一歲盧文弨二十八歲莊存與二十六歲江聲二十四歲王鳴盛二十三歲戴震二十二歲紀昀二十一歲王昶程瑤田二十歲錢大昕十七歲朱筠十六歲周廣業畢沅十五歲姚鼐朱珪十四歲余蕭客十三歲李惇十一歲錢塘段玉裁金榜十歲桂馥九歲孫志祖八歲任大椿丁杰章學誠七歲孔繼涵六歲崔述五歲邵晉涵二歲汪中錢坫錢大昭一歲

盼遂按每年繫同時學人之生卒用以志仰止乾嘉學術之盛而一時原流清濁之所處及風化芳臭氣澤之所及胥於此中眞知之矣

乾隆十年乙丑二歲

夏文燾公遷禮部尚書時丁外艱不赴

是年武億生李馥張照卒

乾隆十一年丙寅三歲

先生妣徐夫人卒文燾公服闋拜補授禮部尚書之命携先生入都時在襁褓之中已識二十餘字

乾隆十二年丁卯四歲

去年文燾公以通禮一書中多未協奏請更定至是奉命充大清會典館正總裁越十年書成文燾公授讀尚書百數十行能矢口成誦都下有神童之目

陳奐師友淵源記云先生四歲即口授爾雅

是年陳景雲卒

乾隆十三年戊辰五歲

文燾每早登朝家不舉火偕先生同輿往文燾入內堂餐市餅佣數枚予先生食輿中充飢而已以後數年皆然

是年尹會一卒

乾隆十四年己巳六歲

是年方苞卒

乾隆十五年庚午七歲

文燾公往陪京蔽獄携先生東行時偕往之某公夜作奏藁援據經傳恐有錯誤詗之先生時方熟睡應聲誦之一字無譌乃深加嗟歎以爲異才旋返都

筍河詩集十三送王懷祖詩云昔我謁文燾與中吳物瞥抱持出塞門解愛盤峰缺早知松栢根茯苓芽必中厥父典三禮子實精其說

是朱竹君之識先生固遠在髫齔時矣

是年李綬卒

乾隆十六年辛未八歲

能屬文學爲制藝操觚即作全篇

是年劉台拱生

乾隆十七年壬申九歲

是年孔廣森生沈彤厲鶚卒

乾隆十八年癸酉十歲

誦畢十三經旁涉史鑑嘗擬作秦伯傳斷制森嚴章法完密文燾公益励之以忠信示之以勿欺

是年孫星衍陳鱣朱彬生孫嘉淦卒

乾隆十九年甲戌十一歲

是年李賡芸張敦仁生陳祖范吳敬梓卒

乾隆二十年乙亥十二歲

夏文肅公遷吏部尚書

是年凌廷堪生張廷玉吳廷華馬曰琯全祖望卒

乾隆二十一年丙子十三歲

文肅公兼管工部尚書事延戴君東原館于家命先生從受經戴君當代碩儒精于三禮六書九數聲音訓詁之學先生相從一年而稽古之學遂基于此矣先生嘗問東原曰弟子將何學而可東原沈思久之曰君之才竟無所不可也戴氏年譜云是時懷祖方受經其後終能得先生傳

是年黃叔琳卒

乾隆二十二年丁丑十四年

正月八日文肅公薨于京邸享年六十四先生哀毀過人既而扶柩旋里從夏侍講嘯門受舉業爲文根柢深厚理法精熟老師宿儒不

能過也嘯門嘗評先生文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其器重如此

是年惲敬郝懿行生

乾隆二十三年戊寅十五歲

是年徐養原姚文田生陳世倌汪由敦胡稚威惠棟卒

乾隆二十四年己卯十六歲

是年顧棟高汪紱卒

乾隆二十五年庚辰十七歲

是年盧蔭溥生盧字南石山東德州人伯申先生業師也

乾隆二十六年辛巳十八歲

應童子試州試第二高郵知州李公奇其才府院試皆第一學使劉公石庵歎賞先生之文以爲軼羣之彥既而曰文肅公有子矣夏公嘯門謂先生曰子之年當室矣子雖宦家而儉樸過于貧士富貴家女諒非所宜城北吳君家教素謹其次女可聘也先生因委禽于吳氏焉

是年張惠言江藩生陳宏謀卒

乾隆二十七年壬午十九歲

娶恭人吳氏同邑增生吳鉉次女也

是年嚴可均生江永卒

乾隆二十八年癸未二十歲

是年焦循嚴杰莫與儔黃不烈生史貽直梁詩正卒

乾隆二十九年甲申二十一歲

九月長女生後適寶應增貢生朱駿奎據王子蘭觀其自養齋墟餘錄恭祝朱璨五姑丈暨姑母七十雙壽序推知是後數年與李惇賈田祖晨夕過從二人皆善飲每酒酣田祖輒鉤析經疑問以歌詩往牒資聞汎演旁出嘲噱風生戲而不虐汪中逸學賈田祖之銘又與寶應劉台拱興化任大椿歙程瑤田書札往還

講求古學詩宗六朝慕擬逼真經訓則發明叔重康成究其閫奧大與翁覃溪方綱贈以楹帖云識過玄鋟語徐而士學居後先二鄭之間蓋道其實也

撰護城橋祠田石梁墳田記

是年阮元張琦李富孫倪璨張間陶生金農秦恩田卒

乾隆三十年乙酉二十二歲

高宗巡幸江南先生以大臣子迎鑾獻頌册詔賜舉人 按南巡盛典七十一褒賞門乾隆三十年二月十七日奉上諭原任吏部尚書王安國之子生員王念孫著加恩賞給舉人一體會試欽此

是年洪頤煊舒位生鄭燮卒

乾隆三十一年丙戌二十三歲

春長子引之生入都會試 朱筠河王懷祖詩乙酉子賜舉計偕歲丙戌任幼植主我子來唔姚姬

得江氏古韵標準讀之始知顧氏所分十部猶有罅漏旋里後取三百五篇反覆尋繹始知江氏之書仍未盡善遂以己意重加編次分古音爲二十一部

盼遂按段若膺六書音均表創於丁亥成於庚寅較先生書晚數年而先生差爲雷同後竟不出已作

附王伯申先生年譜

公諱引之字曼卿又字伯申薨後謚文簡母吳夫人

一歲　三月十一日寅時生于高郵里第吳夫人孕八月而免故公生而身小氣弱及服官時京中戲呼爲袖珍大人

是年彭兆蓀顧廣圻生程廷祚卒

乾隆三十二年丁亥二十四歲

今年由京南旋過河間東阿皆賦詩寫志又嘗赴江西安徽各地及隣邑漫游登山臨水動多佳什共得詩二十首合爲丁亥詩鈔一卷

是年臧庸吳德旋生

乾隆三十三年戊子二十五歲

是年李銳陳鴻壽許宗彥汪萊周中孚生齊召南卒

乾隆三十四年己丑二十六歲

春入都會試不第

在都時恒進謁朱竹君之門與談六書精義

冬與李素伯文藻遇于京師囑李爲購毛刻北宋本說文解字適書賈老韋有之高其直先生時下第囊空稱貸而買之曰歸而發明字學欲作書四種以配亭林顧氏音學五書也南澗文集卷上段懋堂說文記

李格非病先生偕友人爲延醫市藥具調治數日竟不起揅經室續集卷四年譜補

是年李申耆生沈德潛諸錦邵齊燾卒

乾隆三十五年庚寅二十七歲

附　五歲從師讀即能篤志于學

是年洪震煊康紹鏞丁履恒生

乾隆三十六年辛卯二十八歲

入都會試禮部不第朱笥河送王懷祖詩云春試丑連卯屢深門外檄共子持酒樽識字譚孔訓許君堂室吳表位施綿蕞

是年陳壽祺黃承吉生徐大椿姚範卒

乾隆三十七年壬辰二十九歲

會試不第與劉台拱定交于京師出都避禍天長旋于冬杪赴安徽太平府從朱筠于安徽學政任朱笥河送王懷祖詩云我南子留北辰春罷去揭其年在太平冬杪子我惕李威朱先生從遊記云笥河先生在江南廣延知名士居幕下高郵王懷祖深明六書七音之旨旁通訓詁攷據一時賢士談古學皆弗及也時避禍天長跋涉來見

先生敬禮之時從問字質疑未嘗以前輩自居爲飛書當路護持其家盼遂按先生于乾隆五十五年與劉端臨書云舍間冗俗叢脞家難紛起不可一日居然則今年殆亦由家門之釁而避居天長歟

與汪中定交　杞縣侯氏藏汪容甫與劉端臨書墨蹟云高郵王懷祖篤好經術尤精于小學爲中去年所得之友與足下而爲七人玩其全書作于乾隆三十八年也

洪北江年譜乾隆辛卯年云入學使署又與邵進士晉涵高孝廉文照王孝廉念孫章孝廉學誠吳秀才蘭庭交最密由是識解益進

是年方東樹生沈廷芳錢維城卒

乾隆三十八年癸巳三十歲

正月十八日爲朱筠校正小徐本說文刻之洪北江文集書朱學士逸事一則記在安徽刻說文事云司校刊之役者爲王念孫如洪說則序亦爲先生作益明

又代朱錫撰重刻說文解字序 余有考訂所著高郵王氏父子著述考中從朱錫逸覽江干山水極文酒之盛朱笥河送王懷祖詩云開陬遊橫雲岡介白麓華陽眞逸隱龍蜴穴泉洌更覩互浮沈燭讀永昌碣還登府子城遊蹤指曲折下有萬竿竹亂壓小山雪我方敘說文資子口存舌辨體音必兼影響窮蚊蚋聲五色亦五北鶡和南鷁要令江南士通經字爲揭

歸里夏復來朱錫學署爲校唐開元禮十一月校大戴禮中曾子十篇汪中大戴記正誤內曾子立事等十篇備載念孫案懷祖曰多條天圓篇尾有題識云乾隆昭陽大荒落辜月大與朱錫高郵王念孫江都汪中校于安徽學政署中隨朱錫入都下楊朱氏椒花吟舫朱笥河送王懷祖詩云春試子暫歸夏息我逃熱子又渡江來兩個軒坐設我承四庫令綱書廣張設大集異等生館倚青山皆傳抄千萬本唐禮子精閱晚暇入竹根削筆觸蠶鱗時交目飛鴻戲奕取其拙

數當風月清握手步高埒相畊七柏老古影千年逝江山六朝州他時此憶絕塊寒幾何時我冬使節撫生送江邊忽與宋石別子待我邗溝蜀岡梅雷裂覆盂城船角載子朔風枻齊東竪正號趙北冰已渴近臘稅轂下下楊子之蝶捕滁椒花庭除啟碧桐闈盼遂按椒花吟舫乃笥河之書屋時在日南坊李鉉拐斜街街南牆

慶會館之西

是年吳榮光嚴元照洪飴孫端木國瑚走鶴壽生杭世駿劉統勳裘日修辛

乾隆三十九年甲午三十一歲

在都館朱氏椒花吟舫以半載之力成說文考異二卷 朱笥河送王懷祖詩云我甘歸識字理董仗子哲子言許氏書形意事契筮假借古說精諧聲流弊劣川居即中州山坳或大蒯依聲心有羞托事禮按疑體字之誤司徹古今諧借殊始背終隔隘又有轉注一考老訓互綴要之形聲訓六書密而譬父子許義昭兄弟徐晉滅陽冰好大乖次立校徒列李騭韵譜五一亥部遭蘧然死唐前灰伐餘漢初槃其間小學家注疏一一掇法當收散失非一手足烈書成曰攷異計功竊稷嵩我既奇子言鱗爪先漏泄半載卒二卷大樹蠹敲駕我亦時一鳴砌隙應蟋蟀飄飄玉堂夢送子風雨閣閣校雖要賢名山業恐輟 盼遂按詩末四語蓋謂先生因春試而遂閣去說文攷異之作也

陪朱錫遊西山笥河詩集十二卷九月十三日約王懷祖史文晟陳梅岑何數峰及姪玉川爲西山之遊云涼風吹藬蓴萬片落何忍天香在其中落華悲又稹獨我閉門觀妙理閱無盡西山翠峨峨邀客戔連軫載者雙玉人蓬鬢泣雲鬟吾家亦有駒駿足挂軸靳曰宜縱之遊相索氣凄緊山中客素衣涕橫領遙引我更王生俱先後出郊嵁此遊信清絕秋意刻肝腎寒流經蘆溝日色淡曛嵷士霽一折去

翠嶂排鬱鬱吾徒亦何嗟摩想忻泯泯入夜山月空心曠無一窖擁衾舍問寒吠斷或聞戈歸自山中來同遊諸子王懷祖一首云北越河淮載子車名山連楊戈邛驢伏崖變色談三市縋洞們痕憶六書此處十年當不悔中宵一甕且休盧溝河炬上燒峰焰招隱憶仙或告予自注十四日夜千佛閣前神燈見無算

乾隆四十年乙未三十二歲

試禮部中式殿試賜二甲七名進士出身改翰林院庶吉士大興朱笥河學士錫鬯風格嚴峻後進謁之不答獨躬往詣先生曰是當代通儒正士也

夏自朱宅移居西城香爐營同曹學閔招朱錫集法源寺避暑笥河詩集乙未年有題慕堂太僕懷祖吉士招集法源寺避暑次魚門韵一首云秋後捫碑約上房先尋熟寺臥僧牀共言青石戀題字又勝黃花閣若香狂有醒時唧樂飲遊無熱客即追涼年年日日能來往

老死何須羨伯陽

中冬乞假旋里朱筠有詩贈行朱筠河詩集送王懷祖云乙夏遷城西香爐巷鑿鿏逭子三日見英華白愁痛矧茲尊鱸思歸飛快蟬蛻良友知我遐臨岐心惙惙我有白玉瑳大舟治麴糵必也六物兼我心醉日啜亦嘗采黃山嘉蔬取名鬻何當烹肥羜膏鄰奪漪藕豈不嗜飲食不如子書臞乃知五味成在瓠瓜酒滓子別我我（按二我字當有一誤）留書成我則悅我之思子來成書子貞傑昔易書詩分文字百遺子諸師路寒茅絕學誰探窶在禮敦睦處毋曰懷安襄懷土豈曰宜君子氣母茶今冬徂明秋兩丸跳蹶蹈良工冶必爲子來且且誓雖傷亦衆歡勿忘在執筆妨哉大其學世鼓傳魯薛

冬在揚州有爲汪雪礪跋武梁石室畫象三石凡數十字且訂某氏跋文以椎爲楩之誤迨辛亥年汪氏以畫象歸黃易小松黃復自跋采先生說而沒其名先生後于漢隸拾遺中述之

附　十歲從觀察公受童蒙須知朱子小學呂氏小兒語諸書即能仿而行之於日用之間

是年梁章鉅沈欽韓包世臣鄧廷楨凌曙徐同柏俞正燮生

乾隆四十一年丙申三十三歲

自是以後四年皆獨居于祠畔之湖濱精舍以著述至事窮搜冥討謝絕人事

春至郡城汪中爲先生言程易疇之學甚精（文集與汪喬慈書）盼遂按先生畢世精粹之作厥惟廣雅疏證一書（先生亦自以廣雅疏證爲一生結穴之作讀集中諸文可見也）由古音以得經義陰陽開闔不可端倪實則其根柢植此數年之中膏渥故光煜積厚故流長突近上虞羅氏振玉得先生叢稿盈箱內計詩經楚辭義經韵譜（七本）周秦諸子韵譜（散片釘成一本）淮南韵譜（散片釘成一本）楚辭韵譜（散片釘成三本）文選韵譜（散片釘成二本）易林韵譜（散片釘成九本）詩經楚辭合韵譜（二本）逸周書戰國策合韵譜（一本）兩漢合韵譜淮南說苑太玄等（三本）兩漢合韵譜素問易林等（三本）兩漢合韵譜史漢（二本）兩漢合韵譜文選（二本）兩漢合韵譜易林（五本）諸聲表（二本）爾雅分韵（二本）方言廣雅小爾雅分韵（一巨本）雅詁表（散片釘成一本）古音義雜記（散片釘成一本）古音索隱（散片釘成一本）釋大七篇（二本）雅音釋（一本）提封八十册此外尚有群經字類六書正俗說文考正讀說文札記方言校正等書當皆此數年中所條理儲待以備爲他日之搦經義攷小學之利器斯可以四辟六達動捨合度取精用弘左右逢原而無勦說附會之弊矣然則以上諸書即謂爲廣雅疏證之長編殆無不可若夫讀書雜志經義述聞諸作斯亦賈廣雅疏證之餘勇要之大端既立則觸類旁通矣

賈田祖詩題云丙申冬懷祖注說文

是年宋翔鳳胡承珙臧禮堂劉逢祿生

乾隆四十二年丁酉三十四歲

汪容甫先生遺詩附錄引證賈稻孫詩集丁酉春日病中留江都汪容甫暨李孝臣王石臞聚飲翼日容甫北行爲詩以別兼柬孝臣石臞一首有石臞又放湖干篷之句賈氏自注將之石渠

新會陳氏藏吳山帶畫梅卷內有盧抱經跋云乾隆四十二年恭甫携來都門索同人題記後有先生題七古一首（見文集補編）然則先生於今年復有京門之行歟

是年賈田祖秦大士戴震卒

乾隆四十三年戊戌三十五歲

次子敬之生（據元配吳恭人行略推）敬之字寬甫官縣令年七十九卒著有三十六湖漁唱三卷漁唱稿一卷宜略識字齋雜著九卷

是年陶澍錢侗許桂林店鑑生余蕭客羅有高卒

乾隆四十四年己亥三十六歲

仍居湖濱精舍校正方言後携至京師與戴本對勘則所見多同其小異者一二事耳

汪中于正月二十一日與劉台拱書云李成裕客彭侍郎幕中王懷祖竟無出山之志二人俱衰病侵尋日多鬱抑

乾隆四十五年庚子三十七歲

入都供職翰林院抱經堂文集卷二十與王懷祖念孫庶常論校正大戴記書自注云庚子年

九月程瑤田疾作于京庶將就吉安裴鶴峯診視而不易得次日先生過程庶謂之曰信哉裴君良醫也今日當過余盍就見之程遂同先生回庶乞裴君察脈裴君曰無病也先生之脈異也 通藝錄修辭餘鈔異脈記

始得段氏六書音均表文集中與江晉三書云及服官後始得亡友段君六書音均表見其分支脂之爲三眞諄爲二尤侯爲二皆與鄙見若合符節唯入聲之分配及分配平上去與念孫多有不合云云

盼遂按段氏六書音均表之成在乾隆四十二年丁酉石臞初入翰林時尚不及見則所謂服官自應指庚子入都銷假言也先師靜安徵君跋王氏古韵譜後謂石渠於乙未年見段氏書殆所未安

先生賃居京邸屏絕人事鍵戶日手一編探賾索隱觀其會通有以語言文字求者雖至易亦不輕應蓋不欲以文人傳並不欲以經師學人傳也

是年劉大櫆朱仕琇卒

乾隆四十六年辛丑三十八歲

上元日先生與翁正三嵐抱經程魚門周林汲丁小疋陳竹庵劉端臨同觀桂氏新著續三十五舉于詩境軒而翁氏題記于卷尾

補行散館試題爲日處君而盈度賦同考者皆昧於所出先生依晉

書衛恒傳敷叙考一等五名

任工部都水司主事爲導河議上下篇上篇導河北流下篇建倉通運也任勅纂河源紀略纂修官別撰辨譌一門凡六卷今河源記略卷二十之二十五是也

三月二十六日孔廣森來書論詩經用韵

是年劉開周濟徐松生朱珔卒

乾隆四十七年壬寅三十九歲

充四庫全書館篆隸校對官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前職名

附 十七歲補博士弟子員

是年胡培翬馬瑞辰生童鈺卒

乾隆四十八年癸卯四十歲

冬因四庫事記過二次

附 十八歲入都因入國子監

是年苗夔生孔繼涵黃景仁卒

乾隆四十九年甲辰四十一歲

春因庫事記過十二次夏記過十四次友人高陽王重民編纂四庫全書始末記云當日四庫修書官員有記過至三千餘次者三四百過者爲最平常即此亦足見先生之能靖共爾位矣

補虞衡司主事

是年王鳳包世榮生彭啓豐鄭虎文程晉芳蔣士銓李惇卒

乾隆五十年乙巳四十二歲

擢營繕司員外郎奉旨記名御史

次子敬之解吟詠七歲作夜合花詩云知道主人愛明月不教密影上窗紗兄伯申見而異之謂將來必以詩名 王詩同叔父六十生辰敬詩啓

是年程恩澤林則徐陳沆姚瑩生

乾隆五十一年丙午四十三歲

擢製造庫郎中

附　二十一歲旋里因從事小學諸書日夕研求

是年陳奐汪喜孫孔廣森卒

乾隆五十二年丁未四十四歲

住粉坊琉璃街孫星衍致書先生送還一切經音義羅氏誤以爲與伯申書收入昭代經師手簡二集失之

夏秋間作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疏證補一卷而中止

奉旨從工部侍郎德曉峰往勘浙江海塘工道出高郵與吳恭人相見數語而去不及家事恭人壯之

八月始作廣雅疏證期以十年爲之

盼遂按廣雅一書出于曹魏遠不如爾正說文方言之精先生初亦有意從事於三書故先作說文攷異或名說文攷正而當時段若膺

已成說文解文讀五百餘卷知難驟與爭鋒故廑成二卷而即棄去

方言則有戴氏疏證雖有可補仜然大體既得所餘鱗爪其細亦甚

故成方言疏證補一卷即復中止至於爾雅同時有郝二雲作正義

告成郝書戊申刻本已體大思精而郝蘭皋之作義疏實昕夕過從

先生問雅故商體製此事爲晉城郝允恕先生跋郝蘭皋校本顏氏家訓中語先生於此書遂不再措思焉至此乃決然舍去以上三書

別啟新塗而得廣雅與集韵爲之主幹以闡發其所自得咸瀹淹於

此迨廣雅疏證成則日月已邁集韵之業終歸虛願矣間嘗譬之石渠之疏廣雅如劉先主之帝巴蜀誠以中原無用武之地故遜入險阻而辟夷行卒之政理民和極蕩蕩便便之致持以校夫馳騁平原康衢者其成功之難易詎不遠哉又按此卷中頗引伯申之說予于是不能無疑焉參予著經義述聞跋

劉獄雲食舊德齋雜著與潘伯琴書引王氏引之廣雅疏證而繼之曰聞王氏作廣雅疏證花草竹木鳥獸蟲魚皆臚列於所居視其初生與其長大以校對昔人所言形狀

是年曹仁虎嚴長明生

乾隆五十三年戊申四十五歲

補陝西道監察御史廣雅疏證成卷一上與劉端臨第一書論校訂方言廣雅之事

是年薛傳均朱駿聲莊存與卒

乾隆五十四年己酉四十六年

轉山西道監察御史轉京畿道監察御史仲秋與段君玉裁晤於京師快談一切恨相見之晚段君見廣雅疏證愛之不能釋手曰予見近代小學書多矣動與古韵違異此書所言聲同聲近通作段借揆之古韵部居無不相合可謂天下之至精矣

陳鱣來都與先生往還甚殷見簡莊綴文廣雅疏證跋語

附　二十四歲入都從盧君南石學舉業成春秋名字解詁二卷

是年劉文淇生褚寅亮任大椿卒

乾隆五十五年庚戌四十七歲

患脾泄頗甚　廣雅疏證卷二成　與劉端臨第二書頗有告病歸隱之思

是年錢塘卒

乾隆五十六年辛亥四十八歲

汪中來書言段若膺小學甚精文集與汪孟慈書

八月段氏玉裁爲作廣雅疏證序有云小學有形有音有義三者互相求舉一可得其二有古形有今形有古音有今音有古義有今義六者互相求舉一可得其五懷祖氏能以三者互求以六者互求尤能以古音得經義蓋天下一人而已矣假廣雅以証其所得其注之精粹再有子雲必能知之

是年毛嶽生錢泰吉董佑誠劉寶楠生孔繼涑周永年卒

乾隆五十七年壬子四十九歲

四年俸滿自呈不勝外任願供京職得旨允之連年因寒暑中官差臥病數次

廣雅疏證因體例重有改訂至此成第四卷春有與劉端臨第三書言今秋必將告歸三月二十一日盧抱經來書請代刻廣雅疏證前數卷

是年龔自珍姚配中梁紹壬生陸錫熊卒

乾隆五十八年癸丑五十歲

秋九月擢吏科給事中十一月初旬派巡視東城

附 二十八歲阮伯元來第三書阮伯元來第五書

是年祁寯藻生汪縉魯九皋江德量卒

乾隆五十九年甲寅五十一歲

正月爲宋賈夫撰印譜序

二月與劉端臨書自叙勞病甚詳六月汪中來書并寄到泰伯廟銘講學釋義共二篇屬轉交紀尚書昀

十一月二十日汪中卒于杭州

是年汪遠孫魏源丁晏生盧文弨謝墉竇光鼐卒

乾隆六十年乙卯五十二歲

孫星衍尚書逸文自序云予校訂尚書馬鄭注又質疑于王侍御念孫按此序作于乙卯三月

春廣雅疏證成第七卷四月派巡南城與劉端臨第四書論汪中身後諸事秋冬間成廣雅疏證第八第九兩卷其第十卷用伯申之稿至是而廣雅疏證歷七載又半遂全部告成矣段玉裁來書云讀疏證如入武陵桃源取徑幽深纖則豁然開朗土地平曠蓋道其實也

盼遂按廣雅疏證爲先生精心撰結之作最稱精緻若述聞雜志諸書則皆隨時疏記非有程限隨錄日札之流非其比也故嘉慶戊寅先生語陳石甫曰余之欲董理集韵久矣廣雅疏證成日月已邁段先生亦常思修之說文注刊行而獲終壽考云云時先生年七十五述聞與雜志早已繡梓獨撝廣雅與說文注爲比知先生於此書蘊心焉爾畢生焉爾蓋先生雖壽耄耋而氣贏多病不耐孤詣疏證廣雅後即優遊浸滋以讀書爲樂事矣不則集韵之理董寧必詒之後人哉

朱武曹彬來京恒與先生相聚先生稱其博聞强識而有卓見與劉端臨第四書

附 三十歲應順天鄉試成孝廉公初名述之榜後易今名

是年陳慶鏞徐繼畬柳興恩生錢澧卒

仁宗嘉慶元年丙辰五十三歲

正月自作廣雅疏證序

派巡視中城

管子雜志序云余撰廣雅疏成則於家藏趙用賢本管子詳爲稽核

是年彭紹升卒

嘉慶二年丁巳五十四歲

轉吏科掌印給事中派管理街道

附 三十二歲三月作經義述聞敍經義述聞付梓凡所說易書詩周官儀禮大小戴記春秋內外傳公羊穀梁傳爾雅諸書附以通說共十五卷其春秋名字解詁二卷與太歲攷二卷皆道光七年重刊時所增入

是年袁枚王鳴盛卒

嘉慶三年戊午五十五歲

先生寓居楊梅竹斜街

附　三十三歲二月一日作經傳釋詞敘

是年李棠階生江聲周廣業卒

嘉慶四年己未五十六歲

今年仍居楊梅竹斜街與朱武曹比隣昕夕過從者二年見朱彬與先生第一書

正月密疏劾大學士和珅黷貨攬權清仁宗覽奏稱善即日下旨正法和珅當時欲然稱之爲朝陽鳴鳳今文集第一篇敬陳勦賊事宜摺是也王子蘭觀其自養齋燼餘錄嘉慶四年南巡紀事一文云嘉慶四年正月仁廟特旨召見凡七人先觀察公楊公志信楊遇功先生蔣勵堂先生金大司寇　郘總憲白昌周公廷棟此遇功先生七世叔所言也先文節公作祖父行狀遺之今謹記

三月受命巡視淮安漕務嚴絕餽遺及至高郵資用乏絕乃稱貸以繼之

孫淵如來書

陳鱣來見

九月巡視濟寧漕務十二月授直隸永定河道

附　三十四歲試禮部中式出朱石君阮文達文遠皋之門廷對以一甲三名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循例往謁翁方綱則相見甚歡時同謁者甚夥翁獨與公論學亹亹不倦

是年何紹基吳熙載王柏心黃汝成生武億卒

嘉慶五年庚申五十七歲

正月抵永定河道任五月二十一日有請禁止道府州縣無事不得謁督臣摺見文集補編

嘉慶六年辛酉五十八歲

六月永定河溢革職逮問尋奉命往永定河工次

附　三十六歲散館放貴州鄉試正攷官歸途至龍岡遇武威張澍方赴職玉屏縣令澍作長詩相贈見張氏養素堂詩集

是年章學誠馮應榴湯鵬生金榜孫志祖卒

嘉慶七年壬戌五十九歲

四月三日錢竹汀來書論廣雅疏證九月署永定河道

是年費丹旭汪士鐸生王文治謝啟昆黃易張惠言卒

嘉慶八年癸亥六十歲

上直隸總督顏檢書艦舉畿輔水利章程九月隨尚書費淳往山東臨清一帶查勘河道情形十二月署山東運河道

汪喜孫行述云年十八授學王懷祖先生　汪孟慈文集稿本附錄

冬至前一日劉端臨來書

附　三十七歲大考擬潘岳籍田賦欽取一甲三名擢侍講五月

陳左海來書

是年吳嘉賓朱琦生吳省欽彭元瑞吳東發卒

嘉慶九年甲子六十一歲

三月抵山東運河道往濟寧州居大椿齋是月迎吳恭人由水道來

署次子敬之同來是所爲古今體詩早夏郵居一首最爲先生所賞謂有盛唐風

朱武曹來書

七月二十九日吳恭人以水土不習得腫脹疾卒於署享年六十三

按先生室無姬媵此後數十年即塊然獨處

撰元配吳恭人行略劉端臨來書相唁

十二月二十二日段茂堂來信

附　三十九歲臧庸致劉台拱書云鏞堂于四月二十八日到京

即寓王伯申侍講所一月書未記云五月二十五日椿樹胡同頭條王寓即則公此時開邸椿樹頭條矣

充詞林典故館總纂放湖北鄉試正攷官十一月子壽同生

阮元臧拜經傳九年入京應順天甲子鄉試王伯申侍講引之桂
東香侍講芳皆引重之
是年劉墉錢大昕卒
嘉慶十年乙丑六十二歲
汪喜孫年譜劉先生台拱書云又與懷祖觀察言及足下相與咨嗟
歎息喜故人之有後也
又六月八日朱武曹來信八月二十日臧在東來書論詩經韵
附 四十歲奉妣吳夫人喪旋里卜葬于天長縣南原張古愚來
書論詩述聞阮元來書論刻二十一部古均事
是年鄒漢勳張穆吳敏樹生紀昀王杰桂馥鄧琰劉台拱卒
嘉慶十一年丙寅六十三歲
先生官運河道時見官不設客位送客不出門閾屬吏咸以爲拓大
無如此者

公舉入祀鄉賢事實云任山東日有寅友饋以河南木瓜者署中無
器可貯受其一置几上而已
段茂堂來書論說文九月二十一日臧在東來書
是年鄭珍生朱珪錢坫卒
嘉慶十二年丁卯六十四歲
劾署濟寧州知州黃炳有摺存文集
附 四十二歲服闋入都補原官
六月十三日瞿木夫自蘇州抵京來訪公以新刻各書詒之木夫
爲公鐫名印作答見瞿氏自撰年譜
八月簡放河南學政手訂詩韵一册分給各諸生與巡撫阮文達
捐廉購十三經注疏百餘部分置各學教士子以根柢爲務
是年羅澤南生王昶丁杰卒
嘉慶十三年戊辰六十五歲
五月爲段茂堂撰說文解字讀序六月改永定河道
附 四十三歲五月轉左庶子
與宋小城書論諸聲補逸爲訂補米部柴字音讀一則阮元來第
三書
是年張文虎生
嘉慶十四年己巳六十六歲
致宋小城第一書論集注爾雅之方
段茂堂來書論孟子字義疏證
洪筠軒文鈔管子義証序己巳歲在德州會王懷祖觀察暨子伯申
學士又以校本見遺
是年馮桂芬陳喬樅陳立生洪亮吉凌廷堪卒
嘉慶十五年庚午六十七歲
臧庸于庚午六月與孫淵如書云途次謁王懷祖先生誨之甚殷

永定河暴溢南北岸同時漫沒先生上奏自請治罪得旨以六品休
致應賠河工堵築漫口例銀一萬七千二百五十九兩先生日以無
力完繳爲憂終由子引之稱貸親朋扣除養廉陸續完繳凡十餘年
始竣
重校訂淮南子內篇
十月五日記與郝蘭皋論山海經書後云王先生見此書云等據說
文以訂爾雅之訛是也
附 四十五歲河南學政秩滿還京迎養觀察公于京邸
拜經堂集庚午十二月與秦小峴書云孟縣明季出韓昭砷恐係贋
作王伯申學士來廔所言不謀而合并云伊有石搨本臧鏞堂於是
月又有答秦小峴書云王觀察之待庸也開庸名授開者伯申數來
廔中所居僅一廛之隔又序洪然輔行記云庸來京師主王庶子引
之以字林考逸屬校

是年鄧懿辰李善蘭陳澧生

嘉慶十六年辛未六十八歲

夏間校讀戰國策錄成三卷六月爲臧用中撰拜經日記序

致宋小城第二書論說文諧聲補逸按宋氏此書先生爲補正惴字規字蒐字脅字退字谷字啻字雀字雚字肥字胊字覕字夏字鄦字灰字恕字等音讀凡十六則故書中云間附所見數條靜候裁酌也

附　四十六卷隨駕幸木蘭編避暑山莊宸翰三千餘軸

七月臧庸卒于吳其彥邸

張介侯隨文遠泉赴泰州襄試有留別編修王伯申詩見養素堂詩集

是年曾國藩吳雲莫友芝張之萬生

嘉慶十七年壬申六十九歲

自是年讀書雜志陸續付梓按行狀云府君既罷職乃以著述自娛

亟取所校淮南子內篇重加校正由是校戰國策史記管子晏子春秋荀子逸周書及舊所校漢書墨子附以漢隸拾遺凡十種名曰讀書雜志

盼遂按所列各書次第即以先生校錄之早晚爲次第也至雜志中各序皆興到所爲不能取以定成書年月此則學者所宜知也

附　四十七歲授通政使副使八月任太僕寺卿十月轉大理寺卿

是年江忠源胡林翼左宗棠吳可讀生錢伯坰卒

嘉慶十八年癸酉七十歲

三月十三日爲先生生辰取唐窗中行詩句看春已過清明節算老重經癸巳年易其中巳字爲酉字書爲楹聯以自娛後先生終于道光壬辰次年即爲癸巳竟未重經亦足記矣先生孫子蘭著詩兆編志之

附　四十八歲文集補編有光祿公壽辰徵文啟事一首蓋即今年爲石臞先生政七十壽而作也

是年陳介祺楊沂孫生吳鷺鑄大昭莊達吉卒

嘉慶十九年甲戌七十一歲

就養于山東學署悅濟南山水間亦討論經籍次子敬之詩集有侍大人游歷城靈臺山佛峪遂至泐登山龍洞詩二首

附　四十九歲放山東學政撰闡訓化愚論以教士撰見利思害說以敎民皆奉旨刊布

是年龍啟瑞周壽昌孫衣言生程瑤田張問陶卒

嘉慶二十年乙亥七十二歲

正月爲汪容甫撰述學序九月初八日段玉裁卒于蘇州先生聞耗哭謂長洲陳奐曰若膺死天下遂無讀書人矣　清史列傳儒林段玉裁傳

十二月爲陳壽祺撰戴衛集序撰讀淮南子內篇雜志序

附　五十歲南昌盧宣旬讀經義述聞而慕之明年公以全帙寄阮文達屬文達授之盧氏爲刻于江西焉正月陳左海來書

是年彭玉麐生梁同書周春姚鼐段玉裁楊芳燦伊秉綬舒位洪震煊卒

嘉慶二十一年丙子七十三歲

應段懹段驌之請作大清敕授文林郎四川巫山縣知縣段君墓志銘　文集補編

六月撰劉端臨遺書序與李許齋方伯書論古韵

隨子引之還都

附　五十一歲太歲考成凡二十八篇六月跋音任城太守夫人碑

秩滿奉觀察公還京遷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十二月焦理堂來書

論周易 徐乃昌輯焦理堂遺文

是年劉蓉生崔述莊述祖卒

嘉慶二十二年丁丑七十四歲

從吳榮光假得宋本史記參校已說同異共存四百六十條名曰讀史記雜志付之剞劂

又爲汪喜孫言程易疇喪服文足徵記極精確 見汪孟慈自撰年譜稿本今藏日本某氏

以段氏說文解字注贈汪喜孫云是爲寶劍贈于烈士 同上

十月撰讀史記雜志序

附 五十二歲奉命往福建治李賡芸被誣自經之獄悉得平反

還晉禮部右侍郎春阮文達爲作經義述聞序於荊州

是年龔橙閻敬銘生陳鱣李賡芸悼敬嚴元照卒

嘉慶二十三年戊寅七十五歲

居京師旃檀寺左側秋陳石甫來謁先生時患骰奧之疾侍者扶出相見曰余不見客十七年矣南方學者來固未嘗不喜見學者也并語之以先治詩傳而後及集韵與集韵所以校理之方 後方成珪氏著集韵校正即承先生此說送至胡同口外謝以羸病不能答拜當遣兒子答拜也

附 五十三歲除禮部左侍郎

陳奐師友云戊寅獲交于文簡相與往復辨論喋喋忘倦四方學者必走見文簡文簡必導之使相見 中略其時奐治毛詩語助發聲之例文簡授以釋詞二卷又重刊經義述聞大廣益會三十卷每一卷成出相示有疑義常常問質嘗謂我與若學術既同閉造出合德不孤矣

放浙江鄉試正考官

是年劉傳瑩郭嵩燾劉毓崧蔣春霖方宗誠生翁方綱董誥吳錫麒孫星衍卒

嘉慶二十四年己卯七十六歲

三月撰讀管子雜志序十一月撰陳觀樓先生文集序與陳石甫書論毛傳集韵及古音分部幾千餘言皆精整端楷師友記自注云子引之孫彥和曾孫恩沛皆有題爲抒四代手墨裝成長卷予又備載顛末記不一記

附 五十四歲春充會試總裁兼署兵部左侍郎秋充武會試監射大臣左遷通政使十一月授吏部右侍郎

嘉慶二十五年庚辰七十七歲

汪喜孫以述學別錄哀魏次卿誄來求先生質正先生謂爲容甫少作不必存藁

顧千里寓書於顧莼屬索先生讀書雜志乃先詒以淮南雜志一種而求其詳識宋本與道藏同異之處及平日校訂是書之謂爲家刻所無者數月顧書來盡衆宋本佳處及其所訂諸條

附 五十五歲丁儉卿來見出所撰論語孔注証譌就正公爲序之謂足紹卿先生閻濟邱之學冬充仁宗實錄總裁官

是年勞格丁寶楨生焦循卒

宣宗道光元年辛巳七十八歲

子敬之來都應順天鄉試不第

左畔手足偏枯不能步履唯覩異書見獵心喜詳見答江晉三論韵學書與丁履恒書并簽正其形聲類編三十五條

附 五十六歲山東旱蝗進以錢米買蝗之策秋放浙江恩科鄉試正攷官與王曉馨書二月十六補刊顧千里校正淮南子諸條

附于淮南雜志後而爲之序

是年李元度俞樾生吳棠卒

道光二年壬午七十九歲

包世榮辛巳舉人於今春隨計入都欲謁見面質疑義而先生不能
接見後進世榮深用爲憾 卷附雙楫
朱武曹來書二月爲朱武曹撰經傳攷證序十一月江有誥來書論
音韵
附 五十七歲轉吏部右侍郎八月署刑部左侍郎
道光三年癸未八十歲
春三月爲先生八十壽辰胡培翬貢壽序一首 研六室文鈔卷六
陳奐貢壽聯句云代推小學有達人天假大儒以長日十四字先生
視爲當意曰吾且守藏室中而不與世俗富貴壽考作頌禱者同張
懸矣 師友記
三月復江有誥書云手戰不能成書 顧千里以所校刻安子春秋
遠寄先生
附 五十八歲春充會試總裁與王畹灣書論說文段注王有復

書多充武會試正總裁
是年張裕釗李鴻章生汪龍卒
道光四年甲申八十一歲
附 五十九歲充經筵直講大臣四月仁宗實錄成
是年曾國荃何秋濤生
道光五年乙酉八十二歲
賞給四品職銜重與順天府鹿鳴筵宴賦紀恩詩六章
附 六十歲冬與陳石甫第二書論三家詩師傳本子與毛異非
如太史公以訓詁字代經之比
正校刻讀漢書雜志書
陳煥師友記王引之傳云年六十事懷祖先生以孝進謁者必丁
寧曰老人好論書論書眠不得也愼勿久坐
是年郝懿行徐養原黃丕烈卒

道光六年丙戌八十三歲
三月應息縣任樹森之請撰前嘉興府知府惠堂任君家傳見文集
補編
八月爲李成裕撰羣經識小序
附 六十一歲春與陳石甫第三書論詩毛傳三事經義述聞毛
詩三册刻成逸周書雜志二册刻成冬與陳石甫第四書論荀子
校本並告經義述聞中三傳已刻畢
是年周星譽易佩紳生
道光七年丁亥八十四歲
陳煥師友記王念孫傳云丁亥再入都猶及見先生屬校管荀書
子引之奉旨校刊康熙字典先生乃先校數册以爲法式以後亦經
先生覆閱乃定朱武曹來書
附 六十二歲春擢工部尚書七月充武英殿正總裁

八月起校康熙字典
繼室范夫人卒雲南布政司經歷大興范鍾女也公不喜妾媵是
後即獨居
與陳石甫第五書論荀子注舉者崔鬼及詩采菽傳平平辯治也
二條並賅以新刻太蒙攷
盼遂按據書中事實此函宜在荀子校本函後文集編在前方誤
也今訂正
十二月重刊經義述聞於西江米巷壽藤書屋分增爲三十二卷
是年姚文田鈕樹玉卒
道光八年戊子八十五歲
秋顧子明紹介苗仙露來見苗以毛詩昀訂求正先生見之大驚曰
先得我心因以經義述聞相贈
附 六十三歲十二月與陳石甫第六書荀子雜志已刻兩卷經

義述聞通說已刻一卷二月陳左海來信

是年黃以周生

道光九年己丑八十六歲

陳奐以手錄宋錢佃本荀子同異諸處郵寄來都

十二月撰讀荀子雜志敘

附　六十四歲與陳石甫第七書論段茂堂詩經小學金誠齋三禮

荀子雜志八卷已刻訖

是年趙之謙唐仁壽李慈銘生

道光十年庚寅八十七歲

得顧澗蘋荀子呂錢二本異同乃擇善而從成讀荀子雜志補遺一卷於五月二十九日序之五月跋程易疇果贏轉語朱士端爲伯申賦容親王墨迹長古一首先生亟欣賞之爲改易數字

附　六十五歲

正月王曉馨來書有復書夏至日汪孟慈來書

夏秋間數病惟未至大困與陳石甫第八書言有餘暇尚欲爲尚書集解左傳集說二書經義述聞全刻成冬校刻康熙字典畢共改正二千五百八十八條輯爲考證十二册調禮部尚書

是年潘祖蔭翁同和生

道光十一年辛卯八十八歲

三月撰漢隸拾遺序撰讀晏子春秋雜志序夏撰讀墨子雜志序文成手自錄之行狀

九月寫定讀墨子雜志序跋武梁石室畫象三石

秋苗先露與先生父子往來以所著說文建首字讀求正先生歎曰此小學絕作也六朝五代以來讀字譌誤皆坐不知此耳漢宣帝召能通倉頡讀者張敞杜業秦近爰禮孝平時徵禮等百餘人令說文字未央廷中以禮爲小學元士楊雄采以爲訓纂篇今訓纂篇不可見得見此讀亦猶胙璧聞聲而知踊躍者矣

湯金釗寸心知室詩存卷四題王石臞年伯校書松菊園圖一首云一代儒宗著述傳游思竹素得天全衛公好學忘年耄韋氏明經教子賢臺省文章開濟在丹鉛事業折衷先後凋松與延齡菊老圖怡情鶴算綿

盼遂按湯集編年此詩正值道光辛卯歲也

冬讀書雜志刻成手書逸周書以下卷帙次第竟日端坐床上讀唐書爲孫輩說書中故事是冬嚴寒異於往歲畏寒食減醫藥罔效

朱武曹來書求正所著禮記訓纂

先生八十以後能於燈下視分許小字讀書之暇每假息于床時許

今年冬忽題一詩云校字徒傷目看書亦費心不如高枕臥無古復無今似有厭棄人間之意矣子蘭詩兆篇

附　六十六歲復署工部尚書胡培翬爲序經傳釋辭研六字文鈔卷七

是年陳奐歲生曾煥江藩卒

道光十二年壬辰八十九歲

正月二十四日寅時先生卒

明年十二月葬于六合縣北鄉東嶽廟鎮南

徐士芬撰原任直隸永定河道王公事略狀

阮元撰皇清誥授中憲大夫直隸永定河道石臞王公墓志銘

附　六十七歲奉親察公柩南歸五月既望撰石渠府君行狀及輯讀書雜志志餘二卷刻之與江晉三書云晉三先生執事先君大事辱賜唁書意氣殷惓溢于楮墨哀感不可言喻蒙賜大箸諸聲表入聲表等韵叢說三種考訂精審確不可易佩服之至藉此鳴謝諸維鑒詧不盡欲言引之稽顙按此書載江氏音學十書二

十一部諸聲表前最足見爾日情形故移牖於此

是年丁丙譚獻黃體芳王闓運生丁履恒卒

道光十三年癸巳

附　六十八歲哼寓揚州舊城觀光卷爲觀察公卜地

與陳石庵第九書

葬觀察公于江蘇六合縣之北郊遵遺命也

八月與阮伯元第四書及第五書

九月公長姊啓姊丈七十雙壽公命公子子蘭代作壽序

是年周星詒生張琦卒

道光十四年甲午

附　六十九歲夏服闋入都復署工部尚書過山陽時以讀書雜志贈丁儉卿阮伯元來第六書又第二書

十一月廿四日辰刻薨遺疏入宣宗命賜祭一壇頒祭文一篇賞全葬銀五百兩予謚文簡頒墓碑文一通賞墓碑銀三百五十兩

子四人長壽昌歷官廣西按察使

次彥和歷官安徽徽寧池太廣道

次書朋早夭

次壽同字子蘭歷官湖北漢德黃道咸豐二年與髮匪戰死

孫十人恩溥恩泰　壽昌出恩寬恩沛恩江恩瀛恩海　彥和出恩澤　恩普恩炳　壽同出

以明年十二月初七日歸窆於安徽天長縣譙興集之東原江都汪喜孫爲撰光祿大夫工部尚書王文簡公行狀　汪孟慈述文今王氏六葉傳狀所收即此而略改易名稱者也蕭山湯金釗爲撰光祿大夫經筵講官工部尚書加二級謚文簡伯申王公墓誌銘

仁和龔自珍爲撰工部尚書高郵王文簡公墓表銘

是年陸心源李文田生朱彬張敦仁陳壽祺陸繼輅卒

陳奐語楊峴曰高郵王念孫氏三代經學皮架無店以後書學貴精奚深汎濫爲

嘗誦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句輒涕下交頤　江蘇公鼎鄉賢事實

自顧平生讀書最樂　行狀

人生各有所樂兮吾獨著述以爲常　行狀

章學誠丙辰劄記云王懷祖御史言學問須有性靈苦功而無性靈是人役也

余自壯年有志於許鄭之學考文字辨聲音非唐以前書不敢讀也　章經識小序

世之言漢學者但見其異於今者則寶貴之而於古人之傳授文字之變遷多不暇致辨或以細而忽之　群經日記序

盼遂按先生此言殆尺惠余諸人也伯申與焦理堂先生書亦云惠定宇先生考古雖勤而識不高心不細見異於今者則從之大都不論是非如說周禮邱封之度顛倒甚矣它人無此謬也

章學誠信摭一云王懷祖御史嘗欲發明六書精義意有所會而無暇即筆於書則曰願得其人授之以意俾筆爲書成即爲其人著述而不必著懷祖名以商於余余曰創意難屬辭亦復不易果能承懷祖氏意而曲折以達於文辭而不失其指則其人亦不借懷祖氏以爲重即承其意而爲書亦不必沒懷祖名以見長矣章氏遺書九與邵二雲論學書略同

訓詁聲音明而小學明小學明而經明　說文解字讀敘

訓詁之旨本于聲音故有聲同字異聲近義同雖或類聚羣分實亦同條共貫譬如振裘必提其領舉網必挈其綱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賾而不可亂也此之不悟則有字別爲音音別爲義或望文虛造而違古義或墨守成訓而鮮會通易簡之理既失而大道多岐矣

今則就古音以求古義引申觸類不限形體苟可以發明前訓斯凌雜之譏亦所不辭 廣雅疏證序

說文之爲書以文字而兼聲音訓詁者也凡許氏形聲讀若皆與古音相準或爲古之正音或爲古之合音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循而考之各有條理不得其遠近分合之故則或執今音以疑古音或執古之正音以疑古之合音而聲音之學晦矣說文之訓前列製字之本意而亦不廢假借凡言一曰及所引經類多有之蓋以廣異聞備博識而不限於一隅也不明乎假借之指則或據說文本字以改書傳假借之字或據說文引經假借之字以改經之本字而訓詁之學晦矣 說文解字讀敘

盼遂按說文解字讀即說文解字注也段氏注說文先爲長編五百四十卷名說文解字讀既乃簡練成注爲三十卷故先生及盧抱經作序仍前稱焉

說文全書之例凡古文與小篆異者則首列小篆而次列古文其小篆與古文同者則但列小篆而不列古文以小篆即古文也若此者凡十之八九其與古文異者不過一二而已故說文天地二字皆無古文非無古文也以小篆即古文也 書錢氏答問說地字音後

雙聲疊韻出于天籟不學而能由經典以及謠俗如出一軌先生獨能觀其會通窮其變化使學者讀之而知絕代異語別國方言無非一言之轉則觸類旁通而天下之能事畢矣程易疇果贏轉語跋

盼遂按通藝錄有果贏通義說一篇往者即以當果贏轉語數年前京中流出果贏轉語稿本刊入安徽叢書第二集

或作通作義各不同或作者形體雖易本爲一字如東韵恫或作痌瘑或作艟之類也通作者顯屬二字偶爾借用如東韵僮通作童功通作紅之類也或作者於六書之義各有所取必强爲牽合而字之本義反亂通作者於六書之義一無所取必詳爲解釋而此字義始明 重

書傳多有旁記之字誤入正文者墨子備城門篇令吏民皆智之智古之字也後人旁記知字而寫者並存之遂作吏民皆智知之 王引之經義述聞通說下衍文條引家大人曰

凡經傳之中復舉上文者皆不得謂之重複 方言補證

大氏雙聲疊韵之字其義即存乎聲求諸其聲則得求諸其文則惑矣揚榷皎無慮皆兩字同義後人望文生訓遂致穿鑿而失其本旨 廣雅釋訓疏證

聲相近義亦相近 釋大卷一皋字下

經典之字多有因上下文而誤寫偏旁有本有而誤易之者有本無而誤加之者 經義述聞通說下引

義有相反而實相因者 釋大第二契字下

訓詁之指存乎聲音字之聲同聲近者經傳往往假借學者以聲求義破

其假借之字而讀以本字則渙然冰釋如其假借之字而强爲之解則詰籀爲病矣故毛公詩傳多易假借之字而以本字以開改讀之先至康成箋詩注禮婁云某讀爲某而假借之例大明後人或病康成破字者不知古字之多假借也 王引之經義述聞序引先生說

說經者則于得經意而已前人傳注不皆合于經則擇其合者從之其皆不合則以己意逆經意而參之他經證以成訓雖別爲之說亦無不可必欲專守一家無少出入則何郡公之墨守見伐于康成者矣 同上

凡學者著書必於所託者尊或後人不能讎正則董理之日定以課程底有成而止集韵具載類篇始以類篇校集韵更以說文解字經典釋文玉篇廣韵一一校訖舉韵內誤收之字表而出之辨學者之惑至于考證典籍俟他年爲之則發端已得而成功較易然必讀經十年校經十年始可與言著書也余之欲董理集韵久矣廣雅疏證成日

月已過段先生亦常思修之說文注刊行而獲終請考今子開道盡年力强先治毛公詩傳是所託者尊而後治集韵未爲晚也陳奐王石臞先生遺文編次序引語

臧在東庚午孟秋與阮元書云庸前自長安城來懷祖先生教之曰毛詩漢廣一篇字字皆韵不可休息不可求思休求固韵思與息亦均也南有喬木漢有游女喬木游女亦幽官魚侯之通協也下六句廣永泳方皆本均虛字有之不可亦字字相對如山有扶蘇隰有荷華扶蘇荷華四字四均讀荷如胡蓋古方音二章山有喬松隰有游龍喬與游均松與龍均猶漢廣之喬木游女也蓋詩人之例句末之均必用其本類均上之字乃用其通協

夫文章者學問之發端也若草木然培其根而枝葉茂焉陳祖楙先生文集序

自元明已來說經者多病鑿空而蹈株守之陋爲文者慮襲歐曾王蘇之

迹而志乎古者又貌爲奇傀而逾失其眞汪容甫述學序

古體詩當以漢魏六朝爲宗下逮有唐諸大家以正所趨近體則唐稱極盛而中晚則氣格漸弱已無足法有宋以後古近體皆可涉獵當知其佳處得力于唐人而新其壁壘不可輕襲宋人之貌世徒嗤明代七子規仿盛唐爲優孟衣冠而不知去唐學宋又出七子之下至古體用當韵依唐韵部無者填詞家信筆出入也行狀

常忠學者成書之易今則又忠成書之難蓋精力日就衰頹撰述不可不早就也與劉端臨書

盼遂謹按是年先生五十二歲故有遲暮之歎非世之詒凝自禮者所得藉以自文也

先生嘗誦左傳足欲亡無日矣之語以自警行狀

臧庸庚午季夏與王懷祖觀察書云先生清德著于四海承諭學問人品政事三者同條共貫尤爲至論

先生常稱述湯文正公之請毀五通神象先文肅公之駁立龍神廟以爲此詩之求福不回論語之知者不惑也行狀

先生病篤囑伯申兄弟云古不祔葬爲不忍先死者之復見也汝母葬已三十年窆穴不宜輕啟如有朽損傷子孫之心且死而有知無所不通若其無知合之何益伯申府君行狀

常云聖賢功用無非實踐解者或專主心性易涉虛無非聖賢立論本旨二氏之教羼入吾儒皆儒生之過江蘇公舉鄉賢事實

盼遂按右五則皆足見先生之德行堅定涵養深醇實無愧于古者修踐之儒固非弟鏘鏘經師已也

以上石臞先生治學要語凡二十七則

夫訓詁之要在聲音不在文字聲之相同相近者義每不甚相遠故名字相沿不必皆其本字其所叚借今韵復多異音畫字體以爲說執今音以測義斯于古訓多所未達不明其要故也今之所說多取古音

相近之字以爲解雖今亡其訓猶將罕譬而喻依聲託義焉春秋名字解詁序

吾之學于百家未窺獨治經吾治經于大道不敢承獨好小學夫三代之語言與今之語言如燕越之相語也吾治小學吾爲之舌人焉其大歸曰用小學說經用小學校經而已矣儀自珍工部尚書高郵王文簡公墓表銘引語

吾用小學校經有所改有所不改周以降書體六七變寫官主之寫官誤吾則勇改孟蜀以降槧工主之槧工誤吾則勇改唐宋元明之士或不知聲音文字而改經以不誤爲誤是妄改也吾則勇改其所改若夫周之沒漢之初經師無竹帛異字博矣吾不能擇一以定吾不改叚借之法由來舊矣其本字什八可求什二不可求必求本字以改則考文之聖之任也吾不改寫官槧工誤矣吾疑之且思而得之矣但羣書無佐證吾懼來者之滋口矣吾又不改同上文引

吾著書不喜放其辭每一事就本事說之粟然止不溢一辭 同上文引
蓋古今異語別國方言類多助語之文凡其散見于經傳者皆可比例而
知觸類書之斯善式古訓者也自漢以來說經者宗尚雅訓凡實義
所在即明著之矣而語詞之例則略而不究或即以實義釋之遂使
其文扞格而意亦不明如由用也猷道也而又爲詞之於 中略 凡此
者其爲古之語詞較然甚著揆之本文而協驗之他卷而通雖舊說
所無可以心知其意者也 經傳釋詞自敘語
訓詁之旨本于聲音揆厥所由實同條共貫 王引之爲阮元作經籍纂詁
序語
後之覽是書 指經籍纂詁言者去穿鑿安談之病而稽于古取古人之傳
注而得其聲音之理以知其所以然而傳注之未安者又能博考前
訓以正之庶可傳古聖賢著書本旨且不失纂書之意歟 同上文語
許氏說文論六書假借曰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蓋無本字而後

假借他字此謂造作文字之始也至于經典古本聲近而通則有不
限于無字之假借者往往本字見存而古本則不用本字而用同聲
之字學者改本字讀之則怡然理順依借字讀之則以文害辭是以
漢世經師作注有讀爲之例有當作之條皆由聲同聲近者以意逆
之而得其本字所謂好學深思心知其意也然亦有改之不盡者迄
今考之文義參之古音猶得更而正之以求一心之安而補古人之
闕如借光爲廣而解者誤爲光明之光 中略 若是者由借字之古音
以考同音之本字惟求合於經文不敢株守舊說 經義通閉通說下
經文假借條語
經典之文字各有義而字之爲語詞者則無義之可言但以足句耳語詞
而以實義解之則扞格難通 中略 善學者不以語詞爲實義則依文
作解較然明白何至展轉遷就而卒非立言之意乎 同卉上通說下
語詞誤解以實義條語

講論六藝稽合同異名儒之盛事也述先聖之元意整百家之不齊經師
之隆軌也然不齊之說亦有終不可齊者作者既所聞異辭學者亦
第存兩說必欲牽就而泯其參差反致溷殽而失其本旨所謂離之
則兩美合之則兩傷也如書序以武庚管叔蔡叔爲三監逸周書作
雒篇以武庚管叔霍叔爲三監此不可強合者也而解者欲合爲一
則去武庚而以管叔蔡叔霍叔當之矣 中略 以兩不相侔之說而欲
比而同之宜其說之阢隉而不安矣 同上卉通說下經義不同不可
強爲之說條語
古人訓詁不避重複往往有平列二字上下同義者解者分爲二義反失
其指 同上卉通說下經傳平列二字上下同義條語
經文數句平列義多相類如其類以解之則較若畫一否則上下差參而
失其本指矣如洪範聰作謀與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容作聖並列
則謀當讀爲敏解者以爲下進其謀則文義不倫矣 同上卉通說下

經文數句平列上下不當歧異條語
經文上下兩義者分之則各得其所合之則扞格難通如易屯六二匪寇
婚媾謂婚媾也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者謂妊娠也而解者誤以女
子貞不字承昏媾言之則云許嫁笄而字矣 中略 凡此皆宜分而合
者也說經者各如其本指則明辯晢矣 同上卉通說下經文上下兩
義不可合解條語
經典之文往往形近而譌仍之則義不可通改之則怡然理順如失與矢
相似而誤爲矢見春官樂師注雷雍與盧維相似而誤爲盧維見夏
官職方氏注 中略 尋文究理皆各有其本字不通篆隸之體不可得
而更正也 同上卉通說下形譌條語
經典之文自有本訓得其本訓則文義適相符合不煩言而已解失其本
訓而強爲之說則阨隉不安乃於文句之間增字以足之多方遷就
而後得申其說此強經以就我而究非經之本義如易蹇六二王臣

蹇蹇匪躬之故故事也言王臣不避艱難者皆國家之事而非本身之事也而解者曰盡忠于君匪以私身之故而不往濟君則于躬上增以字私字故下增不往濟君字矣此皆不得其正解而增字以遷就之治經者苟三復文義而心有不安雖舍舊說以求之可也 同上

普通說下增字解經條語

文章之源出于經訓故六經者文章之祖也其次則先秦諸子兩漢遺書皆無意爲文而極天下之文之盛不本乎此而欲爲文則薄而已矣俗而已矣雷同而已矣 王晚聞先生文集序語

以上伯申先生治學要語凡十五則

附錄

王敬之與姪子蘭書

子蘭賢姪覽二月二十九日接閱正月十一日手書知近履平吉爺口各各安好爲慰高郵公舉二月中旬州中文書到府府中核轉文書亦于二

月杪到司司中核轉事已倩人寄信于同房但未可無人前往招呼叔前此正月內兩次奉寄信內已略及大概 旁注正月十七日同豐局正月二十一日正大局 想久入覽矣事實依照行狀擇其大者維列數條叔神短筆拙體裁未稱 旁注四六星辭宋實父先生作同鄉催取甚緊又無人可商其中建白之大者叔已從渾以其事未奉明旨應在避人焚草之內吾姪以爲然否此時司院二處如無駁察之擔遲則全銜具題定可不慫恿年八月以前具題之期到部時吾姪可託人錄看耳同鄉耿老二處已代道吾姪送與印結之意渠感謝之至 旁注耿近又捐市房延內外科醫士二人爲貧人診治大約好名好善二者兼之高郵無二轉爲富家所妒其復謝之札尚未送來以渠本非讀書人需倩人主稿也去年署州左君輝春因叔勸捐修城勤捐練丁遂列薦稟非叔本意十二月下旬濫邀議叙實已過分其所議優否不敢問矣 旁注耿老二獨蒙六品職銜亦是望外不知李欽差稟稿若何云云叔亦不去打聽但願此後江海又安不見有此等保薦之事也玉亭處所存耿事用餘銀六十餘兩至今未見寄來叔前信託吾姪取用而作會還諭帖寄叔以便向管田家人取還耿宅 旁注叔此議亦已寫與玉亭而不見復信已久未接今年一字以了經手兼免叔慚顏 旁注否則似叔乾沒此款鄉里間無以對人而又賠用無款進退維谷之至而尚未見吾姪復來望吾姪詳告二女知之 旁注叔此紙或即與二女閱之此外不便作書與玉亭速商會與姪收以歸此款倘蒙玉亭會還則叔如拜玉亭之惠也 旁注叔前已作字謝玉亭矣叔近狀無恙旁注現在續增高郵州志叔任分纂甚忙家口亦如常可慰注愛諸維保衛不既癸卯三月初十日叔敬之手書

三月二日芸臺先生宅被回祿幾盡

恩溥臨考忠疔甚危未入場今已愈矣恩溥亦未得意子仁處無信來者閱半年之久叔已將公舉事詳告並有同鄉賀啟寄去而亦無復音同鄉頗以爲位尊不似從前前此兩過高郵未拜一客同鄉或

亦疑詫叔止好以事忙爲解計此時泰興定已卸篆當在省交代經手也高郵天長冬無雪春無雨大麥已傷憂旱兼以憂蝗如何如何或云令甫行將送女往浙想當然耳

遺文第二十五葉至末共五葉附去前此正月十七日二十一日信內附去十七葉至二十八葉試檢之

盼遂按寬甫此書足見王氏家事細碎不少今特附入年譜之後以備覽觀此稿今藏杞縣侯氏意園未收入宜略識字齋文集中尤可貴也

附錄高郵王氏父子著述考

已刊者

經義述聞三十二卷 王引之撰

王靜安師云在津沽曾見石渠先生手稿一篇訂正日知錄之誤原稿爲念孫案塗改爲家大人曰盼遂案據此事知經義述聞中之凡有家大人曰者皆石渠札記原稿非經伯申融會疏記者也石渠有與宋小城書云念孫於公餘之暇惟耽小學經義述聞而外擬作讀書雜記一書此經義述聞爲石渠所著伯申則略入已說而名爲己作之切證也文王愛子有與鈴之夢石渠或亦然矣數年前上虞羅氏得王氏稿本七十餘册爲書凡數十種皆石渠手翰伯申則寸幅無聞靜安師語盼遂云伯申之才作太歲攷經義述聞通說爲宜謹嚴精覈者恐非所任林宰平師述其先德鑑塘先生說侯官陳喬樅所著諸書類皆其父左海之稿而略爲點定名字者也盼遂案此蓋

百鶴樓叢書 來薰閣印行

與王家事近石渠先生成廣雅疏證第一卷時伯申年纔二十二從事畢業而書中已屢引其說梁任公師云米元章代其子友仁作楚山清曉圖進呈徽宗殆亦與王氏事類盼遂案米家此事無明文宋史本傳及周密清波雜志皆言米芾進楚山清曉圖鄧椿畫繼云米元章當置畫學之初召爲博士便殿賜對因上其子友仁楚山清曉圖合史傳與畫繼觀之則楚山清曉圖實元章所作而嫁名友仁者也去歲傅氏斯年收得王懷祖呂氏春秋雜志稿本以較讀書雜志則凡引之說者皆爲念孫案也又王子蘭文集有與張自珍書謂襲譏伯申不自著書其證亦極強

廣雅疏證二十二卷 王念孫王引之撰

石渠先生自序云不揆檮昧爲之疏證殫精極慮十年于茲石渠府君行狀及徐士芬作墓志亦云公官御史時注釋廣雅日以三字爲率十年而成書 永定河道王公事略狀今實核之疏證之作始於乾隆戊申之秋 五十三年 落成于乾隆乙卯之冬 六十年 歷時裁七年半耳十年舉成數也據乾隆己酉年先生與劉端臨第一書 書中有前歲差旋過鎮揚擬入城一晤之語案差旋即謂丙午年勘浙江溝塘工事也據此知之內云自去年八月始作廣雅一書將以十年之功爲之是此書經始于戊申明矣書成先生自序在嘉慶元年丙辰正月則此書之成在去年乙卯之冬又明矣乾隆壬子先生與劉端臨第三書 在春際云廣雅僅成四卷又以體例中更屢加改訂至今尚未完畢是兩年半之間已成四卷末一卷又爲伯申所著五年之暇以成其餘五卷固優游也則八年成書之說斯塙然矣 胡景桂作石牌先生八十壽序則云日課疏三字積十餘稔始成疏證稿本第一二三卷見藏新會陳氏圖庵材料較今本爲多足見辟灌之工深矣

百鶴樓叢書 來薰閣印行

補正廣雅音十卷 王念孫撰

釋大八卷 王念孫撰 存見溪草疑影攷曉庐八卧

右書今存八篇前七篇有注第八篇則僅有正文而已非完書也書當有二十三篇其次第當爲見一溪二翠三疑四影五喻六曉七匣八端九透十定十一泥十二來十三日十四精十五清十六從十七心十八邪十九邦二十滂二十一並二十二明二十三靜安先生於高郵王懷祖先生訓詁音韻書稿序錄中論之審矣第書中仍有可論者數端

一此書乃著成後之本抄而未完者非石渠之稿本也王恩錫所作子蘭府君行狀云曾王父 按即石渠先生有釋大一書既云一書知非未成之稿矣又書中有子蘭所加按語知今本出子蘭之手

詳下

子蘭爐餘錄文集有釋大一文云止有七母之存餘二十二篇不知何在又云張君夢白皆老人語之曰吾之釋大乃轉注之說如

干之轉鉤歌之轉瓜不惟釋大可他字亦無不可

一此書絕無年月可尋然據其文義可斷其爲少作第五上央字條引甘泉賦日月繞經于栟振句而釋之曰謂栟振字並從木振爲屋棟栟即棟也棟字也言日月繞經于棟宇耳棟居屋之中央故謂之栟再觀其嘉慶己卯答陳碩甫論集韵書其解栟振也曰栟當作央此因栟字而誤加木傍耳振與宸同說文宸屋宇也即今人所謂屋檐央振未半檐也日月繞經于半檐極言辜之高也央振與上榮對文則央字不當作栟又讀漢書雜志楊雄傳栟條與答陳書全同今取二說相較則後說密察而前說爲疏遠違其旨答石甫書時石渠年七十六讀書雜志則乖死時寫定爲故知後說爲成釋大乃少作也魚兎既得荃蹄可屏故中年以後撰著從不引此書爲證佐矣

一石渠既成此書並自爲之注而注亦有出其孫子蘭觀察所爲者則注中之圈下按語是矣王恩錫字蘭府君行狀云府君侍曾王父時質疑辨難精益求精至重閱棄養手澤所存片言隻字必譯而通之計數百條曾王父有釋大一書府君力求其解而爲說以示後學可以證矣今考書注中按語凡石渠自下者皆有念孫按三字其僅有按字而又有問識者蓋即出子蘭之手矣

百鹤樓叢書 李盛鉌印行

經傳釋詞十卷 王引之撰

蕭山朱氏藏王懷祖手校本經傳釋詞

觚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疏證補一卷 王念孫撰

重刊字典考證十二卷 王念孫王引之撰

雅經字類二卷 王念孫撰 存上下平聲

讀書雜志八十二卷 王念孫撰

讀晏子春秋雜志稿本今藏蕭山朱氏

讀書雜志餘編二卷 王念孫撰

校讀呂氏春秋稿本條數較今多數倍藏聊城傅氏許駿齋全收入

所著呂氏春秋集解

詩經羣經楚辭韵譜七卷 王念孫撰

石渠先生古韵譜之作乃據詩經羣經楚辭用韵分爲二十一部而成是書今之言古韵分部者或謂王氏晚年分二十二部並謂從孔巽軒之說析冬于東云云按此蓋誤讀當時丁氏履恒與先生書中有尊恉分二十二部之言而致 丁書見昭代經師手簡初編 然考丁氏此簡作于贛榆任中丁任贛榆教諭約在嘉慶辛未至道光丙戌此十六年間先生有與李鄭齋江晉三論古韵書皆主張分二十一部又與陳碩甫書有云冬韵則合於東鍾江而不別出先生卒後阮文達有與文簡書云二十一部古韵已在粵中上板汪喜孫代王壽同作伯申府君行狀云府君精通於先大父韵二十一部之分總觀上事知先生始終無二十二部之說也綠丁氏所謂二十二部蓋彼

百鹤樓叢書 李盛鉌印行

自纂成古韵十九部先生因又爲分出至輯盍三部爲二十二所謂二十二者乃丁氏之韵非王氏之韵也

太歲考 王引之撰 原單行後刻入經義述聞

仁宗實錄 王引之撰

春秋名字解詁二卷 王引之撰 原單行後刻入經義述聞

河源紀略卷二十之二十五辨譌門 王念孫撰

石臞府君行狀云勅纂河源紀略府君爲纂修官議者或誤指河源所出之山府君力辨其譌議乃定紀略中辨譌一門府君所撰也

六書正俗一卷 王念孫撰

按石臞先生於轉注之義亦不雷同戴氏劉端臨轉注段借說云許叔重以考老爲轉注後人多不得其說而妄譏戴東原以本書說之曰老考也考老也謂之轉注是解也許君所旦暮遇之者台拱轉得之懷祖無由聞其說之詳懷祖疑其與他義相混亦未質言之案此

段關於六書者甚巨故附於此

丁亥詩鈔 王念孫撰

羅氏刻此鈔于雪堂叢刻中記云此詩鈔一册乃道光間家刻本附於文端公集後者流傳至少亟爲印行以廣其傳乙卯九月

廣雅疏證補正 王念孫撰

案先生孫子蘭觀察輯廣雅疏證補遺一册子蘭府君行狀與此非一書恐不復在天壤間矣此書凡補正者二百九十三條知賢者之於所從事誠沒齒以之矣後人補正先生此書者若陳仲魚有廣雅疏證校語簡耑文鈔卷三廣雅疏證跋王希濂有廣雅疏證拾遺二卷鵝寄堂藏書本俞蔭甫有廣雅疏證釋詁拾遺一卷春在堂全書本王晉卿有廣雅疏證補疏四卷未刻陳邦福有廣雅疏證補一卷國粹學報中朱師轍有廣雅釋言補疏一篇北京大學國故月刊中然皆浮淺局促展轉破字于古訓之學未能登先生之堂今此書出可以祛一切之塵翳矣書刻入廣倉學窘叢書二集靜安先生有跋語志其原委甚詳

足本廣雅疏證補正 王念孫撰 羅氏振綺堂藏盛意園今歸上海涵芬樓

校正山海經 王念孫撰 舊藏盛意園今歸上海涵芬樓

案此書校語用朱墨二色朱色者直改其字蓋出所據之古本墨色者則依藝文類聚開元占經太平御覽等書互勘而錄其異文亦無多案語殆先生治此書之初稿未及整飭者也盼遂意先生理董諸子殆皆用是法先以類書校而後以聲音訓詁之例會通之也此書特良工之樸爾

郝氏爾雅義疏刊誤 王念孫撰 羅氏振綺堂藏盛意園今歸上海涵芬樓

石臞先生刊削郝氏爾雅義疏有學海堂刊本今羅氏所印乃於刊削之外復有糾繆匡失之語知與學海堂本非一事也上虞羅氏有跋文

刊正說文諸聲補逸 王念孫王引之撰

春閒府君行狀一卷 王念孫撰

石臞府君行狀一卷 王引之撰

王氏讀說文記 王念孫撰

刊入許學叢刻小學類編晨風閣叢書中晨書閣本名爲說文解字校印記較以上兩刊本爲多

光祿觀察公段氏說文簽記 王念孫撰吳氏聽香館叢書影印本

王石臞先生遺文四卷 王念孫撰

王文簡公遺文四卷附錄一卷 王念孫撰

羅叔言先生校刻高郵王氏遺書敘目云壬戌秋金息侯少府梁始爲介紹于藏文簡父子手蹟之江君購得叢稿一箱因將石臞先生及文簡遺文編錄共得八卷已而友人以王氏家集刊本見假則刊于咸豐末年取校新舊本則互有出入因重爲釐定付諸手民乙丑十月

王石臞先生文補編一卷

王伯申先生文補編二卷

以上二種盼遂累年所輯校印入段王學五種中未刻者

雅詁表二十一卷 王念孫撰

雅詁表一卷 王念孫撰

爾雅分韵四卷 王念孫撰

方言廣雅小爾雅分韵一卷 王念孫撰

古音義雜記不分卷 王念孫撰

雅詁纂一卷 王念孫撰 存見陳精一母

疊韵轉語不分卷 王念孫撰

周秦韵譜一卷 王念孫撰

兩漢合韵譜十七卷 漸西村舍叢刊之說苑太玄素問史通箋記文選場林等
王念孫撰

諧聲譜二卷 王念孫撰

古音索隱不分卷 王念孫撰

雅音釋一卷 王念孫撰

逸周書戰國策合均譜一卷 王念孫撰

說文諧聲譜 王念孫撰

此書分別說文之字爲二十一部即致李許齋方伯書中所錄至祭二部及侯部入聲表所列者也道光中鄞縣王梓材即先生原稿變其體例成二十一表冠於詩經韵譜之前大違石渠原意靜安先生專即諧聲譜補十九表諧聲之字成補高郵王氏說文諧聲譜一卷刻入王忠慤公遺書第二集

諧聲表二卷 此蓋王梓材所補之表

百韻樓叢著 來鷗閣印行

案以上諸稿先藏于北京江氏後歸上虞羅氏今入北京大學研究所靜安先生曾爲作高郵王懷祖先生訓詁音韵書稿序錄一篇載入北大研究所國學季刊論之詳矣惟尚有古音索隱雅音釋逸周書戰國策合均譜諧聲表四種文中未能收入或當時校理未竟因致闕漏歟茲據王師文稿所臚細目逐錄當爲全豹也

詩補韵 王念孫撰

引見經義述聞古書隨處有韵說條

校經典釋文 王念孫撰

自識云在道光二年 見藏蕭山朱氏亦有段玉裁校筆

校正六書音韵表 王念孫撰

傳抄舊本

點勘與佚篇

校正阮氏十三經注疏校勘記 王念孫撰 佚

劉秉璋十三經注疏校勘記識語序聞高郵王石臞觀察曾藉是書題識殆編惟所記多証經文未及注疏今此本已不知歸誰氏

重修古今韵略 王念孫撰 佚

石渠文集有重修古今韵略凡例十一條似書已告竣者然邵氏此書向不見重於學林先生胡爲從事修正之所重修之本亦未見有稱引者想其橅佚也夙矣

刪刊郝氏爾雅義疏 王念孫撰

宋翔鳳爾雅義疏序得爾雅義疏足本以校阮經解本陸單行本兩本多四之一或云刪去之文出高郵王石渠先生手或云他人所刪而嫁名于王

校正說文繫傳 王念孫撰

原委詳山東圖書館刊王菉友說文繫傳校本跋

校正任氏小學鉤沈 王念孫撰

百韻樓叢著 來鷗閣印行

汪廷珍小學鉤沈跋是書十二卷高郵王懷祖先生手校付梓後七卷未及校讎以屬懷祖先生令子伯申侍郎刊其訛誤盼遂案後七卷不見一條校語豈當時未及讎對即付木歟

校正玄應一切經音義 王念孫撰

江陰繆氏藝風藏書記卷一一切經音義二十五卷乾隆丙午武進莊氏刻本金壇段若膺先生以宋本校訂用朱筆間有墨筆則高郵王懷祖先生校語也案小珊先生卒後其孫携藏書之滬斥賣淨盡此本亦不知流落何處矣

校訂人表考 王念孫撰

民國十六年十二月分浙江圖書館報告善本類要中人表攷九卷清光緒中廣雅書局刊本民國初年蕭山單不厂據高郵王氏校本朱筆渡過

校正郝氏山海經箋疏 王念孫王引之撰

校正王照圓列女傳補注 王念孫王引之撰

山海經箋疏列校勘人姓名有伯申列女傳補注附校正一卷中有石渠十則伯申三則

字林考證 王念孫撰

任大椿字林考逸水部澹字下及卷末附諸家考語皆有石臞之說是石臞曾與脩是書也

字林考逸校正 王引之

臧庸于嘉慶乙丑孟春爲錄唐釋滿然輔行記序云庸來京師主王庶子引之以字林攷逸屬校刪馬部馴牲行調順五字庶子曰此唐釋滿然書也君昔錄慧苑書矣盍踵爲之以益藝林手持釋藏至盼遂按字林考逸卷六馬部馴字故赫然在知剞劂時未用伯申校本也

校讀楚辭 王念孫撰

校讀杜工部草堂詩集 王引之撰

以上二書手校墨本藏上海涵芬樓裁一二八前東方圖書館善本報告

校正方言 王念孫撰 佚

文集與劉端臨書已亥年曾有方言校本庚子携入都皆爲丁君小雅錄去內有數十條不甚愜意者往往見于盧紹弓先生新刻方言中其愜意者則紹弓先生所不取容當錄出就正案盧刻方言只列丁氏之名不及先生者或以丁氏過錄時未出先生名歟

逸周書詁譜 王念孫撰 佚

靜安先生王氏古均譜跋原稿後附錄有逸周書均譜自注云未見

論語孔注證僞序 王引之撰

丁晏頤志齋感舊詩王伯申尚書篇序庚辰入都以所撰論語孔注證僞就正尚書序謂足紹鄉先生潛邱之學又相其說之所不及

說文考正 王念孫撰 佚

讀淮南雜志原道篇不與物散粹之至也條引之曰散雜肉也雜爲離誤見說文考正

說文考異二卷 王念孫撰 佚

見朱筠河詩集十三送王懷祖詩

校注臧氏拜經日記八卷 王念孫王引之撰

阮元臧拜經別傳云所著之書擬經義雜記爲拜經日記八卷高郵王懷祖先生念孫嘗稱之用筆圈識其精確不磨者十之六七又按刊本屢有王引之案是伯申曾校是書也

書詁 王引之撰

孫星衍與王伯申書云接奉手示幷寄大著書詁循誦回復佩服無既訓詁聲音之學至是而大明後學可爲一隅之反

尚書訓詁一卷 王引之撰

案錢塘丁氏八千卷樓書目有此書鈔本今未能比觀疑與伯淵所斥之書詁或係一書也

尚書集解 王引之撰

左傳集解 王引之撰

案王文簡公集庚寅與陳石甫書云此後如有餘暇尚欲爲尚書集解左傳集解二書但不知精神何如耳

校正北堂書鈔 王引之撰

嚴氏可均鐵橋漫稿卷八書原本北堂書鈔後云嘉慶中孫淵如約王伯申略校伯申約錢既勤同校僅二十餘葉而輟業

沈氏曾植寐叟題跋二集跋陳禹愼本北堂書鈔云嚴鐵橋言王伯申校書鈔僅二十許葉而輟業此本所校不止二十餘葉然審是尚書手蹟則鐵橋之說是誤記也所據影宋本蓋即淵如藏本宣統壬子祀竈前一日

述聞拾遺 王清同輯

雜志遺拾 王清同撰

羅氏輯王氏六葉傳狀碑志集 六子蘭府君行狀云府君自著經義考證述聞拾遺雜志拾遺守城日錄古韵鉤測觀其自養齋雜記諸書皆未付梓稿多散佚今案兩拾遺疑皆石渠伯申兩公效訂經史零稿未經收入述聞與雜志者子蘭留連先芬遂爲裒輯之耳今附于此

廣雅疏證補遺一册 王清同輯 佚

子蘭府君行狀云侍曾王父 謂石渠先生時質疑辨難精益求精至重閱棗養手澤所存片言隻字必繹而通之計數百條曾王父有廣雅疏證補遺一册未訂之作也府君謹集成之釋大一書府君力求其解而爲說以示後學又手輯三世遺文梓將成而黃郡失守板燬于兵

附錄

王寬甫先生著目書

寬甫名敬之石臞先生之仲子也出嗣叔祖迪城公爲後高郵州學增貢生戶部福建司主事年七十九卒平生喜詞章之學所著書皆次弟付梓今據所見及孫蜀丞寧靖齋讀書志所志遂錄如左以備王氏一門之業焉

小言集六册

愛日堂詩一册 少時居鄉所得

虛室詩一册 遷居揚州所得

小書巢詩一册

所宜軒詩一册 以上二種復歸高郵居南門及北門宅所得

枕善居詩一册

詩牘一册 內爲虛室詩續小書巢詩牘所宜軒詩牘枕善居詩牘共四種

三十六湖漁唱刪存三册

雲自在龕叢書收入名三十六陂漁唱字句亦不同

漁唱乙稿

宜略縣字齋雜著九册 起道光丁未迄咸豐乙卯凡九歲以一歲爲一册

枕善居文

家諱編

枕善居雜說

鴻蹟偶存

同岑唱和 寬甫與夏崑林周筱唱和詩

高郵耆舊詩存四卷

高郵耆舊詩餘一卷

淮海先生年譜節要一卷 附入所刻淮海集

輯校遲雲山房詩餘一卷

高郵王氏父子年譜終

容甫先生年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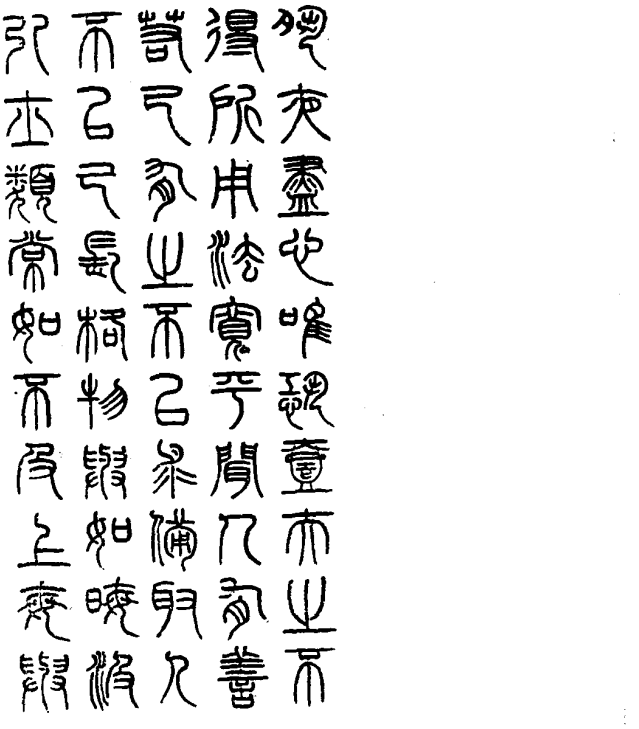
本書承國立臺灣大學總圖書館借用影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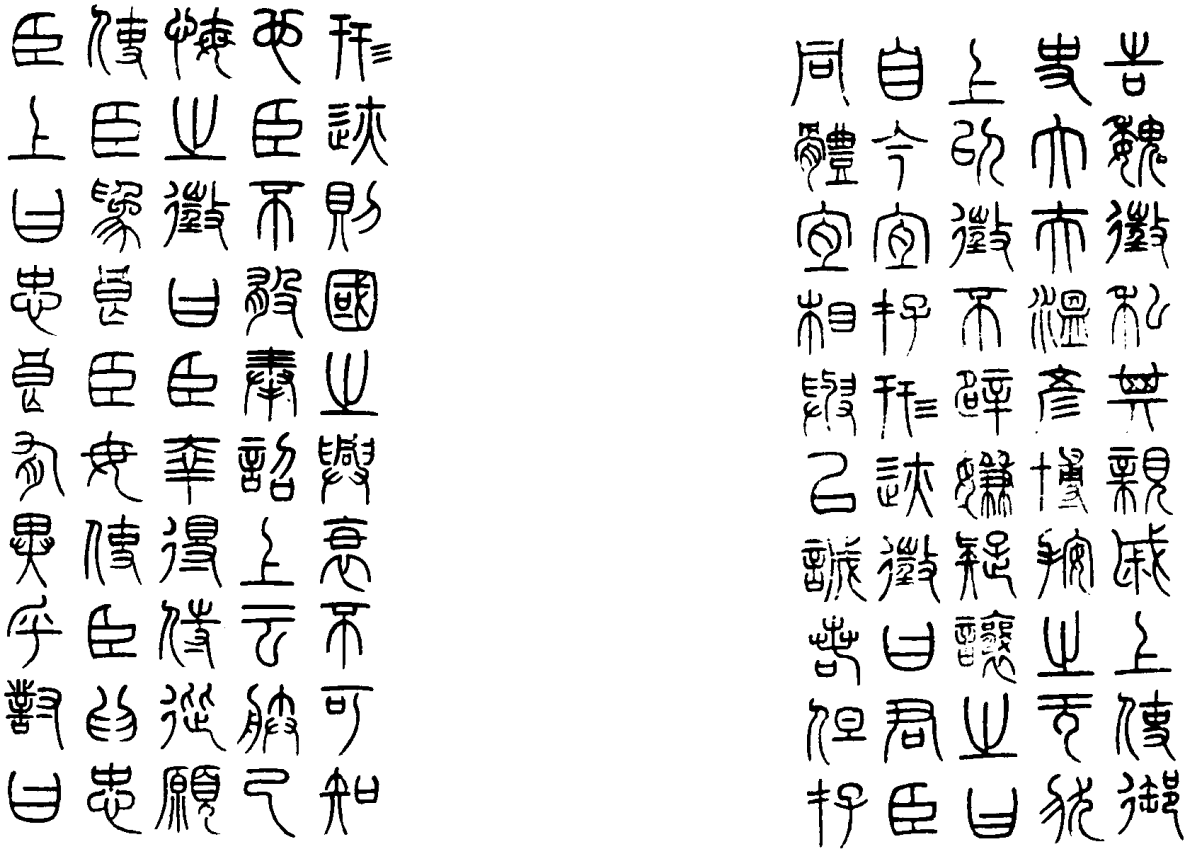
謹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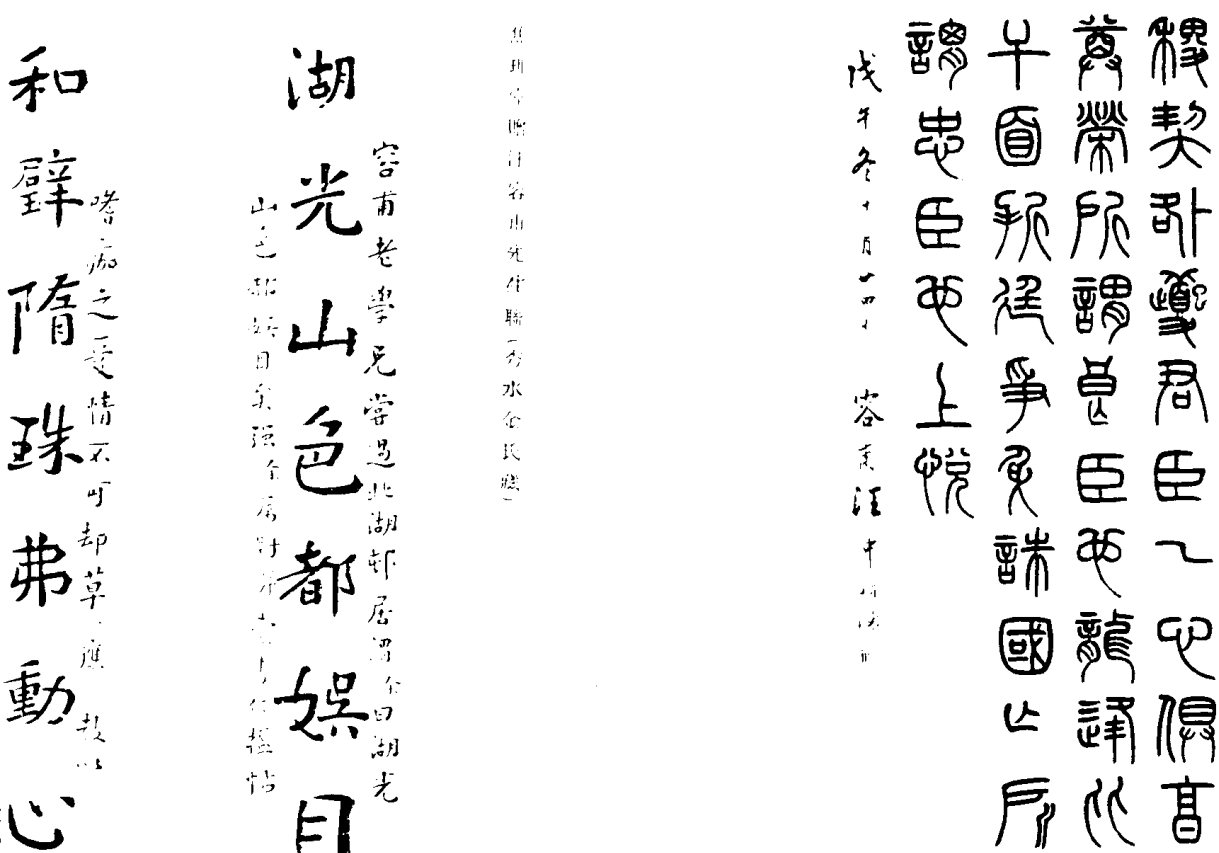
致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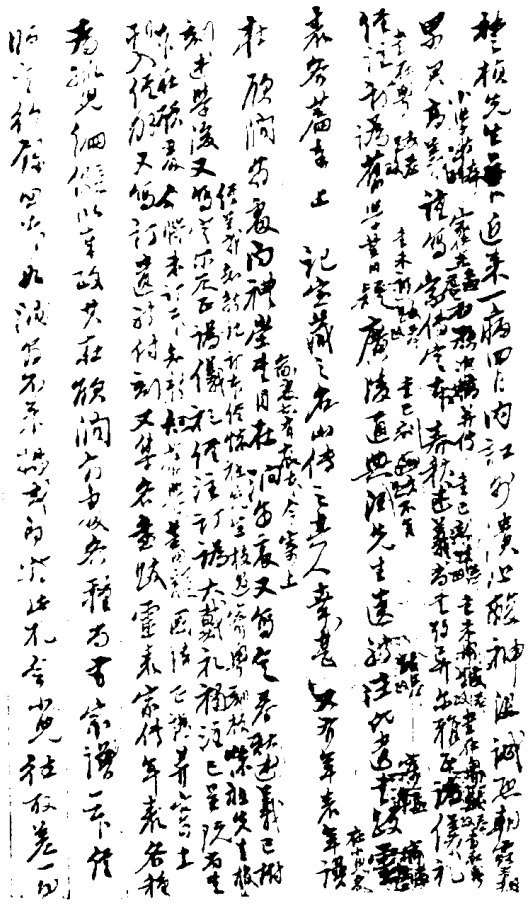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汪容甫先生手跡（馬程將氏藏）









重印江都汪氏叢書目錄

年譜一卷
述學內篇三卷外篇一卷補遺一卷別錄一卷
廣陵通典十卷
遺詩五卷
汪氏學行記六卷
孤兒編三卷
從政錄四卷以上汪氏叢書本　述學後附方濬頤校記一卷
大戴禮記正誤一卷
經義知新記一卷以上粵海堂經解本
春秋列國官名異同考一卷藝圃叢書本
國語校文一卷靈鶼閣叢書本
舊學蓄疑一卷木犀軒叢書本
喪服答問紀實一卷實晉書院本
右江都汪氏父子所著書都十有三種蓋取汪氏家刻及各叢書本彙集刊傳者也吾友尹碩公炎武秦曼青更年服膺汪氏之學倡爲此議余與涇縣胡樸安韞玉金山高吹萬燮君定基姚石子光烏程王建民懋秀水金頌清輿祥和之醵貲以畀手民容甫嘗自序其生平以爲著書五車數窮覆瓿今傳刻漸廣復爲最錄其全書九原有知庶幾稍慰矣乙丑四月海甯陳乃乾

容甫先生年譜序

古者年譜之作其原出於年表推本史例敘事宜簡非如今人年譜文繁事複讀者厭之顧徵文考事成於數十百年之後不出子孫之手摭拾既廣紀述貴嚴編年體例自古如斯至若少孤失學聞見缺如譬若求珠於山采玉於淵惟恐不獲詎或棄捐後悔何及惟是先人同時文士生不同道謬託相知傳聞失實喜孫不敢自定謹以就正先人文章道義之交審定決擇十去二三使後之論世知人之君子勿爲譌言滋惑焉嘉慶二十五年十二月三十日內閣撰文中書舍人前鄉貢士甘泉汪喜孫譔

南陵徐乃昌校勘經籍記

乾隆九年甲子十二月二十日先君生

是時先祖考居揚州舊城缸巷先祖妣聞深巷哭聲自門外入始生先君計先君生五十有一年少苦孤露長苦奔走晚苦疾疢終先君之世未嘗有生人之樂焉著述未成飾終旅館舉室漂泊期功無人更廿餘年家道再立嗚呼痛哉

十五年庚午

四月五日先祖考兆初先生卽世家故貧嘗以筋力致養不能就外傅先祖妣鄒太宜人口授塾中諸書

先君撰先考靈表云某生七歲寢息嬉游未嘗不在君側會文弔喪咸置於抱一食不甘輒悶悶不自得鄉黨戚友莫不異之迨君卽世然後知君於某父子之恩至深而爲日至淺故汲汲用之惟恐其不盡卽君亦莫能解於心也又云嘗使某握粟一溢君以著蓍几算之卽得其數

先妣靈表云先君子下世無寸田尺宅之籍三族罕過問者母教女弟子數人且縫履以爲食猶思與子女相保直歲大饑乃渺然無所託命矣再徙北城所居止三席地其左無壁覆之以苫日常使姊守舍而攜某及妹傑然匍於親故率日不得一食歸則藉藁於地每冬夜號寒母子相擁不自意全濟比見晨光則欣然有生望焉

十六年辛未

一七三二年

一七三三年

二十年乙亥

二十一年丙子

歲庚寅吳餉潼書云往歲丙子桂林陳公延撫江蘇置幕館館之竹者義族芸窗恣之以全其操誠大臣之言矣然是時吾母十方流離乞食而三族之富人無問者無亦文告之感人者淺歟

二十二年丁丑

貧無所依鬻書於肆日與書賈借閱羣經十行並下父友張先生文郭先生能濟見而異之授以舉子業郭先生無子嗣歿後先君每於春秋拜奠其墓脩稧敘跋尾云某年十四五卽喜蓄金石文字數十年來所積遂多屬有天幸每得善本

二十三年戊寅

二十四年己卯

始學爲詩早歲溯源漢晉下逮唐人於杜工部韓昌黎用力尤遂既乃專以氣韻含蓄爲宗自以少作依傍門戶不欲存葉 劉先生台拱序先君詩云早歲喜爲詩三十以後絕不復作幷葉亦散失

二十五年庚辰

二十六年辛巳

先君述懷詩云在昔失怙日生年才七歲孱弱不能行生我遽見背迄今十二載忽忽如夢寐阿母年五十形容極憔悴日已漸蒸蒸耳已漸憒憒齒牙時動搖髮白短如穗霜落無寒衣日夕無中饋辛勤事紡績抱布無人貿有子亦何益坐受虛名累飽煖尚難望顯揚復何賴飄風起南山烈烈吹高嶺憶昨乞米歸庭階曝春日上堂見阿母嚮午未得食敝臥草褥閒弱妹立其側枵腹汗如注餓久面轉赤但聞嘖啼聲想見心如炙骨肉無二昧此心詎木石感此號且呼氣撼聲不出按此詩爲先君少作未嘗存葉喜孫從友人處借錄以誌先君當年孤貧之境

先君撰提督楊凱傳云二十六年卒按是篇作於凱歿後當是先君少作

二十七年壬午

過汪蛟門故居詩有云我亦身輕如一葉積年飄泊任西東

重過族弟既清詩有云少年都似夢中看

二十八年癸未

先君初諱[redacted]因應試老吏書冊誤落秉字遂更今名

李侍郎固培督學江蘇試射鷹賦協官韻合唐人法楊出列揚州府屬第一入江都學爲附生先君晝營飣粥之養夜則倍誦所業以紅豆記其數伏臘蜡飲之時音聲琅琅達於鄰舍時杭先生世駿主安定書院講席見先君文深加嘆賞先君益肆力於詩古文杭先生以經史相淬厲先君得借讀羣經正義學日以進　朱竹垞贈詩略云汪生七歲失所怙父親一旦棄如土仟氏遺孤衣葛衣謝眺書堂掩蓬戶賢哉生母備艱辛十指紡績易米薪夜深教生讀經史文名藉藉驚鄉人

劉申甫云杭董浦先生主講安定書院論及孟子往送之門以爲昏禮本無明文姑從闕疑答甫先生引穀梁祭門闕門以證之四座皆驚董浦深爲折服先生經學由是知名

二十九年甲申

先君應縣試時知縣沈公雯賞先君文置前列是年沈公知高郵州先君往

見之沈公子昌齡與先君善於其歿作辭哀之

三十年乙酉

先君二十以前詩未存纂是年有靜夜五律編年始此

揆揚州管游擊拏白公頌謹按白公以乾隆三十年官揚州游擊先君致人書云白公已見鷹揚武臣扶杖而拜客其蕉萃可知也此書不知作於何年是爲相識之始白公後祀於名宦祠

三十一年丙戌

歸耕撫云子壯大兮母病羸老不得養兮何以生子爲日昭昭兮我心悲

夜泊馮店詩有云水宿疲來往秋心問死生客途衣未授珍重倚門情自註九月作

古詩云孤鳥雲際遊感君慕高義千里遠託身苦言精力敝烈風吹篁林月黑夜如晦東西忽尺迷倏忽兩相棄稻粱豈不悅因緣恥自致委心託君宇羽毛日蕉萃孤鴻樂中野衆鳥憎氣類衆鳥自光攀孤鴻安足恃

古詩苔方立堂有云黃鵠一失所萬里身安歸遠道未云苦卑栖常自危孤鳴時慕侶中夜有餘哀焉得君子心忠信兩不疑

有蟋蟀詩手纂自刪

三十二年丁亥

呈秦丈西巖云某也毀齒不見父父友平生心所識又云一朝失父怙作可憐人骨肉生分各自全不教富貴致身早忍使艱辛一作雞當从之累老親親交一飯動徵色長揖出門心斷絕山澤天寒草實盡冰霜歲晚葛衣裂十八年中萬死身今日生成轉嗚咽世事消磨氣漸平風塵苦受俗人輕一劒防身報知己十年落魄未成名豈有千金重然諾強將懷抱向人傾又云一時賓從盡依然迴首疑逢夢中事歡游不見生我人厚地高天永相棄又云故人子弟今牢落負米猶能讀父書

旅食詩云旅食秋江上浮生感二毛畏譏多禮數居賤習憂勞野性存麋鹿機心對桔槔百年將母計未敢託名高

苓觀魯詩有云豈伊和者寡大雅自茲沈棄置亦云已吾生終自任觀魯爲先君族兄諱蓼旂工詩與先君論詩最契歿後有女先君爲許嫁鄭氏未婿沒月給薪水視之如己女

三十三年戊子

遷居儀徵花園巷破屋三楹四望野田漫漫前有池水引江潮自涵洞入夏日潮水暴至室中水漲二尺鄒太宜人苦疾踰繞几上如是者十年先君自題門楣云海內存知己高堂有老親至今人傳誦之　是時樂儀書院山長沈先生廷芳極重先君之學自遜以爲弗如以先君孤貧有母勉周其不足先生深感之辛卯沈先生歸里先君困益甚有講院老樹歌益肆業書院時作有玉盡又歌趙忠毅東方未明之硯歌幷爲沈先生作有閏七夕麗澤堂雅集七律不存纂

先君早歲以詞賦知名喜孫嘗從書肆搆先君詩文一冊題云廔峻文鈔小傳云汪某少孤奉母至孝家貧績學奔走四方以筆札供菽水顧其嶸嶸皦

皦之槩頗不諧於衆諦觀所作矜慎乃爾宜乎不可一世矣此亦知先君早年學行者惜不得其姓氏

與秦丈西巖書云某始時止習辭章之學數年以來略見涯涘三禮毛詩以次研貫且有志於古人立言之道益挫折既多名心轉熾不欲使此身爲速朽之物也謹案先君嘗錄三禮注疏分吉凶軍賓嘉五禮命之曰三禮注疏記要又所誤爲人後者爲其曾祖父母祖父母服考是初治三禮時作嘗手寫以質朱先生笥河知新記三禮諸條亦少作於後周官徵文釋媒氏文明堂通釋居喪釋服解義釋冕服之用並議禮之文婦人無主答問後跋生則共事宗廟云云劉先生校本所無女子許嫁壻死從死及守志議劉未錄古玉釋名後槩述學與初刻異同釋閾初刻十有八者當作六凡此者皆貫穿經注通知古今錢少詹事謂學古通周禮王侍郎引之謂博攷三代典禮是也毛詩之學詳知新記

春初早發青萍滸詩有云早懷一飯恩終槩百金諾功名久未立義故將焉託傷哉啜菽歡生涯思負郭　詠史詩有云高材爲人棄貧賤良獨難焉知天下士一身飢且寒　客中食蟹作有云早歲魚鼈生物少貧時鯫菜食鮮難老親病後無兼味掩淚尊前對晚餐　野望詩有云病後心懷自知少負新終日逐人行　古詩有云古香徒自悅獨秀歲寒時　示僕詩云同生非有屬因勢遂相役百年詎自免念此罕奇責貧居累人事早作暮未息天寒井纍苦一飽媿安食貴賤各有謀相爭盡智力嘆彼勞心人無營當爾適又有聖恩寺作春申里吳趨行冬杪有宿上天竺甘露寺詩幷遊歷之作又有偶見詩自刪白秋海棠題畫兩詩幷同

秋試在江寧刻策學說聞嘗對策場屋問事者屢主飛疏示之出場後因撰策學數十篇不檢書不屑槩刊行於時　先君省試復以文就質於沈先生廷芳先生嘆賞不已將出楊使人候江口尋被放惘悵久之是科主司點定其文已中式矣不審何以被落先君尋病怔忡遂不就省試

三十四年己丑

與秦丈西巖書云正月之望遂往太平

寄弟端光詩有云立身苟不媿貴賤同所歸有才不用世天意安可知吾生方多憂相見未有期愛子千金軀令名無已時　歲暮詩有云名心未盡因謀養世議方寬足遂初好是臨邛長作客得敘壁立似相如　又除夕詩有云端居對古人揖讓展墳籍高言王霸略衣食苦無策落魄媿　清時困窮非所惜矧皇四海中一身將何適有貧交歎自刪

魏次卿誄序云吾與次卿皆不偶恨其身之卑賤不得相倚以爲用或時分散又恨不得聚處以爲樂及今而次卿死然後嘆賦命之窮雖得一知己之人憂閔而慰謨之且不可久按序載次卿名題橋以乾隆三十四年正月辛卯卒與劉先生台拱書云曩者某與次卿爲深友次卿沒而某不復有出境之交以爲疾病死亡之際不能自必於一見適以負疚於朋友故不如其已謹按魏次卿爲先君早年文字之交學行可傳於世錄此以誌其槩

繁昌縣學後記云三十一年始修繁昌縣學越二年且成明年紀文於石案是篇爲先君少作與生平文體不類魏次卿誄亦同

與秦丈西巖書云武進董景仁字仲則昨以事客遊於此其人年二十有一所作詩千有餘篇雄才逸氣與李太白高青邱爭勝豪蕩實非今世上所有某雖負氣於詩自媿弗如也

先君詩序云觀會示所作贈鄭舍人詩高格洪響使人神王昔與舍人同客江陰追敘遊歷作此卻寄時觀會亦往江陰即以送之謹案先君族兄觀會歿後先君寫定其詩尋失去悵惘無已喜孫謹錄是序以誌當時論詩之友且誌游歷之境

先君族母梁夫人清節自守先君以百錢爲壽夫人堅不納作返錢歌當時多傳述其事先君有答梁夫人詩不存槩謹案夫人諱蘭漪字素漪著晚香樓詩槩錢少詹事大昕序之

三十五年庚寅

在太平沈太守業富幕

有別母詩云細雨春鐙夜欲分白頭閒坐話艱辛出門便是天涯別明日思親夢裏人　贈王生詩有云與君同作他鄉客忍尺天涯歸不得江南二月天氣和節物感人悲旅食　客散詩云親老兼多病身孤更遠遊未應中宿鳥相對尚啁啾　吾生詩第二首云心計長如夜思親枕未安寄居時見迫衰序早知寒女手謀生拙貧交仰食難尚憐遊子意書到屢相寬第三首云孤露惟依母漂零正苦貧勞生筋力盡暮景笑嘵眞親戚皆他縣扶持止一身白頭空有子終歲走風塵　聽鐘鳴詩云青鐙熒熒羅幔卷秋衾臥病夜輾轉憂生來日促思親故鄉遠不寐聽鐘鳴鐘鳴淒復清聲聲數已盡秋天猶未明　悲落葉詩有云同生一朝弃終無相聚一作時　又有過龍江關宿龍江當塗送客詩有泰伯廟聞陳幷因至兩詩先君自刪與秦丈西巖書云某孤露早嬰凡先君子之容止聲欬起居嗜好略不復記憶即手澤亦無存者惟諸父執同時遊息當日出處摩厲臭味絕無差池不逮事父而逮事父之朋友人子之心有不能已者故未嘗有過情失禮之事

哀鹽船文序題云乾隆三十五年十二月乙卯杭先生世駿序之

三十六年辛卯

在當塗朱學使筠幕秋在江寧

有三月二十一日夜和仲則七夕采石登太白樓題壁留示仲則詩　黃仲則詩集有七夕懷容甫游采石月下登太白樓和容甫壁閒見懷韻詩又和詩有云修辭富華實秉操逾圭璋翻使一國中撫掌嗤其狂又有送容甫歸里以所攜劒寄容甫容甫亦以書寄余金陵待稚存不至適容甫招飲將至蕪湖憶文子容甫贈程厚孫時為厚孫作書與汪容甫定交偕容甫登絳雪亭讀容甫近詩過以哀怨為體詩以廣之諸作不知作於何年坿記於此有山長沈公蒙　恩賜僭恭紀詩先君自刪

細雨詩有云天昏地曠絕聞見孤客失路還幷營寒叢出火就投宿入門老嫠兼孤嬰剪然四顧但一室蹤跡人鬼疑難憑采蕨麥飯各冰冷飢腸內熱凝蠅鳴敲斜竹柵臥踏地江風燐火吹熒熒水蟲毒蠆芒高枕草頭雨落珠

心惻者也　鄭先生贈詩有云呼則應馬牛與不恥哼蹴淮古捧檄歡斯意可欷哭又云只尺蔽奇士泥塗困匍匐文也少孤貧此味嘗最孰君況嗟我同感我額頻慼慼聞下　明詔遺書采幽谷經術首所崇激勸醒迷復君子應時須學也中有祿不干亦不矯吾道惟自淑謹案先君感鄭先生之知於其沒往拜其墓廬文弨學士祭先君文云師門風義不忘久久披荊拜墓遺金卹後自注云謂沈椒園鄭誠齋兩先生是其證　鄭君師愈與喜孫書云壬辰冬尊公持沈禮部世焯書訪先君於洲東灣畔以所撰哀鹽船文為贄先君患疾命兒輩讀所著嘆賞不已延之臥榻前縱談連日夕獲觀詩文槧二卷嘆曰君之才學絕世方今四庫館開何患無遇合特守牖下無益也乃薦之朱學士瀕行贈五古一章其後或訪先君於紫陽山中或來鴛鴦湖側先君嘗謂人言其狂我則見性情篤厚耳尊公通知古今識洞淵微過事有所論列口如縣河為所詆誹者莫能置辨是以感尊而畏之　鄭君師愈云先君六十生日尊公將作序為壽先君曰祝生非古所願得於足下者身後

一傳耳按先君嘗作鄭先生碑銘手書題衛文未成又有書上朱文正公云秀水鄭贊善一代名德且與先師學士有淵源之舊身後有子三人皆貧不自立然清門世學文行修飾表康成之里宇任昉之孤不於夫子其誰望之鄭君久不相見時念之故敢陳乞

弔黃祖文云歲在單閼今四月既望按是篇當是晚年寫定

袁玉符妻劉氏墓誌銘云乾隆三十六年歿按是篇為先君少作文體謹嚴已非諸長老所及

冬與秦文西嚴書云比來心力甚弱不得已東詩不講以併力於古文經學閒彭公為學使學問之事或有一日之知亦可為養親計

又與秦文西嚴書云溯流西上江波殊為險惡客路風霜高堂老病殆亦難為情矣知是年冬先君有嘗塗之行又云館地已致之黃仲則知是冬從沈太守署歸

三十七年壬辰

樂儀書院請祀故山長仁和沈公議序云三十七年二月甲申沈公卒疑是篇作於是年謹按是篇蓋藏於朱學士及王先生許先君手訂述學篇目所無今不刋入述學　又具狀云古者釋奠之禮祇為學宮行禮之事猶必董之以官誠以弟子於師欲報之德其意常無窮揆諸祭法而經以有司職掌然後定為命祀而非以為私也伏見山長山東按察使沈公經術修明人倫儀表東修履道黃疑無恙自丁亥行教儀徵前後五稔國有矜式之禮人懷在寬之教不幸善人無祿今歲在辰先聖告夢經神言逝生等撫車服而悲回登禮堂而心愴既申經出麥交几筵謹奉主於鄉雨樓祔於周程張朱五子及文忠烈郝文忠之次以康在天之靈報其恩誨而永歆於茲土且使國子及文忠烈郝文忠之次以康在天之靈報其恩誨而永歆於茲土且使國之子弟以時習禮其中使賢者百世之澤漸摩觀感而自復於孝弟忠信之美禮教行而人材出非獨諸生區區自致其哀誠也

三月往江寧

有萬松坪朱薇子墓二詩

上朱學使書云尋珊竹公墓詩一卷呈上數年不復作詩觀之輒為失笑謹按此詩已佚

有其編修主安定書院先君爭論經史疑義不相下山長心銜之適彭文勤公以侍郎督學江蘇與編修同鄉相契因譖於文勤前欲因試以摧辱先君九月按試泰州試牛李維州論先君投卷後文勤驚歎欲絕置為上等猶以前言覆試當一等改二等一名諸生謁見時文勤謂先君曰子其怨我乎先君曰某有詩云命應逢穀弩心不怒虛舟文勤憮然若失先君作弭忿以記事又致人書云前此搆閔既多傷弓之鳥聞虛弦而輒下亦其事之可矜者也

與達官書云益古之為貧而仕者抱關擊柝今既不可而在上之人又以下交為恥故其上者焦然窮餓以沒其身而其下者遂失身於不義昔者成帝枋任王鳳災異迭見成帝虛己以求直言而谷永轉攻後宮以護王氏蔡邕晚為董卓所辟遂死其難王伉王叔文用事柳宗元劉禹錫並為之黨幾亂

天下此四子者皆負瓌異絕人之材而一跌不振遂至不可湔贖使在軍官亾命之時為君子者已能奬激而錄用之何至比匪人以陷大辱哉由是言之四子不自貴重其身其蹉跌益無足惜而當時之人不以人材為事而棄之以資權倖斯其可恨者也某以孤童就學逮今二十年矣其他記誦之學無過人者獨於空曲交會之際以求其不可知之事心目所及舉無疑滯鉤深致隱思若有神又喜為文自六藝子史以下莫不知其利病而深思力取之凡此固夙昔屏知於閣下者伏自念生太平之世幸得讀書為士年力壯盛何不可為而累年奔走窘苦無聊加老母卑歷艱危久病羸瘠雖三牲之養無補於血氣而更以窮餓迫之每見庸奴恥隸下逮含生蠕動之類莫不歡然相保知有生之樂而某乃不與之為伍誠可悲也某受知於蒙稚之年被雲於疑誦之地所以陶冶而成之者尤不得與諸人比然則今之投身歸命於閣下者非徒為一身之謀亦以賢人君子當為天下養其才而不忍自絕也

先君寓泰州幻竹庵叔外祖寶應朱野村先生同武曹舅氏應試適與先君同寓為言劉先生端臨學行之美劉先生為野村先生之甥文勤辛卯鄉試所取士也試畢來泰州先君先過訪焉因定交與劉先生第一書當在是年高郵李先生惇與先君同試維州論灑灑千餘言先君奇之李曰吾文祇可驚俗眼耳君乃眞古文也遂定交

與朱先生武曹書云有志於用世而恥為無用之學故於古今制度沿革民生利病之事皆博問而切究之

冬適寶應主朱野村先生家

遊杭州有去杭州留別沈莊士作略云殘年乞食知何處異地無交尚累人

夢裏衰容空憶母病餘短策獨隨身相思若問生還日春水南歸有鴈賓

謁朱學使筠於當塗時幕下多通儒邵先生晉涵王先生懷祖洎先君俱以古經義小學相切劘始與王先生定交王先生嘗與喜孫書云尊甫與某訂交於笥河先生幕內在壬辰之冬謹按先君治小學當在是時是時所校書

多述王先生說先君誤李先生墓銘所謂古學大興江以北王念孫為之倡而某繼之是也又按上朱學使書云古人為學之方至今年始窺其門戶任重道遠莫能自致羣疑衆謗就正未由蓋在是年冬由當塗歸里之後王先生在當塗未歸李先生在高郵劉先生在寶應先君僑儀徵故先君云然

李先生與劉先生書云容甫言先生與懷祖學行不媿古人謹按先君嘗致書王先生以遠小人不惡而嚴相規先生張之座右故王先生與劉先生端臨書以為與先君廿年性情學術之交

先君手錄古文詞請正於朱學士有代陳商答韓退之書其文云商白辱書示以學文求進士之道非夫自得之而勇於為人者不能及此屬思過苦則造意反不能深誠吾之病然謂工於愁而不工於求齊則不然君子之道非苟以求人好也今徒曰不好愁而已不幸而王不好士則將去而為工賈乎而淫樂百戲又可眠王之所好以中之乎且君子患愁之不工不患人之不好奇愁工而人不好雖舉一世之人棄之猶將挾空桑雲和之材奏於鈞天

張於洞庭之野使伶倫捨越素女操緩樂以鹿鳴四牡與虞舜文王孔子揖讓嘗何齊王之云哉王雖不好吾固未嘗擾指而徹御也又何怨且怒哉世之君子屢仕而不遇則憤然省負其學而於富貴有不屑名位已至則以仕宦為必可得而謂同列晚達者無志執事非其人也且無貽簡賢者口實商白是時先君有志用世私淑顧亭林處士為經世之學於出處進退無所苟如此

大雪後一日發冊書云其清羸多病遂有晚芝翁末年光景老母勞勞家無一金之產且父行三人子姓惟有某耳今三十尚未有子脫有溝壑何以堪此念此黯然

朱先生武曹嘗言壬辰癸巳間曾見彊識錄內有王介祉哀詞哀艷動人荅晉侯使呂相絕秦書胎息左國述學未之見豈有所遺佚耶語見朱先生與喜孫書又按先君嘗作蘭韻堂詩序安福縣知縣吳君墓誌黃君墓誌皆不存葉

三十八年癸巳

春與秦文西巖書云得家書知老母患寒溼不能行動某近在數十里內尚可朝發夕至若江寧遠隔大江則又有風水之阻矣自念離家一日則此生在膝下之日即少此一日家鄉得一館地使某展布其四體尚不至於素餐即在府城亦可奉母復歸故土也

與劉潭書是時先君議凡州縣察其貧婦之無依者造屋一區為百間間各戶使居之命之曰貞苦堂擇鄉大夫敦篤有智者總其事出入羸縮之節官吏不得問門外為社有師一人凡孤子五歲至十歲者學焉命之曰孤兒社三年視其材分志趣而分授以四民之業然必通孝經解字體至十二度能自食其力以次減其廩至二十則舉而遷之於外

秋在朱學使幕始與賈先生田祖定交賈先生為高郵老儒工詩所作凡三千篇通左氏春秋旁行細書朱墨爛然見先君所誤墓誌宋先生武曹云賈君以詩名世人謂容甫之學出於賈稍誤也

先君大戴禮校本卷四後題云乾隆昭陽大荒落壯月家居用繹史校凡七校矣辜月大興朱筠高郵王念孫江都汪某校於安徽學政署中是月客歙縣汪灼家得休寧戴震校本錄上先君舊藏王先王校本大戴禮先君歿後喜孫年少高郵宋訓導保取去王先生云某已擷其精華入經說矣

撰朱先生學政記序云乾隆三十六年先生提督安徽學政十一月到官在官凡二年

朱學使薦先君於馮兵備廷丞書云汪生通人也其學知經傳之義而達於史事又善為古文詞筠在江南尚或為之所筠去恐遂窮以死其才當為世愛惜之謹按先君三十以前工詩善詞賦肆力於諸史既乃專治經學於時先君以所誤著就正於朱學使如述典正名論封建論晉子殺三士論論趙襄子知伯事兩漢節義論留侯論所謂知經傳之義而達於史事也如代秦荅呂相代陳商荅韓退之書與達官書魏次卿誄沈昌齡哀詞樂儀書院請祀山長沈公議所謂善為古文詞也然其時博覽羣經尚無專門之業既而

由聲音訓詁之學兼通名物象數由名物象數之學精研大義故知新記多古字古義而於先秦韻學論之尤詳晚年擇其精者為述學如釋三九耳文正釋厲字義釋夫子是也其放證名物象數如釋閥釋冕服明堂通釋皆萌芽於知新記此外見知新記者文多不載王先生念孫以為討論經史榷然疏發挈其綱維才卓識高片詞隻字皆當為世寶之又謂有功經義使後之治經者振煩祛惑而得其會通王先生引之謂博攷文字訓詁名物象數識議精卓唐以下所未有益記實也

謹按先君三十以後古文詞初學昌黎既博覽先秦兩漢之書綜式百家不名一體王先生念孫謂貫穿經史諸子之書流衍毫素合漢魏晉宋作者成一家言淵疋醇茂無意摩放神與之合宋以後無此作手

龍潭募建避風館疏略云度龍趴洲之南高昂之地夏水所不至者造草屋三間中祀江神召僧之強幹愿慤者主之仿京口之制榜曰避風館官為條教不可使胥役與其事凡南來之船遇風則止其下就宿者人三錢歸之僧飲食聽之貧者量減其數風止乃行於船錢勿有增損以龍潭埠戶領之如故先君近年或客江寧或客當塗龍潭募建避風館疏疑作於是時先君是時臨摹懷仁聖教序是篇文纂行法聖教且與汪君墓誌同錄故定為是年作貢士汪君墓誌云乾隆三十八年十二月卒明年葬於某原按是年冬先君客西溪汪氏誌當作於是時

顧君墓誌云乾隆三十六年春某在府城按是時先君僑居儀徵故云又云閒一歲再至則君方居父喪及今而過之則君之喪已在殯按是誌不載顧君卒年疑當作於是時又先君有贈顧寅初詩亦疑在辛卯以前

先君壬辰歲與朱學使書述程檢討事誤程檢討墓表云授檢討憂歸一歲卒墓表不記年月以與朱學使書攷之當在此數年間

三十九年甲午

先君早歲好戴君屈原賦注嘗手錄一秩久之以貽桐城某題冊尾云甲午二月汪某手贈天民

一鏊記云三十九年三月歙人汪夢紳作其族弟為之記謹按是篇黧蹟行書似聖教序爭座位帖曾刻石行世先君文不存葉石冬藏北來後山汪孝子祠

五月往寧波未幾自寧波歸往江寧八月歸里有宿錢唐江上詩云羅剎江頭桃李春東風吹雨黯銷魂素車白馬休相問我亦廬中喚渡人

大戴禮校本卷四後題云關逢敦牂客寶應劉台拱朱彬同校

九日江上逢儲玉琴昔與玉琴器之劒潭九日樂善庵日暮求酒不得黯然而散今忽已十年有悲前事因作此詩詩云城東雙樹記婆娑城上西風動女蘿落葉無端悲壯士窮途相聚祇狂歌驚心歲月中年速過眼雲煙舊恨多今日尊前重握手扁舟江上柰愁何

秋萍詩有云自是浮生易漂泊不因霜露怨蹉跎

冬往寧波依馮兵備廷丞過常州詩云百里延陵問水程西風如舞一舟輕亦知休息終無日尚有昂藏媿此生雪後夢回驚犬吠荒天人定長鳴鳴恰當晚歲漂零日好助淒涼倦客情

伊太守秉綬誦先君消息詩云消息傳江上風沙滿目昏猶聞一路哭已解萬人屯財賦通吳會帆檣下海門尚思衣食樂生養　累朝恩謹按是詩作於是年伊太守昔在　京師聞人傳誦於守揚日始爲喜孫誦之太守與先君不相識是以贈喜孫詩有而翁吾未見想像漢名儒之句

四十年乙未

撰沈椒園先生行狀題云乾隆四十年正月某日門人江都縣附學生汪某謹狀

將赴江寧題所居東軒云屋裏圖書作四鄰庭前竹樹正三春老親嬌女圖欒坐身是天涯乞食人謹按是詩先君未存稾

馮兵備官寧紹台道先君在幕府幕調臺灣道先君以母病不能偕往兵備薦於其僚某官先君造某所則辭以事不得見於時兵備已度海先君遂不能治裝是年三月在杭州四月始歸里

夏日鄒太宜人病篤先君與秦文西巖書云某於二十三日抵家老母以肝

脾受病其勢甚危際此酷暑附身之具一無所備今特走字將通典二百卷資治通鑑三百四十四卷奉上抵銀十兩幷懇即日遞下即取書而去人生至此不容他言七尺尚存報恩有日

在杭州四月歸里先君作汪純甫哀詞云君諱介壽字純甫仁和學生某申官浙江以君管其書記乾隆四十年三月有薦某於其官者久之干謁無所遇遂不能歸武進蔣御史者客於某申所言君數矜語某申以某才藝學業皆已所不逮其身轡貧可念無使其失所日日聒之不衰余與君初不相識至是始從叩其名氏里居異日造其家君固不在及見訪某又他出於是君之所以知某及爲某出力者終不詳其所由致某既北行貽之以書曰孤生失學獨處無媒不自意爲君子所采譽雖神明之契不在晤言然三江所環千里而近歲月未晏必有見期但使此身猶在要當發名成業以報知已君荅書深婉文爛不存閒二歲某數數問君行迹最後沈禮部書至則君歿矣吾安知此生之不獲識君也悲夫往觀李習之感知已賦嘗太息哀傷其事雖然習之出所業以求知已則人之譽之也有因其身親炙於補闕之門則猶有師友講習之樂然且感其知而悲其後之不可再若斯也某受德於其所不習之人而終於不得一見而次則且悲且感宜何如哉君之歿三十有六年促而位下不竟其施某爲此辭以寫其哀而不及其他行誼辭不敏也是篇詞未完謹按先君手稾未列哀詞數語有云惟百族之有知今苟在羣而必爭衆騰口而自雄今何賢不肖之定名

雷州府知府馮君妻三李氏不合葬議有云乾隆五年雷州官岷洮道又十五年雷州卒於其官又十七年始得兆於州北之北岡其後三年其子邵客於鄞告某以其事

題信貞婦高柳鳴蟬畫扇序云信貞婦於某爲表姑某四五歲嘗遊其家爲所保抱及昏於信氏數月而夫沒立子取婦未久子又殤通詩書能畫躬乃至於斯其可悲也謹按貞婦名瑾懷江都閻某之女工書入歐陽率更之室畫扇題詩云清風五月賓王賦瑞露三危梁帝詩亦不類閨秀詩先君於扇

後復繫詩云承露無　揚風有聲　解化稱此懷清

先君撰金陵地圖攷未成序目二十卷　國朝江南省城圖第一　國朝江寧府圖第二秦漢地第三吳建業第四晉宋齊梁陳都城圖第五晉宋齊梁陳丹陽郡第六晉地圖第七宋地圖第八齊地圖第九梁地圖第十陳地圖第十一隋將州城圖第十二唐昇州城圖第十三南唐都城第十四南唐地名第十五南唐金陵尹第十六宋城郡邑第十七元建康路圖第十八明南京圖第十九歷代水道圖第二十稾本廑列史事數百條未有按語無年月可攷姑系於此顧君千里讀之以爲按目錄而知體例之精也

四十一年丙申

在江寧府某幕府是年受知於謝侍郎墉始食廩餼

先君嘗列敘當代經師以程先生爲舉首程先生挽先君詩亦有校才君宜得八斗之句按鄭先生虎文與馮按察使書云孝廉程易疇名瑤田躬產也其才兄事東原弟畜谷甫案先君與劉先生書言丁酉始與程先生定交正

先生則云丙申之春至揚州始言程易疇之學甚精想訂交即在乙未丙申之間

呈均弼先生詩云沈緜風義苦難忘流水行蹤過隙光海外經年勞悵望前永日訴淒涼按均弼先生於乾隆壬辰官浙江寧紹台道甲午先君在幕府尋遷臺灣先君以弼太宜人年老不能同往故詩有海外經年勞悵望之句　千里詩云千里關河七尺身長年逐食走風塵眼前冠蓋誰容我老去飢寒尚累親智慧不來空拊髀雲山如夢只淒神平生皎日心猶昨每到窮途媿故人

知新記卷首題云乾隆柔兆涒灘二月按是卷於尚書毛詩三禮左氏春秋逸周書及管子墨子列子荀子韓非子呂氏春秋史記漢書多所發明後又題云九月病後按所錄麈數十條雜記經史疑義先君自題篆書云極深研幾疏通知遠又一冊題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蓋自勵也居喪釋服解義萌芽於此

荀子校本卷一後題云丙申二月校卷三後題云四月二十七日歸自江寧校非十二子篇後題云是日雨卷五後題云五月四日校王制篇完前兩日老母受寒汗之乃解又理脾胃數劑卷十五後題云日來母氏病風溼甚未得親書案比小瘉始校此篇

撰表忠祠碑文序略云惟乾隆四十一年

皇帝永念故明建文革除之際諸臣守不戴天之義隕身湛族百折不回爰命廷臣蹟行議謚以發幽光俾有司各祀於其鄉有失其里居者則於其殁命所臣某適典江寧府治西有舊祠曰表忠因舊基而廓充之用屬臣某為文刊石紀之

撰喬君墓碑云君諱汲字敬伯沒年八十六是為乾隆四十一年九月甲午遺命三月而葬禮也又云昔操几杖屢接音容委宛平生情瀾不竭

爾雅校本跋云柔兆涒灘壯月寓府城以經典釋文開成石經校上釋文多古文奇字尚存漢以後諸儒之舊觀至石經始盡同今字蓋自明皇改洪範

升月今更喪服變古亂常之後遂成俗學不可反庶幾比跡於秦政已按此跋為先君初校時所題後更出入羣籍稽合同異凡百數十條同時王先生亦為之注因邵學士好是書遂盡棄其所學

謹按是時先君治經才五年所引郭注異文似當別為攷證以誌古今同異所校多有出於邵疏之外凡四十三條且有邵本傳鈔譌脫藉以是正者校在邵本具葉後一年邵本猶未栞儻以邵本流行故未卒業與

盧學士文弨抱經堂文集書儀禮校本後云今年江都汪容甫語予曾見宋本儀禮鄭氏注與今本有異同余因假其傳錄者以歸按是篇首行標題自注云丙申作後二篇同

書孟子注疏校本後云乾隆辛巳余從吳友朱文游借得毛斧季所臨吳匏庵校本乃始見所為章指者獨於末卷缺如也今江都汪容甫乃始以其錄自何本者借余遂得補錄以成完書　書荀子後云議兵篇有而順暴得勇力之屬句注雖依文為解然相其文勢似不當爾江都汪容甫謂其上有脫文下有為之化而愿為之化而公等語則此亦當是為之化而順其上

文則無由知之矣與先君書云承示儀禮逸注一條并以所錄孟子章指全本見寄使得補足以成完書誠大快也足下之本尚有遺漏一二處則以墨筆識其旁斧季過信宋本於其字之沿俗體者亦復規規然從之此誠可不必也足下之見韙矣聞近著小學一本古訓補蒼之屈作雅之翼拭目以期蚤覩也謹按先君所誤小學依爾雅篇目分別部居僅采錄數百條未成書

孟子章指今亦不存錄此札以誌之

常州顧子明云抱經先生在龍城書院講席常稱道尊公不置其見尊公凡閱一詩一文雖甚淺易必再四循覽

先祖妣患足疾醫不能治先君於夜半焚香跪於庭前為文以告城隍神文成亟詣城隍廟廟門已閉先君號呼不已始啟門以所為文泣誦神前誦畢焚之於鑪默禱而退是夜先祖妣安枕而臥先君侍疾不寐者累日至是坐而假寐夢至神前神擲一簿令先君檢閱先君手開十二葉意欲再開神遽以手按住而先君遂醒先祖妣從此不藥而愈後十二年而歿始知神令手

開濠十二葉蓋十二年也先君每痛哭言之悲不自已

四十二年丁酉

督學謝侍郎試經解策賦詩俱第一選拔入大學每試別置一榜署名諸生前督學謂所識拔之士曰若果受學容甫學當益進又曰子之上容甫爵也若以學則子於容甫北面矣先君聞之泣下于後五十一年侍郎奏稱洪澤湖形勢日淺昔如釜今如盤尊江南河臣奏春汎安瀾

高宗命侍郎往勘先君為具疏草數千言侍郎益重先君之學晚年贈詩有人皆欲殺因文字之句又以所著寄示先君書來謂足下與辛楣能鑒之不足為外人道其知先君之深如此先君少習經世之學三十以後病怔忡聞金鼓雞犬聲夜不成寐選拔後不就　朝考歲已亥癸卯侍郎典江南鄉試先君不就試又按先君論河道與王先生懷祖合欲河由千乘入海數百年可無河患惟疏草不傳先君或自焚之先君文字最謹慎此等疏草從未示人亦絕不與人言一字未先生武曹為言江寧蔡文莊山嘗語人曰悠悠委

薄俗鬱鬱過剛腸容甫之境也語及君臣際經書滿腹中容甫之學也時以為知言　先君有志用世杭編修世駿序哀鹽船文云某方學古之道藏器於身必期於有用朱學士筠最重先君贈楹帖云學古之道藏器於身

賈先生田祖有是年春日留先君暨李先生孝臣王先生懷祖草堂聚飲翼日送先君北行詩略云我欽汪子靈光崇五三八九經術鴻文鑱金石垂厚宮阿誰相厄能兩雄

撰賈田祖墓誌略云乾隆四十二年試於泰州五月乙酉經宿而卒　與王先生書云賈君志金石文之正體李君志則兼哀詞為之

夏往江陰秋就總督某公巡撫某公學使謝公試往江寧

墨子校本卷四後題云四十二年十二月校訖

盧學士文弨抱經堂文集與錢辛楣詹事書云楊大眼造象記中傲字江都汪容甫以為即旅字以字形審之良然錢少詹事大昕潛研堂文集與孫淵如書云僕前跋楊大眼造像記未詳傲字足下謂震傲即振旅之異文攷聞命矣頃見江都汪容甫亦如足下之言即當刊正以志不忘案抱經堂文集是篇自注云丁酉

孫淵如誤江君聲傳論喪禮全用先君居喪釋服解義先君是篇采入述學垂十餘年孫君始作江君傳先君歿時江君尚存故也

先君誤釋媿氏文謂大會男女讀如司會之會說與潛研堂經義答問孫馮翼閻合荅問刊於述學之後迨孫刊五松園集則荅問行世已久孫作先君傳載是說而申之曰子亦言奔則為妾釋奔者不禁之誼孫君說與荅問合又按戴東原集亦有是說較先君說詳核先君祇釋大會會字之義未實全同戴說孫釋奔字之義則全與戴說合

四十三年戊戌

正月至江寧撰中山王墓種樹記宋撫顏魯公多寶塔碑跋尾未存藁

賈誼新書校本題云乾隆四十三年正月十七日坐洪氏厲齋校此是月為治裝入都計多日不開卷至是以肝氣上逆弛擔養痾雨中獨坐得理故業

其樂無涯又題云是年四月十二日在揚州府治新城戴家灣之新居之禮堂緝成此書

三月自儀徵移歸揚州郡城甘泉治戴家灣尋遷玉井西偏先君自題閒門云草長鄭公堂下柳垂陶令門前又云催租無吏至載酒有人來

五月復至江寧八月回里　與劉先生書云其因馮按察南來正當急難之際挺身營護竟克有濟久陋鍾山書院得受寒溼八月中歸而瘧作醫者誤以為虛損過投大補大寒之劑遂至絕命者二及乎病後則體反加壯也

國語校本第一卷題云乾隆四十三年五月借代州馮按察使景鈔宋本校毛斧季故物也

己亥與劉先生書云去年交程舉人瑤田洪中書榜二君與金殿撰於戴君之學皆可云具體又長夏客江寧與錢少詹事相處日夕談論甚契程君有體有用不可不內交之按錢先生博通羣史先君最服膺其學先生嘗問陳書本紀大建五年六年十二年所書廣陵為今之江都抑後魏僑置之廣陵

先君作答錢少詹事問先生亦好金石之學潛研堂金石文跋尾云使院新修石幢記為江都汪容甫所贈欵歐趙諸公皆未著錄近代藏金石家亦罕及之一紙書勝於百朋之錫矣於時先生族子錢進士塘博聞強識亦與先君為問學交先君敘次當代通儒名氏程君及錢君與焉

四十四年己亥

先君書儀禮校本大射篇後云乾隆四十四年正月十日校讀按先君校儀禮在盧學士以前

正月二十一日與劉先生端臨書云所諭鳩集文字其亦有此心然某之志乃在述學一書文藝又其末也是時先君設述學一書博攷先秦古籍三代以上學制廢興使知古人之所以為學者凡廣雅第一周禮之制第二列國第三孔門第四七十子後學者第五又列通論釋經舊聞典籍數典世官目錄凡六未成書更取平日攷古之學及所論撰之文為述學內外篇述學略云觀周禮太史當時行一事則有一書其後執書以行事又後則事

廢春秋已然而書存孔北於告朔之餼羊至宋儒以後則并其書之事而去之矣有官府之典籍有學士大夫之典籍故老之傳聞當時行一事則有一書傳之後世奉以為成憲此官府之典籍也先王之禮樂政事遭世之變廢而不失有司徒守其文故老能言其事好古之君子閔其浸久而遂亡也而書之簡畢此學士大夫之典籍也

古之為學士者官師之長但教之以其事其所誦者詩書而已其他典籍則皆官府藏而世守之民間無有也苟非其官亦無有也其所謂士者非王后公卿大夫之子則一命之士外此則鄉學小學而已自辟雍之制無聞太史之官失守於是布衣有授業之徒草野多載筆之士教學之官記載之職不在上而在下及其衰也諸子各以其學鳴而先王之道荒矣然當諸侯去籍秦政焚書有司之所掌蕩然無存而猶賴學士相傳存其一二不幸中之幸也孔子所言則學士所能為者留為世教若其政教之大者聖人無位不復舉以教弟子

禮樂征伐失在諸侯大夫又後而四豪游俠之徒出而學問乃在士大夫周之衰也典章制度考之故府則犁然具在而歷世既久徒以沿襲失之而不復能知其制作之義孔子則瞭然于一王之作而被諸當世故云人存政舉又曰待其人而後行莊子則一以為無用而思欲盡去之

三月往江寧時馮按察使廷丞罷官後以候補同知羈寓江寧貧不自給先君往省之贈均弼先生詩云屈指三年別驚心兩鬢絲風波經海慣雨露及春滋舉室仍蓬梗勞生比奕棋此身期報 國應不嘆官卑按均弼先生官臺灣道先君以母老未能偕往詩首二句謂此第三句言其被逮第四句言其論贖第八句言其降捐同知此詩與馮君碑銘相證

知新記題云三月杪至江寧按是時于晏子春秋新書南史用力最專又云九月十日復至江寧按是時所錄於禮記說文多所發明

九月十日復至江寧按是時所錄於禮記說文多所發明

謹按是年九月先君至江寧據王述庵侍郎年譜云九月至揚州容甫以所辨尚書金縢諸篇相質朱先生武曹云王侍郎所作墓碣言容甫以經說正

于予似涉夸詞又按先君解我之弗辟據說文解字治也孫淵如書疏本此孫書刻於先君歿後先君生前研行述學即著錄居東證於後焦里堂謂魏晉人作書傳如金縢我之不辟訓辟為法居東即東征罪人即管蔡非馬鄭所及其說亦本先君

賈誼新書敘云乾隆屠維大淵獻且月述敘有云其時經之授受不著竹帛解詁屬讀率皆口學其有故書雅記異人之聞則亦依事校舉取足以明教錢少詹事評云通人之言小儒少所見多所怪聚訟興而經學衰矣又於篇末記云推本賈生學所自出大言炎炎卓爾不羣

賈誼年表後按云按史記歷書太初元年焉逢攝提格上推孝文四年是為昭陽單閼錢少詹事云據太初元年焉逢攝提格上推單閼三歲應是文帝五年或以天正冬至當屬前一年恐非歷意王先生引之復駁之見太歲太陰攷

為江太守恂撰亳州渦水隄銘云乾隆四十三年河決儀封恂立隄於渦之

陰明年爲文紀其功日財用遠遡基址以告毫之民
先君舊藏宋拓化度寺碑二本一以贈朱學士筠是年復以一本贈江編修德量是年冬編修以禮部試來　京師贈其座師翁鴻臚方綱未幾學士歿鴻臚以所藏本易學士藏本去蓋學士拓本較精也
先君所藏碑刻以先祖妣龐病嘗以售之人爲菽水藥餌之用寄趙味辛書云東方朔畫贊已歸馮按察李昭碑嚴侍讀及秦君處二本皆遠在此本下與其歸之他人不如歸之足下又云北宋大麻紙肥本黃庭經守之如日珠與足下相見時當共賞之魏受禪上尊號二碑在許氏處如故旦夕卽可買得之李少溫城隍廟碑拓本奉致左右殊不足與三墳記爲鼎臺耳又云比有漢篆數十種均爲雲煙過眼好之而無力悵恨而已裴岑碑得見於江寧漢碑之存於世者此爲天下第一此數碑或存或不存錄此以誌金石之契

四十五年庚子

是年在江寧

商子校本卷一後題云乾隆四十五年二月校卷二後題云十五校是日成
裕自江陰歸留余草堂兩日極朋友之樂十八日送之北去成裕者高郵李
先生惇字成裕性行淳篤治毛詩左氏春秋尤用力於諸史先君嘗與論明
堂制度上下議論所說不同王侍郎引之少時見之以語喜孫先君撰李墓
志云各成其學不相依附是也
李先生與劉先生書云惇因衰病侵尋進取之念旣灰著述之心亦懶並妻
子之情亦淡惟朋友之愛不能忘懷如足下及易田懷祖容甫諸君惇一得
侍便神志飛舞終日不語而性情亦適
墨子校本卷一後題云乾隆四十五年八月二十八日覆校於玉井新居之
禮堂卷九後題云乾隆四十五年九月九日坐禮堂之東軒校訖
知新記是年所記周禮左氏春秋疑義最詳核雜錄周易爾雅素問國語國
策莊子淮南子白虎通說文三國志攷證亦多先儒所未發
與趙味辛書云比來苦於多病舊學日荒本月中已移寓玉井之仁壽巷在舊居西南半里所得古碑若醴泉銘李思訓碑中興頌並北宋拓本頁間擬往杭州當與足下爲十日之聚其時可盡出所有與共觀之又云人世榮名史書佳傳比之富貴尤不可憑可爲長太息耳又云常州城中三數友近惟淵如與狎其他求於里門若有不能終譽者而足下金堅玉潤質有其文獨有使人意消之致以此解帶寫誠期於白首又云來札云將爲閉戶計今未知如願否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足下學問當於此求之耳
孫星衍糧儲時以諸生游江都先君館之於家糧儲序儀鄭堂文云往余在江淮閒友人汪容甫出顧軒檢討駢體文相示歎爲絕手
與秦文西巖書云乙未之夏家母篤疾某以歲制之具告急於左右卽日先生遣紀綱金姓持銀十兩至儀徵某感之不忘也在葬六載老母幸邀餘蔭康彊無恙某生計亦裕於前人子之所以事親者其心無盡去冬適得美禩前此歲一漆之者已貨之他人而先生之德不可虛受也比見金紀綱在門不勝感觸因以銀屬其轉呈幷道某感謝之意

四十六年辛丑

周禮校本云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十二日坐禮堂之東軒治典瑞訖
墨子校本卷十二後題云四十六年二月十二日校
六月以古劒贈歙程先生瑤田見通藝錄桃氏爲劒攷

四十七年壬寅

正月以古劒寄贈程先生瑤田見通藝錄桃氏爲劒攷
春在淮安劉州判玉麟有送容甫之淮陰詩玉麟字文徐寶應人乾隆丁酉拔貢生官廣西值峒苗之變歿於軍
癸卯與程先生瑤田書云某今年雖病賤體較去年淮安洒淚作別時固當勝之据此知是年先君與程先生相遇於淮安
知新記題云元默攝提格元月至江寧是時於毛詩周禮穀梁逸周書荀子通攷多所攷正
逸周書校本題云乾隆元默攝提格孟月寓江寧舊院之啟福庵校

四十八年癸卯

知新記題云昭陽單閼病月按是時於毛詩儀禮史記漢書三國志南史通鑑唐書呂氏春秋說苑多所攷正

三月往江寧修　南巡盛典與程先生瑤田書云三月下旬往江寧旅食者五閱月四月某因肝火鑠肺作咳醫者誤以爲寒涼幾至不測　有奉賀康齋先生上官之作云六載寓公今守土注先生自戊戌南來寄蟄於省城今分巡江寧即官其地　驚峯寺有感詩一本題云驚峯寺側積水淪漣昔與文卿賴田嘗步隄上今重過其地則二君皆爲異物漫作是詩以志余悲又有秦淮雜詩白門感舊之作　弔馬守貞文劉先生台拱最愛此文題云容甫已矣百身莫贖按是篇寫定於臨終之年遺稿與江君墓志同卷

七月杪往無湖八月歸里

與程先生瑤田書云夏日避暑養痾稍理卷帙於六書略有所窺又明堂通釋亦著有成書一卷其餘小小心得者亦多有之據此知明堂通釋本獨爲

一書後乃附入述學阮督部元云容甫明堂釋有初葉有次葉歸安丁小雅太藏其初葉以爲必當附存於後謹按先君初葉自篇首至百家之異說可得而辨矣爲一節次列題云一辨世室重屋明堂同制三辨呂氏春秋九室之制終之以二辨鄭康成五室之制文詳略小有同異督部採述學大字本載先君是篇初葉家刻小字本爲先君手訂是以不載

與程先生書又云其病中百慮縈懷深恐不起而足下則時時夢見之晤語如平生此亦心思專一之驗也又云通藝錄乞仍惠一帙其溝洫篇刻成幷望寄我儀禮堂阿等制文乞鈔一本見付又新法列宿度數亦乞見示先君於通藝錄最所推服每於相知前稱嘆之錄此略見其大槩

又云昔號叔閱天太顛散宜生南宮括五臣同寮比德以贊文武及虢叔死四人者爲之服其事絕可感某將仿其義爲制總服作說一篇何如

又云端臨至江寧爲十日之聚爲今年二百四十日之至樂

又致書李先生惇云足下得易田懷祖端臨及某爲之友其樂亦何以加之

案此見當時友朋之樂李先生以是年卒於家李君之銘序略云是時古學大興元和惠氏休寧戴氏咸爲學者所宗自江以北則王念孫爲之倡而君和之其及劉台拱繼之並才力所詣各成其學雖有講習不相依附按是篇記李先生生卒年月云乾隆四十五年成進士越三年病卒

四十九年甲辰

凌仲子校禮堂文集云甲辰在揚州見汪君容甫研經論古偶及篇章汪君則以爲周官左傳本是經典馬史班書亦歸紀載孟荀之著述迥異於鴻篇賈孔之義疏不同於盛梁所謂文者屈宋之徒從筆其始馬揚崔蔡實承其緒建安而後流風大暢太清以前正聲未泯是故蕭統一序已得要領劉勰數篇尤徵詳備唐之韓柳深諳斯理降至修軾寖失其傳是說也同學或疑之廷堪則深信焉又云汪君既以蕭劉作則而又韓柳是崇良由識力未堅以致游移莫定謹按凌君前說恐亦非先君之旨先君選周秦以下之文爲喜誦仿昭明之例史班傳贊亦入本書所見固迥別也若後說駁先君不當

幷尊韓柳豈有士生唐以後學爲文章不從事於韓柳者亦可謂妄已韓柳固從先秦兩漢六朝鎔化爲文所謂唐之韓柳深諳斯理是也今人若作碑版文字不上規史漢下逆韓柳但依仿六朝駢儷之作可乎

雁足鐙槃銘釋文題云四十九年八月晦日釋謹按樊榭詩集載馬氏雁足鐙文與此銘文大同小異

古玉釋名云乾隆四十九年十月丁丑訪巴子籍於左衞街子籍以示某孫枝生墓誌云卒於雍正九年四月壬子後五十四年某爲之銘謹按孫君爲孫星衍耀儲之祖配許太君以節孝聞於世者也

與馬按察廷丞書云春仲從謝侍郎北上在途病發抵家後衄血數升僅絕者再臥牀四五十日病後無憀輯成秦聲食六國地表一卷秦當躁公出子之世數有內亂國勢最衰漢中屬楚則巴蜀不可取而扞關不驚桃林之塞屬韓則三川不可窺西河上郡屬魏則安邑有所蔽而大梁不徙九原屬趙則主父方欲襲秦自獻孝二公之後其勢始大而三家分晉其地畸零多有

子道秦人攻取之迹國策不詳史記多疏通鑑尤略今遍考先秦之書分其年限爲十圖頗爲該洽有暇日當鈔一本奉寄聞春來體中不快或者覽其之書啟顏一笑霍然病已比於枚叔不亦善乎

又云母氏春秋益高某久病餘生無復四方之志飾巾待盡而已先生他日西來當臨吾殯也按是書作後馮按察遂以末疾終

爲謝侍郎揆展義論略云民之所急者莫如食而江浙之民所以妨其食者則惟水河自發源注海周行萬三千餘里會大川二十有七而淮揚徐海當其下游河不治則民受其病而漕運鹽場因之以困錢唐之潮激以龕赭二山搏以漸江以醯以灌不日則夜海塘不治則浙西受其病而蘇松諸郡因之以困

皇上親臨相度數十年來率作興事之功以次而舉向者洪澤遇漲五壩盡啟下河幾成巨浸自立徐城水誌定清口東西壩展拆之制而湖流暢行入黃高寶諸州縣歲獲豐收向者陶莊積土逼黃南注自開引河築攔黃順黃

二壩而黃水東流注海無奪淮內灌之患向者老鹽倉柴塘歲修采買勞費啟下河幾成巨浸自立徐城水誌定清口東西壩展拆之制而湖流暢行入孔多且不可久恃以爲固自改建魚鱗大塘而濱海之民永有所恃又接築章家庵以西大塘而省城益資保障自餘相地因時莫不大衞民生期於可久

皇元孫誕生須代謝侍郎作略云稽古哲后黃帝文王咸以耆壽在服獲多男之慶黃帝之子二十五人文王百男登於樂師載在外史而青陽倉林小宗得姓魯考薨荒七命賜國不聞生當二后之世洎夫穆王百年享國乃告童孫衞侯九十有五猶稱抱子雖書闕有閒然子姓遲速之數略可覩矣自是以後昭王季世始皇蹶生孝武征和公孫方震齊高四世之基鬱林太翁之對大同之育仁遠天寶之降雍王至元在御真金得孫孝陵暮年建文生子自共和以底於明歷年二千四百有五建國稱尊者二十九姓二百三十八君而降年有永下見曾孫者僅一王六帝蓋若斯其難也至於元孫則書契以來無聞焉耳矣

五十年乙巳

是年二月辟雍圜水告成釋奠講學先君作頌略云自遼至明凡更四代大學之建基於至正亦越五百餘年然後橋門圜水之規至今而始備上稽豐鎬創制之初則又三千餘年觀會通以行典禮謹按是篇爲謝侍郎作不存葦

先君有事寶應得石門畫像於射陽之雙敦錢少詹事爲書楹帖云學古通周禮探奇藏漢碑先君上畢尚書書云射陽石門畫象東漢時物其石今在某家謹按朱先生彬爲之記惜葦已亾又按程先生瑤田射陽石門畫象跋云漢墓刻畫古人者見趙岐傳此畫孔子見老子象殆是類歟植柱而樹之者建鼓也大射儀注所謂以木貫而載之者也跗刻獸厚脣短胆考工記所謂贏屬以爲虡是也霝臺詩箋言筍虡以懸鐘鼓是鼓亦懸於筍虡歟其上橫木筍也從筍盤繞交結而下者所謂鱗屬以爲筍者也知爲鱗屬者以腹下排次有蛇蚹之狀也下層一人剖魚一人執鑿納新手持梃以闌其新

之在竈外者竈上置鍑一熱氣蒸蒸上鼎在肴羞將亨魚以升之一人司酒酒在罍爲交午畫者河鱗也杯六形皆狡長准南子所謂闔面於盤水則圜於杯則橢蓋杯橢圜也鳥雞喙蛇頸龍文虎背者鳳也鳳有冠亦戴羽歟鍾會孔雀賦戴翠毛以表弁或又言其細頸隆背似鳳雄者尾長此豈孔雀歟不敢知矣環有所銜者二其一門鋪首其一結於帶者珮環也此施巾宜爲珮環人左執盾右持兵兵末剡一邊者刀也五盾異於五兵者鈍而不銳故大盾得櫓名珮環文飾兵盾武事也乾隆丙午閏月十日歙程瑤田記 墨子校本卷一後題云五十年正月三日得孫季仇校本錄上卷二後題云正月四日是時宿痾初瘳家有餘糧無疚於心無求於世奉母之暇校理羣籍生人之樂於斯爲極卷五後題云五十年正月八日是日束裝明日往清江卷十二後題云五十年五月十四日校墨子後序略云某既治墨子率於人事且作且止越六年友人陽湖孫季仇星衍以刊本示余既受而卒業意有未盡乃爲後序以復於季仇與畢侍郎書云某向者於周秦古籍多所校正

於墨子已有成書謹錄序目奉上

按修禊序跋尾題云晉右將軍會稽內史琅邪王羲之修禊序定武五字不損本乾隆五十年八月江都汪某審定題字又屬畫工丁以誠寫象其上題頌父年四十二象贊云嗟予薄祜居賤且貧晚獲此寶期翌吾身存莫之奪亾或以殉哀而聽之實為仁人趙先生魏跋云嘉慶十八年春余遊邗江重過問禮堂孟慈盡出所藏周玉虎符陳氏篁射陽畫象摩抄碑拓竟日劇話故友容甫所遺也容甫文字之餘即握管作書楷法歐陽行法聖教晚年醉心蘭亭日臨一過讀其所跋數千言論定武實出右軍為桑氏博議中所未經見洵具千百年眼者所得之本較吾家松雪翁為尤最宜其泊然無營知足之樂余二人有同心耶趙先生與先君為金石交先君修禊序跋云吾友趙文學魏江編修德量皆深於金石之學

漢巴郡太守樊敏碑跋畫令劉能碑先君並有舊拓本迨後二碑並失嘉慶戊辰喜孫從所親處索還劉能碑於是古刻之散失者垂二十年復來歸

禮堂是石泐於明初

本朝惟顧亭人鄭谷口全謝山巴予籍江秋史家藏拓本余家所藏有王侍郎祖跋

謹按先君所藏書畫碑刻不輕作題跋亦無鑑賞印記惟修禊序有跋他跋皆為人作先君筆墨謹嚴於此可見

又按劉熊碑東里里字士無逸三字貪者下不獨二字悔字下修字刋字下石旌二字幷隸釋所缺

五十一年丙午

朱文正公年譜云乾隆五十一年丙午六月奉　命主江南鄉試是年彭文勤偶集公署文勤曰公今年必典江南試若能得方棨汪其者吾輩服矣方能為清徽元妙之文汪其之學通雅精確為江淮學者冠府君遍閱卷萬一千本自謂能盡江南之選而心揣未得兩人浹月不懌後知兩君皆未入場

按馮按察廷丞碑銘云乾隆五十年十一月乙丑卒次年葬君於代州煙墅村禮也又云其自作有道逮一星終魄以下材遇賞君子始則窮鳥投懷實蒙忘分與年流言不信既而纏綿從公其涉夷險凡所披陳無不意盡嘗恐朝露有期將使老母弱女累君高義而一辭祖道遽至無棺遂以衰疾餘生哀述舊德天道人事其何可量謹按先君與馮按察論交之篤於此見其大槩又按朱文正公亦有馮君碑銘見知足齋集　謹按先君誤馮君碑銘稱道程編修晉芳學行云以名節相於尚文章議論咸繩繩有根氏天下稱名德者馮據此知先君於鄉前輩稱之不置口雖所學不同持論不必盡合固未嘗如洪編修亮吉所述詆角門子田為不通也馮君銘葬於先君生前尤可據也

閱馮按察之訃誤次碑文幷以書祭告云十二月十九日後學汪其謹奉書按察閣下朝陽門外拜送之後不謂幽明永隔後會無緣淮揚兩度凭棺哀痛何極聞有治命以墓碑見委其學為文章閣下劇所心賞閣下名德其亦具知其詳故不敢辭碑銘之體自東漢至於唐初其敘年月官閥既詳且實

而於事蹟則為隱括比儗之詞中唐以後作者數家始以史漢敘事之法行之故史家多采焉而年月官閥類多凌躐翦裁以求行文簡便且避體製之重今某所作於年月官閥則用漢以後例於事蹟則用唐以後例且事必覈實未有一言假飾若史官刪取其文居然佳傳此某誤述之苦心閣下聰明正直沒為明神是必鑑之頓肉一槃莜麥麵一掬熬茶一杯皆公所喜寄錢二錢使百史備之陳於靈座焚其撰本碑文伏惟嘉饗執筆雨泣不知所云

按馮百史書云先公已祔代州先塋深為合禮不及與執紼且悲且媿碑文去歲五月草創後又加潤色如三反之類足使觀者動色且可作談助銘詞則今年五月始成稍暇仍當正書一本寄至代州刻之於墓前先公本樸學其於地理極精而未有成書所有手蹟俟與足下會合時檢閱鈔出取其合作於吾輩著書中采入數十條亦足不朽若詩文專集則有所難且需鈔出俟有大選家附入數首可耳謹按此書可與馮君碑文相證

五十二年丁未

正月謁大興朱侍郎於錢唐節署侍郎問廣陵遺事先君以爲廣陵之地在天爲維首在地爲歸墟歷十有八姓二千餘年而山城降子不出於其間作廣陵對三千言先君自謂屬思精卓喜孫不知問學竊以先君是篇於割據戰爭謀臣力士建名立義殉節死難之迹事辨時地具有知人論世之識可以攬政治之興衰形勢之扼要不獨史學淹貫文章爾雅成著述一家言也先君博采周秦以來廣陵軼事證廣陵史氏記長編改名廣陵通典底本字畫工楷未嘗屬藁蓋貫穿列史如瀉水言之顧千里所謂目洞千秋也

泰伯廟銘序云歲在彊圉道出祠下按是春先君遊錢唐經泰伯祠下是篇藁草筆法近定武修禊敘蓋乙巳以後每日臨禊帖一過文藁如五諸侯釋名六國獨燕無後爭義宋世系表序大學平義講學釋義諸篇先妣靈表已子籍別傳以筆書求之當是癸丑以後爲定之文是時先君已病偏廢故行閒斜上不復如戚年所書而右軍筆意流露行閒可以意求之泰伯廟銘并

同又古器銘釋文書譜釋文疑亦同時作未成

致孫星衍編修書云科名身外之一物以之榮親則爲實際某每聞人致語云一舉登科日泊然無所動心也繼云雙親未老時則聞而瞿然況足下大母在堂於君子三樂之一且過之乎又云入世既深必思所以自立學術觀其會通行業歸於平實是所望也謹按先君與孫糧儲書以道義相規多切直之詞語多不載朱先生武曹嘗述先君規友人書云太公以五斗折腰足下以千金買笑如之何其可又與某友好面折之一日食於某所友人某方居母憂避席謝主人曰某居太宜人憂不飲酒不茹葷先君明日斥之曰前日與君食肉甚甘何欺人若此先君質直不能容人早年初字庸夫後改字容甫以自厲

翁閣學方綱好金石文字先君持論不合同時袁知縣枚章進士學誠張舍人塤並以詩文名先君辨論無所讓阮督部元序述學以爲先君孤秀獨出是其證也

又與趙味辛書有云比聞足下將肆力於文章此道自歐王之沒迄今七百餘年無嗣音者

國初諸老彼善於此則有之要於此事均之無得也某以窮鄉晚學費心力於此僅二十年昔人所謂天地之道近在胸臆者雖不能至心向往之有便過從當爲足下悉陳之仍願足下之化我要其道則用功深者收名遠固非見小欲速者之所能爲也足下頗心折于某氏某氏之才誠美矣然不通經術不知六書不能別書之正僞不根持論不辨文章流別是俗學小說而已矣不可效也足下之年亦長矣過此則心力日退不可苟也

先君推服姚禮部鼐之爲人嘗云其人則閒雲野鶴也

焦里堂以文質先君曰蘇之此唐宋人小說何不學左邱明司馬遷

先君一飯不忘常娥當世文人之負恩者作責平原君客文惜畢尚書坐上之客未之見也

先君鑑於人倫時出片言品騭士類無不中窾夔廬學士文弨祭先君文云

君實不狂而衆曰狂皮裘春秋涇渭分明王先生序述學云直諒多聞古之益友其容甫之謂與並紀實也

七月朔鄒太宜人棄養先君朔望瞻拜號痛無恒廢七七之奠孱浮屠法不用四時之食必祭於寢室嘗衣白衣冠行於道路人多異之

十二月十五日上朱侍郎珪書云某母於七月朔棄養使至某方居苫凶準之於禮非喪事不言故不獲敬問起居今葬雖未舉而時日淹遲已當三虞卒哭之後意人事其可通乎母氏食貧守志於衰宗有再造之功某撰墓銘一篇表述先德嚮子之閔鮮民之哀具載於篇其石之首大書七字曰汪氏母勞苦之碑敢乞夫子銜名題之資於清德以發幽光夫子其哀而許之謹按先君遺文有先母鄒孺人靈表有云迫某入學宮游於四方稍致甘旨之養母百疾交攻縣歷歲年竟致不起計母少苦操作中苦飢寒老苦疾疢益終其身尠一日之歡焉論其推劍金石可銷況於血氣故雖以中壽告終不得謂其天年之止於是也嗚呼痛哉

與王先生懷祖書云老母素苦痰嗽比年以來飲食盡化爲痰肌肉銷鑠六月二十三日之夜忽然昏厥用仲景半夏湯次日始醒神氣頗清而呼吸甚促藥物不能爲功至七月之朔竟至棄養老母自歸汪氏貧無置妾親操井臼及先君子下世重以歉歲三旬九食冬無衣被其所親見養育兒女且夕作勞及其長成之日傭書負米謀一日之養思以返哺之勤償集蓼之苦而終歲呻吟少有寧宇末路之猝變由於積年之久病而致此之故實以中歲之摧剝雖則考終未盡其天年也其入世以來飢寒困辱沒沒無歡徒以老母之故不復言苦今顧此餘年生亦何益早衰多病今更劇於向時昔爲賈李二君作墓誌以足下與之交契故於文中幷及之他日足下爲我操筆當敘此情事也

與趙味辛書云先母有治命葬事必以三月若九月得寒暑晝夜之中以便將事今歲之九月爲期太促故不及舉柩係與先君子合葬無須卜地此時以未葬之故其朔月半奠如故也其素有肝氣搆此摧剝殊難自支大夫人

發引某在苫塊不能親來執紼足下卜地數矣其法應如何爲佳其未嘗從事於此術者之言故不欲信之

謹按先君遺鄒太宜人之喪貧無以治斂以所藏書畫歸之畢侍郎始克成禮

吾姑母卑太君語喜孫以先君之孝行謹按先祖妣生前偶怒輒不食先君不敢食同室者亦不食俟先祖妣怒釋而後如初親友有饋者先祖妣不命之食不敢食必先祖妣嘗之而後食之先祖妣嗜食鱔魚丁未六月鱔已熹而先祖妣疾作遂不治先君終身不食鱔

五十三年戊申

三月戊寅葬鄒太宜人於先祖兆初府君之兆撰先考靈表先母靈表先考靈表云君之卒後三十有八年吾母將葬於是某撫君之遺事流涕而書之石先母靈表云母以乾隆五十二年七月辛丑朔卒年七十有一明年三月戊寅合葬先君子之墓母志也其哀子某泣血爲之表

題機聲鐙影圖序云中年多病久不作詩比至居憂此事遂絕某出此卷索題有傷其事聊作數章以當一哭五十三年十二月孤子汪某記詩第二章云嚴漏知冬盡殘春迫歲芃米鹽來日計鐙下幾迴腸第四章云夜長貧女力天晚惜膏殘比似吾親苦前教漸欲乾第五章云裁到勝衣日長爲負米游已知貧賤累仍作別離愁第六章云日短何由愛雲飛且自望百年將母計氣盡是空囊第七章云寡鵠應悲旱衡魚忽就枯可憐八九子不及城上烏第八章云衣敝猶餘綫粢寒尚有膏盡人由顧復生我最劬勞

五十四年己酉

鎮洋畢尚書初未識先君聞先君名薦先君於當事先君寓書有云嘉峯謝侍郎爲某舉主某受恩最厚今在江南某義不可他往來歲將事公於梁有士如某公無遐棄之道天下有公某無餓死之法人傳誦之是年遊武昌時尚書開府湖北禮延先君先君爲撰黃鶴樓銘歙程先生瑤田書石嘉定錢先生坫篆額時人謂之三絕又爲作呂氏春秋序徐季海書朱臣川告身跋

尾唐元宗鶺鴒頌跋尾雲麾將軍碑跋尾懷素草書千字文跋尾

先君爲畢尚書撰江陵萬城隄鐵牛銘按大江自宜都西來入荆州境其上兩山束之隄自萬城始五十三年夏雨漢沔洞庭彭蠡俱漲爭入江以截江趨海之勢江水騰溢齧江陵隄決二十二處

高宗命畢沅爲湖廣總督發帑五十萬修之又 命大學士阿桂督工工既成奏作是篇

先君嘗作江夏風土銘未成有云槃瓠取女於蒐乳兒神禹道漢自大別而南入屈原哀郢過夏首而西浮

先君誤策問一則其一問湖廣本楚地言者輒曰全楚曰三楚楚自鬻熊至於負芻當何王之世其地最廣全楚封域以今府州縣計之自何地而止疆場之事又有失於彼而得於此者可得聞歟三楚見於何書本一國也何以爲三其名維何以何爲界在今何地漢魏蜀吳之爭宋齊梁陳魏齊周隨之割據所屬之地願聞其略中唐以後節度觀察今地凡隸幾官十國瓜分今

地凡隸幾國武昌江夏何以命名與今府縣所治有無同異地志之書古有九邱左氏倚相能讀之固此邦之故事也傳曰山川能說可以為大夫諸生其詳之其一問三百篇之後厥有楚詞二十五篇之中體別有幾招魂大招究為何人所作漢世傳其學者凡有幾人注釋音訓凡有幾家後世嗣其音者何人淮南司馬極意推崇賈生揚雄均有異議班固顏介大致貶詞劉勰知幾頗為折衷果孰是歟其說可具陳歟篇有前後文有異同以何本為善傳曰凡釋采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夫屈原者楚之國故諸生之先師也其正詞以對謹按此二條疑作於遊武昌時

致孫星衍編修書云某有定武本修禊序曾作銘及跋前繪某小像為長衫戴笠左手撚鬚半身欲乞足下作一像贊寄某某與易田書之贊前有序後為韻語須君當家本色又要切修禊序某方有江夏之行望於歲內交江編修寄揚州舊拓李少監先塋記奉之足下以為伴函按像贊終未作丁丑十月獲讀遺札擬上書孫先生乞足成之以慰先君之志明年正月遽聞先生

訃掩卷憮然

又云晤山西宋教諭聞近作續鍾鼎款識西宮襄鬲及曶鼎二文以幅大不能入某有一法可行一幅獨大四邊折入與衆紙齊是宋版三禮圖式

又云黃鶴樓之約既已不果某即日東歸為金山之蠹魚素志已遂他日南來當訪我於妙高臺下也

庚戌以後先君與孫星衍編修書云平生吟咏編摩於世何補不若平心折獄尚有實政及人天之所以全足下而大用之者其道甚巧幷聞廉慎自將苞苴不入固窮之節尤文人才士之所難時編修改官刑部故云

五十五年庚戌

夏自武昌歸里

是時

高宗純皇帝詔修四庫書告成頒於江蘇浙江　勅建文滙文宗文瀾三閣以儲之畢督部沅謝侍郎墉王侍郎昶交薦先君司校勘之役鹽政戴公全

德禮致先君典文宗閣秘書先君檢理本書是正文字竭二年之力校勘始畢嘗自說楹帖屬程先生瑤田書之云家有射陽畫象身與金山秘書石鼓文證糞本跋云五十五年十月八日錄此不寐

上謝侍郎書云十一月二十五日某夢至一處屋三楹極潔淨軒敞夫子坐西南隅與某言顏色藹腆懽若疇昔某願夫子以病歸而夫子言欲之而不能也數年來以夫子遂初之賦尚不可知而某心悸日加無復北行之望奉手未卜何時每一念之輒為惘惘今夢若此豈尚有未盡之緣乎告之左右當為悵然也按此具徵先君師友之情婉且篤也

王先生引之以所著尚書古義寄質先君先君驚嘆不已為王先生懷祖書楹帖云清節王陽仍令子說文許慎有功臣寄以唐硯刻款識於匣云汪某寄贈執友懷祖之子伯申王先生撰先君行狀云先生家大人之所推服也其學其行竊聞於趨庭之日久矣而先生於子所說尚書訓詁極贊厲以為可讀父書則又有知已之感焉益先君論次當代通儒姓氏厘八人而王氏

有二焉

五十六年辛亥

五月上謝侍郎書有云平居希接人事專積思於經術

謝侍郎書有云數年來有校訂說文之役前曾以數字問難於抱經尚未有以開我足下卓識過人幸有以示之先君上謝侍郎書略云謹因明問作釋童一篇

案賈先生詩題有云丙申冬懷祖注說文王先生亦告喜孫云向注說文後見段若膺說多與已同遂輟業又按先君亦治說文著說文求端未成先君誤玎文正駁說文解字段先生注說文用此說段注刻於先君歿後廿年冬校錄尚書古文屬段先生玉裁改正尚書譌字為喜孫讀本謹按先君亦治尚書著尚書攷異所著瞽瞍說嬪于虞解周公居東證外所說尚書見知新記朋淫于家據後漢書樂成靖王傳作風孫淵如書疏用此說孫疏刻於先君歿後二十年

謹按先君尚書攷異采輯先秦古書所引尚書凡百四十條在伏生以前今古文歐陽夏侯衛賈馬鄭所未錄閻惠所弗攷將有所論著勿勿不傳哀哉

是年先君手寫管子弟子職急就篇授喜孫讀於問禮堂西偏

五十七年壬子

先君寫定述學內篇三卷外篇一卷刋行於世當時通儒輩出經史詞章金石之學卓然以著述見者皆顓門之業先君淹貫古今著爲文詞海內知名之士無不斂手推服阮督部元重刋述學於小琅嬛僊館同時敘錄書三種其二種則錢進士塘溉亭述古錄孔檢討廣森儀鄭堂文也

先君與畢尚書沅書云某少日問學宴私淑顧寧人處士故嘗推六經之旨以合於世用及爲攷古之學實事求是不尚墨守以此不合於元和惠氏所爲文恒患意不逮文文不稱物不專一體此先君自道得力之處讀先君遺書者自得之

劉先生台拱序錄遺詩稱道先君學術云博聞彊記通知古今才學識俱有

以勝人爲文鉤貫經史鎔鑄漢唐閎麗風雅卓然成一家言劉先生與先君爲文章道義之交故能知先君之深如此

王先生念孫與劉先生台拱書云閒容甫著作益富此人才學識三者皆過人在我輩中且當首屈一指又乙卯歲與劉札云聞容甫凶耗悲不能已二十年性情學術之交遂成永訣痛哉容甫文章念孫京邸僅存文十篇講學釋義左氏春秋釋疑居喪釋服解義石鼓文證請祀故樂儀書院山長沈公議廣陵對泰伯廟銘黃鶴樓銘高郵賈君銘李君銘遠客燕邸不獲爲之整頓得先生身任其事俾不朽之文縣諸日月生死所共慰也編錄已畢祈將附秩見寄以便參酌付梓幸甚幸甚謹按先君臨終前一年曾託孤於劉先生先生錄先君文二十篇未及梓遽歿王先生有述學敘載本書卷首文多不錄

段君驤述茂堂先生之言曰先君每言工文詞者不必通經術通經術者不必工文詞惟述學兼而有之在當代爲有數之書

是年寫定鄭氏周易詩本音衛包未改古文尚書儀禮喪服子夏傳教授喜孫於禮堂其時喜孫蒙稚無識不能讀父之書遺家不造有慈無威今且二十有一年迴憶少小之時趨庭如昨夢寐不通蒼天黃泉哀何可極

秋秀水鄭贊善之子師靖師愈過訪先君攜喜孫出見曰吾有後矣

五十八年癸丑

正月病鼻衄甚劇託遺孤於鮑封君志道尋念三月病天行氣因是血氣大耗尋遭橫逆肝風眩暈痰溢於胃每月疾作逾時始解計五月內絕而復生者三緜歷歲月竟以是疾告終哀哉

先君病鼻衄里人吳謹言禱於社前願減算以延先君壽謹言貧窮常日無所得食或病不能延醫生子不能自存先君皆周之是以感先君不已鄰人李老而無子有姪孫瞰其多金欲手刃之懼先君發其事相持久之迫先君歿李遂罹於難臨終嘆曰汪爺若在吾何以至是先君行義感人多類此

正月四日上謝侍郎書有云近治春秋盡通其癥結天假之年當成不朽之

業恨已病風身廢他日夫子南歸當過其墓一慟也又與王先生念孫書云於春秋用功甚深謹案先君著春秋述義春秋後傳並未成春秋述義大恉附見家傳

朱先生與喜孫書云尊公言及欲釋春秋經文以正宋元人穿鑿附會之失後於端臨處見手鈔數十條云係就原書簡擇者端臨歿後亦未之見也

四月致謝郎中書云某衰病日增近則右手不仁已成偏中之勢欲以餘生侍夫子燕語豈可得乎視江侍御阮詹事所遇不同而其苦則一豈同門人亦自同命耶

王先生念孫與先君書云前聞足下有无妄之疾心竊憂之而恐傳聞之未確後見端臨札中云容甫轉更健壯知爲病後而未知病狀也今又晤錢竹汀子爲言足下所患頗劇幸而得解驚喜交集者久之又據端臨札則足下近日眠食俱佳慰甚慰甚聞足下有汪氏述學一書分內外篇平日讀書所得及他文詞無不具在念孫以爲此縣諸日月不刋之書也宜速成之以示

天下後世使皆知所以爲學問者王先生與先君爲文章道義之交先君是年病新愈先生書來促先君刋定述學蓋慮先君不及見是書之成也校錄未終齎志以歿嗚呼痛哉

先君撰巴子籍別傳云乾隆五十八年夏游江都卒又云子與子籍同歲而交深一別五年相距數千里余篤疾再生而子籍適至所欲與譚諧者何盡而竟不及一見而死豈余與子籍朋友之緣固止於是與按是傳程先生易疇書石先君誤是文既成手持寫本口授巴君子其讀畢焚於巴君靈前痛哭拜奠而去

九月二日上謝侍郎書有云欲以丈自衛不見侵犯又云其壯歲以前飢寒勞苦夫子所具知今荷噬植成全甫得飽食著書以沒餘齒而人事之侵凌如此某安知有生之樂耶

十月癸丑江侍御德量歿於家先君經紀其喪檢理所藏金石書畫手訂目錄付與其孤所親窺伺久之無所得憾先君不已

十一月十九日曾都轉煥招集三賢祠致祀坡公先君有詩未存藁

五十九年甲寅

正月七日曾都轉煥招遊蜀岡先君有詩未存藁

二月九日先君與劉先生台拱書云去年臥病時自度此生不復能至寄奴山下正月二十九日同當事來金山午後渡江奉訪坐超岸寺對門盡未申酉三時其日江寧陳布政往蘇州肩輿咸從之往丹徒某不能得也次日同當事恩恩北歸而孫容將持足下手書見示惆悵無已始知寄奴山雖可至而不易至譬夫蓬萊方丈風忽引之去也

謹按劉先生官丹徒訓導先君嘗來書內上下議論留連信倘而去至是年訪劉先生不果後遂不復至丹徒錄先君書以誌死生契闊之感

十月鹽政戴公全德薦往杭州校勘 文瀾閣四庫全書杭州文學之士喜先君至問字談經文酒之會無虛日盧學士文弨祭先君文有云吾儕結契無論舊新聞名相思握手情親臭味本同膠投漆中來幸夫假去何恩恩其愛慕先君如此先君始蹴居書局未幾移寓西湖梁氏葛林園愛其地僻多古柏老梅庭前手植山茶二株語山僧云我不必定見其花使後日來此者知某曾遊此地耳迨先君卽世同人感嘆咸謂先君預知時日云

撰浙江始祀先蠶之神碑略云乾隆五十有九年三月

皇帝從巡撫侍郎臣某之請立廟於杭州城東良山門之右其年臣某遊學是土欣見嘉會用敢珥筆以美形容

先君與江御史德量爲同年生是正金石文字朝夕過從甚契歲癸丑江先生以末疾終於里第先君哭之哀迨遊錢唐十一月十九日二鼓撰江君墓誌次及女適吳未終篇掩卷而臥病作強起呼僕買石菖蒲自述痰溢氣逆

上不可治于時山僧與一僕侍側痛無一言及家事至二十日子時棄養喜孫年九歲未獲隨侍旅館殮不受含葬不成禮天殛荐酷罪惡滋大嗚乎痛哉于時梁侍講同書視殮盧學士文弨孫侍御志祖梁君履繩張君燕昌爲文以祭先君族人之寓於杭者方管理書局遣使歸先君之喪同遊馬先生文莊至自杭始聞凶耗十二月六日喪歸明年正月十日吾母卜葬甘泉大儀鄉禪智寺葉家橋西初先君拜奠祖墓行經此地欲營壽藏未果及是吾母購地以葬先君宰樹蒼涼與先曾祖以下兩世葬地遠近相望大守伊公秉綬題墓前石云

大清儒林汪君之墓閻陳編修壽祺撰墓銘喜孫撰靈表

謹按盧學士集祭先君文同祭者盧孫梁張四人山舟先生親視含殮汪君輔廷爲治殮具此皆汪氏子孫世世不忘者乃淩仲子謂先君歿後弔之者三人眞可謂失實已於後梁氏祀先君於葛林園梁莊當事祀於詁經精舍遺藁有炳燭記一卷浙江始祀先蠶之神碑文江墓誌皆確知爲是年作又

載經舊苑弔馬守眞文序云歲在單閼客居江寧疑作於從前及是歲始定纂又載史記蘇秦合從之年記蘇秦當燕文侯二十八年始說燕又云當周顯王趙肅侯之世文祇一語未成是冊慟爲先君絶筆故詳及之

附馬秀才書事

乾隆五十九年九月廿九日赴杭應直指全德聘也是時揚州　文滙閣金山　文宗閣四庫書校畢直指延至杭州校　文瀾閣四庫書屢辭不果始成行

十月朔至常州有舊友趙君來訪因同登岸歸舟有懷杭州故人口占絶句末云行將揮淚過西州蓋爲鄭炳也先生作過白雲尖懷舊友孫淵如黃仲則諸先生黃已歿於山西解州邸舍訪其後人不值自是日行一程十二三日始抵杭州

杭州書局在西湖照膽臺側其時書已陸續送　閣所未成者不足三四千冊按籍而稽比揚奉到之書卷冊多有不符月餘之內精心校讐書成復直

指書俟有回書即擬返棹門對西湖足跡未一至勝地其敬謹如此

舊交往來者有盧抱經梁山舟梁曜北鮑以文諸先生杭大宗先生詰嗣亦常過訪談論古今少有不合旁引曲證諸人折服而散

十一月十九日有同校四庫書周君治具邀飲時文莊亦在坐先生於客散後復加餐一飯口誦人生行樂耳需富貴何時二語將出顧謂文莊云別後恐夜間有人來老弟即速至遂登舟而去其時文莊寓照膽臺先生好靜先是借寓梁山舟先生家祠置榻樓下是夕歸寓諭家人云我若敲板壁即速請馬爺來二鼓後就寢未幾家人聞敲板聲應聲而起時已爽喘不止梁祠距書局在一里外文莊即到先生向文莊舉手作勢云海蒲頭三錢語不分明哮喘愈劇頃刻而逝至今詢問醫家并無藥名海蒲頭者一時無從購藥誠憾事也